



儒

藏





精華編二七二冊
集部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七二/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301-11990-7

I. ①儒… II. ①北… III. ①儒家 IV. 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240829號

書名	儒藏(精華編二七二)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王長民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90-7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話	郵購部010-62752015 發行部010-62750672 編輯部010-62756694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83.25印張 856千字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價	1200.00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信箱: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部聯繫,電話:010-62756370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七二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趙伯雄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儒藏》為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為《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為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為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為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為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為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為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為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七二冊

集部

西河文集(卷九十四—卷一百八十九)〔清〕毛奇齡……………

西河文集卷九十四

蕭山毛奇齡又名姓字僧彌稿

墓誌銘四

趙少府墓誌銘

山陰趙少府曾於崇禎十七年筮仕成都之郫縣，而驟死於賊，家未知也。康熙五年，成都守冀君修《成都志》，檄州縣父老有能言二十年前死賊事者，將薦於臺，而久而不應。無何，他邑藉藉稱少府曾死賊。成都舊民無在者，郫又最薄，城中屠且盡。間或僦居自外來結竹木，比屋不滿三戶，不能

徵其事。且微聞少府死於灌，而不死於郫。不解其故。既而其子麒從成都還，謂曾覓父于郫，不得，既而之灌。有向應泰者，郫人也，故爲灌堰夫。遇麒與語，驚曰：「君趙少府子耶？少府官於郫。郫有都江。都江者，粉江也。粉江之水可以注錦江而溉蜀田，而其堰在灌。少府者，司堰者也。少府甫受事，即以司堰故人灌。而獻賊適至，脅之降，不詘，因射死，而沉之於江。今堰傍有安家口，則少府死所也。」麒乃走堰，求父屍，不得。號咷招魂，以衣衷之，取堰傍土塊而納諸懷。而冀君者則先爲之記，且載之《通志》以表其事，今《志》所稱「趙嘉煒以知郫縣事死賊」是也。

予官京師，其子貽狀來。予竊讀之，憬然曰：「獻賊將破蜀，中丞龍文光設守遣將。劉佳引出戰而敗。時城濠枯，賊謀渡

濠薄城下。文光預遣人決都江大堰，使之注錦江，以益濠水。水未至，而城已破。然不知當日所爲遣之者何人也。少府之死，豈即其時之決堰以益濠者與？「吾聞忠臣在天，其靈爽足以白著。故焄蒿上泊，皎若雲霓。雖其事已久，而昭昭耳目，終不可掩。縱或同時並事漸滅殆盡，而終有人焉爲之紀其文而覈其實。而遲久愈烈，原不必過爲尋求。展轉曲發，而後人得而知之。乃予方奉詔纂修，摘前代忠烈人之史乘。而其子復刻木被衣，懷堰傍之上而瘞之。且已礮石，將樹之墓門，而謁予以銘也。予乃發史冊，書於端曰：成都之死事，先之者，御史劉之渤也，又繼之中丞龍文光、總兵官劉佳引、推官劉士斗、華陽縣沈雲祥也。其誤傳已死而初未死，成都縣吳繼善也。獨少府之死不得月日。《成都志》第記

其事。而冀君作記有曰八月三日者。夫八月則賊在重慶，是時未入成都也。賊以十月五日抵成都，越四日城破。計少府決水，當在十月六日，佳引戰敗之後，則實惟七日，故都已破。國既無史官，而蜀人血肉漑地，耳目櫟絕，未能於影盡言湮之後，考月日而爲之記之，得毋忠臣靈爽，必遲久益烈者與？

少府諱嘉煒，字景思。其先世，宋理宗後，所謂福王與芮子者，世居山陰華舍村。父柱，官四川成都經歷。母陳太君同之官，生一子，即少府也。崇禎癸未，少府由監生授成都郫縣主簿，《志》稱知縣，亦無考。銘曰：

是何所有，而碣以斯？夫亦安所有，而可不係之以其詞？蓋少府之忠魂。不惟是也，而於是乎思。

敕封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劉先生墓誌銘

曩渡淮時，謁劉先生。會先生著《茶史》成，甫就坐，即詢茶鑄之製。且以未見皮襲美所記太原溫從雲、武威段礪之所補茶事十數節爲問。時先生方七十，手輯書千卷，填一櫥，務極根柢。其于經史子集外，復註《首楞嚴經》、《參同契》以及飲食服飾諸瓊璫書，《茶史》其一也。是歲，解舉人京師。先生之冢君六皆，以第三人中禮部試，四方來賀者滿庭下。予于是時隨衆中賀先生去。越十年，六皆以參軍領從征尺籍，隨撫遠圖大將軍入安西櫟涇原叛帥。既已奏捷，從涼州還。值先生病痺，六皆芳草奏間，聞耗，急馳騎歸省。軍諮促奏者踵至。先生笑曰：「吾兒能破賊，吾何憾

矣！」遂易簀。時四方會弔，合數千人。予方走巴山，即欲致生芻，而未能也。又十年，六皆補都官來京，與予對巷居。相見流涕，自言先生已卜兆，將掩石于幽。而以予受先生教，屬爲誌。予惟近代多諛墓，非好爲佞，亦以其人無可述，不得不張門閥、鋪官階、夸飾所無有。獨顏光祿誄《陶徵士》、蔡中郎作《郭有道碑文》，第約舉大槩，而其人已見。先生非其倫與？

先生守正學，以篤行勗淮人。淮人士受教者出而問世，比之房魏之于河汾，皆卓卓有治行。其爲舉文，方正博大，一如其爲人。值先朝光廟間，方尚弔詭，相爭以諸子茁軋，襲取富貴。而先生屹然不變，然其門徒亦往往售去。當是時，上頗重儒術，詔舉孝廉，仿漢晉故事。江淮間開藩者皆得白辟士以官。州邑吏持板到先生門，有司

親造請，執羔雁，敦逼再四，先生終不就。然而人士競奮，以譽望相矜高。其在道路，見有度莊而意沈者，必詢曰：「子從劉先生來耶？」其或佻達，輒引避去，曰：「毋爲劉先生見。」其推重如此。先生與高年者爲尚齒之會，每楔飲，不輿不蓋，龐眉而修髯，偃然集東湖之濱。人爭觀之。獨與謝先生名古修者尤密，居恒以行誼相礪礪，有擇言必告。時稱好友者，必以二人爲之歸，至爲語曰：「交道不偷，有謝與劉。」初，先生父明暘公官粵西懷集縣，有賢名，以勞卒于官，貧不能歸。先生方成童，哭愬于兩粵。開府許揭櫛置驛。既而渡湖，將抵岸，忽颶風作。同舟者多溺，至有竄他舟以免者。先生抱棺，哭請殉，風亦竟息。少侍王母秦安人疾，百治不效。先生閉一室，刻臂肉，和糜食之，疾遂愈。人以爲孝感云。

先生諱源長，字介祉，山陽縣學生，以子貴，封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七爲鄉大賓。娶徐封孺人。子三：長謙吉，即六皆也；次履吉；次晉吉。女一，孫六，女孫七，娶嫁皆名族。生于萬曆癸巳六月二日，卒于康熙丙辰十一月一日，年八十四。銘曰：

維德可砥身，而行又足以及人。時占之君子也，而世已奉之爲人倫。迄于今，讀其書，過其里門，而思其居處服食，猶足以起敬，而況其窆與窆！嗚呼！予所不愧者惟此文。

敕封胡太孺人徐太君墓誌銘

予與別駕胡君爲文酒歡，知別駕在漳爲郡良股肱，曾以征海功聞于朝，嘉之。會

入計，別駕乘計車，捧瑞來覲，在京上下藉藉稱別駕賢。乃別駕過予，道平生外，謂：

「有母在仲弟博陵官署，顧春秋高，予以七閩遠，不能迎養。幸覃恩兩及，得邀予與仲弟同封。而仲弟官貧，尚不能具國帔，爲母稱慶，予何以爲人！」乃詣市，買良珠爲冠，被以重錦。紆道赴博陵，舉觴，跽獻母前。母喜，爲一展齒。既而咨嗟，謂：「吾年七十有奇，稱未亡已久。慮旦暮從爾父地下，而須材未備，得毋僮卒多違踰者？」別駕遽居起，急顧門外，昇文本內之廡下。母見再喜。蓋別駕是時豫以京師多名材，陰購之爲具，而不敢告也。博陵去京師近，傳其事美談，且益知別駕兄弟孝，能先意伺志。而既而聞母訃，疑別駕已還任，或不能待母當大事。而別駕使至，請予先誌墓，爲歸葬用。然後知別駕之孝，復能以覲生者送死

而兩無憾也。然則予之誌之者，又安辭矣！

按狀：母徐氏，會稽望族。父承林公，負奇氣，生子五，母齒居長。見母帥諸弟承家事甚辦，嘗嘆曰：「惜哉！我女女也。假爲丈夫子者，吾當授之室而游人間矣。」以故歷相攸，不令蚤適人，至年二十三而始歸贈君。贈君少母年五歲。會贈君父即逝，其姑亦悉以家事畀母，曰授室，母不之辭。母生三子，皆母親課誦。嘗勉之砥名節，謹廉隅，爲用世學。謂家自姚江來遷，代有賢哲，贈君又賁志，徒讀等身書，無所展，宜各自奮以續遺緒。于是仲君明府先以覃恩薦于鄉，出宰安平，而長君、三君繼之。當其時，明府入官，長跪乞母教。值其縣多盜，母告之曰：「從來盜賊皆飢寒所驅。夫民安則盜自息，此本論也。汝毋治

盜，但治民而已。」明府之任凡數年，而盜果息。既長君之漳，母以道遠不能從，然每詢其政，往有言能事上官者，母不應。既而以征海積軍功多級，開府大司馬計兵秩。一時稱監郡者，往往聞母耳，而母復不應。暨人覲去漳，漳民刻不能離君。且恐以尤異，一日爲銓人徙去，父老攜持遍郊野，願留君無行，因饗君于留珮亭。留珮亭者，宋郡判鄭樵被留處也。母詢君新政，君以是告母，母爲之慰。至是易簀，呼諸君，語曰：「諸兒皆起家下吏，親民務，亦知愛民在省刑乎。勿第謂一荆一楚無傷天和，即偶或過之，而心體虧矣。心虧而事善者，未之前聞。蜉蝣且知生，草木亦有氣。」語畢而逝。嗟乎，賢已！

母生于萬曆辛亥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康熙癸亥四月十五日。以覃恩敕封太孺

人。子三：長宮，漳州府通判，功加二十三級；次宣，安平縣知縣；次宗，候選州同知。女四，適名族。孫三。母口不言錢，病中以白金三百兩出篋中，謂諸君曰：「此吾一生勤苦所積也，爲我買良田三十畝，歲稅之以供祭祀。」又曰：「汝父曾收贍族人之貧且老者，及死，合一塚。其塚具在，汝即以祀祖之餘遍祀之。此亦先志也。」乃爲之銘。銘曰：

於昔婦教，著在婉婉。維母持門，所見者遠。自占訓子，亦以其慈。母之嚴也，有如父師。既秉家政，兼識官方。勗子吏治，一何煒煌！潘生養母，不徒以食。班昭就子，爰勵厥職。我母畜德，有邁前賢。況理饋祀，豪系不僭。頃者玉棺，降于官署。萬戶撤歌，四州裂布。第以虞殯，將返江郭。齊女望丘，滕公發宅。從此豐碣，賁于原

阡。竈門之石，千秋勿刊。

敕贈承德郎陳先生墓誌銘

予成童時赴崇禎己卯鄉試，見山陰陳先生以廩餼高等，率先諸試人。諸試人咸藉藉稱先生藝文不置。既而傳先生高蹈，焚所著書。且盡發生平所藏諸經史載籍，拉雜鬻市門，嘆曰：「書生何益于人國，而擁此纍纍爲哉！」予嘗聞其言而悲之。今相距三十年，與其嗣君州司馬、參軍兄弟游于京師，知先生尚健。好故鄉山水，嘗登種山，樂之，爲層樓相望。間與客汎鑑湖，竟夜忘返，逮曉不能別，因自號「鑑湖逸民」。予謂先生以高才碩學不能行于時，懷抱鬱鬱，宜假此自遣，以銷支干。及接其猶子廣文來京，謂先生已謝世。且持其嗣君書幣

并狀，以請予誌墓。予啓讀之，然後知先生篤行。其生平壘塊，原有不得已于中，而非以自放已也。

先生諱長吉，字履謙，小名綠衣，以生時有綠衣客來故云。乃生甫週歲，而驟罹家變。其父王正公隨兄太僕公官京師，而留其所娶于家，則沈孺人也。沈孺人實生先生在襁褓。而先生王父少府公家居，王母馬太孺人性素嚴，沈孺人事之失歡。偶以細故，女僮譁張之，大怒，出沈孺人。當是時，沈孺人脫先生于懷，置地去。先生不知也。及稍長知之，嘗出外傅，長跪請就里門學，冀以往省，不許。遇伏臘，親串有慶弔，必長跪請遣行，不許。時先生嬉戲，百計謀所以過省者。雖馬太孺人知其情，故禁勿往，然間一自往，而沈孺人則竟以是怏怏死。先生隱痛，既不言，顧私自哭踊若居

喪者。而見馬太孺人，輒收涕如平常。幸先生少慧，且鞠于馬太孺人，馬太孺人故愛孫。而先生承伺之曲至，偶有過苦之，必跪曰：「請易以杖。」問之，曰：「恐傷大母手也。」馬太孺人以是亦憐之。嘗侍馬太孺人于京邸，就王正公養。時年甫垂髦，帷燈夜讀，達曙不寐。人勞之，曰：「吾不敏，故然也。」一旦肆力古學，日就太僕公繙諸古文史。每遇前人處人倫之變，必反覆流涕，求其得當而後已。嘗讀《新序》，宋襄母歸衛，襄每欲省母，而不能也，託言：「兒有舅在衛，嘗愛兒，請省之。」慟哭曰：「吾獨無舅氏哉！」因作《懷舅》詩十章，日諷之以見志云。既而王正公再娶，則馬孺人也。馬孺人齒少于先生。馬太孺人愛馬孺人甚，惟恐先生事之不能如事母。而先生事馬孺人，無異事馬太孺人。會先生娶婦俞，其事

馬太孺人、馬孺人無異先生。然後馬太孺人大悔恨，謂前此誤聽女僮言，出沈孺人，沈孺人無過。先生乃乘間涕泣，請立沈孺人主，且請合兆于陳氏之墓，擇日發喪，遷于盛塘之上埠。而于是沈孺人還陳氏焉。

崇禎十六年，獻賊破武昌。先生奉馬太孺人歸自楚，以就王正公養也。既而馬太孺人卒，先生終其喪不出試。會國變，人有以先生名人薦者。曰：「吾安庸矣？」先生性近物，不好計人過。人以逆至，必受之。顧介節，不事干謁。里中人以庸調列先生名，先生起自直，乃免。邑長吏有舉先生鄉飲酒禮者，先生拒不許。至金錢往來，必自損，寧予勿取。歲歉，里各設粥廠。先生請馬太孺人設粥紫金里。當王正公仕楚時，人多貸其金，雖家居甚貧，而不之責也。嘗曰：「生丁不辰，吾所得于天已歉，若金

錢，豈吾所宜有哉！」鼎革以來，先生既以高行稱。而諸子游京師者，爭致所得賣賦金，爲奉養貲。先生悉均諸弟，馬孺人所出者。且爲族譜，自溯家世。從潁川後迄宋

中葉，有宣和進士拜錄參大夫，扈蹕南渡，移家上虞，閱七世而遷郡城。有正一公者，仕元，爲紹興路副提舉，實居山陰紫金里。乃爲宗祠，祀一世祖，自上虞以下。稍合錢于群從之有財者，而身成之，然猶以未置祀田爲嫌。臨卒，顧諸子而嘆。諸子曰：「豈以兒輩不盡在側耶？抑祀田未置耶？」曰：「吾六兒，而在側者三，何憾？若祀田不置則誠有之，然不曰有兒輩在乎？吾所苦者，幼不得奉沈孺人，日歡，老不得待馬孺人百年後耳。」

先生生于萬曆年月日，卒于康熙年月日。娶俞孺人，則前山海關游擊將軍闔然

公女也。子六：士鐸、士銓、士錦、士錫、士鎬、士鈺。鐸與銓則前所云以廩監爲州司馬與參軍者，餘悉具狀。

狀又云：先生聰敏多技，然不好用。當其在京時，有異人授祕書，能避刀劍，爲隱形法。先生薄爲幻屏去。然間以易數射覆，多奇中。同舟客畫銜書雀于紙，請射之。兆成。笑曰：「鼓翼無聲，傳言不明，畫禽之銜簡者也。」其敏如此。銘曰：

於惟君子，顯德被身。慮物用義，居心以仁。修是天節，篤于人倫。豈謂少小，遭生不辰。阿母投杼，慈闈拾塵。漸起中搆，因之反脣。銀床斷綆，金車覆輪。大歸在媯，絕兆于陳。哭止孔伋，養亡曾元。所藉孝子，周旋其間。北歷燕齊，南游楚鄖。冥爾視聽，親爲寒暄。至誠所感，克孚于神。珠還就浦，璧完自秦。唾地已滅，煉天無

痕。況經多學，夙稱博文。珪璋特達，形聲斯聞。將獻司徒，入公車門。驟丁陽九，遽屏典墳。絕跡仕進，甘心隱淪。鑑湖一曲，忘乎冬春。坦抱好予，達節任真。才智狡獪，槩勿以先。潛光彌耀，隱德倍宣。堂構日大，子孫其蕃。爰溯世德，肇自潁川。近代祖述，興于南遷。作譜敦族，爲祠妥神。三鳳同薛，八龍成荀。趨嬪詩禮，侍垂冠紳。薄祿致養，小輿迎歡。顧菟虧復，何足以言。少微載殞，雕梁乍騫。甫聽虞殯，應歸原阡。潘誄永叶，郭碑新鐫。閼宮孔揚，以貽後人。

何母王太孺人墓誌銘蓋石^①

虞山錢宗伯爲王太君墓誌銘，時歲在辛丑，即太君就木之明年，尚未定瑕丘也。

先是，光祿公原配曰單，繼曰瞿，曰來。單、瞿早世，無出，而來又繼逝。議兆分合，太君莊言曰：「二母無嗣，恐離窀穸久失饗，當合來共附窀穸，而別予于兆。是以窆木在殯者十七年。今丙辰某月日，莫宅于山陰青化之大甲山，負應駕而中，右伸左紉。似有眠牛，因置銘于隧，而命予書石。方太君含斂時，予適以避人，遠之梁陳，不及睹伯興倚廬扶杖容色，然嘗見伯興從江上軍歸，以師潰欲殉，而忽念太君，遂奔還。太君亦勉之以儉德避難之義。時相對哭泣，哀動旁人。其慈孝兩得如此。今置銘書石，距卒哭遠，而悲哀懷摯，當日可知已。何氏數世入臺諫，因居芹沂，稱芹沂何氏。伯興以功舉，授兵部職方郎監軍，娶甲戌進

① 四庫本無此篇。

士王公次君京兆幕公次女。孫仍炎娶兩淮
運副朱公長女，次佐炎娶癸未進士金公長
女，次倬炎娶大中丞忠敏祁公長君三女，次
任炎娶丁卯孝廉徐公次君次女。因誌略，
故復書此。曰：此王太君之墳，後之考閱
者并觀斯文。

西河文集卷九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子稿

墓誌銘五

傅母陸太君墓誌銘

歲乙丑，奉天子簡命，分校會試，領十八房考。維時所首薦者，則傅生也。傅生以《春秋經》先多士，天子親策之。已賜出身，將入保和殿，親赴館選。適陸太君訃至京，使者遷延間豫投其從父太常公邸，覬稍緩一日，令無誤選期，而後告之。傅生忽察得，大慟，厚責其使者。臨至午門，匍匐出，披髮徒

跣，望星而南奔。京師見之者，皆以爲孝。暨予請沐歸，傅生流涕迎馬前，謂太君已小祥，將卜葬於梁諸之原有日矣，請錫以銘。

按太君陸姓，山陰宋右丞後，代多名臣。崇禎間有以進士爲邑宰，知時不可爲，而掛冠去，即太君季父也。太君歸贈君爲繼室。當初歸時，贈君母袁太夫人已疾棘，太君甫施帳，即悅衿佩入侍疾，連晝夜不寐，凡九閱日。每嘗藥，泣曰：「吾不事姑以羹湯，而事以藥，痛何如矣！」既而袁太夫人終不起。太君喪盡禮，然究以不得生事姑，終其身志憾焉。太君嘗卧起外宅，兒不戒于火，家人東西竄，不知所嚮。獨太君趨贈君所，亟呼贈君暨傅生先行，而身遽入廟，手捧廟主從烈焰中出，一切簾笥皆不顧，觀者稱之。贈君初娶王太君，而亡。傅生者，王太君所出也，是時年十二。太君鬻

之如己出。稍長，爲延名師，督之學。以所居狹卑，築別業居之，今所稱「橫秋別業」是也。傅生學稍就，太君以所生二子隨傅生學。每朔望歸覲，必詢曰：「兩弟率教否？」傅生應聲答則喜，否即以督責隨之。杭俗不事蠶，獨袁太夫人性好蠶。然太君歸晚，未之見也。太君每思姑所嗜，自以不得生事姑，聞太夫人性如此，每歲辟蠶室，躬率子婦入室中虔祓而事之。事畢，即以所獲繭與絲饗之先姑，隨散諸子婦以逮臧獲，廣姑惠云。

太君生于崇禎辛未七月二日，卒于康熙乙丑三月三十日，年五十有五。子三：長光遇，康熙乙丑進士，即傅生也，娶江，繼娶吳，又繼娶沈，四川按察使心泉公子龍驤衛參戎君育公女；次牧，太學生，娶張，繼娶邵；次光昭，太學生，娶張，繼娶張，福建

漳州府同知顯侯公女。女四：長適嚴漢；次適茅應茂前，一甲第一名、內閣學士見滄公，其曾祖也；次王臣望，次朱裕德，皆候選知縣。孫四。乃系以銘。銘曰：

猗彼曾淑，嗣服維姜。獨憐入侍，姑淹在床。進此苓朮，如調羹湯。焚乳致感，摧躬自傷。曰修饋祀，以孝饗彰。縱值造次，猶臻帷堂。伯姬尚在，捧主以翔。但因佐餒，恒懷躬桑。原蠶不替，園繭並將。嗜好有素，孝思難忘。至于訓子，迪之義方。燃膏績室，嚮書巾箱。螭篆其額，牛眠在傍。穹然何爲，維夫人藏。

陳太孺人墓誌銘

予承乏入史館，作弘、正朝傳，闕題得先忠襄名氏。夫世德駿烈，本難誦揚，況煌

煌國史，將垂及萬世。而以後人而爲之紀述，雖子姓之幸，然非先公實有神，曷克致此！會忠襄諸裔有刑部郎孫，以大名主簿解車京師，則予兄弟行也。因詢忠襄事，兼搜討忠襄長子廉使征土司思陸遺蹟，惋嘆久之。越一年，主簿弟同兩弟國子判官以太孺人訃來，踉蹌將南歸，急走予邸，再拜哭泣，口述太孺人遺事，而請予以銘。

太孺人氏陳，前朝布政司使諱廸女也。

其兄充曾爲吳淞驃騎將軍，守平望有功。太孺人少倚閭閻，又習視開府豪奢，未嘗事操作。聞其來歸，克以儉自持，弋綈不厭，且能以禮得尊章歡心。迄于今，其先後姻戚在堂，群從與夫臧獲竈下之養，尚能道太孺人慈愛。所至有禮，每刻于檢身而和于御物。惜予析處，不得而知其詳也。第予觀諸弟在京，皆篤實友愛，相顧怡怡然。或

爲上轄，或爲參幕，或就學四門，而索米九市，無不處之以其宜，而持之以其厚，大略得太孺人之教居多。從父嘗曰：「吾身游四方，而貽健婦以持門，且能代予爲嚴君者，太孺人也。」又曰：「予以幼具羸疾，積十年不愈。太孺人親侍體燠，以衣箸席薦，窺伺體驗，一如子媳事尊章者。卒致羸疾霍然，而垂老彌健。」然則太孺人之賢何如矣！

太孺人生于若月日，卒于若月日，年七十五。子四：長士弘，直隸大名府滑縣主簿；次士奎，國子監生；次士學，出繼；次士遴，考授州判官。孫四：女。銘曰：

是太孺人之阡，志之封之，以無泐乎其文。

王徵君墓誌銘

君諱攸寧，字公遠。先世氏謝，以後王爲王氏。初家山陰之住墅，年十四隨伯兄儼新昌長潭。兄命入沃洲山販炭，櫟舟嵎南門。會王師下江東，江上兵從西陵來潰，且奔爭門，殺所居民，而略其稚且艾者。君已隨衆竄，獨念炭在舟，舍之，畏兄責己；守而不去，慮不免。乃擇叢莽之近溪者，晝伏莽瞭舟，而夜守之。時嵎民被鹵，自十四以上二十以下，鮮遺者。而君以警敏免，且不失一炭。俟稍定，鬻炭會稽市，利倍。兄大悅，使下上行販三年。

祖姑之子周繼芳，以進士改戶部主事，榷北新關，素愛君。會君奉仲兄之禾詣關，繼芳乃留君，使典商錢，而令仲兄獨之禾。

及繼芳還部，厚贈君。君悉以上兄，且尋兄于禾而奉之歸。時君已娶婦。兄乃用君所贈貲立盡，忽挈己妻去，第予君夫婦以匕箸，使自居。當是時，君痛己少孤，不逮事父母，鮮所顧恃；又失學，昧先世所傳詩禮之緒；且交游少，其于親黨士大夫，乏方幅齒遇。乃復以貧故，不能得兩兄歡心，深刻責。入市買書，執問于所親之學者，久之忽有悟。乃卜居南鄉之鳳凰山，環水而堵，以漁以佃。家稍豐，即所學亦日進。乃遂與士大夫講道論德，務躬行，而問爲文章以自娛，當世稱君子焉。

久之，兄復謀合爨。或曰：「指斷，可復續乎？」君曰：「吾惟不能續，故求續也。豈有願續而不聽續者？」又久之，兄復挈妻去。君痛自悔責，謂事兄無狀致有此，乃事兄倍謹。又久之，復來。然兄已病，遷居于

玉屏山側。親執湯藥，如事父。仲兄死，其伯兄僦新昌者，亦折閱致病，挈妻子從新昌來住君宅，君讓己所居居之。伯兄既病，又以貧不得志，性燥急善詈。君夫婦承順之，朝夕婉伺，竟其死，無忤色。

康熙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君卒，年四十四。子緒思，有文章名。當君卒時，宗戚里黨皆會哭于社。既喪，言及君，皆簌簌淚雨下。是年州縣已薦君，不及。其後，族弟光祿君亦孝友，敦行誼，多推解于世，稱君子與予善，因率其子請誌石而系之以銘。其銘曰：

孝乎孝，友于兄。古有之，惟君陳。伊稚弟，銜火薪。估而上，敦人倫。曰禮教，萃厥身。臂與指，斷復聯。彼喬者，君之墳。貽邁種，與後賢。

敕贈文林郎家明府君暨孺人方氏墓誌銘

明府君以子貴，占閩縣籍。其先閩之福清人也，自宋南渡後，由陳留來遷，分處浙閩。歷明嘉、隆間，有民部、觀察兩公先後繼起，與越之侍御殿翰暨睦州司馬、三衢司寇，一時鱗接，皆以姬所出，合譜通敘。而府君仲子若孫，則皆由閩縣公車占籍而起，于是族之稱鼎盛者，必曰閩縣毛氏。往從大梁周司農許讀府君仲子文山君詩，嘆近代詩格能鴻明亮闔，直入三唐壺域者，惟文山一人。而合肥龔宗伯至以揚雄、宋玉相期待。且聞其筮仕西川，撫循有法，當獻賊草薶之後，而與民休息。天子嘉其能，已經行取，而以他事拂衣去。其才高，其遇致，可惜也！乃予過八閩，自閩中丞下漸

至興阜，嘖嘖稱文山至德，足鄉里法。且能救災捍患，爲邑大夫扶掖所未逮，比之太丘彥方。而文山則正丁營葬，將遷府君與孺人柩室，歸之福清，曰：「此先志也。」因以予廁從子行，屬予爲誌。

嘗讀《魯語》，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事本至常，而聖賢論士必及之，以爲是根柢所自出也。府君兄弟三人，各以讓產爲世指名，而文山兄弟繼之。聞府君課文山兄弟誦讀，必述祖德，道家世艱難。至語及先人遺事，必垂涕反覆以爲常。以故文山兄弟皆肯堂肯構，能世其業，倘所稱古之爲士，非與？至于輕財仗義，擲斥所有，爲他人贖子及婦，皆餘事也。府君已占籍閩縣，而不忘首丘。其推而上之，凡一本之所出猶是矣。

府君諱一森，字應立，別字位東。生于

萬曆庚寅月日，卒于順治辛卯月日，以覃恩贈文林郎，年六十二。配方太君，賢而有助，後府君五年卒。生于萬曆辛卯月日，卒于順治丙申月日，贈孺人，年六十六。子三：長獻瑞，閩縣學生，先卒；次即文山也，初名獻球，順治甲午科舉人，授四川營山縣知縣，今名鳴岐；季用鑣，侯官縣學生。孫五：長翼坦，康熙辛酉科舉人；次廷對，府學生；次廷奏，國學生；次廷講、廷諫，俱幼。曾孫七。

方文山兄弟葬府君時，以閩海多故，兵戈相尋，距府君死時已三十七年。而予隨諸親黨後，執紼于官亭，親見文山兄弟伏柩室傍，哀號如初歿者。嗚呼，孝已！是爲銘。銘曰：

肇稽姬穆，以子圉封。典午而降，僕射是宗。越茲庶譜，于陳留通。判牒楊左，連

支甌東。人曹既長，使憲則雄。西臺南省，親如同堂。乃者贈君，孝友並稱。推甘饜苦，培荆比棠。已祛段蔓，毋亂晉行。以故哲嗣，三珠在庭。克嫗詩禮，還追冠纓。業誇二阮，猶存兩馮。獨羨仲子，文章宗工。繡褓吐鳳，珊竿釣龍。翱翔左海，徘徊南宮。彈琴朗池，燒丹大蓬。錦官花發，甲于巴充。天子遯聽，書之宸屏。將行取召，而歸鄉邦。所藉寵贈，上明府翁。北堂筭蘭，以珈以瑛。頃因虞殯，將還先塋。佳山鬱鬱，開于香城。紫雲新闢，青碑舊銘。善爾合祔，于斯承之。

誥封淑人張母章太君墓誌銘

余從子舉鄉，出聞喜侍讀門下。其于江陵司徒公，則主貢所自出也。嘗聞從子

從司徒公大令今麗水君歸江陵，讀書于江陵之柳間，屢稱章太君家居程檢有法，一切印取俯拾，絲黍不貸。而內而鍼管，外而栝孟，速父潔客，無大小，必躬事怵惕。^①而難膏畫荻，所在尤警。會滇黔用兵，王師之撻伐與四方之輓輸者，^②咸來荆門。居民鳥獸竄，不災而殫。司徒公以同寺羈京師里，帑無贏財，廩庾穹然。而太君檢損諸日用，廢纂組，絕烹剝剋割，推服御所有餘與困箱之稍可繼者，以施以給。凡癯瘠惇獨，不能嗑食，往往藉太君延飼喘息，以幾于存活，如此甚衆。以故諸子各率教，無帚履之習，在寵知畏。而太君則益督教之。嘗親入蠶室，舉澡澣緼練以下，及泔澣之細，示諸子

① 「惕」，原作「惕」，據四庫本改。

② 「伐」，原作「代」，據四庫本改。

曰：「亦知衣被所猶來乎？必具物積功，以次層累，而後經之緯之，以幾于有成。學亦猶是矣。」予嘗聞其言而旨之，命從子書之。暨予官京師，而公之大令適以選人策鄉之麗水，稱麗水君。予餞之橫門，以爲鄉有賢大夫，梓桑之慶。而既而南歸，則麗水君方以憂服歸江陵。而以予通家，且能累太君之行，而屬以誌也。予何敢辭！

太君章姓，江陵人。幼慧，通劉向《列女傳》。司徒公就塾，必抱書幃過太君門。太君父見司徒公，愛之，即以太君許字司徒公。而太君父卒，時太君有二弟提抱，一切家人事責之太君，不即歸。而司徒公父贈公曾爲司徒公聘馬太君，特以馬太君羸弱，不宜子，故又通媒氏，委禽聘太君。暨馬太君歸，而太君繼之，一切家人事則亦惟責之太君。故馬太君卒，而太君勞勩，終始不得

徹。嘗以不解主中饋自憾，及主之，而精洗逾等。楚俗本尚儉，而太君未嘗以奢教，然而炊菰煮雪，萱蘇尊茗，遠過大庖。而至于犒腴鱸膾鹽鹽飯，凡爲賓供者，率和齊調浹，以極于其法。以故予在京師，每于請沐過司徒公，索司徒公饌啜，饜飫摩腹。而司徒公于退朝之隙，遇有烹炙，必折簡邀過，相顧饕餮以爲常。蓋飲之食之，而不知中饋之教之有由也。方予南歸，在康熙二十五年之秋，而麗水君聞太君疾，早于未計時，即抱牒懇臺使君，願乞終養臺。使君不即許，而君復彊之。麗水距杭州近千里，朝夕匍匐，至形之寢處，每夜夢歸闔，往往隔垣一方聞太君聲。而呼之，而不之見也。夫至于聞聲而不獲一見，其寤寐之形，可謂已切！而太君于設饋時，手書遺誠，貽麗水君，曰：「毋上傲，毋下陵。務使居世，皆

長厚名。一夫以君之粥粥若處子，而猶以傲爲戒。以君之治麗水撫字惇懃，視子婦如一家人，而猶懼其陵下。以君之敦龐不佻，惟恐以鏤刻予物，而猶督以厚。太君其真賢矣！惟太君賢，故君孝。古人云：「非是母不生是子。」有以夫！

太君生于崇禎乙亥九月二十一日丑時，卒于康熙丙寅十月二十日戌時，年五十有二。以覃恩誥封淑人。子二：長毓瑞，拔貢生，見任浙江處州府麗水縣知縣，娶王氏，戊戌進士，原任河南光山縣知縣，諱起岱女；次毓萼，江陵縣學生，早卒，聘胡氏，見任翰林院庶吉士，諱作梅，其兄也。孫二：長錫蕃，^①次錫爵。女孫一。俱幼。乃爲之銘。銘曰：

自昔南郡，首推陶桓。曰有湛母，以教子傳。惟茲太君，克配賢哲。幼誦女經，長

飭婦節。歸之司徒，爰奉蘋藻。持門訓寢，如掌邦教。以故顯嗣，賢于黃童。登朝試仕，卜章安東。乃以道遠，養堂未築。執板告歸，望垣而哭。伊母之慈，怡然安之。子果式穀，請從此辭。特憐母德，指難詘述。卹災拯寡，浹雨沐日。鶴飛何所？龍蓋何求？佳城鬱鬱，將延千秋。懿績既彰，恩綸未已。國被在公，禮宜從子。惟是子孝，倍徵母慈。貞珉有盡，汗簡不遺。乃展筵祥，兼兆卜食。焉審百興，視此片石。

①「錫」，原作「錫」，據四庫本改。下「錫」字同，不再出校。

西河文集卷九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一字子稿

墓誌銘六

曼殊葬銘

曼殊小妻，張姓，京師豐臺人。十八歸予，能食貧，人謂之糟糠之妾。既而大婦至，徙居右安門墳園，累病不可解。嘗夢隣廟阿母喚之去，牽予衣不忍。醒而惡之，飾桃梗貌已，送廟間，若代己者。乃復圖其影於幃，而自題之，名「留視圖」，觀者哀焉。

先是，曼殊將歸時，相國馮公，予師也，

爲予擇娶之，而憐其慧，視若己女。至是公將致政歸，謂曼殊曰：「本以毛生無子，故娶汝，今年不身，而大婦忽南至，汝自料能安其身耶？抑否乎？且毛生年大，家故貧也，蕭山去此遠。貧不汝鞠，家去此遠則叵測，年大棄汝早。黃鵠口噤，則其摧挫有難言者。汝曷不請去而貿貿爲？」蓋公愛是人并愛予，以爲爲予兩人計，無過是也。曼殊聞其言，大驚，反覆泣謝，執不可。且曰：「本謂公教以禮義，不謂其出此也。獨不聞女不嫁二夫耶？」當斯時，有婦辯而坐于傍者，笑而曰：「有是哉？誰則以妻汝而夸謾若是？」顧曼殊曰：「毛先生非汝夫也。」曼殊乃大悲，號咷呼曰：「天乎！人不以我爲妻斯已耳，乃謂我無夫，不如死！」搜身擲于地。公急止之，曰：「賢哉！」嘆而起。曼殊歸謂予。予曰：「然。」

惟公亦爲予言之。汝試思，予豈欲去汝者？特爲予汝計，無出此便。獨需汝自決耳。一曰：「吾決之矣。君果遣予，則予請先死君前。不然，尚憐予而終收之。」言訖，跼

雙膝箸地，曰：「以乞君。」既有戚媼居京師者，假予言遣之。初不信，重強之，以爲果然，哭踊氣絕。一婢持抱之，不得死，三日，高郵葛先生力救得活。然嗣是氣匱，血上壅，涎液結轡不可下。嘗泣曰：「吾死固分，獨不能爲君生一兒。」指婢曰：「俟此子長，可當夕，吾無憾矣。」又曰：「吾病不可耐。病小間，吾當從阿潘居尼寺中。雖然，君南行時其能掩面一揮手耶？君毋嫌予，他日願以尼從行。」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日病發，卒，年二十四。初，曼殊有二婢，一名金絨兒，即予師馮公所遣媵也。一名來子，光祿王君買贈者。後以乏食賣來子，惟金

絨兒存。至是金絨兒年十七，曼殊所稱「俟此子長」者是也。前一月，金絨兒亦病。及聞主母死，不能起，匍匐出伏苓牀下，叩頭哭，越七日亦死。

初，予將葬曼殊于豐臺張氏之阡，黃門任君謂予曰：「生不忍相離，而死棄之？一予曰：「然。」遂攜櫬歸蕭山，將附于藏予之地，而系以銘。銘曰：

生矢相隨，豈既死而魂無不之歸哉？歸哉！汝在斯。

金絨兒從葬銘

金絨兒者，曼殊婢也。十一從曼殊，如花蘂之有枝葉。越六年，金絨兒病。初以月事悶，腹下小痛，醫者誤下之，遂中死法。曼殊在病中聞之，泣曰：「是婢死，吾無生

矣。」既而曼殊死，金絨兒驚起，以手據地行，哭七日，口血漉漉，隨死。哀哉！因攜其櫬，偕曼殊同歸，而葬于其側。曰：

魂乎來乎，從之者金絨兒乎。

曼殊別誌書磚

曼殊，豐臺賣花翁女。陳檢討維崧序云：

「疎籬織處，青門種樹之翁；纖籠携來，綺袂賣花之嫗。」

汪子事戀麟詩云：荒村侍婢賣花回，補屋牽蘿曉鏡開。

怪底紅顏如芍藥，妾家生小住豐臺。汪春坊輯詩云：

春到長安芍藥開，尋花曾到豐臺。自從解語歸金谷，

不是花時客也來。一 張學士英詩云：「聞說豐臺住小姑，

百環新髻世應無。又添一段游人話，芍藥開時說曼殊

生時，母夢隣嫗以白花一當一根也。寄使賣。

其前隣奶奶廟也，後隣錢氏，疑昔者乃錢氏

嫗，因名阿錢。周贊善清原續長恨歌云：「張家小

女名阿錢，種花家住豐臺側。生成骨格一枝香，斟酌衣裳

百花色。」

阿錢慧甚，能效百鳥音。京城販兒推貨車行叫賣，嚶啾不可辨，阿錢遙聞便知之。十歲，前村學針線，把剪即能刻花種人獸，不構譜，儼熟習者。客有以千錢購蕃繡旛燈于前村家，阿錢方學繡，立應之去。既長，色白，目有曼光，十指類削玉，黝髮委地可鑑。續長恨歌云：十枝春筍扶釵出，一寸橫波入

鬢流。銀蒜雙垂垂綵索，曉日瞳矐射妝閣。張編修廷

瓚詩云：子夜清歌醉不醒，曾看寶髻倚銀屏。菱花掩後

香雲散，腸斷春山一樣青。才攏頭，作十種名。最

上以髮弗，綰作連環百結蟠頂前，名百環

髻。留祝圖自序云：飾予生平所梳百環髻。上

舍人嗣槐詩云：東風吹羅衣，空園自搖曳。採將千種花，

攏作百環髻。續長恨歌云：八幅湘裙初拂地，百環雲

髻早宜春。一方編修象瑛詩云：自製新妝號百環，春風

搖漾畫圖間。無端夢逐空上去，淩絕豐臺舊日山。張

中書容詩云：自結雲鬟別樣妝，曼殊花放下承陽。祇今

留視圖猶在，減卻生時一段香。」喬侍讀詩云：「百環髻就玉爲神，別有機華領好春。斜傍青山長不埽，有誰堪作畫眉人。」顧性貞靜。十二從廟歸，路人觀者嘖嘖稱好，姑則大慍，歸不再出。

予來京師，益都夫子爲予謀買妾。有以阿錢言者，豫遣二世兄往視。不許。吳文

學闡思詩云：「爭似豐臺解語花，臉波春色襯朝霞。盈盈

碧玉年嬌小，不愛青齊宰相家。」喬侍讀詩云：「村莊無

復住東牆，但對名花引興長。莫道小家劉碧玉，一生不嫁

汝南王。」先是阿錢病，西山尼師過其門，咨嗟

曰：「阿錢不年，不宜爲人妻。」或曰：「爲小

妻即免。」遂決計作妾。然往請者率驕貴，

深不自願。及二世兄往，謂猶是相公家也。

越數日，予親往。詢予，喜甚，且有謬譽予

善文者。李檢討澄中曼殊詩云：「守身堅擇對，偃蹇

已數夫。不惜充下陳，但願嫁通儒。毛郎富文史，作賦邁

三都。」續長恨歌云：「紛紜梁肉皆塵土，不願將身入

朱戶。蘭生空谷人自知，嘖嘖張家有賢女。毛君一賦奏

凌雲，柱下才名天下聞。」龍檢討燮詩云：「湘湖詞客毛先生，日昨捧檄來燕京。《子虛賦》獻官侍從，閨中兒女皆知名。」李中允鐙詩云：「毛子鑒坡彥，文筆五色鮮。造訪出花下，驚鴻何翩翩。豈有十斛珠，乃訂三生緣。盈盈賦麗情，慕義良獨難。」是夜，予夢大士取奩中花手授予。次日插戴。北方以下定爲插戴。《續長

恨歌》云：「疎籬野徑多閒暇，落花無人碧牕夜。天然芳潔

不由人，優鉢曇花是化身。」胡文學渭生詩云：「媒氏新

傳玉帳音，定情何用百黃金。簾前一見如相識，爲插蓮花

玳瑁簪。」丘學士象升詩云：「昨夜優曇帶露開，簪花迤

邐到豐臺。湘簾一控春如海，萬朶花光入座來。」其母

兄與其母疑予年大，又貧，且相傳婦妒，欲

悔之。阿錢不然。陳序云：「原思入仕，仍然環堵之

家；仲路居官，不離緇袍之色。況乎桓家郡主，性極矜

嚴；吳國夫人，理多貴倨。王茂弘將膺九錫，時來悠謬之

談；劉孝標水懣三回，屬有紛紛之論。而乃情堅一諾，而

許三生。」《續長恨歌》云：「相國馮公重古風，爲訪名姝

到韋曲。韋曲春花爛慢生，求婚唱踏莎行。忽傳婦妒

幾中止，官貧復恐離鄉里。阿錢卻喜嫁才人，委身情願同

生死。」劉文學錫口詩云：「夢授一枝和露種，肯教連理

被雲遮。」及娶，檢討陳君就予飲，更名曼殊。

曼殊者，佛花也。汪主事詩云：「昨宵夢乞楊枝露，

從此更名號曼殊。」陳序云：「僕上阮婦之新婚，曾學劉

楨之平視。屏前乍見，遽訝天人；燭下潛窺，已驚絕世。

值此同官之被酒，屢爲愛妾以徵名。以姬夙恬靜因，親就

禪喜，遂傍檮大梵火，肇錫之以曼殊。」姜州丞啓詩云：

「曼陀花散到人間，色相端然菩薩鬘。」蔡修撰升元，月

上紗牕烏夜啼詞云：「檀心蕙質玉亭亭，解語識迦陵。慈

雲一滴楊枝露，訂三生。卻向大花落處認前身。」續長

恨歌云：「同官往往停驂御，欲拜青娥不能去。迦陵太史

爲徵名，曼殊本在西來處。

曼殊既歸，執摯即贊，願從學。取書

觀，有悟。才把筆，即能畫字。其字每類

予，見者輒謂予假爲之。任黃門辰旦傳云：「檢討

善詩文，能書，曉音律，曼殊心習焉，輒似檢討。」方編修

詩云：「夫子江東早擅名，學書學字儘聰明。」吳文學陳

琰詩云：「學書不學衛夫人，別有簪花體格新。爭怪拈毫

似夫婿，燕釵作贊仿來真。」施侍讀閨章詩云：「夫人才

把筆，便作逸少字。如此好夫婿，何處不可似。」朱供奉

《葉兒樂府》云：「檀板能歌絕妙詞，銀鈎學寫相思字。」嘗

爲予書刺。早起呵凍，連作十餘刺，心痛遽

罷。陳序云：「於是雜弄簡編，閒親文史。畫眉樓畔，即

是書林；傅粉房中，便成家塾。學新聲于絃上，詢難字于

枕間。硬黃紙滑，竊書夫子之銜；縹碧釵輕，戲作門生之

贊。」張檢討鴻烈詩云：「瞥見仙妹漫七年，每聞素腕寫

鸞牋。」潘檢討末詩云：「學得簪花字體新，蠻箋十幅簇

芳茵。修成外傳多情思，爲有燈前擁髻人。」予有《曼殊

病詩》云：「黛梳誰畫刺，銀床想學帝。曼陀花一朵，看向

口邊枯。予生平好歌，至是酒後歌，每歌必請

予復之，三復則已能矣，按卮度節，絲黍不

得爽。尤喜歌真定夫子《祝家園》詞。梁司農

夫子《桂枝香》曲：「聞句賞心樂事，祝家園裏。」馮太傅

夫子《長歌》云：「從來繡閣惜娉婷，紅牙欲按聲轉停。聞

君雅擅周郎韻，妾若歌時君細聽。」續長恨歌云：「學

書便做簪花格，偷曲初成按拍時。」又云：「拙宦中年何

草草，但看曼殊愁頓掃。酒闌，唱祝家詞，溫柔鄉裏真堪

老。冰絃檀板兩怡然，花底微歌月底眠。」田編修需詩

云：「百縮雲鬟巧樣成，淡黃裙子稱身輕。清歌按板偏能會，不數紅紅記豆名。」胡文學詩云：「新翻子夜與前溪，

顧曲周郎總不迷。」唱黃雞嬌欲絕，鶯聲同徹鳳樓西。

王光祿：傑詩云：「歌殘金縷不勝悲，記得南園卧病時。

夜起與郎花下坐，含顰唱祝家詞。」曼殊自爲詩云：

階草啣虛檻，亭榴接斷垣。酒闌携錦瑟，請唱祝家園。

第苦無彈者，不可已。呼盲女街前琵琶，聽

數曲，諦祝其攏撚削撥，遂能彈。宋俱奉洞庭

秋色詞云：「想暗通心曲，朱絲絲裏，盡携書卷，玉鏡臺

前。」尤檢討侗《新樣四時花》曲云：「羅敷趙瑟儂家占，

子夜吳歌近日譜。」袁編修佑詩云：「郎自豔吳曲，儂自

緩秦箏。」雙栖梁上燕，解語弄春聲。」馮檢討昂詩云：

細拋紅豆譜相思，腸斷金槽一縷絲。誰道梁塵驚散後，

酒闌猶唱祝家詞。」吳別駕融詩云：「淶水春來豔，金槽

夜自彈。」市樓盲女在，莫作段師看。

顧得奇疾。初書刺心痛，謂腕寒也。

既謂傷肝，輸東風木揚，春作而秋止。又既

謂中懣，有瘕癖，在胃傍，氣積不行。歷數

載，審候，終不得其要領。每疾作，遍體若

燔。使婢按摩之，不足。以帔作兜負之行，

又不足。縋筐而坐之，東西推挽，若鞦韆

然。任黃門傳云：「然而有奇疾，疾弱，則必約綵爲兜，有

若花籃，坐其中，懸諸空際，左旋右轉，乃少可，特終不可

治。」嘗遍搜方術，不治。遂立願捨身，作佛弟子，不治。

乃召繪者圖之，名曰留視圖。云：「已而竟不可治。」註

文學弘定詩云：「病倚簾輿拙翠霞，後庭編得曲欄斜。綵

兜行遍雖無跡，猶長金蓮處處花。」嘗夢隣廟奶奶喚

歸去，一日攜兒至，曰：「汝本吾家物。我

擠眼，汝當隨我行。」其兒曰：「一家去罷，不

去，奶奶么喝。」醒乃刻桃木爲偶人，飾之

衣，被以生平所梳白環髻，流涕送廟間。趙

編修執信詩云：「淡紅香白好容顏，寶髻堆雲作百鬟。喚

作佛花元白恨，如今爭肯住人間。」吳文學陳琰詩云：

阿錢生小態嬋娟，多病皈依繡佛前。不信曼陀花一朵，

忍教憔悴夕陽天。」又云：「妖夢頻隨阿母回，香檀分影

禮蓮臺。百鬟巧髻親留視，畫裏真真喚不來。」沈文學

季友詩云：「雕香分送淚模糊，六尺生綃便作圖。認取白

衣籠外立，前身應是小龍姑。予送偶人詩云：且送青

娥去，言隨阿母歸。荷花開作面，菊葉翦爲衣。淚盡中途

別，魂離何處依。他時香案下，相待莫相違。曼殊白爲

詩云：百計延醫病轉深，暫回阿母案傍身。此身久已魂

離殼，莫道含顰又一人。乃復圖其形，名，留視

圖一，而題詩焉。梁司農夫子詩云：百榮雲光縮髻

斜，焚香小坐澹鉛華。畫圖展向春風裏，好護豐臺第一

花。任黃門詩云：捨身現在禮慈雲，月月纖腰減半分。

何事畫工還染色，澹紅衣褶藕絲紋。沈明府皞日詩云：

「彈窩石畔冷如冰，消得春風數尺綾。一自檀雕分影去，

夜深只坐佛前燈。」阮庶常爾詢詩云：新鑲香檀舊夢

頓，碧綃留供佛前身。由來仙骨原無二，不信雙毫寫玉

人。汪春坊霽詩云：寶篆依微繡佛前，香臺欲坐髻鬟

偏。夢魂縹緲知何處，只在蓮花秋水邊。高微士兆詩

云：白結雲鬟委陌塵，函玉骨瘞江濱。可憐遺落春風

影，掛向花前還妒人。鄭驃騎勳詩云：細雨難滋天上

花，春光杳渺白雲賒。可憐粉黛空留視，腸斷當時油

壁車。」

初，予婦將至，徙居南西門墳園，慮不

容也。益都夫子憐其窮，強予開閣，而曼殊

難之。其後有假予意逼遣之者，曼殊死，復

活。曼殊回生記云：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越三

日，高郵葛先生治之，復甦。」李檢討《曼殊》詩云：食貧

載，兩情如斯須。何意南來者，事變出不虞。舉家色

慘悽，永相謂曼殊：「郎生遲暮，官貧徒區區。改圖便爾

爲，作計莫太迂。曼殊一無語，淚落紅羅襦。」又云：「始

至相逼迫，既乃復揶揄。郎意久異同，計事一何愚。曼殊

大悲摧，天乎我何辜！郎今負義信，慟哭聲嗚嗚。氣結

腸欲斷，死生在須臾。倉皇覓良醫，強起事跼蹐。藥餌徐

徐下，數日魂始蘇。李中允詩云：踟躕別館，咫尺明

河懸。脉脉但相望，郎言遂浪傳。謂當羽翼垂，聽續鴛鴦

絃。聞言一悲憤，氣絕如絲聯。已乃泣吞聲，仰首呼蒼

天。」續長恨歌云：食貧三歲恩情重，恩情祇道長相

共。桓家郡主壽地來，驚散鴛鴦夜深夢。深情無賴金門

客，愁煞颺風蕩魂魄。倉卒墳園貯阿嬌，將使犢車無處

覓。那料流光迅如電，好信不來飛語遍。野花村落白楊

郊，安得仙郎日相見。含情一動倒玉山，杳杳冥冥去世

間。葛翁投藥雖扶起，那得桃花還結子。畫圖試展舊時

容，玉貌花姿全不是。孟監州遠記云：「其初歸也，則不以遲暮爲非匹，而惟以得偶乎才子爲幸。其濱危也，群言紛構，猶矢若金石，惟願得死于才子之手。」彭侍講孫適詩云：「優鉢從來不染塵，無端號作斷腸春。憑誰地下三彈指，喚起迦文坐畔人。」張文學闇然詩云：「曾說南園卧病時，金槽猶撥祝家詞。新聲不向豐臺度，付與啼鶯戀舊枝。」曹學士禾詩云：「芍藥初開驟委泥，豐臺猶見草萋萋。甘心遠葬西施里，苦戀貧官與忘妻。」楊文學卧續《張夫人拜新月》詞云：「拜新月，拜月在前墀。死魄回生後，殘眉未掃時。至是病轉劇。嘗曰：「令吾小可者，吾當爲尼懺除之。」李中允詩云：「古今傷心人，慷慨以永嘆。庶幾法工力，遣此長恨端。灼灼青蓮花，阿母夢所攀。因之綺羅中，愛參清靜禪。」續長恨歌云：「從此香奩日日扃，長齋頂禮願難成。綵兜虛約香塵滿，伏枕空房小胆驚。」既而謂予曰：「向阿三病時，予從子阿三死京師。予藉其園居，邀君日來以爲幸。今君將南行，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

請以尼隨君行，惟君置之。」既而病發死。曼殊之死，京朝爭作挽弔，自梁司農夫子暨張、曹諸學士下，詩詞文賦不可勝紀。又有作鼓子詞，同韻唱和成帙。如雲間李穡、李榛、顧士元、馬左、西泠何源長、魏里、周珂、同郡成肇璋、達志、金振甲、馬會嘉、王麟遊、陶篋、劉義林諸君，至同館生有託碧虛仙史作《盞中花雜劇》者，皆彙載別集。死時羸甚，及斂，面有生色，坐而衣，骨節緩澤如平時。任黃門詩云：「垂簾無力倚闌干，怕見庭花易早殘。偏怪瓦棺將掩處，海棠猶作睡時看。」初，陳檢討孺人死，索予爲墓銘，而貽予以絹。絹淺黃色，爲製裙而喜，囑曰：「假使貽絹有桃暈紅者，當複製一裙。」越四年，無有貽者。既斂，乃賣金槽，裁一裙，納柳棺中。《續長恨歌》云：「去路茫茫在何處，矯首空濛隔烟霧。金槽賣卻剪紅裙，大叫曼殊將不去。」高徵士詩云：「羅裙淺澹剪鵝黃，一束纖腰白玉床。長恨無人十洲外，飛行爲覓返魂香。」吳文學詩云：「減盡纖腰勝小蠻，淡黃裙子帶圍寬。可憐紅絹空裁剪，不付金箱付玉棺。」

西河文集卷九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僧閑又名姓稿

墓誌銘

陳翰林孺人儲氏墓誌銘

孺人姓儲氏，翰林院檢討陳君妻也。齊國相臣基開青士，開元才子，家住丹陽。祖江西按察使，著績南州。父太學生，垂聲東序。孺人生而姢媚，性兼明慧。刺朱幃于帳裏，弄粉絮于欄邊。學書操管篆，略作丹青雜技，按楸紋便知橫直。第名嬌女，未字令人。其母陳太君，爲陳君父姑。君祖

少保公，即孺人祖舅。兩相歡愛，願合葭莩。阮甥兄表，抽碧軫以徵情；劉女姑兒，用玉臺爲聘物。遂使羊鄧婚姻之好，加之郝王中外之親。八緜初著體，倍見同功；九蕙未分根，依然並蒂。謂鴻妻之可託，詠鳩配以奚慚。

獨是衿襦乍結，新婦居儀，珮帨將貽，尊嫜寢疾。君母湯太君病，而孺人扶持之。厨無蜚蜜，猶堪三日爲羹；盤裕棗修，誰使七年求艾？乃曰老親方患苦，思食江魚；敢言夫壻未分明，心同幙雀。伺燕羣之澣滌，伸鳥爪以抑搔。

不意君過澄江，太君遽逝。桑枝未捋，秋胡有遠道之行；木李難投，秦掾少新婚之戀。上黃世子不共游仙，下軍大夫仍爲生客。痛臯魚之哭母，賴趙孝以斂姑。

于是君父贈君分田授室，責孺人奉養。

蕭娘初得婿，略辨酸甜；左女在兒時，早營盤榻。擊殊鮮而傳食，斥他肉于當餐。酒漿汎濫，不疑溢浦。留賓宰割從容，奚翅安東歸獵！

其奈家世仕宦，不事生產。作客窮歸，門巷迷失。孺人好慰之，使毋廢歌詠。百尺樓陳氏劇厭求田，三十歲王郎安知問米？但驅饑于彭澤，恍失路于天台。柴門月色，不辨誰家；荻港烟生，全迷舊徑。錦文當戶織，自下機來；翠欄出簾迎，剛逢帶解。庭能漂麥，直須把卷房中；爨有樵蘇，何必行歌市上？

孺人每顧視嫁時衣飾，典賣不鄰。嘗燈下出金簪一枝及羊脂小玉合子，是八九歲弄物，估值相示。三英玉合子，宛若凝脂；七寶鈿頭釵，非關曜首。簪垂黃粟，小年興炊鑊之嬉；帕裏青梅，數歲作繞床之

弄。每嘆長門之未草，因之補屋以牽蘿。招靈迴短髻，誰從井底收來？私語記長生，那許波斯買去。

當春末夏初，牕前黃杏樹爲君從祖殿元君手植。子熟將脫，夜半謳吟時，聽觸地一聲。孺人輒令婢啓扉，拾以啖君。金門未入，有誰從西母偷桃？銀扇嘗關，無復向東家撲棗。惟此房陵三色李，和嶠栽成；似茲廊下九英梅，元稹種在。喜均亭之既熟，儼巴口之能甘。味逾蠻奈，生垂嘉慶坊邊；響似霜桃，聽落華林園裏。雖酪需寒食，未足充饑；而果出大漿，儘堪解渴。

乃君應制科，置身翰苑。每欲迎孺人到京，一語昔昔，而舟車蹉跎，竟至奄忽。門來羔雁，徒致府侯勸赴之詞；身入承明，原無僚婿相欺之意。黃鵠已摩天，未銜雌去；青嬰方出浦，難見珠圓。贈紅衣于駢

帶荷間，寄尺素在一流泉裏。寒垣別鶴，未
貽徐氏瑤琴；禁樹棲鸞，空詠義安錦帳。
游宦度年時，悵關河之阻隔；思君如日月，
託晝夜以還生。東瀛將涸，可知床半封
塵；北地常寒，不用庭中取冷。

遂于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六日終于陽羨
私第，越某月日葬于某阡。祝英臺畔，宜多
佳婦之墳；玉女潭邊，即是其人之墓。文
綸應錫賚，姑掩泉門；華表待歸來，相從地
下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粵稽肇族，厥惟營丘。諫議持節，名賢
是求。由漢迄唐，世嬗彤騶。開元詩體，高
超眇儔。惟是孺人，門閥蔚薈。瓠父陳思，
韞從阿大。秀稱顧婦，親即鮑妹。鬱金成
床，迷迭結帶。盤載纂組，案據荼菽。縑書
覆紅，螺字刷綠。以其餘技，時展玉局。坐
而談之，有如姑媳。乃持門戶，能欽尊璋。

但咨傅姆，不杖小郎。夜蚌作燭，春蠶着湯。
亦既辛苦，名爲糟糠。有時灑室，人歸自遠。
山畔賣珠，市中鬻盃。肉杏可食，如棗纂纂。
牛衣雖單，馬齒未晚。何晤獻賦，旋登皇闈。
買臣無婦，相如有妻。只嫌顛顛，金門苦饑。
是以迎子，徒勞驅馳。河行亡梁，陸驟匪輒。
甫吟三塗，遽隔重壤。塞北花飛，江南草長。
子荆有詩，亦復增伉。金蝶閉壠，銅棺掩墳。
離山埋口，長蕩飄雲。碣藉龜守，泉從蟻分。
睠言誌之，以紹來聞。

舊評曰：庾子山有數之文，必如是，方能洗盡初
唐以來四六習氣。

王給事孺人張氏墓誌銘

孺人張氏，西安人。其父興由大同來
遷，生孺人，即以官柳州城守都司，攜孺人

柳州有年。逮歸，道荆南。會邵陽令給事王君，知潛江有聲，而亡其雌。荆南道使君知孺人賢，謂兩家同鄉，請合好爲婚姻。孺人遂歸君。時官居，無廟見禮，然猶奠菜扱地，問尊章起居。乃以不逮事老姑，臨扱垂涕洟，人稱賢焉。既而君應取赴京，天子嘉之，命給事門下。隨以丁外艱西歸，且承重先王母，與孺人共執三年喪有年。先是，孺人夢姑來褰帷坐，陽陽召孺人飲食而慰勞之，言語于于。醒而舉似君。君大驚曰：「此真吾母容也！」至是孺人甫有身，復夢姑來，喜且感，不語。時孺人已病，咨嗟曰：「姑之喜以此身也，其感者豈以吾病，有難言者耶？」既而產一子，越七日孺人死。死之日，孺人所手藝秋花，參差雜列于盆盎間者，繞帷幔几榻，扈扈然一夕死。時康熙十九年九月一十三日。嗚呼！孺人

生二十二年而歸君，一年還邵陽，越二年而相繼服三年喪，四年而生子以死。死二年君始再赴京，補給事門下，乃始葬孺人，而命予以銘。銘曰：

維時孺人，少稟婉孌。天連張姓，地即秦產。字秀于閨，以範著壺。雜弄文史，并力組紃。箱貯玉尺，裙繫金翦。雪桃洗膚，雲葉作鬢。有時敕厨，用饋洗腆。脩陳績筐，羹滷黛碗。乃隨父宦，日至柳池。翡翠設屋，鬱金裁帷。傍神女山，去司戶祠。秋採蕉實，春銜荔枝。雙角舊井，^①誰投珠璣？五嶺荒服，難以匹配。用是有美，獨居愆期。詎謂鬱林，載石歸來。芙蓉之館，瀟湘之臺。乃停兩漿，爰憩三澨。所謂伊人，在潛江水。種花自娛，揮絃而治。黃鵠

①「井」，原作「非」，據四庫本改。

夜飛，文雉朝逝。用藉鳩媒，申以鳥綵。江妃有亭，既名解珮。君侯之堂，可以燕喜。擷芷于湘，採蘭于澧。何有何無，以續以似。如何冀州，奏課稱神。河陽縣令，已爲黃門。青蒲未伏，堊室以存。解弘託疾，杜暹辭還。羅祿負土，著釵枕薪。獨念姑嫜，與魂相親。蚶豆未獻，脯膾攸陳。誰思笑語，難求生平。孝思所感，寤寐以宣。且慰且勞，或感或忻。舉貌審象，如說築焉。何悟呱呱，癸甲辛壬。螽山化石，鈎弋喪身。從來良婦，本亦可悼。奉倩神傷，安仁詞妙。沉孺人者，既順且孝。長繫人懷，不止婦貌。餅墜豈挈，釵折鮮耀。埋玉塵空，置鑑漆窖。是以時易，屢改燧燎。擊缶無韻，彈瑟有調。尚繁哀情，如在初弔。豈惟伉儷，增重寡姚。亦粵壺德，歷久彌劬。最可憫者，秉性明滌。屏斥繁煒，房布清格。光

垂九枝，芬蕤五木。瓢核茗藥，雜列盤楬。尤愛藝花，作千種色。紅羅造亭，青油立壁。猊采駝褐，鱗接插塼。戎王異名，淨友殊殖。不翅旖旎，號十二客。以故盤盞，衆列紛藉。欄忌風漂，繖慮日炙。當其花時，紅紫黃白。但有開落，而無斷續。雖極秋末，霜降土坼。猶然鞞鞞，蓼蕙蘭菊。一旦枯萎，如彼殞殪。草木有靈，且爲之惜。天長地久，此恨何極！孫子荆文，所爲嘆息。

故明特授游擊將軍道州守備列女沈氏雲

英墓誌銘

夫驂騮牝牡，必殊其馴健；翡翠文質，而被以雄雌。故禮兵不同命，諒無並官；揆奮無共功，何有兼設？況坤輿載物，不麗日星；陰教分儀，判如水火。其能範金

鉸之鍼管用貯豐狐，脫貝琢之裙刀以跨銅爵，此高才之嬾也。若宮中女隊從親報國，軍前娘子爲夫闔幕，又至德之發也。

有明列女蕭山長巷里沈將軍雲英，生于華閭，長厥名閨。弱體僅足以勝衣，薄力較難于舉臼。然而女紅則蜘蛛孫其巧，貌素而芙蓉失其色。其父昭武將軍，諱至緒，辛未武中式進士。初仕湖廣，遂守道州。崇禎之末，流寇東訐，朝衝夏口，暮逼營陽，陳其孽妖，剗剥千里。君至緒誓師厲衆，刑馬于塘，陷勅摧堅，磔鼠在道。而天步少窘，王略中沮。州伯望風而旗靡，府軍彎月而矢盡。君再射裨將，捐其大黃；將殄渠魁，縣諸小白。而馬驚外埒，身殞中野。元戎已殉，千夫將亂。于是列女束髮用冑，覆羅以韜。刷金箱而斬秣，漑黛碗以傳餐。朱旗拭淚，盡作臙脂；素鉞矢心，勿縣巾

幘。乃率十餘騎，奮呼突隍，直趨賊壘，連斬卅寇，頓驚五校。奪父骸于車上，拔賊幟于帳中。裙披馬腹，浥似桃花；齒嚙箭頭，碎爲孤葉。歸而啓營，示以再戰。寇避其威，立徙鄰郡。

湖撫王君聚奎以其事聞，遽邀寵命。故湖廣道州守備沈至緒力守營陽，臨陣卻敵，斬殺過當。佻身授命，生爲長城，死作國殤。其贈至緒昭武將軍，賜祠麻灘驛，春秋祀之。有女雲英，閨房之秀，奮其弱臂，以呼殘衆。求屍殺寇，不用城頽。誓命哭父，如浮江出。大復讎以報親，肆弭亂以衛國。殲敵全軍，保疆恢境。其授雲英游擊將軍，仍代其父湖廣道州守備，領其軍。當斯時，睢陽之死可以遏寇，龐氏之車又足報怨。廷降異數，國有同德。爾乃踰城苟灌，小女救父；抽刀謝蘊，爲夫殺賊。自逾壽

陽孟妃之能，竟櫻內史陸妻之苦。會其夫賈萬策，四川人，故閣部督師標大勦營都司，鎮守荊州南門。賊陷荊州，賈亦遇害。因哭辭詔命，領軍俟代。雖身統士卒，亦逮三月。然而我師早敗，不免司徒；有夫繼傷，誰呼督護？不喜貔貅萬隊，受君新策；惟願明馳千里，還兒故鄉。乃乞卸巾韞，始扶柩櫬，舍厥丹旆，張茲白旛。因葬親于原阡，旋匿形于漆室。而饑無朝爨，採簪爲難；寒鮮時衣，賣珠不足。于是傭書族里，筆落簪花；課塾問門，書垂帶草。摹李衛之妙楷，進鼃君而授經。既缺班氏青藜之假，終鮮韋母絳幔之設。乃以赤祀壯月，小疾長畢，年三十八，葬于龕山。

昔者忠孝義烈，定爲綴詞。中外武文，亦需揚誨。將軍于父爲孝，于國爲忠，于夫爲節，于身爲貞。此爲女德，又擅婦訓。文

能傳經，武足勘亂，而猶不得援故典，託微文，導淑施于既往，揚清芬于後來，匪惟舊史之缺遺，抑亦學人之寡陋也。西河毛牲有友沈兆陽，名士也，爲將軍族人，曾從將軍受《春秋胡氏傳》以爲術也。將軍從弟婦，姓姪也，乃屬予爲誄，并句作誌而系之以銘。其文曰：

猗歟將軍，世顯名材。九葉冠綬，工居多臺。顯考棄綳，爲翹關魁。拔于樞曹，智計以開。少閑豹韜，生實龍媒。詣闕請纓，和門授裁。婪婪饑寇，時爲盜階。初折其桿，冀梗于野。繼抽櫛櫨，思以擣舍。若火薰穴，翻壺之瀉。不思撲滅，乃半天下。由陝及湖，延蔓雍豫。誰鎮江漢，可無南顧？懿爾顯考，雄略有素。群推出守，營陽之路。維茲營陽，爲楚南服。陶侃屏蕃，周郎都督。結艾爲門，伐材作輻。外整牙關，內

安部曲。不悟寇來，如蟻如蝟。嚼血盈囊，舂肝溢碓。公乃奮武，襲其不備。殺伐衆醜，漸殲厥帥。醜衆他顧，擬于此棄。次日戴胄，當門而出。維茲志士，激于攻殺。吳戈倒揮，秦弓逆折。左驂受蹶，右馬被刺。高天滄茫，平原超忽。身委泥沙，首受箭栝。維茲將軍，實維嬌女。意慵比雲，眉淡如雨。好弄書翰，間習纂組。何謂有美，亦諳觀武。如彼荆珍，既柔且栗。如彼湘草，有靡其茁。乃砥其矢，乃芻其馬。束髮誓師，哭于戲下。左垂燕箠，右把蛇戟。介服帥師，哭于門側。選騎勿多，利在赴敵。以此一二，抵彼千百。突如奔流，矯羨飛翮。賊方飲樂，中賊之隙。春虹走馬，秋雨垂鎗。斫旆用刀，裹屍以革。賊佔女鋒，人駭兵色。攻殺爭先，三十餘載。闢營旋旅，衆皆感激。昔也觀公，今也觀女。灼灼紅顏，

爲千人主。賊始驚顧，旋乃猶豫。莫測所由，棄之而去。自茲營陽，藉女少休。何謂夫子，復喪荊州。父夫死國，亦又何求。擐甲羅氏，無兒可留。上書陸婦，難殲夫讎。捋其指筭，以解臂韉。燕喜還越，狐死首丘。長此鬼雄，曜靈河洲。爲厲殺賊，方神且適。雖明天子，降以殊恩。既榮死亡，亦資生存。白昔閨中，鮮牙其門。維茲嬌女，乃稱將軍。死不敢受，歸諸丘樊。方賊小蠢，藐焉窮梟。以沸以揚，國爲之搖。拖紳戴弁，經營滿朝。誰能摩厲，有如此嬌？貧拾蓬箔，寒披女蘿。經傳狩麟，書成換鵝。交交黃鳥，亦集于柯。人苟可贖，遑知其他。

西河文集卷九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性稿

墓誌銘八

敕封邑大夫劉侯德配葛孺人墓誌銘

邑大夫劉侯將之官，別予于京師，詢邑中利害事惟審。且言先王父曾以尚書郎權使北新，浙舊游地也。太孺人扶持久，將賦東征。而孺人之御潘輿者，鬻簪鐻以從，惟恐水程日不給，不受錢去。既而鄉胥旋來京，藉藉稱大夫到官，帡車者以道瘳殞于官舍，則孺人也。然而邑之德大夫者，徒跣而

將事，其子婦裂帛且接踵至。予私爲拊額，以爲大夫裁下車即治已感人若此。越三年，予請急歸，而孺人帷軼還廣川。又一年，將封殯堂于舊宮之傍，而誌以石。

予惟上古首婦教，房中鼓瑟，每播之邦國。而西京以還，尚有述閨中遺跡，申以頌詞，如劉更生父子者。故東京母儀獨冠前代，而國史亦遂起例作傳，傳列女，布之藉氏。何則？陰治者，陽治之佐。必曰內言不使出，徒拘語也。今則宮闈乏女史，前代后妃既眇無賸懿，而稽之民間節孝，終歲所上，自成、弘以前尚載實錄，而既則列氏焉耳，又既則氏且不列，但曰某歲所上合若干焉耳，而于是閨中之跡，即名氏且不得傳，況其他矣。今孺人顯德既已彰彰，即微屬猶將誦之。而大夫不以予不文，屬使書石，予何敢辭。

獨是大夫所爲狀，情文甚備，略不能損加于其際，徒飾靡言無所用。猶憶大夫自言曰：「予之不能已于孺人者，無他，孺人以名家息女來爲嗣室。先之者曹孺人也，曹孺人以名家子婉婉有則，而孺人繼之，相形之際，每易軒輊。且曹孺人已有子及晬，而孺人哺乳。以息女而婦而母，迄于今孺人舉子三，合得四子。而家之人不知孺人之非曹孺人也，曹孺人之子不知己非孺人子也。孺人本弱質，首不勝鬋，乃甫殯，而遭先王父觀察公喪。邑社車乘經紀走趨者，填衢巷。加之四方會弔，日饗食贈珮無暇。而孺人身承之。至先大夫內翰公相繼喪葬，自元顙呼復以迄緇室，一切苦草中所不能顧者，悉責之孺人。孺人哀毀之餘，持簿算典，管鑰出內。伺倥偬稍間，猶必日詣慈闈，慰問無恙。往往升粉榆脂膏，跪起

佐餒，使尊章在堂，必忘其偯感而後以己也。乃水陸扶侍，間關數千里，一如太孺人之扶侍吾太恭人者，而盡瘁以死。哀哉！一當孺人病時，值大夫行車至鄞，去縣四百里而遙。家人謀追還，孺人急止之，曰：「公家事未了，何有婦病？且徒亂人意，無益。所不能即瞑者，以未獲終事吾太孺人耳。」其明于大體如此。狀有曰：「孺人授室後，善典家政。雖室老歷練，咸遜出孺人下。一切組紉修洗，晨昏寒煖，能先志承意。佐大夫所不逮，處妯娌若姊妹，教子女以禮，御下寬嚴不相過。無少長，咸愜愜滿願去。其事大夫，能順正不妒如是，可以佐外治矣。」

孺人以康熙二十二年閏月十三日卒，距生順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得年二十有八。子四：長宜振，曹孺人所出也；次麟振，又次儒振，又次名振，皆孺人出。而曹

孺人所出者，聘戶部員外郎李公諱孔嘉姪、湖廣衡州府通判諱廷亮女。孺人所出，則長者聘內府中書科中書蘇公諱俊女，次聘候選同知申公諱元翰女，餘幼未聘。女一，孺人出，則許字提督浙江通省學政按察司僉事張公諱衡之子，拔貢生諱澧子。系曰：孺人氏葛，直隸景州望族庚午科舉人拔苑公諱上林女孫也。父本初公，諱潔，以廩生早世。拔苑公憐女孫之孤，大爲治奩具。而孺人卻之，其言婉而正，兄狀中。乃爲詞曰：

猗矣惻德，堪君子齊。不厭華燭，爲之嗣曦。方衛叔寶，遺冰清姿。山簡雖傲，重爲妻之。乃者持介，屏飾以造。鹿車來歸，有似桓鮑。獨憐少姘，頓責慈母。結紉剪髮，不異哺乳。以是條發，四衢一柎。彼繩繩者，惟君子女。況兼明哲，相夫有光。尹

姑而降，斯爲令望。既閑洗腆，爰修烝嘗。不止饋祀，勲于喪葬。所幸君子，爲百里后。佐之陰教，比諸室友。先人舊游，有丹陽柳。大家東征，用是以賦。何斯扶持，^①脫簪粥餼。舟車間關，筋力以罷。下車之雨，甫霑其旂。四境裂帛，如喪厥妣。君子清節，斯世罕希。然而懷者，必歸中治。代乏彤史，內德不紀。煌煌懿行，曷敢或遺！頃還軼軸，于廣川涘。佳城鬱鬱，有杞有杞。爰爲闢之，礪石載事。金缸熒熒，銅椀泚泚。其石可泐，其德不虧。

徐徵君墓誌銘

君諱芳聲，字徽之。天啓丁卯，與父晉

①「斯」，四庫本作「期」。

台公諱明徵者同時舉鄉試，主者斥君，取晉台公卷爲《書經》冠。晉台公曰：「吾冠經無所媿，所特媿者，吾兒耳。」當是時，君甫弱冠，自學使君下，凡大小試必第一。四方人至蕭山，無遠近，必挾刺至君門。其投刺必先君，然後及君父與弟。而蕭山人偶出境，有問名者，自君外無他及。太倉張溥集天下有名士爲一社，至東浙每不愜。已而得君名，大喜，指示衆曰：「此蕭山徐徽之也。」長洲楊廷樞、金壇周鐘嘗選天下社文，不得君文不敢選。松江陳子龍爲郡推官，將入境，即以札授君，邀一相見。其他仕紹者，如無錫王孫蘭、宜興蔣星煒、華亭錢世貴、金壇周銓，皆造請，每見，忘主客禮，且亦不辨其宦此土也。君每出市，市中人聚觀嘖嘖。偶與人語，聽者皆屏息，耳可察蚤蚤聲。顧君語不輕出，出必中倫脊，有

條有竅。既已會古今，切理絡，乃從容抑揚而出之，巨如挺洪鐘，而細若抽繭。有叩必應，無踰躐，無嗶啞咽嗚，環而聽，等之觀場，惟恐其盡。同時出門者鮮與偕，即偕亦鮮與肩併。步履卓犖，顧盼端且肅。所過處，人各自視若形穢。惟同里翁德洪才地頗相似而儀貲略等，每與行，人謂之雙璧。即君亦惟與德洪親好，與之行。山陰劉先生講學，得君兄弟，喜曰：「吾見一程矣！」其同時學人首推張鼐、黃宗義及君兄弟而四，顧蕺山之學，合婺源、姚江，不名一氏，而君與君弟則專主朱氏，守朱氏章句不輟。

崇禎十七年，闖賊陷京師。君帥諸同學哭孔氏廟三日，既而隱潘山，稱潘山野人。闔士室，不預世事。遇親朋死喪，輒出弔，慶則否。嘗曰：「讀書貴有用。」痛己具經濟才不之試，當以言嬗後。因著兵、農、

禮、樂諸有用書，而尤詳于兵。嘗輯兵書數十卷，自運籌指顧以及制械造器、開屯設竈諸所有，無不簡覈，以闢從前之虛言兵者。嘉興徐仲威鄉試赴三場，慮策及兵事，夢關壯侯謂之曰：「蕭山徐生善言兵，爾盍師之？」醒而矍然，以爲蕭山徐生向于講次曾見之，此朱子儒也，未聞其知兵也。及至蕭山見君，與言兵，大驚，向所見者君弟耳。因述壯侯語，請師君。君亦以侯語有感，授之盡。他人雖勤請，勿授也。

君初與翁德洪、蔡仲光、何之杰、張杉友善。及德洪以義死，同邑毛甦、周晉民每過君，君善之，作忘年交。甦善音律，嘗就君講五音、七始、九聲、十二律之學，歷十晝夜，大有契。既後，甦受聘應制科，君留甦不得，乃爲文一篇授甦，寓切劘之意。甦佩之至都，都人士問君者踵至。嘗謁益都相

公于私宅之後堂，升階，見左廂朱扉大書「蕭山徐芳聲字徽之、蔡仲光字子伯」十四字于扉中。會天子恢復西南疆，大赦，詔徵天下山林隱逸之士。侍讀湯斌、侍講施閏章各以君名薦之益都相公。益都相公將上之，適部頒舉例，當由外人，責之郡縣官。蕭山知縣姚文熊，益都相公所取士也。公特發書幣，遣文熊親造請到門，而君與仲光並卻之，乃已。

既而君卒。君高祖母李氏，節婦也，已建坊旌門，名所居里曰「貞節里」。君臨訣嘆曰：「吾得卒于貞節里，幸矣！」時康熙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享年八十有四。以是年八月十九日葬于湘湖之井山隴。會毛甦歸里，君三子請誌墓，不敢辭。君娶陳氏，繼顧氏，皆無子。最後納側室高氏，朱氏，生三子。高所出者，長安仁，娶蔡氏，太

學生紹榮君女；次利仁，娶陳氏，本學生員景文君女。又次志仁，係朱出，未聘。女三：長適候選布政司經歷吳任聖，陳出；次適仁和學生員何任炎，即伯興季子；次適山陰太學生金燦，高出。銘曰：

君志在百世，名在四海，而歿而藏于一抔。大之經術，小之文字，俱未之試，而奄然于故丘。後之人多下馬酌酒者，而吾獨掛劍而爲之泪流，曰：此貞節里中人也，而他又何求！

吳文學暨烈婦戴氏合葬墓誌銘

吳與戴望族，而爲婚姻。吳氏有子，四歲讀《通鑑》，括錄數過成誦，五歲能論列代史興亡治忽并人物臧否，七歲通《詩》、《書》、《易》、《春秋》、《左氏傳》、《國策》、《史

記》、《漢書》及諸子之名者，八歲習舉文，九歲應試。家人抱內之辰，授題已，即繳卷。提學使憐其幼，曰：「是能勝衣巾乎？」待之次歲，再試，文益工，遂補錢塘學生員。當是時，吳氏子聲藉甚，目爲聖童，且曰此非天所錫不至此，因名「錫」，字「天與」。而比隣戴氏女十歲矣，父死，女哭泣過哀，幾失明。鄉中人以「孝女」呼之，曰：「孝女不當爲聖童配耶！」因聘焉。十六歲合卺，十七歲病。

先是，天與十五歲試于鄉，以斥落憤懣，傲李賀《送沈亞之下第》詩以見志。至是年十八，偕其弟鑰同赴甲子秋鄉試。天與既自負，弟亦年少相繼起，以爲必得，乃並就斥落，則益憤，吟孟郊《再下第》詩「夕九起嗟」句，曰：「吾何用起矣！」晝負枕卧書，空百餘字。或強飲醇酒，不自適懷。

慨。既而屏舉文，鍵其戶，出所讀漢魏古文賦，兀坐矻矻。又所居山齋過寂僻，朝暮林莽，多草木蒿莽之氣，浸淫薄蝕，遂致病。越三年，病劇死。

當天與病時，戴侍湯藥，不稅衣。賣所飾珥環，祈佛禮斗籙，冀以少濟。知不治，請死天與前。天與曰：「吾未死，而汝先死以待之，是以死促我也。」戴泣而止。至是天與將屬纊，呼弟鑰曰：「吾察汝嫂將必死。我死，囑家人伺之。脫必不可奪，則聽之耳。」天與死，戴果泣不止，以首觸柩，碎首血被面。家人環伺之。絞以巾，刺以裙刀，凡求死者七，最後仰金不得死。母慰之曰：「兒素以孝稱。今母在兒死，何也？」曰：「兒在家死父，今死夫，命也。兒不孝，兒不能復事母矣。」乃密壞玻璃乳餅，吞其廉，斷腸，嘔碧血數升死，距天與死時凡四

十二日，今喪家所稱六七辰者。鄉人趙佩等五十八人與杭州府仁和、錢塘二縣三學生員王大成等四十五人，齊詣府縣公，揭舉烈婦。府縣以其揭上之督撫及提學諸使。督撫、提學諸使復下之布按及府縣，取給并事實，題旌建坊。而以吳戴籍新安，由世業鹽筴來杭。杭之商籍自新安者，合紳士楊大生等一百人復舉之巡鹽御史，咨請會題。而先給榜額懸其門，且捐金辦物，親爲文，祭于柩堂。其親黨同籍復合錢，構祠于西湖葛洪嶺之陽。而以次年己巳四月四日卜葬于祠側，使來請銘。

予聞自昔言婦道者，曰「從一而終」，又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然亦言從一、言不改已耳，未聞其以死也。即或不得已有奪之，有侵且辱之，則必矢死以明其靡他，然亦矢志則然。或不必要即死，即死亦先示

以死，或戳鼻，或笞面，或斷臂割髮，不必其竟死也。乃未嘗奪之而矢死，矢死而必于死，且必于竟死，無乃太過。然而自陶唐以後，趙宋以前，凡忠臣孝子，弟弟信友，往往爲非常之行，過情之舉，以徑行其志。進無所顧，退無所忌，無一不與烈婦之所爲相爲合符。夷之遵父、伊之見祖、王子之致身、泰伯虞仲之讓弟、左桃羊角哀之死友，皆是也。自不偏之說起，審身度物，動多累量；左顧右盼，惟恐或過。于是以伯奇爲從親，豫讓爲任俠，霍子孟爲不學，田叔都、鄧攸爲畸行，郅君章、荀巨伯爲輕于殉友，以致忠孝廉節，舉足有礙。雖以二宋之慘烈，君亡國破，而講學之徒，無一人爲之死者。幸而其說不及于閨中耳。予少入鄉學，學師說孝行，埋兒刻母，不一而足。初聞之惕然，既而慨然，又既而中心怵怵，以爲世固

有至行如是者，吾何爲不然！歸而述其語，遍告家人，至有語及而顛戟，言未畢而泪已傾者。而先教諭兄講學日久，聞予言而惡之，謂：「少年誤學，是非正行，不足道。埋兒斷嗣，出妻傷恩，刻木虐隣，卧冰毀性，凡有一于此，即爲不孝，而況從彙之！不觀有明之功令乎，傷生滅性，剝體廬墓，得加以罪。而子方奉爲至行，過矣！」予聞之，爽然而失，隕然而自廢。迄于今五十餘年，卒不得爲孝子、爲弟弟者，一言之誤也。觀烈婦所爲，可以返已。

天與以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卒，而烈婦即以是年三月二十四日殉之，皆享年二十有二。天與之父孚中君，嘗謂人曰：「烈婦十六歲而歸吾子，二十二死。吾樂有子者十六年，其樂有子婦裁六年耳。乃吾子以二月死，而烈婦之死以三月。三

月以前吾痛吾子，三月以後吾痛吾媳。是吾痛子祇一月，而痛烈婦者且終身也。」又曰：「烈婦每求死則每救之。然而多一救則多一苦，至苦極而罔救矣。哀哉！」乃合爲銘。銘曰：

初謂孝女，可配聖童，詎意修文之婦，而竟以烈終。其生同歲，其死時又同，今又同穴，曰惟一之從。葛山之麓，西泠之東，中有塚焉，樹之以梓桐。惟鴛鴦栖之，以雌以雄。其朝夕相隨，翱翔乎西東者，或分而合，或違而從。所不可分違者，惟塚中。

駱明府倪孺人合葬墓誌銘

君駱姓，諱復旦，字叔夜，山陰人，義烏駱賓王後也。九歲能文。里師疑其僞，面試之，題曰「因不失其親」。君開比謂論交

者不爭一日而爭百年，答比則又謂論交者不爭百年而仍爭一日，時大奇之。順治四年，府縣牒諸生不肯赴督學試者，君名在牒中，出試取第一。會明年南郊禮成，奉太祖高皇帝配祀。覃恩敕府縣各拔貢一名，督學以君應。辛卯廷試，取上上卷，授推官。君遽歸，不受。甲午新例改知縣，乙未赴都。世祖章皇帝復命試身言書判，且分州縣爲上中下，凡兩事入一等者授大縣。君四事俱一等。上悅，引見太和殿，賜茶、賜宴、賜瓜，立授陝西三原縣知縣。

三原本繁劇，而君以安靜治之。貧苦不取民一錢，日與薦紳諸生爲文字交，講道論德，而諸務畢理。直指嘉其能，薦第一，令兼攝涇陽、藍田諸縣。當是時，君有太夫人孀居，生君甫五月而孤，寢荼茹蘖若干年。思以藉升斗稍裕晨夕，而其食貧者如

故也。君每人，長跽慄慄，伺太夫人意。太夫人意安之，嘗曰：「有子爲清白吏足矣。」以故君在署與家居時無以異。會三原有奪水利者，君峻卻其賂，不聽奪。而巡撫反之，謂奪之是，并奪縣印。覆帖後，巡按以聞上，乃逮撫并及君。部讞坐撫罪，與君無涉，然終以君受脅故，革職。先是，君被逮，三原民遮留不得，爭進米肉，奉養太夫人于署，而涇陽、藍田佐之。至是君還，將奉太夫人南歸，而太夫人以病死。太守胡君倡同官治裝，各捐俸。而三原、涇陽、藍田三縣民設鋸于五達，任寡多投錢，合三百萬，以餉君。君取三之一爲輦櫬具，就道。而三縣民復負戴牽引，送君出潼關返。

康熙二年，君服闋。太宰孫君疏君冤，請還君官。政府初難之，既而察君果無罪，議復職，補江西崇仁縣知縣。君至，招群盜

散之，務與民休息，一切詞訟不爲理。獨募修城郭，創復縣治堂并官廨書院，與邑之亭障橋道有關繫者。巡撫董君薦第。值撫州新知府至，議增解餉費，每兩五分。先置酒壽諸邑，諸邑唯唯，惟君持不可，中酒出，遂以逋賦陷君獄。八年己酉，遇恩詔赦免。獨其所逋賦，出君獄三日，責令償。君自顧無一錢，請再入獄。而民爭輸金，五日報完。當是時，民以赦君故相慶，各貰酒飲。酤每觔，增值錢一文，人謂之駱公酒云。十七年，上開制科，副使許君以君薦，巡撫已彙疏，將入奏，而君力辭之。越七年卒。

君生而俊挺，儀狀卓犖，目光如流星，每顧盼，輒閃閃動左右。語言歷落善辨，縱譚古今事，聽者辟易。每讌會，遙見君至，軒軒如會稽王來，爭避席踧踖。當牢愁間，寂時與君對，輒如十百人充問，氣頓熱熾熾。

然，所謂一人隱數人者。顧性忼慨喜友朋。少讀李膺郭泰傳，即慕效自喜。越中當順治初年，好爲文社。每會集八縣，合百餘人，鐘鼓絲竹。君必爲領袖，進退人物，人物亦聽其進退，不之難。嘗同會稽姜承烈、徐允定、蕭山毛甡，赴上郡大社，連舟數百艘，集于嘉興之南湖。太倉吳偉業，長洲宋德宜、實穎，吳縣沈世奕、彭瓏、尤侗，華亭徐致遠，吳江計東，宜興黃永、鄒祗謨，無錫顧宸，崑山徐乾學，嘉興朱茂暉、彝尊，嘉善曹爾堪，德清章金牧、金范，杭州陸圻，爭于稠人中覓叔夜。既得叔夜，則環而拜之。越三日，乃歃血定交去。

配倪氏，封孺人，婉婉相助爲理。方君知崇仁時，有老舉人逋賦，粥其孫以償。孺人聞之惻然，請出己釵鈿代償其逋。暨君罹于理，孺人慮不測，則太夫人苦節，將終

不得聞。急遣僕遍告君執友并門生之已仕者，揭之兩大中丞。范君特疏題請，奉俞旨給銀建坊。其中申請、反駁諸費，皆孺人貸親友償之，君不知也。生平好佛，自奉儉，茹素，第積所有餘行施捨事。至于君結客，門外屢滿，則太夫人與孺人皆能蒞薦截髮以成之，可謂賢已。

君生于天啓壬戌，卒于康熙乙丑，享年六十四。孺人少君一歲，而先君死。生于癸亥，卒于庚申，享年五十八。男二：長彥驤，邑廩生，娶詹事府少詹事、禮部右侍郎印趨丁公孫女，戶部主事伯弦公女；次彥驄，國子生，娶庚子科舉人候選知縣子御王公女。女一，適湖廣湘陰縣知縣樹巖史公子國子生璣。皆孺人出。孫男一，士澹，彥驄出。

君長于詩文，所著有《溪山別業詩集》、

《山雨樓集》、《駱叔夜詩集》。其詩朗雋，落筆有才氣，博大而卓犖，越中爲詩者未有及也。

初予與君同被薦，而予獨赴京。聞孺人之死，馳弔之。既而君以遊山東便道來京，予與之盤桓，且賦詩送之。暨予請急歸，而君已死。越二年，二子驤、驄將合葬君與孺人于故阡之傍，來請銘。予何忍不銘！銘曰：

以君之才，得主知而不爲世知。以君之治，兩見之劇邑而不能竟其施。君之性情在友朋，而交遊結納遍于海涯。君之學問偶形之文字，而謳吟詠嘆爲之而不盡其詞。所可恃者，涇河之碣、灞澹之石與汝水之碑。雖復琴臺寂寂，其合祔者猶得曰民之父母，于斯唱隨，誰謂廉吏可爲也而不可爲！

吏部進士候補內閣中書舍人王君墓誌銘

君以康熙己酉舉于鄉，庚戌成進士，是年即考授內閣中書舍人。不即補，歸而家居。越二十年死。死時，其子壇以西山之麓君嘗徘徊焉，顧而樂之，將以其地爲瑕丘。而以予密友知君，恐一旦還京朝，不能待，誰則能傳君者，因再拜涕泣，請予爲銘。

予思君舉鄉時，君之子壇同人試，人疑壇中式而不疑爲君。暨壇以辛酉副榜貢于廷，領八旂教習者三年，考授縣職，今其歸又四年所矣。君尚以吏部進士棲遲家庭間，不少動。其澹于仕宦如此。前此予在京，值王師平滇黔，西南再闢。朝廷受其俘，獻之九廟，頒赦于天安門外。凡覃恩所及，中外見任官均有貤錫，即未任者，許援

例納粟，請誥敕。而君以例請。予難之，曰：「君仕自有在，何難延一命，需之異日，而遽出于此？」君堅請不輟。當是時，君蓋自分以家居老矣。然又恐失時不爲，將過此以往不再遇。稽先人贈典不孝，雖後悔亦何及？因汲汲于此。乃既膺錫命，而即以鄉人之請，捧牒迎贈君尸木，祠諸黌宮，使春秋有司例享之，以上躋于邦賢之列，抑何豫與！

君賦性遲重，深醇簡慎，言詞不妄發，不爲已甚，毋務爲新奇可喜之行。初若悶悶焉無所短長，而既而思之，未嘗先人，然爭先者無以過。雖重緩，究未嘗以重緩敗事。凡機事之來，必鎮定有先見，從容暇豫，初若無可恃，人卒以此恃之。顧尤惇倫類，族饒仕宦，一門郡從多以意氣相矜高，君處之泊然。嘗以立家廟，鳩工庀材，君力

任其事，自始至終，雖盡瘁，不以已。遇邑有大事，水旱修築，君素不欲先人者，獨挺身先之。其教子弟以身授，不動容色，慈逾于嚴，而子弟之速化者纍纍。生徒負笈，如坐春風中。善飲，顧不喜豪飲。每飲，少年任氣者舉觶揚斗，翻餅嚙罐噪，霑灑狼籍。君未嘗不飲，飲不三五，啐不醺醺。而繼進不三五，謝不受。受不三五，舉不及脣。及他人以醉去，或欹或側，而君從容踞席，飲未艾也。

君生平以文章名，少與予同硯，游于先教諭之門。先教諭每課文，日三義，見燭收其文。擇其不完者黜之，預儲從人之給寫者，而寫其完文以進。緘名。坐中庭點閱，閱竟，甲乙之錄簿。然後遣都講開緘，而第其有名者于是榜于庭，鱗次給筆札受獎，若大試然。當是時，惟君多第甲不乙。孝廉

韓君者次之，若任君廷尉則甲乙半，予則乙九而甲一。及赴試，而君果以第一爲諸生餽于庠，每歲類必高等。嘗謂詩文不一規，而少學之人隨時轉圜，初奉唐明爲指歸，而既而厭之。于是有創爲宋元之學者，舉凡宋元之嘖形歲貌、噉嚙不堪者，而反襲之爲金科，全失《三百》以來溫柔敦厚之旨。因選漢魏六季而唐而宋而元而明諸詩，取其可法者彙錄之，共四十卷，名《古今詩統》。復集諸古文，將比其例爲《文統》。不就，卒。時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距生萬曆四十六年十二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一。以康熙二十年覃恩，敕授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

娶蔡氏，處士敬雲公女，敕贈孺人。生一子，即壇也。繼娶來氏，前福建布政司使馬湖公孫女，敕封孺人，生四子，曰圻、曰

埴、曰垣、曰垧。壇以副榜貢生正藍旗教習，考授知縣，娶蔡氏，庠生大敬公女。君與大敬爲密友，大敬死，君爲經紀其喪事，與都尉趙君、檢討毛君請之督學，使迎其主人鄉賢祠。繼娶丁氏，見任廣西南寧府經歷亮生公女。圻庠生，聘蔡氏，候選州同德輝公女。埴聘夏氏，前吉水知縣梅梁公孫女，庠生寅公公女。垣聘吳氏，候選布政司經歷以重公孫女，廩生仲榮公女。垧未聘。女二，俱來出。長許字廩生征吉吳公子，次未許字。孫二，長仲旦，次仲華，未聘。女孫四：長許字陝西鳳翔府知府起莘丁公曾孫，庠生大敘公子，次許字太學生公協傅公子，次許字庠生廣榮陸公子，次未許字，俱壇出。乃爲系曰：君諱先吉，字枚臣，別字毅菴，王其姓也。因爲之銘。其詞曰：

江東舊閥，首推烏衣。況嬋駿譽，青箱

是期。誰謂蓬轄，沙行需遲？安徐靜重，
乃德之基。所惜晚達，緩于從時。衣沾豹
霧，書留鳳池。有經可授，有文可貽。孝友
婣睦，鄉評庶幾。彼丹文者，千秋之碑。只
憐械書，用乙者辭。

西河文集卷九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春莊稿

墓誌銘九

毛稚黃墓誌銘

當甲乙之際，士君子棄置今學，學古人爲文辭，往往萃一二指名者，互相標許。維時臨安諸君則有所謂西泠卜子者，實以稚黃爲項領云。嘗與山陰張杉、始寧徐仲子過稚黃，許與稚黃論古韻不合。座客陸圻，西泠十子之一也，嘿而視，不置臧否。仲子曰：「景宣寧獨無一言乎？」曰：「二毛難

降，予之所以不禽也。」蓋戲以兩人爲不相下矣。及予官京師，高陽相公迎詢曰：「聞君有難兄，稱大小毛子，今安在？」意謂先教諭也。予以稚黃對。相公曰：「非三毛乎？」時嚴州毛會侯以推官改祥符令，薦京師，工古今學。京師爲之語曰：「浙中三毛，東南文豪。」故以云。則又以稚黃與予及會侯而三也。予既逡巡謝不敏去，然私念會侯與予以被薦名京師，而稚黃家居，尚爲人稱道如是。暨予請假歸，會會侯來臨安。按察佟公遣兩公子擇良日，請召賓客治巨艦于湖。延予三人坐上坐，而稚黃以年長祭酒。當是時，四方賓客在坐者多請教稚黃，稚黃各有以應之。既而稚黃死，會侯哭曰：「三毛已亡其一矣。」康熙庚午八月日，孝子熊臣等將卜葬于西湖青石橋先塋之傍，扶服請銘。

予考毛氏譜，大抵汴宋以前無二族。

而予族以南遷後徙居餘姚，謂之浙東毛氏。惟君與會侯俱居浙西，而君自爲族，其族譜爲君所自著，可信。自宣和御史扈蹕而南，九傳入明，有平易公者，其兄鳳儀公舉洪武鄉試，官教諭。平易公再傳至孟遠公，其弟竹軒公舉景泰鄉試，官南安府知府。孟遠公四傳至繼齋公，則君父也。君祖慎齋公篤行，而君父繼之，號繼齋。生君時，母許夢虎登于牀。占之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是兒後以文顯乎？」君六歲能辯四聲，八歲能詩，十歲能屬文，十八歲著《白榆堂詩》，鏤之版。華亭陳子龍爲紹興推官，見而咨嗟，於其赴行省，特詣君。君感其知己，師之。時復有《歌景樓詩》質子龍，子龍爲之序。後因過紹興，謁子龍官署。會山陰劉中丞講學于蕺山之麓，君執贄問性命

之學。

當是時，君方棄舉義，與諸子賦詩談道。而專于力行，事父母色養，遇父母有疾，告廟請代，居喪盡禮，一切凶功皆身自歷之。臨饗祀以誠，禁日雖遠，歲必衣帽。其于從父昆弟及族黨親里，雖葭莩，皆以厚遇之。嘗賣所居屋償責，忽念女兄與其夫未葬，出所賣屋金營葬事。或難之，君曰：「假使女兄爲兄者，則此賣屋金固均有也。區區營葬事，而又何有！」康熙癸亥，浙撫王君修《通志》，請召諸名士，句以屬筆，次及君。君所登載，必擇忠孝節義事。及乙丑，繼撫趙君每月朔望，講學明倫堂，令二學司教咨請德望素聞者。司教以君應，君力辭之，不獲，曰：「昔子夏設教于西河，使人疑其似夫子，而曾子責之。今東臯張先生，吾師也，吾敢背吾師以膺此任？」卒不

就。其慎如此。

君作詩以大雅爲主，文不一格，自兩漢以暨唐宋皆有之。至于辨析，則反覆侃侃，必本經術，往有鄭玄、王肅之概。嘗曰文須具根柢，^①根柢者，如草木之有根莖也。然而根柢無他，誠厚虛靜而已矣。誠通天心，厚養元氣，虛則受益，靜乃生慧。「誠厚虛靜」四字當記，文章本根，端在乎是。每自頌之，爲作文箴云。君自執贄叢山，後即有志聖學。始嘗傍覽_二氏書_一，久之，以其說濫漫棄去。究觀有宋諸儒習語，取其有裨實行者，題曰《鍼心慎鈔》，蓋以自爲鍼砭也。其論學，以宋學爲歸，獨《大學》格物則專主去欲，謂欲去則理存，所謂「閑邪而存誠」、「克己則復禮」也。《大學》首功莫大乎是。且朱子註首節亦曰「物欲所蔽」，又曰「無一毫人欲之私」，是亦未嘗不以去欲爲首功，

人顧不察耳。嘗以斯旨與學者往復辨難，約數十萬言，觀者嘆伏。

顧生平好談韻學，著《韻學指歸》，以爲字有聲，有音，有韻，而韻爲尤要。顧韻有六條：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脣，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又撰《唐韻四聲表》及《詞韻》、《南曲韻》諸書。其大指與柴氏《韻通》、顧氏《韻正》相表裏。其他所著有《思古堂集》、《匡林》、《巽書》、《螺峰說錄》、《毛馳黃集》、《小匡文鈔》、《聖學真語》、《格物問答》、《東苑文鈔》、《東苑詩鈔》、《藥雲集》、《晚唱》、《詩辨砥》、《韻白》、《鸞情集選》、《填詞名解》諸書，皆鏤版行世。其未鏤者，存于家。

君少無宦情，後以父命爲諸生。及父

① 「具」，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歿，仍棄如故。顧有奇疾。夏月，衣重裘，如五石匏，首戴幘數重，疊蓐三十層于牀上，干覆斗而僵其中，聲息珊珊然。每呼人，則以手擊橈。然卒不死。後忽得脾疾，自夏六月至十月不起。

君初名先舒，字稚黃，錢唐人。既而名騏，爲仁和諸生，更字馳黃。娶胡氏，副娶王氏、曹氏、朱氏。子三：長熊臣，次鳩臣，次豹臣，皆曹出。女三：長適徐鄴，即世臣仲子也，胡出；次殤；次適金大章，王出。君生于泰昌元年十月十五日寅時，卒于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初五日子時，享年六十有九。乃爲銘曰：

浙之東西，有二毛生。比諸管邨，以君首龍。惟臨安初，士煩于林。後逮苓落，徒存典型。乃復棄此，何用爲情？所賴力學，格致說精。生平著書，且不一名。嗣子

克衍，既已振振。夜臺無燭，亦可以瞑。生不滿百，三二而贏。相去何幾，而猶涕零。南山之石，原非堅貞。所不磨者，第視此銘。顧爲銘者，三人中人。

誥授嘉議大夫布政使司參政趙君暨誥封

許恭人合葬墓誌銘

故嘉議大夫陝西督糧道布政使司參政趙君，請疾，歸杭州。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十月七日卒于家，距生明萬曆癸丑，享年七十七。孝子承燠等稽首請銘。先是，君配許恭人，以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四月十一日，已先君卒于長沙官舍，距生甲寅歲減君年一稔。曾謁予宗仲知祥符縣事際可，誌其文，樞堂未書丹也。至是謀合壙，而並請予銘剖于石。

君諱廷標，字叔文。少就試于兩浙提學副使黎君，補諸生。值父光祿公卒于官，君丁年走京師，持父喪歸錢唐。清興，世祖章皇帝建年之二，詔選天下奇才異能者，授府縣官。君鄉貢應詔，除福建汀州府永定縣知縣。縣久藪賊，又天下初定，甌越疆新開，居民易飢飢爲奸。君嬰城一年，府例頒春，將迎之東郊。守者難之。君覆甲隍間，而集諸耆老，率兒童伎樂，張綵設仗，闐闐都以迎。賊不疑有備，群趨之。覆起掩殺，撤環數十里。會學使行部，君復樹新志，前導獵獵，出郭迎學使。賊皇惑不知所爲，相視不敢前，已而散去。遷湖廣衡州府同知，至則知府、通判、推官皆以事去，君攝府廳事。湖南烽火接嶺徼，當獻賊草殺後，紫膏原野。君設法掇卹，外扞逋寇，而內養遺孑，如有年。會閣臣洪公經略五省，駐節

長衡間，諮詢文武有用之士。督撫以君應薦第一。時賊衆踞武岡州，踰十萬。寶慶告急，遷君長寶分守道，開牙寶慶。會文武將帥多不和，君極力救解，不得。適君以事還衡州，寶慶陷，君遂落職。今天子御極，王師平西南，經略洪公請君從。康熙辛丑，奉簡命兵備安普，撫爨焚諸蠻。而寧州彌勒州各土官誘諸蠻反，征蠻軍四出，請君監軍。君決策行間，復故時維摩地，安慰巴盤、八甸間，諸蠻以寧。進布政司參議，管通省驛鹽事。

無何，調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廣肇南韶道。安普民暨盤州西堡諸蠻，壅其路，發巨石塞君所出城闌，曰願留君，勿以君行。君慰諭之去。會川湖兩廣八排嶺大讞未決，君臨界會折定，爰書具題，彌月事竣。連州寇起，鎮臣失勦捕，方略以委之君。諸

寇聞君至，即就撫。督撫嘉其績，方會題間，以憂去。服闋，補長沙驛鹽道。當是時，長沙陷賊久，甫及恢復，而王師進辰龍關。軍書旁午，一切芻蕘械杖、舟師竿役、征繇去來者，絡繹于路。君砥力給辦，不誤晷刻，而民之被調者不致流散。然而心力竭矣。時滿學士暨兵部督捕侍郎董誥湖南，薦君能，使併理糧儲道事。會湘東有司催科亟，激變，巡撫韓君四顧曰：「事棘矣！此非趙副使往不可。」謂君曰：「湖南民望君如慈父母久矣，忍不行慰斯民心乎？」君曰：「諾。」遂乘一騾戴星往。民望見君，皆投竿涕泣，訴悔罪狀。君散遣之返。乃大修嶽麓書院，營堂室，市田蓄廩米，使諸生讀書其中。湖南文教爲之開。自今上踐阼，早爲監司，歷西南烽火二十八年。中間兩攝司事，而未即于真。每調劑

闕乏，卹荒補災，籌軍政所需而計其贏絀，雖兵興之際，所至無爭取功，而轉饟不絕，軍賴以振。乃三遷監司，未經大用，而遽至于病。康熙戊辰，遷布政司參政，督陝西糧儲道事。君聞報，以病牒上。九郡膏幼爭先詣督撫軍門，投牒請留。會武昌兵變，羽書來湘潭，君強起視事，晝課儲侍，夜巡警，以防竊發。如是者累月，而病愈甚，乃勾督撫請于朝。疏未及覆，遽去，時戊辰冬月。明年春抵家，病不起。

君趙姓，世居餘姚。高祖登由餘姚遷錢唐，以舉人官陝西興安州知州，授奉政大夫。曾祖珙，光祿寺大官署正，封承德郎。祖鈺，龍驤衛經歷，授徵仕郎。父維清，光祿寺丞，授文林郎，累贈中憲大夫，湖南按察司副使。母金氏，累贈恭人。繼母張氏，累封太恭人。兄弟七：長廷樞，廣東高雷

廉總兵官都督僉事；次廷機，江南泗州都司僉書，授明遠將軍；次即君也；次廷楨，江南鎮江府知府；次一柱，湖廣沔陽州同知，殉難鄖襄，贈奉政大夫；又次廷相，陝西甘肅鎮右營游擊將軍；又次廷林，四川江安縣知縣。

配許氏，封恭人。恭人者，東安望姓，以高祖官蘭谿知縣，遷杭州。曾祖應亨，刑部員外郎。祖仲譽，山東鹽運司同知。父文胄，福建泰寧縣知縣。皆以甲科世其家。明萬曆間，君父光祿公入成均，與泰寧公爲同舍生，友愛，願以子女爲婚姻。恭人年十六歸君。既隨君赴永定任，值賊圍城。城外火光燭官廨，矢集于幃，侍婢皆失色。君入室，恭人正容謂君曰：「妾之殉君，猶君之殉國也。」即城破，引案間佩刀曰：「吾于此，誓不以此軀割賊刃矣。」蓋堅君志也。

先是，恭人事姑孝。當君遷衡時，幼弟林爲江安知縣。張太恭人者，君繼母也，愛林，赴江安去。恭人以不得迎養，嘗恨恨。及君遷安普，恭人前請曰：「聞安普地利，宜養老。太恭人在川，久失扶持，是地去川近，迎養之便。」遂迎張太恭人至安普。已而君弟柱以鄖襄寇亂殉難。太恭人聞變，將歸沔陽。恭人曲留之，越數千里，周卹其子婦。及皇恩賜祭葬，將理葬事。于是太恭人決意東下，而恭人隨之，事太恭人于沔陽若干年。暨君任廣東，恭人念太恭人老，不欲行，太恭人迫遣之，登車而下者三。居常不樂。聞訃後，慟而病，遂于奔喪之次，哀毀不能起。嘗設饗，鋪薦于庭，女奴掖之，跪即以手承恭人顙，稽首搏地，伏且泣，薦爲之濕。已而卒。方君任衡，衡民多流亡。君外理戎事，及入室，必聞恭人以招

俸爲言。有婦女被鹵者，必勸贖之。君大度，而疏于財，且坦白無城府。與人謙讓，不小立崖異。而恭人復教之施，且屬以和平下物。故筭鍵財貨，出入金錢者數十年，而身無兼衣。至親戚故舊以孤嫠待給，與配偶失時，喪葬無力者，即舍養以應。而當夫橫逆之加，置之不校。恭人之善成君志如此。

子七，皆恭人出。長承燠，考選知縣。次承燁，後弟相游擊將軍，早卒。次承燦，考選知縣。次承焯，候推都司。次承煊，考授縣丞。次承熺，次承燦，皆考選知縣。孫十九。長大坤，考選州同知。次大壩，考選知縣。次大陞，錢唐學增廣生。次大環、大塊、大墀、大均、大垓、大坊、大圻、大堪、大壩、大壑、大埏、大壇、大圻、大在、大埜、大機，皆未仕。曾孫十。業鉉、業

鉉、業釗、業銑、業鐸、業錡、業鎬、業錚、業欽、業鍾，皆幼。白承燠以下，所娶皆名族女。女六，孫女十六，曾孫女四。其所許字，皆世家子弟。

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原。銘曰：

翳天水氏大以杭，歷仕數世同哀楊。君兄弟名跨五常，弱把柔翰彊曲折。①殉城治郡凌疆場，何者非國疏輔行？惟君起家以才望，揮絃卻敵閩海傍。青幡插花階羽揚，文教既揆來衡陽。曾檄巴蜀通夜郎，樓頭賅並諸羅戕。手伐銅鼓平竹王，夜散鈴櫜書聚糧。十年心計留湖湘，流澤寧讓杜與羊。書勒幟與版並詳，及其死也杵不相。恭人助德不易量，慈母出牧模在房。飛矢集鑑羽集箱，尚譬大義同動勸。只憐孝行

① 折，原作，折，據文義改。

過樂龐，萱堇錫蜜佩悅纓，猗苗萬里猶相將。越四十載孝事嫜，竟以孝死尤可傷。楚郊蘭秀杜並芳，足媲大節中外良。以茲子姓咸茂長，亦與蘭杜好比方。予忝國史歸梓桑，橐筆僅此載樞堂。義輪舒馭迴且翔，且歸若木同埋藏。

西河文集卷一百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行十九稿

墓誌銘十

思舊銘

王諱孫蘭，字晚仲，無錫人。壬戌進士，由刑部郎中出爲成都知府。艱歸，補紹興，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廣南韶道。崇禎十六年，獻賊破連州，孫蘭死。蕭山毛姓爲孫蘭門生，康熙癸亥，爲仿占，作《思舊銘》。其詞曰：

昭陽協洽，元英之首，明故中議大夫、

廣東兵備副使王公孫蘭，殉難于南韶之官署。嗚呼哀哉！兵摧畫邑，胆絕桑枝。官守滎陽，身煎柳火。彭府君能殉賊，太守何功？周將軍乏援兵，梁王不救。以致睢陽之死爲厲鬼，豫州之出犯妖星。況復聽山既邈，孰與調商？削石云亡，無能爲質。醉裏過西州之路，哀來卻內府之漿。苟有同懷，誰無私臆！乃感茲疇昔，言念當時。對策春官，人誦公孫之學；起家秋士，文無屈突之辭。旋分益郡之三刀，遂領東方之千騎。獎循良于越國，假節鉞于韶陽。績著湟中，猛獍授首；風生嶺外，羅甸歸心。當百城相傾陷之時，以片石補東南之闕。夫何獻賊逼臨，連州失守；湯楊繼叛，梁化將降。堅壁五旬，縱斷指，無乞師之計；孤軍萬里，以捐驅爲卻敵之謀。三呼殺賊，再拜投繯。箕尾歸天，丹青入地。南還憲使，

空餘馬革之屍；東土門生，長抱鼠思之泣。痛山陽之吹笛，返嶺表以聞琴。招魂有賦，藉夢巫陽；哭墓無文，書名隧側。因爲銘曰：

蜺岡巖巢，羊城崔嵬。五嶺是蔽，三山以開。維此長藩，控彼南越。楊僕樓舡，孔戣節鉞。三瀧猺歸，百粵羌逸。何期寇流，由蜀而出。亦踰五嶺，既破二禺。云誰作虐，曰惟獻忠。桂陽不固，曲江復陷。兵漸若流，城空可闕。況有一將，相繼負降。由此擣虛，類槌以撞。儲峙餼糧，料簡乘馬。竈滅勾沙，壁撤清野。徵兵不來，乞糴無力。惟有一死，足以退賊。下作河嶽，上爲星辰。諸猺畫像，群雛覆巾。惟我夫子，越州刺史。揮斤撫絃，逮予小子。羈卬受知，^①弱冠相失。夫子知我，空用唧唧。所幸恩卹，予于聖代。既肆豐埏，復表幽寯。

謹陳烏臆，附之牲碑。蕪詞不章，以抒甚哀。

二友銘^②

昔庾信爲梁觀寧侯作《思舊銘》，未嘗置幽也。予友來君、徐君皆于予入豫州年，先後下地。來君門下士來學，徐君子誼，同時請予爲銘。予思二君雖未藏，然亦無能琢石，標美于隧。古有不穿土而飾用誌者，因述其行略，爲之銘云。

君來蕃，字成夫，邑人。來氏族甲地大，君鄙其軒冕，獨居貧空，敝衣樓裂，所儲圖史外，惟餅盞十餘，實米鹽紆絮于其中。

①「卬」，原作「串」，據四庫本改。

②此篇四庫本未收。

每出行，書衣筆裘，手白持抱，至有掛兩肘纍纍，蔽以博袖，儼五石匏者。遇故人，當意，拱揖避道左語；不當意，去。嘗授書江園中，與其徒沈君、傅君名、江園二子一者，夜秉燭，藉廣氈箕坐，縱談古今興喪得失及漢魏以來理學、藝文、人物，徹三晝夜。及遇軒冕與不當意，或相過，或邂逅，廣坐端視緘嘿，雖終日不出一語。問之，間亦不對。以故值君者多卜君語嘿，以示緘否，至爲語云：「言勿言，視來蕃。」蓋重之焉。

君夙穎，十歲出試，輒冠軍。甲申以後，棄去舉業，爲詩古文詞，始以博大自喜。既好爲瑰奇倜儻之語，既又力追先秦間文，崇尚奧衍。然終不能鋟所著行世，有《北沙集》藏于家，以別字「北沙」也。幼精六書，能作古文、魚籀、大小篆、殳隸、八分，不輕爲人寫，人亦竟不勾寫之。嘗作故明《二畿

賦》，其文雄博頡頏，抵轍前古。初不示人，及示人，人以口踰厭讀之。既知爲君作，則益置去勿讀。惟虞山錢宗伯見之，稱曰：「此馬季長之賦也。」君好立名節，每道東漢人物。人有以東漢人物擬君，君喜。少游于劉戡山先生之門，先生曰：「子袁夏甫也。吾初以子爲狂者，今知之癡者也，子有所不爲。」君事父孝。父困于諸生，老得心疾。君備飾甘脆，父怒，必蹴棄之。甲申以後，彊君出試，以不能祿養，筆楚幾死。時戡山先生自南都還，講學于家。君問曰：「有子于此，貧不能養父。而父責子以不擇之食，如之何？」先生曰：「子不聞樂羊妻之語乎？」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其姑感焉。一親之不諒，子者之辜也。且夫厲人燭其子，而畏類己也，天下亦安有人父而責子以非是焉者？子言盭矣。」君聞之悔，瘖

不食，乃作《反柏舟》詩以白明，蓋反其「母也不諒」之辭云。全邑毛牲與君善，嘗與君赴東江大會。浙以東數郡皆在坐，朝士若蔣學士、胡侍御、徐行人輩皆至。君緘嘿就坐。時學士方主文兩浙，君以不試抗坐。酒行樂作，絲竹幼眇。君聆之稱善，頽然假寐，鼾齁徐發，及醒竟去。姜侍御會十郡人士，爲志學社。牲與君往。君敝衣揖讓，與人士欵欵道故。既就坐，祭酒則已亡矣。牲出游豫州，君卒。來學曰：卒之歲大雪，君憶牲遠游，覆笠登香鑪峰，四顧蒼茫，吟所製山陰張杉、徐緘、臨安陸圻、江都韓璽、華亭蔣平階、吳江顧有孝、同邑徐芳聲、毛牲八君詠詩，慟哭乃歸。江園傳孝廉，門下上也。君授書江園時，故友陳清家下浦，每相憶，約同日過，輒坐語中途之柳間。至是君死，孝廉經其地，作《柳下詞》以哀之，比

《招魂》焉。

予與徐君伯調先後出游者若干年。丙午秋，遇于撫州崇仁之東明寺。君既徙去，爲予止三日，臨別約曰：「爲我寄詩，吾當寄以序。」越數月，予離崇仁，憶之寄以詩，而君亦寄序從泰和來，譽予過古人，不敢當，且中或過警，軒冕中士。念與之面諮，一定其文，而不可得也。己酉秋，予赴豫州，而君以次年若月日卒于家正寢。嗚呼哀哉！

君諱緘，家山陰之木汀，又家梅市。初擅舉子文，爲雲門五子之一。既以詩古文爭長海內，海內人皆知君名。方是時，郡詩文自靖慶後沿趨不振，而君力反之，一歸于正。君出游所至，飾厨傳，爭相爲歡。四方請教，日益輻輳。而君以蹇傲，未能委曲隨世氏仰。且韋布軒冕，相形轉驕，每見之詩文，以寓忼慨，以故人多媚之，間有困者。

宣城施少參，君子儒也，其詩文爲今人所推。少參獨重君，雖少參所爲詩文不下于君，而視君如不及。嘗欲得君歡心，凡君意所欲，且曲致之。君每責以所不堪，輒應。雖微念少參軒冕士，睨之而交故久也。自少參爲都官郎，歷任監司，所至必迎君，君亦竟往。他人者褻習之，而少參重君無二色。他人重君者雖多，皆不及也。君好鍊冲舉，餐氣啜液。嘗白厭毛髮不潔，作游仙詩以自喻。及與金山人游，則盡得其呼噏旋轉之法。蕭鍊師者，長年人也，從衡嶽來止梅市。君既家梅市，與證之，大信。嘗與君坐，自喉鼻以下若海潮汐，頃洞有聲，其骨節搖掇珊珊然。予在豫州得施少參書，告君死。次日既有人自山陰來者，曰君將之長安，神氣煩渫，急歸，而癰發于尻，創癢不切。其氣綿綿然從尾間來，谷神浮游，亦

既愈。而竅肉呀呬，精力潰敗，竟死。君初爲祁中丞公愛重，使二子從學，故邀君家梅市。至是中丞已殉國，其兄孝廉、弟司法猶在也，與永訣曰：「讀書種子絕矣。」君自著《讀書說》，九經：《周易》程傳、本義，《尚書》蔡傳，《詩集註》，《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傳，《禮記纂註》，《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共二千八百四十七葉。史：《資治通鑑》胡三省註，葉氏《前編》，《續宋元通鑑》，合《國語》韋注，《戰國策》正文，《史記》小司馬註，《漢書》顏師古註，《甲子會記》，共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八葉。以一歲日力計之，除吉凶慶弔、祭祠伏臘外，可得三百日。每日以半治經，限三葉，以半治史，限二十葉，閱三年訖功。其勤如此。然尤富聞見，雖口吃不善辨，而傍通曲引，歷歷穿貫，叩之無不鳴。與人語，

纖屑不略，語過輒記憶。每見之行文，以滋辨論，然要歸于正。

往與嘗熟錢宗伯爲論文書，宗伯曰：「少爲舉子，偕李長蘅公車，見僕爲文，嘆曰：『子他日者爲李王輩流已矣。』」僕曰：「李王而外，有文章乎？」長蘅爲言唐宋大家與俗學異，而略指所以爲之心動。近與練川諸宿素游，得聞歸熙甫之緒言，與近代剽賊雇賃之病。臨川湯若士寄語相商曰：「本朝勿漫視宋景濂也。」於是始覃精妍思，學唐宋大家爲文，以及金元元裕之、虞伯生諸家。非敢矜創以譁世也。」君覆書曰：「長者教思，敢忘佩誦？」但歷引長蘅、若士之言，以規樵秦漢爲俗學，不如奉唐宋大家爲質的，則不然。夫學無古今，真與贋而己。學《史》、《漢》者，正如孔廟奏古樂，琴瑟祝敔，僅得形模，故難爲耳。若夫學大

家，則古樂之遽變者也。三百、漢魏樂府而降，如近世清商、梨園等曲，雖去古已遠，其窮情極態，亦復感動頑惠，故可爲實。則彼以古而難追，此以今而易襲，未可謂易爲者爲古，而難爲者反非古也。夫真能爲《史》、《漢》者莫如大家，然大家之文，不類《史》、《漢》。真能爲大家者莫如先生，然先生之文，不類大家。此無他，真者內有餘，故不求類；贋者內不足，故求類也。若夫景濂、熙甫之文，鄉者亦嘗略觀之。今因先生之言，復從南昌人家借得《學士集》，反覆覽觀。竊以爲惟聖人之文能兼德行、言語之盛，下此即《國策》、《史記》詘于譚理，濂洛關閩不善行墨。今景濂思起而兼之，取理于程、朱，而挾詞于遷、固，憫然自以爲古之作者莫己若也，而不知其去古者正復坐此。今其集具在，凡文少理蔽、稍樵前古，猶卓

然可觀。若明明言理，則皆卑爾熟爛，老生學究振筆有餘。由此觀之，二者之不能合併也決矣，景濂之不及古人明矣。遂欲縣此爲質的，使後學咸宗焉，緘不能無少惑也。且夫長蘅、若上之言亦安足據也！君詩十卷，文六卷，已刻，名《歲星堂集》。其未刻者藏于家。君與蕭山來蕃善。蕃鄙軒冕，每見輒引去。君思以抑之使重己，故反激昂軒冕間，與蕃異。子誼有文章，比之孝穆。乃合爲銘。銘曰：

湛淪乎文，嶇崦乎時，惟二子之以思。

故明靖南將軍德配李夫人墓誌銘

予避人淮陰，淮守備張君請召賓客，西鄉上坐長者，目接不語。及更衣牽予，暗中認之，則故靖南將軍兄有俶也。次日過將

軍委巷，夫人曰：「何不載叔之彭城，同就舍養？」予以故人山陽令挽留，不果。越七年，予游淮西，得夫人訃聞，且曰將葬彭城之雞鳴山。恐丘首無日，久且失也，乞誌之。予曰：「固然。」

夫人籍京衛，氏李，祖克詔，父榮，爲衛將軍，稱世衛李氏。少夢神授之筆，既長適靖南公。靖南公本餘姚毛氏，景皇帝時高祖裕、高從祖祚，以兄弟同舉順天庚午鄉試，因隸籍焉。乙酉之變，靖南公偕兄保定伯有倫，移定海軍，同武寧侯王君之仁軍西陵渡。夫人在帳中。時南都初敗，馬士英奉太后奔臨安，既而竄身鎮東將軍方國安營，稱方馬軍。夫人曰：「上英，逆賊也，棄君來此，此地難與守矣。武寧軍軍西陵，君何不移軍之龕山，遠方馬軍乎？」既而吳中吳易、陳萬良輩各以偵諜從龕山渡，陰爲聲

援，欲引龕山軍從海寧入。夫人勸之行。西陵軍潰，保定公以入護監國相失，全軍歸命。而靖南公偕夫人止海寧，既遷淮，又遷彭城編戶，夫人力也。夫人以監國恩封一品夫人，年四十六，康熙庚戌若月日卒。子衡，非夫人出。銘曰：

惟夫人之能賢兮，饗軍鬻釵鈿兮。惟夫人之善見兮，如乘錦車，又如張繡繖兮。避老萊兮，君子與偕兮，如何孟光兮。噫兮，反先亡兮！呂母之冢傍兮，惟夫人之藏兮。

瘞水盞子誌石銘

水盞子者，越器也。其器不知造于何代，亦莫按其製。相傳隋萬寶常析鐘律，能叩食器應絃，後人即以水盞入樂。或曰，古有編磬，與水盞同。古金以鐘，不以鈺，今

以鈺易金，雲鈺即編鐘也。編鐘一變而爲方響，再變爲鈺。水盞子雖不必以瓦，然由變而推，則易石以瓦。或亦非無然者與。《陳詩》云，坎其鼓缶，《史記》秦王爲趙王擊瓦缶，而莊周子乃鼓盆而歌，雖或以節音，非以倚音，專聲赴奏，有如枋然，然而猶瓦爲之。明興平伯從子高通，畜婢住子，能叩食器爲《幽州歌》，箏師搗箏在傍，能曲折倚其聲。姑蘇樂工謀易以鐵，不成，乃購食器之能聲者，得內府監製成化法器如干，則水淺深分下上清濁，叩以犀匙，凡器八而音周，強名曰「水盞子」。順治乙酉，清師陷安平，江都隨破，家人之在文樓者皆散去，住子投射陂死。康熙甲辰，予遇通于淮陰城，託鎮淮將軍食。食頃，懷二盞出，供奉器也。中掙水級，叩之泠泠然，語其事而三嘆。鎮淮將軍命瘞之淮城東唐程將軍咬金墓側，如

瘞住子者，而使予誌于石。其文曰：

編竹爲簫，編石成磬。方響不傳，水盞可聽。破十六葉，更爲八瓷。中流深淺，高下因之。玉邸漸安，犀槌白撚。憂即函胡，挑將宛轉。試斟渌酒，遙倚素曲。半袖縈錦，五指琢玉。既越蕤板，亦邁徵弄。中曲擗扑，能使神動。吹角出陣，鳴笳在疆。北鄙好殺，南風不揚。烏啼失林，雹裂震地。官渡戰亡，安西軍潰。已奪都尉，將邀昭妃。錦車翠幕，驅馳何爲？昔者杞梁，妻赴淄水。朝鮮有婦，墮河而死。或援箜篌，或形操暢。彼美善懷，與之相向。身同波澄，技乃響絕。殘金斷絲，方寸不滅。爰歸黃土，仍歌青臺。英雄粉黛，千秋同埋。昭華之琯，藏于幽隴。元康阮咸，乃閼古冢。鼓缶無路，招魂有詞。彼美而在，尚其依斯。

單昌其曰：古雅是建安後小品，與唐沈亞之輩

有辨。

瘞珍誌銘

兒珍，三先兄子也。予出游時，恐從此不得歸，是以後予。督撫以下分守郡縣，籍捕疊出。珍隨母被繫，東西簿較，瘁矣。予歸，而珍以瘵死。予嘗曰：生平可幸者三：一行文無宋人論習；二無負郭田，作衣租食稅男兒；三不爲繼子，慈孝兩隔。蓋有所感也。今兒服瘵死，而予於慈養闕然，兒憾可知矣。二年前除夕，珍死，母抱呼曰：「吾與兒罹殃亦極矣，盍俟汝父歸而死，可乎？」越五日，珍果甦。問之，曰：「吾感母哭哀，將俟父歸。」然則予之歸日，正兒之死期也，哀哉！珍七歲後予，十八歲死。銘曰：

瘞者珍，翳予之後人。

西河文集卷一百一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姓稿

墓誌銘上

自爲墓誌銘

先母張太君夢番僧持度牒來，懸于堂，其牒四邊以五螭相啣爲花闌，醒而生予。因檢郭璞《游仙詩》，有「奇齡邁五龍」句，名「奇齡」。五歲請讀書，無師，太君口授《大學》。已訖讀，問其字何等。太君買市雕《大學》一本，令循所讀自認之，一再周無不識者。時以篇首「后」，後「厚」三字異形爲問，太君

曰：「後先厚薄，音諧義愆。后與後同，婦德不前。總

角，舉諸生，一月中取小試第一者四。爾時先兄萬齡先在學有名，人呼予「小毛生」。值明亡，哭學宮三日。會稽山賊紛紛起，市里奔逃。予竄身城南山，與同縣沈七、包二先生、蔡五十一仲光爲四友，文集卷有沈七、包二先生諸傳。闔土室，聚南、北、唐、五代、遼、金、元史暨諸書其中，縱觀之。

順治二年，王師下江南，杭州不守。山陰鄭遵謙乘間起問左，括民徒爲兵，劃江抗王師。時餘姚熊給事、孫副使同時起兵，不數日，寧波、台州、金、處、溫五府皆鼓衆相應。適武寧侯王君之仁、保定伯兼鎮海將軍毛君有倫，原以備倭軍寧波，聞變，挈其軍而西，屯之西陵，與民徒相合，名「西陵軍」。保定者，予族人。予族譜中有毛裕、毛祚，曾于景皇帝時以兄弟同科登北平榜者，其祖也。時故明諸王爭

渡江，江東民徒已共推故魯王爲監國，統諸軍軍。而保定至蕭山，訪同族之居蕭山者，移檄購大小毛生，出予于上室，啓之監國，授予爲監軍推官。予力辭之，陰與沈七行，行間覘諸軍所爲不道，不足與計事。且天命已有在，沈七著《辨亡論》見意。匿不復出。會

鎮東將軍方國安以江南新下，收敗軍東奔，狼倉渡江。而馬士英奉故福王、太后奔杭州，竄國安軍中，名曰一方馬軍，與西陵軍相峙而居。大司馬徐公犒軍西陵，公名人龍，即徐仲山尊人也。曾題予監軍不就，其題詞有「年遂終軍，才逾公瑾」諸語。國安邀保定共迎之，保定

以諮予。予曰：「方、馬，國賊也。明公爲東南建義旗，何可與一賊共事？請絕之。」國安聞予言，會出戰，敗于朱橋。以保定坐視，遷怒移兵向保定，構辭及予，且有指予譏兵事者。時江東軍着大帽，沈七作《大帽謠》，和云：

將軍愛蒼頭，不若愛危腦。危腦小易收，蒼頭大難保。又諸軍每出戰，必半渡返，因作《少年行》，末云：「少年欲渡江，江面多少路。接岸十里長，五里不可渡。」予被獲幾陷，脫之龕山。時保定弟有倖爲靖南將軍，軍龕山，名「龕山軍」。就之住一月，復還西陵。清明節山中白桐花生，保定家人夜召予。春雨，移帳桐花間，予與朔客觀星者危坐。天收雨，星見，出帳四望，咨嗟曰：「事已矣！」滅燭流涕。會故唐王亦僭號福州。客有以漳浦黃宗伯道周蠟書招張杉者，張梯、張杉、張樛兄弟皆名士，樛死于兵。張杉持示予，邀予南行，且曰：「方馬軍可勿避耶？」予曰：「生死，命也。且行亦何能爲？」亡走山寺，寺僧爲予屠首髮，衣緇，匿坑中。王師破江東，戮山市之留髮者，予以髡首免。歸，覓家人于褚里。太君撫予首，泣曰：「吾向夢僧寄度牒生是兒，今竟

然矣。」

時東南新定，文士野處者踵前代積習，

好爲社。每社高會數千人，撞鐘伐鼓。得

與者爲名士，否則無所齒于衆。予品目過

峻，且好甲乙人所爲文。先與山陰徐緘、同邑何之

杰爲予，他以文見質，多卻去。會選郡人詩，鏤板

行。會稽王庶常從賊中歸，投予以十詩。

予錄其四，乃以石承、司戶評其篇，實譽之，

不知其得罪。王庶常名自超，有夜走鄆城及哭周

介生赴西市詩，而評之云云。聚怨家敵血，布張

置羅，與同邑舉人以文社被黜者，集親串怨隙聚謀，謂

予逆抗命，今又抗試，且以頭陀居士林，散

壞名教，罪當死。讞者察其妄，不坐。值順

治辛卯，浙三舉鄉試，同社章貞登賢書，偕

同籍舉人，昌言毛生在江東抗命時，義不受

職，故當時奪其籍。今不試，髡首，特無籍

耳。倘能予之籍，以旌其義，是人必能慷慨

爲朝廷效命，豈甘鬱鬱自廢棄乎！提學翟

君是其言，立還舊籍，令辯頂待試。而怨家

洶洶。會布政司使張君以從賊歸命爲今

官。搆者謂予評文時，曾及君六等定罪之

狀，援僞朝典例。君大恨。提學張君阿伺

君意指，仍奪予籍。予少好爲詞，至是無

賴，取元人無名氏所製《賣嫁》、《放偷》二遺

劇，而反其事作連廂詞，謂可正風俗，有裨

名教。提學購得之，誣謂：《放偷》，縱從賊

也；《賣嫁》者，歸命本朝，不待聘而自呈其

身也。狂生矢志，訕上官，不敬。上之制

府，下寧紹分巡王君籍捕之。制府以爲冤，

釋置不理。怨家讐憤不得洩，矚予姻戚有

負責于營而相訐者，忽攫予于途，謂予當

償。擁予將渡江。隣人識予者，迫之至西

陵渡口，篡之還。次日，購道瑾橫所篡處，

指爲營兵，毛生聚人殺營兵，宜重典。籍捕

四出。隣衆千人爭渡江鳴冤。營將疑其事，檄寧紹分巡王君廷璧雜治。怨家復羅織，私之分巡游客許君名三問者中傷之，遂援重典，案籍捕逮。友人蔡仲光急過曰：「怨深矣，不走，將不免。」指壁間所書王烈名曰：「請名王彥字上方。吾他日天涯相問訊者，王十方矣。」

過吳，投顧有孝家。值予病，有孝賣書買葠藥食予，夜送予渡湖。遂寄宿楊明府宅。明起速客，忽座中附耳，或指或視，一人直前抱予曰：「子非江東小毛生乎？」相向哭。時有詩云：書行蘆中遲，夜行瀨上淺。江東舊

知予，故呼我王彥，又云：座中有客向予指，此是江東小毛子。去之靖江，旅亭近關者，有搗箏客住東廂。過門，聞箏聲，中心惻惻不能行，遂止宿焉。予世于樂律有神解。家傳《竟山樂錄》四卷。先忠襄子副使當明嘉靖間，得寧王所藏《樂錄》于王文成府，中有雞婁鼓譜及箏笛

色五尺，曾記其一節。至是客彈有誤處，微指之。客大悅，邀住十日。瀕別，請爲予償諸房葠錢。予曰：「豈以予爲賣伎者耶！」謝之去。

先是出門時，仲兄與三泣送予，謂曰：「古賢處憂患者必知《易》，汝知之乎？」予跪而受言。及過吳，句《朱子易義》一本于顧有孝家，每竊讀，茫然曰：「三聖之學如是乎？于是筮所之，遇《節》之《需》，乃以己意自斷曰：「《節》者止也，《需》者有待也。《節》與《需》皆坎險在前而不可行，然而《節》三當互震之中，已將震動，而乃動而得《乾》三，則出險矣。剛能出險，故不敗。非然，則需矣，致寇至矣。」乃急行，而躡者果至，遂匿海陵。越一月，曰：「可出險矣。」《經》曰：「利涉大川，往有功。」大川，淮也，淮可往。過淮，淮守備張君與予舊，

見即邀予過飲。西嚮坐客日攝之，中酒，牽予于旁舍勞問，則故保定弟靖南將軍有傲也，具言保定死，武寧已殉節，而已以亡軍倖免，詰朝將攜予至彭城舍養。值山陽令朱君禹錫故善予，聞予至止，爲予開館驛，擇日請召諸賓客，讌飲爲歡。而吏部張公偕今檢討鴻烈父子闢名園于東湖之濱。八月十五夜，水亭隄榭，張燈布幔，雜設妓樂及色藝鬻弄，而集寓淮諸名士凡數十人，賦詩游飲于其中。酒再巡，清歌間作，絲竹幼眇。予倚醉，扣槃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口，則淮上諸家傳寫殆遍。湖西施使君還自京師，見之，驚曰：「此必予友毛生者也！」使君名閨章，見詩題云：「但知王烈是名人，不信毛萸本才子。」淮人從此物色予。予念《需》象云「君子以飲食宴樂」，今出險，已宴樂矣，過此將失位，急舍之去。于是之齊，之

楚，之鄭、衛、梁、宋間。嘗登嵩山，越數峰，遠望悽愴，不能上，曰：「吾力衰矣！」芒芒者安歸乎？」

會稽姜黃門，故友也，名希轍，時內陞在籍爲言于中丞蔣君，將雪其事，譬者借他隙重陷之。乃復之禹州。州使君，予邑人也，延署中，署爲故懷慶王宅，後有白雲樓最高。楊花飛飛，登其樓，大醉。手拾楊花，不能哭，作《白雲樓歌》。已而邑人至者多知之，去之嵩山，匿道士室中。夜起徬徨。少讀經，稍長讀史。史自唐以後無可問者，而經則六籍皆晦蝕，《易》、《春秋》爲尤甚，二千年來，誰則起而考正之？青春白日，銷亡盡矣。惟《毛詩》可記憶者，璚璫作問答，散錄成帙。稍不可記憶，即已之。且念生平無建立，事功既無可期，而乃德不脩而學不講。假寐而泣。忽有人告曰：「何不之

嵩陽問之？」予曰：「諾。」仰首四顧，無一人。夜半辭去，止少林僧房。踰月，過廟市，見鬻書者傍一僧，高笠，取《大學》一本，教予鬻。予曰：「是書亦何異而教鬻之？」曰：「書有異耶？」曰：「有。恒書不能讀。」讀異耶？予聞而驚，且憶昔所告，動心，跡其所，住于嵩陽院南，則遼人而寄于此者。曰：「予非僧也。天啓之末，全家死于兵，獨身刑髮而竄于金州之海濱。少受學于義州賀凌臺先生，爲醫閻先生之孫。」賀欽，義州人，官給事，講學醫巫閭山下，學者稱醫閻先生。凌臺授《禮記》、《大學》，即古本也。泣曰：「儒者無實學，于今八百年矣。《大學》不云一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一乎？身統心意而該家國天下于其間。北宋祖陳搏之學，高談性命，而略于事爲；周惇實、程顥皆陳搏門人，主陰靜，立無極以孝弟非人性，窮經籍爲喪志，不尚氣節，而薄事功，虛而

無用。其敝也近乎忘身。南宋宗程頤之學，就事物以求心性，究之事物無一得，而坐失心性。朱熹從李侗，私淑程頤，格物理，主形器。註《詩》、《易》、四書、《離騷》，參同契，輯《儀禮》、《家禮》、十七史，究卦變、太極、皇極、律呂、諸象數，而不考事實，不求真是，一往謬誤。其敝也過于有身。夫格物者，量本末，本諸身也。黎立武曰：「格物者，格物有本末之物。《倉頡篇》：『格，量度也。』但度其本所在耳。致知者審先後，以身先之也。致知，致知所先後之知，故古本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即接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誠意則辨理欲，而明善以誠其身。《易》曰：『閑邪存其誠。』誠即善，不誠即邪。故誠意者，但分別理欲，爲誠身之本。正心則驗存亡，而心存則身存，心亡則身亡。修身全在存心，孔子操則存，孟子求放心，皆在乎此。但正心而曰存心者，以心不在焉爲不正，則存即正矣。心在事物，則存乎此者，勿移于彼，心無事物，則存乎中者勿馳于外。久之則心有主，而無所違矣。乃于以修身，則凡有裨于心意

之學，吾學而修之；有裨于家國天下之學，吾學而修之。凡詩書六藝、經術、經濟無所不修，

故爲體用兼備之學。

此大學也。予爲受學三日

去。特予幼所學，爲朱熹改本，誤以格物窮理爲正學首功，遂以研索典籍，詳究事物爲極事，遇有言心學者輒唾之。今始知統該于身，覺中有根柢而外鮮遺落，涉艱履險皆泰然焉。

已而應湖西道之招，即施君閔章也。經寶

家瀆，有紅字李店，蒸不托食客。隣棚賣漿婦目予不輟，予就問之，則故保定伯家婢也。軍散時失身于此，已若干年矣。因坐棚下言保定家事，各流涕，遂解身所衣鬻衣勞之去。時作詩云：錦帳雙鬟貌似花，河陽軍散各天涯。

可憐紅字三家店，不賣青門五色瓜。乃赴湖西住

年。初，湖西有舊講堂，王文成講學處也。

外有白鷺洲，使君新設講會于其中。時楚

人楊君耻庵從東來，率其徒講文成之學。

使君與之辨《詩》、辨《禮》、辨《尚書》，皆不

能詘，予辨而詘之。使君以爲其學疎，遂以

新安之學抵其隙，謂學在事物，不求之事物

而求心性，非空門乎！耻庵不之辨。少頃

午食，使君曰：「子淵不遷怒，何易？」昨怒

官庖闕供具，責之宜也。今治魚留乙，而又

責之，則遷怒矣。」耻庵曰：「若此者，可得

求之事物否？」予聞之，大悟，即下拜。歸

而惺然坐，通夜不寐。乃以使君將移治辭

之。轉之崇仁，崇仁令駱君歡留之。其隣

人黃吉日餽予酒脯，且邀予故人朱三、徐二

十二游飲北城、巴山間，凡數月。臨行，估

馬匹賣糧，送予至石牛渡，再拜而別。別詩有

云：「天涯最難忘，莫若石牛渡。渡頭花樹紅，是我別君處。」

乃復應淮西金使君之招，留之三年。

先是，予在淮，淮人有知予毛生者。予

曰：「雖然，予毛牲也。」即所更名。又曰：「予瀕死屢矣，幸而生。牲者，生又生也。」又曰：「吾生十年，瘍五年，兵戈者十年，奔走道路二十年，能再生乎？所謂牲者，亦冀夫生之者也。」會赦屢下，而救予者日益至。黃門姜君慨然謂當事者曰：「毛生幾嘗與族忤，特以無所用落落，故讒得輕入耳。今年四十餘，老死可惜。幸學籍有名，吾當以原廩生籍上之成均，使知愛羽毛願效，則謫自免。」乃以奇齡名援舊廩籍例，輸貲入國子，謂之廩監。嘗居白門，夜卧，夢黑衣持銀鐺來前曰：「當行矣。」有丈夫者止之曰：「是人辛苦亦備矣，生平學未了，請留此以了吾學。」曰：「雖然，亦何能了？今當籍一物以應之。」少頃，見一綠鸚鵡頂被鏤去，鸚鵡回顧而泣。旁人指之曰：「此子魂矣。」遂大病。會稽徐允定贈詩云：「莫愁隴上飛

鸚鵡，夢裏應吞五色雲。」後西河在館中，甬東葉大樂作《上林鸚鵡》詩寄之，其答詩有云：「三尺紅絲空白繫，不如還向隴山飛。」少時與大理任君出賈生《治安疏》，角讀之，各五過成誦。自見夢後，苦憶必不得，即再讀至十餘過，不成誦。

康熙十七年，是年與張杉客上海，任明府署，未回。上特開制科，天子親試者，謂之制科。俗以進士科爲制科，誤矣。《通考》特分制科、進士科兩門。制科如漢武策試董仲舒、公孫弘類是也。或曰：進士殿試，亦天子策試，故亦可名制科。則殿試起于唐儀鳳間，然唐自儀鳳以後，直至宋朝，仍別開制科，未聞稱進士科爲制科也。敕吏部遍咨京朝官，自大學士、九卿、科道以下，及外督撫司道郡縣，各薦舉才學官人可以膺著作備顧問者，入應制試，名爲「博學鴻儒科」。時福建布政使吳公興祚，已揭薦首予，會巡撫楊君病，故不果行。而分巡寧紹台道許公弘勳，力薦予于兩浙撫軍陳公暨布政使李公，凡十一郡所薦合得數百

人，僅遴取六人入告，謬及予。六人顧侍御已辭免，惟魏副使、徐林鴻、咸清、吳農祥五人赴試。予三辭

不獲。有《三辭揭子》，見本集。是年戊午，舉鄉

試。撫軍將監臨迴避，而慮予不行，乃以覆部咨文當驛入者故，令本人親賁之，遣官吏持咨到家，從門中投入竟去。不得已就道。

相國馮公知予至，預飾厨傳，辟館相待。而

內閣學士合肥李公設榻，邀予主其家。時

四方應召者堵長安市，即王公邸里，幸舍皆

滿。城東萬柳園，馮公休沐地也，擇日開

宴，遍請諸應召者來，令賦詩。予爲作《萬

柳園賦》。時同賦者十餘人，獨以予賦與宜

興陳生文並稱之。生名維松。內史喬君萊，工

賦者也，然意事與同舍曹君禾好臧否人

物。喬君佯寫予賦作己賦，以示禾何如。

曰：「此非君作也。」然則誰作此？一曰：

「必江東毛生者也。」值試前數日，右臂忽瘍

發，腕脹如瓠，五指不可屈，特詣冢宰暨掌

院學士驗病，求免試。冢宰執不可，選郎楊

君，淮人也，朗言曰：「是人免試，則此舉爲

不光矣。」又曰：「此必藥誤之耳，洗其藥則

指必可屈。」蓋疑爲僞也。及試日，挂臂至

午門，請弗入。學士曰：「第入，脫果不可

爲，已之未晚也，有何難焉？」遂詣太和殿

受試。晌午，司鐸者強予把金筭，指小詘，時

賜宴故云。是日得陳太士醫，驟愈，故以爲僞。完卷。

上幸霸州，攜諸卷以從，親坐帳殿。閱至十

餘卷，風起遽止。予卷在閱中，且夾一紙

籤。翌日，盡付三相公暨掌院學士。訖閱，

及呈入，以予列上卷。上忽問曰：「媧皇補

天事，信乎？」蓋以予卷中有「媧鍊石之可

補」語故也。試題爲「璿璣卡衡賦」。衆未對，

問馮公進曰：「《淮南子》有之。」上曰：「徒

記事耶，則《楚詞·天問》早及之，何止《淮

南》？第未知傳信何如耳。」衆相顧駭伏，叩頭退。乃倣前代制科例，上卷比進士一甲，並授館職，因授予翰林院檢討，充史館纂修官。而以勝國之史未修，開明史館，給筆札，令纂修《明史》。闕題得弘、正兩朝紀傳及諸雜傳，先後起草，得二百餘篇。

先是制試時，上精于韻學，兼以韻押定甲乙。凡旂旗逢諱，剖析極嚴。予因于修史之暇，據臆所見，稍加以考識，著韻書十二卷，名《古今通韻》，進之御前。時區別賢否，特召同館百餘人試保和殿中。閱卷者置予文先後之間。上親拔之，相距三十名，註卷面曰「拔若干名」。值乙丑會試，欽點予同考第一，領十八房考官唱名午門外。入鑰院，分簾閱《春秋》房卷。及放榜，得進士一十二人。是科上頒題，進士一至十，皆送上親定，而《春秋》居二。至殿試傳臚，仍

以《春秋》一卷爲一甲之二，二卷爲二甲之一。上以是科《春秋》房得人，隨命詞臣攻《春秋經》者，投名作《春秋傳註》。是時房首甫教習即並與編纂，皆異數也。先是，予入鑰院時，上幸南海子，攜予所進《通韻》者隨御幄行，覽之稱善。遂發其冊，貯閣中，令本官繕疏，從通政司并書冊奏上，已有日矣。及撤棘，謝恩賜宴禮部畢，閣臣遣供事官宣予至閣門。將入閣，滿中堂望見予坐起，道上欽覽所進書，大喜，謂有才學，着繕疏另上，指示向漢中堂領書冊。宣旨明日，通政司上書并疏，上乃留其書，復降旨，使宣付史館，并敕禮部知其事。

方予出亡之前一年，先太君死。暨避人淮西，則先贈公又死。時先兄以推官改仁和教諭，厝兩棺于杭州之六和塔，而先兄又死。予請假遷葬，值言官以修《明史》未

成，阻之甚力。上獨重孝治，可予請。暨葬，則畚土負石，身親事凶功。得痺疾，兩足腫脹，不能立，遂乞病在籍。越三年，上南巡至浙，以躬禱禹陵渡江。予扶疾迎駕于西陵渡口。上臨升御馬，遙見予，遣侍衛馳馬至前，呼：「毛奇齡，皇上遣問你病好否？」予答曰：「未好。」答畢，叩頭謝。侍衛曰：「有他奏乎？」曰：「無有。」上升馬去。暨還，仍送之望京門外。上控馬直前，呼予名，問病何如。曰：「未好也。」曰：「何以不調理？」曰：「調理未好。」曰：「是何症？」曰：「是兩足瘋痺，不能起立之症。」上復有所問，予以聽卑不能悉，第叩頭曰：「小臣微末，何足當皇上垂問。皇上恩厚，小臣何敢當！」上慰勞去。有紀恩詩，見五古卷。越二年而病遂劇。

予族自周王子圉分封于毛，遂以此受

姓，然未詳其繼也。相傳魏時僕射玠曾家陳留。而其後宋靖康末，有侍御叔度從陳留南遷，謫居餘姚，爲餘姚毛氏。逮明，而福建都轉鹽運司同知貞偶治別業于蕭山，家焉。先是，九世忠襄公吉，當明正統間，以兵備副使殉廣東雲岫山賊，與其子雲南參政科、從子刑部郎傑，各有成績紀史冊。餘姚毛氏稱一時極盛。自刑部公一傳爲湖廣按察使副使憲、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廣東復。再傳爲順天府治中文炳、河南滎澤縣知縣夢龍。三傳爲雲南布政使紹元、福建興化府同知子翼、嘉靖己未榜眼翰林院編修惇元。而高祖貴州石阡府教授淵，勦許龍保苗賊有功，祀貴州名宦。高從祖福建汀州府同知公毅與參政、編修，皆一門群從。當是時，毛氏以科目登仕版者，自順、成以後，嘉、隆以前，約二十七人。至祖岐

山公諱應鳳，其從兄鳳鳴舉萬曆丙子餘姚鄉試，鳳起借嘉興籍，舉萬曆辛卯鄉試第一，從弟汧借秀水籍，舉崇禎丙子鄉試。而餘姚仕籍至是亦衰。先檢討竟山公諱秉鏡，以邦賢崇祀學宮，《浙江通志》、《學宮崇祀志》皆有傳，餘見本集事狀卷。與先太孺人張太君生

子四，其季，予也，長萬齡，辛卯拔貢，授推官，改仁和教諭。次錫齡，高隱不仕。又次慧齡，早世。娶陳氏。以無子，娶下妻二。初買淮婢，不宜

子，遣之去。既而娶江寧林氏女，名繁條，攜之至江西，死。及官京師，娶曼殊，又死。

曼殊張姓，見墓誌第六卷。

暨請假歸，則又娶杭州

馮氏女。子三。予出游時，懼予不得還，以

兄子珍後予，未成丁死。

有葬銘，在第十卷。

既

而以其弟遠宗繼之，康熙庚午舉鄉試第二。先是，從子遠公舉康熙丁巳鄉試，從孫文舉戊午鄉試，皆蕭山籍。而兄子文輝舉癸酉

鄉試，與遠宗皆以仁和籍見舉，則以先教諭官仁和時所借籍也。及予六十七，生一子，呼老得，錢唐倪璠贈名壹。數月識字，時予方註《易》，能以指作卦畫，四歲死。

予生年早衰，嘗奉先太君避村舍。太君令誦壁間字。時暝，不能視，恐感太君意，信口誦舊人詞，而竊書所誦于其後。及旦，太君視之，曰：「妄哉兒！吾令之誦壁間字，而乃越右而及左，何耶？」至四十餘歲，驟得心悸疾，健忘，而眼忽明皙。時尚滯淮西，醉中叩首，讀息夫人碑，無一誤者。予少病瘍、病痰、病虻咬，而老而皆愈。當方、馬被誅時，其餘孽尚留蕭山之管村。予避居巖壤，爲賊兵所截，不能歸。其隣俞亮者，寡婦子也，無食，謂予曰：「計賊三日當徙去，吾倘得八溢米，則母子俱活。不然，母寡子獨盡此矣。」予貯米數合，不及八溢，

并囊底乾糒盡與之。而自食竹萌三日，幾死，因得虻蛟疾，而其後亦漸漸解。故人謂予健未死，不謂其不起也。

方予病劇時前數日，感皇上恩厚，不能報，每叩頭簣間。會同年大司成汪君霨書至，曰：「嶺表楊生進沈《韻》原本，上疑其誤，特令政府出君所進《通韻》本與之參對。上知君如此。」予讀之，一慟幾絕。予少失學，于凡學無所窺見，獨鬯于音律。孩抱時，聽客搗彈，能辨其和謬。康熙癸酉，上諭群臣以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法。予曾作《聖諭樂本解說》、《皇言定聲錄》及《竟山樂錄》，思進之太常，而阻者甚衆。會上復南巡，于行在進已刻《樂本解說》二卷。大學士張公傳予至行在朝門，頒諭獎勞，并敕改誤刻字，而宣付專行。于是音律之學稍得施驗。特聖教未明，且五學六籍久晦于天

下，予稍有論辨，而諒者寡也。祇予所爲文偶見于世，則世多稱之。少時，華亭陳子龍評予文曰「才子之文」。其後予出游，則多有論序予文者，顧甚煩，不得而詳也。杜陵蔣生曰：「蔣生生勾吳文物之都，父事言游，兄事季札。瑜昭榮卓，一往傭劣，而獨于西河毛生多所慕悅。每憂思結轡，熱病內發，鍼石不可，灌漱不得，遽發毛生文，一再讀之，霍然而病釋。一種山僧超睿者，董先庵也，先庵之言曰：『蓋自西河氏出，而越水越山頓爲改觀。此何如人者！』然而幼丁亂離，中遭困拙，甲兵徙走，垂數十年。嘗衣緇山中，遭厄而廢。其所嬰患，或致籍名網羅，鉤捕延繫。細君躅足，東西簿比。雖破柱倖免，而嗣子逮斃。凡其所游歷與所遭逢，窺其文，往往而見也。乃偶然酬應，思若江河。遇有訂證，博極殫哲，占所

稱『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蛟龍翔而虎鳳躍』。比于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乎！」桐城存齋何先生曾爲文曰：「夫天之生才，使之漸漬停毓于名都大區，而又游歷之于坎壈湮鬱之途，以激爲要眇之音，恣肆其旁薄駘宕之氣。雖遭逢世妬而沉滯，久則寄托益深。跋涉多則究晰益密，夫然後尺土之埋，不得而掩焉。」山陰徐緘曰：「近之學古爲詩文者，擬步而後馳，省括而後釋。琢磨繩削，浸淫濡染。始猶陽貨之類仲尼，久則曾雲之肖祖父。西河無是也。第觀其波瀾之所盪汨，氣燄之所陵轢，鍼縷之所穿穴，芬薌之所淫佚，其于占人如養由基命中于百步之外，既已達胸貫革矣，其餘力所及，猶能摩腹拂脊、射麋麗龜。又如卜式已出私財助邊數百萬，爲縣官賑流民復數百萬，而其廩庾緡錢之貫朽紅腐者，尚鱗鱗沉沉，

不可貲量。」會稽姜黃門曰：「雖然，事亦有未易知者。夫世之因才而獲困拙者有矣。本文而戕之，甘其井而使竭焉，顧未聞并惡其文本與甘泉矣。且夫煎桂者以愛膏也，焚象者以利之齒也。浸假棄液而擢桂，憎之齒而焚象，摧其珠而剝剔其蛤與蚌，此則古今來所必無之事，而西河獨有之。有之而惡其人者，安知不并惡其文而屏之毀之？而事有不盡然者。夫秋霜之殺茅，不擇蘭杜也，而澤已芬矣。雷霆之扑物，不必盡朽确也，然佳材或免矣。夫以西河之才與其學，雖在數世後，聞其窮者，猶起思拔濯，掩卷太息，惟恐不得當。況生逢其人，與之寢處周旋，朝夕以言詞心思相聽命。而振拔湔拔，豈無一覲。人能以才拙，而才無之拙也。此如李將軍者，其才氣爲漢代無敵，乃不能取軍功侯。然而孝武惜之，孝

文又嘆之。以一人之窮而不能不得于兩天子之知也，此之謂才矣。今西河之窮逾于李廣，天子之知十倍漢主。人亦有言，生平得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今天下知西河者，孰有如皇上者乎！匹夫之賤當天子之知，而又值聖神御世，超堯越禹，經文緯武，掩蓋百代之一人，而倖蒙睿鑒。此則剗剔之所不能加，秋霜之所不能殺也。一合肥李相國師曰：「西河不可及者三。身不挾一書冊，所至簞笥無片紙，而下筆蓬勃，胸有千萬卷，不可及一。少小避人，盛年在道路，得怔忡疾，遇疾發，求文者在門，捫胸腹四應，頃刻付去無誤者，不可及二。讀書務精核，自九經、四子、六藝諸大文外，旁及禮樂鐘呂諸瑣屑事，皆極其根柢而貫其枝葉，偶論及，輒能使漢宋儒者悉拄口不敢辯，不可及三。至其理學，則予固未能窺其涯也。」

間嘗以其詩比之少陵，以其所爲文擬之吏部，覺少陵與吏部俱無以過。且即以其學而較之唐之孔仲達、陸德明、小司馬、李善，宋之劉攽、洪邁、王應麟、馬端臨輩，而諸公所著，西河皆能指其瑕而摘其類。然且才不能相兼。杜歎于文，韓遜于詩。而才又不能兼學。韓、杜、歐、蘇典籍稍疎，而孔、陸、劉、馬輩則又徒事博洽，而無所于著作。而西河皆有以兼之。有臣如此，是亦一代之儒，可以少報主知矣。一

特予有大痼于心者。往者，陸機入洛，已踰壯年，即庾信去國，亦居然在強仕之後，然猶哀嘆其遭逢而傷其淪落，況乎少秉大節，長亦思有所論建。彼文詞小道，何足比數！而乃德既不立，學復未備。曾與仲兄與三相訂生平，與三名錫齡，明亡時自沉泮河，救免，終身不出試。即癸酉舉人文輝本生父也。將統著

九藝、四子諸書，因以補禮與樂之所未逮。且廣輯唐後諸史，芟其蕪而直其闕。何意丁年遭難，垂老登朝，及還歸而仲兄逝矣。禮堂淒然，誰可質問？朝暘未親，而西日已落，不亦悲乎！友人收予所存稿，合不下四百餘卷。予囑留十一，而餘俱去之。惟詩與賦爲友人所刻甚多。大抵雜佻盪之言，與俗浮沉。即以此諧俗，故飲酒披猖，每多不檢。而詞則淮西金使君按題而索，坐爲瑠鍤靡慢之音。雖屈宋寓言，不無寄托，而學人無賴，未辨六義，恐或以是爲籍口，如此概不可錄。獨經學數卷，若《易》、若《春秋》、若《詩》、《書》、《禮》、若《論語》、《大學》、若《孟子》，此即千聖相傳之用心也，然而存此亦鮮矣，愛我者當爲我惜之。

予出處未明，不能于朝廷有所報稱，徒抱經術。幸遭逢聖明，而未著實用，致空言

無補，于心疚焉。予死，不冠不履，不沐浴，不易衣服，不接受弔客。銘曰：

少不死于兵，長復不死于刀鋸之刑。又不死道路，公然出世，而赧然而登于廷。其得歸全，亦幸矣。雖然，乃虛此生。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晚晴稿

墓誌銘十二

吳徵君德配傅孺人墓誌銘

吳徵君孺人以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卒。其明年，將窆藏于錢湖之濱。徵君自爲狀，示予何如。予曰：「寧有周季自爲文，而猶待問者？」翼日，孝子毅裕復持狀造予請銘。以予與徵君同文會，且同徵京師，故通家也。然而徵君狀已具，予又何能益一辭？

按狀，孺人傅氏，金華義烏人，監察御史公諱巖第三女也。監察公與徵君父宮允公諱太冲，同以天啓改元覃恩貢成均，而後相次成進士，好之，爲婚姻。當是時，國家方多事。監察公知歙縣，拂衣，而流賊破長安。江南之建號者且大婚，詔選良家。徵君年十三，搶卒飾館甥拒之，而未婚也。會清師下杭州，幕府籍搢紳之有名者鉤止之。宮允與監察俱在籍中，兩家聲相聞。忽監察獐徨叩宮允門，呼徵君乳名：「某何在？」吾欲執手。門者辭以扶侍太淑人，乘夜東去。監察乃仰天流涕，不還顧，脫之走金華，與督輔朱君合問左，破產四募，思一伸螳臂。而東揚不守，有告者曰：「金華破，監察公已殉難矣。」又曰：「監察有三子，而二從之死。」問其家何在，不知也。順治四年，其子偕弱妹扶侍太孺人來杭州，徵君

母張淑人哭迎之。乃始草草議婚儀，御以柴車，縮屋爲油燎，倩淑人兄弟作賓客。告于祖堂：「以家之不造，六禮不具，曾孫某同新婦某一切爲婚。」嗣孫某屬某以告。一告未竟，徵君偕孺人噉然而哭，左右皆哭，不能止。

宮允公嘗曰：「吾新婦娣娣提提，吾見每憐之。此非舅禮故常也，吾撫孤而已。」十一年，張淑人卒，明年，宮允公又卒。孺人哭曰：「今而後誰惜我者！」方淑人病時，孺人有身，將彌矣。暨卒，而族人姻戚以婦車來者，孺人悉主之，哭泣稽顙不少休。或勸以身解，不應。已而殯，曰項以下皆折敗云。徵君少儉，家無管鑰。宮允公鮮留遺，惟故第一區，在圈屯中。生平服御珮玩無所賸，獨遺書若干車，躬自輦藏之。衣澣敝窮，日夜讀書，每書必自首迄尾丹黃之。既才高寡可，而又以牢愁故不自

檢，嗜酒，所得賣文錢應酒券去，以故孺人終其身稱糟糠焉。康熙十七年，上開博學鴻儒科，司空薦徵君于廷，巡撫復奉吏部咨，以徵君應。而孺人難之，脫左手指環約徵君指曰：「以君之才，宜何所不得！」顧有大不宜于時者。妾有三言規，願君迴環而熟念之。一有酒過，一言直，一不謹于結納。徵君以爲然。既而三相公重君名，取君詞業觀之，皆曰可，日飲之酒。暨試，取上上卷，而既而斥之，不知故。相公再獻之，不得，歸而大病。孺人具慰之，病不已。自庚申八月至辛酉八月，卧牀盡空，能作賦，日數萬言，與客倡和不少誤。嘗魂行戶外，穴牆穿榻，見市中物。自言曾渡江至淮，多所見。然而倚孺人爲命，眠漱唾嚏，頃刻不可離。雖行廁牕，必與俱。如鼯鼠，繩牀褊絮皆敗盡，而賴孺人救，亦竟起。

孺人寡所嗜。鍼縷筐篋，非先人面賜不取，凡先人所遺簪笄，悉推讓姑姊女娣，不受。操作拮据，蔬食，衣履變裏色。然而親鄰之來寄者，惓惓然。徵君狀曰：「則亦非尋常女婦所能及矣。」

孺人生于崇禎癸酉之七月，距今癸酉適六十又一。子九，而四殤，二又早卒。今存者曰毅、曰裕、曰亮，皆能以誦讀傳徵君學，亦孺人教矣。女八，孫七，女孫三，皆具狀。銘曰：

猗嗟孺人閨房姿，兩家同舉婚嫁宜。

青白相顧無我伊，館甥且飾淳于奇。千門入箭五馬馳，驟丁陽九廟社移。石頭繼破臺城歎，倉皇跳身憐總持。擁師蕭勃將往依，何人劫公賣犢希？護軍既死及子尼，選牕玉女方化離。元同家屬從嶺回，荆門迎者衣裝齋。告廟奠菜拔地遲，宛如荒政殺禮儀。棗脯欲獻雙涕洟，況當歸馬包虎

皮。嚴城闕處環長圍，圈屯故第夜插旗。倚弓樓柱刀掛扉，惟有十架書潛移。所痛太傅喪墅西，五畝不保甘棠非。畫宮受弔杞殖妻，傷哉歿血淹裙縗。公孫年大牧豕稀，一朝羔雁填門畿。上書徒受三相知，翻然歸卧南山陲。入秦早已炊粳粳，歸來何用藏牛衣？蔡人惡疾身不離，爲君翻誦《采芣》詩。暮年舉案勝《五噫》，況經訓子長停機。銀臺竊藥奔未幾，松城將閉哀無期。愀愴一展孫楚詞，簌簌汨落長河糜。泉門遂占千年思，門傍有文應鑒之。

清故年貢士正白旗教習候補知縣邵君墓誌銘

君諱方平。少與兄解元奏平、宮詹君遠平同文硯。宮詹君與予以康熙己未同時

舉制科，嘆前代貢舉以八比定鄉會試，士子失古學。「獨予家藝習稍寬，兄似弘與弟真菴皆足膺是舉，而似弘即世，真庵尚困于八比，無薦者」。其所云似弘者，奏平字；真庵即君字也。當是時，予益思似弘，而并知君非常人，思一見焉。暨予請假歸，值君以食廩之早，齒未踰服官。而即以年貢行省，第君名解京師。越明年，吏部同國子考取君，官學教習，以候補還里。予于是時始得一見君于會城之東。伉伉然論辨而思深，高吟濶曰：「舉春顏而納之明鏡之中。」予嘗曰：「上有學問氣，每視時習爲不潔，豈其必有加于人而人自辟之？」康熙壬申，君以補及赴官學，別親知造都。相傳騎羸馬，蹠蹠天街間，習而安焉。越三年，其子忽捧狀踵予而泣，謂君以官學教習盡瘁死。顧屬續時，遺言齒髮歸故鄉，儻抵以石，得某數

言書其陰，始翕睫焉。予驟聞而驚，驚而躅其足，嘆曰：「嗟哉，有是乎！生平劇載籍，斷韋絕摘，穿穴列代諸版竹，固已無所用之。但丁于舉文，其視八比若斤鈇之脫于鼻，若長竿巨組之披拂于懸跟與鏃腹。而所至鮮效，甚且賁志以迨死。予所與游比比是，而君復蹈之。雖欲不爲之表之，而安忍矣！」

按君邵姓，仁和籍，其先世從餘姚來遷。高祖弘毅公與弟泉崕公，在明正德、嘉靖間先後登進士。而弘毅公以都官郎劾世宗朝時相，予杖謫戍，即以著書終其身，今所傳《弘道》、《弘簡》、《弘藝錄》暨《學史會同》諸書皆是也。乃君當幼時，父翼雙公爲啓，禎朝名士，受知故經略洪君，屢被房薦。而卒丁國變，屏舉業，課君學古學。曉鐘初動，遽以杖叩枹，家僮開扉。君起坐幔間，

默料昔日所授書，貫串聯絡，然後納履入問安。歷詢諸所習，汎應如響。自經史古文以及列代諸名集，皆標舉新異，即應舉文字，亦必務去積習而後已。嘗曰：「昔人之精蘊于古爲然，今復竊以爲能，是所謂厭人之糟粕而已，庸詎知天地間有無窮之蘊乎！一其學如此。以故君出試，輒冠軍。十八補諸生，十九受廩食于庠。越二十年，以年貢考官學，補正白旗教習。越三年，康熙甲戌冬十月，報滿以知縣用。而是月病卒，距生崇禎庚辰六月二十日，共得年五十有五。

配馮孺人，前壬午舉人野渡公孫女，今壬子舉人、奉政大夫晉階資治少尹、真定府同知同野公女。子二：長錫瀛，候補縣丞；次錫周，郡庠生。二子與予子同文硯，學古今學。吾見世學之日增也。或曰：二世絀

志，後必伸。吾見二子之伸也。乃爲銘。銘曰：

古學以四術，其次探七錄。詞賦併頌語，亦自三古作。降此代異製，經與詞賦兼。假欲廢詞者，請觀三百篇。不謂後儒劣，就經使立義。仍得倣偶詞，長股以爲儷。前代取士微，條作貢舉法。聖明思變更，屢掣不得決。因之起制科，超越三百年。誰料薦末博，于是多遺賢。君家舊簪裾，世擅古今學。立朝峻封章，教塾習禮樂。青陽入武庫，應世惟一編。已食下士祿，且復貢限年。對策天安門，教習八旗下。清晨跨官驢，傍晚宿學舍。以茲得顛顛，忽爾賁志歿。所學不得伸，瞪視亦何說。獨是翕瞑者，全在一石埋。首丘異延陵，諛墓徼伯喈。君今有賢嗣，崢嶸立子舍。華表留空題，將以俟來者。

敕授文林郎沂州郯城縣知縣金君墓誌銘

君諱煜，字子藏，金姓，山陰人，天啓乙丑進士、太常寺少卿楚畹公次孫也。太常曾以監察御史充院使，提學南京。天官家云：學使司文命，當文昌六府，而與斗下四星相表裏。故太常所生子曰樞、曰機、曰權，皆取斗星名，而以伯星、仲星、季星分字之。仲星次子即君也。君生有奇表，日黃而通瑩如琉璃珠，闔睫光外射，且一日有重瞳子。會命名，太常曰：「草以木盛，木以火榮，理也。吾名蘭，從草，而諸子之名適繼以木。今木盛，又生矣，諸孫當火行。而是孫日熊熊然。」揚雄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日月者，目也；昱者，煜也。當以「煜」名之。」馬玉起者，君母弟也。君母馬

太君爲萬曆己未進士、江西布政使司參議芝嶠公女，與玉起兄弟皆以能文名。玉起有客從嶺來，善扶覘，能降神言于庭，忽言君前身乃南唐李後主也。後主見馬太君詞而喜之，願爲之兒。第惜是兒所遭逢遂不能遠過後主，得乎戍，失乎戍，誌之誌之。乃呼玉起命縛牋，以筆書一詞去。太常聞其言，惡之，曰：「山鬼狝知書，彼知後主亦名煜，與是兒同，故妄及之耳。誰謂山鬼敢言事？」及繙陸游《南唐書》有云：後主字重光，則與命名取日月義同。且曰「煜有異表，一目重瞳子」，乃大驚，然既已名之，無可如何。

值鼎革，仲星兄弟俱不出。君年十九，已能讀十三經及兩漢三國史并八書矣。世家子弟多以保家門出試，不得已始強受舉業，遂于是年五月，就童試有名，爲諸生。

八月鄉試，遽以《春秋》冠本房。明年戊戌，試禮部，聯捷。計自童試歷諸生、舉人以至進士，裁九閱月耳。于是始歸娶。其所娶者，爲順治己丑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童在公女。康熙二年，除山東兗州府沂州郯城縣知縣。縣小而衝，爲南北通衢。上自州城，以下接宿遷、清河，車輪馬蹄日不絕于路。本縣糧少，又驛遞多曠遠，每藉他縣爲協濟，而濟不以時，往往需本縣賠墊。及事過，詣所濟領銀，輒指不發，即發亦不能如數。前後逋欠，屢經臺使者議，謂當設腰站于劉馬莊。而地介兩省，視之若秦越。因之騎縣馬越站，馬罷無補。乃力請具題，改設鄰站于紅花埠，設宿遷站于峒峪。兩所需銀計九千六百兩，皆銷之本縣，無俟撥補。而縣經兵燹後，田疇荒蕪，一遇暵澇，即攜妻擔兒遁他縣。既屢缺正供，而君又

以惠爲政，勿事筆楚，甘心居下考。而監司之陰鷲而饒者，又惡其無所餽，吹毛索瘢。賴臺使憐之，數與爲平反。而展轉益深，誰訶者踵至，乃終以負租褫其官。其所闕額或抵兌，或那用，或開銷不准，或民欠無可追，以至站銀鉅銀白二年癸卯以至七年庚戌，凡六年之間，鬻家產以償，至一萬餘兩。嘗飲酒數升，涕泗被面，嘆曰：「舉世皆醒，何妨獨醉！」乃乘醉捉筆，便爲詩歌。遇隙板牘紙及粉牆堊壁，書寫殆遍。其爲詞悲涼妙麗，謬然若哀琴，然非其意也。歲壬申，同年爲京朝官者多貴顯，念君貧不得志，招來京師。時吏部尚書熊君、兵部尚書杜君、戶部左侍郎王君、禮部右侍郎王君、刑部左侍郎鄭君、刑部郎中潘君，館君于邸舍，日飲以酒，居三年。以族人有居天津者，過飲之，夜起長嘆，書數詩于壁，遂卒。

君生于崇禎庚寅十一月二日，卒于康熙甲戌十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七。先是，乩神降庭時，謂得乎戊，失乎戊。按後主以建隆三年壬戌正月葬元宗，後始由吳邸正位號。至開寶七年甲戌，宋師下江南，乃削開寶號，降書甲戌，而南唐遂亡。今君以戊戌通籍，庚戌去官，而天津之逝則正在甲戌，是戊得戊失，兩兩正同。至其所書詞，有曰：天津橋上望歸舟，又是黃花水落秣陵秋。以後主幽洛陽與君游京師，同一客殂。而燕之天津猶之洛陽之天津，其所謂招魂望鄉者，黃花水落兩候適符也。嗟乎異已！君所著詩詞合十二種，俱未刻。馬太君詞有《遂閒堂集》行世，君每醉，必讀一過。子埴，能文，又善繼志。乙亥春，徒跣走天津，負櫬南歸，葬山陰之土井山，而屬予爲銘。銘曰：

嗟君異表，實惟重光。前身所自，安定郡王。亦越千載，烏飛兔藏。重以詞孽，結習未忘。捨筏遙海，探環空桑。獨憐宿慧，博通舊章。問著詞賦，方駕齊梁。翻以作吏，如羈鄕鎗。雄思傑彩，同爲銷亡。占重緯讖，其說不彰。如何闍茂，相符混茫。燕京之客，猶之洛陽。天津遙遙，千秋望鄉。瓦棺上井，兩相埋藏。所不埋者，此晝夜光。

誥封奉政大夫直隸順德府同知李先生墓

誌銘

先生諱采蘭，字秀揚。世爲濟南長山人，以避軍籍，遷新城之石家寨，貧而耕田。萬曆中，仕版重科日，讀書補郡縣諸生，即超然人倫間。會鄉舉，諸生歷錄赴試者道

經新城，衣篝書籠，厭四蹄前來。雖鳴金張黃，解帑鉅，東西過皆避道左。諸生角巾坐廣輪，談笑慷慨，陽陽然。先生望見，乃長嘆，棄鉏而歸，謂何宜人曰：「一生此六尺軀，不能讀書，而弄鎡鋸爲？」先是，先生數歲時，曾就學里門，已讀《論語》，未竟讀罷去。至是二十一歲，取向時所讀《論語》，迫視之茫然。何方濱先生者，宜人兄也，爲新城諸生，有名。迎之來，具告以情。方濱先生大笑曰：「耕田尚不給，日徙去受儒術，能得食乎？且子何年歲而可爲是？」曰：「吾志決矣。」遂強留方濱先生于其家。顧無書，就市粥敗書，糲綴殘缺而重編摘之。讀終月，以乏食不能留方濱先生，方濱先生終謝去。先生乃益自發奮，忘寢及食，晝樵薪于山，夜爇薪以當膏鐙。宜人親灌園佐之。嘗對書膝牀，口訟心誥。憤悱所極，設

辯難甲乙。反覆不得，則視註。又不得，則視他旁說。然後取舉文與經文對勘，備觀其反正離合之蹟。踰月，竊效之作舉文，懷而見方濱先生。方濱先生大驚，曰：「有是哉？是果子所爲耶？」語曰：「有志者，事竟成。」信乎！《傳》有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自非憤發于心，劇決其神明而洞開其元，其能驟通之如是哉！于是人共稱先生有志。遠近聞先生如此，謂先生何如人，願一見先生。里中小兒漸有向先生學者。東武家請先生往教。會寒沍以渡澠水，裂其足，先生乃嘆曰：「吾讀書未能榮親，而反以父母之體行，殆非孝也。」遂不往。人多就學，築書室舍傍，既而學者日益衆。先生以無師自傷，故苟有教人，每不憚身先劬瘁，乃學本心得，指示親切。其善入人如袒襟披箭，洞其胸而貫其膈，以故受教

者輒有得去。

天啓元年，先生始占新城籍，補諸生高等。而其諸子受教者，遂相繼起。崇禎十五年，先生仲子鴻雷舉于鄉。清興，季子鴻霍以順治十一年舉人，中十七年會試。而鴻雷之子嗣真又以順治十六年山東解元，至康熙三年而成進士。先生曰：「當吾棄鉏時，不過欲得明一諸生耳。今爲老諸生二十四年，縱未通籍，而子孫之通籍者有人，于吾願足矣。」遂受鴻雷始封官以終其身。初，先生讀書，中夜見有丈夫者指示之，且云：「大禹惜寸陰，周公坐待旦。」醒而書其句于門。至是雖卻試，猶手不釋卷。卒年九十五。

康熙戊午，季子鴻霍以內閣中書典試兩浙。家之群從有幸出于其門者，至是筮葬，援通家之誼，屬予爲銘。銘曰：

以耕而讀，前有兒寬，後則有皇甫士

安，而先生乃廁身其間。雖卻農而仕者，匡鼎最著，而先生復矯蹇而不爲之官。是古稱豪傑之士，無文猶興，而先生真拔擢奮發，而無假于羽與翰。縱或叔皮之子文能逮父，仲弓有孫不必慙卿長，而士有微尚即返，而仍藏之石組之岡，有莘之野，而又何間然！

誥授奉直大夫都察院湖廣道監察御史何

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何大夫，以巡鹽河東卒于官。孝子方羈鼎，不能請銘。戶部尚書梁公，以舊堂上官爲之手題其旌銘，載之而南。予時職史局，出郭，奠生芻旌前，視解纜行，距今一十二歲首矣。甲戌之春，予赴義合肥，

孝子謁予于杭州，不值也。既而予歸杭，以避病人郡，孝子重謁予，捧狀扶服，謂：「先大夫墓草宿矣，而薦牲之石尚闕書焉。當順治甲午，先大夫始貢于鄉，與先生伯氏爲同年生，嘗與先生主文會，手銅槃歃血履矣。先生文章震環海，獨不能爲先大夫具鋟版之末？」時有介之者進而曰：「狀云：大夫當贈公亡時，值鼎革之初，避兵始寧。甫還里，棺衾裁具，不能致美好。族父有川木，俗所稱『沙枋』者，價溢二百鎰。大夫泣跪族父門不起，遂貽之。此已事也。今其子第跪不起，先生忍無以應之乎？」予曰：「何必然？」

憶予與大夫游時，裁弱冠。王師下江東，予避兵走南山，而大夫奉贈公居始寧嵯中，渡溪採葵。值方馬潰兵東奔者略始寧諸山，遇于溪，揮刃如雪。大夫障贈公，以

膊承刃，哀祈之，兩膊幾斷。予嘗以孝稱之。及大夫爲戶曹郎，會康熙甲寅有詔，撤三藩。尚書梁公受詔使廣東，撤平南王軍。大夫請偕行。時爲尚書司官。至則王拜詔，起坐序主客禮，無一言。逮夜，環帳房館垣，卻刃服，弦弓築矢于旌門。鼓三下，聞介馬聲，大夫曰：「事棘矣！」卧起，叩尚書白事。耳語移時，出黥燭草疏，鼓未絕，草成。詰旦，王率世子奄筮公并諸將領詣館，間睨目露齒，語啾啾來前，未就坐，齊聲懇啓行艱難。尚書遽起，拄司賓口曰：「止，拜詔尚未竟，而遽言啓行，何謂也？」吾陛辭時，上密諭留王，謂王勞苦異諸藩，當永鎮南疆。而昨以通詔不可異，故竢茲密宣。今所撤，獨平西耳。王未行也，曰啓行，何也？」王錯愕，各相視曰：「何信乎？」尚書曰：「脫未信。」手自裂其懷，揣疏出懷間，

曰：「此覆疏也，請視之。」王與諸將傳視畢，尚書曰：「吾已宣諭訖，可以覆矣。」叱具按鼓樂，遽拜使，使負疏行。王乃色頓下，率諸將詣按歡謝。龜筮徘徊間，王嚙龜筮指，曰：「幾負聖明！」遂謝訖，張宴者三日。越四日，而平西反報至，尚書顧謂大夫曰：「此行不辱命，君之力也！」予嘗謂大夫讀書，砥名節，得此二事，其于子臣間可以慰矣。然則予之碑之者，雖微請，猶將爲之，況請乎！

大夫諱嘉祐，字子受，世居山陰之峽山。明正、嘉間，有工部尚書者，與其子刑部尚書同官于朝，俗稱其父爲老尚書。老尚書三傳而參政繼之。至大夫之祖，以世父書臺公貴，贈前朝監察御史。而大夫之父贈公，則又以大夫貴，贈監察御史。一時三世皆侍御，人以爲榮。大夫由甲午拔貢，知

江西奉新縣事。以尤異行取入京，擢戶部廣東司主事，監督寶泉局。癸丑，京察一等稱職。時本部江南司闕員，敕大夫兼理。會頒撤藩詔，敕以尚書官屬陪使廣東。及還，用尚書薦進本部員外郎。旋病歸，起補本部江西司奉使，監蕪湖鈔關。使竣，陞本部山西司郎中。值覃恩，授奉政大夫。其得稱「大夫」以是也。新例，年終令舉劾賢否，以定黜陟。尚書念使廣東功，又薦。奉旨改授都察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辛酉秋，監順天鄉試。明年，特奉命巡鹽河東。壬戌十月，以病卒。大夫治奉新，不取贖鍰。每歲終，移他所贏錢解之，曰：「暮遺且不可，況書刼乎！」予嘗過奉新，見民間每里各有倉，詢之，曰：「縣漕輸省者，舊例設一倉，縣城俟報滿，統解省。而縣所轄十二鄉在萬山中，近省而遠縣，解省逸而解

縣勞，且解縣則耗羨生焉。大夫令每里置倉，并選里中之耆老有望者專董之，比收竣，趣徑解省，民大便，至今猶稱之曰「何公倉」云。

大夫卒于康熙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距生天啓四年六月十六日，享年五十九。娶劉贈宜人，繼陳封，副朱，生子二，曰偕，曰載，皆國學。乃爲銘曰：

於乎大夫，峽山之英。出即曜物，如甫曙星。當其友善，負美子名。洛濱修禊，滄浪濯纓。忽丁陽九，與喪亂并。奉父嶠窳，避兵始寧。江革背負，潘綜手拯。賊衆相顧，皆以孝稱。爰赴四科，曰升一經。初侍建禮，旋厭承明。百里授治，三河表能。與春比和，如冰斯清。禮教用浹，金錢不行。遂膺詔取，爲民曹卿。年計歲賦，一惟公平。雖當議租，不使耗盈。重以良使，奉君

命行。應變不辱，奸回皆驚。因轉右司，兼遷南廳。繡衣飾節，烏臺著聲。執法殿上，巡鹽河東。瘁于官守，奄然病傾。溯其世裔，嵬嵬門庭。上承八座，下接三承。今茲啓後，詩書滿簾。孝子雖幼，方幾有成。賢聲懋蹟，載之常旌。蒐其遺者，庶視此銘。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晚晴稿

墓誌銘

盛處士墓誌銘

盛紫瀾游長安，不挾門刺，騎驢詣所親者。所親者多坐客，見紫瀾，好之，各飾厨傳相邀，卒亦不挾門刺往，以故知交藉藉。自達官邸里以下及旅舍，多游居者，而紫瀾處之若無有。宛平相公喜下士，見紫瀾，辟館召之，使其孫與之游。未浹月也，聞尊人寢疾，心動，遽辭相公，奔而歸。暨歸，而尊

人果死。乃于三月後畫地將葬，嚙指血書事狀，扶服出門。觀者謂紫瀾從長安歸，長安多貴官達人，必藉其爲文用以飾石。而紫瀾特造予寓，稽顙再拜，而謂予以辭。

予聞其尊人處士君，當崇禎甲申，生十四年矣，痛明之亡，取所讀書史及舉文並卻之。越三年丙戌，王師下江南，開科取士。其父向日公，老諸生也，召處士君前，謂之曰：「爾十歲爲文，今六年矣。興朝方招賢于鄉，吾逮老，不能試也，于爾何如？」處士君跪曰：「嚴君髮皤然，累試而卻，其不足取效審矣。且家室遭兵災，八谷不熟，試亦何益！」兒廢學三年，正爲今日。自今以後，願市僧以養父母，稱爲墻東君足矣，他非所願也。」向日公笑曰：「善！」雖然，天下豈有丁年兒處士乎？于是人以「兒處士君」呼之。其後紫瀾方弱冠，跪請試，君

曰：「第試之。」由縣府及道，三試皆第。紫瀾嘗曰：「予自補諸生，升廩食下士之祿，及年貢試公車門，家君無喜色；屢擯于有司，無愠色。」嗟乎！此非壙中一石所能諛矣。

按狀：君諱應奎，字聚森，本延陵之後，吳姓。由宛陵雲梯轉徙臨安，遂依母盛氏嗣其家。曾祖東亭公隨祖叔氏宦西川，卒于官亭。祖雙槐公越數千里負骸歸，乃生向日公，而貧，賴君廢居有贏錢，遍周諸父兄弟之不足者。康熙十一年，臨安大饑，隣邑多遏粟，估商不通。君懷金之維揚，買米數百斛，汎舟而還，貸諸邑中之饑者。約明年谷熟償所直，不熟捐之。歲己巳，有司舉鄉飲酒禮，衆以君名薦于臺，敦請者在門。君辭之曰：「予年五十九，^①未老耆也，鄉飲何爲乎？」衆曰：「十六爲處士，未六

十而爲國賓，未爲不可也。」君又辭，有司設飲于其家。紫瀾名下士，坊人聘之選舉文，甲乙諸所已舉者。君聞而責之曰：「子月旦今人，亦能月旦古人乎？今試以問子八書二史，其間所當品隲者，若何人？爲予誦之。」紫瀾不能答。君熟于司馬《通鑑》，歲一周視，與人言，不遺脫一事。

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君卒，距生崇禎四年八月二日，年六十有五。娶俞孺人，子三：長弘邃，歲貢生，即紫瀾也；次弘進，又次弘暹，皆諸生。銘曰：

惟此處士，幼工舉文。長不願試，爲墻東君。計本量委，就時所因。用以臧錫，且藉養親。早枯螽蝗，并裕里隣。有子負譽，超超人群。撫其懿行，書之墓門。彼哀然

①「五」，原作「六」，據四庫本改。

者，先生之墳。封之樹之，以貽後人。

處士蔣君墓誌銘

君以康熙三十七年六月卒，將以是年十二月卜葬錢塘王姨嶺，已勾予族弟祥符君爲之傳矣。孝子奉遺命，必欲得予言誌其墓，屬予友方舟沈君請之。

君諱名登，字高卿，明侍郎蔣驥後也。

驥在前朝有名績，與其子御史中丞琳、孫法司銘，三世爲顯官。而君高祖朴以隱居不仕，家中落。至君父維賢貧甚，讀書好博奕，晚得疽疾，屑舁不可合，日需猪肉一筋許，掩疽屑銷之，方安寢。崇禎十一年，歲大饑，斗米千錢。市肆斷屠割，入市不見肉；見肉，量非多錢不能得。君年才十五，家無一錢。百計求所以得肉者，乃亦竟得

肉。如是數月，疾良已。越三年，而君母與父始相繼沒。其孝如此。君幼讀書，^①鼎革後棄去。吳玉涵者，太和堂主人也，以良醫官京朝舍人歸里，賣藥竹竿巷。時隱君子多託之爲牆東地。而君往與語，舍人大喜，立授其所學。會王師下江東，西陵軍敗。故中丞王君病欲死，醫者不敢往。君渡江，從亂兵中人其營，投劑而返。聞者義之。乃君懼以是得罪，復棄去，爲估丁吳。吳人陸君爲僚估，合致千金，將分之，折券之半，令來杭取金。既而陸亡券，竟與金去。乃復之維揚。征南將軍從閩還，有略婦行間而載以歸者。其夫與父隨之來，跪關門，乞施爲贖婦錢，市人日斂錢予之。以多婦不足，君割貲贖之。北平韓暉，高士

①「讀書」下，四庫本有「博涉強記」四字。

也，避亂來揚，以鼓琴自娛，然不肯爲人鼓琴，至是爲君鼓數曲。時慕雷琴者積數月不得聞，聞其當鼓琴，纂纂來，隘巷皆滿。聞已，咸嘆曰：「今日所聞者，蔣公琴云！」嘗估齊梁間，垂橐還，乃上泰山，登繁臺，涉河朔淮而歸，喟然曰：「吾以斯世爲估人，雖身無贏錢，顧以此遍觀天下，得攬名山水以娛其身，不亦快哉！」君狀貌偉然，高穎而侈頤，眉有壯毫。性遲樸，不好語，而言論篤實。人有過，不容，必面折之，以故人見之者多憚去。崇禎末，義烏諸生倡義誅不平，有司以叛民告，斬十八人于望江門外。衆遂爲厲，白晝出攫人，夜即聚嘯門樓間，不可登。當事者設醮遣之，不效。君登樓叱曰：「以若輩爲義士耳，今爲厲賊也。賊安得處此？」言畢，厲遂絕。

君生于天啓癸亥，得年七十有六，與予

同年生。予七十不作墓文，有乞文者，謝之曰：「吾七十矣，吾不乞人誌予墓，而誌墓人？一至是聞其同年生，動心曰：『吾亦可誌吾墓矣。』因自爲墓誌，而始誌其墓。君娶沈氏，早卒，繼沈氏。生子二：弘德、弘道。銘曰：

惟君生乃遭世荒，入市乞肉療父瘡。父亦竟愈斯孝彰，因感是故皈藥王。其如物色吳市傍，兒女皆得知韓康。棄此遽走齊魯梁，分金不礙契券亡。卹卹救難聞在揚，能使高士生感愴。蕪城彌望草樹涼，夜彈綠水緝空桑。贈君一曲意轉長，聞之道路生徬徨。人生朝暮等電光，五湖四海真難量。今來何幸爲估商，一齊收入胸中藏。特爲誌者年齒當，存沒修短知何常？既書此石墳墓堂，亦復自誌書他方。

敕封文林郎軼秦錢君墓誌銘

君諱封，字軼秦，又字松崖，吳越王後也。吳越自忠懿王改封會稽，遂家之，爲會稽錢氏。既而太常博士貞明公徙居杭州。君曾祖文谷公爲明熹宗朝進士，官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其子鴻臚寺少卿式韋公，與會稽相公文貞公爲群從，同朝有聲，則君祖也。鴻臚公生子二，長亦霞公，爲仁和諸生。當鼎革之際，棄去舉子業，不試。生子五，而君居長。

君嘗曰：「爲子愛居長，以事親之日長也。」顧君有夙悟，五歲通《孝經》，六歲通《毛詩》。早爲諸生，而遽授室主家政。亦霞公既自放，不屑事生產，一切皆委之君。當君入塾時，禮部公夫人杜太君春秋高，君

日侍卧起，故不暇讀書。而君嫡母徐太君，君所出也，外王舅爲興化通判。赤霞公攜君至興化，而徐太君疾。時君年十三，急馳歸，而徐太君死。君執喪，哀禮俱至，人呼「小孝子」。未幾，而赤霞公繼娶林太君，則雲南副使懷玉公女孫也。林太君來歸甫四歲，生一子。而林太君又死，復繼娶林太君女弟爲後林太君，生二子。當是時，君以一身事三母，并撫五弟。赤霞公任誕，第責衣食，而家又中落。君所娶王孺人生一子，年甫三十而王孺人以瘁死。君泣曰：「吾不娶矣。昔陽城兄弟五人以友愛不忍離寢處，約兄弟各不娶，全友愛也。今吾已有子，而兄弟四人各娶婦，保無繼之者之有間言，使友愛不終。」遂執意不娶。赤霞公詰之，且曰：「家可無家婦耶？」君對曰：「家所以重家婦者，爲祭祀也。今大人主鬯，母

佐之，兒第捧豆籩，足矣。脫不幸而百年後，兒之子已長，不患無冢婦也。一赤霞公頷之。于是單居者四十年。先是，外王舅徐公判興化，再判歸德，而徐公以殉難死。君親迎徐公衣冠葬焉。而舅氏爲南韶兵備副使，道梗不通，因養外王母許太君并舅母湯夫人于家。而林太君父文學公爲雲南副使，公子無嗣，其二女皆君母也，老無所歸。君爲築別宅居之，蒔花種竹，以游娛其中。死則亦葬于君家先墳之傍，命世世子孫祭之，且爲例焉。君之于家庭之間如此！乃君素好學，工爲文章，每小試，必高等。鄉試中乙科者再，^①以無恩例不授官。居常讀書有根柢，而最重實學。雖色養不暇，而四方造請者無虛日。間以菽水不給，或應聘去，然定省無闕。順治十六年，廷議以江浙抗糧，率以釐毫定完欠分數，凡滿十分者，

必坐重譴。而分數難覈，多有以無妄坐者。會巡撫朱君將入境，君帥紳士迎于途，辨論侃侃，衆得釋。而所居坊民以戶丁門攤，逃亡不給。君捐貲，并勾里中之有貲者共置田取租，而代輸其逋，一里獲安，以故遠近多歸之。遂安毛紹熊者，大司馬曾孫也。其祖母汪太君爲三邊總督汪公之女，避兵來杭州，僦居于君所居傍，遣其孫從君游。覘君方正而單居，使其孫買婢奉君。君笑曰：「吾父令吾娶妻尚不從，乃納妾耶？」辭之。君嘗侍父饌。父喜食鵝炙，至是索之。會歲旱，縣官禁宰殺，奴客數輩入市必不得。君邪行隘巷間，廉得之。屠者見君衣冠人，大怖，藏愈密。而君以情告，屠者察君情果實，乃出炙。且復左右視，慮或躡

①「鄉」，原作「卿」，據四庫本改。

之。然後納炙入博袖，而箸之于脇。既而道逢所知，不敢揖。自忖曰：「此非竊乎！竊豈君子所可爲！」而既而爽然曰：「嗇夫孫性竊民錢，市衣以禦父寒，人猶諒之，曰：『觀其過而可知其仁。』是父苟患饑，雖竊炙，亦仁也，況本非竊乎。」及攜歸，而父始饜。父不知也。予嘗語其事以諮伯兄。伯兄曰：「里有王叔者，講學人也，霖雨二十日，饑且死。方未死時，其子亦講學。或告之乞食，不許，曰：『是貽父以乞也。』或告之取露棲之食，又不許，曰：『是以不潔上吾父也。』而于是蜿蜒以死。夫饑而乞食，自昔有之。草食雖露棲，非我所有，然以救父饑，亦復何恨！且不潔之名祇以自予，而乃曰上父。是殺父之賊借講學自文，不欲以親故受汙辱名也。觀君之市炙，而義可推已。」

君卒于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距生天啓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其得年七十有六。然而居子舍者已六十一年，其爲人父祖才十四年耳。當君六十時，赤霞公年八十有四，親朋謀所以壽君者，不可，曰：「不敢以子老傷父心也。」會君子明府君以覃恩貤封父若祖，君乃奉觴獻赤霞公前，且謂其子曰：「諺云：人生父子，罕得六十年聚會。今幸叨聖恩，且及期矣。然而日中則仄，吾懼焉。」越一年，而赤霞公卒。君所云事親之日長，非與？子，名彥雋，即明府君也。孫二：長泉，十三歲，爲杭州諸生；次幼。于是乃爲偯而假之以銘。偯曰：

方予還町時，與君遇東里。士苑誦學人，宗黨稱孝子。以予平生歡，招之汎湖水。座有遠道客，樂採近江芷。迤邐尋樵

漁，慷慨論文史。冬煖氣不寒，月出興未已。于今十二年，相憶如夢裏。人生譬朝露，一死等暮鬼。況復七十餘，存者一二耳。嗟君已反真，而我尚爲俛。俛文亦何爲？銘石總藉此。四角才半埋，千秋發長喟。

誥授明威將軍進封昭武將軍王君墓誌銘

君以順治辛丑中武科進士，出少司農禹航嚴公門下。予與少京兆姜公訪司農杭州，會君未謁選，家居。杭俗，中元節放燈船于湖，火爆笙歌達晝夜。君故選教坊聲伎及市樓鬻弄張雜戲，與同年生汪君爾泰聯舟角勝，彷彿南宋諸遺事。司農即席作長句，屬京兆與予相和爲樂。暨予京師還，而司農即世，汪君爲故物，獨予以康熙乙丑

閱會試《春秋》房卷。而汪君子司諫出予門下，重得彷彿事放燈船于汪園湛中，紅橋水亭，迴環着曙，四顧故人無在者。而君方行惠，建育嬰之社于吳山之麓，購禁方攢藥，施濟行路。然且修橋道，掩埋枯骼，與緇流積行者游，宛如丁令來歸親串，所見非故者，蓋人事之滄桑久矣。康熙己卯，君子廷瑚等以君赴來告，且匍匐哀泣，請所以誌君墓者。會前一年，姜京兆亦死，適以大葬屬予表神道，爲文付去。而君狀適至，爲掩卷累息，不能屬筆者越一月。

君諱之策，字殿揚，杭州人也。先世籍河南。自唐常侍公爲洪州刺史，其子秘閣校正，由江右遷宣歙等郡，初僦澤富，既而徙婺源武口。迨宋慶曆間，有教授公者居徽北市，越數傳而遷于王村之西泉，其村以王氏名有年矣。君父仲毅公以子貴贈明威

將軍，又以孫貴加贈昭武將軍。始以業齟來兩浙，居杭州柴木巷，生子四，三即君也。

君生有殊相，志意濶達。太母余恭人每繩責之時，王父太學公在堂，必解曰：「吾他日隴上兒旌旗揚揚然，必是兒也，盍貴諸？」當是時，勝國多遺寇，所在竊發，新安烽火遍山谷。君身肩幼弟，親涉其帑，匿他所，而獨身還西臬，集西臬之未逃者，得悍丁數百人，設方法拒寇，出不意。賊以爲有備，遁去。西臬上下並無恙。遂喜論兵事，讀七子書，並淹貫。而贈公即世。歲丁酉，始以武科舉于鄉，偕計赴都。會齟政未修，白鼎革以來，一切經制總未得畫，部司下齟稅，恣意軒輊。君偕爾泰汪君同詣部陳說，剖晰利害，且備道商人困苦之狀。當事豁然，得免課若干兩，永以爲例。而諸主季商者，皆仰籍君德，竟謂齟故君舊業，

強之共事。凡會計出入，並非君主張不可，而君亦率惓惓于其中而不能釋。是以君秉大志，將出所學以見效于世，兩赴司馬門獻策。第殿試高等，意欲有爲，而逡巡鄉曲，終不輕出者約三十年。先是，三藩弄兵，杭之昌化諸縣，^①聚紫溪群盜，攻城踞邑，而饑民附之，洶洶然。太守王君，君族譜兄也，行省受中承祕指，檄太守進櫟。而太守傍徨，乘夜詣君門，邀君與俱。君不得已，應之行。然大言此非勅敵，何難撲滅之而後朝食！而第恐崑岡火炎，玉石罔辨。夫此新城、昌化間皆民也，民何可與賊共櫟？乃先定約束，戢諸旂之有紀者，使就我節制，而後作其氣而分翦之。賊平。會鎮海大將軍馬公奉命征閩，聞君名，特以聘幣開

① 杭，原作抗，據四庫本改。

行幕，將推轂軍門，而以次題授。君力辭之。時君子廷瑚亦以武科舉于鄉，君遣之受命去。軍行始括蒼，而靖南僞總兵官徐

尚朝者，橫據碧湖鎮，截石塘爲阨塞，拒浙師入閩之路。仰攻不能拔，記臨行時廷瑚受君指，謂前堅不可攻，當攻其四瑕者。乃相其右偏之隙，有間可楔。陰以發其扃，而譟而入之。石塘潰，碧湖不能守，遂爲征閩發軔之首功。而其後隄仙霞，恢復八閩。廷瑚遂以軍功興，從嶺表至湖湘，所在效能。而君終不出。當是時，總制郎公開府西江，以征南諸軍從虔贛還京師，舳艫啣尾，不能給。頓強君至湖口，沿江上下數百里，爲按部而標馳之，如陸站。然郡縣所司，搜括至萬艘，半置不用。時商貨坐艘者悉堆垛沿岸，願賄艘求免，不得。及釋去，尚請捐百金爲一艘值，而君

重釋之，商人謹呼震天地。制府聲大起，留君共事。而君以家室念切，遽辭歸，杜門不受聘。

乃大建祠堂于西臯，几筵樽俎，煌然一新。增置祭田爲烝嘗資，重修族譜之近而可據者。值年饑，西臯穀不熟，道殣相接。君發所蓄困，移粟于空村大宅，而左右貯之，籍村之饑者，分地輪給。擇日啓宅門，由某村始，驗簿，人一籌持之，魚貫而入，詣給所受給，仍魚貫從後門出。他村復然。白日出至日入，有不足則請扃其戶，而朝日再給。村人千百至，無一譁者。其部署有法如此。居常慷慨，好爲人解紛。遇可導地，輒纓冠不暇。與人謀事，必侃侃中窾會。遠近請教者無虛日。顧好客，闢廣堂爲延賓之所。予嘗登其堂，而愾然思也。世無良宴會矣，貧家既不能治飲，而一二富

貴者憂讒畏譏。巾車方入，夜伺者得而誰訶之。然且囊無贏錢，視杯槃落落，皆羞澁之器。是以湖波千頃，每相視，無刺篙者。方予與司農飲時，君弟聖木猶在也。入夜，作酒明府令，每當飲，必暗呼姓氏以授籌。如曰夫子一籌，先生一籌，太公一籌，則司農、京兆與予各持觴焉，以所呼者爲嚴忌、毛遂、姜子牙也。緩者罰，誤應者倍罰。而其既直，公釣者一籌，兩公既相顧愕然。乃復曰名詩者一籌，則京兆緩應焉。又曰傳詩者一籌，予未循觴，而即曰緝詩者亦一籌，則雖博洽如司農，亦幾忘宋嚴粲之作《詩緝》矣。其以讌飲相勸酬如此。既而聖木先君死，君語及，未嘗不流涕。

君生于崇禎庚午之七月十二日，享年七十。以覃恩授明威將軍，既而以子廷瑚貴，封昭武將軍。配程氏，封恭人，又封淑

人。子六：長即廷瑚也，次廷璉、廷珏、廷珪、廷璵。銘曰：

太白之精，家有贈劍。應時挺生，敲目如電。幼攻儒術，校舍問辨。經通《春秋》，銘具盤鑑。特是才廣，任事矯健。人里釋結，爲俗操券。束火用緼，射書以箭。乃從翹關，人對金殿。禁有頗牧，惻得遵免。智勇足該，文武是憲。卒不輕試，潛伏閒閑。玉在櫝彰，刀以藏善。仁杆能標，筆陣罔間。借箸前畫，所至功建。從期門出，作幕府觀。雀符竊發，曾何足算？惟此薄伐，以兒輩先。比之幼度，淝水可戰。無如冥鴻，俯仰堪戀。藉急流退，與人世玩。錢作苔鋪，肉以荷薦。獨念明湖，雪色如練。笙歌燈火，終古不斷。而乃寂寂，恍僻鄉縣。南官北客，東道誰辦。七十年中，風物一變。嗟我舊友，前後化幻。今復喪斯，焉得

不泫！本應築土，祁山之冠。乃對封鬣，不無太儉。所喜旌旗，揚揚隴畔。雖萬子孫，千載猶見。

孝子聲遠王君暨節婦汪孺人合葬墓誌銘

予舉制科時，遇王毅菴進士於長安。詢其子弟之有文者，首以兄孫聲遠對。適是年當戊午，兩浙舉鄉試，房官薦其卷於堂，幾得復失，因嘆遇合有數，非盡以才雋也。乃僅越七年至甲子歲，而聲遠已死，爲悵然久之。今予以病假在籍，初僦杭州，既而歸草堂，距向在都時已三十餘年。孤子洪源手捧陳太史、沈吏部所製狀，伏地請曰：「先大人以甲子棄世，越十年癸酉，已窆葬於城東大義里之前司畎，二十年矣。今將扶先慈柩車，行合葬禮。念墓前無麗

牲礪可容題字，而窀門一抔，尚留封石。惟先生吾祖父行，痛子姓夭札而嘯咻之，是猶起楊童而使之秀也。予久聞毅菴言，知聲遠實志，自應表著。乃檢其狀版，有云君性孝，嘗侍父疾，脇不親席者闕三月。終以不起，哭之，幾至滅性。顧居喪未久，而母疾相繼。因鑒前之失，謂養疾有疎闕，日禱於室神，請以身代。且曰：「從來刲股者有效，有不效，吾寧信其效者。」乃謀之婦，急刲股，瀹糜以進，母疾竟愈。親串聞者皆大驚，以爲非純孝所感，不至此。予掩卷嘆曰：「嗟乎！即此一事足傳矣。」

君諱鉞，字聲遠，王姓。系出瑯琊族，而中遷會稽，當時所稱王謝者。迨元明之間，復有贅蕭者，爲蕭山王氏。嘗入史館，較蕭山氏族。其以名臣入明史列傳者，惟魏尚書、張尚書二人，而他無聞焉。

其在萬曆間，祇王公茂槐贈司空少尚書，曾以丹京兆時督理渠道，載其實事錄。而猶子玉鳧公亦以進士作司空郎以繼之。以故閱閱之盛，繩繩勿替。自鼎革以來，贈內閣中書舍人，崇祀鄉賢。慎之公粵生二子，長亮臣公，諸生，與弟毅菴內翰並有名。亮臣公生中卧，補國學生，有子四，其次即聲遠君也。伯叔皆貢生，而季以國子候補州司馬，其相友愛。君嘗讀《斯干》詩，及「兄弟式好」一語，爰取前文，以「竹苞松茂」題其門，且終君之世，不異寢食。此正《君陳》所謂「令德孝恭，惟孝友於兄弟」者。若夫鄉黨姻卹，還金卻券，餉獄囚而救道殣，事固有之，顧此不能詳，且亦非所重也。

乃其德配汪孺人，則尤可感者。孺人本名族，世嬪閭閻，其父兄皆有聲藝壇。而孺人知書，以賢淑稱。顧遭時不偶，二十始

來歸，裁五年而稱未亡。且即此五年中，又復以舅姑養疾，扶持之餘，繼以含襲。其艱辛荼苦，較有其於孝子者。然且遺孤方四歲，女甫襁褓。而君之兄弟復以君亡後，各析匕箸，一切男女婚嫁，悉責之持門之婦。其豫營君葬，相地下窆，今所稱前司販者，不知幾經畫而後有此也。然而當教子時，以嫠婦延師，中外不接。乃飾書幣，請山陰之閨秀，素以文字相往來者，曰金先生，出子女事之，相與授《孝經》、《論語》，一時講讀之盛逾外塾焉。且念君耽書，曾輯《左》、《國》以下，傍及子史與諸家集，而未竟而卒。慨然謂遺金滿籬，曷若傳一經，以成父志，乃命孤洪源陸續積書。遇有秘本，即購之，合得數萬卷，藏之一樓。從來東江書府，極推范氏天祿閣及山陰祁氏東書堂，而今皆散盡，惟蕭山王氏書巍然獨存。孺人

所見亦大矣！

君以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五日卒，距生順治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得年二十有六。孺人以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卒，距生順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得年五十有一。子一，即洪源，國學生，候選州同知。娶山陰周氏，左都督浦口總兵諱方蘇公曾孫女、工部虞衡司郎中諱襄緒公孫女、候選州同知諱侯公女。繼娶錢塘吳氏，廩生諱國梁公女。女一，適同邑來之燦，康熙辛卯科舉人。孫一，宗柱，宗楷，幼。乃爲銘。銘曰：

是惟茂族，本瑯琊宗。數傳益大，遷禹井東。翼翼京邑，晉階五工。內翰繼起，著綸扉中。翳君善述，令德孝恭。析肉療母，^①感通蒼穹。況兼友愛，有共被風。年雖不足，德則有終。佐以內助，閨房之雄。

少嫻七誡，長協三從。痛君好學，誦讀未逢。教子蓄書，如聚沙蟲。樓藏弘正，閣開李邕。縑緗四壁，與東觀同。慢言墳索，比馬鬣封。彼名山者，傳之無窮。

①「析」，四庫本作「割」。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秋晴稿

墓誌銘十四

江西饒州府浮梁縣儒學教諭王君墓誌銘

君鄞人。祖養吾公，諱朝，試杭州。樂之，與其兄萬曆戊戌進士在吾公諱猷者，割所居，居杭州西城。生子五，皆錢塘諸生。其次子夢發公諱一焜，君父也。又次諱一虞，即以錢塘生中天啓辛酉鄉試，遂下籍爲杭州王氏。夢發公生子四，亦皆錢塘諸生，君爲第三子，諱起芬，字芳人。而長子諱起

彪，亦以錢塘生中順治丁亥進士，而于是有德興縣殉難之事。

按狀，起彪，字虎子，以興朝丙戌開科舉鄉試中式。其先一年，君東渡西陵，省墳墓于鄞，未還渡也。西陵舉民幡鎮海將軍守寧波者，移軍屯西陵，阻江而守。時首事者多鄞人，強君共事。而君辭之，匿于海濱者越一年，王師下江東，君始還渡。值虎子賓興，歸見君，執君手泣曰：「吾將爲興朝官矣。」明年成進士，又明年除江西饒州府德興縣知縣。而江西守將金聲桓反，虎子捧檄行，謁征南大將軍譚君行間，而譚君留之。新令，諸官未赴任留軍前者，事平，以軍功超本級擢用，名隨征官。隨征官本捷徑，人爭趨之。虎子不欲，曰：「吾赴任官耳。」既而賊平，請赴任。方是時，賊渠雖授首，而餘孽猶未解也。饒州故山僻，多逋

寇。而僞將董三合饑民，乘之與婺賊張天麒、樂平賊許宥等重聚洛口，四人德興城。民無守者，巡撫朱君留虎子南昌待之。既而賊稍散，虎子乃馳檄徧諭德興民之附賊者。而民皆感之，多還歸來迎。時虎子駐府城，先行牌調伍伯，取圖籍稽坊里戶口，報之行省。行省以爲能，已促之行，而居民之來迎者又踵踵至。虎子遂赴任。總鎮穆君、饒九道吳君請以兵從，而虎子卻之。己丑六月，下車于五垣，八月入城。越十日，僞將董三衝城入，篡虎子去，幽于十三都之天君廟。廟後通弋陽，一僧背指曰：「弋陽去此三十里，可逃也。」虎子曰：「吾死賊官也，吾以逃官死賊也？」一時賊勢稍衰，無主首，將欲得仕官之賢名者爲之號召，故百計脅虎子令降，而虎子不從。已而張筵請觀伎，酒半，扮武安王舞。賊持杯遽來前

曰：「武安云：『降漢不降曹。』誰謂漢耶？」曰：「吾奉天子命以來知此邦，非漢乎？」曰：「是滿也，非漢也。」曰：「堂堂天子，蒞中國而撫四夷，中與外誰非漢者！」曰：「然則請君還漢耳。」遂戕之。

先是，君送虎子時，訣曰：「吾以身許官，官所亂，此行存亡未可知。諸弟能養親，吾無慮矣。第吾倘不測，非子，誰當周旋之？」而曰：「諾。」以故君聞變即走德興，收其屍，歸葬杭州。隨獨身之江西，號于江西巡按監察御史米君及饒九道吳君，請題卹。而御史難之。君灑涕陳說，侃侃數千言。一時聞者皆相顧嘆息，稱其賢。遂謂君儒者可用，使之署饒州府浮梁縣儒學教諭，曰：「署此，然後題。」蓋將以羈君也。既而新令撤按差巡撫，以變亂初定，數更易，終不得上請。而君以稱職，行省詳院

使當請實授，君投傳嘆曰：「吾所以羈此者，爲死者請卹耳，豈爲此縣博士耶！」且

兄不爲捷徑官，而吾爲之？」遂拂衣行。已

而德興縣士民舉名宦，崇祀學宮。君復至

德興學，奉主哭于祠。康熙二十七年，浙江

巡撫金君、提督學院使王君，以君請崇祀杭

州三學鄉賢祠。又十年，君持虎子狀詣予

寓亭，再拜請表墓。予時病腹下，未應也。

其明年，君卒。越二年，君子國子生之麟，

且持君狀來告曰：「亡父卒于康熙三十七

年十一月七日，距生明萬曆四十八年九月

二十七日，已八十年矣。將以某月日卜葬

某所，而銘詞闕然。當彌留時，囑曰：「吾

向者乞西河文，表吾兄墓，而病未遑也。雖

然，人亦有言，死後能得西河文，庶或幽德

無泯淪。吾兄節未白，而吾又賁志，幽德也

而泯淪矣。吾一生用心，祇此兄事，如肩鴈

不可解，盍亦請之，或者能銘其一乎？」則何敢辭矣。

間嘗出西城，訪寶石山房，觀君與夢發公讀書處，湖光山色，照暎胸臆。在崇禎之季，山陰劉忠端從京師還，過君而樂之，與之論辨理學，往返若干口。曰山川人物，各擅其秀，今不可得矣。西城舊所居已歷二世，而國初下圈城令，自錢塘湧金以至清波三門附城居，皆圈之去。時虎子捷禮部歸里，而女兄夫戴京兆屹瞻君，方會試下第還，爲婿贅君家。乃露處衢路，徬徨無所依，既久而後賃有屋之家居之。君嘗曰：「人生丁亂離，則拂意之事皆能安之。少從夢發公游楚中，憲賊陷麻城，略地廣濟、蕪黃間。夜走山市，里仁會者，湖民之甲保者也，指爲賊，縛而俘于官。官初不省，既而呼懇之，然後大驚，急令釋所縛，而導之歸，

其坎壈如此。故後每遇拂意事，必曰「此非里仁民乎」，蓋通觀云。君臨卒，其子請曰：「脫不幸，將以之易名乎？否乎？」初曰否，既而泣曰：「吾初以請卹受此官，志在請也。今可得耶，名此所以志矣。」因名教諭君，而附之以銘。銘曰：

矯矯大節，千古不刊。更革之際，始多難言。太公夷叔，東西異轅。惟以官死，聖門皆然。所嗟伯封，尋兄郊原。軹深雖烈，悲名不宣。因之扶服，三驅江干。不幸賁志，留名以傳。誰言幽閔，墓門此罇。煌煌日月，在兄弟間。

凌處士墓誌銘

凌氏，予世交，有同官者，有先世同籍者，有與兒姪輩同計車者。獨于悅菴君，則

少年避世，與予之早歲避人走四方正同。而其子子健君，又往以六藝相諮請，有同學之好。惜予老，未經方幅，而悅菴已辭世而去，且十一年矣。

當君生時，丁崇禎之季，中原群盜如豪毛，顧東南猶晏安也。其時生齒盛，四民熙熙，士大夫以勢位相矜。而杭州稱繁華之鄉，苟名家者子出而問世，又誰不慷慨思奮興者？況凌氏甲第冠于西浙，公自視固殊，人亦不敢夷視之。而乃自成童以後，弱冠以前，嶽嶽然將致萬里。而一旦驟罹鼎革，舉生平所學而盡屏之，斯已難矣。矧君非無意進取者。生既抱異姿，承父兄之教，家學有自。而志又銳上，終日挾一卷，歷長晝不輟，雖傍晚，猶俯首矻欄隙。此其汲汲爲何如者！而遽据所誦，束所爲文稿，再拜而投之爨間。嗟乎，豈易言與！是豈尋

常學士所幾及哉！非古之所謂高自蹈而薄于功名者乎！迄于今，其家之群從出試者，或登賢書，或第進士出身，或召館試爲翰林官，即其子子健君，亦以康熙己卯中鄉試乙科。而君獨廢居，治生業，徘徊市門，人皆稱之曰「牆東君」云。顧君聞「牆東」名劇喜，嘗曰：「吾家數世爲顯官，而食廉吏貧。不幸早失怙，七歲衣麻衣，何以將母？自非居牆東，其能爲人子，有今日哉？」以故公事母數擊鮮。杭俗，時物非最初出者，雖貴值不名營新。君必以新進母，未嘗于口不食也。兵革之際，人間多傳聞，每日夕必陳其晝所聞者以爲歡。母嘗嘆息，謂：「吾不出門，而周知天下之事，可驚可喜。較之矇瞶之彈詞，亦何以過？」第不意世故翻覆，其爲滄爲桑，遂至于此。」君有兩大願。一，大父與父棺俱未葬，君營葬兩山，至

足跣股裂，而卒以竣事。一，先世閭閻在新宮橋南，初被兵災，既而毀于燭，因寄之望仙之左，而久不能復。君獨復故居，且造家廟爲合宗地。兩願俱畢。若其自處之齋，則幼讀乏薪燎，每坐暗室，必辨色而起，以補宵課。學書不用紙，以退筆蘸水，臨帖于琴磚，日必千字。至其身之所衣，則自潔服對客外，易以博綈之補綴者。或詰之，曰：「吾忍忘吾母手紉乎哉？」君勤于祭祀，每以少不及事父，遇諱日，輒孺慕如兒時。或其日偶值陰雨，則尤愴然，謂家人：「吾雖少，猶記是日微雨，寒烟起如縷。今不猶是耶？」言訖，泪隨下。嗟乎，如君者可謂孝乎惟孝，隱君子矣。

康熙二十四年，君年六十，召家人謂曰：「古人有云：『人至六十，須多爲之貌以傳于後，使子孫繼起，可以想見其形容。』夫

見其形容，何如直聞其聲咳之爲快也！一因白爲詞以爲壽。其詞曰：「余生不辰，七歲喪父。釋也伶仃，母氏荼苦。誰曰朱門，不異蓬戶。埋首誦讀，仰承樞機。經帖苟明，青紫可取。事乃大謬，兵燹錯迕。辭我管城，而業商估。嚴寒不冬，酷暑無午。漫擅奇贏，庶給一哺。于歸我室，奉我筐筥。舉男子三，摧折草莽。祝融肆焰，惟餘焦土。獨行營營，託足靡所。誅茅望仙，苟且楮柱。劬勞罔極，又廣陟屺。枯骨未安，遑問跋股？幸妥先魂，委蛻山塢。乾也豐也，嗣續豆俎。孰云其佳，已乎猶愈？澹泊素秉，勿耽歌舞。食取其飫，何必魴鱖。衣取其適，何必楚楚。恤其匱乏，胡分爾汝。資其嫁娶，曰余是主。凡我子姓，亦或稍補。拂逆之來，理以自矩。事得其平，雖讎可侶。謙謙君子，人或相許。鹿夢縈縈，蝶飛

栩栩。花甲一週，頓欲輕舉。所俟式穀，在乎善樹。以此垂訓，兼之作譜。」越四年卒。

君諱克閏，字步騫，別字悅菴，錢塘人也。代有顯官。自五世祖刑部公後，高祖諱立，嘉靖癸丑進士，官建昌太守。曾祖諱登瀛，萬曆丁丑進士，官禮科給事中，與其兄太平太守諱登名者，同舉鄉試，而公居第一。祖諱德，國學生。父諱龍徵，杭州府學生。配陸孺人。子三：長乾，康熙己卯鄉試乙科，充國子貢生；次豐，國學生。公卒于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距生故明天啓七年十二月，享年六十四。乃以某年某月將葬某阡，孝子乾，即子健也，告予狀，而謁予以銘。銘曰：

惟君挺生，席高門兮。方之靖節，爲南郡曾孫兮。兩世家食，居丘樊兮。群從絳珮，猶然紛綸兮。黃門之孫，尚有爲京朝官

兮。君特急退，甘肥遯兮。潯陽處士，足相比倫兮。予少進取，長而沉淪兮。棲遲道路，乞食者三十年兮。驚翔之鳥，念及同羣兮。俯仰悼嘆，等之予之身兮。今茲老去，方校典文兮。惟君之子，每與之講論兮。相君之室，若堂壇兮。宜爾子孫，其永無諼兮。

誥封恭人湯母王氏墓誌銘

恭人無諱，王姓，故明崇禎進士、直隸涑水縣知縣元建君女孫也。父旋一君，補諸生，早卒。母凌孺人，以苦節著。兩浙巡撫上其事于朝，奉旨表之，建坊旌里門。

恭人生而端整，有賢名。會誥封中憲大夫湯君，其原配錢恭人卒，求得一良助宰內政者，聞恭人賢，遂聘且娶焉。方是時，

錢恭人所遺一子三女，皆幼。穉子裁七歲，即吉安府知府諱修禎者也。提攜襁褓環膝前，恭人以一身兼保傅之任，斯已難矣。暨修禎出就外傅，君既饒結納，交游紛然，加之在庭之師友，往來請召。其間酒漿觴隧，不絕于御。然且男女婚姻，親串酬酢，皆得揆人情而中禮節。觀者謂嗣徽祚胤，兩不媿焉。據君狀，君累經坎壈，迄無寧息。至是外宅有洋估市海舶者，以犯通洋禁，爲怨家所發，而其人亡去。大將軍捕逮，謂君歷海人，藏匿資結，當連坐。恭人投閣救君，不可得。狂狷祕密，恭人輸奩具罄所有通之，且謀出身鳴君冤。會當事廉其情，驟加省釋，然後已。康熙十六年，修禎以年貢授內閣中書舍人。二十年，出補常德府同知。值西南蕩平，覃恩封宜人。越五年，遷江西吉安府知府，晉封恭人。其

時恭人居，佐君宰家政，秩如也。既而修禎罷官歸，越五年卒。先是，君兄弟四人，各有子。而君子最長，其娶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勿箴徐君女又最早，以爲似續可無慮。而修禎無子，其卒時君且七十二矣。君以議立後諮之恭人，恭人曰：「占有是禮耶，于古稽之。其無耶，則稽之今之令甲。」乃以君弟洪九君之孫涵，爲修禎後。其時會宗人、集親鄭，告家廟，恭人實主持并調護之。其事璣不能悉也。乃越二年，而君又卒。恭人向撫子，今又撫孫，兩世保抱，無異焉。當君卒服闋時，恭人年六十。親鄭請爲恭人壽，而恭人辭之。然而其誦恭人者有云，恭人佐君以寬厚，遇事出意外，必曰：「君厚人，君不負人，義也。人薄君，人負君，命也。」以故君每歷險阻，得自解慰。而修禎受恭人教，自成童以迄筮仕，晨夕出

入，惟恭人言是聽。以故兩歷大郡，而皆免于議。至是則艱辛荼苦，向之秉政于內者，今且兼攝外事。毋論樊籬鐻鑰、廩棧簠簋，持飾惟謹，即一盂之饋，一刺之稱，亦必再四衡量之。然而中外井井，各有程度。即至盛衰遷變，前後榮落，不少易。其善于持門如此。

恭人卒于某年月日，距生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其子女婚嫁，具君誌。康熙辛巳，將合葬于甘溪青龍山錢恭人墓。哀孫涵介其外大父禹臣張君來，再拜乞予銘。銘曰：

翳時有淑，基于太原。亦越數傳，而嬪聞人。實產名只，掌中之珍。庭梅有標，歸于商孫。禮重嗣室，宗貴肇禋。乃甫脫帨，遽抱繡欄。以鸞車降，將雛弱翰。既秉懿槩，復饒慈顏。雖當中道，頗遭險艱。庾臺脚短，文姬首髻。終致完卵，覆巢仍全。因

之嗣子，獲獻天安。五花再進，六珈晏然。如何鞠凶，聯喪不旋。不止上計，以事去官。大樹既撼，孫枝并殘。自非巨力，誰能仔肩？所幸式穀，薪薪相傳。臧爲鑄返，子家皆還。宗祊克紹，箕裘再延。祗嗟祿食，半出蕪田。曩時車牛，誰爲輓牽？恭人處此，要爲極難。爾乃黽勉，蓋藏不愆。盤盂皮幣，準按金錢。出入禮度，皆云至便。占稱持門，非健莫據。云胡不造，公然棄捐。今茲紉瘞，於龍山阡。將俟朝賚，以貴重泉。歌礪片石，長存墓門。與並存者，此石中文。

山陰張南士墓誌銘

南士張氏，名杉，山陰人。父灝，不仕。祖鑑，天啓辛酉舉人，官晉府左長史。曾祖

一坤，萬曆甲戌進士，歷官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高祖元冲，嘉靖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五世祖景琦，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廣西桂林府知府。其兄景明，弘治庚戌進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恭僖。弟景暘，弘治己未進士，福建道御史。六世祖以弘，成化己丑進士，由禮科都給事中歷任江西左參議。其弟以蒙，成化辛丑進士，除江西廬陵縣知縣。南士兄弟四人，兄曰柷，曰梯，弟曰楞，皆有才名。而自梯以下每出主文社，人呼曰「三張子」。三張子當明季以其文行世，名噪海內。而楞甫弱冠，與同邑鄭氏舉民幡蹈海而死。梯病卒，南士隱居白魚潭。

性孝友，事兄若父，撫兄弟之子過于己子。講學務躬行，砥礪刻苦。其于人倫間，

細大必周，無毫毛敢疏忽，而尤篤于視朋友。嘗隨兄客維揚，爲兄執御。巡鹽御史姜圖南，遍餽名士之過訪者。杉捧兄刺投御史門，而已無刺。御史知杉兄弟來，雖無刺，各餽六十金。會江陰王雙白以避人故，髡爲僧，至是同杉寓，乞門者通刺，不許，及通，又無餽。南士曰：「豈有王雙白來而無餽者？」此必誤也。不然，使君何繇知我至？我當爲使君補此一誤。遂移餽已金換一簽，付雙白去。宣城施閏章督學山東，以山繭三十丈屬山陰徐緘寄南士，緘悉爲家人辦衣，不之寄。或有言于施君者，施君再寄之。南士封還所寄，曰：「已拜賜過矣。」施君大喜，急持書示座客曰：「人言安足信，吾固知伯調無是也。」伯調，緘字。餘姚魏蒨以臘月渡西陵，旗兵戍者剽其裝。袁衣過蔡子子伯。蔡子飯之，裹之以越布單

衣。時南士居蕭山，蒨并過南士。南士脫身所衣絮袍衣之，且貸隣人金爲理裝。或問子伯，曰：「吾亦思有以助之，而以念群從，其不能卒歲多矣。且家人雪中，皆無兼衣。而以厚所薄，不忍也。」以問南士，曰：「友以急投我，而我薄視之，則安賴有友者！若夫吾所厚，則生平事也。生平不厚厚，而臨急而較量及之，徒薄而已。」聞者以是定張、蔡優劣云。康熙二年，海上大獄起。歸安魏耕走蕭山，復走梅市。大將軍刊章遮捕之，獲耕，兼逮蕭山梅市之藏耕者，以銀鐐鎖李達、楊遷并祁忠敏公次子班孫。家人莫敢問，道路離立。南士挺身走三家，爲經紀其事。縣官遣伍伯戍守，懼漏所籍。而南士乘夜爲涉帑，且時時渡江，入司獄，通犴狴往來。獄吏怪之，執以告提刑。提刑大驚，初以爲異姓非家人，窺探資

給，擬坐。而既而察其無故，慰遣之。及耕伏法，南士陰勾之錢塘孫治收其屍。而班孫與達與遷並徙塞外。點解，多人，則杉也。解官斥之曰：「汝欲偕往耶？」曰：「當魏耕逃時，亦思至某家，而徒以舟楫未便故，某幸免。今某不忍三人者獨行，欲送之過河，而執事以爲欲偕往，吾豈畏往者耶？一解官義之，勸之返，乃嚟咷牽衣而別。既而蕭山毛姓者爲怨家所陷，以殺人律負死罪在逮，出走十五年。中道遇赦，潛歸，將到家，而怨家跡之。南士親飾爲舟子，待之白魚潭，而藏于家。越一年，遠近多有知者，乃徙之南山之天衣寺，出入瞭眎。每以茹蔬久，私市肉炙之，擣魚蝦，雜菜而合之爲菹，日捧飭，如家人。顧終以暴露徙去。康熙十四年，南士過禾中，聞姓在汝寧金使君署，念甚，遂獨身持被，涉江湖淮，由潁毫

而西，直趨汝寧。遇于城南之蔣亭，相抱痛哭，云國家屢有赦，籍簿已滅，怨家亦散亡盡，黃門姜君爲君雪其事，可還矣。遂大游淮蔡十日，攜牲而歸。其後五年，姓被召赴長安。而南士以猶子官廣東鹽市司提舉，過其任，疾卒。

君貌樸而氣直，語鮮回曲。然視天下人物，皆如一體，無彼我間隔。而至于朋友，嘗曰：「末儒以十倫五教衡量厚薄，則君親至重，孰有及于朋友者？此執一之學也，時中則不然。時當所重，雖朋友而等于君親，無少磷焉。何則？中故也。非然，五品不並列矣。」故其交友每如此。若其讀書，則博篤而辨，于載籍無所不窺，然各有根柢。嘗講學留軒，座中論禮不能決，南士引《禮》註及漢晉儒之言禮者，數言決之。當居蕭山時，知縣羅明祖係京朝降官，而有

文名。是年值崇禎己卯，大集名士于河陽館，鐘鼓笙瑟，若舉文社者。先課文一篇，題爲德行顏淵三十字。課畢，復揭一籤于卷末，曰：「漢人有諸賢，名曰顏子，曰曾子，曰仲弓，曰子路，子游，子夏，何人也？」座中百人無應者。南士提筆書其下曰：「顏子，黃憲也。仲弓，陳寔也。張曾子，張伯饒也。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子游，張騫之孫猛也。漢同時有兩子夏，一杜欽，一杜鄴也。」羅君屈膝再拜曰：「名士哉！一蓋其年十九云。子燧，康熙庚辰進士。乃爲銘。銘曰：

聖學久熄，誰能躬行？儒墨貽舛，棄若蒯繩。同此倫類，妄分重輕。敢謂朋友，與君親并。張仲孝友，天良性成。人我一體，不徇虛名。其于行事，歷歷有徵。況茲甲族，袁楊東京。世嬪冕紱，家無餅罌。不

幸五會，與陽九丁。三張抱才，委諸棘荆。我恃良友，濟危扶傾。北海餅豎，徐州酒傭。天涯莽莽，黍離相尋。既平急難，孰念友生？四時位哭，徒然屏營。百身願贖，于斯塚中。

何毅庵墓誌銘^①

毅庵長于予二歲，崇禎十年與予同入學，爲諸生。越七年，明亡，與予同哭學宮，同被薦于監國魯王，爲西陵軍監軍。而予避南山，君避之潘泉之濱，各不應。王師渡江東，予髡首爲頭陀，而君病咯血。又同爲隱居，各不赴試。當是時，君年二十，與同邑徐君芳聲從游于劉忠端先生之門，講

① 此篇四庫本未收。

理學于留軒，其于詩文泊如之。予時薄理學，以爲徒事論辨，非躬行無益。乃與仲兄錫齡、同邑蔡仲光、始寧徐咸清、山陰張杉，窮《易》、《詩》、《尚書》、《論語》、《孟子》及三《禮》、《春秋》三傳。而與同郡張梯、徐緘、沈胤範、祁班孫、姜廷梧，縱橫爲詩古文詞。既已選越郡詩若干卷行世矣，及見毅庵詩，愛之。大抵其詩，在崇禎之季，曾作贅婿于留都京兆王盤峙公之幕，與留都知名上往來唱酬，故有詩。因出己所贖與徐緘與君合爲一集，名《越州三子》，實不知其詩之有避忌與否也。

毅庵故自負，不善下物。遇所好者，雖百詆毀，不爲動。而意稍不合，即不少假顏色。且喜于任事，遇鄉里有公幹，必身任不少卻。當三藩弄兵，凡東甌進勦者，一切糗糧芻秣，轉運軍前，悉責之間左，而罷官解，

民力不堪。值和碩康親王統王師南征，毅庵叩馬訴其事，且侃侃有論說。親王韙之，立敕改官解，并切責州縣官。州縣官皆恨切齒。邑有西江塘，爲海潮所衝，漂沒廬舍。每修築，不能起，而近塘居民益復開潭洞，以灌暎田。毅庵爭于官，民以多金餽毅庵，毅庵拒之。由是塘患息，而怨者四起。

有言毅庵作詩刺當官者，州縣官得其詩，無如何。乃搜其舊稿，深文其詞字而指摘之，謂犯國禁，死罪，係累之，押以官兵，渡江赴軍門下。杭紹二府會勘于吳山之城隍廟，毅庵對簿，無所詘。有吏大聲曰：「日重光何也？」曰：「頌禪代也。東朝繼世與興王嗣國，凡有光于前代者，當時皆頌曰重光。《虞書》曰『重華協于帝』，《孟子》曰『於湯有光』是也。此樂府題也。」「何以紀遼東？」曰：「此亦樂府題也。隋帝征

遼東，而詩紀其功。凡後儒之頌功德者，皆得和之。我祖不嘗下遼東乎？夫遼東，勝國之地，而謂當諱之，吾不解也。」明朝者何？「曰：「詰旦也。以詰旦而爲勝國，則會朝清明，不惟在明朝，且在本朝矣。」清戎者何？「曰：「清軍也。以戎兵而爲戎敵，則『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不惟戎徐戎，并戎周宣矣。」然則曷爲夷？「曰：「裔也。舜東夷，文王西夷也。且夷與夏對。今我有方夏，煌煌三祖蒞中國而撫四夷，誰夷我者？夷我者大逆，當反坐。」曷爲虜？「曰：「擄也。成爲土，敗爲虜寇。不敢以明爲虜，以明本王也。寇雖勝，然亦未底于成也。若我，則成之者矣。且我自敗寇以來，南征北討，其自中及外，有何一非我所虜！而反以虜我，大逆，當反坐。」詰者無以應，乃曰：「評選汝詩者誰也？」曰：「一徐緘，

死矣。一毛某，見爲侍從官，恐非此所能詰者。況行文舊習，評與選皆身爲之，並未嘗出二人也。」時巡撫金君、提督學院王君皆儒臣，各言諸所詰不當入官，無學術，徒多事，貽笑上類，聖天子儻聞此，將以我輩爲何如人？而按察使佟君直據嘉興錢氏例，凡舊刻文卷，有國諱勿禁，其清、明、夷、虜等字，則在史館奉上諭，無避忌者。康熙乙丑會試，外簾官不曉事例，尚有以日月夷虜字爲疑者。及見上命題，有「如日月之代明」、伯夷聖之清者也，遂止。乃責紹興知府胡君、蕭山縣劉君各紀過一次，使自新。而毅庵竟免。

先是，康熙癸亥，行省修通志，聘毅庵入志館纂修人物。其有不得者，悉思于此際斂之，至是散去。會上謁禹陵，毅庵迎駕于望京門外，獻《南巡頌》十章，上命收其帖。及還京，特註毅庵名，并書其頌，敕總

督王君訪里居所在，獎之。乃屏跡東郊，與同邑武進士張君、道士蔣君，講參同之學。對坐蓄氣，夜卧能見物。然終不效，年七十九卒。所著文爲家人所燬。同邑蔡仲光、山陰張杉與予家所藏稿，俱于是時里族相戒，擲于爨，鮮有存者。

毅庵諱之杰，字伯興，又字毅庵，邑人。其先三世人御史臺，有名。父鴻臚公好結納，家有園亭，其在里曰「百尺樓」，在郊曰「梅花樓」。賓客至，多游二樓間。今百尺樓改爲祠宇，而梅花樓廢。子三：仍炎、倬炎、任炎，皆文學。銘曰：

人生亦何嘗兮，搏丸撐壓，徒比蜣螂兮。嗟嗟百年，吾親見滄與桑兮，有何恩怨，到此應偕忘兮。其所難恃者，亦惟此文章兮，與其埋石室，又何如藏火房兮？君嘗夜坐見有光兮，試觀寢室猶煌煌兮。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秋晴稿

墓誌銘十五

陸三先生墓誌銘

先生陸氏，諱堦，錢塘人，梯霞者，二十字也。父夢鶴公，諱運昌，明崇禎甲戌進士，官吉水知縣。與其弟毖中公，諱鳴時，官兵部郎中；夢文公，諱明燿，官理刑推官；俱以文章氣節指名于世。明季尚文社，每府縣官人各彙其所在指名者，板而刊之，曰名士，較試場所取榜帖上，尤爲嚴重。

而太倉張君天如以翰林院庶吉士家居，乘月旦，輯海內指名與東林諸都講，共採錄者合得如千人，定爲復社。時杭州一郡，唯公兄弟三人哀然列社首，而他皆不與。人之造其廬者，比之河津之有三門山，曰此陸氏三龍門云。乃吉水公生五子：長麗京，諱圻；次鯤庭，諱培；先生其三也。崇禎己卯，舉兩浙鄉試，先生偕兩兄，合梓其社業行世。而鯤庭君于是年中式，一時購鯤庭行書，并兩人社業並行之，號「三陸體」。當是時，先生有兩弟，曰紫躔，曰左城，皆名士，而年未成也。人第指三君繼三龍門，後遂以三陸豔稱之。

予是年初赴試場，從祁君奕遠舉蘭里文社于湧金門外，杭之名士，唯徐君世臣、張君用霖、吳君錦雯先後至，曰：「三陸君何在？」既而麗京、鯤庭來，而先生不赴。

次日，訪先生于板兒巷，予之見先生，從此時始。而次年，而鯤庭君成進士，官行人司行人，曰三門又啓其一矣。及壬午再試，三陸君艱居。國變，王師收杭州，下令鄉官在籍者，各投名授職。里胥到門時，行人君避兵橫山。老母裘太夫人尚在堂，夜起呼先生，徬徨曰：「是地去橫山遠，將欲使汝至橫山，促之來。非吾意不來，此吾家門事。且此隙所繫大，死忠死孝，未可以母命亂其意。如之何？」先生俯首，不能答。詰日，而橫山訃至，曰行人君死牛鼻繩矣。先生乃扶母告廟，爲位而哭，遂奔橫山收其屍。投牒軍門曰：「行人司行人陸某身死。」取驗狀訖，并詣錢塘學，告大成殿，右階下盡等。歸而奉裘太夫人隱于河渚之駱家莊，以圃以漁。間受雞林估人請，選舉文甲乙試帖并房牘，名《龍門集》，取其所酬金，爲菽水貲。

而伯兄麗京則賣藥苕霅間，每月一歸省，每歸必牽一舟，奉母居其中，飲食歡笑以爲樂。如有年。先是，陸氏以文章爲東南領袖，先生之選《龍門集》，繼先人志也。會督學使谷君倣張君天如作《明史紀事始末》，以金幣聘麗京作史論，已辭之矣。烏程莊氏輯僞史，豔麗京名，陰竊同時指名者，曰范君文白、查君伊璜與麗京，作參定姓氏，不告諸本人，而標名卷端。適周侍郎從閩還，見其書不實，畔亂無狀，又不出自館局，犯功令，以告文白。文白大驚，亟偕麗京、伊璜合爲詞檢舉，由烏程縣達府，將入奏而未遑也。烏程知縣吳君者，以他事去官，不得于知府，且怨莊氏不遂賂，首之部堂。會今上改元之歲，平章者怒甚，緹騎四出，逮知府以下，籍莊氏，檻其首者，三君披銀鐺就道。家人無少長，皆繫獄。先生

乃先麗京行，倍道至都，勾其舅氏裘公之都居者，備極營救。且謀納橐籥爲刺讞地。而家之籍捕者以不得先生，覆追至京，大索長安街。適文白之子魏公呼冤于西臺，謂檢舉有前詞，不得罪。議遣京朝官就浙按讞。先生急南還。時叔父兵部公以高年在狂狷，且無嗣。前此裘太君生時，議以先生爲公後，有成言矣。至是先生曰：「此即吾父也，焉有父在獄而子掉臂者？」遂詣獄乞代。守者曰：「代耶？律，父子俱死，無代法。念君自來，不異牖可也。」既而讞上。上憐其無罪，得不坐。康熙二年五月，獄解。先生奉兵部公歸，立爲後。越二年，兵部公卒，先生行三年喪禮。而麗京自獄還，輒鬱鬱不自樂，每曰「幾以我故覆宗」。至是居公喪，服除，嚎咷拜公墓，辭曰：「猶子不肖，幾使叔父死于牖。今縱不能從叔父

地下，其忍陽陽居人世哉？」遂託以遠游，不復歸。先是，三龍門公惟吉水公有五子，而兩公闕然。因預奉裘太君命，以先生後兵部公，而理刑公則紫躔嗣之。至是紫躔、左城皆相繼不祿，獨麗京承占水公祀，主裸器重大，先生將尋兄稷苗，而風刺于骨。惟兄子寅旁求之，見公于徽州，已爲僧矣，牽其衣不即舍，遂奉之歸，乃爲先生療風疾。且日會鄉人道故舊，示無去意。伺先生疾稍愈，頓失所在，嗣後再覓，不可得。而寅於康熙丁卯舉鄉試中式，戊辰成進士。然終不能再出門，身死。先生乃孤居里閭，授生徒，四方從游者如歸市，自東西浙至他省，多有景行不得前者。同郡貧士覘閩中慕先生名，乃飾爲頃旦，懷爵里，投閩名士。閩名士爭闢館舍，執經請委塾門下。值莆田魏君虎上以北行經杭州，造先生廬，驚

曰：「此真陸先生耶？」先生乃笑曰：「彼亦名士，徒以貧故借僕名，且安見僕非僞也？」

初，先生生時有文在手，曰「才人」。暨弱冠，曾卜夢於于公神，公餉筆一斗，始竊自喜，至是嘆曰：「才者材也，吾將籍管城材多子弟矣。」兩浙開府張君運青者，裘侍御本房師也。侍御諱克美，爲裘太君之姪，與先生中外兄弟，以言事得罪，居于家。開府謂侍御：「吾欲延陸先生爲國人師，能曹丘耶？」曰：「能。」顧先生守段下節，必肅以禮幣而先于門，然後某從容導之。一開府如其言。先生初甚拒，既而諾，又既而幡然以從。開府乃大啓義學，構書院于萬松山巔，集通省學士讀書其中，奉之爲十一郡之師。每大會，赴試者數千人，惟先生進退焉。事竣，輯其所講《四書錄》，顏之曰「大成」，而梓以行世。當是時，世固重先生，而

兼誦開府之好賢能興教云。

予醫痺來杭，就人問先生起居，曰：「此三先生也。」杭多學人，不敢以二十字呼先生，而必尊之以五十伯仲，曰三先生。三先生不相見四十年矣，前此二十年，予避人湖西，見麗京于廬陵城下。問之，從贛還也。既而返南昌，再見于占水之水次，曰：「拜吉水公祠也。」惟三先生不可見。然而少壯出門，垂老還故鄉，曩時親朋，並無一存在者，而猶得見先生于七十之年，不可謂非厚幸。乃相見無幾，而先生以八十有三遽先我卒。然且卒之之年計之，即當時見之之歲，則是百年而一日矣。

先生初娶趙孺人，賢而早卒。生子一，曰豐，^①曰兆爵。而紀孺人以賢繼之，生子

①「豐」，原作「豐」，據四庫本改。下兩「豐」字同，不出校。

一、曰正夫。皆以諸生能文章。當時群從指名者，長繁弔，行人君子也，高才不試；次寅，麗京子，進士；又次冠，左城子，以康熙庚午中北場鄉試。豐兄弟皆與之齊名，而豐尤著。銘曰：

從來名家，出自禮官。因義責實，嚴于申韓。當其盛時，載書雞壇。文章烜若，氣節皦然。降及末季，猶以名先。平輿品目，界休引延。譽士霧會，大義日宣。張霸曾子，黃憲顏淵。爵刺遠布，盟詞高懸。君家前游，實領百賢。豹達五里，龍開三門。以是兄弟，饒爲文篇。五常未著，三賈遽傳。懸圃積玉，乃超雲間。驟遭鼎革，朱門改觀。王蠋縊樹，龔生抗咽。賣藥韓休，採薪百年。乃謀養母，終棲林泉。何意不弔，榮名招讐。象齒忽拔，蘭膏自煎。叔緣伯及，黨因鈎連。五屬異獄，三親同篋。公治園

土，夷齊皇天。將輸金矢，兼謀橐籥。籍茲呼救，因而矜全。于斯肥遯，亡名變顏。夏氏林慮，焦先海壖。鴻飛冥冥，弋何纂焉？仲死伯去，孤居里閭。爰授生徒，鳴鼓設筵。授中國室，進都養餐。開府捧几，侍御執鞭。大闢講院，萬松山巔。明經四十，習禮數千。七十縣士，咸呈簡編。輿無歌鳳，堂有啣鱗。外市公超，東家鄭玄。某也半生，匿蹟人間。老而相見，因思從前。奈何頓別，有如朝烟？惟君大名，千秋不刊。亦惟有道，無慚此言。

山陰金司訓雪岫墓誌銘

越中以詞禪世者三人：一呂君絃績，一吳君伯憩，一雪岫也。雪岫爲絃績館甥，曾學古今文于絃績，其治古今文不啻餘力。

顧愛雪岫之爲詞，因間亦爲之，而與之並名。當是時，雲間蔣大鴻爲蜀詞，宜興陳其年爲南渡詞，各闢門桁，以不襲草堂爲能。而雪岫則上自六季以下迄金元，殆無一不有，而《綺霞詞》稱焉。嘗游嶺表，與絃績、伯憩三人者爲兩廣都府吳君上客。吳君故善詞，而三人者以新詞與倡和角逐。四顧無座人，府中僂僂充四廂樂部，各能歌三人詞。教頭曳長拍，僂僂扮演，而民間效之。凡里巷鬻色相竊歌新番院本，啾啾稱盛事。時都府以良日請召賓客，呼外廂鬻色承應。三人坐上坐。都府把金斗約曰：「吾欲倣樂工唱《涼州詞》故事，覘所演誰詞，以卜甲乙。」及登場，則雪岫《紅韎韜》詞也。都府擲斗，令群優實酒環獻，譟譟達內外。左右廂軍爭引領觀，嘆以爲豪云。予歸田，而伯憩死，兩人故無恙也。康熙壬午春，絃績又

死。予以不得訃，不能哭。暨冬，而雪岫即以其年死于官。是時，予大病幾死，未知也。越明年，孝子渡江持狀，請所以題其墓者。予乃爲位于寄堂之門哭之，延孝子就坐問故。孝子曰：「亡父客年官湖學司訓，而湖無官齋，賃居于天寧禪寺之僧房。甫入門，恍然曰：『若吾故游者，何也？』乃于長至後忽不懌，命榻萬佛閣左右壁所刻馬祖像，係宋元符年從江西靖安所傳摹者，展對久之。次日，索清泉滌齒，取曆書視，云午時吉。至午時，遂起坐，不語而卒。是時頰白久，及五日殮，髭髯四張，忽變正黑色。汗珠顆顆起兩頰間，不拭而嘆。」嗟乎，是豈偶然也哉！

君諱烺，字子闇，明太常卿楚畹公之孫也。生子四，皆以遭鼎革不仕。而諸孫多通籍者。予嘗爲君從兄郟城君誌墓門石，

深羨其群從皆高才好學，以文章表見于世，而雪岫尤最。顧性孝，每以父早世，不及躬視養事爲大憾。而父伯星公則又以好善，于崇禎之季，賑救飢餓，死而享其魂在天帝所。予亦有文紀其事。而君于先公所行，必踵而倣之，推所有以濟不足，友朋之賴之比比也。意廣喜結納，座中罇酒無虛日。而又以門高譽遠，天下之識之者衆。嘗作觀文大社于龍山之麓，築觀文堂，以接遠近之至止者。自浙東西以及三吳諸名下，皆與通爵里，訂氏籍。而絃績是時則又以耆舊爲前游，實領袖焉。君嘗之白門太常公，曾以侍御史督學其地。其所拔諸賢，或通籍，或不通籍，尚有存者。而君又復以編紆與之往來，一時投贊者塞衢路，觀者慕之。君美儀度，意氣慷慨，每與坐談，具典午風槩，咄咄爭上。絃績夙善諧謔，

當之蹇澁。顧善于行樂，每疏勝地爲居游。予嘗過其宅，并過其所構竹屋，必有花草書卷酒具，及座客斟酌，詞意勃發。其尤可念者，宛委山邊闢廣園如千畝，葺太常公所築亭榭，而散植竹樹，引泉鑿石于其中。暮春雨歇，黃沙漲天。早食後登臺，四望南鎮祠。桃花與初日迸出，灼然若朝霞之晃于衣。因大書「綺霞」二字于石壁，而以名其詞。

君生于崇禎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卒于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八日，受年六十有二。以前一年十月由貢士勅授儒林郎、湖州府儒學訓導。元配何，繼呂，即絃績君女也。子八：曰垓、曰堉、曰堊、曰圻、曰埏、曰垂、曰坊、曰均，皆能文有聲。某月某日將葬某阡。故人毛姓者哀之，其哀詞曰：

昔者三閭氏，以英詞白文。降此調六

季，變作江南春。惟有崔蔡徒，耀采驚殊倫。用是屢施易，五旦六間存。少偕姜公子，倣作蜀體新。出走旋悔之，棄置勿復陳。山陰金雪岫，時會西都賓。觀文出麗賦，諷旨追楚均。四家駭謠俗，三峽傾河源。偶以調笑弄，雜入鼓子絃。因之譜技錄，竊播勾欄間。節度開幕府，八部承賓筵。獻觴走臚頭，羅拜驅梨園。嗟君本孝友，晤善之子孫。乃以鄉貢人，對策公車門。吳興舊學舍，借作司訓官。明經類匡鼎，治事超胡瑗。如何十閱月，竟卒于竺乾。應是再來者，新巷猶故阡。結跣且拱別，面目如生前。獨予年八十，左顧誰比肩？老友獨絃續，亦既返我先。賸此柴木質，詎足金石堅。我將賦招魂，附爾宋玉篇。老年成爲詞，以此當哀言。

敕封儒林郎玉宗徐君墓誌銘

徐氏爲杭州右族，其先人以舊朝勳爵從上虞來遷，代禪簪紱。越三世，而門巷新闢，即以衣冠著于鄉。先伯兄司教仁和，曾倡仁社于錢湖之濱。徐氏與社者不一人，而其翹然而最名者，玉宗君也。

玉宗君寄籍湖州，與其弟玉天君皆以名諸生爲文壇要襪。曾于甲午、庚子間悞中副科，慷慨不得志，嘗寓其意于阜通之餘，相視以時，而趣日中以爲業。其言曰：「人居牛衣，困匪今矣，顧逮今而困尤劇。仕進無日，本無學術之可見。而仰有事，俯有鬻，鬪匪細也。身安于蓬戶，而子姓因之，根苦則瓠苦，亦何足怪？獨是先人在寢，應有妥侑。夫盡物盡志，非禮不將。夫

所謂禮者，謂物也，具也。物具不足以將意，則禮安所施？是以禮有四舉，曰恩、曰義、曰節、曰權，而必一營之于物，然後其禮辦，其志行，其事備，所謂一營得而四舉見焉。故夫孝子之事親也，樂豫其心，不違其志意；娛其耳目，而安其寢食。向非備物，則敦牟卮匱，何所充實？枕席杖屨，何所撰擇？稻稊蕡稻，何所需？桃李梅杏櫨梨薑桂，何所給？又況賓朋姻婭，盤盂饋饗，車轂刀錯，皆與在堂爲周旋，得之則愉，不得則戚。而極之養疾，又極之送老。繆幕錦帟、薦車薦馬，自非廉者三之、貪者五之，料多少而通有無，不得也。」其言如此。以故自遷祖至今，恢其里門，雖曾遭祝融，而故爲完葺，墜茨之，又丹黃之。其在扶侍，則燂瀋斂燭，執牀而舉几，靡勿盡力。而至其累營喪葬，白飯玉熬蜋，以迄荒齊苞

載、簪蕭幡鬢諸節，無不殫其儀刑而備其名物，世嘗于此觀禮焉。然且父兄子弟、後先妯娌，熙熙泄泄，雍于門而肅于宇。至于婚嫁歡宴、玉帛往來，豐已而嗇人，推有餘以飾不足，其餘事也。嗟乎！若此者可不謂身名俱泰大丈夫哉！舉世而窶貧也，讀書居士林，忝膺一命，而家無儋石，祭衣之敝而寢櫨之壞往往矣。夫經財無贏，必不能以攫卻秕之粟。而乃在野無亭林，在園無里宅，雕胡必不生于墻，江鯉必不躍于水。苟非揚釜之金、湧七年之穀，欲其敦丘教而洽百情，安可問也？吾讀君狀，而重有感已。

君本四子，而長嗣兄後，次子瀾，聞人也，曾以年貢對策于長安門外，司教分水，分水文學，遂因之大起。此固克有家而善繼志者，乃不以予爲不文，介張君禹臣，徒

跣而謁予以銘。禹臣云：「吾生平服君者三：一侍親孝。方太翁養疾時，禮應禱司命井竈以及家廟。而杭俗尚祠斗，設星壇而禮拜焉。君搏顙階下，臚臚于血疣，而不知痛也。一遇物厚。家不戒于火，廬井銷爍，庾廩蓋藏多所失。而時適斂租，君反減其租，以謝天譴。彼受減去者，相率上指曰：「天無親焉！」一持事斷。王父母棺穴于蟻，遷葬丁家山。其擇地也，腫胝跣足而後得之。乃既葬，而君兄弟家遇小眚，且有牽訟于官者。遂謂地不吉，復議改遷，而君執不許。夫葬以安親也，親骨受虫蝕，不得已而發所寢。今寢處已安，徒以生人小失利，而欲借朽骼以徼非分，何可！堅不爲動。及其既事寢，而議亦遂息。

系曰：君諱之璉，字玉宗，歸安縣學生也。以子澎貴，敕封儒林郎。元配沈氏，封

安人。生子四：長濱，爲長房嗣子；次瀾、次津、次澎。女二，孫三，女孫八。先是，君父紹川公生子三，君其次也。長兄玉衡公，爲前母蕭太君子。及蕭太君卒，而後君母王太君繼之。然而君兄弟三人如一母子。及玉衡君生子瀚，已將成丁，而玉衡君卒。君其時推財與瀚，且爲瀚娶婦，冀以有立。而未幾，而瀚又卒。君乃告祖廟，而繼以己孫，使長房不絕于祀固也。特是家產本三析，而已得其二，不安，乃商之玉太君，謂三兒儉德，好讀書，治家無所贏。六經不載人後禮，三房倘生孫，請同爲瀚後，而均其財，何如？王太君曰：「善。」乃集宗黨姻戚，以母議爲禮議定。其友讓所及又如此。君卒于康熙四十一年二月十四日，距生明崇禎五年八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一。乃以某月日葬于某阡，而系以銘。銘曰：

惟士術學希聖賢，降而詞業以舉牽。君并善讀保傅篇，首以蒼頡六法傳。每作書勢成飛鶩，試事得失何足言。誠惜謠俗衣啄專，穴書鑽紙難逢年。山深獸往魚赴淵，時用知物同流泉。勇能決策仁可全，無財不悅敢晏眠。乃能乘暇師計然，孝友任卹從所便。推甘讓肥共煖乾，饋食何俟不擊鮮？既肯堂構災無權，況有嗣子能繼旃。出車有鹿庭有鱣，箕裘從此爲治弦。相彼如斧如屋椽，前列牲石載不刊。壁啣鐔衽苞韋編，春秋享祀年復年。

山陽劉勃安先生墓誌銘

山陽劉勃安先生，名士也。予避讎之吳江，顧有孝謂曰：「張元節出門，其所投止皆名士，得不敗。倘至淮，勃安可寄也。」

及渡淮，而山陽令朱君，予故友也，舍予天寧寺而飲食之。因得匿姓名，與淮人上相往來。湖西施少參以入覲還，見予所賦詩而驚曰：「此非吾友耶？何以至此？」遂遍覓不得。而淮城書書，漸有刊章布府門者，先生亟藏予。而家無移房，設葦榻而張之屏牖之間，家人斯養聲相聞。顧口夕備酒脯，潔旨恭敬，如是者一月，且爲縫綻衣乃去。予嘗曰：「去家別親廟，仰星而行，牽衣者呱呱，可謂慘矣。然猶不若去淮之苦，三往三復，不能決。蓋有所感云。先是，郭君禹玉爲先生文友，貧而無子，其所遺妻女以指食不給，先生謀于其所親周君，掄月給簞米，至其女得壻乃止。而桃源田子綆，先生弟子，亦以家難狼倉走京師，遺父兄嫂妻四棺空屋中。旗丁豢馬者覆其棺，而埋馬棧于棺傍，先生貸錢葬其棺。然

其諸生籍在學，不試將削籍。先生復貸錢懷之，賂學師，學師初受之。及再試，再賂。學師幡然卻之曰：「仁哉，劉先生！我亦師也。先生既獨爲君子，尚忍受先生貸錢以充我賂哉！」倪天章者，臨清名士也，寓于淮。予與先生時過之，過必飲其堂。堂前薜荔牆，丹黃爛然，每飲酣，必面牆而立，嘆曰：「吾所難忘者，此薜荔牆矣。」及予寓蔡州，聞天章割其堂與先生共居，堂前薜荔牆兩家同之。又既而聞天章不得志于其家人，獨身出游，暴死于馬陵。家人以無子故不能留，發其財散之。獨以先世所遺宦游什器、卷軸并書冊狼籍，邀先生一觀，且令先生擇所好取之，先生不少顧。既而并請以所居之堂損其值以貽先生，先生仰天曰：「當蕭山君去淮時，指此牆曰：『吾他時來淮，仍當與君共飲此，以無忘此牆。』今若

此，吾能獨對此薜荔牆哉！」蕭山，予邑名。乃急移他所，遍搜其遺集而題其墓，歲時祭之。先生一貧士，而中外親戚并師儒相識，往往仰先生周旋。然且三黨多坎壈，每以身後事孤墳子廟，厚集而遺于其人，使其人逮死，猶謫謫子姓，一若逋積之不能了者。豈天之所好責仁人，特畀此重累以成其名？抑貧士數奇，偏遭此耶？先生本代州名族，其先人六世仕宦，皆以代州衛通籍，而中遷于淮。祖父伯仲猶以諸生還代州試。惟先生與從弟雲中暨壬戌進士洛中，始爲山陽籍諸生。而伯兄演中則又以矯矯分所居，寄籍揚州。顧群從在淮多貧者，而揚州兄尤甚，垂老無子，夫婦飄然歸先生。先生喜且泣曰：「吾兄弟少而合，長而分，今又合矣，此連理枝也。」《千文》曰：「同氣連枝。」其是之謂乎！因以第三子後之，而養

生送死，恇恇焉。嘗爲子婦病治棺具，而病愈，不用。群從有婦死，已給棺去，而先生從外歸，不知也，聞有從婦死，急向內曰：「何不以棺物與之？」曰：「與之矣。」外大父杜公與舅氏廣文公，兩世以經術鳴于時。先生嘗從杜氏學，而已而中絕，惟餘外王母董太君于堂。時先生方喪母，痛母不可見，遂迎董太君歸養，曰：「此吾母母也。」其後葬董太君于杜氏之兆，率諸子共往，曰：「吾何以使汝等偕來？此絕墓也，汝共識之矣。」鹽城王公爲前朝護軍守府，見先生少時有文名，慕而妻之。及歸，而王孺人賢知書，與先生同心。先生之得爲君子，實孺人共成之。顧鹽城水災，王氏良田數千畝，浸于水中，官吏追呼無虛時。公年七十餘生一子，未晬而公卒。先生先爲經紀其喪，命孺人攜其子及諸妹之未嫁者來山陽，而

身以營葬事。重還鹽城，忽清水潭決，且霖雨浹旬日，鹽城廬舍盡淹沒，而棺爲水漂，不能救，徒手而歸。乃遺孤數歲，與其孫同時痘發。先生大呼曰：「吾劉氏尚可無此孫，王門不可無此子。」因併力治痘，痘竟愈，而復以他疾歿死。其後先生易簀時，舌僵不能言。諸子請命，初不答。及再請，則愀然卷舌言曰：「吾惓惓者杜公墓、倪處士墓、某墓，其歲祀法則久已命汝等矣。獨汝外王母墳在浸中，外王父柩爲洪水漂去，于心終不忘。或于石塘祖墓傍畫一隙地，治兩櫬而瘞其魂，題曰『故明某官某暨孺人某』。與杜公諸墓共勒一祀典，而隨祖墓以祀之，是吾願也。」嗟乎！先生至死猶惓然于親故間乃至此。

先生諱漢中，字勃安，又字拙安。少時舉諸生第一，既而院試復第一，食下士祿。

當是時，試無出二三。康熙十七年，貢于廷，至三十九年始入選格，敕授江南池州府

東流縣儒學訓導。曰：「吾老矣。」以疾辭

不赴。越一年卒。時康熙辛巳，距生天啓

辛酉年，八十有一。配王孺人，先卒。子

五：曰仁昂、曰義勉、曰智勵、曰信嘉、曰誠

務。智勵爲兄後。而此四子者皆能以文章

爲諸生，或餽于學，或貢于成均。先生既以

身爲教孝弟忠信，而諸子能繼之，以父爲

師，以兄弟爲友朋。其意旨諧合，一若陶士

之依模，而冶金之就范者。予兒每隨計過

淮，必進謁先生于床下，與諸子齒序如一家

人。嘗見先生蓄度秩，夜必三食。諸子雖

大寒，至其時必群起而環奉之。嗟乎，天之

報仁人則亦厚矣！先生貌莊而氣和，于物

無競，而必不好諂。即簡亦匪傲，一切坦坦

去牙角。而每當大事，則嶽嶽不可動。家

如黔婁，而舍養親故，且過于薛公之所爲。即有時遇盜蹠，亦必以仲尼之誠待之。

予往誌墓無溢辭，至于先生，則筆短幅

窄，百不悉。然且年老詞竭，墨未燥而淚

已結于誌疎矣。乃附以銘曰：

噫乎先生，惟人倫宗。才越公幹，德過

祖榮。矢將剗象，羞爲雕蟲。展也好學，而

惜屢空。氣當壁立，言無雷同。世爭買駿，

君方首龍。奈何坎壈，艱于遭逢？爾乃篤

行，聿砥厥躬。出入乾陽，家門肅雍。齒與

道劬，文偕教隆。高朋遠來，如雲相從。吳

隱孝義，裴楷清通。訓足導物，譚皆發蒙。

況敦睦恤，時懷療痾。雖乏恒蓄，還輕素

封。好籍緩急，力周貧窮。所痛張儉，曾投

孔融。掩漿牖下，受書壁中。嗟彼歸趙，猶

酬居嵩。我獨惛然，深慚此衷。淮山峩峩，

淮水淙淙。猗翹然者，先生之宮。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又名姓稿

墓誌銘十六

皇清敕封文林郎弗菴盧公墓誌銘

予避人東歸，在康熙一十二年，值邑之師氏爲定海盧公，以丙午中式第五人解省，典教蕭山。予執摯復業，見其坐臬比，慷慨談議，磊砢而光明，真人師也。顧懷抱充斥，時時以學問之氣形諸面目，似不安于鱣堂者。然且領解未幾，兩詣公車門，甫展利器，而善刀而藏，心竊疑之。暨予召京

師，丹徒相公以學上方掌院事，即曩公中式時主文官也。見予，驟詢公近狀，且促公赴試。不報。會上開制科。故事，科目惟制科最重，凡有學術者不限已仕未仕，皆許入試。掌院已薦公，而公復辭之。且公長史學，熟明代掌故。方試浙時，上厭薄八比，改書義爲策對，首以明史大事次第列問。而公卷歸然冠一經，條對其晰。至是制科所取中，悉授纂脩官，敕撰《明史》。凡靖難、奪門諸大事，多奉公文爲藍本。而翻以未試，不得共編纂，爲史事憾。嘗舉此意竊問公同鄉之仕京朝者，曰：「公公：『吾本無宦情。』昔有乞授知院官爲祿養計者，曰：『有母在也。吾方爲養母戀此苜蓿，而舍之安往？』」以故日侍太君側，不離寸步。暨太君亡後，即改授百里，而棄若敝屣。其一出處，始終爲太君若此。乃予遽請急，而公

已先我還里，舉生平經術諸可以爲世用者，悉不竟其用。抑且旌丘誕節，馳使拜候通德門。而孝子覆割，徑以公喪下窆碑，屬門下記事，曰先生命也。予始爲位哭，齋宿銘石。

按狀：公盧氏，在前朝以氏族顯，入明有諱壽者，以元代平章閣下元帥從龍有功，世襲爲軍官。越三傳，諱全，調守寧波衛，遂家于官，占鄞籍焉。逮公祖諱世，由諸生改襲，論征海功，進本衛都司。公父諱望龍，生子三，公其長也。公世以軍官傳，雖誦讀不輟，間爲諸生，而文譽未顯。獨公兄弟皆嚮學，秉性特達，博習古今文，矯矯出儕輩上。既各補諸生，而公復高等餽于庠，較有視世廕若疣贅然者。

當是時，公父已里居，厭棄俗務。且驟丁鼎革，張弛得自在，日以父子兄弟講論古學，晏如也。而同衛嫉之，強公父起視事，

且責捍漕，督轉粟京師。公告官請身代，不許。竊念父春秋高，中途服勤，誰克代手足烈者？乃拋書卷隨之行。舊例，漕粟覈盈欠，遇有虧縮，主漕者償之。至是下新令，并責緡官，使旗丁分幫共償。而公父所欠，雖較他幫爲末減，顧亦不下數千金，遂留公父京師。而公以勾貨驅馳其間。嘗大雪，從通州還，雪深埋馬膈，一步三蹶。而公凍面向北風行，鼻垂冰若檐凌，指裂，不能把鞭策，下馬僵卧。群扶至坑間，而公父傍徨，雖捧酒灌公齒，而身先齒憂。且故爲歌詩，以示整暇。臨灌臨歌，而意色慘烈，聲咧咧不成詠，公慟而起。甲辰，丁父憂，幾至滅性。既而曰：「吾養吾母而已。」乃以康熙丙午舉鄉試，經魁領《易》房，解尚書省。時新改書義，爭梓公文，作多士法式。一時五策對風行天下。傍人皆手額，而公

痛父不及見，不少展容色。且竊慮解省，當違母側，踟躕不即行。及既行，一再赴省試。才滿六年，遽乞以署教諭事，得藉迎養。然且既署事後，例仍許赴試，而公執不赴，前所云典教吾邑及辭試是也。

乃其教吾邑，則實有可記者。邑有楊中立祠，名道南書院，前時魏公文靖曾講學其中。公率諸生祠兩公，必考辯經術，取其有裨于世者。雖名講學，實以大用策厲之。且士習日靡矣，主教席者，多以桑榆暮氣飾其情歸。而公負偉略，儼然若堇銅之發于硎，隨所裁割，皆能使下邑士風爲之一振。然且保全善類，不遺餘力。故事，督學使行部，必敕所屬學舉優劣，以示懲勸。而公所籍報，祇以優而不以劣。詰之，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也。」及其再行，部屬再舉，而公再籍報，仍以優而不以劣。詰之，曰：

「牧者失所牧，牧何罪？牧者之罪也。」以故終公任，並無一生以劣報者。至于宮庭之嚴、膠序之肅、禮器法物之整齊、鐘鼓筍簾之修飭，以及園橋頽泚、戟門星陞、改墮壞而就鮮新，其餘事也。

乃自壬子蒞吾邑，至辛酉才七年，而太君又逝。太君八十二，而公年亦五十三矣。雖猶是服官年，^①而壯行強仕，早已不逮。向者爲升斗之養，不擇委吏司檄，而今則風木累接，釜鐘安賴？且天生公才，有似終吝其用者。甲子補嘉善學教諭，其明年遽授貴州鎮遠府鎮遠縣知縣。公本不欲行，顧以縣遠辭，嫌于擇肥瘠以定去留，遂捧檄往，曰：「吾此行以爲民也。雖期月而已，亦欲使民霑口沫去。」因徧相其地，大抵洞

① 「官」，原作「官」，據四庫本改。

深箐密，雜苗獠其中。前有石屏山，而澗水界之。府治蕭然，枕山麓而隔水爲縣，誅茅作廳事，外無城郭。舊以兵燹故，曾招湖民實其地。顧村岸廓落，念無可以惠民者，獨計此地爲滇黔門戶，郵驛如織。自上官往來與客使之至止者，凡輶傳置遞，多以居民任力役。而亭堠濶略，間有擾及廬舍者，公一切禁之。民役以官僱，而公私置舍，各有界畫。居民闐然，謂數百年來所未有，伐石屏山石，勒碑于縣治西、中山之陽，乞侍御劉君記其事。侍御謂公曰：「此君侯一片石也！」既而公以疾告歸，民留之不得，各率婦兒送出境，嚟眺而返。

公家饒藏書，自先世所遺并公續置，合不下如千卷，悉分籤弃之。及還里居，出所弃于庭，慨然曰：「吾以此消殘年可已。」生平諳國史，并多識明代事。既以策對明史

起家，而究不得入史館撰史，終抱怏怏。乃就嘉善錢塞菴所作《表忠記》而爲之續之，徧搜明代名臣諸列傳，取其有預于致身者，或生或死，或分或合，既勿誣，而又勿軼，鉅節不得遺，而纖細畢備。初成八卷，名《續表忠記》，刻之寄園。而既而再續，復得八卷，刻之江右藩轄署中，假予爲序言。乃更以搜討餘力，網羅未盡，遂成三續，則未刻而卒。顧臨卒時，猶復以校讎之疎、義例之缺，把卷浩嘆，似乎文章一道，亦仍不竟其用者。然而忠孝性成，必求盡志。如同邑李君，向以寶慶太守死獻賊難者，既已作專傳，猶于歸田後節畱其詞，入府縣誌。甚至里人有侵其居者，必清而還之，且題之以石，曰「忠節里」。蓋好善之誠如其不可已也。

公卒于康熙四十七年六月四日，距生崇禎己巳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八十。系

曰：公諱宜，字公弼，又字弗菴，函赤者，五十字也。世家于鄞，以定海籍由署教解褐，知貴州鎮遠縣事，封文林郎。配俞氏，封孺人。子三：長遠，寧波府學增廣生，次選，定海縣學生，皆繼公起，有文名；次進，先卒。女一，孫二，娶嫁皆名族。銘曰：

猗嗟吾師，人倫楷模。秉德最上，賦才特殊。寧謝勲衛，言攻詩書。學冠柱下，文通石渠。以是米廩，遽升公車。初緣服勞，代父轉輸。繼因奉養，隨親辟纁。縱膺一命，已屆三餘。生平抱負，偃蹇莫抒。賴茲鴻冥，家遺鳳雛。雲津並躍，鯉庭爭趨。微榮綸室，琢石泉閭。百行罔缺，千秋不渝。南山崔嵬，東海縈紆。翳墳然者，先生之居。

皇清誥封恭人方母曹太君墓誌銘

予舉制科時，與部試進士同歲解褐，且與是科館選者并同時入館，以故稱同年，同館兄弟，兩相合并。而維時有寧國二先生者，在合并中。一宛陵施侍讀，世擅理學。而一則南陵方位齋先生，以初讀中祕，有君子名。予嘗入宣州會館，聆其鄉人月旦曰：「文章孝友，二陵均之；至于踐履篤實，則南陵且爭上焉。」予時見先生，倍敬禮之。暨予請假歸，而先生歷仕方州，彼此間隔者三十年。今康熙辛卯，予年迫九十，卧病山中。而先生以恭人窆葬，屬予誌墓，遣孝子帥使，不遠千餘里，手捧書幣，館于杭州之郵亭。而使者渡江，踵門請命。予久廢筆硯，凡以文字相屬者，概所屏謝，惟此誼不

可卻。且念老年遲鈍，又采薪未愈，但請稍假時日，使歸再來，以漸圖報命。而主候于館，僕候于塗，知先生家訓嚴整，有凜然不敢越者。且主僕警肅，惟恐逆旅久稽，有悞使事。因急爲發冊，讀孝子哀述并先生自爲狀，嘆敦倫篤紀，其于母子慈孝，夫婦伉儷間，志意舒促，膚膜寒煖，無不周知刻切，洞徹肺腑。愧蕪詞不輯，無能收羅一二，以表懿德。但口授倉卒，付錄史去。

按恭人曹氏，宋武惠王後，家于太平之蕪湖。十歲而孤，依母駱孺人以居。稍長，始擇配，無當意者。許寧野者，陵人也，而授書于湖。陵之學人，拊諸會課文以句許甲乙。恭人叔父螭班公工衡文，而與許交善，嘗就許所，觀諸文有乙而無甲。及得先生文，大驚曰：「誰與作者？」曰：「此吾陵方氏子也。」方氏故名族，而是子失怙，祇與

兄嫂待母李太君，丁年未聘。顧王父旭日公以宿儒家居，雖席窶，而家聲猶然著陵邑間。」曰：「得之矣。」遽懷其文歸，告駱孺人，且強壻之。駱曰：「孤貧柰何？」曰：「子女各無父，天也。若夫貧，豈有作是文而長貧者耶？」因藉許蹇修，遂委禽焉。會譌傳官選，民間相爭爲婚姻。駱請壻來湖，親迎之，備不虞，一即藉此以覘壻也。先生不攝盛，不御墨輪，不服爵弁與纁裳，祇衣故時衣，騎驢到門，別具筍輦爲迎車，登堂奠摯，遽行壻見禮。然且書生不支飾，舉止濶略。時親串來觀者咸曰：「此儒家風格也。」或曰：「官娶儉，故如是也。」惟恭人門心安之。暨歸，而家無東西閭，祇與兄誠齊、嫂陶孺人聯翼室爲闔房，一切奩桮什器，合而不分，雖姒娣，如娣娣然。

當是時，恭人以弱年間關來歸，不特是

地土風本未諳悉，即其家行習，亦且茫然不及覺。所恃秉性莊淑，婉婉而有禮，一時王舅與老姑，交稱爲賢。顧其間有大難者。方氏世孝友，家教嚴切。老姑李太恭人曾以刲股療先太姑疾，服勤逮死，實有委蹟難告語者。以故御家無嘻噓，不略細小，每不示意旨，而使之自省。雖恭人敏慧，能曲體，且不惜詘意乞陶姒指示，然猶偶失老姑意，跪恭人牖下，不令起。賴隣嫗適至解之，終不知怒何在，且亦未嘗告先生曰：「君家婦難爲也。恭人與陶姒分侍姑寢，且分主饋食，而勞勩尤甚。嘗冬夜入爨室，料檢諸脯鬻匕箸。燈未燼，而紡車與緯簍隨之，乃衾甫浹脇，而荒雞鳴四野。間嘗曰：「歡娛嫌夜短。吾未嘗歡娛，而夜翻短，何耶？」至于饋食之將，倍加曲謹。李太恭人善痰疾，蓄佳茗作良藥。恭人日獲茗，顧未嘗以

涓滴入口。或問茗味何似，曰：「不知也。」先生以耕讀相嬾，原鮮負郭，至旭日公逝時，李太恭人孝，治喪過厚，鬻膳田以供斂襲，遂至乏食。先生爲經師，濟以脩脯，枵如也。會歲浸，斗米千錢。恭人儲米供老姑，而身把糠粃淪藜藿羹以和之。先生見之，不自安，曰：「何不損粒米入藜藿中耶？」曰：「姑米有幾何，尚堪減損？若我輩則何不可？年不長飢，米食自在也。」先生誦其言而去。已而家日落，入夏無帳，太恭人撤舊帳與之，而麻縷旒裂，不能受鍼紩。恭人綴紙番以糊其隙。至冬夜所覆，猶是嫁時衾。而其面以產兒時裂作襁褓，今所存祇衾着耳。先生嘗館歸，以兩足入衾着中，坐而涕泣。恭人慰之曰：「不猶愈于牛衣乎？」康熙丁巳，先生舉于鄉，己未成進士，以部試第三人冠一經，改翰林院庶

吉士，名震京師。乃甫入館，而先生念太恭人，遽思請十旬，不得，因羈館間。不幸未終館，而太恭人已疾革。時誠齋與陶孺人雖同視易簣，而附身諸事，一切通責之恭人。自屬續以迄帷殯，了無遺憾。暨先生奔歸，而坐饗成事，唯苦塊而已。及甲子服闋，而覃恩適至，太恭人與恭人例有封敕。恭人泣曰：「先姑盼子貴，幸及一見，顧恩封已不待矣。今冠帔雖榮，祇吾姑画像中事耳，我何忍受之！」其孝如此。

先生補曹事，暨使東牟，第勤勞王事，不名。錢，雖稱宦游，無異學究，而家用艱難，則反倍疇昔。膝前男女，俱已成立，婚嫁之餘，加以師傅，無非恭人周支之。暨先生守汀州，始一隨行，稱官夫人焉。既而汀南海溢，蛟蜃翻窟起，城郭廬舍半涸于水。先生驟出境，相地抵捍，而民間之呼救者，聲連數

十里。恭人親帥僮僕，召蒯隸輿皂，募官舟百餘艘，四出救之。且曰：「民飢矣，沉竈安爨，命諸子煮糜餉民。而諸子難之曰：『如懸帑何？』」曰：「儼然爲民上，而民死不救，罪將誰貴？若以懸帑罪，則雖鬻官身以補官廩，亦而父志也。」及水退，滿城民命皆無恙。越三年丁亥，恭人卒。汀之人，男哭于衢，婦哭于寢。及喪歸，滿城子婦皆攀柩哀號。時諸子皆匍匐行，民爭扶掖之，且大呼曰：「公子毋苦，夫人之德，上通于天矣！」各手飯一盂，奠之柩前，曰：「所以報官糜也。」

恭人以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廿七日卒，距生崇禎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四。康熙甲子，以覃恩敕封孺人。己巳，誥封宜人。庚午，誥封恭人。子二：①

①「二」，據後文當作「三」。

長于璟，歲貢生，娶王氏，同邑山東都轉鹽運使司兼理鹽法道副使諱免之女；次于琬，歲貢生，娶胡氏，同郡陝西西安府華陰縣知縣諱岑齡女；次于珣，邑庠生，娶劉氏，同邑候選教諭諱璧女。女，所許嫁皆名族。乃爲銘。銘曰：

恭人氏，以魏基。中問系，出武惠。遂籍蕪，湖之湄。由閥閱，啓門楣。本窈窕，求匹居。何幸值，非常姿。文章伯，忠信師。甫問名，未請期。遽親迎，而來歸。匪無酒，飲庶幾。惟之子，其家宜。高堂賢，推思齊。有徽音，當嗣之。雖健婦，門戶持。出蒙袂，入鋪糜。縱窶乏，不克摭。仍殫力，事盤匱。洗與腆，何敢違。況牖下，季女尸。瀹蘋藻，潔明粢。修饋祀，咸藉茲。即嫺卹，撫孤嫠。曾不吝，舍與施。其鉅者，相夫子。奮羽翮，翔天池。展文軸，

占斗魁。登槐堂，入綸扉。微寵榮，拜顯懿。受六珈，與副笄。然且隨，閩海涯。拯民溺，救民飢。布衽席，登災黎。每稱說，猶痛咨。今膝前，皆名士。傳孝友，敦書詩。以世濟，紹前徽。比丹牘，加陞茨。應次第，膺贈貶。矧恭人，下窆碑。將琢石，蟠龜螭。祇封樹，非僭侈。祔此室，億萬斯。脫不信，視此詞。

孫監州君墓誌銘

君世孫氏，爲姚江八族之一。八族者，前四族爲毛、邵、徐、韓，而後四族則孫、王、併呂、謝也。後四勝前四，而孫爲尤勝。自前朝正德間，忠烈公燧以江西巡撫殉宸濠之難，其繼之者，一傳爲宗伯公陞、尚璽卿公墀、都督公堪，再傳爲太子太保冢宰公

鑪、少宗伯公鋌、太子少保司馬公鑛、太僕寺卿公鏞，皆以父子兄弟爲三公列卿。而三傳而少保公如游，直以東閣大學士爲嘉靖朝元臣。其間臺省相接，以群從進士爲京朝官者，指不勝誦。以故諸孫聚族，多在東浙。惟司馬公後有月江君者，偕其子安山君以豪華遷杭州，挾日中術藉群從宦游，通車牛于趙代之間，累致千金。次子仲安君，則君父也。

崇禎十六年，君生，敏甚，五齡就塾學，即能兼塾門之讀。而時丁國變，米脂賊犯畿輔，歷壞賈區于隆平、寧晉諸邑，輦所有入關。君三世居積之在趙代者，悉輦之以去，而家遂濩落。會鼎革，君束髮就試，無意進取，但以保家門自視，而扶持南徙。即仲安公之菽水漸無所出，力葵負米，雖把數卷，無所用，乃四顧嘆曰：「仁義與禮所由

生，非財莫任，固也。然而端木賜賢人也，其亦何道，而讀書仕衛，復能觀物于曹衛之間？豈生其後者必失之？」遂決計北行，就四門國子，入試成均，名曰進取，而實爲積蓄之計。當是時，君在都多交游，即朝貴如曹司成、王太僕、高宗伯輩，亦以藝文相往來，嘗曰：「以君之才，安患不虎躍？而沾沾蠅殖，夫何爲？」而君謂：「不然。四民困極矣，士尤困。知闔以知物，不能也。守縵田以作庸墾，無其具也。立五均之官，樹六幹之法，以與泉府爭周流，則又非儒者事也。煮木不可食，豢蟬魚而不可爲畜。力不能採莊山之銅、耶溪之金，智慮不足以收南郡榷楠、洱海之蟲貝齒革以爲利，則亦有說于此。嘗考古經，嘆時用之物，有爲唐虞三代所未備者。《爾雅》釋櫨木，謂晚取可羹，顧未嘗爲飲也。自魏晉尚薺飲，而南

櫟北酪，世嘗以南方水厄與北地奴酪互相抵抗。今則大河以北且合化酥與櫟木而共調之，而櫟值之微已侔于酪。吾欲使南北之市大爲周通，不令酪微賤于南，而櫟且不得微貴于北，何如？」已而果驗。蓋積著之法，亦自有學問存其中云。

君賦性明達，而篤于孝友。自在堂定省、洗腆必周外，凡歲時饋祀，苟物力所需，纖悉備具，然後百族通，百禮洽焉，猶且怵懼之情歷久勿替。嘗寢堂裸薦，撒俎泪垂。及過墓而瘞埋已畢，依然撫松楸，徘徊涕洟。雖相沿數十年，卒如一日。獨不諱言利，而不苟于利。故事，越疆而會金，雖相隔千程，所會者越千鎰，祇寸劑憑耳。投劑誤，縱千鎰，不還算。而君必析而還之。方人都會金，客誤投劑越百鎰，而君請還算。時遠近爭稱曰：「君子！君子！一顧時

際昇平，自康熙丙子後，連遭六沴水暵而蝨蝻，木未穰而金已飢矣。世家子弟皆隱身門巷，作告貸計。而君悉應之，其故交窮居，且有裹飯而往者。予東歸草堂，四方之渡江而見訪者無虛日，東城旅館忽爲之增闢。予既已歸軌，匿跡謝去。暨歲侵，而故人老友日告監河，其爲戀綈袍而憐葛衣，^①蓋亦鮮也。然則予之負慙于君者豈惟是已！誌曰：

君諱□□，字□□，杭州人。由國子生考選州同知。元配王孺人，即君受業師王行可君兄女也。行可以器君，仿南容事，以兄女妻之。續配盛孺人，又陳孺人。子四：長之潤，次鵬程，同時舉諸生，有聲；又次對，又次泉。所娶皆名族。孫七。康熙

①「葛」，四庫本作「褐」。

四十六年丁亥十月，君卒，距生崇禎戊寅六月，享年七十。越二年己丑，孝子之潤等卜葬某阡，砥墓門之石。而以予世串，忝有葭莩。且夫姚江八族之傳聞相並也，因涉江脩摯，而丐以銘。銘曰：

嗟君茂族，甲于東江。前媲金史，後亦袁楊。凡列九等，所恃舊望。新門之劣，以寒峻妨。乃膺世錫，乘堅策良。驅騁南北，斬蓬自強。驟丁陽九，綏寇四張。燎原不翦，遂延崑崗。黃巾踐闕，白波啓疆。越趙代間，賈區皆亡。君本慷慨，好談文章。加之藝林，既掄且揚。其如憲也，不厭糟糠。縱有負郭，四體併僵。力不能取，金銅山莊。況涉嶺徼，琛珠夜光。亦安足致，祇憑服商。師子范子，棄取較量。獨是櫝木，三占善藏。其名茗柯，魏晉以降。維時水厄，徧吳楚鄉。今且煎和，以燕以享。阜通之

利，在三五上。因辭壁沼，入試鱣堂。藉隣星肆，兼觀棘塲。從國子學，授監州行。顧其摯性，最惇倫常。晨昏寢饋，冬夏溫涼。既謹洗腆，復虔烝嘗。寢庭聞見，墟墓悲傷。五十猶慕，千秋不忘。爾者天殄，頻年留荒。士人之困，倍于飢餒。閱閱子弟，流衣裂裳。所至閉埽，誰與之將？惟君戀戀，爲友朋倡。今君一子，元方季方。將紀君行，寘之竈傍。墓門伐石，需填丹黃。譜載綿邈，崦嵫渺茫。懿德在人，安用周詳？有軒者石，有幽者房。惟茲片言，幽而靡彰。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神道碑銘一

誥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楊公神道

碑銘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楊公，于卒之三月，祔葬虎跑進龍浦山先塋之傍，遺命勿上謝疏，勿乞恩賜，祭葬勿飾石人獸，望柱于墓。獨是東南神道有桓楹分樹，仿延陵題墓之意，當有文字，而以予舉制科時，爲三相公及翰林院掌院學士所

讀卷，掌院學士者，今已故都官尚書葉公，公會試同考時所得士也。重門相禪，誼應操筆執其役。又以予曾職史事，即以此當史氏之誌，因再拜稽首，案狀。

公諱鼎，字靖調，別字西巖，仁和人也。

其先籍江南合肥，以勳衛授世職杭州。曾祖諱憶，其伯兄諱恒，由選貢生任山東臨清州教諭，遂家于州。公祖松坡公，諱大化，誥贈通議大夫。父仲卿公，諱元貞，敕賜徵仕郎，誥贈通議大夫，皆居杭州，而仲卿公以臨清地勝，曾挈家人僦其地，故公母顧太君，誥贈淑人，生公于臨清別宅。會顧太君父萍實公爲山西平陽衛參軍，攜公之任所，至八歲而始歸顧太君膝下。適仲卿公遽棄世，仍扶柩還杭州。當是時，公家以屢徙中落，且親族鮮少，公與長兄峻明公考授經歷，仲兄如之公邑文學，相依若肩背，夜共

被，晝易衣以出。仲兄每授學，所得館祿僅八金，必兄弟分之。

公幼不好弄，數歲如成人，而天資高。

少有文譽，既早年爲諸生，而以國初鼎革，毀儒服，溷跡商人車，仍僦居臨清別宅。自分拋舉業，爲親知勸，重以臨清籍就童子試，由州而府而道，三試皆第一。順治十一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除大名府推官。

先是遷臨清時，間以乏食應直隸王參戎幕下之請，至是參戎以誑誤落職，而案尚未結，公爲白其冤，得末減，且捐俸爲折贖，周恤甚備。乃任甫朞月，世祖章皇帝廉其能，行取授戶科給事中。會值鼓院有辨復降革官職濫擊登聞者，公大言，鼓院之設，所以呼大冤，踞大枉，軍國民瘼久抑不治者，藉是伸理，豈容以一己予奪上瀆天聽，斥疏通政去。而文武官開復，舊有定例，至

是吏、兵二部于開復之例，任意參變，公特糾正之。值己亥會試，公以同考官取士十七人，皆名卿，如馬光、劉如漢、蔣弘道、葉方藹等。已轉刑科右給事中，明年，轉工科左給事中。

今上登極，充頒詔官至寧夏，覘邊郡疾苦，軍旅疲困，謂：「西川初闢，抽撥秦兵鎮其地，戍守之制，豈容暫緩？特其地叢箐險阨，爲憲賊所草殺，白晝千里無生人，虎狼都其中，倉黃戍守，本屬艱難，今復盡遷其家屬以實其地，夫鎮兵自月餉外，原有田畝室廬以養家口，今使捐田畝，拋室廬，千山萬水，以填此虎狼之鄉，劍閣棧道，曳脚而行，此非徙之，實死之也。古有踐更番休之法，今一仿其制，迭相轉調，不必遽遷其家室，而限期遞代，亦不廢事。至平涼屯地，設苑馬一卿，專司孳息，原以備邊郡攻

守及內地驛站之用。今關塞所需，取之茶馬，而鄉亭郵遞，動輒支驛站銀兩，以補倒斃，致孳生馬匹悉散之游牝蹠蹋之地，水草既不給，而騰驤無用，翻累閑牧。夫市馬防戰，畜馬亦防戰，無以異也。支銀買馬，與領馬抵銀，其相去不少間也。是必苑馬與茶馬一體分撥，而附近驛站則直領馬匹以抵銀兩，庶閑牧寡累，而孳生不至于無用。若夫邊兵月餉，給之藩司，而秦地遼濶，邊鎮去省數千里，每一領給，動經歲月，則邊縣解司似不如徑解軍前之直且捷也。」上深然其言，乃以覃恩封二代。公捧敕傍徨，念顧太君春秋高，請歸省覲，上許之。

越一年，假滿赴闕，補吏科左給事中，使稽察吏部事務，乃以獄訟繁蔓，請上飭部臣分別發審。會康熙二年癸卯，順天鄉試，以經題訛錯，諸生紛紛訟闕下，公上疏曰：

「竊惟三載一試，本求賢盛典，故事，凡闈中試題，例皆本經同考官所擬。今《春秋》經題，則同考官羅繼謨擬進者也，乃《春秋》第四題，經係邾子而題訛邾人，夫以《春秋》本經閱春秋房而題有訛錯，其人固已疎矣。且此第四題，即己亥科會試之第二題也。己亥是題亦曾以邾子誤邾人，隨經知貢舉與監試諸官題參，而考試官亦自檢舉，請奉旨改正試錄，因將同考官范廷魁、孫承恩處分在案，此人人共知者。己亥至今，相隔祇一科，不宜遺忘，而繼謨者，又己亥《春秋》房中式士也，以己中式題而擬以試士，既屬可怪，況已經訛錯之題，而重爲訛錯，在前此之誤，猶曰坊本相沿，偶失檢點，故孫、范參罰可從輕擬，今已經更正，敕改試錄，煌煌然見勒功令，而乃以是科中式之人，題即是題，錯復再錯，是前爲過誤，今且怙終，前

固違經，今復悖敕，此其所係匪細故也。然且前時舉人哄堂而爭，則內簾受過，凡反題紙寫邾子者，概使錄入。今之諸生亦哄堂而爭，而內簾必不受過，凡反題紙寫邾子者，皆帖斥不錄，則遵經上子反受黜落，去取盡乖，詘抑誰贖？毋怪乎叩闕之多譸譌矣。」上閱疏震怒，着從重處去。而公亦即以是時敕內陞京職，需次回籍，扶侍顧太君者又八年。上俯念舊勞，特旨召用，以正四品京卿服俸，仍管禮科給事中事。且謂公等係先皇帝所用諫臣，必諳練國事，請各進一言，以佐盛治。公乃極陳小民疾苦，連年留荒，設救恤之典，商捐助之法，開罪犯折贖之例。又且另疏積儲定制經久，并請追在官贓賕銀兩及中外所奪月俸以暨關稅溢額、鹽觔割沒，總移之爲賑民之用。仁人之言，其專于惠民如此。

康熙十一年二月，上躬耕藉田，敕和碩親王以下，文官四品以上，各齋戒入先農壇，公屆期以蟒服侍班，已而陞鴻臚寺卿。值癸丑，欽賜表裏帑金，充殿試執事官。未幾，遷通政使司通政使，乃以積疾發，兼念顧太君在堂，累疏乞予告，蒙溫旨許之。會顧太君年八十，賀者填門，而恩綸以榮封三代，頒官誥適至，太君冠帔拜于庭，觀者羨之，因顏其堂曰慈慶堂。既而太君卒，服闋，即具疏白陳衰老，恩准以原品致仕，遂杜門卻掃焉。康熙十八年，欽賜《日講四書解義》一部。二十年，欽賜《日講書經解義》一部。二十四年，欽賜《日講易經講義》一部。二十六年，值太皇太后大行，公扶疾赴闕哭臨。越明年，上南巡狩，公朝于行所。及還宮，特傳在籍大臣自開府以上十人，使所在官存問，公居一焉。三十八年，上復以

河工未成，駐蹕清江浦，公同在籍諸大臣恭請幸浙，即迎送朝見如前時。乃以暮年家居，得重瞻天顏，喜溢過望，舞抃卻杖，一似較昔增健者。越五月，無疾卒。

公性孤介而龐和，與人齒遇無畛畛，而未嘗有汎濫交。孝親友兄弟，惇睦鄉族，而疏逖者不加薄，固窮而不侈于宦達，致身通顯，而家無雕室，榻按不設寶玩，日食戒栢杓，而泮無兼般之饌，所衣敝裘，嘗解之以與貧者。每讀律講寶訓，公必往，而非然者，即終歲不入府縣門一步。遂安張公以巡撫使浙，雅重公，嘗昏夜親詣公所居，遍觀門巷，無閤閱，無屏繚管鑰，無外宅男兒，警櫜蕭條如寒冰，嘆息而去。公坐卧一室，不出戶，僅以小童住戶外，令司啓閉，嘗曰：「人生幾何？東牆之陰，有寸移寸減而已。」

公卒于康熙三十八年九月七日，享年八十。以順治十一年賜進士出身，授直隸大名府推官，欽取考選戶科給事中，已轉刑右，于十六年己亥充會試同考官，越三年轉工左，宣詔寧夏，以覃恩敕授徵仕郎，轉吏左，奉使稽察吏部事務，以考滿一等勤職內陞京堂官，重以正四品京卿頂帶食俸，管禮科給事中事，陞鴻臚寺卿，康熙十二年癸丑，充殿試執事，經筵侍班，進令官。元配沈太君，誥贈淑人，繼張太君，誥封淑人。子四：曰湘，曰濤，曰濟，皆國學生；曰淇，歲貢生。孫六：曰士楷、士標、士權、士杞、士榘、士樞。女二，孫女三。所娶所嫁皆名族。乃系以銘，其詞曰：

維此哲人，生超于群。如鳥有鳳，而魚有鯤。其言可法，其行可尊。兩朝耆碩，受不次恩。澤下海國，身歸丘樊。以其所居，

名通德門。矧茲夜臺，爰藏衣冠。過者下馬，澆酒墳間。日月有盡，其墳長存。翳東南道，時游清神。片言不泐，敢告後賢。

誥授中憲大夫奉天府丞前禮科都給事中

定庵姜公神道碑銘

姜京兆公以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卒，予扶服哭之，且爲作事狀，附公所著《姜氏譜》後。其明年，卜葬于褚里福全山之陽。禮，君卿大夫皆有一碑以下窆，而墓門東南爲神道出入之所，當以一碑移其地，且勒銘焉。予惟京兆公以司諫內遷，莫天子都居，作帥于京師首善之鄉，然且舊京根本地，並邀公坐鎮，以倡九有，其爲中外所倚毗爲何如者。乃溯公在司諫時，疏數十上，值世祖章皇帝闢門伊始，諸草昧荒略，名法

未備，相視爲鏤刻毛舉，而君以寬大處之。會兩河地荒，敕直指按視，清丈諸衛所屯田，歸併藩產，廢斥諸地。君請稽舊額，核全書所載而準其數，勿令妄有增益，使州縣弓尺得上下其手。夫增額爲益課計耳，乃不思地力有限，正課幾何，在有司不過誇一時智計之能，而永貽朝廷以加派之名，不可也。上深然之。

當是時，地方新闢，民錢多積逋，催科者合新舊而並征之，而公任戶科，力請勿征，謂量地所出，一年祇得當一年之輸，移新補舊，將必并其新而逋之矣。夫今年之新逋，即明年之舊欠也。第有司考成，既以完欠爲殿最，而完欠之數，定限十分，凡十分所核，不論煩條瑣件，毫釐偶闕，即議處隨之。自順治十三年諸王會議以後，勒爲令甲，諸科條件既多，而有司經承，動輒羅

網，朝至夕行，無半席煖者。公請盡合諸項之十分而總作十分，則毫釐細故不致輕去，且分各年之十分而各作十分，則捫年遞察，不致重累。上既是其言，而廷臣上下皆以爲便，遂立敕舉行，永爲定例，其在今四十餘年，無變更焉。

乃西南用兵，兩廣撫臣報始興、曲江兩縣知縣皆同時自裁，不知所由，在朝相視，毋敢言。公惻然曰：「人孰不樂生？乃甫徼一命而輕生如此，此非將隸吹索之，即守臣儲備之不豫，以致有是，務根株所由，勿使行間、居守兩得委卸，以翫國法。」書上，聞者皆咋舌。

公嘗曰：「大學以理財爲本，而理財之要，實惟用人。今國家旁求，亦云孔亟，而一時吏治，未登于古，豈其賢實不足哉？良由求治太亟，進身之途寬，而真才反多蔽

也。夫弭盜催科，輸貲辟土，亦臣工恒事，而乃開荒有陞，捐俸有陞，漕務全完有陞，多獲逃人有陞，浸假邑無荒田，糧無漕件，四封無旗人，官貧無餘俸，則既無與于斯數，而苟其興賢勸功，課農養士，修禮制而興教化，有十百于此者，將何鼓勵？然且捐俸急公，本屬臣誼，而獎之太過，將必有糜費金穀，竭他有以足此數者，此非所以厲廉，而適足以獎貪也。至若逆賊歸命，遽受顯職，則厲民尤甚。夫穿窬駟僧，狂逞海濫，一旦計無復之，叩首軍門，不過勾朝夕之死，初非有湔滌拔濯之能可立後效，而乃監司守令，冒濫名器。夫居官必貴通經，非謂柔翰之有良于弓矢也，以爲天下惟讀書者始能明理識義，燭民隱而飭官邪，而況錢穀之稽核，獄市之裁決，機務之參預，無一不究之平時而施于一日，否則，茫然入官，

四顧無術，勢必假手幕客，諮請胥吏而後止，此事權所由落而線索所由生也。且用人之途亦既不一，國家縱乏才，亦何可使狡獪雜進，至于如此？」其言皆侃侃切于時政，而上方好賢，力求敢諫，故公得盡言，稱一時盛事。至于調繁簡，轄兵馬，窮私販，廣會推，清改折，蠲賠椿，緩征欠，均銓法，復勘合，豫揀選，重律例，察關政，凡三十八疏，皆一一議行。雖諸部所議，偶有齟齬，而上未嘗不反復其詞而念其直也。

乃公方入戶科時，關西參政吳允謙以督撫專薦，既已遷太僕卿矣，公發其爲道時貪跡，立下吏議。而其在兵科，則海寇陳敬容以僞軍門投誠，授山東兵備僉事，公奏奪之。至畿輔失盜，有供義王家人李進才及范二達子爲之因緣，有司莫敢聞，而公爲發覺，請直清盜本而後愉快。至旱災求言，公

首以罰鍰入告，謂旱者，歲不熟也，乃民不苦凶歲之不熟，而苦貪吏之酷罰。向者贖杖，分別有力者四兩，稍力者一兩五錢，擣虔之吏，猶嚴刑以濟其惡。今者贖杖，一名動輒三四十兩，然且以意眦睚，不拘律令，在皇上不過期無刑之治，而反開不肖者以貪黷之門，甚非行法之意也。夫年豐歲稔，徵需稍急，猶或有剝肉補瘡之嗟，況當災旱之餘，二麥不登，何堪重鍰，敲朴之下，其不爲鳥獸散者幾何矣。及海寇縱橫，沿海震動，公疏請撻伐，具有方略。已奉章皇帝密旨議勦，未及果行。而今上克詰，加以六師，遂耕犁其地而版籍之，與公之所告若合符契，其先見如此。

公諱希輟，字二濱，別字定庵。明禮部尚書箴勝公之孫，工部都水司郎中紫環公之子也。世居餘姚，六世祖春軒公以工部

主事劾逆瑾，貶瑞州府通判。高祖對陽公以行太僕卿忤分宜相公致仕。曾祖翼龍公由禮部郎中出守，以建國本上書罷職，贈光祿卿，遂徙家會稽，爲會稽姜氏。公少穎異善文，崇禎末，都水公以出使張秋，治故河註誤，下刑部獄。公徒步入京請救，會是年舉京闈鄉試，公以諸生例咨監入試，中式，乃出公于獄而奉之歸里。會鼎革，下令搜京闈見舉者授以官，公以南歸免。歲丙戌，王師下江東，大將軍貝勒檄公出授監司，而公辭之。乃循故例補温州教授，攝縣事，因以民兵大破海寇之寇溫者，陞元城知縣。隣郡饑，流民至者如蝟毛，時逃人令嚴，曳街道路無收者，殍殮相望，公憐之，乃察其男無東人語言，婦耳無三環穴者，悉留之，墾集北荒地，受僱得食，活者以萬計。臺使下其法，使隣郡效之，地之荒者悉以墾，而

饑民活者以數十萬計。乃于順治十四年卓異賜章服，陞戶科給事中。明年，轉禮科右給事中。十六年，轉兵科左給事中。遂于是年冬，陞禮科都給事中。會今上登極，公以禮臣襄諸大禮，充辛丑會試同考。康熙元年，內陞京堂官候補，歸越，八年，始赴都，上以公爲先皇帝言官，重之，謂其言必有裨于今政，破例仍補戶科都給事中。乃連具三疏，一請增科員，以防壅蔽；一請撫臣仍轄兵，以防地方竊發；一請緩期奏銷，使催科不迫。是年，補順天府丞，以憂歸。又八年，奉天府承闕，就家起視事。三年，以母疾予終養歸，旋丁內憂，服闋不起。自十八年至三十七年，凡十九年，無疾卒。

公丰儀峻整，瞻視越恒量，懷抱瑩瑩，然見事敏捷，如飛隼之及物，而予人和坦，好推解，能拯人之急而出人于厄。予中于

所隙，流離展轉，屢言諸臺使解之。郡江防不守，民居困于沈湛，設法救援。其于宗黨之惇睦，凡鄉祠義學、墓田亭譜，皆一身修舉，無稍遺闕。至于友朋之相卹，其得所告而去者，踵踵也。嗟乎，賢矣！

公配朱恭人，爲行取科員澹明公女。

生子二，曰珪，曰坦，庶子瑛。珪以年貢補杭州府昌化縣教諭，陞國子監學正。生子七，長公銓，丁巳科舉人，餘俱列庠序，有名。公銓已有孫，繼君五世，稱極盛。而珪以文章著，自太僕公下，文章經術，至公益大，而珪克繼之。坦早卒。銘曰：

保氏箴丹，見周季時。宋人無學，謂無專司。兩省四品，補闕拾遺。有未便者，因而去之。不審鞞鐸，所以納誨。匡輿正軸，全在于是。是以十論，不削一一。時謂良臣，用使言事。公之立朝，侃侃盡職。少具

亮節，更抱蹇德。每事進言，爲占遺直。聖本無闕，諫亦有力。矧當草昧，朝陽始曦。宜以忠厚，開萬世基。竭我愷惻，還于丕熙。千秋國史，猶應鑒斯。特公歷世，累顯文教。太史傳書，夏侯作誥。惟公有子，繼述大孝。清芬是揚，駿烈克紹。況其成績，早勒太常。邦詞里頌，亦云孔揚。惟此片石，雖表末光。拜墓下者，思之難忘。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神道碑銘

皇清予告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雅坪陸公

神道碑銘

予與學士公舉制科，時學士以官取，如晁錯以太子家令見取，改爲中大夫是也。予以人取，如董仲舒以博士見取，擢爲江都相是也。以官取者，其志在于出。夫既已官之矣，亦安往不官？而以人取者，其志恒在處。子大夫從田間來，則亦歸之于田

間已耳。是以明詔所及，亦直云「博取天下才學官人」，以示有分別，而學士不然。制科榜發，即騎驢出城，自謝闕外，不謁相公，不題名京兆府，不赴五十人衆春園宴，不奉朝使。先，予請十旬假，俟予歸五年，臺臣有以規避劾在籍官者，始于康熙二十九年仍補本院官，凡五年而遽超遷，入台司，爲副丞相兼部堂尊官。越一年，告歸，一若在官之志之無異于在人者。乃又三年，而遽以疾卒，臨卒，謂其子凌勳曰：「予與西河君，其官與文與行誼不必同，而獨同于志。《禮》所云『合志』，《孟子》所云『舜與文王，其得志若合符節』，予兩人有焉。必誌予墓，非西河君不可。」而曰：「諾。」特其卒時，不繕遺疏，不令請卹典，不訃臺使以下官及親戚僚友，踰月即葬，即以同志如予者，亦無從赴義乘素車一哭，尚忍覲然爲操

觚而不可已也。

公諱棗，字義山，原名世枋，雅坪其別號也。吳中陸氏皆始于雲間，而大于嘉興，其在平湖諸陸，悉世官累爵，門閥冠西浙，而公爲南陸宗。其曾祖，南京通政使陞兵部侍郎津陽公，獨以理學嬪其家。公幼孝友，年十四，值江南初下，王師之分徇者略平湖而東，公父未庵公爲鑲黃旗帶子阿什兔所俘，夾鉞于項間，公哭泣抱持不聽行，乃舍未庵公而俘公至京。誠順伯者，阿什兔主人也。馬姓，爲固山，見公，異之，試以文，大喜，命拜爲父子，而使其諸子爲兄弟。會永平舉人李茂春授生徒于遷安之龍起寺，公與馬氏往受學，值歲試，公偶應之，自遷安至永平，縣府二試皆第一，馬氏慮其過著也，急沮院試，不令赴，留于旗四年。適公兄世楷以開科選貢廷試于天安門外，除

平陽府通判，尋公于李舉人家，會之他寺，而公父未庵公又以丙戌中式，赴公車門，親詣誠順伯里第，乞放公歸，許之。乃以世枋名補平湖諸生。當是時，公兄陞南雄府知府，未庵公亦謁選爲宣府理刑推官。公自分守家讀父書，徒以浙鄉試不利，因改今名，援例入國學。及赴考，即以高等授內弘文院辦事中書舍人，遂赴任。而誠順伯適于是年寢疾卒，公爲侍湯藥，奉含斂，疏麻服喪。公嘗曰：「吾受公大恩，無以報，迢隔三千里外，得躬親送死，以慰生平。誰謂天理非人情哉！」

乃復以國學挾中書銜舉順天鄉試，聯捷，登康熙六年進士第二人，爲原官。是年，以原官京察得一等，隨駕至灤州，奉恩詔加一級，題管內祕書院典籍。越一年，甄別留任。即請葬親假急歸，詣南雄，與伯兄

議其先妣譚太恭人葬事。會其先司馬公曾在前朝以湖廣按察遷江西左布政司使，有祠堂在章江門外，而圯于兵革，公謁當事清復之，值理刑公卒于家，遂偕伯兄歸，合營葬事于廣陳之千字圩，服闋未補也。

康熙十七年，天子開制科，詔內外大臣各薦舉才學，官人赴部應試，公以廷臣薦，御試一等。故事，三等以上悉授翰林官，而新令止二等，除尊官授講讀外，有原官者授編修，否即檢討。公以官典籍改授翰林院編修，充明史纂修官，撰《成祖文皇帝紀》及漕河、水利、藝文、選舉諸志。會西南蕩平，獻《平蜀詩》一百韻，《平雲南表》一道，凱歌十章，上優納之，每賜魚，賜筆，賜蓮藕，賜宴瀛臺，賜綵緞表裏。復于康熙壬戌乞病假歸，居于家八年。時崑山相公憐公貧，不能還京，檄浙江布政司使使助以金，公卻之。

不受。乃以《明史》久未成，謂史官規避，公被劾就道，會是年庚午舉鄉試，即命公為福建正主考官，凡薦卷、廢卷皆親閱，無遺者。

越一年，轉左右春坊贊善，復以癸酉舉鄉試，命公為順天武鄉試副主考官。新令，翰詹諸官偕直南書房，承旨書二扇，宣至乾清宮閣內，賜坐，出五臺金蓮花命賦，限以韻，立賦，呈草，上嘆賞不置，退就南書房，出御製金蓮花詩賜讀之。康熙三十三年，特開豐澤園試翰詹諸官八十九人。先設宴于勤政殿前，宴畢，就園試豐澤園賦、理學真偽論，停午，賜酒菓，晚，賜茶餅，及上親閱卷，取公第一，且面諭云：「連次詩文並無出汝右者，而從前薦引並未之及。」始知上聞故多壅也，遂由宮贊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數日，復宣至乾清宮，撰闕里孔

子廟碑，賜鮮荔枝，并頒御筆所臨米芾綾字一幅于懋勤殿，嗣此入閣。嘗于一日獨坐判紅本七十有奇。每啓事暢春苑，撤御膳以賜。間以病休沐，上輒問云：「陸某何在耶？」公感激，思有所獻替，嘗撰「恭陳管見諸疏約數萬言，不果上」。乃充續修《唐類函》總裁，《三朝國史》、《平定方略》、《會典》、《統志》副總裁，經筵侍班，武殿試讀卷官。

會六師北伐，勒銘于黑魯命河，獻北巡頌詞，而東南所闢海島，自丁卯、庚午連科論秀有中武者，作《臺灣載舉賓興記》，上倍加器納。重以侍從應制，恭和上所製詠史詩、視河詩、宮門聽政詩、覽貞觀政要詩、時巡近郊憫農事詩、觀渾天儀詩，無不稱旨。如是者一年，忽嘆曰：「可歸矣。」夜起繕疏，略曰：「臣本豎儒，去年六月初十日，謬

荷皇上知遇，遽由贊善陞今職，雖捐棄首踵，不足以酬萬一。顧念臣學問本疎，而又無寸長可以表見，年近七十，衰脾頓發，儻有隕越，其仰累主知，負罪莫追。伏祈俯賜休致，則在廷少一素餐之官，而在野得增一鼓腹之人，誠盛事也。」疏入，摺其本不下，公陛辭益切，然後奉旨以原品致仕。次日，治裝。鄉人望公者，謂公以參知歸里，九旂八騶，必有異于衆，當謀所以迎之，而公乘吳船到門，會天雨，躡長齒屐登岸，咸嘆息去。

公兄弟四人，皆友愛，以長幼爲師友，而長與三先公卒。少從伯兄讀書于郡東之碧漪坊，其同硯者，一譚太守聰，一譚給諫瑄，一朱檢討彝尊也。三人皆同朝，而兩爲郡守，五人者皆有文章名。公嘗作《正統論》五篇，與四人論議，各不合，而論成，而

皆躋公言，其論至今存集中。幼聘楊氏，及在旗，誠順伯爲計婚姻，將問名侯氏，而黃總兵者見公慧，亦許以息女妻之。是時歸期未可知，失此，年大，恐難爲配偶，而公謂：「吾不可負楊氏，儻不歸，即勿娶已耳。」再拜謝誠順，即誠順亦義之。暨公歸，而楊淑人已及笄，且少孤，移居公外宅久矣，乃又越公歸一年，公年二十一，始成婚，而先公十五年卒。公生九子，皆不育，嗣子凌勳，則伯兄太守公子也。

公體粹而貌莊，舉止有常度，雖無驕志，無惰容，而亦不故爲矜嚴謙抑之色。性簡坦而厚于與物，不媿阿而親，不好爲深察而無所于汗漫。其生平行事，雖同室與千里皆可信。益都相公嘗曰：「吾于近人多疑事，而獨不疑于義山。」居常論議，不抄變人詞說，然又耻附和，侃然有至理見乎言

間。讀書務精察，而不計卷帙。行文未嘗拘一格，顧必中于格。嘗曰：「《緇衣》曰『言有物而行有格』，格者，法也。車塗有九軌，仍一軌耳。」至于出處，則高官顯爵，日居金馬門，而難進易退，欲然若無有，曰：「志有在也。」嗟乎，若公者，可謂光明磊落君子人矣。

公卒于康熙三十八年四月一日，距生明崇禎三年十一月二日，享年七十。所著有《雅坪文彙》十卷，《詩彙》四十卷，《詞譜》三卷，《御試進呈詩文合刻》一卷，雜著若干卷。乃爲銘，其詞曰：

平原肇族，以孝行多。鬱林而後，大于嘉禾。派別南阮，宗同諸何。門閥長盛，冠紳偉俄。公獨有志，如居巖阿。家國多故，爰尋干戈。代父俘纍，投身網羅。孝感天地，珠還泉渦。甫悅夾戟，旋聽鳴珂。摘頌

獻賦，有如夙哦。公家敬輿，已登鑾坡。復就制舉，中拔萃科。後先嗣響，宛出一窩。況逢聖眷，夔龍賡歌。屢宴承明，頻居馭娑。躬近銅鶴，盃啣金鵝。日判紅本，大若蚪蝌。而乃告歸，急流迴波。行乏雙引，車無八呵。病鮮餽饋，喪誰行儻。高官顯爵，奈非志何？幸其傳文，尊于刻犧。金液常燦，玉粹不磨。矧行誼高，猶登陂陀。動而益上，與雲日摩。即此可信，遠近罔訛。曾母三告，亦不投梭。展也君子，崇山大河。雖嘆馬鬣，何須封駝。祇愧微文，交螭未踈。以代豐碑，從東南過。

西河文集卷一百九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僧開稿

塔誌銘

洞宗二十九世傳法五雲偃亭挺禪師塔

誌銘

偃公以義士而託于僧，然竟受僧法。

于其死也，仲子鄴偕叔子克堅、季子魏既已受遺命，翦其毛髮指爪，衣斂之，而瘞之先塋之傍，顧此不壞身在僧龕也，其法嗣智玆築塔龍居隲，藏而養焉，乃續孝子所著《逸亭公年譜》，自四十七歲爲大僧後，別著爲

《偃公年譜》，而勾予以銘。

予思童時從先教諭兄讀公考文，所爲仁和學異等者，功令，提學考士例分等六，自一以下無出一右者。福建許平遠先生，名士也，破例設異等居公，不令與諸生齒，鏤其文首城爲榜樣，將以踵及。乃歷十一郡七十餘縣，竟無能踵例而止。歲壬午鄉試，推官唐階泰薦公卷第一，主者抑之，中副科。予時與試，見公與同年生會湖上，志意神遠，歸而揖與語，間及時事，大感激，爲定交去。越五年，南浙舉大社，合二十餘郡名士會于會城之東園，伐鼓縱金，極宴饗之盛，時名同方社，推公主之。因與張梯、徐緘尋公于市門，見公與僧牛伍，遮絺衣，俯首數竿格子，較計鐃鉢，相見不交一言。俟其數竿畢，然後拱揖道故舊，顧竟不與社。又十年，姜給事歸里，與公壬午同年生，乃

邀予訪公顯聖，則公已居然僧矣。又十年，予以一官羈京師，而公已死，《譜》所爲涅槃者。悲夫！

公名淨挺，號徧亭，即仁和徐世臣也。

世臣諱繼恩，別字逸亭。十歲能文，天啓中，魏監亂政，惡之，作《宦者論》。稍長，補諸生，擢茂才異等，壬午副榜。弘光帝舉明經，首公，公爲文刺馬士英，士英怒，趣官旗逮公，大行陸培爭止之。當是時，公聲稱藉甚，四方士過杭者，爭造公，巷爲之滿。先是，文社大起，婁東張溥、漳浦黃道周並屬公領袖，公爲社名登樓，又名攬雲，聚臨安名士于其中，主東南壇圯凡三十年。至是，焚書，埋筆札，鬻殺，市盆簪漿酪，間或縣馬牛之皮，與鞞者雜作。方伯張君就見之，不得，請以百金爲公壽，峻拒之。惟門徒日來，遠近從游者僦隘巷居。諸賢錢孝廉執

贊請講《易》，公倚市門口授之去。既而嘆曰：「吾生時，吾母夢老僧，幡然杖于堂。吾昔昔見夢，亦如之，此豈吾前因哉？」西湖愚菴受洞宗法，公與之游，有契，遂落染，設三壇淨戒，時年四十七。

初居花塢，錢塘令張君建精舍河渚，名雲溪，嚴侍郎迎公居之。禾中資聖寺，名刹也，歲歉，生徒皆飢，公應請之禾，躬持鉢乞米飯僧，凡三年，全活萬衆。去之武塘，修武塘慈雲寺，剏建鶴勒菴于北郭，說楞嚴其中。時設大成，夜夢伽藍神，乞戒，易衣謝，乃以雲門顯聖爲洞宗中興祖庭，自萬曆乙卯逮今，閱五十餘年。凡嗣其法者，輪居之。越中上大夫交章迎公，住三年，增飯僧田畝，特建祖堂，供曹溪洞山列代諸祖于其中。然後退居雲溪，受諸方之請，魏君副使舊有淡園供佛養公，而錢君學使特構綠谿

園，兼市全藏爲公翻閱地，公應之。

公以爲生平稽古，讀聖賢書，將以天下爲己任。而既已不克，徒託此優游以潛消其壘塊不平之氣，即與浮湛傭販何異？且是亦有道，吾將藉是爲見道之具，而大擴其教，而集之成，以示吾儒者之有用。因內極其奧，外極其象，舉西來至今意言俱盡者，而合三幡四諦而並運之，以爲摩騰以來特達之業，而惜其以蓋代之才而出于是也。

曩時，西湖諸禪刹皆有知識，而宗派所垂，各具妙衍，惟天竺雲峰，在隋時爲真觀道場，顧其後中落，源流歇絕，雖子儀辨才，偶然知名于吳越王時，及趙宋元豐、慶曆之間，而曠席既久，且殿宇亦稍燬矣。士大夫迎公者道路相望，本欲徵公作振興之計，而公亦慨然以恢復自任。乃入其門，無殿，獨一毘盧觀音像，金鑄，長一丈六尺，露處其

中。公乃居雲峰，建大殿，金輪寶櫳，次第完具，然後樹齋房，設僧寮，鐘鼓幢幔，置諸所應有，期年工成，時年已七十。乃于甲子年九月二十二日說辭世偈，更衣。越二日，端坐而逝。嗚呼，公遂以僧歸矣。

公幼著文賦，大略載《逸亭十集》、《揮塵錄》、《十笏齋詩集》、《十笏齋文集》，其已見于世，如《危論》、《范蠡論》、《西湖詩》、《西溪賦》、散見，無兼本，則間有存者。維時以寢疾，憂道法不明，著《易象摭空》、《軒傳略解》，明義文周孔之傳，黃帝岐伯之旨，陰陽死生順逆之微，進退盛衰之變，其言一本乎太極，而託意最遠。及游吳還，見浪杖人，與酌酢，著《答問》一篇，既又註《南華》、《淮南鴻烈》、《太玄》、《法言》暨京房、焦贛《易通》、郭璞《地理》諸書。其見愚菴時，著《洞宗剩語》一篇，《頌古》二百首，又作《金

剛十頌》，并提《金剛經》十卷，乃更著《四書偶言》、《周易雜論》、《春秋、尚書、毛詩》、《別解》、《三禮異同考》、《經濟指南》、《博物辨》、《唯識刪繁》、《四教儀直指》，且作《家誠》、修《家譜》。編，而後落染。暨落染後，居花塢，著《學佛考訓》，并《周易略解》。居雲溪，著《雲溪問易》、《漆園博通》、《參智證傳》，以舊有《智證傳》而又參之，乃復著《洞宗綱要源流頌》。其居資聖，著《華嚴頌》、《梵綱戒光》、《楞伽心印》、《維摩饒舌》、《圓覺聯珠》、《楞嚴答問》、《藥師燈焰》、《彌陀舌相》、《金剛隨說》、《金剛別傳》、《金剛拈心經句義》、《法華懸譚涅槃末後句》，共一十二種。當是時，公已棄文字，而四方以文字請者不得絕，問亦應之，名《溪流文字》，其在乞米渡江時，賦詩名「涉江草」，至居雲門顯聖，輯洞山价祖廣錄著《世譜》，作《五

雲頌古》六卷，參訂《人大眼目》，使五家綱宗瞭然言下。于是居淡園，有《園居詩》五十首；居綠谿園，閱全藏三年，有《閱藏偶錄》；最後居雲峰，賦《山居詩》四十首，《除夕詩》十首，《天竺續八景詩》八首。其所在說法已經撰述者，有《雲溪語錄》十八卷，《資聖語錄》十二卷，《雲門顯聖語錄》十二卷，分上下二集，《雲峰語錄》一卷。至若雜著紛然，陸續彙載，則自雲門返河渚時，有《全錄》一百卷。

公生于萬曆四十三年十月四日，卒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世壽七十，法臘二十四。所授法弟子智琮等三十人，子姓皆有文章世其家，詳行狀、墓誌，茲不載。公與陸大行、嚴侍郎、汪孝廉、孫處士輩，皆同硯爲文章，各以至行大節顯于時，暨死，而皆得以邦賢從祀學宮。而公以僧故，提

督學使暨督撫以下，各具文迎主人勤公講堂所祀啓、禎兩朝忠義祠末，而錄其行事于通誌，以表其人。乃爲銘，銘曰：

誰謂道法，孔釋同符。惟不得已，逃于

毘闍。當其避地，寄情屠酤。譬彼元鱗，而膠于沙。乃忽解脫，作金精色。不疑魯叟，而頓入慈室。前身兜率，所記歷歷。何必臨水，照影而出。且量卜筮，還參維摩。雖或有情，如菩薩埵。卒証彼岸，延之多羅。蜂臺鸞頂，迢然以居。所嫌枯拈，比諸乾矢。啓不二門，屏絕文字。十六觀禪，悉棄于地。安事琅函，使馱白馬。因徹內外，擴拓其教。集之大成，以合衆妙。仁化智化，治國有效。況本經術，行此化導。獨憐儒德，爲人天師。文爲行表，言乃德基。奪彼金紫，作僧黎衣。奚止歸竺，道場光輝。今此色身，寄舍利此。與無盡量，同滿世界。惟

其名行，早著四海。有過此者，瞻仰何已。

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蛤菴圓禪師塔誌銘

師不知其姓，^①嘗自贊云：「出身無姓是也。」母氏張，生師而啼，一日至佛寺，師見佛大喜，嚮之笑。會崇禎末，獻賊破襄陽，兩湖皆震。師本楚族，居荊州江陵，江陵避兵者多東下，散僦下江，而師獨隨母之浙，擇居蕭山之湘湖，以湘名類楚，曰不忘楚云。

師姿性超絕，就童學，不屑屑書卷。隣寺名隆興，晉隆吉將軍所遺寺也。僧明然，具戒行。師十六請母謁然落染，然命習經論。師晝習夜坐，嘗中夜顙體熱木，禮大士

① 姓，原作性，據四庫本改。

數百以爲常。既而慕三衣登具，出參諸方。時福嚴爲諸方名師，詣嚴，嚴拈竹篋子示之，有省。去詣天目，參大覺國師于枯木堂。大覺者，報恩通禪師也。時未爲國師，見師，大喜，留之枯木堂，鉗錘之，凡十年，備歷苦毒，至有死而復甦者，師嘗曰：「吾能忘十年枯木堂哉！」

當是時，報恩欲付師而故有待也。既報恩以虛空落地勘師，師應聲答，報恩復勘之，師掩耳去。之平陽，平陽問：「幾時離天目？」師曰：「和尚道某甲站脚何地？」平陽曰：「汝還識平陽門麼？」師曰：「平陽若有門，即道離天目。」會報恩赴世祖章皇帝召，復携師入京，侍萬善殿，每于御前問答之際，稍稍及師，師微言承應，輒當聖意。時報恩侍者多湖人，而師年最少，章皇帝以小湖廣呼之。暨平陽相繼以弘覺國師赴

召，師隨報恩歸，平陽欲留師，不得，至平陽還山，覓師于湘湖之濱，呼師入室，覲以機，出章皇帝所賜金襴袈裟并白拂子，手書列代源流于玉軸付師，師乃留平陽有年。俟平陽示寂後，始以楚故鄉還湖。湖通城令丁君，蕭山人，與師舊，延師鳳山寺。寺隣寧州，寧之龍安山有兜率禪院，故黃龍分席也。叢月禪師者，曾受張商英之請，大興其庭，而代久而圯，居人聞師至，踊躍集千人走鳳山迎師，遂于康熙癸丑春入院。不踰年，即伐山治土，率居人薦力者，度故址營之。前坊後寮，而居大雄于其中，革魚金板以次整設。

值西南弄兵者從巴陵來，越蒲圻下雋而抗于郢城之南，師拂衣東下，仍止于蕭之湘湖，曰：「吾湖人，此猶吾故土也。」遂自號湘谿，而題所著詩曰「湘谿集」。既而湖

中慕師者聞師歸，渡江迎師，住吳江黎川之羅漢寺。一時學徒相從者如歸市，然終以不忘兜率，伺兵革稍間，即往來化導若干年。後命嗣嵩菴居之，而自携一笠，將朝臺。癸亥，辭羅漢，由商亳渡河，道京師，暫憩翊教。和碩安親王聞師名，延師住西山隆恩，師辭不得，遂于甲子二月入隆恩安禪。越明年，皇上幸潭柘，謂潭柘勝地，當以知識居其間，敕侍臣召師，引見于玉泉行在，賜飯命賦詩，徹所薦含桃食之，問得法所由，且曰：「和尚于先皇帝時曾入西苑，此時西苑所住者尚有人相認者乎？」師舉椒園所住容舒、純素、真牧諸禪德，曰：「皆臣僧法姪行也。」又曰：「先皇帝御前李國柱，常隨駕內道場者，識臣僧，今猶在御前。」上乃問宗旨，甚契，既而曰：「如何是道？」答曰：「以聖智行聖政者是。」又曰：

「如何是心？」答曰：「乾綱獨斷謂之心。」上曰：「佛家以參禪爲上乘，儒者以明德爲上乘，是否？」答曰：「禪以覺見心，猶之儒以明見德。」上顧左右曰：「原是一理。」答曰：「不惟三教，即九流百家，亦無二理，所謂統江漢以朝宗也。」上大悅，親灑宸翰，書禪聯賜之，遂傳旨曰：「和尚可能住此方乎？」師對曰：「臣僧以朝五臺來，今尚未往也，且臣僧母骨藏湘湖，曾負之歸楚，而尚未封土，臣僧了此願，乃敢遵旨。」許之，復敕啓奏後朝臺。師還山，陞座，作謝恩法語，見《語錄》。遂于是月辭隆恩，入椒園啓奏，西行出龍泉關，禮五峰，作二十偈。還京，憩萬泉，值滿大學士以嗣君侍衛即世，詣萬泉請師說法，師以腹下辭，不得，既而病痢，遷天龍精舍，遣侍覆奏。上敕御醫劉元辯診視，親閱療方，時十月朔日。次日，

復遣侍臣翟進忠問疾，兼有留師化導之旨。師手草奏謝，上覽嘉悅。至廿一日再遣侍臣問疾，賜參藥犢食。十一月朔，師作訣書示左右，爲歌名「咄咄歌」，示椒園諸法姪。次日，師問明幾時，左右以三對，師曰：「三，期至矣。」至三日，晨起，沐浴更衣，作辭疏謝恩，略曰：「臣僧卻染即遭鼎革之際，爾時已知瞻雲就日作化導計，既而隨報恩國師赴世祖章皇帝之召，得侍巾盂，枉蒙顧問。草野區區，已願從披瀝久矣。今皇上福庇環海，行脚之人，幸來京國，特以九衢蕩蕩，掛搭未定，濫膺親王之請，暫憩隆恩，自謂焚盟之餘，可藉此仰祝聖躬萬壽，兼擬夏首朝臺，禮文殊塔，然後南還湖中，以了未具。何意皇上敕召慰諭，留此化導，還京候覆，頓染脾疾。累蒙皇上遣醫診視，兼賜參藥犢食，而歸期頓至，扎掙維艱，誠

恐溘焉朝露，有負皇上汪湛之恩，爲此伏床稽顙，惶恐申謝。」乃作垂問法語與示禪徒語，語畢將逝，時法姪元熹、書記覺紳與嗣法居士顧元登俱在侍，曰：「和尚可無偈耶？」復甦，索筆，手書偈曰：「屙了喫，喫了屙，百萬人天嗅不多。香臭十分原有價，莫教後代有譌訛。一書畢，微笑而逝。時已夜分，當戌亥之際。暨明，進遺疏，上覽慨然，即命侍臣翟進忠弔問，奠以茶。師遺言勿哭，勿封龕，舉火、入塔、說法，且曰：「兜率、湘谿，吾住處，他日掩龕，于二所窆之。」師名本圜，字蛤菴，別號湘谿道人，生于崇禎壬申七月八日，示寂于康熙乙丑十一月三日，世壽五十四，法臘三十八。嗣法兜率嵩菴元基、大坑師亮元密、行端元勤凡三人，師逝時俱不在側，嵩菴住兜率，心動，忽徃徃來京師，至日，值五七舉火，若預定

者。其居士嗣法，則州司馬雲間顧君昌洛。師住隆恩時，曾舉龐居士公案有契，知爲法器，隨鳴鼓上堂，說法付之，易名元登，至是隨寂，問末後以何法供養老僧，顧應聲答。是日陰霾，其所答有「凍雲吹不盡，寒雪欲飛花」之句，師甚嘉之，蓋顧君老參也。及遷天龍，大司成翁公曾問道于師，師重其品行，而窺其見地超卓，陡舉手所弄如意，倣古德分芋事，與之曰：「領取十年宰相去。」若劉居士元辯，則贈偈以勵其志，其他剃度弟子元導等，約數十人。予以籍蕭山與師舊，而黃門任君曾延師住別業，故于垂寂時同往一訣，乃以予知師，面屬予誌塔如右。

師三坐道場，各有《語錄》，其所著詩有《湘谿集》、《湘谿別集》、《朝臺十一偈》行世，諸凡參叩機緣及簡札可紀者，詳見《語錄》。銘曰：

師說無生法，乃至無有姓。無姓亦無法，一切惟身量。以是受具足，遍參諸方賢。手覆天目雨，脚踏平陽門。當日帝王尊，曾召舊禪德。一時天龍幢，並樹萬善陞。聖智發威音，與師解清淨。師出大慧力，陳說無盡藏。因之兩覺師，爭付正法眼。紫金袈裟帔，盡作心印觀。乃以湘山僧，遠住兜率地。西行禮文殊，南還瘞佛母。念彼京邑鉅，投體作瞻覲。以企足無所，慙應國王請。何悟聖主知，召師與師語。于海淀行幄，命說相見偈。師亦何因緣？得蒙降恩旨。當留諸巾錫，化導茲方所。或人住萬善，或闢大慈寺。尊爲大導師，亦復何思議。遂發普濟願，朝臺復來是。以之報聖恩，兼祝千萬壽。具足妙相成，聽爾拂衣者。師乃展摩睺，頓欲空諸有。不知何所苦？拙指滅度日。當在月

三候，作書別親故。御覽遺疏慨，以爲妙禪悅。遣侍奠清楨，用首諸方供。獨是師所生，本在楚南郢。蕭山有湘湖，名與楚郢近。出席在兜率，兩地設思並。我今占所寄，莫如兜率便。因築崇梵龕，建此光明幢。疊上斂骨骼，鑿空流音聲。是則無上德，證明于此中。此中亦安有，藉此證明者。

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彌壑澧禪師塔誌銘

今皇帝嗣服之二十年，西南再闢，四方有道之士咸觀京師。于時彌壑大師從開化來，應和碩親王額駙尚公之請，卓錫城西延壽寺。會益都相國馮公修無遮大會，請師設戒于長椿寺中，京朝官假沐聽法者車駢轂疊。予隨總憲徐公、宮詹沈公後參訊焉，而恍有遇也。既而師疲于應接，游嵩洛去。

時大梁開府王公留師住汴，師固辭不得，因于次年甲子赴大梁。越一年，其嗣法樹南忽携訃來，兼傳師遺命，曰師已示寂于大梁之相國寺，以願游二室，命掩身龕于嵩山玉柱峰南古法王寺後，而勾君以銘。予乃疊手展狀，嘆曰：「善乎！」

按狀，師諱行澧，字彌壑，寧海胡氏子也。祖鳳陽別駕，父國學生，生師而慧，厭肉食，尤不喜飲酒。重九讌客，父兄令侍席，僧師不飲，罰誦詩一句，師應聲曰「重陽九日菊花新」，座客大驚，詢所由來，師嘿不能對，此即汾陽昭禪師頌中句也，師洵口若夙記者。嗣後名閥來請婚，師固辭，會雪竇僧過其居，談禪，師聞而樂之。時年十七，適父母齊逝，遂以父母所授產悉歸之兄，趨雪竇，投石奇雲禪師薙染，務力作。雲見師文弱，甘攻苦，恐其或懈，示以偈，勵之，師

乃留三年。辭往寶華，受具足戒。時木陳忞禪師居天童，師往參忞，留方丈，聞舉「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一句，忽有省。會忞應詔入都，師辭，往福嚴參費隱容禪師。容問何來，師曰：「天童來。」容伸掌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瞞他不得。」容頓足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不勞再勘。」容大笑，命師典知藏。而容忽遣化，乃復參報恩浮石賢公。賢問曰：「床脚下種菜，你作麼生會？」師曰：「不假春風力。」賢曰：「鐘樓上念讚懺。」即呢字。師曰：「也要大家知。」賢曰：「汝可住黃蘗山矣。」師拂袖便出，賢乃命師領西堂事。

康熙乙巳，吳中士大夫敦請賢公住楓橋法華，遂以師應請席，開法上堂。時太傅金公躬詣師，言下甚契，稱莫逆。會賢公以丁未示寂，召師還，封識衣器，候弘覺國師即

忞禪師也。至，啓封授師，師仍住法華七年。當是時，嗣法樹南最有聲，遂以法華授樹南，別赴景山興福、彭城開元之請。

開化禪院者，宋惠元禪師所遺址也，在彭城，歲久而圯，居人聞師名，謀請師，會副使戴君、總戎張君與師舊，乘師住開元，詣師聽講，因于次年癸丑請師至開化，遠近相望，如慶雲在天，蟲從影躡，不召而至。師乃集方衆，搏土翳木，重樹梵刹，佛宮僧舍，有若海湧。方是時，師大開法席，直闡宗風，江淮嚮化者踵趾相接。北方禪習之盛，未有若此者也。

既而曳杖北上，至京，適城西延壽精舍以隘故，延師暫駐，爲擴大計。師重加締構，布金飾象，遂改寺額，與諸門下士砥礪其中，凡二年。值修復長椿，延師說法，一時禪德，各趨走如鶩，然終以煩劇故去之嵩

洛，時癸亥春月。次年，復之汴，應開府王公、副使祖公之請。自知時至，於冬仲之朔，晨起諭剃度弟子隆律等，傾鉢金爲其先師刻藏塔銘，命書記書訣檀那，散巾餅杖錫諸物貽贈故舊，乃囑門人隆示、隆杲，定以初八日巳時長往，而令樹南名隆祚者作行狀，遂于期至時，書辭世偈云：「朔風凜凜天猶冽，四十九年無別訣。不將生死決去來，萬里長空一片雪。」復自製封龕云：「嵩嶽崑崙聚曉風，棲行隨處自安豐。涅槃後有大人相，百尺崖頭第一峰。」又入塔云：「不入蟪蛄大力王，草枯鷹眼漫。缺字。應思少室真風在，一塔而今柱大梁。」書訖而逝。

師生于崇禎丙子四月五日，示寂于康熙甲子十一月八日，世壽四十九，法臘二十七。荷法者二十餘年，六坐道場。嗣法樹

南祚、毒符學、孚尹峻、旭菴、玉桂輪、朗咄菴、永夫隱機、曇紹杲、霖沛沴、晦嵩封、自嚴律、燕林榮，共十二人；守塔弟子天如澄、聞性月二人；剃度弟子數十人。所著有法華、興福、開元、開化、延壽、長椿《語錄》，并《方外英華集》行世。歲乙丑，建塔嵩山玉柱峰，而系以銘。銘曰：

得離朱戶，而入紺廬。造戒煩館，服無垢衣。乃以慧業，証彼空相。指水在中，陟巘而上。由此尊勝，出領妙覺。山石點頭，天龍跼脚。因五蘊度，立萬法宗。錫飛海際，盪浮土中。爰憩二室，以歷百劫。三花晝風，五岫夜雪。天柱不折，法王可依。高峰突兀，千秋在茲。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初晴稿

塔誌銘

越州西山重開古真濟禪寺傳曹洞正宗第

三十世以揆道禪師塔誌銘

師諱智道，字悟通，又字以揆，杭州仁
和胡氏子也。母阮，生師而孤。會崇禎之
季，東南尚文事，士子能通一經，把筆爲文
辭，毋論仕與不仕，即睥睨一切。師已習舉
義，爲人所稱。自念處濁世中，跼蹐若負轡
勒者，每欠申不自安。且驟丁喪亂，杭故繁

華地，燈火笙瑟徹晝夜，外戶不闔，忽兵革
饑饉，市里多流亡，四顧蕭條，當娶不肯娶。
適避難得痛心疾，乃奉母居南高峰下。嘗
過古洪法寺謁諸佛，有省，因發願誦《藥師
經》。萬卷自懺。時道林離患者，洞宗師
也，住靜與寺隣，師往參之，無所得。嘗與
禪客語，不契，悶絕，幾欲剖其心。乃危坐
一室，越三日，夜分，風大作，門扇忽自闔，
聲如轟雷，師大驚，汗下，^①似有省，往見道
林師，呈偈曰：「條聞門響若雷聲，打破當
前一座城。驀地歸來重顧盼，此聲依舊是
門聲。」道林師不許，但笑曰：「子從此悟
入，可通矣。」即于是日令薙染，字曰悟通。

順治辛卯，三宜和尚講《首楞嚴經》于
鐵佛寺，師往聽講，并具戒，喜之，請侍和

① 「汗」，原作「汙」，據四庫本改。

尚，和尚更字曰以揆。既而離愚還道林。道林者，蕭山河上店山頂寺也。離愚初居之，名道林寺，又名兜率寺。至是，住靜久，

蕭山檀越重請道林師還山，乃招師並還，遂署師理監院事，師乃變俗產爲常住用，且開闢道場，增設一切佛藏并種種法仗。如是三年，會道林師從弁山埽祖塔還，示寂于北關之紫雲庵，師迎龕至道林，建塔。是時，道林繼席者爲鏡愚和尚，鏡愚即離愚弟也，同父亦同法，仍命師監院如舊職。至乙未，和尚赴顯聖掃湛祖塔，問師云：「一路以來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祇是黃泥伴石塊耳。」和尚云：「也只尋常。」師曰：「已多矣。」一時顯聖主席者，百愚和尚也。百愚見師而奇之，云：「此何人耶？」鏡和尚云：「此吾離兄之嗣也。」曰：「曾有囑否？」曰：「不幸兄已故而未遂也。」曰：「吾代爲離兄

囑之。」因以衣拂并源流授師。越數年，鏡和尚亦示寂，付師以道林，師不受，避之臯亭獅子窟，迎母侍養，兼禁足三年。

康熙丁未，蕭山、諸暨諸檀越渡江迎師，師辭之。暨戊申，迎者日踵至，師不得已，始進院開法說戒。時蕭山東山有接引精舍，師過而樂之，乃復退院，居其中。既而聞西山有真濟禪寺，舊刹也，相傳唐武德七年所建，而中毀于火，師過，動心，夜夢伽藍神來前，醒而見之，遂矢志恢復。預建團標于殿前，逮癸丑冬，造方丈五楹，甲寅，殿成，雜設講堂、僧舍、齋鍾、誦板，而刻木塼金，并養護法聖賢于其傍。每安禪說戒，四遠宗之者如歸市。辛酉，兩縣諸檀越仍請師還道林，乞長住法席，師不得已，復住道林，且增修道林所未備者。甲子，道目和尚偕湖州當事縉紳各以啓至，請師住弁山祖

堂，不赴。乙丑，退院，至西山陞座，一時間佛法因緣相踵于道。未幾，過東山，慨然留之。七月十七日，晨起，諭諸禪德以法門，鄭重授一應院事，作書別檀越，并以示衆。午刻，居士倪君設齋食，攜至饗師，師坐食，作別如常時，既而曰：「予行矣。」拱手合目，少頃，鼻垂雙筋，長尺餘，已而收入，于是弟子迎龕至西山歸塔。越五年，而屬予以銘。

每怪儒者誦讀，循呶唔，遇有講解，如誦師賓白，未嘗于當身有所下也。師嘗見居士沈君誦《首楞嚴經》，而示之以意，以爲楞嚴法界，一切衆生心身之本也。夫心身本是廣大無邊際，而含萬有，昭昭于心目之間，非大徹之目，離識之智，未能見此靈通矣。世之迷者，若大海之一漚，有廣大而不能用，俛俛然自投于籠檻鞿綫而不以爲苦，

故世尊初成道時，嘆曰：「奇哉！衆生皆具佛智慧而不能證。」以是法界性說楞嚴神妙，于以見諸法性相理事，儒者所謂由窮理而至盡性，職是故耳。向非自證，何能披其文見其法哉！

又與居士田君論《宗鏡錄》，謂圓宗所示，皆是未了文字，自必性離，始名解脫，倘徒以識心求之，則《圓覺經》云：「以思維測度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欲求其燃也，難矣。」故從來思維徑路不可入道，不如少林云：「惟墻壁，乃可入道。」果能于徑路絕處竭力追究，若喪考妣，則迸開光明，如紅鑪烈焰，渙然冰消。又如斫樹去根，再生枝葉，此時此際，作何捉摸？況向上一路，極盡玄微，去粗存細，末後工夫正多也。其言論親切如此。

師卒于康熙乙丑七月十七日，距生明

崇禎己巳七月十日，得年五十有七，僧臘三十九。開法二十餘年，爲西山真濟禪寺第四代重興大師，次爲道林兜率禪寺開山第二世第一位住持。位下傳法者二十餘人，西山繼席者剡南，其餘各化一方，凡剃度授戒者所在多有。乃爲銘曰：

師本清淨妙法身，無三毒無五濁業。

以此蟬脫污淖中，獨得勤向息慈地。佛言救溺當出水，嘗入漆室把火苴。忽然風作霹靂響，何人奪門使門閉。一聲吼落天龍驚，頓使甕裂桶底下。非風非門亦非心，此聲宛轉無覓處。乃知不二衆妙門，因聲得度幾有足。遂于此日取尊勝，立受五戒離壤濁。從來捨俗非易事，生龜脫甲牛解角。果能離性見德智，何難就證無上道。乃傳佛義得真印，受取如來正法眼。千江明月萬戶春，指示世間諸色妙。雖遷慈室種種

地，東山西山非有二。皆與道林兩相對，同時埋影入雞足。將收此入法輪藏，以此文爲妙解義。若以此作文字觀，因聲得度豈有是！

少林傳正衣優婆夷香林涅禪師塔誌銘

師香林，名無涅，京師人。俗姓鮑氏，夫俞爲鋁工，早亡。臨訣時謂婦曰：「吾賃工尚不給，每減其口以養母，今何能矣！汝年小有貌，請召婿于此而贅養之，何如？」婦不許，曰：「吾以指力養，不足，取之吾家之稍賸者。」諾而瞑。

隣有惡少，豔婦色，強娶不得，訟于官，又不得，謀壞其操。婦所居者爲西便門外之八里莊，值燕九節，俗聚男女于城西白雲觀，設祠，陳百戲，相傳是日，丘真人來降，

當邀之。婦騎驢從母家歸，徑觀前，惡少望見，遙指曰「此仙姑也」，進尾之，人不之疑。至月壇，惡少挾下驢，使群少健者力持之，蜿蜒草間，將蛻衣，值慈壽寺老宮從西山運石炭來，車徑壇西，救婦而訶之，群少散走。老宮乃詢婦所由，彈指曰：「此終非久長事也。去此保明寺，爲天順皇帝爺御妹薰修之所，盍姑婦捨髮而匿身焉？」婦從之，遂爲尼。

初，尼不識字，不習禮拜，第挑菜釋米任雜作。既而發願，訟之佛前，曰：「吾向食指力，白晝迄暝，今曠手度日，滋罪孽，且居此何爲矣？」自今後，請日習經課，禮拜一過，持佛號萬聲，夜即趺坐，勿令寐。如是五年。風穴僧有知識者，以朝臺來京，企脚于萬壽之番經樓，保明主尼央老宮延之，設齋，風穴驟見尼，呼尼與語，頓有省。既

而少林國師請部印，候旨天寧，老宮介尼見國師，乃付衣焉。

天啓七年，信國繼大統，例番宮人出，有年大無家願爲尼者，送保明，于是雲還師以宮人落染，拜尼爲師。居無何，雲還謂保明嘈嘈，自出所畜金構園于寺北數里，而迎師其中，虔事之，以師號香林，而香山又適在前，名見香園。既而雲還亦刻苦有省，師即以少林所付衣付之，師遂卒。時法臘十八，合之世年二十一，共三十有九。

康熙己未，雲還建師塔于園，介天寧僧普照者乞予以銘。予嘗謁方丈，見師懸象，朱衣而杖錫，垂兩目趺坐，面如瑩雪，其眉脰間猶不失閭閻中色。而雲還年六十餘，白髮種種，指師象謂曰：「此曹某畫。」蓋武英殿中書，而中貴私請之繪面者也。傍一塔，則瘞其姑者。乃爲銘曰：

師本無涅，涅亦不緇。譬彼蓮脫，濁淖污泥。初用指力，繼絕心想。欲觀心印，仍在指掌。特憐保明，安樂堂側。就宮人斜，建諸佛塔。須知妙香，不在鼻觀。有聞無聞，賴此見者。

傳曹洞正宗壽昌下第六代慧通浚禪師塔

誌銘

康熙三十年，予送慈聖賢禪師入高麗寺上堂說法，爾時宰官士民若千人羅拜堂下，皆言師得法高麗，其本師授法者尚在方丈，思併作瞻禮，而求之無有。既而飯訖，隨喜至浴堂，見老衲垂白，擁鑪，被壞絮，翕目僂坐，從者指之曰「此老禪師也」，時觀者十餘輩，皆敬而佇立，不之警，移時，皆嘆息解去。嘗考高麗本禪宗，天成二年，吳越忠

武王實倡茲刹，敕名慧因。至宋神宗朝，有晉水法師者，傳馬鳴大士之教，疏釋《華嚴》諸經義，流傳人間，致高麗國王世子航海來朝，乞留侍沙門，以受師法，而于是高麗稱焉。至于今，其所存法派，自高麗世子而後，已十七傳矣。其在神宗朝，左丞蒲宗孟撫杭，有以慧因易高麗、以禪易教之疏，奏請勒石，而其後宗教間出，《傳燈錄》所稱「懷祥義寧」者，則禪宗也。

師以烏傷舊族，丁明亡之際，辭家捨師，即以參宗爲能事。曾學制于越州雲峰山真香禪院，無所得，去。順治十六年，得戒于杭州祇堂院。會靈隱具公闡三峰之教，弘開覺場，勸緣數百萬，大興工作于北高峰下。其時監院者，妙詮言禪師也。妙銓曾與師司錢會出入，典籌握策，而既而辭去，退居高麗，接祥寧之統。因以曹洞參宗

兼歷觀教，與馬鳴龍樹諸法相爲表裏，乃復辭三峰而就壽昌，所謂三緣既空則宗教不二是也。乃師久習觀，與客論太極五運，往復再四，客拍案大叫，師忽仆地。康熙六年，妙詮遂以曹洞正宗壽昌下第五代高麗堂上五色僧伽黎衣舉授之師，師乃于十六年高麗堂上開鑪傳戒，一時禪德多歸之。越十七年，甲戌六月十九日，晨起，僧衆聲鐘，告觀音成道日，請師禮佛，師合掌曰：「道果成矣」，翕目而逝，閱世六十九。越三年，丙子十月廿日，嗣法慈聖禪師等六人塔師于南山之十八澗，而謁予以銘。師名法浚，字慧通。乃爲銘曰：

自昔五覺，由聲聞通。及列三乘，分眼耳宗。既不蹠有，何庸填空。第借言說，以警瞶聵。是以高麗，馬鳴從風。范金立塔，搏沙鑄鐘。蕩蕩大海，比之鴻濛。雖分江

漢，同歸海東。惟是觀音，見道未終。以聲辨色，雖聰亦盲。因茲炎夏，宛然隆冬。我今視響，如觀豐隆。觀音何在？十八澗中。

重建天童開山義興禪師塔誌銘

今天下禪宗之宗太白，比之梁大同中之宗少室，唐永隆前後之宗寶林，較爲尤盛。第溯所由來，則但以宏智、元音兩禪師爲開山之宗，而傳至密祖，始大闢門庭，爲天下宗師，而前此反無聞焉。

甬東三佛國，舊原有諸佛化身應現其地。相傳太白得名，在吳赤烏年，有義興禪師者，實住此山，悅其身而居，歷晉永康間，忽有童子侍其側，拾薪擔水，執桑門之役，凡三年，暨辭去，詢之，曰：「我非他，即金天太白星也。帝慕師勤息，使執爨焉。一當

是時，事聞于朝，因改名其山曰太白山，而別名天童，是天童、太白並以師名，而歲久而未之考也。

康熙八年，壽昌璿公結茅于寺南之右陂，掘澗得石幢，八稜如牘，洗而視之，則儼然有「開山興禪師塔」六字，琢乎其間，且去山數百步，舊有塔基，豈興禪師者既開天童，而復息慈于此山，道固無所不在與？特舊傳師所闡維在四明山中，謂師曾杖錫其地，而既而西歸，至今杖錫寺傍有太白塔名，因亦疑師塔之在杖錫。而既考郡誌，則寺建于唐昭宗年龍紀之元，其時有紀禪師者從天童杖錫于此，因名杖錫，而以其從天童來，故亦名太白。是太白者，紀師之塔，此真師塔也。獨是師在當時，初祖未入，凡東南名僧，率以高坐講論相矜高，而師獨孤居山僻，倚徙于嶺巒蓊蒼之鄉，不見不聞，

似初祖之面牆而東禪之坐確者，則是天童闡奧，^①師實開之。宜乎雞足之藏，歷數世而彌顯也。然而璿公翳剔之功，則何可泯已。

歲在庚辰，因重建塔院，且築塔其中，而請爲之誌，遂作頌曰：

維是清淨身，化作千百億。枉名爲三身，究之不得一。如何紫金藏，留此不壞跡。髮相等墨雲，骨象變金色。得非太白光，結是大慧力。藏室無幾延，甃石不盈尺。仰視六幕間，鴻濛總開闢。

湖南淨慈寺舜瞿禪師塔誌銘

師諱方孝，字舜瞿，江都王氏子也。父

① 闡，原作「掘」，據四庫本改。

槐卿，母洪。當師生時，夜夢大士乘船來，抱一兒并兩蘭付之，因名雙蘭。讀書過便成誦，年十四，見婁東僧說法而慕之，私念曰：「予何不爲僧乎？」遂不食肉。十七，作贅婿雲間，越三年，國變，其明年，王師下江南，江都潰，師歸，尋父母兄嫂不可得，將殉之，道逢一僧慰之曰：「以身殉君親固然，然不云『佛能報四恩』乎？」且安見君家之非散亡并兒俘者？刀槊之下，惟僧可免，第髡首而入營伍以求之，未晚也。師曰：「然。」乃盡發蓋藏，以千金贖難民于旂，而兄在其中。既知父母死，有兄在可以爲後，且世事已如此，乃頓發前念，投白雲院，從雪石雉染。次年，圓具于天寧禮和尚。

師不驚虛名，求力行，即以本分事進請，天寧曰：「子慧性非常，然而未受金圈

與栗棘，命根猶未斷也。」是夏，到古南參牧雲，一見即器之，使之看物不遷義，未省。去而參焦山，又參能仁，參箬庵，俱器之。及冬，詣臬亭參豁堂先和尚，而頓有省，然未快也，忽聞僧有舉「物不遷義」者，而快然，已呈偈矣。明年元旦，侍和尚陞座，聆法語，若府藏俱脫者，和尚遂付之。自順治四年春圓具，至五年元旦，不一年而遽受剃，聞道之速無如師者。乃發長隨願，隨和尚赴海虞三峰，及此祖庭，自侍司、客司以至分座接納，長隨者一十八年。

當是時，和尚以他事構難，幾瘐死，而師越犴狴救之，其事祕，不得而知也。然而四方聞師名，爭削牘延請。師初不答，既而聞婺源寶林席久闕，嘆曰：「釋氏以擴大門庭爲能事，未有把茅不蓋而可以談白雲講家風者。」乃應，去之萬山中，刀耕火種，以

本色住山，其來者以本色接之，鉗錘之下，不假辭句，不輕作肯諾，以故歸者如市，座下嘗三千指，置田畝，修殿堂，恢寮舍，度度，如是八年。乃于康熙十一年繼席祖庭，是年次壬子，榦窮而枝始，占者謂有中興兆焉。

先是，兩湖巨剎，南淨慈而北靈隱，俱燬于兵。靈隱再興，當國家初開之際，東南尚富饒，諸旂略地者，多擁金銀環寶，而具公啓募，即輸刀輦泉，堆貲累萬萬，以故靈隱覺場爲之一新。淨慈積圯久，雖先老和尚以天龍撐拄此山，然未能復也。師繼席晚，連年征甌海，民間空虛，半不能施米盂，加之丁癸相仍，齋厨咽沸水旋度六時，而師不設募簿，不更立化榔勸版，不令沙門持沿途鉢，長官至止者，晉接談道義，口不言布施事。自壬子開法，越一年，而興大工，首

建天王殿，巍然插雲，既而築隨山和尚塔院，比鹿苑焉。至二十六年，而毘盧閣成，兼啓藥師王殿于其傍。明年，開浴堂。越七年，修大雄寶殿，煥然還故觀，是爲康熙三十三年。越三年，而建鐘樓，造來翠閣。又明年，復占宗鏡堂。堂在山後，由殿而閣而堂，凡三層，以次拾級一望，^①山半無闕焉。越三年，爲三十九年，建準提閣。以前一年車駕幸方丈，賜以宸翰，建宸藻樓。又建延壽堂。凡三十年中，度材而鳩工，燒甃轉石，覆之以布漆，而丹青之計，所費不下數十萬緡，而司庫枵然，無神運，無鬼輸，何以此！

予嘗入道場觀師所爲功，住僧有言當師建毘盧閣時，四壁乏斧石，而官以南山隣

①「級」，原作「級」，據四庫本改。

省治，禁不得採。會上方伐松者，發其根，得萬石，蟠互若蓮座然，適足斲斲石無闕。而閣無架樑，臨安山村有連理木，已度及之，而村民不許，中元夜，合村夢僧百爲淨慈乞施樑，且云「脫不許，將自伐之矣」，逮曉，而風拔其木，村民因感而施之，故上樑法語有云「樹生連理之樑，地湧積刼之石」，蓋實錄云。

是年秋九月，師忽曰：「期至矣。」十七日，陞座辭院。十九日，召嗣法護國溥溢至，使之繼席。二十五日，以書辭部使行省諸當事。二十六日，說偈畢，乃曰：「老僧三十年興建此山，衣鉢蕭然矣。一切封龕入塔諸事，皆老僧自爲之。各留一法語，至于開弔送龕等所行，無錢，不必也。」師示寂以前，不輟工築，且有黝堊待施者，及示寂，而無一錢。或曰獨不記師生時夢乎？大

上乘船來，普濟也，付兩蘭者，以兩蘭若相付託也。然則師凡兩出席，而彌天普濟必兩興道場以託芬香，天定之矣。

師生于前朝天啓五年正月十日，距今康熙三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四，坐三十七夏，得法弟子靈於鑑、化雨溢、楚恒、蓮等凡二十四人，薙度弟子四百餘人，受戒者無算焉。前此己卯春，上南巡至浙，以聞師名，幸其堂，賜御書中極，并書柱聯，且即召師入行在，復賜寺額。暨送駕，而上留之，使聯舟以行，然後別師于前途，慰送還山，一時觀者皆榮之。第知識習氣，多梓語錄以行世，且以此徼貴官之知，而師並無有。時嗣法溥溢嘗以輯語錄爲請，師曰：「學道在見地，行道在機用，未聞在語言也。且今時語錄，不止白馬，解文殊獅象，皆不足以馭之矣。亦思于此事有

稍當否？昔雲門出語，如九轉丹，尚曰『吾不存一字』，矧下此乎？」暨溥溢繼席，始從敗紙苦搜之，輯《寶林》與《淨慈語錄》，合二卷。銘曰：

伊昔剎利開梵筵，中有老覺名瞿曇。三幡消入漢顯年，始載語說來中原。維時迦葉已再傳，尚餘八百阿難仙。從茲高坐據法筵，卑者流入晉代言。初祖頓示直指禪，宗教自此分兩端。無何埋口謎嚙間，有句無句翻謗論。吾宗兆畫義與軒，孔孟相繼無間然。其後多以講論偏，異同彼我成拘牽。高山在望身未先，誰讀《魯論》躬行篇。今聞師語真不刊，力學何必藉口便。況師得法銳且專，智珠噉噉當胸圓。然且忠孝出肺肝，破產救世兄得全。從師廿載志願堅，患難不棄相周旋。比之獻地納橐籥，於大節無豪釐愆。因而福集饒衆緣，祇

洎法界龍蜿蜒。雲雨四布江河旋，珠宮寶藏蓋大千。赤地陡湧黃金蓮，普門大士曾乘船。親手抱子付兩蘭，婺源之北南湖南。中興兩地豈偶焉？今當慈息雞足邊。九有六幕張空卷，惟賸侍者磨塔磚。居然一塔標重玄，塔影高出天中天。

傳臨濟正宗三十四世松居開山古山音禪

師塔誌銘

師諱上音，字古山，彭姓，湖之邵陽人。幼習儒業，會流寇陷兩湖，國隨破，師念世事遷變不可定，乃于順治二年隱南嶽之中山寺，已而祝髮。父敬吾，母林，跡至寺，邀師還家，師再拜，辭曰：「能報親耶，則佛祖報四恩，其一即父母也；不能，比之寇至時亡此兒矣。」父母執不可，乃踟躕曰：「請邇

之。」因隨之歸。

郡有高掛山，山多崑壑，覓石屋居之。出則省父母，入則危坐，如是三年，嘆曰：「此身如木石，不刻不斲，非遇良工不可也。」往參西山邃谷和尚，已領戒矣，忽思此事未易竟，吾父母垂白，安可待？請奉養畢生，而後決志了此事，未晚也。乃復還家，承歡膝前者若干年。至服喪畢，始行脚遍參諸方，歷兩湖及江介，諸尊宿多器之。最後參萬杉剖玉璞和尚，和尚曰：「僧何號？」曰：「號鼓山。」曰：「何以不鳴？」曰：「鳴則驚人。」和尚復進，師復答，遂命入室，使之典藏。每以臨濟綱宗痛加錐札，即古今公案，無不一一勘驗之，因付衣拂，而師猶業業走吳越，覘所未足。平陽弘覺師奉召還山，見師，問何來，曰：「南嶽來。」見讓祖麼？」曰：「見。」「讓祖何面目？」

師喝，而平陽奇之，屬留師，師辭，平陽贈以偈曰：「送爾返南嶽，徑上祝融峰。讓祖久相待，炎日剛正中。」時靈隱具老和尚，師師翁也，與師語，怪之，詢其所由，翁笑曰：「外寇易禦，家賊難防。前門出虎，後門進狼。」乃命師掌書記。越一年，師過錢塘長壽山，見其山秀麗，層巒複嶺，松風颼颼然，迥出塵外，加之清溪甘泉，潏帶左右，遂以杖拄地曰：「吾菟裘矣。」遽辭靈隱，翦茅住其間。

康熙四年，檀越楊君顯岳、王君麟長，偕里中諸善信登山造謁。初擔水運米，給以資糧，既而擴其居，構殿庭門垣，寮舍廊廡，以及廚庫藩溷，無所不具，乃馱經鏤像于其中，鯨鐘魚板，四山相聞，儼然一寶坊焉。于是應衆請開鑪說法，在居士多有省者。

歲戊辰正月十二日，師謂王君麟長

曰：「老僧世緣已盡矣，欲化君下褚中衣一件以留記念，何如？」王曰：「諾。」然不喻其何意也。至十三日，索筆作書，別檀越及諸山舊友。十四日，麟長送衣至，師甚喜。是晚，召衆入室，衣其衣說法。次日元夕，至晚，復召衆入室，說法如常時，既畢，復垂問云：「虛空撲落成三片，且道幾時得完全去？」衆遲疑間，惟書記培以坐具打圓相，師云：「畢竟如何？」培云：「一正當十五解制。」師云：「卻是十六。」衆莫解。至十六日，早起，師曰：「老僧時已至矣。」乃說偈，并白說封龕、舉火諸偈，且書遺語，并囑兩序及護法檀越各數百言，書訖，復說偈曰：「生也湖廣武岡，死也浙江錢塘。且道一生一死，何如地久天長。」合掌而逝。時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距生萬曆四十八年

五月廿六日，壽六十九，僧臘四十四。時王君麟長已省法受付，預建塔後山，奉龕歸藏，而謁予以銘。嗣法四人，惟真衷、徹莖、培雪、印仁，其一即麟長，秀也。《松居語錄》三卷。銘曰：

師本儒者，留心簡編。乍丁百六，國運以遷。南嶽是止，北顧愴然。祇念二老，中途來還。苾供皮下，蓮跏膝前。燃燈受記，等日捷連。及棄一切，在天監年。暫棲江介，獨步漢南。一餅一鉢，到處滿圓。竿頭更進，逼兜率天。乃登祝融，炎火正燃。藉以開鍛，彌天生烟。且營菟裘，漫坐祇洹。水迸崑際，松移嶺間。穴虎受戒，山魃安禪。一旦時至，拈花翩翩。不生不死，相忘無言。特是三身，化百億千。何身可藏？于彼岸邊。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一

蕭山毛奇齡又名姓字大可稿

事狀

武林處士吳先生遺狀磚

當先生易簀時，其子寶崖方成童，未能舉先生行事而狀述之也。顧寶崖夙慧，能以兒時交海內士，海內士爭欲得見寶崖，訂縞紵去。以故先生之逝，少司寇高公、太史唐公、憲副曹公以及家明府孝廉輩，競相爲傳誌，著其生平，比中郎之于有道，而屬予以狀，鐫之磚。

予嘗訪寶崖，過先生所居載墨舫者。相傳先生故居杭馬坊里，順治初，旗人圈其居，徙之武林門柳間，顧好施，贏金隨手盡，既已營新址，度木陶甃，僅樹楹土中，腓其磔，錢匱，不能繼，掩樊而卧。親交之德之者，爭醵錢決樊助成之，今所稱載墨舫，又稱墨艇是也。但當時以「載墨」一名，緣先生嗜翰墨，如曩時所謂寶繪者，而奔書畫于其中。乃聞先生所珍祕，搜宋元名蹟暨近代邊、呂、文、唐輩，凡值佳好，不惜多其金購之，已積累成軸，盥手摩挲，以爲生平適情事無過于此。偶裝潢，無厲竊銜其一，急貸金贖之，不使闕，因爲顏其居，志勿復忘。而無何有者，忽過其所居，負之而趨，先生笑而曰：「夫物之得失，有如此畫矣。」夫先生之儻葛壘落，不爲世芥蒂如此。

先生諱盛祖，字宗彥，別字適情。嘗白

稱墨舫主人，則志所嗜也。先世家新安，有將仕郎遷于杭，始爲杭人。高祖忠一公，爲獲鹿縣簿，有聲。祖玉成公，兩以舉文中乙科。先生岐嶷，受書，目兼行下。年十九而孤，負薪事母，慨然有高世出塵之思，俗人雖與交，不知也。父書以圈居散去，重購千餘卷，劉覽經史暨諸子百家之言，每有論辨，輒雜題上方，顧未嘗彙輯，任其零屑。所著文無兼本，今存笥者，獨《幽夢軒雜詠詩》百首而已。高司寇嘗曰：「先生詩在陶、韋之間，詞左揖和仲，右揖改之。」而唐太史亟稱先生所著《桃源圖》、《滿江紅》詞，依其韻和之。夫《桃源圖》者，即載墨舫中所弄之一也。今其圖何在，而詞至今猶嘖嘖人間世。嗟乎，其所著足重如此。然先生之視其文，與視所弄畫，則一而已矣。

先生生于明天啓辛酉五月八日子時，

卒于大清康熙丁巳六月十二日未時，年五十有七。性好山水，居近西子湖，當風日暄妍，嘗携諸子遊其中。或駐舟柳塘，藉草而飲。或挈榼蹠山麓，自歌所爲詩，響振林木，望者疑爲神仙中人。晚復闢草堂于斜橋之西，雜植花鷓，張油幕其旁，白題旌聯，招所好賦詠，不徹宵旦，以爲常。配李孺人，生子二。長陳琰，即寶崖也，娶王；次芳，娶沈。女六，四適名家子，一未字。寶崖舉茂才第一，嘗遊齊，人有指道傍金謀發之，以告寶崖，寶崖笑不言，其同行者卻之曰：「寶崖之先人嘗居馬坊，有主于居者遺黃金一囊去，追之不及，其後客還，來取金，封識儼然。夫金投其家而不之取也，況道傍金哉！」夫先生之介，其爲世誦述如此。

誥贈翰林院侍講學士高公崇祀鄉賢主陰

事狀

公諱厚，字占生，先世餘姚人，以游學徙居錢塘。少博群籍，有聲藝林間。崇禎末，中原寇興，公絕意仕進，受生徒，講學里門。先德器而後詞業，言坊行表，爲後進領袖，東揚遠近多宗之。

嘗居喪，過哀毀，三年未嘗去衰經，人勸以勿過，公曰：「先賢子羔，爲吾宗所自出，三年泣血，當時不以其踰禮而貶其賢，吾嗣吾宗賢，幸矣。」事伯兄如父，所遺猶子三，女一，公爲之嫁娶。親黨有貧者，恒饘之，或給以產，隣里有所乞，無勿應。會越大飢，郡守王孫蘭、司李陳子龍，令所在設粥廠，公特立廠于里門，貸錢燒糜，全活甚

衆。且復儲構柳，掩髣髴，以廣德意。臨歿，書「忠孝」二字，呼嗣子以勿忘君父爲囑。所遺詩二卷，文一卷，《格言》一卷，《朱陸異同論》三首。

康熙二十五年，以子貴，誥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二十七年，巡撫金公、提督學政王公、巡鹽常公，從士民之請，崇祀杭州府學及餘姚縣學鄉賢，奉主人祠，後學史官某謹撰事狀，而勒之主陰。二月朔日謹狀。

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先君竟山公崇祀

鄉賢事狀

一、本賢事母何太君孝，家失盜，什器一空，慮太君知，晨起，急貸銀買什器，補設如所盜物，若未有失者。太君下樓失足，

磕去膝膚肉，公頓剖己膝膚肉填之，立愈。後太君葬湘湖，公移住墓隣盛清宅，載不預家事。

一、本賢席先岐山公舊業，有大屋一所，在北幹村章堰，時兄弟三人小有分爭，公立讓屋與兄弟，自賃下岸小房居住，今季子檢討所居即是也。

一、本賢身無二色，有寡婢，遣隨姑嫁，婢不肯行，詢之，曰：「主人賢，此間無暴客見犯故也。」

一、本賢少與陳咸五讀書，亡銀廿兩，疑咸五取去，遂成大隙。時北嶺廟吳道士能巫蠱術，名下煞，可致人死，因下公生辰干枝于地，鎮煞之。公夜齒戟，逮曉，有告之者，急詣龍虎山見天師，天師解之，以未滿七七，得不死，遂請天師符持歸，爲護宅終身。或謂此讎當必報，公笑謝之，曰：

「煞可解，怨何不可解也。」相好如初。

一、本賢少諳音律，其先汀州司馬聽齋公孫啓吾公，極善等韻，兼能擊鼓作等韻聲，使隔牆聞聲，知翻切字，或曰即諸葛鼓之遺。公盡其技，著先天字母之學，名《竟山等韻錄》，一卷。又曾受起吾所藏涵虛子譜唐五調曲一首，笛色工尺，皆近代音律家所未有者，見檢討所輯公樂說，名《竟山樂錄》，凡三卷。

一、本賢長子，仁和教諭，爲推官陳卧子先生試取第一，季子檢討，爲太守王雪肝先生試取第一。公敕縣給榜送公，曰：「今之太丘。」公藏而不懸，曰：「不敢也。」及鼎革後，知縣黃畏菴先生迎公作鄉飲正賓，仍以此四字給榜，不得已，懸之舊居，後燬于火。

一、本賢事蹟略載《浙江通志·孝義

傳中，餘不備錄。

附錄

紹興府蕭山縣儒學廩增附生員等公揭，為誌傳已載其人，享祀宜膺其典，公請崇祀鄉賢，光俎豆，勵風俗事。竊聞國憲攸垂，典莫降乎饗德；王政所載，禮莫大乎尊賢。是非出學校而始公，毀譽至鄉邦而後定。惟積行近聖人之域，斯崇裡表至德之師。伏見已故誥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毛公，姚江舊閥，餘賢耆英。五世紹忠襄，家餘碧血；六經傳殿翰，代嬪青箱。趨庭聞詩禮之風，九宗勤閔曾之行。幼敦孝則，曾廬墓于湘濱；長篤友于，實推居于章堰。目睹襄陽寇亂，長棄毛錐；身辭江上行間，潛歸鏑室。囊有遺詩，步芳規于莒亭；里名君子，追淑德于荀陳。推至誠而及物，不媿兒童；慎幽獨以提躬，無慙衾影。非公不至，標子羽之清風；有難必排，尚彥方之高義。郡給太丘之榜，讓而不懸；縣崇桓傳之賓，領之猶歉。以故義方成教，長君授司理以改鱣堂；燕翼能貽，季子進承明而登虎觀。數世門生，多推簪輿；繞庭孫子，半在公車。《浙江通志》，錄事實于《孝義傳》中；越社遺編，列姓名于《耆英表》內。況

恩榮之載錫，孰裡祀之可遺？謹籲公情，原非阿好。伏乞鼎惠鈞評，俯從輿論，推惟德是親之意，弘教人以善之心。敕縣吏以敦迎，紹邦賢之崇祀。庶幾楷模足式，允生黌序之光；冠履長存，永沐蒸嘗之澤。提督浙江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兼翰林院王據詳，本賢鑒重君宗，行高模楷。枯王哀之檜栢，墓繞慈烏；推薛包之田園，庭交讓木。踞藝林之高巨，睹戎馬而傷心。兒機拂袖，長辭幕下之羅；吹律成書，堪作枕中之秘。惟汝南之月旦，儼人必于其倫；斯太丘之品題，定論允孚乎衆。況日王家龍虎，早擁風雲；兼之謝氏琳瑯，漸成珪璧。①凡此家門之昌熾，即皆盛德之儀型。學校既有公言，俎豆亟宜崇祀。仰該府行學遵例迎主入祠，仍取給冊事實報。

姜司諫治外事狀

姜司諫君用治吏起家，世祖皇帝持召

①「璧」，原作「壁」，據四庫本改。

諸治吏二十三人，各予兩省官，令人諫，而司諫君稱首，于是君得謇謇爲直臣，凡五年。今皇帝踐阼，念其勞，以列卿詔進。君乃乞假，覲省水部君于堂，鄉游。而其友毛牲，以避人故主君家。會守越者來請君諫書，兼錄君爲吏時事，取其大都，一則可爲典者，而屬性以狀。謹狀：

君自言曰：「治內者，綱也；治外者，理也。綱以制理，往用意；科以列紀，往用事。事之所在，而政舉焉；意之所至，而法以張焉。」

君筮仕司教，在浙之溫，溫于漢爲東甌王國，其地北當海而環山可藪，多寇。君以司教攝瑞安縣事，適寇至，時寇輕瑞安，用少嘗之，君帥鎮兵之守門者數十人，驟殺而出，賊遁，時戊子五月。

六月，賊大至，渠劉姓，有名，環城以

營，餘盡伏仙山間。君帥衆登城，未固，稍爲補苴，裂衣標于竿，關舉門礮發城之南端，城久敝也，震之，崩一角，衆大恐。君乃復檢諸門礮，得最大者，遍搜城硝炭，及七十斤，盡實之大礮中，關舉城中山發之，以稍仰踰賊營，不甚傷賊，然賊乃大恐，卻之，環數里外。君乃斂民家醢甌，凡百餘，丹紙泥其脣，以脣四嚮架陴間，賊望見甌，驚以爲列礮，不敢近。然賊且尅期，必三日下，又益召諸賊，衆恐甚。君時登陴瞭望，示無懼意，安衆心，而陰募丐僮，裂竹衣方寸，作告警牒，覆以縣符，絢履之崩繩，使夜出之。丐經賊營而請于郡，三日，郡兵至，乃合諸門兵殺賊，賊又遁。

君遷元城縣令。縣西接衛河，自衛輝達內黃，河受淇及漳及沁，下與滹沱、直沽合，多水患，而沁時暴漲入衛，東下湯湯。

縣故附郡，郡之協守者率鎮丁隨郡坊築于衛之上流，思遏之，而留君捍城。君躬先負芻，結芻于枋之木間，以板以障，城賴之燥，而上流坊築者不得成，水怒且奔，勢洶洶，居民大恐。忽一鎮丁狂言曰：「予河神也，予方請帝命，將瀦爾城，而元城令姜君，仁長者也，又善治水，必姜君親禱，予瀦可免。趣鍛琅璫，環首頂間。當是時，民固已望君，至是，聞狂丁言，望益甚，踵請于路。君夙不肯神，且慮中狂諄，不應，顧民心宜慰也，乃命潔于社，設水上神祠之，若禱社者，竟不一顧狂丁，水平。」

順治壬辰，畿輔饑，且近畿下圈田令，施易民居，遂多流民，及其嚮諸郡而各不內也，則流益衆。方是時，立逃人法最嚴，凡去旗歷人訟，匿勿出，勾稽者得之，十家坐，故他郡來無名數，悉不敢以內，而流者貫于

道，僵如毫毛。鄉民既鍵戶居，即叢祠社宇，亦閉以土，流者多仆欄下。君憐之，召集諸父老，諭之使留。父老曰：「如逃人何？」君曰：「可辨其攜子婦者，耳三窟于環，逃婦也，否，則留。而以卻其獨行者，則且可無慮，且獨身易生也。且大郡亦饒閒田，各任而亞旅，而教以墾上，待年升科，是公與私均利也。」衆曰：「諾。」于是留者以萬計，井里皆滿。既而督撫廉其事，下其式諸郡使倣行之，流民以安。及其既也，流者或不得于其所主，又其勢不可以去，初以饑來附，既或飽而生其心，則或自指爲逃人，覲與所圈田之旗倖相認，則坐主以法，不然，則亦押子婦還里，可自便，于是有檢舉稱逃者。時特設督部府司逃事，君每聞稱逃，立爲文押赴府，使不得瞻顧爲奸，然猶懼審詐，則狡者猶得押還自便也。君復移

之曰：「審詐得還縣，還縣則嚴治以罪。」或從解喻之，而于是稱逃者亦竟以息。

論曰：司諫饒治蹟，即此觀之，亦管樂之材也。或謂司諫對闥時，多行仁以意，如預積貯以備荒政，緩並徵而甦民貸，傷心宅流，告以祥刑，日瘵十窮，促之揀選，皆惠愛也。即其他戢兵弭盜，調銓佐儲，無一非實效。而此悉不載，獨載其治外者。時復有催科法最良，至今西北俱效之，見別錄。

趙孝子遺事狀

予與山陰趙甸游，慕其爲文，嘗兄事之。既而丁國變，髡頂披緇，更其名壁雲，今畫題稱壁雲，甸是也。甲寅，甸死，其門下上劉世洙已爲之傳，名「趙孝子傳」，予採其遺事而狀之：

甸九歲時，其父游學歸，大雪，不能舉火，出占畫一幅，命甸詣友所易米，不得，家人悵然。甸閉戶，乃吟詩曰：「吾家有占畫，其價重連城。不易街頭米，歸來雪滿罌。」父聞之，笑曰：「有子如此，饑亦何憾哉！」

甸幼執爨下，灑掃澣濯，以餘工讀書。既而念所以治生者，嘗爲姊描繡床，至是請試爲之。遂與姊對床繡，針刺精妙，每持以易米，人爭奪去，曰「趙家繡」。隣兒誚之，勿顧也。夜讀一樓，文日進。

甸母性嚴，小不豫，跪請備至，嘗出妻數月，感悟始返，里中稱趙孝子。

程節母事狀

程母氏吳，休寧商山女。歸程自康，年

二十二而孀居，思以殉程，毀瘠絕奉。既而率其孤饕姑于闈，見姑中身，方嘽嘽食菰而甘，乃泣曰：「吾死，誰食吾姑哉！」遂努力晝夜組績，指敗，繙四子書視兒讀，讀頃，復組績如故。崇禎庚辰，歲大饑，姑已八十，卧病。初，覓姑嗜，百計購所難致，而身與孤屑柳榆。及病久，而姑嗜衰也，夜分視藥，背不藉茵，衣絮，彌月解澣，而繩髮縷結，如是一年。既而病棘，乃號于程之栗，曰：「吾無以療姑矣。吾將饗姑肉，倘能籲天得延姑三年者，吾以匄汝。」遂刲臂和汁進，強啜之，甘，啜竟，竟愈，三年始卒。臨卒，姑曰：「婦孝事我，吾死後，吾陰遣婦孫之孝婦，如婦也。」後九年，母卒。

西河姓曰：如母者，正旌典所稱節與孝也，而未旌，雖然，旌之矣。母之子名斯敏者，乙卯舉孝廉，與吾邑來給諫遊，吾嘗

思其賢，今而知爲得母教也。斯敏曰：「吾兄弟三人，各冠婚，次與幼，皆不以累長，則皆母自操持之。」母禱姑而神，既能假天，而遺命勿事禪誦，其善持大體如此。嗟乎，賢已！斯敏以狀屬予傳，予白以不文，仍爲具狀，乃狀。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行十九稿

事狀

嚴貞女狀

嚴貞女者，上舍嚴君長發女也。許嫁同學柴君斂劓子際洛爲婦，而際洛亡。貞女年十五，聞訃，陰卻繡綺朱碧衣，而以縞繩束其髮，父母初惡之，未之間也。越一年，俞氏來請婚，父許之。先是，貞女卻衣時，減食卧牀，咯喉血。居常喜竊繙父書，針黹小暇，即與女弟弈，至是屏去，且與同

居孀氏沈道從一之志，孀氏累勸之。乃聞俞氏請，僵卧不肯起，父大怒，詣卧訶曰：「未嫁而守志，禮乎？」且曰：「審爾，吾當立譴汝至柴氏門。」貞女聞語，據牀起，請行，父復擲掄之。時七月，天大熱，貞女乃屏食，出絮被蒙面，使汗竭，得就死法，母見而憐之，請以次女應俞聘，父不許。陳夫人者，鄒明府端木之妻，貞女之祖姑也，謂貞女曰：「女子從一，謂夫已嫁夫而從夫者也，世無女在家而語從一者。夫夫之未從，于何有？」貞女曰：「不然。未嫁之夫即已嫁之夫，無二夫也，無二則一矣。夫在家與出嫁雖不同，而守志則一。兒以爲守一之志，當從許嫁之日始。夫彼固求之，此則許之，成言不違，何謂非從？故使許嫁而非夫也則已，許嫁而夫，則兒方恨許嫁之不幸有二，而夫人謂一夫之未從，兒不解也。」

陳夫人無以難。時孀氏在坐，泣而曰：「吾亦寡婦也，爲嚴氏守志已二十年，豈不樂成汝志哉？顧我有嗣子可恃，子安恃耶？且何必死也。」貞女曰：「歸柴則所恃在柴，在家則所恃在家，何謂無恃？且孀氏視兒豈願死者哉？夫亦有迫之者，而非得已也。時聞之者悉流涕。越數日，貞女幡然曰：「吾不死矣。以吾處重綈之中，一日不再浴即形穢，死則更穢矣，吾不可以穢自處。遽起彊食，家人咸相慶，謂其有變志也。越三月，復不食，父母屢喻之，不聽。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咯血死，死之日，告其母曰：「兒年已十六，當有訃。顧訃稱柴氏婦耶？則彰父過也；稱俞耶？非兒志也。勿訃便。第兒志未明，即死，必告柴氏，使知兒之死有爲也。」既而父猶豫，貞女既已瞑，復瞪目曰：「父憐我，必告柴

氏，否則，吾死不瞑矣。」父曰：「諾。」遂瞑。太史氏曰：予乞病會城，所僦仁和縣祖廟巷傍，與貞女居近，故知貞女事最詳，而特爲之狀。方予在館時，曾修《明史》，闕題作《孟貞女傳》，孟之夫蔣文旭者，以童年爲明高帝朝監察御史，因言事賜死，而未婚也，孟守志不嫁。其事在洪武二十九年，而宣宗朝特旌之。時同官張烈者，儒者也，謂：貞女非是，不當傳，獨不聞先儒之爲戒者乎？有云「未嫁而守志，與淫失同」，夫守志，善行也，縱未嫁，亦何至等之淫失？夫亦以學貴明理，當未嫁，則不成爲夫，不成爲夫，而爲之守，與非夫等。蓋惟恐世之好爲畸行，而故爲甚詞以杜其後也。」予曰：「否否。夫天倫有五，而人合者三，謂君臣、朋友與夫婦也。然而不成爲君臣者，爲君死，而世未嘗以爲奸；不成爲朋

友者，爲友死，而世不敢以爲僻。何則？貞淫不兩立矣。故王蠋不仕齊而死，齊謂之忠臣；龔勝不仕漢而死，漢謂之義士。張元節與孔文舉未嘗爲友也，而文舉藏元節而幾爲之死，謂之良友。若夫婦許嫁，則定名矣。定名，則與臣之未仕、朋友之未交者，迥不同矣。乃以未仕之臣盡臣道而不爲奸，未交之友盡友道而不爲僻，獨此明明夫婦，正名定分，既已許嫁之爲婦，而反謂不成爲夫，許嫁之婦既已恪守婦志，而反謂未嫁守節等之淫失，是何儒者之好誣善，喜刻酷，其不樂成人之美，一至于是一時同官聞者皆稱快去。今相距有年，較之孟氏之事，其在洪武至今者，約三百餘載，而僅此一見，世鮮畸行，其不煩垂戒之殷切可知也。即未婚守志，不列旌典，其在宣德，一舉行而繼此而沮，獨行者不求獎，更不藉禁

令之杜絕，抑可驗也。獨此天理在人，其說不著，往往躬行君子，逡巡未逮，而閭中偶行之，即文人學士，老師宿儒講習有素，亦不能暢舉其義，而巾裙年少，不數言而決之。善哉，貞女之答陳夫人之言也，此天理也，此王者之教不絕于人世者也，此聖學也，此非畸行也。吾故備述之，以示後之言人倫者。若夫孟貞女不死，而貞女死，則貞女亦自言之已。

大理寺寺丞前兵科掌印給事中任君行狀

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一日，原任大理寺寺丞任君卒于家，距生故明天啓三年五月廿日，年七十矣。

予與君同年生，俗例，年七十，遇所生辰，親朋攜酒榼相饗，謂之賀壽。君久厭俗

例，避不納，且囑予踵其事。予方避賀問，會同邑周先生，爲予同館前進，以通政使司通政使死，受朝祭，予歸渡作行擯，便過君，而君已病瘡五日，坐起，握予手于牀，備訊予行禮狀，言詞忼慨，據案接殽核，一如常時。又五日，而訃音至，承重榮登等擗踊哭，拜使西渡乞狀，謂：「登等昏迷，不能出一言，且棘遽無記憶，即記憶亦不具。先生，先大夫良友，同生，同里閭，同學，同官于朝，又同時歸田，其知先大夫莫先生若也。古有狀以良友者，先生忍不出一言爲先大夫狀？」予聞之，哭于寓亭，遂索筆拭泪，稍述其概。

君諱辰旦，行四，字待庵，世居蕭山東門外。近祖元禮，當元明之際，豁達有大志，嘗破產任俠，結天下豪士，天下豪士爭歸之。會青田劉基以行軍參謀受浙江行省

左丞鐵里帖木爾之聘，征海喪師，乃奉其母遁蕭山，而自投劾去，遂與元禮訂刎頸交。一時名賢陰以舍養來從游者，如東陽王禕、河東張翥、西江揭傒斯、東嘉高明、臨川危太樸，皆前後相過。及高帝龍興，始幡然退耕于野，辭諸路辟召，散其財以濟難民，難民稱之爲長者任氏。

長者任氏凡八傳而君生。君父贈公生四子，君其長也。幼慧，與予並總羈就里門學，學師令角讀，出漢賈生《治安疏》讀之，各五過，各不誤一字。中書舍人王先吉、舉人韓日昌，嘗偕君與予同受書于予伯兄仁和教諭東壺公，公每坐講，必左右視曰：「此四傑也。」會國變，江東民徒合方馬軍抗王師，君族人封爵于軍者，與予家保定伯合武寧侯王君軍西陵，君嘗與予詣行間，覘事必敗，去之。君父贈公已破產，從西陵歸，

貧且死，而君竄馬谷，與予所匿坑相近，顧道梗不能從，賴王師東渡，得歸里。乃從故明諸生籍應試，順治丁酉，以第四人舉于鄉。先是，君母韓太君，以君封孺人待贈恭人者，吉安推官韓公女也，君以外氏籍名韓燦，附紹興學，至是以韓燦名謁公車門，值朝議改八比取士易策論，丁未會試，以策論中式，殿試，成進士，遂奉旨復姓，改今名，授江南松江府上海縣知縣。

上海故難治，戶甲十萬，歲所入田丁租稅不下四十萬，而漕復半之。民田產木棉，不給漕粟，每賣棉買粟以填漕舟。其在冬及春，凡四閱月，棉梗未釋土，而漕舟二百餘遮浦而下，其帖迫簿比，如疊浪之發。而君調以意，不緩不迫，絕迫比諸費，加以咻噢，民雖苦輸將而不至于困。值新令撤海濱防軍，慮軍發時必乘間剽民財，君密請將

軍，預懷令符之趨行者，故邀軍主飲，請展其期，次日，忽下令促之行，且盛具牛酒以勞前軍，軍乃拊鑪釜帳棧及馬匹械仗不給，毋敢遷延他顧者。

吳淞江者，《禹貢》三江之一也，受具區之水而下注于海，閼則溢涌，多水患。前此，中丞馬君行省，慕君，以疏濬入請而可之，且復建牐于黃龍浦口，以啓以閉，而牐成而圯屢矣。君力任修築，謀于邑之曉事者，皆云修必盛冬，伺水稍卑減，急築兩塘，辟其中乾之，然後量槌石而加累塚焉。然而用籍若干，用木石若干，欄之爲塘，然後用牛車若干，桔槔若干，夫領夫役若干，既稟若干，伍伯督視與差押監課若干，然且沍寒無幾時，春水將至，儻度臘不就，則前工盡墮，從來建牐，其坐糜金錢而率無成，以是也。君乃倣浙之爲梁者，命匠先範石于

陸，第其甲乙牝牡之，而以次入水。然後募善泅者暗埋石而累塚其中，一如陸地所範者，短長合槩，不築塘，不辟水，不下籍槌，傍作剡柱，而上覆之以橫梁，且壘石作埂，鱗布牖下，如堦級然。廣左右護堤而約束就牖，使水無橫溢，而又善下，其經畫若此。君初到日，以廉稱，身衣木棉，履疏履，棧馬不食豆，日買水二百錢，屋腐不葺。臺使嘉其廉，將薦之，至是伏其多才能且富經術。

會天子右文，設制科招天下有學之士，使彙送于公車門，擇俟親試，名爲博學鴻儒科。臺使以君薦，入京，賜宴于體仁閣下，呈卷，而忽以數限，復故官，臺使乃特破例請，謂：「是官清廉，有治行，徒以蘇松多逋賦，例不令薦，則是劇縣無遷官矣。夫循例而薦者，庸人也，破常格而使進用者，良吏也。臣竊謂逋賦可償，良吏不可失。」疏入，

上遽可其請，不後例，乃命取召，以科員用，康熙癸亥，補授工科給事中。

當是時，君深感聖恩，思竭蹶報稱而無所恃，意者身爲言官，惟盡其言職，即足當矢效之地，乃連上五疏，言過急切，上嘉其梗直，優容之。大抵君以廉進，本破格，而君謂獎廉者常用爲例。又身苦繁賦，親見蘇松租額溢于他郡，思欲爲比較，使江南諸郡，地力戶口勢相仿者，稍爲均一。又當爲縣時苦軍興之費，無可設法，遂謂設法非長策。其云核廉貪，酌賦則，籌經費，皆其平時所欲告而勢不能者。會天子神聖，功成治定，念四海遼闊，撫字者幾三十年而不一周知其地，則綏要四訖，何自通浹？因用廷臣言，先省南服，而不設掌較，不具扈壘，不辦宮城桮杌及壇壝禮覲儀仗，不譙訶民衆，此真王通所云「虞舜一歲巡五岳，而國

不費民不勞一者。予時備史職，因撰《司賓答問辭》，一破俗儒拘牽之見，而君過忠愛，有所指陳于上前，上復容之，既遷兵科掌印給事中。

會甲子賓興，欽點湖廣正主考，得解士宋如辰等六十三人。先是，君任上海時，值丁巳鄉試，司使辟君爲房官，其所拔解，若今省中劉國黻等，皆名士，至主文，亦如之。丙寅，內轉，改授大理寺寺丞。方謀省覲，而太夫人遽謝世，遂奔喪歸。湖撫張君以事敗，其爲副使時曾分守吾浙，有能名，故當廷推，詢保薦于諸卿間，而君應曰善，至是以牽誤落籍。

嘗讀君疏，有請酌裁兵利弊者，其略謂：「兵冗奉裁，得以核實數而杜虛糜，載戢載橐，豈不甚善，然而裁不盡散，散不盡插，皆足爲害。夫逍遙河上，固屬可虞，乃

以游手之人而一旦使失其職，饑寒切膚，務爲攻剽，此其所係，匪細事也。向者屯田汝蔡，既有成說，今拋荒之上，所在都有。請查官兵，若有裁而未散，散而未插者，着督撫察明，檄行有司，撥給荒田，資以牛種，俾之耕墾，三年以後，償還所給，六年起科，賣刀買犢，皆爲良農，不兩利乎？」又有請酌藩司護印者，其略謂：「督撫均封疆重臣，其體統同，故督撫員闕，可互相護印。若有撫無督，其應用何官署理，須奉旨定奪，以明鄭重。近巡撫偶闕，藩司遽自取印符，升堂排闥，甚非體也。夫藩司雖應陞巡撫之官，然不得陞本省巡撫者，所以防其彌縫任內事也。其所管錢糧及諸妄事體，平時皆申詳巡撫方得施行，今一旦縮巡撫之篆，申詳之官即允詳之官，可乎？且藩司與屬吏較爲親切，因緣甚便，萬一乘勢市恩與逞威

脅衆，將行私叢弊無所不至矣。今竊計各省惟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處無總督耳，其有總督者，雖道里遼遠，不難兼攝。若山東、河南，或照前部議，令總河帶管，至直隸、山西，則現有長蘆河東御史可權宜也。其經畫明哲且諳于大體如此。

君性孝友，而峻于遇物，不屑屑言貌。其視親串，情甚摯，而外近落落，且有不假以色者，以故愛者多，即嫉者亦不少。少以文名，自通籍後，即殫思吏治，不暇及，即偶及之，亦棄去，所著詩文有《介和堂集》各一卷。

君嘗入東華，執手曰：「予與王內史及君四人，同受書于東壺先生之門，三人皆通籍，而韓君亦領解，此盛事也。今韓君先死，內史猶家食，惟予與君各登朝，而予主封駁，君以善文職詞翰，可謂相副，然兩君

何如矣！」予嘗聞其言，傷之。今予年七十，內史王君亦厭世，即予邑京朝官，一時共事，惟君與周先生及予三人，而兩年之間，兩人皆先我而逝，獨煢煢一老，猶黯然而搦筆而爲之狀，悲可知已。

君父某，以贈如君官，母韓太君，封孺人。初娶蔡，繼丁，即予友大聲君女也，大聲與君爲忘年交，既而愛其才，妻之以女，曰：「樂廣、衛玠，未嘗非友也。」子六：衡、華、恒、岱、崧、海。華嫡，早卒，以其子榮登承重，即拜使乞予狀者。孫六：長即榮登，次崧、介、和、葵、寰。女二，女孫七，諸所娶所嫁所聘所許嫁皆名族。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大可稿

事狀

德州文學李先生狀

先生諱潤，字靜嵐，德州衛李氏。父監臬公爲郎時，以儀部督少府行錢生先生京師。先生生有異稟，受書不再過，目兼行下，顧兒眚，五歲始行地，迨就外傳，誦不得過午，過午輒肌熱，家人子爲日程，寅往卯退，終一日之誦，而同學之聚誦者終六時皆不之及，然亦終不能日往。會監臬公督清

江船政，歸里，復入都，留先生于家，既而以諸道使之廣西，家人不能隨，則復留先生武昌。先生既善疾，且又以隨養故，往復道路，雖與兄編修公年上下，相逐同硯，究未殫于學，顧且試輒高等，予食廩，每舉必應有司薦，而卒以他故舍去。康熙乙卯，兄編修君領鄉薦第一，先生書義皆完好，人之見之者咨嗟賞嘆，謂此行伯仲必並濟，而復以失點不令騰卷入，先生乃慨然拊其首曰：「吾知命矣。」于是究黃符之術，呼噏沆瀣。嘗視兄京師，歸，語人曰：「年來析性命之旨，頗得其要，始知七還九轉，茹芝餐醴之事非虛語也。顧時不我與，而老冉冉將至矣，謂之何哉！」

先是，先生就試時，從武昌還歸，雖善疾，然思殫于學，散書一室，闐然若無人者。人隔軒櫺聽，少頃度一紙，雪然而響，而既

而仍寂，其勤如此。顧其所旁及，凡揲蓍、數草、推歷、算步，以及姑布子卿、公乘、陽慶之學，無不畢備。嘗以方書療家人疾，立效。會太夫人病下痢，先生侍湯藥，謂必以梅諸治之，群醫不可，既而病劇，先生獲藥時，覓諸藏袖間暗投之，果愈。先生性警敏，而意甚容暇。東地震，家人爭竄走，先生堅坐曰：「將安之乎！」一書室不戒火，先生從容率家人運書，運畢，整衣冠而出。十歲時，與兄編修君隨父監臬公于郊，晝晦，雷發聲，家人恐雨至，促亟行，望村而避。先生獨否，曰：「徐之，晝雷鬱律，不成雨，縱雨，不必久，況未雨耶？」一既而果然。

先生以癸亥五月年三十七卒。卒之明年甲子，而其兄編修君屬予爲狀。編修君諱濤，字紫瀾，予同館前輩也。嘗謂予言先生孝且友，五歲時，監臬公以繕部提

督兩密，居琉璃廠官署，而編修君疹疾發，懼傳染，不令見也，先生日尋兄，哭泣不食，不得已見之，時編修君痢未雪，癥膏滿頰，不可識，先生對之，挽其頸號啕，在旁觀之者至不能仰。及編修君官京師，先生隔歲必詣兄，留十日去。癸亥夏，將復來，忽意不自樂，揲蓍得蹇困，以爲不吉，遽止，而逾月而卒。卒之日，編修君在京，夜夢右臂折，醒而臂痛，而既而訃至，其友愛相感如此。

先生席累世外臺之後，以州牧、編修兩君爲之兄，而身抱奇器，獨不得少展其志，以上承先業，誠爲可哀。而編修君于卒服之后，歲月已移，尚恐其弟之不得嬗後，而哀思涕洟，房徨躑躅，以向夫同館之後進而爲之狀之，嗟乎，此其兄弟何如已！

臨海葉贈君狀

贈君諱維藩，字价叔，別號翰生，浙之臨海人也。讀書尚躬行，自韶歲爲藝文，立作數千言，觀者器之。而贈君志冲然，以爲爲學不當徒藉藉作進取計。時母陳太君弟寒山公間亦授贈君舉子文，怪贈君志如此，嘗以問贈君，贈君曰：「曾吾舅氏而亦以科名重耶？」寒山愕然。既而贈君同硯有周大參者，與贈君中外兄弟，共爲文，詘然讓贈君，及大參成進士，謂贈君曰：「吾文不及君，然讀書事幸已畢，君將如何？」贈君曰：「吾讀書而已，以視子，則進取已畢，讀書事正未畢也。」

贈君志高而善下，刻意謙退，終其身未嘗見喜愠色。其庭訓諸子，未嘗不嚴，而出

之以和，遇人無少長，稱己必名，與人行，肩而不併，有來者，卻立讓之過。其冲懷偉度，爲學者所樞范，而每臨大事，邁大節，斷不苟。

嘗講學里門，紹其曾王父孝廉公理學之傳，以躬行爲本，手註《孝經》、《大學》二書，穿弗通析，有裨實踐，學者宗之。乃創修方正學祠，賣食田廿畝，作春秋一祀費。復建義學，養四方來學者，而請知名士五六人爲之講解。不足，仍賣食田繼之。崇禎之末，寒山公以大宗伯蹈海死，贈君哀之，爲不食，未幾亦死。贈君曰：「吾第行吾事而已，家所傳仕譜後有繼者，吾能禁子姓之必吾若哉？」

先是，贈君之父典膳公仕楚府久，贈君念身已長大，不能親饋食，躡革走三千里，覲典膳公。會典膳公方思歸，贈君流涕作

啓事奏王請假，王許之。當是時，贈君以少年爲文章動王，父子陽陽然扶侍歸里，人以爲孝。至是，贈君之子州牧君以其官上之贈君，順治十四年，馳贈湖廣安陸府潛江縣知縣。康熙六年，又馳贈湖廣直隸郴州知州。二十一年，提學使劉君、分巡張君、台州府知府鮑君輩，合詞請先生從祀膠宮。而贈君之孫別駕君由廬江任賁表來京，請爲之狀，狀之者曰：「予與贈君之子州牧君游，嘆其學問淵粹，著書等其身，爲詩且能追三唐間，而今給諫、前潛江令黃湄王君，嘗爲余言州牧君治潛江事，知贈君後人皆嘗躬行，非僅文章之士也。別駕年少，其治廬江即不減州牧，而父子共揚駿烈，以廣錫類，古所稱『孝子不匱』者，以是與？」

贈君不求聞達，而其子姓以善繼繼之，必謂馳贈非贈君志，不可，吾故爲之狀而反

稱之曰「贈君」，嗟乎，可觀已。

柴徵君墓狀

君諱紹炳，字虎臣，前朝侍御史醴泉公孫也。父洞山公，以恩貢授福建莆田縣學教諭。故事，教諭子許隨任赴試，君垂髫于崇禎癸酉赴莆田縣試，取第一，府試，再第一，已入學籍爲諸生。會任滿，福建督學使特移牒改歸仁和，而仁和不受，時浙學使方試仁和，君已更名試，恐不得當，兼以他名試錢塘。案發，兩第一，乃棄錢塘名而就仁和，爲仁和生。值鼎革，君集同社生哭于都亭。其社名登樓，君與陸行人兄弟主之。方行人通籍時，君爲序其文，各以氣節相矜高。至是，行人赴水死，君欲應漳浦黃宗伯檄召，不得，乃屏居南屏，以理學經術授生

徒，不入城。

嘗以哭父過自嘆曰：「禮有卒哭，謂不設行哭禮耳，豈制其涕泪耶？」又曰：「士不入朝者，親聞闔也。其不歷城市者，以應與墳墓親也。吾安親矣。」乃時過墓林，徘徊哭泣以爲常。里中兒有避父杖出亡者，君遇而止之，曰：「父杖將焉逃？」還自指曰：「是雖欲乞父杖，其可得哉？」言未已而泣，乃爲《遊子遇》、《孤兒行》以勸之，其人幡然歸，卒改悔爲孝子云。海寧吳太常、山陰劉掌憲、漳浦王宗伯、華亭陳黃門，皆東林君子，千里馳書請爲友。君嘗愾然謂：「明亡寡實學，大率通籍致身，並以八比相惑溺，即究心章句，喋喋談性命，何益？」遂于理講外，更肆力于象緯、輿地、律歷、禮制、農田、水庸以及戎兵、賦役之事，與及門子弟共相砥礪，曰：「毋使後世襲經

生空言，徒誤人國也。」

時東西各郡尚社事，每立社必推君爲首，君謝之去。顧伉直不媿，遇有不韙，必力折其非。陳際叔者，同社友也，嘗于高會間辨論人物，或過爲矯異變黑白，際叔面叱之，其人驚顧曰：「是必柴先生也。」起，逸去。

公渺于軀幹，行步涼涼，而氣沛然不可禦。有大吏欲致公附己，不得，忽遇君淨寺，或指之，其人訝曰：「若是其小乎？」君聞之笑曰：「欲令其附己，則方苦其鉅，何言小也？」君家無長物，四方名公卿遇有餽餉，悉麾去不受。嘗卧南屏山，有偷兒入其室，君覺其爲隣人也，嘿勿言，既而搜拏及卧被，徐曰：「獨不能留此爲我禦寒耶？」偷兒始驚，拜牀下，君備慰之，且勸其自新，乃檢枕中錢百枚及案前銅器一二，具使持

出，其人泣受去。

康熙二十年，西南再闢，下詔舉山林隱逸之士。巡撫范君屏車騎到門者再，君力辭之，且請雕其所著書，不許。先是，君贍古今學，自九經諸史以及秦漢魏晉六朝諸家文，不及唐以後，故其所著書亦往往以秦漢六朝爲指歸，而宋元以後不及焉。時同社吳君錦雯、丁君飛濤、張君用霖、孫君宇台、陸君麗京、陳君際叔，皆以古文詞名世，而君爲倡始，自前朝啓禎以迄今順康之間，別有體裁，爲遠近所稱，名「西泠體」。故終君之世，不敢以宋元詩文人西泠界者，君之力也。

君所著有《翼望山人集》二十卷、《青鳳軒詩》十卷、《白石軒雜稿》四卷、《經史通考》十二卷、《柴氏古韻通》八卷、《省過記年錄》一卷、《家誠》四卷、《家傳》一卷、《明理論》二卷。及卒，督學使春坊王君敕令有司

迎木主，崇祀學宮。越數年，葬于南山花家圩之陽，督學使春坊周君題其墓曰「崇祀理學名儒柴先生墓」。又越數年，孝子世堂、世臺因修家乘成，請予爲狀，狀曰：

崇禎之末，嘗見君于陸行人坐間，意氣忼慨，縱談天下事，雖比之祖生之渡江，越石之聞雞，亦無以過。暨予避人歸，相逢湖濱，除道故舊外，形神索莫，執手無一言，抑何瘁也。君嘗寓所知曰：「近惟着裘，垂幕擁火，此身如寒冰，祇覺牆東皆附熱地。傷哉！當崇祀時，既爲《五君崇祀記》，乃復爲此狀，以孝子幼孤，未嘗狀也。孝子善繼志，有文章名。」

施母王孺人墓狀

禮：「佳婦不通私假。」又曰：「不假亦

不與。」此言授室以前男女別嫌之一節耳。若古者，中外媼卹，則九夫共井，原有同巷相從之誼，所以通貧富而合習俗，況緩急調助，尤主饋者所有事乎。

施母王孺人，以望族之子歸于清門，當時積著未彰，守中人恒產作田氏分荆而不足者，自孺人歸後，家稍起。會崇禎辛巳綏賊亂，天下陰陽流留，浙東西旱蝗，溝中之僵仆者，日以百計。孺人解奩具，發蓋藏，勸君子行惠，散錢設粥，鄉里全活無僕數。既而疫作，人責施無已，力竭無所繼，孺人咨嗟曰：「爲德不卒，古所戒也。」減膳節費，盡括其所居，掩骼埋瘞，間有可療者，則合藥以起之。在昔清臺之築，自擅其利，徒以涪陵丹穴起家，不訾，世亦遂相與傳之，以爲用財自衛，不見侵犯，將以抗萬乘而顯天下，而況推其所有，公以與物，救留而卹

患，雖至艱窘無所恡，此鄭僑之所難而端木之所歉者，而孺人優致之，可不謂賢焉。

今孺人之子以藝文著矣。義方之訓，勵之于早，因得以文學而肆成均，作明廷之獻，授以監郡。其子姓之知書者，復相繼以起，古之所謂「擴其閥閱，以待夫高車之來」，其是謂與。若夫姻婭之相卹，群從之相調，其爲給嫁娶而養孤惻，固時時有之，不足夸也。

孺人舊居在錢江之濱，鄉人感德者至比之家媼，朝夕問訊相慰勞。及其後，而兵革屢興，播遷者再矣。即鼎革之後，郊市安堵，甫得還舊居。而三藩弄兵，居復丁甌閩之衝，仍徙之在城，而久而屋壞，孺人意不樂，嘗曰：「不見門柳下坐群兒。」意錢比之夢寐入金臺，雖廣廈何益。而鄉人之思孺人者，每過門必左顧頽屋，重以不見我母爲

唧唧。監郡乃復購土木，大修故居，迎母還居之，與鄉人慰勞問訊者又十年，而後母以八十卒。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秋八月，將葬母某阡而乞狀以謝親知之迎殯者，狀如右。

敕贈文林郎益園沈君遺事狀

贈君長于予二歲。順治三年，王師征海者，問左括民徒爲夫，有舊家子誤僱旗人應夫去，得罪，粥產以贖。予以通家故，爲挾券導地，彊贈君授值，而贈君應之。既而其家謀益值，駕言估產，訟之官。贈君乃益所值金，并出券，左右操之，告其家人曰：「以爲估耶？則請取券去；請益耶？取金去。何速訟爲？」其家乃大慙，領金而謝，一時聞者多賢之。當是時，贈君長八

尺，髮鬢下垂，口能行百里，顧予孱然，而慰之曰：「君神癯骨清，當饗大年，所歉于予者，他日相逢在道間，君扶藜我挂肘耳，于君何如？」予曰：「有是乎？」及予出游，三十年不相聞。康熙辛酉，贈君之子舉于鄉，值贈君六十，同里所親者皆爲贈君慶，謂稱觴續食，兩喜相輻輳。而予以官京師不及賀，寄之以詩。暨乙丑鑠院，予忝預考事，及發卷，而首予郡者，君猶子也。繼之者，君子也。兄弟喜同榜。而唱榜之夕，每呼名，主房者必嚮同郡者而問其生平，時兩呼予郡名，兩相問，知爲一氏子，則滿堂稱快去。而予則益因所答而倍念贈君之爲人。逮予歸鄉里，值贈君杖國之歲已七十矣。予尚挂肘行，而贈君肅擡拜跪，不藉扶掖，顧盼卓犖如平時，予祝而笑之。乃相距四歲，而贈君以微疾逝，時丙子六月，距生時

天啓辛酉，年七十有六。越一年，其子由四川屏山縣知縣歸治喪，已著有行略，而復以予言可徵，將以其言徵世之爲銘誄者，因于丁丑之夏，緇衰到門，向七十有五之老人而屬爲之狀。夫狀，則行略已具矣。今所狀者，遺事耳。特予前一年，于病隙之際，已自爲墓文，將以辭世，而家人勸之。雖刻其文，不令行。今又遲一年，而復爲長予二年者爲之文，怒不自安。雖然，猶愈于少于予而文焉者矣。

予嘗謂今人不及古，而勝古者三：古祭不及祧，而今則四親以上同堂共祀，于禮爲黷。贈君曰：「吾寧爲其黷者。」古一姓而分數氏，一氏而分數族，族愈煩則分愈遠，而今則上聯遙胄，下通疏屬，不無太濫。乃贈君修譜，偕族兄度支員外名振豪者，統宗而合族，自晉唐至今，異地散處者，纖悉

不漏，曰：「吾寧爲其濫者。」古父子異宮，兄弟遠房室，故緦麻之服，不及五世，至六世而親服俱絕。而今則兩世共財，三世公爨，甚至七世、九世、十八世，猶然同居而合處，謂之畸行，亦謂之異節，而贈君與兩弟，公財共居，垂老不分爨，曰：「吾寧爲其畸且異者。」夫祀遠，孝也。惇宗者，睦也。兄弟不忍分，友也。孝友因睦，至德何加焉！世見贈君不自愛，刻于自奉，食監門而衣輦褐，攜持戴負，每以是爲贈君恠。嘗過界塘矣，界塘故坎險，舟車難通，而贈君梁之。界塘故疎僻，萑苻多出入，挾挺刃以厄行路，而贈君爲築亭設櫺，募僧人施飲，而防之守之。至今呼其橋曰益秀橋，其道傍之庵曰益秀庵。益秀者，贈君之字也。夫嗇以視己而厚以待物，益秀有惠蹟，恠何害已！

贈君諱以庠，字秀之，別字益園，世居

蕭山長巷里。有宋熙寧間，兵曹公某，以父子兄弟顯于時，擇慈孤山傍而家之。人明，而侍御公某，伯仲聯解，以甲乙遞嬗者，凡九世。贈君生遭鼎革，避居牆東，以積著自喜。長子士本，由乙丑進士授四川屏山縣知縣。次子士瀾，邑庠生。行略曰：「屏之民有聞訃奔哭，填門擁巷，如喪考妣者旬餘。又曰：『屏邑士民，無遠近老幼，皇皇總總而趨赴者，無不相望而哭。』」夫屏之民何與于贈君，而哭之如是？以爲贈君喪，則贈君之子將去此也。然則贈君之教子又何如哉！例，哀詞銘誄，皆有韻語，惟狀以質，故省之，且以俟世之銘之者。

溫節婦墓狀

烏程溫隣翼以文章名，示予家傳……

一徽州府推官死義寶忠公，一相國文忠公，一節婦也。節婦事早傳人間，有傳五，序二，紀略一，書後一，大抵皆生時所爲，豫誌之以待旌者。而今已卻世，復出節婦所自爲《示兒文》一篇，詩詞若干首，并孤子所爲狀，請傳于予。曰：「予安能傳哉。節婦事諸傳已悉，且他日者必更有國史爲之傳之。予在籍日久，固不當爲史傳，若家傳又非吾事，獨狀云事尚有不能言者，非不知也。夫亦以知之而仍難言者，固就其所言重言之，以當誌墓，曰墓狀。」

按節婦溫氏，大學士太傅公母弟、刑部郎中幼真公子貢士梅士第四女也。溫氏與沈氏世爲婚姻，沈工部侍郎端靖公子刑部尚書何山公，爲大學士文定公母弟，其子舉人文五，亦以第四子文然聘節婦爲妻，然未娶也。順治十四年，鄉試榜發，文然兄始然

名在榜中。有謠詠者，羅織諸名籍，指爲請託，懷璧之徒構蜚語，洶洶四起。先是，文然伯兄重熙，已早登賢書，而怨家啣之，將投以所隙而無白也。沈氏以世濟之故，貲產盛大，怨者與忌者交伺成釁，伏其名于江寧之逆案間，至是籍捕，謂通逆，法當死，家口財產入縣官。當是時，文然名已填冊去，查律，兄弟過房者不坐，文然少曾過其伯氏都御史彥威公房，得徼免，而科場情重，南北構獄市，朝堂議者皆執法，遂奉特旨，兄弟連坐，戍塞外，雖過房不免。時文然年十六，收之，繫按察司獄。

或謂梅士曰：「君女幸未嫁，猶可謝也。」梅士曰：「不然。」歸謂室人韋氏曰：「不幸婿當遠離，吾女雖未嫁，然許之矣，他日將更嫁之乎？」抑守耶？」曰：「豈有吾女宜更嫁者？且庸詎知去者之不復還

也？守之。」曰：「雖然，未嫁而守之，無名，且何以繫其心？吾欲先嫁之而後守之。特時不久留，如何？」曰：「譬之甫成婚而夫驟亡，無如何也，今遠離等耳。果能婚之，則雖婚一日，猶愈于已矣，寧計久暫焉？」曰：「何哉？能如是乎？雖然，後將無悔與？」曰：「後亦何悔？祇今不能出諸獄，可奈何？」曰：「吾當勾諸官。」呼節婦出，告故。節婦號咷無一言。遂懇其情于按察司使錢君朝鼎，許之，立遣伍伯押出獄，就婚于溫。是日，轎至門，親戚遠近咸來觀。越七日，返獄。會差官到湖，察財產家口，冊籍不得清，發遣無期，乃復乘在獄時勾之官，月或一出，或再出。自順治十五年三月至康熙二年四月，凡四年，生女一，其一尚在腹，未生也。及文然解京，而生一男。越明年，出關發尚陽堡。又明年，文然卒，是

爲康熙四年五月八日。又明年，訃至。

先是籍入時，晨溪大姓將乘隙計奪其雙林絹莊，而土豪蠶集，^①無厲子弟，盆盆興，謂欺匿官物，有王式者，擊登聞，不可，遽告通政司，咨行浙撫，遣杭嚴兩刑官清查隱漏，易冊者九，換審官者八，更番批駁者三十有六。^②前此承問多降革，詞連溫氏，梅士解京師，賴親王庭鞫，知其冤，王式伏誅，然而兩家髓竭矣。然且胥役塘保日催索各費，并徵皇租，自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八年，共十年，並科該米九百八十餘石，而節婦手無一錢，符牒一出，鷹搏虎噬之隸咆哮到門，輒魂喪膽裂，幾欲自裁，而孤子牽衣，手執裙刀不能下。予少丁亂離，既而狼倉走四方，見世家右族橫罹慘禍不一矣。彼盛衰之數，相爲倚伏。沈氏當極盛，三公九列，珠玉錦繡甲湖郡，而適逢其衰；溫氏雖

地大與埒，而未向衰殘。向使梅士稍依回，其慘烈之禍可以不及，而危牆將傾，以袒膊當之，吾讀節婦狀而痛其所遭之不良也。

夫死節死烈，所在都有，而守節之慘，則莫有過于此者。吾故略其節不論，而獨申言其苦阨如此。若夫年老歸田，畏聞畸行，身處太平三十年，而復爲此狀，輟筆流涕，悲夫！

節婦生于順治乙酉十二月十五日，卒于康熙丙子七月九日。子一，琬，琬者，完也。節婦少慧甚，梅士爲之延里師陶君震孟者授之書，故能爲詩文，特以多難不欲存，梅士爲之存七律四首，七絕二十四首，詩餘十九首。

①「蠶」，四庫本作「蠶」。

②「批」，四庫本作「比」。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姓稿

事狀四

奉天府府丞前禮科都給事中姜君行狀

君希轍，浙之會稽人，其先五世皆列卿。明崇禎十五年，君以國子舉北京鄉試，弱冠，祖禮部尚書，故在朝。父工部都水司員外，以奉使張秋得罪，君出之請室。會鼎革，舉人循例敕受職以杜規避，除温州府學教授，值瑞安縣闕，攝縣事。海寇人至，舟尾高堞樓丈餘，俯瞰而礮，君募乞兒縻印牒

于屨，請府兵，乘間殺而出，大破賊衆于齊雲江。

順治九年，遷直隸元城縣知縣。畿北災，五種不一熟，饑民牽子婦就食，日以萬計。時八旗張逃人令嚴酷，所至閉戶，雖僵仆不使傍檐下。君憐而收之，察其雄非東音，牝耳無環穴，使大墾隰北荒地，地闢而饑民以活。顧縣多部件，經時難理，君決之如流水。凡督使及諸道營將，公同視折，以君當皆是君，所受決皆不恨。三省諸詞，多有願質元城者。督使嘗曰：「元城能，吾欲覓元城一詞再訊之，而不可得也。」因以尤異召爲工科給事中。

會畿盜充斥，探丸鳴鏑無虛日，勢家陰相杖，爲賊囊橐。前撫請莊頭廬兒概行保甲，不報，至是發覺。賊曹供義王家人買馬資賊，而廂白旗丁爲之因緣，舉朝側目，不

敢問，君獨抗言：「義王孫可望無橫草功，徒以去卑辱奧渫來歸本朝，宜湔滌不暇，尚敢收亡命作關通賁盜之事。至身爲旗丁，豈復應桀鷔自居，抵冒殊扞，而刺奸簿理，昭昭如是。夫盜有根氏，主者是也；盜有黨羽，憑藉者是也。臣請破柱索義王家人及旗丁主子窮詰之，以清盜本。」上爲下其奏，飭部臣嚴議抵法，聞者皆屏息嚙舌去。

時上厲官方，以廉貪爲殿最，巧吏並公借罰鍰以濟其貪，矯刑曲罰，公行迫比，君曰：「是暮夜而白晝矣。吾向吏元城，未嘗入一贓錢也，而公私厝費無所誤，今何便至此？」乃于題恤旱災時，極言酷罰之弊，謂：「年歲不登，咎在貪吏；貪吏營私，尤在酷罰。向者贖杖，分別有力無力，其所輕重，不過銖兩之間耳，矯虔之吏，猶或畸重以峻人。今者贖杖本輕鍰，而倍五倍十，不

拘成數，小不應，而敲朴隨之，是罰以省刑而反濟刑矣。且其鍰未盡聞也。近者，直隸撫臣疏稱昌黎贓錢隱匿不報，則其餘可知矣。夫以大有之年，需惟正之賦，徵求稍急，猶且痛剝肉而嗟補創，況當水旱頻仍之後，加之麥不升之時，鬻兒賣婦，尚餬口不給，而加以重贖，繼之敲朴，民何以堪？」乃飭還前例，永遵不改。

會西南方用兵，舊給馬疋有期限，不及期而倒斃者，有賠椿銀兩。南方風上熱，水穀不良，易于顛仆，加之征行之際，汗血勞苦，請大江以南概減其半，而征行之地盡蠲之。然而軍需孔棘，南贛撫臣報曲江、始興兩縣知縣同時雉經，廷臣皆相視咨嗟，然莫敢言者。君曰：「人誰不愛生？況兄爲郎官，已邀一命，而輕生若此，必有大不得已于此者。夫大兵所集，米豆草束，槽鐮鍋

口，自所必需。然必先時傳檄，使之豫備，應用什器，明開數目，如一槽飼馬，可容四疋，一鍋更番，可煮擔豆，十馬芻稈，祇用一鋤，本縣不足，濟以他縣，事訖交還，不許墮壞。至于水程舟楫，陸程輦轎，亭餐驛飯，各有限度。此外則一絲一粒，無容需索，否則坐主者以放縱之罪，則供億雖艱，何至絕吭？而乃以前軍猝至之頃，堵拄不及，遂至捐債，則其立法之不豫，亦可見矣。夫行兵不嚴，責在督；立法不豫，責在撫。二者必居一。于是請咨察前件，并圖後效。上深是其言。既轉兵科右給事中，旋轉左，無何，轉禮科。

先是，諸王大臣立會計法，凡錢糧完欠，每項各限十分，以定考成，條件煩曠，動輒羅網，有司救過惴惴，無數月留者。君請總歸十分，但以一歲之徵收，統完一歲之條

件。頭訖既清，稽核亦便，嗣此部計稍紓，有司得久任，不致輕去。又恐查欠未定，應停陞轉者，或不經稽核分數，與例符合，而先咨停止，始行稽核，保無已停之官，其拖欠未及一分，或已欠而即行補完，或欠有公抵相應免議者，而一經停止，則部撫咨覆，動越年歲，雖不停，已停過畢矣。是必先查分數，而後停陞轉。至于完欠責成，祇在藩司府州縣官，于諸道無與，嗣後稽核諸完欠，不并及諸道，永以爲例。顧當時陞遷之法，雖有一定，第旌功獎能，多有躡等。如挈獲逃人，開墾荒地，漕糧報竣，則不論俸滿，即行躡陞。君于遷兵科時，力疏止之，謂：「此三者，皆臣子職守所應爲之事，倘翫濫不舉，則自有罰以懲其後，而紀錄不已，又復加級，前已驟遷，後復踵躡，此非國家勸賢意也。夫此三者，非有異能卓犖可

以膺不次之陞者也，徒以地當畿輔，官近轉餉，逃人、漕糧，得以施設，而推之他省，即不能矣。且國家縱乏人，庸詎無勸農顯善、敦禮興讓、勤兵訓旅，有什百踰于是者？而皆未聞有凌躐之舉，獨于此三事，斤斤加意，如倖進何？一

又其時有以捐俸爲紀錄者，君曰：「捐俸辭利，紀錄勉名，固亦良吏所可爲。然而營俸外之金，冒非分之級，漁地斂民，夤進不已，是紀錄非旌賢，捐俸亦獎貪也。是豈盛朝鼓厲之初心哉？」方是時，世祖章皇帝急于求治，其于闢聰達明，惟懼不盡，而君又公忠，敢于論事，雖骨鯁倜儻，每優容之，故嘗得以盡其言。

前此，太僕少卿吳允謙，以參政內陞，君已劾其貪，列其贓私，下部議法。而山東兵備道陳德容，由海寇歸命，降授今官，而

君復劾之，謂：「駟僮穿窬，不當使冒濫名器，爲用人羞。」至是進君禮科都給事中。復糾禮部巢雲林及主考莊朝生科場指詐諸事，而淮倉主事熊焯，權關病商，特劾治之。會上以災異求言，君連上六疏，一時風采卓越，無如君者。今天子登極，君以禮臣職掌請謚號、條典禮外，謂：「天下無事，惟逋寇鄭逆。以東海一隅，游魂未禡，遂使江浙、閩粵沿海郡縣，所在戒嚴，墮名城，毀要害，東南海隅，貽累無已。是豈賊之必不可滅？抑任事諸臣不勦力，以馴致此也？夫海賊之衆，不抵東海一郡縣也。其揚帆得意，不過乘風汛之便，逞剽竊之技者也。彼其寄身命、藏妻孥者，獨廈門區區一中左耳。夫中左之距漳泉，海面不過二十餘里，何難多置朦朧，相機進勦，直入鼠穴，而江浙左右，則各謹守禦以防其衝突。是閩兵

任勦，江浙任守，而勢已定矣。于是造船艦，以馬足不蹈海也；練水師，以陸兵未嘗操櫓楫也。穀矢石以摧其鋒，^①設犄角以遏其軼，置應援以制其變，選游哨會哨以偵其來去，賊衆雖狡，斷未有不成擒者。一時疏人，值世祖皇帝不豫，已奉密旨下該部議，而逡巡未決。暨今上親政，西南再闢，遂決計行采人之舉，距君所請日，已閱十年，前後廟算，如合契券。今已犁其族，版其民，郡縣其土地，東漸之化，遂越溟渤，然後知君言之果先見也。

君內陞後，遽回籍，時水部公尚在堂，承歡者八年。至康熙九年，始赴都候補。值京堂闕員，上諭，先皇帝言臣必能較鬯舊事，大裨于今政，仍以原官補。數月，每人侍，必溫言禮之。嘗于班行呼君名，詢君鄉居。君乃具一疏：一請增科員，防耳目壅

蔽；一請撫臣仍筦兵，防地方竊發；一請緩期奏銷，使催科不迫。會浙撫范君承謨以疾告，業奉有俞旨，而君疏留之，乃由浙遷閩，以總制監靖南軍，遂殉難云。既而補順天府丞，以艱歸。服甫除，會奉天府承闕，上念盛京根本地，須君往，就家補之。三年，以病請假歸。杜門謝賓客，立宗祠，義學，講習禮教之有裨于鄉邑者。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無疾卒。

西河太史爲狀曰：汪司成有言，司諫主封駁，侍御史主糾彈，今則條陳事宜，一里師耳。惟君不負此官云。一嘗讀君疏稿，凡四十餘篇，骯髒激切，得占諫臣風。其所抗疏，必中綮要，非大關國事民命必不言，言不令可行不進。且相其立意，欲挽世鏗

①「穀」，四庫本作「備」。

刻，而歸于廣厚。故其疏刑罰，惟恐失人；疏清丈田畝，惟恐溢故額；疏舉人揀選法，三年二年，惟恐其不早；疏勘合，惟恐不復。至于審法律，商酌流徙，其跼蹐于寧古塔、席北之間，徘徊悱惻，宛轉囁嚅，每一展卷，未嘗不流涕也。言事至此，賈長沙、陸敬輿瞠呼後矣。若其居鄉之善，自宗族隣里鄉黨以及友朋，無不藉藉然。予曰賢，衆人亦曰賢，非阿好矣。

洪贈君事狀

君諱超，字玉宋，別字逸庵，杭之上庠生也。先世籍樂平。洪氏自宋忠宣公以徽猷閣直學士賜第杭州，其仲子文安公與兄尚書右僕射、弟端明殿學士同中博學宏詞科，而公以同知樞密院事就賜第家焉。人

元，有浙東安撫使徙居上虞，至明成化間，襄惠公諱鐘，仍以杭州籍中乙未進士，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子諱澄，君高祖也，由弘治庚午舉人授中書科中書。曾祖諱椿，政和縣知縣，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祖諱瞻祖，萬曆戊戌進士，歷官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南贛，以平賊功贈少保、兵部尚書。父諱占暉，字星卿，萬曆戊午舉人，中壬戌、甲戌乙科進士，未仕而卒。乃以世父諱占修，字真長者，爲官廕生，無子，以君爲後。顧君九歲時即遭母黃太孺人之變，越三年，而星卿公相繼逝，當是時，少保公猶在也，然君以孝故，養生送死，備極哀瘁。乃未幾而事真長公，真長公以少保公仲子，負才學，不屑屑官廕，屢試不售，即發憤成癘疾，而君以嗣子扶侍醫療，不離寢餽者，幾二十年。君弟潤孫者，有學人也。感兄孝，裁簿

記君事，君見，驚燬之。特君席世寵之後，如在華門，少保公亡八年，始葬星卿公，遽慮居，出已所住房，推以與人。且少保公無祀田，會叔父載之公爲德安推官，遺命以公產所贏分諸兄子，而君力請之叔母，得置祀田，使忠宣以下，共享祀焉。

君少以文名，性敏給，博通經籍，注《四書》、《周易》、《通鑑》諸書，皆各得領要，而獨薄於仕進。大學士黃文僖公者，君母黃太君弟也，雅重君，每邀君至邸第，晨夕講議。而君亦每懷渭陽之痛，數往依之。文僖曾以子翰林公女配君三子，而其女早卒，雖重君，未析其隱也。及文僖予告，所居邸第將取值他主。舊例，中價並所值，而輕亦半之，此第值千金，則中者例三百餘金，固授受以來沿至今者。今已牒所羨，作白薄貲矣，餘者皆君有，而君並不取，益之值中，

文僖驚曰：「曩值止千金，而今翻益以三百，何耶？」鄉大吏爲臺臣所糾，勾君導地，君直辭之，曰：「大吏無罪，當事已白之久矣。」勾者曰：「果爾，何不即以此爲先生壽？」君怒曰：「子以我爲誑金者耶！」文僖每爲人言之，其介如此。

君居鄉和厚，好周人之急，與物無忤，而方正自持。里中有倡邪教惑衆者，君力排而痛斥之。或云：彼固多力，子縱不邀福，獨不畏其爲禍耶？一君曰：「吾見其立敗，禍且及身矣，能禍人耶？必有禍者，則吾請當之。」既而其人寘於法，稱先鑒云。君長子潢，以高才蚤卒。次承祥，中康熙戊辰武科進士，已授寧夏鎮守備，又卒。又次承禧、承祐、承禎，皆諸生，有名。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大可稿

年譜

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兼刑部尚書易齋

馮公年譜

謹按，先生諱溥，字孔博，別字易齋，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人。世籍臨朐，明洪武初徙實遼左，遂爲遼之廣寧人。數傳有間山公諱裕者，從賀黃門講學，有契悟，中正德戊辰科進士，復還青州，家焉。後仕至貴州按察使司副使，則先生始祖

也。間山公生五子：長惟健，字汝強，別字陂門，舉人，所著有《陂門集》。子子威，舉人，以德行聞於鄉。孫士標，崇禎庚辰進士，仕至閩海道。次惟重，字汝威，嘉靖戊戌進士，仕至行人。子子履，隆慶戊辰進士，仕至參政。孫琦，萬曆丁丑進士，禮部尚書，謚文敏，所著有《北海集》、《經濟類編》諸書。又次惟敏，字汝行，別字海浮，稱海浮山人，舉人，仕至通判，所著有《山堂辭稿》，正弇州所謂「北曲惟馮海浮擅場」者也。孫瑗，萬曆乙未進士，仕至遼東開原道。又次惟訥，字汝言，嘉靖戊戌進士，仕至江西布政使，內陞光祿寺卿，所著有《詩紀》、《風雅廣逸》諸書，則先生高祖也。又次惟直，早卒。曾祖諱子臨，字仰洲，隱居不仕，皇清誥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

祖諱珣，字璞庵，仕至陝西漢中府同知，皇清誥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父諱士衡，字于平，仕至浙江湖州府孝豐縣知縣，皇清誥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先生生。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七歲。就外傳。

越一年丙辰，先生八歲。孝豐公取《左傳》、《國語》及秦漢唐宋諸雜文命先生讀，先生初難之，塾師謂非幼學所宜，孝豐公不顧也。已而塾師謝之去。又二年戊午，先生十歲。孝豐公延先生外王父白公諱采者授先生書。白公爲諸生，有盛名，顧性頗嚴刻。先生讀書務領會，不事攻苦，白公督責之。時太夫人在堂，憐先生，爲涕泣請貸于白公，白公嘆曰：「汝之子，吾之甥也，吾愛是子寧必不如汝？」顧是子穎悟非常，而使

之優游以就狎習，非所望也。久之，先生誦讀忽有解，取孝豐公所給書經，①《左》、②《國》以下皆卒業了了。又久之，先生乃發憤，窮極經史，旁及外氏，六通五覺、十祕九府之書，日追手錄，以至俯仰觀察，推步占驗，期門遁甲、三命六壬諸學，皆親爲圖畫，張之屏幃，以求必得。又久之，棄去。故先生學如左海，元元本本，隨處流見，而未嘗輕于一用。

天啓五年乙丑，先生十七歲。娶夫人房氏。

十八歲丙寅，補益都縣學生。時提學使者爲夢原頊公，頗簡重，不可干以私，覆試日，執先生卷亟稱之，且謂先生曰：「幸

①「經」，原爲墨丁，據四庫本補。

②「左」，原作「本」，據四庫本改。

自愛，他日非凡器也。」

二十二歲庚午，孝豐公筮仕，得湖州孝豐縣知縣，留先生守家，先生往來定省者凡數年。

崇禎元年辛未，先生二十三歲，子治世生。

二十四歲壬申，孔有德反，青州戒嚴。

二十五歲癸酉，補廩膳生。

二十八歲丙子，孝豐公以治最行收入都。時司馬公春秋高，孝豐公不欲仕，遂謝病歸。無何，孝豐縣典史解錢糧京師，與戶部書辦博爲厰衛人所持，其書辦誣服云：

「非博也，實典史解錢糧來，賄我銀八兩耳。」事聞，孝豐公以原任堂上官誣誤，入都辨白，先生往來都下者又二年。時四川花君上苑、廣東宋君兆鼐，亦以誣誤留京師，與先生游覽唱和無虛日。會刑部尚書鄭公

三俊者，君子也，謂孝豐公曰：「典史賂書役，毋論其事之有無，藉有之，與縣官何與？汝第歸，吾自爲汝白之，勿復累也。」於是先生得隨孝豐公歸里。

三十歲戊寅，先生以累赴鄉試不利，賃城西藥王菴僧舍，讀書其中。住僧瓊文者，高年有行，見先生禮佛，從坐驚起云：「老僧甫入定，見東方紅光熊熊，雷聲隆隆然，悸而寤，不知是公至也。」先生疑僧誤已，領之。時僧舍淺狹，惟門前列數松，長且茂，中有磐石可坐，一水從南來，直流數里，當寺門。先生每盤桓石間，以觀流水。瓊文忽告云：「願公毋坐是也。」曰：「何也？」曰：「不觀在傍土地祠乎？夢以不安告，而勾予言之先生。」曰：「此世俗習語耳。安有是也？且夢亦何足據哉。」數日，復來云，如是者三。先生曰：「果爾，亦壘一牆

以遮之。一至今祠前蔽一牆，以是也。時錄科青州舊例，學使將案臨，府縣先試之，而上其名。知府錢君良翰者，紹興人也，由進士起家，閱卷，拔孫文定公廷銓第一，先生次之，又次則今少司寇高公珩也。大言云：「三人者，必以是科中，否則，不復相天下士矣。」是年大兵破兗州，又破濟南，擄其藩王去，青州戒嚴。

三十一歲己卯，先生與孫、高二公同舉於鄉。報至，先生方熟睡，家人呼之不醒，太夫人大驚，令扶先生起，以水噴之，亦不醒，舉家獐徨。時先生夢登泰山，似有召者，擁茅氣蓬勃而上，迴視十八盤天門，歷歷如平時所見，至則張蓆殿，懸錦繡於門，衆樂齊作，鼎鼐漿醴俱設，元君親揖讓酬酢，成禮將退，適聞雞鳴，海中紅日如車輪涌出，遂輾然寤，寤則鼻息猶酒氣焉。

三十二歲庚辰，先生會試下第，值王父司馬公卒，孝豐公高年哀毀，得怔忡疾。是冬，葬司馬公堯山祖塋側。

三十三歲辛巳，孝豐公卒，時太夫人遭重疾，方愈，聞變一慟，亦卒，兩喪相距祇六日。先生哭，晝夜不止，亦氣絕如屬續然，醫者云：「是哭泣傷藏耳，五氣結轆，匪藥可療，俟其偃蹇。」二日，當醒也。」已而果然。是冬，葬孝豐公、太夫人於雲門山之新阡。

三十四歲壬午，大兵攻青州，州人懼城陷，皆挈家避城外，先生云：「出城將安之？且家口露處，安所得食？生死俟命可也。」既而出城者皆被害，而城內無恙。

三十五歲癸未，先生守制，不會試。

三十六歲甲申，即大清順治元年，青州人殺闖賊偽官，時先生在山中，不與聞。既

而戶部侍郎王君鰲永奉命招撫山東，駐劄青州城。時闖賊前鋒趙應元、參謀楊玉休尚擁精兵五百餘，詣城詐降，王君受之，左右執不可，君不從，應元等至，即馳入察院，縛王君斬之，且據王府，以恢復爲名，招集亡命數千人，張僞諭遍撫屬縣。越十七日，大兵至，陽與賊講和，遽入城，屯北門城樓。是夕，斬應元等并其頭領數十人，遍搜城中賊，盡殲之。城中人多被剽鹵，先生以勞敝熟睡，未覺也。大兵越門過，若不見有門者，及啓門，則門外之屍滿矣。

三十七歲乙酉，有司敦請謁選，先生至京師，既而歸。

三十八歲丙戌，會試中式，時以乏資費，未放榜即歸。

三十九歲丁亥，復行會試，先生至京補殿試，得二甲，授庶吉士。

四十歲戊子，讀書館中。

四十一歲己丑，散館授翰林院編修。

四十二歲庚寅。

四十三歲辛卯，先生奉使領詔江寧并蘇松常鎮諸府。

四十四歲壬辰，會試同考，得張暎等二十三人。

四十五歲癸巳，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未幾陞侍讀。

四十六歲甲午，陞國子監祭酒。舊例，考課、撥歷、出咨、給假皆有獻，先生悉禁之，惟按期課士，親閱試卷，務使學術一底醇正。會秋試錄科，或謂每科監元必以當科中式爲勝，今搶卒，恐未必得，先生笑答曰：「安知一顧無良馬也？」既而以全椒吳國對卷置第一，果以是科中式，戊戌廷對第三人。

四十七歲乙未。

四十八歲丙申，陞侍講學士。

四十九歲丁酉，轉侍讀學士，考四品滿，賜幣二，羊、酒各一。

五十歲戊戌，是時世祖章皇帝屢幸內閣，一日，指先生謂諸大學士曰：「汝等以何者爲翰林？」朕視馮溥真翰林也。」

五十一歲己亥，陞吏部右侍郎。新例，學士皆兼內閣銜，不得復陞侍郎，故先生以侍讀學士佐銓焉。是時尚書爲孫文定公廷銓，左侍郎爲石公申。先生到任日，二公皆以日晡暫假。值各省學道缺，部郎不副，以知府補之，已經吏、禮二部會同議放，而給事中張惟赤妄以徇私劾先生。有旨命先生回奏，先生奏略云：「臣初任吏部，此事同禮部公議，非臣一人所得私也。且徇庇何人，張惟赤既能發覺，亦何妨指名題參，而

故爲懸揣之詞以快私意，何以服衆？」世祖章皇帝云：「吾固知馮溥不爲也。」置不問。

五十二歲庚子，京堂三品以上官白陳，忽奉嚴旨，黜去滿尚書科爾坤及兩侍郎，而獨留漢官在部。先生偕孫公等上疏云：「部事滿漢同辦，今滿臣得罪，漢臣安得免？臣等無狀，伏候皇上一體處分。」有旨，着供職，不必求罷。會滿堂官缺，將以漢官考滿官，未便，復疏請補滿堂官，奉旨令先生等得考察滿州大小官員，而先生等復疏辭，謂：「漢人官員，臣等不辭嫌怨，自行考察。若滿州，則素無生平，第令其人當前，猶不能別識其面目而記其姓與氏也，況得而定其優劣哉？」奉旨會同五部尚書及都察院考察。此一時破例，其重先生等若此。

五十三歲辛丑，世祖章皇帝升遐，今上

幼冲登極，四大臣同秉國政。有御史李秀者，旗下人，先以京察被黜而怨之，至是夤緣復故官，遂列四款參先生，謂先生爲故相劉正宗黨人，其主銓選時，尚書孫廷銓日昏，不能視文書，侍郎石申多病，不進衙門，而某以一手遮天，部事徇私任行，改易舊例。其言皆荒謬無實據。先生一一面奏，奉旨，謂李秀誣奏大臣，肆口橫言，殊不合理，着嚴飭行。

五十四歲壬寅。

五十五歲癸卯，先生給假回籍。

五十七歲乙巳。

五十八歲丙午，五月，入都。七月，復補吏部侍郎。時四大臣欲各省差大臣二員，設立衙門于督撫之傍，以廉督撫。吏部滿尚書阿思哈、侍郎太必免議設衙門於各省東西，一切書役蒯隸人員，聽其招募，頒

與勅印等項。先生執不可，謂創造衙門，費將不貲。內之傷度支，外之勞民力。毀房壞屋，勢必不免。且國家設立督撫，皆係重臣，今又不信，復遣兩大臣，實逼處此，東西相望而稽察之，其無謂也。夫權太重，則勢相軋，勢相軋，則當之者碎，保無下屬仰承，左右譏苛，爲民害者。時太必免蒙古人，性暴無禮，聞見先生語，則大恚，瞋目起立，張拳向先生，先生徐應曰：「雞肋何足安尊拳哉？」夫爾我等也，既係公議，汝必不容吾兩議，何耶？且議之可否，自有聖裁，豈爾我所得而專主之？」時四司滿漢官皆恐懼股票，率書吏人等環跪先生前，請先生稍貶損，從滿議。先生曰：「國家大事，非汝等所知也。一堅執不可，疏遂上。上是先生議，其事得止。其後太必免反修好，每事就先生商酌，然終以夤緣得官伏誅。」

先是，先生入都時，諸翰林以新例有五部員外與翰林較俸陞侍讀者，毋論翰林俸不能較，且部司雜處，彼此不安，又翰林論俸不論資，即前後倒置，亦非所宜，乞先生改正，先生許之，至是盡改從初例焉。

五十九歲丁未，會試主考，得黃初緒等一百五十人。時建育嬰會於夕照寺，收無主嬰孩，貰婦之乳者育之，就其傍買隙地，種柳萬株，名萬柳堂，暇則與賓客賦詩飲酒其中。是年，長孫肅生。

六十歲戊申，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先生首具《王言不宜反汗》疏，謂當慎重于未有旨之先，不當更移于已奉旨之後。以是時盛京缺工部侍郎，多規避，已會推奉旨，不旬日而三易其人，故首及之。次有《廣東盜賊充斥總兵宜嚴加處分》一疏。是時首相爲班布爾善，惡先生言直，但擬旨

云「知道了」。上取先生疏閱之，即云：「此二本俱說的是，何以批知道了？」令改票，因得旨云：「這本說的是，該部確議具奏。」

時逃人法最嚴，先生疏根本之計，終及逃人，大略謂：「初年所逃，皆係八旗戰爭所得之人，故禁之當嚴。今天下承平日久，或係投充，或係新買，或係入官，似此人等，即在地方有司，尚難稽察，愚民無知，鮮有不爲其所欺者，此非敢于抗朝廷之法也。臣以爲，若逃者係舊人，則當用舊法。若係新人，亦當稍示寬典，使督捕詳議分別，以爲定例，此亦本治之一端也。」

又疏謂：「國家重兵多在閩粵，但各處駐防過多，恐轉輸易困。古者防邊之士不帶家口，及期則換。今皆携家而往，約略計之，十萬之師，便有百萬，途中口糧人夫及到地方一切養育之資，無一不取之朝廷，故

藩王提鎮，其各處貿易，雖曰擾民，其實不可禁止也。且室家重，則難于轉動。夫兵隨將轉，將到便行，使一旦他處有緩急之調，而此家口重累之將與兵，能符到即行乎？則伍籍定額，所當與軍政計通變也。

又疏請有司初授不當限年：「近見吏部選人，進士舉人以及廕生等項俱論年分，進士則壓于歷科揀選之餘，舉人則待之五科不中之後，非遲數十年之久不能預選，保無有老耄昏聩不堪民牧者乎？如其有之，則自上京領憑赴任，道路貲費，不知凡幾。及履任，而上司以昏聩去之，即或姑留嘗試，事敗聽參，而地方被害，各案羈留，至有老死他鄉而妻子代累者矣。是官與地方兩受其病，乃吏部雖有臨選面驗之例，而參摘未嘗多見也。廕生應得州縣者，部例准十八歲選授。夫天生人才，少年早成者，自不

乏人。然上智不常有，保無有童心尚在，操刀使割者乎？如其有之，是以知識未諳之人，使之驟膺民社之重，內不得不聽之主文之導引，外不得不聽之衙役之指使，及既敗，而官與地方兩受其病。乃吏部但有計年授職之例，而考試未嘗講求也。臣請勅吏部，當截取投供之日，照兵部考驗弓馬之例，略試其身言書判，取其堪授職者以次銓除，而不堪任者，則予以應得之銜，頂帶休致。其幼稚不通者，或停其授官，寬以年限，待學成再補，或照品改授佐領，待練習世務，照常陞轉，則遲速老幼均得之矣。」

又疏請申嚴內外職任之要務，謂：「六部堂官，于事之合于例者，照例行之，持守必堅；于例之不符于事者，據理行之，擔當必力。惟于疏內題明，公私自見，若各部司官，滿漢同辦，其賢否進退，總在本堂鑒別

之內，乃京察六年之後，陞遷轉易。計其時堂上執筆所註之人，半皆素昧平生之輩，懸揣定評，勸懲何處？臣謂宜倣外督撫糾劾之例，一年摘參一次，則賢智盡勉，而愚不肖無所容矣。若夫朝廷之委任在督撫，督撫之委任在司道。總覈錢糧者，藩司之責；訊讞刑獄者，臬司之責。惟守巡各道，乃承上發下之官，皆有激揚表帥之任。倘或私收餽遺，詭其踪跡以明廉；實政廢弛，文其告條以欺衆。官吏之貪汙不問，百姓之疾苦不知，迨有司敗露，乃急補一揭，以避平日徇庇之罪。今大計在邇，臣謂宜首嚴此輩，以倣官常。即督撫尋常舉劾，果係揭報，始列其具揭名銜，或別有訪聞，不必定列府道公揭，以爲此輩掩飾之地，如此互相覺察，則賢者不敢蔽，不肖者不敢容矣。」

又嘗因遵諭陳言，請寬刑稅，如曰：

「省刑者，非謂其犯罪而姑寬之也。古者罪人不孥，今一事而連數人或數十人。此等人非其本身犯大罪也，雖事終亦必省釋，但其候審之勞，盤費之苦，至有本犯尚未完結，而牽連者先朝露矣。且問官貪懦，不即審結，多有遲至二三年或七八年者，縱或未死，而拋家失業，棄妻離子，可矜孰甚。乞皇上勅部嚴禁，諸凡案件，除叛逆外，^①不得牽累多人。其無益証佐，槩免提究。有寬限者，即治督撫以才力不及之罪，則刑可省矣。且薄稅者，非謂其應納而姑免之也。古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言在上徵收之急也。今者正月即開徵矣。慶酬未已，追呼已至，舊逋未償，新貸又起。而有司之不肖者，更設重刑以懲之。臣前有緩

① 叛，原爲墨丁，今據四庫本補。

徵一疏，部覆未准，乞皇上再行酌議。夏稅定于六月，秋稅定于十月，上緩國脉，下寬民命，則稅已薄矣。其餘數陳時政，有關民瘼者，不可勝僕。即密疏入告，尚有《請禁三藩貿易》、《酌議三藩買馬》諸疏。其稿不存，然載在政府，可稽也。

六十一歲己酉。

六十二歲庚戌，陞刑部尚書。先生甫到部，即有《愚民犯法日衆朝廷教化宜先》一疏，上嘉納之。未幾，以年老疏請骸骨，不許。

六十三歲辛亥，授文華殿大學士。有

《首薦原任光祿承魏公象樞兵部主事成性》疏，又以歲豐穀賤，有《宜廣行積貯》一疏，上俱嘉納之。

六十四歲壬子，先生復上疏求去，有

曰：「臣今年六十有四，筋力衰憊。機務何

地，堪此昏憤？臣前任刑部時，曾以老病乞休，^①未蒙俞允，今相距又二年，精力愈衰，不得不冒昧再瀆天聽。」上曰：「不肯相助爲理耶？朕豈不知卿年高？但六十四歲未衰也，俟卿七十乃休耳。」

六十五歲癸丑，武會試主考。冬十一月，吳三桂反。時閣事旁午，先生早入晚出，不敢言去。

六十六歲甲寅。

六十七歲乙卯，夫人房氏卒。

六十八歲丙辰。

六十九歲丁巳。

七十歲戊午，福建平。時先生以蒙上許可，又上疏求去，大略云：「禮曰『大夫七十致政』，今臣年已七十矣。臣向所以不即

①「會」，疑當作「曾」。

請者，緣時方多事，皇上宵旰不暇，臣何敢以犬馬餘生爲自便之計？今四方漸次平定，皇上盛德大業，與日俱新，而臣以衰朽之軀，溷玷朝右，此臣所夢寐不寧者也。且皇上曾許臣七十乃休，息壤在彼。不許。

七十一歲己未，會試主考，得馬教思等一百五十人。時兩廣平，朝廷徵天下文學之上，倣古制科例，名博學鴻儒。先後詣闕御試，賜酒饌優禮，選取五十人，皆授以翰林官，餘高年者，間授中書職銜，遣回籍。闕門之典，于此爲最。但是時，上親閱卷訖，糊名付閣下覆閱，先生審慎甲乙，所取盡名士，一時伏先生冰鑒。是年五月，先生嬰熱疾，乞疏益切。上遣翰林滿學士喇薩里就家問病，且傳諭調理，稍痊即出供職，不必求去。及小愈，先生復入閣面奏，請乞。上親留先生，仍遣還宅調理，俟強健

入閣。

七十二歲庚申，四川平。

七十三歲辛酉，雲南平。先生復求去，上曰：「朕知卿年高，顧朝有老臣，不綦重耶？」因以其疏還先生，不許。

七十四歲壬戌，元夕前一日，上賜宴大臣及詞臣講官以上於乾清宮，許群臣至御座傍觀鰲山燈，上親賜先生巨觥，命釃，先生不能飲，遂大醉。及先生捧觴稽首，登臺獻觴，旋下臺，復稽首候釃，上止先生曰：「汝老矣，登降不便，即在此候釃可也。」及出，上命二內侍扶掖，又傳令先生家人輩用心扶持到家。是日，上命賦柏梁體詩，上首唱云「麗日和風被萬方」，群臣各續成之。既而上東出闕，祭告諸陵，先生日入閣，不敢怠。暨上歸，先生復上疏請。奉旨：「卿輔弼重臣，端敏練達，簡任機務，效力有年。

勤勞素著，倚毗方殷。覽奏，以年邁請休，情詞懇切，准其原官致仕，馳驛回籍，遣官護送，以示眷懷。及先生謝恩，上賜飯，復傳旨云：「卿自今後，無有職掌，可常至瀛臺一看。」越數日，先生至瀛臺，上令人引至上所御閣東小閣內，賜飯訖，命先生遍遊西苑，遣內侍二人，扶先生登舟，歷諸亭臺及曲檻迴廊巖壑之勝，內有御書「曲澗浮花」四大字。迤邐登陟，至浮杯亭，上遣侍臣携酒菓隨先生，令每至一處，坐飲三爵，力倦且稍憩，勿遽出。游畢告歸，即以酒菓送至家。先生遂有《微臣去國戀主》一疏，內列五事：「一曰皇上不宜費財，二曰皇上不宜遠出，三曰皇上勿輕遣官，四曰臺灣不宜輕剿，五曰關稅鹽課不宜增額。」上嘉納之。上遣翰林院掌院學士牛鈕、陳廷敬、侍衛二格到宅，頒賜御製詩文一軸，內云：「內閣

大學士馮溥，贊襄密勿，著有勞勩，乃以高年，數請歸老。念深箕穎，頓謝簪紱，悵別之心，聊書四韻：『環海銷兵日，元臣樂志年。草堂開綠野，別墅築平泉。望切巖廊重，人思霖雨賢。青門歸路遠，逸興豁雲天。』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廿六日御筆。」又印章一方，上勒「適志東山」四字。又墨刻《昇平嘉宴詩》一冊。次日辭謝，上遣中書舍人羅映台護送到家，京朝官數百人同餞之彰義門外，祖帳相望十餘里，京城小民有牽車泣下者。時值太宗文皇帝實錄告成，賜銀幣鞍馬，加太子太傅，一時榮之。

七十五歲癸亥，先生家居。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秋晴稿

記事

李女宗守志記事

予修《明史》，曾載女子未嫁守志者一人，爲高皇帝朝監察御史蔣文旭妻孟氏。暨僦杭州，適遭隣人嚴氏女事而爲之狀，餘所聞雖多，不敢載，以爲其事難，然實未嘗中禮也。

李庚星者，予門都講生也。嘗問曰：「孫鑛曰『《鄺》之《柏舟》共姜未婚而守志』，

信與？」曰：「未有也。共伯，武公之兄也。衛武四十始爲君，然猶待父僖之死，國人殺共伯于隧，而後武公得繼立，則共伯豈少者與？而未婚與？」然則何以稱兩髦？」曰：「子信以爲兩髦者童子之飾乎？童子飾髻。髻者，角髮也。及長而後代以髦。髦者，結髻以爲飾者也。故男子娶婦，共事父母，則拂髦而冠綏纓，必父母沒而後脫之，《禮》『親沒不髦』是也。誰謂髦者童飾也？」曰：「若然，則父母爲子女成嫁娶，既納幣且告吉矣，而不幸而婿父母死，或女父母死，則男可改娶，女可改嫁與？」曰：「惡，焉得此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言乎？父沒觀行，以父母所成之嫁娶，而一死而遂背之，不仁。婿父母不並死也，一死而改娶已不勝娶。而苟其所聘之女氏皆有父母，則凡其所聘者，皆非其所得娶者也。男

終身改娶，女終身改嫁，凡爲此言與聞此言而信之而述之者，皆謂之不智。且此何禮何義而可爲之？一曰：「歸有光曰：『未婚而守志，非禮也。』」占父母死即改嫁，不待婿死也。曾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矣，婿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亦如之。」若此者何也？一曰：「此所謂不善讀經者也。經之言此，以爲此告吉而遭喪之變禮也。使遭喪而未告吉，則免喪之後，詣女氏而請吉期，何必致命，而無如其已告也？已告，則女待嫁矣。女待嫁，則必于既葬之後致命不娶，而後女氏弗敢嫁，謂不敢來嫁也，蓋愆吉也。既免喪，可即吉矣。」

然女氏臨嫁，又必請婿且勿娶，及來娶，而後嫁之，謂不忍即吉也，蓋承喪也。此則告吉遭喪議禮之盡美善者，而康成偶不能註，而孔氏之疏之者，又誤以娶之爲別娶，此經遂不明矣。夫此經尚不明，而可以之証他經乎？于是兩問各不決，怏怏而退。

當是時，生意蓋有在，而未敢問也。既而三衢王泉者，以江山陳氏未嫁而守志，請題其冊，予謝之曰：「非禮也。」而李生蹴然避席而請曰：「生家于禮者也，王祖太僕公著禮樂疏，而王父工部公述之，見者不以爲非禮，不幸家亦有此事，而疑與禮悖，然既已如此，且其事頗可憫，父嘗咨嗟焉，不敢告人，今十五年矣。誠不知于禮在何等？」曰：「試言之。」曰：「李嫁者，女兄也，仁和人，父勉庵，茂才，以貧故，授生徒外舍。有友張斌客武昌，使其子仕華來學，十三能

文，與娉同年生，父每思妻之，未言也。康熙十五年，相傳有詔選良家女，民間爭嫁娶，州師里長窺于門，父患之，謀之母張，母懼。甲媼者，司判者也，導于上華家而酌以婚，上華母蔣喜，甚出意外，遂以輦轎來，擬假行配以待之，娉過上華家，行見姑禮，且與姑同卧起，如是五日，姑愛之甚，擬留娉，不得，泣而送之返。既而其舅還家，娉往拜舅，又返。又既而姑念娉病，娉再往，姑留之，越數日，泣返，娉惻然告母曰：『姑婦尚有日，而姑每見兒必泣，得非不祥耶？』其明年，姑大病，病中念娉不可已，曰：『安在？安在？』其家復來迎，曰：『請一相訣。』娉聞之，急往，未到門而姑死，遂留之，視含斂，視殯，服喪服返。當是時，其舅尚在客，而上華仍留學外舍未去也。越二年而上華病，病數月死，死時年十八，舉家瘡

痍。娉初請視斂，不許，既而請易服，父踟躕間，初阻之，然而義不可絕，且此終身事，將謀之。口，未易定，以詢親串，親串曰：『此未成婦也。禮重成婦，不成婦，則不告祖，不拜舅姑，不見兄弟姊妹，死則絕之，何服之有？』或曰：『服亦何不可？特不宜終服耳。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則婿必齊衰而弔，葬而後除服。夫必齊衰而弔者，不忍絕也。葬而即除者，謂可以絕也。』言未既，娉脫色衣出，跪且泣曰：『吾不諳禮，不知宜何如，特念死姑遇我厚，病于心，此生不能忘。且吾李氏女也，無故而入人家，拜其母，并服其母喪，而猶謂非其婦，何忍言？惟父母哀憐之。』父曰：『然禮在家稱女，在途稱婦，吾豈不知？往彼已稱婦？獨不以此名也，非實乎。且百年甚遙，而兒以搶卒決之，保無悔耶？』曰：『百

年時也，決之搶卒者，志也。吾志決矣。祇念生女當外成，兒以不祥之軀，累父母終身，第懼取憎，又何敢悔？自今以後，願住父母廨房一間，且食父母食，不足，以十指補之，如是止耳。」言訖，父母哭，家人皆哭，一若與之訣者。會其舅奔歸，嫁喪服出見，舅嚎咷躅兩足，曰：「吾不忍死兒後復見有此。」且嚎且走，去武昌不返。嫁乃辟一室，立姑主及士華主，歲時祀之。予聞言大驚，曰：「賢哉，此禮也，非未嫁守志者也。吾將明此經以正俗禮，而不謂嫁以躬行之，誰謂閨中無知禮者？」迄于今，又七年矣。

康熙四十一年，嫁年四十，予乃遂言曰：「此古今言禮一要會也。」今人言婚禮，必以夫婦同寢處爲斷，名爲成婦禮，蓋誤以子婦爲夫婦也。不成婦者不廟見，婦車至，即牽婦而入于房，御衽請趾，不祖而配，不

奠幣而男女交受，不告之父母，而婿爲主人，三飯三醕，以生倫大禮而等之野合，而禮亡矣。古禮即不然。當婦至時，必以婦見，廟見爲斷，名爲成婦禮，謂成子婦禮也。假舅姑而生耶，則質明婦見，以棗栗脰修拜舅姑于堂。舅姑而亡耶，則三月廟見，以扱地奠菜之禮拜舅姑于廟。夫然後謂之成婦。苟未婦見，未廟見，而不幸婦死，則雖至日已合昏，三月已致女，夫婦寢處非一日，而仍非我婦，不立主，不祔廟，歸葬于女氏之黨。其不重夫婦而重子婦如此。今嫁拜姑，復拜舅，行婦見禮，而姑且念婦以迄瀕死，則止其成婦而不可絕者，所闕者獨夫婦一寢處耳。賈、服《禮》註異義曰：「禮婦至不成婚，三月而配，故《春秋》譏先配後祖爲非禮。一而熊氏論禮謂：「婦至三月，然後共寢處，故《春秋》三月始致女。」則假使此

三月中而婿死，可謂不成婚而當改嫁乎？是此之守志，祇比之三月中之婦，而謂其未嫁而守志，不可也。謂其不成婦而不當守志，尤不可也。夫婦見，則其婦也。既婦見而成婦，雖未婚，亦其婦也。此禮也。吾故備論之，以正夫世之妄言禮而悖于經者。或曰：「禮，女嫁稱字，今無字，何也？」曰：「此所以尚爲女也。雖然，嫁者，女宗也。昔者鮑氏妻以善于養姑而稱爲女宗，今嫁行實過之，而名適與合，天字之矣。因題曰『李女宗』云。」

家孝子記事

孝子名周尹。予族分浙東西，而浙西名族以江山、遂安爲最，孝子遂安族而居于泮塘。曾祖肖環公，萬曆壬辰進士，官

吏部，有名。而從兄會侯，順治戊戌進士，則與予同舉制科，予嘗弟視之。會侯每言孝子事，屬予爲記，未應也。既而同館官方君若韓復以其事徵詩文及予，予因按其實。

順治十一年，婺源山賊大起，焚掠四出，隨地結行砦而薦居不常，每募人家男女，以要質贖，多者千金，少亦數百金，名爲助餉，否則殺之，解肢體掛樹間。孝子父爾久，謂泮塘不可居，謀匿山僻，使孝子涉帑而已居守，寇至，縛爾久去。孝子聞變，藏母婦婦翁家，而隻身走山砦，號哭叩首砦門，乞釋父，曰：「徒手耶？」出其父將殺之。孝子踉蹌返，謀之婦翁王君介明，得百金，捧之往，曰：「是區區而思以助義餉大難？」收其金，驅之。孝子乃變產，且悉變帑中所有，又得二百金，捧往，而賊已移砦，

號哭走疾藜到砦，跪砦門求釋。復不足，然則請見父而返，曰：「足即行耳，何見爲？」孝子已出山，中途聞官兵將至，大驚，念賊暴，官兵至，必殺質以行；即不然，火炎崑岡，玉與石亦安可辨也。哭曰：「然則吾父死矣！」急返，給寇曰：「吾年幼，力至此竭矣，吾父出，尚可得白金，益質吾於此而貴父歸，餉可全也。」賊曰：「諾。」遂留繫孝子而返其父。官兵至，寇大殺掠去，而孝子不歸，不知其死于兵、死于賊也，今若干年矣。

康熙二十七年，孝子所遺子名超倫舉于鄉，與予兄子遠公同上公車門，重語其事，且乞記于此。孝子死時年二十一，距此三十二年。或曰：「孝子婦王氏，其節亦不可及焉。」

重裝何孝子三世畫像記事

以影幃祀，非古也。顧司馬遷見留侯像，謂如好女。夏侯孝若爲像贊，贊東方先生。古名人傑士，赫然于時，而曠不相接，則思得其貌而瞻之。至其子孫之想象髣髴，又其餘也。邦植何先生，孝子也。予既搜遺乘爲之作傳，而瞻拜闕然。王子鴻資，偕其族孫靜子者，詣其家請影幃觀，得六壞幃于毀軸間，風雨虫蝕，糜漫幾盡，顧其像猶儼然也。鴻資請持歸，合錢補苴，糲其背而藉以縑繒。予過謁之，孝子睨其目，瞿然有求，挺挺然丈夫者也。妻虞，椎髻帕而頰，有助容也。其尊人御史公，白晢鬚鬢，鉅君也，一似重有思者。太夫人頽然多驚容，儼擗鼓時，其能可睹也。贈君夫婦，秩秩也。

嗟乎，有覲面目而視不可得，孝子三世，獨能赫赫然若平生，千秋想見，于是乎在矣。第天道無知，孝子後鮮嗣興者。今贈君所遺，纔八臂耳。守祀勿失，雖在其子若孫乎，然里中賢豪，豈無相繼感興如鴻資、靜子其人者？孝子之像，從此其不可壞也。像故有江西道監察御史陳袞讚詞，因幅歉半，靜子以續讚屬牲，牲辭之，姑爲記其事，而書之如此。向予作傳，謂孝子服衰終其身，今像故冠衣牡麻，雪如也。嗟乎，孝也已。

范鉉入川勒石記事

宜人碑記內

范鉉，少時屢入川，予不及見也。知之者曰：會稽范鉉，其曾祖崇明縣令，生其祖孝廉君，孝廉君生其父別駕君，而孝廉君死。孝廉有弟，由武進士爲四川敘馬瀘總

兵官。崇禎八年，擒余寅，獻俘京師，留別駕君幕府，而別駕君又死。方別駕未死時，鉉念父久在川，餘姚鄭君者，授成都縣令，勾爲記室。尋父于瀘州江安之怡樂莊，此少時事也。別駕君死，鉉殯其木莊田中，十四年，將負木歸，而賊破瀘州，殺其莊田家人二十餘口，路阨不達，鉉獨歸。十六年，再入川，李自成破成都，不得前，又歸。及又入，獻忠殺川民數百餘萬，盜賊四起，塞路以屍，即又歸。及其又入，則寧南兵蔽江下，遇湖廣道士服，道士服，地名。剽鹵已及，急取衡州道，從貴州入，復不前，歸。時鉉病，鉉有兄貢于鄉，冀選授近川，可隨入，且鉉有祖母與母，皆藉鉉養，鉉扶病覓扇佔入川者，與偕入，臨行，辭祖母及母，跪不能起。祖母曰：「吾不以生孫易死兒也。」牽鉉衣，鉉號且行，至江西，西南兵大闢，不得

前，哭曰：「吾三次入川，而卒不得前，豈非天乎？」嘔血而歸。迄于今，鉉老矣。

康熙辛亥，予遇鉉于汝南郡署，怪其老而遠游，且傭書也。又明年，鉉請入川，汝南金使君祖道于懸瓠樓下，予曰：「諺有云『老不入川』，君入川，何也？」鉉泣不語。逮暮，有同行者，叩其意，同行者曰：「鉉將以負父木也。且夫鉉之來汝南也，鉉父木殯江安，江安令張君，爲開封之通許人，與汝南金使君善，鉉之傭書于金使君者，且三年矣，冀爲寓意于江安君。今江安君有家人信，鉉懷之行，且江安距越一萬餘程，積傭書所直錢以爲贏糧，蓋其人以入川老，而非老而入川也。」予悲其遇，而又憐其用心之委曲且摯，沉毅果銳，以求必得，人雖老，其志可爲也。

越一年，予還里門，而鉉負木歸。艤舟

西陵，訪予于城東之故廬。值予他出，告家人曰：「殯木者三十五年，不得其處矣。兵荒瘞掩，歷歲移易，江安君給以牒，遣縣吏押之搜林間，凡土中無主木俱許搔視，旬時得夜夢于江陽兒祠，忽五搔視而得之，殊木標識，尚存左和。江安張君、夔州熊君、成都錢君、藩使者金君皆爲贈還，且勒石于故墓側，令土人李姓者守之，而屬予記其事。」

鉉三十五年中，凡四人川，不達，暨可達，而祖母與母皆老病，其兄以候選死京師，逮三畢喪，而後毅然以入也，故鉉入川時已老云。

濟寧關壯侯祠記事

濟寧關壯侯祠，壯繆稱壯，猶諸葛忠武稱武也。

與回之禮拜寺鱗齒而列。禮拜者，回以習

教，猶杭之回回堂也。先是，回種散天下，天下都會多回估，而濟尤盛。其俗白帽，挺梃持貨走四市，徙物絜利，雖與居民共稠處，而自爲族名教門焉。

崇禎壬午，流賊剽河南，東及濟。濟舊有開府總河旗兵，所以捍運，而久而弛也。回聚族摩厲，請徙入保，時歲大歉，而回合貨糧部署，以驅以禦，城賴之全。回衆素驕蹇，至是益甚，遂大拓禮拜，議撤壯侯祠以益其地，是時開府方論其功，唯唯。而濟寧諸生陳君者，約州民同詞揭開府，力持不可。回初難之，率衆詣陳君，恐脅備至，不得已，復餽以利。陳君曰：「威我尚不可，若以利，豈有以金錢私賣吾侯祠者哉！」一回怒甚，忽一人猝前篡取去，衆回爭從之。至北城，日已墜地，衆回囂集，梃朴雨下，腦陷，肌肉滲瀝，家人呼于官，請救，僅以屍

還。及將還，主者復剔其兩瞳，始聽昇去。于是主者乘夜聚謀曰：「陳君已死，吾有功于州，諒無大害。然殺人抵罪，律也。寺旁有厲兒，吾種也，家僅一母，盜贍母以金而令抵之？」衆曰：「善。」遂蠹擁詣厲兒，擲金母前，噪言厲兒殺陳秀才，罪當死，厲兒不知所爲，子母股慄跪衆前驚號，主者搗以臂，令鏑其母，驟牽厲兒去，梃之，立昇其屍于陳氏門外，反曰陳君殺回，回報。君相當開府以下，皆無可如何。衆回歸，尚集主者，主者忽仆地，已而大怖，若有誅之者，竅出血死。而陳君之以屍還者，夜分，聞有人來前，按其肌，砭腦漱毒漉漉，恍傳之以糝者，然後持物內兩眶，寒甚，有如丸冰，甫內，彷彿見侯引甲卒負一筐，珠光溢于筐，即內眶物也。家人見君生，駭甚，急移燭視兩目，目如故。逮明，州民遍傳君見侯狀，

于是回衆亦悔懼，願復侯祠。甲申，清兵下濟寧，命大司馬楊君鎮之，回衆稍斂。而陳君以明年舉于鄉，丙戌成進士，除貴池令。其同年友兩浙觀察王君曾語其事，而山陰陳曾墳與陳君交，爲作記。陳君名益修，字偉如。嘗曰：「吾兩目視物都不異，特差小耳。」曾墳以舊記互異，乃屬予更記之。別有楊司馬卜祠事，在曾墳記中。楊司馬名方興，甲申，河決荆降口，遂以大司馬兼大司空事鎮濟。時歲灾多盜，楊欲治河，往河北，恐州民震之，思洗其州，素聞州侯祠神，乃卜于祠。卜法：繫牲碑間，酌酒于牲首，首動則神許之。楊故命釂酒，酒沸，灌頂及項，而首不一動，遂寢。及視牲首，則糜爛矣。楊鎮濟十二年，與州民漸親，始語其事。後楊亦大新侯祠云。

贖婦記事

清師破江陰，殺其民以城抗者，而俘其

婦。戚三鉞頂仆城下，得不死，獨念婦王氏俘去，嘿禱于神。周櫟園作戚傳，稱戚禱關侯祠夜夢神授字曰：「爲汝贖婦者，戚三也。」寤而嘆曰：「即戚三耳，尚誰贖婦哉？」一明，遇人于蕩間，則尋婦盛三者也。戚憶夢戚字，中糜糊，有似於「盛」，遂同行。至江寧，二人者揭訪于亭，或有告戚婦所者，索酬金，戚曰：「吾實不持金，吾向所揭，誑耳。」曰：「然則贖亦無金耶？」曰：「無之。」曰：「然則雖告以所在，而安庸也？」去，戚挽之泣，其人視其揭，思曰：「若苟善書，客有僱書《首楞嚴》百部于報恩塔者，可得值也。」戚受僱而半貸之，得十金，贖之綠旗郝將軍。將軍婦受金，陽爲不解，鞭逐之，且不肯還金，時盛三同往，泣曰：「此金非他，江陰戚三僱書以贖婦者也。城陷家破，所不憚瀕死以勾此金，爲婦在耳，婦未還而金又

失，豈謂城陷時不能死耶？吾盛三也，今同戚三來，終不令戚三獨死此矣。」號而譁，震于諸旗，將軍者出，義之，許還婦，及還，則盛三婦也。先是盛婦被俘，來密書驛壁曰「江陰盛三婦，在郝將軍旗」，而「盛」字中蝕，有似于「戚」，故是時告者竟誤「盛」爲「戚」，而指以所也。盛三曰：「柰何以戚三金而爲盛三贖婦耶？願夫婦鬻旗，還戚值，而佐戚覓婦。」郝曰：「吾勿庸，紅旗張將軍者，若主也，需役。」薦之張，得值二十金，盡予戚，而留戚旗間。晚除馬通，聞傍室婦里音，盛乃操里音歌曰：「二十一是一三，託我尋汝來江南。一少頃，內婦亦操里音微吟曰：「二十一是一王氏，願爲七三告七四。」盛聞之大喜，曰：「是矣。」急呼戚躡至，婦已去。次日，盛偕戚語郝，郝預爲過探，得實，遂同詣張請贖之，張執不可，且

曰：「是婦有色，值卽，金固不足，且已留此婦，而何贖焉？二人者固爭，郝亦力解，勢無可如何。久之，盛乃揮已婦出，訣曰：「吾與戚三同來，矢不獨還。今戚三以僱書金贖汝，書尚未盡償，而吾與汝空鬻身，無以報戚，何用獨贖爲？汝仍還郝，吾與戚同去，赴江水死耳。」交郝以婦，返張值，拜郝及張，二人牽臂出，且號且行，而戚婦與盛婦俱號。時張之旗有願出金代贖者，有迸涕者，至是張心動，謂郝曰：「止。吾安惜以一婦全兩家也？雖然，婦值不止是，而減值以贖，則無以示來者。且此值盛值也，盛爲戚鬻身，而吾何能獨遣戚而反留盛？」因並遣盛、戚，而以二十金令分之，爲歸里貲。于是各懽呼謝去。過償書所，二人夫婦皆善書，請各書以償。主者感之，不聽，乃合書一部，貯報恩塔。

胡道開曰：「江上戚揚與予善，曾屬記戚三事，未應，後士大夫亦稍稍有道及者，其言多脗合。」戚揚云：「當書經時，盛三夫婦所書卷悉署戚三名，夜夢神持盛書示戚，令戚改盛字。」嗟乎，神也。順治丙申，道開以記屬西河僧開。越五年，僧開記事。

王憲隣曰：「敘瑣屑不落小品，真龍門之筆。」

周子鉉游天台山記事

少與來蕃約登秦望山高峰，逮蕃死，一十二年，而至今未有登也。向從許還，問道出陶丘渡濟，欲觀天孫，既已馳書導泰安守令之待，而中途疾作，竟不遂前。是雖勝游有數與，然其志氣之不決，亦可見矣。

周子鉉，學道人也。顧年少，足不踰閬外。癸丑冬，予遇于城東之酒壚，見其負卧

具，探橐中錢，若將貫航頭夜行，而四顧踈踈，傍無一人，方疑其年少獨行，當有所爲。及詢其所之，則曰游天台也。台距此五六百里，寧有以紉綺無輔，越越往來之理？是必不得于其家人，而投袂悻悻，一往而跣。于是力阻其所行，彊相勸勉，自日昃至暝，俟其家人者至，見其訣辭，而後聽其去，而不之顧也。乃越二十日，忽來過曰：「吾已度石梁矣。」詢其狀，則以獨身詣磴，傍丐僧之能度此者而導其前，拱翼且胝，翹然而度，既度旋返，心不少動，舉所謂「搏石屏而援長蘿，傍有絕壁，手可扳倚」，以今觀之，皆誕妄者。夫以萬仞之層崖，臨不測之長溪，縣雷灑散，絕壑呀呷，半趾所據，茫然無倚攬之能，而任意往來，非冥觀萬象，超然獨行，釋域中戀戀而契誠幽昧，何以得此？此呂梁之能神，而伯昏爲有道也。

予嘗慕天台之奇，思一紀其勝，而久而不得。及讀孫興公賦，知興公亦未至，而圖其狀而賦之。今子鉉所遊，自槽溪以往，凡四明五界，九里萬年，無不造其幽而窮其祕，然且上至華頂，側臨金庭，即赤城霞標，雙闕雲竦，極前人之所稱者，皆一攬而盡，其度石梁，一節耳。人苦不自決，繞指性成。初以爲從容應事，或無大過，而一旦遇機變當前，脂韋佳苒，抽刃未斷，其爲惜因循而嘆失時者，比比也。子鉉可免矣。

予十年前送白門向陽游天台，觀其所記游云：「至石梁時，見一健兒挾彈來，躡足而度。夫見石梁不足奇，見度石梁者乃真奇耳。」又云：「予以他道蒙茸，經石梁右，呼梁左人曰：『吾亦度石梁矣。』其重度石梁如此。距子鉉所游甫一月，而章安兵起，後遂有不及游者。」

東陽撫寇記事

越司理陳君子龍，嘗薦東陽諸生許都于浙撫，不用。都世家子，祖達道，入御史臺有名。都見天下亂，私喜自負，嘗以文章交三吳名士，三吳名士多稱之。華亭徐孝廉見而嘆曰：「使用人如都者，天下事安足定哉。」

嫫無賴人有假中貴招兵者，事發覺，東陽令文致都，求賂，都以無實，怒不應，令持之急。會都葬母，遠近赴者萬人，或告都且爲亂，令密具道，道使者王濬驟遣捕就葬所收都，方就縛間，客馮隆者掖都前，麾衆而譟，衆大哄，喪車四馳，山市灌沸，中一人名戴總，手格殺捕，都止之，不獲，知已無可如何，遂于葬所裂白布裹首起兵，名白頭兵。

先是，浙撫會子龍所薦狀于直指使左君光先，而撫以他事落職去，至是直指遣游擊將軍蔣龍江者統廂軍進勦，檄子龍，使監軍自效。時都已下東陽、浦江、義烏三縣，將犯郡，而郡人姜應甲爲給諫，與罷歸淮撫朱大典共議城守，已集間左，給衣械，而應甲欲出戰，大典不可，應甲就大典借芻粟，不與，應甲怒，麾衆逆戰于孝順街，大敗。賊薄城下，會龍江兵至，破其圍，賊稍卻，保紫薇山。

初，龍江進兵時，以兵多東陽人，先與約曰：「若衆與賊皆同鄉，今日相見，非親戚即里隣耳，能以刃相加乎？」衆曰：「能。」遂進兵。賊見官兵多稔識者，相望間，官兵遽前，得乘其不意，解而去，然終非敵也。直指望子龍，而潞以激變不安，思藉子龍招撫可自卸，至是應甲亦陰相勾重。

子龍乃單騎詣都，直指不可，子龍曰：「都故好義，今聞其破城邑，豪毛無犯，第白衣冠謝長吏，部署而去，其人可義取也。且都素以不見用怏怏，使能貴其死，用之勦寇，責令立效以自贖，譬暗室赴火耳。」直指許諾，子龍乃直詣都營。都驚問狀，子龍告以故，且讓之曰：「本以君爲國士，故薦君，今乃賊耳，如何能自改者？」中州寇亂且十年，贖過以功，萬戶侯真汝事也，不則，人鉢汝影矣。」都初不應，仰曰：「已如是矣，復何贖？」既而繞案走數匝，趨入，復出，咨嗟曰：「故人諒我，能明我爲墨吏所誤，無反心，雖就死何憾哉。顧人不能諒，如之何？」子龍汎以酒，矢曰：「以百口保君。」都出諭衆，衆不可，皆曰：「陳君給我耳。」露刃環向，都呵止之，且笑曰：「豈有給人陳司理哉！」召所親議帳中，皆猶豫，移日

不決。馮隆拔佩刀斫地，謂都曰：「今日子璵出，明日如約請散去，未晚也。」子璵，都字。于是以三騎隨子龍出，夜詣潞，乞免死券，潞難之。子龍爭曰：「殺降不可，失約尤不可也。且賊衆未散去，專伺吾券信以爲向背，今必不與，賊衆中豈少都哉？」潞悟，與券，仍令子龍復挾都入山，散其衆。都降，從者八十人。直指迎都于正陽門外，收斬之。臨斬，都仰天曰：「乃爲豎子所賣。」徐孝廉知都死，讓子龍曰：「都本以我故降君，君不爭其死，今而後人敢友君哉？」或曰，司理以薦故，不敢爭。或曰，司理固爭之不得者。

予爲諸生時從司理游，聞其事。順治丁酉，蘭溪方君語相合，因記之。浙東上寇後起者皆稱白頭兵，豈慕都得名？抑亦都之餘黨與？都結客百人，山陰鄭遵謙抗清

師不勝，蹈海死，在客中。

周氏家藏三代誥命記事

明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周公順昌，既以死璫難，贈太常寺卿。其子茂蘭刺舌血上書，請封三代。故事，贈官死忠諫經卹廕者，其父母妻室俱准給封贈，予以應得誥敕，而不及其祖父母，故三代之請，有旨命所部查《會典》具覆，而《會典》無是例也。茂蘭曰：「嗟乎，當吾父從福州推官赴行取時，嘗縫布囊，貯所積俸銀如干爲祿養獻，而潸然泪垂，顧茂蘭嘆曰：『安得即貤封吾祖若父哉！』」茂蘭聞其言。今追贈在邇，而例止父母，奈何？」慟哭繙《會典》，自夜達曙，忽得一例，云「凡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其卹典取自上裁」，踊躍曰：

「然則唯上優之耳。」遽揭所部，句據覆，而上果破例，令所部從優給贈三代。一時死忠者皆得援例請全給，其例從茂蘭始，而易代而未之改也。

乙酉，南都破，茂蘭捧誥軸，啣以黃輓，彙軸三而合襲之，告其季曰：「此地爲東南四達，兵戈所經，蓋藏不可保，苕溪岨而僻，倘免焚燹，庸詎知蛟龍之必爲害者？吾守故廬，汝攜家人入苕溪，負此行矣。」季曰：「諾。」及其既也，故廬無恙，而在苕之受剽者，誥失其二。茂蘭泣曰：「先人之寵命，守之不卒，何以爲子？且聖恩已全給，而今反不全。」慄嘔出血。無何，清兵自閩還，夸藍大振凱者帥介騎覓周氏廬，一里皆驚。家人漸有竄者，或勸茂蘭勿出見，茂蘭曰：「吾安逃矣。」挺身前，夸藍大者僂而拜，探箠出誥軸捧還曰：「此君家物也。」茂蘭跪

受之，既而別去，詢其名，不告，以乞從者，曰夸藍大王得勝云。

予初同杜陵蔣生過茂蘭，茂蘭語其事，且索予記。既同姜京兆再過之，得觀其誥軸三，真世寶也。時京兆作血疏書後。又既而茂蘭過予，爲記事。方逆閹矯逮公，鄉人擊緹騎至死，公卒就道，後有書示茂蘭曰：「吾渡江後，凡郵夫販子兒童女婦，皆攀車哭泣，而爭寧憤恨若是曹，亦皆流涕。然則大義之易感也。」若王得勝者，則又至性過人者矣。誥軸外有黃宗伯道周所贈序，手書，皆無恙。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七

蕭山毛奇齡一名姓一字子稿

說

伊尹告仲虺說

毛姓居壁間，讀《新莽傳》，竊嘆新莽以還，其爲禪受者凡一十三家，蓋亂臣賊子之利階也。劉漢、唐、明，本明爲征誅，而維唐之始，則猶不能亡其習焉。嗟乎，禪受可勝言哉！

昔商湯伐桀，告臣以慙，亦惟懼後人藉爲口實，而唐虞之爲口實，逮今未聞。善

哉，孟氏之罪燕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其垂戒遠矣。

嘗按《仲虺之誥》，本有伊尹告仲虺說，疑在新莽時，莽大夫輩阿刪之不令傳，西河毛姓乃重考石匱之書，得其文，爰補錄焉。

其文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台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伊尹乃告左相仲虺曰：『嗚呼，我聞在昔放德，惟其遂德，不惟其遂事。遂事之效，乃至子敗。維昔三后丕禪，允績不墜，厥無馬牛之奔，墮爾永命。乃有夏三世，弗堪于憂，惟乃率循先典，丕窮受命。越在有窮，其勿詢于龍圉，惟風乃純狐，亦惟薦我封豨之膏，聞于上帝。越在于今，其誰敢知？』曰：『匪上帝之德，錫于窮門。』今王遠宅不常，媿乃禪德，台恐後世禪德之誣流或甚焉。』仲虺曰：『厥勿以告余，其以上帝大命，用

爽慙德。」仲虺乃作誥。」其後誥亦亡，始有偽爲百兩篇者。

齊于生辯日遠近說

孔子游越，齊于生御車，道逢兩兒辯日遠近，不能決也，以告孔子。一兒曰：「我以日出時遠，日中時近。日出時滄滄涼涼，日中時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一兒曰：「我以日出時近，而日中時遠也。日出時如車輪，日中如盤盂，此非遠者小、近者大乎？」孔子不對，齊于生言曰：「吁！是何見之穉，言之易也？」夫日之有涼燠，日之行也。日易朝晡行，而寒暑因之。且夫日有旅矣。自土見上，凡歷三旅，是名眇明，眇明之後，更歷三旅，謂之早食。方其未見土，藏之地中，其道里將不得

旅也。然而我聞自昔王禪泰山，爰登日觀，雄雞初鳴，日見海底，未汎暘谷，其徑三丈。既而出水，晞于扶桑，倍丈有差，暨于見土，尚及十尺。《漢官儀》記雞一鳴時，見日出，凡三丈許。吾未聞上中之道近于見上也。是無故月有盈虛，日有舒斂，其體固然也。且夫日之有舒斂，則非見者所得定也。當其見舒，見遠亦舒，見近亦舒也。當其見斂，近見亦斂，遠見亦斂也。見且不得定，何論遠近？」于是御者呼兒前，告之曰：「皆非也。日之在冬也，滄滄涼涼；其在夏也，如探湯。可謂近者熱而遠者涼乎？」日之初出也，東極視之如車輪，西極視之亦如車輪；其在中也，土中仰之如盤盂，東西仰之亦如盤盂。可謂近者大、遠者小乎？」

上巳說

成問于齊于生曰：「上巳千名？抑爲辰乎？」齊于生曰：「上爲上旬，巳乃十名。古人卜日，用干爲準，凡其數月，然後以辰，故三正建月，爰定子丑，四時分日，乃始甲乙。不觀之禮乎，上丁習舞，仲丁習樂。又不觀之傳乎，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其云上者，以上旬也。仲者，中旬。季，下旬也。其云丁辛，則以干也。蓋旬準于十，十干妃之。日有循環，干無遺數，所爲可定以上也。若辰以十二爲準，則惟月十二可以妃之。使以辰準日，則日有常旬，辰贏二數，上難等矣。請遂言之。當其上旬，朔在子丑，則此一句乃無戌亥。假使上旬朔在午未，則此一句已無辰巳，既無辰巳，上無巳

矣。然必用巳，巳在中旬，將名此巳爲上巳乎？抑中巳乎？是數之貿也。故沈約《宋書》曰：「自宋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惡其貿也。故《風俗通》云：『巳者，祉也。』惟巳可止，故用祓除，此爲巳也。故《爾雅》稱巳月爲則月。則，亦止也。」

此篇出蔡州曹氏月令考

壽人說

若雲庭之松，經廩霜而不變者，夫何故？則其靜也。呂梁之石，砥之波瀾而不泐，夫何故？強固者不移也。今夫琴庵先生之爲人也，吾不得而知也。始爲雷州法曹，繼而遷司馬于汾陽，又繼則守淮。其爲政，吾亦不得較稽也。吾嘗與其季游矣。郡爲宦者，必大其閭閻，高其門廬，而先生

之桁不容轆，門閥不可以爲仰。吾嘗入其庭，漂漂乎，洳乎，然而安焉。得非靜而不移者，其是耶？先生之季，靜者也。以學道爲都居，其嗣君宰松溪，有名，人比之陽城，吾皆游而知之。故曰先生宜靜者流矣，故曰其道龍變，其心蛇行，故曰惟靜可以爲久常也，惟靜故壽。右董琴庵先生。

且夫絲繩之繳物也，必先卷而懷之，不盡舒也，必遇物而後緬而舒其繳。故其未盡舒者，則非其時也；舒，則其時矣。惟至人爲能因時。故夫冬荷而夏鞠，違時也。螭蛄無春秋，蜉蝣無朝昏者，失時也。彭鏗之畫于八百，殤畫于晷，拘于時也。至人後時而生，不先時而成。不必先道德，而道德名焉。不先功名，而時之爲功名者著焉。吾故曰此李先生之能壽也。故曰千魚在淵，一罟收之，則罟勞矣。一罟收十魚，而

猶以爲物，則罟全矣。居得爲之時，行可爲之事，事嘗有餘，而猶自以爲未盡，則時全矣。右李司馬。

舊有三段，今不存。

胡方叔字說

胡方叔，初字匡叔，以兄弟多人，有似匡裕兄弟，故云。觀其別字匡巖，可知也。然其初本字玉叔，玉叔名璲，玉表之，璲者玉也。既而舉于鄉，危舉之而後失之，且家徒四壁立，無何，盜復闚其室，玉叔曰：「吾韞吾玉矣。」荆山之英，別之固也。既已遇楚成，而復題曰瑕。良玉不辨，必有負之而投淵者。且魯之陪臣又已竊吾寶玉矣。吾安所字玉哉？《小東》曰：「韞韞佩璲，不以其長。」璲本無長耳。生長東海，居近東

山，東之又東，誰謂東之不可名也？一因號東崑，吾嘗作《東崑先生被竊》詩以嘲之。見

七古卷。今方叔曰：「吾其更字方叔與？」丈

夫生而有志于四方，故《詩》曰『經營四方』。

鄉游不樂，何必鬱鬱，懷此都矣。雖然，家

有老母，吾不可以無所嚮。《論語》曰『游必

有方』，吾將爲方游，則吾得字方，所以志

也。一于是送之者皆稱曰方叔先生。或曰：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此行有之。」或曰：

「昔東方先生少擊劍，學詩書，受孫吳兵法，

得攻戰守備之具，既長而游長安，天子偉

之，命待詔公車。今方叔所學猶是也。然

而放言而卒軌于正，滑稽侮嫚，毀觚爲圜，

而不詭于至方，雖高自矜詡，洋洋執戟，而

終不類于銜才沽玉之所爲。是東方可方，

在此行也。」方叔之爲匡叔，爲玉叔，爲匡崑

子，爲東崑先生，而終成其爲方叔者，其以

是與？方叔曰：「然。」作《方叔字說》。

李氏兄弟字說

李子兼汝，以二兒日煒、日焜問字于齊于，齊于曰：「長字一煒，次字次煒，維煒與焜皆煒也。《漢書》『青煒登平』，註曰：『煒之音煒，言乎青氣之光煒也。』司馬長卿作《封禪頌》，有云『炳煒煒煒』。而唐五臣註《文選》，即以煒煒讀焜煒。蓋煒爲煒，焜亦煒也。鄙意以爲長君、次君，名異而實繁，但有長幼，都無差別。維彼二難，可比烈焉。且自一而次，于以進于學，有緝熙之業，何煩吾日之已昃，假餘光而燭于昧與？月日。昧叶蔑。日煒後更名日耀，與日焜壬子同薦。嘗從學于西河之門，晨夕課授者二年，西河辭其弟子禮，若不屬以師自處者，別有《師說》一篇，今不存。」

蓮城說

曹君連城，以中年嗜道，斷酒卻肉，更所字蓮城，而問說于于先生。先生曰：是即太史所稱蓮之脫淤泥而皦然者乎！夫連城，壁也，而更爲蓮，蓮者，連也，連偶而相生爲蓮，然則蓮亦猶連矣。且不特此也，蓮之脫于泥，此非連連者所敢言也。其不字連而更蓮，是故惡夫連也。夫連城以嗜道之故，且捐人世之紛紛而返于澹滌，豈猶有流連不已之意介其間乎？則夫碎千金之璧，而寄之一枝之安，蓮峰化城，于是乎觀矣。

不群說

今夫梧桐之生也，特立于朝陽，而巋然

何依？松之託徂徠也，無附枝，鸛鶴不並列以處，而罽罽遠焉。雉子之耿，晝墳衍以分經界。蓋天下本有不同于物之行，而苟同之，則爲附也。吾友包飲和，作德本性，好學併力，而惜也抱宏材而資志以死，其死，則徐君芳烈謚爲淳博，蓋取古人友朋易名之大義也。而徐君復榜其故廬曰：不群，或者疑之。方飲和幼時，群于鄉。及長也，群于友朋。讀書論世，上群于古王聖賢。往來贈答，歲時燕飲之次，群于義冠側弁之夫。居家，群于親親，言笑無違，辭旨愉懌，白生迄死，凡若干年矣，悉群于所愛，于所敬，而以爲不群。嗟乎，世亦知夫柳下季之比，居于魯而有以異于臧孫、季孟者也。飲和名秉德，行二，予別有《包二先生傳》。

詩餘譜說

會稽陶燕公定《詩餘譜》成，屬僧開敘，僧開既敘之，且爲之說。其說曰：

古詩異近體，近體限句字，古詩不限句字也。詞異詩，詩句字不限聲，詞限聲也。夫詞限聲而可不審聲乎？雖然，詩亦限聲矣。古詩之限聲者，梁武之《采蓮》、《龍笛》，徐勉之《迎客》、《送客》是也。近詩之限聲，則王維之《青雀》詞，李賀之《休洗紅》，韓偓之《嬾卸頭》，劉禹錫之《瀟湘神》是也。詩限聲而無譜以紀之，故失聲。詞限聲而無譜以紀之，不幾并失詞乎？雖然，《花間》之輯，則歐陽舍人譜之矣；《大晟》之釐定，則屯田待制并譜之矣。然而又有異者。《花間》之《江城子》、《南鄉子》

諸詞，字猶可增減，聲猶可下上也。《大晟》之《虞美人》，減于唐，則終減之也；其《臨江仙》，增于唐，則終增之也。《花間》以不定，而尚近于詩；《大晟》儻不定，而又不降于曲乎？雖然，樂之易亡者，聲難嬾也。今則可嬾矣。字則伊吾、令吾，器則魯鼓、薛鼓矣。然而更有異者。今之稱淮海者，曰「山抹微雲」，其稱東坡曰「大江東去」。夫「山抹微雲」之《滿庭芳》，固無戾聲；即「大江東去」之《念奴嬌序》，亦豈有變聲也，而疆爲優劣若此？然則求詞者之當不僅在聲也，而況于聲乎？

王景略不智說

王景略將死，苻堅問之，景略曰：「晉雖僻陋，然正朔相仍，勿可圖也。鮮卑羌

虜，時我仇，宜漸除之。」景略死，堅伐晉，鮮卑、羌人共殲之，秦亡。毛僧開曰：「景略之智也，而非也。知兵之能傷人也，則必曰是兵也傷人，而曰兵也利，聽者勿憚也，況其欲玩兵者哉！」景略曰：「晉不可圖也，智也。然不知夫晉之必不可圖也，且不知夫堅之將必欲圖晉者也，則曰正朔而已，此兵利之說也。兵利之說，非智也。然其曰鮮卑羌虜可患也，而卒爲所滅，抑不可謂不智。夫鮮卑，慕容垂也。羌，姚萇也。夫景略欲去垂矣。欲去垂而不得，嘗多其術以去之矣，多其術而又不得也，則夫其所言者，或者又多其術之言與，而欲堅之聽而去之哉，則又非智也。」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姓稿

館課擬文

三江考第一課，范檢討擬題。

三江之爲名久矣，其在經傳，則雜見之《禹貢》、《周禮·職方氏》、《爾雅》、《國語》、《水經註》、《史記》、《吳都賦》、《吳越春秋》諸書，而特其所爲註，言人人殊，卒莫得而指定之。夫讀書通大義，自昔已然。況古今山川，陵谷遷變，耳目踪跡，未必悉合。泥古者無所于通，而揣摩臆度之見，又未可

爲據，然而大概可睹也。

考《禹貢》有曰「三江既入」，而孔氏爲傳則曰「自彭蠡江分爲三江而入震澤」。夫彭蠡未嘗分爲三也，且彭蠡亦未嘗入震澤也。《周禮》有曰「其川三江」，而賈公彥爲疏則曰「大江至尋陽而合爲一，至揚州，入彭蠡，而復分爲三，而後入于海」。夫公彥雖不以三江之人爲入震澤，然而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且聞彭蠡入江矣，未聞彭蠡能入海也。至若《禹貢》導水，則復有「東爲中江，東爲北江」之文，而《漢·地理志》附會其說，遂以吳縣南一水，東入海者爲南江，蕪湖西一水，東至陽羨入海者爲中江，毗陵北一水，東入海者爲北江。夫毗陵北一水，即大江也。夫仍以大江爲三江之一，既已不倫，而又其所謂南江者，則經

無明文，徒以北江、中江而推類言之。且經之所稱中江、北江，無非大江。今但以北江爲大江，而中江不然，則又何也？乃若郭璞註《爾雅》，則以岷江、浙江、松江當之。夫浙江、松江固矣，岷江即大江。按《周禮·職方氏》，其在荊州，則曰「其川江漢」，而于揚州，則曰「其川三江」。夫猶之岷江、江漢一江，而既以表荆，復以之表揚，不其紊乎？乃若《吳都賦》註，則以爲松江、婁江、東江，而宋儒註《禹貢》因之。夫松江似矣，而東江，則自昔迄今，必無其地。且《史記正義》但云婁江入海已耳，亦未聞入海之江有三也。不善讀書者泥于《禹貢》之文，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則必震澤之定有藉于三江之入而後可。夫文無定形，或對舉而分標，或連稱而轉見，彼我參合，亦各有義。如必以既入爲泥，則《禹貢》兗州有

曰「雷夏既澤，濊、沮會同」，青州有曰「嵎夷既略，濊、淄其道」，將必雷夏澤而後濊、沮同，嵎夷略而後濊、淄道乎？抑非乎？夫事不証今，仍當考古。夫三江之說，于今已不合矣，請即以古較之。

夫揚州之域，其地甚廣，其爲川爲浸爲澤爲藪，亦甚不少。如必拘既入之文，而限于一地，則《職方氏》云：「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假使其區爲五湖之始，而三江即五湖之終，則猶之五湖也。五湖，太湖也。揚州何地？職方氏何掌？《周禮》何書？而問其澤，曰太湖也；問其藪，曰太湖也；問其川，曰太湖也；問其浸，曰太湖也。不幾小揚州而笑《職方》之陋哉？然則如何？曰：韋昭曰：「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夫揚州之水，亦有大江。其言彭蠡，則已該大江之勝矣。而于

是南及松江，則震澤之下流也。而于是又南及浙江，浙江即錢唐也，即《水經注》所爲漸江者也。而于是又東及浙東之水，曰浦陽江。浦陽江者，與錢唐異源而殊流者也。其後雖同流，然其殊者自在也。蓋浙之入海，力大身雄，其爲水，長亘千餘里，湯湯下濤，歸于尾閭，此易曉也。松之入海，則吳淞支流，分而爲婁，雖其入海處蹤跡未明，渺不及浙江之萬之一，然猶易曉也。惟浦陽入海，則酈元《水經注》南國頗略，遂訛爲入江，不知浦陽者，發源于烏傷，而東逕諸暨，又東逕山陰，然後返水興之東，而北入于海。其入海之上流，即今之錢清江也。其接錢清之下流，即今之三江口也。故明世紹興知府戴君、湯君導郡水利，則上遏浦陽之入山陰者，而使之注江，下濬浦陽之入海者，而使之注海。其在錢清相接之口，名

三江口；其在海口之城，名三江城；置衛，名三江衛；建閘于其上，以司啓閉，名三江閘。其尚名三江，則自古相仍，幾微不斷，餽羊名存，夫亦可以爲據矣。至若《水經注》記臨平湖，則又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則疑庾仲初作《吳都賦》註所稱松江、^①婁江、東江者，未必不即指松、婁與浦陽，而後人誤釋之，而求之吳淞之左右，毋怪乎求之千餘年而終不得其地也。

要之，浦陽本獨入海，而由諸暨而山陰而蕭山，其中經流，雖多沿革，而入海之道，依然如故，此可驗耳。若非浦陽，則岷江、松江、婁江皆吳地也。《國語》曰：「夫吳之與越，仇讎戰伐之國也，三江環之。」夫松、婁則焉能環越哉？且《國語》又曰：「與我

①「註」，疑誤，因三江正文即具。

爭三江之利者，非吳耶？「若非浦陽，則盡屬吳地，而反曰吳將與我爭吳地之利，是妄語也。且不聞范蠡之去越乎？」《吳越春秋》曰：「范蠡去越，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夫惟浦陽爲三江之口，則蠡之去越，將必出浦陽而入海，由海而入松，由松而入湖，《國語》所謂「遂乘輕舟而入五湖」者是也。如以爲松江、婁江，則松、婁者，五湖之下流也。豈有出松、婁而反入湖者？古文具在，而學者貿貿，究至堅持其說，必欲執三吳水利以註古經，夫水利焉能註古經矣。

九江 考第二課、施侍讀擬題

《禹貢》九江，不知所在久矣。其在趙宋以前，皆以彭蠡爲九江。如班固《地理志》，于廬江尋陽曰「《禹貢》九江在其南」，而

司馬遷《史記》有「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說，則以彭蠡在廬江之南，廬山在彭蠡之側，故云。是以應劭謂「廬江尋陽分派爲九」，而鄭康成則云「九江者，廬外之尋陽也」。雖廬江尋陽舊在江北，而其所爲九江者，則或曰廬南，或曰廬外，總之彭蠡焉已矣。

夫《禹貢》揚州，既有「彭蠡既豬」之文，而其在荊州，又別有「九江孔殷」之句，則彭蠡在揚，九江在荊，分明兩地。況《禹貢》導水，于導漢下則曰「東，滙澤爲彭蠡」，而于導江下則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夫江之迤北而會于滙者，即漢之滙澤而稱爲彭蠡者也。先過九江，後會彭蠡，前後秩然。況中隔東陵，斷難溷爲一水者，此後儒之疑所爲紛紛而起也。第原其始，誤自秦漢郡國借水爲名，歷代沿革，遂致貿亂。

按九江水名，原在荊州，而秦時名郡，相傳在西陵、鄆春之間，正荊州境也。至漢高革九江郡，而孝武復之，于是漸移之壽春，若所爲潯水城者，然後有尋陽九江之說，則揚州境矣。然而猶在江北也。自劉歆謂湖漢九水，入于彭蠡，謂之九江，而新莽信之，因改壽春之九江爲延平郡，而以豫章爲九江，且改豫章之柴桑爲九江亭，于是九江之名在江南焉。其後，東漢九江仍還壽春，而曾改九江爲淮南郡，至元康之初，復設江州名，而割揚州之七郡、荊州之三郡以隸之。方是時，其設名江州之義，雖不必專以九江，而秦時九江，治在鄆春，實荊州之境，晉復設江州之治于江北，在鄆春界內，他時所稱蘭城者，此即九江蹤蹟之見端。而水興以後，忽移江州之治于湓城，且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置尋陽郡。又

置九江、上甲二縣于郡內。至隋改郡縣，則直改尋陽爲九江郡，而于是江南九江雖至今猶不易焉。則是九江立郡，原在荊州，而或東或南，漸移之揚州之境，遂以爲郡名、水名俱在彭蠡，而不知《禹貢》九江，實在荊不在揚也。

乃宋儒註經，既知其非，則宜虛懷考析，實求其所在，而不究根氏，不辨沿變，務出己臆，以妄爲憑斷，于是有胡祕監曰：晁詹事說之輩，創言洞庭即九江，以洞庭爲荊州地也。乃問其所以爲九江者，則雜引《山海》、《博物》、《水經》、《地志》諸書，而究無實據。乃據桑氏《水經》，謂洞庭受水，有微、潁、湘、沅、澧、漣、澗、沔、瀏、瀘、潁諸名，合之爲九。夫微、潁諸水，名有十一，以半一名而割其二名，以合于九數，不可也。即別引《地志》，以爲《水經》所記，各有參

變，惟沅、湘、瀘、澧四水相同，而他志所載，別有元水、漸水、辰水、敘水、酉水，以合于九數，則《禹貢》九江，其上文曰「東至于澧」，夫既以澧爲九江之上流，與九江異名別出，而復雜澧水于九江之中，則仍是八水，並非九數。且巴陵之上有三江口矣。其名三江者，以大江爲西，澧江爲中，湘江爲南，而皆會于此，故有此名。則是澧、湘二水，皆獨行入江，可與大江相等稱，此非元、辰七水可得比列者。況酈氏所註微、瀘諸水，皆先注洞庭而後入于江，亦後此之形，而非舊時之水道也。

且夫地名無臆測者。《禹貢》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所爲東陵，見在也。今以洞庭爲九江，而東陵無有，遂以臆測曰洞庭之東，有巴陵焉，其西上爲夷陵，夷陵者，西陵也。夷陵爲西陵，則巴陵自可名東陵，此毋

論夷陵在澧水之上，與巴陵遠隔，未嘗相峙，不得以東西對稱。而即以巴陵言之，今之岳州，即占巴陵也，在秦楚爲長沙郡地，而自漢至梁，皆名巴陵，惟隋改岳州，而至今因之。然而大江在其北，洞庭在其南。其在北者，相隔祇五里，而其在南者，則相距數步已耳。舊云相去五十步假使洞庭爲九江，巴陵爲東陵，則九江即東陵也，曰過曰至，何所間別？且導江所記，較闊于漢。其白沱以上，道里修阻，不可畢計，而白沱以下，約五六千里，而後至于澧，即澧至洞庭，未必果九江舊地，而第以洞庭爲九江，亦已五百餘里矣，未有九江至東陵纔跬步者。夫至者，自此而達之彼也。至于者，則行之，行之而後積漸以及之者也。故自朝至于日中昃，則自曉至暮。我自南海至于北海，則自南至北。若謂左足所經至于右

足，此在孺子猶嗤之，而宋人註經，其于彭蠡之非九江，辨論極析，而至此而皆茫然，何也？

夫天下有明明歷歷顯示其地，而人顧不之察者。孔安國云「江至荆而分爲九」，則在荆下也，江水至荆下而自分九派，故桑氏《水經》曰：「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夫岳州在秦漢本長沙郡地，而岳之巴陵、武昌之崇陽、通城，皆下雋地也。九江在其西北，則江水分派，正當在荆州之東，岳州之北，以進至于黃蘄之西之間。故張僧監作《尋陽記》，列九江之名，有曰申，曰烏蚌，曰烏臼，曰嘉靡，曰畎，曰源，曰廩，曰提，曰菌。而樂史《寰宇記》與李宗諤《九江圖經》，雖與僧監所記九名相同，而曰分流于江鄂之境，則正云荆下、岳北、鄂陵、江口諸地。故張漬《九江圖》，名稍不同，曰三里，

曰五洲，曰嘉靡，曰烏土，曰白蚌，曰白鳥，曰菌，曰沙提，曰廩然。其曰九江參差，隨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于鄂陵，終合于江口。則正言大江之自爲九派，而分之合之。故唐陸德明曰「九江隨水勢而分」，而杜佑曰「是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下三百餘里」，皆歷歷可指數者。蓋即一江而分之爲九，如一河之爲九河，而其後水道變遷，濶而爲一，亦如九河之仍爲一河，是不必以播九河與過九江疑其異文。夫播九河者，是禹疏之使爲九，曰此九河者，本禹之導之而播之者也。過九江者，是大江原分爲九，而禹之導江從而過之，曰此九江者，則禹之導之而過之者也。未分而導之，則爲播；已分而導之，則爲過。又何疑焉？故賈耽九江則又曰：「江有八洲，曰沙，曰人，曰九江，曰葛，曰象，曰

鳥，曰感，曰蚌，此八洲者，曲折而與江爲九。」雖其言不可盡信，然雜九江名于諸洲之中，而且連江爲九，則亦可驗其九江爲一江所分，而非別有瀦澤焉，斷可識矣。

問嘗考之經文，又東至于澧，過九江。夫澧者，今澧州也。以澧水從此入江，故名其地爲澧州。此在今荆州之東，岳州之西。蓋江水自蜀至荆，已五千餘里，又越數百里而至澧州，則在荆下矣。故顏師古曰：「澧水在荆州。今隸岳州境，而實與荆近。自《史記》作「東至于醴」，醴、澧通字，而漢儒以醴陵當之，誤以澧之源爲澧之流，是非澧入江與江水所經之地，固無容深辨者。乃大江東流，越五百七十里而至岳州，即又北流，經岳之臨湘而後至鄂州之界，所謂江夏、蒲圻者，皆鄂州境也。然而從岳至此，又五百里矣。然而九江在其地，

則是東至于澧，過九江，自至澧之後，凡千餘里，而後經九江而過之也。乃經文又曰「過九江，至于東陵」。向使九江爲洞庭，東陵爲巴陵，則跬步之內，曰過曰至，世無此理。然而何者爲東陵？曰：東陵者，廬江之東陵鄉也。《水經》曰「東陵在廬江金菡縣西北」，而酈氏所注則又曰「江水過下雒縣北，邗水自東陵來注之」。所謂下雒者，即今武昌之興國州也。言江水至鄂，而廬江東陵之水則自東來注之，則東陵在廬江明矣。故今黃州與麻城、黃陂，皆漢西陵地，而西陵在黃，東陵在廬，上下相對，名稱歷然，此與巴陵之臆斷爲東陵，有大異者。且自鄂州至東陵，凡六百里，歷江州尋陽，今改爲德化縣者，而後馴至于廬江之東陵，則道里相去，上下相接，周齊均等，而然後東北而會于匯焉。所謂匯，即彭蠡也，故曰

彭蠡之非九江，此不待言也。若宋儒傅寅云「東陵在荊州，今隸鄂州」，則誤以下雒興國爲東陵，而妄指之。下雒爲東陵之水所注，非東陵也。蓋惟九江在江鄂之間，黃蘄之上，則秦郡治蘄春，晉郡治蘭城。即蘄春界內，水名郡名，亦得相證。即黃州有九江城，在黃梅縣內，爲九江王黥布所築，亦隱隱可考見。即推之宋儒所引《楚地記》，巴陵在九江之間，洞庭之淵，非謂洞庭即九江也，言巴陵北負九江，南俯洞庭，則其地在兩水間耳，亦彼此相脗合。

自宋儒註經，動輒改竄。初辨彭蠡之非九江，既謂彭蠡非江漢所匯，後且謂東匯北會，必經文有誤。夫彭蠡之非九江，此漢儒之誤，非經誤也。彭蠡非江漢所匯，則夏時至今，水道變遷，或非近今所能測也。至于東匯北會，則漢匯而江會之經文秩然，乃

以不解經之故，而遂欲改經，引鄭樵邪說，以爲「東匯澤爲彭蠡」與「東迤北會于匯」，俱屬衍文。而其後元儒如吳澄輩，阿意承旨，竟改「東迤」句入導漢，東匯澤爲彭蠡」句下。萬或以東陵、九江求之不得，始而改九江爲洞庭，改東陵爲巴陵，又既而改敷淺原爲廬山，改東會于匯爲居譙之湖，而再求不得，勢必并九江、東陵而盡刪之。《禹貢》幾何堪此割剝？故予之爲此說者，非好辨也，以爲此固有在焉，而非可以臆說斷也。臆說者，改經之漸也。

西河文集卷一百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姓稿

折客辨學文

客有作《讀傳習錄辨》者，刻其書四卷，裝潢示予，予謝之曰：「予不能讀也。子言語株離，無主客，無首末，無針綫綿絡，^①指不能達心，而學復蒙昧，如入大霧中，惛惛莽莽，但自作已說，其于所辨之人之理豪釐不接，且時時以一己之腹強坐君子。」此固無容置喙者，然聖賢大學，豈可泯也！姑記其平日往復與予所質難者數條，即名之曰《折客辨學文》，蓋以不辨辨而辨亦得焉。

世之好學者幸鑒之。

嘗在錢唐倉吳氏宅飲次，客縱論嚚嚚不已，予曰：「徐之，子第提主語使我可解。」曰：「知行不偏廢，纔說致良知，則便無行一邊了。」予曰：「此非陽明之言，孟子之言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有良能，何謂無行？」曰：「正惟良知有良能，而專言良知可乎？」曰：「然則子不讀《孟子》矣。孟子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何嘗言良能乎？孟子不言能，而能在其中。何也？知愛敬，知也；愛敬，即能也。陽明不言能，而能在其中。何也？良知，知也；致良知，即能也。然則陽明之言

①「著」，原作「蕭」，據四庫本改。

孟子之言矣。予嘗謂「致良知」三字，聖學首功，祇不宜爲《大學》致知作解註耳。《大學》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此在宋儒元中子已明明言之。陽明但以生平所得力，認作首功，此如《春秋》賦《采芣》，意在薦亨，而聞者認作大國恤小之義，各言所得，非訓詁也。此皆不足爲言者病也。

丙子秋，在清和坊飲次，客忽作心性事物之辨，時平湖陸義山在坐，顧而問予，予曰：「予充耳久矣。無已，試再理前說，可乎？」曰：「君臣父子，物也。以孝以忠，事也。陽明《答顧東橋書》云：『事父不成在父上求，只在事父之心上求。事君不成在君上求，只在事君之心上求。』殊不知事父明有個父在，明明有個事父之事在；事君明有個君在，明明有個事君之事在，若教人

在心上求，則舍事事物物，將這心求在何處？」曰：「此但知主說，而全不知有客說者也。夫陽明何嘗謂無事物但有心乎？事父不在父上求，非無父也。只在事父之心上求，謂只以此事父之事求之于心，非舍事父之事而但求心也。客明明曰『事父之心』，而主但曰『心』，可乎？且心不能在事物上求也。陽明謂事物在心上求，則有事物，而子必謂心當在事物上求，則不惟無心，并無事物。何則？心能有事物，事物不能有心也。請觀之天。夫天，一物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者，物之事也。然而目不見碧落，耳不辨氣候，日星不知何所綴，風雷不識何所發，其物與其事，幾乎冥絕。然而即心求之，而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向使必求之事物，則夸父逐日，有渴死已耳。故閉門造車，不見九道也，而動合軌轍；陋

巷簞瓢，^①未嘗服周冕乘殷輅也，但其心不違，而用即可行。若謂事父必在父上求，事君必在君上求，則此心未通而天倫已絕。何則？人不能皆事君也。向亦謂君在心求，故人人有君，今必在君上求，則君門九重，求在何處？即子亦曾上公車受職，然並不曾立君朝，踐君陛，任君事也。事君之心不可求，而求之事君之物與事君之事，則又皆非子所有，是即子一身，而君臣大倫，早已廢絕，尚何暇曉曉講事物乎？」

嘗讀徐仲山《傳是齋日記》，其中作事物心性之辨有云：「紫陽說知行俱向外求，故知則格物，行則求事物，未免馳騖向外，若與聖賢存心知性之學有所不合，所以陽明以事物在心上求，對照挽之。然俗儒猶曉曉者，以為反求心性即禪學也。」吾謂陽明多事，尚周旋俗學，故有「事物在心性上

求」一語，孔孟即不然。孔孟絕去事物，專求心性。《大學》不云乎：「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逐事物，便是不在，故聖賢為學，專求此心。孔子曰「操則存」，非操此心乎？「舍則亡」，非言此心不可舍乎？孟子曰「求放心」，則惟恐其舍之，而專求此已舍之心。此一聖一賢，斬斬截截，千秋萬世，又誰敢以禪學非之。惟性亦然。《中庸》「不睹不聞」，此中並無事物也。《孟子》「平旦之好惡」，此中並無事物可參求也。故《大學》言心，祇曰「慎獨」。《中庸》言性，亦祇曰「慎獨」。獨者，獨也。謂一物不交，一事不接，獨有此，而無有他也。慎者，謂即此而加之功也。然則聖賢之為學，其專求心性，必不容

① 一簞二，原作「簞」，據四庫本改。

有一毫事物參擾其間，亦已明矣。

往者施愚山作湖西道時，講學于廬陵書院。楚人楊耻庵與其徒來，正作事物心性之辨。耻庵咨嗟曰：「事物在心上求，則有心有事物，萬物皆備，即反身而已得之，孟子之言也。若在事物上求，則天下事物必不能求，而此心已先失矣。」《千文》曰「逐物意移」，此在兒豎能誦之，況學人乎？」時聞者嘈嘈而起，目之爲姚江之學，且有呂言孔顏學徒定無心上求事物者。愚山亦不省，唯唯而別。次日，愚山自言曰：「講學甚難。只一顏子不遷怒，必不能到。昨會中多人，盤殮闕具，吾已取官庖責之。今晨治魚不去乙，吾又取責，則未免遷怒矣。且昨所責者，誤公也。今以口腹而責人，公私謂何？」如此者，將何以治之？」耻庵曰：「治之以心而已。」衆方愕然，耻庵復徐徐舉手肅四坐云：

「如此者，請列坐各道一言，可能在事物上求乎？」四坐數百人，皆俯首無一言耳，可察蠅螭，半晌，愚山幡然折膝曰：「先生言是也。吾講學二十年，憤憤久矣。今知所歸矣。」時廬陵學徒有羅姓者，自言先輩有從姚江舊講會中學得歌法，請試之，乃歌《孟子》「牛山之木」篇，衆皆悚然，歌者亦慷慨悲哀，涕泗被面。歌畢，衆各起揖謝，乃罷。然則儒者求心，有必不能在事物上求者如此。

或疑心在事物上求，他無可見，然夫子與仲弓言仁，曰「出門使民」，則曷嘗僅求之心？不知此正求心之極功也。向謂周子主靜，尚非聖學，以但求之靜邊耳。聖人靜固求心，動亦求心，無時無刻而不求此心。所謂無終食之間，造次必是，顛沛必是，況出門使民乎？是以出門不在門上求，曰「如見大賓」，則并不在賓上求，何也？以

並無賓也，心也。使民不在民上求，曰「如承大祭」，則並不在祭上求，何也？如祭，非祭也，心也。夫出門自有事物，況使民則更有使民之事與使民之物，于此而不求事物，則無處求事物矣。立與在與亦然。世幾見事物之來，可以影響倏忽，如飄風之當前，鬼蜮之掩至者，乃曰參前，曰倚衡，此則非事物之求，而心之求矣。曰：「惟心之求，豈不是佛？」曰：「聖與佛不同，而人則同。人與人不同，而此心則同。此非佛法入中國而後裁生此心，亦非佛法入中國而後裁言此心，求此心也。『正心盡性』，《大》、《中》言之。『存心養性』，《孟子》言之。今以佛家有明心見性之說，遂使聖賢正心盡性、存心養性之正學反不敢道，裁言心性，便類佛氏，坐使上天所生，吾身所有，千聖千賢所共講共求之心性，而一旦委而

歸之佛氏，可乎？夫佛氏不患其相類也。人之不類于佛氏者何限？自此心性而外，即此身已自不類，而況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物，有何一可相類者。吾儒求心，有體有用。佛氏求心，有體無用。其體同，其用不同也。吾儒求心，有功有效。佛氏求心，有功無效。其功同，其效不同也。今陽明以有體有用、有功有效之學專求之心，母論陽明所求之學與佛不類，即使有類于心，而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物，全體大用，弘功極效，仍與佛氏毫不相類。則即此求心，其亦吾儒之心，聖人之心矣。況佛家求心，單拈句子，原是空求；陽明求心，存理去欲，實是誠意。即其體其功，亦原有截然不同者乎！張南士嘗曰：『吾儒用心，不同於釋，然而同此心；人與蟲獸，則絕無一同者。』然而虎狼父子、蜂蟻君臣，其心亦尚

有偶相類處。今舍物求心，惟恐類禪學，而棄而勿求，則君臣父子，將必恐其類蟲獸，而盡棄之，是蟲獸不若也。」

客曰：「陽明致知，是個做不得的。但言以之事父，自然大孝。以之事君，自然大忠。以之應萬事萬物，無不中節。其效驗廣大如此，便把聖人教人學問思辨勉強積成的工夫，一切掃盡。且自說此旨埋沒了數百年，不知未埋沒之先，那一個聖人賢人曾說過，曾做過？無論見效不見效，請陽明說出來，好做個榜樣。那知是斷斷沒有，是斷斷做不得的。」曰：「如此，則喪心病狂極矣。夫知貴乎行，儒者空講理學，有知無行，陽明真有知有行者。事君則忠，事父則孝。臨事接物，無不汎應而曲當。如此做不得，則將誰做得乎？且陽明未嘗言致知是生知，必進去學問思辨勉強積漸工

夫而獨致此一知也。子徒以一己之腹強坐君子，固已奇矣。且知之有行，以行此事物也。求心在事物，謂當求此心于事物之間也。今陽明力行，已有明效，陽明于事物又得大驗，而反謂無論見效不見效，千古聖賢無此榜樣，詰使陽明白說，則假使陽明白說，必曰：『堯舜周孔，其榜樣也。』使吾輩代陽明說，必曰：『陽明即榜樣也。』萬一陽明使詰者自說，恐肺腸面目，大有不堪為榜樣者。況近世攻陽明，全屬門戶。子欲傍其門戶，彼門戶多人，未必肯受。且至尊大聖，最惡門戶，視蔭之年，何苦為此？若謂陽明逼拶門弟子，苦苦勸人，將聖賢大路從此阻絕，故欲以此救之，則又杞人之憂矣。予嘗作《土司傳》，方陽明在龍場時，土司安貴榮暴橫無禮，自恃從征功，欲并諸官驛作土司地，陽明貽一書示之，彼即歸罪恐後。

夫陽明何嘗苦勸人，而所至嚮化，此即躬行有效之一証矣。嘗見貴鄉道學有在敝郡開講肆者，適敝邑有道學門徒兄弟爭繼，其人立作數千言判之，陰陽反覆，實不知其中有私與否，乃白此判出，而兄弟各執，反挑釁成隙，兩相構訟，以至于死。然則勸人之效，誰得誰失？聖賢大路，誰通誰塞？請平心易氣爲一省之。

客又曰：「陽明有存理去欲之說，不知欲是去不得的。耳目口體，與生俱來，無去之理也。《書》曰：『惟天生民有欲。』《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豈可去乎？若作虛字說，『欲仁得仁』，是好一邊；『生亦我所欲』，是不好一邊。然未有說去欲者。惟佛家以六欲爲六賊，不可不去。儒者無是也。」曰：「『存天理去人欲』，此舊儒嘗談，未嘗始陽明也。子第拾《書》、《記》一

語，謂欲不可去，而于《書》、《記》之全文，仍未嘗讀。《書》曰『惟天生民有欲』，不又曰『無主乃亂』乎？《記》曰『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不又曰『滅天理而窮人欲，此大亂之道』乎？夫使無主以又欲，則必亂；不窮天理而滅人欲，則必大亂。此正言欲所必去，而子盡反之，此非《書》、《記》語也。夫欲者，惡之別名也。存理去欲，猶言爲善去惡也。惡可不去乎？即朱子亦云『好善惡惡』，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故《易》曰『閑邪存誠』，十寶謂『去其陰非也』。《論語》曰『克己復禮』，朱子謂『克去己私也』。蓋邪惡與私，無論所生非所生，而必有以去之。克己私，則克在私，而不在己。去人欲，則去在欲，而不在人。此皆于身與己並無礙者。若謂耳目口體即是欲，去欲即是去耳目口體，則朱子謂『己是身之私欲』，得

毋克己是克身乎？且欲不可在去留之間也。學者用功，貴在斬截。吾儒言理，最忌鵲突。左捶而右挪，則百事斁裂。既謂之欲，則斷無在去不去之間者。夫好善不用，惡惡不去，郭所以亡，況在用功之際乎？上蔡張仲誠讀蔡沈《尚書註》有『道心嘗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語，嘆曰：『此害道語也。既曰人心人欲也，欲可聽命乎？』推蔡沈之意，必謂欲即心，心不可去耳。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將攻其邪心。』朱子《孟子註》亦引此。夫心尚可攻，豈不可去？有賊于此，律當迸逐，乃不幸而引經折獄者曰：『此民賊也。』不通者遂爭之曰：『然則此賊不可去，何也？以賊是民也。』則將逐賊乎？抑留民乎？引經之不通，何以異是？」

「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欲即是去

欲，未有禁絕之而尚留中者。朱註猶曰：「克去己私，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令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則是去欲之說，起於朱子，欲尊朱斥王，而不識所尊爲何等，子欲附朱子，朱子不屑也。且儒、佛不同，然不礙有同者。以佛有六欲，而不言欲，則佛有六道，可不言道矣。且佛祇薙髮，猶尚有耳目口鼻，子何不截鼻滅口以自異于佛？噤噤何爲？

客又曰：「知行兩事，並無說合」者。經書所說，無一不以知行分作兩件，如『言之不出，耻躬不逮』，『其言不忤，爲之也難』之類，于知處說得緩，于行處更說得急。從未有能知自然能行，不行只是不知的說話。惟佛家教外別傳，纔有此等言語。」予曰：「子欲辨知行合一，歷引言行相對者言之，

則以言屬知，以爲屬行，此是書理未通之故，不足辨也。只「知行合一」四字，予前已明言之矣。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孩提知愛親，無所謂行也，然而行矣。且孩提只愛親，無所謂知也，然而知矣。故孟子前說知能，此只說知，以知能合一也。此其義紫陽亦言之。紫陽註《中庸》曰：「由不明，故不行。」此非不行只是不知乎？又曰：「顏子惟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非能知自然能行乎？然則陽明此言，即紫陽之言，而子妄謂教外別傳，何與？一往在史館時，同官尤悔庵題得《王文成傳》，總裁惡傳中多講學語，駁令刪去，同官張武承遂希意極詆陽明，予曰：「何言之？」曰：「知行合一，聖人之學乎？」予曰：「知行合一，有一說，皆紫陽之言，然紫陽不自踐其言，而文成踐之。其一說，即予

前所言者是也。其又一說，謂知是理必行是理，知是事必行是事，此即紫陽註《中庸》所云「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知在此，行即在此，凡所知所行，當在一處，亦謂之合一。乃其註《大學》，于格物則所知在物，于誠意則所行又在意，在物少一行，而在意少一知，何也？有人于此，曰吾格禮，節文登降所當習也；吾格樂，鐘鼓考擊所當事也。知禮樂當行禮樂，乃曰吾知在禮樂，而所行在意，可乎？且知禮樂只知禮樂，乃曰吾已知禮樂，而凡吾心之所行更不必再知，可乎？是此知非此行，此行非此知，一知一行，斷港絕流矣。此非合一之病，不合一之病也。此非陽明之言不合紫陽，紫陽之言不自合也。一武承大怒，慙之總裁，歸即作《訐陽明》一書，將進之，乃連具三劄，一曰孝宗非令主，二曰東林非君

子，二曰陽明非道學。三劄齊進，同館官並起而譁之。會徐健庵庶子方入都，總裁咨之，健庵大驚，曰：「陽明已耳，孝宗、東林豈可令史館是非顛倒至此？」儻在明代，京朝內外共得以逐之矣。」總裁遽毀劄而罷。其後武承不甘，復與湯潛庵侍讀爭辨格物，上書潛庵，潛庵但致書于予，竟不之答，而武承已死。既而文成一傳，館中紛紛，有言宜道學者，有言宜儒林者，有言宜勳臣者，總裁斷曰：「勳臣而已。」又曰：「前史無《道學傳》，惟宋有之，今何必然。請無立道學名，但立儒林，而屏陽明之徒于其中，何如？」衆皆唯唯，獨予不謂然，然而不能挽也。總裁嘗召予曰：「聞子說知行，右陽明而左紫陽，有之乎？」曰：「無之。從來論文成者皆謂其不合紫陽，而予獨曰否，請試言之。」鄭端簡作《今言》云：「人但知陽明

《大學》不合紫陽，然平情以觀，恐不可便以宋儒改本爲是，以漢儒舊本爲非。」王弼州題《正學元勳》卷云：「陽明直指心訣，以上合周程之說，所未合者朱子耳。」嘉靖中，曾以新建從祀策山西鄉試，其議有云：「朱子訓詁章句，爲不失聖人之統而已，未必盡得聖人之心。新建致良知，簡切痛快，實有接乎孟子性善之說，即其他訓詁章句，小不盡合朱子耳，非不盡合聖人也。」萬曆十二年，詔申時行等定論新建從祀。時行上言：「守仁致知出《大學》，良知本《孟子》，未嘗禪也。或者謂崇守仁則廢朱子，不知道固有互相發者。且朱與陸並祀矣，朱學不聞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時神廟得疏，嘆曰：「皇祖嘗稱王守仁，有用道學。國家能得一有用道學，雖不合宋儒，其又何疑？」時有議進王端毅者，曰：「今人疑文成而去端毅，爲其專事功

也。」夫孔子不薄事功。何也？孔子轍環天下，歷七十二君而不遇，退而刪述六經，然猶曰：「我欲托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然則舊儒論王學，皆謂與朱學不合，而獨予則倡之曰：「知行合一，實朱子言之，而王子述之，且朱子不自踐其言，而王子踐之。是右朱學者莫如予，而反曰左之，何也？」總裁推案起曰：「此事非吾輩所能定也。」他日，總裁諸儒臣于內廷供奉之次，間論諸儒學術同異，皇上諭之曰：「守仁之學，過高有之，未嘗于諸儒有異同也。」衆皆俯首頌揚而退。蓋至是而文成之學有定論矣。予嘗觀天童僧《北遊語錄》，載世祖皇帝稱守仁之學有似孟子，初不信其書，今皇言大哉，昭昭如此。然則知行合一，其幸爲歷代帝王所許可，豈易事乎？

先仲氏嘗云：「天下論理論學，皆不可有爲而發。」當時攻陽明，不知何意。總裁諸大臣，皆抱虛公，並無所爲，今則頓成時

局矣。往讀《鄭端簡集》，謂：「宸濠之變，江彬、許泰、張忠輩既耻大功爲文成所先，必肆加羅織，而忌功之徒又附和之，反謂文成通濠，功成詭遇。當濠反時，予年二十一，應試杭州，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濠反，或稱兵變，或稱寇起，或稱南昌告警，或稱江西巡撫被害，並不及濠一字，何則？恐事成後受族滅也。及文成檄至，直曰寧王反。當是時，文成直以全家生命授之濠矣。小人有所爲，倡爲邪說，何足惑衆。」王弇州《史料》亦云：「《正德實錄》翦抑文成功不遺餘力，雖今已暴白，然未有摘發當時史官握筆之心事者。蓋《實錄》之始爲總裁者楊文忠，廷和繼之者費文憲，宏而以副總裁專任者，董文簡也。楊公與王恭襄瓊有郅，恭襄雖陰譎，然能識文成而獨任之。在南贛時，假提督軍務之權，便宜撫勦，以故前後平賊及平濠之疏，皆歸功兵部，一字不

及內閣，楊公切齒久矣。費文憲久與濠忤，文成平濠後，未嘗薦及，費亦恨之。董最名伎毒，于鄉里如王鑑之輩，盡力巧詆，又內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楊、費，作此誣史，將誰欺乎？後文成之天定復爵贈謚，而董受不根之謗，至徹聖聽，未必非鬼責也。」觀此，則陽明當時議論未定，亦尚有名儒大臣洞心剔骨，推見隱慝，使讒邪之徒無所容蔽如此，況近代陋學，肺肝如見，稍有所爲，即十目十手，未有所自者。嗟乎，可不慎與！當時策議文成者曰：「新建膺閬外之寄，建百世之績，而嬰權幸牙角爪距之鋒。柄在悍帥，則悍帥攬挹之；柄在中貴，則中貴擲揄之；柄在輔相，則輔相媒孽之。」皆極言受侮群小之事，並無一正人起爲難者。若同時誦揚，則在朝在外，比比而是，皆屬君子。予嘗略記明代實錄，其薦從祀者：

一則尚書舒化、左都趙錦、侍郎倪光薦、右通政陳瓚、大理寺卿曾同亨、少卿何源、諭德吳中行、都給事中齊世臣、御史俞文煒、龔一清、陳遇文，再則侍郎周子義、洗馬陳于陞，三則大理寺丞羅應鶴，四則給事中顧問。其他萬曆年詔議諸臣，不可記數。至若道學統宗，則自餘干、新會而後，凡海門周氏、浮峰張氏諸學者，俱以新建直接周程之統。即崇禎末，東林學長，如念臺劉公，所在講學，立聖學統譜，以周、程、張、朱、王五子相禪，但錄《朱子晚年定論》于譜中，以示合一。即國朝學儒，如容城孫鍾元、上蔡張洙輩，纂《聖學宗傳》、《道一錄》諸書，其說亦然。然則王學之在天壤，昭昭如此。況道學是非，已定之至尊聖鑒之中，涇渭秩然，譌言雖多，不足搖惑。吾願子之且休也。康熙丁丑閏月錄。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牲稿

答三辨文

孔氏三世出妻辨 秦伯三以天下讓辨

一井地辨

月日，平湖陳佑以同邑陸琰卓字蘊崑三辨寄訊，予毫病不能答，已踰時矣。猶子文輝見之，謂此亦學術中事，彊予口授解義，且書之，以便復去，因存稿焉。

辨：人道之大倫有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倫具而人道全矣。聖人，人倫之至也。孔

子三世出妻說，不知作俑何人，而《家語》附會之，遂使萬世聖人竟缺五倫之一。程子以爲出於漢儒謬說，真知言也。追厥所由，祇誤解《檀弓》「不喪出母」之「出」字始。

答：方今士林有文人而無學人，能作是辨鮮矣。況辱遠訊焉，敢不答？第有不能不直答者。古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並無君臣、夫婦、朋友，此在《尚書》、《春秋傳》，凡所稱五品、五典、五常、五教皆然。今之五倫，是朱氏註《中庸》，錯認五達道爲五倫，以致沿誤，此不可不考正者。

若以孔氏三世出妻爲疑，則其說出於《檀弓》、《家語》諸書。六經惟《禮》最巨信，《家語》出于王肅家，大不足據。但不當臆斷，墮宋人說經習氣。如謂聖人不宜缺夫婦一倫，則在真五倫，止五人也。然而堯有

兄摯，有子朱，而舜且父頑、母嚚、弟傲，子商均不肖，于五人無一全焉。可曰堯舜非聖人乎？

如程氏謂孔門出妻出于漢儒謬說，則《檀弓》、《家語》並皆戰國人所作，非漢人也。明明有張罪而故刑李，尤不可也。若謂誤解《檀弓》「出母」之「出」字，則《檀弓》自誤容有之，無誤解也。

辨：不知出母云者，謂所出之母，猶今所云生母耳。子思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子上之出母庶，非嫡妻，故子思不使喪之，厭于嫡也。《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不敢並尊于嫡也。王子母死，其傳請數月之喪，可証也。

答：古禮並稱被出之母爲出母，並無以生母爲出母者，此並非誤稱，且亦並無濶

稱也。若以生母爲庶母，則尤不可。生者，就其所生而言之，若庶母，則嫡子之稱，猶言諸母爾，幾有爲其所生而可稱其母爲庶母者。且本文明云此原是伋妻，故當爲白母，今已出，非伋妻矣。白安得母之？則此不爲妻，從出母言。若指妾，則非伋妻者，正是白母。何則？其生母也。生母正其母，而反曰不爲白也母，則又何說？且生母之服未嘗厭于嫡也。古喪服禮祇屈于父，而不屈于母。父在，則嫡母亦在所屈，禮，父在爲母期是也。若嫡母，則何所厭屈？惟朱氏註《孟子》，杜撰無學，謂厭于嫡母，此千古笑話。今襲《孟子》註，并引《儀禮》「公子爲母喪服」文，而亦斷之曰不敢並尊于嫡，則豈可訓？且《儀禮》所稱公子，是諸侯之子，一如《孟子》所稱王子者，與大夫士又不同。故既葬除服，若大夫則

父在當爲其母大功，士則父在當爲其母期。子思，士也。能使其子弗服生母喪乎？正惟子上之母是被出之母，可服可不服，故姑且已之，此與子思喪嫁母，《鄭志》載張逸問答，考核服制，彼此未定一類。若生母則父在服期，父沒三年。禮文具在，而子思獨廢禮而弗使服喪，亂矣。

辨：伯魚之母死，孔子使之喪生母之喪，子思所謂道隆則從而隆也，至期而猶哭，則幾于匹嫡矣。故嘆其甚，而魚遂除之。孔子十九歲娶亓官氏，六十六歲亓官氏卒，則孔子無出妻事。

答：惟出母可服可不服，故有隆汙。若生母，服喪在禮，不在道矣。且孔子十九娶亓官氏，諸書有之。若六十六歲而亓官氏卒，則祇見《闕里志》，係後人所撰，不足據矣。若《史記》、《家語》，則較可信于《闕

里志》者，然云「孔子十九娶亓官氏，二十而生伯魚」。向使伯魚是庶母所生，則十九所娶者，妻也。而期年所生，又是妾子，將孔子甫及冠，而一年之間，妻妾並娶，豈有此理！

辨：子思之母死于衛，子思哭于廟。門人以爲庶氏之母，不當哭于孔氏之廟。其曰「庶」，正所以別于「嫡」也，故子思受過，而哭于他室。而解者以爲伯魚死，其妻嫁于庶氏，不知又何據也。按伯魚年五十而卒，其妻亦應四十餘矣。四十餘改嫁，此在恒人猶無之，而謂聖門反有是乎？若以死于衛，遂解爲嫁于庶氏，則子思嘗仕衛，其母獨不得從其子而受養乎？且既云嫁矣，則與廟絕矣，胡爲柳若猶以四方觀禮而欲其慎之也？此皆自相矛盾不通情理之論，而二千餘年曾

無一人駁正之者。

答：此適有庶氏，遂疑爲庶母之誤。不知庶母不得稱庶氏，且庶氏與孔氏對文，明是庶姓，不是庶母。況庶母焉得不哭廟？禮，凡妾先死，必中一而祔于妾祖姑傍，無妾祖姑，則又中一而祔之高妾祖姑之傍。是廟原有妾，而後妾之主又得祔入。庶妾當祭廟矣，誰謂不當哭于廟？特孔門皆出母，而此又稱作嫁母，似乎有誤，但不容哭廟，則雖非嫁母，而出母或容有之。故前儒亦饒疑義而未敢定。若云改嫁，則伯魚五十而死，豈有四十餘歲之婦而尚再醮者？一語，斷定無疑也。至于《檀弓》之矛盾，不止「四方觀禮」一語。既曰子思之母死于衛，赴于子思，則思不在衛，故以訃來，且云哭于廟，則惟魯有孔廟，是時子思在魯不在衛明矣。乃又以柳若衛人，戒思慎禮，

是思哭在魯，而戒思之人則又在衛，真矛盾也。且子思祇哭耳，即不然，亦祇以齋衰期服喪服已耳，而乃以禮與財較量厚薄，是以含斂棺槨爲言，一如凡子之喪母者，是又矛盾也。來辨矛盾二字，已啓其扃，而尚未發覆，然惟此節最明快，故曰六經惟三禮叵信，何況《家語》？但當有實據，窮極根柢，不然，宋人杜撰無益也。

又辨：泰伯三以天下讓，朱註：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知何爲卻有讓周之說。據朱子明註，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此本註也。有疑《閟宮》詩人爲推本得天下之由者，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剪商」，剪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

不從，未知是不從甚事，小註如此。夫朱子下字，斟酌盡善，豈無其志而肯故入古人之罪耶？

泰伯所讓，是讓季歷，則不必云讓周，而自不得有他讓，此在漢迄今，由註疏以及行文家無異詞者。獨朱氏一人倡言讓商，此是武斷，而反謂讓周之說不知所由，此是何解？凡人不讀書，欲造說以說古事，亦當就本事略一諦觀。從來三代世系，載之國史本紀者，自有明文。乃本紀云，泰伯亡之荆蠻，以讓季歷，則讓字有實落矣。孔子是言，正因史文「讓」字推言之，而曰豈止讓弟國哉？此經文來歷，蛛絲馬跡，極瞭然者。是以漢儒去古未遠，即「讓」一字，亦有實落，如一採藥，一聞訃，一斷髮類，在王、鄭輩，皆能言之，雖不必盡信，然讓則無他解矣。

故先仲氏謂，朱氏說經，總不顧前後，不惟亂經意，即己意亦自亂。太王以季歷生昌，而謂為可興，不過痛己亡國，冀倖圖存，並不敢稍覲此全盛之大商。而朱氏以為志欲翦商，則其所云能翦商而欲傳位者，正季歷也。泰伯欲讓商，而反逃之，以使之必傳此能翦商之季歷，可謂讓商乎？

乃杜撰無理，自造故事。又且自加解辨，以曲為回護，而究之，往紕繆，徒為經禍。如註云：「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夫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此《魯頌》文也。忽添「之志」二字于其下，已自不通，乃又撮《春秋傳》「泰伯不從」四字以接之，則不通彌甚。按「之志」二字，猶徒抱其志而未嘗翦。及另造一說，則太王直自翦之。其說云：「《閟宮》翦商，有謂詩人推本得天下之由者。」朱子曰：

「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語，翦商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信然，則太王自翦商矣。夫翦者，滅也，謂滅商也。太王何曾滅商？豈曾以翦刀翦商幾刀乎？太王爲狄滅，尚不能翦狄幾刀，而謂能翦商，直夢嚙中語。然且謂周人自說，周人自誣祖，亦嘗就本詩一讀之乎？此詩係魯僖祭嬭廟，而史克作詩。雖是周人，然周人之通者也。翦者，滅也。滅商者，武王也。武王之滅商，實從太王始基之，此猶《武成》云：「我太王肇基王迹」，肇者，始也。王迹者，武王滅商之迹也。「肇基王迹」，正是實始翦商。一史克言之，一是武王自言之。爾誣他，他不誣祖也。

若「泰伯不從」直接「太王有翦商之志」，則尤爲不通。夫古經未易讀也。「泰伯不從」，出之《春秋傳》宮之奇諫虞公語。

其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以不從接太王之昭，原自難解，然正須解說，以求經義，乃強接之「翦商之志」之下，而于本文仍不解，反曰「左氏分明說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夫祇有志而不從，已不可訓，勢必添不從父命爲言，而「父命」二字又添不出，何則？古兄弟讓國，惟泰伯與夷齊，而夷齊有父命，故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而泰伯無父命，故前儒註經者惟恐有誤，特于《論語正義》專下疏曰：「文王有聖德，太王欲傳之，而未有命，竟以『未有命』三字絕之，其慎重如此。朱氏既無學識，又堅愎自用，反爲回護曰『不從個其事』。蓋原不解《春秋傳》『不從之義』，而復強抵一句，似伯之不從，舍從父事便無他事可解者。」

不知「泰伯不從」陡接「太王之昭」句，

正讓弟實解，而世罕識者。古史書世，宗祝序昭穆，而孔氏《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然而同昭同穆中，有先後焉。先後定，而位次因之。順其位次，謂之從；倒其位次，謂之逆。故《春秋》文二年經書：躋僖公，而《國語》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正謂閔、僖兄弟，閔先立，僖後立，而升僖于閔，非昭穆位次也。孔子譏之曰：「縱逆祀」，所謂逆也。其後定九年經書：「從祀先公」，則以陽貨是時易閔、僖之位而順祀之，即謂之從。從者，順也，所謂順而從之也。今泰伯、季歷，同爲太王穆考之昭，而不依長次，舉國讓弟，謂之逆而不順，不順即不從，故曰不從同昭之位次，而不嗣周國。此正讓周讓弟實解，而舉世不識，何也？

辨：意伯此時，隱憂惻怛，必忱思以感之，不能，則幾諫以動之，正諫以格之。

夫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也，況君臣間乎？伯于此時，惟有逃之一着，而然後父子恩全，君臣義盡，非陷父不義也。

答：此直推廣朱氏說而縱言之。宋人經禍，當此益浸淫矣。古事人多不曉，然亦顯顯在人，而人並不講，且並不體察。如伯與夷、齊，其事亦何嘗秘密，而皆不能察其苦心。觀《伯夷傳》云：「其父死，叔齊讓伯夷，是兩人之逃，必父死而後行之。其生前隱諱，必不敢悻悻求去，以見諸形跡當何如者。惟伯亦然。伯深體父意，而隱忍不發，至太王疾亟，而後托採藥而幡然去之。此並是實事。而乃儼然撰事，曰「幾諫」，曰「正諫」，父子兄弟幾幾闕市出一門矣。曾宋儒經禍，而可尤效之如此？」

又辨：井地之制，在夏商以前不可考矣。即夏商以後，有貢助名，而其爲五

十、七十、百畝之制，則全不能解。夫經界有定規，溝涂有成域，各自少而變多，必將移易其封植，更改其疆畝，煩擾已甚。

竊意夏后氏時，洺洞方平，人民尚少，一夫五十，不過隨其力之所至、地之所出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其間溝洫道涂，必尚廣裕，廣裕則必有間田隙地，棄之無用，故周家百畝之徹，因之以成。大抵因商之舊，斟酌其溝洫道涂五等之廣狹，而蓄壅，而墾闢之。夏商尺度已無可考，周人以八寸爲尺，履畝而計。則商人七十畝，以八準之，八九七十二，幾當周九十畝，而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倍洫。川受上四則之水。分廣陋而蓄壅之，徑、廣容牛馬行，畛、容大車，涂、容車，軌、道、容車二軌，路容車三軌。

分廣陋而墾闢之，又可得十畝有奇。則井形悉仍商舊，不必有改作之勞，而周人百畝，可按數得矣。

井地創于黃帝，古有明文，乃朱氏獨曰商始爲井制。無論《毛詩》「維禹甸之」，《春秋傳》「少康一成旅」，《王制》「夫三爲屋，屋三爲井」，總夏后氏制，而即辨中所開溝、深廣倍遂。洫、倍溝。澮、倍洫。川，受上諸水。出之遂人職文者，皆夏后氏親治之。《虞書》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而《論語》亦遂云：「禹盡力溝洫。」是明明夏有井制，而註《孟子》者敢曰井制始商，將欲舉《毛詩》、《虞書》、《春秋傳》、《禮記》、《周禮·考工記》，并所註《論語》，而盡付之祖龍，可乎？

且其所云「夏后氏時，洺洞初開，人民尚少，至商後始漸次開闢」，亦未是也。夏

后非洪荒之世，涿洞爲災，不過丁數百年治亂，轉運耳，故阨運未幾而即已平復，如《禹貢》記揚州之貢，曰「厥田惟下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正言井制有九等之田，九等之賦，九等任墾之人，而耕作十三年後盡復如舊，所云十三年者，並是堯年，即舜年五十載，亦尚未及，何況夏后氏？故此一說，在前儒亦曾言之，總無當也。

乃若以尺度減短，作朝三暮四之說，前亦有之，然未經推算。今既推算，則應有實數，而仍然不合。如云「商人七十畝，以八準之，八九七十二，幾當周九十畝」，此大謬者。據商七十畝，以周尺八寸計之，當云準七，不當云準九。夏制夫九爲井，以八準九，不能合五十，且既夏商尺無考，何得以今尺作商畝之準？且以八準九，則所伸十八，合之猶是九十畝，不得云幾當周九十畝

也。夫必減尺度以伸畝數，則以周八寸之尺，準商人七十畝之數，八七五十六，先以五十六畝抵商七十，而所餘一十四畝，又得伸二百八十步，增出二畝八分之數，合之可得八十六畝八分，然欲以之抵周人百畝，則究竟不合。又且畝數以步準，不以尺準。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則在商必六尺爲步，步七十爲畝，猶之今制六尺爲弓，弓二百四十爲畝，但改弓步而不改尺數，似乎地畝長短全非尺度所能限者。

乃又于減尺之外，另欲壅溝洫，闢塗路，以爲增畝之法。因引遂人職文，謂井地水道，有遂溝五等，可填水兩傍以拓之，井地經界，有徑畛五等，又可鑿界兩傍以恢之，則煩擾滋甚。從來水道通塞，陬者可使廣，而廣者反不能使陬，況以丈尺之水，欲但存中流而畚土以填其兩傍，則世無此事。

若欲削涂路，則車徒牛馬，量所行以定廣陋，自容牛容馬容一軌以至容二軌容三軌，矩步截然，縱善鏟削，欲其削車軌，鏟牛馬足，毀成法以恢此尺寸之士，勢又不能。向以爲改疆界，變封植，由五十以更七十，百畝，力有難爲，故刻求良法，而今此變更，仍然不減。又且有難通者。人第知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倍之，廣八尺，深八尺，即謂之洫。亦知溝附于井，止得十夫。千畝之地，而進而爲洫，即爲方十里之成，爲百夫萬畝之地，而進而爲澮，即又爲方百里之同，爲千夫十萬畝之地，能割此水邊幾尺，路邊幾尺，以分給此方百里千夫之家，使各成百畝，以合充此十萬畝之數，雖鬼神在前，亦且卻步。而猶曰「可得十畝有奇」，吾不知此「十畝有奇」之地，從幾溝幾徑得之，而得之而分給之千夫之井

中，將安給也？此又難通之甚者也。

釋二辨文

一 族辨 叔嫂無服辨

予歸草堂，與莫子蕙先觀歸安鄭芷畦所寄《婚禮經典參同》，謂《上婚禮》于請期一條，有云：「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註：「三族是父母、兄弟、子，言幸無此三族意外喪服，可以擇吉行嫁娶禮。」據此文，則三族祇身族上下，斷非父族、母族、妻族之說。何則？以母妻黨服，僅功緦之末，不礙嫁娶也。況六經稱九族，皆註高祖至玄孫之親，並不傍及親黨，豈有三族反傍及者？其說甚善。

會張風林從館來，咸集草堂，坐客因嘆自循蜚至三代，何許年歲，雖苗民播惡，不

及族誅，而暴秦倡之，致斯、高之徒延及親黨，何酷烈！而風林曰：不然，雖暴秦亦無此事。案《史記·秦紀》、文公二十年，倡族誅法，張晏曰：三族，父母、兄弟、子。則正與《士禮》同。惟如淳無籍，妄註爲父、母、妻三族。然其言無驗，在當時已不行其說。觀李斯誅咸陽市，無父母兄弟，則祇及其子，所謂「牽犬上東門」者，正父子受誅時語。況如淳不學，但悖誕立說。即註《史記》，而不識《史記》。《記》于《張耳傳》趙相貫高，明云：「人孰不愛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論死，豈肯以王易吾親哉！一實實以三族指父母妻子，此是《史記》大文，無容更註也。且「三族」二字不止見《士禮》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明指親族，而《仲尼燕居》直曰「閨門之內，三族不和」，世無母妻二黨在閨門內者，此尚

何疑惑！而舉世夢夢，至今未了。

予因念儒說爲禍，宋明實甚，而前儒已開之。雖耄荒健忘，胸無一字，猶記九經之註，早已明白，然亦有異義，如夏侯勝、歐陽和伯釋《書》九族，誤據《爾雅·釋親》，以母、妻二黨可稱兄弟，且《詩》有「兄弟婚姻」語，遂解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合而爲九。其說與如淳不異，而又推廣之。殊不知《爾雅》所釋，謂母妻二黨，雖繫親串，然引而近之，可有此稱，並不以此釋族屬。若《角弓》所云，則正以族屬疎遠，致等九族于婚姻，故戒胥遠。觀平王不親九族，而《詩》直刺曰「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可驗也。且以九族分三黨，尤極無理。即一父女昆弟適人者，子即姑子也。姑子視舅子，猶之舅子視姑子，一例也。則母族中亦宜添出母昆弟之子一族，而今又無有。若母

之父母爲一族，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又爲一族，則何以母父母祇一族，而妻之父母則分而爲二？此直是孩稚無稽喪心狂病之言，可一笑擲之者。但三族、九族，既繫經學，且厚繫國事，不敢不藉此辨定，以了其說。

世亦知三族、九族，歷見經史，而三、九之外，尚有五族、七族乎？《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謂己上及父，下及子，三也。又以父及祖，以子及孫，五也。此三之推爲五也。若五之爲九，則中已包七而略言之。乃儒說便云曾高同齊衰，曾玄同緦麻，故無七族。及讀《史記·鄒陽傳》，則云「荆軻湛七族」，而張晏亦註曰：「七族，上自曾祖，下至曾孫。」若然，則三五七九皆親族矣。蓋同姓爲族，異姓爲黨，故《爾雅》于內宗曰族，于母妻曰黨。禮稱母之黨，妻之黨，妾服女君之黨，反葬女

氏之黨，無稱族者。大抵族與氏相聯，國君傳族，每一君爲一族，如曰桓莊之族、桓戴之族。有時分氏爲族，如高陽一氏而分爲一十六族，然合之止高陽一氏。有時分族爲氏，如魯桓一君而分爲孟孫、叔孫、季孫三氏，然合之止爲桓族，他氏皆不得而參預其間。然且族有寡多，而總以服爲之斷。自三至五，自五至七至九，總皆以服推及之。若但以族言，則鄭之七穆，初祇罕、駟與國氏、游氏，而後復分爲子南、少正諸氏，皆穆族也。魯之三桓，初但有孟、叔、季氏，而後漸分爲子服，爲南宮，爲叔仲、公彌諸氏，皆桓族也。然則族亦煩多矣。惟三族服始，九族服盡，以是爲斷，則族屬雖繁，而各有限制。雖族誅之法，自古迄今，早已廢絕，不必更爲過慮，而儒者論學，最貴嚴確，亦安可使天地之間，有無稽亂道至于

如此！

古叔嫂無服，至唐初變制，始有小功之服，見《開元禮》。此在學禮家皆能言之。近歸安鄭芷畦作《喪禮經典參同》，疑《士禮·喪服記》有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似夫爲兄弟服期，而妻降大功，爲從兄弟服大功，而妻降小功，類如是，則叔嫂有服矣。」將欲據此文，一雪從前言禮之誤。予與莫子蕙先見而疑之，謂《士禮》大功傳明言叔嫂無服，且故爲問答以著明之，豈有一傳一記，自相矛盾之理！時張風林在坐，曰：「此但以恒稱兄弟解上禮，非士禮例也。」上禮自有例，凡恒稱兄弟者，皆變稱昆弟。如同父之子曰昆弟，從父之子曰從昆弟，以至從祖昆弟、族昆弟，而凡同姓之所爲伯仲者盡之矣。若「兄弟」二字，則不論同姓、異姓，與凡繫屬之稍疏而有服制

者，皆得稱之。故鄭氏于「大夫之子于兄弟降等」文，註曰：「兄弟，猶言族親」是也。然必有功總未服，如從祖昆弟族昆弟者，始當其稱。故《傳》曰「小功，兄弟之服也」。若《記》則直引《傳》作問答，以明其說。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其說之再三，而確鑿如此。似未可以恒稱兄弟強解之矣。但此條兄弟在賈公彥疏單指是夫之從母之類，則頗費解。按從母係母之姊妹，其不他及者。據疏云：「妻從夫服，其親族在前傳已有諸祖父母、外祖父母、世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類，凡傳之所載，記不重出，故第補此親以類推之，則但舉從母，所以補其闕，非謂族親止從母也。」此說良是。特明稱兄弟，何以同姓、異姓、男氏、女氏皆得稱之？予曰：《周官·春官》以飲食親宗族兄弟，而《秋官》刑族

人，亦曰不使國人慮我兄弟，則宗族稱兄弟，固也。若《爾雅·釋親》，曰母黨妻黨爲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則即此數語，而異姓男女稱兄弟皆可見焉。且他經亦有之。不讀《詩》乎，王不親九族，而《詩》曰「終遠兄弟」，此宗族兄弟也。乃王舉族燕，以異姓爲賓客，而《詩》曰「兄弟具來」，曰「兄弟甥舅」，是公族與賓客皆兄弟也。然且占有飫禮，《國語》「每歲必飫」，或「祭畢行飫」，大抵以宰夫爲主，異姓爲客，王與族人飫于堂，后與內宗之屬飫于房，內外交飫，然而《常棣》曰：「儉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楚茨》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男氏、女氏俱兄弟也。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又名姓稿

辨聖學非道學文

聖學不明久矣。聖以道爲學，而學進於道，然不名道學。凡「道學」兩字，六經皆分見之。即或併見，亦祇稱學道，而不稱道學。如所云「君子學道」、「小人學道」，蓋以學該道，而不以道該學。其在《論語》則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而在《學記》則曰「人不學，不知道」，如是而已。

惟道家者流，自鬻子、老子而下，凡書七十八部，合三百二十五卷，雖傳布在世，

而官不立學，不能群萃州處，朝夕肄業，以成其學事，祇私相授受，以陰行其教，謂之道學。道學者，雖曰以道爲學，實道家之學也。

故《隋書·經籍志》明云：「黃帝大道，但傳之其人，而不立師說。惟漢時曹參薦蓋公能言黃老，而文帝師之。」于是有道學一派，倡始兩漢，而魏晉以降，六季最盛。如《陳書·儒林傳》載梁簡文嘗置宴殿堂，集玄、儒兩家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此正清言肆出，道學盛行之際，然猶玄、儒兩判，無溷雜者。

是以道書有《道學傳》，專載道學人，分居道觀，名爲道士。士者，學人之稱。而《琅書經》曰：「士者何？理也。身心順理，惟道之從，是名道學，又謂之理學。」宋儒言理始此。

逮至北宋，而陳搏以華山道士自號「希

夷」，與种放、李溉輩張大其學，竟搜道書

《無極尊經》及張角《九宮》，倡太極河洛諸

教，作《道學綱宗》，而周敦頤、邵雍與程顥

兄弟師之，遂纂道教于儒書之間。其說詳見于

《河洛原舛》及《太極遺議》諸文。又佛書《禪源詮集》，亦

載太極圖，名阿黎耶識。相傳周濂溪亦受之了元禪師者。

今《遺議》不載。至南宋朱熹，直勾史官洪邁為

陳搏特立一名臣大傳，而周、程諸子，則又

倡道學總傳于《宋史》中，使道學變作儒學。

凡南宋儒人，皆以得附希夷道學為幸。如

朱氏《寄陸子靜書》云：「熹衰病益深，幸叨

祠祿，遂為希夷直下孫，良以自慶。」又《答

呂子約書》云：「熹再叨祠祿，遂為希夷法

眷，冒忝之多，不勝慚懼。」是道學本道家

學，兩漢始之，歷代因之，至華山而張大之，

而宋人則又死心塌地以依歸之，其為非聖

學，斷斷如也。

向在史館，同館官張烈倡言陽明非道

學，而予頗爭之，謂道學異學，不宜有陽明，

然陽明故儒也。時徐司寇聞予言，問道學

是異學何耶？予告之，徐大驚，急語其弟

監脩公暨史館總裁，削道學名，敕《明史》不

立《道學傳》，祇立《儒林傳》，而以陽明隸勳

爵，出《儒林》外，于是道學之名則從此削

去，為之一快。當是時，予辨陽明學，總裁

啓奏，賴皇上聖明，直諭：「守仁之學過高

有之，未嘗與聖學有異同也。」于是衆論始

定。即史官尤侗作《陽明傳》，其後史斷，亦

敢坦坦以共學適道，取「學道」二字，歸之陽

明。特聖學何在，則終無實指之者。

予謂聖學之中，原該「道」字。初學聖

人，祇謂之學；學聖既成，即謂之道。學

者，道之始；道者，學之終。既非兩途，又

非兩事，且並無兩功夫。第從事于此，而學在是，道即在是焉。是以聖學、聖道，只在忠恕，雖子貢子貢「多學一貫」，祇是「學」字。惟告曾子「吾道一貫」，則全現「道」字。然而道在忠恕，學亦在忠恕。忠者，中也，執道心以去人心；恕者，推也，去人心以推道心。此本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當時所稱「道經」者。而聖門諸徒，則皆受之以爲學。是「忠恕」二字，合之《道經》十六字，舉千聖百王、賢愚治亂、古今一貫者，而祇以「精一允執」成學者之事，則聖學之該聖道，概可見矣。

然且「允執」之忠，全在去人心，盡屏其自私自利之心，以推其道心。是道全藉學，而忠又全藉乎恕。道學、忠恕，總是一貫。是以曾子忠恕，曰「吾道」，曰「夫子之道」，一何鄭重！而子貢以學該之，祇一「恕」

字。如子貢曰「一言而終身行」，一貫也，道也。曰「其恕乎」，則祇恕也。且以「不欲勿施」八字示之，曰學恕已也。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而進乎道也。曰「非爾所及也」，恕固可進道，而時則未也，須學也。乃終以博施濟衆爲聖仁。堯舜推忠行恕，立聖道之極。而夫子終以「能近取譬」歸之強恕，謂忠之必藉乎恕，道之必藉乎學，有如此。

道學則不然。並一道家，而各立名目。其在北宋，曰主靜，清靜教也；曰立極，無極之宗也；曰涵養用敬，則養以毓其氣，敬以定其神，葆秘之事也。世無審動靜、探主宰，且葆秘神氣，而可云行聖學、入聖道者。至南宋，云格物窮理，則又竊儒書名目，以陰抒其萬物之奧，聖人至蹟之道教。其並非儒學，早已顯著。乃一聞聖道、夫子之

道，而相顧茫然，徒以萬殊一本當之。夫萬殊一本，佛家之萬法歸一也。且亦籠統，何着落？及聞「忠恕」二字，宜憬然矣。乃猶疑借端，曰此不過借學者盡己推己之日以著明之。夫明指本心，明明以學道一貫，直本之堯舜以來共推共執之道心，而猶曰借端，是于當身且不知，而欲其知道知學，得乎？

況博施濟衆，正推己之極，爲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並不高遠。《大學》「明德」必至「新民」，《中庸》「成己」必至「成物」，《論語》「修己」必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獨善其身」必至「兼善天下」，即《學記》「記學，自九年大成」後，忽接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是博施濟衆，正聖道之成，爲聖學中所有事，而乃以子貢徒事高遠斥之，則毫釐不知學道者，故曰道學非聖學，大須辨也。

然且以能近取譬，亦作借端，謂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夫推心取譬，求進聖仁，亦甚平易切實，何至如指月恍惚，盡付借境？況忠恕既借，取譬又借，一身所有，並無着落。七尺男子，直等之隣人之醯，已屬怪事。又且指月之解，出自《圓覺經》脩多羅教。不惟道學，兼唱佛說。及其唱畢，久之，又云「一二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翻然出席。如此行徑，直是佛氏舉動，以宗門而行道教，聖學掃地盡矣。

若聖道、聖學，諸書一貫。《論語》一部，無非忠恕之道，且無非恕學，其在前文，已明白可見矣。乃以《大學》言。誠意，忠也；其止善去不善，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則恕也，此即學也。乃即以其學爲累矩，推心度物，極盡忠恕，而明德新民，由身心意知

以推之家國天下，道皆一貫，然而只一「恕」字。曰「所藏乎身不恕」，曰「所惡乎下，毋以事上」，無非恕也。《中庸》亦然。至誠，忠也；由明善致曲，以推之動變，即恕也，亦即學也。于是「成己成物」，「盡己性以盡物性」，「天地位，萬物育」，何者非一貫之道？乃其學，則始于忠恕。曰「忠恕違道不遠」，又只是恕。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且隨以「所求」，未能「鋪排恕字」。至于《孟子》，則「萬物皆備」，一貫也，道也；「反身而誠」，則忠恕也。然而「強恕而行」，只是恕字。蓋學也，而道在其中焉。自孔孟不作，道學專行，聖道聖學，其不明于世者，越七百年于茲矣。今日指出，上自堯舜，下及孔孟，始終本末，到處一貫，時時可見，人人可行，無借無雜，不疑不惑，學以致道，庶幾無媿。後有學者，其亦從此而

進求焉，可耳。

辨忠臣不徒死文

忠者，事君之則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以者，用也。謂事君則用之。然而何以用忠，則經無明文。惟《春秋傳》曰：「凡忠者，于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即謂之忠。」一似用忠不一，凡所爲之事，苟利君國，則無論大小難易，無往不可以見忠。是以《韓詩》有云：「以道化君爲上忠，以德調君爲次忠。」而《春秋傳》又曰：「楚子囊臨死一言，不忘社稷，便可謂忠。」故忠臣已事，自唐虞至春秋，不多概見，乃由龍逢、比干外，經傳罕有，祇《左傳》稱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推爲忠臣。《論語》問令尹子文仕，已不喜愠，舊令尹之政

告新令尹，而夫子特許其忠。夫第家無私畜與不私其官，不忘諸官政，亦初無化君之大，衛社稷之重，而六經表忠，以此推首。則夫事關君國，隨地見忠，其不擇細小，并無一定，斷可知也。

乃不學之徒，誤讀子夏所云「事君能致其身」語，而謂爲「捐軀」。夫致身者，服勤致死，以身許國之謂也，而捐軀也乎？且誤認「見危授命」、「殺身成仁」爲忠臣之事。夫志士仁人，隨在立名，凡君親兄友與一身名行皆是也，而止忠臣之事也乎？乃後儒無賴，竟鑿然以必死歸之忠臣。如魏徵有云「但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語，似忠臣止有死者。夫忠臣不必死，前亦既言之矣。然而間有死者，則必厚係于君事與國事，而不得已，而後死之，未有君死亦死，徒死其身而于君國兩無與，而可言忠者。《禮記》

明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殺其身無益于君，則不爲也。蓋死君、死國，至不得已而死之，謂之殉難，不謂之殉死。其殉難奈何？

一曰死諫，龍逢、比干是也。三代忠臣，此爲最著也。然而《韓詩》以周公相孺子、管仲相桓公，俱不必死，因有以伍員伏劍爲死怨。而汲黯戇直，反得與東方諷諫同享忠名。是死亦忠，不死亦忠。伊、管不死，不必遂遠遜逢、干下也。

一曰以死衛君。齊無知弑襄公，徒人費禦賊而死于門；嵇紹以晉帝蒙塵，挺身捍衛，而端冕而死。此死君之無可議者。顧公叔文子，衛侯親許其以身捍君，可不謂忠？司馬《續漢書》極稱楊仁忠勇，能持戟

①「嵇」，原作「稽」，據四庫本改。

以嚴衛宮門。第文子與仁未嘗死也。

若夫齊逢丑父，以貌類頃公而代公死；漢之紀信，假漢王之車以代漢王。此皆身代君死者，其亦忠矣。然猶曰此必君佞幸，與齊孟陽代諸兒同，故左氏與漢史俱未稱之。

至于晉愍受毒，登床哀號；宋欽褫衣，抱持哭泣：此死君難者。豫讓圖趙氏，不憚漆身；高漸離觸祖龍，甘矐其目：此爲君復讎者。然而晏嬰不死君難，《家語》稱晏嬰忠臣；張良復讎不死，人尚稱張留侯始終忠于韓者。凡此者，雖皆殉難而死，皆不得已而後死，豈曰非忠？然而有不死而亦仍曰忠。以爲無益于君，則雖死、不死固有懸殊，而其爲無益，則無以異也。

況夫國事多端，殉難不一。齊莊公襲莒而杞梁死之，魯師戰乘丘而縣賁父死之。此轉戰而死于鬪者，然未嘗與我戰則克者

有等差也。張巡守睢陽而百折不回，李玄通管定州而屢誘無所詘。此保地而死于守者，然不必與開疆辟土者分同異也。

是故忠臣大節，最重託孤。荀息立奚齊、卓子，當濟忠貞。然而季友之忠，歷立般立閔，而此身凝然不少動。至散輔諸公子，亡臣狐、趙輩，不失爲忠，而召忽殉難，夫子反等之匹夫匹婦之諒，其死重有益而不重無益，至于如此。

至若宋人文信國、謝枋得之死，雖止一身名行，不關係國事，然大節所在，不是徒死，正是殉難。與齊王蠋之死、燕師、漢龔勝之死、新莽之召、前後轍。特是魯連不帝秦，王裒不事晉，不皆身死。且祇名義士，不名忠臣。此與殉國難亦微有別者。

向時從六經諸子求一唐虞三代忠臣國亡身死者，而必不可得。無已，庶或以夷、

齊當之，然殊不相類。按夷、齊避紂，久已歸周，並非以商亡作殉死計者，祇因諫周不合，幾被殺身，則義不可留，因逃首陽。然且採薇而食，並未求死。即死，亦有爲而死，與今所云「國亡身死」者大別。且此正是義士，不是忠臣。又且當時未必死。《論語》祇稱「餓首陽」，不稱「餓死」。其曰死者，郭象曰《莊子》之誤也。

乃自宋以後，皆謂忠臣必死，且無故而死，並未嘗殉難，而祇是殉死，謂之徒死。夫父子不殉死，禮有明文。滅性傷生，等之不孝。若君臣殉死，則三良殉秦，詩人以婦寺目之。未有徒死稱忠臣者。而乃禮教不明，江河日下，無論在官在籍，祇君死亦死，國亡亦亡，但知以一死塞責，全不計與君事國事毫厘有益與否。此則唐虞以後，宋元以前，並無此等，不待言也。

然且身不在官，名未通籍，以無何之人，苟非韋布即是襁褓，目不見君王，足不履殿陛，亦復棄父母，拋妻子，以覓一死。夫事君以忠，謂事君則用之，幾有不事君而亦用此者？不讀《孟子》乎，以顏淵而救民飢溺，亦有何害？乃論者譏之，至比之披髮而救鄉隣之鬪，題之曰「惑」。夫惑者，在本身爲狂惑，行事迷亂；而在旁人則爲駭惑，以爲凡事有分，伊何人斯，可妄作至此？今無端求死，以生前限分，必不許其得共事者，而今且捱身而入，公然身死，則其爲狂惑，爲駭惑，宜何如者？乃今作《表忠記》者，多載此等。且更以用兵所在，不幸冒刃者，皆稱忠臣。如此，則長平之卒盡國殤矣。顧作《表忠》者，假冠予序，恐觀者不諒，謂顛倒名義自我輩始，則冤抑尤甚。故予于通辨之末，一併及之。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姓稿

古禮今律無繼嗣文

古繼嗣，禮，從無明文。所可考者，惟

天子繼嗣

雖經史亦無明文，然自《帝紀》夏中康、商太

丁，《漢史》惠、文、昭、宣後，尚有宋濮議、明大禮，聚訟不已，此固無容議者。

諸侯繼嗣

《中庸》「繼絕世，所以懷諸侯也」，《論語》「興滅國，繼絕世」，俱以諸侯言。

《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註：「大人，諸侯也。」《正義》曰：「世者，父子相繼。及

者，兄終弟及也。」

《史世家》：「吳泰伯爲吳君，無子而卒，弟仲雍繼之。」此繼爵也。及武王克商，始使仲雍

曾孫周章繼泰伯爲後，而別封周章之弟仲于虞，名虞仲，奉仲雍祀。」此謂繼絕。

宗子繼嗣

《喪服小記》、《大傳》俱有曰：「別子爲祖，謂

諸侯長子爲君，其次子名別子，使別立一宗而自我作祖。

繼別爲宗，而世世繼之，名爲大宗，即宗子也。繼禰

者爲小宗。」自次子後諸子，但父子相繼，各自立一宗，

而並統于大宗，爲一族，則名小宗。今多誤解，詳見《大小宗通釋》。

《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絕，故爲人後者，必後大宗。」

《公羊傳》註曰：「大宗無後不可絕，小宗無後當絕。」

《喪大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正義》曰：「宗子之子若殤而死，猶當繼殤，然而殤子無繼禮，則凡爲宗子殤後者，仍繼殤子之父，而但以殤服服殤者。」其委曲如此。

此三者有繼絕禮，餘無繼者。《射義》：孔子射矍相之圃，使子路爲司正，有曰「與爲人後者不入」。與者，干預也。正以當時公族大夫不繼嗣。有干預繼諸侯者，謂之支庶入繼，干預繼大宗者，謂之繼別之後，皆不使人射，蓋專指此二者言。

《雜記》云：「大夫無子，則但爲置後。」《正義》曰：置後者，謂借他大夫之子暫爲喪主，一若爲之後者，而喪畢即撤，仍不立後，謂之置後。若宗子則立後矣。」他大夫之子不拘同異姓，撤者，還使歸也。

《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謂大夫士庶，凡有喪者。《正義》曰：「主所以接賓，無則攝之。若無後，則身自絕嗣，何關於人？」

故可無後也。」然且攝主有制，若本族無主，必不令妻黨得以攝之。《雜記》曰：「如無主，則東西南北家主之，無有，則里尹里長主之。」其嚴如此。

他若《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爲後」，《左傳》「不可使叔段無後于鄭」，季友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皆繼爵，非繼人者。今非封建之世，無諸侯宗子，者，則有何繼嗣？而民俗紛紛，終年爭繼，且造爲律文，有以長繼長，絕幼不絕長諸說，勒爲金科，致殘害骨肉，攘奪財產，訐訟不已，一如六季諸王爭篡，有所云願世世勿生帝王家者，則慘毒極矣。今試以律考之，其必繼絕者，惟

官員襲蔭 此與封建時諸侯繼絕相等。

律 有嫡立嫡，無嫡立庶，無庶則然後以同族之倫次相當者繼之，如不依倫次，攙越冒

襲者，杖一百，徒三年。

軍官襲職辦事

其律如前。如異姓養子詐冒承襲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其當該官司知而聽行者，同罪。

丁役

此條在兵律，即唐人相沿庸調一法。大抵重有子而規避不先立者，故不稱繼嫡子法，而反稱立嫡子違法，責其不遵法預立，以承丁役，開手便云「立嫡子違法者，杖八十一，蓋罪其規避也。隨又云：「如嫡子年五十以上無子而不立庶子者，罪亦同。即亡子者已立同宗之子爲子，而是子捨之而去，罪且加等。」是此一兵律，專責有子而違法不立，未嘗責無子而令繼立者。是繼立之律惟此三者，而皆與民俗繼嗣絕不相干。則律無繼嗣文，有明據也。

乃律既無文，而《會典》所載，且有「庶民之家，不必立繼」一語，則顯與禮合。惟條例有許民繼嗣一條，謂無子家有願承繼者，許之。然必昭穆相當，先儘同父周親及子姪之有服者，如俱無，方許及同姓遠房，聽其擇立，並不許同姓素昭穆及異姓亂宗祧，則祇是願繼之家，倘告官司，則官司許之，非律令也。

然且此許繼之子，若不得于所繼之親，即許其告官別立。則是其所已繼者，意苟不欲，尚得告官司而棄絕之，況未繼者。則是繼嗣之文，在條例亦祇此一節，而即此一節中，亦且官許其繼，亦官許其絕。其爲不必繼，亦甚了了。而民俗險薄，必妄捏無影響之律例以脅制官司，而官司不察，亦並不實據律例以折此獄，致無子之家，稍有財產，必多方訟訐，極至戕害周親，雖人亡產絕，

而恬不知怪。蓋亦就禮、律兩文，一省觀之。

古今無慶生日文

古有賀生文，無慶生日文。其有賀生文，何也？自昔帝王聖賢，必表其所生之地與生時之瑞。如

《孟子》：「舜生于諸馮。」

《帝王世紀》：「堯母慶都，出觀三河，寄于祁氏家，有神感之，懷孕十四月而生堯，故堯姓伊祁氏。」

《世本》：「禹母修己，吞神珠如意苡，胸坼生禹。」

《毛詩正義》：「契母簡狄，以玄鳥至日吞黿卵，生契。」「稷母姜嫄，以祀高禘日之野，履巨人跡，欣而生稷。」此似皆有生日者，然是

契、稷受生日，非生契、稷日也。故俗儒無學，誤以誕彌厥月爲生稷之日，因以生日稱誕彌，不知「彌」作「滿」解，祇懷孕滿其月，不惟非生日，並非生後滿月如晬日者也。

即漢後諸史，亦多載此等。如《史本紀》稱：「漢高母劉媪息大澤之陂，雷電晦冥，若有蛟龍覆其上，生高帝焉。」《南史》：「梁張后方孕，吞菖蒲花，生武帝。」

「隋文帝生時，紫氣集庭。」

他若《詩》：「非熊非羆，男子之祥」。禮，生男則設弧門左。

晉賈充生時，有充間之兆。陳徐陵母夢五色鳳集肩，唐李白母夢長庚星入懷類。

因而有賀生之禮。如漢《盧綰傳》，綰與高帝同日生，里中以羊酒賀兩家。祇是賀初生，非慶生日也。

又且古有祝壽文，亦並無慶生日文。如

華封人三祝，曰多壽；《洪範》「九，五福，一曰壽」；周人九如頌曰「如南山之壽」，皆非生日進此頌者。

若《雅》、《頌》所載，則隨地稱祝。如《棧樸》以官人而曰「周王壽考」，《行葦》以賓客飲射而曰「以翼壽考」，《載見》以諸侯朝王而曰「以介眉壽」，《江漢》以方伯征伐而曰「天子萬壽」，《閟宮》以祭廟述祖德而曰「俾爾壽爾富」，《楚茨》、《信南山》以祀田祖禱歲而曰「壽考萬年」，曰「曾孫壽考」，並與生日無與焉。

即或實以引年加禮，如六十杖鄉，七十杖國，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類，或白爲宴會，以私誌慶幸。如唐白傅作香山九老社，宋宋琪輩有至道九老社，以及文彥博有耆英會，司馬溫公有真率會類。要皆重年歲，不重生日。故漢後倣古引年，如漢文賜

八十米肉，唐玄宗七十八賜帛絮几杖，仍以十計。即社會中人，計年不計十，如耆英張壽年七十，富弼年七十九，至道李運年八十，張好問年八十五類。其爲非生日，前後總一轍也。

此惟唐玄宗時，張說請于上，萬壽日名千秋節，此實古今慶生日之始事。然而諸王大臣以下及士庶，皆不之及，則仍是古帝王孤行一節，其與明代以後，比戶稱慶，無是禮也。《春秋》記魯莊子同生，是記生日始事，然不立慶禮。

故予謂白占鍾生，宜有生年月口傳于世者，獨孔子一人，他可無有。然而孔子生日，猶無實據，至今不得明定爲何年何月何日。考《春秋》三傳，《左氏》但記其卒日，不記生日，而《公羊》、《穀梁》則並記之。乃《公羊》于襄公二十一年冬記云「十有一月

庚子，孔子生」，則明與《春秋》本經月日大相悖謬，《經》云「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以庚辰距庚，相距十日，今由庚辰至庚寅，由庚寅至庚子，相距祇二十日耳，《經》以庚辰爲十月朔，而《傳》乃以庚子爲十有一月，是一月祇二十日，天地無此時，古今無此曆也。

《穀梁》不記十一月，似乎有見，但于十月後間記「曹伯來朝」、「公會商任」兩條，盡十月之事，而後及孔生，則仍在十一月內，與《公羊》同。

若《史世家》則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孔子」，直差一年。司馬《索隱》曰：「《公羊》作二十一年，而此饒一年者，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故誤也。此尤可怪者。從來三正推法，祇以後月屬前月，並無以前月屬後月者。周正十一月，第能爲夏正九月，

未聞又能倒而爲夏正之正月者，真笑話也。至作《通鑑前編》者，且直造云「周靈王庚戌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則不可問矣。

故占年月日無全見者。《秦始本紀》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故名政。「政」即「正」字，然不知何日。《孟嘗君傳》田文五月五日生，以爲不祥。顧不知何歲。若夏啓，呱呱在辛壬癸甲之後，屈平自敘「惟庚寅吾以降」，則且有支干，而無月日。惟六季後作墓銘者，記卒葬之日，必逆記生時，則往往及之。然史、集殊文、慶、弔殊禮，墓閼之言，非所常道。故明代喪禮，亦妄據墓文，直以所死之生日，謬稱忌日，占忌日不祭，而今且生忌、死忌分作兩祭，此在作婚喪禮者，尚有知其非而痛闢之。祇生日之慶，無敢議者。予嘗曰：此明代惡

習，亟宜屏絕。即以文集觀之，唐後作序者，無所不序，而獨不序壽，近即儼然有生。日序見文集間，則其非古法，端可驗也。

予不幸犬馬齒長，客有以慶賀來強邀者，予卧床口授而敬謝之。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姓稿

禁室女守志殉死文

自古無室女未嫁而夫死守志之禮，即列代典制所以褒揚婦節者，亦並無室女未嫁而守志被旌之例，則直是先聖之禮，後王之制，兩所不許者。況六經、二十一史、諸子百氏及名人文集，可爲學士大夫所稱道者，亦並無此等。祇樂府有《貞女引》，琴曲有《處女吟》，前此作《樂錄》與《古今註》者，皆云魯室女作，然亦並無守志事。且亦小說家言，不足據。又且貞女即貞婦，如鮑蘇

妻稱鮑女宗者是。此既違禮，又畔制，又爲主持名教端風勵俗者所不道。且又循蜚以來，下至宋元，百千萬年所不必有之人之事，而不謂近世好異，比肩接踵，且愈出愈奇，而未有已也。

少與蔡子伯遊，見其族姑有未嫁夫死而守于室者，年已五十矣，未能旌也，祇句學士大夫以詩文旌之，而世多未應。惟子伯重族誼，兼念姑祖龍池公以名進士爲推官有聲，而姑之夫，則父與伯叔父皆狀元進士，或殉死，或守義，如所稱余忠文先生兄弟者，以故子伯強作詩，而予亦依回從之，以致後之索詩文者，遂不能絕，然未能破旌例也。既而諸暨孟氏以先世孟女屬傳，謂女名蘊，在洪武初爲同邑蔣文旭所聘。文旭年十七，爲監察御史，請歸親迎，值陳時政才一事，中有暱戚殺平民一條，忤旨賜

死。女哭告父，謂文旭既親迎，有吉日，禮應往弔，不許。又謂，文旭死，其父母無子，請往事舅姑，又不許。乃闕柩過門，躍出隨之。俟舅姑亡後，仍歸室，築一樓以居，名「柏樓」，比柏舟也。時請旌不得。歷洪武、

永樂、洪熙，至宣德六年而始旌之。雖已破典例，而仍不爲例。予念文旭賢，死事可感，縱傍人猶憐之，以通名之婦，而與之齊一，亦復何過？又且請命歸娶，事聞朝廷，告母往弔，早有吉日，因爲之作傳。即後入史館，作《明史·列女傳》，亦力持其說。即以此傳入史傳中，曰雖非禮，已有例矣。當是時，予論列侃侃，內省無媿。顧嘗自忖曰：表章太過，得毋有效尤而起，竟破其例，爲論列罪者？乃未幾，而果有仁和計二姑事。一姑許同里陳桓爲妻，桓以貧從軍，于康熙甲寅隨總制姚公征閩海，而身沒

于陣。姑過桓家，親爲操作，且絡絲糊錫，日取傭值，以養桓二親，逮老死，杭府縣屬遂有據孟女柏樓《明史》立傳已事，請特創旌例，以擴典制，即當事亦以此上之，雖廷議破例，而終不爲例，然亦岌岌矣。

今康熙辛卯，予年迫九十，卧病城東草堂，客有以六安潘女事屬表章者，其傳云：「夏舉人諱聲，與潘貢生諱瀚者爲婚姻。夏子死，潘女請隨母往弔，不許。暨母歸，而女已投繯死矣。」大驚曰：「今室女守志，又復有死焉者乎？一古有殉難，無殉死者。況夫婦無殉死事，不惟室女不殉，即已嫁守志，亦何必殉？此惟女遇不幸，有奪其志者，不得已偶一死之，韓憑妻是也。《樂錄》：宋康王好色，築臺于青陵而奪憑妻，妻投死臺下，此惟奪志有然。然此即殉難，非殉死也。然且有殉難而仍不死者。周郁

妻截鼻不死，魏溥妻割耳不死，王凝妻斷臂不死，清河崔氏截髮不死，以至曹文叔妻刈耳復割鼻，梁之高行婦截鼻復斃面，而皆不死，即共伯之妻，明云父母不諒，將之死，然仍不死也。故父母不殉死，親死亦死，謂之滅性，又謂之以死傷生，名曰不子。不子者，不孝也。惟君亦然。三良而殉死，即斥爲不忠，與婦寺等。夫倫類之尊，莫如君親；忠愛之切，亦莫如君親。向使君親當殉，則人孰無君？孰無父母？一君二親，將見薄海之內，民無子遺，縱有三身，亦掄不及夫婦矣。況夫婦則斷斷不可死者。夫婦不言情，故曰夫婦有別。又曰關雎好逑，鶼鶒離立。惟小說家言情，則然後有瞢情身死之事。如謁漿乞飯，裂塚返魂諸事，生而死，死而又生，此則離經悖道，蠱壞風俗，大非士君子所宜言也。

生平寡學識。予族弟會侯以祥符知縣還里，與予同年同館友方君渭仁結子女之好，已嫁娶矣，忽子死，而女爲殉之，投繯不死，墮樓不死，而絕食而死，予無狀，有文傳之。既而新安吳、戴，皆名族子女，吳死而戴即吞金以殉，且祠于墓間，名吞金祠。此全類小說家事，顧謁予爲誌銘，予曲爲之說，且多方解譬，以明其義，而實則不可爲訓，徒強詞以尊正理，飭壞名教，雖曰已嫁而殉，說猶可原，然亦無故覓死，仍亦循蜚以還所未有事。況室女殉死，公然作俑，此尤急宜救正者。乃其傳又云，太守州牧議以女棺歸夏氏，與其子合葬。則更非禮之甚，顯然與先王之禮、孔子之言，大相刺謬。不惟破例，抑且蔑禮，不得不大聲疾呼者矣。

不讀《曾子問》乎？曾子問婚禮，而孔

子答之，其言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此何說也？蓋婚禮頗重，一禮未備，即謂之奔，謂之野合，故自行媒、納采、納徵、問名、卜吉、請期而後，有二告廟禮。一曰告迎，告親迎也。一曰告至，謂婦車至又告也。一曰謁廟，則主人主婦帥新婦而謁之于廟，即朝廟也。有兩見舅姑禮。其有舅姑在堂者，則名曰婦見，謂婦至之日舅迎于門，謂之主人，姑迎于堂，謂之主婦，但交拜行賓主禮，而次日質明，則婦以特豚之鼎、棗栗修脯之筐，拜舅姑于堂，而舅姑受之，夫然後醴婦、饗婦，而婦禮成焉。脫不幸而舅姑偕亡，則于是行廟見禮。俟成婚三月，新婦始菜盂、素服、扱地而見之于廟，謂之廟見。雖向謁廟時，舅姑二主亦儼然在廟，然是謁廟，非見舅姑也，惟此一見後，夫然後擇日專祭禰

廟，而婦于以成，故曰廟見始成婦。乃或已婚三月不廟見，而不幸女死，則孔子又曰「不遷于廟」，謂棺不殯廟。「不祔于皇姑」，謂不令立主而祔之祖姑之傍。「反葬于女氏之黨」，謂其棺反歸女家，循其黨類而葬之。何則？示未成婦也，謂非其家之新婦也。夫奔與野合，固不成婦。若禮儀未備，比之奔與野合者，明有間矣。況祇未廟見，其在前此諸禮，亦何一不備？雖主人主婦不在，亦必有世父伯母爲之主者，諒從前致辭，從後致命，必不少缺，又況同牢合卺，請衽薦趾，已越三月，徒以廟見一節有乖大義，遂曰不成婦，直使棺不殯廟，主不祔祭，生非其親，死非其鬼，其禮之嚴毅而剛斷如此。今以平白不相干之人，生不見形，死不覲面，上無主婚之尊長，下無請衽之僕婢，既不婦見，又不廟見，不特非取婦，并非來

婦，則亦何道而可使歸棺合葬，聯棺柩，通窆，冬夜夏日，至于如此？此明明與孔子所言，一水一火，一朱一墨，一東一西，的相反。如此而可爲，將見亂臣賊子，邪說暴行，凡可以反先王悖先聖者，將無不爲之，禮教從此掃地矣。

故合葬非古，但自周公創始，而其禮倍嚴，他倫皆無此，而惟夫婦有之。一男一女，合并匪易，原有較婦行得失作分合者。《春秋》葬哀姜，齊桓以其尸歸齊，而僖請歸魯，一離一合，是非判然。故禮當合葬，雖生不得合，而死必合之。周大夫之妻，無過而爲夫所棄，既已異居，然而妻必請合葬，所云「穀異室而死同穴」者。苟不當合，則雖同寢處，而亦無合理。郤陽季兒，其兄爲其夫所殺，雖不復讎，而其衾不忍，因自經，而請不合葬。是以歸尸及棺，必有着落。

荀爽之女，至臨死而以粉書壁，曰「尸歸陰氏」。即韓憑之妻，倉卒赴難，亦且預書裙帶，曰「願以尸賜憑」。此等大事，原非可以杜撰作臆計者。又且傳女事者，重爲曲護，更有隱就禮文，以謬合其義。如云「禮：取女有吉日，而女之夫死，女斬衰而弔」，又曰「婦人不二斬」。既謂之夫，而爲之服斬，固不二斬矣，可一夫乎？予初不記有是禮，而既而記之，此即《曾子問》「不廟見不成婦」之次一章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然。」據此，則是取女有吉日，與室女在室不經請期者，仍然不同。且並無斬衰往弔之文，惟《禮》註有之。即《禮》註亦祇云「弔服以斬」，非謂服三年斬也。乃接云「婦人不二斬」，爲之服斬，則直服斬服終三年喪矣。是不特與《禮》註

「未有三年之恩，故不服斬」語不合，且明明與禮文「既葬而除之」一語正復相反，是改禮文也，改禮文不可也。又且「婦不二斬」，出自《儀禮》子夏《傳》。《傳》曰：「婦不二斬，不二尊也。」女在家從父，則祇尊父，故室女爲父斬三年。及既嫁從夫，則尊夫矣，爲夫斬而父且降期。是不二斬，謂不二斬服，指夫與父言，而乃以父爲夫，以不二斬服爲不服兩夫，是既改《曾子問》，又改子夏《傳》，聖經有幾，堪此數改！又況曾子所問，尤宜審慎。前文已有合吉日而壻父母死之問，在女家已遣弔過矣，然而既請吉日，則必爲致辭，故壻當已葬，必乞伯父致辭女家，使女家許諾而弗敢嫁，禮也。此壻致命女家也。及壻既除服，則女之父母必使人請壻勿娶而后嫁之，禮也。此女致命壻家也。是男女將婚，已經擇吉，徒以親喪

間隔之故，致男辭勿嫁，女辭勿娶。而爲之註者，且曰女可改嫁，男可改娶，此雖註之誤，然亦見室女未配，則其易離而難合，遂致如此。

今陰竄禮文，竊改禮註，拗曲揉直，以伸其說，不過謂近代無學，經宋元訖今，毀經蔑禮之後，必無有明指典籍，直言其非者。予乃舉一淺近禮文盡人當知者，一指示之。三禮有《周禮》，雖未必如宋人劇尊爲周公之禮，然與《禮記》、《儀禮》同出戰國，實周朝禮也。《周禮》媒氏掌男女之判，不云「禁遷葬及嫁殤」乎？舊註云，男女未婚者，有男死而女求歸之，謂之嫁殤。若男女偕亡，而合兩棺而葬之，謂之遷葬。是堂典禮，條例灼然。今室女求歸，與死而合葬，兩禁俱犯，既飭名教，復蔑典禮，且又犯三代先王所製禁例，是歷求之而無一可者。

予之言此，將以扶已歿之教，植已蔑之禮，
稍留此三代偶存之律例，予以救秦火未焚
私竄私改之載籍，并保全自今以後千秋萬
世愚夫愚婦之生命。世有識者，當共鑒之。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子稿

賦

江柳賦

桓大司馬自江陵北行，見向時所種柳，垂條毵毵，攀枝援條，涕如淦矣。至若柳既如此，人何以堪？自傷搖落，棲遲漢南。況乎毛牲渡江，行當暮春，楊柳依依，遠覆江津。拂乎綠波，揚乎青蘋。淒迷兮，朝烟之蔽遠天；縹緲兮，輕雲之過渚。其宛衍江岸，嫋嫋而難定，一如翠幃之牽風兮，濛

濛兮，恍春山之含雨。春山覆兮水陰生，水波動兮陰未成。吹萬條之如拽，宛千縷之自繁。又況三月楊花，春江柳絮，飄飄浦口，低徊江路，流水鋪茵，平橋積素。遂遂不落，宛轉徐度。停游子之車，拂行人之袂。暖烟微分，輕風乍起，踟躕偃仰，思不能已。則或鬱鬱園中，青青客舍，江北江南，別離相藉。乃流連于江津兮，覆垂垂之碧葉；沾飛絮于前襟兮，綰長條于輕幟。曾不知隋堤之有千里兮，乃痛江亭之別。

二

若夫三條陌上，萬里橋西。乍牽玉勒，遂綰金羈。綠楊婀娜，行人淒迷。斜陽出樹，晚風吹枝。樹無雨而欲滴，枝因風而漸

低。則有翠烟如絲，碧枝如縷，蓬蓬茸茸，千條萬緒。江皋有人，悵乎延佇。楊花飛，其茫茫兮儼春江之飛雪。聽哀歌之嘹唳兮，渺欲和而紆結。楊花不因風，飛來沾帆子。春風但吹鐵鹿行，知下江陵幾千里。和曰：楊花可憐花，但沾帆子飛。莫教中道落，飄飄在江涯。于是客子聞之，汨若流涕，有如楊花，點點墮地。因徘徊乎江邊，復留憩乎柳內。攬青絲之長垂，翳碧葉以自蔽。何況武昌門前，永豐坊底，彷彿當年，依然踈地。悵官路之逶迤，睇寒垣而難至。折之于青門，攀之于渭城。望江南兮思如結，懷故園兮心自驚。誰不躑躅金堤，徘徊朱轡。帶緩垂緜，淚開啼眼。笛裏飄颻，曲中宛轉。千里懷人，一年望遠。

涪 漚 賦

夫何毛雉，經行瀨上，游滯江表。羈行人之舊館，入將軍之幕府。亦有去國才人，思歸王子，咸集臺端，同棲幕裏。望朝雨之盈泚，見涪漚之初起。若乃前形既剖，繼點復圓。乍興乍滅，旋來無端。心幾懸而不斷，眼隨啼而自穿。至若萍根未反，蓮葉如溜，駢旋炳耀，圓轉輻輳。散疊跡而匪重，躍前軌而恐後。注成東海之濤，滴若泰山之雪。恍有佳人，于焉止觀。熨冰縠之未平，碾晶丸而欲就。若乃鏡規屢碎，璧沉有瑕，文魚吐沫，繡蛤縈渦。既浮浮其相值，乃漂漂而漸賒。帝女賣漿之權，江妃弄珠之槎。手拈滋而成泡，口吹淳而爲花。匪去留之足審，何存亡之有加？

左貴嬪 涪漚賦

云「亡不消長，存不久寄」，^①故云。

木芙蓉賦

湖西節鎮，幕府之庭。有木芙蓉，倚乎東楹。根株盛長，枝葉縹碧。鮮葩皆敷，殷絃欲滴。當茲涼秋，佳月白日。爽皚清都，葳蕤標致。繁會宛若美人，搖搖天際。斂脣揚蛾，流影揄袂。飄乎多思，靜若有待。座客抽觴，與之相對。于是翠竹群扶，丹蕉互倚。當晚霞之明牆，恍叢條之臨水。蘂帶露以生妍，花薄寒而增斐。使君顧之，翩然以喜，遂屬毛甡爲之賦。

乃若習氏池頭，蜀王宅裏，玄霜霏霏，寒飈間起。江上彫百花之館，臨川撤茱萸之幕。有紛然其旖旎，翩焉而婍嫻，儼芳華之既施，值清英之初萼。乍臨風而有懷，雖

經秋而未落。則有王儉相依，謝客自好。淥水能浮，初日相炤。美人木末之攀，才子涉江之採。步南皮之通川，劈西峰于天外。況乎近在署中，值之幕裏，慘手能攀，迎睨而起。供座客之賞，得主人之顧。維時爛若披霞，微有墜露。當百卉具腓之時，九櫺將凋之候，乃獨望亭亭而欲前，炫輝輝其恐後。攬修姱于盈庭，揚娥媚于清晝。調頰粉之輕綿，剪緋紗以爲袖。目顧影而自憐，眉礙目而微皺。東家登牆之前，西子倚牀之後。豈非托根得所，貌焉眇眇。遂其婀娜，勿怨遲邁。薄涼飈兮傷素情，敷暉暉兮揚修榮，抱秋蒂兮得所生。時有座客，雅不善賦，乃爲詩曰：木荷本脆質，生在秋水邊。涼風採蓮後，花葉何翩跹。何當近中

①「存」，原作「有」，據《藝文類聚》卷八改。

庭，與之揚令妍。

彈箏賦

淮南桂樹之瑤堂，城北椒花之麗館，有朔客修髯，彈箏哀吟。毛甞客游，聞而淚滋。次日，流飲于枚生之里，徘徊于曲江之園。將軍梁姓者，遣歌僮八人，翦髮塗眉，撫箏而歌。簫笛琵琶，越琴燕筑，相和以起，游魂懔懔，于今五祀。歎之王君，游于賢王，每留行間，雅人戎幕。量郭氏之珍珠，買荆南之佳娣。有青琴、絳樹之能，史妲、盧姬之技。形體便婉，光景妙麗。時年正當，修短中態。眉綰欲揚，波渺善睇。被輕袿之淺碧兮，曳修裳之薄紅。揚蕙花以作色兮，翦杏葉而爲縫。綴銜釵之玉蜨兮，懸墜珥之金蟲。掩薌澤之微聞兮，點脣膏

而自融。儼朝雲之徐度兮，宛晚色之方籠。縈燕尾于領巾兮，看垂髻之有雙。厭深房之曲闔兮，辭連鎖之高窓。欲渡江而裁櫓兮，乃牽絲而作繩。捐佩環于灋浦兮，拾裙帶于江陵。藉周游之餘日兮，于真州吾以逢。

於是暄日良和，柔景樂易。飛花度城，踈柳垂地。江轉雲容，澤有蘭氣。譬趙李之經過，喜姬娃之猝至。於是拂面彈綿，飾髮用漑，悅衣易裝，小立徐待。乃出繪華琢藻之芳桐，合以垂文錯象之彩木。被諸園絲繭之繆纏，集之倕指輪斤之刻斲。架以雕金鏤漆之鈿杖，解以繡鸞刺鳳之錦幘。爾乃柱澁將膠，絃燥欲脆。舉袂怯拂，促柱微置。甫躊躇而卻立，旋倚徙而還視。

於是皓腕呈釧，纖指蒙甲。翠衿暗理，錦帶重押。音欲就兮絃屢調，曲未將兮思

先接。若散憂兮閒擲，但空彈兮虛捻。若乃秦聲趙曲之妍，楚豔吳歎之妙，啼鳥叩閣之聲，別鶴商陵之嘯。採蓮葉于將田，詠竹竿之垂釣。園中蜨蝶能飛，塞上哀鴻欲叫。甫蘆有窮上之吟，羌笛換明君之調。無不哀氣含商，清音流徵。怨人霜脾，聲繁皓齒。裁欲進而復留，甫將行而乍止。右甲縱縱自摧，左指條條不掎。曲以挫而難連，音以悲而善徙。聽哀歌之久絕兮，彈正繁而未已。歌已絕而徐續兮，又相和而好理。至歌有絕而彈終不絕兮，視條條之五指。至若新聲變節，中弄改度。或棄爲他，或尋于故。盈縮殊施，長短同趣。嬌嬌自憐，詬詬猶訴。七始還生，六音交屬。急擊危扣，追赴遂作。言語咄囁，意氣踈索。初似忼慨，一何壯怒。既而愴怳，又似遲暮。減素女之哀，感秦將之遇。無射媿其律，太簇節其

數。心抽歷亂之絲，情繞參差之柱。諒兩象之難均，孰六龍之可爲御。

爾乃擗絃之指如削，出歌之脣若勻。

絃隨指而聲妙，曲通脣而氣親。理釧聲而停腕，爲衣繚而卻身。逢可憐之佳節，發雅奏于上春。廊有虛飄之瓦，梁無不落之塵。詎要復之難昧，亦嘽嘽之有神。況乎家本秦川，生同趙里。人比金珠，顏如花綺。因遭亂離，自傷流滯。視此迢遙，有同捐棄。效張女之哀彈兮，顧荆王而喟氣。任操縵之成文兮，潛撫心而隕涕。遂有惜別慶卿，孤居顏叔。愛弟稷苗，繫臣修竹。戴南冠而晝吟，倚秦庭之夜哭。何況趙王山木之歌，王粲登樓之賦。愁望鄉之有臺，欲思歸而無路。但使寫入新聲，傳之哀嘆。俯矚秦吳，仰視河漢。薛君聽之雙淚流，中山聞之寸心亂。無論玄圃有得箏之詞，臺城出

贈彈之句。逢梁簡之妖姬，識陶融之佳婦。亦慚悽而增欬，且盤桓而不能去。

張南士曰：既妙抒寫，復上形似。附物宛轉，緣情

綺靡。真驚才絕艷之作也。簡文以下尚遜其妙麗，況

近代耶。又曰：節節新變，每逐境由繹，惟恐其已。

任屏曰：次機遽遲，亦水稠濁，必如此裁是妙絕

組繪。

鳴雞賦

秋中臨穎，夜半荒旅。街無漏下之銅，巷絕統如之鼓。嚴霜已棲墻，明月又入戶。吟蟲嘶嘒，秣馬齟齬。悵清秋之閨寂兮，悄遙夜之無聲。悲征行之孔邁兮，夢還歸而未成。何雄雞之膈膊兮，將以踐乎司更。忽延頸而引吭兮，旋促距以奮膺。遽竦身而拍肋兮，振中宵之一鳴。涼風于以下襲

兮，繁星因而西傾。動羈人之不寐兮，意徬徨而自醒。至若初鳴喔咿，庶類將舉。跼起墻間，聲繁樹裏。發函關之羈客，警司州之主簿。傳餐刷騎，悼嘆燈下。其或膠膠角角，撫翻再唱。銀河低瀉，珠斗偃仰。霜華轉濃，啓明未上。逐行隊以驅馳，猶夢魂之憶況。乃涉荒程之多路兮，聆遠峙之三號。傍衰蘆之囁喑兮，聞寒蜚而呶嘵。恍草間之遙和兮，類車下之相較。但前途能戒口兮，孰羨夫深江之伺潮。爾乃嚶嚶噢噢，因風長追；啁啁嘶嘶，落月未幾。沙際蟄發，林間宿飛。路凝光以掩靄，人辨色而熹微。烟起則遙山復冥，霧平而灌木皆低。盼紅輪之將作兮，看丹霞之漸霏。閉金閨之綠扇兮，掩山寺之朱扉。蒼蠅既不可同夢兮，黃鵠又不可與栖。徒聽鳴雞以夙發兮，將躑躅其焉之。

黃洲橋落日賦

何長橋之蜿蜿兮，跨濫漭之黃洲。觀洲前之落日兮，徐淫演乎中流。曠山河之浩渺兮，間雲樹之綢繆。悵游子之登臨兮，魂黯黯而自愁。若乃木末紅生，檣邊炤起。影亂波間，光流水裏。綵霞能橫，明雲善徙。水射日而生花，日浮波而散綺。儼赤壁之沉江，宛丹輪之渡水。目流眄以遷延，意徬徨而徙倚。至若山銜判規，沙隱窮轍。墟里烟生，波間影滅。行旌乍收，長帆半摺。烏鳥飛還，牛羊下括。車路蕭條，村語幽咽。故國三年，佳人一別。目斷荒洲，心焉欲絕。

觴賦

梁孝王游於忘憂之館，進抽詞之士，飲以美酒，授以札牘。於是鄒陽、枚乘、羊勝、公孫詭、路喬如之徒，各有所賦。獨韓安國賦几不成，鄒陽代爲之。陽與安國揚觴並罰，於是羊勝進前，謂鄒陽止。罰乃得飲，中其所喜。不如勿飲，且爲賦觴。成即受酒，不能即退。於是鄒陽左手執觴，右手操管，口諷手追，而爲之賦。其辭曰：

「一升曰爵，三升曰觴。三爵之來亦以云賜。獻者用爵，酬者用觴。酬倍于獻，豈爲辜乎？若夫器有大小，量有多寡。或角或壺，或散或觴。或暗而藏，或暢而吐。合體名朋，跂足成釜。犧用背載，象乃鼻取。鑿泰岱之雲，法雷霆之鼓。賢王秉瓊以臨，

小臣戴觴而舞。斗雖大而能容，觥其觥而不舉。自非餅之罄矣，孰云疊之敢自許？且臣聞之語曰，雞勺不如鴟夷，便便之畜，不如滑稽。口含訝而不祕，腹轉欵其能移。堯、舜之千鍾鮮溢，莊生之五石皆宜。飲之百榼亦不醉，賜之卮酒安足辭？臣竊以爲王之愛之者，是必別取金罍，再揮玉斚。女將捧而薌來，妓共啣而津落。鄭室之鐘已鳴，齊臺之火繼作。衣多暗解之襟，冠無不絕之索。浮之大白則不怡，出之童段即不樂。詎有趙酒本厚，反受肆伐？鄒陽能文，重被戮沒？無九醞之尊，有三升之罰。杜簣爲之色變，公乘因而怒發。且夫飲酒者，齊聖之稱也。醉酒飽德者，有君子之行者也。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之，謂之醜。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沉與湎，君子不取焉。是王將并安國之酒盡賞之臣，而

又何斯觴之足言？

王曰：「善。」與之安國之酒，鄒陽遂不退。

秋菊賦

予于秋節，重當遠行，蔡子大敬作《秋菊賦》贈予，其辭哀焉。越一年，又遇斯節，紫河之後，愴而和之。

於是季秋九月，白露如泚。朝馳朗陵之阜，夕泛潢河之水。休于林垆，稅而有待。顧見墻下女花紛斐，低枝圓靨，粲倩都有。或寫莊金，或佩素玖。華黃蘗碧，綠葉縹緲。煌煌曄曄，郁郁泥泥。熒明晻藹，綿蔓猗靡。望之欲親，就之可採。斯草之奇，逾節不改。涼芳寒茂，于斯爲久。乃憶故縣城南之子，滄浪垂釣之友。與久離而慙

合，復攬策而把袂。送我涉江之辰，爲我道出之時。遙睹治牆，散被廣畝。爰摘爲贈，對之不喜。爾乃作賦，好語灑灑，藉以慰我，亦用白視。藏之于篋中，于今一年矣。若乃涼飈吹林，園英蕭條，沃葉將脫，芳卉就凋。物含商以作響，氣行金而易銷。則或澤楊遡風，皋蘭墜露。青蓬既結，薌萁垂秀。九日候時之花，百歲延年之樹。質英英兮麗華，體便便兮修姱。披曲室之纖阿，綴連岡之廣步。既遙裔乎水邊，亦藁生乎籬下。於是陰威耀靈，晚景暢遂。清芬鬱紆，佳色微緻。貫玉繩之明星，撒金錢于在地。碾轆轤之雕輪，琢鱗鱗之編貝。把瑟賤而團生，墜珠璫而巧備。布雲葉之葳蕤，映晨光之瑣細。其在詵詵仙徒，奕奕高士，借染爲衣，餐英作食。馭之酒中，揚于頌外。人皆先榮，我獨後出。任幽玄之通神，曾顛

顛而不爲意。若夫游子天涯，羈人道路，綠髮已稀，朱顏非故。悵鵲鵲之不來，盼荆姬而勿顧。雖復和惠休之吟，續潘尼之賦，能勿遙怨陽春，近傷遲暮者也？

徐徽之評曰：入手參錯，帶詠帶敘，音旨悠然。自後有散寫，有實做，有推合，有比擬，曲盡賦情。

白石榴花賦

爲二傅夫人姑婦作也。邑文學蔡一萼與子士翹俱早死，二夫人爲守節。

太山之旁，魯女有獨榮之木焉；洞庭之濱，湘君有編璘之竹焉。若夫城南蔡氏之婦，橫山傅室之子，杜預曰：女子在室父天，故稱室。姑婦並孀，不雙而處。年少執節，矜軻爲久。既寡衣嗑，終鮮親嗣。比次室之嫠，並任咸之婦。其庭有石榴，素質縞衣，翩然

而茂，相對感發，若有知解。雖經易居，仍灌左右。有猶子仲光，修名秉志，獨居之賢者也。爲詩嘆曰：「婦姑存至性，草木類人情。」輯曰：「婦居不記歲，曾見幾枯榮。」時聞之者，莫不仰視石榴，俯隕涕淚。其友毛甞，淚下如泗。況夫石榴者，本王母白雲之根，爲漢使銀河之載。同蒟醬而來歸，異蒲萄之可採。固蜀都之饒奇製兮，亦塗林之有變彩。將移細的于東園兮，發青房于西海。雖夏侯所不得賦兮，孰傅玄之能解。若夫春陽初謝之時，喧風乍來之際，嗟青幡之轉天，笑紅英之墮地。林鵲無改調之思，山螭有高吟之意。陌上之桑自求，墓門之梅如棄。逢大夫而麾之，惜使君之多事。于是綠萼已拆，碧葉方吐。翠茸成幃，縹蒂如乳。條柯漸苞，敷蕊衆夥。冰綃細疊，霧縠漫裹。緬霜姿之皎皎兮，美玉質之嗟嗟。

垂皓帶之蜨蜨兮，披練裳之婀娜。分銀勝于釵梁兮，散珠翹于髻朶。經烈日而罔顧兮，轉輕霞而未可。莫嫌六月之懷冰兮，空道雙鬟之如火。至若大麥小麥，婦姑未收；采芣采芣，夫婿焉求。貴嬪以鬱金爲頰，令嫺惟黃橘之羞。莫不心感芳華，意傷犯葉。中藏蔚英，外鄙煜燿。韓朋之木木連，焦仲之蒲可接。吟松同林下之姝，采苦過山中之妾。獻武陵而六實皆虛，薦趙郡而百子未合。何況種當橘檻，開近鞦韆。弱幹竊窳，叢條蔓延。花邊得路，葉隙窺檐。一榮一落，十年五年。澤銷緗莞，塵縈翠鈿。淚盡暑雨，思爲朝烟。蕙帳未啓，茸繩暗牽。釘無粉絮，桁有衣綿。齊紈本素，秦珠不妍。睹龍蓀之佳木兮，實有似乎貞賢。渺物類之相感兮，每攀條而泫然。上枝旣不能污兮，下枝復不可塞。匪匹蜨之

所近兮，何孤鶻之足親。思白榆之宛在地兮，痛黃姑之上天。徒望秋之有實兮，心已碎乎珠盤。信予情其芬且潔兮，吾見斯花之可憐。

秦淮吹笛賦

吳興祕書君嘗與西河毛牲宿采山之堂，西河度曲，吳興吹笛。及爲內史，撰制東閣，典文江左，西河過之，仍邀一弄，既而嘆曰：「吾不爲斯有年矣。」昔者王郎于秦淮舟上，望見桓伊，不相識好，使人邀曰：「聞君善笛，試一弄可乎？」伊時貴顯，便作一弄。至今斯地名爲「邀笛」。今者祕書亦蹈斯蹟，其所弄處，正在于此。西河于是重爲感嘆。

夫祕書君者，有梁園賦柳之才，人謝生

吟藥之館。其出也，賜以仁壽殿前之金鑑，加之璿璣臺畔之玉尺。挾持炯炤，鈔得裁量。至若東陽舊文，久行建業；永明新體，已號吳興。開江左之風，變城中之製。白下諸賢，並稱座主；烏衣子弟，半屬門生。況江左人文之區也。拔椅梓于鄧林，而工輪爲之顧；選驂騶于渥洼，而孫陽騁其辯。數錢新市，販綵萬端。維舟合浦，載珠徑寸。宜乎鄭君起五倫之敬，袁氏植四世之德。若夫毛牲，久當曳尾，無假山楹，來因避風，豈思鐘鼓？徒以襄陽耦耕，龍門同硯。鄭司農之佳客，平津侯之故人。藜床獨卧，久別子魚；勾卒將車，終逢嚴助。遂乃追隨于秦淮之上，流連于邀笛之步。風流未忘，感嘆斯作。

至若三秋佳日，九月新寒。桑枝初落，桃葉將殘。秋胡既去，王郎未還。帝主埋

金之瀆，君侯開府之山。索東廂之長笛，過西州而夜闌。爾乃清商徐激，三奏成弄。白蘋風來，黃菊露重。停鄂渚之舡，引秦庭之鳳。紅桃出兮哀嘆興，赤玉號兮怨聲送。何人樓上生愁，少婦城南有夢。縱復變童在左，妖姬在右。秋風翫社之魚，夜月宜城之酒。南隣北里之彈，千金萬年之壽。怨東牆之窺遲，喜中筵之佇久。駕文魚于青草之湖，望栖鴉于白門之柳。亦且聆宛轉而向子移情，按淒清而潘生搔首。況乎樓當結綺，門對秦淮。紅欄夜敞，朱屏晚開。龍鱗作瓦，雁齒爲階。益母並種，宜男獨栽。幃明螺之榻，塗紫貝之灰。虹有美人之色，石如新婦之排。海燕棲梁不定，河鼓當窓自迴。乃楚竹微吟，吳床高據。雖非王子之舟，正是桓生之步。拭華琯于西秦，盼柯亭于東渡。自當淮水波興，方山石裂。

響悲來，再聽恨絕。

沉夫姓者，本墮泥中，枉來幕裏。惜燕河之遠別，過而生哀；類楚老之相逢，因之下淚。又且身非孝章，長爲不樂；時無季重，多有愁思。題翟門而貴賤殊情，畏謝公之出處異致。是故中山王有聽樂之悲，孟嘗君無聞琴之喜。爾乃逢督郵于平陽，值伯通于吳市。憶故事于當年，眇言情之甚旨。居然濠上之風流，彷彿洛中之倚徙。豈知聞歌輒喚，仍來譙邑桓郎；登山而哭，有似瑯琊王子。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姓稿

賦

瀛臺賜宴賦 應制有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年，六幕既熙，萬象咸哲。內有憲稽之治，外宣班敘之文。講筵通合語，時闢三雍；受社謹咸劉，用申九伐。將奏要荒之耆定，進觀海寓之清寧。然猶處治思危，萬幾克愍；居高善下，一德相期。緬茲九重宵旰之勞，翻以百職後先爲念。君無忘幾康，臣無忘

喜起，同有賡颺；子爲我蹲舞，我爲子坎歌，何如僚采。因借《卷阿》之醴酒，暫臨曲水以浮杯。大酺合樂，偕來興慶宮前；文喜開筵，不在長春殿裏。當此金昊乘秋之際，玉衡指兌之時。九龍門外，梧樹長陰；百子池頭，荷花初落。蓬臺萬頃金波，與帳殿俱開；閭苑千重紫水，共樓船並轉。畫橈齊舉，還看水面鳬鷺；錦纜同牽，原是班中鵷鷺。挂長綃于汾水，不待爲歌；汎碧棹于昆明，非關習戰。乃以黼藻裳華之錫，展茲吹笙鼓瑟之情。龜甲青羅，傳于掌賚；麟文紫錦，出自司闈。依然束帛之承筐，儼發衣裳于在笥。襜袍未覆，慢教韋綬裁成；霞綺難名，第遣封敖領去。草頭鋪紫萼，蘆就瑤漿；林下蓋青油，判將銀埒。夏屋設公家之鼎，秋蘭發王者之香。乳中

分螭，烹爲龍鳳團花；茶內加酥，散作琉璃細眼。朱虬堪入脯，需賚同昌；縹玉可當醪，曾呈裴令。乃敕酒正掌頒醺之禮，大官習錫膳之儀。鵝脰鷓鴣，排從錦帶羹前；玉鱠金齏，裹在紅綾餅內。雖漢南之鵝雀，不入腥肴；而東海之蠃螺，久淹葅醢。肉泥流翠釜，看調朔塞明駝；肌雪落霜刀，幾化秋林飛蝶。況復大梁貢米，舊號金鎗；太液登鱸，新批玉鬣。炊彫享豆，擷露稗之通草；聶鱸加鉶，滸河魴于在藻。匪獨侍餽饗天倉之粟，將使從官饜蓬島之魚。爾乃體設六清，無煩監史；飲過三爵，尚授催籌。謂堯仁之浩蕩，一日非狂；而舜澤之澶洄，千鐘猶淺。縱曰有偕其飲，僅聞之犬射筵前；其如不醉無歸，亦載在朝元詩裏。戀三升之學士，羞比王生；擅兩美于當

官，誠如臧盾。然且藕船十丈，玉井留甘；蓮露三危，金盤獻乳。簇蜂房于繖下，洗象骨于波間。擘園繭則清瀦俱流，嚙壺冰而沉疴頓減。種同雁實，頒之觀雁歸時；窠覆馬蹄，捧向馬頭載出。此固上林之寶植，罕到人間；亦惟聖世有金莖，長貽天際。在昔鎬京燕飲，詩誦嘉賓；洛汭觥觥，史傳盛事。溯軒皇之張樂，紀蹟于容成。即陶后之斟膏，授籙于簞子。是以鄴館著抽詞之美，柏梁誇儷句之能。如漚有唱，侯服尚興；迴波作詞，後王不鄙。豈有珪璋韎韐，同在游歌，嚴樂淵雲，並叨讌賞，而不矢音于高岡？稱詩于華薄？將使袞裳筐筥，無須采菽爲吟。陳饋分饔，未見其桐作誦。南國鮮鱠鯊之可麗，北山乏杞李以相歡。則是式金式玉，在型民無醉飽之心；而

如阜如山，疑天保缺岡陵之祝。亦何以俾匡時之佐，負鼎俎而說王功；嚮化之民，援上桴而歌帝力。是用捃摭荒蕪，對揚優渥。借東頭之牘管，紀西園之鴻恩。臣奇齡不勝踊躍歡忭，稽首頓首而爲之賦：

夫以台室冲贏之會，天街晃朗之辰，六合八荒受治，九州四海稱臣。襟休有同聲之俗，黎羅無抗景之倫。前年楚蜀俱定，今歲羌髳盡賓。顯土之媼輿既闢，明堂之王會應新。爾乃君儆無虞，臣歌訪落。上法天行，下導民瘼。昕切求衣，宵戒聚櫟。利在必興，疑則廢格。喜參鵷鸞，怒翦鯨鰐。田董留畬，室務丹腹。在宮在府，一以振作。聖心乾乾，既勤且恪。翻謂臣工，勞者惟若。從來官師，規用木鐸。溫綸諄殷，有如砥錯。將藉游豫，庶展酬酢。爰設酒醴，

相與宴樂。

時則攝提初指乎金方，夷則乍轉乎銅律。清露徐塗乎階除，涼風時起乎天末。皇帝御少皞之宮，臨蓐收之宅。將以理白藏，調素節。司秋啓駕，顯正按法。時惟秩成，道在相月。霜柯澄鮮，清景渙發。瞻上林之埽壘兮，睹太液之滄茫。迤三洲之藻薄兮，揚萬頃之波光。石鯨偃而低掉兮，湖雁飛而南翔。顧隰荷之艷翕兮，喜皋蘭之正芳。嬋千葉于華井兮，滋九畹于江湘。佳人掩其翠蓋兮，君子發乎幽香。雜兒茨而暎蔚兮，拔藏莧而獨存。于是俯拾虹梁，傍依瑤樹，雕航唾蟻，紉纚迴互。汎潏沆之流波，向蓬萊而問渡。旌銜鳳艦之垂竿，有龍綃之布。駕雲母以迎風，輯榜人而擊素。拂出水之菰蒲，起前汀之鷗鷺。林間敞殿齊明，雲隙危樓微露。仿祈年之在前，吟函

德而難泝。總蒿宮之既成，猶采椽之如故。渚雖轉乎滄浪，石未移乎灩澦。任錦纜之所牽，望瑤臺而不知處。爾乃葱綾雪麗，貝錦雲明。天孫剪就，鮫人織成。八蠶並澣，百繡齊縈。團花間綴，繁縷相生。續或朱而或黑，絲縱而一橫。絢播龍鱗之彩，織如鴻翼之輕。覆黃羅于玉篋，開畫袱于金簾。揭尚衣之記印，冒長籤而署名。綖以表乎貞素，綺乃發其崢嶸。溫比毳旃之荷，寵來華袞之嬰。較翠錦而自失，何盤雕之可營。

若夫掌和受齊，大官奉饈。鬴有鉶芼之羹，案設楚苗之饌。割鞮海之鮮蠶，臚藩園之斥鷃。煎惟芍藥能和，腊以萱蘇爲薦。接雲鴻于罽羅，驚霧豹之芻豢。象膏白以瑩霜，猩脣紅而染茜。矧鳳液之嘉魚，爲靈沼所僅見。范鱗甫躍于梁，詹餌依然在線。

分鰓雜蘆筍之枝，切鱠落桃花之片。爾乃採江陵之藟以爲羹，浙梁山之黍以作飯。玉菽星攢，金麩霧散。擣罌苴于紫海之泥，濯籠餅若春江之練。馬醢羊酪，覺甘露之俱生；雀舌龍芽，雖厄水而無患。

沉大珠林塏對，布以氍毹。銀塘緯絙，青幢是舒。太清之酒，灑如珍珠。瑤漿玉醴，瀼瀼露濡。金盤甫繼，雜出雕觚。居然大斗，以燕以娛。監正屢勸，仰傳聖謨。謂此旨酒，好樂不渝。有即湑我，無亦可酤。不聞輓近，猶有賜酺。金門下上，幸非淳于。張昭雖醉，容止自如。起拜稽首，不倚不扶。含芬咀滑，拊躬而思。

皇恩灝淼，真如江湖。獨憐小臣，何德當諸。乃企淵淪之深廣兮，嘆滄波之不測。被翠幔與碧衣兮，想瑤池之所植。渺秋風之颼颼兮，澹曉露之霏霏。上有蓮房之戢

戢兮，下有藕枝之濯濯。外備七星之羅胸兮，內含衆竅之在臆。詔其遍資此臣庶兮，匪止爲佐是酒食。一片固足消疴厲兮，漿可以解鄙嗇。獨是蒟蒻之周通兮，即汙泥亦不費拂拭。宛高節之多梗刺兮，亦素絲之能直。雖其心苦之自知兮，乃根柢而見牙角。第湛敷之常矢報兮，兼緯惠之宿。謹捆載而親捧持兮，慢縮滋而破惹。念此涓滴之難嘽嘽兮，于眇忽乎何力？乃錫予之有加而無已兮，佇滄瀛而曷極。

湯泉賦應制有序

臣謹按遵化湯泉，在州北福泉山下。明萬曆間始甃文石爲池，分上下二層，而覆以房，塞則充之，決溜而更之。亦粵世祖皇帝嘗灑濯明德而坐澡其中，銘盤之

後，爰築宮焉。今皇上純孝，曾迎奉太皇太后養滌聖躬。會康熙辛酉，以仁孝、孝昭兩皇后山陵之役，敕扈從諸臣，仰瞻其下，併令賦詩，勒之巖戶。臣奇齡于沙河迎駕之次，不揣鄙陋，亦拈筆爲賦，以「慈孝並隆甘泉呈瑞」八字作韻，其詞曰：

嗟彼靈水，厥名神泉。火生白地，源通于天。合德在坎離之際，棲神介丁癸之間。名八柱之要穴，實三輔之東偏。控之而關塞可守，仰之則園陵在焉。蓋陽氣之回，原有黍谷；星精之播，隣于玉田。或上瑩而爲飛霧，或下徹而成通川。其灑之霏霽，儼若霖雷；其氣之羃歷，本非雲烟。乃觸石而浮注，遂如湯之泳漩。堪爛毛與瀹卵，亦煮絹而濯弦。手甫探則寒冽減，身已漑而痲痺痊。是固焦釜之所不能沃，又豈神炭之可得而煎？

爾乃上轉翠華，下承彩衛。帳殿方懸，巖阿未闕。浴日池邊，流虹天際。虎躅泉來，雞籠潮至。回沂上之歌，修洛川之楔。慶六疾之齊蠲，喜百神之俱侍。流惠澤于四噢之中，播薰風于九環之內。于是因山作宮，就水爲砌。重門曲檻，灑榻澡器。兩湯供奉，各有位置。不翦不斷，三占遺意。鄙驪山之營，陋華清之製。減泛水之珠鳧，卻凌波之石艾。祛醴泉于建武之朝，決神水于咸康之世。浮紋而綵繒揚其華，拾級而雁鴻張其翅。恍咸池之白溫，非神鼎而長沸。固井冽之能春，抑滋泉之多瑞。

至若虎鬚初射，蟹眼未烹。山含玉潤，水作金聲。路移仙蹕，雲擁霓旌。苔衣銖薄，澱被紗輕。露緣崑而乳墮，日瀉影而珠呈。沙白而星榆墜英，波頰則山桃落英。永信馭金根之輦，中安駕紫闕之輶。問起

居于長樂，請湯沐于慈寧。秉璿燭而瑤池汎雪，褰雲簾而華渚流星。翬翟舒光，覺金壺之燦爛；璵璠解珮，恍玉液之琤琤。保養聖躬，祓除久傳夫河洛；澡溉明德，混漚已接于蓬瀛。遂使上谷流銀之窟，漁陽灼水之潭，炎質藏暉之壑，蒙情出險之崑，石分檐而倍紫，水洗髮以增藍。勝盤盂之取潔，比沆瀣之能甘。芹捲控隴之帶，蘋抽瑋瑁之簪。龍鸞之所自憩，鱗介之所不潛。扶輿因而上屈，和粹于以中含。烟已消于銅浦，水遂積乎鉛嵐。白礬漂而遠散，硫黃熱而下湛。王廙藥石之頌，張衡珍怪之談。蔑不遐慕溯洄，近思游泳。滌慮清神，除煩卻病。測深淺之無端，擬寒暄而莫定。指玉酒以善誣，謂英泉之難並。滑如雍伯之脂，清似軒皇之鏡。經冰雪而彌和，汰泥沙而愈淨。能歷坎而守沖，白虛中而外映。

況夫一人以錫類爲孝，兩宮以解澤爲慈。瞻上陵而臨幸，詔侍臣其觀之。攀五花之藻井，挹三露于蓮池。玉龍蟠而妖矯，珠雁列爲參差。想日馭之每住，盼天光而自思。儼淑氣之頓至，捐煩襟于此時。何恩波之下浹，似閭閻之旁施。紫雲生乎玉牖，黃沫溢乎金隄。臨清流而湔胃，俯崇岡而振衣。雖子雲之獻賦，無以媲其光輝。豈長湯之十六，可得而盡其漣漪。爾乃接浪雲川，通神員嶠。屯轉三河，衛連五校。綵仗常懸，紅旂遠照。霽沸一泉，永無旱澇。土蟬鮮躍，天馬未蹈。春風乍來，人跡罕到。導穿石之光，發藏珠之竅。時侵可以漸消，民瘠于焉得療。推國母之弘仁，廣聖人之純孝。豈徒遠飾游觀，邇資聽眺。尋源主簿之山，試浴吳郎之廟。汎泉上下，攬新陽玉女之裳；雲氣低徊，窺姑射仙人

之貌。又況溫湯扈從，不是離宮。寶慈臨御，全非濯龍。幔城相接，暫轉新豐。殫心孝養，以瞻肅雍。上池可飫，仙源自通。維此泉水，產在無終。橋山上寢，虔思有熊。矧當嫔簡，同啓龍輶。遂褰鳳宸，爰駕豐隆。他時化浹，煌煌東封。千乘萬騎，諸方景從。麟游鳳至，山高澤容。捧大安之輦，聽長樂之鐘。漱瓊漿于密蔭，採甘露于芙蓉。搜銅井于幽薄，駕漆船于遠峰。嶂啓萬年之碧，花開千歲之紅。紀岫嶠之沐浴，欲簪筆而安庸。

西苑試武進士馬步射賦

應制有序

自古文教之興，必有武備，至治之世，不廢兵革。故黃帝設緡雲之官，西伯拜非熊之將。彀弓日下，官可射鳥；征

桔蠻中，庭來貢鳥。我皇清肇造方域，廣被九有。遂下郡縣，以致四訖。初間神武開國，陟禹方行；繼之叡文承歷，紹堯出治。毓聖德于少陽，宣哲猷于元輔。校文講藝之官既集，班聯欸關聚櫟之臣復走闕下。然猶四征六伐，遠過洞庭；五壘三門，長驅沫若。日聞獻馘之令，尚以拊髀爲懷。乃倣唐代期門之選，六郡咸臻；爰使諸方教押之英，三班入試。翹關既舉，不用馬槍；長埽能嫺，觀其步射。當此屠維協洽之歲，值茲元英在朔之辰，上幸瀛臺，實惟西苑。親觀較射，以當臨軒。恍旗鼓之在前，躍闕二字而奮起。盤旋金埒，馬散桃花；送去銅竿，手攀楊葉。海西侯之千里，盡是名駒；奚康生之八尺，無非彊弩。梅間貼鳥，能驅紫燕以俱飛；韞裏糊魚，更望丹烏而釋

步。則是鷹揚所至，雲滿三驄；猿臂能伸，日穿五甲。毋論爭先控鬣，已過蕭梢；縱使退而釋弮，原非鑠換。是固登臺九日，不足誇戲馬之雄；曲水三朝，未可擬射堂之宴者也。惟時衛士，許載旆以咸觀；乃命詞臣，各抽毫而作賦。

于是時方陽朔，律中應鐘。勵節在水，執權司冬。文治既浹，武功聿隆。帝圖遠廓，聖德謙沖。嶽瀆效順，荆蠻來同。甫復甌粵，旋收棘節。宣夜挈壺，辨氣吹銅。乃思召虎，爰占非熊。天人向背，偏伍彌縫。曰有武試，馬步以通。因開桂苑，特啓蘭宮。雲旂揭地，星旌蔽空。句陳五衛，崇臺九窰。吳亭射虎，夏后養龍。平池浴日，圓橋跨虹。乃謂多士，校武其中。緬蓬瀛之瑤島兮，闢太液之鴻濛。建露臺于平籞兮，接芳林于上墉。飾欄杆之綺麗兮，列草樹

之青紅。溯璿宮之窈窕兮，合藻殿之玲瓏。
布修場以檢校兮，觀多士之豐茸。

于是寓陳于人天之間，閱技于巧力之
際。適千戚之乍揚，敕韎韐之咸備。騎上
有公孫之微，校尉喜蘇建之至。祛永隆策
武之迂，略景祐授書之制。原非尋橦舞鏃
之觀，絕異超距攀繩之戲。跨蘭筋而驗其
短長，拭茨菰而較其鈍利。使宰輔皆曳珮
以從，飭詞官亦橐筆以俟。聽鼓鐘之既作，
爰載簿以審視。

乃控善馬，云白月支。渥洼以北，越駘
之西。是羈是紲，以驅以馳。足如翻雪，翼
可乘霓。騁流光于足練，按舞節于傾杯。
楚莊裂文綺之帔，王濟拭連乾之泥。散九
花于黃金之陛，逐八駿于白玉之墀。曳綠
尾則碧絲指地，霑赤汗而紅蓮繞蹄。霧鬣
風髯，既已遇方歎于冀北；流金噴玉，恍將

駕西母于黃池。乃復彎弓似月，發矢如杼。
省括而釋，決拾以注。矯並繁弱，疾過灤
澗。幹分七材，訂有三互。電景高駝，雲氣
肆布。鵠小能飛，熊豎可度。朱組末奔，銀
翎已赴。弦帶管以俱揚，馬隨哨而善驚。
吳太史抽蘭不虛，瑯琊王射梅無數。驚鷲
翼之乍來，解魚文而遽去。麋筋不足助其
力，烏號無所施其喙。但望日以穿楊，儼方
春之落絮。燕角開則海鷗翻身，鵠血濡而
山猿卻步。仰戟而發，奉先自有其機；飲
石而沒，李廣不知其處。又況分曹而入，偕
偶來前。審固久視，和容不愆。獸朋遠列，
虎韞高懸。量當百步，樹以萬旂。香象作
弭，鷓鴣雞在筭。駿馬解絡，矯龍不鞭。珠繩
繚圃，金鋪滿筵。箇籥牽合，贈弗糾纏。舍
釋欲直，持挽必圓。縱不虛鏃，發即應弦。
雖無七札，已中連錢。考鐘隱隱，伐鼓闐闐。

闐。簪含氣而得響，羽乘風而作烟。邁漢代材官之選，勝熙寧鎖試之年。

于是六郡良家，五陵俊彥，解罽懸衣，灑塵拭面。如迴馬邑之兵，甫罷龍城之戰。牽紫駝而巡唐，負青瑣而下殿。至尊含笑，歡然式燕。白虎鳴秋，黃龍書見。星繞靈旄，雲馳寶幔。六武按節，八風合變。忻猛上之得人，羨勇功之可戀。且迴鳳闕之旂，更啓爵園之宴。較記註于當前，每咨嗟而稱善。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六

蕭山毛奇齡又名姓字齊于稿

賦

皇京賦有序

此西河《二畿賦》之一也。西河少時，作《南畿》、
北畿賦，名爲二畿，而人爭誦之。及出游後，有何
人者竊北畿賦，改名皇京，梓之而傳于長安。康熙
戊午，西河以徵車赴京，得其刻本，奉于篋中有年矣。
今《南畿賦》已亡，舊所刻《桂枝集》賦三卷，亦亡二卷，
即是賦有被竄處，或與舊本有同異，亦不可考。西河歸
田後，但留心經學，而于詞賦一類，竟棄置不問，遂致闕
失。此照竊刻本錄入，不易隻字，然其改竄之跡，卜居

有目者可共睹焉。

古帝王定鼎之地非一，其最著者，曰秦關，曰洛陽，以秦有百二之險，洛爲天下之中也。然而據肴函褒斜者，既失陰陽風雨之和，均道理舟車者，又無太華、洪河之固，是二者不可得兼也。明仍元之舊而都燕，襟海憑山，已得居重馭輕之勢矣，而未免界在邊隅。今天子德威遐被，率土咸賓。自燕而南抵海濱者數千餘里，自燕而北控滿州者數千餘里，有秦之險而兼洛之中，幅輳之廣，疆里之宜，古未有也。是不可無賦，雖然，《三都》、《兩京》，夔絕千古，余何能文，亦聊以紀聖朝都會之盛云爾。其詞曰：

原夫帝居宸莫，斗車運儀。閭中玄覽，匡衛周維。惟聖皇之建國，軌太極以定基。土圭正乎昧翼，寶鼎協於卜蓍。彼夫涿野

會百神之瑞，城陽迎五老之躡。雷澤煥玄龜之文，星洲流赤烏之燭。德輿固，故岡阜周墉；澤流浥，故崑崙回瀆。及乎巽羽化而華芑萎，震肇漸而玄疇蹙。憾偏據則迫槃弧，悲墊瀉則艱綰轂。若夫洛宅暱館於宓妃，鄴邑溯祥於卜叟，結綢苞業於巴庸，翹閭結慶乎江藪。或以楔猱戰衝，或以鼃鼃穴守。咸期式化三雍，猶是分棲九有。苟其宅中圖乂，必俟宣聰元后。

維大清之初受命也，創業東維，天作陸阻。電流於樞，虹降於渚。三年成都，聿廓疆土。臨釜山以合符，坐岐陽而綏宇。嘉折首於群醜，闢重關之臙臙。來神鳥於玄宮，鼓靈鼃於丹浦。開松棟以錫侯，築蒿宮而烝祖。慨自綠林苞蘖，毒波滔天。爰張撻伐，赫茲幽燕。側匹夫之予辜，誓渠魁之必殲。類上帝以興師，萃萬民而秉虔。吹

角應氣，而蚩尤飛廉之屬擒；建車破霧，而握炭流湯之卒潛。廸勝國之舊都，膺籙圖而建國；致九上之咸歸，遂定命而作則。斯時也，五緯相汁，四靈咸臻。曰止日時，萬邦維新。顯比諸侯，萃渙施仁。南瞻吳會，西睇蜀道。閣麗結綺，標迴飛鳥。藻摛江總，政屬黃皓。於是命將出師，貞吉止戈。總干山立，四征荒遐。渡桃渚而應占，徑桐廬而連槎。沉麗華於景陽，神護兒於浙河。琮欵附而歸境，超遙竄於岷嶓。露橈星馳乎巫夔，角巾迎降以婆娑。維弗庭之既寧，洵神都之肇家矣。

乃敷聲教，布神靈。普天樊周，率土石磬。越裳贊雉，西勝奏環。辰韓航琛，丁靈欵關。向明發政，則炎海遙綰。返始宅土，則幽漠是纘。咸廣輪以數千，維京室之是中。應紫垣以定極，維列宿其環拱。攸振

古之攸處，莫聖朝乎能同。雖周漢其猶偏，豈元明乎比隆？

載觀燕都之爲封域也，其東則靈海廓區，朝宗百川。析木流津，暘谷吐烟。冲瀾雲嘯，激湍電鶩。瀕洛飈馳，溟渤星聯。梗浮商箕以跳沫，塵宅秦福而迴漣。顧菟森森乎樂浪之宇，翔鳥侃侃乎平壤之巔。崇瀉洳而植鍛駢駸，盤泐滌而琲珠礫碩。窟銀樓列芝田，鸞歌奏蜃市躔。騰羽觴而遙格，靜淞濛而澄泉。詎張鏃乎巨蛟，咸獻祉乎群仙。其西則太行群崗，儼焉侍止。鸞鷺翔儀，駁麟環倚。層巒重阻，蟬聯迤邐。歲嵬積陰，崛崎攢趾。溪谷豁舒而垂溜，陵阜巖巖以錯芷。閔澤布濩，廣原獬豸。靡蕪錯盞，萑莎結藟。金桃含曜而競榮，碧檣墜枝而垂纒。其南則大河交流，清濟滙澤。巨靈安驅，迅騎委策。漕渠會其輪，陂隄歸

其壑。江淮扼其吭，汶潞經其魄。三川縷聚而珍怪并紩，五都貨殖而輪蹄啣尾。颿橋百幅而芟茂若林，困積億屯而培塿巨址。其北則居庸之阻，天險綢繆。峻坂礧礧，層巖糾繆。經途積幽而隸對，窄石攢銳而輟輟。車不得方軌，騎不得並騶。前茅已極乎修原，中權尚繫乎松楸。振嶧上騰以清霄，窪蕤下究大潛蚪。翠柯迴轡乎日御，朱榮錯彩乎星稠。及乎黃花特峙，紫荊分布。占北潛深，山海騰怙。既修德以峻陞，必藩籬之是固。

其山則西山爲衆巘之尊，群岫之祖。罕山玉泉，蒼麟若組。裂帛望湖，芙蓉殿嫵。金山嵯峨，石甕若甌。玉帶白檀，琴峽是撫。戒壇八洞，魚龍吞吐。鬼谷孫臏，石龜守戶。白猿聽泉，紅螺盤帖。九龍翠屏，三嶮銀乳。石經洞穿，火龍爰怒。舍利光瑩，

玉函曾斧。金山桃葉爲口，珠泉鐵柱作股。異哉駐蹕，章宗擊球，群石起舞。其水則九省建瓴，大通橋河。七十二間，宗小聖窩。先皇行幸，宰輔賡歌。次則盧溝，源出桑乾。雁門雲中，厥流湍湍。畿城之塊，有水關。北湖所豬，玉河所闌。西湖如鏡，泡子增瀾。別有海淀，婁兜不削。金魚池水，舊名魚藻。琉璃波澄，錦鱗躍淖。溫泉凡三，畫眉彎彎。惟戚將軍，斃石而環。他若黑龍潭靜，白犬雷奔。金鰲蜿蜒，彩鷁繽紛。鷗吻出而潭柘宅，虎眼見而瀑布瀏。玉壺投而桃花碧，仙鼠飛而賴鯉遊。滿井之時上溢，漚水之獨西流。是皆川原之間氣，震朔鎮而來哀。其花木則舍夫凡卉，擷其尤異。報國矮松，橫拏倒跂；顯靈雷栢，榦碧枝髮。銓司之藤已古，以吳文定手植而彌摯；延祥之栢已枯，以丘真人頂摩而

復翠。景園之槐，秋榮而冬悴；天壇之榆，秋錢而春榴。優鉢羅花金佛色麗，婆娑樹菓纓絡委墜。曼陀羅產百花陀而璨璫，題草生石經山而旣蒔。是皆冥佑之神工，特爲聖朝而表瑞。其物產則珠玉珍奇，聖所不材。日用飲食，此則畢該。江豚海稀，王鱣叔鯨。魚牛飛涎，虎蛟暴腮。紫虻負雲，洪蚶倚菴。石蛭散萼，瓊蚪聚菱。腹鱗侔食，日蝦周迴。若其首春氣和，涼秋屆寒。鸛鴻鵠鴝，長鳴交驩。鴛鴦鴛鴦，戢翼振翰。隨風咬藻，溯淪茹萑。巢居交柯，依渚吹瀾。亦有橐駝騏驎，飛味厲足。鷗鵲翾翾，搏剛乘燠。龍脊連錢，銀蹄踏烟。拳毛瘠骨，錦韉金鞭。少君青驪，隋公赤驥。叢榆挺隘，孤竹翹碣。涿鹿成戎，盧龍列弗。相其膏腴，黍稷翼翼。廩庾所儲，坻連陽積。洵皇輿之奧區，誠天府之沃壤也。

天子於是憲璇宮，止路寢，崇宸居，示
規準。程體陰陽，御臨卿尹。衮衣稱朕，鳳
樓列軫。皇極乾清，作所惟廩。文華武英，
妙選其品。龍騫標而建薨，虹垂楹而俯楯。
雕栢玉碣以縝縠，倒茄含葩而輪囷。列碧
皎月而曠煜，中璣星輝而瓊眇。辨方正位
之必嚴，體國經野之是黽。爾乃首建太廟，
遙迨來孝。雲楣合漠，霞軒靈爽。合萬國
之歡心，仰昊穹而蒼蒼。簋列松實於堯樽，
樂登玉琯於舜桴。金扉啓而龍輅降，芝蓋
浮而鷺弗往。雖彤日其無私，尤奉先之是
享。臨玄武以建楹，冀孔邇之盼饗。竄視
膳其如生，絢寢殿而日晃。南甸之有郊也，
尊於穆，祈上皇，擇吉日，融青陽。八神肅
太乙之旌，三靈舉鈎陳之常。騁童鳴金笳
以前驅，征僑輯翠幘而遠揚。華轡軌趨，金
鑊矩超。狃天門而整紘統，駢青壇而握神

藹。載詳厥制，昊天專位。中壇七政之座，
外墀五岳之墟。羲和戴若木之華，望舒離
沆瀣之襦。箕伯澄洪忍之埃，屏翳秉霖霖
之符。離標擅紫海而泫沄，玄冥發寒門而
并凌。招拒籍汪氏而貢龍魚，威仰航弇環
而陳冰鏡。爾乃路鼓雷鼗，九變合樂。櫛
燎斯煬，上炎帝幄。榮光燭燭，鈎庭焯爆。
爰薦馨而叶德，降休祚而優渥。皇社后稷，
繚以周垣。土輯五色，覆以黃原。維朔方
之祚吉，尊勾芒以永年。農祥正而躬耕，奉
千畝於天田。發豕土以攸行，用玄牡以奏
籩。陋靈星之特祠，咨龍見於黎元。尤念
隆一本之孝思，宜兩儀之同位。惟祖德與
宗功，亶作配而肆類。爰是陟降在庭，體清
寧而致醉。馨香維德，協覆載而承饗。斯
誠曠古之隆儀，允閱萬禩而垂庇。

內則慈后之宮，母儀是承。壺祥所基，

嬪德攸憑。虔奉長秋，顯號乃登。塗山夏
肇，太姒周興。門竚窳兮高密尊，殿嶢峴兮
猗蘭升。玄雲入戶兮鳳閣侍寢，赤日曜闔
兮龍樓有蒸。森背樹而仁壽慶流，轉長椒
而宣慈祉凝。後則瓊島懸旋，式象崑崙。
琳珉敷蕊，珽玫舒賡。注潤白水之漿，阪陵
玄闕之漣。芝垂鍾山之琨英，卉炳珠澤之
奇芬。倒波紋於瑤櫺之端，濺鱗响於金鋪
之軒。暘曜引景於巖窾之曲，陰暉朗徹於
高光之爨。又復澄湖淡澹，御苑菁薈。雙
橋駕虹，五龍雜緯。藻荇紛披，菱芰交靡。
雲深華媛之榭，露挹玉女之髮。澄菡萏以
拭鏡，遊龜螭而咬穗。鷁首啣砥而歆露，螭
尾臨渚而分味。皇心暇，聖慮怡。張黼帷，
建羽旗。弘舸列，巨檻移。華樓佇輦，飛雲
曳綏。周青岑之麓，徑滄瀛之維。歌雅琴
而迓天休，鏡靈胥而招遠祗。爰有太學，制

通虞周。成均鼓宗，壁水環流。陳岐陽之
石鼓，懷宣王之大蒐。內修德以端本，遂耀
武而振猷。暨南征而北伐，致四國之是遒。
乃肅肅乎釋奠之儀，藹藹乎橋門之聽。集
百濟與新羅，咏鴉音之既正。是日也，陳簠
簋，列冠裳。鼓鐘匏鉦，簫管和鳴。伯夷相
儀，后夔吹簫。史克作頌，奚斯奏章。倚相
獻箴，卜商奉常。穎達沈思，安國列侍。皎
日陳經，清風正義。天子於是倬歷載之文
弊，思釐典而訓德。矢二帝之鴻章，程三王
以作極。即先臣之儒者，考中和以矜式。
維河東與新建，爰表章而思澤。敷順治之
寶訓，允如金而如錫。

別有黃冠舊宮，上清錄圖。紺宇赫眈，
碧殿睢盱。蔭翳結阿，鬚髯綺疏。迅枝藻
蘋，披葭荷渠。虎豹拱竊而躩泥，虬龍承桷
而騰趨。朱鳥奮翥而擁節，白鹿孑蜺而啣

書。青琴操縵，赤斧獻壽。倕佺屑菌，安期剝棗。左吹簫兮羸女，右擊鼓兮河叟。玄霜凝而墨薨，絳雪飛而朱牖。鳳膏液而九微炮輝，麟脯佐而千里旨酒。維聖治之垂于萬禩，遂清都之廓乎永久。若其玄緇之教，開士允宜。鷲嶺景崇，鴈塔垂慈。化城覆宸，德水浮漸。發睿音而問道，衆翻貝而啓辭。斯直襄城之訪靈牧，毫都之諮卜隨。內勵王憲，外勅國事。陋秦萇之拳圖澄，梁衍之寵狂誌。

歲維戒寒，糾戎講武。乃就海壖，周陞植櫓。於是按太白之占，詔中黃之伍。烏游狼暉之徒，張竿及於莽買之垆。鷹瞵鶚視之衛，稱罽麗於詭恢之土。朱鬢蒼鬚之士，樹叉簇於度朔之山。金隣象郡之隸，控贈繳於不周之岵。天子於是駕紫燕，舁黃龍。蟻雕軫，繁縵輶。樹明星，垂宛虹。建

雲旄，啓雄鋒。插忘歸，彎繁弱。魚須萌，龍淵躍。洪頤旋，祠姑掬。杓服振振，賦甲曄曄。水犀組練，山兕獷狹。青驪羸羸兮，若三山之乍浮。赤標羸羸兮，若九疑之參合。玄騅鬚鬚兮，若石密之閭峙。素駟駢駢兮，若銀臺之遙跂。爾乃緣蹊置置，逐原列幔。獠徒霧集，穀士雲散。養睇猿號，李發虎判。簇揚星隕，機擲電燦。還鞞杓迴，弁簪濤汭。青骹霄逝，黃耳電按。曳文豹，掩飛狐。拖狒狒，擣獬獬。戟食鐵之喙，矛噬毒之腴。戾羆氓於巉嶮，彈言烏於榛櫚。列缺熾攻而焚熊，蒙公流峙而迫鰐。許少巧構而疊轂，秦成力制而縻雖。於是明司馬之律，尊大閱之法。收幘輜之衝，集鎗鍛之揭。晏三事於疆埸，犒六軍於菱蕝。張組樓，規綺閣。陽馬綈結，相烏瓊約。幣策鳴，箜篌拍。撞虞鐘，振秦鐸。歌白狼頌德

之章，咏赤雁介休之作。風毛蔽野而賦雪，雨血灑坻而鏡澤。炙炁盈鼎兮分薦，清酤溢觥兮同噓。皇恩溥兮徒御厲，丕德衍兮四方格。

既而聖恩欽明，儆戒靡寧。諒強武之克張，固封守乎帝京。迺旋觀四郊，具惟成鑒。懷古勿援，作聖克念。彼夫廣川蕪治經之廬，軍都掩受書之室。韓嬰說《詩》，外傳擯斥。邵雍明《易》，元會荒軼。嵇康彈琴，華陽聲寂。閭僊祭詩，石樓人閱。則右文之朝，興繼絕學，旌問購篇，披闢式幄也。張華博物，故劍靡存。徐樂鴻篇，舊里已淪。鄒衍吹律，黍谷奚溫。萬川別流，疇知酈經。四傑著譽，疇惻廬庭。賁生不第，徒封昌平。愈能原道，莫崇峻膺。則甲夜興感，顧問所須，恨不同時，握手躊躇也。又有涉溪俞兒，哲智濟師。山屯狐兔，守正設

奇。棘津垂釣，夢叶匪羆。李廣射虎，石亦飲羽。細柳設營，軍令如山。衛國舞劍，英風尚桓。樂毅報燕，駿骨不跚。中山教戰，將臺如磐。則維聞鼓鼙，乃思將臣，每飯不忘，維靖煙塵者也。若乃平津有封，漢治以熾。狄公作令，檄虎隨斃。楊震三公，玉環是貽。柴市教忠，元宮秉燭。希憲重文，萬柳若沃。少師禿髮，遺像朱幘。奇童作相，西涯屨屨。少保殉忠，火中形矚。則維聞笳鼓，乃思義聚，股肱惟人，良臣如遇也。荆軻擊筑，巷其無人。田光促坐，室亦有鄰。漆園夢蝶而逃榮，王仲化鳥而守素。蒯通汲井而佯狂，孔巢投竿而寡慕。則維聞球琳，乃思立辨，意志較然，古今同羨也。嵬嵬乎，壯九閭以爲室，混四海以爲家，與兩大以偕儀，乃日致乎天和。德化風馳，愷惠雲流。光被九垓，誠孚十洲。驅三

王而轍蹇，參五帝而轄流。溯勝朝而猶惡，豈振跡燕雲者之敢侔哉？矧夫聖主之意，日新無已。上享天心，俯軫民依。望空同之山阿，懷軒轅之問道。體虛無以爲極，乃永錫而難老。臨藥王之研池，祈前民而嘗草。涉涿鹿之鉅野，效炎帝而肆掃。次則表樓桑之丘，念其寬仁孔懷，造次靡回。過竭石之宮，好士如渴，乃相與談天而喧豨。登黃金之臺，喟其尊德樂善，使遐邇之英，乃不誠而方來。減服御之飾，薄膳修之薦。行寬大之政，罷珍異之獻。勅臯陶以欽恤，惟五教之弼輔。申儒術以禮樂，俾浮靡之是去。恭己無爲，公孤論道。典謨考中，玄默幽渺。南面而治，自求天保。固日躋乎土階不琢，茅茨不剪者之肆好也。自是以往，則將萌莢集於城隅，隆芝莖於殿側。豐朱草於中唐，柝華葦於垣域。蚪黃龍而宮

沼優游，育玄麟而林囿寢食。其隆儼夫上帝之大庭，配層穹而與之無極者歟。

萬柳堂賦有序

西河徵車赴京時，益都相公大開閣請召諸門下士共集于城東之萬柳堂，即席爲賦。時作者三十人，益都以是篇壓卷。次日，侍讀喬君爲傳寫一通，謬爲己作，以示曹峨嵋司成。峨嵋曰：「此非君作也。」然則誰作？」曰：「此非西河不能也。」一時競傳之，以爲佳話。其後益都致政去，西河致書有云：「昨以修楔，復過萬柳，雖風物猶昔，而追遊非故。攀援柳枝，不覺泪下。」

萬柳堂者，益都相公馮公之別業也。其地在京師崇文門外，原隰數頃，污萊廣廣，中有積水，渟潒流潦，既鮮園廛，而又不宜于梁稻，于是用饗錢買爲坻場，垣之墜之，又偃而瀦之，而封其所出之士以爲

之山，巖陁块曲，被以雜卉，構堂五楹，文堦碧砌，芄蘭薜茈藂蔓于地。其外則長林彌望，皆種楊柳，重行疊列，不止萬樹，因名之曰「萬柳堂」。歲時假沐于其中，白王公卿士，下逮編戶馬醫傭隸，並得游讌居處，不禁不拒，一若義堂之公人者。昔都城門外，多群公所置別業，如樊川、金澗、謝墩、韋谷，以及富鄭公園，田游崑它之類，並有山亭水榭、魚鳥花竹之勝。然數傳以後，或存或毀，未必當時爲世通也。今以公所營，而較之于昔，不無朴嗇，然而曠澹之懷，與物同之，且去此數里，穿池放魚，豢畜乳婦，而鬻無主之嬰兒，其于游觀自得之外，更有會焉。故其街曰「太平」，其坊曰「興隆」，而其途之榜則曰「教養」，蓋取東南近藉教侯之養之義。至若元時豐臺有萬柳堂，與此異地，

雖其名同，非以襲其事也。因爲之賦：

若夫城南杜曲，郭內張田，坊名履道，地類平泉。上宰欽賢之館，相公獨樂之園。開丙舍于廣陸，尋午橋之通川。綠野匪伊闕之舊，藍田出輞水之間。豈若謝氏東岡，潘仁西宅。林繞桐園，溪連梓澤。花飛會老之堂，草滿藏春之域。圖竹木于游崑，拾槐枝于李石。安邑之玉杯易碎，永寧之金盞可擲。築日華之館，而糜其貲；奪沁水之園，而減其值。乃若院因起草，巖有退思。星辰相聚，雨露攸滋。谷口賜逍遙之榜，池邊吟醉白之詩。誰不遠企槐堂，近規薇省。閬苑千重，蓬池萬頃。豎三山之亭，倒九柱之景。李下無愧賢之名，竹中有解經之請。喜鳳侶之棲遲，待鸞車之行幸。又況心存公物，道在開濟。徧內府之無闌，效重門之撤備。韓滉作夾廡而更隳，裴伯

欲垂簾而無計。總鮮鄮侯垣舍之心，原無陳仲掃除之意。是用經營甌窶，規偃瀟澤。

除地町町，築牆橐橐，編棘爲樊，牽蘿作箔。立囊荷之柱，開金杏之闕。魏勃爲之掃門，陶侃于焉運甕。夸娥之丘望而可就，愚公之山移而即得。穿林置放鶴之亭，鑿渚見藏魚之壑。蜀女因照水而屏開，越王將渡溪而屐落。于是徑設朱欄，橋成紅板，雁齒堦長，蹲鴟柱短。天垂吸水之虹，岸接通泉之筧。遂使山髻如螺，峰頭似繖。粉浪冬遙，紅泉春淺。編錢作溝，操琴在磧。崑共壑爲七盤，水隨山而九轉。乃致人疑皇子之陂，客訝鄭公之谷。呼白雁于山阿，泛紅鹽于水澳。在庭有蘭杜之軒，在水有芙蓉之舫。既梁麗以來游，亦柴巾而競逐。錢鏐之斟雉方馨，函鼎之烹雞已熟。燃蜃脂于白水之濱，聽鳥語于青柯之麓。啣杯據

王氏之牀，倚檻和燕人之筑。元規當此處而興生，文正且因之以爲樂。

然而梁亭之瓜不分彼我，牛山之杏無間飽饑。故魯國有行惠之樹，清平畜濟生之池。甯成給陂田，以游以燕；元琰治蔬圃，如取如攜。又況靈囿芻蕘，頗供樵採；芳林草木，可娛心耳。故其爲樹也，以千章之材爲百年之計。郁郁菲菲，狎獵旖旎。綏山一桃，渤海九李。堦下來禽，林間新雉。乃有紅羅館後之梅，碎錦坊南之杏。青門五色之瓜，烏桺八稜之柿。潘家以大谷成名，庾信之小園難比。擷碧薤于書帶之間，繡綠草于裙腰之裏。笑蘿女之垂釵，留宛童之遺屣。緣崑分竊衣之花，繞砌種搖車之藟。將欲捋蒲以求仙，何止拔茅而進士。又況東門之楊，其葉涓涓。漢宮垂柳，千株萬株。長條短幹，葑鬱依紆。絲絲

縷縷，或結或舒。參天踈地，傍苑臨渠。如帷如幔，一區兩區。行列成門，蓬童似廬。低堪繫馬，深可藏烏。彭澤之家園盡時，武昌之官道皆除。葉葉蔽長康之目，條條染李子之裾。張緒之當年無時不見，王恭之春月何地能渝。是固合平丘之種而不加其盛，增元豐之植而轉見其疎。

況乎藿谷殊名，櫟河異地。南垞之浪難平，官渡之城未閉。章臺失眉撫之青，楚苑嘆宮腰之細。節度移振武而驚其成林，司馬過金城而羞其破涕。又況春半飛花，日長飄絮。灩灩池塘，漫漫江路。雉啣蘂以爲童，鳩裝綿而逐婦。釀酒來蠻女之思，點袂起貴嬪之妬。雖復種移郎省，賦試貢士。接九列之衙，望三衢之市。猶且徘徊綠天，淪連碧沚。塞谷相望，宮牆遙倚。青眼垂來，黃鶯啼起。枝着雨而低迷，葉迎風

而披靡。恍淑氣之移人，攬遙情而自喜。置身冥栢之鄉，曠望熊山之趾。離塵垢之紛紜，與天地爲終始。因錫之以嘉名，渺躋蹕而不已。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秋晴稿

賦四

此桂枝賦集之第三卷也 西河出游後、桂枝

集已亡失、不可得矣、惟吳江顧茂倫家藏此第三卷、

今鈎錄之、連首卷共十八篇、分作兩卷。又遂安方氏、

吳門顧氏復貽三篇、并錄于後。

書堂賦

伊南沙之浩渺兮，麗嵯峨之石城。擷
芳丘之蕙華兮，采尚湖之香蘅。播清芬于

北麓兮，揚駿烈于中楹。繾春秋之長俎豆
兮，用以祠乎先生。考先生之多懿則兮，羌
獨遺此令名。遠以闡三占之墳籍兮，近以
紹百年之典型。弢隱德而勿使彰兮，進虛
谷而勿使盈。鍾世績之紀平原兮，述高蹈
而媲美東陵。但纓冠宿烏鳥兮，感在原有
鵲鴒。既敷青氍而讀《易》兮，復啓絳帳而
傳經。邑近言游之宅里兮，家有包犧氏之
蓍莖。宜盛德之昌厥後兮，乃受詩禮而獻
諸彤廷。夫何明綸之既已飾竈兮，又饗祀
而爲此銘也。豈翳苾芬之靡所于方兮，亦
好修之徵也。

重曰：虞山之崢嶸兮，先生之高與之
衡兮。南湖之清兮，先生之節與偕澄兮。
惟茲廟貌，爲書堂兮。春蘭秋菊，祀無
疆兮。

千頃樓藏書賦

乃詣溫陵黃子俞邵于秣陵之故城，登千頃之巍樓，觀其先人海鶴先生所藏之書六萬餘卷，判爲六部。曠然興懷，惕焉有悟。大其經史異林，官私殊列。堆垛盈塵，捆載連轍。四類已啓，五庫未閉。緹巾重衽，華匱遍揭。玄錦爲囊，青緇作帙。牙籤直垂，繡帕橫結。帘捲入雲，窓映如雪。舊軸新滕，間色以別。是以複斗蓋大，文瓴盛小。積勢焚輪，周視縹緲。紅菱之紙未濡，白蟬之魚欲掃。筐衣分董仲之帷，書帶有鄭玄之草。隔牆之燈影難明，繞屋之月光初曉。既已抄文竭北海之螺，雕木罄東家之棗。白驢以負篋成疲，黃犢因掛轡而老。小史之掌故多年，太乙之星精在卯。適仁

壽之棲遲，人嬋媛而拜倒。

乃始遍觀于蓬萊之府，游神于宛委之墟。稅老聃之遺宅，過共王之舊居。群玉飲仙官之酒，蘭臺攬侍史之祛。廣宗正之七略兮，增惠施之五車。合當陽之外庫兮，廓河間之前除。既遴九種于石渠兮，復聚八萬于金樓。雖張儀畫掌所不能記兮，曾蘇秦刺股而何足？以資于是，按用鉛黃。題分朱紫，旁置巾箱。中裝羅綺，飾鐵摘與。金鉸炙湘，蘭與沅芷。郝隆之曬皆厨，蔡亮之觀如市。王仲玉多戶牖之標，張司空無米鹽之徙。發金帛而採于淮王，貫丘索而知爲楚史。雖復一嗤一嗤，四部五部，咸陽之火未焚，天祿之藏如故。史策有一家之成，易象無九師之蠹。得總龜于祕府之餘，辯亥豕于渡河之誤。猶且睹茲殷繁，遂爲極盛。幽經不傳，怪錄自贖。閣下芸

生，杖頭火炳。北堂鈔錄，東觀訂定。田氏名樓，白家投甌。李充校有萬篇，皇甫請非一乘。杜元凱之無所不該，齊王攸之有求必應。折竹寫之多所遺，懷餅讀之未能竟。河東之篋貞亡，柱下之言難罄。豈況議郎練達，徵君雅量。豫州之辨慧非常，江夏之博聞無恙。去紫帽之高山兮，寄烏衣之深巷。渺千頃之在懷兮，凌百尺而獨上。似馬遷之承談兮，儼子歆之繼向。傳御史之緘箱兮，發中郎之祕帳。

慨江陵之多燔燒兮，痛砥柱之又覆溺。經亂離其獨能存兮，過史宓之遺冊。嗟生平之好典墳兮，近書淫與書癖。未能入集賢之三館兮，幾曾登侍中之重席。擬客作之去無門兮，鮮官書之可擇。任流浪而罔所遇兮，徒望名山而求索。何期偃蹇此南邦兮，竟徘徊于東壁。世無仲宣可語兮，覓

桓譚而不值。苟閉戶其在何年兮，撫橫欄而嘆息。

九月九日觀戲馬賦

且九秋之將暮，登高丘而覽觀。修迅商之故序，爰藉飲以爲歡。乃望鄉關之邈邈兮，俯平原而有嘆。夫何散爵，酒既盤兮。別命作伎，輟優彈兮。是以遷坐亭臯，薄致秬粬。顧盼廣衍，將以戲馬。視其傍，有材人陽阿之女焉；執其列，有驂駒銅爵之圉焉。于是望者傑僂，趨者繹絡。左右燕眴，前後鴟顧。人既園墻，車亦輻輳。相迢迢之永埒兮，審漫漫之修場。預周營以量步兮，徐控鬣乎以行。繞素跡之蹴踏兮，飾葱鐙之煒煌。旋扶女以試上兮，宛罄控之不良。身微軀而抱其鞍兮，人在前而曳

其纒。渺前溝之難卒越兮，且卻足而若驚。
于是結絞纒，束匠匠。約綵繁，刷朱鬣。下
女斂髻，倩媼裏裏。悅華袿而易衿襠兮，卸
紅裳而表以袴褶。爾乃按勒欲前，翻抑使
後。攏環拉鐵，拔掇傾奪。橫舉盤辟，而作
其怒。樹骨猶挺，飲沫類布。乃釋轡而縱
繡，頓撒跪而擲胯。鬱跳路之未追，迅漂騰
而驟去。儼風雨之乍來，恍波濤之急下。
焱揚倏忽，非目能睹。搶捍凌越，接息而
到。騁使嬖之妙技兮，奄踰曳乎驚駟。摩
倭髻而側植兮，拔雙跗而倒投。歛竦擢以
鴻翩兮，遽翔羊以鵠游。錦標揚而謫坐兮，
珠竿偃而傍招。邁風迫與景躡兮，疑電激
與星流。心徒傲乎岌岌兮，耳但聞乎颼颼。
任當前之累詭兮，曾不假乎逗遛。乃帥爾
而奄逝兮，亦雪然而中收。或藏身于曲鐙
兮，或縶足乎長鞦。偶偏倚乎半胛兮，更分

懸乎兩鈎。旋通臂而舞雙帶兮，遂俯躬而
塞百旗。當夫迴身而若摧折兮，忽鳥集以
驅也。及其震蹕而近摩跌兮，又孰爲之扶
也。爾乃紅游頓掣，鬱怒未息。驤首浮雲，
蹋足西極。膺門生風，汗溝出血。怵心搖
神，驚魂墮魄。熊經其觀，鹿駭而格。回視
婉孌，眉有微澤。揚鑣擗摘，恍飛翮者。蹶
地未幾，復將驚者。

陸蓋思曰：怔魂動魄中細按之，仍是目接神授。

西河艷情乃爾

王丹麓曰：能于古賦中見紀事，復見演說，委委曲曲，親切不隔。體貌神變，心力微緻。亘古創事。

寶鑑賦

汝南劉使君持衡于茲，猶鑑監物，應而
不藏，動得不偏，光景有曜，型模畢見。有

負局之奇，兼容成之觀。于其行也，指鑪臺寶鑑以爲之賦：

乃若軒轅擊橐之時，黃帝捧鑪之際。召龍神而下之，謂玄冥之可恃。洞庭有夫夫之金，畢方起熊熊之燧。晞日月之光儀，察雷霆之髣髴。蚩尤裝炭于其傍，祝融摩范于其列。爾乃就諸翕闔，縱之駭躍。溢爲波濤，揚于輝燿。初視之如芙蓉之發于塘，既視之如列星之旋行。一照而江海得其清霽兮，冉照而天地亦爲之低昂。至若水心濯濯，火齊熒熒，壺冰欲泄，盤露將傾。驚霹靂之閃，似蟾蜍之生。鬼神因而悚視，魑魅于焉變形。燭之垣間既不隔，蝕之泥中亦不冥。遂使光涵境中，明起象外。毛髮不私，圓方無礙。已洞隱而燭微，且窮工而極態。動佳上之低徊，增美人之盼睞。鸞鳳拂舞乎其前，蛟龍盤旋乎其背。日去

珥而長懸，水浮光而不碎。因觀察之紛加，故砥磨而有待。況乎仁壽宮前之鑄，凝陰殿上之銅。邁咸陽之舊製，擅明光而愈工。薰金烟之煜煜兮，洗玉乳之淙淙。瀾珠膏以爲之淬兮，擷晶旃以爲之礪。順西庚之多蓄德兮，藉東冶之有餘功。繫繫組而揚珮帶兮，琢珮璣而賁其形容。遠瞻國史之留青兮，近照宮衣之賜紅。又況廣陵素書，赫連墨篆。冰華有紋，雪色如練。五日成，千秋可鑒。歷試臺閣，時荷顧眷。既不疲于御物，復不昧于白見。遭妍得妍兮，遭蚩得蚩。我獨何心兮，惟物之來。鉅以見鉅兮，杪以見杪。我獨何心兮，惟物之照。豈獨背負圖書，影飛烏鵲。阿房星明，耶溪水涸。鳳搏廓外之毛，螭展蟠頭之角。圓規之望已成，長壽之名可樂。縈桂樹而能明，拂菱花之不落。

松聲賦

是以亭亭山上，鬱鬱溪邊。潁川驛畔，張良廟前。長松千尺，偃蜷連騫。恍龍蟠乎道左，似蜺飲乎通川。就而視之，則青針乍長，紫蘚初蝕。節帶霜皴，膏隨露滴。茯苓盤其根，蔦蘿施其枝。上凌清漢，下薄回谿。崇柯翬翬，曲榦低迷。喜映日之成蓋，每牽雲而作衣。則有青蘋生風，赤峪延籟。風繞枝中，聲流樹外。呢呢焉駐語之在林，咿嚶焉山蟬獨吟。漸轉而增揚，喊吼焉如松根斷石，千年而火發兮，嗽吸焉鼎滌滌其沸淫。爾乃草裏泉鳴，竹間雨響。蜀布春裁，吳絲夜紡。接殘息之呦嚶，漱芳流而偃仰。其或箏箏暗調，竽笙間發。銅脆能啣，絲長可紉。雲間有贅婿之臺，海上去從師

之楫。嘆吹笛之無從，悵援琴而自合。至若沙崩頽岸，堰決荒堤。喑寒朝涉，呼涼夏畦。鳥號澗底，鼃吼江淮。車轉蓬而颺遠，矢拖翎而過遲。舵有揚帆之駛，馬如拽練之飛。薛御嘖喉于鄴下，孫登長嘯于山陲。又沉噫氣蓬蓬，搏颺梢械。驟聽嘿呼，再聆嗃呶。商山之路既賒，秦岱之封難接。緬九州之遙遙，望百川之渌渌。恍西陵之上潮，聽未終而嗚咽。

抽思賦

惟憂思之鬱鬱兮，獨永歎而增傷。思蹇產之不可釋兮，願還歸吾故鄉。悲夫秋氣之繁烈兮，盼修途之孔長。睹茲六幕之難與居兮，欲淹留而未能。靡兮岌，崕兮岼。山高崢嶸兮，以崩以方。限兮隄兮，伊

虎豹之室。茫茫兮遠渚，溟濛渺沔兮溯此極浦。往既多風兮，來又多雨。伊龍蛇之都居兮，渺不知其所處。增戈遙布兮，置羅四張。任蹇蹇之遍天地兮，又安知予之相羊。擣申椒以爲糧兮，舂桂花以爲黍。苟椒桂之饒遺粒兮，受之以筐筥。朝涉予于淮汝兮，夕予濟于江湖。苟予情之信芳兮，雖僻遠亦何傷。寧不知去故而爭就新兮，何不變此態也。誠不忍循俗而爲詭隨兮，猶有曩之志也。夫苟同轅而不異軌兮，又何必離此伴也。乃驅衰而忽馳廣兮，又何以爲此援也。少歌曰：吾思兮美人，依風穴兮上崑崙。晝嗽珠玉兮夜餐以珍，層臺萬仞兮繚金銀。吾思兮美子，嘗乘雲兮去來駛。身披薜荔兮首戴蘭芷，君不歸兮奈何此。倡曰：長行瀨中，嘆無衣兮。棲遲此鄉，三年不歸兮。無冬無夏，但視草生與

草衰兮。路何北南，指星馳兮。身居此地，腸能九迴兮。景短夜長，邈予還故墟兮。煩冤流滯，所賴此抽思兮。神游四荒，周八垓兮。古昔賢哲，往以此娛吾志兮。吾今效之，抒爲言詞兮。獻歲發春，渺無期兮。聊假白日，度年時兮。

秋雨初晴賦

惟茲西役，道出江下。兼旬霖霖，阻于逆旅。時值秋節，天漢傾注。一日而二十四風，一月而三十六雨。曜靈挽不來，萍翳推不去。欄隙殆將百窺，門前不出一步。壞道不得平，前村幾時赴。衣被漫漶，神思湫濕。沙市夜沉，城漏晝滴。聽蜀道之鈴，鞭夷陵之石。痛故鄉之淒迷，盼長途而嘆息。爾乃夜雨暗收，朝光乍起。屋角熹微，

牀前晝矚。林柯之響暫停，瓦雷之鳴亦已。陽久伏而遄迴，日將升而倚徙。隔江驚漁唱之來，枕畔有鵲聲之喜。于是霏霏龍燭，遠與烟連。團團雞子，恍在霧間。犬因疑而思吠，蝸將避而屢遷。西壁之棲霞未定，東牕之漏景將圓。遂乃斜啓林扉，大開江閣。遠浦蒸烟，奔流赴壑。眉小礙以微舒，體頓輕而欲落。槐宮有趨燥之移，江浪起負暄之躍。攬蘋蓼則滴水流枝，拏芙蓉而含滋在萼。于是驛馬散步，林雛試飛。莎雞鼓翅，鷓鴣涼衣。半岫掛機頭之練，長塘簇履齒之泥。箏解潤而柱緩，竿懸帆而纜低。水盈溝而土蟻滅跡，浪映壁而金蛇作輝。況乎廟社稱竿，酒旗換布。折禾耳于中田，決溝脣于當路。黃綿慰炙背之翁，繡闥謝掃情之婦。蛛網破而絲短未牽，荷溜傾而葉乾如故。又況金風淒絕，白露泠然。

秋晴可愛，尤宜曉天。宿雨歇漢陽之樹，新烟生綿上之田。時屢淹而惡伏，夜方長而厭眠。銀牀動則輾轡發，銅關啓而舟車牽。草蟲宵吟不斷，山蟬夜嘶復連。廟市啓攤門之路，村酤索開甕之錢。客境惟乍游爲可樂，主情以初見而相歡。又況三載淮西，兩年江介。前月洲邊，今朝浦外。恨王孫之不歸，悵美人兮安在。過江州而太守難依，入西川恐使君不待。天涯酒保，那便知音？複壁餅師，著書可怪。吟下葉之詩，思湘蓴之菜。竿未曝而衣紕，河過淫而橋壞。惜牛渚之窮游，辜幔亭之雅會。縱令雨畢長途，日當亭午。光紀凌寒，元英起素。一陽吹緹室之灰，八載換雕時之絮。緬短景之易馳，惜流年之虛度。

健松亭賦有序

武疆之傍有名園焉，花竹臺榭，雄于新都。贈公方先生爲遂安相公仲子，曾于崇禎之末，避寇鄰郡，得括子松于黟山許氏之舊園，植之齋前，朝夕灌剔，蔓葑而櫛爽，累經冬榮，不厭春德。康熙甲寅，常山開化寇起，園復燬于寇，所有花竹，無復槎枿，松獨無恙。予同年生方君渭仁，以制科試授館職，遂于誦芬之次，慨然念先烈未沫而手澤尚在，因構亭而楔之，名曰「健松」。蓋取唐詩「松涼夏健人」之句也。然亦曰松公老健，可永芘吾宇，乃自爲之記，而屬予以賦。賦曰：

夫何長松之離離兮，稟上崖之清神。甫鬱鬱乎在澗底兮，遽亭亭乎覆康干之門。

天風起而吹其枝兮，野雲裊葉而纏其根。上分五釵與三鬣兮，下蟠四荒之與八垠。固其礪礪饒勁節兮，抑亦崔錯焉而多蒼鱗。吾知支離之得爲叟兮，又何必夭矯之有如人。乃張湛所不得而植于庭兮，自非鄭遨之可栽于軒。獨移樹于方干之故居兮，云遇之元度之舊園。爾乃扶蘇偃蹇蒙連卷兮，攢欒欒桅詰詘盤兮。團可爲蓋修可爲旃兮，其影如屋其聲如波瀾兮。皴皮溜雨霜榦摧湍兮，龍攀虎跛猊攫而鯨爲翻兮。不繫馬羊以待棲鳳鸞兮，志在丹青而第託跡乎青巒兮。何有夏貢，又何有乎爲秦官兮。若其枝繁葉擎，輪囷偃側。柯類青銅，根似白石。仰欲扶輿，俯若戴幘。見之徂徠，名爲柜格。時化青牛，每憩黃鶴。超然櫺檻，表出林薄。朱衣披其巔，寶劍掛其脚。家鄰仙橘之山，人在桐君之壑。儼雲

霞之自來，恍風雨之間作。此固非培塿之所能生兮，又豈匠石之可得而量度。然而方儲種此，亦有年矣。朝夕摩挲，得此茂畎。膚理條暢，骨骼嶮顚。本性勁直，乃其節爾。曲池既已平，亭臺既已圯。盍無服食之粒，墓有拱把之梓。南州之樹早已下垂，東平之枝亦又西靡。乃復寇起樵蘇，兵加剪伐。喬木摧爲薪，擢莖截如髮。建木之影俱消，鄧林之茅不茁。五陵之蔥蒨顧盼已非，八公之草木驚怖未決。何石楠之端正猶存，豈樟公之仁壽不殺。毋乃高顚所倚，世勿能移。萊公所種，人不忍拔。宜乎見橋柯而興俯仰之思，睹梓桑而起敬恭之節。夫几筵勿越者，孝子之永思然也。播植勿遷者，先人之手澤存也。況乎有元輔以開其先，有太史以繼其後。開者作之，繼者守之。推斯旨也，可以永久。是故齊

武留舍南之桑，劉尹蒔丹陽之柳。錦衣以禪代而辨其榮枯，羽葆亦逾時而卜其安否。吾聞樗櫟之在澗也，本以無用得全。散木之置地也，多以不材見棄。而茲之哲匠不施其斧斤，虞人不加以擗薙。匪溝中之剗剔，無道傍之鏤鑕。材非梨柚，未嘗稍殞其纖榮；質即梗枿，不敢爭收爲重器。是豈上黨有木，焚之不隳，拘尼之材，翳而不敗哉！蓋貞幹之或殊，而孝思之有異也。

鹿車臺賦

有序

昔東京鄭弘出蒞方州，忽遇兩鹿隨車而行，或前或後，有如夾輶。于是觀者咸相起賀，卜其徵休，則曰：三公兩輶，畫鹿其間。弘故人召，領參崇班。今者中丞某公，開府三吳。山河帶礪，冠于睿

符。八牙並建，六纛咸啓。風和雨時，擴治千里。乃者閒暇，車過藩鎮。彤麾分道，白鉞如陣。前驅木呵，蟲蟄以震。獨兩鹿者，出自涂莽。驂轂僊僊，驤首就路。武冠甲仗，驅不得去。竟隨車而還轅，儼爭道而歸幕。遂留蘭楯之間，從之柏臺之下。因是有感于心，爰爲行臺。錫此嘉名，題曰「鹿車」。屬吏爲之抽牘，賓從因而賦詩。借三旌之先闢，俟兩幡于後來。某也不才，亦爲之賦：

乃若麟符屢授，貌屏乍設。茜旆熊飛，栢袍鵲纈。加解豸于元冠，集鸞鳳于高闕。巷已逐夫虎蛇，尉能驅乎蚊蠚。出門無訴冤之鴉，在囿有含生之蟹。璽方獻而鳳來，圖將呈而馬出。仁禽下應大宮懸，天廡上追乎太乙。此固勝祝鳥之楯郎，過卻鷹之樞密。宜其黃鵠舉而風雲以隨，大鵬飛而

海水皆溢。若夫呦呦之食，天子饗賓；牲牲之友，以俟群臣。飲白雲之汁，戴七星之文。名在丹臺之上，生于紫水之濱。饜腊者長年齒，佩質者宜子孫。雖羨門之當豢，亦籛宿之可親。是故毛具章衣，皮緣藻線。角帶銅牌，蹄環寶篆。既包體以爲儀，亦搖尾而作扇。含毫成弗祿之斑，蹋地作蓮花之片。漢王捷足而得之，鄭人藏身而不見。是豈斑龍之有神，抑亦仙鹿之善變。吾聞麋之來也，鹿引之，群鹿從之，雞斯之馬將駕，而鹿游乎其間。蓋神物之出，百靈在前。山澤有曜，仙驥可牽。故宜春之鹿，邁唐興而出芙蓉之苑；塗循之獸，懷漢德而進太液之池。況乎撫舞鶴之舊市，巡鬪雞之長陂。一出而蛟龍並翔，再出而麟鳳相隨者哉。故夫御史在臺，烏號于榮；侍中入陛，蟬集于冠。神雀布鱣堂而關西入拜，

鸛鵒啣魚袋而少監改官。張氏封侯，青鵲化印文之石；望之作相，華蟲立車較之端。況乎筮仕虎林，驅車龍海。使蛟島以揚威，樹蜺旌而布采。雄藩作吳下之封，幕府鎮平江之塏。自宜即鹿無虞，標枝尚在。跂跂斯奔，俟俟而會。傍彼兩幡，誠有如畫。因之隨車，返于官廨。張月在前，營室以待。乃美輪而美奐兮，誠可游而可娛。喜燕雀之能賀兮，更烏鼠之攸除。闕堂前之旋馬兮，徙車中之載書。且疏畦以種竹兮，復通渠而灌花。至若坐有華茵，筵開綺席。傍列鼎鐘，前連棨戟。有鹿當前，分蒿而食。彷彿善警，其角外格。或背負大印牀，或口啣乎書冊。但尋祗苑之花，不觸西昌之壁。假臺柏爲朝餐，藉幕蓮而夜息。襲柎陽之佳名，追鹿洞之遺則。又況賓載鹿車，談成鹿嶽。澆旨酒于鹿腸，啓修樊于鹿

角。指困鹿而百室盈，開涿鹿而庶邦屬。篋有鹿首之瓊，則名玉在懷；庭有鹿蹄之草，而寶劍在握。是將進泰階而覘其有異瑞兮，又何如作斯臺而與萬物以偕樂？

黃桂生紅桂賦

有序

大夫望海之樓，符使專城之署。種淮南之叢桂，先賁禺而試花。滿林黃雪，忽絳彤雲；萬疊金沙，偶噴丹屑。八樹得之以爲奇，四民望之而成瑞。維時坐客吳江，顧樵抽牘作賦，百里命和。夫古有和詩而無和賦。顧肖材形物，同于頌聲；授韻摘詞，方之律體。但知諷有主賓，誰曰倡非予汝。因承來劄，稍綴成文，儻示通都，勿嗤學步。

何南方之珍木兮，經汜谷之冬榮。猷

朝來之墜露兮，歎秋高之緒風。邁臯涂之
 窅窅兮，駕岑嶺之菁蔥。爰挺質于天闕兮，
 遂分香于月中。於是移種郡亭，植根官廨。
 宛委山前，蓬萊閣外。樓名飛翼長存，堂貯
 清泉猶在。爾乃日映團團，風生颺颺。霜
 娥所栽，吳剛是守。黃糝爲糧，金鵝作酒。
 塗蜜餌于方櫺，摘松花之盈斗。祇陀金粟
 難名，玉洞仙蕨無偶。僅此東堂一枝，已勝
 寒巖十友。夫何鮮支如纈，有朱棧生其間
 焉；高懷作筴，有丹芬匝其幹焉。吾聞弱
 河紫蘂，實大如栗，群仙之所餌也；慶元紅
 犀，殷于甘蔗，中禁之所移而植也。故八柱
 之盛，四色均備。三種之次，以丹爲最。今
 以十洲之英，詘之作專城之長；五都之伯，
 進之領九列之會。固宜爍丹砂于上林，錫
 朱纒于在陛矣。而乃黃帕之捧，三鳳廻其
 顛；黃麻之宣，五花判其側。布袞衣而藻

火潛移，垂繡裳而絺絲頓易。欲祛黃霧則
 天半爲之生霞，將祀黃雉則山城爲之標赤。
 坤貞效上順，每以丹棗抒其誠；兌氣兆金
 行，尤藉朱絲表其直。則夫嘉禾雖共穎，徒
 羨多莖；縱使麥穗能兩岐，猶嫌一色。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齊子又字子稿

九懷詞

昔屈原放于江潭，見楚南之邑，其俗好祠，而善爲哀歌。每祠必師巫男女婆娑引聲，歌神絃諸曲，以悅于神，而其詞鄙俚。原乃作《九歌》十一章，變其詞，大抵皆憂愁幽思，中心靡煩而無所發，不得已託茲神絃哀彈之，以攄其抑紆之情。其聲橙橙，聽者生故居之思焉。予避人之崇仁，寄宿于巴山之民家者越一年。過客祠華蓋山者，不遠百里，舂糧負之，巫者吹簫度深林前去，

且行且吹，聲斷續呦咽，不忍聞。思故鄉越巫與楚相埒，而詞鄙尤甚，士君子猶歌之。當晉武惠時，予鄉人夏統以採藥入洛，洛王侯貴官爭物色之，欲強之仕，統乃歌土風三章以見志，聞者曰：「其人歌土風，不忘故鄉，當不願仕矣。」遂爭致酒醴而去。土風者，一《慕歌》，祠舜也，謂舜能慕親也。一《河女》之章，祠孝娥也，以孝娥爲盱江女也。一《小海唱》，祠伍大夫也，大夫不良死而屍于江，哀之。江也者，海之小者也。雖其詞不傳，不知何如，然亦神言矣。今蕭俗祠神尚有伍大夫，而舜帝與娥不與焉。且其詞不記，不能如仲御之能引聲，而故居之思則未嘗忘也。因憶鄉祠當歲終，巫者祝神名甚夥，皆不可考，而其有特祠而略可疏者，名凡有九，雖其名多互異，展轉訛錯，亦且以意考証，并述所傳聞，定詞九章，以遠

附于《九歌》之末。縱詞不逮原歌聲聞，奏必不及仲御，而憂思紆鬱，前後轍。爰仿漢大夫王褒舊名，亦名「九懷」。曰：「吾懷之云爾，歌也乎哉！」

水仙五郎

蕭山俗祠水仙神。每歲秋節，上湖水仙花開，湖邊人家家祠之。其神有五，一名水仙五聖人，又名水仙五郎。相傳是鄉有五兄弟，事母孝，傍湖而居。當水仙花時，其母思魚餐，戒勿擾水中花，五人念滿湖面皆花，定無可取魚者，乃各衣鵝鷖之衣，入江水取魚，以潮至並漂去，因爲潮神。嘗乘白馬于水仙花開時還故鄉望母，故上湘湖傍有白馬湖，是其蹟也。杭俗祠三郎神，其祠在候潮門外

江塘邊。一日，神巫于祠時大怖，言霍霍五郎當來看三郎矣。須臾潮至，壞廟一角。問是何五郎，莫欲奪其廟否？曰：「蕭人嘗祠我，無廟，吾廟在江中，不須也。按伍相杭人，亦稱伍郎，此「五」字當是「伍」字之誤。伍相爲吳主所殺，煮之于鑊，盛之以鵝鷖之衣，而游于江。伍相大志，乃悅去鵝鷖衣，當潮上時改乘白馬，坐于潮頭。吳人望而認之曰：「此伍郎也，今爲仙矣。」故《組書》曰：伍胥死，吳人呼爲水仙。或曰：靈平死，楚人亦呼爲水仙。蓋水神之稱云。

前江兮風生，滄波浩渺兮江門不扃。須臾水上兮風雷并，排山而至今遙天晝青。砰磅訇磕兮儼樓船之進兵，銀戈組甲兮紛縱橫。驚濤築壘兮立海以作城，若有人兮推之行。聞鼉鼉兮播鼓，天吳謔譟兮馮夷

舞。前毆海若兮後逐水母，蝦官鱉卒兮不知比數。中有人兮騎白馬。二問早潮初落兮晚潮又催，江流上下兮無窮期。潮有信兮江有涯，望夫君兮君不來。三問江流兮不住，朝從此來兮暮從此去。望夫君兮何處所？四問春日兮西馳，楊花撲地兮漫天雪飛。江烟羃歷兮江雞啼。平沙草煖兮薰人欲迷，迎神不至兮打漿遲。五問榴火兮將燃，着單衣兮無綿。迎神不至兮潮欲乾。神指水仙爲期兮，今告予曰不閒。謇予將先期以要君兮，謂荷花爲水仙。六問水仙兮奈何？秋霜未降兮花開滿湖。神騎白馬兮張靈弧，解鞍歇馬兮在前山之岨。神之來兮待日下。七問水仙兮芳香，秋風淅淅兮花開滿江，神騎白馬兮靈弧張。西山射虎兮東山射狼。神之來兮山月明。八問泉清兮酒旨，斫龍斲蜃兮魚鱉鱸鯉。神左顧兮

不躋齒，但聽清歌兮颯然以喜。金槽玉挨兮銀甲指，琵琶三奏兮神醉止。旋風來四壁兮神去矣，白馬將行兮花猶在水。水滿堤兮花滿沚，望水仙兮思無已。九問

沙蟲王

八蜡總百蟲之祀，蕭人以祠蜡爲祠蟲，非也。於越都海涯，其地爲水蟲之國，而越世王之。當句踐伐吳，敗歸，吳兵追之，保棲于西陵之山而築城，其巔曰越王山，以其有城，名爲城山，俗名越王城。方是時，句踐意債，命婦人采苦菜爲藉，卧于其上，懸膽于梁，而仰即含之。乃合義士五千人滅吳，而瀦以爲池，歸令義士着錦衣散游江濱。一日風雨集，義士悉化爲沙蟲，句踐鳥喙有蟲像，亦死，

名沙蟲王。蕭人就城處立越王祠。相傳祠物凡三獻及列豆菹醢鱸脂，皆水產。或曰：錦衣義士，豈化蟲螺？或亦曰水國之王，應長魚鰲也云爾。

若有人兮披猖，脫介馬兮渡錢唐。左持弓兮遺矢，右帶斧兮缺斨。望深林兮延佇，爰託足兮高岡。聽烏號兮心驚，每左右兮顧望。右滔滔兮江水，左演演兮湖湘。世蹶蹶兮安之，將還歸兮故鄉。一問巔峴兮率隄，魄磊兮崛岉，中有巖窈兮可以爲室。二問葦茅爲蓋兮繚以牆，傍阿築闕兮羅修篁，搏沙甃土兮環之以城。三問方春兮采薪，春花滿谷兮正愁人。人擷花藪兮吾樵棘榛，晝當坐薦兮夜以作第與茵，使我賤體兮不得伸。四問前山兮采苦，春花滿山兮不入筐筥。取此苦草兮絺庭戶，朝出啣之兮人亦不吐，使我心兮苦兮苦。五問天開兮空

濛，乘虎豹兮駕豐隆，左抽吳劍兮右秦弓，恢疆辟地兮奪鼉鼉之宮，驅斥萬里兮霸江東。紛紛甲士兮如沙蟲，散游江濱兮類初晴之螻蟻，裁蟄發兮飛燼燼，君王千歲兮長有此邦。六問迎神兮何所？東溯十洲兮西極三楚。傳言傍海兮進樓艣，南開甌粵兮北寇齊與魯。句章汰沫兮何處所？迎神不來兮心獨苦。君不聞西陵兮有風雨。七問五木兮都梁，雜肴蔬兮進山堂。山城石豁兮猶有女牆，有鳥長喙兮來啄糧。蛆范蠡醢兮請遍嘗，薰蕕滿屋兮風悽愴。靈旗還海兮車留宅傍，吾與君兮共樂康。八問女巫兮紛若，身被錦繡兮首帶瓔珞，目含江光兮光射乎林薄，願與君兮共安樂。九問華鐙兮明燭，遙夜如晝兮千枝間發，樂倡遞奏兮宛不知夜漏之滴，雞將三號兮神屢出，東方欲明兮樂未畢。十問

下童

下童者，夏童也，名方，邑人。年十四，遭大疫，父母伯叔群從十三人皆死，方夜哭，晝負土葬十三屍，三年訖功，遂廬于墓傍。年十七，吳帝拜仁義都尉，遷五官中郎將，人爭附之，名其所居鄉曰夏孝鄉，年雖大，以孝童稱，因曰夏童。及晉元帝時，江陵有祠明下童者，以「下童一聲同，遂以吳聲明下童採蓮童曲詞，誤作此神迎送歌，而雜以神絃。今其聲猶存，每隔屋聽之，哀然焉。」

蓮葉兮田田，初出水兮如錢，朝迎神兮塘之邊。一問夕宿兮塘下，思夫人兮盡人之子，蓀何爲兮獨勞苦。二問陽鳥兮高飛，思夫君兮下棲爲君，愛鳥兮棲君之衣。三問野

獸兮騰騫，思夫君兮來前，住君之屋兮就君喙，眠感君兮而獸自馴。四問迢迢明下童，千里還相迎，早潮發瞿塘，暮潮到江陵。五問江陵荷花開，吹笙過江渚。迎神歸湘湖，花開吾思汝。六問奈何許，勸君進酒黍。沙純雖不肥，煬之可爲脯。勿食浦子蓮，蓮心苦。下童。七問奈何節，勿採蓮藕葉。葉面珠泪多，葉根藕絲結。珠泪有日乾，懷絲那能絕。下童。八問

江使君

江使君者，梁會稽郡丞江革。居官甚清而有惠政，徵拜都官尚書。瀕行將渡江，慨然一身。值風作舟輕，濤涌不能渡，還取西陵岸石數十片填之，始行。鄉人構亭于江邊，名「取石亭」，過者祠之。

唐天寶間，有客將南泝婺州，已僱舟，見有神鴉集柁樓，心竊疑之。傍晚老翁求附至此舟，舟人招之，翁曰「是舟明五更開後當有留」，忽不見。舟人乃祠江使君，密取亭傍石藏舟中。夜半開舟，風果作，舟人臨把柁輒作送聲云江使君，舟便帖然。後人依其聲作和聲，曰江使君去復來，風發當復來。

片香兮三焚，符官人奏兮上天門。須臾風起兮神降爾庭，東方千騎兮羅甲兵，旌旗蔽天兮夾鉞以行，君不見形兮試聞人馬之聲，屏息兮而嚶以嚶。一聞椒酒兮三澆，女巫進舞兮奏雲璈。天開巨壘兮靈旗飄，舳艫啣尾兮風行如潮。長綃紉船門兮樹之以兩旄，闐闐擊鼓兮在艤牕之交。君不見燒紙船兮陰風四來。二聞謦修還兮致語，使君留兮江渚。一葉兮如履，不能來兮不能

去。三聞車前無八驕，車後無伍伯。漂漂上江亭，前頭風波惡。四聞我欲迎使君，睹此滔滔那能息。使君倘能來，但願江流變成石。五聞菊旨兮蘭芳，羅六食兮進三漿。留使君兮成享，爰以躋兮公之堂。六聞雕壇兮砥廡，逼丹青兮爲此棟宇。留使君兮居處，臺有九成兮宮有九柱。七聞湯湯兮流波，留君不住兮當奈君何。長帆欲紉兮錦纜拖，相風下指兮神鴉過，神鴉未飼兮君不可以去。江使君。八聞江波兮瀾瀾，留君不住兮君何以爲。相風斜指兮前舟未開，紙錢拋去兮神鴉迴，神鴉雖去兮君當復來。江使君。九聞

苧蘿小姑

西施住蕭山之苧蘿村，其地在蕭山

城南二十五里，前有苧蘿山，山下有紅粉石，斜傍溪流，相傳西施居其間。章懷太子註《後漢書》，引故《越絕》曰「蕭山，西施之所出」，孔靈符妄據異說，謂在諸暨者，謬也。《舊唐書》又誤以蕭山爲諸暨所分，亦並無其事，詳見《蕭山縣志》刊誤。

施亡後，鄉人思之，爲立祠溪傍，以其爲鄉所出女，名小姑神，比之鍾山蔣侯妹稱青溪小姑之例。時苧蘿南去界水，鄉有浦陽江，環繞西南，而從其東北入海，俗名西小江。江岸牛頭山與苧蘿遙對，居舟行過者紆迴山下不能去，長年把柁，見北風生，輒歌曰「牛頭、苧蘿，一日三過」，蓋思之云。其後宋淳熙年，敕封施爲土穀神，曰苧蘿村土地先施娘娘，村人禱賽者日益盛。明萬曆中，邑祠城隍神，于九月廿三日爲城隍慶生日，集廿四鄉土穀神而游之于途，

每鄉扮尸，聘色妓扮娘娘神。教官應君，偶被酒，不敬，妓作神言，取酒盞擲其面，血出隕地，幾斃。知縣劉君代請罪，久之始得起。後以鄉中室女扮其尸。暨崇禎末，因國變罷會，嗣後無復有游神者。

山村兮苧蘿，西去兮誰家？沿門兮溪斜，中有人兮浣紗，溪邊桃樹兮時落花。閒花落兮溪濱，細草生兮如茵。風吹莞葉兮翻羅裙，青苔石上兮吾思美人。迎之不至兮徒延佇乎東隣，吹簫歇兮但嚙唇。閒朝不語兮夕不言，神欲告兮彈紅絃。聽鳥啼兮處處，看花落兮年年。閒年年兮歲歲，條而來兮忽而去。桂酒兮椒漿，欲留神兮不知處。四閒時仰盼兮朝光，黃沙漲霧兮山頭渺茫。村人賽社兮過前莊，神旗未樹兮晴沙晝揚，神之來兮衣綳黃。五閒擊鼓兮敲鞀，朝日出兮似臙脂，薄雲遮日兮山前雨。

飛。村人賽社兮過溪西，神之來兮濕衣。六
間小姑本明姿，生長此村裏，今作村中神，事
事得較計。七間牲畜共粢米，滋養藉神力。
風吹芡葉翻，兩面有顏色。八間岩岩牛頭
山，下江通芡蘿。感茲相通意，相望以作
歌。九間朝亦望牛頭，暮亦望牛頭，三朝復
三暮，牛頭望如故。十間

張十一郎官

張十一郎官者，宋護堤侯張六五老
相公也。名夏，邑之隰里人。初以父亮
爲吳越王時刑部尚書，入宋歸命，遂由故
任子起家，授工部郎中，稱郎官。既而海
溢颶風發，錢唐蕭山堤總壞，相公充護堤
使者，統捍江五指揮使，護海堤有功，封
護堤侯。乃以護漕當決河覆舟，旗丁繞

河覓相公不得，翼日有大龜負相公屍浮
于沙。巫者狂言相公已爲神，其屍歸葬
于蕭山之長山牖，而立祠牖傍，負山壁爲
楹，面海滔滔。每雨歇，見神燈數隊，沿
山而歸。宋景祐間，禮部請于朝，封英濟
王。蕭俗呼十一爲六五，呼官爲相公，以
侯王故呼老相公，至是呼老相公廟，邑人
來祠者呼老相公會。每歲三月六日，係
老相公生日，各鄉賽會總在三月間，鄉集
若干人，殺牲設酒醴，樹神旗張蓋，坐屋
子船，吹銅擊鼓到廟間，有神巫導念迎神
還船歌，侑之飲食，終日以爲樂。及入
城，則燈火滿街矣。明末，民殷富，每鄉
設賽會田，掄租割胙，以爭勝爲事。今其
田俱分賣，不可考矣。父老相傳，祠盛
時，相公神最靈。江塘首會家嘗殺神豬，
先以豬肝奉其母，其婦從旁竊食之。及

到廟，神巫呼使前，密云：「汝以牲飼母，孝也。婦何得竊食？歸當詛之。」其人
大驚謝去。當是時，神顯赫如此。

撞天關，撼雷鼓。男旁招，女拂舞。冬
贈堂，春弭拊。來無方，去無所。雲爲船，
烟爲馬。問白烟霏霏兮，碧水洋洋。鷗龜
曳銜兮，以堤以防。蜀龍初駕兮，茅旗畢
張。西行弱水兮，東通扶桑。彭咸何在兮，
冰夷久藏。啣木不可以填海兮，鞭石不可
以爲梁。逝將灩浪兮，遠放之無何之鄉。
斯世既不可與居兮，聊逍遙以相羊。問閼
兮斥，望衍圻，隄石爲甍兮海不溢。三間山
之曲，有神宅，神燈歸來兮，夜雨如漆。四間
剝羊剝豕，薦腥羶兮。芟毛薙土，築堂壇
兮。拔除鬻臭，具湯盤兮。金樞玉筭，藏衣
冠兮。四招以茅，願神之還兮。菹館包肉，
無敢先嘗兮。春秋饗祀，長居此故鄉兮。

海水可竭，神不可以忘兮。五間

北嶺將軍

蕭之北幹山，舊多種松，深林如神
居。山頭有嶺名北嶺，祠厲將軍神于嶺
間。或曰神以驅厲名，或曰此秦人厲狄
也，隨項羽入關，歸葬此山，稱將軍，以祠
在北嶺，稱北嶺將軍。相傳山前創地得
石穴，骸物俱壞，惟顱骨尚存，大如車籬，
即將軍墳云。宋徽宗朝，睦州方臘反，將
寇杭州，艤舟于蕭山西江之濱。吏民恐，
禱將軍神，忽東北風發，壞其舟，夜半見
甲士列岸傍，中有巨人，介首衣虎豹皮，
長出衆數尺，驚不敢近。知縣劉幹上其
事，封武佑將軍。暨元至正間，東南寇
起，西陵烽火徹晝夜，有從賊中來者，云

賊思分遣寇東浙，以江岸有兵故止，然實無一兵也。漁船涉帑者，深夜見神燈滿江岸，如列營然，以故賊終不敢渡。時青田劉基奉其母避兵蕭山，值縣修將軍祠，基爲文紀事，勒石祠左。北幹村人每歲于正月初四日祠將軍，至今不絕。元陶九成載，元時至正某年，大旱，禱于廟，得雨，俄有降乩于廟者，云將軍自言，吾有德于民，民不忍忘我，俾血食于此，幾千五百年矣。蓋祠久能神，《呂覽》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神之至，則近于怪焉。

翳北山之峯光兮，種落落之高松。合千章以爲屋兮，連五釵而成叢。上拂飛雲之窈窕兮，下蟠曲蟲之菁葱。遠觀紅廟在樹中兮，近乃識乎將軍。問松門兮如椽，甃玉趺兮挂朱櫺。黃驪爲旂兮白狼爲旗，頸披鉤鍔兮臂介以鈎。紫茸飾鐙兮琉璃

鞭，勃盧之刺兮鍍金之鐔。問西行兮秦關，羊腸萬里兮環如曲盤。將軍一去兮復來還，江東父老兮猶知令顏，千秋扞我兮戴將軍之恩。問松風兮颼颼，將軍之出兮駕靈虬。松風兮颼颼，將軍之入兮靈旗蔽之。不見將軍兮使我思。問松花兮如蕢，新開社酒兮醉將軍。社樹兮松楸，社糕三獻兮松陰未斜，請拂將軍之帽兮簪以花。問連年累歲兮禾未登，楊枝一起兮蠶眠不成。烏鷄攫肉兮鼠覆罌，雞雖失伏兮牛羊又肯生。年何幾兮遭時甲兵，官吏到門兮驚又驚。問但願兮今茲，倉庚鳴兮桑葉肥。耕牛叱叱兮長負犁，空村啞札兮惟聞縹絲，桔槔掛左壁兮清泉滿畦。高楊歇日兮涼蟬嘶，秋霜未降兮先授以衣。新收禾黍兮足供神之饔，王孫遊兮皆來歸。問

蕭相公

蕭相公行九，少時讀書雲峰山，或授之法。及長，爲吳越王時詞官，掌文史事。日日在朝，夜輒還家宿。其家人竊聽唧唧，疑房有他男聲，妻羞之，伺其行時，見蹋雙鵲去，即履也，乃匿其履，不能去。事發棄官，住雲峰山巔。邑有旱澇，能興雲致雨，且能以咒療諸疾。一日城有疫癘者請召至，將入城，忽失所在。鄉人思之，塑其像于各廟院潮神之間，以其無專祠，故雜附之，非潮神也。每臘盡歲初，鄉人召巫讚年祠者，入夜讚蕭九相公，以三巫婆娑。一巫司唱念，擊雞婁鼓。一巫男女各一，無女則以男飾之，作相公與夫人問答，念採茶歌，攢撫蕭人鄉

俗鄙語，他縣所不解者，訥訥爲笑樂。其舞，男女各旋轉，其身若旋風然，名曰罡頭旋。以神曾蹋雙鵲，又名喜鵲罡頭旋。相公失名。

望雲峰兮崔嵬，扳蘿捫葛兮與雲齊，獼猴爲家兮狐狸宿棲。深林如幄兮邈不可以居，願無忘兮君之間。一問七寶兮象牀，九光如晝兮照修房。下莞上簟兮湘屏四張，君之居兮無相忘。二問來不聞兮去不知，靈芬欲告兮拙言詞，空彈寶瑟兮吹參差。三問蹋空而來兮蹋空而去，靈芬欲留兮不能住，徒秣其駒兮枉繫其馬。四問雞婁兮鬻鬻，燕螺甲兮熒熒。醺清泉兮乍汲，煮香稻兮方舂。把蘭芳兮舉步，避苔滑兮斂躬。五問斂躬兮進舞，烟蛾側促兮不勝楚。倏而鸞翔兮忽而鵲舉，紅帽遠颺兮儼翻風之羽。履牆窄略兮不踐土，東西摇曳兮莫知處所。

蓮花鏹兮等急雨，請君看兮胡旋女。六間左
昂兮右低，隨風上下兮烟霏霏，下貼土塊兮
上拂天池。緩看翻蝶兮迅看雕隼之飛，霎
然而罷兮不動衣。風生滿堂兮如神來斯，
惟明神兮能鑒之。七間

荷仙

荷仙者，俗云即荷擔僧。相傳來蘇
十八都有雲門寺，即僧宅，僧每出，人問
曰：「念佛何用？」曰：「成仙耳。」因亦名
荷擔仙。今神巫讚年祠終，亦讚僧，如曰
「昔日有個荷擔僧，前頭擔母後擔經」是
也。但僧與俗何涉？俗安得祠僧？且
僧安有宅？即荷擔僧亦安見爲蕭山
人？舊以問之先檢討，先檢討曰：此賀
監也。監，吾邑人。少名知彰，取「知微

知彰」義也。字痺生。痺者，彰之反，取
「彰善痺惡」義也。舊居來蘇鄉，鄉有周
官湖，嘗請唐宗乞周官湖，而宗以鑑湖與
之，今周官湖俗訛稱周家湖，正在來蘇
鄉，與雲門寺相近，則「荷」是「賀」之誤，
「擔僧」是「痺生」之誤，「荷擔僧宅」是「賀
痺生宅」之誤。其曰仙者，知章爲飲中八
仙之一，名酒八仙。又爲道士，俗所稱仙
官者也。且夫知章，唐學士，一旦高蹈遠
引，卻其官歸里，拔乎世俗之浮游者，則
亦仙矣。

擊石兮砢砢，神之來兮有風，試看燭梢
兮搖搖兮。一問吹簫兮唔唔，神之來兮先以
雨，女巫嚶水兮如震霖之下。二問乘船來有
芻脰，騎馬來有紙鞍，君來騎馬似乘船兮。
三問皂帽來是朝官，黃帽來是羽官，君來皂
帽兮又黃冠兮。四問嘆西堂之不扃兮人不

能違，笑東館之無闌兮，誰則能辭之以歸，君
今來還兮，豈非仙兮？五間朝行齊魯兮，饑無
餐，暮行吳楚兮，席不能以慙安，朝朝暮暮兮，
徒辛酸。君今來還兮，嗟乎豈非仙兮？六
間城南有林，買千斛兮，城北有窟，爲君築釀室
兮，濁者爲涕，清者爲鄙，淥兮。七間迎君前
湖，移之還南塘兮。左有柳姑廟，右復置道
士莊兮，請君飲酒在此莊傍兮。八間採葍爲
核，縮藕以爲漿兮。荷花百里，風來聞香
兮。如歎沙落，又如飲烏鄉兮。晚來微醉，
聊宿之荷之間兮。謂君酒仙，又謂君荷仙
兮。九間荷有蓋兮，蓮有房，君有友兮，名釀
王，分茅錫爵兮，不如守此醉鄉。吾欲並祠
兮，君之傍，春祈秋賽兮，祠有常，千年萬載兮，
長持此觴。十間

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初晴稿

誄文

家烈婦誄文有序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遂安方公子妻毛氏以殉夫身死。其舅氏編修君與予同館同籍，而其父明府君則又予同譜弟也。當予官京師，正值公子就婚、烈婦守志之際，在庚申四月。維時日睹心怛，曾爲文記墮樓事，示京師屬文者。暨乙丑之冬，予與編修君先後南還，

而烈婦亦扶夫柩室歸里門。距守志之歲又踰十年，烈婦年二十七矣，乃請營高丘，矢與同穴，絕食廿日，畢命一旦，嗚呼哀哉！

夫以同里閭閻，歷世婚姻。論羊鄧，無顧我顧伊；在王謝，皆佳兒佳女。既百年之有定，真兩小之無嫌。爾乃兩家宦蹟，各在天涯。三月婚期，移之夏首。止逆女于燕河之北，議館甥在汴水之間。臨川內史，應過郗氏成婚；稷下淳于，甘作齊庭贅婿。借河陽之花樹，暫結交廬；開彭澤之酒罇，充爲合卺。無如羸女多姿，蔡夫有疾。星橋初駕，便言河鼓將摧；蟾鏡方圓，忽報藁砧欲碎。徒設芙蓉之枕，相視猶虛；任歌《采芣》之詩，守而不去。倒玉樹于瓦棺之內，折金釵于鈿盒之間。茂陵何在，誰爲上封禪遺書；函谷未還，猶似聽鈞天雅樂。

用是志切儀雙，理惟從一。賢名如謝蘊，自合嫠居；夫婿是陰瑜，豈容再嫁？是固然已，徐而思之。彼夫驅車吳市，祇重時年；解佩湘臯，勿需歲月。然猶神女以三秋爲刻，麻姑惟千載之期。至若樂羊游學，一歲遄歸；秦掾新婚，經時始別。商陵操別鶴，同居者尚五年；蜀國獻離鸞，比翼者匪一日。豈有片時荏弱，便覆黔衾；三日羹湯，僅嘗許藥？計寶帳拖身之日，正靈絲續命之年。襜暗解而身未分明，鏡欲開則眉仍鎖結。而乃餐茶未既，腊毒頻施。樊姬不擇肉，端爲腐腸；向母反攘羊，恐其留舌。吞秋胡之金而不死，懷荀氏之刃以自戕。然且地出窮泉，天無生路。貝州婦本無賴，絞頸車簾；皇甫妻亦何爲，懸頭欄楯？偶見星河之燦爛，且乘傅婢之迂疎。憂時倚柱，漆邑長號；入夜登臺，楚符不至。千秋

金谷，居然墮向樓前；數仞青陵，竟爾投之臺下。肱三折而未絕，魂九死其奚遷。計無復之，故爲好語。自昔下宮之難，全在立孤；授室之誠，不嫌負子。既有嗣，備三從之列；可皈空，具八覺之依。況復溫生有夢，難免思鄉；連尹之尸，未經歸楚。魂離湘浦月，到處堪愁；柩在華山畿，何能遽返？姑秉燭伴隣家之績，豈攜琴效陌上之彈。持齋逾百日，譬如還侍太常；卻愛斷三塗，不過仍如處女。詎意息夫人之居室，終日無言；賈大夫之如臯，三年不笑。靈輅南載，宛然車轄來牽；虞殯東歸，尚用吹簫爲節。執丹紼于牽絲之手，幕紅牆于卻扇之人。

乃復疏麻作帔，已過三年；擷藻陳羹，又經十祀。樗里子之墳塋未造，夏侯嬰之石室安存？請營吳市之西門，少釋殷楹之

左殯。急求吉兆，移時聽白鶴歸吟；遂有佳城，不日協青烏相法。乃言季武子之西階，固當返哭；然而平陽侯之北郭，原有同埋。考夫合葬之禮文，加以同棺之遺命，昔固有之，今所願也。于是捐仲子之餐，因而受翳桑之餓。形容盡毀，何嘗愛楚國纖腰；肉食都捐，猶自令條侯閉口。顧婦本張玄之妹，因之致辭；左殯以太冲爲兄，于焉相勸。生如露水，誰能百歲長存？庭有桑榆，何忍半途相棄？悅衿裁小結，已誤終身；豚饋有全施，未膠半齒。痛辛壬之幾日，比丁癸之無年。膝前方朔，吐哺裁周；泉下仲卿，牢羞有在。當視尊章之奉養，無嫌丞令之多言。而乃痛至摧肝，衰如充耳。女嬃來北渚，徒令頰頰陳詞；淑媛上西山，翻共夷齊卻食。爰授兒以范喬之硯，且報夫以劉令之書。生辭愛嗣，不能織

屨長安；死別舅姑，一似屠身淮市。乃于除夕之將臨，坐令仰天而長逝。嗚呼哀哉！

原夫齊著禮，祇爲生倫；兩姓成歡，不皆死義。然而忠臣多殺身之節，賢閨饒殉難之文。惟恐伯姬貞行，厲之不終；長舅謙恭，幡然而改。是以梁高行之刺體，君子無譏；楚昭妃之喪身，前賢所重。蓋死生大事，患在因循；貞淫之幾，分于俄頃。自末學以偏畸爲戒，庸流惟陋簡之安。塚中小吏，未免過情；縣上慈親，目爲矯性。以致孝子鮮剖肝之贈，令妻無斷臂之旌。帷房多曖昧，暮齒皆孀；術序有常型，捐軀非訓。是使狃兒飾面，得冒榮名；精衛填河，長懷幽怨。雖或風俗之有殊，抑亦教化之未備也。

某忝居下史，遍閱前文。范蔚宗之新書，劉更生之舊傳，懿行嫩節，代不乏人，如

烈婦者，誠亦罕有。將欲追諸往昔，傳之後來，鋪揚聖化，以勵末俗。因撫其實行，疏其苦心，倣前代遺編，而敬爲之誄。其詞曰：

石英之村，婺星之里。有美一人，于焉鍾止。中郎好女，太史高門。崔盧舊締，潘楊世婚。未頌椒花，先吟柳絮。既擅研黃，復工織素。乃隨父宦，遠過滎汴。忽聽鳴鵠，于此奠雁。何悟洗馬，渡江而疾。三日未周，百端交集。顏敗叢蘭，冉歌《芣苢》。寶扇誰開？金匱難啓。從此生別，遂成死期。楊雄投閣，蘇秦刺肌。最難堪者，少得羊鋼。聞義便危，偏啖不吐。乃幸保傅，多其捍閑。孤立趙氏，身隨阿潘。爰把素縵，且扶丹輦。梁鴻去吳，杞殖在路。遠相牛眠，近聽龍耳。小吏新墳，貞娘舊塢。將瘞銅劍，忽卜金釵。周公合葬，齊階並埋。瞻

顧傍徨，早夜悵惻。黔婁有餐，揮而不食。嗚呼哀哉！秦臺鳳散，吳市鶴歸。自茲遙夜，兩棺相依。嗚呼哀哉！天上人間，幽恨何極！我爲此文，雙泪霑臆。嗚呼哀哉！塚號並翼，山名比肩。千秋萬世，試視此間。嗚呼哀哉！

原評曰：烈婦峻節，不可無此文傳之。時西河歸田後作，載方氏家乘中。

勅封禮科都給事中前工部郎中姜公諫文

并敘

康熙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皇清勅封禮科都給事中、前工部都水司郎中姜公卒，嗚呼哀哉！惟公以故明工部郎爲太僕之曾孫，光祿之文孫，宗伯之令子，而今司諫之嚴父也。公爲工部郎時，督

視北河，河水暎竭，漕軍霽期，動責渠使。公移諸南河，疏理穿貫，衛河有水，可用灌救，第以溉畝所瀦，坊庸私密。公力請總憲，躬按蘇門，周視機要，手啓闕牘，凡發三板，頓浮千艫。時當事用公疏，請衛河之傍專設分司，轄斯濟運，以剔漕害，到今賴之。而衛鄘巨家水田減漏，概怨良策，飛語蝨至，遂乃得罪。今者以司諫君貴，優游閭里近三十年，揣摩金石，淪湏辭賦，卹餒問疾，鬻孤嗣天，國稱遺耆，人詠耆英。如何神察，殲此民望。春秋七十有五，偃然遽逝。嗚呼哀哉！惟予小子，與司諫君游，同侍言笑，謬蒙下逮，一如等倫，均于宴歡，忘其貴齒。每丁閒日，酒食醉飽，兒童賓客，虞虞衍衍。暨予蒙難，置之田舍。諸妄領會，並爲拯愬。誰謂壽享，勿用傷毀？自昔先哲，

每因後生銘德纂績，以表旒旗。今公贈終，豈得無誄？嗚呼哀哉！用爲辭曰：

皇矣工部，於惟國楨。名垂海寓，生應星精。喬木既折，泰山其傾。影駒載駛，陽烏不明。聞訃相俵，登牀皆驚。遠隨鶴吊，親當驢鳴。猗與先乘，踵之岳靈。上邽天水，判由齊庭。尹姑周代，袁楊西京。司空邁蹟，太僕是承。疏賁光祿，史著春卿。公生紉袴，有繼錦名。阜羈天驥，紗盛夜螢。曾遴藝圃，甲乙論程。世聆月旦，家爲范型。初游蓮幕，參畫中丞。繼遷虞曹，分司水衡。張秋奉使，官冬受成。衛河肇濬，肥泉底平。桃花爲浪，楫竹如楹。輓漕獲濟，封碑作銘。亦越家造，能傳一經。育茲國器，居然兩鏹。風揚玉樹，氣接金莖。掖垣再入，平臺七爭。佩紱總赤，依蒲能青。勝彼張湛，稱白馬生。是故京兆，虛席以迎。

文列旒，以當著銘。嗚呼哀哉！

方忻祿養，累加恩榮。龍章早賁，鳳書頻徵。誰知一旦，乘雲上升。嗚呼哀哉！微聞伏暑，晏眠桃笙。牀環子姓，庀列餅罌。吟詩說偈，伸蕉展藤。俯仰遐憇，無疾而崩。又何遺言，從善如登。是詎易致，當有夙行。因思疇昔，恒承歡情。動如風拂，靜猶淵停。看花載阜，載酒蘭亭。時遺老，首推耆英。臨池忼慨，更饒軼能。大將籠鵝，細且綴蠅。況獎善類，好扶替陵。方性歷坎，力爲救拯。至今莫報，中心怍怍。嗚呼哀哉！若夫宗鄙，以孝友令。撫孤紹絕，春秋養嬰。嘗覓遺嫠，爲續螟蛉。曾是不德，恒懷歉誠。惟其孺慕，終身不更。偶譚先哲，紛紛涕零。久思所嗜，尚視無形。以是推極，無非可稱。嗚呼哀哉！今當錫表，大彰封塋。後人奕奕，于焉嗣興。皆可慰藉，無庸屏營。特是徐孺，長思黃瓊。蕪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①

蕭山毛奇齡字子又字大可稿

填詞

原

調本稿雜列。今照詞例列小令、中調、長調。因析隋唐題特作一卷，名「原調」。其中《菩薩蠻》、《小重山》等，微近宋調者，悉分列之。

填詞源于隋唐，沿于五代，流于宋，近益流矣。河右借徑溫、韋，直溯庾、徐，是卷尤絕流探源之作。

竣曰：河右詞本詩教，故溫麗其體，而精深其旨，若其語則工妙備矣。他如陌上侍中、朝鮮計吏、宣城採桑之篇，極浦賣珠之詠，此固純標自然，不假瑣繪者。至若戶網粘蟲，枕聲停釧，訝霜明為曙光，驚星搖

之夜水。孤居鍵戶，祇對牕環；隔舍聽歌，誤裁宮錦。吹簫苦脣朱之落，夢歎愁臂紅之銷。幽巖春竹，冷公子屏前；夜雨採蒲，歸女墳湖上。則或填足如鉤，斷簾垂露。夜坐燈前，惜後裾之成褶；朝來沐罷，掣前衫而自思。腰間慵結帶，時作縈迴；鏡裏喜看花，暗相轉側。屏外閒情，漫調堵語；夢中祕事，難與婢言。此真摩曼之瑋辭，大豈纖庸之佚調。

南歌子

鐵鑊生梁子，銅樞種棗花。楊柳正藏鴉。閉門春晝靜，是誰家。

前調

茜染牆頭艸，烏飛陌上桑。三十侍中

^① 西河文，原作「毛翰林」，據全書例改。下同，不一出校。

郎。自矜拖紫綬，茜花香。

前調

蕙幌春前雨，花竿晚後虹。解珥墜青蟲。去年曾借宿，宋家東。

前調

蕊撲鴉頭淺，鬟梳蠶尾輕。鏡裏未分明。勻殘紅粉絮，掛簾釘。

前調

高屨宜牆窄，長裙愛襜多。風起動江波。隔江風更急，奈裙何。

前調

舊苑羅羅在，新教略略成。殿上暗呼名。鍍金黃甲子，墮銀箏。坦曰：「略略」，曲名。白太傅有《彈略略詩》。

荷葉盃

雙漿紅舡欲度，荷路，向前溪。葉搖傾下露珠子，菱刺，又牽衣。荷路韻，菱刺又韻，他作無韻，誤。

其二

五月南塘水滿，吹斷，鯉魚風。小娘停櫂濯纖指，水底，見花紅。

章臺柳

楊柳枝，莫教折。留綰衫前散巾結。
祇恐飛花上紫綸，認作搖郎髻邊雪。

前調

花漏深，春睡醒。一五窺蟾半邊影。
燒殘蠟淚泛銅盤，一尺珊瑚沁心冷。

南歌子
又體

燕尾捎輕霧，花樹涌落潮。朝鮮計吏
附書遙。三月隋堤楊柳，暗河橋。

前調

驅馬東郊道，提筐南陌頭。桑枝欲盡
且移鉤。日暮蠶饑歸去，好難留。

前調

蠟暈眉間粉，裙縈履上珠。陽雲樓上
教歌殊。吹煖鳳梢雙簫，卸唇朱。

前調

澁杼嫌經密，殘絲畏鑷欵。纖纖纖素
總難期。獨對支機彩石，有誰知。

前調

湓匣箱金斷，青紅鈿暈殘。狂夫塞下
幾時還。時見瑣牕蛺蝶，墜雙環。

前調

掬溜愁蘋捲，投竿喜藻開。蓮舟擢女
夜歸來。爭照水中髻子，落金釵。

漁父詞

簑簑銀鈎掛竹竿，珊瑚車子鐵連環。
蓮葉渡，蓼花灘，烟波淼淼幾時還。

其二

菰葉菱根冒網絲，曲榔單板立鸕鷀。
前浦約，隔江期，江長浦濶暝歸遲。

摘得新

河沒時，霜繁月已低。錯驚銀榻曙，起
來遲。扶上髻梢隨意綰，亂絲絲。

其一

日滿檐，蟲飛逐檻邊。紅衫腰後結，洗
粧鉛。指拂額黃時轉側，鏡臺前。

其三

欲上牀，卸頭留半粧。殘膏銜獸頸，且縫裳。晶環繞指先知冷，偎誰傍。

其四

漏盡移，還將繡譜披。碧牕連鎖下，響朝雞。坐得畫裾千百褶，夜何其。

瀟湘神

湘渚頭，水北流。麥天風雨綠崖秋。焦葉緝紗仍染綠，荆門紅樹好生愁。

其二

叩竹枝，生古祠，叢叢峭壁鷓鴣啼。朝雨過來還暮雨，不知神女幾時歸。

蕃女怨

吳娥窈窕初拂舞，堂下春雨。柳垂鉞，花轉轂，煖翻紅燭。只憐卻舞汗衣乾，又春寒。

前調

胡騰起作石國語，愁殺蕃女。蜀鞞尖，銅帶軟，蹙踏宛轉。迴頭忽憶舊安西，兩眉低。

憶江南

江上路，橫曼小長干。日炙水花紅灩澦，烟浮堤艸綠綿蠻。高閣尚春寒。

其二

江路遠，艸際暗塵消。紅藥園深朝墜露，白蘋渚淺夜添潮。人醉畫欄橋。

其三

堪憶處，曲巷試單衫。菱井啄泥懸社燕，桃根熨火種春蠶。風景是江南。

其四

風景好，菰葉滿橫塘。碧帶幘頭騎馬客，紅釘屐子攏舡娘。兩兩見鴛鴦。

其五

臨大道，金碧遶天涯。出郭危樓雲作埒，抱江小檻幔垂沙。記得那人家。

其六

前浦去，何處最能留。黃鳥換枝啼不歇，落花細逐往來舟。微月上汀洲。

其 七

粧裹淡，時世在江淮。裙襖緩韜雙籠
襪，髻根鬆貼兩梁釵。驅鴨去還來。

其 八

頻悵望，耶水與梧宮。誰浣素紗窺越
女，因歌白苧號吳儂。總在石蓮東。

其 九

歸去好，長聽子規啼。紅藕城橋風脉
脉，黃梅江閣雨淒淒。愁思望中迷。

其 十

江上市，帆落度橋來。兩岸娼樓懸水
柵，平舡擊板暝烟開。漁火夜相猜。

其 十

芳艸軟，朝暮藉車輪。鸚鵡蚤寒調婢
子，琵琶夜雨賽姑神。愁殺浪遊人。

西 溪 子二首。稿中低一字列，或疑非河右作，

俟攷。

襖襖對襠一抹，帕帨兩頭八撮。抱腰
身，牽帶孔，持帶孔。卸到燭光浮動。煖烟
濃，瀉輕紅。

其二

暮底紅編履子，低徹研羅如水。夜填時，重解袜，重束袜。坐久欲填還脱。忽見月如鉤，使人愁。

思帝鄉

撥揆，遲歌挑舞又催。半折紅衫遮柱，柱初移。慢揆銀彊絃急，恐難支。不念中宵起，上絃時。

其二

紅盼，紫盼藍綠盼。翠帽玉鈴珠串，壓金裙。垂手正巾徐步，毳毛深未分。倏見

煖風吹繞，一堂雲。紅盼韻。下首霓裳同。

其三

霓裳，羽衣譜未詳。玉貌何人無力，繞珠璫。曳得鈿纓纍纍，履蹠裙白揚。猶白曲終徐立，聽聲長。

浪淘沙

仙橘山前看橘花，單衫裁就橘山麻。春江空作揉藍色，浪裏淘來那得紗。

其二

杉木爲簷竹作檐，江潮能苦雨能甜。連朝只飲檐頭雨，翻道江潮錯着鹽。

南鄉子

蕉葉領，橘花翹，紅藤篾子束裙腰。私
念鷄雞顏色好，從誰道，裁作大郎頭上帽。

其二

藤菜煖，荔枝乾，青蛉河畔碧魚餐。願
絞桃榔皮裹肉，炊烏木，暫與小郎充晚腹。

前調 堧曰：此前後句調各異，然不分二體。見

歐陽舍人、李珣諸作。

賽起祠叢，木棉花發野椒紅。記得丁
郎山下路，敲銅鼓，九孔紅螺扇遮舞。

前調

盧橘催酸，風生蔓葉瘴烟寒。自賣明
珠歸極浦，心苦，白氎單衫着秋雨。

甘州子

銀牀金井曉啼鴉。簾額上，襯紅霞。
同心梔子夜開花，和露折來斜。無好意，送
與謝娘家。

其二

織金衫重懶提箏。雙扼臂，卸來輕。
平頭吹蠟炙銅笙，葉底弄鶯聲。無好意，喚
與順郎聽。

江城子

楮門東上海潮青，古西陵，雨冥冥。越王宮女，着履在樟亭。亭下教兵遺竹矢，秋日晚，墮鴉翎。

前調

日出城頭雞子黃，照紅粧，動江光。采蓮江畔，錦纜藕絲長。欲問小姑愁隔浦，長獨處，久無郎。

前調

江深不畜伺潮雞，春和出戶遲，浣紗稀。雙橋釵子，瑱粟綴紅泥。裁得荷花新

樣好，羞比着，嫁時衣。

楊柳枝

花萼樓前楊柳枝，美人翦綵自尋思。千絲萬絲誰作樣，翦來總似一條眉。

其二

白蝶愛翻輕粉絮，黃鸝偏上縷金條。雙眉葉葉憑君看，無奈低邊是細腰。

踏歌詞

園裏花成子，梁間絮作泥。風鳶移柱線，雲母貼牕衣。漫摘髻邊篋，上有閒蛾兒。

其二

網戶粘蟲翅，簾旌壓柳條。整釵時對鏡，
結襪屢迴繚。漫折井邊桃，上有合歡梢。

天仙子

蠟炬乍開紅芍藥，枝頭又噪星橋鵲。
還疑蕩子蚤歸來，蛛網錯，勾眼角，昨晚下
堦裙帶落。堦曰：「昨晚」一抄作「向晚」，誤。權德輿

詩「昨夜裙帶解，莫是蘂砧歸」，王建詩「忽地下堦裙帶解，
非時應得見君王」。昨晚「下堦」兩用其語，今改正。

前調

玉繭牽絲纏寶帔，當胸繡出承恩字。

朝朝獨自捲衣裳，蜥蜴尾，長繞臂，誰識牀
頭有龍子。

前調

珠雀五層宮髻直，紅縵盤委花磚級。
太平天子用恩多，艸露漑，裙裏濕，猶許蜻
蜓上裙立。

前調

牆裏花枝牆外影，嘶騶緩踏飛花冷。
隔牆見得不分明，金甃井，銀絡綆，井面看
身見斜領。

前
調

新殿前頭騎馬去，射生籍裏名初註。
紅襠垂鐙手垂絲，迴盼處，風繞絮，羞抱夾
金鞍子住。

前
調 此下舊有賦題，今缺。

魚網劈來螺粉滑，臂痕細壓金條脫。
背人寫就兩行欵，花勝纈，銀縷結，纖指斜
封惹脂沫。

前
調 蠡城爲工郎記事。

城上春雲城下雨，倩人留壻傾春醕。
偷將壻袷障春寒，烹雪黍，炊玉杵，調壻鄉

音隔牕語。

前
調

鍼管紅抽丹鳳綬，螭頭金錯裁雙枕。
誰家白苧夜歌來，人未寢，霜又凜，誤翦葡
萄紫絲錦。

前
調

斑簾紋生雙腕纈，夢中欲笑開嬌靨。
醒來記得許多情，檀獸爇，釵燕熱，侍婢相
看那能說。

長
相
思

長相思，在春晚。朝日瞳瞳熨花煖。

黃鳥飛，綠波滿。雀粟銜素璫，蛛絲斷金剪。欲着別時衣，開箱自展轉。

其二

長相思，在秋節。複斗垂垂怨蜻蛚。錦紋砧，素絲鐻。夢苦見參星，關深落榆葉。欲識夫壻寒，花堦映微雪。

遇陳王

枇杷花裏誰家院，近叢壇。青漆左廂開繡戶，坐雙鬟。着地畫簾飛燕燕，當堦碧艸映蘭蘭。車輪未必成三角，奴住門邊那得還。

其二

阿侯十六南隣女，對門居。相視欲申

無限意，口中朱。朝起青烟縈獸爪，晚來紅燭透蝦鬚。牙箱實裏冰蠶繭，骨裏相思豈是虛。

其三

金斗熨開魚子襯，襯紅裳。銅瓶注煖獅頭炭，理黃粧。頻呼小玉因聲巧，欲寫泥金恐恨長。那見瑤臺成粉幃，果然銀漢是紅牆。

酒泉子

風攪紅簾，愁損隔簾人影。倩秦娥，纏越縠，唱吳鹽。黃鋪白鎖春相望，高閣魂驚難上。那更堪，花滿桁，柳垂檐。

其二

可惜春歸，換得好花成葉。啓金箱，疊
絮褶，熨單衣。銀鈎翠籠南隣女，日暮採
桑西去。怕秋胡，回道路，返遲遲。

其三

寧掃空牀，怕見滿欄月色。寫金鍼，綰
象尺，坐燈涼。屏欹漏月燈猶悄，坐遠影
兒較小。爲孤單，長伴曉，似雙雙。

嬾卸頭

糾糾珠臂繩，宛轉轆轤上。那知雙穗
條，夜夜空垂帳。楚雀緣釵橋，胡蜂啞衣

桁。製得嬾卸頭，殷勤與誰唱。

定西番

校尉新開疎勒，旋右地，返輪臺，未歸
來。奪得燕支萬里，艸青春已迴。誰道
于闐還有，野花開。

其二

月落武陽碑下，控鵲血，挽牛螭，看烽
紅。夜半軍中女子，鼓聲寒不雄。恰是
深閨人去，夢魂中。此首得之商采臣本

醉公子

是誰過上苑，試馬歸來晚。雙鐙武威

銅，櫻桃馬頰紅。百枝燈並起，解馬歸花
裏。花底碎金篦，珊瑚錯燕泥。

其二

杏園初試酒，挾彈遮楊柳。醉裏困金
吾，教姬倒玉壺。綬絲如鷓鴣子，翠帔團團
刺。花片綴衣巾，衣花看轉新。

生查子

綠漆匣茱萸，皂角穿蘿屋。犀榻釘明
螺，眼底分朝旭。沅浦長，淇水曲，處處
難追逐。欲見有何由，簞蠟成紅燭。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子稿

填詞一

浣溪紗

碧玉蒲芽短短針，雀羅波底刺當心。
拔蒲歸去水淫淫。 檝染綠苔疑掩袖，幔
漂紅露似湔襟。 晚風吹轉北塘深。

其二

溪女粧成出若耶，芹絲萍蔓逼流斜。

青苔石上浣新紗。 愛把單鬟捎竹葉，羞
將雙臉近荷花。 緹油前覆夜來車。

其三

軟綠江波鴨子清，日遲游女遍江城。
紅橋度燭緩相迎。 細馬隔裙穿鐙子，平
舡素手撥簾旌。 大堤春日往來情。

其四

嬌女新粧村艷濃，四枝鬟插石榴紅。
出門還怕隔溪風。 石鏡暗飛山後鵲，荻
屏銷畫水邊萍。 西施臺館碧波中。

其 五

綠滿南園乳雀栖，重花疊葉不通飛。
小姑獨出採薔薇。珥底珠兒徒刺臉，帶
穿貝子恐磨衣。行行立立自尋思。

其 六

叢髻輕籠象格紗，麝塵巾縐翳朝霞。
愁聽江閣按紅牙。簪管枉鉸銀蓋葉，繡
牀空釘白團花。游絲飛絮近天涯。
按曰：繡床一抄作繡杵，即刺繡架子。

其 七

水繞空江葉繞枝，竹郎橋畔豆娘祠。

佳人邂逅最堪思。燭近只將遮幔子，風
前長自斂衫兒。梨花初落酒闌時。

巫山一段雲

篠壁含烟澹，椒花滴露稀。風吹細雨
曉雲低，十二碧峰迷。神女祠前泪，清
猿峽裏啼。瞿塘新水麴塵微，行客自
依依。

其 二

寒雨蘿衣濕，晴雲蕉帔開。空舲峽下
近陽臺，誰向夢中來。叢笛江妃廟，孤
舟新婦隈。山花石竹不須栽，看作小
姑釵。

女冠子

上元少女，誰授玉函金管，倚香壇。畫
帔藤花淺，瑠鐘橘乳寒。 南宮除牒子，北
斗動旛干。猶見春歸燕，似青鸞。

其二

玄都清曉，坐間碧堂紅艸，女仙家。玉
鈴量星豆，金鑊煮雪花。 駐顏丹作粉，繫
肘錄垂紗。浼浼溝頭水，盡胡麻。

其三

上清仙夢，恍到十三春洞，玉顏紅。月
下隨王母，花前別寧封。 黃巾潛解佩，赤

烏緩弛弓。稱名多誤聽，爲呼僮。

其四

仙房寂寂，戲採瑤林珠寶，是何鄉。紅
尾梢花犬，青衣覆石羊。 鮫絲裁綬短，鵝
管呷笙長。倘得逢燕使，問昭王。

其五

平明受事，堪惜玉笄初侍，小茅君。薄
霧籠青髻，輕烟曳繚裙。 鳳銜琪樹蕊，虬
使玉堂雲。恐逐童男去，思紛紛。

其六

碧簫初弄，暗想秦樓雙鳳，幾多情。玉
鏤分蘆節，金箱貯棗錫。 蕉花含秘閣，松

影落層城。誰搗玄霜盡，見雲英。

其 七

短花長葉，到處翠輶相接，洞中春。衣
炷熬丹錫，脣脂瀾水銀。盤囊閒繫虎，塵
尾笑遺人。總隔蓬萊路，也生塵。

其 八

金巾姣好，長佩玉砂瑤艸，受清虛。粧
鏡殲山鬼，香奩檢道書。緇眉遮羽蓋，素
手滌仙厨。每當三五夜，望蟾蜍。

其 九

赤城紫府，閒貯玄瓏妃女，小仙才。節

擁藍絲葆，冠抽綠玉釵。蜂房融日粉，蝶
夢遶天涯。何事劉郎去，不歸來。

山、花 子

蟬翅宮綃傳體寒，琵琶掩面夜歌闌。
插得鈿頭新撥子，是紅蠻。隔舍紫姑星
會淺，開門烏臼雨啼殘。曾卜金錢今始驗，
拆和單。

其 二

小院風搖九子鈴，臨河長對特牛星。
欲上玉機愁杼短，織難成。擲縷燭翻嬌
鳳出，縈絲泪盡濕花生。誰道錦文無樣子，
看迴程。

春曉曲

小屏山上西江曲，深處落梅寒簌簌。

曉鑑菱開赭粉紅，殘燈穗卷香脂綠。艸

頭塔剗襪衩金，花裏碧鈎旛勝玉。繞鳳雙

簧蠟炙新，蚤春驚破霜溪竹。本稿另列《木蘭花

令》一首，即此首迴讀者，今附後：

竹溪霜破驚春蚤，新炙蠟簧雙鳳繞。玉勝旛鈎壁

裏花，金衩襪剗塔頭艸。綠脂香卷穗燈殘，紅粉赭開

菱鑑曉。軟簌寒梅落處深，曲江西上山屏小

菩薩蠻

含桃着雨花如雪，井邊吹落春雲葉。

鸚鵡結釵樓，新娘半上頭。裁衣繡樣子，

壓線盤金筐。十五小裙腰，能留線幾條。

前調

山雞栖罷烏啼樹，迎人燒盡柑紅炬。

複鑰下銅魚，車前幘除。褥花嘗對縫，

羞見雙鴛控。漸減玉鑪烟，人眠故未眠。

前調

宜城二月鶯啼蚤，羅敷十五雙鬟小。

錦帶約桑鈎，使君南陌頭。連錢嘶日

暮，共返宜城渡。莫是看羅敷，羅敷自有

夫。此詞蔡大敬隱居坐上作也。或云日出，一城

頭二，詞懷山陰張南士雖隱、姜桐音諸子，河濱神、寄

楚友，高閣近花。遇楊維斗嗣君吳門作，一黃帕銜釐

則贈梁溪趙翰林者。但唐調本無標題，且已經削去，不

敢增入。

前調

輕雷鹿鹿宮車轉，晚涼偷弄邠王管。
雙甲小蟾蜍，黃鸝處處啼。春風吹欲遍，
盡作西清怨。暗裏換歌頭，伊州似石州。

前調

一株柳樹千條葉，桃根巧向梅根接。
花塢暗相通，新花隔幾重。寶函春信杳，
水漫紅魚小。半格軸頭絲，環環無盡時。

前調

日黃不上粧山面，露圓難綴珠簾線。
種得鬱金花，將來浸木瓜。枕屏山六扇，

上有江南岸。岸盡是吳關，關前人未還。

河瀆神

楚雨歇殘陽，滿庭新月瀟湘。松花濕
影墜山黃，帝女花竿廟旁。瑤瑟洞簫來
極浦，風吹桂酒椒漿。夜半烟寒翠斂，幾人
能上高唐。

其二

丹殿俯嵯峨，洞庭秋水湘娥。深房鬼
火暗青蘿，嗚咽神絃自歌。文木漆光絲
纏腹，蕉花影裏婆娑。祇爲相思美子，燈前
一斂雙蛾。

採蓮子

風起蓮江縐綠羅，舉棹並舡歸唱採蓮歌。
年少畫屏只見金鸂鶒，舉棹不信雙雙水鳥多。
年少。

細萍點點釘花舡，舉棹行線飄飄縛畫竿。
年少折得小蓮羞並蒂，舉棹紅靴鉤入錦裙邊。
年少。

更漏子

棗屏深，樺燭冷，複壁照人雙影。魚墜管，獸銜環，一牀衾枕單。
更漏咽，樓頭月，偏射小牕明。紅幕掩，鵲橋低，銀河又向西。

其二

小檀槽，新捍撥，彈就夜堂秋月。銀箭斷，玉釵涼，燭繁紅泪長。
寒角動，霜風送，驚起金微殘夢。關戍柝，女郎砧，城南秋漸深。

其三

慢鉤繩，複斗穗，寒夜美人半睡。雲掩絮，月朧明，枕函亭釧聲。
蠶燭耀，飛蛾遶，門外烏啼難曉。燐蕙燼，隱紗籠，罌罌割碎紅。

其四

剪鮫絲，量獸錦，寬窄燈前自審。鈿尺短，錯刀殘，晚來多少寒。園霧薄，林花落，水面星搖池閣。山犬吠，艸蟲鳴，曲房魂暗驚。

其五

井梧陰，庭樹暝，寂寂畫欄人靜。蠟子焰，蟹衣筐，隣家夜績涼。芭蕉露，零如雨，記得暗中歡去。宵漏盡，曉鐘催，碧牕殊未來。

木蘭花令

曉鶯昵昵流粧閣，日上燭吹紅繡幕。束將方帶玉芙蓉，裏就半鞦銀芍藥。尋花露冷臙脂薄，花底暗翻釵子落。誰開鴛錦抱輕雲，誤使丁娘枕前索。按曰：一日上別抄作日下，非是。日上燭吹猶吳宮詞，見日吹紅燭也。

小重山

春殿香銷鎖碧空。夜涼宮漏悄，咽銅龍。銀河瀉地水淙淙。粧初洗，殘粉膩溝紅。雙鳳宿梧桐。小桃金井上，露華濃。長門枉自閉重重。珠闌迥，時拂玉堦蟲。

其二

芳艸茸茸翠輦遲。昭陽初日影，散彤
墀。銀旛綵勝戴雙纒。金錯小，剪出萬年
枝。御苑落花時。祠前祈白子，漢家池。
承恩唯有臂紅知。中宵夢，頻起視臙脂。
「起視」一作「恐墮」

其三

黃帕銜鼈結象牀。捲衣長拂面，侍君
王。衫襟深惹御篝香。綃幃影，隱隱見鴛
鴦。別院罷霓裳。衆中新賜着，殿頭黃。
年來獨繫絳紗囊。江南路，四十杜秋娘。

其四

鵲鵲高翔負日溫。春冰融太液，細流
渾。嬾調黃子漬香蓀。羊車近，竹葉滿金
盆。十載見承恩。踏青隨例出，望春
門。卻收銀鑰暗銷魂。梨花落，深殿又
黃昏。

喜遷鶯

榆葉裏，棟花前，燒盡白礬烟。嬌龍白
走不須鞭，最喜是鶯遷。歌羽歌，舞羽
舞，人在掌中飛去。霧絲裙子本踰躑，何處
更留仙。

其二

杏苑北，曲江西，殘雪尚依依。輕輪輾
絮着人衣，拊馬夜歸遲。蓬宴遙，蓮漏
淺，紅燭萬條深院。曉來唯聽乳鶯啼，移上
綠楊枝。

臨江仙

澧浦紅蘭開日暮，美人倚徙空亭。幽
巖春竹雨冥冥。長思公子，愁絕翠雲屏。
碧水尚傳瑤瑟怨，裊裊夜鼓湘靈。蒼梧
南去晚山青。楚江遷客，憔悴不堪聽。

前調

秋藕絲裙春樹面，龍安寺裏爲家。時
來空館倚欄斜。欄前新水，日日浸桃花。
素手自撩金索動，腕繩輕約紅紗。東風
相見各天涯。道傍愁思，散作日邊霞。

前調

高閣近花紅影合，繞牀還種青梧。西
施嬌小似無夫。黃金梯滑，不見有人
扶。菱葉菱根遮浦暗，含情但採菖蒲。
金閨門外夜啼烏。女墳前去，寒燭照
東湖。

前調

晚渡潮生野火靜，叢祠深對江波。垂
鬟接黛一青娥。寶冠珠絡，花帔貼銀
鵝。
估客往來爭禱賽，隔舡吹鳳鳴鼉。
山低如帶水如羅。螭頭黃絹，隱隱畫
雙螺。

前調

睡架茶縻紅刺軟，霧中恍蔽輕紈。幾
番覓釧坐花間。香山未煖，石炭擣烟
寒。
薄絮裝衣縈背胛，空懸辟凍金環。
武夷雪淨尚征蠻。杜鵑聲杳，莫是未
教還。

竹枝

十二峰前竹枝十二灘，女兒嘈嘈急水竹枝
渡來難。
女兒瞿塘看似竹枝桃花馬，女兒只少
裝成竹枝八寶鞍。女兒

錦江春水竹枝白浮浮，女兒擔水嬌娘竹枝
踏水愁。
女兒洗面好來竹枝清溜裏，女兒洗足
當尋竹枝濁浪頭。女兒 舊抄後截各異，并錄後

峨峨白浪錦江西，濯錦年年上錦堤。誰使負鹽柯

髻女，銀花如雪照汗泥。

雙帶子

紅藕香銷暑殿涼，玉梭橫枕墮釵長。
東樓賦得新來怨，中夜看沉龜甲黃。
黃甲龜沉看夜中，怨來新得賦樓東。長釵墮

枕橫梭玉，涼殿暑銷香藕紅。

其二

君在教頭歌昔昔，妓看垂手落摻摻。
裙襴半將遮屐點，柘竿長是拄腰纖。
纖腰拄是長竿柘，點屐遮將半襴裙。
摻摻落手垂看妓，昔昔歌頭教在君。

其三

樓高是處盡烏啼，柳外烟同翠眼迷。
流水落花春寂寂，浮家一檻近前溪。
溪前近檻一家浮，寂寂春花落水流。
迷眼翠同烟外柳，啼烏盡處是高樓。

其四

春缸玉酒細鱗紅，怨鳥啼花隔數重。
銀子蒜垂簾押靜，新開背面兩鸞籠。
鸞兩面背開新，靜押簾垂蒜子銀。
重數隔花啼鳥怨，紅鱗細酒玉缸春。

其五

誰向粧亭亭後別，望中烟雨帶帆開。
絲回漫水藍如襖，黛繞橫山青似煤。
煤似青山橫繞黛，襖如藍水漫回絲。
開帆帶雨烟中望，別後亭亭粧向誰。

其 六

紅荷短間白荷長，細細風來細細香。
濃露滑篙聯艇側，同來到處問家鄉。鄉
家問處到來同，側艇聯篙滑露濃。香細細
來風細細，長荷白間短荷紅。

其 七

寒雨江汀隔斷橋，去時當似不來潮。
蘭浦憶人愁渺目，漫漫夜夢合花梢。梢
花合夢夜漫漫，目渺愁人憶浦蘭。潮來不
似當時去，橋斷隔汀江雨寒。

其 八

鳩浮白水踏歌虛，髻捋蟲珠雀畫裾。
樓上捲裳龍女侍，溝前御宿卸粧初。初
粧卸宿御前溝，侍女龍裳捲上樓。裾畫雀
珠蟲捋髻，虛歌踏水白浮鳩。

甘 州 遍

青槐路，迤邐返長楊。暮雲翔。銀魚
立脚，金鵝仗帶，曾騎黃馬射黃羊。歌肆
側，酒壚旁。調鷹牽犬歸去，愁殺羽林郎。
花剗帽，往往賭毬場。暗風揚。薰衣透縷，
隔巷細生香。

其二

金槌去，長策棗紅驕。五陵遊。純鉤
蒯繞，縵胡纓曲，冰梢獵獵似星流。兄執
戟，弟長秋。射飛逐沒嘗見，便殿賜衣裘。
年正少，花發醉娼樓。錦纏頭。幾行歌舞，
一曲遍甘州。

其三

甘州遍，卷笛又將殘。聽聲寒。黃花
碎葉，瑯戈鐵馬，茫茫飛雪滿燕山。邊角
靜，戍衣單。紅閨萬里夢斷，都護請生還。
雁帛遠，風急墮旌竿。望長安。甘泉鏡吹，
何日達蕭關。

其四

秋風起，展轉事長征。出邊城。彎弧
鵠角，佩刀犀首，趨趨斥突願擒生。收勅
勒，捲攏槍。夜涼頻擊刁斗，空磧答遙聲。
轉戰苦，車騎未成名。塞魂驚。琵琶孤塚，
春艸日青青。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子又字大可稿

填詞

小令

河右小令、中調宗李、秦、張、晏諸君，長調稍及周、柳，總取其當家者，以花間、艸堂不同時，小令、長調又不同體也。或曰：宗花間宜屏艸堂，則作古體者必無近體；宗淮海宜卻柳七，則作沈、宋短律，必務絕盧、駱諸曼章矣。河右隨體填合，不務一格，要其斷不爲辛、蔣諸惡習，則自有坊域耳。

十六字令近調宜列賦題，但本稿多不列。今不

敢增入，後倣此。

花，下影跟人上玉墀。誰推倒？橫着半瓊兒。

搗練子

青草軟，綠波長。日暮鄉關思渺茫。吳苑隋堤何處是，滿江垂柳又垂楊。

前調泊山塘作

雲淡淡，雨絲絲。舊日真娘何處祠。橫笛短簫聲漸遠，藕花塘子夜來時。

夢江 南當（緩緩歸曲）。按吳越王妃每

歲歸臨安，王遣妃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

人用其語，爲歌淒然。又蘇子瞻有《緩緩歸曲》，然

用「清平調引」，與此異。

臨安去，陌上已開花。扇影似翻江上

羽，車簾剛拂艸頭沙。緩緩好歸家。

其二

臨安去，陌上已花開。繞路烟絲籠煖
去，清江日影帶潮回。緩緩好歸來。

法駕導引送 芩和尚還羅浮

江帆暮，江帆暮，六月水西頭。竹子牽
來黃蛤履，荷花汎去白螺舟。送汝返羅浮。

憶王孫

東風吹柳覆金堤，夾岸紅樓望去迷。
日映游絲捲幔低。畫橋西，一樹嬌花鳥
自啼。

前調遊西施山

西施歌館舊城東，畫棟朱欄映碧空。
花絮陰陰趁晚風。翠重重，石上臙脂墮
雨紅。

翦半 舊無此曲，疑分 翦梅之半，故名。

光宅坊前十字街，桃子花開，杏子花
開。鈿頭櫟子有人猜。恐是銅釵，不是

金釵。

其二

縛竹纖纖似女腰，欲上溪橋，怕上溪橋。
黑雲遮住北山坳。昨日風潮，今日風潮。

其三

木櫺花間乳鵲栖，鵲也能飛，花也能飛。
臨行空記艸花期。二月當歸，三月當歸。^①

長相思
泛舟西江即事

橋低，兩橋低，棗樹灣頭西復西。江

深雨欲迷。早鳥啼，晚鳥啼，兩槳歸來鳥未棲。相逢半路溪。

前調

雙頭釵，獨頭釵，一樣金鵝兩樣排。釵梁起四臺。烏帽來，白帽來，湖就磯頭望幾迴。菖蒲花未開。

點絳脣
送春

惱殺啼鵲，逢人還道春歸去。留人不住，誰要留春住。花絮茫茫，萬點愁人緒。歸何處？春歸無路，莫是人歸路。

① 原作，二，據四庫本改。

前

調 姜亦興、汝長庚邀聽琵琶。^①

抱出檀槽，金絲撥子輕輕落。淺圍羅
幙，月上欄杆角。夜半嘈嘈，繁手驚相
錯。敲銀索，夢回粧閣，花底飛鳥鵲。

前

調 采蓮曲

南浦風微，畫橈已到深深處。藕花遮
住，不許穿花去。隔藕叢叢，似有人言
語。難尋泝，亂紅無主，一望斜陽暮。

相見 懽

倚牀還繡芙蓉，對花叢。牽得絲絲柳
線，翠烟籠。愁思遠，拋金翦，唾殘絨。

羞煞鴛鴦銜去，一絲紅。

前 調

花前顧影粼粼，水中人。水面殘花片
片，繞人身。私自整，紅斜領，茜兒巾。
卻訝領間巾裏，刺花新。

前

調 懷人

秋風嫋嫋登臺，強徘徊。兩兩鴛鴦飛
去，幾時回。錢塘路，西陵渡，總天涯。
不是蚤潮又是，晚潮來。

① 「庚」字原重出，據四庫本刪。

霜天曉角

全丁大聲、史憲臣、徐徽之、蔡大敬、

來成夫登望京門樓。

平沙十里，滾滾江潮水。橫下秋鷹如削，短艸岸、朔風起。欄杆人共倚，舊關何處是。記得西施去路，殘陽外、碧烟裏。

前

調曉起

柳烟如織，病起逢寒食。昨夜東風吹緊，花梢上、雨來急。曉開銅鏡立，鏡光涵曉色。驚見濃雲堆下，梨花月、一輪白。

醜奴兒

令妓席送酒

玉瓶春煖醪醑淺，艷殺青哥，窄袖摩

抄。蚤把空杯弄鈿螺。擎來悞濕雙條

脫，重瀉金波，斜對銀河。唱罷甘州奈若

何。青哥，妓名，自註。

前調

珠繩初結銀河瀉，花滿中庭，露滿中庭。嬾向庭前看月明。山屏幾褶孤眠久，夢也難憑，醒也難憑。翻願今宵夢不成。

減字木蘭花

桑婦詞

城南暮雨，尚有採桑秦氏女。低繫桑籠，獨倚桃花一樹紅。青驄西去，口裏銜絲銜不住。歸到燈前，任三眠與四眠。

前

調全姜八孝廉有訪

陸公祠畔，十里橫塘行未半。花港深
深，王四娘家何處尋。醪醕初注，又是孝
廉舡欲去。怕照菱花，對面分明又一家。

卜算子

小鳥踏花枝，花落如紅霰。花樹朦朧
一徑迷，中有佳人面。愁見落花多，欲去
還留戀。扇子盛來仔細看，點點桃花片。

前調

門外綠楊堤，門裏紅粧女。何處金羈
美少年，故綰垂楊縷。風起攪楊花，飛作

廉纖雨。眼底迷迷不見人，且聽黃鸝語。

阮郎歸春暮

櫻桃子熟竹初肥，南園晝啓遲。蜂房濾
粉暗成脾，畫垣生綠衣。蒲雨漲，柳橋低，
鞦韆深院迷。杜鵑啼歇最高枝，有人還未歸。

前調秋暮見曉粧者

拒霜花發傍粧樓，樓前細水流。隔花初
日上簾鉤，美人樓上頭。開碧篴，瀉紅油，
鏡邊長坐愁。鴛鴦瓦熱露華浮，玉釵寒未抽。

浣溪沙和任二王備迴環韻

陰柳垂庭山枕斜，禽鳴自上檻邊花，深

屏午夢隔牕紗。甕啓冰牙蛆瀉酒，襟披
雪眼蟹瀠茶，臨粧晚掃淡黃鴉。

迴前

斜枕山庭垂柳陰，花邊檻上白鳴禽，紗
牕隔夢午屏深。洒瀉蛆牙冰啓甕，茶瀠
蟹眼雪披襟，鴉黃淡掃晚粧臨。

武陵春登仙桃山

溪口桃花紅欲暮，淺水泛胡麻。行盡
空林散紫霞，來到上清家。縹緲香壇松
飯熟，石鼎醉丹砂。歸路殘陽噪晚鴉，回首
亂雲遮。

菩薩蠻即事

花前鼓瑟花間聽，紅燈低照新粧靚。
侍婢喚行雲，高唐曾見君。玉籠香霧繞，
怕見青銅曉。井上轆轤聲，翻教睡畫屏。

前調咏枕和友

珊瑚鏤枕珠闌細，盤雲散澤香衣膩。
枯壓鬢邊花，花紅印一些。與誰同轉側，
繡出雙瀾瀾。將枕付陳思，陳思思不思。

其

嘉文小裹雙絲紐，單窩認得孤眠久。
淚灑口脂融，相逢一夢中。花函遮短帔，

中有相思字。銀燭夜來新，深憐抱枕人。

前

調 商霖臣納姬

溝頭流水山頭雪，春江幾度迎桃葉。

桃葉渡江來，江花兩岸開。珍珠量幾斛，

買得雙蛾綠。衫子綠于蛾，雙蛾奈綠何。

前

調 爲楊生催粧者多見紙落，緣上官知書也。

最後弟子周風遠索贊和詞

丹楓葉葉迎春小，錦茵開處香鸞繞。

銀扇隔瑤櫳，燈花白子紅。欄前烏鵲曙，

休遣催粧去。賦得夜來珠，昭容攬鏡餘。

其二

雕簾細壓花毬小，金箱疊鎖蛛絲繞。

畫燭滿簾櫳，雙樽琥珀紅。芙蓉清漏曙，曉鳳銜烟去。慢撒帳頭珠，香奩貯有餘。

前

調 顛倒韻，伯兄大千、姪阿蓮全作

藥欄勾墮銜釵雀，雀釵銜墮勾欄藥。

花落畫屏紗，紗屏畫落花。曉山關雁

繞，繞雁關山曉。人遠惜殘春，春殘惜

遠人。

其二

軟鋪銅甃飛紅淺，淺紅飛甃銅鋪軟。

深巷柳搖金，金搖柳巷深。爚篝香霧薄，

薄霧香篝爚。門掩半黃昏，昏黃半掩門。

其三

去春三鳥栖來曙，曙來栖鳥三春去。
邊塞絕秋千，千秋絕塞邊。
錯彈哀抵角，角抵哀彈錯。
樓倚謝娘秋，秋娘謝倚樓。

其四

井幹雙斷金絲綆，綆絲金斷雙幹井。
城上響啼鶯，鶯啼響上城。
綺園南去騎，騎去南園綺。
遲日墜鳴機，機鳴墜日遲。

其五

簌錢金壓花裙唾，唾裙花壓金錢簌。
斜日鬪鈿車，車鈿鬪日斜。
酒胡雕列缶，

缶列雕胡酒。孤燭醉當鑪，鑪當醉燭孤。

其六

熨香沉斗珠繩屈，屈繩珠斗沉香熨。
花鴨睡籠紗，紗籠睡鴨花。
減絲荷漏淺，淺漏荷絲減。
長夜好難量，量難好夜長。

其七

燭槃深影春幮曲，曲幮春影深槃燭。
迷路入花溪，溪花入路迷。
枕函空覆錦，錦覆空函枕。
遮莫苦棲鴉，鴉棲苦莫遮。

其八

刺桐花滿高橋寺，寺橋高滿花桐刺。

魂斷幾家村，村家幾斷魂。去驕嘶落絮，絮落嘶驕去。娘度夜中霜，霜中夜度娘。

其九

小姑村映青溪曉，曉溪青映村姑小。家是就磯斜，斜磯就是家。返舟蓮櫂遠，遠櫂蓮舟返。儂識舊娃宮，宮娃舊識儂。

其十寄友

上潮春漲西陵望，望陵西漲春潮上。寒雨渡來難，難來渡雨寒。燕泥銜斷檻，檻斷銜泥燕。時苦作蠶絲，絲蠶作苦時。

其十一訪所歡作

路旁廂板烏桺樹，樹桺烏板廂旁路。尋處甚陰陰，陰陰甚處尋。縷絲千點雨，雨點千絲縷。何若別情多，多情別若何。

其十二落帆亭送女一黃皆令遠行

窄帆輕落亭前驛，驛前亭落輕帆窄。紅露浥花襪，襪花浥露紅。渡淮臨雨暮，暮雨臨淮渡。長過莫愁鄉，鄉愁莫過長。

攤破浣溪紗

懷張七雖隨粵東未歸

黃木灣前蘆雁稀，琵琶洲畔竹花飛。南去陸郎烟瘴裏，幾時歸。翠鳥羽長臨

鏡遠，章魚海濶跳波微。看到木棉紅又白，
好裝衣。

少年游 過陵下感舊

當時邂逅，凌家山下，桃樹滿前津。今
來又值，桃花開後，不見那時人。香輪翠
幙陵前路，日影動飛塵。流水橫斜，鳥啼哀
怨，愁對武陵春。

南柯子 子闋艸詞

喜摘唯紅豆，難攀是白榆。百花亭外
展氍毹。藏得宜男臨賽，又踟躕。綃帕
牽藤刺，緗欄裏露珠。朦朧卻把翠鈿輸。
暗揀花枝插補，髻邊虛。

前調 和楊王客賦得玲瓏隔牕語

青漆垂銀鑰，丹紗映玉櫳。隔牕嬌立
小芙蓉。兩地分明細語、一燈紅。好鳥
音初剪，幽蘭氣轉濃。相看枉自喚玲瓏，一
寸明螺榻子、萬重峰。舊註：玲瓏索改云「相看錯
恨萬重峰，一寸明螺榻子自玲瓏」。按：玲瓏，姬名。

前調 落花

粉蕊飄來薄，紅英落處稀。一團并作
屐頭泥。卻是桃花飛過、李花飛。殘粉
留青蒂，零紅斷碧枝。落花那辨蚤和遲。
空自曉風吹了、晚風吹。

前 調 飲龔氏

梧子叢臺敞，荷香小幕開。冰漿雪濯
滿罇罍。時見梁間雙燕，自飛回。覆艸
傳螺盃，藏鉤覓墜釵。閨中柳絮謝家才。
妬煞王郎私遣，隔簾猜。

鷓鴣 天

絳帳迢迢結作雲，東風吹縹石榴紋。
芙蓉弄色調金粉，蛺蝶尋雙認繡裙。花
冪歷，思紛紜，游車歸去日斜曛。不知唱得
難忘曲，十二釵邊若箇聞。

前 調 過女教場有感

銀甲瑯戈小隊工，內家宣敕教從戎。

山蘿覆鍬紫金細，野火燒旗閃幔紅。宮
月靜，陣雲空，鳳凰山下抱龍弓。珠玑玉輶
團營路，小雨寒花何處逢。

前 調 賦得鴛鴦沙路遠

翠鬣紅翹金蹠低，藕花多處一汀迷。
誰憐比翼琴臺瓦，枉織雙絲錦字機。銀
埒遠，玉塘稀，天長海濶幾時歸。相離只解
相思死，那解相思未死時。

其 二

蓼浦蘭江隔遠岑，彩毛飛去信音沈。
十三絃上鍤金柱，二八髻頭琢玉簪。無
處覓，好難尋，空留雙影繡羅衾。幾回欲向
沙頭路，到得沙頭路轉深。

玉樓春 姜汝高公子迎婚武林

梅花開滿清江路，北府夜涼新轡度。
誰開扇上五明羅，只掛燈前九子璐。
西陵水削迴潮暮，雙淺乍傳大欲曙。
開元新賜小金錢，撒在帳中無覓處。

前

調

八月宿姜貞源憲使後院，夜飲，全小農、汝
口作。

紅蕖小幙開深檻，微雨乍收涼漏淺。
酒淹鑪火帶霜吹，風攪燭油和焰翦。
銀缸交泛明河轉，玉樹當軒共婉孌。
夜深空憶廣陵濤，水繞曲江知近遠。

前

調題《詩緯》，有敘。

乃若金箱填字，遠過縹囊；鏤管成
文，勿需黛椀。秋金懷寶鉞之篇，晨鏡挂
玉臺之咏。則有寄旨蒲生，興情紉素。
藏明月于篋笥之中，望悲風于泉蔭之末。
雖或華釵曜首，難間兩思；澁布縫衣，徒
傷十指。誠哉托累歎以敘情，惟導揚之
撫志者矣。夫陰陽麗居，玄黃以間；奇
偶環生，鍾呂惟錯。故物情以抒播而相
宣，幽思緣咏謠而就闡。曩者螽山嬌女，
創始南音；於越小君，實憐西往。周官
諧淑女之章，尹姑重都人之什。則夫學
士稱詩，不疑備錄；閨中揚誦，能無軼
音？洎乎捷仔似徽於有漢，令暉振藻于
齊代。鳥聽三姝，未誤吹桃；蘭偶二媛，

不生上葉。縱左兒金艸，數樹遺馨；陶氏鈿箏，幾行斷線。亦且修肴扶寸而成味，繭絲雜組以爲色。況復盤中屈曲，刀尺所未傳；錦上迴環，機絞所難及。以至翻風多仙去之思，著日起忘歸之樂。即新聲苦耳，子夜歌來；舊地驚心，陽春看去。妓童且戀其金鈿，嫂婢竟攔夫團扇。沙門留少婦，色比茗華；湘岸送嬰兒，號爲蘭杜。斯亦叢擢所難遺，稠檀之必備也。且夫古之稱採摭者，豈徒規長飾子、周流美好云爾哉。蓋將以離合衆多，區別媿妙，而善用其所至擾也。雜花非一色，而皆釀于目；紛割非一味，而皆蕩于齒。故混絲匏于條貫之會則扭矣，列黼畫于纂組之班則殺矣。故夫曩帙既備，搜討易爲功；近載未詳，賓陳難爲力。苟其故杼之纏綿，自必殘絲之紹屬。

然而空織無緯，求匹自難；絲子未生，春蠶已化。當日婉兒選上，帳殿珠飛；惠姬授書，藜屏火燿。加以婦功而受婦絲，則紆結不失其文；以女工而作女誠，則窈窕不傷其體。矧玉映副本中郎，家餘鮑照。紅噍未斷，還傳饋面之詞；綠篋堪留，實儲傷心之句。曾攬珮纓于澧外，已散珠唾于雲間。則其堊銅照物，鏡裏花開；魏尺量衣，燈前錦爛。紅蛾著樹，必當收園客之絲；綺瑟停歌，誰謂減螺妃之鑷哉！

吳山曉閣粧螺子，山木倒開蠻鏡裏。筆牀閒寫竹衣紅，書帶白垂藤菜紫。機頭小軸穿花綺，纂就散絲盈絡緯。秋波千頃照芙蓉，無數綵雲江畔起。

虞美 人九日蠡城遇雨

龍山秋曙官亭冷，烟鎖茱萸井。西風吹雨雁南來，何處還登戲馬宋公臺。美人壚下桑郎熟，細把金錢菊。遼東皂帽墮堪傷，不道滿城風雨又重陽。

前

調 廣陵李宗伯寓觀女劇作

蕪城新曲勾欄淺，覆地氍毹軟。小蠻金管雪兒箏，二十四橋明月照人醒。三朝不作銜書鳳，但舞江南弄。曉風散去彩雲愁，可是竹西歌吹舊揚州。

前

調 喜來我平歸自江右，寄詩并詢徐大文、張

祖望、吳雲章消息。

布帆婀娜江州至，貽我相思字。懷中一日九開看，記得舊時風雨夜闌干。潮平若泛西陵渡，須把滕王賦。南州榻冷劍城涼，借問延陵何日下南昌。

前

調 寄懷鄒計士

宮鶯細囀皇州路，花煖金盤露。春風扈從賦長楊，策馬歸來重醉酒壚傍。錢塘五月冰壺曉，別館新荷小。瑤辭百幅重南金，思煞梁園客子到如今。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字子稿

填詞四

青玉案
渡江有感

夕陽江上丹楓暮，看車馬、紛無數。當日西施從此去，城山出海，樓船近岸，中有更衣處。平沙十里長亭路，空留得、花如霧。最恨江流流不住，暮潮初下，午潮還上，今古西陵渡。

其二

片帆結處蘆花白，痛年少、經兵革。庾信江陵歸未得，教兵城下，高遷屯畔，一夜寒濤坼。東來西往看如織，問誰是、當時客。睹此芒芒百思集，素車何在，烏鳶散盡，猶有人霑臆。

瑞鷓鴣
合《虞美人》調，和姪阿蓮。

梨花彈鵲驚春雪，柳曲迎車怯曉風。籃外蝶衣籠畫粉，樓頭鳳蠟瀉珠紅。燠迷銀葉憐粧坼，露壓金槽滴睡濃。無奈景陽鐘隱隱，數聲和月到簾櫳。

其二

春還繡陌桃初落，日映璫綃幙半遮。
黃點額頭花勝結，紅抽靴子蒯繩芽。妬
蛾筇合矜秦趙，細犢車香繞狹斜。空有侍
中誇易識，難忘一笑在東家。

其三

吳娃窈窕裁芳紵，楚竹參差聚列星。
歌扇影迴屏半褶，舞裙絲挂箔頭釘。觴
迎水曲翻龍鬣，車轉花梢動鵲鈴。天上舊
曾聽鼓瑟，歸來幾度暮山青。

其四

董賢館外驕駟騁，班氏門前冷鳥啼。
湘浦芰裳迷蔡北，秦臺蘇合出烏西。鍼
縈鸞縷愁丹纏，燈滿蠶塢怨赤躡。難與故
夫攜束素，重逢但唱杞梁妻。

踏莎行
題《梅市香奩集》後

寶扇橫時，玉堂深處，開奩齊唱金鍼
句。漢陽少婦解璇璣，孝標令妹工詞賦。
鬱艸名金，柳花成絮，滿闌種就珍珠樹。
欲聽侯氏海西謠，須尋仙尉江南路。

小重山

麥壠青青菜壠黃，野棠花滿路，日初長。誰家女伴鬪新粧，蜂來往，刺得口脂香。三五暎垂楊。見人還卻步，背方塘。小姑不解斷人腸，看花落，又看浴鴛鴦。

前

調 鞦韆詞

繡柱紅繩曳彩雲，雙雙懸畫板，對斜曛。風吹襪子小鴉分，重扶下，低繫水羅裙。天際映虹紋。拋來香帶薄，繞氤氳。空園人散欲黃昏，驚鴻墮，花落自紛紛。

前

調

尋繹氏姬人彈琴，時正學織縑，催促始出。

坐後彈《幽蘭操》，指弱苦絃逼。又私顧坐人，每彈多誤，頻視指爪，云爲翦鐮所傷。賦小令即事，讀示之。

花裏重尋趙壁彈，流黃朝日映，織初殘。停機暗下理雙鬟，調絃請，莫是喜幽蘭。絃澁苦難安。機絲曾裂指，沁心寒。思繁錯記寫離鸞，彈多誤，頻脫指環看。

前

調

得友書

青鳥銜來雙錦鱗，背人佯撇下，小重茵。口脂紅淺浥香津，絨題處，印得指螺新。素字小泥銀。簪花新樣巧，衛夫人。鴛鴦格子翦江蘋，波紋細，恍見淚粼粼。

前調

過東湖深又深，石橋啼不斷，午時禽。柳黃曾壓絞兒金，雙朱戶，流水晝沉沉。有女暗相尋。紅衣羞淚濕，洗前襟。東風吹放小桃心，吹難住，吹落滿庭陰。

調笑令

馮

馮：馬洲當壚者也。倩鍾子由解姓《桃枝詞》而就姓焉，姓渡江行，不得從。按《桃枝詞》今亡。一名絃。

蘭陵酒壚江縣前，壚頭小妓名阿絃。粧成好咏晚桃曲，手持雙帶黃金錢。金錢綰帶隨手斷，願結銀牀幔頭蒜。桃枝本是紅紫枝，翻作當年柳枝怨。

怨怨，柳如線，青漆鴉頭紅脰燕。背人

偷弄金條釧，一曲桃枝相戀。落花飛滿春江面，飛過春江何限。

前調

胥冬弟

鄮人伍鱗，字介。伍親毫之胥，吉人。吉女弟冬弟，棲居，彊之婚伍，冬弟辭。既，冬弟慕伍才，比教傅姆竊伍詩取誦。吉適效諸葛令婚江彰事，彊納之不就也。江右王于一記其事。姓嘗私問伍，伍曰：「冬弟愛才者，雖峻甚，然外似夷。曾教婢索書白紵子，安意婢攜也，付艷語二十字去。次日，婢誦，得詢之曰：「昨主紵子教予也。」又曰：納伍時，冬弟倚燭樹哭。時卸頭粧，鬢旁膚倍絲色，肩披絲襦，色不及也。比睇瀏欲落。又曰：冬弟博文史，筆才最敏。吉以手寓之，覆寓云：「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忘也。」又曰：彼天下男子，不幸瞰予國，當稱兄姊善矣，他勿敢聞矣。兄之情既已知，心如石，不可移。」又寓云：昨伍夢姊同器食，何也？豈天耶？一又覆寓云：羞人，何緣使人得此惡夢！」

張玄小妹閨房姿，傾城能作顧兔詞。

孤鴛文彩本相惜，只憐花鴨難求雌。幰

幘熊熊燭光動，悞泛桃花到花洞。天青

地白何所關，愁煞江郎對牀夢。

夢夢，晚花凍，小妹閨房原解誦。窺幰

偏愛求凰弄，恰是琴心難動。琴心裊裊春

風送，豈是琴心難動。

前

調 王琴

人言吳雲章悅江右妓乳燕，妓比作越髻，願從歸。

張參軍席上嘲之，下坐者曰：「章少時任子就北試，諸

父勞酒設東院，兩妓逐之侑。」王琴，王箏也。琴年

弱，好章，章時例著紗帽、藍衣靴，臨行，琴私呼曰：「紗

帽郎！」背以一觴。別後十年，再入都，見琴院西，曰：

「非紗帽郎耶？」謔章寓，告以宿隘，且思漏大人側，琴

立謀購別所安置。詰旦，有叩寓婦人聲，則琴也。潛徙

去，且曰：「昨誤作官人妾，苦贖之，今自由耳。」且曰：

「今乃幸辭一觴，願居移月。」章王太君，太君聞之，諷俱

歸，琴泣曰：「不復爲人妾矣。」章歸後，都破，不得問。

下坐者，章妹壻商子。

真珠洛下排銀觴，停絃暗呼紗帽郎。

金鈿花合人侯幕，重逢仍在光延坊。光

延坊南泰娘路，別住街頭有樗樹。傾觴

一顧十載心，化作片雲無覓處。

處處，繞飛絮，紗帽郎今何處去。章臺

折盡長條樹，樗子街頭重遇。玉餅金錢燈

前注，愁煞夜烏啼曙。

中 調

臨江仙 沈康臣生日席上作

五月海榴紅照眼，美人初佩丹砂。金

堂綺席啓朝霞。暑衣裁葛葉，冰碗浸菖

花。賦就《子虛》將入奏，漢庭狗監先誇。
秋風錦石動星槎。但懸金似斗，那羨棗
如瓜。

其二

細結五絲仙勝縷，屏間艾虎交懸。願
郎如虎復如仙。山公曾典簿，四十正當
年。男子生難跨萬乘，也應日數官錢。
他時花拂錦連乾。欲看三島雪，更泛五
湖船。

前

調送董琴菴司馬之任汾州

紅旆遠迎汾上路，樓船還賦秋風。兒
童騎就竹龍蔥。塞烟含柳碧，關雨墜楓
紅。漢相江都三策貴，勿需司馬軍容。

琴臺撤幕敞芙蓉。高山千萬疊，流水兩
三重。

前

調贈任石友初度

記得蜀葵花發後，一樽長對花前。鳴
鳩初拂杖鄉年。紫簾開碧篠，丹竈有青
蓮。十畝綺園還自賦，彥升當日詩篇。
玉鉤金轄釣魚船。枕來滄海外，漱向赤
城邊。

蝶戀花

蠟子櫻兒飛綠鵲，午睡裁醒，倚遍雕紅
藥。青映遠山迴雨脚，殘虹幾暈臙脂
削。滿院繁花看漸落，日暮風生，片片吹
來薄。粘得斷絲絲又弱，重重絆住鞦韆索。

前調

日煖穠桃紅照水，粉蝶飛來，水上銜香蕊。
映水雙雙低復起，影兒也在花窩裏。後缺。

唐多令 嘲柳兒

隋苑覆依依，行人迷又迷。風前空惜好腰肢。
待得長條堪作線，蠶箔下，又繰絲。
折盡渭亭枝，年年送別離。滿欄空自撲人衣。
待得飛花堪作絮，交領下，煖風吹。
坦曰：曲領巾名交領，見《逸雅》。

江神子 送柳兒

紅亭細柳碧條條，解輕舸，渡春潮。沾

酒簾低，春色滿河橋。送得柳枝南浦去，人漸遠，楚天遙。
臨行重繫綠絲絛，拂花梢，望迢迢。柳絮飛飛，偏惹柘黃袍。
春去那堪還積雪，點點下，未曾消。

前調

花銜日色柳銜烟，畫樓前，水連天。緩櫓輕歌，鴨嘴小娘船。
新載搖郎湖曲裏，不願取，渡頭錢。
前山深樹有啼鶯，恨年年，未歸旋。
紅板人家，猶自掛鞦韆。日薄餘寒春又晚，溪路遠，艸芊芊。

祝英臺近

畫欄低，斜日暮，睡起甚無緒。蜨蝶游絲，陣陣惹飛絮。
是他梅子生心，櫻桃辭

蒂，著甚箇、五風三雨。隔牆樹。聽葉底
鶻兒、不住叫誰去。看又黃昏，寂寂閉朱
戶。夜來明月何如，幾時回顧，記不出、初
三十五。

長調

滿江紅商雨臣彈琴作

猊火初紅，抱綠綺、夜堂三弄。漸秋
老、亭皋木落，晚雲流凍。紫稗霜田翔寡
鵠，碧梧涼葉棲雛鳳。似蘭娘、峽裏聽流
泉，當時夢。幾曾是、商陵痛。何須作，
雍門慟。但前軒月下，手揮日送。三尺冰
絃看似雪，有新聲逆入鴛鴦綜。恰七條、總
似一條絲，絲絲動。

前調施愚山憲長招全韋劍威、六匠、陳集生、張

南士、徐伯調、平載問過岳王祠，觀宋高宗手敕，用
文待詔、王弇州韻。

第六橋頭，四望裏、水青山綠。柳陰
下、幔舟艤岸，管笙低蹙。過雨曉移東嶺
盡，清鐘午度西林曲。趁紅裙、同拜岳王
祠，閒追逐。雙熊仗，排花谷。交螭字，
橫荒麓。啓玉函珠璽，鳳鸞飛簇。漫道明
湖春去久，聽子規尚叫南枝木。痛玉毫、散
寫作南枝，枝枝矗。

玉漏遲白門張修岸、京口呂錫馨遊越，全人公

讌于右軍祠下即事。

右軍祠下路，勝友高朋，一時雲集。修

竹崇崙，遙想蘭亭當日。車轂驟如流水，交
履舄，滿堂笙瑟。何處覓，華燈影裏，管兒
歌澁。蚤是千里相思，更命駕能來，四愁
都釋。南國佳人，邂逅相逢車笠。梁苑鄴
宮難再，金樽滿、倒傾安惜。漏轉急，今夕
不知何夕。

滿庭

芳公望遺姓以潞國之琴

漢室淮南，藩封澤潞，紅絃久擅空桑。
携來海甸，寶匣散珠光。碧軫瑤徽璣額，龍
門樹、斲羽鏤商。人傳是，乾清供奉，曾遣
賜諸王。崇禎題歲月，橫紋印綠，蘇帶流
黃。白王孫散去，淪落江湘。故國軒懸何
處，燒桐好、付與中郎。誰知得，紅絲繫足，
還是舊宮粧。

前調

海燕爭春，城烏啼曙，叢叢花滿闌干。
虹梁日照，碧葉露初乾。昨夜新衣裁就，薰
籠煖、翠簇紅攢。頻提視，羞人難著，只說
曉粧寒。長干西去路，春江鴨綠，新水漫
漫。蚤青牛朱轂，駟馬金鞍。江畔垂楊萬
樹，風吹繞、貝帶編欄。粧樓望，翩躚水底，
疑向鏡中看。

前

調壽諸耿衣五十

紫嶠鸞飛，銀河鵲去，南園長抱金卮。
蓮塘晝煖，花影散紅衣。種得兔頭新熟，閒
唸望、繡滿町畦。扶瑤瑟，佳人醉擁，日照
畫欄西。回思當日事，雞壇會鼓，鶴市吹

簾。歎蹉跎隔歲，屈指俱非。但對百城圖畫，家瀕海、有友安期。憑酣飲，朱顏未老，翹首絳雲低。

前

調 聽商生徵說彈琴永恩樓

微雨涼收，風翻橡葉，女牆斜點三星。永恩樓上，躡履暗中聽。何處瑤琴初發，珠簾外、流水泠泠。停聲久，千崖忽墮，玄鶴舞青冥。汾亭遙奏後，簫憐秦女，瑟怨湘靈。奈晚風吹角，秋雨淋鈴。此際琴心到處，東家女、誰在銀屏。屏中睡，今宵無夢，有夢也應醒。

前

調 沙綠妓，一名沙六，商氏姬也。度曲稱妙

一時，既乃爲尼于果園，名谷虛矣。亡友祁兵憲姬弱雲，初北里有名，兵憲亡後從六云。牲飲桐音齋，詢其事，賦得長調，金秉叔和歌焉。

石氏懸樓，王郎開閣，傷心睹此芒芒。上官碧玉，本是舊名倡。總帳空懸日暮，西陵下、幾曲滄浪。如何地，漳臺望久，回首見空王。雙雙尋侶伴，幽吟梵磬，彷彿伊涼。把楊枝滴露，暗洗朝粧。滿日天花散盡，雲牀冷、夢斷高唐。褰幰坐，水田衫子，不疊舊衣箱。

倦 尋

芳 寄駱叔夜明府

渭南萬里，三載携琴，人誦廉潔。爲葬

慈親，歸卧溪山別業。道遠勿辭高士吊，哀
來時涌丹徒血。苦思君，又蹉跎相失，暮秋
時節。游望冷、薔薇洞口，絲竹蕭條，遠
過前折。兔苑雞場，還攬舊時英傑。艸煖
嗟成樊水調，花飛夢散華池雪。聽西堂，幾
何時，又鳴蜻蛚。

桂枝

香

姜桐音芳樹齋留別

去冬冬至，剛雪霽梅花，山樓殘醉。兒
女燈前感歎，宛如夢寐。春來重訂王孫約，
竟淹留、又攀叢桂。青陽下榻，玄霜解纜，
頃刻間事。念晨夕、盤餐並對。更寒雨
雞鳴，煖風花墜。巴里聯吟占調，遜君佳
細。雲門舊誓尋難度，頓陽關衰柳搖曳。
幾時還看，賓鴻萬里，碧天留字。

喜遷

鶯

祝贈

錦堂清晝，恰瑤璣傳來，玉荷開後。齊
岱基祥，甫侯嗣懿，盛世相君遺胄。呂文安公
後皇覽揆予初度，看綵鳳翔雲岫。況世載，
有千金一字，國門之購。前侑歌緩處，脆
板清絲，花下排紅豆。竹秀聯吟，波流送
羽，觴詠蘭亭依舊。當日醉鄉何在，教好女
揄長袖。恐有客，飲淳于一石，與君爲壽。

長亭怨慢

賦得春日凝粧上翠樓和葉蕃鮮

春已暮、畫奩頻啓。朝日穿來，又在眉
際。粧粉將施，彈綿先拂鏡兒裏。木瓜漬
了，又添上、新紅子。爲要好情多，還則向
傍人、問箇勾未。畫長繡褶煖，換卻篋羅

淺綺。薰嫌石葉，疊下鬱金細。臨行道，履線將殘，踏不得、樓頭新繡。誰曾顧樓前，樓外暮春餘幾。

念奴

嬌集張登子南華山館

蘭亭秋暮，眺晴原、並到南華山墅。畫檻橫塘看兩岸，多少斷紅殘紫。鼃禁當年，鸞車昔日，休沐時來此。具先人宮諭、侍御兩公先後創此館蒼梧穎嗣，至今長讀秋水。閒備彩纜青絲，玉壺携酒處，錦鱗鮮美。吳下阿蒙何日至，時金沙呂內翰在坐相對鄴官才子。舞鳳雄圖，放龜遺跡，衰柳頻低起。耶溪相望，不知去幾何里。

前

調示姜芭貽留別

謝庭玉樹，乍臨風、搖曳烏衣巷裏。何處羊車還洛市，皎皎雙瞳如水。洗馬清神，黃門雋格，少小能文史。玄亭問字，慨然逢故人子。相對芳樹高軒，青鐙殘夜淺，流螢娓娓。轉盼河橋解纜去，蹇盡江皋蘭芷。燕翼堪憐，鳳毛有待，西水浮新芷。春陽努力，眼中吾且老矣。坡曰：「老字宜平，惟蘇子瞻《中秋詞》「江山如畫，望中烟樹歷歷」亦仄字，可例。

前

調爲白孟新仲調母大人壽此係商采臣抄本

□□缺二字。白下，嘆何人、不識白家兄弟。長者賢良方就辟，仲舉孝廉相繼。有母年高，北堂娛養，護樹長芬斐。及時捧

檄，如君孝弟能幾。幸遇八十華辰，稱觴遠近，各具登堂禮。曾讀前朝黨錮傳，二白齊名杜李。弘光中，南相捕黨人，時宣城沈眉生、桐城方密之與白氏兄弟皆被逮。滂母賢哉，從容告誡，籍籍盈人耳。風流無恙，百年今日伊始。

春從天上來

擬昭君詞送友出塞

河水東流，看萬里寒風，塞外驚秋。誰遣傾國，遠嫁邊頭。辭鳳輦下龍樓。記臨行上馬，賜與錦帶共箜篌。卸宮粧，向深深毳幕，徐換貂裘。平沙那堪曉發，似露下長門，日墮金溝。滿地燕支，菱紅枯紫，巧勝畫筆塗勾。羨年年塞雁，歸渡海岸與沙洲。願仍還，上林舊宿，同叫更籌。

花心動寄大敬

蝶裏花欄，微雨後、深苑荆桃如菽。紅粉堆邊，露瑣冰箏，並起是誰華屋。棟花風發前村暮，空巖畔、有人如玉。牽蘿罷，天寒倚遍，一庭修竹。私唱開元舊曲。見林外、春紅暗翻秋綠。昨夜驚烏，夢裏還啼，向日對筵蕉燭。玉獨盤地銀絲繞，吹松粉、墜來金粟。那須聽、黃公鳥聲斷續。

西河

春後雪，衫兒因甚難熱。綠叢啼鳥聽吹來，嫩簧小舌。可憐穀雨是明朝，又當花謝時節。翠蛾子，誰與貼。雀花鏡裏誰

折。珠娘西去唱楊枝，怨歌幾闋。長干斷
處苦相迎，桃根桃樹桃葉。枕屏疊下三
四褶。攬流蘇、帶子雙結，枉對金缸明滅。
但轆轤、井上唧啞，相接恰夜烏，城頭啼歇。

望海

潮

越中懷古全秦淮海韻

東南都會，會稽形勝，居然晉代風流。
宛委赤書，蓬萊紫氣，天連星宿牽牛。佳境
任優游。向山陰道上，秦望峰頭。萬壑千
巖，當時曾此鎮揚州。依稀舊蹟還留。
悵蘭亭人散，戢里歌道。九曲風光，五湖烟
雨，望中處處生愁。時泛小犀舟。看西施
西去，花謝粧樓。猶見若耶春漲，綠草遍
芳洲。

金縷

曲壽商樞郎

正小春花煖。繡屏開、碧觴乍舉，黃眉
初展。玄扈干雲太宰後，猶見征南季簡。
且載酒、閒聽絲管。綠野蚤成江上宅，況採
芝舊日商山遠。問海水，幾回淺。占來
七十原希罕。更菁蔥、滿庭玉樹，瑤孟金
版。荀氏八龍齊下食，不羨瑤臺瓊苑。是
何處、馳歸輕轡。大婦流黃中婦錦，最可憐
小婦調笙緩。榆歷歷，棗纂纂。

蘭陵王

想前此，閣下薇花乍紫。橫欄曲，半臂
荔紅，鬢髮新梳理黃子。按鴟絃第四。忽
地，吳頭楚尾。看看遠，海雁又來，眼底空

留數行字。思量那年事。不合啓廂東，
夜雨燈暗，桃花悞賺劉郎至。奈三載寒食，
一朝歡聚，手把窄襪弄花綺，那知夢兒
裏。倚徙，病初起。況翠帳寒生，晚秋天
氣。暮暮朝朝向誰是。縱迢遞關山，夢魂
堪寄，知他去處，是百里，是千里。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字于稿

填

詞五

此諸調雜列者。前四卷本姜汝長所選刻，名當樓集。此未刻本，從散抄中輯入。李丹壑嘗謂初晴詞極艷，而情甚悱惻，古所稱哀艷二字，初晴有之。女士商雲衣曰：讀初晴近詞，每使人不怡。

少

年

游

汝南官署七夕作

看看又是，銀河清淺，織女乍停機。不知何事，今宵殘醉，還聽汝南雞。庭前瓜

菓粧成巧，暗裏絳蛛絲。記得年前，小礬山下，乾鵲夜來時。

前

調過淮城口占 有序

予去淮久矣。康熙十七年，徵車入京，從淮城下過，遂駐馬流涕，占此詞。

馬蹄纔發，陽平門外，望裏是淮安。可憐此地，曾經流浪，一十五年前。曲江高會知何處，秋水晚生烟。惟有垂楊，千條萬縷，還掛酒樓邊。

二

行來但覓，旗亭舊蹟，下馬駐城闌。請看當日，淮流如故，雙汨落征輪。淮陰市上諸年少，相憶總沉淪。誰料衰年，徵車北

去，羞見市中人。

陳梓湘曰：初晴出走時，徘徊淮陰，嘗曰：「淮上吾故鄉。」故此詞多流連嗚喈之音。

此詞書淮舊城西酒樓壁，不署姓氏。後有人書扇至烏聊，時司教蔡子構本淮人，讀之，流涕曰：「此必吾友初晴詞也。」會劉吏部還京，子構貽書詢及之，果然。陳檢討有雜記記其事。

前

調題陳檢討小影，傍有侍兒，坐蕉簟弄笛。

十年苦憶，元龍顏面，夢寐恐難親。不虞相見，長安道上，并見在傍人。停毫一顧，踟躕久，欲待按歌勻。碧鴨消時，紅蕉坐去，何處不傳神。

南

柯

子題胡明府小像 後闕缺

江縣看花後，山城種柳時。布袍竹杖

鬢如絲。今日畫圖相對、繫人思。

前

調題寄史蝶庵卷後

水漲芙蓉粉，烟含楊柳絲。幽人家住五雲溪。行過東坡書院、孝侯祠。篋有中封帖，吟成東去詞。荆南相望一相思。恰又晚村花塚、夕陽時。

前

調淮西客舍接得陳敬止書，有寄。

驛館吹蘆葉，都亭舞柘枝。相逢風雪滿淮西。記得去時殘燭、照征衣。曲水東流淺，盤山北望迷。長安書遠寄來稀。又是一年秋色、到天涯。

惜分飛 答吳江徐菊莊見憶原韻

楓葉吳江長橋畔，別去年華又換。聞
在湖南岸，蓮花幕下閒庭院。幾欲從君
秋過半，寄到新詞讀遍。何處尋還雁，暮潮
但見平如練。

朝中措 平山堂續詞 有序

揚州平山堂，傾廢久矣。康熙甲寅
冬十月，予過揚州，值太守金君從故處建
堂，命予以酒，且勒歐陽修《朝中措》原
詞，使坐客續其後。予思歐陽公贈劉原
父時，平山欄檻方盛，然猶睠念手植，若
有感于春風之易度者。況距公千載，而
興是堂，其藉于世之爲原父，豈鮮也。因

被醉書此詞，附坐客後。

青山猶在畫欄空，人去夕陽中。不道
十年重到，還披此地清風。蜀岡無恙，堂
成命酒，一聽歌鐘。未審後來太守，是誰能
繼山翁。

西江月 續東坡詞 有序

此予續東坡詞也。東坡憶歐陽公而
爲是詞，予復憶坡而重續其詞。雖然，予
豈能坡哉！太守金君重勒坡詞，與歐陽
公詞並列，故予並續之云爾。

聞道歐公當日，賓朋載酒堂中。後來
三過有坡翁，長使林花飛動。此事已經
千載，我來重挹高風。眼前莫放酒杯空，恐
是東坡殘夢。

虞美 人九日同姚庸庵、張德遠、左夔友諸君汎

湘湖，登越王城，和庸庵韻。

平明載酒登高去，湖畔停船處。幾株
烏柏未全紅，猶喜黃花開遍小橋東。長
江一望環如帶，放眼千山外。開罇更上越
王城，多少夕陽江上晚來情。

前 調 過江寺和友

江郎祠外中秋月，城角吹將徹。十年
長記此宵中，豪客相過深巷有微風。今
來君宿耆闍下，又值中秋也。題將麗句最
紛披，恍見當時桂樹晚依依。

前 調 題畫爲李都官壽

是誰畫出潘家菓，百琲珍珠顆。羨君
原是柏梁才，記取桃梨橘栗李榴梅。玉
餅金鑲琉璃甕，且作和羹用。須知仙樹本
蟠根，欲借花前一醉石州春。

前 調 早行口占

秋風槭槭敖陽路，草屋方垂露。當壚
夜起數金錢，獨對寒燈此夜不成眠。廿
年岐路今方息，又是徵書急。柳梢斜掛月
朦朧，不信還來騎馬月明中。

前 調 己未四月，宣城施少參寄雲樓下梅樹忽發

二花，值是科殿試榜發，同邑孫予立、茆楚芬以二甲同授館職。既而又發二花，則少參與同邑高阮懷並以制科授館職。一時相傳，以爲草木之瑞，非偶也。舉人梅淵公繪《瑞梅圖》寄至京，同館各爲詩頌之。予和少參詞，書圖卷末。

敬亭四月梅花發，正值清和節。慈恩寺裏曲江邊，新舊郎君爭占一枝先。紅羅欲寄無由寄，空寫泥金字。樓頭長贈碧山雲，恰取花枝中半兩平分。

前 調 題《天台採藥圖》爲淮安劉六皆比部

桃花又發臨淮渡，錯認天台路。行來莫笑太奔忙，知是赤欄橋畔舊劉郎。平明入直迴西寺，幞被雙娥侍。含香誰問夜

歸遲，只恐桃花回首望中迷。

前 調 爲劉比部題《天祿閣燃藜圖》

圖書萬軸牙籤滿，辟蠹燒芸暖。果然子政是前身，羨煞當年天祿閣中人。白雲司判西曹事，薇省曾留字。胸藏冰照宛如犀，絕勝西堂終夜對燃藜。

小 重 山 自涿州至琉璃河達京，和同行韻三首。

草店雞鳴酒未醒。馬槽聽嚙粟，漸無聲。燈前盥面促裝成。車塵起，疑在霧中行。渡水石橋平。秋風聯轡過，涿州城。鄉關回首暗心驚。遙天盡，愁見一雲橫。

二

貰酒前莊日漸低。鞭梢斜掛壁，卸征衣。同行三俊喜相依。垂楊下，長許控金羈。河水碧琉璃。壚頭風物美，近京畿。微車欲度且遲遲，沉吟久，三輔故人稀。

三

闐闐嵯峨天際開。賓門方四闢，重招徠。將車纔到莫相猜。諸王邸，誰道買臣來。九市共三街。彩雲遙起處，見蓬萊。秋風歌詠柏梁臺，承明內，原有揆天才。

前

調題吳江女士沈關關爲顧茂倫清繡《抱甕丈

人濯足圖》

欲繡平原幾度思。園蛾初作繭，絡成絲。前溪水滿雪消時。波紋起，綠似小桃枝。投足散漣漪，夜來開繡譜，度鍼遲。一痕青影暮烟微，唧絲細，不用洗胭脂。

前

調失題。似爲人題畫像詞。

朱顏綠髮畫圖中。丹砂長飮酒，醉溶溶。前身王母舊青童。千將佩，花鐸散芙蓉。羽嶠有誰從，蓬萊剛水淺，渡蒼龍。他年笑入杏花叢，瀛洲近，折取一枝紅。

首句平陂失拈，要是別一體格。

前

調過舒漢雯中書官邸有贈

當日吹簾兩渡淮。感君長貰酒，醉高齋。十年分手各天涯。頻頻望，紅葉喜當堦。高詠謝家才。綵毫裁詔罷，鳳池迴。徵書白首苦相催，平津第，勿厭故人來。

明月棹孤舟

題吳江徐檢討《孤舟垂釣圖》

甫里先生何處是，家住近、垂虹亭子。著罷新書，開門閒望，但見一湖烟水。放棹偶然垂釣餌，人道是、松陵漁史。若問羊裘，投竿何所，應在白蘋洲裏。

千秋

歲和王丹麓自壽原韻

青幡纔換，又是春過半。聽啼鴂，聲將變。能令歲月增，真覺黃金賤。更那顧，秦王有女將衣卷。但赴芳林宴，一任花零亂。年半百，休三嘆。文章堪自信，富貴非吾願。君不見，比來世事皆如幻。

臨江

仙題畫

姊妹相逢何處是，朱欄斜倚雙桐。坐來委抱鬢籠鬆。畫裙欹履窄，金釧隔紗紅。寂寂春園人不到，看時多少朦朧。綠坡生草細茸茸。銀猊閒戲逐，翻向綠坡中。

前

調

申江署中題麻姑獻酒圖，爲丁夫人初度。

三月暮春春雨後，申江初放桃花。忻
看錦帔掛官衙。名姝如謝女，夫婿是秦
嘉。製得香奩粧百福，珠屏爛若朝霞。
麻姑曾過蔡經家。仙廚將進酒，圖上見
來麼。

前

調

徐東建納姬，自題《臨江仙》詞，即用其原

調并韻嘲之。

何處玉臺堪倚鏡，徐陵原有新題。今
來同住巷東西。門迎桃葉渡，人勝苧蘿溪。
散擲明珠安有價，無錢多買臙脂。只愁
初製夏侯衣。茜裙裁剪未，簾外杏花飛。

前

調

壽姜綺季

五月榴花開似錦，一尊長對花前。看
看又值杖鄉年。蟠溪多壽考，綺里本神
仙。雖則東方能玩世，無須金馬門邊。
君身何事不堪傳。吟來忘歲月，筆下有
雲烟。

前

調

田公子二十生日

海上青騰看負角，丹山鳳翮初成。男
兒二十建修名。陸機剛作賦，方朔正談
兵。自愧蹉跎多去日，羨君先請長纓。
南箕不用詠三星。錦筵香薤發，官閣早
梅生。

前

調 賀徐公佑明府舉子

客舍燈花開似錦，寒屏有夢惟魚。新
來喜得弄麝書。藍田秋產玉，碧海夜生
珠。繡襦畫幙初試浴，遙看紫氣充閭。
君家原有舊鸞雛。他時湯餅會，啼聽是
何如。

前

調 祝蔣文甫壽

洛下久無同甲會，試看江左蒼英。年
來七十誦黃庭。孫芝千朵艷，兒竹萬條
青。怪道探書多綠字，閒堂代有傳經。
桃花染得綵衣成。杜陵誰最好，吾愛蔣
元卿。

糖 多

令 詠窩絲糖 有序

梁尚書上元席上出窩絲糖供客，云
是崇禎末宮中所製，今久無此矣。西山
靜室有老宮人爲比丘尼，尚能製此糖。
每上元節，必餉以銀碗合子。其製如扁
蛋，外光而面有一凹，嚼之粉碎散落，皆
成絲。尚書乃唱《糖多令》詞，命予和之。
擣盡箇頭泥，春蠶已蛻衣。片錫裹作彈
丸兒。不破彌羅三寸繭，誰解道，一窩絲。
粗糲漢宮遺，餵餽久未施。開元宮女尚能
爲。今日尚書花燄會，銀碗合，使人思。

菩 薩

蠻題祭大聲（桃花流水圖）記年

溪流雨過增新漲，春山處處桃花放。

中有武陵人，花前一問津。
幅巾裁白氎，坐聽溪流咽。
寫入畫圖中，桃花映面紅。

前

調 淮上閨牛叟娶姬，作詞索和，原韻。

釵頭勝字裁方幅，定情彈作鶯蘿曲。
聞道薛家來，燈花夜白開。
清淮別久，誰解雙垂手。
佛日會摩多，取姬在四月八日。
香山老去何。

二

買金欲鑄鴟夷像，頻年憶汝江湖上。
何處採名花，西施不及他。
白頭吟自在，詩寄錢刀外。
恰似遇桓伊，聽歌輒喚時。

前

調 索贈有序

客上海數月。歌妓玉烟者，又名玉
嬌，解佐酒，日日在坐。張南士有贈妓
詞，妓甚愛之，因索及予。時晚春新月
生，剛作妓罷，遂出便面書去。其詞後
闕，各隱玉烟、玉嬌字。

雲鬢綰就青鴉小，春山畫得雙蛾巧。
衣翦杏黃羅，紅牙試按歌。
錦屏香作霧，慢把金樽度。
玉煖起烟絲，申江春去時。

二

榴裙縐褶花千澗，地衣紅襯弓鞋軟。
銀箭下來遲，當筵舞柘枝。
玉櫳華蠋裏，新月朧朧起。
何處最嫣然，花前一笑間。

行香子 即事

晚色烟和，鳥散庭柯。聽街頭、擊鼓吹螺。酒闌送客，夜火星羅。幡幢引處，看蝶演，似鶯梭。法輪常轉，五方何處現維摩。試問禪那，作天魔舞，于意云何。香壇行過，隨嘯咏，且婆娑。

蝶戀花 客上海，過楊生玉衡聽妓作。

寂寂暮春楊子宅。昔在烏聊，今在申江側。玉衡本籍新安，故云。座上綵雲迴錦席，門前幾樹桃花色。乍雨乍收欄溜滴。坐擁雙鬟，爲我彈瑤瑟。醉後倚歌還弄笛，醒來微月當牕白。

鵲橋仙 仙即事有序

邑甲聘戊女，有彊委禽者。明府姚公斷歸甲，合卺訟庭。其斷詞駢麗，世多稱之。既而訟者爭不徹，太守何公復斷歸甲。時予方從兩公游，兩公並命予爲詞紀其事。

東牀先訂，西家願宿，何事穿墉穿瓦。縱教彊委後來禽，卻不道、子南夫也。明府風流，使君瀟灑，兩斷可妻公冶。莫言河漢鵲橋乖，看合浦、在訟庭之下。

天仙子 賀生子

韋氏雙珠真可喜，芝蘭欲在堦庭耳。春園況值有鶯遷，人道是，天仙子，曾見宣

尼抱送此。里號高陽從此始，鳳毛麟角紛紛起。我來正值浴蘭時，看取醵金盤裏，半是桃花半雪水。

青玉

案山陰金母，隨大宮南海。三藩之亂，與

夫子並相隔，流離數郡，自折不屈，暨轉徙歸里，已五十矣。其子乞予文爲壽，予不能應，書此詞卷間。

東揚不用占星婆，是家有、真賢儒。曾隔兵戈遙海路。合州城外，雷陽驛畔，多少化離處。千山萬水歸來暮，看膝下人如樹。但得朱顏能久駐，蟠桃花發，蓬萊水淺，誰道流年度。

喜遷鶯

荷風乍煖，恰紅版橋頭，驪駒唱緩。待

詔公孫，彈琴司馬，挾策爭游上苑。萬里鵬飛在望，看翠幕傳金錢。況前路，有漳臺花柳，酈亭絲管。迤邐攬轡處，大道秋光，不覺長安遠。丞相延來，通侯載去，戶外車嘗滿。他日玉堂堪繼，喜大小皆賢阮。裝衣待來年，紅杏爲君裁剪。

前

調寄贈陶燕公移居，奉和何毅庵、張邇可原唱韻。

隔江人遠，別幾何年，鬢毛都換。但卜柴桑，難尋句曲，到處堪留堪戀。衣上黃塵不落，望壠首浮雲變。猶相憶，在廬江舊第，芹泥橋畔。可念書畫室，半榻琴簫，幾樹花零亂。人寄南牕，詩傳北郭，莫道未還東苑。我亦西泠借住，須有日，烟霞結伴。隣居好，看牆頭過酒，那時相見。

百字 令客滬上，爲王鴻賓初度。

秋風乍起，桂花時，又是東亭初度。四
十年來彈指頃，閱歷山川無數。倚馬成文，
磨盾音旬草檄，殺盡中山兔。侯王以下，一
時趨走如驚。誰道梁苑歸來，故人官滬
上，歡然相聚。有弟同行勝小陸，共作平臺
詞賦。弧矢高懸，長庚何在，遙指星明處。
壯心未已，莫言歲月遲暮。

前 調 寄壽施愚山少參六十

林花初放，捧霞觴、遙望敬亭山色。繞
地珠繩箕宿轉，光滿謝公樓側。闕里遺賢，
石渠繼世，曾講諸儒易。廿年節度，身高
寄如客。督學齊魯之間，湖西作鎮，到處

稱申伯。天下山川游覽遍，無數文章堆積。
前遇吳關，今過甌海，千里長相憶。纔週甲
子，爲君重數疇昔。

綺羅 香川原韻答贈甫上錢蛰庵見贈

占鄆名家，彭城遺胄，所至公超成市。
文徵元和，詩以景龍爲體。論學識、雅似顓
孫，羨經術、精于楊起。第無如、棄世逃名，
竄身長向瞿曇裏。君家歷世仕宦，況祖
彌忠孝，名傳黃紙。每輯殘編，尚見汨痕如
泚。尋歡會、偶在申江，嘆孤游、有如樗里。
又誰知、廿載相思，見君白此始。

萬年 枝梁司農師六十續娶

臘盡春還，御河冰未泮，苑枝如沐。柳

又生梯，雙雉朝飛遯遯。花甲週時花燭。
啓寶帳，粧成百福。由來原有，尚書三娶，
東山名族。萬年觴卜。道從此，天長地
久，鸞弦終續。華萼披來，副髮有珈皆玉。
池上歌添黃竹。好探去，金桃再熟。那揅
人笑，桃花洞裏，劉郎初宿。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初晴稿

填詞六

沁園春即事。有序。

三月四日，曹綠崑明府，張弘軒州牧，周譽凡孝廉，趙愚公監郡，朱服萬別乘，羅木桓、徐西崖文學，招集群公，修楔于滬城之南園，有女妓三人行酒。即席朱別乘作《沁園春》詞，予依韻次其後。

已度三朝，忻逢四并，重對春波。看楊柳堤邊，羽觴汎去；薔薇洞口，油壁來過。

北地賢賓，江南名士，人物加于晉永和。況雜坐，有美人相間，齊畫雙蛾。興來酒瀉銀河，恰巖畔斜陽照綠蘿。看環擁楸枰，目繁琢石；暗拋博具，指印紋螺。紅袖香生，碧桃花放，此際春光可奈何。華燈起，見樓頭纖月，徐上林柯。

前調答王西園見贈之作

丁巳之春，我來滬瀆，喜遇西園。念當日聞聲，有如日下；今朝高會，竟在雲間。江薛才華，庾徐藻采，所著佳文是《偶言》。偶言、吹蓬、折竹，皆新著篇名。箋題外，有《吹蓬》小令，《折竹》新篇。桃花初漲平川，又風起城頭撲柳綿。自畫閣攤書，談深燭下；閒堂贈妓，腸斷樽前。兩次三番，風晨雨夕，是處相逢非偶然。溝頭水，問東西會

合，知在何年。

姚蒼叔曰：諸詞皆客滬所作，以是時傳寫者衆，故多兼本。若客淮蔡時作，則盡失之矣。是詞纏綿處，爲周、柳長調所不及。嘗曰春莊本恨人，蓋即此可見耳。

前

調 送葉天樂游吳門

涼月啣雲，清風出谷，秋滿人間。況出水芙蓉，詩篇絕麗；環溪修竹，酒興將闌。子羽湖頭，伯通橋畔，好友相思嘗往還。揚舲去，見停來顧渚，望去吳關。橫塘暑氣將殘，更微雨初過銷夏灣。只陂有雞棲，人歸畫舫；丘當虎去，寺在青山。疇昔曾游，石城深處，夜月清樽酌未乾。舊有酌月詞歌詞罷，向旗亭試聽，可有雙鬟。

前

調 題閭容庵《青谿傳》後。有序。

予夙爲調笑詞，紀馮弦事。惜弦雖令材，而事近于媒。渡淮十日，晤容庵粉巷，出彭生詞讀之。初以爲賦占耳，及讀竟，始知爲容庵少時事也。容庵真今之君虞、樊川矣哉。《青谿傳》辭致幽斐，其所答寓札，亦復激宕可誦。因爲括諸詞合作一首，詞雖不工，事喜不媒，世毋以予詞人調笑可耳。

桃葉堤邊，琵琶巷裏，人字青谿。本博陵舊氏，愁窺燕幕；汾陽公子，共聽烏啼。春寒愁又度，落盡東園幾樹梨。空回首，正江南烽火，塞北征鼙。相誓盈盈兩地，奈仙源雞犬望後都迷。況渚下書沉，誤排雁影；章臺人去，遺恨桃枝。隔巷空還，繫臂便鈿合金釵。

何處思，只蠻牋數幅，堪付新詞。

姚蒼叔曰：此似又一體。

賀新 郎 蕭山縣署贅婿詞

正河陽花滿。秋水芙蓉，艷紅如翦。
贅婿淳于千里至，早已題詩齊苑。喜今日、
光生銀管。古署催粧開錦席，看一堂紫闥
鋪香軟。雙淺暮，酌來淺。萬條紅燭燒
將短。更庭前、幾行畫扇，遮來宛轉。洗馬
文章當日事，樂令風流不遠。況種得、藍田
瓊琬。最羨今宵乘鳳處，聽秦臺幾曲簫聲
緩。烏鵲到，喜何限。

滿庭芳 南園公譙即事

初過清明，纔逾上巳，群賢高會南園。

花巖接檻，洞口瀉紅泉。移得行廚竹裏，瑀
欄曲、雜坐金鈿。擎觴至，紅兒嬌小，猶弄
剪刀錢。樓前，爭作伎，枰楸壺竹，游詠
依然。看玉釵紛紜，薌澤微傳。醉煞蘭亭
舊侶，華燈外、新月纖纖。當筵賦，園如金
谷，人似永和年。

前調 爲汝南張廣文題傳奇卷首

夏里開基，清河啓郡，曾燃秘閣青藜。
高齋寂靜，夜聽汝南雞。彷彿神人告語，他
年事、枕畔留題。長弓後，貂蟬奕葉，不數
舊關西。黃梁炊未熟，翩翩蝴蝶，醒後多
迷。託梨園象板，羽殿銖衣。千載鳳鸞佳
配，華茵煖、共酌玻璃。聽吹罷，一聲長笛，
無數綵雲飛。

前

調題《玉妃獻冊圖》爲汝寧金使君夫人生日

琳晚瓊妃，瑤臺金母，當年曾駕蟾蜍。
因披玉冊，還御五雲車。絳去廬江錦帔，聞
房秀、早被霞裾。淮西路，春城千騎，夫婿
上頭居。五花裁作誥，香奩百琲，總是珍
珠。看平頭擎履，編齒吹竽。獻得龍泥舊
簡，傳經後、莫問居諸。閒相視，山桃片片，
飛滿玉牀書。

貂裘換酒

題吳寶崖《停鞭拂劍圖》，和其白題原韻。

想此爲圖者。計生平、嶽嶙壘落，未經
揮灑。富貴何時思量起，凡事盡如此畫。
縱滿地、才源傾瀉。但頻年驅馳南北，到頭
來抹卻當時話。惟此劍，鎮無價。從前

只向車前掛。看中原、平沙萬里，儘堪馳
馬。建禮門邊題名後，便到晾鷹臺下。且
自解、雙環重把。多少英雄今安在，遇甘蠅
莫折飛蓬射。窮與達，有時也。

姚蒼叔曰：東坡骯髒處，每白有此。徒優孟稼軒，
便誇磊出，失之遠矣。

念奴嬌序

即事。有序。

暮春二月寒食夜，胡繩先招飲上海
署中，聽妓，酒半爲詞。

申江官舍，看桃花、開後柳絲如織。伯
始風流纔啓宴，此夜剛逢寒食。燭下新粧，
榴裙百褶，翻盡深紅色。那堪小妓，病來歌
舞無力。聽蓮漏將殘，玉觴嬌瀉去，脣脂
俱濕。夜雨初過花毯上，尚見翠鈿狼藉。
明日清明，來朝上巳，到處春堪惜。勾欄未

散，慢言今夕何夕。

前

調徐都官裁枕函實詩，名爲詩枕，製詞索和。

漫次其韻。

撚髭無計，喚奚兒、長向水邊山麓。蒲簾橫陳將偃息，好句吟來斷續。授冊嫌頻，開槭已緩，紙片紛零碌。游仙欹處，斲成五色文本。試啓小簾中空，方欄連袂，大似青油袱。豹首雞鳴俱不用，但取便便豕腹。夢去無論，醒來何事，栩栩相追逐。蝶庵詩就，此時午睡方足。

桂枝

香即事。有序。

馬丹谷伎席有小鬟後至，病不能作伎。坐侑間詢何名，曰未也。弘軒張先

生以其氏李，且病中遲至，取「翩何珊珊」之句，贈名「翩來」。同席者各爲詞記之。予與張南士、朱拜石、丁殿生、徐西崖、莫蕙先並作《桂枝香》詞。時康熙十六年二月三日。

夜堂聽伎。正絳帳花垂，玉鑪香細。蓮炬光中兩兩，舞裙拖地。忽來金雀鵲鬟小，算纔堪、瑣兒年紀。欄邊歌緩，油車暗裏，翻然而至。便手把、金尊徐遞。似嫩葉裁衣，幽蘭吹氣。病起遲來，問取小名尚未。風流京兆偏憐惜，道延年女弟如是。珊珊可念，何如竟喚，翩來爲字。

滿江

紅題吳墨舫《桃源圖》，步原用文待詔韻。

圖畫當年，正桃樹、生花時節。有延州高士，酒顏方熱。南浦風光何所似，西崎興

會由來別。恰聞人、洞口憶當年，頻頻說。
舟過處，涵冰雪。花落盡，同榆莢。嘆青
芝白鶴，一時都絕。凡事總隨風裏絮，披圖
恍對雲間月。幸前賢、手澤有傳人，思來切。

水調歌頭

詠鹿脯。有序。

家會侯邸舍以鹿脯食客，方雪岷、陳
其年及予有詞。

加豆得乾腊，醺酒莫踟躕。奈何置身
巖谷，其命在庖廚。不是籠驢炙豕，豈是牛
糲鷺胛，此物本清虛。但束白茅去，安問綠
蕉無。人一食，壽百歲，試何如。陳蕃設
脰相食，慢作魯公書。皮不必爲藻幣，腸不
足爲酒器，祇噉此些須。客座手能辭，何用
倩麻姑。

陳梓湘曰：忼慨壘落，微綴周到，詠物至此，無賸

矣。其年得詞，格筆叫莫及，以是耳。

雲仙引

壽王鄂叔進士

蘭渚亭邊，蓮河橋畔，高門乍啓朝陽。
丹紱繞，彩雲翔。云是攬予初度，爭獻仙人
九醞觴。何限才名，今纔四十，江左王郎。
宮衣試着來長。有花下、新裁小樂章。
回首京華，難兄執戟，同是東方。待補山
公，正當典簿，努力功名看未央。他日烏
衣，黑頭還聚，重醉秋光。

上西平

譚開子貽畫并賦西平樂詞見訊志謝。

嘆年年，看不盡，短亭花。更冬殘、雪
後停車。問誰相憶，寄來滿幅是烟霞。分
明指有，西陵渡口人家。滄洲近，知何

處，空歷遍，路途賒。念君也留滯西平，思時便望，望時還見暮雲遮。何年攜我，向青山、麓碧湖涯。

慶清朝慢

湖墅高會，同王丹麓、陸蓋思諸公即席。

候屬添絲，人方繫纜，還逢高會南皮。

閒堂夜來，紅燭倒映金卮。爭投博箸，妓簾不掛夏侯衣。頻傾看，有葡萄釀，色似臙脂。夙昔祇愁間闊，長從紙上汗，漫寄相思。今夕不知何夕，能預斯期。城頭統如五鼓，傍筵耿耿玉繩低。那堪與，曹劉沈謝，即席爲詞。

醉蓬萊

題贈徐涵之小蓬萊別業

是南州高士，東海名家，西河舊里。茅

屋數椽，縱亭臺無幾。牆外疎桐，欄前薌蔓，到處成陰翳。人道蓬萊，逍遙散誕，不過如此。堪嘆年時，燕齊吳楚，汗漫天涯，倦游知止。一任人間，似桑田海水。家有山妻，門無雜客，架上餘書史。安樂窩成，吾其從老，于是鄉矣。

蘭陵

王別譚開子

淮南路，正值嵩陽歸去。梨花晚，寒食初過，與汝東湖最深處。夜涼傾斗醕。聽撥銀箏無數。扶紅袖，酒醒回時，長是城頭鼓聲曙。恨一別如雨。更南北東西，春還秋暮。許昌宮裏留君住。任作賦繁臺，題詩梁苑，何期此地復相遇，彷彿似前度。看舞郡中署。便圖遍屏山，歌殘燭樹。送君還上棠谿渡。望長淮千里，依然東注。

那堪言別，況綠柳，漸飛絮。

風流子 答和桐城何令遠見寄

浮山如在眼，縱陽路，時望大江遙。想當日長瑜，曾爲四友，今聞子季，仍號三高。從誰道，十年黃令閣，別湛郎橋。湖上風光，全隨蓬轉，江南春信，半在梅梢。幸新來無恙，詞中尚記得，醉卧甘蕉。不道安成前度，良夜迢迢。白白鷺洲邊，歌殘纖月，紅螺澤畔，酒散寒潮。試問梁園賓客，誰憶枚臯。

南浦 和徐西崖贈別

最傷心處，是紅亭、載酒上河橋。多少畫欄干外，楊柳正垂條。五兩南風欲度，趁

申江、幾曲暮歸潮。奈離筵人散，贈鞭情重，雙汨落征袍。此地遨遊堪戀，遍亭臺、春意鬧花梢。長載佳人油壁，深夜教吹簫。況值歌成南浦，也爲君、重撥紫檀槽。且和歌一闋，問當前誰最魂銷。

西河 答和王西園送別

春去久，怕逢客館長晝。寄君書到正街頭，濯枝雨後。那堪黃浦晚潮生，一帆吹下如溜。憶當日，方邂逅，按歌新記紅豆。酒間移燭和予詞，霎時草就。囟囟散去鎮蹉跎，蜀葵花發時候。驪駒唱罷頻把袖，看江流、如許顰皺。遙指垂楊渡口，更短亭、東上酒家，依舊欲放歌，何時還又。

滿庭芳又一體。失題，似爲同館沈氏生日。

梔子開殘，宜男採遍，日長深院啼鶯。
正荷衣被暑，裁剪初成。曾向慈恩寺裏，春
池淺、蘸筆題名。人爭看，風流拔俗，第一
吳興。相驚，舊時八詠，東陽雲起處，藻
思縱橫。恰衣盤雕錦，紙染紅菱。羨煞絲
綸世掌，鳳池上、綵羽爭明。懸弧處，堂前
花發，海上雲生。

剔銀燈詠米家燈。有序。

梁尚書席上有燈，爲宛平米氏所製，
堆紗疊縠，作山水花鳥人物。座客各有
詞，屬和焉。

百尺冰荷可喜，況滿壁、盡張羅綺。

翦縠爲欄，堆紗作樹，不數米家山水。隔
屏人指道，人在隔花屏裏。金粟玉蟲纍
纍，光到處、輾轡齊起。雞戴珠竿，龍啣火
籥，總是數條紅紫。燈前且醉看，燈影照
人何幾。

題姚將軍五圖詞

姚茂孳將軍繪其像爲五圖，各繫

以詞。今存一首。

相見歡《桃源採藥圖》

何來採藥仙源，問當年。云是伏波橫
海、舊登壇。麟閣裏，滄洲意，任相看。
一似桃花流水，向人間。

臨江仙合詞

題爲奉贈何梅莊使君夫子作。因使君

初守越，既使牂柯後，復爲兩浙督糧少參，因有此詞。但合二闕爲一首不分，又同一韻，故照本抄入，不敢移易。

當日虎符初下處，桃花開滿山阿。萬
層絳帳覆來多。驅鹽投峻阪，拔羽出虞
羅。一白龍山高會後，春江曾哭曹娥。
天南萬里到牂柯。帝鄉把盞去，錦里
過。誰料十年星紀換，延津還汎仙槎。
江淮轉運使如何。金笳開越嶠，繡
檠動吳波。幸得閒堂仍聚首，清樽
頻把玻璃。劉郎前度喜重過。公門
桃樹老，猶有舊枝柯。

十美圖

詞爲汪蛟門主事作。今存三首。

減字木蘭花《燈下收書圖》

合歡成被，鋪就鷓鴣單枕膩。豹髓全
融，肯負饒燈入夜紅。壁光如曙，翻恨袖
梢遮不住。收卻殘書，何用掀翻壘算珠。

菩薩蠻《午睡圖》

玉欄長夏金塘裏，軒窗四面荷風起。
菡萏織花紋，盤盤散綠雲。柳帷裏未閉，
隔水窺人至。待起整釵鈿，郎今未可前。

虞 美 人《紅絲拂子打檀郎圖》

樂陵臺下看紅藥，底處曾相謔。苔衣
掩盡石欄花，辜負東園杏子數枝斜。紫
龍髯拂珊瑚柄，禿袖紅相映。郎身豈有赭
頭蠅，暫作吳宮點墨白螺屏。

兌閣十詞有序

予游淮時，閻子牛叟與丁少君敦伉
儷之好，作《兌閣》十闕，索予和詞，予未
有以應也。閱一十八年，予赴召至京，值
牛叟年七十，丁夫人已亡，其嗣君百詩重
貽書并幣，專使赴長安，請和前詞。蓋欲
以承尊人歡，當稱觴地也。予始理其詞，
對使和去。其十闕皆有題，依題演義，不

自解工拙，牛叟知我，定有以諒之耳。

南 歌 子齊世家彤史

閻牛叟少君丁氏，牛叟字之曰少姜，又稱濟陽
君，從郡望也。其女兄弟中屬季，又名其所居曰兌閣
朱閣迎齊女，金箱貯楚雲。高閣傍斜
曛，阿誰居閣上，濟陽君。

鵲 橋 仙證前生

牛叟之尊人仕閩，曾禱九鯉湖而生。後思楓亭
荔枝，丁少君爲治裝，卒不果往。

蓬山小吏，上清舊籍，曾控九仙朱鯉。
若非花下認前身，幾負卻、雙成久矣。楓
亭何在，洽裝東去，請食宋家荔子。縱然置
驛未能通，也勝看、忠州畫裏。

小重山 雙魚問

避地時，居金陵，居吳門。每以書問，偶爲輕薄子偷視。

兩地烽烟天一隅。蔣山西盡處，莫愁湖。誰言流水隔姑蘇，春潮上，中有雙魚。緘處印含朱。澤蒲裁作線，界蜘蛛。簪花小字畫來疎，憑偷看，傳作寶家書。

荷葉 杯維摩天女恰同參

曾參訪耆舊，究向上一層。

乃與阿潘同住，何故，花月映江潭。問誰還宿普明龕，參麼參，參麼參。

天仙 子病榻閒情

丁少君鮮嬌容，雖病亦薄粧讀史。牛叟嘗調之：「提學未至，女秀才吃吃何爲？」^①每庭前花木弗灌，牛叟謂丈夫當埽除天下，少君曰：「請從室始。」

長向花前攤女史，榻白安花蔓裏。儘教春去病還留，捐藥餌，弄筆底。全似建安女博上。堦下雉童搖葛藟，滿院月明清似水。慢言綦綦辟除難，君意氣，且已耳。汎埽請從一室始。

十六字令 佐家

丁少君以五千金佐先世鹽筴。

①「吃」，據文義，疑當作「吃」。

齊代遠，空吟《乘馬》篇。真珠釧，解作算商錢。

柳梢 青聯吟

牛叟製《杏花天》三闕，少君索書帕，出入懷袖。

錦闌閒心，綠牕幽興，得句相調。何意東園，杏花開遍，又是春朝。丁娘且索揮毫，甚處見、歡情久要。幾闕清詞，數行細字，一幅生綃。

西河 琴弈雙清

少君好琴，善弈，與諸女角，必招牛叟曰：君但事此，當自解。」

且慢記，琴心當日何似。只看綠綺繞孤桐，素絲未理。高山流水有誰聽，離懷此

際如寄。況花底，楸樹子。舊枰在斷垣裏。空留遺掛紫檀心，琢成纍纍。橫橫直直試躊躇，幾曾閒卻纖指。是中意誠莫已。良人惜未能此。追憶爾時佳致，或庶幾，鼓瑟湘靈堪比，何況圍棋張良娣。

臨江 仙逮下

少君曾爲牛叟取一妾，今亡。後牛叟又娶一妾，同懸夫人像，以爲菩薩人，各製《菩薩蠻》詞。

不辨黃鸝能卻妬，臨溪且採茵陳。文園能聘茂陵人。君心難問取，我見也憐生。今日秦淮相接處，當年桃樹桃根。門前流水記前因。鬢陀花下影，同拜繡幢身。

瀟湘逢故人慢採菱

常向湖西，率諸女採菱。當夕陽下春，翠袖紅粧，與清波碧藻相映。後秋中期再踐此約，而不可復得。

採菱歌罷，見紫角新翻，綠苞初卸。問灌湖前汊，女伴恁來遲，停船相迓。紅袖風吹，剛一望、夕陽西下。喚侍兒、慢捲朱竿，菱刺又牽羅帕。舉棹去，南浦夜，嘆洲盡含霜，灣名銷夏。此事思如乍。待舊約重尋，流光不借。幾度秋風，看浩浩長淮東瀉。好愁人、翠藻清漣，猶是參差如畫。

樂府補題和詞《樂府補題》者，南渡越州諸處士所作

詞也。卷首載玉筍王沂孫聖與、蘋洲周密公謹，以及菊山唐珙玉潛、後村仇遠仁近，共十三人，同于宛委山房諸處詠龍涎香、白蓮、蟬、蓴、蟹五題，其調爲天香、齊天樂、摸魚兒、水龍吟、桂枝香，合一抄本，在梅市祁宅藏書中。禾中朱竹垞爲序之，而鏤板京師，且屬同館作和詞各五首。初晴歸田後，其五詞俱亡矣。後陳其年遺稿中有《白蓮》、《蟹》二詞，^①是初晴作，註筆甚明。因勾其年手抄稿附載于此，共二首。

水龍吟吟白蓮

前湖十里芙蓉，到門皦皦明如練。波光雲映，蘆花鷺下，宛然一片。細葍含鉛，

① 據下文，「蟹」當作「蓴」。

青房瀉粉，素珠成串。便採蓮紅女，絳裙千
褶，遮葉住、有誰見？只爲社中人散。
倚遙空、削成難辨。赤欄橋子，無端愁，把
碧天遮斷。月下飛香，霜前落葉，容華將
變。但秋衣未製，剪來朵朵，不須染茜。

摸魚 兒尊

但秋風、有誰還憶，夏瓜冬菜春韭。兒
家住近橫塘曲，長在柳姑廟後。相邀取，借
隣女花竿，挑起紅絲瀏。摘來盈缶。任九
月豬毛，百葦雉尾，總貴一壺酒。晶融
其，慢說白如瓊玖，下將鹽豉烹就。鉶頭釵
脚難形似，只顧流匙在口。還念否，料拾鱸
分鯖，未是和羹手。躊躇良久。便羊酪能
勝，龍酥堪敵，歸去也何有。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字子稿

擬連廂詞^①

① 本卷依《儒藏》收錄體例刪去，僅存目。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子稿

二

韻即五言絕句 一

西河五絕有江行數十首，似倣錢吳興者，今不存。

絕句刻本惟越選數章而已，其他悉從《空居日抄》與《鴻路堂》本。

樂府題從唐者，皆作絕句，唐人本爾也。其從古調者，列前集樂府卷。

王孫遊

桂樹他鄉少，王孫故國稀。天涯春草遍，處處待人歸。

排 遍

曉月三關落，秋風萬里來。將軍開馬邑，戰士下龍堆。

舟行望九華山

溜水下江關，輕帆天際還。望中雲欲滿，知是九華山。

晚泊二首

晚泊大江沙，烟生紅蓼花。船頭鳴賽鼓，船尾飼神鴉。

二

紅蓼垂牕暗，青楓接岸平。
村翁迎舶語，還問下江兵。

無題

燈下裁遠衣，堦前墮秋雨。
爲惜藁砧名，遲回下雙杵。

芡蘿村

西子吳宮去，溪邊少浣紗。
綠蘿相伴女，空自貌如花。

二

芡葉風吹白，蓮歌水面寒。
前溪花滿地，不敢過溪看。

陳肇曾孝廉歸閩詢周六玉輪

夫君歸閩海，應上越王山。
東吳年少在，爲問幾時還。

漢宮曲

漢苑高如斗，天星出似瓜。
後庭千種色，前殿九衢花。

二

羽騎長楊苑，靈臺太液池。
六宮新位號，最貴是昭儀。

摩多樓子

三秋行保塞，八月詔移軍。
近見沙如雪，遙看陣似雲。

二

八月天山雪，沙場蚤見寒。
迴看雲盡處，秋日滿長安。

江行聽潘六絃子

不聽桓伊笛，翻催趙璧彈。
三絃纔一曲，看過幾重灘。

飲陳吉孫宅適紫蘭當筵盛開客有寫生者
率題其上

共就陳遵飲，當軒樹紫蘭。
問誰圖茜影，留向醉中看。

二

灼灼流霞杯，臨風映芳蘂。
移之上雲屏，滴作紫泥水。

看伎

曲水園頭伎，扶風帳裏名。
中州馬端肅家
姬。一看西子舞，重起故鄉情。

龐湘

蔓草生西苑，殘花滿洛陽。
清涼臺下過，尚有一龐湘。

北行口號

春風生馬頭，春雲生馬尾。
不是春雲生，知是烟塵起。

二

美人乘驟車，相顧烟塵中。
新花著輕霧，脉脉花影紅。

一本作「對面烟塵合，高車錦幔斜。分明輕霧裏，一顧道傍花」。

早起

勿作還鄉夢，徒增逆旅情。
中宵驢鐸響，早起趁前程。

爲趙司馬題五雲移棹圖

曉日虔陽樹，秋風贛水船。
片帆橫北斗，看人五雲邊。

二

綵鳳橫天去，蒼龍倚棹開。
漢庭雲滿處，知是趙熹來。

古意

醉裏能留客，愁多最滯人。
誰將三婦豔，歌作大郎神。

上田花

青青上田花，朝日揚花英。
路逢折花人，見花不分明。

二

折得青梅枝，送郎渡河澗。
花落子始結，郎今未知苦。

輪臺歌

大漠三秋草，輪臺萬里榆。
天邊新屬國，塞外古單于。

綵花歌

莫翦昭陽綵，良人本麗華。
能將半面色，散作四時花。
兆熊曰：漢女職有「良人」號。

塞下

燎燭照秦關，將軍夜獵還。
寒更刁斗靜，飛雪滿陰山。

二

金矢玉花翎，沙場舊有名。
一歸光祿塞，三上李陵城。

古塞下

烽火甘泉月，旌旗滿上雲。
漢王能奮武，偏召李將軍。

小長干曲

小小長干下，相逢擊絮人。
春風吹綠髮，春水濺朱脣。

二

風發南湖裏，蓮舟去漸稀。
阿儂因有約，須趁暮潮歸。

題張君畫像

紫石環修竹，丹鑪煮玉尊。
葛巾相對坐，知是曲江人。

查繼佐客淮復買小鷓鴣頭自隨短句爲壽或

云嘲焉并命鷓鴣頭歌之

莊生本蝴蝶，日日宿花裏。釀得黃粉

兒，欲寫白毫子。兆熊曰：李白有《淮南小山白毫子

歌》，仙人也。

二

小草萼俱綠，寒花蒂亦香。鼓鐘淮水

上，水落自湯湯。

三

團團桂樹枝，能令八公還。捲幔拂螺
子，分明見小山。

四

淮王是佳名，碧玉是好影。後園金井
牀，前頭素絲綆。

五

舊部能吳舞，查舊畜女妓數部。新人解楚
歌。楊家龍舸過，無復唱開河。

六

擘破真珠樹，分成結綠釵。漫游無限
興，只看酒如淮。

絕句

買得長門賦，盛將綠玉箱。
春波涵太液，浴盡野鴛鴦。

採芝三首

欲向商山隱，還尋瑤海來。
玉田三百畝，祇見一花開。

二

深谷原無種，齋房舊有歌。
九莖連四葉，葉葉奈愁何。

三

玉殿披圖晚，瑤林驂駕遲。
願將三秀草，移取種銅池。

羽林郎

扈從獵長楊，彤旌豹尾黃。
當車能搯獸，道是羽林郎。

宿傳一新溪上草堂招憲臣

竹短溪亦淺，月明山正深。
草堂前夜雨，思汝到如今。

錢清江和韻 兆熊曰：此唐張仲素《春江曲》韻也。

宋王兵部《錢清江掘石》亦得此韻，故稱和韻。觀詩

意，謂錢清江已湮耳。

三月正陽春，中流共採蘋。
妾居江下久，不記上江人。

來生過訪余適游陵下不值卻寄

泛水尋瑤牒，登山啓玉書。
到門無鳳字，去路有羊車。

二

挾彈還清洛，橫琴過大陵。
蒹葭難倚玉，展轉媿毛曾。

嘲採蓮者傷其遲暮不能已而坐得困也

綠水浮來淺，紅蓮採去遲。
衣牽殘梗刺，櫂結野菱絲。

古別離

綠殺門前柳，空言似畫眉。
自從折柳去，螺子不曾施。

覽鏡詞

漸覺鉛華盡，誰憐顚額新。
與余同下淚，只有鏡中人。

二

皎皎金鵲光，熒熒紫菱色。爲理雙雲
鬢，垂首作轉側。

江行絕句三首

欲上螭磯廟，空憐神女嬌。長江秋晚
後，日日有風潮。

二

彭澤江邊石，行人說馬當。片帆吹浪
過，不復數瞿塘。

三

采石橫江浦，當年起戰爭。至今江上
路，尚有舊軍營。

聽吳歌有感

少小經吳會，吳歌一棹行。五更殘夢
裏，啞嘍兩三聲。

二

落月寒林鳥，明星野浦雞。榜歌遙倡
和，春思隔江迷。

三

晚歲雞塘路，秋風鴨嘴船。
吳娘纔引曲，雙淚枕函邊。

露舫祠

行露多蔓滋，委身貴能早。
修黛揚綠烟，羅裙裹青草。

二

日炤銀書榜，沙銜石闕詞。
高郵州上路，爭認露舫祠。

上滕王閣

避地尋江表，看山到豫章。
何王登此閣，千載在南昌。

重登滕王閣

柳色春城霽，風光南浦新。
憑欄愁騁望，猶是賦詩人。

徐徵之評曰：滕王何足傳此閣，閣之傳，獨王子安一詩耳。上首略激唱，妙在不露；若下首則羈遲不堪矣。地以才人傳，然才人究淪落，何也？

白洋河道中

燈火春宵盡，鞦韆上已過。
馬頭殘照

裏，又渡白洋河。

予經歸德城女牆塌地塹塹如丘樊與同行

者下馬賦詩

睢陽一丈城，半爲賊所拆。我今過睢

陽，城板高五尺。

二

汴水方流漫，崇禎尚太平。張巡空塚

側，截截半竿城。

晦日

村店開紅杏，溪橋漲綠蘋。途中逢晦

日，思煞故園春。

途中絕句

未上楊家集，先過棗樹林。棗針能刺手，莫繫白花驄。

哭江陰楊生

抱器無成日，多情憶去時。君山明月夜，何處不相思。

二

水落看予度，霜清別汝寒。年年驥亭

北，花發滿闌干。達曰：楊別業在晴沙，名驥亭。

楊白花

楊花不如人，隨風任東西。願教雙燕子，銜作梁上泥。

長安道

長安十二衢，日日走車馬。那堪主父偃，日走車馬下。

二

九曲環秦甸，千門啓洛陽。宮前馳馬巷，城北鬪雞場。

洛陽道

洛陽故都城，轆轤絰長綆。但見白玉欄，不聞綠珠井。

全諸公集吳錦衣宅雷雨邀妓不至

高會錦衣堂，春宵雨萬行。油車何隱隱，只在葛山陽。

二

東海安期夜，西堂道助樽。燈前雙舞鶴，不復下雷門。

三

玉聲春前雨，金吾殿上才。天街曾勅
燭，呼取念奴來。

咏雲嘲友

捧日遮嘗滿，隨風結轉濃。終朝嫌似
狗，何日好從龍。

塵

但恨車前少，猶憐甌裏稀。日光流壁
隙，一道雨絲飛。

同聲歌懷友作

繡帶粘香薄，紅綿着粉銷。願爲羅袜
子，長束謝娘腰。

二

團扇函秋冷，屏山掩曙寒。願爲銅鏡
子，早晚自相看。兆熊曰：（同聲歌）云：願爲莞蒹
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幃，在上衛風霜。

咏枕記事代友四首

弱莞流雲薄，香羅刺面新。小鬟時抱
與，真見洛川神。

二

繡裏封花絮，湘紋浹粉膏。不知結束苦，看取抱持勞。

三

誰作通明製，裝成八寶餘。中郎多秘語，藏就一函書。

四

警夜攜來苦，游仙夢自疑。芙蓉繡兩面，那得並頭時。

題畫幃

綠幘粧野花，青氍倚山石。欲煮黃鵠羹，舉頭看秋色。

題畫像渡江圖

水澱看成線，荷花卷似杯。道人何處見，記得渡江來。

二

道人欲渡江，荷花滿江沚。坐將花片來，影落一條水。

遙題梅聖占像

何處逢梅子，蕭疎一布袍。
相看無語笑，白眼向青霄。

題畫

孤桐抱山丘，榮期坐其側。
爲有清風來，泠然枕危石。

病起贈李君

自愧無金骨，終年苦鉢腸。^①
少君良厚意，飲我葛陂漿。

二

七十懸壺叟，函關舊著書。
只今懷玉藁，猶識李公居。

三

誰療糾宮雜，應憐洛市還。
火珠橋下路，方籥九還丹。
李住名火珠橋。

漢邊思

漢軍屯句注，邊馬渡陰山。
羽書飛上郡，烽火達蕭關。

① 「鉢」，原作「鉢」，據四庫本改。

二

蘇武持旄節，夫人下錦車。
甘泉呼保塞，非復舊休屠。

隴上歌

不見隴頭水，但聞隴上歌。
歌時雙淚滴，可是隴頭多。

採蓮曲

蓮葉將衣綠，蓮花比面紅。
採蓮蓮已盡，別有採蓮儂。

二

採蓮愁日暮，舉手攀荷枝。
荷珠如淚滴，是妾憶君時。

醉中語妓調宋三

吹笛唇脂落，彈絲腕帶寬。
背人重料理，莫倩宋三看。

蘭溪棹歌

春水碧泱泱，春蘭覆水香。
中流不用棹，直度浦江陽。

泊牛渚有感

夜月橫江思，秋風牛渚情。
舟中無謝尚，誰聽咏歌聲。

江行無題

落月石帆隈，孤篷曉未開。
岬浮移纜上，知是早潮來。

二

泛水浮新葉，流波漾束薪。
可憐江口月，不共故園人。

水國蒹葭老，江城橘柚香。
烟中同醉起，惟有櫂船郎。

四

山雲低復起，江鳥去還飛。
借問舟中客，何時可得歸。

五

風起泊江皋，江聲徹夜號。
不期鄉夢遠，猶聽浙江濤。

送黃媛介令子歸伊舅氏

王粲登樓日，曹昭作賦時。
將歸無限意，只在渭陽時。

囉 噴 曲

染絲作帆絳，收拾帆子迴。
鑰石裝篙頭，下篙莫輕開。

二

君買西地錦，應須到蜀城。
蜀中春鳥語，語語自分明。

估 客 樂

朝望襄陽商，暮望真州估。
不如隨販兒，朝暮拾錢數。

二

鐵鹿須東下，蒲帆莫上牽。
那知上江女，也望到家船。

譚開子曰：東日西雨，歡怨不殊，妙情通理。

稍 婦

稍婦立棚子，蕩稍清江濱。
故自稍輕橈，迴頭不看人。

二

夜起風水惡，早梳弄船子。聽歌如有猜，微笑入烟裏。

書

壁有序

遇桃二枚臯里中，從珠湖會也。重九日復集雲起閣，曲江主人扶醉，再携榼蹋歌，同過桃家，乞書二絕句于壁。

菊淺分燈暗，葦門繞路斜。烏啼深巷裏，巷口是桃家。

二

燭下憐紅粉，霜前墜白榆。官街戍鼓

靜，愁煞夜啼烏。達曰：桃本氏陶，珠湖奉觴時，西河詢之曰：「桃耶？」陶然焉，遂氏桃。故查伊璜《曲江樓詩序》曰「曲江之會，陶姬者晚至，燈爲倍明，絲竹益若人聽，坐客爲之慨然，謂姬桃也，姬心識之」是也。又伊璜詩曰：「妾家舊泛五湖濤，座上相逢認作桃。」張宗緒詩曰：「劉郎錯認天台路，卻向桃源去問津。」張孺懷詩曰：「那知不愛離邊菊，且看玄都觀裏桃。」皆指其事。桃無字，後字淺緋。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名姓稿

二

韻即五言絕句 二

淶水曲

淶水前溪漲，橫塘收碧痕。拔蒲塘水上，那得見蒲根。

朝來曲

朦朧捲羅幙，微坐若有憶。楣際生曙光，髣髴見容色。

史憲臣曰：朝光容色，相接生艷。

二

宿露滋花葉，殘星墜草叢。東方纔放白，西壁又生紅。

絕句

絡甕纏絲苦，青綃與絳綃。如何春汛遠，不及上江潮。

二

宋子新秋意，胡姬遙夜情。金槽曾壓酒，點滴記分明。

戲作麻姑獻芝圖并題爲白母壽

不向吳門去，新從滄海迴。
翛然雙鳥爪，摘得紫芝來。

聞蟬

碧葉吟風細，青枝吸露涼。
桃笙初睡起，愁聽一聲長。

二

嘒嘒臨粧閣，微微曳晚風。
佳人雙鬢薄，不復桂青蟲。

翻和宮詞有序

旅悶咄咄，壁舊粘王龍標。昨夜風開「宮詞」，呼旅主人兒有文者，屬截離翻接，移七作五，妄名「翻詩」，兆熊曰：已連勿連，已偶勿偶。見五律卷。較詩牌爲妙。愛其給捷，率接「春風夜月露桃寒井」諸字，而略未成句。予便爲成之，使渠唱云：「夜月開宮殿，春風舞露桃。承輪寒井外，新賜錦簾高。」牲和云。

月殿承歌寵，寒袍賜錦新。
簾前風舞夜，井外露桃春。

守歲

何處懷家苦，他鄉守歲時。
長將一夜

坐，并作兩年思。

二

守歲逾終夕，鄉思度萬山。家人應蚤睡，恐我夢中還。

臨川水

臨川石上水，是我清淚滴。激激流草根，宛轉看成碧。

二

臨川灘上水，是我清淚流。一灘一日上，日日上灘愁。

寺東廊見叔夜詩

古寺經行處，香烟滿上方。同遊人散盡，猶自竚東廊。

謝舒漢文贈佳履名酒

翦毳紅籠襪，傾雲綠滿盃。羈愁如未解，乘醉踏歌來。

劉琨餉法酒諸食物

釀花開螳榼，臠食進羊臠。既醉應忘客，臨餐轉憶君。

花橋鋪

碧草馬蹄遙，春衫繫柳條。看花長下
淚，不敢過花橋。

除夕有感作

臘管莫教催，椒盤次第開。恐將除舊
意，看作望新來。

三月晦日

姑洗將移管，清江未浣衣。如何羈客
路，又復送春歸。

二

九十春光盡，三年客路遙。黃鸝江柳
上，啼殺是今朝。施愚山先生貽書曰：「黃鸝江柳上，啼殺是今朝」，千古斷腸語也。」

刺促詞

黃金長被毀，白璧苦遭疑。但詠流離
子，無歌刺促詞。

沐浴子

沐冠棄蘭澤，苴履藉蕙草。蹴蕙徒自
傷，采蘭不言好。

山居雜詩

朝日東林靜，新秋北砦清。
螳螂衣上落，鳥雀路中行。

二

溪靜聞滴葉，山空響落橡。
微風裂門紗，宛在剪刀上。

三

林菓堪時摘，山家偏晚嘗。
收儲需夜雨，剪栗待秋霜。

四

多難親朋少，長遊內侍稀。
東林女道士，替我製秋衣。

五

楓落林慙紅，草疎路微白。
墻低落澗光，門靜入山色。

六

杉路雲停過，茅堂煖入來。
幡竿看日影，西去又東迴。
兆熊曰：西河每坐視日影東起西落。見別集文序。

七

前溪深林花，繆結滿溪樹。採花入林中，始知有人住。

八

女冠不出林，忽採鐘乳碧。昨日青苔間，驚見履絲跡。

九

夜夢同張五，前溪一汎舟。莫嫌猶是夢，醒去幾曾遊。

十

伐棘團作籬，編茅織成牖。種花不知名，採藥當認葉。

十一

落花流前溪，溪石擁花住。浣女不解愁，素指撥流去。

送倪齒東歸

有序

送山陰倪齒將東歸。憶齒之先，有孝子仙溪公，侍母痛心疾，每痛叩頭嚙指流血，出求代，百計不足爲療。有道士告木心石當可。自百里內外，冬春晦明，隆

寒毒暘，入溪山覓伐材者，跪候之。如是數年，有伐杪樸木，候之逮晡，鋸聲急，叩頭曰：「此中有石，幸丐末人。」已果然，疾由是療。石圓如鳥雀卵，中色正白，著木處燦爛如黃金。會稽陶學士大臨、陶少司馬譜、王大參泮、山陰趙文學甸，皆有記傳，曾屬予序之，未報也。今送齒時，自痛輕去墳墓，羨齒之返桑梓地，得孝子之意，因未及之，且誌梗概，以爲引者焉。

把酒驛亭西，春風送馬蹄。愁君歸去路，草色正萋萋。

二

我尚羈江表，君先返越州。故人如訊及，道我賦登樓。

三

倪子擁烏裘，幡然作歸計。碧雲生長途，黃馬去蕭寺。

四

君是仙溪後，當還孝子闡。王陽長在道，送爾一沾衣。

過上陳店

夜雪不能寐，蚤行過上陳。不知寒雪上，盡是夜行人。

江南雜詩四首

十里秦淮水，曾經送泰娘。
紅船停淺瀨，畫閣覆垂楊。

二

聚寶門前路，長干寺外橋。
市帘斜掛處，山葉下蕭蕭。

三

幕府重開後，江亭飲眺還。
路人爭墮淚，望蔣家山。

四

何處重相憶，青溪小妹家。
種將烏桕樹，噪殺白門鴉。

林下口號

烏衣鎮西林，林下路縱橫。
相逢採薪女，各自拾路行。

騎驢

騎驢聞雞號，日出清沙東。
初出沙路白，再出沙路紅。

二

黃頭小踰驢，日暮解宿處。
土棧橫草門，一步幾回住。

八角井

舖南八角井，井上雙轆轤。
左繩扳大婦，右綆牽小姑。

自浦口至潁城途中

浦日將帆落，江亭對酒濃。
日邊明橘柚，江上秀芙蓉。

二

秋黍銜風響，朝林壓霧平。
紫游斜控去，初過壽州城。

三

馬上傾盃綠，亭前獻菊黃。
殷勤無限意，只記杜秋娘。

題陸售記年圖

蓮葉裁爲幘，松風聽在林。
東吳推陸弟，抱膝且長吟。

二

碧樹移曉陰，清神濯秋水。誰使謝幼
輿，寫置崑石裏。

題畫爲櫟園

雨過不放晴，積陰濕林葉。野禾生前
圩，蒸耳似馬鬣。

二

山抹如螺碧，波紋似縠紅。帆檣崑寺
外，知在夕陽中。

蔡州宿除三年矣飲次感賦

栢酒官齋宴，梅花客舍情。殘年除不
盡，三在蔡州城。

走馬引有序

穎城西六十里櫟頭店宿，夜聽琵琶
絃，徬徨不寢。過請更彈數曲，到明別
去，與同行相失。於是躑躅作《走馬引》
寫其聲，馬上悲吟。聞者泣而過，謂失
路矣。

穎州城西路，路馬蹢且跼。歌苦傷馬
心，行苦傷馬足。

二

潁州城西路，路馬悲且辛。只因長失
路，能感路傍人。

壽淮陰楊母

楊母真女師，幽芬蔽淮浦。我今淮陰
來，不敢拜漂母。

二

庭下王喬舄，天邊穆滿車。願持三尺
釣，上母楚州魚。

題張梧乘槎畫像

碧樹難裁屋，清泉好濯巾。相逢圖畫
裏，^①知是汎槎人。

奉題王言憲使畫像卷子

先生青雲姿，挺若千丈松。置之丘壑
間，矯矯成游龍。

二

少小飽文史，說劍五陵下。草成西夏
書，取將大宛馬。

① 裏，原作「裏」，據四庫本改。

三

幕府開江左，長藩啓建康。人歸朱雀里，家本太原王。

四

我來謁先生，夜宿歸田廬。高譚卸紅螭，誠有如斯圖。

五

將採莊山金，鑄成少伯像。名垂四海間，心在五湖上。

六

不然買絲線，繡作平原君。祇恐赭脂女，污此玄錦紋。

七

顧神骨俊，再觀意氣豪。分明瞻五嶽，豈是畫三毛。

日南至

今日日南至，日南當北還。如何南楚客，只在楚江關。

題麻姑擷芝圖爲駱明府夫人初度

麻姑本神人，曾到臨川山。竹葉爲衣帶，桃花插髻鬟。

二

麻姑到臨川，擷珮獻紫泥。祇因鮑靚女，能作令君妻。

毛甡行湖東旅主人孟君依新檄禁客宿其少婦鄧老秀請而可更爲擱浣諸衣裝臨行徬徨繫之以詩

瀨淺誰漂絮，春寒有釣徒。湖東鄧老秀，爲我進彫胡。

兆熊曰：宋玉賦：主人之女，爲我炊彫胡之飯。

七夕望牛女翻截銀燭秋光冷畫屏一絕與旅主人鄒君

銀扇畫羅輕，螢光燭卧屏。天涼牽小女，秋夜看牛星。

代 答

街燭流水銀，螢光冷如織。撲扇看小星，夜涼卧秋色。

附姜汝長詩：涼夜燭屏秋，天星撲女牛。銀光輕扇冷，如看小螢流。

寄俞九十四文起

久愜滄洲隱，還期汗漫游。天涯相問訊，誰不識韓休。

重登釣臺懷大敬

達曰：大敬先生號漁父。

東望家何在，西陵潮欲來。祇因念漁父，重上釣魚臺。

二

誰是被裘客，登臺一望間。天邊垂釣處，應念故人還。

望南士不至

望門人秦望，日日如望秦。白日寢落盡，吾思漁丈人。

秋山送僧

曙旭啓杉關，逢僧問八還。白雲留不住，相送下秋山。

與何八十七國仁飲次書贈

但作他鄉飲，從君不願歸。祇緣行役久，故國反相違。

二

臨汝江邊酒，巴山署裏雲。十年纔此會，莫道不思君。

長至語當壚鄧上

長至還爲客，開樽淚欲流。勿言添線好，客路轉悠悠。

楊進士賦臣小盆松

萬粒小松盆，龍孫又種孫。石臺開寸壁，蒼翠滿天門。

就亭鸚鵡去而復返

脫鎖辭雕檻，銜綃返綠衣。隴山千萬里，何處可言歸。

雞冠花

每遇秋花發，傷心絳幘紅。故園深樹裏，翹首待牆東。

留別駱明府

我愛駱明府，西游汝溪曲。來時秋風生，去時春草綠。

二

明府文章貴，今來政事清。
江邊看渡虎，署裏聽啼鶯。

三

我與明府游，習習忘晝夜。
吟詩出竹中，飲酒醉花下。

四

王生依江表，豈不懷家鄉。
春江碧灘灘，念此江水長。

五

一日辭巴山，十日不能決。
睹見楊柳枝，俯首淚如雪。

別黃吉有序

巴城人黃吉，給牲酒脯者四月日，且時延牲所親友朱三、徐二十二輩作郊游，其家穹然耳。臨行，估馬匹齎糧送牲，辭不得。更爲留兩日，賦詩以別。

策馬去江關，春花照別顏。
臨行三繫馬，不是戀巴山。

黃吉送姓至石牛渡

天涯最難忘，莫若石牛渡。
渡頭花樹紅，是我別君處。

聽子規

嶺外春雲合，潯陽曉樹迷。
高安三月暮，休聽子規啼。

臘月望夕喜旅客翻王建翫月絕句云合望
月時常望月分明不得似今年仰頭五夜
風中立從未圓時直到圓偶感其言且傷
時暮亦爲效作

望明常夜立，時時得頭風。
從今望圓

月，不似五年中。

二

時望不圓月，望時常月圓。
五明今夜合，直得到明年。

附徐克家詩：明月未得中，不時合分仰。圓似常年圓，望從今夜望。

鄧上詩：直似分風立，常明不夜年。時時從望望，月月得圓圓。

吉州守除三首

但守薪槃在，毋令栢酒虛。
他鄉有限歲，又見此宵除。

二

虬箭消殘夜，雞鳴報曉春。故園如祝
歲，應祝蚤歸人。

三

昨歲留河外，今來滯吉安。年年隨斗
柄，此夕向東看。

將度玉山悶宿旅亭翻王之渙涼州詞閒遣

白楊一萬片，遠度何間關。不怨春城
笛，孤雲上玉山。

又翻涼州詞別鄧上

玉山不須度，關門遠孤笛。春城萬柳
間，片雲一何白。

附鄧上詩：孤笛關城怨，黃楊間白河。片雲春度
遠，不上玉山何。

舟夜翻張員外楓橋夜泊詩得姑韻

落月寒楓外，江城啼夜烏。霜鐘天半
寺，愁客對山姑。

附陳瑞之詩：楓聲山外寺，月夜對江眠。客到霜
鐘落，天寒火滿艖。

和送春曲

芳草茫茫路，春光任去遙。生年苦離

別，不復上河橋。

二

日飲江亭酒，誰來歌送春。歌時雙下淚，只有未歸人。

天衣雜詠詩并序

乃者久行思歸，潛身渡江，幾罹隙孽。從張五宅轉投入法華山天衣寺中，觀李邕碑，感東晉曇翼誦念《法華經》，有普賢菩薩化優婆夷婢變相，覘堅道心，遂乘六牙象翳空飛去，因名法華山，建法華寺。暨梁武實徵惠舉不起，昭明太子賜縷金木蘭袈裟、紅銀澡瓶、赤貝留犁子，西域阿育王女鑄金銅維衛佛像，輸供殿

堂。有張僧繇畫普賢菩薩變相，供普賢臺門外半月泉，照見半月有雙鳥棲宿，天衣杜鵑花異他常種。逮明惠王重賜有千龍紫金袈裟、宮妃繡字法華尊經，并亡兵寇。賴乾公從靈隱東渡，卓錫茲地，頓還故觀。公見姓握手，類遠公之遇彭澤，休上人之逢鮑昭。借宿禪寮，爲予懺釋，晨暮鼓鐘。因奉和乾公十峰詩，并易他蹟名《天衣雜詠詩》，覽觀云爾。

法華山

靈鷲飛來迴，高僧誦去閒。南朝四百寺，猶有法華山。

月嶺

明月生西峰，幽巖桂花發。舉手拈桂

枝，仰頭看秋月。

普賢臺

竹院狔筐杳，金臺影幃微。
前山風雨夜，如見畫龍飛。

望秦嶼

秦皇鞭石至，遙盼咸陽宮。
我亦愛山色，悠然一望中。

半月泉池

蓮池像月弦，見月與池等。
如何落萬川，虧此半邊影。

積翠峰

寺古雲容合，山深翠色多。
收將龍女黛，綰作佛頭螺。

天衣

天柱開吳越，神宮肇晉梁。
金衣頒太子，華藏錫賢王。

天女巖

碧草綠雲鬟，翩躚下天女。
朝散三壇花，暮行一溪雨。

天衣杜鵑花

只喚歸家好，還憐去國賒。
瑤壇雙淚落，并作杜鵑花。

伏龍坳

高座金輪轉，當關鐵鎖重。
誰持天半錫，來伏嶺頭龍。

雙鳥

青山白項鳥，年年送雛去。
祇爲戀丹輪，雙棲貝多樹。

客悶同諸公翻李白少年行

何年市鞍馬，笑度金陵東。
游盡五胡肆，春花落酒中。

附張南七詩：春游盡少年，鞍馬風中度。市酒何肆姬，東陵花落處。

又翻王龍標從軍行

漢將在秦關，征吳人不還。
月明飛萬馬，陰使度龍山。

附張南七詩：月度萬山明，時時飛馬征。秦關遠漢將，不使在長城。

張維起曰：時西河避予里，與余道升、楊雪崖輩燈下翻此詩。又有「人」、「秦」韻一首，不存。

寄趙明府三首

種柳山城外，看花江縣西。
風流賢邑宰，人說趙棠溪。

二

每讀棠溪文，臨風起懷想。
廬山千片雲，片片集几上。

三

海潤迴波綠，江深受日紅。
山陽車上客，流涕謝滕公。

月夜翻王建中庭地白樹棲鴉詩并作唱和

露白鴉棲冷，秋庭桂樹花。
誰知明月夜，無地不思家。

姜定庵先生和詩：人誰不望月，露白濕庭花。地
冷思中夜，秋聲棲樹鴉。

二

誰地夜無月，花中白露明。
家人今在望，庭樹盡秋聲。

胡唯一和詩：庭花白露濕，中夜盡人聲。桂樹誰
知冷，無家月不明。

三

花月無家在，秋庭知望誰。
露鴉棲樹

白，不盡夜中思。

張南士和詩：月望花明樹，家人盡夜思。庭中棲露白，秋桂冷誰知。

四

夜盡鴉不棲，地白濕秋露。花庭明月
中，人家望桂樹。

史晉生和詩：思冷盡知秋，鴉棲聲在樹。人家明月中，庭桂濕花露。

五

庭明夜棲人，盡思月中桂。誰知秋樹
聲，露冷花在地。

商霖臣和詩：露白冷鴉棲，庭明月在地。望人花樹中，秋夜誰無思。

又翻前詩原韻

明月在人家，棲庭冷白鴉。望中思不
盡，夜露濕秋花。

二

冷月白庭花，今秋誰在家。夜明棲露
地，濕盡樹中鴉。

姜汝高和詩：夜月秋聲冷，庭棲白露鴉。明知桂樹濕，不在望中花。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九

蕭山毛奇齡又名姓字初晴稿

二

韻即五言絕句

題松陵文石師樗隱卷子

曲轅有櫟社，其樹能蔽牛。匠石不一
觀，散之松陵流。

二

道人宿蓮花，夜卧若蝴蝶。若遇南郭
生，何必示枝葉。

嚴藕漁與王武合作畫扇藕漁畫杏武畫竹

君家有名園，花開若金谷。徐熙與黃
荃，各自寫紅綠。

二

淇苑青簷發，東林紅杏開。春風吹半
面，折取一枝來。

題何使君望雲圖

朝解會稽章，夕盼山陽廬。頃刻不得
前，寸腸如轆轤。

二

辭郡多賢名，幾欲奪禮制。清風起衣間，白雲在天際。

三

繞舟并卧轍，千載見圖畫。何如望雲人，汨滴畫圖下。

張恒像別字北山

我愛張北山，讀書抱絕悟。揮羽坐深林，不人大航渡。

二

酒朋興何減，詩格峻莫攀。流雲如波濤，動盪胸懷間。

吳閭儂歌

阿儂住揚州，不若住吳閭。前樓姑蘇臺，後園脂粉塘。

四日吟舊傳淮俗嫁娶用大禹辛壬癸甲四日。

只盼辛癸至，圖作千年歡。何悟別離此，只在四日間。

題像

但到深巖地，翰林院後廳書，丹地深巖四字。
長逢著作家。取將夢裏筆，寫出院中麻。

二

蘸筆支玄玉，鋪茵翦綠蕉。槐廳書敕
罷，放眼向青霄。

題何君畫像

刷髮浹蘭蕙，開顏生芙蓉。披圖一相
對，有似何敬容。

二

久擅三高譽，曾聞第五名。冰壺携處
曉，山石坐來清。

三

廬江有高士，覆幘把玉竿。橋枝生堂
前，芝草長庭下。

四

濯濯王忱影，峩峩和嶠身。寫來松石
上，一見一相親。

送楊卧之豐城訪周明府四首

揚舲下柳浦，散轡廻椒丘。
祇爲思雷令，時時望斗牛。

二

豐城有遺劍，聞在龍門山。
君往試探之，當令莫邪遠。

三

洗馬將渡江，芒芒百端集。
曾與彥輔譚，清潤似玉立。

四

小小才名重，賓朋歎宴稠。
石門雲起處，應上劍江樓。

傅大四十飲次

自入桃源路，于今十六年。
故人今四十，醉我蓼花前。

過童君店

雨後童君店，停驢一問行。
鞦韆雙女下，欲答不成聲。

孟山

旅宿斟珠酒，同行贈寶刀。
孟家山下過，須避此中豪。

渡遲村二首

風急水波昏，漁家晝掩門。
前莊不可宿，買艇過遲村。

二

夾岸柳毵毵，菱根繞曲潭。
遲村湖上過，彷彿在江南。

姚文燦舉人畫像

聞譽仰高躅，披圖識令顏。
置身白石裏，託足青雲間。

二

鳳德攬有神，虎頭畫不俗。
魁梧過張良，倜儻類方朔。

三

獻賦還江表，看花憶上都。
手中玉如意，似欲擊珊瑚。

雲水師像

百尺青松絲，一枝紅杏子。萬象獨露機，得此畫圖裏。
師在南嶠時，得一萬象之中獨露機句。

二

老僧袒右肩，結跏在危石。東渡何所聞，南嶠似相識。

三

如意指揮去，天花滿空山。當年參石雨，曾坐天花間。
師參石雨和尚天花寺。

花燭詞爲郁雲山作

鳳凰鳴鏘鏘，從來協懿卜。雄鳴聽三三，雌鳴辨六六。

二

嘉木發珍圃，祥蓮產天池。駢華與並蒂，總作連理枝。

三

九光燎不滅，百燼花自繁。不識寶炬高，看取雙銅槃。

四

卻扇難再藏，施螺未全拭。
焰焰華燭光，有人伺容色。

送蛤上人住黎里羅漢寺

披衣辭越嶠，飛錫下吳關。
何以贈君行，白雲相往還。

二

上人絕凡流，好住湖水湄。
經傳五門子，花落七條衣。

三

君曾住湘溪，蓮花滿溪沚。
借問湖上蓮，何如在湘水。

四

黎里有故人，聞在雪灘住。
他時杯渡還，應過釣魚處。

吳江顧茂倫，名雪灘釣叟，有贈詩，見七絕卷。

寄贈梅古愚八十

因攬雞山勝，曾隨鹿幘賢。
斲輪方七十，記得十年前。

二

細帙藜牀展，青裙菰葉裁。
長安舊游子，猶俟杖朝來。

三

宛上多哲行，丈人饒古風。
千秋老梅尉，八十面桃紅。
宣城有千秋嶺。

題畫

柴門眇何所，薄暮幽人還。
夜霧散林隙，秋蟲吟樹間。

曹生彈琴圖

陳思本驚才，高坐彈綠綺。
就聽寂無聲，聲在圖畫裏。

爲同年李漁村侍講題把釣濯足圖

我友負古貌，放情在山水。
晞髮蒼崖間，濯足碧流裏。

二

生平號漁村，其志不在漁。
手拋一竿竹，胸貯萬卷書。

三

布水盪若雲，目光簸如電。千載素心人，開卷一相見。

四

交友滿天下，既乃得此人。何當放瑯琊，同釣滄海濱。

書郭生嶺表詩卷後

龍海看雲客，羊城返道人。葛洪携笈遠，陸賈著書新。

一

欲問羅山好，行將柳述俱。題詩當錦石，得句似明珠。

夜宿阪上草堂同南士作秋風起隣園詩做

韓孟體 阪上在山陰埭南，有王氏別業，今圯。

秋風起隣園，移過阪上桑。南士早起視阪上，黃葉滿草堂。 牲

二

秋風起隣園，槭槭在屋角。牲隣女紡木

棉，秋雪夜半落。南士時有隣女，守志苦織作，不嫁，故云。

雪夜宿阪上同南士倣韓孟體聯句即事

夜擁阪上絮，恍卧清水裏。南士早起見
雪花，拋落若鷺子。姓

二

竹折帶鴉墮，牕白先雞啼。姓布絲織門
隙，認作隣女機。南士

姜京兆七十友人索書幃爲壽

京兆乞身早，還林不記年。違時懷柳
下，竟日坐花前。

二

香山七十翁，所會非舊友。君今對飲
者，尚有元共柳。

三

三萬六千日，強半彈指過。十歲一捧
觴，何止限三度。

題同年汪宮坊讀書秋樹根圖

終日削汗簡，不若對珍樹。秋山枳句
間，中有讀書處。

二

檀林倚絕磴，直下清流泉。呼童瀹雲膏，把卷心悠然。

三

鞠色縑乍開，柿葉書亦滿。瑯琊藉稻名，知在第幾卷。

四

君方沐東墅，我將乞官湖。前崖添蒲橋，後廟祠柳姑。

五

春坊且裁詩，秋樹勿負米。功成有時還，讀書何日已。

題燕巢藏書圖

弄書築書巢，有若入幕燕。日穴紙絮間，涎涎鎮相戀。

二

設庫自羞養，插架儼壘封。豈如宛委書，但置巾箱中。

題畫

峰迴碧雲合，澗落蒼松寒。何處携素琴，高山流水間。

題畫

碧樹分礪束，青山翳雲外。江閣連草亭，此中有人在。

題畫扇

春風野田花，青紫碧紅白。蜨蝶雙雙來，與之比顏色。

題屏間畫蟬

負綏入深林，翳葉不能蔽。吁噏墜露間，暗暗作秋思。

伊勒免親王召見賜飯賦謝二首

國邸苴封早，平臺賜召遲。虛啣梁孝酒，不誦楚王詩。

二

柳賦抽殘簡，芹絲擷上尊。身慚戴安道，飽食在王門。

題同年喬編修桃花汎舟畫像五首

漫水緣溪漲，桃花照眼新。
誰將蓬海客，圖作武陵人。

二

紅糝落芰衣，青菰冒蘭漿。
但從魚港遊，莫作蟻陂想。

三

樹裏茅堂遠，船頭酒甕虛。
編橫膝上，猶是禁中書。

四

借沐逢花雨，尋春向柳塘。
最憐檣棹者，家在射湖傍。

五

蹊草綠似裙，山雲白如絮。
若過大夫橋，同訪志和去。

題採蓮圖

雙雙採蓮船，並返芙蓉湖。
大姑擲蓮子，小姑弄舒鳧。

二

烏帽窺岸側，紅裙濕舷邊。
拋蓮有人覺，弄鴨祇自憐。

金生索題畫像名秋林詩思圖

南國新詩好，西京舊姓傳。
秋林閒坐處，吾意亦悠然。

題太倉王奉常畫石

泗上興雲晚，潼山帶雨初。
醉中看不極，何必在中書。

二

誰呼鬱林船，取之落星渡。
我欲問斯圖，君平在何處。

題青門五真圖五首

展卷

金桐遠相披，鐵摘坐堪展。
誰道僕射書，祇讀十二卷。

課耕

烏犍去前坂，白鷺下晴川。
睹此碧柳下，何似青門前。

游 嶽

宗子愛五嶽，畫之同卧起。那知觀嶽人，亦復在畫裏。

垂 竿

龍額不可居，羊裘渺相望。著書西塞間，投轄東海上。

蕉 團

裴楷三毛勝，嵇康四字難。相看俱有會，只在此蕉團。
《世說》云：覺神明殊勝。

過 易 亭

吾愛楊公子，相尋過易亭。盤間菰菜綠，池上柳條青。

晉安藍漣自畫竹影兼題詩持示爲書其後

綠竹不蔓生，猗猗滿江沚。誰知子敬來，尋在月明裏。

二

藍生善畫竹，羞學管仲姬。不解落筆妙，請看題詩時。

何生讀書雙桐軒

面白不傅粉，日長能讀書。雙桐生井上，長覆讀書廬。

二

百尺曾無路，梅花尚有香。百尺、梅花，皆何氏樓名。高樓讀書處，不見舊何郎。

予遲暮歸里徐二咸清命其女昭華師予飲予傳是齋酒半請試予喜其畫蝶即以命題昭華拈筆立成詩曰蛺蝶翻飛去翩韉綵筆中雖然圖畫裏渾似覓花叢因和其韻

滕王有遺譜，描之深閨中。羞煞東園

蝶，翩翩滿綠叢。

續畫蝶詩

爲倣徐熙蝶，閨中畫隔牕。牕前花蛺蝶，飛撲類雙雙。

二

謝女本吟絮，比來兼畫蝶。點黛作翅花，塗粉上衣葉。

三

繡帖拈花譜，香螺撲畫欄。莊生雖老去，如向夢中看。

集恭壽堂觀多羅惠王書額

玉版垂鈎勁，金枝倒薤清。書成爲善字，令我想東平。

二

賢王妙圖書，睿翰布金石。一見龍鳳文，羞探蟲鳥跡。

秋日假沐慈仁寺聽王生琵琶

秋風來上苑，落日登高臺。誰作婆羅曲，江東曹善才。

二

杜曲看花晚，慈恩載酒遲。宜春高弟子，尚在市樓西。

入湖堤口號

高柳絆游竿，濕草沾墜釵。江南梅子熟，湖上風雨來。

二

入湖逢三梅，閉寺坐半月。青堤一條長，綠水兩面闊。

寓言七首

何處丹唇女，行來白紵衣。
雲陽西去路，恐是華山畿。

二

未唱江都樂，先逢吳絳仙。
鏤金雙櫂子，一駐柳州邊。

三

蘼塢經行苦，高唐藉夢成。
徒懷甄后枕，不解枕中情。

四

白石投寒水，紅顏組苧裳。
客衣曾綻補，梁燕語難忘。

五

翠帳朝雲動，瑤臺春雨寒。
草生磐石合，先遣侍兒看。

六

喜着羊欣練，甘烹龍塞魚。
閒來無所索，只索數行書。

七一作遲同行不至

碧玉啼難忍，青霄望未來。
木棲牀不穩，一坐五徘徊。

石明府以小像請題

素襟欲披風，碧葉方藉地。
持枰弄清泠，俯仰有深意。

二

捧檄結雙舄，將至龍門山。
如何謝幼與，寫置巖石間。

三星圖

綵鳳名將起，青麟紱乍留。
比來仙侶會，相結在瀛洲。

二

何地尋蓬島，分明見畫圖。
三星同照處，其一是南弧。

題朱拜石司理記年圖

長松鬱嵯峨，下有清流泉。
君子秉高躅，抱膝以偃然。

二

白石礪齒疎，丹砂駐顏好。投杖還深林，跌坐藉芳草。

三

太末佳山水，攬轡曾司刑。朝看藐姑雨，夕飲鄉溪冰。

四

廬山金輪僧，相顧說罔象。側身瀑布傍，何如此圖上。

五

我來值暮春，宿君東南軒。開軒展斯圖，宛坐花樹間。

題蔡鍊師畫像

白玉垂紫絲，黃金躍丹鼎。成都老畫工，親見手摩影。

二

法果人難老，仙桃山有名。鍊師所居山。他年留畫處，應在岳陽城。

吳晉畫像

夫君本佳士，濯濯冰霜姿。
何處傳幽思，秋林獨坐時。

二

黃葉翻白雲，清神映寒水。
我來頻見君，如此畫圖裏。

迎鑾曲十章

夏后重巡日，虞庭肆狩年。
省方行縣寓，望幸遍山川。

其二

羽騎鈴鑾減，帷宮櫓柅稀。
穿塍移左蹕，避路解前騑。

其三

櫓石觀河遠，鞭虹渡海長。
但能開馬頰，何用詠宣房。

其四

旭日驅龍輅，春風布鳥田。
吳疆連越嶠，西至怨東先。

其五

蠲租同海谷，復賦遍江淮。不是君王至，何由補助來。

其六

雲蓋連星羅，草茵襯花織。造舟當六龍，江水共一色。

其七

翠華將南臨，含齒齊望幸。神魚泳中江，麒麟產旁郡。是年正月，海門神魚至，二月，餘姚縣民家產麟。

其八

灃灃甘露降，習習四靈至。況茲姚姒鄉，舜禹所巡地。

其九

人自遊豫，萬姓齊樂歡。江東皓首翁，扶杖咸來觀。

其十

戴德望堯轍，感恩樹嵩碑。微臣職紀實，製此迎鑾辭。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子稿

七言絕句一

楊賦臣評曰：七絕推盛唐，以高壇也。然如中晚諸詩，綿綿宛屬二十八字，中具百言累嘆，亦諷詠絕事矣。大可七絕，于唐無所不有，融情雋旨，流風眇靡，祛宋之澁色，捐明之飾容，興會所屆，浸濫入妙，即以之律唐之三調、五調諸樂詞，亦寧有戾音焉。

舊選評曰：抒清怨之風思，擅文明之雅調。

發采石

天門相望楚江秋，采石磯邊舊酒樓。

醉裏乘潮牽纜上，不疑江水向東流。

小孤關下作

小孤江畔海門關，日暮孤舟自去還。
神女廟前雲乍斂，秋花開滿宿松山。

伊州排遍

清商新曲唱伊州，才唱伊州泪欲流。
拂雲堆上看青雉，回樂峰前跨紫騮。

水鼓子

燕尾蜚弧鵠尾旗，從征三十羽林兒。
秋來莫過胭脂嶺，怕見閨中顛顚時。

婆羅門變曲有序

唐開元中，西涼節度楊敬述進《婆羅門曲》，即《霓裳羽衣》也。毛甞游河朔，與客共擬此曲，不知是何調。及繙按，乃知是商調曲，乃不知二三章雜角調矣。欲更以他題，非擬意也。仍係此曲，不欲飾疎。或曰宜更名《婆羅門變曲》。劉昭華曰：未入調以前，以調就詞，如李賀《中胡子歌》可入善平弄，劉中山創《竹枝詞》，聆其音中黃鐘之羽，是也。既入調以後，以詞就調，如《甘州》、《羽調曲》，不得似《伊州》之商；《嘆疆場》、《宮調曲》，不得似《濮陽女》之羽是也。後人不識音，妄疑音在章句間。至歷下作俑，遂以《古樂苑》倣金元曲子，照句填入，牀者因之，可笑極矣。殊不知曲之宮調在歌音，作曲者不必知音，照句填之已耳；詩之宮調在語音，又在歌音，作詩者須審音，反不必照句填也。何也？如《涼州》七言，然亦可

五言，《王明君》五律，然又有古詩、有絕句也。至其中契注送聲、散序入拍諸法，則真樂人事，不容解耳。劉勰云：樂體在聲，謦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北史·文苑傳》云：江左宮商發越，貴乎清綺。陸游云：依聲製詞，起于唐之季世。此皆言作者當審詞定音，不當依音立詞之辨。西河于音律不學而曉，是序甚有微會。予將與反覆究成一論，而卒未有間。因附數言以俟知者。

漢家旌旆繞漁陽，驃騎將軍出朔方。
但過擒狐山後路，莫教長遇左賢王。

二

蕭關烽火徹神京，塞上乘秋正用兵。
將軍已過黃花戍，河內還屯細柳營。

車騎新從吐谷渾，寶刀如雪照烏孫。

男兒自矢穿金峽，邊將何須入玉門。

逢黃大飲

二十年前江夏黃，相逢各訝鬢毛蒼。
閭門菰菜蘇州酒，錯指夫椒是故鄉。

予與張四兄弟作雁序游久矣，今來石陽遇
令叔三先生于施公湖西署中，值其初度，
湘潭王生索共題卷軸以賀，倉卒書獻情
見辭語。

清河先輩杖鄉年，十月寒花照酒筵。
恰是西江秋泛後，石陽城下米州船。

二

少年曾與阿咸游，苦憶黃公舊酒樓。

不道步兵裁六十，它鄉還得醉扶鳩。

三

先生近倚謝宣城，未返山陰道上行。
六十年來最可念，石陽重遇舊毛生。

四

小春初見拒霜開，同醉湖西幕府來。
願借使君亭下水，爲君重洗百年桮。

送劉博白之任

蒼梧萬里碧天迴，君到天門瘴自開。
不識舊時賢使在，雙山曾採綠珠來。

二

新懸黃綬向南天，獨上交州萬里船。
我欲從君游覽去，綠珠井上燕山前。

和建康宮詞五首

朝天宮閣敞芙蓉，御輦曾經駐六龍。
每至三元稱壽後，宮前尚聽景陽鐘。

二

六代宮城古建康，青溪流水遶宮牆。
登城一望靈和殿，無數長條掛綠楊。

三

三臺鐘鼓望中徂，綵仗長環碧草鋪。
鳳閣只連芳樂苑，龍舸還尋玄武湖。

四

蓬萊金闕負江濤，萬戶千門壓海鼇。
東方日出紅輪近，北顧天臨紫極高。

劉虜士評曰：甘泉宮詞最高豔，然王建時亦有之。此真是嘉州、青蓮絕調。

五

龍蟠虎踞舊山河，八百離宮閉碧蘿。
越客不知頽廢盡，春風二月冶城過。

種蓮號子

青螺江頭種木蓮，紅蓮種在白蓮邊。
大姑愛紅儂愛白，相看總是一般憐。

晚泝章江上峽江口

章江西上峽江開，巖嶠山城峽口迴。
兩岸青林懸落日，不知身自剡中來。

觀洧有感

洧水來觀已暮春，高粱千尺覆通津。
楊花陣陣飛如雪，誰是當年贈芍人。

一公自雲門來過

春雲熠熠海東生，擬泛浮杯渡海行。
偶向五雲門下過，便教雲氣滿江城。

戴金索書詩卷留別書後

毛子將行別戴逵，留書新句慰相思。

空庭一片清宵月，照見秋蛇縮草時。兆熊曰：

龍質最好西河詩，時手一通反覆，雖疾病不去。後寄西河
割曰：幸誦毛詩，宛如對面。

江上吹筳曲

楊柳青青覆淺沙，西陵江上暮吹筳。
前旌已渡猫兒口，後部還尋師子花。兆熊曰：

渡頭名貓兒口。

入 破

燕支萬騎獵交河，白白銀鑲紅錦韉。
賭得生擒都尉去，雕弓一射兩摩挲。

排 遍

西來老上駕青驎，獨上龍堆夜告神。
前歲奪將飲馬窟，今年亡卻射雕人。

妓 墳

葛洪井畔麗人家，隔歲山前葬女媧。
幾寸綠羅衣上上，春來開作野梨花。

施又下評曰：埋玉著上，蔓草縈骨，累度最恨，此

詩乃至不堪累度。

章江舟夜題趙文敏文姬歸漢圖

數尺吳綾凍女裁，王孫幽意使人哀。
朔風吹角章江靜，恍見文姬塞上迴。

蕭伯升邀甞春浮園度臘不果將赴蕭江覆
寄見懷

欲赴蕭江偈歲除，燈前重寫別君書。
久行不道離家苦，說到東歸泪滿裾。

二

秋風相約泛仙槎，許過西昌蕭絳家。
寒雨一帆頻夢見，春浮園上雀梅花。

三

東行歲暮役車休，回望西昌愁復愁。
此去思君還不遠，蕭江仍在贛江流。

和燈夕詩有序

友與當壚者會燈夕，已當壚者他
從遠矣。次年是夕，重貽詩和韻者，友
人之請矣。或曰丘隨事。

碧雞坊裏聽吹簫，紫嶠紅泉隔路遙。

萬樹銀花一輪月，依然今夕是元宵。

黃家亭子

黃家亭子傍東溪，碧樹紅欄面面低。

曾繫幔舟亭子外，藕花初落水禽啼。

二

八月涼風起畫橈，滿塘楊柳拂秋潮。
春還欲別王孫去，思煞亭前紅板橋。

三

西樵山人隔巷居，黃園東去種枏櫚。
聽山堂好吾曾到，竟日開簾讀素書。
馬西樵聽山堂在黃園左。

四

翩翩江夏舊黃童，只向東隣事馬融。
冰雪獨留絳帳下，山茶開盡滿園紅。
此首

贈黃二公子翰也。

題鳧亭爲樂六舞也

菱花四月滿前汀，對水柴門晝自扃。
幾曲湖光烟棹裏，何人不識是鳧亭。

二

鳧亭高榻枕清虛，亭下還留子敬廬。
鳴鶴在陰應有和，只愁驚起石潭魚。亭下
雲廬爲令嗣功昭詠室。

送周翁赴令子和州官署是時十月值八

十初度

先生八十老林丘，擬作淮南八子游。

蘋葉蓼花牽錦纜，西風八月上和州。

二

橫江官閣蓼花生，畫舫紅簾相送迎。
正值小春初度近，彩衣應舞歷陽城。

秋夕懷友

黃榆落盡薊門秋，都尉臨關換麕裘。
只有嚴寒蘇屬國，還持旌節海西頭。

題朝陽松鶴幃子

瞥見浮丘仙驥才，松枝掠羽雪霜開。
錦屏七尺朝陽影，時有啣珠破壁來。

二

衣裁白雪頂裁丹，萬里長風動羽翰。
浮浮日影連滄海，片片松花落紫壇。

興慶宮詞 一作開元宮詞

興慶西宮夜未央，梨園新笛奏漁陽。
誰將凝碧池頭月，吹出并州塞上霜。

漁山平賊凱歌四首

江東千里巨藩開，疊鼓鳴葭振外臺。
白日羽書三奏捷，漁山小寇夜平來。

二

節使行軍出鑑湖，銅魚符間木魚符。
虎爪山頭馳牧馬，雞心嶺下射飛狐。
達曰：前後皆東揚地名。

三

單車刺史舊行邊，山郡飢來寇盜連。
降幡齊出蘭陰砦，解劍爭歸瀨上田。

四

檐帷昨歲賜明光，凱樂今朝奏上方。
誰道萑苻多竹箭，悠悠旌旆返東揚。

寄京兆杜二游雲間二首

西安杜預武昌侯，曾向山陰鏡裏游。
長日榴花歸去晚，尋君只在澱湖頭。

二

青龍戰艦白龍沙，玉鱗金螯醉晚霞。
卻憶若耶春泛後，淶波長映杜陵花。

送客入蜀

西到成都未有期，春江淼淼接天涯。
須知莊躋三巴路，不在秦王萬歲池。

送高公之任惠州

嵩螺山下古龍川，瘴裏花飛繞翠田。
前去陸郎須記得，尉陀今是漢家年。

舟中聽祁兵憲歌兒

桃花新水木蘭舟，一曲春波水自流。
夾岸垂楊牽不住，東風吹過白蘋洲。

二

停船捲幔立雙娥，按拍重爲宛轉歌。
只聽簫聲翻淶水，那知山色似青螺。

元夕樟湖渡看迎燈口吟

樟湖古渡暮登臺，火嶠星槎看渡來。
千條紫電江心轉，萬疊紅龍水上迴。

古意

五原烽火夜猶驚，莫道王威不在兵。
但使將軍屯細柳，何須年少請長纓。

涼州詞

漢家天子射熊歸，晝祀神宮夜有輝。
金馬門前留執戟，銅駝觀裏侍充衣。

二

涼州一闕朔風高，彈成金屑紫檀槽。
出塞馬銜青苜蓿，入關人載碧葡萄。

何紫翔女弟子鐳姬彈琴

裁拂朱絃花又開，洞庭秋思聽悲哀。
從教認得鐳姬在，猶道湘靈鼓瑟來。

二

青鴉髻子絳羅裙，紅燭燒殘夜未分。
忽聽彈盧女曲，階前紅藥墜紛紛。

黃開平四十初度

文園丈人南澗邊，千頭橘柚萬頭蓮。
祇緣誤食中山酒，醉卧湘湖四十年。

二

軒轅曆日記來無，但見蘋花滿上湖。
不使山公爲郡簿，頓令四十老菰蘆。

北新號子

北新關前銀杏黃，小船風起大船涼。
只愁日日秋風順，吹殺樓頭新嫁娘。

二

高官大估坐樓船，小艇嬌娘最可憐。
關前採菱關後賣，也須出與鈔關錢。

同江右王猷定禾中朱彝尊越城汎舟赴姜
國昌廷梧暨承烈啓垓三令姪南華山莊
讌集即事

輕舟共泛越江春，句踐城邊採綠蘋。
右軍已作山陰客，買臣本是會稽人。

二

十里春城柳未黃，青絲竿子拽波長。
城南載酒還城北，尋煞祠前王四娘。

三

春城日煖櫂歌迴，乘興姜肱載酒來。
隔岸桃家舊亭子，東風絃管使人哀。

四

南華山館比逍遙，句踐城南泛畫橈。

張說題名渾舊事，闌前春水漲紅潮。兆熊曰：

韋嗣立山莊賜名逍遙谷，見張說敘。南華山莊爲山陰張

宮諭別業，故云。

桐城孫中龍中鳳游越歸里

荀氏如龍馬氏駮，憐君兄弟本高才。

抱郎山下時相見，盡道機雲赴洛來。

二

、縱陽兄弟舊知名，零雨還來賦子荆。
日暮江湖如乳白，看君歸去呂蒙城。

吳門宋孝廉實穎游越將歸枉過

相逢朔雪下江城，歸去姑蘇草正生。
八百湖櫟無限路，君來何處不知名。

二

舊會蘭亭未有期，西陵潮上繫人思。

如何君返支硎日，又是予尋阮裕時。時予將東行。

題老遲畫幃

圖畫新鮮見老遲，
珣弓玉鑵小蛾眉。
嚴粧不辨宮中樣，
那道昭陽射粉兒。

桃花村

馬湖西頭桃花村，
當湖一曲有桃根。
春三月人不見，
桃花開時雙閉門。

二

春桃花開馬湖裏，
三年桃花四年李。
女兒嫁時看種桃，
幾度桃花落湖水。

口號
達曰：口號，口吟也。近作曲名解，誤。

堪笑凌雲作賦才，
還從梁苑伴鄒枚。
成都司馬今歸去，
將到臨邛賣酒來。

二

賦爲違時多散落，
家丁避地益卑微。
春寒日暮淮徐路，
青草蒼茫何處歸。

長門怨

玉殿金釭晚色新，
殿前少使繡麒麟。
夜來恐索長門錦，
要賜平陽歌舞人。
兆熊曰：漢內職有少使之號。

揚州看查孝廉所攜女伎七首

內部新歌教欲成，幾年湖上聽分明。
醉來忘卻揚州路，猶道西陵風雨聲。

新翻樂府最風流，簇拍新歌拂舞鳩。
當日紫雲來錦席，今朝杜牧醉揚州。

金釵十二正相當，剛寫蛾眉十二雙。
着就舞衣臨按鼓，一時填滿碧油幢。

四

、、璣瑜布地燭屏開，紫袖三絃兩善才。日色未泥善彈。二十四橋明月夜，爭看歌舞竹西來。

五

新歌教就費千金，歌罷重教舞綠林。
年小不禁提趕棒，花裙欲卸幾沉吟。

六

青矚細齒絳羅單，作伎千般任汝看。
獨有柔些頻顧影，猜人不欲近闌干。口色名柔些。

七

是處瓊花開滿枝，瓊臺歌舞正相宜。
就中別有天桃嫩，開向東風遲復遲。小口色名遲些。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一

蕭山毛奇齡又名姓字春莊稿

七言絕句二

上海縣新年樂詞

爲任明府作

官舍辛盤列繡茵，桃符又換一年春。
令君本是潘懷縣，能把椒花贈故人。

二

玉曆初從翠幕開，三陽齊向斗邊迴。
朝天散後賓朋集，恍有春風度海來。

三

裁成方勝五花鮮，各佩潘郎月進錢。
祇爲鶯啼仙署近，春花插滿印牀邊。

題壁

十里隋堤看柳花，旗亭南上玉鉤斜。
紅螺杓子葡萄酒，醉殺揚州馬佩家。
馬佩，舊院妓名，時避兵居揚州。

申江守歲詞

申江守歲夜筵開，夜半休啣柏子盃。
嘗恐客中愁不斷，一年未盡一年來。

卧曰：是詩南士嘗書扇，錢宗伯見之咨嗟勿釋，遂

誤傳爲南士作。西河有詩話，見《壁中錄》。

甘泉宮詞

漢苑通天拂羽旗，平明駕幸集靈池。
紫衣使者持瑄玉，候祀甘泉泰乙祠。

二

建章前殿擬蓬萊，玉輦金輿發漸臺。
侍臣竊聽神君語，道是甘泉好會來。

三

黃帝青靈駕栢梁，甘泉宮闕舊林光。
黃金欲就黃河塞，自有靈芝產殿房。

四

漢家十世大蒐田，百子池頭禱嗣年。
不享上玄祠泰時，從官那得賦甘泉。

重和絕句

有序

予既和載花船長句，復彙集諸詩見示，重和四章，從友請耳，韻亦因之。

燕子樓前雙燕飛，舊時桃葉渡頭稀。
只憐尚有秦淮水，載得花船緩緩歸。

二

水滿春江花滿舟，秣陵西去使人愁。
渭南亦有昭陽觀，花裏重尋女弟遊。

三

嫩柳夭桃不用尋，可憐兩槩結同心。
橋公重說周南郡，漳水空留銅雀吟。

四

蘭橈桂楫度江雲，欲採芙蓉染絳裙。
帝子再來江水上，可憐阿姊是湘君。

韋使君美人彈琴

高張紅縵洞湖濱，蘆藕苗間一美人。
靜撫流徽堪念處，十三學得漢宮春。

飲馬城邊曲

燕臺北望薊城山，飲馬城邊驅馬還。
前度錦車休出塞，將軍近在草橋關。

二

城邊飲馬莫辭遐，將採燕山二月花。
日在陣前誰見敵，薊門關外盡風沙。
誰一作難。盡一作有。

西海曲

萬里昆陽水上浮，紅螺紫貝結爲樓。
未有唐蒙開棘道，從教馬援在交州。

二

虎威門外撞華鐘，白嶠烏蠻並舉烽。
夜點水軍三十萬，雕題績出海中龍。

絕句

馬當山下小姑神，獨立江心不計春。
上江水來下江去，朝朝風浪好愁人。
一本作江鳥啣魚飛欲盡，晚來風浪好愁人。

清芬閣方夫人初度

樅陽大家舊能文，高閣嵯峨映碧雲。
七十年來玄覽賦，憑將千載誦清芬。
達日家讀故

奉答白門向遠林枉過闕候贈詩

春山十里野櫻開，朝採櫻花暮未回。
蕭寺也知向秀到，蓬門不道遠公來。

代搖船號子

小婦搖船襖子紅，早行湖北暮湖東。
連朝怕見風潮惡，湖裏雲生愁殺儂。

二

小婦搖船江水深，晚來江路好難尋。
分明記得雙橋宿，日出相看在皂林。

送宋臬臺由紹興道赴任杭州十四首

東南觀察古諸侯，玉節臨關擁上游。
藩府舊曾開八部，千臚萬舳向杭州。

二

金幢百里曉雲開，浙水東流去復來。
一道星飛吳子國，群公帳飲越王臺。

三

明時栢府外臺臣，浹日楓宸中眷新。
久使南行勞叱馭，誰知東郡早埋輪。
兆熊曰：「中」一作「寵」，誤，詩中多全偶，此一也。

四

鳳凰山下豸堂高，憲使西行仗羽旄。
兩岸桃花迴錦纜，春風徐渡浙江濤。

五

清霄鶚度壓江濱，遙海鵬飛簸曲雲。
漸水豈因吳越限，使星不逐斗牛分。

六

越東八察元才子，浙右雙旌李鄴侯。
轉運倘能懷左臂，金章犀帶鏡湖秋。

七

褰帷露冕導江沙，攬轡登車問海涯。
全轄名都一十二，望風解綬是誰家。

八

兩行豸節駐錢唐，萬仞龍門起故鄣。
明聖湖光同皎鏡，紫微山路比秋霜。

九

望京門外挽金車，鎮海樓頭展玉笳。
幕府政成多問字，春江相送共侯芭。

十

三秋熊軾望來遲，十里樟亭繫去思。
惆悵過江羊叔子，東風一路野棠碑。

十一

提刑大使玉津宮，舊日刑官是大馮。
二到兩丁何足羨，試看今日廣平公。
宋玉仲先生舊爲杭州司理。

十二

錦棹春江西上時，吳山相望鬱參差。
他年紀績能懷古，應到錢王武肅祠。

十三

白羽青絲間虎符，牙堂驄路隱龍圖。
時至謳思連十郡，暇來賓從滿三吳。

十四

使星才發會稽山，獻石懷錢滿市闌。
只恐內臺相望久，浙潮一日兩回還。

過徐十五茶肆出張六四丈隱居所贈絕句
云丈甚惜此詩必屬毛姓書筆藏之爲慰
臨書亦賦二絕句附後

南州高士縣西街，長掛官茶舊市牌。
欲向黃公尋故侶，卻憐宋子在天涯。

二

垂老張融未卜隣，同時徐穉亦長貧。
新來寫得相思帖，曲渚停舟錯認人。

爲錢唐王生題畫竹

碧篠娟娟倚翠苔，高岡雙鳳羽毰毹。
空庭月落誰相顧，知是當年子敬來。

題仇英畫幃二首

南朝蕭寺暮雲間，漁父滄浪鼓枻還。
樹杪亂流遮暝色，不知何路向前山。

二

屏間長見十洲圖，珠樹瑶林近有無。
釣艇欲歸溪路暗，碧天空掛水模糊。

寄寇詩有序

白門妓寇眉，故撫寧侯曾購以千金寵之。侯被俘北行，鬻婢妾從旗謀賂，魚貫逮寇。寇曰：「予安從旗矣。且鬻予數金耳，請得歸。」歸則丐諸侯故人，得千金，未足，重爲妓繼之。侯由是免。張荀仲先生曰：「寇非無知者，語及故侯家事，輒慟哭。」王雙白曰：「江以南遙情似寇亦罕。」予時寓廣陵，寇將來，或曰寇復不來，擬寄之。

莫愁艇子載琵琶，慢向青溪摘藕花。
舊日侯門君記否，廣陵城下邵平家。

張二丈七十初度自咏小像松菊圖索和

清河居士卧東籬，松菊閒吟酒一卮。
猶喜春前方七十，勿嫌秋老探花遲。

二

庭前松菊自行歌，畫裏柴桑雙鬢皤。
散寫新詩編不盡，可知甲子記來多。

口號

孤舟殘夢帶霜開，十里山塘雞唱迴。
幾處隣船棹歌發，悠然客思夢中來。

伯兄雲間歸攜讀章大司馬閨淑有閑香奩

詩因作時七月七日

秋棠花發鵲鴿還，攜得金箱劉令嫺。
此夜曝衣樓上望，萬重錦繡滿雲間。

即事

綠蘋翻葉水生紋，青雀低飛日漸曛。
南莊風來北湖雨，太守祠前一別君。

姜公子希軻誕兒

太傅堂前玉樹新，香欄繡褓石麒麟。
從容伏日傳湯餅，爲有朱衣拭面人。
適伏日

招飲。

二

丹山九翮鳳凰車，五色銜來掌上珠。
夢裏熊羆驚莞簟，君家舊有渭川書。

從軍行

龍城積雪炤蒲離，壯士從軍建羽旗。
此去渡河剛二月，燕支花發到車耆。

二

將軍夜獵向南山，暗把雕弧射草間。
聞道甘泉初備寇，五原烽火達蕭關。

弔喬公故居

皖水茫茫繞碧渠，青天環映石樓虛。
漫嫌江北無春色，只在喬公一故居。

樂六舞功昭父子邀集鳧亭予以別集未赴

閱日復爲詩見招兼屬訂日率筆酬意

鳧亭 望水中遙，細藕長蒲阻畫橈。
落日滿湖人未到，爲予重上赤欄橋。

二

東湖深處藕叢青，邀我重傾白玉鉶。
今日南園明日醉，也須後日到鳧亭。

楚州除夕三首

羈客天涯值歲除，楚州城下舊精廬。
薪槃燒罷紅燈暗，翻盡頻年篋裏書。

二

客歲將除夜漏長，屠蘇酒煖贊公房。
只憐故苑椒花頌，不共天涯一漫郎。

三

爆竹明朝歲復新，桃符又換一年春。
淮流不斷東歸夜，猶有淮陰度歲人。

元 日

蒼龍初轉斗初迴，僧舍初銜柏子盃。
四十年來殘歲月，不堪還向客中來。

頃以家冗獲咎暫去鄉里枉荷山陽令朱公
極留三卻三挽臨行感激念其廉材惠民
而未嗣因寫鬻兒圖留贈并爲作詩

看花三載住淮南，白鹿銜花傍兩驂。
最是淮民善相祝，春田綠草種宜男。

二

淮南有子盡名朱，淮水應生照乘珠。
不信但看銀幃子，野棠花底鬻兒圖。

北塘席上送潤公之鴛湖寄朱彝尊二首

錫杖袈裟占善才，北塘深處重徘徊。
如何龍象波中度，不見羊車市上來。

二

臨湖曉閣北塘深，五月荷花送道林。
百里波光長似雪，可能乘興到山陰。

宮 怨

裁成紈扇擬修容，曾賜昭陽繫臂紅。
一自上皇巡幸去，空留春燕鎖南宮。

二

金井鴟栖玉殿秋，鴛鴦樓上夜藏鉤。
生來不解君王寵，夢去還尋女伴遊。

吳宮怨

吳王秋到便生愁，長作姑胥百里遊。
縛火炤龜還上海，牽旗走犬過長洲。

二

百尺銀缸獸爪垂，梧宮夜闔萬重帷。
浣紗溪上東隣女，聞嫁西家稭角兒。

何水部小妓

小小蠻雲宮髻新，紅絲初拂舞衣塵。
呼來只向屏間住，怕惱司空坐上人。

二

上宮碧玉攏頭新，短袖單衫染麝塵。
教就曲房揚袂舞，好娛官閣看花人。

三

慢上蓮花舞柘枝，偶傳清響最堪思。
自憐繁簿無佳句，也遣名園聽瑣兒。

張司理陞秋水園席上作

秋風吹雨照龜臺，白藕紅菱水面開。
博望南還重載酒，天河真見使星迴。

二

南徐軍鎮海門青，十載分巡舊理刑。
歸假不忘三徑樂，雨餘秋水上空亭。

錄別次韻

南風吹雨一舟輕，百里隋河載雨行。
恨別涇園沈公子，陽關只唱第三聲。

二

裁向嵩陽看落雲，青楓江上又辭君。
此行將到衡州去，只恐衡南少雁群。

姜十七宅食魚得湖西節使施公書并有所

貽率然代意成二絕句

二

江風吹暖石芙蓉，午幔清樽鱸鯉魚。
時開篋子頻頻看，爲有湖西節使書。

湖西節使擁旌旄，尺素殷勤問紵袍。
怪底魚梭能破壁，銜來金錯美人刀。

題影幃

玉樹龍蔥照綠苔，鴛鴦湖上石城隈。
是誰寫出滄洲意，錯認麻姑渡海來。

過張六四丈草堂看菊作

梁父行吟七十年，草堂居上興蕭然。
重尋舊院秋花裏，知在橫河古樹邊。

二

西上橫河舊草堂，尚書庭院菊花坊。
門前銀杏如相待，才到秋來黃又黃。
兆熊曰：張爲大司空後，住菊花坊。

姜承燦曰：張天月先生爲西河前輩，癖愛西河詩

畫書法，忘年下交。時獨居草堂，留一稚外女孫作伴。每寂寂，便令女孫吟此二詩，或長嘆。後西河有哭先生詩十二韻，惜亡之矣。《過徐十五茶肆》絕句亦失稿，適徐索重寫，竟得之徐扇頭。徐字君實，與先生最好，其書法嬾有家學，皆蕭之牆東君也。

溯宣城青溪過響山作

宣城城下泛清溪，苦竹黃茅兩岼低。
行到響山山盡處，清猿野鶴一時啼。

登寄雲樓懷愚山

謝眺高樓倚夕曛，樓頭長寄敬亭云。
我來吟盡雲齊句，那得臨風把似君。

送友之崇陽

二月春風吹客裝，故人西上古崇陽。

武昌門外新栽柳，何處相思不斷腸。

客舍

客舍桃花井上飛，主人小女善縫衣。
只憐千里江南路，換盡春衫未得歸。

鎮江城下作

每度吳關增客愁，江山無恙古徐州。
萬歲樓前雲乍合，千秋橋下水爭流。

同徐二十二胤定朱三驊元馮大之京商二

十八袞黃吉出巴山北城晚眺口號

巴山城外晚生烟，一望寒林興渺然。

何處野祠延佇久，黃坡西下北門前。

二

丘樊幾疊暮棲鴉，楓樹南頭舊狹斜。
落日巴山歸路晚，與君同醉杜秋家。

三

朝天門外路漫漫，錦樹丹楓醉後還。
最是望中愁不盡，一重雲樹一重山。

姜九榦畫寒鳬聽雨圖見寄

五月南湖泛野鳬，田田荷葉間青蒲。
雨中多少相思處，寄作寒鳬聽雨圖。

雜詩

汴水西園值暮春，雍丘古道駐征輪。
道上久無盤埽馬，園中尚有看花人。

平臺漫感

司馬西行狗監猜，鄒陽新上書回。
可憐千載賢王客，不爲平臺賦雪來。

清豐江梨花

清豐江上馬頻嘶，萬樹梨花曉渡迷。
記得澱溪寒食後，落花如雪過溪西。

爲張公子玉樹贈字并詩

菁蔥玉樹映朱扉，太傅功名世所稀。
欲問比來江左事，謝家子弟在烏衣。

題畫冊

茅屋遠開修竹外，板橋初見杏花時。
前村野老爭相過，流水灣環幾度思。

題櫟園藏畫頁子

溪山羃羃路綿綿，不到雲門已十年。
認得數株黃杏樹，辯才墳畔寺橋邊。

達旦：西河題畫多不存，此係讀畫樓所載詩。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子稿

七言絕句三

送金二敬敷覲省汝南官署

紫游金勒控雙環，公子思親江上還。

十月丹楓吹似錦，看君西度朗陵山。

二

汝南公子本翩翩，覲省將歸醉別筵。

君去若逢袁夏甫，莫教徒步府門前。

題畫

東溪草閣吾曾到，傍水寒生山樹秋。
今日畫圖相憶處，春山澹澹水悠悠。

中州張興嗣寄示南遊詩有感賦贈

丹陽不復問劉惔，少室山前掃石楠。
一自君歌傳洛下，頓教人憶望江南。

二

幾曲梅花傍女墳，當壚猶是舊紅裙。
武丘東畔題詩處，每見花開便憶君。

息縣雜詩

淮河東下古揚州，
桐栢山高一望愁。
自笑濯纓三過早，
涓涓不斷是溪流。

二

伏波城下草斑斑，
銅柱功名海上還。
若欲遠遊餐薏苡，
城南尚有濮公山。

三

毛姓北走大河濱，
隣女三年尚盼臣。
不是故園相憶苦，
爲誰腸斷息夫人。

四

溪山曲曲法堂開，
白日長從塔影迴。
曾與老僧溪上別，
清鐘送過石橋來。

五

柴車到處苦流連，
官閣開時只晝眠。
愛殺風流夏少府，
長攜樽酒出花前。

六

翫花臺在舊城西，
臺畔粧樓一徑迷。
爲憶故園長不語，
莫教花外乳鴉啼。

與臨川王君禊飲有贈

永和三月禊堂前，看泛桃花年復年。
今日持盃翻記得，王家內史在臨川。

題墨牡丹畫

一枝初向洛橋分，漠漠春山淡淡雲。
恰似漢宮新賜浴，風前試着墨絲裙。

題畫有序

周侍郎藏畫頁中，有春林薄日，前
山雨來，茅堂臨流，護之修樊，何人男
婦，筍輿油蓋，次第散出。題者疑爲冒
雨問友之圖，嗣題者笑之，詎見攜妻問

友朋矣。逃林不深，移家更往，差相似
耳。然西澣古姜，無須舁出，楚鄉萊婦
何爲雨中，豈其翦蒿西墅，課韭東田者
耶？村父拾明月，三家識者環觀而估，
此可莞顏耳。

攜家出郭翦蒿萊，雲薄初看日影迴。
齊上筍輿山雨下，午橋莊上晚歸來。

留淮西金使君郡樓三年晨夕聽伎多陽陵
西巴之音有吳中舊部亦蕭散不整大雪
晚宴江南新伎至觀之生憶因爲賦四絕
句并雜歌侑時座客童煒尹坪韓肅皆有
和詩

朔雪高吹懸瓠池，郡堂留客夜彈絲。
分明身在江南路，伍相祠前酒醒時。

二

淮西雪夜酒筵紅，太守風流過馬融。
看到舞闌樺燭下，教人思殺石蓮東。

三

十載尋橦看未真，每聞吳語便傷神。
座中總是江東客，何處還尋顧曲人。

四 此首專贈伎童唐郎也

順郎十四學琵琶，十五新聲遍海涯。
家在九龍山下住，生來洗面是桃花。

客中送陳無名入燕作

相逢衣褐在淮西，走馬關前日欲低。
此去一尋遼海雁，何時同聽汝南雞。

二

寒風落日醉當壚，燕市還尋舊酒徒。
君到安州若相憶，爲予重寫慶鄉圖。

喜遇俞汝言汝南官署是日微雪

當湖對酒快論文，十載相思看雁群。
不道朔風吹雪後，汝南官舍又逢君。

一

籃車遠度蔚州山，聞到靈丘觀射還。
欲贈青琅愁雨雪，爲君西望雁門關。

三

中原相遇朔風寒，萬里同看隼影盤。
此處掃門煩長吏，只因客卧有袁安。

四

五關木落露河秋，雪裏逢君在蔡州。
莫怪陳蕃長入坐，汝南太守最風流。

九日飲雲間朱司馬使君官署三首

雲間司馬古朱家，九日開樽罷晚衙。
只道茱萸堪解厄，爲予縫就臂邊紗。

二

維舟三泖度清秋，古署黃花泛玉甌。
家在滄洲看不見，何須更上郡東樓。

三

落日東吳古郡臺，登臨須借大夫才。
獨憐漢苑騎魚客，也向秦山戲馬來。

飲泊石門贈同行王丞初度

桃花如幔棗如餅，莫向吳門問阿經。
載得餘杭山下酒，與君同醉女陽亭。

書畫頁後

千尺冰荷散似銀，草堂習靜總無塵。
他年若買吳中室，願在牆東作比隣。

山陽別沈秘書時各泪簌簌下不止後辱貽
四詩中有云九日淮城悵別筵舳艫西送
雁橫天濁河浪捲臨岐泪濕盡征衫已四
年予誦之愴然私顧所著衫猶是舊時因
重爲搵泪賦詩自嘲匪云報章耳

上苑秋高雁影寒，帛書何幸寄長安。

今來衫袖重重濕，不是當時泪未乾。

二

一別淮城書漸稀，故人相憶在金扉。
他鄉四換黃花節，猶着山陽拭泪衣。

任屏臣七十

裁迴甲子度春風，又見園花歲歲紅。
幾欲移家歸海上，還來避世在牆東。

二

先生七十正懸弧，長對青嵩舊畫圖。
恰似渭陽歸載早，海鼇百尺掛珊瑚。

有伎童將歸過索予書絹抒筆志感

渭城將唱不堪聞，醉後還題白練裙。
懸瓠樓前雲漫漫，石羊橋畔雨紛紛。

二

三載行歌汝水春，故鄉東望轉逡巡。
如何細草沾茵處，又送桃花饋面人。

汝寧城外送伎童還江南

并序

伎童唐郎，吳中有名。安西潘將鎮紅
水者奪之以行，汝寧金使君爲贖，留之蔣
亭三月，送還故鄉。予恨沉淪與相似，而
猶不得歸，似有感焉。予初贈詩云：「家

在九龍山下住，生來洗面是桃花。」伎童得
詩，請名「饋花」。至是使君憐其慧，以「慧
憐」字之。予友張杉者，尋予汝上，聞其
事，似恨不及送，亦有和詩，見乎情詞。

彈遍琵琶九曲詞，蔣亭東去雨如絲。
明年待我夫椒下，應是江南花落時。

附韓聞西詩：雪裏相逢曾幾時，今朝別去柳垂絲。何
當夜月黃溪上，重唱新翻白苧詞。

譚開子詩：對酒重歌拂舞詞，荆桃花下駐青絲。春來
怕見東亭柳，況是亭前折柳時。

張南士和詩：若爲送別賦新詞，東冶亭前折柳絲。獨
恨饋花人不見，風流思殺按歌時。

有贈

偶向丹山採石英，攜來長劍是星精。
他時海上桃花發，看汝餐霞到赤城。

題周在浚記年圖

不羨紅絲繡公子，不羨黃金鑄大夫。
只羨淞江三尺絹，寫作東吳年少圖。

二

高松百尺拂春雲，濺濺泉聲石上聞。
豈合丹青圖歲月，祇應丘壑置夫君。

秦淮老人

秦淮高閣擬臨春，中有仙翁鬢似銀。
話到陪京行樂處，尚疑身是太平人。^①

金子弢曰：此贈丁寄枝詩也。丁九十所藏多諸公贈詩，有「秦淮老人卷」。

同朱曾蠡登燕子磯飲

燕子磯頭江浪開，江風萬里逐人來。
臨流一唱橫江曲，能使荆門水倒迴。

夜雨同朱曾蠡江寧郭宿逮明羅坤送酒資至

石頭城邊夜泊舡，清江夜雨不成眠。
只有羅坤解相憶，平明送到酒酤錢。

沈方鄭評曰：太白絕調。

簡江寧主考

棘院重關閉夕曛，故人相隔在青雲。

① 太平，四庫本作「六朝」。

但聞裴令膺知舉，可有劉生試雜文。

何之杰以舟居記顏有贈

菰蒲淺碧漾清秋，一葉蒼茫水際浮。

不道滄江歸卧後，依然擊楫在中流。

二

何胤求爲棲遁身，春江渺渺問前津。

須知此日揚帆客，仍是當時破浪人。

三

新從解劍渡江天，瀨上曾乘漁父舡。

何似故人雙槳去，柳姑廟後浪亭邊。

即

事有敘

宿寶家瀆，賣漿婦連連曰予，問之，

曰：「非毛氏小郎乎？」曰：「何以知

之？」曰：「妾故保定伯家婢也。向屯西

陵渡時，主嘗饜郎，郎不解食生炙鳧，索

脰淘之，妾以笑被杖，寧能忘乎！」予聞

之憮然，因就飲，解橐中金餉之去。伯籍

北平，毛氏同姓，故嘗食其營。大兵下江

東，全軍歸降，爲提督京營標官，守京城

西門，家遂散失，婦善擘阮，汾州人。

錦帳雙鬟貌似花，河陽軍散各天涯。

可憐紅字三家店，不賣青門五色瓜。

別朱生

開元法曲有誰傳，秋雨江南罷採蓮。
淮水濁泥初凍後，停船一別李龜年。

二

桂樹叢生淮上秋，西風高會曲江樓。
水亭誰唱伊州調，記得蘭陵朱粹修。

二

寒風縵管脆如絲，欲別歌予桂樹詞。
此去江南望江北，淥波青草繫人思。
達曰：桂樹詞疑即前詩。

秋日登江樓有懷

茫茫落日半銜山，萬里江流往復還。
獨上高樓愁望遠，秋風九月穆陵關。

二

大江東下日西馳，渺渺江樓接海涯。
隔岸秋風吹不住，白狼河北雁來時。

逢陳老蓮季子飲贈

江上逢君蘆荻秋，樽前落日重淹留。
狂來滿眼滄洲興，思殺江東顧虎頭。

渡錢唐贈戴山人

錢唐高士剡中才，日暮銜杯江上臺。
萬疊寒濤通夜白，依然雪後見君來。

贈柳生有序

柳敬亭，說書人間者幾三十年，逮入越，老矣。楊世功曰：「敬亭將行，不得大可詩，且不得一會祖道，似恨然者。」予時病，彊起將從之，汗接下，不果可往。敬亭書至，云：「如相會者，早間世功言及相會，惜言相會祇此。」是時寓沈康臣宅，發緘皆笑。後二日，敬亭止梅市，予與康臣遂赴焉。再說書，聆之感于心，然實病不能賦詩也，口吟二絕以贈行。

扶病來看柳敬亭，秋花開滿石榴屏。
江南多少前朝事，說與人間不忍聽。

枚生未作梁園賦，吳客將行越水濱。
怪底觀濤能解病，原來君是廣陵人。

晚宿江村即事

行行暝色起江沙，借宿江村野老家。
夜月炤來東隴樹，秋風吹發上田花。

二

村田漠漠晚烟稀，野老提壺坐釣磯。
日落牛羊從嶺下，月明烏鵲傍江飛。

仗，與《過張六四丈草堂》諸詩俱極渾脫，得杜宋法。

伯調將西行，疑予留妓飲，不爲供餞，馳詩劇
謝，因妄爲答謝焉。

史訥盧姬並有名，高秋野寺坐彈箏。
一從掩袂辭巴里，不復當筵唱渭城。

黃河客舍見故人書名壁上

黃河滾滾向東迴，下馬重銜客舍杯。
忽見新題雙淚落，未知故友幾時來。

二

寒燈孤館淚潺潺，萬里波濤夜白還。
上馬欲行還又住，故人名字在牆間。

平載問評曰：西河故，往有深情。又曰：前首對

九日示趙八十四弟

楚王宮外菊初生，九日銜杯淚欲傾。

君去登高須盡醉，愁君東望水興城。達曰：蕭

山舊名永興。

古決絕詞有序

古決絕詞者，毛甦爲朱三作也。三
爲巴城妓小小所暱，忽正白旗他使者購
小行，小通三不得。會大霖雨，江漲流
溢，從漲江解舟滔滔去，斂小帛囊貯錢一
枚，燈心草一枝，箸寸許線一條，作十許
結，屬他妓送者貽三，且曰：他日當哭我
江流間矣。三傷之，因爲作此詞。時同

游者六人，有和焉。

銀瓶挽斷井中絲，嫋嫋曾無決絕時。
只有巴山城下水，滔滔東去最堪思。

二

巴山城下送娘船，夜雨猶彈蜀國絃。
不道曲終歌決絕，新來翻入綠珠篇。

華蓋山

清江百里繞仙關，華蓋山頭村賽還。
橘樹蕉花天半路，洞簫吹出暮雲間。

送客

送客春城柳漸低，千條萬縷市亭西。

從今勿折長條贈，恐有歸人繫馬蹄。

雨後觀牡丹即席和愚山韻

春燈幕府夜漫漫，細雨清樽傍藥欄。
莫道名花容易見，十年三度客中看。

漢苑行

綵燕初翻百子池，宮花齊發萬年枝。
但知上苑寒歸早，不道人間春到遲。

二

秋風歌罷栢梁材，上苑春回承露臺。
朝來殿使探鶯去，日暮宮官試馬來。

寺館夜看龔中丞香嚴齋詩集

臨江孤館寺堂東，蓮闥花關閉晚風。
祇爲中丞詩句在，東堂燈火夜深紅。

聞沈九北闡捷音

聞道金臺收乘黃，故人聯轡驟驂。
秋風十里長楊道，中有山陰舊沈郎。

二

清秋烏鵲度巴陵，上國賢書今又升。
聞道舊人推記室，已將新體用吳興。

雨中送沈築巖還姑山

春帆東下雨潺潺，千里江南送客還。
此去應逢寒食後，杜鵑花發到姑山。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三

蕭山毛奇齡又名姓字初晴稿

七言絕句四

客南臺送高兆之粵東

南臺節候近端陽，客裏逢君去五羊。

欲解五絲爲纜去，可能暫繫女螺傍。螺女江

在南臺後。

二

餞飲西園酒未醺，平船先載隔江雲。

閩南荔子今應熟，五月嘗時不共君。

三

陸郎不用跨班騅，前路逢迎知阿誰。

趙德門邊舊程里，看君乘興一相追。時君先

到潮故云。

四

三山五嶠總天涯，擬向番禺汎海槎。

此去肯留蓮葉寨，待予同看木棉花。

盤谷先生歌爲陳舍人上善書扇

盤谷先生好作書，年來右肘病難舒。

當軒傾得三升酒，便上雞林估客車。

二

盤谷先生書勢良，鴻都新碣比中郎。
可憐老興渾難盡，屈鐵更爲丞相章。

三

西平仲子去何年，近見先生賢復賢。
但著一篇盤谷賦，從無千頃洛陽田。

四

盤谷如盤花似銀，中書君老不勝春。
那知玉笥山前草，猶坐金華殿裏人。
時舍人流寓江西

雪中別二友

梁園客散暮雲低，闕伯祠前重解攜。
愁見馬蹄殘雪上，兩行東去一行西。

和苑中遇雪應制

龍馭春遊仙苑深，祥雲曉幕帝臺陰。
若非霰集先行旆，只道花開滿上林。

同友游南阜山憶何道安詩

南阜蕭條最可思，夕陽山木晚來時。
從君一望清秋色，只當重吟何遜詩。

題畫幃子

江城碧草正芊眠，細雨南湖阻畫船。
纔是錦堂懸曉幃，便教白鷺滿晴川。

二

碧渚翩翹集鷺翻，新蒲片片映青袍。
原來共滯南湖曲，別有凌霄一羽毛。

除夕作

旅館椒花紅欲然，椒盤愁向客中傳。
如何纔聽金雞唱，便喚今宵是客年。

同友柳下作

東度吳關值暮春，關前楊柳暗長津。
行來相向垂雙淚，不是江陵種柳人。

雨夜就亭送客觀芍藥即席和施公子彥慤

花間送客暮登臺，急管嬌絲且慢催。
君聽堦前正風雨，莫教別後憶花開。

二

何來玉樹謝家兒，夜雨能歌送客詞。
華燭滿欄人盡醉，一時回首看將離。

予再赴湖西講堂已暮春矣聽座中歌孟氏
牛山篇不覺出涕因賦懷家園詩一章
見意

一彈歸缺楚天涯，日望西陵不見家。
痛殺江南春夜雨，還開井上旅葵花。

湖西講堂作

臨江草色滿前汀，玉節諸侯自講經。
慚愧十年岐路客，空隨車馬上汾亭。

淮市柳與同行者

淮市西頭西楚祠，祠前楊柳亂垂絲。
攀來不忍貽君看，記得樟亭折柳時。

王二漢書予詩館壁

進士坊邊花巷春，烏桕門巷寂無塵。
誰家能寫毛甡句，只爲相如臣里人。

西湖竹枝詞

斷橋西去杏花开，年年橋上送郎回。
分明一片連橋子，何日何年斷得來。
杭人呼橋子猶曰三橋子也。

二

昭慶祠頭春水生，大船長傍小船行。
湖東日上湖西落，湖裏何時不是晴。

三

小姑十五壓花鈿，長抱琵琶坐小船。
借問小姑何處住，陸公祠下岳墳前。

四

十錦塘前好拔蒲，十錦塘上百花鋪。
可憐八尺斜斜路，隔斷南湖與北湖。

五

湖心亭子近三潯，儂日思郎思不禁。
阿郎好比湖亭子，朝朝暮暮在儂心。

六

小姑梳頭日西時，不到山前到水涯。
屋裏插花湖裏炤，山前歸路有風吹。

七

水上花開水底紅，東風吹水水濛濛。
水上看花猶自可，水底看花愁殺儂。

八

誰道湖波鏡子同，看花須看水中紅。
船邊水動花難見，不若船頭看阿儂。

九

阿儂不上採菱船，只買白藕種紅蓮。

蓮花有心長得藕，藕根無心長得蓮。兆熊曰：

蓮花有心，藕根無心，最是妙語，與他作襲蓮藕者有辨。

陸蘊思刻本誤根爲花，遂至難解，今改正。

十

青驄油壁漫相尋，只在前山松樹林。

山雨不吹裙帶濕，乾將絲子結同心。「乾絲」

隱語，他刻「空將」誤。

十一

湖頭闌干一樣鋪，湖上一色好當壚。

莫尋橋畔紅闌子，只認門前白項烏。

十二

莫道西湖好浪游，南山雲斷北山頭。

莫道妾心能間隔，外湖水入裏湖流。

十三

飛來峰前花正開，蝴蝶探花飛幾迴。

高峰不似花蝴蝶，不識因何飛得來。

十四

石新婦在釣漁磯，桃花爲面竹爲衣。

面上桃花有時落，湖邊望郎何日歸。

十五

油車宛宛度西林，日暮歸來懊惱深。
曾在第三橋上坐，金釵失落不曾尋。

十六

買得甘瓜又買蟠，莫道甘苦不相宜。
前山空有臙脂嶺，不上唇來那得知。

十七

湖堤風起便生潮，裙帶斜牽堤路遙。
女兒上堤欲歸去，可憐綠草抱裙腰。

十八

蘇小門前楊柳新，西林橋下水粼粼。
琵琶只在盲婆手，不見西湖愁殺人。
湖西刻本此首稍異。

遇蕭鍊師梅市

上清仙人紅玉腮，冰漿分貯紫霞杯。
他年若問青牛使，梅福山前曾見來。

二

自返青華歷翠微，千年縫就五銖衣。
相逢偶說前朝事，親見英皇北狩歸。

看玉田觀道士棋

玉田道上井公才，白日分星石上排。
總是還鄉人不識，儘留洞府看棋來。

雨淋鈴

望京樓上月亭亭，興慶宮中草色青。
舊日張徽今在否，春風不奏雨淋鈴。

史四廷柏五十飲席

閒園初發拒霜花，賓客盈堂泛紫霞。
一石餘杭仙媪酒，千秋南渡相公家。

二

畫檻丹楓炤綺筵，楓花片片墜朱錢。
東方二十嫺兵法，不道蹉跎三十年。

陸蓋思評曰：只五十，如許激宕妙絕。

欲上臯亭看桃花，不得因題吳九彥聖竹院

桃花幃子寄嘅

欲上臯亭細雨來，春江渺渺夜舟迴。
那知竹院重逢處，尚有桃花千樹開。

蓋羅縫

瑤林玉闕啓金扉，仙女親縫雲錦衣。
當時誤聽天雞唱，失在蓬山不得歸。

二

瑶林玉樹摘青房，仙女親縫雲錦裳。
跨來緱氏山頭鶴，看去金華道上羊。

鐃姬彈琴得平沙落雁曲請賦

重重簾幙捲霜華，西望衡陽音信遐。
何處青桐流響急，一行塞雁落平沙。

二

金鑪香盡夜堂清，過雁咿呀指下生。
最是琴心堪問處，從頭撥拉兩三聲。

南鎮春遊詞

春船兩槳白蘋開，十里橫塘晚未回。
南鎮祠前北風急，夏王陵上雨飛來。

二

鷁頭艇子鹿頭車，山路深深雨又斜。
何處相逢增懊惱，凌家山下看桃花。

三

香鑪峰峻少人登，兩兩三三上禹陵。
陵前草深花似霧，山頭風急雨如繩。

南鎮後春游詞

同南上祇臣桐音作

晴江演漾動輕橈，夾岼垂楊去路遙。
九十春光八十雨，橫塘水滿晚生潮。

二

金書玉柱鎮宮牌，畫舫紅裙鑑水涯。
春草年年陵下路，行人拾得雀頭釵。

三

上宮碧玉駐青油，自洗湘裙杜若洲。
落日橫江不歸去，還尋窰石殿東頭。

四

陽明洞口鎖天關，瑤草琪花掩鬢鬟。
欲覓雙成探玉蕊，教人長上會稽山。

寄徽之大敬代書時聞沈九胤范邵二懷棠

雋南宮

春雁歸時未有書，三年思食漸江魚。
親知盡獻長楊賦，誰道還乘廣柳車。

吹臺懷陸大進張四綱孫毛五騷

汴水東流去復來，大梁城下重徘徊。
西游不見賢王客，三月花飛滿吹臺。

天台僧夜話

海州東望海門關，玉洞桃花謝往還。
夜半老僧彈指後，恍疑身在赤城山。

王使君席同陳內翰贈歌者

江城四月柳如絲，錦瑟彈成入破詞。
太守筵前爭認得，大功坊底杜紅兒。

二

槐廳入夜燭屏深，試舞新衫是縷金。
座上詩成誰最早，鄴宮倚馬舊陳琳。

宿東溪山寺遇雪

東溪山寺暮鐘天，借得生公一榻眠。
早起欲行溪口望，雪花堆滿寺門前。

槿花

紫槿東籬慢曲盤，朝昏榮樂詎須看。
憐他相伴秋光裏，傍暑開花直到寒。

寄沈九秘書

吳興才子掌文詞，日草黃麻共紫絲。
誰念十年烏鵲侶，裁書一寄鳳凰池。

溪亭懷舊

清溪深處一亭幽，曾傍闌干洗玉甌。
二十年前亭下水，至今猶帶落花流。

舟中見張園鶴

紅橋畫幕勝青田，獨鶴脩脩瞰碧川。
過客不知波下影，長疑兩鶴住洲邊。

青田羽客隔秋江，紫蓼丹楓畫木杠。水面聽聲如欲斷，波間看影似成雙。

內叔陳大憲祖付予詩歌妓玉華因復拈贈

翠幄朱欄覆綠池，西園公子夜裁詩。
自慚抱瑟同廬女，不敢將歌付雪兒。

李少宗伯更名臨江城外清江爲使君江感

施分司之清也予去臨江因徘徊使君江

上慨然成詩兆熊曰：施愚山先生與高阮懷、陳

元水、徐敘公、王公掇禮北皆有使君江送西河詩。

蒲帆五月去江城，城下江流清復清。

酹酒欲行重繫纜，最難忘是使君名。

二

五月榴花炤地丹，離筵重聽五絃彈。
使君江上多情水，還載孤舟下信安。

過新安殷浩宅示田甥

有序

浩北征廢徙後，唯韓甥隨經年，因詠

曹顏遠「貧賤親戚離」送甥江上，涕泗橫流。予過信安城南宅，乃不覺有傷于心，亦示甥云爾。

當年殷浩南遷日，無復親知相伴行。
今日一過殷浩宅，教人流涕對韓甥。

予悶居法華寺偶閱梁山牧牛頌乾菴大師
問如何是忘牛存人夙不解禪戲拈舉依
韻金絲籠絡卸前山，山北山南處處閒。
鷲地擘開拽鼻手，了無繩子在中間。師稱善他日舉似
金輪僧僧曰李白自稱金粟王後身徒誑
語耳子真是耶因笑而成詩

咸陽宮前金粟山，金粟花開只等閒。
若許傍人認金粟，如何金粟在花間。

予夙得惡夢徐二十二慰以絕句因答

他鄉故國兩茫茫，春草春花總斷腸。

但恨情多過王子，敢言才盡比江郎。徐詩

末云：「莫愁隴上飛鸚鵡，夢裏應吞五色雲。」

發紉詞爲舒城黃母胡太君作

蕭山城南白雨傾，蕭山城北白雞鳴。

龍舒王姥將歸去，白鹿銜花不忍行。

二

黃門將母板輿中，樹得山花浙水東。

不道河陽九秋月，北堂萱草墮霜紅。

三

翩翩丹旆出城西，暫駐湘湖第一溪。
駟馬不行蹄地哭，平橋衰柳一時低。

四

金章墨綬綵衣新，次第堦前看雉馴。
自是王喬飛舄早，玉棺先獻太夫人。

五

已聞邵伯曾爲父，不信王戎尚作兒。
子姓裂裳隨太母，牽輶挽紼到江湄。

六

樟亭古渡引旌幢，望裏飛霞接上江。
披牡戴苴皆玉立，從來江夏本無雙。
指其孫平十也。舒城有飛霞亭。

七

治從門外禮文新，藩省稽留倍苦辛。
翟相總無踰制事，山濤豈是奪情人。

八

晨輶曉蓋望中遐，擬泛西陵江上槎。
痛煞野棠官路裏，近前還發數枝花。

同陳柱國將軍張杉赴商命說徵說舟集

雨宿即事

江城度雨細如烟，翠幕金尊雜管絃。
越女避人窺錦纜，將軍下馬入樓船。

二

爛柯山下石磐新，錦洞秋花落繡茵。
行盡深林歸竟晚，卻疑身作爛柯人。

三

將軍抱甕坐胡牀，夜雨輕寒覆鷓鴣。
百尺冰荷紅幕裏，風流重見杜當陽。

四

商山兄弟謫仙才，灩澦金缸汎玉醅。
一日邀予湖上去，十年藏我壁中來。

五

南塘十里駐青絲，正是南湖人暝時。
中夜舵樓重作吹，張衡高詠四愁詩。

未獲識邑明府趙公顏色途次感激愀然成

詩達曰：公脫西河于厄，見七占卷。

家在平原歸去遲，欲瞻趙勝更無期。
如何千載秋蓬客，竟買紅絲付繡兒。

過魯連村懷大聲

荒村寂寂散朝烟，何處還尋魯仲連。
欲向村前騎馬過，一時汨盡綠楊邊。

哭趙弟

李子東游春復春，王成賣卜死河濱。
最憐旅舍埋金客，猶在徐州作酒人。

奉陪姜太翁觀燈宴作

綵炬千枝列錦城，畫堂高宴夜吹笙。
爲看火鳳山前舞，卻上星橋樹杪行。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姓稿

七言絕句五

集晉安朱氏山亭題壁

閒亭高枕劍山阿，暇日登臨此嘯歌。

幾曲山城萬重礮，晚來青翠滿牕螺。

二

栽花種竹傍東籬，邀客同啣錦螭卮。

忽見黑雲迷似海，樣樓山半雨來時。前山有

樓名樣樓，宋時建。

署亭春雨和李觀察原韻

山亭雨過暝烟平，亭下春池水自生。

但得司農頻置驛，何須谷口再聽鶯。

二

空向崑阿問尚平，春雲帶雨檻邊生。

亭前自有桃花片，不用啣來隔院鶯。

奉陪姜京兆赴李觀察席酒間命歌者韓希捧

觴乞詩遂口占用觀察春雨韻兼邀同席姜

九別駕爲書詩于扇歷陽徐泰畫背以寵之

宜春子弟奏昇平，御史筵前錦鏃生。

唯有韓希花字舞，就中能作囀林鶯。花字，

舞名。

爲尤悔庵悼亡時悔庵以召試在京

金門未許遂幽棲，隴首先亡王霸妻。
試向玉河橋上望，溝頭流水自東西。

慢記簾釘掛綠裙，當牕曾織竇家文。

春還不見璿璣轉，愁殺遼西舊使君。
悔庵舊爲永平司理，故遼西地也。

二

銀牀斷綆素絲懸，每讀新詞泪暗牽。
不道顧榮貽婦句，竟成潘岳悼亡篇。

奉寄張陸舟先生二首

白魚潭水暮生烟，長繫張融岸上船。
何日東歸重相訪，開牕閒倚白雲天。

二

林下曾同倒玉壺，君家小阮得歸無。
聞

張五南十死嶺外，朝回一望山河遠，痛煞黃公

舊酒壚。

胡生之撫寧署

相逢燕市酒重携，漫向金臺覓駃騠。
六月炎風吹似火，送君仗劍到遼西。

二

少年意氣本縱橫，兄弟相過在撫寧。
舊日臨榆如可問，清秋一上五花城。

長安遇輪庵和尚即三十年前文園公也

三十年前角勝場，今朝相會藉慈航。

不知投筆辭文府，可似從軍返武昌。輪公回

武昌軍前入道。

二

生年只合着袈裟，悞向長安度歲華。

一夢春明猶未醒，眼看落盡曼陀花。時予小

妻曼殊將亡。

和邊詞有序

番人有請牧大草灘者，爲守者所卻，
政府誦之有詞。

大草灘前秋草腓，燉煌無復獵焉支。
不虞四郡河西地，尚見三州瓦刺兒。

二

甘州賓兔肅州羗，大草灘前撤舊防。
一自湟中開衛去，有誰牧馬到莊浪。

家明府以徵召赴御試下第還任祥符爲詩
送之

宜春門外柳絲長，欲縮雙輪返大梁。

祇爲漢庭尊吏治，不將王吉作賢良。

二

薰風冉冉動高旌，空道宏詞繼永貞。
篋裏文章雄八代，當時猶失退之名。

三

吹臺南上夏雲移，父老歡迎卓茂時。
千里雁行相望處，爲君一誦角弓詩。

孫嘯夫歸錢唐

託跡蒼崖未易攀，風吹海月弄珠還。
忽聞天畔金雞唱，知在蘇門嘯間。

二

雪滿平臺各賦詩，枚生歸思未嫌遲。
朔風吹徹東湖水，正是寒梅欲放時。

入直即事

平明入直噪宮鴉，傍午花陰一榻斜。
卻笑玉堂無管鑰，尚令清夢得還家。

清明日請沐西郊與同館汪春坊喬侍讀汪
檢討主事作

朝回並馬出城西，城畔垂楊一望迷。
卻怪曉來分火後，輕烟飛作馬頭泥。
京師呼

塵爲泥。

二

阜城門外有荒臺，紫幙紅茵競舉杯。
多少縱橫林下路，花竿挑送紙錢來。

三

畫輪丹轂轆頭車，珠髻銀環覆碧紗。
馬上相逢春欲盡，東風催放野桃花。

四

百尺紅牆鎖玉扉，望舒壇下換春衣。
青驄偶向林間住，粉蝶爭從草際飛。

五

謾謾松風古道場，摩訶庵供大音王。
誰知世上三生果，只在關前八里莊。
曾與王五別駕關外有訪，故云。

六

杏粥榆羹出佛筵，石蓮花座法幢前。
西堂載酒曾留偈，回首春風又一年。

七

華表嵒巖高人雲，搖車猶覆內官墳。
沙門指點前朝事，讀罷殘碑日欲曛。

八

香臺坐處是香山，地名香山鄉。長笛頻吹
鶴未還。一道紅塵歸騎遠，莊亭半在夕
陽間。

春詞四首和覺羅博公所貽原韻

御溝垂柳暗殘春，柳外聽歌河瀆神。
自笑蓼蟲長食苦，縱啣花葉不知辛。

二

油幕重重匝地青，散垂螺片作牕櫺。
那知霧幃三千幅，絕勝湘山十二屏。

三

晴空映日颺游絲，金水橋邊獨坐時。
愁煞隔牆深樹裏，黃鶯啼歇最高枝。

四

宣武門高十丈塵，馬蹄踏盡未歸人。
故園桃李如相待，爲我花前問呵新。

白雪紅梅詞限韻倣長慶體和枚臣

雪裏誰歌白雪詞，紅梅開得似胭脂。
雪花堆在梅花上，半是桃枝半李枝。

二

白雪紅梅有慢詞，梅如紅粉雪如脂。
慢言霧幃遮華燭，慢道冰綃裹荔枝。

三

春來只唱雪梅詞，不唱歡聞阿得脂。
誰道石家綾幔裏，珊瑚擎出一枝枝。

予舊夢一綠鸚鵡被鐐去以爲魂也暨來京
師甬東葉吟以上林鸚鵡四詩見寄遂感
而和之見者幸毋哂爲夢中說夢可耳

葉

詩四首見倡和合刻卷

翠衿紺臆去還非，但聽宮前喚綠衣。

三尺紅絛空自繫，不如還向隴山飛。

二

洲邊靈鳥隔三湘，長寄新詞到故鄉。
欲脫雕籠無別意，只言有友武游郎。

三

三年憶別在江東，清泪霑成畫柱紅。
采翼未分臨鐐去，回頭猶是夢魂中。

四

妙體金精世莫知，金房安用羽毛奇。
肯留林邑丹脣在，且詠吳江青草詩。

題夫婿早朝圖爲汪主事作

疊鼓傳朝火樹紅，龕髻車網去匆匆。
爲郎刷盡膠清髻，猶在高丘一夢中。

恭誦安親王世子秋江夜月絕句依韻奉和

秋入澄江白露寒，月明夜靜水無瀾。
茫茫一片冰壺色，只作青天萬里看。

帝京蹋燈詞

毬場花帽打三郎，重戴朱竿學教坊。
何處大鼇山最美，三條火巷在廊房。

二

勾欄缺處接燈棚，五色番花四角擎。
蹋斷麻鞋歸不得，永安門外老田更。

三

放夜金吾首戴翎，紅纓白馬駕朱駟。
月明只覺天星少，撒作車盤兩面釘。

四

夜涼蟬髻貼金貂，漏滴銅餅水漸消。
忽聽盒中千礮發，襄陽城破在中宵。
火盒科數有礮打襄陽城名。

五

一道燈輪去復迴，瓜囊鏤作八仙臺。
走橋婦女呼教住，好讓秧歌唱過來。

六

靈佑宮聯祈穀壇，螭糊紅紙坐坊官。
露珠滴盡壇前樹，綵翦蓮花偏耐寒。

題觀瀑圖 唐寅畫

幾多隔塢新花谷，無數臨江舊草亭。
對面插來千仞碧，從頭界破一條青。

下車東華門無馬步行解嘲

上直東華負曉暎，飛龍廐馬竟安存。
步行且學毆陽九，不跨疲驢入禁門。
自註：唐學士入直，例許借飛龍廐馬匹。

呵筆

寒夜憑將信史裁，虛堂銷盡夜鑪灰。
頻啣三品湘東管，那得宮嬪呵凍來。

漫示景文沙門

額上珠圓見有因，雪山童子是前身。
慢投修水巖邊去，且作巢雲閣上人。
時沙門將遊寧州，故云。巢雲，湘溪閣名。

二

會有三摩觀自然，何須五字當隨緣。
請看帛氏從師日，正是阿難得道年。

蛤上人還住湘溪

一從擲錫中峰去，二十年來溪路迷。
今日重尋朗公樹，白雲依舊滿湘溪。

二

淨土門中清淨身，珠繩百八掛來新。
西河居士將西渡，此後誰爲問道人。
湘溪有淨土寺。

山陽縣署歲飲

古署青雲繞歲幡，屠蘇宴罷不知還。
莫辭漉酒當筵盡，尚有懸魚在壁間。

徐允哲讀予文稿辱貽二絕微及予舊事感
生于心依韻奉和

素衣何幸變爲蒼，長就安丘壁裏藏。
今日逢君頭似雪，依然度歲在他方。

二

生平空白號文雄，祇向天涯賦送窮。
羨煞滬城徐孺子，題詩多在落花中。

梁令索賦

梁竦聲名著有年，臨安試宰豈徒然。
多才自作三都賦，乘興還揮五色絃。

錢姚公子世兄歸桐城

山棠花發越江春，公子空留廉吏貧。
自痛十年優孟客，歸來還送負薪人。

二

一錢亭下換征裘，陣陣楊花點素甌。
此去皖城春漲後，思親應復上階州。
尊人以予邑令遷階州牧。

題同年李澄中中允所藏明月蘆花卷子

秋風淅瀝起菰蒲，明月當汀雁影徂。
此日晴牕開卷後，頓令清興滿江湖。

二

瀛海蓬山幾作塵，月明猶得認前津。
白花黃葉依然在，誰謂菰蘆無此人。

寄祝湘潭沈使君八十

琵琶峰頂企朝暾，玉杖扶來好弄孫。
怪道行厨仙醞美，法曹曾使在吳門。
使君曾爲蘇州推官。

二

楚澤行吟八十秋，長看織女會牽牛。初度七夕。醉來錯記前朝事，猶道慈恩寺裏遊。

高檢討同年假歸

太史將歸敞別筵，臨岐執手汨潸然。
慢言夙昔相尋久，同館追隨又六年。

二

清秋過雨濕衣裝，出宿難留胄貴坊。
南望碧山何處是，謝公亭畔北湖傍。

三

初衣換去驛樓斜，扶持南還有阿楂。令嗣長君同歸。但到故園應認得，十年前種馬蘭花。

四

山莊休沐慢徘徊，策府猶需良史才。
暫向東田訪朋舊，十旬假滿且還來。

五

白首聯鑣春又春，退朝長約乞閒身。
何期詔下還鄉日，仍是罇前送客人。

同朱宮允王內史眺郭外雙林庵後院河水

次壁間韻

荷風吹度暮秋天，越客同登說法筵。
祇爲道林相憶久，晚來如上剡溪船。

題乘健讀書圖

深林牧犢曉烟新，露下松杉滴滿身。
不識比來工畫客，因何寫出帶經人。

二

春草深林細雨初，烏犍下坂不曾鋤。
恰疑人向緱山去，獨坐蒲羈看漢書。

飲王大司馬園林八首

綠野堂成野興濃，開罇長對碧芙蓉。
閒尋翠嶂纔三疊，便隔紅塵幾萬重。

二

玲瓏石洞覆丹蕉，洞口紅泉瀉去遙。
記得曲梁斜渡處，賀湖南畔馬臻橋。

三

潛行複壁忽天開，石上瑤盤汎白醅。
不是羊裘連榻坐，卻疑誤入洞中來。

四

迴廊屈曲畫欄低，紫蔓蒼藤到處迷。
十月晴光翻葉盡，尚餘清影幔亭西。

五

石樓高處一壺懸，萬樹秋花接禁烟。
欲覓三山瑤海外，但看雙闕彩雲邊。

六

松臺月上待龜黃，八節灘前再舉觴。
佳客總歸履道里，名園原在集賢坊。

七

東都賜第近宸居，誰道韋家舊谷虛。
時啓卿嬈微探去，滿牀散疊李筌書。

八

冰荷開盡簇朱茵，鶴露澆成馬埒銀。
紫嶠丹山何處返，夜來愁煞醉歸人。

漫和尤太史馬上口占原韻二首

家在江南楊柳村，村前有客每停軒。
爲栽洛下潘家果，長到吳中顧氏園。

二

家在江南楊柳村，每逢佳節斷人魂。
今來無酒澆寒食，猶典朝衣出使門。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春遲又名姓稿

七言絕句六

下直東華門遇雪

蓬觀寒生午漏稀，掖門東出乍添衣。
宮牆柳色俱凋盡，那得楊花撲地飛。

二

萬里霓雲羃四隣，寒風刮地總無塵。
誰憐玉樹花生候，尚有金門裘敝人。

寄田使君督學按部雲間

薄海文章有幾存，淮南詞賦自言尊。
何如軺使相臨處，江左名流盡在門。

二

掄才按部遍江關，佳士菰蘆自往還。誰
信龍津人去後，顧雍猶自在雲間。謂徐允哲也

陸明府有水晶一團中含水草影碧色名萬
年冰屬賦率筆

一團清水瑩遙空，萬里昆明湫道通。
卻訝春江蘋藻影，何年收入玉壺中。

二

誰割林圻碧玉泉，中含水草尚鮮妍。
無如官到陳彭冷，惡說寒冰有萬年。

爲如臯冒生題冊

公車巖嶠倚天高，何似揚州江上濤。
紫氣千重南望遠，有人把卷在如臯。

二

生平三至廣陵城，作賦曾無東部名。
今日爲修高士傳，題詩一寄冒先生。

奉和裕親王園林題壁三絕句原韻應教初秋

小苑寒林初作花，苑牆西上接東華。
那知隆慶坊邊柳，只在岐王舊賜家。

秋聲

秋到長安思渺茫，五王宅傍御街長。
一聞葉向林間下，頓覺風來水殿涼。

荷葉池

荷花開盡葉猶香，雨後傾珠似夜光。
但使恩波留太液，何須折作蓋頭粧。

寄答上海徐允哲

敝衣羸馬結黃塵，待詔公車又一春。
遙憶申江新雨後，晴牕深坐讀書人。

二

御河楊柳甫垂絲，寄到徐陵宮體詩。
日探懷中吟未了，天街四月賣漿時。

三

槐堂初入暑風清，梅雨江南一望平。
記得滬城相別處，青龍浦口夏雲生。

四

制詔求賢空復催，金臺終自待君來。
晉庭縱授王康第，漢主還思徐樂才。

題同館王檢討桃實畫幃

玉洞桃花碧葉陰，紫文緗核間黃金。
分明一片綏山景，何日移來到上林。

二

桃實如拳裹繡苔，瑤盤尚未薦瑤臺。
金門自是神仙侶，故遣東方偷得來。

無題

華堂錦宴夜吹笙，仙女盈盈下太清。
莫道彩雲無覓處，隔簾聽得和歌聲。

二

華堂錦宴夜吹簫，仙女盈盈下碧霄。
莫道畫簾相望遠，銀絲隔得兩三條。

閩江送許遇之豫章

黃雀風生筍簟涼，蒲帆四月下康郎。
閩南多少鮮紅荔，散作船頭碎錦囊。

二

細雨濛濛好濯枝，五月有濯枝雨。長途節
候最堪思。遙知南浦傳觴日，正是東湖競
渡時。

三

迤邐秋屏攬勝多，旌陽原是舊巖阿。
莫憐丹竈無人問，須記陶鉞有客過。南昌許
遜爲旌陽令，陶鉞遇書室名。

四

紅蘭開盡綠蘭開，我亦從茲去越臺。
君到潯陽倘乘興，可能還泝浙潮來。

雪灘釣叟歌四首

白雪灘頭舊隱淪，雪花深處一垂綸。

蘆中來往人爭識，道是吳江顧茂倫。

二

松陵東下水潏洄，浪花都作雪花堆。

投將犗子衝舟去，釣得鯰魚似屋來。

三

白荻花開笠澤東，移家住在荻花中。

前身疑是滄江叟，後身疑是紫溪翁。

四

西塞漁人未著書，清灘萬疊雪來初。

松陵原有天隨子，早向吳江學釣魚。

敬製仁孝皇后孝昭皇后輓歌詞十四章

有序

康熙辛酉春仲，臣奇齡恭送大行兩
皇后梓宮于沙河城東之寶家莊，敬隨諸
臣後，迎仗而泣。爰思古者虞殯必有歌
詞，近世執紼不止鈴鐸，故濯龍望幸，朱
奢進詩，筮龜而行，潘岳作頌。乃以三年
如喪之期，加之百辟啣哀之日，沙城舊
殯，齊赴陵園，館閣諸臣，共扶纚紼。邱
觀畫雲之蜃輶，頓傷墜露于蜃衣。馬頭
祕器，宛若神携；鵲尾明旒，淒然目斷。

則愉皇之舞，可以稍遲；引殯之辭，在所不免。雖前人哀體，多用短章；唐世輓詩，率皆五律。顧白傅之輓元相，亦用七言，即江淵之哭宣妃，僅成兩韻。況乎絕句本清商遺調，按之可爲歌；曼聲傳《薤露》新吟，聞者易以感。因不辭鄙陋，爰爲此詞。世有知音，或無貽誚。

金幢畫翬導龍軻，挽紼爭傳虞殯歌。

雙輦一時歸玉隧，千官齊送在沙河。

二

帷宮曉度慢吹簫，鹵簿開時宮仗遙。

京兆寢園須有護，君王且輟未央朝。時上親

護殯至山陵。

三

紅椿矗處纜牆低，筓藻筐蘋薦御妻。
蜃輅未離沙澗外，雲旌已過寶莊西。

四

古堞徐開殯殿尊，容衣先已駕輶輶。
當時玉燕藏幽篴，此日金蠶繞羨門。初兩梓宮俱殯沙河。

五

幡幡旒旒夾朱微，疑是英皇並狩歸。
天半曉霞明象物，車前清露濕靈衣。

六

石窰曾通明月彎，潞亭東去舊橋山。
六飛排作三屯衛，五校行來幾換班。

七

羽葆千重映霧明，駕將雙鶴負銘旌。
太常不用吹茄去，仗馬交啣祕器行。

八

親王命婦各班排，纔見龍輜便舉哀。
不信敷天愁思切，試聽動地哭聲來。

九

璇宮節儉本天然，生貸貧人脂澤田。
幾日六駟臨御處，尚拋賁路紙黃錢。

十

獨孤卜宅建陵園，遺命因山葬長孫。
兩后後先真聖善，皇情痛悼有何言。

十一

彤管徽章定母儀，並誇嫔德共嫠師。
縱饒左氏爲哀曲，猶少揚雲作誄詞。

十二

遵化陵園輦路通，先皇曾此葬遺弓。
移旂不憚宮車遠，長恐昭丘在望中。

十三

雉尾高擎逐繖迴，白雲千里障瑤臺。
羽霓歸去原無跡，惟有山前青鳥來。

十四

法駕東行過玉田，清塵除道百神聯。
哀歌恐助皇情惻，不把銅鈴引殯前。

祝母詞爲羅氏兄弟作

芙蓉花發射陽湖，日景南迴歲未徂。
何事綵雲留不去，祇因庭樹有三珠。

二

莫道庭闈樂事非，羅含兄弟世應稀。
襄陽耆舊知多少，共採荷花贈舞衣。

歲暮入史館書感用家太史韻

日從東觀討遺編，坐弄鉛黃度歲年。
自笑中郎生子晚，縱修漢史有誰傳。

二

千門爆竹歲將除，尚跨三花進石渠。
中夜草成群盜傳，教人泪濕一牀書。時闖題
中有盜賊傳，故云。

何使君畫軸

天際芙蓉有路通，梅花莊上鉢池東。
使君曾守東揚郡，身在千巖萬壑中。

花燭詞爲馮公子協一作

相國堂前花燭開，趨庭洗馬洞仙才。
移將海上連枝木，琢作人間合卺杯。

二

深房畫柱夾金杠，時有霧雲覆綺牕。
枕上芙蓉梁上燕，怪他事事總成雙。

三

親迎北府控驂驪，何事炎風理鏡函。
只爲榴花能結子，愛將萱草種宜男。

四

結就紅絲暗裏牽，華燈慢把百枝燃。
但懸甲舍新裁帳，好撒開元舊賜錢。

五

試着單衫別樣紅，鄉音遮莫學吳儂。

麻姑衣繡西施屨，家在蘇州鹿埭東。新夫人

爲崑山徐宮坊女。

六

孔雀筵開汎客卮，日長猶恐促粧遲。

誰知綵筆題奩處，只在銀屏卻扇時。

送徐仲山南歸

當時郡國舉才賢，獨詣公車思黯然。

記得秋潮初漲後，與君相遇大河邊。

二

太常策奏本無期，司馬門間召試遲。

誰使公孫留北闕，偏教轅固返東淄。

三

西風吹柳御河黃，出宿街南光宅坊。

思煞故園殘暑後，荷花初放賀家莊。

四

曉日橫門設錦茵，繞朝此際贈鞭新。

中書門下停車久，曾薦徐寧第一人。益都夫

子拆卷時，特執卷薦之御前。

五

周官湖口舊漁磯，回首江皋事事非。
欲送故人歸里閭，頓令清淚滿朝衣。

六

九門地震尚誼闐，何事還登惜別筵。
能用士如王吉輩，不教人憶漢宣年。

七

雙鳬北嚮一南翔，悔見溪雲出岫長。
寄語君家女都講，莫將新句貯金箱。
謂及門昭華也。

和王侍讀索梅庚畫片原韻

擬作蓬山萬里游，小牕松竹繪清秋。
不知塵世餘多少，此地能安十二樓。

龔節孫以種橘圖小影索題二首

金衣素袖曉烟籠，家在荆溪水榭東。
不道長安舊圖畫，雙顏猶帶洞庭紅。

二

朱盤橘柚剖霜天，但對斯圖意惘然。
幾見蓬萊移種去，誤傳天寶十年前。

答和陸大嘉淑見貽原韻

憐君垂老客燕齊，落日重逢禁苑西。
何處相期最相信，錢塘江上伺潮雞。

二

曾共登樓眺碧空，平泉佳興有誰同。
可憐閣下千株杏，留得溪南一樹紅。

三

銀箏促促慢教搗，萬仞黃埃起暮愁。
舊日酒徒今散盡，燕姬雖好不須留。

題劉生抱琴圖

伯倫意氣道真才，手把枯苔埽綠苔。
此際長安好風日，肯攜雷氏斲桐來。

二

誰倩長康寫令顏，深林日夕自來還。
當前無限滄州興，只在高山流水間。

同年丘檢討予養歸里

一紙黃封出九重，聖人教孝每優容。
只因膝上需文度，故遣雲間返上龍。
檢討爲學士南齋難弟。

二

刺史堂高覆白雲，其尊人曾爲刺史。河流
千里接淮濱。羨君衣上三花錦，散作庭前
五色文。

三

金書百軸裏彤幃，載去猶存修史衙。
借問錦堂樺燭裏，夜來半臂有誰添。

四

榆火初傳百子池，橫門幾兩送丘遲。
最憐朝罷貽鞭日，正是清明折柳時。

送友人歸苕溪

京洛相期願已違，前溪猶認舊柴扉。
只憐通潞亭邊柳，無數長條挽客衣。

一

平津東閣住多年，歸汎菱湖雨後船。
回首故人烟障裏，還騎羸馬薊門邊。

上巳同王二光祿修禊即事

細雨新吹九陌塵，桃花又放曲江春。
同來柳市傳觴客，仍是蘭亭修禊人。

二

駿馬郊原籠碧絲，紅竿挑餞踏花時。
如何兩度芳林宴，不作王融上巳詩。

清明二首

百兩騾車輾翠鈿，單衣試着便門前。
祇因漢苑先傳火，宮柳千株總帶烟。

二

新裁寶幙障平蕪，折得楊枝插鬢無。
此日故園風雨後，畫船開滿賀家湖。

題顧眉生校書畫蘭冊子
眉生，曲中伎，有名，後

爲龔尚書妾，名橫波夫人。

莫愁湖畔綠雲鬟，手碾香螺畫遠山。
擷得洞庭花數本，好留青影在人間。

二

一幅生綃金錯裁，幽蘭寫出仲姬才。
兒家自有千花譜，不藉黃荃粉本來。
眉生自註：傲壁間馬湘蘭筆。

三

九畹叢生淺碧紋，畫來香氣尚氤氳。
只愁幾片蘭蘇帶，難繫三條杏子裙。
蘭蘇，帶

名。樂府：何用結歡飲，三條杏子裙。

殉書詩書陳媛傳後有序

陳媛，沈計掾妻，工佐餒，以堇萱飴蜜得尊章懽。年二十三死，死時囑取生平所誦書殉塚中。嗟乎，是可傳已。因拈殉書詩得四首書之云爾。

荆桃花下駐塗車，莫向空箱揀曲裾。
窄窄銅棺纔數尺，尚留一半葬殘書。

二

誰道泉臺冷翠鈿，銀牀猶是抱書眠。
卻慚人塞文姬老，空記遺文四十篇。

三

秋風團扇裂齊紈，落葉虛疑響珮環。
賦得盤中人不識，欲留四角與誰看。

四

白玉深深箸地埋，紅綿粉漬畫螺灰。
只愁繡字侵衣處，化作金蠶出墓來。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名牲稿

七言絕句_七

題及門金公子看劍圖二首

淮西風雪苦流連，篋裏還留寶劍篇。
今日龍阿看出匣，教人長憶十年前。

二

神清洗馬耀霜提，束髮從游愧放麕。
竹裏琴書猶在眼，不須重聽汝南雞。

題挈絹看竹圖

長向吳中擬卜隣，王家樓子竹溪濱。
練裙葛帶尋常見，錯認平原是繡人。

重簡講官引見即事

君王便殿早傳宣，重簡詞臣入講筵。
黃帕覆牀纔咫尺，親呼姓氏至尊前。

二

曉禁彤雲捧日晴，詞臣幾度選承明。
柳邊歸院千門靜，聽得宮鴉三兩聲。

寄懷錢太史同年

五年視草對朱扉，墨汁看翻綠袷衣。
一自東廳人去後，海山屏下到來稀。

一

新披初服總同鄉，謂尤、沈二太史也。秋到
江南橘柚黃。拙指武丘西去路，相逢應笑
酒壚傍。

三

上苑秋高曉簾開，洞庭白鶴好飛迴。
至和未就新唐史，尚待歐陽撰志來。

贈趙司馬初度時正月十日將赴任長沙

銀幡賜罷甫成旬，又見雕弧結彩新。
暫借春盤當壽酒，錦筵雙插縷金人。

二

蒼龍乍轉照星沙，壽酒闌時已及瓜。
爲待潭州司馬至，秦人三洞早開花。

依韻答隣友聽曼殊吹簫絕句二首

新安江水傍烏聊，春去楊花滿地飄。
縱使秦臺堪弄笛，難忘吳市是吹簫。

二

國士新書慢射聊，杏園纔見酒旗飄。

李薺不到人間久，誰使宮牆度玉簫。

題姜實節歲寒圖

雪裏尋君續舊歡，金昌亭下重盤桓。

相看多少蕭條意，恰好題來是歲寒。

二

朔風吹雪滿姑蘇，濁酒傾來不用沽。

松竹院過梅樹下，與君同人歲寒圖。

劉大廷俊客死湖北同人哭于夕照寺有詩

和姜二承烈原韻

玉河秋水下高粱，南望荆門道路長。

不見童鴻還闕下，尚疑劉尹在丹陽。

二

大隄南去慢徘徊，招得巫陽旦顰回。

縱到燕臺非故國，^①欲于何處望歸來。

三

一世才名擅越東，休將時數問窮通。

① 此句四庫本作「江漢湯湯流日夜」。

醉來但說狂時酒，醒後何曾識次公。

四

修文天上誦彌羅，古寺翻經柰梵何。
痛殺西華方衣葛，夕陽亭下相過。

三山驛送友之汀州

同向三山理客裝，海峒先到柘湖傍。
楓亭荔子長汀酒，一樣傾來不共嘗。

奉和裕親王絕句六首即用原韻

苦熱

紅日歔歔麗碧空，宮槐蟬噪夕陽中。

楚王自有蘭臺樂，猶使廷臣賦大風。

得雨

雷車初度雨初傾，十日三時自有程。
此際一聞甘澤下，何人不愜望雲情。

晝寢

九疊屏風敞殿安，桃笙卧去水晶寒。
卷衣侍女遙相待，尚作前宵月下看。

秋聲

西苑纔迴少女風，便聽寒鳥叫雌雄。
夜來奏盡清商曲，只在宮前幾樹中。

秋夜雨

空堦滴瀝暗心驚，夢去猶聞決雷鳴。
總是銅池懸左掖，卻疑銀箭下西清。

射獵

平原草色帶霜威，出塞將軍號射飛。
風裏直驅沙磧盡，夜深方向灞陵歸。

楊青五十初度

元月初四日

憶昔閒堂對簡編，子雲才藻正翩翩。
不疑學盡相如賦，尚守玄亭五十年。

二

裁度三朝賀玉墀，故園東望一相思。
遙知畫矢祈年日，正是銀幡祝歲時。

題王武爲吳山人畫

武爲文恪公裔，其畫意即山

人詩也。

但言李益詩堪畫，不道王維畫有詩。
一幅生綃題不盡，粉團芍藥與黃鸝。

二

金閭邂逅朔風天，不見吳生已十年。
卻喜畫圖相對處，草堂三月暮春前。

弔姜貞毅詩有序

萊陽姜給諫琛以劾權相得罪，杖戍宣州衛，未至戍所而國破，遂寄吳市。逮死，屬其子移棺葬宣州。四方觀者各投詩弔之。予最後至，亦成五首，并詒其子安節、實節。貞毅者，學者所易名也。

曾披問闔扣天關，垂死孤臣未賜環。

遺命一棺何處葬，宣州城外敬亭山。

二

叢叢馬鬣覆柴青，壠上荒碑未勒銘。

大鳥欲來雲乍起，昭亭何似夕陽亭。

三

唱盡門生薤上歌，道傍虞殯已無多。
殿廷若個能攀檻，圖畫依然是荷戈。
公像有荷戈圖。

四

吳關不傍要離塚，南鄭難爲太尉墳。
回首故鄉歸未得，可憐曾戍水西軍。

五

長窺封事泪如流，千里生芻愧未投。
欲向江南訊遺跡，德公兄弟在徐州。
謂兩嗣公也。

遂安方大明府有舊琴失而復得紀之以詩

焦桐本是道山材，彈向霜風聲最哀。
一自前溪相失後，是誰相伴幾年來。

二

響泉亡後斷冰絲，何幸重彈淥水詞。
猶是山牕初睡起，東牆紅照夕陽時。

予詩謬爲商景徽閨秀所誦題詩過情因用
其原韻自謝兼以志謝其外人徐二咸清
吾好友得貽與之

複壁藏書二十秋，空箱蠹盡有誰收。
那知長史南遷後，猶有昭容上綵樓。

二

幾斛青螺傍鏡臺，題成麗句百花開。
生平何幸交徐忤，得藉三娘藻鑑才。

附原詩

芙蓉露下小池秋，金鴨烟消宿雨收。
讀罷毛雉瀨上曲，都梁艾蒨滿粧樓。
綵筆翩翩傍玉臺，頻將繡帙向風開。
可憐杜甫驚人句，不數陳留曠世才。

和徐昭華讀瀨中集原韻有感

秋霜如雪裹冰蠶，石闕高時口重含。
不道美人居洛水，能憐才子在昭潭。

二

欲唱迴波未有詞，鹽車無復騁雞斯。
若非道蘊真才女，若個能吟中散詩。

附原詩

臙脂花落覆紅蠶，獸頸初垂火自含。

坐對西河才子句，渾如秋月照澄潭。

少小曾吟白日詞，蘆中人去竟如斯。

溧陽浣女空相殉，悔不先吟瀨上詩。

題畫爲壽

仙山萬仞接樓臺，溪口遙從草閣迴。

因祝西池王母壽，銅餅盡貯紫芝來。

書王編修母朱太君旌節錄後

京陵有子母爲師，丙夜猶難白玉脂。
傳得一經長自嘆，只因中有柏舟詩。

二

東堂祿養度居諸，鎮向蓬池鱸鯉魚。
棹楔在門旌未已，聖恩方錫紫泥書。

過任丘清水湖作

棗林莊前清水湖，滿湖菱藕并菰蘆。

馬頭錯問任丘客，誰賣松陵秋汎圖。

二

湖水漣漣清且深，長堤十里跨湖心。
行看堤上招商女，但唱幽州馬客吟。

三

碧柳千株傍水栽，紅橋萬柱逐堤開。
祇應人在江南見，那道車從趙北來。

王進士新婚詩

瑋瑁堂前雙燕飛，王郎初向曲江歸。
携將舊賜三宮錦，翦作新娘百子衣。

二

試佩開元賜宴錢，故邀夫婿看勻綿。
但知藕葉生江上，不道蓮花在鏡邊。

徐昭華乞試命題畫蝶喜賦二首

四十年來老白鷺，新收門下女康成。
不知書面繡花好，試看階前帶草生。

二

深堂樺燭照啣卮，隔幔吟成畫蝶詩。
不是小鬟頻乞試，那知閨閣有陳思。

秋杪重送秦太史假還山陰

共入東堂已七年，碧山南望意悠然。
羨君兩度還鄉井，不藉青龍寺後船。

二

秋花初發約同歸，何事君先秋雁飛。
一曲鑑湖能乞與，明年相待浣春衣。

和憶鶴詩

長因賣賦結秋蛇，右臂支離類凍茄。
何似繭園仙驥好，只將雙爪畫圓沙。
時子病臂故云。繭園，葉氏園名。

陪諸公集宛平相公園林十二首有序

時當二鰥，候屈三商。開平津東閣之門，招鄴下南皮之客。聖主重元臣，親題光德，時上親題「席寵堂」三字扁額，手書以賜。詞人依上宰侍宴芳林。集賢里北，車過裴相家園；細柳營南，席設岐公別業。藉片時之請沐，許延景以賦詩。潘生陪梓澤，不廢迴谿峻坂之詞；公幹在西園，每慙菡萏芙蓉之句。因成短什，便紀良游。

山莊請沐駐驂驪，曲徑通街出巷南。
纔到射堂門啓處，門紗映出一山藍。

二

青溪百折湫流低，不見桃花路已迷。

欲向巖前尋舊跡，漁舟尚在洞門西。

三

赤欄斜度暗杉關，樹底吹笙鶴白還。
行過摘星崑畔望，紅亭高出碧雲間。

四

丘壑新題集慶餘，剛逢宸翰賜來初。
不懸宮左游巖榜，爲有元和石鼓書。
唐元和間，賜李寬石鼓書院扁額，非韓愈石鼓詩也。

五

潞公水曲一陂穿，華子岡從百谷連。
丹竈曉移修竹裏，繩牀晝設石壇邊。

六

小雨初過景倍清，山堂設饌午烟晴。
綠腰唱罷彈俱歇，滿耳惟聞流水聲。

七

行厨斲桂煮雕胡，淥酒清漿瀉玉壺。
粉黍細搏梁父雪，金螯雜剪碧沙蒲。

八

草花續樹晚猶生，石棧連雲斷復行。
怪道午橋光景別，一花一石手經營。

九

平門近市亘修廊，西北高樓傍粉牆。
桂檻下臨光德里，柳絲低拂永豐坊。

十

尺五城南逼斗魁，丹霞麗日晃樓臺。
翠華若幸汾陰返，定遣山莊圖畫來。

十一

前林赤槿後烏桺，湑湑流泉繞北陂。
記得籃輿曾養志，潘生西宅賦詩時。
相公先人文貞公曾頤養于此，舊名怡園。

十二

石上窪樽就飲頻，座中綺里髮如銀。
十年未得還商洛，願作留侯門下人。

青未閣十景之二和徐昭華作

郭外春山

城邊高閣起嵯峨，城外春山列翠多。
只爲倚牕描不盡，尚留一半在青螺。

城頭夕照

百尺珠簾捲落暉，畫欄初換晚粧衣。
如何城畔丹鴉色，偏照樓頭青鵲飛。

閨門舟集別施使君閨章有感

當時惜別使君江，清泪雙流滿玉缸。
今日金閨重話舊，夜深紅燭照船牕。

二

閨門夜汎酒盈卮，後會兵戈未可期。
何處流連心最苦，虎丘山下泊船時。

尹坪以琴譜并詩寄予依韻賦答時小妻曼
殊將亡

十五年前汝水濱，爲彈清角每相親。
一從君作蘇門客，頓使身慚柳下人。

二

正向朱絃哭素心，感君遺我舊徽音。
如何遠道將離曲，雜作商陵別鵠吟。

過姚江俞石眉宅

東行不逐海濤魚，爲覓雙鉤駐車。
記取龍泉山後路，秋花猶覆子雲居。

題閩縣溪廩老人偕隱卷子

誰謂藍田好避秦，鹿門猶有未棲身。
何如負甌仙山下，夫婦同爲採藥人。

二

黍臼閒從紙器排，相携一上釣龍臺。
十年虛逐東方隱，我欲從君汎海來。

題佟二公子記年圖公子善書畫并詩是圖

把筆伸紙踟躕未下

鄭虔三絕有誰猜，一幅籐箋帶笑開。
未蘸墨潭先問取，是書是畫是詩來。

二

蕭蕭梧竹映清姿，畫裏逢君最可思。
彷彿舊年湖舫醉，孤山亭上畫梅時。

孟生南歸

四月輕裝出帝都，秋來我亦乞官湖。
到家若遇茱萸節，同向山陰訪柳姑。

二

天安門外上書遲，頓折宮牆碧柳枝。
北闕敝廬休詠去，篋中應載孟亭詩。

碧山庵

團標八尺掛長幃，雨後斜翻松頂暉。
山半沙門持鉢下，碧天片片落僧衣。

病臂辭試讀棠村先生新詩呈簡

禁城花柳日芊眠，左臂書空思黯然。
挾得棠村詩一卷，不須更詠鹿門篇。

二

肘上生楊欲覆身，春衣換去只懸鶉。
諸生薦達雖無分，猶是司徒門下人。

陳迦陵妓席予不得與因索題扇賦此時予
以病臂赴部辭試用簡棠村夫子詩人字

右手從來慣拙伸，翻因賦洛坼如龜。

從今幸免娥媼妬，何必低頭見美人。

題徐髯畫像 髯字祐植

料木長蘿掛紫絲，溪山深處坐題詩。
試看石上含毫處，何似參軍入幕時。

二

挹水烹泉蘸潤毫，掀髯抵石踞來高。
不知相對滄洲客，頰上于今添幾毫。

丁澎採芝圖

葯園先生冠輅冠，深林負杖斲芝還。
祇因相見還相憶，手把斯圖看復看。

二

獨向深林採玉芝，林端駐杖有何思。
須知屬國南還日，猶是顛毛未白時。約園從
塞外歸，故云。

集侯官莊明府園居即事

數畝閒園迴絕塵，丹花碧樹蔭通隣。

最憐薛老峰邊石，偏對蒙莊座上人。烏石山

上有薛老峯，正當園南面。

二

雞鶻黿灸酒如霙，幾局棋枰傍晚霞。

啼鳥不知山客去，雨餘猶坐刺桐花。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名姓稿

七言絕句八

懷友

雪滿空山夜未分，燈花初落酒微醺。
不知良友何時別，野寺鐘殘一夢君。

陪益都夫子長椿寺觀劇奉和原韻

春色融融起化城，棟花風發坐來清。
當軒一奏開元曲，滿院如聞上苑鶯。

二

香臺深處敞朱筵，梵唄時傳兜率天。
花外莫驚歌吹發，謝公舊墅近東田。

三

沐日追游占道場，宜春妙伎進多方。
慈恩原有金錢會，錯認新聲奏太常。

東朝房閱廷試卷

左闕門通曉禁春，晴牕日上水流銀。
桂林多少名材在，誰是東堂第一人。

二

芸臺應召共鳴珂，聖主臨軒肆網羅。
爭道日中無五色，掖門花發彩雲多。

奉和李使君行衛即景十詠原韻

重重春色鎖長橋，萬柳參差覆石壕。
欲上隋堤南去遠，教人空憶廣陵濤。

右衛河傍柳堤

汶水遙從天際迴，商船半向夕陽開。
長帆一帶秋光裏，甯母亭邊片片來。

右汶上帆來

風迎翠蓋碧亭亭，響滴荷珠靜夜聽。

恰是梅崖讀書處，藕花香畔誦金經。
書院與古寺相接。梅崖，使君字。

右書院荷花

拏攫霜天龍虎姿，林間石闕未啣碑。
儘教釋氏經行後，猶似宣尼手植時。

右南林檎

晚風吹雨送江舟，傍渚斜臨百尺樓。
過客莫歌囉唳去，有人望遠在樓頭。

右津樓

瓠子長流散澤陂，朝來顧免眼迷離。
誰言東郡驅車日，不是南樓理詠時。

右曉月陂

寶地紆回水一方，白沙紅樹兩茫茫。

岸傍一座金輪塔，長帶鐘聲伴夕陽。

右塔岸鐘聲

鳥散空林靜遠鐘，雞聲茅屋曉烟封。
遙看天半瓊花發，知是高唐第幾峰。

右平岡望積雪

荒原凸凸似龍堆，薄暮携筇去復來。
自昔坐看雲物後，寒葭吹出萬重灰。

右灰山

纔過東村日欲斜，停車到處問桃花。
看來紅廟支竿處，便是黃公賣酒家。

右東村酒帘

吳冠五自上黨還重赴渭南

雪夜宮鶯啼滿枝，平臺水色綠差差。

比來不作橫汾賦，只爲新看上黨詩。

二

上黨詩成天下驚，春風重送渭南行。
王孫無限天涯路，愁見車前細草生。

題金十四娘畫像

柳絲垂處綰成絲，綠汁還堪染布袍。
欲識胸中羅八斗，何難頰上畫三毛。

二

京洛重違已十年，披圖相對笑依然。
園花開盡東風裏，猶把殘書坐石邊。

數過任黃門邸舍看菊留三絕句志感

秋到園林歇衆芳，罇前相對一霓裳。
老來自信無顏色，誰道秋花晚更黃。

二

紅白高低一色栽，闌干上下幾層排。
屢從西掖看花去，可似東籬載酒來。

三

三過閒堂倒玉卮，團團不落使人思。
秋風幾度催霜盡，猶自低頭戀故枝。

題沈客子春山絲竹圖記年

坐擁西園絕代姿，風前吹竹又彈絲。
縱教瘦盡休文面，尚似東山年少時。

二

爲聽吳興舊妓童，身披鶴氅坐當中。
宛然人在天台路，萬朶桃花夾面紅。

同館茆君以母訃奔宣城

仙姥新遺七誡篇，芸臺有子泣花顛。
祇憐化鶴無由到，難奠生芻在墓前。

二

翩翩丹旆引雙鬟，愁見臯魚江上還。
欲望故鄉何處是，白雲飛滿敬亭山。

奉題張學士賜金園圖

有序

康熙二十年，張圃翁學士請假歸龍
眠，以上所賜金割其半買園，構四軒其
中，名賜金園，同邑姚耕壺繪圖傳之。越
三年，上召學士仍入供奉，暇日出圖，索
同館爲詩，予賦八首續畫卷後。

買山何用費追尋，洞壑長啣聖澤深。
但得繪成千嶂碧，不須還散二疏金。

二

浮峰東下水灣環，彷彿鷗汀傍鹿關。
當識此中橫榻處，有人紗帽坐花間。

三

圖成誤筆點垣衣，賜號逍遙看去非。
日侍禁林還記取，李公嵩下好開扉。

四

黃金築室四軒通，不羨編錢馬埒中。
南汧岸移春漲綠，西廊壁掛夕陽紅。

五

還朝無俟乞官湖，遙指東山意自娛。
當日汾陰陪祀去，可曾詔繪草堂圖。

六

芳塘低處着闌干，村女提壺近井幹。
只恐君恩難遍及，故留圖畫與人看。

七

平泉築館莫嫌遲，況值黃金未鑄時。
籬竹已抽前度笋，山花又發隔年枝。

八

前軒竹樹手親栽，崑畔春風度幾迴。
一自西清重詔入，畫圖一日百回開。

題畫松爲姑蔑使君生日

澱水東流皂蓋迴，九龍山峻比徂徠。
長松偃蓋垂千尺，疑是東方千騎來。

二

謾謾風生五粒鮮，郡樓開處起朝烟。
他時廊廟搜樑欂，看汝長檣天漢間。

題蔣生畫像冊子

青桐花發最高枝，一縷茶烟裊似絲。
中有杜陵三徑客，金雞石上坐題詩。

二

月日新從人洛還，重携仙驥扣仙關。
竹山芹澗應難覓，何意相逢巖樹間。

爲雲間沈白書賣文字約後

蕭寺兩書當百鎰，長門一賦值千金。
慢誇此日朱提貴，載酒籠鵲何處尋。

任青崑七十

曲巷蕭條近市塵，白頭遺老尚依然。
尋花曾飲鄉人酒，扶杖相過又十年。

二

裁迴甲子度春風，又見園花歲歲紅。
幾欲移家歸海上，還來避地住牆東。

三

先生七十正懸弧，長對青崑舊畫圖。
恰似渭陽歸載早，海鼇百尺掛珊瑚。

壽友

巖嶠金門寄此身，
翛然吏隱得仙真。
何年再與西池會，
笑對桃花萬樹春。

二

層巒縹緲度雲璈，
玉露遙分碧海濤。
日出曉霞紅爛熳，
有人闕下獻仙桃。

汪園水亭觀荷同佟二公子靳吉明府張文
學于康暨汪傅二進士即席

水亭開處晚荷鮮，
水面紅橋似輞川。
賀老段師俱在坐，
可能還唱想夫蓮。
時座末工伎樂者九人，皆老供奉也。「想夫憐」原名「相府蓮」，

「憐」、「蓮」字聲之誤。

二

荷花傍檻卷成卮，
樹裏殘陽欲墮遲。
怪底新歌吟未了，
西園公子正裁詩。
佟公子詩先成。

送佟公子鍾山赴其尊大人江南行省和靳

允安韻

莫厭河亭暑退遲，
秋風又掛布帆絲。
懸知阮緒寧親日，
正是崔從出鎮時。

二

多君作賦本天才，
況復船裝書畫回。
公

子擅書、畫、詩三絕。此去登臨儻乘興，停船一
上妙高臺。

三

但向河橋嘆執袂，深憐一載對門居。
回思當日相逢處，尚有孤山道士廬。

四

白門秋到雁初鳴，落日浮雲看上征。
應念故人難遽別，雅琴休作雀飛聲。
時有鼓琴者在座。

董生杖履圖

縫荷躡葛興翩翩，帝里相逢豈偶然。

我欲邀君柳市去，杖頭添掛百文錢。

二

虎頭妙筆費尋思，雜綴衣麻並履絲。
別有示人阿堵在，青青兩眼向天時。

關中沈君爲覲親晉安值亂未達遂客死吾
越其子扶柩西歸過別挽之以詩

二

先生家世本秦關，萬里趨庭客未還。
自巫陽招謝後，靈旗長駐會稽山。

諸侯博士老平津，曾向天街振履塵。
到死難忘甌越路，先人兵備在南閩。

三

遺書萬卷好重編，有子賢名過彥先。
無數道傍虞殯者，爲君時誦露晞篇。

同姜京兆寓繆修撰園吳江徐崧枉過闕候
有詩見謝依韻奉答并以代訊

名園書鐫不曾開，門外輕車碾綠苔。
自失呂安河上去，從無太守雁門來。

二

梅花初發武丘東，兩度尋君古寺中。
聞道談經曾不住，我來何處載鄒筒。

沈篤人母陶太君壽

錦帔垂垂冒繡旒，宮袍初試舞來遲。
遙知綺席傳觴候，正是泥金報喜時。

二

朱門日啓勝朝霞，流水街填畫轂車。
一自春風張錦幔，滿庭開作武陵花。

三

東皇西母鎮逍遙，長見青裙戀翠翹。
只爲金門饒曼倩，當軒奏白雲謠。

題李木庵太史早朝圖

宮鵲初飛曉禁開，常參班裏幸追陪。
枝樺燭籠烟近，認是蓬山李嶠來。

二

金華人直早涼時，長探牙笏索口脂。
今日畫圖相盼處，教人頻詠上官詩。

藩伯李公從貴州遷浙于其初度飲次賦呈

四首

從違馬帳一趨丹，羅賴朱旗相送難。
何悟紫微環照處，重開行省到臨安。

舊以方伯爲中書行省，名紫薇署。公初從杭遷黔，故云。

二

屏藩高啓浙河清，河上應留三過名。
當日驛樓題詠去，到來惟有碧紗明。

三

槐堂相憶嘆華顛，建節龍番又七年。
圖就五湖還有待，鶴飛莫近畫筵前。

四

鈴閣斜臨湖寺東，兔葵長掩壽王宮。
祇因前度劉郎在，尚見桃花雨後紅。

時予同門生傅、汪二進士在座。

丁禮部舉子

茗華終喜出藍田，隔巷忻看佳氣連。
爲赴葯園湯餅會，桂枝先發巷門邊。

二

莫嫌三美不同期，老蚌生珠尚未遲。
不信蟠桃須晚熟，請君一誦播州詩。
劉禹錫

贈樂天詩有「海中仙子果生遲」句。

東華門遇瞿庵和尚感贈

蓬池萬頃接天開，曾作紅樓大辨才。
卻自曇摩歸汎後，謂平陽也。禁林不見此
僧來。

二

東華日撲軟紅塵，雪後長思鑑水春。
忽對沃洲山下客，恍然身遇故鄉人。

題方山子畫像冊頁

十年相憶在江湖，讀盡樵雲百種書。
方山所著書名。今日相看同一笑，南高峰下舊
精廬。

二

一卷楞伽石上排，日高雲影落香臺。
分明一個方山子，畫作維摩人座來。

題張鞠岑吏部年伯採菊圖記年

淮干一別意惓然，十載相思會面慳。
何事虎頭纔寫照，便令張緒記當年。

二

先生高卧在東山，乘興東籬採菊還。
此日旁求遍天下，有人圖畫入崑間。

三

東湖九日共題詩，座滿黃花酒滿卮。
畫裏不知年歲改，看來猶是醉吟時。

題丁灝秋江獨釣圖

秋風嫋嫋竹竿長，紅蓼花開傍夕陽。
一自洞庭垂釣後，至今不復咏滄浪。
先生新從南嶽還，故云。

二

七里灘前楓葉紅，桐君江上釣臺空。
身爲鄴下文章客，也着羊裘卧澤中。

送黃徵君虞稷喪母還里

黃香辭辟不嫌頻，只爲高堂有老親。
誰道徵車二千里，頓亡帷舍百年人。

二

北闕何須再上書，見星前路舍臯魚。
聖朝教孝原無極，忍使臯臺吏倚閭。時有謂
微君宜疏辭，故云

三

寒風梢械下林柯，此去冰堅好渡河。
痛煞望鄉行哭處，蔣家山下白雲多。

四

生芻一束路漫漫，送子將歸欲別難。
只恨毛生亡母後，依然捧檄在長安。

易亭贈楊筠和董四瑒

楊柳垂垂覆遠汀，楊烏方註太玄經。
相過永日開罇話，能使薰風滿易亭。

二

緣城徑柳淒迷，柳下談經手重攜。
第弔忠文過茂苑，那知楊賜在關西。忠文係
維斗先生私謚，筠其孫也

平太翁初度載問，次山尊人也

芝蓋如雲棗似瓜，秋風八月桂爲槎。
原來河上神仙宅，只在懷州刺史家。

著書何必向函關，避世牆東也駐顏。
不信但看樊仲父，火珠橋下九還丹。先生所

居名火珠巷。

三

先生寄興澱溪邊，暇日長吟東峴篇。
八月秋花開似錦，萬層羅綺滿前川。

四

近見蒼英在鑑湖，閒來挾瑟且提壺。
庭前自有三珠樹，座上寧無九老圖。

高士母壽

莫問三山與十洲，長離應向碧梧留。
海門紫氣橫千尺，中有君家文選樓。上選文

行世

清防華燭接明星，七誡由來抵一經。
莫怪高堂將八十，達夫五十早知名。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齊于又字子稿

排

律即長律。又名聲律。唐取士用此體，祇

六韻耳。一

西河自抄稿名「空居」也。蓋取《長卿傳》：「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也。出游後家人又毀之，它人有存者則匿之矣。故已刻，未刻多未合，且有爲人更纂移易者。惟七律、排律二卷不甚缺畧，但別稿舊有《靈隱寺》詩，有《春雪》詩，皆膾炙人口，今又不存，則遺落可知也。

排律爲五古沿變，自宋以來排體之漸也。五古拗之排，排體調之五耳。然則排以六朝初唐爲歸，可多韻耶？此《鴻路堂論詩語》。

近體聲律盡于對偶，不能爲排，則諸體可知矣。特

初唐無多韻，自試體六韻始，至多二十韻耳。少陵增韻，且多徑露之色，他惟白傳頗充容，餘不逮矣。西河增韻，減韻皆風華流軼，洋洋自得。嘗曰：排體難精，融唐人試體，最不易到，以此爲思，則多寡輕重瞭然耳。

西河論詩嘗曰：詩必能盡其才爲妙。能盡其才，則歷情盡理，如登高臨深，難猝竟矣。古來能盡其才者三人，梁簡文、杜甫、白居易而已，李白勿與焉。李雖如神虬獨行，超然眇儔，然能語大不能語細，亦知能之憾也。予擬論註簡文、子美、香山三家詩，而時與會蹇，竟不暇逮，悲夫！將以俟後之知予言者。又曰：簡文篇法不高，長慶七律、五古真調卑格陋，然就其佳處讀之，幽微驚詫，光怪萬端，非發物理之秘，開人情之精，何以有此。世必襲宮體爲簡文，做打油爲樂天，傖父也。舊評曰：大可律詩如金市驂騑，風輝滿前。

金谷園花發懷古得春字

梓澤迴朝日，花林發上春。誰爲臨澗

客思殺墮樓人。長阪迷紅藥，連珠散綠蘋。霜條捎幔錦，露蕊落車茵。讌飲追王翬，風流想季倫。繁華餘艷影，顧盼最傷神。

送龔舍人歸湖覲省

朝雨灑行車，春江送伯魚。斑衣看外著，銀詔自中書。勝里方迴轍，高堂正倚闌。帔分清禁出，羹上太官餘。湖橋將花發，湘蘭帶露舒。黃香江夏士，孝行有誰如。

寒食夜集施公就亭分得湖字同陳二上善

高四詠徐大崇倫麻二乾齡諸子

高讌同金谷，清宵啓玉壺。餽盤存令

節，榆火散平蕪。對酒傷春暮，裁詩及夜徂。賓閒交履舄，宦達似江湖。磬筦沉官閣，鞦韆記客途。梨花留醉看，莫聽樹頭烏。

賦得秋日懸清光換韻

何堂曰：換韻非題中韻

也。他做此。

帝顓司秋肅，陽烏啓曙新。三竿懸有象，萬里淨無塵。炤壁融丹粉，流波蕩水銀。孤光迴暑氣，涼影動蕭晨。但得清時馭，金天轉輪。

大將軍西伐詩

萬里絕塵埃，將軍天上來。聲名驚外域，節鉞授中台。司閫三軍命，分符七校

才。熊旗收勅勒，猿臂射輪臺。日暗刀如雪，沙空鼓似雷。巡山宵擊斗，度隴晝銜枚。戰急前軍集，行遲後命催。霜高兵氣肅，風落陣雲開。紫塞秦城遠，黃河漢使迴。西征看略馬，定爲取龍媒。

顧茂倫評曰：結撰超卓，排撫精融，行跌蕩于密麗之中。凡意境氣調，深淺開闔，無不從容入妙。此等詩，謂非沈宋不可也。又曰：西河排律，篇篇精警，真絕人之事。

宿東明寺十二韻

寶地棲靈異，香臺枕翠微。龍銜秋雨過，客共暮雲歸。一鉢留殘篆，雙松曳落暉。蓮開太子座，草長遠公扉。秋老蟲爭響，烟寒鳥自飛。堦前翻貝葉，樹裏掛僧衣。寺古鐘鳴早，林深人到稀。榻懸新莞

簾，燈暗舊紗圍。鐵杵時誰舉，金裝夜有輝。尋真思未冥，入道志多違。潮湧來仙梵，霜空得妙機。可憐漂泊久，暫此一皈依。

梁園感懷

才子蕭條甚，乘春游大梁。草青連日暮，不見舊賢王。荒甸傾朱榭，長陂秀綠楊。天寒剛灑雪，人去幾經霜。上館開樽冷，平臺射兔涼。諧文跨漆吏，雅賦待鄒陽。汴水開河淺，鄢陵去路長。曜華宮首望，何處不蒼茫。

寄大聲徽之桐音南士大敬憲臣代書

避地家千里，懷人思百端。鄉關春邈

邈，郡閣夜漫漫。馬走時依棧，鴻飛敢漸
磐。貧交投趙勝，曼語報任安。卻載辭秦
使，操兵謝漢官。舟車窮兩越，書信斷三
韓。謂塞外諸君。旅婦縫衣綻，江漁解劍寒。
東亭悲聚散，北斗望闌干。海濶從垂釣，河
清好伐檀。授詞當尺素，反覆道加餐。

吳宮教美人戰試體旅悶效作

名將觀兵略，賢王試女戎。陰符先闕內，
秘計定宮中。金甲擐衣紫，瑯旗捲汗紅。攢
眉羞畫戟，錯步笑彎弓。魚貫看難列，梟刑豈
待終。軍前娘子隊，端賴霸圖雄。

夜到真州

旅泊驚銷夏，江行人早秋。涼風吹甃

社，夜月上真州。露白沙俱淨，潮來水自
流。燈檣圍翟賈，酒市記秦郵。瓜蔓橫江
步，簪花映石頭。女郎歸浣浦，太子去書
樓。野鵲棲前渡，飛龍過此洲。只憐亡楚
客，吹笛尚悠悠。

登汴城即事

不作名王客，徒深公子情。烟花三月
暮，一上大梁城。舊苑樽盤合，繁臺歌吹
繁。春隄紛繫馬，午樹敞啼鶯。世鮮捐虞
相，時無救趙兵。賓師淹孟子，關吏困侯
生。亭戍層烟晚，河沙壅地平。九門新浩
蕩，四術故縱橫。士女看都雅，金錢在市
贏。繁華追往事，重與說東京。

謁嵩嶽

太室開天表，崇丘奠土中。主名高四域，受秩比三公。日月環區宅，陰陽割渾濛。歌崧揚峻極，望祀體昭融。華蓋標方嶺，金壺啓上宮。翕河承漢禪，卜洛載周工。別觀翔修鶴，層城倚大熊。藏書憑玉女，過澗遇青童。洞閉能圍雪，梯長恍御風。群山咸拱嶽，萬歲自呼嵩。槐弟封堯爵，萑羊採少翁。浮丘閒駕羽，子晉妙吹簫。石洒龍精白，崑花鳳首紅。烟霏春渺渺，水滴午淙淙。虛壑涵深鑛，空梁拔斷虹。天關應再開，帝座儼相通。險塞分河內，靈祇屈岱東。神京懷舊服，終占賴攸同。

廬山

崢嶸東崑勝，蒼茫南斗間。倒傾彭蠡浪，雄出豫章山。駭谷驚難度，奇峰秀莫攀。星光流電閣，日影上天關。石鏡懸孤照，屏風疊九環。蓮花開社白，杏子墜林殷。雁陣迷遙渚，鵬垂暗大寰。分流遮七澤，越嶺控諸蠻。雙闕游來迴，三宮望去閒。陶潛真遜客，匡氏本仙班。赤豹司金鎖，青猿獻玉環。危梁跨兀兀，飛瀑下潺潺。剎轉金輪扇，巒封錦石斑。清飈迴一氣，散岫簇雙鬟。吳楚區分大，乾坤到處艱。幽棲能託跡，應見白雲還。

慧華嚴寺後院

既入三摩地，還尋不二禪。長林分化域，高閣會諸天。橋壠成香徑，松門倚翠田。龜趺留篆小，龍女抱花妍。紅網穿殘日，黃金布昔年。臺端翻覺藏，湖外恍迷川。龕石瘞唐祖，廬峰景管賢。無心常擊磬，得語自忘筌。衣敝猶懷寶，盤空不施錢。開垣看綠樹，赤地長紅蓮。南郡饒新刹，西林續舊緣。晚鐘相繼起，歸路夕陽邊。

戴山寺

東晉千秋宅，吾嘗思右軍。南朝四百寺，汝以奉龍君。灑墨飛花雨，清談起佛

雲。名門成雁塔，道士戀鸞群。白社前賢散，烏衣隔巷曛。此山嘗採戴，歌苦不堪聞。

黃剡知評曰：對起駘宕甚，只十二句已備極風流之致。

南鎮

古鎮封東越，名山表會稽。周官頒令冊，夏禹錫元圭。丹殿憑崑迴，紅牆入路低。天關懸畫額，地勢控雕題。代遠圖書杳，雲深竹箭迷。春還尋秘蹟，長望草萋萋。

黃甫及鴻臚書院前竹

修竹映虛堂，菁蔥入座涼。筍多緣砌

隙，枝曲避檐長。日影移紅幔，風梢出畫
牆。連苞如洗露，剝粉類彫霜。近榻繡書
靜，穿林度酒香。徵歌宜夜色，高嘯動秋
光。葉密藏鳩雀，花開待鳳凰。由來江夏
郡，清絕勝瀟湘。

憲臣招飲曙寅園萬李樹下

萬李白皚皚，雙樽啓白醅。地從瑤海
入，人似雪園來。樹密盤根遠，花繁帶葉
開。彌天遮作幔，點地便成堆。綺勝隋堤
絮，光浮庾嶺梅。霧深剛五里，風舞必千
迴。過鶴憎裙黑，拖鵬愧色灰。坐迷雲母
榻，持晃水晶杯。觸席傾烟粉，沾茵襯土
苔。日明斜欲炫，暮色緩堪猜。衣晚添綿
著，賓稀待月陪。香隨銀甕倒，影共玉山
頽。漢將緣蹊集，王公棄道戕。華林能夜

宴，應見謫仙才。

紀使君生日

良牧驅熊旆，仙郎授虎符。檐帷褰上
郡，竹馬候當塗。星曆迴珠斗，春冰飲鑑
湖。百城尊巨守，八邑啓鴻圖。假節平戎
莽，揮錢減榷酤。^①豐年饒比屋，佳日洗行
厨。介壽關公酒，傳籌玉女壺。庭鸞翔獸
檻，車鳳綴魚珠。家擅千秋雋，仙留九節
蒲。攜將生甫誦，聊用當歌呼。

贈何仍炎舉秀才入軍

玉靶角弓弦，終童正妙年。一人安用

①「酤」，原作「醕」，據四庫本改。

敵，萬里竟爭先。投筆驅戎莽，披圖識陣田。風號雙躍劍，雲滿五花韉。用世書生貴，趨庭孺子賢。茂才因國舉，燦曰：《晉書》逸少國舉。驃騎是家傳。朝氣能懷組，秋期早着鞭。蓮花開處舞，楊葉望中穿。秀士思稽穆，從軍憶仲宣。他時隨定遠，攜我記燕然。

二

少年懷大志，慷慨事橫行。弱冠羞垂帶，乘時願請纓。鳳雛分片羽，驥子起長鳴。納履聞三畧，傳經諳五兵。張良如好女，杜預本諸生。淬劍流波動，彎弧睡石驚。樽前飛疋練，花下解重英。矍相曾觀射，輪臺早勒名。贈鞭豪士氣，貽珮故人情。率土非忘戰，遙天尚輟耕。烏衣兒輩

在，此去定專征。

殘月如新月試體

仄景連晨發，幽光類夜闌。女驚粧罷拜，人似醉歸看。雞唱重栖峙，鳥飛尚繞竿。升階宵讀永，出渚曙吟寒。鉤曲懸相比，弦虛上轉難。羈人無早暮，一樣凭闌干。

程杓石舊評曰：只弦虛五字，殘月與新月分處劃然精確，唐人府試作遜此遠矣。況語語妍密警妙耶。

賦得秋菊有佳色

有序

九日雲起閣各賦陶句，其不得秋字，從險也。唐人試是題，有唱得佳字而承以花者，豈誤佳爲嘉與？抑佳、嘉本同，

今不然與？好學者稽焉。

九日東籬菊，三秋色自佳。金英開藥屋，玉露滴花堦。細碧攢幽幹，圓黃掛采牌。白衣慙把袖，青女笑留釵。味汎龍山酒，香盈彭澤懷。今朝良燕會，燦燦在高齋。

宿玄妙觀書范道士榻

借宿上清家，松壇日影斜。白歸天際鶴，紅掩洞門花。羽駕留雙節，玄經貯五車。春星排玉豆，晚飯進胡麻。海嶠丹砂遠，函關紫氣賒。相逢仙室秘，爲我授瑤華。

西山黃菴主下小尼師

十四小尼齡，蓮花貯雀瓶。衣裁桑眼

綠，眉掃佛頭青。禮懺蹲還立，迎人進復停。供盂盛苧績，齋板斷葷腥。身長撩幡帶，聲清憎閣鈴。問家心憶姓，無字口傳經。荒磧迷春草，閒房閉曙星。六時山磬響，愁轉化王庭。

曾退公貽西河詩曰：「東寺鐘鳴後，西山月上時。」

比來嘗失笑，爲誦小尼詩。」

聞蟬

雨歇驟聞蟬，南園欲暮天。影藏青葉裏，聲出綠楊顛。群噪當殘日，孤吟曳晚烟。互聽疎復密，接響斷還連。韻促從風急，音遙帶露遷。長鳴縹白縵，暫咽下紅泉。嘒嘒勻如節，調調沸欲煎。侍中喧墮珥，齊女嘆遺鈿。隔唱頻相應，餘嘶靜自延。鳥銜拖暎去，蟲網抱暗牽。枵腹歌難

繼，遺形語並傳。秋山悲去國，空賦螭
蛄篇。

贈東牟王弘昌

王子東牟士，能吟西塞詩。貧依漂母
飯，閒過楚王祠。妙技柯亭篠，新書蠶白
詞。聯吟秋水暮，把酒雪花時。方國推新
譽，天涯似故知。同來覺汝僞，別去繫人
思。芳甸抽青草，遙波汎白陂。登樓纔賦
罷，不忍贈將離。

河橋驛遇阿真詩

晚驛聽殘瑟，停船問阿真。十年深巷
柳，一夕異鄉人。櫓楫迎難定，衫襟認轉
親。波流縈睇遠，燈火炤愁新。石路滋紅

草，天河瀉紫辰。雞鳴開榜去，相望滿
江春。

元日登淮陰城樓眺望同黃大世貴劉二漢
中蔡二爾趾童大衍

首旦招同契，乘城眺遠空。淮流千里
逝，楚服八州雄。曲磴搖星閣，城有魁星樓，在
角樓左。層臺控帝宮。烟花明滅裏，形勝去
來中。萬瓦飛鱗脊，諸圻錯繡叢。橫欄虛
隱霧，高鐸響迎風。隔岸烽墩合，前樓戍鼓
通。天連平楚白，日射遠波紅。繞郭迴橋
櫓，翻雲翳雁鴻。丹牀憐斗粟，食邑重良
弓。魯地原迤北，吳關宛在東。升垣誰屬
耳？劃界笑重瞳。柏酒留時令，椒盤驗歲
豐。登臨能賦詠，端的藉群公。

經姑蘇作

舊苑長洲路，依然澤國東。我來秋正好，看到館娃宮。梧葉經霜白，蓮衣覆水紅。帆開婁浦月，舟趁洞庭風。鶴市憐吳女，皋橋想伯通。經年流浪意，羞向綠波中。

潤州橋懷古

落日南徐晚，秋風北固遙。連岡橫繞堞，溟海漲通潮。鐵甕鈴三楚，金陵界六朝。江關吳后塹，軍府晉時標。謝眺吟清句，桓伊弄洞簫。淒其河右子，俯仰潤州橋。

舟泛金華澈溪界至桐江道中

三年思故國，二月下新都。歌詠曹顏遠，山川孫伯符。錦沙迴細浪，繡嶺接平蕪。地闢仙關險，天標女宿孤。沿洄紆短棹，涕淚迸修塗。七里悲遷客，雙臺訪釣徒。赤亭淹處少，玄暢詠來無。漂似縈溪穀，傷如負土烏。青春隨境變，白日與波徂。那得留江郭，終當蹈海隅。

重由南浦達湖至貴溪途中懷徽之涵之昌其憲臣大聲大敬并山陰張五杉董三巖商大命說吳二卿楨姜十七廷梧姜大兆禎金二鑒史大在朋呂四洪烈

南浦逢梅雨，東行及麥秋。康郎來暴

漲，病客下孤舟。白浪粘紅岫，青天摧碧流。晴霞升似錦，曉月墜如鉤。貰酒停津館，鳴鉦度戍樓。前灘初上險，舊地屢經愁。節近懸江艾，村深見海榴。無家雙漿逝，續命一絲留。採藥迷遙磧，分瓜想故侯。群傾蒲棧熱，定集竹林幽。河朔違光祿，山陰隔子猷。連年同契濶，終歲媿沉浮。伍相空憑弔，三閭尚遠游。窮途鄰午日，引領遍芳洲。

飲陳石麟進士

名士推陳寔，留賓識孟公。良遊追洛社，好酒瀉鄆筒。檻外楓林白，盤間柚子紅。山雲歸漢北，江月下巴東。客思迷前磧，君才簡上宮。相逢饒意氣，不盡玉杯中。

飲丘象升學士賦贈

藉甚瀛臺侶，忻逢楚水陽。清樽開晚露，甲第啓朝陽。良讌同王粲，豪游過杜良。西園羅廣鳥，東井汲寒漿。伊昔金閨秀，曾跨翰苑郎。起家由粉署，幾葉授青箱。玉字傳書古，珠崖使路長。丹花尋翡翠，紅酒醉桃榔。嚴助還東越，王褒稅故鄉。書成前席語，金散橐中裝。侍寢勞三問，隨行是五常。名高枚氏里，宅近廣陵王。幸解陳遵轄，嘗披荀令香。淮流千載興，鐘鼓最難忘。

同王侯服進士歸宿下城賦贈

結轡踰河水，從君到黍丘。村前分野

醞，馬上共乾餿。問道經睢口，看山繞宿州。風號開鹿鞞，霜冷借貂裘。歸國勝王粲，窮途惜馬周。登龍酬昔願，驚蟄起春愁。紅甲花將坼，黃枝柳暗抽。懸竿逢社首，迎旆見莊頭。連坂家相比，平橋路轉幽。到門林日墜，開閣晚雲留。滿座來群玉，盈盤接庶羞。繩牀安別檻，畫燭映重樓。繁客煩芻束，憐予似水流。繁臺思遠吹，京洛想同遊。地主羈難住，天長去未休。臨歧繾綣意，爲我贈吳鉤。

過禹州呈史廷桂使君

南渡元公裔，西京國士雄。分符來潁上，領郡出天中。騶蒞韓王國，屏高汴帝宮。瞻君如岱北，贈我自山東。史曾令山東，有所貽。十載音書濶，三年夢寐通。游梁追漢

馬，過闕效童鴻。古署雲天碧，平臺花樹紅。客因公子重，禮以孟軻隆。攬舊慚秦賈，匡時識禹功。采山人比玉，加節虎垂銅。桑扈飛神爵，芝圖負有熊。弘才方入用，廉吏豈終窮。上秩需黃霸，徵車到郭公。平津饒布被，且與故人同。

春暮飲湖西署同陳二舍人沈二徵君即席

春色壓江來，招攜上署臺。青峰雲外出，紅藥雨中開。過燕迴書幔，繁英簇酒杯。遷筵如宛洛，有客擬王裴。望眼鄉關暗，驚心節序催。相逢花滿樹，不醉肯言回。

李大司馬生日

上秩兼三事，中臺重五兵。文章呈象

緯，軍政在機衡。業以山河著，人從海岱生。鷹揚猶北峙，虎拜即南行。節鉞縱橫見，甌蠻次第平。地看支半壁，國倚作長城。講幕閒彌肅，戎車過不驚。蒼頭三舍捷，赤手一天擎。樞策煩中制，徵書返上京。金輿新就駕，銅柱舊來銘。詩列申侯頌，鄉留羊祜城。衣襦猶戴德，草木盡知名。何意楓階列，仍通薜屋情。如山驚岵嶸，于水見滄溟。仙李承家遠，綏桃出洞明。千秋安用祝，史冊正嶢嶢。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姓稿

排律二

同任明府赴張弘軒州守牡丹飲席和明府韻

潘令丹花宴，裴家綠野堂。春袍青似草，午飯白于霜。是日先飯後酒，故云錦石遮修幔，瑤欄倚靚粧。叢多揚鳳彩，苞淺露蜂黃。上客題雲錦，佳人散國香。時有妓在坐當筵愁易起，惟有醉爲鄉。

和待菴看牡丹南園原韻

別院移芳宴，叢臺簇異葩。樽傾若下酒，人坐午橋花。淺暈含朝旭，分紅鬪暮霞。葉添官綬縷，瓣翦妓衣紗。翠幄香偏遠，硃竿影易斜。醉來裁麗句，誰得似任華。

霍縉雲之官有贈

仙都新作宰，蒼嶺遠之官。桃樹分三隘，蓮花折几盤。縣符星濫急，民力蔗塘寬。地僻聯甌越，山虛抱井幹。驅鯨頑自化，種秫課仍完。妙令稱強項，收人貴掣肝。才名羞短馭，家世重長安。郡本開嚴助，人如望李繁。王程方峻切，努力渡河干。

平津宅九日

高館成良宴，閒堂靜舉觴。清秋逢九月，佳節是重陽。地暖全開日，天寒早降霜。遙山楓葉紫，對檻菊花黃。菡萏裁爲幃，茱萸結作囊。登臨追峴首，蕭灑過柴桑。隔歲依淮郡，連年滯楚鄉。芳亭懷內史，戲馬憶前王。返國鷹猶擊，還林艾復張。孫嵩留屋壁，漁父掩壺漿。詎意茹荼苦，重聞灑酒香。違時乘短景，度難逐長房。座整龍岡帽，歌迴江夏牀。醉餘生感激，只爲戀平當。

天寧寺

香刹倚岩甍，瑠壇聳碧霄。石龍環勝

地，鐵佛認前朝。閣岫憑欄豁，江雲到座遙。齋鐘繁野竹，禪榻覆甘蕉。榜復先賢蹟，門停過客鑣。登臨懷未極，春雨正瀟瀟。坡曰：閣岫，閣皂也。

同諸公游豎相寺

出郭尋初地，高原隱法堂。三車懸寶

樹，徑入幽篁。竺閣圍龍象，山門繫驢驢。天神長捧鏡，佛獸自銜香。清淨真名刹，圓通古道場。唐咸通中更名圓通寺江山連

楚豫，興廢歷齊梁。妙偈祛先劫，殘碑誌太康。傳衣從善子，豎相得空王。倚錫登金檻，翻經到石牀。四禪留塔影，八水動湖光。華蓋炊烟繞，幡竿食鳥翔。籤投支遁室，酒載遠公房。灌莽簾俱碧，瞿曇面正黃。甘蕉高向日，苦菜軟經霜。萬象成虛

觀，諸賢散上方。孤鐘催晚色，歸騎帶斜陽。白霧穿林迴，青山夾路長。何年捐世網，重與載慈航。

戲聯白傅題東武丘寺詩有序

閉旅寺孤游一日如一歲。寺僧童妙喜敏姿而效吟，倣初學八比法，舉粘壁白居易《題東武丘寺六韻》，回互起對，爲上下偶，雖稍訂童句，故亦童粉本耳。武丘，虎丘也。

香刹看非遠，自呼白句靈丘到自遙。童對
龍蟠松矯矯，童呼白句虎去路蕭蕭。自對怪石
千僧坐，自呼白句寒峰七級搖。童對海當亭兩
面，童呼白句池以劍圍腰。自對酒熟憑花勸，自
呼白句臺荒恨草銷。童對寄言軒冕客，童呼白句
勿忘此招邀。自對

二

化徑行還近，童起祇園入始深。自對白句
金生蓮片片，日起玉立竹森森。童對白句寶殿
三車會，童起靈池一劍沉。自對白句塔懸天外
日，自起山在寺中心。童對白句講下呼龍聽，童
起詩成倩鳥吟。自對白句慢尋蓬島去，自起此
地好抽簪。童對白句

徐武令曰：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虎丘名句，與宋延清「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題靈隱正同，虎丘去海遠，尚可曰當亭。靈隱去江近，猶有疑「門對」者何也？楊口源詩：曾過靈隱江邊寺，正指今地耳。或謂靈隱舊臨江，全有易對爲聽者，俱不然。蓋「對」是活字，與「觀」異。且古人見得大，今人見得小，陋者不解耳。

賦得宿烟含白露示旅寺童兒

湛湛籠烟滴，霏霏墜露涵。清光隨練
合，白影散珠含。夜氣蒙瀟瀟，山滋夾彩
嵐。長林迷警鶴，隔葉卧冰蠶。望去思原
上，行多畏召南。朝陽旋欲起，瑞藹莫
忘探。

江樓望月分賦

試眺雲間月，還登江上樓。波光頻映
壁，簾捲似垂鉤。暮鵲當牕度，寒星入浦流。
憑欄愁鏡破，拂水見刀頭。吹笛關山道，清
歌胡渭州。涼秋明永夜，俯仰思悠悠。

詠春雲聯句換韻

春至占天景，雲開見物華。自來從綏氏
國，行過楚王家。寺童移草如馳蓋，綦花似
障紗。自浮車翻羽翼，嘘蟄起蝦蟆。童日暖
同烟散，風輕帶雨斜。自陽和方布氣，輪囷
望無涯。童

送兩浙臬憲移任江南

聖代推司臬，周官念準人。東南稱要地，
觀訪重台臣。外輔承三獨，中朝遣四巡。豸
庭江上啓，驄馬路傍新。夙衛思羊祜，雄藩借
寇恂。行郊曾露冕，當道早埋輪。遙海清鯨
鰐，荒城剪棘榛。四時分雨露，八越淨烽塵。
玉節移廉省，金笳起畫麟。九霄翔鳳肅，十道

使星神。祖席搖青旂，迎舟轉白蘋。舊時需似歲，此際感如春。下澤淪丹轂，鴻名動紫宸。暇游如有興，幸待武湖濱。

郡守憲朱公行敝縣枉問并召舟集呈贈

良牧光天寵，分藩澤國春。內廷需侍史，出使是王臣。舊德傳東海，華文挾北辰。褰帷行郡縣，憑軾渡江津。方岳三丘麗，陽和一道新。里先徐穉訪，人喜賈琮巡。隔巷迎干木，同舟並角巾。遙來珪璧映，那棄薜蘿紉。牛鼎仁人粟，鯨紋上客茵。白憐長附驥，不敢避懸鵝。

奉送張方伯遷少司空赴都

蕃服三年最，台司八座雄。旬宣勞牧

伯，綱紀賴共工。民賦東南重，王居中外崇。蕭何停轉餉，神禹作司空。夏上遷屏翰，冬官宅會同。南行留召父，北部返毛公。時轉蒼龍宿，身歸玄武宮。督郵需驛傳，賓從滿朦朧。車騎臨江滸，旌旗閃道中。離筵人似雨，別賦氣如虹。廷翽卷阿鳳，家懷中澤鴻。尚書元凱績，宰相李筠功。繡脫犀鞶綠，工裁雉尾紅。願從舟楫使，早爲濟江東。

上浙撫軍壽

至德生乘運，元功體應辰。司麾咨北護，把鉞授南巡。要地兼吳越，名都壓海閩。殿邦需大使，開府重親臣。召虎分藩遠，岑彭建節新。廟中方制筴，閩外暫推輪。妙術安江甸，真心與浙人。股肱來岳牧，嘯詠淨

烽塵。戟纛行營簡，戈船下瀨神。六幘齊引
玉，雙鬢尚無銀。上齒期師望，中原藉寇恂。
願言隨獻醴，長得似茲晨。

入塞

曲爲陳左軍作

薊北新班旅，關東早陷圍。秦城金鑰
啓，漢將玉門歸。龍旂朝雲捲，狼山秋草
腓。沙塵埋馬勒，風雪滿戎衣。左顧遮鵬
落，前行指雁飛。開疆舊地濶，返道故人
稀。全節還平樂，論功拜武威。普天饒戰
事，暇日定邊機。西塞呼鷹疾，南山射兔
肥。封侯知不遠，相與俟春暉。

宮中樂詞

璿臺興悅豫，瑀輦起巡游。粉黛三千

女，金銀十二樓。秦封增式廓，漢主富春
秋。西海張波幔，南山轉霧旒。銅烏棲殿
桷，玉樹夾宮溝。爪士嚴鸞衛，神仙指鳳
洲。諸王隆慶第，方士樂通侯。甲館排瑤
帳，靈池集翠舟。殿前新射覆，花裏舊藏
鉤。五柞紛馳獵，三郎醉打球。舞裙雙帶
子，歌曲六幘頭。監御傳供奉，才人換點
留。射生懸虎韞，宣賜出雞裘。宸興隨時
發，皇恩浹露流。昭陽同進幸，團扇莫
辭秋。

吳調昭君詞

詔遣良家子，更衣自下朝。征行威塞
域，寵禮賚宮僚。關吏開邊驛，單于叩渭
橋。甘泉花滿樹，灞曲柳垂條。玉輦看辭
豹，金鈿勅賜貂。寒蟾遮鬢薄，去馬抱鞍

嬌。沙裏隨鳴雁，雲中逐射鵰。臙脂顏色改，烽火黛烟銷。北度踰甌脫，南看負斗杓。星稀通夕落，草短及春燒。苜蓿宮名遠，葡萄帳影遙。愁逾當日侍，形減舊時標。上舞三朝奏，閒絃七曲調。吳聲纔一弄，雙淚落灑灑。

河亭妓席有贈得遲字

柳氏茱萸女，王家菡萏池。秋星迷渚鵲，夜色動河麋。叢鬢撩雲幔，雙瞳瀉酒卮。鈿銜山竹葉，裙裏石榴皮。善舞勝騫姐，能歌似雪兒。桐絲牽腕帶，笛孔拭脣脂。屏短眠難穩，杯深飲較遲。花欄偷照鏡，尊鼎醉翻匙。五斗聞鄉澤，千條爛燭枝。玉釵明似雪，知掛阿誰綏。

雪

朔氣銷寒日，同雲合暮天。亂鴉鳴集樹，野牧凍歸田。村旆搖風急，簷絲有霰先。梁園方作賦，郢下擬調絃。枯柳驚飄絮，遙山儼帶烟。林虛低舞蝶，衣冷細裝綿。點地融還濕，飛空斷復牽。撒鹽時密密，澁水故濺濺。閣敞填鏤瓦，牕高綴綺錢。映奩憎粉潔，貼鬢助花妍。崑玉爲崑秀，齊紈布土鮮。不憊常歲月，頓改舊山川。放眼增遐曠，渾身似洗滌。清光舒短晷，結溜挂長楊。枝弱鳩巢折，塗荒馬跡穿。層柯交愈晰，棄笠覆終圓。壁削時傾慘，篷摧屢扣舷。平沙疑炤蠟，遠塞且吞氈。候近青雲呂，歌傳黃竹篇。愁吹關隴笛，思泛剡溪船。好景懷童齒，長貧願瑞

年。酒傾三雅外，裘敝數冬前。望隰欽劉繪，登臺愧惠連。蕭條窮巷裏，誰與共高眠。

奉祝馳黃尊大人生日

杖國諸宗父，閒居百歲翁。教兒聞海內，垂老避牆東。江橘承筐碧，園花插鬢紅。倒探金簡字，時憩玉津宮。至德師鍾皓，祁年重鬻熊。崧高原有誦，長此播清風。

登宣城徐司寇山樓眺望

同張荀仲、施次仲、梅

占愚先生作

傑閣成高眺，名園接勝遊。天低宛水暮，風落敬亭秋。丹嶂橫欄聳，青溪繞郭

流。雙橋飛練合，萬井亂烟浮。翠竹迷南澗，寒花映北樓。玉臺徐氏業，高郡謝公州。洞壑棲雲志，鄉關落日愁。登臨傷極目，揮涕滿滄洲。

奉贈來十五集之給事

東省推司諫，西垣重議郎。攀龍歸舊服，鳴鳳起朝陽。獻納開青瑣，艱難引皂囊。船軍規武事，帳殿坐文昌。赤墀淪官渡，丹函反帝閭。角巾申浦楫，故第午橋莊。好遯祠黃石，尋真爚紫房。秋蘭遺楚士，暮雨詠吳娘。張湛辭朝馬，陳登對客床。談經隋五庫，作隸漢三倉。焚草鑪皆白，懸冠鬢未蒼。傳家踰七郭，有子邁諸王。庭煖花絲細，門高柳線長。屢從看鑑錄，長得近衣香。

徐徵士初度之作

陶令嘆歸去，正當五十時。偉長今著論，又歷九秋思。繞室栽叢桂，登山賦紫芝。千雲開意氣，烈日炤鬚眉。久嚮南州譽，羞傳左衛詞。百年纔得半，努力紹前期。

贈汾州董司馬六十初度

授節膺南服，驅車轉介州。百年方外辟，六十薛城侯。岸幘開金鎖，移床泛玉舟。刀傳王覽珮，琴向子牙求。渭幕緋魚曉，汾關白雁秋。蘆花生九月，三節爲公留。

吳二太保初度

中府推三事，南司近九重。青宮環衛虎，黃綺護真龍。按曰：綺，禁旅戟門也。一本作綺。神策留丹禁，天兵罷紫墉。金魚垂野葛，繡被卧山松。甲第連雲遠，雕盤拂露濃。秋堂懸桂子，朝日艷芙蓉。石匱經辰啓，金書異代封。鴻文貽顯嗣，開烈肇神宗。門映三千履，歌傳十二鐘。弟兄齊列戟，少小獨追鋒。負氣卑田叔，前籌過耿恭。違時嘗磊塊，杖國正從容。小鳳庭前下，名花谷口逢。百城圖畫裏，長對舊鑪峰。

施公視學山左歸過湖上有寄

三物開齊地，雙旌返敬亭。迎恩需北

闕，假沐過西泠。歲序逾人日，舂船載使星。鵬來雲路碧，龍到海潮青。城郭連蕭寺，樓臺出晚汀。水邊聞錦瑟，花裏集朱軒。擬過黃金剎，同傾白玉瓶。高天迴馬首，小雨阻鴉翎。望眼遮群岫，傳心有六經。幾時從泰岱，爲爾賦滄溟。

同南士訪愚山寺寓作

爲訪施夫子，因尋古戒壇。高雲橫海上，新水漲湖干。把袂風塵苦，登樓雨氣寒。五經游自載，雙鬢醉還看。佛寓分龍藏，人逢盡鶚冠。題詩抽玉簡，剔燭換銅槃。暮鵲驚喧客，春鶯待使官。只愁明夜月，相憶在長安。

奉和姜太翁虞部東池別業原韻

金谷分花礪，殊亭下水關。空簾啼鳥靜，曲渚散鷗閒。朝日穿林迴，春雲繞座還。環橋牽紫幕，倚檻見青山。綠野行吟外，蒼生想望間。幸逢開閣便，及爾躋攀。

次揚州八韻

八月隋堤柳，三秋揚子波。南朝曾作鎮，大業舊開河。螢苑銷花草，瓊臺尚綺羅。雷塘宮北舞，水調竹西歌。高旆京漕粟，長船蜀估鰲。重闔如合璧，交埭勝連珂。京口雲生晚，淮南木落多。蕪城吾有賦，騁望意如何。

渡瓜洲次宿明到高郵將達淮先呈朱禹錫

明府

北涉蕪城路，前逾瓜步州。晚雲移古驛，朝日到高郵。湖鷺翔烟淼，風鱗蹙浪流。楸榆村埭潤，杭稻水鄉浮。露重沾牕幔，烽多間戍樓。撈魚童子罾，賣藕女郎舟。蓮渚翻黃梗，蘆花辨白頭。勞歌增客思，土語亂方愁。茂宰安淮服，神君動楚謳。橫琴鳴素節，深閣卧高秋。地以蟪蛄重，人因桂樹留。登臺林下友，乞食漢時侯。余亦千秋士，來從八子遊。涼飈衰柳內，誰識過邗溝。

徐伯調評曰：連讀七八韻，恍置身于淮揚道中。

詩之神于標境乃爾。

送淮安俞使君陞禮部赴都

淮水開鐘鼓，河橋解驢驄。五年司讞吏，四十客曹郎。綬映林花綵，詞成山桂黃。仙門將戛玉，官邸早含香。驛騎搖旌旆，湖民餞鯉魴。客途無所贈，相送在朝陽。

閻園雅集贈劉昌言進士二十韻

八月正良辰，閻園集上賓。平臺張翠幙，阿閣展朱茵。過楚隨狂客，依劉作主人。敦盤貽好遠，几席見情親。踏徑通崑細，憑欄摘樹新。星枰沙嵌玉，花甃水流銀。作伎飄華琯，圍棋俯角巾。西垞銷陌柳，南汊響風筠。度曲縈三疊，飛觴轉數

巡。孝標忠譽，公幹語恂恂。促座聯瑤
壁，趨庭賦鳳麟。（今嗣皆孝廉，有名）名材跨
二陸，下食驗諸荀。石甕開重釀，晶盤貯五
辛。魚將錫作澳，炙以蠟爲薪。鼎熟寧濡
指，羹翻恐滅脣。擊鮮如陸賈，投轄過陳
遵。絳燭環瓊砌，青油卻畫輪。銅籤驚短
漏，繡被笑平津。啓讌曹公子，裁詩石季
倫。頽然徒醉倒，只有一毛牲。

陳虹縣席上作

陳海士先生以別業延客

甲館重筵容，高門駟馬來。幽欄花影
動，叢樹桂枝開。楚甸聯豪客，淮南集賦
才。熊羹浮鼎鼐，蟻跡滿樽罍。籥舞屏環
轉，歌翻燭樹迴。月華移別席，露氣釀新
醅。仲舉三宗譽，元龍百尺材。鳳城搖彩
筆，虹縣有琴臺。暫把中林臂，長留北海

杯。通家延李郭，外苑盡鄒枚。銀漢縈中
夜，黃星映上台。主賓歡既醉，吾欲咏
臺萊。

謁于廬陵作

既攬名山勝，重聞茂宰賢。文章行海
內，花樹滿庭前。江雨長隨轂，山雲自拂
絃。孟嘉從事日，劉竺入官年。縣譜方垂
楚，家聲本在燕。傳經踰魯郡，獻賦重甘
泉。綵筆雄千古，高門啓再傳。分毛跨鳳
沼，飛鳥繞螺川。荒郭皆留屐，他鄉願受
廛。每懸孺子榻，喜泊越人船。水落烹魚
釜，霜枯釀秫田。西遊雖浪蕩，東道借遷
延。劍合交爲氣，砂成令是仙。柴車真趙
壹，懷刺豈無緣。

登取亭并序

沂贛江揚帆到廬陵城下，有亭翼然。

亭下瀏水泠泠，施使君碣云：「前二年使君酌泉而亭之，是之取爾，乃名取。」又據酈元《水經注》：贛水，經石陽有金井水。廬陵，晉石陽也。俗名金牛泉。井、牛，形譌耳。或云有仙人騎牛渡水，謬矣。乃亭瞰螺川，川畔白鷺洲，橫亭勝處，妙矣。予登亭，慨然念使君，因爲賦詩。

落日秋風裏，悠然登此亭。到來雙澗白，看去萬峰青。粉堞環高嶂，香山映翠屏。章流方浩蕩，金井故清泠。引興迴江郭，探奇問水經。千秋從倚檻，薄暮喜揚舲。野寺橫天起，寒花帶露零。騎牛知渺漫，采藻想淵渟。枉渚浮螺子，芳洲濯鸞

翎。此中攜不盡，因見使君馨。

楊園聯句有序

毛甡與淮南名士作晨夕游，臘月游楊園，亭臺雅勝，友朋好合，因請聯句，環相限韻，頃刻而成。

策杖尋幽壑，攜尊渡野塘。張弼埭開楊柳幕，徑轉薜蘿牆。周麟良會迫金澗，名園是辟疆。甡步方通草閣，香已拆梅房。劉漢中合屐迴山徑，抽琴到石牀。童衍懸崖留墜雪，枯樹落寒霜。戴金瀨淺魚全伏，天空雁自翔。黃世貴平臺虛掩幔，曲閣靜飛觴。施有光對酒耽思僻，看山引興長。蔡爾趾遐心通埤垸，高韻起簷簷。世貴飲勝杯浮羽，歌豪曲遶梁。金開欄調野鶴，汲水煮河魴。衍峰轉流雲碧，亭銜落日黃。弼埭歸人爭晚渡，

夕鳥下斜陽。爾趾客藉應劉美。詞凌鮑謝
香。有光閒堂分履舄，暝吹起笙簧。鱗一水橫
烟鎖，千村帶霧藏。漢中驪駒方待駕，明月
早相望。姓

旅主人好射每邀觀飲以舒孤悶因吟爲贈

四海媿懸弧，閒看按綠蕪。銀翎拖筦
笛，金鏃綴茨菰。暗響星流急，紅標日暈
孤。專冊河朔將，穿幃子南夫。偶發皆停
鵠，單棲莫射烏。平郊還燕飲，何必繼
投壺。

奉贈嚴都諫賢母江孺人壽

華閭多賢母，黃門善養親。曾參真令
子，嚴助本親臣。夏日丹花茂，朝霞綵袖

新。麟孫東壁顯，鳳誥北堂春。仙女餘杭
酒，嘉賓丞相茵。張筵懸錦帔，千載重茲
辰。查曰：時方貽在弘文院，故有東壁句。

贈夏丞

才子方趨府，仙郎舊請纓。家聯梅福
市，人在白公城。綠草當廳長，青雲拂綬
生。客投金錯麗，官比玉壺清。遙海推龍
卧，空壇聽鳥鳴。潁陽春色轉，同有故
鄉情。

題汝南郡西堂牡丹

官閣分朱檻，名花長綠叢。深房含曉
露，修幹怯春風。薄粉勻綿白，輕衫疊縠
紅。苞藏金瑣屑，瓣剪玉玲瓏。簇葉同雲

護，留香待日融。重英欹宿蝶，曲蒂小懸蟲。傾國來宮裏，姚家擅洛中。自傷流漫甚，不敢近牆東。

寄贈姜京兆一首

首善稱三輔，雄圖啓八垓。須知天府重，應借月卿來。地轉高丘黍，庭安夾道槐。訟田留傳舍，走馬過章臺。主爵分中尉，清都接上台。張王如可繼，賴汝救時才。

聯續元稹詩三十韻一首并序

汝南蔣亭閱唐元稹會真詩，深鄙其事，并笑樊川所續不足，因謂元稹非續詩也，即其詩耳，杜則真貂之末矣。擬晚食

外重戲續之。會張杉尋予，蔣亭與金公子敬敷共留倡偶，故知所偶必愈不足，私慶生平既無此事，而占人遭逢，乃不幸偶類于是，可以爲恨。或曰：其友人有索爲之者云。

夜色隱虛櫳，杉春星度遠空。人搖牆外杏，姓燭畫水中龍。暗理雙纏錦，敬敷曾挑百尺桐。長顰拋鏡靨，姓小語隔屏風。擷珮思公子，杉裁詩付伎童。柿奩香襲襲，姓花路影濛濛。鸚鵡窺金鎖，杉鴛鴦繡綺櫳。慵粧疑宿蝶，姓拾帶儼垂虹。欲度迷蕭寺，杉相期在上宮。似曾邀代北，敬敷原未嫁湘東。翠鈿殷勤卸，姓瑤環宛轉通。愁聞金釧落，杉嬌藉錦衾蒙。皓月穿丹楹，姓香雲散綠叢。橫波流枕顙，杉微火住薰籠。怯甚衣頻攬，敬敷啼時粉自融。馨含江芷細，姓蕊拆露桃豐。靚飾方留臂，杉朱欄宛在躬。河流猶

灑灑，姓曙影漸龍蔥。桂樹停輪久，敬敷蓮花
下漏窮。窓雞號不斷，姓園繭緒難終。何計
酬良會，杉無言是隱衷。褰回簾額淺，姓結
去縷心同。寶篆消寒獸，杉明螺觸暗蟲。高
唐風乍霽，姓遙海日初曛。帝女還湘浦，杉
靈妃返岱嵩。庭莓銜履碧，姓溝水墮脂紅。
汨滴徒滋草，杉腸迴似轉蓬。填橋思渡鵲，
姓別曲有離鴻。夢斷知難續，敬敷波長豈易
冲。綿綿千載恨，杉長在此宵中。姓

單學博七十有贈

至德標荀里，高名著鄭鄉。徵車花滿
路，書帶草垂堂。鳩女安瑀杖，蛇魚象繡
裳。諸生虛李謐，有子對陳亢。七十稱中
壽，姓公憲上庠。白今耆舊傳，不獨在
襄陽。

來母孫太君初度

南牖朱鸞啓，西王綵鳳飛。母儀傳錦
輓，官誥出金扉。篋理樞臣疏，庭披柱史
衣。八龍皆令子，七誡踵賢妃。叢樹羅青
桂，新枝擷紫薇。其孫膺秋薦，季子新受舍人忝
隨榆舞後，稱祝敢言違。

沈九秘書典試江南于撤闈日邀予過敘率

爾有贈

聖主求賢詔，名都選士場。人間朱雀
里，天上紫薇郎。盛事追嘉祐，高文領建
康。方山占地氣，斗野辨星芒。棘舍軍旌
赤，風簾官燭黃。鑠成監試局，判就至公
堂。置酒楊家第，栽花陸氏莊。先茅酬白

季，上駟賴孫陽。獨是淹蓬輩，曾經共板床。多年忘撤幕，無計誦阿房。孰意裴君舊，能憐劉子狂。樽前疑夢寐，宦後惜參商。是地逢龍躍，彌天看鳳翔。後車涼日度，別幕錦雲張。綵筆披南國，朱衣戀帝鄉。暫將邀笛處，私挹令公香。

重過任四辰旦書館因憶王十六先吉韓十七日昌並于此館同受書家兄門下今三君皆先後通籍而予獨羈遲于此徘徊睹觀遂有斯詠

楊子居猶在，黃公壚已非。故人通籍久，游子到家稀。幾度移書幌，重來訪釣磯。花前低置榻，竹裏暗藏扉。綠水圍丹竈，青苔繡石畿。時乘爭獻策，夜讀記添衣。北面師盧植，東頭坐陸機。回看著書

處，唯有暮雲飛。

黃母生日

山鳥飛烏鵲，河魚躍鯉魴。中間生左妹，有婦比周姜。擷佩湘東碧，從夫江夏黃。起家膺隼羽，入陛擊貂璫。黨錮成王國，靈均返帝閭。黃忠端公死璫難覆巢餘破壘，漆室置懿筐。窺壁知名士，張帷助小郎。最憐懸帨節，猶得傍端陽。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

蕭山毛奇齡字齊于行十九稿

排律三

從大江口將入石頭作并寄金二公子敬敷

北瀆新軍府，南維古帝鄉。波濤連楚越，形勝在齊梁。紅寺浮江濶，青山出岸長。磯搖飛燕子，風便逐龍驤。鉦鼓來吳會，宮臺入建康。曉雲生海谷，秋雨過帆檣。吹笛邀桓叔，揮兵想顧郎。石頭方在望，對此轉茫茫。

汝南金太守席書事一十二韻不揣下里同座上諸公和得東字

別幕連雲起，高軒傍晚通。樽開官舍北，客至日華東。飲勝追河朔，游歡過鄴宮。瑤欄翻藥紫，甃井墜榴紅。葵煖烹鳧汁，漿寒漱馬瞳。行厨藏竹裏，置席在花中。几潤衣沾露，檠欹燭有風。翰林清作聖，太守醉爲翁。弦下開新照，梟成得故雄。時曹學士博投得六緋興能追庾亮，序已讓王融。擇木飛宵鵲，談冰愧夏蟲。當筵無好句，空道和儀同。

贈曹爾堪學士

鄴下曾傳賦，淮西始御車。視餘金殿

草，載滿玉除書。過日看華省，浮雲蔽直
廬。夜郎流李白，茂苑病相如。慢世悲持
戟，隨時避接輿。東堂猶喚鵲，北海定遷
魚。紅藥吟真好，黃童記不虛。學士強記，過
終身不忘如何相對晚，此地詠茹蘆。

奉送張使君之任和韻

皂蓋江城守，青衫水部郎。手攜工市
劍，腰有會稽章。旌遠翻逾赤，堂高望正
黃。蠻鄉需教化，漢制重循良。馬竹遮秋
嶺，鞭蒲出晚塘。使君千騎去，從此向
東方。

呈郡司馬孫使君

才子生虞阜，郎官使越州。家垂吳地

志，名在晉陽秋。岸幘爲司馬，操刀佐解
牛。高牙分建隼，廣路待鳴騶。綵筆題江
館，青山映郡樓。辟來書笛弗，詔下賜緹
油。宦蹟先甌末，鄉思近石頭。治中雙驥
足，身外一狐裘。鳳德原卑攬，魚珠豈暗
投。避讒違衆女，遊說及諸侯。就道時觀
海，還隣暫首丘。孫陽纔一顧，何以慰
驂騑。

過訪無錫縣吳興祚明府有作時已遷行人
將次赴都

上宰當初試，延陵第幾傳。起家由北
海，劇邑近南天。人地踰彭澤，君才過潁
川。銅章新長吏，綺里舊神仙。客履懸珠
日，軍儲散錫年。種花官道裏，流水縣門
前。吳女爭桑訟，參軍賣蔡眠。校開通市

塾，稅起傍湖口。碧鳥長啣綬，青蒲好製鞭。鄉亭方執板，廳事早揮絃。徐穉南州榻，袁生下渚船。宴修單父鱸，俸割沈郎錢。天子神爲眷，行人命稍遷。題名金柱石，典謁玉階邊。求友曾遺紵，懷君似攬綿。愛餘中浦樹，清乞慧山泉。過艇留吳芮，登堂拜薛宣。井桐看翥鳳，溪葉笑懸蟬。坐列尚書席，馳觀太子牋。只憐華省彥，對客尚烹鮮。

別閔衍

官舍聯吟早，閒堂對酒濃。汶陽歸未得，安邑去何從。過市偕仙尉，尋山到麗農。青裙縫薜荔，錦柙繡芙蓉。日下迴鳴雀，天邊老卧龍。別君淮蔡路，愁思轉重重。

送夏明府之任西和

結綬遷龍峽，除書出鳳城。家人留傳去，縣吏到門迎。遶郭春田坼，前關曙鼓鳴。彈琴邀子賤，酌酒送淵明。餉婦攀車輶，翔禽擁旆旌。橫雲飛鳥過，就道典衣行。隴水天邊杳，淮山雪後晴。未昏官堠靜，到日印床成。亭下辭孫楚，筵前醉禰衡。秦州回首處，應看柳條生。

呈郡別駕張公

寵命銜方國，雄詞播海溟。人間推別乘，天上見張星。驥足方行地，龍門恍建瓴。題名來鑑曲，載酒過蘭亭。畫戟朝看下，嚴關夜不扃。銅符分作瑞，玉海著成

經。攬德同威鳳，希光及暗螢。萬間垂棟宇，一道倚簾簷。赤日堪藏簡，黃絲待勒銘。錢投江水白，案繞郡山青。龐統多聞望，王祥富典刑。大臣親吏事，強半在僉廳。

沈荃明府治西平有名欲往從之不果值予

南還以縑紵見貽因寄并謝一十二韻

每念郎官重，因思陶令賢。長人唯省事，出宰已多年。舍樹平鄉訟，收茅作稅錢。香分樂社酒，清聽武城絃。鼓角弛亭下，兒童戲縣前。閒看飛雉過，病藉落花眠。君治雄淮服，吾行去楚天。將尋青草渡，願賦木瓜篇。望去雲山隔，貽來縑紵鮮。感深螺翅澤，思殺灑陽田。故國鱸方美，高枝鳥自遷。他時稱八友，應附隱

侯傳。

譚開子曰：藕庵以撫字致疾，其在西平，畢力休育，民賦未完，即肩茅束苧纖悉收抵。詩中所稱，實錄也。昔人以催科政拙爲能事，今不得矣。能于此際勞心，便成撫字，此實今人勝古人處，不可不察。

奉題孫藩處士卷子

偃卧方遵渚，風流似過江。家居推第五，國士竟無雙。草際藏珠賈，花前啓玉缸。千秋垂卷軸，三十棄旌旌。履宦兄如渾，其兄爲孫沂水使君躬耕人姓龐。學成王佐器，何必待爲邦。

郡太守平寇有贈

畫戟開中府，朱旗展外隍。威行三郡

藥，兵勦九秋霜。杲日橫江浦，妖星隱暨陽。
牙官環綵幕，田馬耀金裝。露冕專師祭，單車典教場。
股肱營地遠，黼黻陣雲長。虎翼交鸞彩，魚鱗擁雁行。
紅巾朝授幘，斗米夜舂糧。東海依滄薛，西堂紀穎黃。
干城真足寄，慎固在封疆。

大敬宅牡丹

江上棲賢里，城南處士家。春風三月雨，晚日一欄花。
覆地垂枝重，當階散影斜。叢苞含粉絮，卷蘂蹙衣紗。
葉潤沾黃蝶，臺空落紫霞。早涼丹蒂合，晝煖碧油遮。
清興同欣賞，閒情任麗華。誰言招隱地，定爲詠蒹葭。

少與包二秉德蔡五十一仲光沈七禹錫爲鄉遊道古論文視若兄弟今包二死十四年沈七死十八年矣獨蔡五十一與予居人間世予又瀕死道路曩時交游文章悉亡兵灾憶包二尚存集數卷未行世予泊舟餘干城下爲賦此詩

向呂游河內，陶劉散澤濱。十年生死路，萬里去來人。
抱痛同沾酒，虛懷薦負薪。繁花孤館暮，宿草隔江春。
司馬無書上，黔婁到死貧。吟懷舊賦，涕泗滿青蘋。

亡劍篇哭姜坦

并序

姜公子珪買兩劍牝牡，以一佩弟坦，一比神物也。予出游，公子珪攜寶刀并一

西入晉陽，坦年少爲天帝召去，悲乎哉，莫邪安在耶！予傷公子之死，有似亡劍。二月初九日泊舟南昌府豐城城下，感華事即傷公子之佩一劍以死，亡鐵英也，著《亡劍篇》。

越國有神物，干將與莫邪。霜鋒飛毳羽，寶鏹泛蓮花。龜繆爭三楚，龍阿聚一家。陰陽分日月，水陸斷蛟蛇。坐見飄揚近，行隨拂拭加。百年開地氣，一劍失天涯。薛燭臨鑪慟，風胡抱器嗟。鐵英傷魍魎，玉柙掩泥沙。漁父江流遠，徐君墓木賒。清霄思蜺蜺，終夜哭蒹葭。函石銷牛斗，溪銅涸若耶。豐城投汨裏，①何處問張華。

閨中春曉得量字

有敘

壚婦早起，忖夜所縫衣，有裁衣句，

揀唐試題成之耳。

五夜金微塞，三春玉洞房。梁間飛宿燕，花下理朝粧。拋瑟方收拾，裁衣再忖量。星芒銷太白，日影射流黃。昨歲收疎勒，今年徙樂浪。早行知漸近，切勿誦東光。

賦得起晚誦經遲

潮小尼師也

西院女沙彌，春眠曙不知。聽迷傳板候，起失誦經期。幔捲身還倚，壇深步懶移。漱脣看上日，開卷立多時。記慢成篇少，心慵下字遲。偶然思夜夢，坐弄念珠兒。

①

「汨」，四庫本作「泊」。

賦得鳥散餘花落聯句

暝鳥分飛後，張杉春園返炤初。枝空搖
未定，姓花落漸無餘。散毳連英下，杉零紅
逐翅虛。喧停飄去靜，姓踏久墜來徐。點絮
曾銜雀，杉鋪鱗似鱗魚。芳華誰不惜，姓流
盼轉踟躕。杉

張南士曰：此係啞題，境幽而象窄，對舉易離，合
括易複，且平韻無實脚，予與大可擊鉢爲此，頗訝
棘手。暨揀唐人詩，無語及格者，因知佳題易生暗
也。世多作者，或當一雪此言耳。

姜之璜識曰：此與「宿烟含白露」詩俱出《浮江

錄

空梁落燕泥聯句

翠幕辭春燕，張杉雕梁墜宿泥。罇花長

不掃，姓文杏舊曾棲。草腐懸絲細，杉塵銜
剩點迷。墮看銀豆碎，姓行污繡裙低。故國
盧家女，杉空房寶氏妻。雙飛何日返，姓夫
壻在遼西。杉

杜陵杜杜若會宴駱明府別業

杜曲舊名家，相逢在若耶。風生欄外
馬，水濯劍頭花。翠幕看紅藥，金尊泛紫
霞。春遲三月暮，日落半輪斜。澤畔吟陶
令，丘中戀子嗟。醉歸應秉燭，莫問早
棲鴉。

同施參藩王使君溫別駕張司刑屈明府暨
諸公游慧力寺

幕府乘春出，琳宮攬勝遙。山川開法

地，賓從滿僧寮。騶馬同獅舞，珠幡夾旆搖。樓臺橫碧嶂，歌管遏青霄。瑞竹籠烟靄，仙芝似火燒。築亭依壠樹，瘞鶴表山椒。

寺山名瑞筠，後更名紫芝。築亭是日，施公瘞鶴亭。

側樹銘 剎映銜林日，江流別浦潮。霞翻紅隔塢，花落碧垂條。嬌鳥從人語，飛絲接地颺。道心來對境，慧力想前朝。洛下追游淺，人間歲月銷。蓮生樓竟晚，草長隱誰招。遁室陪殷史，他鄉寓鮑昭。雲深歸路杳，還上使君橈。

宿雲門廣孝寺呈三公與南士分得灰字

東晉標靈剎，西王豎法臺。山環雙樹入，門傍五雲開。丹檻連峰落，清溪逐路迴。竹房懷舊蹟，蓮葉得新栽。林下尋支遁，橋邊遇辯才。安禪聞不住，妙義見如

來。石乳傳甘露，金堂認劫灰。晚風吹擊鉢，秋月濯浮杯。佛課稱三寶，吾生賦七哀。離家還楚豫，入社羨宗雷。五術超凡諦，諸緣盡聖財。鑪烟分渺漫，燈影共徘徊。齋椀擎黃葛，經筵坐綠苔。宵深鐘磬寂，相對果悠哉。

題宿道林山寺兼贈離上人

紺殿開丹壑，金臺敞碧梯。人來支遁室，虎界遠公溪。雙樹晴林迴，三天曉閣齊。龕花閑鳥雀，旛影掛虹霓。峻澗盤檐曲，明河到地低。心迴空磴外，日極大江西。講啓祥龍下，神藏怖鴿棲。香壇紫白氣，佛壁畫青泥。鐘動飛龜組，經馱散馬蹄。雁王留寶塔，魔女墜珠笄。九品分華藏，諸門斷壁題。付衣聯杼柚，掬水咒闍

黎。入夜迴廊靜，尋春出洞迷。道場雲寂寂，仙嶂草萋萋。蓮葉擎獅口，松苗養麝臍。餅深闌貝栗，紗暗罩玻璃。方井規裁納，橫梁欵杖藜。琬盂供石飯，甘露洗山壺。玄義非關解，黃拈欲止啼。殷源籤未下，願得叩招提。

途中喜從丁儀曹得周侍郎亮工分藩覆書

感紀成篇

尺素來千里，雙金授八行。丹雲披海郭，白雁度江鄉。置驛丁儀部，裁書周侍郎。高函分四庫，妙牘並諸王。起草連鈎軸，安花押篆牀。懷人從漢隴，譽我過齊梁。地隔彤騶馭，天高朱雀桁。吳臺空繫練，蔡澤未持梁。羈客逢殷羨，司農念鄭莊。二年懷袖裏，漫滅可能忘。

奉送姜侍御起復歸臺

漢制優方進，蒼生望謝公。直情完讀禮，移孝可成忠。棄繡踰鑽柳，含毫似轉蓬。思親淄水縣，釋服竟陵宮。拔棘應驅豸，無廬合避驄。恩沾春草綠，淚減暮花紅。卜子推琴縵，山濤擲土籠。巡天看擊隼，獵地待非熊。持斧三臺厲，鳴鞭一道通。星軺回薊北，祖輶遍江東。轡攬鄉關外，詩題驛路中。後車隨澤豹，下客逮梁鴻。自分漂流苦，難追行步工。送程攀細柳，書刺摘新桐。已見徵桓傳，無須憂阿戎。公還多廟建，我輩且途窮。鷁發逢春雨，烏飛逐曉風。長安應近日，從此望瞳瞳。

山樓對雨同南士桐音暨姜生兆熊得絲字

黃菊濕東籬，高樓對酒卮。窮交來魏相，賢主是姜維。幔捲侵寒早，林深入午遲。重陰垂埤堦，細雨亂罌罍。合坐秋霖唱，遙山夏后祠。登臨愁思起，時繞玉壺絲。

此曰：楚詞網戶未綴，即罌罍也。城闕俱有之，見考工記。舊誤註作屏，遂有疑宮殿獨用，非也。

秋晚新晴登桐音山樓飲宿聯句

高閣快登臨，姓憑欄敞積陰。斷雲歸遠岫，張杉斜日漏疎林。近郭驅沙馬，姓橫塘散水禽。山青絲霧斂，姜兆熊砌紫繡苔侵。濕竹流寒碧，杉叢花簇碎金。牕晴光卷帙，姓

絃燥急鳴琴。鑑水浮霞動，兆熊宜城待月斟。暗催雙樹螭，杉響起萬家碁。避俗迴青眼，姓論文愜素心。趨庭慚孔鯉，兆熊開觀啓劉歆。養澤成玄豹，杉耽書類白蟬。逢時違北轍，姓待價重南琛。道洽寧分席，杉途窮賴盍簪。頻年遲好會，姓一夕侍清吟。蘆葉吹筇斷，兆熊蓮花下漏沉。歌生披別緒，杉醉去理塵襟。雁過秋聲杳，姓星迴夜色深。山牀還似昔，兆熊應共伯淮衾。

甬東李岵源西渡有贈

十載蓬山隔，三秋桂樹前。裁留關令史，又送李膺船。倒檻呼金液，輕裝載玉篇。才名摧虎豹，家世本貂蟬。交謝填門轍，貧無負郭田。幽尋豪士鍛，醉共酒人眠。羽服來員嶠，香壇訪竺乾。將車元季

美，獻紆友朋賢。遠道班荆楚，清江採木蓮。行頻愁驪馬，歌苦類烏鳶。爾達爲廣武，吾懷是謫仙。相期棲息遠，分手倍悽然。

贈清江屈明府

百里郎官治，千秋茂宰情。嚴關雙鳥迴，古縣一江清。歲課增遙服，春田勸耦耕。揮絃存子賤，漉酒似淵明。人誦黃門賦，天分都尉城。綬連芳草結，車碾落花行。邂逅承嘉顧，周旋識令名。誰言荒邑小，已兆泰階平。

贈張法曹

特簡出彤庭，秋官一使星。子房真有學，

張釋本明刑。授第升三策，成家在二經。龍媒驚廣步，駿服負修翎。曉日涵冰鏡，春花映玉鉶。神羊游外廡，屈莢指當廳。西倚曹爲法，南行訟可聽。高才分竹傳，佐郡接簞箠。羈旅難投李，清江偶聚萍。聞聲來茂郡，招飲過芝亭。藉草連身碧，看山到眼青。天高雲白合，春去雨初零。好客傾醺醑，尋仙採茯苓。曠懷如可共，吾欲望滄溟。

集臨江黃氏園用佳字

夏雨歇山齋，清樽倚樹懷。丹花飛曲牖，碧水上空階。地僻無常客，風生動遠懷。高歌殊自遣，小住最爲佳。樓隙雲如嶂，盤中酒似淮。馳箋呼趙璧，謾語雜齊諧。遷坐踰龍澗，新莊彷彿柴。誰憐黃叔度，把臂在天涯。

遠懷詩

織錦經營短，從軍道路長。懷人傷晚歲，思伯怨朝陽。地隔新烽火，天低占戰場。閒房收鏡冷，淅井墮釵涼。有字排鴻雁，無書致鯉魴。寒風催擣素，落月射流黃。蒼水稽秦使，青陵謝宋王。城南秋草斷，隴首暮雲翔。絕塞依玄菟，空村徙白狼。深閨徒有夢，只解渡江湘。

游仙詩

避地迫遐隱，登山訪列仙。重門五府外，方駕十洲邊。蓬島環宮闕，茅君有洞天。海波傾紫液，石火燒丹鉛。授冊三門訣，分符六甲篇。雲車推曉霧，羽蓋散春

烟。芝籙長懸肘，松喬可比肩。靈童占藥好，姹女勝花妍。四序如三月，終朝竟百年。家藏釀酒甕，人佩剪刀錢。華頂成問里，淮南鑿井泉。母來桃作饌，虎守杏爲田。驅口將投杖，乘虹甫着鞭。辭家憑野鶴，遺世共秋蟬。東望招徐福，南行挾稚川。帝鄉千萬里，一舉遂翩然。

擬艷詩聯句

畫閣綠楊邊，張杉東牆度日妍。花明上巳候，世人在艷陽天。簾捲翹紅袖，商微說粧成壓翠鈿。重奩函寶鏡，杉雙帶結金錢。遙竊籠修黛，世輕雲作半肩。香生綈縵舉，微說影動步搖偏。壁煖塗椒粉，杉牕虛撲柳綿。博山時起麝，世深院乍聞鶻。凝望移雕檻，微說含情理素絃。朱枰閑握擲，杉紅版墜鞦韆。

轡。遠道思盧女，姓離宮貯絳仙。幽懷應比玉，徵說皓質詎施鉛。楚國愁窺宋，杉陳王賦感甄。最憐貽菜日，姓長憶破瓜年。蕩子曾留袂，徵說從軍久控弦。聯鑣依勅勒，杉微曲到于闐。海燕棲懸穀，姓蟠螭隱甃罇。王孫歸未得，徵說春草又芊芊。杉

按曰：楚人懸穀囊于梁，故梁名懸穀，見廣州記。

定交詩爲胡以寧方中通堵鳳蒸

異地聯車轂，雙江對酒尊。班荆逢國士，獻紵識公孫。龍劍蟠星斗，鸞吟起谷門。擔簦同汗漫，戴笠自寒溫。木落求鳴鳥，冰漸值化鯢。舊游三俊譽，端賴數君存。

宛陵汪節母詩

高節標南國，賢名擅北堂。封碑新炤日，冰鏡舊流霜。兩髦詩堪矢，千秋人未亡。銅羹蘋葉紫，庭樹桂枝黃。著誠追鳧弋，^①傳經貯蟹筐。最憐譙國裔，猶上報劉章。汪爲文節譙國公後，其孫觀進士燦孝廉遍乞詩誌。

月身牟尼羅漢詩

并序

西域伽毘羅國月身牟尼羅漢者，趺坐大航頭，夜行從寧波歸，遇姓暨從子遠公，並舟，自稱羅漢菩薩，華音朗然。時苦蒸鬱，罕風，羅漢仰視，言是富有風從

①「誠」，四庫本作「誠」。

東南向來，已果來。又言，月爺將有闌，已果有紅闌闌月邊。且言伽毘羅國西竺國稱大西天，多羅漢菩薩，結果者能驅山填海，掣風雷雨，騎獅象豺虎，衣火蹈浪，不食生熟物，即食勿禁也。其不爲羅漢菩薩者，爲王、爲卿相上官民賈商。其所居有金樓銀闕，銅鐵瑤石，諸宮臺殿堂，一由旬外，望見金光明色。耕畚六穀，巨米顆碩，具紅黑黃白四穀，秣黍薺菽無較量賈，車渠瑪瑙琳碧璫璫闕瑣伏金剛刺蜜珊瑚琉璃諸物，鉛錫楮堊桑漆麻紵等器仗，珍怪鳥獸鳳凰獅象翔行道路，有芬花異果，丹青普徧，一山延外，便聞香氣，且多李蓮。羅漢發願進中上，經歷百餘國上，凡一十萬八千零里。虎棲狼役，踰闕賓蔥嶺，經小西天回回哈密，入伊吾廬度婆息。足涉流沙界，朝五臺山，屠去

首髮。其未屠者，繞華鬘頂，有似黃雲，唐世呼菩薩鬘矣。已屠羅漢結束肩胡孫藤，搯臂鑲鐵兩羈，環金剛寶念珠子三匝于頂，所衣名達磨衣。今所衣繡偏袒，則大都統爺所供矣。懸一鏤金瓢子挹水，自諸王公卿貴人下，皆有供養。曾賜息椒園，蒙賜金錢施與，行路與牒，勿受一絲一縷，隨地更易，本國所居名雷音寺。其進中土時，日十五歲首矣。朝華一室岱，所謂朝四大名山者也。岱、華卑狹，西域人天不可望矣。今朝海不得渡，緣禁海也。都統以下軍府遣兵士護渡江，設菜菓烝饈，人各饗軍府所齋耳。指所坐航頭曰：國亦有之，其道西洋浮泥者用此舟。或詢羅漢菩薩到天童見今國師耶？不應。羅漢菩薩何耶？屈右足抵上指，右手拄右頤，立牀上作觀世音像，

又屈右手從脊拽右耳環云羅漢像，復大笑，作梵語數千言，皆不解。姓曰：「姓請從羅漢菩薩游耳。」曰：「予識子，子不識予矣。」再請，笑曰：「汝不從襄陽靈炤女兒游耶？」終不解，後撇然負藤去。

佛國名天竺，胡僧號跋陀。百年來內地，數歲見恒河。鉢有黃龍繞，經無白馬馱。偏衣裝七寶，番語誦三摩。坐向尼拘律，行爲悉達多。周天踰海谷，踏雪上岷峨。挈履隨雲度，懷輒作鏡磨。但留獅守塔，那川鳥爲窠。妙羽思雕鷲，新花記曼羅。趕將行地牯，送去聽經鶯。持咒能移物，安心便伏魔。錫飛分瘴癘，杯渡偃鯨鰲。入世三洲遍，還鄉萬劫過。中原希德士，是處有檀那。未示西來意，仍看東逝波。神州吾欲往，負杖意如何。

贈蔡山人岳陽

金匱傳神術，青囊揀秘書。桑公池上鵠，涪父漢時漁。斷藥歸林莽，懸壺向市閭。五金權造化，九鍊到清虛。杏廩朝司虎，銅盤夜罩魚。橫梁依鳳堰，小卷是蝸廬。^①爾邁淳于後，吾尋華子餘。膏肓符晉夢，湯熨去齊墟。丹訣從羅絡，黃熊快翦除。橘踦三樹鶴，苓破五門豬。蟾杵憐長動，蛇珠媿未儲。那堪司馬疾，時御濟陽車。

贛州周司理令樹回任舟次

上洛名材馭，清江司讞船。孤心懸北

①「卷」，四庫本作「巷」。

闕，薄宦返南天。好客追梁苑，移家去廩延。
賜錢周舉詔，力學少卿篇。黃鵠憑高羽，朱絲鮮曲絃。
初銷刑鼎日，重命甫侯年。郡樹崆峒外，官臺章貢前。
金灘留信宿，皓月向誰圓。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初晴稿

排律四

楊州金太守修復平山堂讌集和曹侍郎韻

東閣人何在，蕪城賦未傳。每游隋苑去，只愛蜀岡前。地擅江都勝，堂成慶曆年。風流聞舊守，登覽挹前賢。山遠平如掌，牆低甫及肩。折荷分四座，種柳並三眠。漸覺春風度，還看歲月遷。重來送原父，三過憶坡仙。廣牖通樵爨，空壇傍竺乾。賓閒甃社酒，妓散廣陵船。何幸文章

牧，方從汝穎旋。乘時聲籍甚，懷古意悠然。行部朱旂繞，尋幽錦纜牽。雲樓恢佛地，羽俸解官錢。文杏安凋檻，團花隱甃磚。龍蛇遺字古，魚鳥近人憐。翠甸宜圖畫，紅橋度管絃。同舟携郭泰，開館得田駢。我本平臺友，忻觀鄴下篇。淮西三歲別，江介一星躔。末乘陪常晚，長筵醉不先。旌麾開北府，烽火阻南天。良會他時少，高風此地偏。到來追賦詠，何似杜樊川。

從湖口入彭蠡舟次登覽書事

水國秋程澹，江舟曉樹涼。晴霞滿湓浦，破浪入潯陽。碧水葭初老，青天雁正翔。廬峰橫九嶂，星渚並三湘。擊磬聽鐘阜，懸花繡石梁。閒僧太子寺，神女大姑

塘。斷壁開連塢，流雲過近檣。洲平浮菰宅，瀨淺折蓮房。鼓角驚殘戍，琵琶惜異鄉。褰衣吹薜荔，酤酒對柴桑。高詠慚吳客，名山重楚疆。臨流隨騁望，我欲誦滄浪。

行次左蠡放船出南康已來舟中寄蔡五十
一仲光姜十七廷梧張五杉并呈施湖西

趙司馬駱崇仁何奉新諸公

流浪還齊地，蒼茫向楚隅。何時經夏口，此去是洪都。鄉信淹江雁，生涯寄水鳬。仲宣思故國，阮氏泣窮途。早歲棲中露，頻年詘負塗。書曾降故將，行獨後諸儒。才淺人爭忌，貲貧志亦愚。山蓴書有罪，梁燕語當誅。張儉將歸塞，童鴻反去吳。相君真解綬，浣女果捐軀。走險胡全

跋，昂霄尾畢逋。有家憐季布，易氏識陶朱。讌序傾金澗，詩成博錦綸。宅猶留鮑照，壻欲贅淳于。北顧空騏驥，南行覓淇盧。浮名偕草木，放跡在孤蘆。彭澤宵經縣，鄱陽曉渡湖。清秋涼襲袂，白日醉提壺。避地依五老，環波洗二孤。籃輿邀栗里，宮錦謝當塗。每念同袍士，還思舊酒徒。探書登夏穴，修楔遶春蕪。不見三秋艾，相思兩地萑。風舷時轉側，霜柳暗凋枯。虛羨雲間鵠，恒隨檣上烏。懷人難命駕，無道但乘桴。綠水愁徒涉，青天想共呼。高峰追白社，寒浦泣蒼梧。安踞洪崖室，還尋卓氏壚。無端依水馬，何處憶尊鱸。去國曾捐冕，通關不棄綯。歸裝輸陸賈，游仕愧秋胡。最恨生多劣，仍憐世善誣。涼才宜削石，暗地豈投珠。嫉翠連殘羽，摧翹及棄樗。狂書焚劄子，遺論毀潛

夫。分鮮金箱秘，情甘溷廁污。張蒼^①曆
盡，司馬^②書無。貿貿忘榮落，悠悠度曉
晡。拂龜亡決策，借箸昧前圖。愁聽歌商
女，驚看秀木奴。荒城頻鼓角，末技厭吹
竽。抱璞思俱寂，書空手自摸。羈棲同燕
雀，輾轉似蜘蛛。海濶從浮泊，天高趁遠
徂。留情追沅澧，投老近番禺。市舶諮梁
賈，^③仙山訪藐姑。過車需載輔，相替賴匡
扶。猶幸逢知己，先經宦此區。刺魚跳幸
舍，漉酒濫軍廚。兔苑嘗裁賦，龍門願捧
樞。蕪文煩嘖嘖，汎愛首區區。南楚應過
眼，章流久浹膚。固將憑永久，且復倚斯
須。飄蕩迴蓬荻，遭逢任轆轤。時方捐芋
葛，節又採茱萸。率曠知依棧，穿林念守
株。草留寒蝶栩，波逐細魚濡。多淚啼猿
狖，難行喚鷓鴣。孤懷誰告語，長望起
躊躇。

彭蠡湖達南昌將適廬陵訪施湖西途中有

寄凡三十二韻

久念廬陵勝，還爲彭蠡遊。湖天迴遠
日，山葉動高秋。星子聯迎櫂，康郎曲上
舟。溪吟過栗里，野泊近椒丘。烟塞拋魚
罩，霜籬醉酒籌。風生朝解箬，水冷夜添
稠。赭岸尋遺堞，青山榜舊郵。橋看三峽
雨，亭瞰百花洲。玉筍懷丹牘，珠泉掛碧
蔬。橋鈴遮鵲浦，旅笛傍龍湫。漢將城臺
迴，秦人洞壑幽。峰前紅嶂合，江畔綵螺
浮。鼓枻橫章口，攜書到石頭。虛名傳白
社，浪跡剩烏裘。鐵轆翔雲鶴，干將望斗
牛。故人今節度，分守舊諸侯。重鎮雄蠻

①「賈」，原作「買」，據四庫本改。

服，嚴關控上游。陳蕃推豫郡，陶侃在江州。但借印亭宿，無需襴刺投。^①人吳忻見導，避楚故依劉。浙右曾分袂，淮南值稅輶。經冬陪飲讌，首夏約過求。歷覽慚靈運，相思負子猷。因探梅尉岫，始憶庾公樓。何處鳴葭鼓，先將釋蒯緱。榻緣徐穉設，坊定范逵留。興到開仙室，文成寫古流。層臺閑繡棨，後幕捲青油。我放同安道，君廉過緒裒。草堂賢有待，蠟屐計安週。西上呼黃鶴，南行駕紫虬。此間何路達，爲我一諮諏。

自南昌踰峽江入廬陵界再寄施湖西并諸

幕府四十三韻

清江猶曲折，溜水幾回沿。甫入章中路，旋踰峽口船。回颿知幾日，看桂又經

年。時轉青山外，朝行綠水邊。周郎雄鎮下，漢尉舊城前。虎踞橫洲險，鸞吟舞岫聯。無書藏玉笥，有驛住金川。廬阜難回首，洪崖未拍肩。前程逾浩渺，上浦正遷延。疎葉穿楓塢，寒苗映蔗山。秋高雲度煖，冬近日行偏。宿草紅晞露，平沙綠浸天。石攢飛鳥毳，渦曲斂蛟涎。枉渚難齊榜，層灘只上牽。磯封猶疊壁，浪碎恍連錢。妙景紆還望，忘機醒亦眠。長征鄰去馬，偶詠效哀蟬。篷暖衣從晾，鑪歛酒更煎。霜棲尋蓼雀，水食進槎鯿。捲簾抽蒲莞，添衾愛木棉。琴聲浮浦藻，劍氣解冰蓮。寂莫匡君隱，昭靈屈子篇。丹虛慚羽服，賽起恨神絃。高德屏藩業，才名幕府賢。安危煩重鎮，優暇即神仙。地已成維

①「襴」，原作「襴」，據四庫本改。

服，民猶解倒懸。群方追嘯咏，我亦誦旬宣。獻瑟羞膠柱，剗刀痛着鉛。白當依謝尚，敢曰寄劉焉。寓擇郗公舍，披餘謝眺毡。逢迎隨浪蕩，奔走任風烟。特是忘歸矢，天涯縱轉旋。未知誰稅駕，江畔漫流連。風急愁來雁，波澄看下鵝。年華空冉冉，流水白濺濺。此處祠梅福，吾行媿魯連。孤游標鹿豕，健舉負鷹鷂。汎梗憂中斷，枯花憶故妍。天章徒似錦，莢影笑如椽。規我曾遺礎，隨時悔佩弦。寧終浮玉桂，逝欲採香荃。洲鷺漂逾白，川螺轉最圓。懷人兼寄志，游泳自蒼然。

投寓天衣寺謁乾公和尚同張五杉用宋之

問韻

祇苑開山峻，王城入路遐。層臺連萬

壑，到寺識三車。中藏遺金葉，前人誦法華。南朝傳聖果，東渡守毘闍。化雨飛千界，神天感六牙。國王呈瑞像，太子賜袈裟。代革燈彌煥，巖空覺未賒。十峰環處僻，雙澗度來斜。寶誌重飛錫，曇摩又泛槎。龍潭融佛乳，珠樹散天花。下土行多劫，非時害有瑕。周顒來不意，張儉返無家。翹首瞻獅象，甘心逐麀麇。忍將同草屨，羞復道蘭奢。詎悟依孤獨，居然啓七遮。隨時聽梵籟，是地見恒沙。蓮室仍栽竹，桑門暫獻瓜。山田過夏雨，林洞卧朝霞。勝蹟標秦望，同游在若耶。相逢留白社，去住兩無涯。

送蔡漢舒北游

我厭東歸轍，君搖北去裝。渡江梅雨

暗，入夏柳條長。寶帶蟾蜍白，金臺駿馬黃。乘時開韞櫝，利物重干將。綠草愁南浦，青雲羨帝鄉。只憐流蕩久，不忍上河梁。

早春殘雪

麗景春偏早，閒庭雪尚殘。風微融地濕，日薄過林寒。柳絮沾還墮，梨花落自乾。碧流波底凍，白見草頭癢。興盡山陰久，吹停黍谷難。暢和窮巷起，應有問袁安。

奉贈嚴都諫十韻

高座人文昌，天官駁正郎。開函勤對闕，起草靜焚香。翠殿春搖珮，青娥曉近牀。題詩留籞宿，諫獵過長楊。國士稱堯

闕，家聲在禹航。燕臺新讌會，吳地舊文章。別計開南粵，前身事孝王。依蒲通禁鎖，連葉誦齋房。讓士逾劉寔，邀賓類鄭莊。木門天上路，誰不望倉琅。

擬艷詩

東井匏瓜爛，西鄰棗樹完。苦心經藥塢，無力度桑乾。黃鵠翻雲遠，青溪得路難。秦家愁織錦，班氏怨裁絃。莞蒨承牀薄，芙蓉掩鏡殘。食禾根可共，結膝履嘗單。白帽門前杳，烏頭樹裏寒。嶢關如得返，辛苦望燕丹。

哭沈生功宗詩

時事有長短，交情無死生。同君埋草

澤，先我返蓬瀛。器大如顏子，才高過禰衡。登臨迴北顧，詞賦本西京。早歲方懷策，終年竟請纓。人間金殿阻，天上玉樓成。鵬爲長沙至，麟來曲阜行。痛心君鳥逝，轉眼我驢鳴。庭有雙親養，田無一子耕。桓譚多緒論，朱穆但空簾。屬誌羞孫綽，臨尸負子荆。今朝發哀次，何似武昌城。姜垓曰：孚先病中囑其弟乞西河誌，又貽書西河云「能如王武子哭孫楚否」，故末云。

送邑明府韓公櫬歸遼陽

蕭縣花齊落，樟亭草正凋。櫬歸遼海月，魂斷浙江潮。化鶴思華表，飛魚戴石橋。桓伊哀引曲，周勃泣吹簫。河北迎長旆，江南賦小招。如何薤上露，不與泪俱消。

螢聯句

占寺見秋螢，牲流輝映晚庭。向明還澹澹，僧成珙入暗更熒熒。點亂因風轉，張杉光凝似火停。拽來投竹路，牲旋去觸蓮屏。拂座侵衣袂，珙黏絲綴甌瓊。散縈花底露，杉添作水中星。每恨臨開卷，牲翻宜炤誦經。上方千個白，珙後夜一林青。布彩連行蠟，杉微文媿負蜨。那堪同腐草，終歲但飄零。牲

秋雨聯句

高閣雲初合，牲平林雨乍齊。聽來松葉上，張杉吹滿竹橋西。密灑當牕暗，牲斜飛入戶低。冰繩懸急溜，杉瀑布下回溪。沾翅墻

留蝶，性梳毛檻聚雞。珠銜花底泣，杉碧瀉
草頭泥。烟斂微峰露，性湍翻故道迷。斷雲
斜漏日，杉複彩曲成霓。濕鳥飛還住，性風
蟬暗復嘶。鑪閒含篆獸，杉欄捲壓簾犀。晚
炤移梧杵，性秋陰間稻畦。攜尊重待月，杉
何事轉栖栖。性

奉贈萊陽宋公分司寧紹十韻

北極中垣啓，東藩左轄開。旬宣膺八
命，節鉞近三台。漢使分章出，汾王上考
來。通侯符顯秩，重地授雄裁。繡轂臨江
潯，金牙控海隈。丹書懸宛委，紫氣滿蓬
萊。廟佇巖廊器，庭輸竹箭才。龍門留到
陸，兔苑共鄒枚。朝鳳翔雲表，春風動草
菱。南行懷郇伯，頰首重徘徊。

壽李翰林母太君商夫人十六韻

大海環銀嶠，遙天種白榆。崧高連北
斗，婺彩耀東隅。仙李函關遠，生商景命
殊。前庭吟柳絮，雅會乞蜘蛛。閱閱逾騶
馭，門闌啓豸塗。李大父爲都掌院母儀班孟
範，女史郝鍾模。案舉同鸞曜，堦陳繞鳳
雛。花塼開錦繡，粉署布氍毹。舞列金閨
彩，簪添玉女壺。漢官驚曼倩，吳苑笑麻
姑。萱草搖蘭渚，薰風起鑑湖。紱麟遺繒
纓，食鱸是菖蒲。端午後初度夜露仙人掌，
朝陽帝子梧。畫屏懸雉堦，綵國動魚須。
東觀延新籙，南山有令謨。誰傳三祝語，獻
作九如圖。

將遠行時賦得復堂堂曲一百二韻有杜陵

蔣生白魚潭張五城南蔡五十一夙喻我

意可寄觀

堂堂復堂堂，當歌祇自傷。曼聲來北

部，掩面似西涼。折竹吹生簫，燒銅作熟

簫。烏鹽新世曲，紅子舊時粧。紅子，抄作丹

的。鄴下哀盧女，閨門住泰娘。佳人稱絕

代，有壻早專房。篋底菱花鏡，江邊竹子

箱。堂深棲紫燕，車左繫烏羊。刈葛牽蘿

薦，餐魚重鯉魴。青衣爲鳥使，黃粉貯蜂

糧。宅傍丹雞井，人歸朱雀航。秦家多種

桂，蕭巷有垂楊。三豔推中婦，雙綏美孟

姜。斑斑通玳瑁，扣扣致香囊。聘出鳴珂

里，燈纏碎錦坊。渡江迎晉賸，人月見吳

剛。夾路煎龍腦，連盃注鹿腸。纖腰懸苴

珮，洗手進桃湯。假髻如盤捧，真珠用斛

量。百枝分菡萏，比翼坐鴛鴦。獸纈葡萄

錦，龜擎翡翠床。金莖盛露乳，玉草縮天

漿。帖展三花樹，簪餘五木香。搜鈿裝烏

毳，翦蕊落蜂芒。織貝剛綰脾，裁瓊似截

肪。貴官彈錦瑟，賤妾獻明璫。蛾翅塗膏

白，鶯衣寫額黃。螺紋闌幃柱，璣粟綴釵

梁。扇裏齊紈小，襦閑魏尺長。拋毬花剗

帽，度埒紫游縵。豐草迴修帶，明霞綯下

裳。流蘇雙宛轉，絲履五文章。褥合三千

縫，釵隨十二行。金鶯啼錦陌，銅雀起清

漳。碾玉安重轡，雕楹飾兩廂。承塵浮井

藻，剗土樹沙棠。雲滿留裙沼，風生響屨

廊。交歡聯屈戌，避影入清防。壁帶銜多

寶，庭懸墜八琅。牽鈴翻拒鵲，搗管叶求

凰。拊馬羞張敞，雄雞鬪賈昌。穿鍼朋桺

啓，博珥鉤藏。技士偷宮譜，神君授禁

方。春花延四照，午食近三商。窈窕還京洛，繁華過建康。^①定情河內相，好色汝南王。橘實垂遙岫，蒲生拔野塘。山螢徒熠燿，溝水漸湯湯。平虜將軍去，^②廬江小吏亡。才人隨養卒，嫖女背尊嫜。口苦茹成蓼，顏醒酒似糖。子難藏蔓草，余竟處幽篁。渺目同波漫，攀髯類戟張。丹湖遺宓氏，白芷怨娥皇。束素魚誰剖，張羅鳥自翔。南行饒夜露，東望失朝暘。寶袜拋三暈，銀河罷七襄。漢宮無史嬀，越俗擯毛嫱。巷有妃春黍，家留叔食糠。服將巾藉履，色以白爲蒼。獨鶴憎群蹠，諸鳩嫉衆芳。涼飈開暑帙，遲日實懿筐。閣下悲鸚鵡，車前泣驪驢。歲華渾未駐，歌豔亦何嘗。勝壤全無臭，裙刀不用鋼。約衿譏好楚，緩髻笑迎唐。鉗墜繩難續，珠燒灰易揚。同心分縷結，割體判珪璋。鐘鼓捐傍

舍，蠟蛸布近場。送郎黃蘗塢，辭母白雲鄉。門幾留單闔，舟無刺兩檣。登車思礪碌，唾井顧滄浪。相見中書苦，驅來司馬狂。徐娘睽上郡，宋玉絕東牆。箔鮮同功緒，釭遺四壁光。杼投機絞下，器碎酒壚傍。脂藥傾新甕，衫構掛舊桁。獻夫存旨蓄，爲客煮彫牆。草碧勝荷紵，萱紅奪蕙纓。善懷方襞積，宛步卻銀鐙。履畏擎奴子，衣嫌捉小郎。帝維張四角，詩句讀中央。頰尾游離筵，玄禽去頡頏。棄妻疑得路，眷主痛沈湘。暮雨迷神女，天星墮樂娼。寒房瞻顧兔，側室聽鳴蜩。結綺園中柳，彈箏陌上桑。懷金調故隴，蘇玉會空倉。黃鵠追陶寡，青陵謝宋康。旅葵從穀

① 建，原作「遠」，據四庫本改。

② 「虜」，四庫本作「遠」。

熟，苦李代桃僵。鳳失生何匹，熊來死可當。
持門行自健，夾轂問難忘。去故悲搖落，尋
真暢杳茫。絳芝紛外苑，紫葢折中塘。鈿覓
元妃合，酥空長史觴。扶搖翻北嶽，妖麗入
西荒。羅郁裾成霧，麻姑髻有霜。三神方汗
漫，九寡重徬徨。紉結終雙度，^①升輪且對
望。采蓮逢阿子，撲棗返王陽。上調區遙
促，中工辨苦良。可憐千萬歲，持此誦無疆。

①「結」，原作「結」，據四庫本改。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大可稿

排

律五

送周儀曹奉使安南冊弔一十四韻

星使頒雙節，春官駕一輶。恩綸綏異域，冊弔出中朝。嶺嶠飛蘭旆，闌樓見柳條。賜麟金作繡，坐馬玉垂幃。銅鼓迎山驛，香船渡海潮。宅居羲仲古，地拓季犛遙。瘴薄開泓渟，風炎近沃焦。國王行饗重，蠻女拂塵嬌。靈祝陳方譯，神歌引洞簫。饌盛瓊海貝，酒縮荔江蕉。奠幣霜鋪

紙，傾珠汨織綃。還朝酬浩蕩，歸路記招搖。沛國華文在，都鄉舊蹟超。他時歌四訖，誰敢後南徼。

賦得拈花如自生觀內家所製剪綵花作

何事深閨巧，能傳舊苑名。花從心裏發，香傍指頭生。柳線非搓就，荷衣豈織成。春風吹不定，曉蝶撲還驚。散蘂聞多氣，飛絲絆有情。翻嫌枝葉上，裁剪費經營。

上寶坻相公

坐論安公府，平章啓聖朝。開疆逾漢鼎，致主並唐堯。殿借山爲棟，樞隨斗建杓。身紆丞相紱，世插侍中貂。它俊區

事。班行絕百僚。才名張道濟，器識李文饒。金筯籌還直，彤弓賜轉昭。璿臺煢玉燭，上戍息銅鑣。階峻依辰極，門閒近午橋。登龍爭曳裾，走馬亦啣鑣。好士同三吐，寬人減八條。量能容海嶽，言且詢芻蕘。寶籙傳千祀，祥鸞下九霄。祈年諸誥在，應使勒青瑤。

滿洲中堂生日作

上宰乘元會，台司領百官。帝圖開景亳，相業邁貞觀。地接三階遠，天擎八柱寬。進銜跨殿右，正色立朝端。在昔需楨幹，先時奮羽翰。鍾靈當五際，作德兆三韓。位陟行前省，名高柱後冠。裴遵頒誥紫，尚父受書丹。日馭排雲動，星文射斗寒。雖裳加綠綬，貂錦賜黃盤。坐見諸荒

闢，真成一德歡。開疆踰鹿海，通貢到烏丸。社稷彌安祚，江山似奠磐。四征恢賅渡，一日下瀧湍。宣力舒肱股，推誠見肺肝。修鱗游善下，行馬出常單。衡直知輕重，羹和辨苦酸。憐才收駿骨，赦過傍雞竿。鑄鼎鎔成鉉，鑠圭秉作桓。勤能移苑薨，儉且節堂餐。劍重今皇錫，門弛漢相闌。生當箕尾度，歲值昂星攢。^①甲子週方始，箕疇衍正繁。觴傳衣弄綵，紱絰矢重緡。旭日躔南陸，秋花發上蘭。三青如寄祝，好傍帝臺鸞。

上巳申江修禊和任明府韻

久惜春過半，剛逢日在三。湔裙雙檜

①「昂」，原作「昂」，據四庫本改。

里，放漿百花潭。碧浪將螺寫，紅桃似酒
酣。觴傳流水曲，歌擬望江南。雨歇烟逾
斂，雲開日尚含。迴車沙漫漫，觸屐草氎
氎。寶瑟當胸豔，香錫入口甘。隔花逢姹
女，採藥笑童男。近郭生寒火，遙山障彩
嵐。當筵雙進舞，非復舊何戡。

送梁京兆之任奉天兼訊姜少京兆

峻秩遷京尹，高名過趙張。青雲連北
鎮，赤伏兆南陽。居重安如石，官清凜似
霜。玉麈新作篆，銀菟舊爲章。地入三屯
勝，軍從九衛防。渾河迴障遠，澄海度遼
長。屬國踰平壤，降番處兀良。城垂荒徼
路，廳傍故宮牆。朝日沙間白，秋花雪後
黃。通關持虎節，候吏着熊裳。王駿留三
輔，韓維置八廂。端寮吾友在，好爲寄

芸纒。

賜筆紀恩和韻

黃紙傳深禁，丹毫賜上宮。文章三館
貴，頒賚九霄崇。前史修方始，尚書給未
終。時以修《明史》月給筆札。牀聯雙櫨下，帕用
五絲籠。綵鳳題名重，筆有文犀、綵鳳、赤刀、綠字
諸名。青羊作被豐。跗含膠似石，頸截竹爲
筩。析穎堪垂露，吹毛擬旋風。澤研桃洞
碧，鋒透衍波紅。久負簪疏劣，長慚荷橐
工。編摩難按實，感慨但書空。誰望衣裁
紫，翻教珥是彤。班僚封薛稷，牆壁置王
充。嬪御頻呵凍，兒曹未發蒙。銳頭靈壽
伯，禿髮管城公。起草依簾外，生花憶夢
中。敢言金玉飾，品贈湘東。

夜飲施少參邸舍同諸徵士作

論學申公邸，銷愁阮氏卮。烹魚設僕
早，射雉應聲遲。觸幔驚槐葉，燒鑪揀桂
枝。案間文似續，少參有上宰相書，極言諸徵士寒
苦，座間索讀。欄際雨如絲。禁苑鐘傳後，天
街人靜時。徘徊紅燭下，何處不堪思。

張通政初度八韻

北斗轉珠綸，南山倚殿新。班聯親帝
座，出納羨王臣。珮委看皆玉，臺高望似
銀。受書開畫掖，司命出丹脣。雲闕爭扳
翼，冰廚善劈鱗。百年忻得歲，四坐喜同
春。平子名逾盛，張憑論有神。長庚秋正
煥，莫問柳邊辰。

恭送仁孝孝昭兩皇后哀詞有序

康熙二十年二月一十九日，仁孝皇
后、孝昭皇后兩梓宮啓自沙河，將遷葬于
遵化陵園，群臣送之者，齊集于寶家莊之
西塋。惟時龍輜乍移，鑾衛先發，曉月未
落，悲風斯起。皇帝親臨祖饋，躬奠殯
階。六衣在筵，雙帟載道。啓驚軒于宿
隧，擁蜃輅于新沙。將欲使八神警引，五
校成跡。宮紉數十列于仗內，閤器百雙
載之馬首。白親王、滿漢諸大臣暨福
晉、^①公主、格格、奉恩將軍之妻，皆俯伏
輿傍，哀號道左，天慘地裂，山鳴雷動。
咸思仰攀黃帷，俯挽朱紼，盼輦綸而莫

①「晉」，原作「巾」，據四庫本改。

速，駐鸞蹕以何由。因祇送編軸，私抽彤管。下述恩情，上頌懿德。恭惟我仁孝皇后，位正宮闈，教先嬪婉，紘綖既組，種稜是親。乃以璇宮啣燕之姿，當茲畫棟盤龍之日。六驄馬上，長輪繭御筐箱；百子池邊，早帶高褱弓韉。廼生殷于癸乙，人望流星；暨誕啓于辛壬，母先化石。飾椒塗于天上，展蘭殿于雲間。亦越我孝昭皇后，進承璽玉，繼賜褱衣。重看貫月之輪，真是倪天之妹。長秋宜配，有司將玉輅迎來；皇夏堪聽，命婦用璫衡佩入。聽雞鳴而警日，馭翟衛以朝元。崑山和麗水，頓見前碑；璧帳與金根，竟成晏駕。兩度皇情之創痛，六年臣庶之哀思。雖揚雄之誅漢后，麗筆難傳；即錢起之挽貞懿，徽章未罄。恩留府事，無須莊憲慈仁；化起宮人，不數長孫節儉。

遂于上軫旋幽之際，抒此左言敷善之情。收曰黼筵在御，仍修念詞；庶幾旒旌當前，還同振鐸云爾。

梓禁分行帟，椒塗引去輅。祖成雙殯啓，后出百靈從。壺德無先後，喪儀備吉凶。鳴鑾頒五校，拂翟謁諸宗。鹵簿迎朝旭，陵園建上冬。連年停纚綵，一旦轉碁礮。路饌唯三獻，泉臺尚九重。靈幢遮蜃飾，禮服覆鸞容。扇導當乘鳳，車臨儼濯龍。環山圍畫髮，配地捧黃琮。寶獸如雲擁，金蠶向日鎔。朝官呼械械，命婦泣淙淙。妣喪真堪痛，嫗賢豈易逢。人方師儷淑，史已誦偕雍。纘女承先妣，生商賴有娥。脫簪弛髮髻，鳴珮聽琤琮。曉月移蘭殿，悲風起桂茸。姚墟餘舊德，華渚式前蹤。兩組傳旒旒，雙函閤冊封。笳開金簪策，鑑掩玉芙蓉。藻輦終辭載，桑壇久罷

供。渭橋哀舉紼，長樂厭聞鐘。虎衛嚴中
馭，蟾光掩下春。心纏河畔草，目斷道傍
松。製策踰齊敬，題碑羨蔡邕。誅詞懿未
盡，歌挽痛安庸。林露銷青薤，軒星入紫
墉。英皇齊駕去，盼煞九疑峰。

翰林院掌院學士生日

丹地掄才子，朱衣引近臣。天威嚴咫尺，師表動班隣。位列槐廳長，人從香案親。百年昭黼黻，早歲掌絲綸。鷺集堂皆玉，螭盤印是銀。錄裁時政切，史總大綱陳。祕記唐司馬，微文漢獲麟。囊中瞻海嶽，柱下見星辰。北苑黃花發，前關紫氣新。集賢能祝歲，安數曲江春。

甘霖應禱恭頌二十韻

四月分龍少，三農望歲長。汗邪曾未
溉，雲漢久爲章。少女吹難定，司巫舞欲
狂。天無升濟意，人鮮賣雷方。聖德同於
穆，精心感顙蒼。爲壇供太乙，酌酒禮東
皇。郭北祛燔幣，街頭禁暴狂。朱絲縈漢
帝，金鼎告殷湯。雩祖分壇碧，祈官入幄
黃。甫看浮蜥蜴，頓見舞商羊。有渰啣衣
起，流雲作蓋張。衝泥成畎澮，鞭石勝江
湘。仗濕甘泉潦，盆傾洞府漿。不稂歌帝
力，多黍祝神倉。洗甲傳荆楚，停囚在洛
陽。春秋曾誌喜，宵旰已如傷。忝御諸司
嚮，言觀占太常。雨來慚束皙，苗去笑京
房。林翳遙山色，花漂上苑香。須知畿甸
廣，從此慶茨梁。

寄祝董太史尊人七十

東國衣冠在，西堂几席連。千秋雲伴侶，七十地行仙。肇氏來千乘，通儒繼廣川。晚能遺世寵，早爲領時賢。遠道迴車轍，長橋理釣緡。才名齊顧劭，干請卻任延。庭有三珠樹，園藏九疊泉。膝前看鳳翥，物外得鳶鶩。花石新探乳，蓬池遠獻鱗。數從金簡發，書以玉杯傳。嶽降逾良月，林居獲大年。群瞻華髮曜，屢舞綵衣鮮。家餉餘杭酒，門停甫里船。一觴遙寄處，敬誦白雲篇。

秋夕周金然編修招諸名士集張氏園分賦

得銀漢倣唐試體以題爲韻

顥氣經秋肅，衡潢入夜新。周天雲作埽，倒地水無垠。風逐蟾車度，波從鵲路堙。低垂千尺練，斜嵌一條銀。輦下星辰合，筵前瓜果陳。南皮高會去，何減汎槎人。

又賦得白榆

商節司青女，秋山下白榆。月中看去靜，天上種來無。蔭久門成列，鑽還火在膚。危巢飛赤鵲，夾巷壅青蚨。赴社歡俱集，眠牀嬾未扶。鄉心千萬樹，總向酒中攄。

喜遇王二光祿有贈

我愛王光祿，同居幸比肩。學成苟況日，策獻買臣年。石匱家如寄，金門吏是仙。大官留熟釜，好客散饔錢。歲共登朝履，人懷剡船。他時醉春酒，相待鑑湖邊。

上李相公

相室開三運，師臣總庶官。紫薇長啓曜，仙李舊能蟠。天子尊伊陟，蒼生倚謝安。鴻文標正始，嘉績邁貞觀。位極平章府，名通泰乙壇。君臣同德易，父子上公難。韋笥傳來久，虔刀佩去寒。迂衡真穆穆，尚父白桓桓。職衮將絲補，堤沙共黍

搏。山河排作繡，日月捧如丸。麟擾黃扉外，鸞迴綵筆端。引經千佛會，押字百花攢。綬曳圭恒輯，金鎔印豈刊。招携開閣邸，吐哺罷堂餐。九宇遮成幃，三街望似磐。明心垂寶鑑，密語傍金鑾。鍾傅驅車小，蕭何賜第寬。年纔臻葛恪，學已過甘盤。論語行將半，丹青寫未完。他年靈壽杖，會作應龍看。

集閩縣方京池亭同鄭宮坊前輩高兆陳日

浴定國即席分韻得花字

良讌千秋勝，方塘十畝餘。飛飛天際雨，的的水中花。古荔蟠雙磴，空亭枕一涯。壺冰傾醴酪，甕醢雜魚鰕。香繞雕櫺直，牙翻鏤字斜。時戲翻詩牌行酒呼盧驚浴鷺，出燭及棲鴉。客盡來蓬島，人如汎海

槎。女螺纔咫尺，何必問蒹葭。

賦得紅藥當階翻

曉日穿朱網，春風拆絳房。重臺方漸啓，兩朶正相當。翠發年前種，紅添午後粧。繡芭疑婦繡，落蘂帶官黃。洧水貽香遠，邛江舞袂長。孰憐偏反意，留詠在東堂。

過汪二檢討新居和馮三郡丞韻

履道坊仍僻，安仁宅不譁。閒官植紫陌，逸興繞丹霞。市隘門逾靜，庭虛徑自遐。近牆新種竹，隱簾舊安花。劍買秦王寶，文祛左氏誇。屏風排紀亮，書乘載張華。擊筑娛心意，啣盃漱齒牙。高談時據檻，下直當歸家。禁裏分題秘，簾前起草

賒。蘭臺聯柱下，何用達南衙。

陳開府生日

出處原乘運，安危久繫身。十年膺節鉞，六度轉星辰。海國存元老，方州憶重臣。孤懷如執玉，兩鬢未垂銀。頌起桐鄉近，碑傳峴首真。殊方猶戀主，軫念爲生民。日出浮雲散，時迴大地春。崔公門下士，誰是報恩人。

八月三十日上賜翰林院諸臣御河鮮藕恭紀一十八韻

曉日瀛臺敞，秋風水殿涼。賞花開寶幔，收菡薦銀塘。敕使宣中秘，分甘出上方。宮僚皆受賜，翰苑獨先嘗。種獻蓬山

遠，根蟠太液長。紅衣銷紫漫，紺葯墜青房。塿去如堆雪，橫來似截肪。蒲枝聯作帶，菰葉織成筐。嚼入冰淘冷，烹疑茗粉香。慢剝包筍白，且掩覆蘼黃。洗骨迴仙島，虛心答吳閭。纏深知節苦，折處見絲腸。鼎俎堪呈質，汙泥不染腸。量材逾七棗，挫瀋得三漿。不畏相如渴，何愁孔凱狂。盤傾金掌露，七割玉臺霜。華井誰含片，天池甫佐觴。願將千歲碧，早晚進西王。
西王母進千年碧藕。

何使君紀績詩

秦望群峰峻，耶溪萬壑流。專城居刺史，千騎擁諸侯。望族鍾洪澤，聲華冠鬱洲。才非平叔下，名與敬容儔。振筆翔鸞鵠，摘文射斗牛。起家由祕省，出守監炎州。五玉

桓蒲寵，三山鼓角愁。憑忠歸漢節，含笑佩吳鉤。重簡東南牧，長寬社稷憂。清風吹畫鹿，甘雨拂鳴鳩。井邑桑麻潤，宮牆桃李收。蒲鞭裁綠梗，花篆沁紅油。虎自江流渡，魚從廳事留。餘波沾鮒轍，砥柱宅龍湫。邁德傳經遠，昌圖錫祚優。盈巢皆鸞鷟，當道見驂騑。河畔桃花發，淮南桂樹秋。門高容上駟，庭敞列行驕。進秩褰帷出，匡時借箸籌。子牟懷北闕，嚴助闢東甌。自愧龍丘老，曾陪兔苑游。微文當紀績，聊備史官搜。

慕中丞起湖北巡撫有贈

東海珠仍合，中天日自開。謝公真再出，寇氏喜重來。敕自皇恩下，裝憑使者催。建牙襄鄧表，移鎮楚江隈。半壁恢雄建，長城仗鉅才。民皆思雨露，帝用感風

雷。嶽勢蟠南盡，湘流至北迴。萑苻看驟
輯，魑魅敢還猜。馬識前時路，鳥飛舊日
臺。思君何所似，江漢水滌洄。

春晚曹顧菴學士過天中署夜飲即席和見

贈原韻

侍從雄東觀，才名擅北宮。與君違越
嶠，過我在天中。華省書仍祕，長沙賦轉
工。清缸新釀綠，古署暮花紅。把臂憐時
逝，談心及漏終。群游懷鄴下，三篋記河
東。每望天垂斗，相逢月似弓。賜緋真熠
熠，時學士投瓊得六緋。結珮莫匆匆。合座皆
枚叔，空罇媿孔融。陽春纔有和，切勿笑
巴童。

十月朔午門頒曆侍班恭賦

鳳律開平朔，鸞輿啓未央。祭時歸太
廟，是日以時祭太廟迎駕。頒曆坐明堂。道夾珠
旛轉，庭開寶籙長。司常將舞鷺，掌餼不供
羊。疊冊裝縑麗，關車覆帟黃。用人輿十餘乘
載曆，覆以黃帟。背封箝押小，面記印泥方。殿
上呼三壽，階前奏八琅。五官陳夏令，百辟
奉春王。數合軒轅紀，班隨星宿行。授書
馳赤縣，開卷遇青陽。葉向堯堦拆，花含黍
谷芳。敬天方嗣服，歷數正無彊。

駕幸溫泉恭賦

羽肅句陳外，波開帳殿中。咸池長浴
日，華渚自流虹。曉度榆關遠，春從黍谷

通。慈寧扶葆馭，時太皇太后坐湯神策駕豐隆。磐溢銅仙露，牕含玉女風。青泥分太液，紫氣接居庸。淨可捐煩慮，溫能養聖躬。醴源逢處合，仙井鑿來空。衣藻沿渦碧，巖花入照紅。潏潏將赴壑，聽水似呼嵩。鐘乳浮銀椀，松雲鎖玉櫳。起居長樂棖，扈從華清宮。舜德時存坎，湯田歲轉豐。甘泉徒有賦，未敢擬楊雄。

題耕隱卷子

有序

邑前進單能重先生，名瑋，隱居西山下。自明洪熙至成化，杜門絕仕進，別號耕隱，同志並爲詩贈之，迄今幾三百年矣。康熙戊辰，其裔孫廣宗爲修其遺卷示予，予捧而誦之，中有一洪先生，一名鐘，一名鏞，皆洪、宣間詩人。其詩類元

和、長慶諸名家，而其字不傳，并不識住何所，其子姓于今誰似。惜前人輯詩家不能旁搜，而邑有前進如是，不能一表，微爲可憾也。因取仲洪先生名鏞者長律一首，依其韻和之。雖慙續尾，顧私喜一日附兩賢後。乃應廣宗請，而復爲識其大略如此。

舊氏傳江表，前賢住郭西。此山曾豹隱，深巷有烏棲。地僻難迴轍，春陰自洗犁。隨時觀塞馬，翫世等醯雞。但辨麻和菽，能忘筌與蹄。壇邊松障合，門外柳枝低。乳犢啣芻出，新鶯繞樹啼。商歌留白石，叢話記青溪。奕代存風節，居家鮮傲倪。川迴魚汕藻，堂改燕巢泥。筆篋餘花譜，衣形想稻畦。閒看三徑菊，貧授一莖藟。茂族開於越，高風著會稽。詩題王霸友，隱並老萊妻。故老行堪式，賢孫卷自

携。遺文追往哲，流譽滿中閭。

附洪鏞原詩

吾邑西山下，君家住更西。百年忘
寵辱，終歲樂幽棲。沃壤資三熟，生涯在
一犁。呼兒勤飼犢，戒僕早聽雞。高棟
縣龍骨，衡門絕馬蹄。來牟連屋近，桑柘
覆簷低。花外提壺語，林間布穀啼。沾
濡天雨澤，灌溉水分溪。托蹟堪隣鄭，窮
經合並倪。不辭身滴汗，寧憚足塗泥。
曉摘蔬盈圃，秋收稻滿畦。甌香炊白飯，
甕澹釀黃齏。禮讓誇淳朴，經營笑滑稽。
相親多野老，主饋有山妻。靜裏詩還覓，
閒邊杖復携。優游太平世，何必慕金閭。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名姓稿

排律六

聶明府生日

荀藐來榆次，言游在武城。愛將花自種，操與水兼清。飛鳥瞻鳬近，園扉見草生。亭邊三老約，指下五絃聲。楚戶全輸版，甌蠻尚用兵。賣刀同虎渡，懸鼓中雞鳴。白望聞俱斂，黃巾戒勿驚。仙郎真列宿，神父比長庚。棠舍千秋意，桑弧四射情。登堂無可獻，折取早梅馨。

雙壽篇贈餘姚諸徵君

丈人稽郢後，垂老舜江邊。自昔稱三俊，于今踵七賢。占爲鴻漸卦，註就馬蹄篇。隱向梧中據，閒來柳下眠。銀牀穿碧甃，寶鼎發丹田。藜杖鄉初設，桑弧牖自懸。庚寅皇覽日，甲子義熙年。物外餘幬帙，閨中喜緼絃。龐公偕伉儷，鮑女本神仙。河鼓牽朱輞，初度在七夕後。江魚列綺筵。相思何所寄，唯有綵霞篇。

遙同淮上諸公九日遊裕親王園林登高限

韻得徒字有序

予于九日過舒南宮舍人邸舍，值淮上丘學士兄弟、李明府、張孝廉諸公車馬

四集，將以是日游裕親王園林，作題糕之會，呼予共載，予適以他集不能從。既而諸公各有詩，即席分字，限一十二韻，彙錄見示。昔梁孝王闕兔園召客，白睢陽爲複道，屬之平臺，凡四十餘里，而河間王德嘗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今親王爲帝室賢胄，肺腑枝葉，其開園築館，原足爲賓從則足，而諸公以鄒枚之才，偶接蘭坂，即能啣盃抽牘，以當獻頌，此在鄴宮讌集所稱良辰勝地，賢賓盛主，莫過于是。而予以無分不預，則其爲悵恨，可勝道哉。嘗讀韋學士和唐主九日詩，知學士亦未嘗預會，強顏作和；而李白九日不與崔侍御同遊敬亭，然猶有寄侍御詩，見之本集。予效贗附和，亦請限韻，顧未知其與古人何如爾。康熙戊午重九後一日某識。

九月入皇都，秋高海雁徂。將車來舊邸，懷刺向當塗。紅藥頻年憶，黃花滿地鋪。宋公方戲馬，陶令正提壺。期赴尚書遠，筵陪侍御無。賢王開碣石，豪士進彫葫。積善坊邊柳，高廳館後梧。留題雲作牘，分佩水爲符。帽落違江夏，巾摧記義烏。登臨還倚樹，附載豈編蒲。梁苑饒詞客，燕臺盡酒徒。相逢能唱和，清興未曾孤。

寄祝同年汪編修尊人雙壽

三壽函金冊，雙星轉玉繩。裔傳汪仲舉，兒似柳吳興。天上絲綸展，人間歲月增。桑弧懸鵲血，門帨絳龍繒。國老扶來罕，閑閑得未曾。登朝惟齒尚，舉案與眉凭。鼓瑟歌方並，開樽酒是朋。千年桃實

結，庶品蕙肴烝。鳳喜翔新竹，鳩看集古藤。傳經貽碧檢，染紙用青菱。瀛海濤千頃，丹梯路幾層。一觴慚寄祝，頻首誦岡陵。

奉酬董公子致平貽贈十六韻

紅杏園初啓，青槐路未遙。高門逢勝集，公子踐佳招。碧浪迎人靄，紅泥坐客寮。車迴攀柳候，茵藉落花朝。誼以雷兼鮑，名如董共鼂。文章橫蓋代，意氣上干霄。八斗才無敵，三餘工不佻。虛懷嘗抑抑，玄箸本超超。東閣張筵遽，南皮發興饒。庭聯天廐馬，世插侍中貂。衣染墻葵汁，書縈帶草苗。琴心傳鳳曲，劍鼻刷犀膠。酒榼頻添漲，薰鑪欲上潮。邀朋皆黼黻，投我是瓊瑤。道在雲嘗合，詩成星暗

搖。雙飛看鷺羽，不忍度河橋。

許使君詩

聖代推觀察，雄藩重列侯。雙旌開鎖鑰，千里藉懷柔。勵治資良牧，平情簡督郵。巡軍星照海，行部雨隨輶。碑接山陰道，屏高甬上樓。旬宣踰八越，保障近東甌。鑑遠無疑牘，刑寬省要囚。廉辭原憲粟，儉着晏嬰裘。勸稼乘羸馬，耽書卧小舟。亭遺黃絹字，道鮮赭衣偷。入市携刀賣，當筵借箸籌。捐金輸上困，貸粟賑民流。自媿樗材劣，曾經藥籠收。宮牆傳五教，櫻下闢三鄒。絳帳依南郡，青雲起道周。微文難紀績，聊以代方謳。

題傳經堂詩

至德聞荀里，高名著鄭鄉。人方垂繼世，家本住橫塘。門對新花嶼，經傳舊草堂。青山迴幔檻，綠帙滿巾箱。書帶牽隄遠，垣衣繞砌長。生徒閒授几，賓客靜傳觴。詞業延中祕，忠言肇侍郎。其先侍郎公爲靖難建言，有聲。門追顧陸，四世見袁楊。駿烈遙堪誦，清芬久自揚。槎舟停下去，豈是戀滄浪。

蒙孫國公徵灝請召西園讌集有贈時予將

南歸舟次奉答

國公係義王之子

西邸恢前緒，東吳紹世修。標名同燕嶺，觀面在螭頭。爵過平原秩，人如康樂

侯。田猶頒鄢杜，文已駕曹劉。家自傳盧矢，門無詠蒯綏。張錢長卻會，襴刺竟先投。突室琴罇靜，閒園竹樹幽。高談驚遠聽，散帙恣冥搜。醴向晴軒設，車從智井留。鼎脣沾雀蛤，褥縫對犀牛。憑袂先王几，觀銘舅氏舟。當陽塞武庫，弘正醉書樓。宴比東堂勝，詩方南面優。公詩名。擁書堂集見示。天才傾八斗，國士感千秋。金券文難紀，銀泥緘未酬。柳城相望隔，思煞潞河舟。

寄祝劉母王太君

錦帔開雲縵，朱門對水澄。清罇傾綠醕，峻節著青菱。晚歲能餐桂，當年重飲冰。硯灤提甕水，書照辟蠶燈。身是陶貞烈，庭趨劉孝陵。笄珈頌錯落，棹楔表崚

蟾。甲子人間換，初陽地上升。環葭飛玉
琯，覆斗絳珠繩。衣舞新綢綬，堂鋪舊氍
毹。桃花開有日，坐見歲時增。

看菊聯句爲楊雲士菊圃作

北苑尋幽鞠，姓束籬見治牆。佳名渾不
辨，張杉妙植想多方。種集伊川盛，姓泉通麗
縣香。銅環鋪處白，杉金盃鍍來黃。龍腦蟠
銀罍，姓獨絲旋錦囊。輪啣千輻廣，杉錢取
五銖良。蠟朶紅兒髻，姓檀窩青女粧。苞沿
舒茗甲，杉瓣底綴瓜瓠。敞類仙盤舉，姓圓
同佛面張。微紅名馬蘭，杉小臭似蛇牀。塢
闌辛椒外，姓園隣苦竹傍。穿鶯疑住久，杉
報雀欲啣將。高士裁爲佩，姓夫人染作裳。
分花餐屈子，杉釀酒送長房。合蜜團松餌，
姓和英煮桂漿。翻叢祛蛺蝶，杉啄蕊妬鴛鴦。

鷺。暫吸枝頭露，姓潛窺葉上霜。候遲猶倚
狔，杉風動自低昂。重疊排成幃，姓離披布
近牆。記時存小正，杉遣興在重陽。賜鄴悲
將老，姓橫汾誦有芳。秋葩應晚歇，杉爲我
罄餘觴。姓

送任生北遊有序

春草初碧，朝雲欲馳。集江上之離
亭，送樂安之公子。千里名高，遠度黃金
之館；三洲歌苦，同啣綠玉之卮。趨庭
須早計，但作方遊；即席有貽言，不拘
句韻。

客路饑驅遠，離筵酒上微。關山方漫
漫，楊柳正依依。市劍吹花鏢，征衫換葛
衣。燕臺需駿久，塞館度鴻稀。薦引思嚴
助，遨遊重陸機。高堂頻慰去，勿使傍

柴扉。

贈胡少宗伯八韻

南省推常伯，東華景從臣。披雲常見斗，有嶽必生申。祕閣專詞翰，崇班領搢紳。典從三禮貴，賓與四門親。伯始才無敵，蘇湖學更醇。名標仙閣上，家在射湖濱。秩序追前哲，文章獎後人。升堂纔咫尺，相望轉逡巡。

寄祝王匡廬先生七十初度

即新城王禮吉、東

亭、阮亭三先生之父也。

甲地開華閥，高筵啓玉壺。人間瞻岱嶽，天上見南弧。第五名偏重，無雙譽不誣。孝思懷牧伯，至德紹司徒。書繫堦前

草，冠栖城上烏。交遊同郭泰，論議近潛夫。皂帽龍垂尾，丹山鳳有雛。卻官成八俊，教子得三珠。賜饌長遺贈，徵車好載蒲。鸞書天外錫，鳩杖國中扶。奕世多傳寶，群賢有繪圖。一觴隨獻遠，未敢效吹竽。

吳楷招會湯餅聯句

湯餅傳瑤席，張杉金錢壓綺襦。石麟摩外士，姓河鯉饋中厨。主爵催浮白，杉賓衣有拭朱。試啼知大器，姓占慶見充閭。九子鳥生好，杉羸馬相殊。高虹天半玉，姓滿月夜來珠。父子吳中復，杉階庭謝幼輿。他年詩禮貴，姓看汝早追趨。杉 吳氏、又氏謝，故有幼輿句。

禹陵

夏后南巡日，茅山啓閼宮。九川方灑滌，萬國已來同。宛委藏書古，衣冠輯瑞隆。群侯遵會計，江漢仰朝宗。祀重陪方鎮，功成抑下鴻。層欄迴綵鳳，畫地有黃龍。藻染梁紋綠，花啣碑字紅。千秋新貢賦，八越舊登封。頻首滄江外，樞衣饗殿中。翹瞻明德遠，去此欲何從。

郡太守許公遷寧紹兵巡副使賦贈

中巡加八使，上秩賜通侯。控地連滄海，開轅在越州。金茄吹外幕，玉箸借前籌。民事關心切，兵行錫命優。專城原倚重，治郡早推尤。草檄憑馬首，封書裏箭

頭。盜因虞誦息，人願賈公留。攀軾同蟻附，遷枝相鳥求。碑橫剡上路，靴掛郡東樓。俗凡留官者，脫其靴掛于庭。神武調軍騎，星文割女牛。寇恂需歲月，杜預註《春秋》。公註左氏傳付刻。自愧編遙服，深蒙顧弊裘。釋冤開蔀屋，解澤到荒丘。曾論治先蠲最切。茂樹陰方接，高天戴未休。江湖千萬頃，誰敢賦涪謳。

丘大參年伯七十初度

南極分樞久，東山屬望專。名高公路浦，家近射陽田。雲閣青齊舊，星垣碧漢連。司民延世澤，參岳領時賢。漢署常紆紱，淮流自理緡。井公六博戲，韋氏一經傳。玉樹圍瓊砌，金英燦綺筵。座中朱履集，階下彩衣翩。蓬島依兄弟，槐廳入後

先。看雲還棘寺，曙戒先生以學上左補大理。愛
日度花磚。謂李貞檢討也佳氣浮簾幕，輝光
照里廛。門楣揚鳳翽，地胃引蟬聯。共有
稱觴慶，寧忘授几虔。相隨群從後，敬誦白
雲篇。

奉謁通政楊公林居感贈一十四韻

上闕標雲路，高門啓道鄉。詩書傳百
代，名德冠諸楊。臺出金銀表，官居喉舌
傍。天書垂左掖，卿月照東堂。假沐還泉
石，因閒問梓桑。往來申浦楫，偃息午橋
莊。白愧紆三策，曾經泝九方。予讀卷舉主出

公門下 袁公四世植，陸氏一田荒。種杞孫
枝詘，傳衣祖製亡。到門慚舊主，開宴謝新
昌。爲仰千秋鑑，來窺數仞墻。一時依斗
曜，三日接衣香。人望年來屬，天星曉自

張。微車應在道，執策敢相忘。

葉使君六十

會見黃星燦，長疑紫氣連。應鍾方啓
籥，甲子又周天。族是諸梁裔，家藏虞仲
篇。論文誇魏晉，對策入幽燕。製錦潛江
曲，專城桂水邊。郡留黃霸蹟，人謂寇恂
賢。音問三秋隔，相思兩地懸。誰知違俗
久，頓使杖鄉旋。設矢逢初日，稱觴祝大
年。金門邀曼倩，同望赤城烟。

贈副都御史金君

北闕推司憲，中臺肅準人。兩京傳舊
族，三坐見親臣。上殿呼張緬，諸曹拜郅
詵。朱衣長拂面，蒼珮儼垂身。抽簡如凝

雪，驅車總避塵。五花堂上列，六事御前陳。道可孚中極，清能敕外巡。時侍有以清廉敕外臺疏。文緣章奏重，治驗紀綱新。在昔瞻雲切，于今披露親。埽門徼典客，觀國利來賓。啓署通南省，依垣近北辰。槐廳慚後起，還展舊絲綸。

康熙乙丑予奉使分校會闈得士一十二人

竣事恭紀兼呈同考諸公三十韻

試上開三省，徵書下九重。名標文德

殿，宴列武成宮。同考班行盛，諸房領去

崇。翦金花插帽，浴鐵馬安籠。魚貫先開

闌，蜂攢後捲篷。座如聯宿上，堂以聚奎

雄。內簾中廳名聚奎堂。布棘藏知雜，垂簾示至

公。硯分新靛液，題拜小黃封。是科上領書題，

用小黃封硃書接出，上寫御封二字。使席供旃細，

官厨煮桂濃。吹鐃來喉北，擊櫟在牆東。

畫壁皆麟鳳，標籤類蜺螭。卷排千字蹟，闌

限五經通。到晚門箔赤，中宵燎舉紅。九

龍天上現，萬蟻穴中攻。啓簿覘多例，未闌卷

時，先檢科場條例。焚香矢寸衷。主司愁失實，

進士苦雕空。棘闈深鑲武成宮，談天進士雕虛空。

係黃魯直詩。文獻都堂內，神枯號舍中。有蕉

難覆鹿，入牖敢窺龍。所藉千秋鑑，曾無五

色啄。三呈皆白壁，萬選得青銅。勒帛藏

雙管，收囊會九綬。草編時有次，花判月將

終。編號次第即草榜也，每日各房判紙封卷篋。北斗

魁爲首，南宮禮足從。人方安夏課，長安舉子

落第者，率淨坊度暑，曰夏課。誰敢道冬烘。進錄

盛箱窄，題名散炬融。書吏填榜名，圍以萬炬。

闌開雲葉葉，榜放日瞳瞳。宿館祛輒髻，升

鑾伐鼓鐘。賜袍披織綺，開宴舞尋幢。放榜

後賜宴禮部，教坊奏伎樂，賜花、賜綵段表裏。因謝同

荀誼，翻慙獲狄功。井亭深鑱處，長盼隔
牕桐。

鑱院簡王編修同考兼呈難弟侍郎主文

十韻

龍並雲間躍，人同馬氏良。弟方司主
校，兄反作參詳。舊以房校，名參詳官。禮序迴
鸞列，溫言下鳳章。時院中接旨，令勿嫌避。隔
屏分上座，授尺首東廂。四闢優三館，群空
賴九方。同臨戰蟻穴，忝受獲麟房。宋嘉祐
倡和詩有「萬蟻戰酣春晝永」句，予以領房官闕閱《春秋》，
故云。藍汁文千點，樺烟燭幾行。位因同考
近，分以後塵相。館規：予與兩公相爲前後輩。海
濶容流細，天空任羽翔。聚奎堂畔月，相對
意難忘。

過劉少參宅有贈

北海標通德，東田返近臣。白雲仍在
望，絳節舊曾巡。賭墅非閒地，歸湖有上
賓。擣茶花院靜，讀易草堂春。丹鼎招仙
客，金魚付酒人。題詞俱咳玉，封冊總泥
銀。禁闥思嚴助，台階讓賀循。長干初置
輦，白下慢垂綸。^①跡共潯陽隱，交從北府
親。有誰司國舉，唯汝秉人倫。納履龍門
峻，披帷燕賀新。思深猶望歲，游滯已兼
旬。霜雁飛黃浦，秋楓動紫宸。欲因徵詔
切，從此捧車輪。

①「慢」，四庫本作「漫」。

趙弟舉茂才書扇志喜

雅度如寥茫，晴江賦采芹。父爲晉成子，兄即趙觀文。珠玉方呈彩，驕驕迴出群。開襟飛紫電，跬步上青雲。佩重搖金穗，衫疎映繡紋。平原佳子弟，知向武陵分。

送家僉事提學雲南

司命開南詔，除書下建章。經傳宣聖里，名冠鄭公卿。久列螭頭仗，曾含雞舌香。縹箱疑武庫，珠斗見文昌。比上昆池外，衡文洱澤傍。猓間垂甫掖，瘴裏判干將。八代唐文重，諸生段氏良。國書傳杜佑，家學本毛萇。東壁舒光遠，南溟得路長。雁行迴復處，相憶在瀾滄。

丹陽別羅坤

作客鄉關遠，懷君歲月深。過江逢管仲，入幕見陳琳。代北方馳騁，蒼南久滯淫。未懸腰下印，長散橐中金。人俗饒玄度，憐予得素心。烏衣人共訪，白下酒同斟。世已嗤求駿，吾將效展禽。天低垂去轍，雲滿未分襟。龍跳難爲友，鴉栖不擇林。丹陽重惜別，相對起沉吟。

胡副憲生日

烏府垂標峻，青陽感氣新。藏書柱下史，執法殿中人。人陞長連臂，居官善逆鱗。週天剛六甲，練日及三春。指直冠如鐵，風清簡似銀。明時無可誦，但願作良臣。

二

憲長垂三坐，端公擅外臺。春風吹海甸，曉日近蓬萊。使作儀同貴，生占宰相才。程琳饒氣節，王儉著風裁。珮有蒼龍繞，門呵驄馬迴。祇因留柱史，紫氣滿東來。

寄吳制府廣東

妙略雄南服，鴻恩賚上京。五年專檄戟，獨坐領簪纓。冊授金龜勝，兵摧玉洞平。三門新壁壘，八克舊家聲。重地深分履，前轅早樹旌。詔從雙鳳闕，節授五羊城。谷轉桃榔暗，旗翻翡翠明。趙佗終北拜，馬援且南征。操得貪泉厲，名因裹石

成。朱方行處樂，白雉貢來輕。磐石詛茅土，河山倚保衡。八行難盡意，長使寸心傾。

吳門喜遇郭襄圖飲次留贈并謝所貽聯句

作客當三伏，姓懷人在一方。啣鑣逢茂苑，張杉把酒對金閭。意氣干雲上，姓追游度日長。高名通宛洛，杉近歲返炎荒。藥採安期潤，姓金携陸賈裝。賢王驚賦彩，杉時郭以詩百韻贈俺荅公，每一字酬一金。蠻女授衣香。家隔鴛湖遠，姓山看虎阜良。歌迎桃葉渡，杉居近百花坊。金屋嬌還貯，姓瑶山讌未忘。尋仙同許邁，杉結客過吳光。何幸貽歐冶，姓兼之贈楚纓。峰前瞻縹緲，杉亭下詠滄浪。座愛林宗友，姓行陪郭伋觴。臨岐乖報謔，杉爲我俟河梁。姓

挽陸母

萱草移金闥，蘭旌返玉樓。太君如湛
母，孝子是王修。機織恩難斷，杯棬澤自
流。堦前黃鶴去，天際白雲浮。至德傳聞
訓，餘哀減巷謳。只憐赴吊晚，偃蹇愧
南州。

觀徐昭華畫障作

吾郡閨房秀，昭華迴出塵。書傳王逸
少，畫類管夫人。紫水和泥染，青山帶露
皴。蝶衣聯繡褶，花片滴朱脣。閣上烟雲
曉，階前草木春。祇愁頻對鏡，圖作洛
川神。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子稿

七言古詩

西河七言較他體易輯，大抵鴻路堂抄本十之八，諸選刻本十之一。特諸刻互異，參錯不合，以選時爭相改竄故也。今悉從原稿改正。

七言室居本尚有存逸者，如《駿馬行》、《柳橋行》、《江東游女歌》、《冬青樹歌》、《神堯皇帝大閱圖歌》、《從軍行》、《軍中行路難》、《隴頭吟》、《樹中草》、《燕歌行》、
哀江南諸詩。

巫山高

君不見，巫山叢叢高插天，前臨蜀道迴長川。君不見，巫山窈窕似好女，朝見行雲暮行雨。朝朝暮暮巫水濱，碧蘿紅樹荆門春。幽崙生風吹雨色，迷卻當年夢裏人。夢裏迢迢渡三峽，十二峯頭暗雲葉。風起難留巫氏家，山前那遇荆王獵。荆王巫氏相遇稀，春禽暮蝶爭飛飛。天半無雲粧綠髮，風中有雨濕羅衣。羅衣綠髮等閒變，誰語荆王使相見。若爲淫瀕蕩人心，判作琵琶蔽君面。琵琶峯畔雲影長，湯湯淫瀕流瞿塘。共言臺下棲神女，共道丘中伴楚王。楚王宮裏細腰女，爭望陽臺起歌舞。不惜高峯化作神，但恨春雲變成雨。春雲蕩蕩流滿山，椒花紅映青苔間。南行若箇知才

子，空使春雲江上還。遠公曰：若爲，誰爲也？
崔仲方巫山詩亦有若爲教月夜，長短聽猿吟句，唐人盡如此，近誤用。

七夕曝衣篇

明雲初起芙蓉殿，半月將開五明扇。

青女當秋看又來，黃姑此夜期相見。璇車
白出絳河濱，芝蓋遙迎紅粉人。錦石拋時
通錦字，鍼樓啓處有鍼神。星橋熠熠百枝
動，雲路迢迢七香擁。夜半秦王欲捲衣，天
邊蕭史先乘鳳。六宮羅綺張玉臺，千盤錦
繡開雲堆。暗香畧動知風發，好影頻移待
月來。千頭飛雉壓花綉，九子盤龍帳中覆。
珠帔垂將露滴餘，仙裙留向烟飛後。此時
穿線最難成，此夜乘槎最有情。幾看鍼孔
雙絲度，裁問支機百思生。支機載去連太

液，幾處衣樓耀寒碧。不疑綵女夜能舒，翻
似天孫曉來織。別有豪華富貴家，金箱玉
篋寶鈿車。爭道紅綃如閃電，爭言紫幔似
輕霞。紅綃紫幔不曾襞，遠公曰：襞，抄作「擘」，誤。不曾襞，言不曾摺也。王勃詩「錦衾夜不襞」。
更有娟樓望靈匹。玉指泠泠展素衣，翠帶
盤盤迴錦瑟。重有佳人怨秋暝，雕鵲填河
暗通徑。只將雲錦連七襄，只將月帳爲五
詠。七襄五詠處處新，錦雲帳月家家春。
誰憐畫閣懸衣外，復有長竿標布人。霖曰：襞
字不用韻，凡換韻首句倣此。

擬古意贈襄陽李調鼎明府過訪

大江日夜綠，春草日夜滋。美人渡江
來，正值花開時。花開灼灼滿江渚，白舫青
簾舊明府。載得襄州郭外雲，吟來秦望山

頭雨。東京元禮本是仙，孟亭歌曲襄陽船。
恨無明月真珠佩，解送春風大道邊。

集東書堂即事兼呈祁五祁六兄弟

棲鳥遯遯起高樹，大星落落流通波。
平船刺河冷著曙，早來如此良會何？晨光
滿檐花滿谷，窈窕虛堂映修竹。牙籤三萬
甲乙殊，仍列中丞舊書軸。當軒進酒羅綺
黃，朱花夜池華燭光。苦吟哀嘆愁人腸，銅
笙玉琯藏曲房。東山高洞久傾謝，新墅難
迴紫庭駕。春日曾彈市閣間，落月誰歌墓
林下。相看每惜良會稀，庭前又見朱花飛。
冰卮清接露華墜，蠟槃橫繞珠繩低，鳥棲未
棲鳥欲啼。

洧川楊花歌

洛城東行洧川裏，簌簌楊花墮流水。
不似龐湘送我時，西園但折綠楊絲。洧川
渙渙採蘭去，不見蘭花兒飛絮。垂楊十里
春晝陰，駟馬驕嘶不能住。春船三月洧水
多，下江千里行難過。漫天撲地楊花落，馬
上躊躇空若何。霖曰：龐湘，洛中妓，西河又有詩
見五絕。

奉贈吳金吾七十初度

①霖曰：吳元素先生爲吳

大司馬冢孫，傳襲錦衣。

朱榴花發紅藕香，鳴珂舊第薰風涼。

①此詩四庫本未收。

彤庭遺老俯崧嶽，絳紱始知麟綬長。殿前
夙昔重環衛，天子親臣執金貴。鳳轂嘗憑
仗下符，鸛冠時埽關頭彗。鈎陳肅肅位望

尊，六閑八舍如雲屯。虎官爪士盡奇傑，當
街食艾愁王孫。天心日月正陽午，久指山
河誓鐘鼓。內府丹書螭首新，滿牀赤芾貂
蟬古。悠悠時事不可期，角巾徑自還烏衣。

琬弓既抱玉髯墮，空留珠靶長相隨。清江
藏龍霧藏豹，七十年來並漁釣。隱吏誰傳
紫氣來，避秦剛值桃花笑。蓬萊高閣近東
澗，揄舞揚觴進蘭茝。白憐顯晦年歲殊，真

見桑田變滄海。君家世胄不可當，東京楊
鄧西金張。弟兄三戟喜重見，蘭臺御史翊
衛郎。況兼膝下有令嗣，交友四海多文章。
君不見，君家司馬事神廟，坐略西戎靜邊
徼。市馬輸來老上金，擐刀搏得賢王鞘。
紅山墩前錦靴窄，忠順三娘歎關譯。燕支

萬騎齊解降，毳幘千年少顏色。先生七十
真古稀，高勲世世留常旂。只今司馬邊頭
月，猶炤尊前舊錦衣。

搓挪行

秋高夜明天雨霜，黃河水流東湯湯。

丈人暮年戍疆場，家中老妻夜徬徨。小兒
三十羽林郎，丈人去時呼阿唐。黃河水邊
倒枯楊，根株垂萎枝葉颺。行人撫枝徒增
傷，好枝無根安用長。

白日澹澹沉黃河，清霜入水同流波。

行人早行過滹沱，心思故鄉悲如何？馬足
凍折車婆娑，辛勤慰悅徒旅多。前飛鷺鷥
後鴛鴦，荒城投汨愁綱罔。城邊當壚雙綠
螺，入門便酌金叵羅。秋風野池吹朱荷，酌
酒不飲當聽歌。歌成一曲新陽阿，聽之雙

泪同沿渦。少年苦貧但搓挪，何爲遠行心煩苛。

打虎兒行有序

禹州民朱兒救父打虎，史使君廷桂獎勞之，予識之禹署。

打虎兒，乃在汴梁之禹州，禹州城外朱家樓。小兒十一隨父耕，深林有虎斑毛成。颼颼黑風吹草根，乘風攫人誰敢撓。小兒不識虎，乃亦聞虎名。虎來小兒怖欲啼，掀唇見虎銜父肢。咆哮草際風來吹，兒啼向風不得父。把杙打虎截虎路，三尺童子五尺杙。打虎落毛傷虎臆，虎驚顧兒舍父逃，深林風草皆無色。禹州刺史呼小兒，裹之以帛飽以糜。予時在署識兒面，耳髮穉弱真兒嬉。問兒打虎虎何似，舉手張齒作虎

勢。假虎隱幔恐小兒，小兒復怖將啼歸。當時見虎得無怖，此事我亦昧其故。禹州刺史省得知，是日小兒知有父。男兒七尺傷父心，天寒辭墓行求金。安得棄鋏抱長杙，與之同日還深林。我所思，打虎兒。

入少林書事

嵩陽宮前山翠濃，西行繫馬金牛峯。新鶯啼歇綠楊裏，潦水倒入清溪中。春寒衣袖晚來薄，細雨濛濛灑幽壑。林杪高穿雙樹行，巖前時見三花落。崔嵬紺宇本金布，上界鍾聲出雲霧。殘碑萬堞讀未成，暝色空廓坐來暮。山深寂靜鮮人語，松頂微聞住春雨。深厨野藿供晚餐，竹牕新月明前塢。老僧趺坐爲我言，北朝舊是祇陀園。精藍洛下總稠雜，此中絕壁無攀援。嵩丘

相峙藏貝葉，列祖持衣寡言說。阿闍翻經
降露華，中亭斷臂飛寒雪。聞言憬然動我
心，恍對秋潭卧冰冽。夜夢胡僧折予指，不
記前身迦葉子。難尋澗底三昧泉，且飲當
前八功水。遽遽卻枕蝴蝶飛，晨光養樹看
熹微。滄滄赤日上瓊壁，太室少室爭光暉。
出門欲問來時路，策馬悠悠何處歸。森曰：五
律中有宿少林寺夢跋陀飲予水詩，夜夢一段意指此。

游石淙

游石淙，石淙不可渡。倚翠屏兮有雲，躡
流泉而無路。流泉激激上有臺，叢叢疊石嶂
中開。崑前合沓流霞起，石上玲瓏瀉水來。
玲瓏細水瀉危石，絕壁參差望來隔。觸溜微
牽莎草紅，翻漚似覆蘋花白。當年侍宴碧澗
隅，金輿玉漏開雲衢。離宮祕苑游仙女，石畔

崑邊到帝姝。儼流泉之調瑟，比鳴鳥于吹竽。
今來獨上雲錦闌，俯瞰長河跳流沫。碧草薰
開帳殿烟，青蘿捫待珠宮月。珠宮帳殿不復
留，青蘿碧草綠溪流。望美人兮何處，悵獨立
兮山之幽。山之幽兮水之曲，春色芊眠兮水
波綠。看蝶舞兮中林，聽鶯啼兮深谷。鶯啼
深谷柳暗催，銜衣蛺蝶及春來。只有流泉無
日暮，年年石上自潄澗。

桃源圖

桃花灼灼開千樹，不記當時問津處。
明霞一片連白雲，中有漁人捨舟去。捨舟
欲入志未違，桑麻千頃迎朝暉。武陵溪上
東流水，時見桃花片片飛。

九月十九日登淮陰城東程將軍塚

程咬金塚

在紫霄宮南

層雲盪晴空，涼風薄枯草。我登淮陰城，秋衣振縹緲。淮陰城東有高阜，九月初

過又重九。閻君父子好探奇，閻修齡、若璩父子。邀我登高共飲酒。籬頭黃菊堆酒卮，風

前重把茱萸枝。雙攜銀榼墜鸚鵡，頻開鏤

碗燒蟲螭。飄飄千里試一望，射澤鹽陂減

秋漲。烟浮蒼藹到海平，日湧黃河向天上。

紫霄高闕凌貝宮，霓裳羽節吹長風。圯橋

再見赤松下，淮王白坐丹霞中。前臨巨塚

近千尺，半倚城根半葦陌。水落難知王氏

墳，道傍猶睹滕公宅。閻君本屬唐相餘，稱

言此是將軍墟。神堯定鼎畫麟閣，程氏高

勲析珪爵。曾留淮海鎮徐方，因釋金龜葬

繁弱。千秋甲冑掩黃土，猶抱旂旗走風雨。

介馬嘗隨龍虎號，銜花近見牛羊舞。秋風
酹酒瀉玉鉶，幽思還視飛鴻翎。昭陵西望
久寂寞，鼎湖南去愁青冥。銅笙一曲倚鞞
竹，戲馬臺空散黃鵠。把酒頻看琥珀紅，拂
盡殘碑不堪讀。

朱明府禹錫生日作

梧桐生朝陽，不與槭棘群。鳳凰翥高
岡，燕雀徒紛紛。我行淮陰謁朱博，正值朱
絲紱麟角。關令長看柱下書，邠民自奏公
堂樂。當年束髮珮玉琚，皎如初日開笑蕖。
行文皓汗薄江海，結交磊落填車輿。須臾
挾策動天子，一日聲名滿燕市。買駿時登
百尺臺，懸鳧竟下雙飛履。臨淮百里著奇
績，前邁于公後師伯。雨後甘城疊翠錢，花
開射浦臨瑤席。嗟予自視四十年，長途索

食蒙君憐。蒯綏不唱苦寒月，絮袍解贈嚴霜天。此地有漂母，向曾飯韓信。君豈一飯恩，淮流本無盡。淮流蕩蕩到海濶，種樹忻能解人渴。況有含桃墜宿紅，真藉臨叩買消渴。纓綸錦段要素情，方春爲汝聽啼鶯。持杯欲勸山陽酒，只看東流淮水清。

森曰：西河出游，以揆敘先生爲當塗令，故感之最深。中云：含桃消渴，則指曲江奉觴人也。見五絕卷。

卧龍山太守歌

卧龍山前春草肥，卧龍山頂秋雲飛。不知太守是何氏？唱殺卧龍山下兒。卧龍山高起東越，上有黃堂過天闕。云是當年句踐亭，望若雄虹駕雌蜺。高門鎧仗排虎獅，有人坐中如母慈。摩頤撫頂善鞠育，

一顧三復千回思。去年官兵戰東海，白日蒼黃徙軍壘。嬰兒奔走哭上城，慈母從容爲分解。今年官兵鎮海嶺，日負長刀走如實。慈母週全最苦辛，口出鋪糜祗安夕。嬰兒無知乃有心，口能作語還能吟。龍山井頭掛銀綆，綆絲知淺尤知深。君不見，井邊枯魚苦搖尾，竟入井中食井水。

採蓮曲

採蓮花，花高葉復遮誰家？採蓮女，移舟徑入葉中去。不見採蓮人，但聽葉中有人語。葉中語，不可聽。水漫聲將斷，風多響易停。欲將花紅比花頰，欲將翠袖聯花葉。可憐葉溜珠欲傾，可憐藕斷絲難接。絲難接，珠欲傾，可憐蓮蒂並頭生。並頭花蒂根中出，比翼鴛鴦水上行。鴛鴦飛自遠，荷柄

曲還擎。擎將荷柄出荷浦，何處相逢採蓮女？蕩槳難教水鏡明，分房不道花心苦。亦有江邊解珮人，蘭橈桂楫傍江春。折荷恐刺手，濺水畏沾茵。逢人如照影，連榜似比隣。不愁風起湖難度，只恐江高堤易湮。更有堤邊游蕩子，揮鞭搖曳垂楊裏。時菱唱逐堤遙，幾處蓮歌向風起。蓮歌菱唱起江沙，蕩子歸來近若耶。爭向堤邊馳下馬，何如江上採蓮花。蓮花復蓮花，花葉何葳蕤。花搖知手摘，葉動識舟來。花紅豈可染？葉碧詎須栽？栽花不採摘，花葉白摧隤。採蓮須語蓮舟伴，及此蓮花江上開。

蔡大敬評曰：大可採蓮曲繁妙可結，鮮濡欲流。

舊評曰：初唐七古詩大抵本之江淹《西洲》、沈約《八詠》諸篇，條無定姿，按多散緒，信陽所謂調之流轉者是也。王子安、劉希夷諸君後，惟太白近之，西河于王劉得其佳要，故一往神妙。近爲初唐者，徒以纂組稱工，

此繇誤讀《長安》、《帝京》耳。「水漫聲將斷，風多響易停」，一作「雨洗紅將落，風多響易零」，非是，今改正。

和載花船詩

并序

渭南令張萬青納青谿姬美其既，姬疴，屬女弟以迎，將望來舟而瞑目。令爲之神傷，作《載花船》篇。闕里孔孝廉示予，并屬和章。

勸君莫唱楊柳枝，楊花飄落無還期。勸君莫上桃葉渡，桃葉青青在何處？君游渭陽值春月，遙望江南柳如雪。誰家城角種石榴？不見平船住花埭。白楊深巷野鷄曙，十字南頭小樊素。門前脂石解箠行，花插文魚駕船去。鬱金香汗染絳雲，^①瓦棺

①「汗」，四庫本作「汗」。

玉樹埋紅裙。綠珠井上冰初結，紫玉湖邊日漸曛。昭陽女弟死相屬，眼見花間繞銀燭。鸞弦既絕難再牽，幸有蠻絲細能續。漳河銅雀飛復飛，大姨既嫁娶小姨。只今張君作新婿，清江重載花船歸。我行江南望江路，舊日烟花在何處？西陵松柏風雨來，但見青驄繫江樹。涼秋月沒星代時，遠公曰：李義山詩有月沒教星替句，星代恐即星替也。珠房多擘秋蓮枝。君能載花對花語，道予曾和花船詩。

登白鷺洲高樓值施使君留蕭江有懷

宋曰：

施愚山先生分守湖西。

石陽城邊白鷺洲，萋萋碧草環洲流。層樓百尺俯寒潦，有客獨登樓上愁。樓前寂歷衆山暮，萬里江流自來去。天半橫吹

贛浦帆，雲中恍辯虔陽樹。我來眺望九日餘，芳洲猶採紅茱萸。遙山不斷故鄉雁，沿流時羨清江魚。故人乘興久舒嘯，千載南樓鮮同調。看月寧分佐史牀，臨風空着參軍帽。相思渺渺縈素波，秋花開映波中螺。凭欄欲作登樓賦，不見夫君奈若何。

夜分聽江聲浩然有故鄉之思

我家住西陵，慣聽西陵潮。涼秋八月江關高。西陵潮上時，巨如波底長鯨號。細若寒風來，落葉相飄飄。西行渡江不聞此，曾宿嵩山少林寺。寺傍長松踞溪水，千樹萬樹香閣邊。夜來聽聲不得眠，宛如秋潮耳間落。坐起行空林，但見露華薄，山頭月弦清漠漠。月弦漠漠清欲流，此時思鄉生暗愁。迄今渡湖涉江水，去家已是四千里。

江水滔滔向東去，涼秋水削流不住。日行
無潮夜有風，侵舷透幕吹漂漂。水波欲瀉
不得瀉，搏激持回卒難下。中流起澎湃，^①
圻岸忽顛蕩，孤舟本已在波浪。到此那得
避衝激，橫流溢洲渚，直下礙沙石。遠公曰：
孤舟句繳蕩韻復起激韻 初駭驚飈動地來，既道
鴻雷向天坼。狼頭鹿角相迸奔，白月初落
天星昏。天星欲墜雨颯颯。推篷仰天星，
仍見水噓噓。洪波雖斂水尚躍，舟中徹夜
聽水落。又如溪邊松，習習響萬壑。不疑
身在大江裏，萬里波濤去無已。望中方擬
過瞿塘，夢裏忽憐歸故鄉。歸故鄉，聽江
水，江水有時轉，故鄉何日返？故鄉欲返
不得遂，夜聽江聲忽流淚。

憶昔寄華亭吳山人懋謙到武林并憶沈

翰林

憶昔華亭翰林夜飲吳山堂，滿堂灼灼
華燈光。豐罇巨壺排幾疊，妖絲脆竹分兩
傍。嚴城伐鼓下魚鑰，高雲沉沉墮烏鵲。
把酒論文四座傾，薪槃蠟樹交花落。東飛
羈雉鵲西避，今來已是十年事。君游京洛
我自還，羨君辭賦留燕關。翰林久作大梁
使，霖曰：沈蕙庵以翰林分守大梁 至今尚滯銅陽
山。羨君獨登黃金之臺搥鼙鼓，左集漁陽
右檀上。挾鳳扳龍恣往來，展蒯遵銅並歌
舞。遠公曰：陸機赴洛詩撫劍遵銅華 劉生意
氣不可說，司馬文章更奇絕。君今貽我尺

①「澎湃」，原作「溯」，據四庫本改。

素書，白數詩篇滿車篋。吳山童童吳水深，
君來仍宿吳山岑。渡江無楫兼無檣，還憶
當年沈翰林。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春莊稿

七言古詩

飲王大參邸舍有感

越東節度瑯琊公，赤幘曲蓋紅鬣驄。

皎然清白不可犯，二十州縣爭承風。時當
北府徙軍鎮，部騎牙官擾民畷。公嘗執簡
拄虎門，夜草封章曉馳進。彤廷震怒驅短
狐，直聲藉藉驚階除。誰知民命甫休息，反
遣賜車去海隅。今逢天子重儒術，束帛玄
纁召公人。東堂進士推邵詵，西漢諸儒薦

王吉。自慚六論不一通，微車礚礚空相從。
多公獎譽溢齒頰，令我感激填心胸。春宵
月出勸杯杓，坐聽宮門下魚鑰。鑪火圍來
炭餅紅，山屏遮處燈花落。芳菰精稗肴核
鮮，大梁之黍華池蓮。高文雄眎絕流輩，坐
客縱譚驚四筵。啣觴脉脉念夙昔，十載相
逢苦相憶。何期此地得追陪，一見裴公舊
顏色。人生聚散會有時，都亭高會真堪思。
獨憐垂老東華客，醉裏騎驢何處歸。

短歌

廣陵城下波粼粼，吳家少女名阿真。
桃花爲面日爲影，當軒顧愁行人。春桑
初發采桑去，五馬城南使君住。烟絲漠漠
吹碧林，前路踟躕日將暮。鴛鴦雙飛江水
傍，蓮枝已折蓮絲長。他時自有連根藕，莫

道空聞蓮子香。

明河篇有序

毛牲游淮陰，查繼佐孝廉並轡過張
吏部曲江園，觀百戲。時秋八月十四日，
江南北名士上百來集。凡水亭當湖，樓
臺館舍，刺史諸王軍府伎樂畢出，驚見妙
幻，目不及瞬。白曙起烏啼，迨夜漏盡
日。初出兩竿，迭呈絕藝，如灌河接魚，
勿得已矣。絲竹綺羅，霏微幼眇，白傷淪
落，未易遭此盛會，樂極哀生，易于感慨。
又當烟竿熱，層累遞上，狀城郭宮宇、人
物狗馬、簾幃鉦幃，士女觀者，填塞渚港。
亦有簫管燈紗相間，映水烟模糊。奉觴
女郎從烟霏中載它舟去，亦又淒已。
蹋鞠者閭生、擲箏王生，有清歌絕妙。錫

山宋生、吳門孫生，皆一時絕技擅場。幸
一邁觀，明當散去。聊從諸君後，賦詩三
篇：一樂府，一律，一此題也。時賦詩者

十之二，牲與張公子初禕詩先成，人誦
之。劉漢中贈牲詩曰：「詞人罷唱曲江
樓。」王孫晉曰：「賦傳明月夜，詩動曲江
樓。」張慕曾曰：「今來同上曲江樓，崔顥
題詩衆莫酬。」餘載《東山釣史集》中。霖
曰：查伊璜，號東山釣史。時西河詩成，一時好事者爭
相傳寫，凡閱二十日始還稿，遂有他本，小異十許字，見
倪天章序。又施愚山先生入賀道淮，題其篇曰：「繁絲
雜吹，靡靡傷情。若大司者，真是才子。」

明河潔潔秋夜長，草頭露白生微霜。
淮陰客子感秋節，愁坐各言衣帶涼。東山
釣史卧淮浦，私喜涼秋及三五。蹈海誰牽
八月槎，臨淮須伐三洲鼓。三洲鐘鼓淮水
濱，八月乘槎好問津。邀得江南流浪子，迎

將河朔冶游人。江南河朔兩相望，河水星光兩搖漾。西園冠蓋翔綠池，東第笙簫啓華帳。張家舊院倚水陂，珠湖千頃漾琉璃。

霖曰：珠湖，一名東湖，在張園傍。

紅橋碧柳通油

幕，叢臺複樹繞金羈。緋紗籠蠟安花裏，綵幔懸毬似霞舉。漢代名王久愛山，曲江吏部今開墅。初開湖墅接湖蓼，重起烟樓布烟燎。將立星竿火樹枝，將貯三硝五花爆。懸竿貯爆俟斜日，列艇分燈畫如漆。但留幻舞到庭看，待駕明河泛槎出。斯時濯燕稱最輕，此際投竿舊有名。緋懸傀儡戲東郭，鈎藏神祕來西京。誰翻竹簡弄漁史，誰聽皮靴拂絃子。巾角彈碁四座驚，花門蹋鞠三郎喜。別有秦箏老朔客，曼節長吟變促拍。何事哀彈塞上聲，使予翻動江南情。江南一望欲起舞，前亭又打閨門鼓。內部新分刺史家，明童盡出諸王府。晚風乍起

烟滿湖，月輪推湧湖中珠。明雲薄霧繞河漢，蘭橈畫槳環菰蘆。燈前紫幔開杯罌，水面燈面紅粧照綺疏。紅粧紫幔兩相映，水面燈前看不定。明河將月蕩爲烟，皓月連湖瀉成鏡。明河皓月乍流沒，彷彿天星墮天末。吹將星簫燎花生，看到烟樓火竿發。烟樓星簫繞槎轉，甲燭鱗缸散珠遠。祇因畫舫隔烟多，翻使紅龍踏波緩。香燼銀葉炭迸添，箭下銅盆滴將滿。別浦還營曼衍場，重城已下葳蕤管。大舸小艇歸不歸，霜寒月白烟霏霏。吳謳越唱本超絕，靜對流波一聲徹。繞屋驚翻桂樹烏，滿船涼浸冰壺月。只有傷心小樊素，看繫榴裙坐花路。不識初從何處來，幡然忽入烟中去。明河垂垂露華澁，良會何時再能得？賦就明河夜未闌，皦皦東方又將白。

蓬池篇

蓬池渺渺耶溪邊，耶溪美人齊種蓮。蓮
花蓮葉何田田，風前日下長暄妍。東江節度
文且賢，朝來招我尺素箋。時朱介庵分憲招飲。
紅欄屈曲初張筵，圓方遞代羞新鮮。變童皎
皎垂帶年，滿堂拂舞愁管絃。銀陂倚欄坐欄
前，宛如身在荷花船。伊昔蓬池多列仙，朱
顏綠髮青嬋娟。荷珠作珥荷鏡圓，風衣雨
鬢淨可憐。今來侑酒真茫然，微波著襪飛
朝烟。蓬池如盞酒如泉，醉時欲蹋蓬池穿。
誰聞薌澤碎珠鈿，晚來灑雨荷花邊。

奉贈蔡二爾趾并爲訓別

淮陰蔡子嘗負奇，鴻名將使侯王知。

鬢鬢白皙美鬚髮，有時出語驚人兒。我來
淮陰問奇士，日探懷中襌衡刺。首謁城東
蔡子廬，恍若長途遭騏驥。西風斜日同酒
酣，流霞灼灼抽冰壺。汝南黃憲漫相媲，只
言江左生夷吾。相從晨夕惜歸去，願作浮
雲繞江樹。秋雨裁飛圯上花，春冰又滿臨
淮渡。蔡子矯蹇莫自疑，遭堯舜禪非無
期。^①黃金築臺久相俟，況當冀北長驅馳。
君不見，淮陰故侯釣淮水，渺渺流波散花
蕊。一旦能驅西楚王，頓挾千金散閭里。
又不見，淮王好文作奇句，只詠淮南桂之
樹。後園汲水得寒漿，白犬丹雞不知處。
方今蔡子世所聞，黥彭絳灌難同群。只應
高語爲秦相，不羨明堂是漢文。

①「遭堯舜禪」，四庫本作「空群之願」。

西樵山人歌

馬生自號西樵子，家住東湖藕塘裏。

朝雨看沉屋角雲，春風吹上堦頭水。閒來
著書還種花，隣園日聽啼慈鴉。長鑱短鋤
置不用，自名樵者真浮誇。西樵大笑爲我
說，曾夢羊城見高闕。青螺壁絕抽紫霞，黃
木灣深瀉紅雪。羽衣前度指一山，山高與
汝同難攀。西樵名山亦名爾，自今爾是西
樵子。我思南中有奇嶼，萬仞羅浮障春霧。
夢裏長從嶺徼尋，醒來仍在江村住。西樵
何幸得此名，此名竟與名山爭。騎鯨欲去
不得意，枕柯將爛非無情。念爾東湖濱，日
日放船好。隣園有泉亭，西樵有聽山堂，在黃圃
左。西河《黃家亭子》詩：「西樵山人隔巷居。」幽清似瑤
島。前提採蒲根，中流滌蘭草。就君長向東

湖路，時聽流泉不能去。今來翻作西樵歌，
恍倚空崑桂之樹。西樵今亦名鶴樵，薪烟蘇
雨當凌霄。西山縹緲不可見，翱翔爭比他山
高。南還將上匡廬嶺，看爾西飛一羽毛。

放歌爲劉二漢中留別

王孫來時桂花發，王孫去時春草生。
問君何以久居此，只言爲有劉生情。劉生
意氣邁碌碌，好我逾于好金玉。解褐頻酤
市酒紅，剡牀不用霜芻綠。我本羈旅人，天
涯任奔走。驛店聽曉雞，旗亭折秋柳。彈
鋏辭里門，吹簫渡江口。渡江潛作瀨上行，
驚翔之鳥傷予心。何意君能好我摯且深，
令予忘卻蘆中吟。朝來共藿糜，前廡無用
梁生炊。晚來共紅燭，街鼓沉沉倒醺醪。
一日不見亂心曲，祇有倪寬相對坐牛角。謂

倪之煌也。此際驩歌樂相樂。^①自此勿言淮水長，濁泥數斗淤難量。勿云淮城有千仞，當此高懷不堪準。我今將住劉伶臺，寒風斗酒長徘徊。不然攀爾桂枝樹，且與劉安共晨暮。無如唧唧鄉井情，方春竟逐王孫行。臨行不識中心苦，試看萋萋春草生。

渡河寄大敬徽之憲臣并呈張五杉張七梧

姜十七廷梧丁五克振吳二卿禎顧大

有孝

河水將流漸，東行渡枝津。寒風吹襟裾，使我思故人。故人在何所？云在舊鄉縣。炎天三伏時，送我走江甸。晝行蘆中遲，夜行瀨上淺。三吳舊知予，故呼我王彥。渡江旅集燒燭枝，前楹歌發如流絲。酒酣銜泪不能下，低頭自弄黃金卮。座中

有客向予指，此是江東小毛子。張祿更名識被袍，梅生變姓詳居市。直前把袂慰疇昔，賓客盈堂盡前席。銀餅高瀉傾一時，金管豪吹快終夕。自此至江介，車轂日來諗。渡江一百日，九十就人飲。就人飲酒可奈何，他鄉歲月真蹉跎。渡江王彥今仍在，曉日寒風又渡河。

蘇曰：西河出游時，指壁間東漢人名曰：當名王彥，字子方。他日天涯相問訊者，王彥耳。故云云。按詩中事，西河渡江，飲楊明府宅，忽座中群起慰勞，遂不能諱。西河別有詩云：陶朱游子姓，毛遂野人名。李遜民贈詩云：一名在何愁范叔寒，皆謂是也。

觀滄海歌讀愚山觀海集作

我欲登天孫，俯視踏滄海。躊躇志不

^① 上「樂」字，四庫本作「且」。

決，展卷發愧悔。展卷忽讀觀海集，滄海蒼茫水波溢。前開岱嶽捫天關，下撼洪河蕩奔日。魯源村北闕里開，聖門觀者難爲才。巴西作傳詎仁術？田何受易無文裁。愚山慷慨董絕學，朝發魚臺暮姑幕。斗柄千年指玉衡，龍門萬丈飛銀鰐。觀于海，弄海水，只有鴻流亘天起。浮雲瀉其中，星漢簸其裏。前臨海嶠自凌躐，那用江淮理舟楫。青天泛浮槎，片片似落葉。浮槎過海鏡亭，還看岫嶠蒼苔青。女郎山下丹花發，驛使詩邊紅泪零。集有《禹廟碑》、《海鏡亭記》、《登女郎山歌》、《和磁陽驛女子題壁詩》獨憐此地李歷下，欲倒滄溟向天瀉。歌成白雪好名樓，題卻黃金豈無價。宣城浩蕩不可數，自有文章變齊魯。渡海何須漢將船，驅潮不用秦皇弩。宣城好我如好璞，鼠魄還題卞和玉。我知宣城知其深，滄海滔滔涌陵谷。當年

刺舟還海中，成連既逝波濤空。今來我亦望洋去，隨君觀海乘長風。乘長風，渺以漫，但知觀海易，不悟爲水難。奔濤湧洞震星嶽，微流浩渺揚波瀾。我欲從之水潺潺，瑯琊並歷下，盡作臨崖觀。不信但觀觀海曲，躊躇浩嘆蒼烟寒。

陳州村人或賦上陽白髮人者毛姓過聞而感焉

河南河北不種麻，上陽宮中無好花。玉溝流水載花出，從此宮牆不能入。宛丘東路桑落村，漂流近在村東園。黃門持鷄晚歸寂，公主望鄉朝負暄。西山盜賊走春電，花落重飛舊巢燕。舞鷺翻垂簾宿衣，漚麻添作西宮線。金輿入蜀未得歸，道傍不用傷蛾眉。上陽白髮誰家賦？能使傍人

雙泪垂。

食熊蹯口號呈姜黃門

坐我兩水亭，飲我五雲館。中庖出熊蹯，鮮濃滿螺盃。青梔花發桐樹涼，紅魚刺尾游銀塘。南風吹吹拂巾袖，下箸一食神氣揚。主人告我是難熟，澳釜爍蠟晝長。曾侯枉咎宰夫暴，老龜須用千年桑。

再食熊蹯口號

易牙調苦辛，伊尹負鼎俎。熊掌亦我欲，食之快起舞。翩躚舞罷雙泪流，鋪藜含藿肝腸羞。爭割夏后兩龍肉，未厭君夫六駁牛。清絲嘈嘈酒滿鐘，食熊并食熊蹯松。何時借宿長楊館，更向山頭射熊。

即席贈安陽許三禮進士南華山莊讌集全
朱大士曾沈九胤范令弟華葉大雷生祝
弘坊金燾諸孝廉作

鄴城才子東揚客，新着單衫棟花白。
因尋神禹治河經，遂跨秦皇纜船石。當年
獻賦意氣雄，奇文驚動明光宮。夷門結客
滿河朔，蘭亭高會來江東。炎風六月雨初
歇，澹日熹微障雲葉。樓船出郭柳港涼，遠
聽啼鶯駐輕楫。紅箋曾約西曲人，油車空
返東城闔。船牕四啓信流發，大山小山如
錦鱗。南華山莊石橋裏，句踐傳來照龜址。
叢英茂木深滿園，獨立空青一亭子。紅蓮
落蒂挂石槎，長竿曲上交藤花。清漿凍酒
雜瓜李，高欄曲檻生雲霞。過江許掾思如
髮，魯國朱家髯似麻。葉公好龍有奇氣，中

酒清譚更超詣。杜秋有約恨未來，蓮衣水面空相裁。風流沈郎善吹笛，倩我爲歌古惜惜。幾番涼氣襲袂生，一片流雲滿山白。江東王謝未易期，奏觴豐鼓稱南皮。菰蘆吳儉何幸，重逢鄴下黃鬚兒。藤花初落日初暮，畫楫還尋若耶渡。漫賦漳河銅雀詞，但飲前山炤龜處。

寶刀歌送姜垚遠行

并序

姜垚公子游晉陽，挾寶刀以隨。

寶刀千金裝，粹若朝芙蓉。攜之人晉陽，翼翼驚游龍。晉陽占地負朔易，簫鼓汾川動春色。砥柱峯高竹箭橫，天門關外楊花白。翩翩公子裘馬新，幡然願作西都賓。奇文準擬拔河嶽，灝氣直欲凌雲津。春風二月固陵渡，九坂羊腸太行路。古署從教

倒屣迎，前途莫怨班荆暮。我登君榻裁兩朝，夜譚新史傾洪濤。徘徊忽綰柳絲別，令我醉酒心醺醺。我不能爲雲，君已能爲龍。追君那得隨長風。去年曾買兩刑劍，揚華一辨雌與雄。雄者白佩儼星列，雌以與弟同追鋒。垚二劍，以一與弟用。今持寶刀漫嘯喑，但使揚華似冰釋。從容麾示晉鄭間，西去何人不相識。

睡石避兵上塢作

毛牲睡石石如馬，滌滌水聲走背下。豫章葉密風四來，葉搖隙開日灑灑。老人釣水跪雙膝，石穿膝穴釣不得。北山山頂有白雲，早歸好避鴉頭軍。

浦陽江南五十里仙人崑與百藥山相對峙

毛甡登陟之慨然成詠

十三始登山，見山如見鬼。十五見山久，踏之似牛豕。仙人之崑對百藥，驟見猶然起驚愕。魑頭類足何處來？頓使崑前倒行脚。當年策彊執神鞭，欲驅此崑神山前。彊項不得卒到海，仙人就居近有年。四圍削琢作門闥，轟騰煇爛鑪竈潤。攢空岬嶸起萬焰，燒出丹砂紫花片。在旁有石類駕鼈，前當巨石鼈將逃。修鱗入溪淹鼈足，昂首絲絲細噴玉。或傳此鼈腹虛空，仙人產兒坐當中。八月水枯穴溪底，硃旗石竿羅青葱。枯查倒海插石罅，千年海生石山下。祇恐此鼈負崑去，黑風驟雨駭秋夜。楓橋山人老蓮子，曾畫富春江山水。一日

畫得一幅成，當此一月不得似。我今勉強攀天關，仙人作歌留樹間。向前倚樹和歌去，西呼茅狗聲斑斑。

山有石翁嫗

樸父不死東南隅，千年老病無衣裾。黃河不清父不死，卻在前山綠蘿裏。綠蘿垂垂坐兩石，石裏生成有骨格。世傳老父好此山，挈嫗同來作家宅。早間洗頭玉女盆，晚偷鬼火燒松根。紅杉紫杪藉衣履，乳麕鸛雀成兒孫。琵琶灣頭有少女，紅裙猩猩對風雨。黃姑卻上天漢邊，日盼流黃最心苦。老翁宴坐絕朝夕，春花滿頭秋月白。天吳欲牽老嫗去，只挽崑頭桂枝樹。山有翁嫗桂有枝，羨君婀娜長無知。

題倘湖讀書圖爲來十五集之給諫初度

倘湖先生讀書處，幾疊湖山繞春樹。

綵幟初爲錦汧游，隱囊高踞繩牀暮。皖江
司讞曾守城，登陴註《易》退賊兵。還歸青
瑣頓辭去，封章七十留筐簾。湖山盤盤築
書塢，臨湖幾度清明雨。碧柳朝開彭澤樽，
紅衫夜伴香山舞。前年居我此湖北，檜漿
蘭舟蕩瀟瀟。月明水靜語有聲，日上岡寒
炙成色。先生晨夕湖水濱，披圖恍對滄洲
春。羨君原有藍田筆，寫出山中唱和人。

山霧引并序

予自江上還，避人樓家沓上塢之石
橋莊。早起觀霧，初泛絮海中，既爲茅

雨，剴然裂響過，濡洒而畢，則早食後矣。
日涉山中境，不能悉記，寫此寄與舊游故
人，用代敘語。

山中大霧暗高閣，咫尺不辨閣前竹。
朝光初上欲破難，蒼茫如在環瀛間。須臾
日色拔松頂，將破松枝漏光景。忽聞一響
裂萬壑，大霧驟斂如雨落。我來閣中觀素
書，窗紗几漆疑水濡。竹根初青日初出，此
時已及數竿日。入山數載恐不深，大霧欲
破驚人心。我將深隱共玄豹，藏入霧中誰
得尋。

擬古曲聽商生徵說彈琴作

太傅府中銀燭光，永恩樓上月輪涼。
珠徽璧軫甚的皪，新聲舊韻何悠揚。年少
商公子，彈成夜度娘。欲踏園頭雙蛺蝶，恐

驚門左兩鴛鴦。

金烏薄栖墮翠林，公子披衣拂綺琴。
梅花調發春月起，楊柳渡暗暮潮深。名姝
妖女判不寐，聞聲銜恨獨相尋。子期真善
弄，田連猶知音。

颺颺閣中風，脉脉絃上語。海鳥汨綠
波，野鴨翻清渚。銅壺喑咽流春聲，玉馬轆
結生夜情。手指攪捋不終曲，心想寂寞難
爲聽。春花已靡爛，春月又分明。莫將卓
氏屏間意，寫作雍門道上行。

朱絃七條琴上絲，白石一闕口中悲。
楚妃愁坐久無主，王昭望鄉不得歸。從君
唱復三嘆，坐令春草生繁滋。

閉門行

湖南風生湖北涼，買酒湖北吹酒香。

湖中女兒渡湖去，船頭雙載黃竹箱。前湖
荷花蔽湖路，誰唱蓮舟買荷渡。^①紅船看入
荷葉中，欲採荷花恨遲暮。明朝伏日須閉
門，莫行荷路傷荷根。後漢令伏閉盡日。

草堂花枝詠

有序

避人後七年，暫得歸城東草堂，睹見
花枝爛然，不能哭泣，乃爲之詠。

草堂三月花枝紅，東風細雨春濛濛。
夜來燈影動花葉，炤見棲花綠蝴蝶。牆東
高閣翳紫霞，隔牆一樹紅梨花。隣家少婦
捲燈幔，坐對梨花起長嘆。幼時北里看鞦
韆，梨花吹落衣帶前。今來拾花種花子，又
是花開碧牆裏。

①「渡」，原作「度」，據四庫本改。

飲祁中丞東書樓同張四梯張五杉姜十七
廷梧蔡五十一仲光觀祁五理孫藏畫書
事并呈祁禮部彥佳姜別駕幹

清江細雨暗遙郭，浮雲杳靄居上頭。

銀鉸美酒瀉行客，招我東壁藏書樓。樓頭
遍插李侯架，玉軸金籤滿前紉。嘗餘幃子
寫丹青，更見屏開舊圖畫。滕王蛺蝶銜綠
苔，江都駿馬飛黃埃。龍瞳欲點風雨下，虎
頭落筆滄溟開。憐予畫理本未晰，金錯三
過頗疑惑。遠公曰：宋唐希雅畫學李後主金錯刀，書
有筆三過法，此是以書法人畫者，故云疑惑。張杉同

我快指觀，恍若洪濤盪胸臆。于今只愛陳
老蓮，蘇州待詔吳興錢。烏程關思亦超絕，
君家尚有祁蟬仙。我欲雨中摹一幅，姜九
西游賦黃鵠。主人便起經且營，細拂鷺溪

柳條綠。酒清肉美催飲頻，檐前驟雨傾盆
鉸。畫成相視頓開霽，生綃捲出秦峯青。

寓高家亭子午日後黃大世貴蔡二爾趾舒
四起鳳戴金劉二漢中舒章周麟童衍劉
三琯移尊過飲率賦兼呈黃二翰樂大六
舞高儀淑光淑

天妃宮南一窪水，前有高家小亭子。

女牆青草環曲沙，幾疊紅欄傍沙起。水光
如鏡千頃多，風來吹縐波中羅。波心一徑
似裙帶，橫橋結束分沿渦。橋邊野花夜棲
鶴，此地曾經種靈藥。白日昇仙舊得名，湖
中有昇仙橋。綠鬟蛇女今難索。我來亭中值
夏初，菰菱接水生紅魚。開欄移榻近沙岸，
沙邊一望真清虛。黃梅未過又重五，空亭
尚對黃梅雨。珠傾艾葉垂碧波，血濺榴花

隨遙渚。良朋好我移酒尊，烟雲萬疊迷黃昏。斜陽暫啓炤東壁，明霞遠映迴孤墩。酒酣鐘鼓寺中發，野火前堤乍流沒。清歌幾曲聲滿湖，咄吹蛙吟一時歇。東湖深處黃氏園，鳬亭依倚園東軒。樂六舞所居，名鳬亭雨餘嘗就野鳬飲，亭中蕭灑誠難言。此亭縹緲有奇趣，亦在南湖最深處。良朋四坐皆盡歡，恨不同留野鳬住。清明上巳醉裏過，他鄉午日還高歌。酒酣起望南湖水，欲泛輕舟奈雨何。

同王徵士聽楊太嘗彈琴篇^①并序

毛甡未識楊太嘗，亦未聽太嘗彈琴。江西王徵士每稱太嘗通明音律，尤善彈。崇禎十六年，用軍功轉爲太嘗官，使令正樂。嘗曰：「五聲乃亡角，民流至耳。」所

攜有二賜琴，爲唐開元供奉樂器，祕保勿彈，時取他琴操數章，或出涕。徵士有詩十篇。和曰同也。遠公曰：「和亦稱同。」如盧照隣《同紀明府孤雁》、王維《同崔傅答賢弟》、張說《遙同蔡起居偃松篇》、崔泰之《同日知光祿弟冬日述懷》類可見。時以沈佺期《遙同杜審言過嶺》解作「同過」之「同」，甚誤。

成連入海不復返，人間尚有雍門周。呼天搶地抱焦木，一鼓再彈雙泪流。晉侯清徵召殺禰，楊氏宮亡失行在。五音升降得喪殊，何事民流角聲敗。蕭郎左衛本戎伍，能定明堂五行舞。誰憐故器抱殷遺，遽使新聲寫淇浦。開元供奉燒尾琴，上皇賜比雙南琛。梨園既散海青死，但留篋底空沉吟。當年大合駕象輅，尚對皇娥鼓瑤素。

① 本篇四庫本未收。

鼎湖龍去竟不還，自抱烏號哭晨暮。毛牲
家畜潞國絃，諸王頒在崇禎年。欲貽太嘗
共搏拊，天涯修阻思茫然。從今大雅日淫
漫，莫遣風流使中斷。他日相逢袁孝尼，願
得先傳廣陵散。

放歌酬王孫晉詒別

東行不得觀滄海，策馬復至南昌亭。將
浮沅湘入衡嶽，悠然萬壑踰青冥。南風五兩
泊河渚，酒酣日落將揚舲。忽言欲別王子
去，中酒起坐醉復醒。王子當今一人傑，少
小能文過江薛。十五彎弓射浙潮，二十裝金
返南越。無端見我喜我狂，傲我黛筆書堂
堂。千秋知己莫過子，他日青雲藉君爾。此
間好友倪與劉，森曰：指倪之煌、劉漢中。憐予詩
句時追游。小弟戴金更多事，日訓兒童使彊

記。龍質錄西河詩授子弟。爭知心雜指爪枯，錯
應紛酬總非意。那如王子八斗才，落筆滔滔
等閒視。君不見，毛牲策馬濟上來，夜涼獨
上韓王臺。車裝暫稅小亭子，亭下周遭蔽泥
水。朝亦渡水出，暮亦渡水入。車轂不得
通，褰裳坐，相失。猶然方幅滿几案，蘸墨濡
毫日揮汗。可憐貧賤不自繇，役思勞精受人
慢。逝將西上黃鶴樓，先遣樊素迴江州。仙
人天上不可待，白雲足下還悠悠。憑君送我
千秋意，瀉作舟邊新水流。

遣侍兒歸舟江口午日相待

王郎自迎桃葉船，我今送汝還江邊。
水芹如帶曳艇子，波面晴帆共霞起。宜男
花發紅滿枝，深江莫理絃鞦絲。渡頭喚買
豆娘子，正是我來江上時。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子又字大可稿

七言古詩

上巳與故人二首^①

他鄉既度清明節，客裏重逢上巳天。
當此暮春將盡日，不知歸國是何年？可憐
修禊蘭亭侶，正值流觴洛水邊。

洛城游騎行春晚，曲沼晴沙盪日曛。
客子採蘭紆紫佩，女兒贈藥洗紅裙。途中
製得甄神曲，讀與陳王不忍聞。

會川吟濟寧會通河也。

君不見，會川涿涿東南行。千艘萬艫輓
漕粟，朝光未動鉦鼓鳴。滎澤既已堙，沅河
不可量。通塞寧有分，浩嘆會川上。會川樓
觀雉堞高，前臨園闥穿長壕。平欄斜抱濟上
橋。欄邊紫蒂花千朵，橋上青絲柳萬條。千
條萬朶花共柳，狂客樓頭舉杯酒。紛紛車馬
爭水流，疊疊芻糧過丘阜。樓中有女貌似
花，長裙八幅裁朝霞。持杯善唱採蓮弄，能
使江南客心動。大官駕舸舫，球樓捲珠箔。
巾車并明駝，幪紗映雙目。鳴鉦伐鼓上都
去，滿日川光起烟霧。更有東西估客豪，錡
篋金箱不知數。娥娥紅粉最可憐，朝朝暮暮

①「二首」，原無，據本卷目錄補。

娼樓邊。酒酣雜坐理瑤瑟，斜陽散落紅簾前，令我舉首心茫然。君不見，東會川。

夜飲倪之煌一草亭放歌并示劉二漢中王

二弘昌

十日九過草亭坐，一日不過思殺我。
檐前沉復梅花開，啾啾鳥雀啄藥來。蠟盤
燒燭閉柴闥，駙馬巷南街鼓發。廳鑪着火
淹酒紅，菜瀝松羹下匙滑。蕭蕭風起短袂
寒，醉歌一曲那呵灘。屏前積水見星墮，暗
中孤雁號雲間。罇浮琥珀燭光度，起看梅
花繞涼露。東邸賓筵恍舊時，南鄰主第今
何處？相過莫使相見稀，劉生斗酒能忘
機。只憐王子清江去，三過草亭人未歸。遠
公曰：倪先將軍多座客，又《彭城行》亦有「先人李廣」諸
語，筵賓一句想指此。

登天門山望江

晨登天門巔，俯瞰大江渚。江流浩浩環
石根，細激崑花散成雨。崑花灼爍當水關，秋
棠石隙青苔斑。盤旋曲磴越叢莽，峭壁直下
波濤間。峨嵋山亭倚博望，與此東西屹相向。
世人相視稱天門，我來已據天門上。天門巖
窠朝日開，峨嵋窈窕烟霏迴。小鬟十五共追
陟，前凌縹緲超塵埃。青天萬里瀉空濶，欲上
天門躡天闕。憑將峰嶺看浮雲，不向波間捉
明月。橫江江館千古愁，螳磯牛渚思悠悠。
振衣獨上天門望，惟見長江不斷流。

白雲樓歌

有敘

游飲禹州州署，楊花飛飛，望白雲樓

爲嘆興。

白雲樓，高接天，雕甍玉柱相鈎連。上看挾飛鳥，漠漠翔雲烟。下看垂溜懸飛泉。憑欄欲數城外山，卧聽潁水流潺潺，郡王夙昔居其間。啓禎之際藩府稠，郡王十七留禹州，當時各請建飛樓。敕地命名巨細分，博聞爲最次白雲。白雲者誰懷慶君，仙人樓居饗王孫。嶒嶸金碧日月昏，鈞天之樂歌管翻。青娥紫袖抱瑟彈，迴若細雨吹雲間。聽者若寐欲寤難。天陰晝晦歡宴促，蕩蕩城門烏啄肉。一從流寇亂中州，萬瓦千楹總陵谷。白雲樓，今尚存，下有斷垣上有軒。土中金絲盤，井邊玉絲綫。絲直萬錢，萬絲十千貫。摧碎棄井邊，土澁石錢滿。闢樓植瓦作州署，重鑿青天入雲住。山頭日出揚曙光，風裏楊花落飛絮。使君拾楊花，飲我樓外亭。通池引曲溜，激激樓

前鳴。持觴一望樓頭絮，幾欲登樓白感生。

贈隴西羅生

金城河北飛黃雲，隴西豪士天下聞。結交意氣重然諾，令人不數平原君。白臚赤鬣騁寒磧，卻到徐方作賓客。許汜難同下邳樓，羅侯舊有東川宅。涼風吹劍水，行，南遊莫宿陽平娼。四維原是雷塘侶，只問塘西十八娘。

飲廣陵舊城酒壚同胡五舍人張十四判官

醉後作

黃花開盡朔風起，買酒揚州舊城裏。沿城數里有狹斜，十五當壚對梧子。溝頭水淺不炤衣，開元才子旗亭稀。江南雁歸

不識路，日暮且來江北飛。

攜條兒宿謝墩書感

謝郎東野春融融，春鳩日啼高柳中。
小蠻朝粧裹花葉，開箱自揀春衫紅。烏衣
桁南綠波繞，簫鼓盈船度春曉。不惜聽歌
都護哀，但道彈箏貴官好。過江遊客遊且
吟，草堂無復留山陰。小蠻空上江南路，欲
賦江南傷客心。

結交行贈卞生利南

結交亦已遍，那知有若卞利南。洛陽
劉生騎黃驄，當此匿影不敢前。毛牲居都
亭，鬱鬱抱足眠。東鄰有阿侯，十二學得彈
箏篴。酒徒載酒挾雙枕，將買箏篴誘我飲。

先期桑下逢金夫，踟躕那得石氏珠。卞生
利南未識面，驟雨衝泥似銀箭。白驪毳蓋
油襴襠，奪卻黃金擲珠串。爾時在座酒未
巡，忽攜鴉髻來如神。毛牲素矯蹇，詎敢當
此情？酒徒相顧喜且驚，毛牲辭讓不得
成。平明相約訪卞生，乃在南城之南曲巷
裏。前對市門後臨水，水亭深深出水底。
水波浮動嘗有風，四顧乃在菰茭中。橫欄
複閣水面通，閣中紅袖千芙蓉。生平與少
年，相逢白鼻騮。不意歷此都，乃過卞生
家。君家最易知，易知復難忘。但唱結襪
子，莫歌團扇郎。結襪當結君，團扇徒自
傷。自傷仍欲渡江去，謝爾要予種桃樹。
白魚總駕連藕船，且醉城南狹斜路。

霖曰：西河避人時，爭爲作室家計，丘季貞千里爲
覓妾，卞生其一也。曾詢卞生事，云生實奇，債弁鬻家
婢，爲金夫所有，西河之約稍爭後先耳。謀諸陳給事，

思挽之，未決。生于暴雨中，着油繡襦，策驛奪弁金擲還，挈其婢來前，衆大驚，翻以嫌意多未便。西河亦謙讓至再，復辭之，然生誼不可少也。聞是詩成，或錄之，粘秦郵旅亭。閩張孝廉元夫，豪上也，咨嗟曰：「是何時人！」復泣曰：「是吾友詩耶？」收之去。然是詩則已傳江北久矣。

重集閨園醉宿賦贈劉昌言進士暨始夫始

恢二令君^①

去年來此園，荷根出水枯葉寒。今年來此園，雨餘又見荷珠團。此園久別亦可念，況復園中主人面。春風送我入洛陽，上巳清明不相見。新禽啼遍蝴蝶飛，畫梁乳燕捎紅泥。蒲葵滿徑草花落，執手慰勞還歔歔。坐我桃竹茵，飲我木瓜酒。西亭懸葛巾，東厨滌梁簞。石枰分踞恣酬酢，樹裏斜陽散幽壑。暝霧初開華燭明，留我溪南

最高閣。閣邃翳月光，燭明炤深樹。我念主人情，流連不能去。流連高閣月樹涼，捲簾欲倒黃金牀。主人本是金閨客，將赴長安曉馳驛。有子承明獻賦還，同向天衢展飛翮。我念主人不能去，主人好我且還住。空園寂靜溥露華，落月幽清滿江路。園花開盡當復開，江南歸客猶能來。夜深相對情無已，更盡亭前酒一杯。

灌湖聞笛

灌湖西路風蕭蕭，湖心晚來生晚潮。孤舟回泊漣下橋，橫橋枯柳垂長條。忽聞橋畔笛聲發，遠趁風吹乍幽越。人耳疑聽塞上鴻，回頭不見關山月。我今將上黃鶴

① 夫，四庫本作「六一」。

樓，烟波渺渺思悠悠。樊山再啓謝生宴，蘋
溪重汎洪岸舟。此時一聽桓伊笛，能起千
年江漢愁。

秋風來辭寓居吳陵後遷九龍岡作二首

秋風來兮吹客衣，芙蓉閣邊秋蝶飛。

我行吳陵不得歸，故園八月荷花稀。荷花
有紅又有綺，可憐不作游子衣。秋風吹吹墮
流水。衣與稀韻，綺與水韻，此是創調

秋風來兮吹客裳，九龍岡邊桂樹香。我
行海陽過江陽，廣陵八月秋濤揚。秋濤雨來
漲官閣，可憐不得還故鄉，日上西陵看潮落。

宴秦郵逢故人將歸

膠西廟前見新燕，秦郵亭邊折野桃。

相逢故人解黃綬，可憐細草抽青袍。孟城
幾曲假行幔，甓社一湖橫小舸。北來寓客
有王、謝，南皮佳賦推劉、曹。高館尚縈紅
叱撥，美人正抱紫檀槽。飲酣促坐倚酒樹，
氣合欲行遺寶刀。白晝翳雲翻碧落，春風
吹水漲紅濤。仲宣避地登樓好，枚叔爲郎
去郡高。今朝聽歌不盡醉，明日看花空
自豪。

江行感懷

石帆山下秋風起，燕子低飛渡江水。
越客乘舟趁上潮，倒泝江陵幾千里。龍江
關微下水遲，可憐五馬浮汀涯。江南王氣
總銷歇，山前幕府空逶迤。我將浮江拾蘭
葉，西上峨嵋看飛雪。夜汎長江無限情，獨
坐江波望秋月。

艷

曲爲友作

抄作「感寓」，似寓「也」然

當如駱賓王「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王嬋妃贈李

榮類。

吳姬二十粧正濃，橫江甲第葡萄宮。

鬟垂倭墮鬢雲黑，大開曼臉新花紅。屏前
屏後不相見，欲顧還憐掩團扇。翠黛遙分
雨後山，湘裙低捲風中練。金張家世五侯
宅，大者侍中小執戟。門左鴛鴦飛未連，坐
中桃李看成碧。陽春麗日炤階彤，曲幕重
簾兩相啓。錦瑟斜牽寶篆明，銀牀背樹銅
盤紫。夜來明月海底珠，江魚尺素天邊書。
五都密意投宋玉，茂陵多病懷相如。沉沉
夜漏發魚鑰，先遣雙成恣驩謔。赤鳳青鸞
婉戀殊，^①女師太傅然疑作。烏啼曙曙火螭
黃，風吹雨霽愁山陽。喟音宛轉屢哀歎，歡

情失據還高唐。瑤桂綵服九華帳，不是人
間是天上。漢女燒珠減怨思，曹王撫枕增
惆悵。扶桑有木西有枝，雙鷗到死猶相思。
竹竿嫋嫋溝頭會，挾得錢刀當對誰？

集宋中即席贈梁園諸子

夏城西望春雲輕，大蒙小蒙花欲生。
晚來飛雪灑寒兔，誰著梁園舊時賦。茅堂
風細酒復香，江東才子還遊梁。故園賓客
久寂莫，魏生雖老猶康彊。^②東過
太丘里，曾訪練公子。公子亦遠遊，空看鄴
橋水。我今將上商丘驛，一宿侯生著書宅。
四憶堂前吟未成，無數松楸繞南陌。當年
侯氏嬾耆舊，更羨忠貞練司寇。中原遺跡

① 一說，四庫本有「終」

總草萊，沉復微文落人後。菁花被地蘼葉開，座中猶是梁園才。茫茫一望傷心處，只有梁王舊雪臺。遠公曰：練公子，石林司寇子也。四憶堂見侯朝宗詩集。

投寓長橋蘭若聽竺蘭上人彈琴

我行太湖傍，不見太湖水。長橋蜿蜒如斷虹，橫卧青茅白茅裏。天風騷騷吹客衣，我行不住增心悲。湖邊蘭若種蓮葉，中有竺師作蓮說。香氣吹開一片雲，涼陰堆作千年雪。飄飄攜我入深處，湖口相逢宛如素。笑彼漁郎花底來，憐予窮上蘆中去。秋庭日落當夜陰，竺師爲我彈鳴琴。青天澹澹湖水深。秋躋初作玄鶴舞，矚眙再起蒼龍吟。我聞黃華子，秋風生古道。客子時一聽，日夕傷懷抱。又聞走馬引，躑躅荒

山曲。草根纏其魂，蒺藜傷其足。豈如竺師之琴悠以閒，上有千仞之高山，下有萬里之波瀾。客子聽之心連連，竺師爲我記其然。須知我意千重遠，只在君彈一掉間。

遠公曰：叔氏之投竺公，由顧茂倫也。時竺公以

彈琴截叔氏瘡，另有一詩謝之，今不存。

桂樹謠爲劉進士謙吉尊人雙壽

射陽湖畔清淮陰，團團桂樹環深林。大枝駢榦翔綠禽，小枝千蕊千黃金。大枝小枝高雲深，高雲熠熠滿庭戶。前列層城後玄圃，萬葉裁裙拜木公。桃花醴面隨王母，木公垂老髮未皤。西來王母能高歌，歲星掩映動瑤闕。婺光燦爛紫青螺，雙雙相對驩如何。君不見，劉伶臺下有劉子，七十高堂共甘旨。舞袖新披宮錦袍，稱觴況挹

仙厨醴。人生有子貴如此。君不見，劉家
桂樹漢代栽，淮南千載猶花開。

集淮陰舊城醉中送白門任金吾北行

鳳凰臺上金吾子，醉藉寒風卧淮市。列
戟曾扶春殿前，^①幽居近在秋花裏。蕭蕭蘆
葦徹夜鳴，悲歌一上韓王城。黃河倒浪赤鯨
動，青天曳日孤鴻驚。茲方卑濕不可住，欲
看燕臺築金去。短舫還羈一飯亭，長帆竟掛
三洲路。我同衆客解佩刀，攜罇共餞青龍
橋。花宮百八總寂靜，胡姬十五猶妖嬈。^②
我欲勸君酒，漫歌折楊柳。楊柳垂細條，霜
花着人手。霜花撲簌淚滿裾，相思嘗寄加餐
書。竹竿籊籊任公子，莫向長安只釣魚。

春日同史使君遊潁上過張良洞作

鈞州官署曉日紅，披衣騎馬遊城東。
環溪斜度石橋潤，春風吹入幽崑中。崑前
有花下有水，巢父由來此洗耳。當日張良
未報韓，側身學道長居此。玲瓏破壁啓雙
洞，旁有些仙抱醺甕。金時皆巨仙居洞旁。洞閉
長留碧海雲，崑傾不下丹山鳳。使君慷慨
起開鑿，重見幽棲舊丘壑。二月良辰天氣
新，士女同來種紅藥。我慚巢父對水流，
使君立志需封留。鳥啼花發水漠漠，山空
日靜春悠悠。流連雜出酌酒醕，將共使君
返州府。女伎能爲楚漢吟，且向崑前再

① 「戟」，原作「錡」，據四庫本改。

② 「胡」，四庫本作「吳」。

歌舞。

洛州寒食二首

洛州城東李花白，遊子他鄉遇寒食。
晴絲百丈罨馬蹄，留滯嵩陽歸不得。道傍
欲折楊柳枝，手把長條三歎息。

洛州寒食柳葉明，春衣聊馬城東行。
遙天風息鳥啼緩，薰人日暖蟲飛輕。女兒
欲上鞦韆板，愁煞江南孤客情。

於黃申光祿宅豪飲

楚州多賢名，首推光祿君。譬如鸚在
霄，矯矯離人群。我來楚州甫三日，便向甘
城訪遺逸。叔度能傳外史書，潁川曾進通
侯秩。罇中酒滿座不空，酪漿傾出桃花紅。

金砧緩切鹿頭鯉，銀匙細攪熊蹯菰。酒酣
有佳客，清歌理蟋蟀。呼彼座下人，吹笙鼓
瑤瑟。時龔三鼎銘攜善笙瑟者滿下座。吹笙鼓瑟
揚素歌，盤中瀉酒如懸河。大官庖廚久無
餽，我愛樽前舊光祿。

河隍司馬吟贈王司馬

河隍司馬金閨客，家住蘭州大河側。
入塞驚聞竹箭聲，沿門盡漾桃花色。東流
近海瀉入淮，鹽溝鐵樹難疏排。龍隨九晝
驗神術，魚山屢塞真奇材。臨淮千里慶平
土，誰識陽平舊明府。濩澤帆檣任往來，江
都父老還歌舞。夫君係屬本右軍，嘗書白
練羊欣裙。力持鐵帚埽輕霧，高懸銀榜如
浮雲。森曰：拙菴妙書法，能援丈筆作文許字。生平
文酒過五絕，沉復肝腸對冰雪。廣武城頭

發浩歌，金城關外驅寒驥。我尋舊友淮水濱，慕君高誼高嶙峋。枚臯有里皆佳客，劉安滿座盡仙人。曉衙初啓幕烏煖，淮海相逢在秋晚。歲宴難聽越客吟，晨炊又值王孫飯。秋風瓠子天馬來，從君一上劉伶臺。大河積石從天下，河水東流亦壯哉。

楊童子歌有序

楊進士才瑰童兒九歲，文諷俊妙玉膚色，持觴隨楊君後，相驚神也，坐語新叶燦燦妙，理書嬰面長一句與之。思少時亦自見頭角，今就暮落故鄉，故人子李焜、李曜長大，蹉跎無復識知近狀，見童兒不覺生有羨意，未請字，曰楊童子。

楊家童子方九齡，錦襠朱帽垂銀鈴。清神皦皦濯寒玉，眸子瞭若秋雲澄。當軒

偃僂出拜客，騏驥銜花鳳梳翮。滿堂一顧嗟嘆生，出席驚看墮雙舄。逡巡行酒有神矩，屬對吟聯盡好語。胸中了悟懸鏡光，言下相通似桴鼓。坐來啁項當酒卮，欄邊群嫗思攜持。羊欣未長衛玠小，何物生此寧馨兒。我聞關西楊伯起，學術能明號夫子。數世皆生個儻人，皆與楊童妙堪比。又聞楊雄誦綿竹，有子童烏出塵俗。楊童今日勝阿烏，況彼非烏總碌碌。醴泉有根草有本，進士楊君擅材分。奇文海內爭頌揚，事親庭下能溫問。宮袍初着春宴稀，高堂念切曾馳歸。三年重對董龍策，至今侍養藏庭闈。楊君孝親宜有後，嘖嘖楊童豈常邁。銜君美酒復羨君，不惜長歌爲君壽。楊童子真罕稀，手籠金鎖金花枝。他年把筆看花發，願寫毛氍座上詩。

彭城行送倪大之煌之徐州^①

彭城介芒山，中有歌風臺。倪子將往游，又值秋雁來。嘹嘹秋雁不可數，遠過雍門度河澨。漢帝宮前未敢行，豐人醉後猶能舞。粉榆舊社咨隱淪，嗟君本是聊城人。計然奇祕願興越，魯連浩氣能逃秦。河流馬頰下難返，遂去銅駝赴徐苑。卜宅長留伍相祠，同行尚與韓王飯。先人殺賊苦未封，藍田射獵曾稱雄。王孫負薪久寂寞，猶堪破產周蒙茸。吳鉤渙渙可截蜺，手把笑蓉散冰雪。況有新詩似少陵，長趨短豔俱神絕。子居淮河頭，我居浙水涘。相思不相見，唧唧兩無已。相思千載秋樹生，今來見汝淮陰城。娑羅百尺風雨掣，射陂千頃波濤驚。午橋把盞且脫幘，夜堂秉燭來吹

笙。朝昏相對啓羅幕，一草亭前覆寥廓。時見牆頭薜荔紅，幾陣風吹似花落。森曰：倪所寓名一草亭，前有薜荔牆，見濟南張孔繡記。青芻滿皂衣滿簾，聞君欲作彭城行。我持一樽勸君飲，當前況有王、劉生。時劉漢中、王弘昌在坐。劉生本任俠，王子未仙去。芒山日蕭條，豐沛不可住。君行豐沛我欲還，與君期遇東朐山。大風歌罷黃雲暗，記取千秋徐泗間。

①

本集四庫本未收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七言古詩四

黃浦午日作

海榴花發日正長，我游滬瀆逢端陽。
朱絲乍縮艾符小，畫舫欲開蒲葉香。南風
吹水水波動，簫鼓中流遠相送。入浦疑投
碧玉壺，滿盤堆出黃金糗。連橈並纜宛結
筏，驟見戈船遶堤發。橫矛舞槊戲艣間，紫
旆紅旌映天末。須臾甲士振臂呼，盤旋五
色蛟龍趨。拔幟似將驅海若，哀歌直欲驚

天吳。主人徐幹發清興，況復風流對仙令。
碧醕頻傾細淺迴，紅船幾處新粧靚。當筵
絲竹次第陳，沐蘭剪艾申江春。十年未續
羈栖命，欲繫新繒愁煞人。

秋潦接友紀事二首

六月無雨河岸枯，七月雨水填居廬。
墻頭巨樟低接葉，傍水但穴鳧與魚。錢唐
潮水漲沙足，上潮不共下潮落。君今晚渡
當晚潮，到門又值風蕭蕭。

積水在門月在水，主人明燈照平地。
僕夫倚壁馬嚙芻，相逢握手還欷歔。楚生
遠游橘爲頌，杜若爲衣蕙爲縫。主人酤酒
榆作錢，出門三借蓮葉船。

抱鵝出門行答王兵曹

抱鵝出門苦無力，棄鉏欲鉏鉏不得。

君家南面過百城，令我時時動顏色。前年就君觀祕書，秋霖十日仍空虛。茅山未許抽金篋，柿簾安能寫石渠。交交桑扈本食肉，有時食粟人不覺。謂我嘗甘蠶菜香，此事從頭總教錯。君今譽我非尋常，敢方李杜高文章。山前曉幙秋風起，那得寒釭焰影長。

毛詩

王贈詩云：「李杜文章光焰短，只因座上有

題周昉畫楊妃調笙幃子

宣州長史筆有神，貌花工貌丹州春。

風神妖矯絕凡近，徐熙崔白非等倫。開元

天子重傾國，曾把名花比殊色。清平三調倚玉笙，一唱沉香舊亭北。太真仙去上皇老，此事千年等枯槁。御苑秋風落紫槐，曲江春殿生青草。悠悠蓬島相見稀，名花再顧無光輝。宣州妙筆寫一捻，花樹龍葱映雙頰。恍若錦幔中晴風，繞蝴蝶下坐妃子。嬌似春花間，紅露寫朱唇。頭上金鸞釵，腰邊霞綺裙。手持玉笙思紛紛。便將釵脚子，挑入玉笙裏。炙簧塗蠟曲有方，竹管銅匙細堪理。不審寧王笛裏聲，與此參差又何似？三月三日洛水邊，我尋紅藥游晴川。凌波遺珮杳難續，姚黃魏紫空嫣然。誰展此圖向我前？名花傾國重新鮮。花繁映瑤席，障此蓬萊仙。比之號與秦，合坐爭嬋妍。只愁調笙度遲日，花萼樓頭呼不出。我欲重吟供奉詩，興慶昭陽總相失。崇禎待詔陳老蓮，妙筆往往傳人間。安得

倩掃吳溪烟。頓使宣州三絕筆，寫作浣浦雙流泉，與之重對開元年。

題吳趨唐解頭畫贈四明周廣文山水幃子

灌莽日霾迷，晴雲共洄滴。山亭故幽遐，惻惻人上慄。吳趨解頭唐六如，寫來贈作雙瓊琚。四明無數佳山水，恍見東窻幾洞書。

畫竹歌有敘

崇禎中，陳二待詔洪綬爲沈胤範畫鈎勒白竹，題云：「萬曆乙未，法華山貌竹數種，在無用老人卷。」李長蘅見之，嘆曰：「小淨名醉墨矣。」後爲權要得去。關中人張道民脫白驪馬易之，是畫

一種耳。西河毛牲觀畫采隱堂，咨嗟爲歌。

昔時蕭悅協律郎，曾畫白竹稱擅場。豈如崇禎陳待詔，別爲沈郎寫佳妙。分叢疊葉竹莖坼，剝粉漉青縱鈎畫。宛如塗隸手底枯，橫挂霜毫作飛白。翩躚逸落勢宛轉，玉櫛銀鈿素紗軟。淇女粧成一笑寒，湘妃雨後雙眉淺。當時記得住初地，偶借生綃寫幽意。拾去人誰等法王，年來自晒供豪吏。關中張生頗俠烈，八尺霜蹄易寒鐵。風梢勁鬣相佔當，正與斯圖鮮差別。驪駒既死健筆亡，迂兒蓮子盡摧藏。活禽生卉暫相見，青天碧色回花房。勸君展圖結庭戶，白鳳離雛掣毛羽。駿馬黃金何處尋？一望函關泪如雨。①

① 「一望函關泪如雨」，四庫本作「滿林蕭蕭聽秋雨」。

鞦韆辭

辭凡數刻，稍被改竄，此從高雨臣抄本。

東園紅繩百尺長，花竿繡版懸畫牆。
春風鶯語吹綠楊，桃花飛映花竿傍。阿侯
家本邯鄲侶，紅裙八幅裙帶颺。扶裙理鬢
顧鮑郎，倩郎催上鞦韆場。東園有女藏曲
房，拋絲擲帶盤繡牀。時當寒食呈新粧，曾
來旋舞雙鴛鴦。于今相對羞頰頰，自憐不
如繩上娘。初翻曲桁孤鳳翔，旋迴巾旆牕
脂香。驚看欲墜低復揚，桃花滿竿飛夕陽。

又鞦韆辭

北來小妓善懸綆，春風翻花弄花影。
南人長裙掃堦除，依稀學得亦不如。少時
曾看鞦韆戲，紅繩百尺遠垂地。此時正值

桃花開，畫版斜懸擲繩妓。驚鴻舞燕花桁
明，盤緗飛旆蛛絲輕。園牆觀看頓成市，一
時傾動瀟山城。十年兵革固陵口，寂寂東
園散花柳。紅繩畫板不復存，此妓城南作
人偶。春深三月猶坐家，脚能踏地手續麻。
草青日出各不見，翩翩吹落紅桃花。霖曰：一
時、十年二語是接對句。

來北沙有詩曰：誰賦鞦韆妓，桃根碧葉生。東隣

嬌女在，無限故園情。舊評曰：前辭邢尹相見時耳，

後辭則潯陽對泣矣，情文之妙乃爾

與朱山人飲

山人好飲耶溪濱，布袍角巾隨隱淪。
有時入山採苓朮，白日過市歌荆榛。^①方春

① 白曰：過市歌荆榛，四庫本無，手持櫻桃按此換。

邂逅廣寧路，云返姚江百官渡。踏翻紅藥
欹晚霞，傾盡青囊瀉朝露。耶溪溪水流復
流，紫花初落丹花抽。何時製得長房酒，還
飲龍山最上頭。

送駱復旦明府補任崇仁

橫秋官閣江日紅，三巖散瀑生微風。
飄飄僊令挾黃綬，還乘彩鷁臨川中。臨川
山前曉衙啓，橋樹蕉衣蔽階圉。雲滿欒巴
太守亭，人來謝客諸王史。關中曾食華水
魚，丈夫四十專城居。長輿扶杖久將起，浮
雲蒼蜺愁當車。黃金馬頭珠匣匣，直上天
門撞雙闕。合浦仍還海上螺，巴亭又掛山
頭月。義烏詞賦矜久傳，黃門花樹猶新妍。
揮絃夜坐琴高石，種玉春耕蕭氏田。明樽
祖輶下江潯，相望相思似秋浦。他日人傳

逸少書，盡是臨川墨池雨。

和張公子花驪嘆并序

全張公子飲康氏園，芍藥蔽晦，半萎
藉地。花驪跼足避紅，行遇塞紅，乃長鳴
不前，客有嘆者。

張公子，騎花驪，踏花長向花下過。張
家園裏舊有花，遠公曰：洛陽張家園、棠棣坊諸處，
唐時牡丹特盛，見《洛陽風土記》。今來且醉康少
家，青黃被地總難識，中有嫣紅好顏色。
洛陽方春明，溱洧已渙渙。芍藥家家開，紅
白互相眩。白花隱隱散千蝶，紅蕊輝輝映
雙頰。夜東風起上林，彷彿霜宵墮丹葉。
康園邀客開錦卮，落花繞路生紅衣。客來
迸作香車泥，車塵撲撲飛馬蹄。花驪入門

獨遙顧，不走亭前落花路。^①筋力雖瘦成嬌好，視行步步來嘗惜。萎羅綺恍度，扶風馬嵬里。土中蟬結香未零，石上連環碎難理。初看散蕊不忍蹑，繼見堆紅罷躑躅。誰將獵獵快燒珠，頓使深深見埋玉。顧使·抄作

誰使。哀鳴駐隴上，有似王伯輿。茅山一嘆息，千載生躊躇。更如衛洗馬，愁心著江樹。視此春芒芒，流連不能去。客作仰天嘆，我爲蹋地歌。蹋地休蹋紅，我欲騎花騾。騎花騾，休蹋紅，可憐紅落汙泥中。汙泥落紅亦無幾，願騎花騾醉花裏。

淮上逢施少參閏章自京邑還任抒意

朔風吹雨短袂寒，都亭遊子加晨餐。皇華使官苦乘傳，前驅羸馬來長安。飛蓬索索墮遙梗，此地相逢最堪省。韓信城頭

白雁飛，淮王宅畔銀牀冷。蕭條古驛絮語親，薄游同是隆冬人。百篇詩句驗予拙，十年宦跡愁君貧。臨江分守界西楚，閣皂山高望來苦。何意天涯對酒卮，前事今情又重數。君行當及休役車，我留淮水還躊躇。追陪不忍暫相失，晝談竟及宵燈餘。重尋湖口渡湖楫，烟水蒼茫遞明滅。祇愁南去見梅花，驛使將歸遇冰雪。廬山峯崒倒水青，相期還發清江舫。莫言知己重逢處，只在淮陰一飯亭。

喜逢南安趙司馬開雍入京率贈

去年渡馬湖，便欲登君堂。蹉跎入秋節，流浪過海陽。今來本欲下橫浦，爲訪湖

①「亭」，四庫本作「花」。

西阻秋雨。不見芙蓉渡口船，空搖白鷺洲邊櫓。拒霜花發紅滿城，洲前白鷺爭飛鳴。涼天清露日初出，忽聞司馬重還京。贛江浩浩向東瀉，馳驛相逢贛灘下。我爲湖海老逋人，君是江州舊司馬。天涯嘗苦相見稀，相逢各道長相思。丈夫慷慨爲知己，此地逢君感何已。梅花涼未開，春鶯又將語。承明定留君，爲君酌斗醕。匆匆斗醕恨未揭，萬里王程更前發。綵纜高牽贛水寒，相望秋山見新月。

人日途中登高作

去年人日馬上過，今年人日浮江波。沙頭草色又如此，故園柳條今若何？嵯峨江閣蔽江口，強起登高飲春酒。獻歲才看七日還，離家已是三年久。江城送客綵燕

新，家家門戶沙頭存。誰裁百福銀花勝，還贈三年未返人。

古意

木波城北霜霏微，玉狼山下烏欲啼。黃榆蔽關落平渡，白月夜上高平西。高平少年騁游騎，仰視雲中雁來至。迴身卻射榆影中，忽睹刀環暗流涕。刀環鹿速東隴頭，霜清月白雁門秋。清霜秋下稷西塞，白月夜落城南樓。城南樓上落寒月，拂拭寒砧掃秋節。玉杵敲殘雁浦星，金雞唱盡交河雪。交河雁浦何處尋？銀欄綉帳夜燈深。燈下綰鍼長嘆息，機中織素自沈吟。沈吟但坐露華濕，藁磴琤琮珮環澁。四壁寒蟬聽去頻，重城哀角吹來急。去年遠寄到龍沙，脉脉黃雲去路賒。今來塞雁歸飛

早，應見于闐秋草花。

柳花歌寓蕪城作

春風濯濯江南路，吹過邗關到瓜步。
邗關三月春草長，市樓大道怨春陽。陽春
初開日杲杲，大道花飛一何早。清明漸近
細雨來，繞樹游絲墮縹緲。游絲縹緲繞如
霧，縮入隋堤柳條住。隋堤柳色青瓏璁，媿
媿流鶯啼不去。流鶯啼處停玉鑣，依依拂
面盡長條。揮鞭既度紅欄曲，驅車還上綠
楊橋。紅欄綠柳心斷絕，隋苑隋堤有離別。
新聲三疊何處吟，弱線千條倩誰折。可憐
草青及春暮，可憐綠柳低還仆。青樓曳翠
綰酒壚，白馬連錢繫歸渡。低枝毵毵接長
坂，高枝蓬蓬白花滿。茫茫飛雪繞去遲，冉
冉輕綿冒來晚。翩隨晚蝶冒朱花，緩向春

烟拂玉鴉。幾時飄飄落西苑，幾時流蕩去
南家。南家西苑兩相棄，流蕩飄飄日顛顛。
春風吹去不上天，春燕銜將復垂地。初翻
積雨障輕塵，更度粧樓裊素茵。滿眼離披
不知處，愁殺東西行路人。

小補陀畫幃子歌

并序

紹興城東二十里許曹山，陶氏放生
池，凌子天翰將更名此山「小補陀」，報母
養佛。令楊明府作畫幃子，董孝廉爲歌，
謂牲曰：翰母禱于佛母而生翰，翰痛母
之亡，故擬報慰云耳。

君不見，曹山巖壑東郭東，中有巨壖開
琳宮。澄潭千尺插橫嶂，潭水澈淬潛魚龍。
巉巖兩楹架巨石，石蓋倒水空玲瓏。踰波入
石石四啓，小舟蕩漾穿當中。相傳神禹舊開

鑿，手遣巨靈剝碧落。斷鼉剝臂挂水心，焚
象抽牙倚崑角。風傾雨削如有神，清鐘梵磬
交冬春。天花散綺布松壑，好鳥說法通雲
津。會稽凌翰探幽渺，記得前身竺僊小。慈
王抱送稱善才，仙姆留馨似阿保。淒然思報
顧復情，青山碧水空冥冥。滄洲萬里巨波
濶，靈伽一片蒼烟平。漬淪海藏拔平陸，欲
翳此山議修築。祇苑恒河到處名，何必蓮花
坐暘谷。君不見，宜興楊挺生，丹青妙絕無
等倫。又不見，常州董元愷，落筆超然起物
外。一爲圖繪，作歌，披圖當奈清歌何？
越州萬壑千巖裏，不信城東有補陀。

遊西施山園亭將歸題壁

山爲越王勾踐教美人

歌舞處，即土城山也。今爲商太宰別業。

西施山館倚東郭，曾住西施教歌樂。

複閣還留翡翠香，前池自洗胭脂薄。我來
醉酒正陽春，大琴小笙壓上津。春寒日暮
欲歸去，一樹桃花思殺人。

上浙撫軍東巡詩

元精鍾嶽瀆，勳望聯台階。分符專外
闕，授律尊中臺。雙旌白日映，六纛青雲
開。雙旌六纛連天起，白日青雲繞江沚。
虞廷九牧咨上公，唐世諸藩建長子。藩屏
牧馭捍衛良，司靡正值東南強。斗牛區野
拱神服，吳越都會躔奧疆。春潮初發固陵
渡，二月東巡啓戎輅。錦纜新開龍鳳城，飛
梁自駕鼉鼉路。金牙翠羽並沙轉，將指滄
溟關廣遠。樓船下瀨揚漢軍，弩石連山運
秦輦。蛟門蕩蕩海上開，從行願賦東蓬萊。
桃花飛作春前水，自有金鼇渡海來。

錢生行送錢霍也

黃槐花落堆路隅，錢生醉借東城居。翰林主人曾問字，朝餐還饋金盤魚。涼風團團逐雲走，白馬紅軒蔽高柳。秋霄健鶻思入雲，撇眼摩挲薊門口。薊門萬里薄寒城，此中那得留錢生。王侯邸第將軍幕，虛裁折簡相逢迎。大兒乘槎上天闕，小弟裝金使南粵。祇留屠狗抱關人，燕市悲歌看明月。春山西馳不可待，金馬門前歲星在。玉女空簪驚頂花，蒼龍枉擢鱗洲菜。綸衣膩帕抱史書，欲行無翼難追趨。鴻飛冥冥附天末，人繁繁將何如。昔慚柳季漫相許，今愧錢生更超舉。兒童攔路牽錦袍，賓客當車致綺語。持杯挈榼送遠程，翻然竟逐錢生行。秋風淅淅秋雲散，江水東流空復情。

錦筵桃花歌爲周公子玉忠初度

桃花初發清江春，朱門又值懸弧辰。汝南公子瑤島客，長與桃花比顏色。庭前春酒一百盃，麻姑買向餘杭來。泠泠如玉白如水，願汎桃花獻公子。持之欲飲泪滿巾，先人曾作金華臣。^①鼎湖龍去叨侍從，留得丹砂滿銀甕。^②蕭然高寄四十年，綵衣又復桃花鮮。年年二月春風發，看折桃花上錦筵。

① 先人曾作金華臣，此句四庫本作，武陵杏靄誰問津。

② 鼎湖龍去叨侍從，留得丹砂滿銀甕，此二句四庫本作「當時露井懸月輪，爲求勾漏辭侍從」。

壽邛上王夫人

邛江激激連淮浦，有母賢名播江汭。
弋雁晨炊隴上星，丸熊夜坐燈前雨。年來
八十齒轉高，稱觴舞綵皆賢豪。西河游子
懷芳節，猶望楊州廿四橋。

湘湖採蓴歌

鴨烏山前春欲暮，阿子前湖採蓴去。
藕根菱葉生滿湖，艇子灣灣不知處。畫竿
十尺挑碧絲，香蓴宛轉生華滋。山前山後
人難遇，採得盈筐欲寄誰？

單廣文初度

先生手挹仙盤露，早向南山拂烟霧。
篋底新藏柳絮書，人間爭誦張衡賦。絳紗
深處自傳經，久有安車詣伏生。堂下啣魚
曾卜象，庭前綵鳳舊知名。今來喜共香山
飲，通德門高到來諗。不信樽前奏綵衣，試
看人邊散雲錦。時七月八日。

李日燿日焜同解省試有感

生平自恃鸞鳳姿，^①不與凡鳥同宿棲。
所交老成皆特達，少年不敢爭雄雌。有友
名高被謠詠，曾徙塞外三子遺。早驚鳳慧

①「鳳」，四庫本作「鳳」。

肯委贄，敢云左挈而右携。一朝顧盼刷毛羽，摩天拂日同時飛。白憐老大困車轍，兼之良友羈邊陲。轉因二子驟發跡，拭眼不覺雙泪垂。上林飛飛有歸雁，春來繫帛嘗相追。他年扈從陪羽獵，萬一得傳使者辭。

赤毛行贈姜之琦公車

赤毛生神鷁，磔磔稱豪鷹。騏驎產注渥，削耳杉竹成。會稽才子姜武孫，揮毫灑墨如翻盆。進賢八代好家世，垂老未入承明門。生兒晞髮甫就試，便向金臺獻名氏。內苑轟傳奇木文，草堂羞教侯芭字。古來傑物生有因，櫪邊老馬真英神。

壽王將軍

高牙百尺橫江啓，獨坐中權繡幢裏。劇孟肝腸熱似雲，嫋姚風骨清如水。龍韜虎略轉戰開，男兒三十真雄才。春江千頃桃花浪，瀉作軍前酒一杯。

青雀吟爲祁中丞德配商夫人壽

爛柯山前楓葉黃，西來青雀銜玄霜。翩翩神女雕錦裳，長懸玉珮寒花香。上堂拜母曰母疆，提壺願進青瑤漿。元英之始十月良，明飈暝日當春陽。黃金爲疊玉作觴，維予亦得瞻必芳。伊昔司憲抒紀綱，夫人每預緘青箱。靈修浩蕩還帝閭，碧霞遽授乃主方。遠公曰：顏魯公殉，時云陶八八授乃主碧。

霞仙去。舊作紫霞，誤。夫人偃蹇稱未亡，從容勉子爲范滂。況曾幼侍太傅堂，喜吟柳絮因風颺。只今顧婦盈閨房，金箱玉篋分象牀。東方日出照杏梁，少者挾瑟中理粧。從來三婦成豔章，其中鮑妹尤非常。寒花燦燦錦悅張，滿堂應製天孫襄。微文乏彩慚飛鳳，願同青雀低相羊。

附西河《越詩選》例曰：若閨秀，則梅市一門，甲于海內，房中顧婦博學高才，庭下謝家尋章摘句，其他巨室名姝，香奩綉帙，董、陶、徐、鄭，詠覽頗多，玉映、靜因，流傳最久。又西河詩評曰：忠敏公以大節自見，闔門內外，悉隔絕人事，以咏吟寄志，侍妾婢皆能詩，真盛事也。商夫人與子婦楚纓、趙璧，女修嫣、湘君輩，講究格律，居然名家。嘗見奕喜曰：近方共作選體，然已能彷彿，惠連、道蘊非其比。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子稿

七言古詩五

樂府新歌

全伯兄大千擬謝功曹應教作

漢家伊洛本京畿，梁王樓閣擅閨闈。大道雕甍十二翼，曲房繡幔幾重圍。日出紅櫳疑鏡炤，雨飄翠網似絲飛。蘭牕玉女爭妖豔，雕鞍公子鬪輕肥。北里笙歌新宛轉，南隣桃李舊芳菲。何悟流雲能作黛，判將新葉看成衣。鳥鳴私弄昭華琯，花影重移帝女機。碧波欲漲眉痕淺，斑竹初生泪點稀。游

童挾彈從教騁，蠶妾移筐始畏饑。才子五侯中第返，使君千騎上頭歸。不信羅衣半夜襞，詎知華轂詰朝違。疇能結帶非雙縷，若箇沉釭無九微。團扇障聲猶障面，長琴連軫亦連徽。生兒年少爲盧婦，上客吟多是楚妃。拋繩舊事隨春電，覓釧殘粧及晚暉。莫向屏前怨日出，自有花間歌露晞。

宋憲使雪中飲席

越王城頭白雪墮，宋公臺下朱旗翻。毛甡抱刺走滑滑，開轅交榮謁者煩。宋公望見倒屣出，後閣重開雪如織。瑤裾珠履填滿堂，共見毛甡動顏色。沈沈官舍止且留，恍疑身在蓬瀛洲。梁園賓客重嚴馬，鄴宮飲讌來應劉。當杯卓犖論今古，睥睨如虹氣如雨。天人要妙多可陳，輓近紛綸少

相許。青箱縹軸萬餘疊，世本從頭細標揭。
韋相能傳楚傅詩，楊公白授關西碣。清譚
滿座酒滿壘，當前誰是乘時才。嘆生五際
大文作，歌成四壁悲風來。自憐置身苦不
早，世事浮雲總繚繞。未識南樓詠裏情，徒
傷北寺車中草。公白懇蒙難出北寺車嘆息 逡巡
欲退轉蹶躅，何幸相依邁前哲。剡川早有
戴安居，南郡將留仲宣轍。君不見，宋公暫
止會稽署，將赴臨安臬臺去。第五難遲浙
上車，寇君不借江東路。寒風相對飲醇酒，
朝發山陰暮湖口。東西相望去住難，一聽
清歌一回首。君不見，平臺飛雪賓客多，毛
牲對酒呼如何。

維揚贈姜侍御圖南巡鹽并祝初度有詩

長淮浩浩出桐栢，上引江流下邗澤。

揚徐舊地斥鹵遙，炙素熬波海濤圻。當年
齊相計利開，吳王煮海雄齊臺。木華作賦
無遺句，桓氏成書有軼才。蘭臺侍御掌文
史，更作巡方繡衣使。歸然霜陞二三人，
治此鹽官幾千里。高冠柱後平準書，豸頭
豹尾懸商車。烏衣監部識門第，白簡彈人
工走趨。此方懷舊得遺烈，漢代張綱棄車
轍。君今攬轡頗有餘，況復從游盡英傑。
良辰游讌載美酒，長向隋堤看楊柳。自笑
毛牲淪落人，乘興還能廁奔走。蕪城草黃
時苦寒，城邊游子衣裳單。多君理財日無
已，天下未有如財難。東西繹絡征戍繁，
可憐轉粟江淮間。書生開口理民用，不登
要路言亦頑。男兒有才須早立，姜君侍御
方四十。

須邪 行有序

里中貴君金書幃子，來生卻之，於其塊情。

須邪復須邪，巷裏生誼譁，瓦礫撇撇墮。
烏鴉。近前問何人，云是來生行歸家。寒風西北來，吹出衣中紗。入門何所有？石甌浮魚蝦。門內何所見？不見蟲蠶烏毳與蝌蚪，但見滿壁綰結成秋蛇。東隣有好女，本是邯鄲媧。練裙八幅不刺花，願生爲書之，生乃對此長咨嗟。西隣有賈人，日暮載一車。美酒百甕黍千斛，爲我大書雲錦如朝霞。我乃前致辭，願君勿爲呀。君不見，鹿幘堆左壁，飛蓬索索垂鬢髻。又不見，鹿鞞堆右壁，着履踏地胝紋斜。嗚呼！須邪復須邪。

遠公曰：來盛夫善大小篆，工詩，尤好叔氏詩。時與游，然最貧僻。叔氏嘗曰：見盛夫，祇覺磊塊無平事。

將渡江贈日者過訪

道人過我青谿堂，荷花滿池白日長。
我知凡事皆有命，君能縱譚我能聽。十年躍馬志未成，今來重向清江行。君歸若遇秋風起，莫問江東張步兵。

陳黃門台孫病中招飲賦贈

兩年兩至淮陰城，敝衣懷刺羞襴衡。
幾回欲問元龍狀，百尺樓高那能上。今年我從中州來，清江未渡猶徘徊。元龍豪氣果無敵，況是文章老宗伯。我來此地不一

逢，枉作梁王倦游客。平明挾帟到門遠，正值陳公病偃蹇。門生扶病籃舁前，深恨從前見來晚。青蘭繞屋芝滿堂，金壺玉碗傾寒漿。座中羽客傲五嶽，庭前佳子超諸王。斜陽冉冉拂高木，細雨牕紗度紅燭。擲塵揮柄總樂方，挾矢張弓坐追逐。夫君今作臺諫臣，當時曾宰春江濱。森曰：黃門曾爲富春宰。春江江郭跨東越，萬里迴潮瀉飛雪。每到三秋水落時，一望西陵最愁絕。西陵游子去復來，逢君又是榴花開。病中記得觀濤處，愧少枚乘《七發》才。

宿山寺書壁

小溪淅淅覆草裏，大溪瀾瀾長松間。高崑雨聲落松葉，一夜冷徹桐君山。山中寂歷忘近遠，再宿始知路深淺。南朝寺僻

春到遲，我來四月猶花飛。

黃姑取妻詞四章有序

毛姓已渡江，與友飲馬洲城東村，村人兒贅前村家女，匱婚儀，議離處數年，至是年七月六日適合。姓見此，戲爲作此詞，有生倫比似者，稍稍諷解。

黃姑取妻美爪指，日倚天河織文理。取妻操作理固然，傷心只在天河水。河流秋清白如雪，爪指簇簇心腸絕。人間小女較優劣，嘗恐乞巧坐成拙。

黃姑取妻多綺紵，黃姑兩髀赤見骨。

牽牛入市賣不成，歸坐營室泪如刺。當時被驅河水邊，祇少二萬青銅錢。取妻無儀不得前，從來天上亦使錢。遠公曰：《荆楚歲時記》云：「嘗見道書，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一萬錢下禮，久不

還，被驅在營室。」

黃姑取妻，妻嘗在東夫在西。妻立機上晝夜啼，黃姑飯牛牛不肥。七月七日河滿隄，呼車渡河汨汨泥。河深無梁艇子遲，着履拂面坐低帷。簌簌隔河聞牛齡，天帝有命夜渡之。城頭烏鵲爭枝棲，銜唇結羽造履梯。露零襪泫烏背欹，誰知天河今渡來。

黃姑取妻賣黃牯，七月七日洗頭雨。雨乾水枯黃牯乳，黃姑取妻共一處，黃姑上堂拜阿姥。

試茶歌

東吳種茶白石株，建州數處皆不如。漸西漸東總甘辣，會稽日鑄天下無。春雷殷殷雨花薄，瓜蘆小頭暗生肉。風吹枝亞

甲拆長，鵲唇鶯嘴捎雲涼。我來試茶值社後，少婦人雲綠洗手。山頭爛石膏沐多，雪礫霜崖絕枯朽。青絲籠子翦香葉，箬裏焙成卷銀鬣。不需木槩共桑砧，何用銅匙并鐵鉢。相攜且試耶水濱，青黃黑白甘苦辛。粗柑細蘖似難較，雞蘇狗棘非其倫。須臾地鑪活火起，沸向花堦石蘿裏。半杓疑分乳窟泉，滿船剛載南冷水。傾來清瑩作冰雪，掃卻黃瓷細漚沫。分明眼底見幽蘭，驟使胸中斷消渴。去年曾向顧渚回，一槍試後棠梨開。宣州瑞草雜紫筍，蒙山石花猶綠苔。會稽新茶真莫並，搗腹頓教肺腸靜。亭前風落增永搖，山頭日色皆清冷。今朝歸去踏葛蘿，明朝飢渴知如何。喉焦舌燥且勿苦，聽我開口歌茶歌。

逢姜九飲

昔年遇爾春城東，山前十里桃花紅。
今年逢君值春雨，幾樹桐花落寒塢。壚頭
汗漫傾酒卮，與君曾賦春游詞。夏王陵東
南鎮西，紅粧灼灼如朝曦。朝行採花暮歸
遲，綠楊鶯語春晝迷。可憐春晝鶯語澁，君
欲行春待春及。君來能宿酤酒家，爲我且
醉山桐花。

桐江王生長身幹一丈餘二尺遇于城東里

有長句

君不見，伍胥挺然一丈身，猶能挾弓報
楚人。又不見，王商八尺坐未央，單于仰視
皆獐徨。君今一丈乃有餘，獨行道路垂衣

裾。丈夫困窮亦時有，東方瑰奇挾兩肘。
口棲金馬索升斗，不如侏儒飽食且醉酒。
毛牲自視負七尺，仰頭看人乞衣食。有時
春至戀春色，頽然將老終可惜。我今願君
東到蓬萊山，山頭日上花爛爛，挾予兩翮同
追攀。又不然驅車仗劍出天外，坐予車下
吸沆瀣。與君俯仰且有在，焉能偃僂還曲
鉤。依時逐例爭封侯，食糠食肉兩不休。

山居莊家女種蓮子許粒小鉢歷日五銖隱
然有鉢底忽花鴨喙去惜哉作蓮子

蓮子有心能作花，女兒採蓮先採蓮。

分蘖擘花得蓮子，欲問所遺隔花市。若耶
溪頭千葉蓮，風吹蓮葉葉田田。年年上巳
白抽葉，不用栽根理雙楫。盆頭有水炤衣
履，長洗釵魚作風雨。投將蓮子裏燕泥，囑

子泥中發辛苦。團團小鏡貼波出，隱見荷根起抽立。風前捲鬢粧不成，雨下拋珠佩來澀。當階花鴨睡花穩，竊入珊瑚欄覓新菌。不念紅衣晚歲稀，竟使朱顏早時損。耶溪五月菱葉涼，畫船兩槳橫橫塘。女兒只向東隣坐，不採蓮花心自傷。

鎌麥詞

鎌麥鎌麥，斷簪束刺，來子歸家，初夏四月。早起着犢頭，看田左右皆陸橋，獨我滿田盡羊角。暮歸着接羅，看屋左右皆剝積，獨我滿屋盡羊蹠。春風雨亦嘗有，力田卒歲難逢時。壠頭小鳥日呼叫，架架格格曾何資。來子告我當鎌麥，恐歸如我鎌麥詞。君不見，前村老翁收麥斛，一甌兩匙貯筐簍。官車粟陸爭載趨，尚揭空筐覆車

軸。君不見，少婦今朝鎌麥歸，明日下田食瓜菹。

湟川詞贈別

趙王城邊百粵臺，湟川渺渺連州開。羨君南上湟川渡，五月驅車嶺頭路。繁花滿縣雜荔枝，迎君勿訝君行遲。今年竹布裁五褲，明年椒穗垂兩岐。紅亭酒香日炎午，五兩薰風動南浦。他日貽君陸賈書，莫向人間道《新語》。

長歌送顏泰颺北征

黃雀巡檐游，不及蒼鷹飛。神虬雖天矯，不若駿馬馳。丈夫慷慨負奇骨，左顧流沙右溟渤。手持寸筵撞重關，足下浮雲蓋

高闕。當年定交三市東，綠巾碧髮雙顏紅。輸心對面指山嶽，仰天噓氣垂霓虹。力持壇坫十年久，獨捧銅槃殺雞狗。飛蓋爭馳鄴下才，揮毫共集梁園友。倦游曾著亡是篇，世人拾得驚相傳。珍臺珠樹散霞綵，青霄白鳳翔雲烟。馳驅河洛結瑤珮，徘徊宛委搜瓊編。縱飲那知有時代，同舟便足稱神仙。橫行萬里渺難顧，奪得宮袍展雲路。卞玉誰教暗裏投，邢顏卻被宮中妬。子房豪氣不可除，一椎誤中秦王車。舉頭大笑跋衣履，清江細浪開笑渠。倉黃萬里帝京道，挾冊長安待明詔。幾疊黃金臺上雲，群冀北風中蹕。丈夫相對意氣真，飛揚跋扈皆殊倫。晴郊送顏光祿，思殺鏤金錯彩人。

送姜二承烈之都門

丈夫居家不遂意，翻然拔劍游帝京。滹沱萬里白雪盡，薊門千頃黃榆生。輕車揭揭走析下，燕市風雲起叱咤。懸金時上九成臺，挾冊當來五侯駕。我從君行被君轍，讀君雄文嘆奇絕。向使馮唐早濟時，魏邴蕭曹豈堪說。春風吹開楊柳枝，同舟元禮神仙姿。時與史尚輟進士同行會乘虎觀青雲去，莫忘龍山夜雨時。

訥齋詩題史四廷栢南園新居

訥齋先生好園居，前庭一池長種魚。垂幔或臨石軍墨，滿牀盡疊張華書。廬蝸車蠟苦未展，更闢南園重修剪。泥水空纏

鄴下垣，丘樊自衛山中饒。當堦紅藥映虛牖，桂樹團團拂清晝。徑外爭看求仲來，墻東誰是君公後。君今弟子喜更彊，公超成市非虛揚。絳紗前後鬱相望，悠然絲竹彈深堂。堂中顧盼總芬潔，別榜一軒名煥雲。童子飢然上銼寒，袁安醉抱冰壺裂。南山敝廬空自憐，陸居非屋舟非船。^①難尋西瀛浣花去，僅留北幹松風前。從君願續小園賦，兼賦園中桂之樹。他日能同汗漫游，應記南園讀書處。

看月書事有序

七月十五夜中元，偕吳二卿禎飲商太宰宅樓，酒酣望月，去廣寧橋，顧見龍華寺說法事鬼食，漂燈流燎，幡幢鉦鐸，男女鱗脊如畫，便相走觀。卿禎躅足顧

予曰：「子才士，需立賦所見，務其覈實，使人省得知，勿以虛叶何如？」予倣元白長句蹋歌，使商命說、徵說各記憶書于篇。

七月十五天氣涼，酒酣浴罷單衫長。出門連臂看月去，同到廣寧橋下路。廣寧橋上坐萬人，頂背軋札如魚鱗。廣寧橋下水波淺，大船小船波上轉。船中所有更奇絕，公是中元鬼時節。明燈灼灼浮水來，萬盞千甌乍明滅。初疑火樹蔽江渚，旋道流螢墮秋雨。橫波落石飛彩星，極浦銜珠散龍女。旌幢高引紙蓋揚，旋風吹蓋陰燐翔。吹螺擊鉦撞法鼓，迎炤當年淨飯王。飯王大坐正設食，盆供盂蘭有名色。龍華作法甘露殊，細灑楊枝散涓滴。橋邊婦女坐相

^①「舟」，四庫本作「水」。

待，各守亡人紙牌在。女爲爺母婦爲夫，焰
食從教滌清漑。呦呦壯女向天哭，少婦羞
人隱牌宿。苦無紉扇障燈紅，幸有珠旛裹
頭綠。吳生顧此發長嘆，謂我長才屈柔翰。
相逢若此賦不成，空復從前惜良口。我歌
數句月自來，終歌此曲纖雲開。廣寧橋上
人無數，忽聽歌聲首盡回。

雨中聽三絃子適女士王玉映將之吳下過

宿蕭城西河里因作長句書感卻示

汝不聞三絃聲最悲，啁啾嘶軋誰所爲。

天心雨落風迸裂，坐客一時雙泪垂。三絃

初開彷彿鼓，萬曆年來重張甫。遠公曰：張甫，

張聘甫也。父少塘，祖野塘，俱以三絃傳。曹剛不作

甫不傳，何處新聲到江滸。當前撥拉如訴

說，淙淙嘈嘈漸相接。絃聲復雜風雨聲，拍

散音繁語鳴咽。江東女士當代希，會稽王
氏留烏衣。著書不讓漢時史，織素自憐機
上詩。清暉閣中父書在，綵筆長濡舊螺黛。
吟成紅雨滴口脂，行得青藤繞裙帶。王季重
兵憲所居有清暉閣，後玉映徙居青藤書屋，徐文長故宅
也。所著初刻名吟紅集。風流遺世姿獨殊，將
從秦氏聽啼烏。朝行賣珠暮無粟，天寒袖
薄涼肌膚。可憐兵革滿衢路，欲望西陵過
江去。崎嶇宛轉進退難，祇恐行來且多誤。
昨宵行李深巷宿，聞汝空奩脫車軸。今朝
寂歷風雨來，令我停絃撫心曲。梧宮木落
愁復愁，女墳湖畔今難留。君行渺欲向何
所？長江浩浩還東流。蛾眉掩抑自今古，
況復哀彈最淒楚。今朝白雨昨自晴，不盡
三絃此中苦。從來出處難復難，願君絃絕
勿再彈。

半面將軍歌贈陳左府

左府名之驤，西河別有陳

將軍傳

半面將軍年四十，南戰羊城北馬邑。
歸來十載青門前，可憐立功尚少年。當時
投筆出關去，萬里鳴沙暗雲霧。弭節曾留
都護邊，連營不倚將軍樹。乘秋代馬向風
發，烽火蕭關動京闕。判將陷陣入邊雲，誰
道張弓效關月。長驅汗血仗蜚弧，撒卻腰
間金僕姑。論功較戰課先後，不讓唐李那
讓吳。諸公皆當時邊將。十年埋劍在田野，欲
向蠻天洗花馬。嶺樹叢叢蔽眼來，瀧川浩
浩當胸瀉。樓船南下共楊僕，射獵重教起
軍曲。從燔礮火燎顛毛，不拊珠輝泣髀肉。
焦頭滅耳志未成，獨留半面哀人情。誰憐
射柳亭邊住，竟使垂楊肘後生。

汝陰蕭大行將赴關東渡過訪抒筆贈別

君不見，中牟丈人本負芻，與君並坐鹽
醃醢。又不見，郢人壘鼻頗未潔，相對揮斤
嘆奇絕。丈夫有才貴知己，伯樂鹽車兩依
倚。何況蕭君司馬之鑑且無比，鸞鳳集門
亦可喜。時殿頭二人出門下。吾聞蕭君奉使持
節南海頭，還鄉彤馬將淹留，忽當繩纓管屨
呼啾啾。迄今負土已成室，漢相三年將就
職。我讀《愁吟》尚慘悽，況復哀號在疇昔。
君家忠孝真莫當，趨庭又有烏衣郎。相隨
千里學詩禮，在道一時稱驢驢。與之偕上
謝安閣，洞口薔薇正花落。急返平臺拜紫
泥，勿教同舍占烏鵲。陽春三月風雨多，離
亭樽酒應高歌。胥江渺渺烟波裏，欲別蕭
郎奈爾何。霖曰：愁吟，蕭著詩名。

書意贈西昌蕭伯升白鷺洲高樓

北風吹雪下江郭，白鷺洲長暗寥廓。
蕭郎開幕燃桂枝，重飲洲頭最高閣。江天
飛雪千古情，蕭郎意氣踰平生。清飈遙洗
蜀江峽，流雲欲撼西昌城。連朝高會來鷺
渚，爭躡湖西講堂履。我登傑閣望江河，君
向空亭攷鐘鼓。荒洲相接千百人，東西十
郡雙江濱。寒能予衣飢予食，悠然歌詠忘
昏晨。丈夫誰不重意氣，揮斥千金偶然事。
獨成良會向千秋，那羨平原與無忌。春浮
園頭枯草香，雙江雪霽開春陽。奉常舊有
好花竹，至今人說平泉莊。期君更作春浮
醉，誰道雙江雪路長。

霖口：孟昉爲今之四君，交滿海宇。春浮園，其別

業也。時施愚山先生講學鷺洲，孟昉獨任值膳給，傳爲

勝事。西河別有講學詩，見五古卷。

集曲水即事

青山百屏向南郭，積翠橫開曲池曲。
高樓一望秦山陽，流雲斷續梅雨涼。夜來
布錦錯燈火，列坐庭深對歌舞。行童十二
唱柘枝，招搖背袖低參差。酒酣徹幙燭垂
地，薌澤微聞墮環細。主人潦倒脫絳幘，尚
引清樽炤容色。交盡海內爲名高，相逢不
醉徒自豪。驪駒在門車在路，看殺庭前石
榴樹。

送任雲蛟公車

九月芙蓉蔽江渚，孝廉船載江頭雨。
金樽相把潮欲來，一曲離歌醉南浦。公車

十載憐計偕，懷書屢上昭王臺。旗亭雪煖紫貂墮，薊門酒醒黃雲開。春官新制改書義，漢帝臨軒策奇祕。郗氏中林選一枝，平津東閣推高第。長安春轉花又紅，玉駟鞭落驚游龍。秋江潮上金魚美，盡在任公釣中。

金鑑冰壺吟爲張推官作

金鑑挂高闕，百里無近光。冰壺貯前庭，徹底成清霜。龍山嵯峨起東府，別構蓮堂建鐘鼓。金鑑朝懸紫嶠曦，冰壺夜滴清江雨。冰壺金鑑絕世清，臯陶淑問稱明刑。外臺分節下神讞，朱花綠雀搖空廳。張衡機密棄文網，張釋寬平析民枉。從來張姓本連天，何必張星在天上。君不見，張公金鏡獻宸聽，高鑒千秋著爲令。餘光并

炤寒土廬，伏櫪長鳴解馳騁。又不見，庭前綆綆朱絲繩，銀牀百尺縋寒冰。冰花井乳相映發，一時誰與同廉凌？持壺壽公公飲冰。

讀荔裳集安雅堂集感賦

當今作者誰擅場，山東趙王與萊陽。王公士楨趙進美，妙與萊陽正相峙。崇禎以還大雅絕，遠溯嘉、隆紹前哲。總是山東李白豪，能使人間歌白雪。今來三子起方駕，不數風流舊歷下。幾回東岱互稱雄，一出中原便成霸。黃河九曲到海難，東臨碣石流漫漫。天垂百折亂雲霧，風吹萬里迴波瀾。丹崖山前日初曉，真見蓬萊接瑤島。漢武看成朱雁來，秦王渡處丹龍繞。君文初著名荔裳，集成安雅斯爲堂。大文既布

錦貝息，黃鐘在御瓦缶涼。瑯琊天水渺難
即，惟見延清好顏色。到溉忻從御史游，王
筠故受昭明識。每惜今人事工巧，大雅當
前罕分曉。但道江郎雜擬工，誰言謝客新
聲好。往讀衍波詞，輒思王禮部。長憲與
大參，鬱若兩珠樹。可憐同體異王曲，白玉
分沙桂分木。從教鳳羽蔽天涯，寧止鷹揚
距河朔。于今大雅煩若林，鍾磬三品空沉
吟。東看無數滄浪水，望蒼茫何處尋。

別王恒

蟋蟀方在堂，倏忽歲云暮。窮冬雪霏
霏，游子戒歸路。東亭洒煖草葉稀，臨行欲
換征人衣。城南王恒負意氣，慷慨向予歌
式微。躊躇上馬不能別，韓信臺前看飛雪。

將歸贈丘四象隨

昔飲江南伯通里，便記淮陰有丘子。
我今轉作淮上吟，贈君愧乏雙南金。淮河
蕩蕩淮水濁，丘子風流絕凡俗。一見應教
勝郭生，再觀何必推羊叔。逢來三四足子
淵，傾樽暢飲黃花前。道傍不數假王釣，城
頭空覓甘羅錢。涼風蕭槭度秋暮，倏見寒
冰滿江路。芳草萋萋春又生，愁殺王孫欲
歸去。君家兄弟真不群，元方曾侍金華君。
在堂循吏未白髮，中間金母搖青裙。最憐
丘子本孝弟，欲渡廬江見毛義。問寢嘗踰
世子篇，敬兄不辨鄉人至。況曾仗節急朋
友，一死一生見要久。白馬南馳范巨車，炙
雞遠酌橋玄酒。丘曾千里赴胡介喪吁嗟友道
不復持，東行杵臼將依誰？見君不忍辭君

去，我欲從君那得知？

毛甡將行張公子初禕贈甡踏冰行率筆酬之

我行淮陰非得已，不共王孫釣秋水。

乞食潛行射澤間，避人還向珠湖裏。曲江才子好我奇，謂我落拓誠相宜。中秋高讌并重九，人前往往稱予詩。飛光如流歲如驚，淥酒黃花等閒度。火樹長留烟水寒，美人竟下蕪城路。嚴風朔雪旅食涼，倦游客子思還鄉。躊躇不忍遽分手，君還贈我哀歌長。窮冬孤客易生感，況復哀歌更繾綣。一曲秦青雁鶩飛，數聲羌笛關山遠。嗟君家世本曲江，趨庭得侍尚書郎。茂先有叔總博學，蒼梧無弟非文章。君才獨絕鮮儔侶，淮海相逢驟相許。曾來夢裏遇江淹，頓使花前憶傖父。贈我長歌真有神，恍若寒

宵對君語。對君語，感君情，此曲名作踏冰行，層冰皓皓環江城。踏冰我欲冰中度，恍慨徘徊百思生。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僧彌稿

七言古詩六

題畫

薰風乍起午夢長，石榴花發薔薇香。
枝頭好鳥最宛轉，啼破一聲枕簟涼。誰持
并翦翦江水，繪出青黃與紅紫。醉卧閒亭
日墜時，幾度含毫思無已。

奉和葉掌院夫子亭下雜花原韻

先生有亭最爽塏，倚檻如坐春風中。
況當三月艷陽發，夸條蔓枝匝地紅。綵繚
不用金錯翦，鞞鞞豈與凡葩同。始知大匠
貴自得，巧者不若拙者工。有時薄醉坐花
下，門紗旒裂遂馬融。豈徒紛紛隔堦覩，宛
若女樂填廂櫳。裊衣發藻光愈燦，搖砌擢
秀神所鐘。寧題丹棘作野客，不使翠羽稱
殊翁。論化羞比漆園蝶，吐飯偶集蒲盧蜂。
情閒有觸便生興，道大于物何不容。長安
花少客無賴，蒔場藝圃真難逢。但留階戾
一顧盼，煌扈安辨澹與穠？子房門下多薦
達，當時尚有東園公。

和理椽杙歌 并序

卓妣閩中僮，徽之曾與之渡湖，思不可得，王雙白言見在金陵儀鳳門，能寄之，徽之起製歌，令王歌，授名曰理椽杙，因而屬和，言卓妣當理焉。

只在石頭城下住，莫過長干小橋去。但恐年年細草生，不識青溪舊時路。桐花緩緩夜雨多，三春又盡花如何？可憐同在置杙側，猶自城頭理椽杙。

雙珠篇 有敘

潁川隣宣公晚喪子，哭之哀。然曾用佛蓮花經一奩供楣間，至是還經。牲以內家過慰，並爲文祈之。迨再過公，裸

一兒，攜一兒，出拜曰：「君記之乎？舉此六齡矣。」

誰家老蚌生雙珠，大秦明月皆不如。圓泉璧水產有殊，老翁垂白多根株。前年恍逐隋侯趨，今年又入鮫女廬。小珠焜耀照里閭，大珠灼灼盤中居。暮年有子稱商瞿，我翁得此豈晚乎？畢逋共哺頭白烏，龍門百尺孫枝扶。老人得子草得萼，況復老健強肌膚。漢家禱嗣張玉弧，靈池白子宮臺孤。採蓮西海蓮未枯，蓮花今且開東湖。雨餘花底珠淒淒。

羅三行 有敘

羅三百駢，杭州教歌頭，有稱名。甲午集紹興東昌坊，羅三率變童十六人按歌。酒酣，執酒起爲壽，慷慨言曰：「羅

三非優人，盍贈我長句歌，使人知羅之苦沉淪也。一牲唯唯。乙未，復集紹興九曲里祁兵憲第，諸伎畢奏，羅三復引聲，乃悲懷激揚，顧笙笛絃索均失，執歌竟，爲言：「寧得憶贈句乎？」一牲時頗失意，聞其言，感動驟起，援筆丐兵憲展絹，憶唐元和白居易與元稹作霓裳譜歌，惟恐湮失，歌句中且藏譜數，猶可按切影響。今亦畧溯緣要，便可尋按，故益多曼吟耳。

周秦以後古歌絕，漢代延年尚能說。逡巡魏晉中再亡，杜夔左驥徒倡狂。開元神武興法曲，高頭教坊譜相續。華原驃國雜塞胡，^①立部聲喧坐歌促。金元起創鬬舞辭，因之變伎歌參差。九宮分譜限南北，一十九韻音調微。明興一代本無樂，胡吹番謳片交錯。^②優伶鬬弄習轉深，南曲浸繁北浸落。相傳南曲始吳下，梧苑風流宛如乍。

吳儂創調絜古歌，翻出新聲美無價。當年絕唱稱崑山，松常折噪浙齒頑。張芸朱美魏亮父，至今嗣續猶艱難。杭州羅三重意氣，誓欲尋原奪高第。攝聰絕慧通鬼神，一雪從來品題異。依聲按律節奏奇，宮商相接復相離。涵融便捷鶯語澁，急決噉瞭鶻鳴遲。聲沿板定寸爲逗，韻七字三前與後。新生故死黍粒分，迫度緩稽肌理輟。一聲將發坐客定，數變將終動神性。流離遷客涕洟傾，窈窕新娘怨思迸。擗箏摘阮徒自豪，吹師失管絃工逃。吳中譚如并張燕，到此不敢爭鳴號。譚如卿、張燕筑數人，著聲吳中東昌坊頭合歌板，首坐毛牲泣何滿。哀吟失職貧士情，那問終趨共前緩。羅三歌罷

① 塞胡，四庫本作「甘涼」。

② 「胡吹番謳」，四庫本作「鼓吹鏡歌」。

拉瑤瑟，手把金卮揖姓出。自言不是尋常人，耻作當年李協律。生平好酒名酒徒，結交滿座皆屠酤。上之不屈占王者，其下詎嫌今大夫。千金散盡獨長嘯，故作歌吟雜啼噪。變童十萬蒲伏前，不足當予日調笑。毛公落筆能有神，悲能寫哭怒寫嘖。貌予令予使不朽，至今予作忘言人。昔年聽歌及寒食，桃花滿樹風前拆。歌來倏忽又一年，今夕聽歌是何夕？今歌既驩且復苦，坐者停聲立停舞。寒蟬數弄咽柳條，孤雁一聲墮江浦。洞庭秋風剛葉下，去春在晝今在夜。霜繁露白月欲明，竹斷絃弛鼓初罷。宛如花底摘生葉，少婦繅絲自成節。嚴鋼鏗處銀鐸涼，冰甕開時水晶裂。又如石齒決金薤，剗核吹蘆擘風籟。屏高燭短坐嘆愁，昔日梨園近何在。蹉跎相失淹歲月，非我能忘棄前說。我亦沉淪年又年，顛

顛相看總離別。東昌坊裏九曲園，高車駟馬填前軒。聽歌滿堂勿相問，此中惟見毛牲冤。毛牲沉淪本無極，那復羅三又失職。羅三當復歌此歌，莫道聲繁歌不得。

憩螺川胡推官虞胄過訪因贈

策杖登嵩高，遙望天中山。羽翼不得前，薄暮空來還。南行入匡廬，逝將上衡嶽。浮舟渡螺川，遂憩川上閣。螺川濯濯占司讖，山木清秋曉行縣。云是天中馳檄來，知我窮愁且來見。天中岝嶸產異人，振衣獨對清江濱。宛如嵩高上登口，鬱然相望真嶙峋。嶙峋萬仞動寒色，玉井冰花映天白。不向空廳列鼎書，長懸孤榻留行客。我曾讀君文，嘆君似長卿。金門獻賦後，當入承明庭。今來江上作司理，讞獄如君復

有幾。伯始從教博似雲，胡威只是清如水。
越人久作汗漫游，橫江又見紅螺浮。清秋
一飲郇公酒，醉看朝霞江上樓。

題秋山讀書圖送舊京鄒山人還紫微兼詢

沈耕崑徵君

晨星漠漠東陽路，斜傍雙溪晚來渡。
耕崑何在高復高，云是秋山讀書處。秋山
巖壑跨紫微，相看同着青荷衣。王孫遠道
怨遲暮，春草欲生歸不歸。

題抱甕丈人濯足圖爲顧有孝徵君

君不見，彭城畫工有奇技，姜肱擁被終
咨嗟。又不見，華陽高士善圖畫，龍頭齷齪
空隨車。羨君孤處笠澤中，世人誰得窺君

容？儼如岌岌千丈深巖松，置之茅屋長蓬
茸。吳山之長水之冽，浩浩溪流白如干。
縈薄高隨萬里風，沿洄皎帶千山月。君來
抱甕畜畦水，日傍清泠思無已。新蒲早薤
紛渺瀰，碧芋青蔣覆溶漚。躊躇落日猶傍
徨，頽然濯足清溪傍。觸埼激石共奔迫，浩
歌睥睨投滄浪。瀟瀟隱見溪流長。

醉歌行同周司理令樹飲于廬陵作

北平于藻

爲廬陵令

潁江冽冽吹朔風，司刑官艦沙棠紅。廬
陵古署倚江郭，漉酒夜傾花樹中。中原才子
薊城傑，佩劍爭看截鏐鐵。草屨牛衣共繡
茵，銅槃獸火飛寒雪。司刑自言苦志乖，江
高不道能重來。秋鷹脫臂朱電削，神鯨掣浪
青天開。聞言坐客醉起舞，我亦哀歌勝梁

父。統統城頭夜漏長，起視明星落如雨。

謝胡東崑被竊詩并序

甲辰首夏，胡子東崑從郡歸，夫何暴客者，伏隱東崑之室，竊貲以奔。西河毛牲聞而笑之曰：東崑有十盜而無四封，向氏探其前而司厲不得揭其後，東崑殆困哉！雖然，銀船雖化鐵，公尚存，篋篋久罄，何曾予壁間之兒；杼柚其空，不能贈梁上之子。幸青氈之未亡，何赭衣之可問。所懼者，未揭篋而滕已絕，甫穿牖而垣已頽。竊裝者，祇覆其書；懷璧者，但看其舌。似茲寡士之形，將來主人之憎。于是慰其薄失，而潮以放言。

東崑先生家四壁，夜有何人壁間匿？杼緯機絲總是空，餅麻罌菽悲無色。從來

扶篋羞擔囊，野廬賓客徒相翔。但將國土虛無意，說與河東王彥方。

雨夜斷橋聞笛聲和丁起曹

楊花飛飛落江渚，蘇小墳前夜來雨。平船兩槳何處尋？東風吹落楊花深。前湖水滿欲歸去，草暗裙腰濕花絮。斷橋西上繫錦絃，何處一聲徹雲路。初疑江徼吹胡笳，旋聽索索箏琵琶。野塘無復折楊柳，春山自有落梅花。咿啞水面斷還接，反覆分明訴天末。龍吟潭底水淺清，鶴唳寒灘雨鳴咽。紅樓高對十二重，夢回三峽流淙淙。隴頭萬里碧天外，武陵一曲清宵中。我聞桓伊夜吹笛，愁煞清溪赴都客。扶風夜聽洛下吟，尚在乎陽里中宅。杭州千頃西水頭，新聲吹出伊涼州。樓船簫鼓日無

盡，長笛一聲愁不愁。

贈商繪

商生太宰之幼孫，風流卓犖隨諸昆。
珊瑚寶鈇映明月，龍葱佳氣開朝暉。
永恩樓高百餘尺，日暮登臨藉遺澤。
玉樹還榮謝傳庭，朱衣自繞韋公宅。
生裁二十意惘然，蹉跎深悔終軍年。
手持一編已了了，心中萬事空懸懸。
自言少孤邁荼苦，鵲乳低飛罹網罟。
析理難教兄子知，無才不爲家公數。
輜輶冠蓋耻追逐，日對遺書冀能讀。
池上需爲彩鳳吟，燈前私啓青箱哭。
我之從游商雨臣，王孫矯矯其兄倫。
慚予不盡柳下學，多君猶慕相如人。
從來琥珀謝腐草，惟爾中情最堅好。
縱使成連到海難，卻憐侯氏求玄早。
君家兄弟定無敵，良友爲

龍驥爲匹。荀文未獲侍諸宗，商子終當棄三術。丈夫有志百事能，少年何用哀無成。高樓百尺日長嘯，會看萬里風雲生。

留別劉瑄兄弟

昭華兄弟雄楚州，一時藉藉稱諸劉。
論文偉麗過鮑謝，興酣意氣凌王侯。
西陵游人看秋柳，邂逅逢君大淮口。
拂塵高聽真長譚，剗匏直飲公榮酒。
層冰落落解棹歸，嚴飈吹折黃綿衣。
他時若問江南信，只看春鴻向北飛。

別戴大金黃大世貴

淮陰城南有飛雁，游子窮冬返鄉縣。
雪滿孤舟戀戴逵，波連千頃思黃憲。
寒風

截截霜滿裾，臨行出入還躊躇。傾罇不盡此時語，開槭頻訂他年書。淮流一曲下江汭，渺渺長帆去西楚。何處思君最愴神？三月江南棟花雨。

送沈九胤范同姜啓赴都

紉綺游上京，翩翩盛裘馬。丈夫貴立名，飾志取相下。懷珠恐迷時，抱匱以待賈。所念在得朋，唱高和靡寡。徐樂論甲兵，歐陽策風雅。歐陽受詩章句成，上書欲共嚴徐行。漢京力學五十五，惟此乃得當賢名。抵掌不爲辨士策，拂毛直作驚人鳴。三街九市五衢道，列轡聯車並騁裒。時向尚書省裏行，誰來丞相門前掃。我本羈遲子，羨君似飛鳥。橫雲一去幾千尺，送汝將行動顏色。江館留題夜火紅，揚州去路春

衫白。桃花初開柳葉新，春江細草波粼粼。作歌當飲餞，欲別還逡巡。到京若問嚴生薦，勿道行歌朱買臣。

古歌謠贛南嚴撫軍過訪

白羅無緇裙，白玉無赭釵。黃帝還鼎湖，尚見容成來。^①容成汗漫走荒谷，^②越女灘頭種山麓。衣懸貢篚春繭絲，目斷湘南舊叢竹。當年饗帝上鬱孤，至今越女聽啼鳥。^③

① 補注：《容成子》：「容成子，黃帝之臣也。黃帝將崩，召容成子，曰：『我欲遊於荒谷，子能從我乎？』容成子曰：『能。』黃帝遂崩，容成子乃葬之。」此四句四庫本作「挺之抱偉畧，武也多高懷。悠然滄浪興，卻遇子陵來」。

② 「容成」，四庫本作「子陵」。

③ 「當年饗帝上鬱孤，至今越女聽啼鳥」，此二句四庫本作「一手把長竿釣魚，城頭咄咄時時啼鳥」。

仲秋既望得蕭行人嗣奇訃適向陽將歸過

別各拭淚哭以長句并寄孝子荃以使者

行促援筆煩亂無所次序

八月既望白日微，坐客向陽將遠歸。

爲言夜夢頗凶惡，故人信音傍烏鵲。荆門

剝啄野花墜，忽傳合肥訃書至。行人蕭君

六月死，有子哀號數行字。白日在上客在

前，分明絹素疑雲烟。星軺曾餞廣陵驛，迴

颿寧返浮槎川。詢之四月乃還棹，五月居

廬病難療。太君先赴白玉樓，痛殺王戎死

親孝。天乎蕭君君果亡，行人更作修文郎。

顧榮璧軫已摧絕，庾公玉樹真埋藏。生平

有心感知己，邂逅曾逢故都市。鳴驢動地

幾失聲，化鶴沖天恨無翅。遺書數籠過孔

融，嘗唫君賦秋風中。桓譚自能惜遺軼，平

原何用憂窮通。但道棘人漫哀毀，扶杖觀
棋鎮爾爾。我欲貽詩寄慰言，使者旋行不
移晷。中心煩亂寫無句，頃刻封將泪如注。
欲晰當年知己心，更問將歸向陽去。

党太守挽詞

薤上露，一何晞。城頭望，烏欲飛。烏
飛不飛叫將曙，月落城西白楊樹。不見車
驅鎮海臺，但見旌搖汜橋路。汜橋西去江
水清，翦錢懷送何爲情。

舒城黃母胡太君輓歌辭

有敘

夫謳來斥苦，莊生引紼之章；歌在
輓留，漢史吹簫之節。則辭銘未盡，藉以
申哀；碑碣難忘，用彰遺德。無他，母儀

已極顯融，史誦必開幽竈也。黃母者，龍舒黃畏菴先生之母，平子先生之大母也。閱閱攸傳，本嫺家訓；英華所鍾，餘及閨則。故謝家《柳絮》，詠之庭前；姬氏《葛覃》，習諸壺內。不惟扶風之誠，旦晚堪型；抑且德曜之光，後先難紀。宜乎經貽子而有丸熊之風，硯與孫而具戴鼈之慶矣。乃當先生出宰西陵，憶太母咸來湘水。潘郎西去，共傳板輿御母之文；曹氏東征，猶有農野安民之句。雖萊蕪介吏，貧白生魚；奈潯陽哲幃，力能封鮓。以故人之稱之者，可謂使衆以慈；而已之推本之，必曰伊予有母。無如月蝕中閨，星流古署。玉棺降于鄴下，白帽裂之南徐。陶侃自亡母，潯陽二客欲沖天；安石未還山，江左遺民如喪妣。故既禮奪苴蔴，節哀邛國；權移金革，屈職

山濤。然而靈旗搖曳于江令之祠，丹綵牽援于許公之宅。龍門雖遠，蜀前奠酒多人；馬鬣未加，石上留題有字。返舒江而會葬，發哀者定多武昌名士之車；渡浙水而停綏，留殯者豈無杜曲驚人之調？況乎洛陽賈誼，久著膝前；江夏黃童，並推孫子。歌《鹿鳴》而嗣服，聘龍駒于再傳。是則百藥因大母命名，文若以小孫起譽。猶且心摧洗馬，不育于母而育于劉；腹痛元卿，不慈于親而慈于祖。四齡哺育，口授毛詩；十載艱難，躬先顏訓。彼撫琴長慟，本多罔極之思；乃負柳將歸，又有陳情之請。則仁人孝子，安少蔡邕罔愧之辭；曉蓋晨輜，可乏袁子難行之唱哉。因作哀歌，各成長句。

塗車且勿行，芻馬且勿追。勸君搖大鈴，聽我歌輓詞。君不見，尸鄉從人惜朝

露，白日婆娑郭東路。又不見，潯陽處士怨

空水，湛湛春觴夜浮綠。人生修短安足知，

芳名要在能留貽。不見舒城黃母今還歸，

綉帷縹緲江之涯。^①江東士女咸哀思，不減

伊吾執紼爲歌詞。問母何以竟得之？母

之扶桐倚車者，曰蕭之父母躬導親輿蒞茲

上。墨綬垂來掛綵涼，清泉煮就遺羹苦。

方春山縣花滿堂，後庭有母來稱觴。冰魚

自貯雕盤獻，綵鳳還銜紫誥翔。雕盤獻饈

接晨暮，綵鳳飛來倏飛去。人云東海亡所

師，我亦西州哭何怙。家孫平子對我說，四

歲慈幃含呱咤。情苦難教李密陳，心慈早

爲元卿竭。流離十載兵革間，旅茅斷舶荒

烟寒。毛詩口授甫了讀，蜀帽手縫猶未安。

我思太君初太息，更復聞言重唧唧。賢哉

有母長若茲，萬載千秋似一日。君不見，將

歸召父不可求，一時臺使爭相留。又不見，

膝前孝廉最憔悴，不作陳情亦流泪。

爲商生贈吳太保詩

西河代人詩俱不存，此係商

雨臣抄入。

鑑湖八月秋水融，金塘十里青芙蓉。

越中遺老盡耆俊，其中尤健推吳公。吳公

少小射猛虎，羽獵曾經負彊弩。奪得翹關

第一人，望重燕城數千戶。金書鐵券累代

傳，中朝司馬前名賢。紹衣兩世公再振，鉤

陳羽衛相盤旋。東宮出傅長宴見，至尊復

召南薰殿。晚食營餐祗帳糜，朝陽親賜雕

輪扇。予之內舅公難兄，同官先作金吾公。

公之難弟懸豹尾，侍御南臺掌文史。鳴珂

舊里三榮列，相見還留半牀笏。悠然故國

山澤肥，共返金塘看新月。沉沉甲第繞鑑

^①「帷」，四庫本作「帷」。

湖，花間畫戟垂朱弧。酒酣耳熱尚拊髀，青
天白眼誰吾徒。生平負氣喜壯節，每嘆袁
絲少奇烈。信陵何處訪夷門，越石終教解
縲紲。公家事業留史編，公家世緒長聯綿。
獨難志節永皦皦，秋霄健翮爭攀騫。君不
見，芙蓉八月鼓蘭棹，七十吳公似年少。

古薊門行

少年結束從邊游，腰懸寶帶金吳鉤。
新隨彊弩出懷衛，躍馬欲行雙泪流。青天
銀鵲渡榆水，昨日羽書來薊丘。烽烟四起
塞垣動，朔風一夜關城秋。燕兵索戰破紫
嶺，漢將近前踰白溝。此去定追朱鬣馬，臨
行不換黑貂裘。但隨彊弩後，何日大刀頭。
羽檄起疆場，神兵下朔方。誰言無所恃，大
將出中堂。驅車揚風沙，拔劍銷欃槍。北

經月支窟，西抵樓煩王。薄暮宿南亭，朝行
過東光。戰陣踰驃騎，軍營作護羌。寒風
效矢急，白日同沙黃。殺氣薄寒鐵，敵運猶
枯楊。可憐流蕩三城戍，復有招來六郡良。
突騎不收司馬節，擒生羞逐羽林郎。採花
判結于闐女，醉舞新成石國裝。但教塞外
春風發，那道城南秋夜長。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

蕭山毛奇齡字齊于行十九稿

七言古詩七

此卷自「巴亭放歌」以後，舊刻入第二卷，今復分此，刪若干首。

董閔石評曰：西河詩氣骨全似少陵，而妙麗精工，無美不備，體曹、王之瓌瑋，抽徐、庾之清新，如丹山鸞鷟，光彩陸離；如建章神明，挾雲飛雨；又如匡廬之瀑，赤城之霞，標舉上出，絕無依壻。讀西河詩，益歎其高且遠也。此閔石寄西河書中語，今附識此。

泛舟過秦園留贈秦翰林松齡有作

芙蓉湖上曉雲生，畫舫還爲湖上行。

碧草千絲含日映，紅粧幾處照波明。平橋入路開朱榭，曲澗淥淥林裏瀉。泰伯城隍南汎迴，春申祠在東峯下。祠前流水自年年，宛轉潏洄最可憐。不從梁氏花溪度，只在秦家桂樹邊。秦家桂樹生烏子，文石爲池蕩秋水。別巷應通解玉坊，前關並築燒金壘。烏裊紫木夾層樓，大府錢堆馬埒溝。北谷繩床春白偃，西園翠蓋夜爲遊。暗通瓊甕銜環轉，^①細激連珠波面捲。出地疑分太液來，去天不道承明遠。滄洲自古惜沉淪，花底偏逢翰苑人。潘岳娛親推綠輦，謝

①「一甕」，原作「一辟」，據四庫本改。

公攜妓坐紅茵。風流盡日開三徑，自笑多年隱名姓。門投張儉已還鄉，廡下梁鴻豈亡命。一自浮家願屢違，吳中築室故人稀。君家尚有清泠水，何日重來一浣衣。

鴛湖黃子錫自號麗農住荅南癸亭種瓜自

給予在淮西道遙題此詩

黃公最愛孤城山，攜家避地嘗往還。自辭楚相不得意，荷鋤欲老青苔間。平田十畝啓幽壑，招客還留癸亭窪。春半閒炊松飯香，晝長卧看瓜花落。烏皮小几拂紫絲，興來每欲圖東菑。嚴關醉卧淮西客，爲汝題詩思復思。

息縣阻雪同諸公集何景韓梅花書院有作

我遊淮西三遇雪，買酒一醉懸瓠池。今來雨雪阻新息，出門泥濘無馬騎。高陽好友灑清醕，爭道梅花發前渚。繞屋頻燒五木盤，捲簾邀看三花雨。辛蒸蕙錯羅苾芬，豕鬻虬醢青羊臠。興來高詠和集霰，酒酣噓氣爲同雲。周爨獸炭澆酒熱，重見寒空攪冰冽。幾斛明珠撒瓦檐，萬條翦毳拋銀埒。相逢同是作賦才，夜深秉燭還登臺。洛陽縣令煩趨走，莫遣明朝掃雪來。

射獵歌爲金公子敬敷作

汝南公子好射生，天寒射獵城東行。申陽一關跨九塞，招來游俠俱有名。平原

積雪滿叢薄，上蔡新羅縱搜索。黃帝祠前
雉漸肥，自牙岡上桑初落。^①雙鞬臂掣皂
雕，桃花叱撥嘶來嬌。銀翎割就穿珠簾，碧
血凝將淬寶刀。鞭梢倒插如蘆管，新織罽
衣偏後短。腰帶橫垂海貝寒，指環細夾霜
貂煖。虛彎明月過雁驚，忽然箭落秋雲平。
青天毛血灑如雨，韓盧宋鵠空營營。枯蓬
熟肉當寒燒，地冽沙冰阻長道。望得黃熊
驅不前，擲卻瑠弓自調笑。斜陽入地馬若
飛，懸禽帶獸盈金轡。歸來但索駝酥飲，醉
卧花前金地衣。

金公子射虎詞

蔡州城東夜飛雪，公子朝裝絡寒馱。
錦柙抽將練影長，角弓開處霜膠折。平泉
木落狐兔稀，風吹淺草蒼鷹飛。近前雪窖

有猛虎，暮寒攫雀嘗苦饑。中原神物應樞
運，樵採年年不相問。豈是將軍在北平，只
因太守爲南郡。圍場突出公子豪，從來豢
虎將終驕。同行雄帥伏強弩，獨遣健兒燔
枳毛。殷殷三獸起鬪格，吼入深林蟄雷坼。
觀時宋亥尚倉皇，射得張昭動容色。長楊
羽獵會有時，汝南公子真雄姿。請君暫息
長鯨飲，聽我爲歌射虎詞。

送史尚輟進士過夏口兼寄丘學士

時學士爲

武昌別駕

晨裝欲動海雞鳴，日出河橋相送行。
繫馬未辭王粲宅，前旌先指武昌城。河橋
日出輕攜手，爲食嘉魚過夏口。去崔秋翻

^①「自」，四庫本作「白」。

北渚雲，啼鳥夜宿西門柳。故人遊宦滯江鄉，十載還辭白玉堂。共道秘書懷謝監，翻令別駕得王祥。從君昔在枚臬里，憐我貧依漂母傍。飲酒不嫌車下醉，逃名時就壁中藏。漂流歲月同虛棄，惻惻相思成往事。況汝春官舊主司，杏花開後慈恩寺。史禮闈出學士門下。官齋對酒洗征鞍，醉後應看江上山。若問行來何所見，但言遊子不曾還。

丹陽城下作簡郡司馬

丹陽郡裏秋楊綠，不見當時舊劉穆。鐵甕徒懸鸛鵲棲，金盤不貯檳榔肉。崑崙雙闕古郡臺，丹陽司馬今奇才。方輿偶屈陳蕃坐，錦幘真看謝奕來。高牙傍海發鼙鼓，萬疊寒濤散樓舫。典兵自昔重南徐，雄鎮只今推北府。江東遊子歸較遲，登樓賦罷將從

誰？重來丁卯橋邊路，欲把垂楊幾度思。

過江南奉謁周侍郎值其行部留詩代訊

我懷周侍郎，忼慨不得見。手把三年袖裏書，漫字紛紛落如霰。蘆碕夜走江路長，東浮淮浦西潯陽。侍郎久作南藩使，每過江南願投刺。踟躕側促終不前，將投印轅行蠻天。姜生呼我汝南去，路出龍江幾回住。斯時正好謁侍郎，又當行部留維揚。我昨渡江來，巨浪高于山。天風萬里吹不定，鳥雀飛飛空白還。前灘岬嶸擁波白，獨駕孤航片帆窄。海豕江魚轉鬪爭，篙工柁女愁顏色。昔讀侍郎文，怪其有如此，浩蕩奔騰勢無止。直下如傾七澤濤，橫來不斷三江水。孤航相向宛如睹，恍與高齋覲晨暮。江邊況有蔣侯家，小妹青溪舊曾顧。

十年出處同嶮巇，懷人何必吹參差。倘尋
結襪留歡處，只在乘船破浪時。

楊將軍美人試馬請賦

將軍航頭載美人，春行晚泊橫江濱。
斜陽墮地草場濶，酒酣欲試紅麒麟。美人
常服雙袴褶，青錦鴉欄紫絲結。蟬鬢當風
捲似雲，馬毛散汗吹如血。金錢壓口玉抹
膚，馬前細立秦羅敷。見人羞上還將墮，壯
士驚前不敢扶。調鞍整轡坐不定，忽見桃
花滿春徑。將軍似妬九華韉，在傍休視雙
金鐙。明霞片片爭繞林，紅游落處桃花深。
回頭失卻真珠櫟，春草蒼茫何處尋。

曹受可舊評曰：以見人語對仗成文，可謂入化。

至若華韉起妬、金鐙生嫌，幾于魂與，何止色授。文至
妙處，即偶然調笑，俱臻神境。

飲巴亭放歌并謝朱三驊元馮大之京王十
文鼎王二漢

泥泥草頭露，不浥春桑枝。傷禽驚離
弦，不解彈縵絲。可憐數載滯江滸，暫得相
依駱明府。集木難教逐鳥鳥，當筵詎敢題
鸚鵡。盤中食梅長苦酸，冰絲還結絺袍寒。
誰攜美酒召我飲，居然高會巴亭山。金盤
玉斚勝三雅，兩兩鴉鬟似賽姐。小字曾爲
明府知，清歌不在王郎下。行觴雜坐飲未
闌，玉釵錯掛微臣冠。流離之子久失意，那
復斗酒能爲歡。從來聽樂惡哀嘆，我未聞
歌已腸斷。嘈嘈絲竹空滿前，誰使飛鴉渡
河漢。三條裾子染竹黃，一雙素手如秋霜。
擎將碧玉欄邊酒，傾出真珠甕裏漿。傾漿
重起歌結襪，渺渺愁心過綠髮。座中可惜

是毛甦，莫遣巴亭待新月。

巴山酒壚送王十孝廉北行

巴山秋市懸青帘，市中卻逢王孝廉。
當壚十五洗杞杓，眉間撲粉如紅鹽。楓林
百尺日初照，惱煞王郎尚年少。五上公車
十二年，碧髮重遮綠羅帽。巴山城下秋水
清，壚頭醉送王郎行。明年我亦來燕市，看
汝春風馬上生。

將出巴城道寄徐十五緘

春風吹葛條，斂蔓被溪曲。巴城舊酒
壚，又見雙幔綠。酒壚雙幔綠如草，將去巴
山出東道。記得來時秋雨零，我投蕭寺徐
生行。秋雨淹寺門，徐生行且住。惜也三

日留，仍向雨中去。雨中一去秋水寒，聞君
久滯豐城間。至今草青及春暮，不識君今
又何處？十年奔走不得志，道路相逢偶然
事。南北東西各自馳，誰復風塵訊騏驎。
我數游南昌，潦倒無一詞，羨君慷慨歷落千
回思。去年雨中讀君句，恍捲長河向天注。
一任秋霖汨馬牛，半入寒空散烟霧。登臨
若此真可惜，何處天涯少蹤跡？但使能留
高士亭，無須更作名王客。巴城二月春草
薰，城頭黃鳥啼紛紛。我行記得君行日，欲
出巴城轉憶君。

春夜飲就亭花下見施二公子彥慤當筵賦

詩有贈

神龍墮地便生角，鳳雛出林成羽毛。
不見宣城施彥慤，少年特達傾人豪。春花

初開啓官舍，豪客當杯酒如瀉。錦袍綠髮
衣帶紅，搖筆熒熒燭光下。燭光映筆筆花
落，展卷生風動油幕。滿座咨嗟倒白波，
庭風雨翻紅藥。高陽舊里擅才子，元季雙
慈近誰似。毛甡夙歲曾渡淮，但見楊家
童子。西河（楊童子歌）見前。宣城文章將起衰，
庭前卓犖真龍媒。毛甡自傷徒老大，見此
不覺心爲摧。強顏捉筆擬酬和，舉手落蓋
空徘徊。看花愁見新花開。

紫芝山歌有序

施公分司築亭于臨江城南之瑞筠
山，忽紫芝數百本繞亭叢生，南昌李宗伯
碑爲之記，且更名此山爲紫芝山而標諸
亭。越數年，毛甡登亭而歌焉。

毛甡走天涯，歲歲厭春草。曾採三花

不得還，空卧嵩陽歲將老。踟躕地上苦未
閒，西游重到匡廬間。湖西丈人倚青嶂，宛
若姑射難躋攀。丈人有佳興，云在城南山。
城南山頭有亭子，紫蓋團團碧雲裏。背阜
橫當古郡臺，前林直傍清江水。丈人築亭
年復年，當時異事今還傳。紫芝本靈草，斯
地瘠難種。亭前忽見湧銀甕，^①彷彿丹青
間，九彩睹翔鳳。又如珠焰發丹穴，芝草芝
花滿丘垤。採之亦不窮，斲之亦不竭。如
盤如椀復如蓋，輪囷離奇壓車載。悔不當
時負未來，漚以當糧紉當帶。以此呼此山，
亦名爲紫芝，靈蹟嘉名又一時。未須四皓
返商洛，先看三秀生銅池。迄今採芝已不
早，尚見山頭此亭好。毛甡慨然登此亭，幾
度亭前聽啼鳥。清江初漲江水長，山風細

①「銀甕」上，疑脫三字。

拂林花香。游絲飛絮裊衣帶，遙天望眼空
茫茫。我將舍之去，念此芝草芳。紫芝之
草有時歇，芝山勝事無時忘。君不見，紫芝
山頭勒碑處，有客哀歌不能去。

姜承炘曰：有施愚山先生刪本，見《湖西倡和集》。

此炤原稿多六十一字。

陳柱國將軍期宿鎮山遂汎舟集南塘同張

杉平津李章姜垞商命說徵說兄弟作

天星出地馬出關，將軍夜宿城南山。
深林列火忽如晝，與我高會叢祠間。平明
鼓吹結珠勒，毳帳重重映波白。合艦同尋
賀監湖，毛生真作平原客。湖亭日上林影
疎，金刀自鱸秋湖魚。西園才子分彤管，南
國佳人披錦裾。平山十里勝金埒，頻挽睢
陽弄鵲血。獸炭燒成越嶠雲，駝酥點作燕
山雪。歡娛短景苦難駐，秉燭還題樾臺樹。

皎鏡東飛錦纜開，將軍夜唱迴舟句。時迴舟
聯句，陳爲首唱。十年長避追吏馳，還鄉尚咏平
林詩。滕公豪氣真無敵，羞煞山陽衣褐兒。

西江送春曲

送春歸，春歸在何處？江草茫茫江水
長，不識春陽去時路。楊花墮地吹復飛，草
間蝴蝶沾人衣。游絲百丈綰欲斷，平沙白
日空遲遲。江邊酒壚十五女，不解春歸客
心苦。紅帘日落炤眼明，猶唱陽春當金縷。
陽春唱罷思復思，可憐又是春歸時。

漫歸復行書孔雀行關樓謝趙明府

趙棠溪先

生時爲蕭宰。

孔雀披金花，南飛畏剗尾。白璧光芒
受世疑，子長縲紲非其罪。東門拔劍不顧

歸，十年還視桁邊衣。廳花結網無鶯度，戶
草張置有隼飛。張置結網遮無路，欲渡蘆
碕行又暮。趙相真看解印來，外黃重見操
兵去。南飛孔雀北度鴻，將垂巨翼乘長風。
臨行不辨銜珠處，啄盡關前花樹紅。

沈華席上同張杉王鎬錢霍王元愷平津祝

弘坊并憶沈九秘書時九月八日

吳興沈華宴賓客，毛甡畫逐朱家來。
相逢衣褐把美酒，當筵意氣爲之開。連年
變姓滯江表，衣上風沙不堪掃。高陽滿座
相顧殊，只有沈郎顏色好。幘頭碧髮裹綠
羅，銅槃灑瀲傾金波。阿兄簪筆掌文史，方
蓄新菱染麻紙。翱翔人作親近臣，家留賢
弟能娛賓。紫薇院裏張紅幔，白玉堂前鋪
錦茵。憶昔山陽度廣柳，曾別難兄釃杯酒。

今來江上覓蘆碕，尚藉平原匿好友。平原
好友真足誇，姜肱繡被平當家。時予留姜桐音
平載問宅玉腕甫看分碧藕，金錢又見拆黃花。
黃花滿地中心苦，忽集華堂思如雨。明朝
倘約採茱萸，莫負山陰柳家女。

予屢歸不得釋冗屢過湖西施公苦相留日

留日刻留刻適就亭鸚鵡三脫三復返予

刺傷于心因爲賦鸚鵡還詞

鸚鵡還，鸚鵡還，相思只在隴西山。隴
西萬里思歸去，休挂人間畫欄柱。畫欄雙
柱玉籠垂，金鎖連環控紫綬。欄邊言語應
憐汝，心裏分明卻訴誰。卻訴誰，應憐汝，
早知苦，分明何如不言語。潛潛啄我紫絲
繅，密密捐予金鎖條。潛潛密密終教去，金
鎖紅繅何用住。且避玉椋林，且上石榴樹。
初疑小樹上無力，既道長林遷不得。別苑

猶牽紅兔羅，遙天只墮蒼鷗翼。蒼鷗紅兔走復飛，躊躇去此將安依？他鄉好主應難遇，故國多艱那得歸。去復一還，主人相對啓歡顏。相思仍向深林避，再去再還非主意。主人破柱且開籠，不道三回仍未逝。仍未逝，主且憂，尋殺欄邊紅石榴。石榴牆外行難測，手執紅絳淚沾臆。絳亦漸就促，鏢亦漸就短。絳二續尚堪披，萬水千山何處返？鸚鵡還，鸚鵡還，願君仍住石榴間。石榴啄罷傷紅背，願君仍住紅絳裏。紅絳臨繫翠衿住，主人淚落不能顧。

徐敘公曰：西河暮春在臨江思歸，愚山先生哀留之，日過寓相慰，且假以他意，捱日延月。不得已放歸，則又假他使護之行。暨歸，而幾墮于隙，愚山強留，有爲也。窮途賓主，流連可哀。三覆此詩，雖千秋萬歲後，猶應破涕。

姜垚招登香鑪峰絕頂同姜十七廷梧商二

徵說

秋山宰律海日紅，浮暉倒映金芙蓉。蒼崖負杖招羽客，攜我直上香鑪峰。楓林黃葉下幽壑，杖底風吹草衣薄。石屋高看洞鳥翻，橫梁斜度山花落。秋空望海海色飛，赤城萬里烟霏霏。越王臺上青烽起，夏后祠前白雁稀。玉函金簡探難得，況蹈巖嶽未曾息。北谷空標承露臺，南還竟負凌風翼。蒼崖四顧意氣開，吹笙跨鶴真仙才。何年乞汝盈箱藥，共俟安期海上來。垚號蒼崖子，時修玄學。

霖臣招予汎舟三日夜同雨臣、大聲作。

商霖好探奇，攜我汎青翰。日日南湖

汗漫游，恍若乘槎度河漢。山橋畫柱溪洞門，夏王臺殿西施村。碧江開錦簾，綠草藉金尊。檣鈴榜吹雜柁鼓，朝日西飛暮來雨。五木燒殘江鷺飛，千花開處山雞舞。君家兄弟真絕倫，攜予一避桃源春。山中七日家應改，幾欲還家愁殺人。

聽流鶯歌

聽流鶯白囀在春城，宛如舊苑花枝裏，曙色將開弄曉晴。此時玉櫳猶未啓，此日金屏夜如水。夢中隱隱聽緜蠻，起見牆東映日斑。牆東映日花枝煖，睨眄緜蠻啼漸緩。乍穿錦葉暫停留，移到金牕更宛轉。可憐宛轉最多情，可惜問關寫不成。秦女簫中三四弄，吳娘曲裏百千聲。今來百草翻紅色，今日聽鶯度錦陌。誰解參差遠趁

人，白傷漂蕩還爲客。參差漂蕩逐流鶯，百變風前斷續生。金刀細剪流鶯語，依徙春城不忍聽。

和張夫人拜新月詩

拜新月，拜月出簾櫳。天際分蛾碧，花梢觸甲紅。拜新月，拜月粧臺側。覆斗鉤自懸，斜梳墮無力。拜新月，拜月暗傷悲。記得少年時，南園同伴侶，裙帶一垂垂。今看井桐及秋暮，燕子西飛鵲東去。夜靜花堦綠蘚間，羞向低低影邊顧。冰輪半掩當復明，婆娑桂樹暗中生。那能拜得新生兔，長與金烏作隊行。
本題下有「懷友作」，末「那能」二句作「如何月下紅閨媚，歲歲長留木葉城」。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初晴稿

七言古詩八

杜陵蔣楫游淮曾讀予淮上舊詩有感今枉
過不值蒙留長句見寄詞旨哀酸予適滯
海濱率賦酬意兼示淮上故人以當一嘅^①

憶昔避地淮陰城，吹簫乞食更姓名。
山陽縣令爭認得，呼我車載還都亭。爾時
秋風度淮水，高會名園在河嘴。入夜鐘鏞
動地來，當筵詞賦驚人起。從茲日飲淮市
傍，酒徒到處爭相藏。元王廟後杏花閣，駙

馬巷邊薜荔牆。人生聚散等朝露，二十年
來彈指過。醉裏難忘鼓瑟時，花開不記留
題處。杜陵高士有蔣生，先後曾同淮浦行。
見予舊事每興感，貽來新句何多情。嚴冬
結駟過江縣，柳下尋予不曾見。雙扉久閉
綠蘿軒，千里尚投青玉案。但言時事多變
遷，黃公壚下尤堪憐。稽劉已謝竹林去，臺
館半傾河水邊。故人存沒久心惻，況讀君
文泪沾臆。夜月彈爲海外琴，寒風吹送山
陽笛。我今將欲尋杜陵，東西南北隨元卿。
他時若溯長淮路，何處還攀桂樹生。

中秋山寺作

清風吹林當素秋，碧空灑灑金波流。

① 杜陵：原作「淮陰」，據西庫本改。

可憐二七又三五，獨坐繩牀月當戶。初籠輕霧幃冰紉，旋破濃雲出翠巒。花壇斜倚青銅鏡，松葉高穿白玉盤。生平待月啓華帳，稍掩浮雲使惆悵。林表今來閉寺看，樓頭誰復開簾望。去年雪浦弄清暉，前歲湓城烏鵲飛。此日山中無可翫，夜深霜雪滿秋衣。

天馬行送崇仁吳孝廉公車

吳生本公孫，大道騁騏驎。云是天閑舊賜駒，我友孫陽識名字。金絲羈子玉花駒，將上燕臺振高策。大道相逢秋漸過，正好長安看春色。君家舊有黃閣臣，吳爲崇仁相公孫閣前絡得生麒麟。從來開閣歌天馬，原屬公孫第一人。

奉贈顧將軍七十并呈嗣君澄

吾郡顧元嘆，少曾封遂鄉。讀書擊劍跨鞍馬，橫行絕塞驅賢王。歸來直棄雲中守，右臂苒苒生細柳。好學嘗經蔡伯稱，貧交但飲孫權酒。藜牀高卧七十年，過江子弟皆名賢。庭前多少烏衣客，最愛江東顧彥先。

守歲姜掌諫宅值太翁虞曹公上日初度酒

酣有感因即事成句并呈掌諫君書次

幃末

連歲浮西江，三朔翦華勝。曾飲巴山山寺中，夜走郎官集車乘。今來守歲依諫公，猶藏複壁東垣東。堂前老都諫，愛我如

孫嵩。輝輝夜燎徹銀燭，坐對銅鑾儼晴晝。
莫道椒花媚少年，須知柏子添長壽。雄雞
叫罷闐闐開，招搖初轉蒼龍回。統如嚴城
打五鼓，諫公衣錦三進舞。須臾魚鑰啓重
闔，萬里扶桑綴遙雪。公是三朝賜勝時，正
逢七十懸弧節。當年都諫趨紫宸，仗前冠
劍稱親臣。八風吹入金門曉，萬壽呼來玉
殿春。忻承假沐留觀省，通德門高愛光景。
上日陳筵紫氣生，元辰進誥黃絲迴。諫公
披賜袍，銀青雜緋紫。丈人本冬卿，珮履紛
若水。諫公膝立親捧觴，鳴珂列戟盈華堂。
越中四姓攀麟紱，浙上諸侯侍雁行。相國
持漿脩拜母，縣官負弩重還鄉。宛如張尉
迎京邸，絕勝虞譚賀武昌。慚予流浪頗畏
約，枉厠親朋把杯勺。戢鳳難傳祖德明，椎
牛不逮親存樂。酒酣浩歎溯所始，七葉貂
璫代相啓。太僕捐民賦，光祿匡儲君。尚

書甘去職，要典持微文。始知申蟠本非罔，
太丘何必名鉤黨。司隸忠臣應代興，虞曹
竟嗣春垣長。春垣祿養世所稀，只憐座客
言詞微。願持三朔銀幡勝，長傍千秋戲
綵衣。

將遠行曲

將遠行，乃在西南阿剌間。昆陽池外
千重水，闌索樓前萬仞山。我將爲沈犁之
鬼，蒲刺之蠻。蠻中轉深曲，乃與鄉井辭，
天寒日暮行安之。仲尼居東海，莊蹻留西
夷。將遠行，無窮期。

王元愷將之巴山有贈

寒不披豫章絹，饑不食菜蕪魚。韓康

范史日不足，誰能刺促分其餘。巴山令君
本廉吏，白艾青藜作賓餼。敝井難浮花下
罇，空亭長擁車前簞。故人相誠勿復前，王
生欲去仍流連。王生抱意氣，食力苦耕稼。
長貧念同袍，千里將命駕。可憐命駕不得
達，斗盎無染衣無褐。集蓼終愁楚雀迷，橫
江誰把枯魚沫。桃花乍發柳乍青，河橋一
步三留行。毛甡進前願致語，座客紛紛醉
起舞。君不見，君家阿齡貧且饑，烏程陶令
爭求知。滿船白粲收不得，願索窮交鎮西
食。又不見，毛甡乞米走江汜，賣卜王成暗
相倚。豈少荆南幕下詩，但飲巴山署中水。
解襦不敢衣顧郎，易衣并食翻尋常。生人
苦饑值春節，黃花白絮填空倉。君不見，毛
甡南避入蠻部，萬里滇雲黯如霧。金馬關
前無故人，竟逐王生過江去。

訪劉息縣并讀周櫟園侍郎所貽文序因爲
書贈

劉郎本是神仙姿，手揮五色春桑絲。中
都偶爾作試吏，望之不見長相思。昔年曾逐
湖西使，訪廬陵老從事。命駕空隨曲巷
車，留題無復高門字。躊躇東顧還蔣山，暫
依櫟下官臺間。櫟翁老人出君句，爲君諷詠
開心顏。秋鴻飛飛信羽翼，重向嵩陽看山
色。桓良未獲遇浮丘，賈父何期在新息。長
途宛轉思一顧，不道寒風薄冬暮。日落天低
穎上城，朝來雪滿淮西路。夫君獻賦標石
渠，尋常痛飲留柴車。吏歸自戀空倉雀，客
到還烹掛壁魚。十年相憶苦紆結，相見忻逢
歲寒節。息子墟邊嘆轉蓬，白公城畔猶飛
雪。高談今古誇典墳，篋中所載方紛紜。君

能不忘湖西客，且與同觀櫟下文。

過息夫人粧樓遺址有感

荆門不種章華樹，此地還留洗粧處。

紅粉銷殘澗道花，翠蛾飛作山城絮。澗邊

白日白悠悠，城畔粧臺秋復秋。回首故園

長不語，鎮教淮水向東流。抄作淮流千里

望長，誰家高閣映斜陽。故園相憶都無語，回首萋萋空斷腸。

遊濮公山作

毛甡居息不得意，搢頤日望城南山。

東甌夏君今贊府，策馬邀我遊其間。出城

風日稍暝霽，朔風吹面面不寒。淮流本出

白桐栢，到此漸覺橫來寬。前呼亭長先渡

馬，幾曲淮流下如瀉。渡口方看載一航，道傍爭欲開三雅。須臾繫馬入櫪林，濮公仙

洞難追尋。幽崑尚白留丹竈，過礪誰能採

碧岑。相隨野鹿度空谷，便啓清樽坐蘿屋。

紅樹彫時未放花，翠屏高處曾懸瀑。重披

荒徑啓前路，策馬直臨峯頂住。長淮一帶

渺如環，萬里蒼茫盡烟霧。從來黃白不易

得，梅尉當前總仙客。況有張王諸孝廉，曾

經出入蓬瀛宅。長林落日客未歸，平田夜

火光霍霍。嚴城欲下歲蕤鑰，尚見山前烏

鵲飛。

飲郭將軍竹下

萬竿修竹臨清流，竹中留客郭細侯。

短簫橫笛向風發，居然身在蓬瀛洲。行厨

斫桂煮芍藥，玉甕桃花泛清醕。近郭天低

散馬牛，空亭雨過飛烏鵲。酒酣倒載折角巾，繡衣卸出紅麒麟。將軍本是蒼山客，不數悠悠世上人。

定情歌飲秦二保寅醉後作

數歲遊吳關，不逢臯伯通。長攜杵臼少相識，獨行畏約何終窮。更衣夜起自擊筑，暫就梁溪酒人宿。^①深念秦嘉是麗才，久知王氏無癡叔。飄飄挾刺隨襦衡，風流學士相逢迎。未從隘巷窺孺子，便向東家訪步兵。東家桂樹生前路，秦氏從來桂中住。朝起金丸寫畫欄，夜來烏子栖庭樹。庭前列烏羅酒漿，酒徒相顧稱高陽。羈人辛苦易爲醉，午日欄邊只將睡。我昔歸明湖，誦君秋帆辭。愛君不得見，一日千回思。思君見君恨不早，悔見秋帆去縹緲。

同時嚴忌最高才，況復君家仲容好。嚴蓀友與令侄留仙同爲詞。美人何在愁復愁，芙蓉開落經三秋。今來但泝春申浦，何意還登秦氏樓。請觀杵與臼，與君指皎日。在上羅廣衾，在下蔽弱席。與君戴笠還下車，相思莫惜加餐書。倘愁越國無歸雁，此地吳王善鱸魚。

汝南郡亭飲次贈譚八吉緯

汝南城上曉鴉啼，王粲宅傍春燕飛。故人千里一相見，越布單衣白如練。春陽艷艷汝水邊，桃花樹樹郡亭前。清明初看鞦韆戲，上巳還吟芍藥篇。白憐蕩子多離別，愛汝中原遍車轍。彩筆能圖五嶽遊，金丹自受

^①「酒」，四庫本作「主」。

三茅訣。伊昔相逢淮水頭，酒酣同過謝家樓。今來重憶當年事，手把金樽汨欲流。

廣文先生歌贈張學博

廣文先生讀《尚書》，客來有鳥嘗銜魚。花閒促坐絳帳舒，不須歸去河汾廬。當時獻賦誇子虛，十年勾卒將公車。我今相遇沈子墟，春風冉冉吹衣裾。莫嫌高論與衆殊，此間已是張融居。

將過松江先寄朱大用礪使君

探書出林屋，放舟遊吳淞。欲觀海上袁公壘，不問雲間陸士龍。雲間勝地推吳下，有友驅車最瀟灑。劉毅嘗爲郡股肱，謝生今作軍司馬。風流司馬是何人？共識

當年侍從臣。丹鳳樓邊攜綵筆，紫薇花下展紅綸。^①紅綸綵筆紛相映，侍女留題請名姓。起草時聞長樂鐘，整衣不避昭陽鏡。可憐厭處承明久，解玉坊南私縱酒。兩省通傳翰苑書，一麾竟佐江城守。江城千里蔽東吳，黃綬金章一大夫。嘯咏全爲方外客，從容分得郡中符。果然祖父爲三事，方信男兒長五湖。使君爲朱少師公冢孫，大金吾子，故云。君到只如棲枳鳳，我來方欲覓尊鱸。已辭梁苑新車騎，沉遇高陽舊酒徒。高陽夙昔輕相顧，梁苑從教騁辭賦。片輿何必假陳蕃，八俊由來重朱寓。陳蕃無事朱寓間，題詩應滿下將山。秋高正值鱸魚美，我欲維舟三泖間。

①「綸」，四庫本作「輪」。

湖上贈何生倬炎

何伯興季子也

秋湖十里生芙蓉，湖邊卻逢何敬容。

緋袍相對儼翔鳳，綵筆欲落驚游龍。廬江
白苧嬾才子，前有司空後侍史。洛下清談
宛舊時，元嘉樂府傳新體。秋花灼灼秋水
清，道傍又見驪騮鳴。荀羊本是長瑜友，羨
爾趨庭有令名。

送李

生

并序

乃歲屈祝淵，時當顓冥。甬東李生
杞源，稅駕于都督李公之舊第。維時白
日窮次，縞雪凝壁。長松倚崑其信芳，寒
梅蔽扉而釋萼。仝人咸集，各贈以詩，志
永懷也。原夫淇泉木李，本貯瑤情；灋

上香蘭，互申縞結。故仲宣贈子篤于飛
鸞，正叔指河陽于逸驥。苟懷惘惘，豈乏
呻吟。李生抱苦心之行，仝儕起定情之
什。以義而言，固其宜矣。乃戴逵入剡，
未聞買山；阮籍當車，於焉就路。陳元
龍淮海之上，梁伯鸞傭賃爲生。將騎驢
出門，惟其所之；牽舟上岸，亦無可住。
王孫遊遠道，倦春草之萋萋；彼美在何
方，誦山榛而掩涕。是伯陽適西戎而留
字，文羆遷斥丘以受言。凡屬親串之所
經，誰勿咨嗟其善誦？況李生沉淪之士
也，家本閬閬，世濟開府，棄朱門而勿盼，
甘白晝以長征。胸羅星漢，每推烏績之
紬；節撫雄雌，潛識秭淶之擾。于是正
基旋栳，辨才子之娥趨；發策兆機，啓靈
均之浩蕩。定箕張而斗揭，任蛺伏與蠶
伸。則是帝女睠蜀都而抱石，大夫拜楚

人以獵冠，江南投老，應賦逢君，稷下談天，喜稱贅壻者也。夫心企東山，意傷南浦。蘭亭原倡，既擅糠粃；海谷遙吟，當來璣璧。維茲軼十，預爲風漂。伯叔之詞既屬同人，應續雨雪英瑤之句。

先生本是青丘子，直走塵埃過都市。
脫履朝看圯上星，乘槎暮宿天河水。
梅花初發雪滿襟，相逢醉卧東城陰。
天涯淪落知無定，北斗南箕何處尋。

淮康行贈別

元龍百尺樓頭客，又向淮康奏嘉績。
監郡能分五虎符，題輿不假雙熊軾。
九重丹詔下青霄，十月黃鸝度翠條。
朝日褰帷鹽澤雨，春風送艦射陽潮。
開樽暫飲如淮酒，漸入天街見星斗。
若問人懷峴首棠，但

看鴉栖掖門柳。

潼川歌有序

丹陽賀先生胤選，崇禎十六年，受資陽縣令，夫人請從，叱馭而行。李自成破成都，資陽不守，先生及夫人慷慨就刃，自成怪之，命釋以俟，屢脅之順，畢不能屈，繫之別營，猶欲處焉。越二年十月，賊敗于南鄭，懼中有應，乃指而嘆曰：「留此輩爲梗矣。」殺之，同行十七口，並口死于潼川州。越十二年，先生二子雲會、雲舉俟西道通，尋之不得。有彭君退庵備述其事，復詢之資人蔡文學，語與相合，號啕而歸。雲會爲司馬，與予善，予乃作潼川歌。

鹽亭何高高，梓水何連連。四座且莫

喧，聽我歌潼川。潼川州南射洪渡，天杪雲封七盤路。不見潼川繞地來，但見南津上天去。南津令君負奇節，夜泛桃花暗流血。桃花江上草初青，一夜寒風白如雪。相傳此地殲令君，招魂萬里呼南雲。睢陽齒落白崖裂，萇弘血墮高粱焚。令君家世本吳楚，北固山頭射猛虎。興酣聚米劃地殊，愁來投筆長心苦。縣官續食計車發，便請長纓繫南越。嚴助三年厭舊廬，龐公百里懷新割。驚聞盜賊出巴下，玉壘珠江廢耕稼。白帝終成躍馬王，紅巾時起鳴狐詐。慨然請行一星入，夢中曾見三刀集。崎嶇九坂誰肯前，忼慨王尊赴何急。閨中有婦孟氏賢，從征作賦同車駟。解綿繫樹苦食芋，封魚滌釜長生蠹。倉皇烽火接城野，急繕亭隍料牛馬。轉戰空聞笛裏哀，升陴誰是褰旗者。天心不解遂人志，人事良難勝天意。

縱教南八是男兒，難免西川盡捐棄。丈夫死官久不屈，春磨砮邊自強立。完城蔓子刎已遲，斷頭嚴將生難執。霜刀環視驚罕希，誘以好爵啖以糜。赤繩馬頭繫有待，無如南鄭傷還歸。天陰雨凍地冰裂，乙酉之冬月初缺。令君罵賊身死亡，正在潼川此時節。君不見，令君同死十七口，全行死盡皆無有。彭子退庵眼見知，長望桃花酹春酒。又不見，令君二子遠相失，十六年來尚尋入。難持齒髮向天涯，疾走潼川自悲泣。潼川潼川西近秦，桃花水落青春新。我今歌罷潼川曲，還想潼川赴死人。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春遲又大可稿

七言古詩九

寒食直史館奉和同年李漁村太史兼呈同

館諸公

春城日出鷓鴣尾紅，下馬入直東華東。
忽言今日是寒食，愁入萬條新柳中。陽春
初過一百六，日趁車塵苦追逐。大道時聽
賣野錫，宮門無復傳官燭。溝頭水漲花尚
稀，早寒猶着春前衣。庭槐幾見火新改，故
國六年人未歸。同儕相顧起愀忼，此地前

經設東廠。今史館即前朝東廠地，李太史是日有詩，
故云。斷烟祇爲惜亡臣，殺竹何堪謝鉤黨。
鄉園日夕風雨餘，沿門幾樹春桐花。明朝
畫舫門邊住，好入春山焙早茶。

送同年尤侗南歸

東堂著作誰擅聲，一時並讓尤先生。
群公隔舍爭問字，天子殿前長喚名。今來
慷慨賦歸去，家在東湖最深處。堂上重裁
薜荔衣，門前自種垂楊樹。吳中築室志未
成，集賢坊下還留行。堪憐五載追隨意，頓
有千秋萬古情。

予向渡湖時更名王士方宿竺蘭聖宣二上

人房去今二十年後予過上海聖宣貽書

兼索書舊日所題詩句感生於心賦此志

謝并呈蘭公代訊

昔有王士方，曾經擾精舍。雨後潛行
菰葉中，病來借宿蓮花下。其時高座有聖
宣，上人佳句繇來傳。烹葵時餉白雲塢，拂
軫夜彈流水篇。秋風別過湖去，從此天
涯隔晨暮。歲月難教古寺留，夢魂猶向長
橋度。蘭公垂老能著書，不知舊客非文殊。
毛甡廿載尚淪落，時代士方傳起居。只今
海上望雲日，欲訪巢雲舊禪室。常恐紅顏
今昔殊，對面相看總相失。蒙君貽我綠綺
琴，并邀一寫蘆中吟。愁心欲記當時事，幾
度含毫泪滿襟。

宣德窑青花脂粉箱歌爲萊陽姜仲子賦

君不見，宣皇宮中脂粉箱，青花素瓷出
上方。陶模範埴好形像，燒胚燿膊非尋常。
曼身穴腹判兩截，一道坎中周四旁。融脂瀾
粉恐膠結，迴漩複壁流溫湯。宛若麗華鬪粧
罷，宮溝淺膩繁苑牆。何年此物坐棄擲，竟
置姜郎硯塘側。隔盎微聞金粉香，開奩尚帶
胭脂色。摩挲日劇但把弄，未審甄人定何
用。賈胡欲認不辨名，盧女相看宛如夢。連
昌宮監老不堪，落花時節來江南。見此忽爾
驚嘆息，云是先朝舊承值。曾賜昭陽繫臂
紅，玉函脂粉在其中。盤間花貯甘泉露，鏡
裏衣穿仁壽銅。良人少使望春樹，百子池前
早祠去。額畫銷硃點暈重，指尖碾玉當窩
處。由來摘掃最煩紆，惟此當牕好勻注。紫

水開脣恍瀉丹，紅綿撲粉如飛絮。因之瓦甌獨見親，珠璣寶押皆非倫。履箱銀鑰擎奴子，鈿合金釵付貴嬪。誰知世事頗難測，金狄銅仙雨中拆。拾得皇孫繡襦錢，拋來魏后細紋尺。昭華翠琯摧井榦，道傍團扇遮彌寒。庫名宜聖總散失，獨留金盃傳人間。承恩當日授佳器，前後紛綸尚能記。花箱雖好何代貽，知爲宣德年間事。我來吳會當歲除，東湖水落西流魚。姜郎酒後出示我，令我抱之長歔歔。黃鐘上釜本反覆，幾見桑田變成谷。半世紅顏委道途，上陽白髮誰膏沐。箱空脂盡粉末調，當前若個真娥媼。君家陳寶世無算，爲汝一歌宣德窰。

汪主事以藍羅裙子束纖腰畫卷索題

紅羅衫子身材窄，裹得長裙楚絲織。

麝末飛爲海上塵，蔚藍染就春潮色。闌邊楊柳空拂衣，手中紈扇釵頭璣。請看雙帶迴環處，長抱纖纖知不知。

錢編修所藏司馬相如玉印歌

漢庭司馬梁園客，早歲爲郎晚馳驛。因慕邯鄲舊相賢，借取高名註屬籍。當時原有摹璽書，大者礪石小琢珣。螭首龜膊總啣帶，碧文綠籀皆施朱。相傳解玉刻小記，四角中央構名字。檄使填將喻蜀文，酒徒印作當壚契。于今相隔年又年，不虞此物留人間。土衣苔繡半斑駁，銀鉤玉筋還新鮮。截肪徑寸覆玦紐，何必黃金大如斗。錢郎得此真罕希，每與秘書通繫肘。會當天子好古文，相如已是同時人。尚書給札令繕賦，落筆殿前如有神。遂登著作入金

馬，名在何須更相假。對策姑令董仲先，容才久爲廉頗下。長安秋盡寒欲來，驅車上昭王臺。酒間出示爭把翫，令我懷古生徘徊。前人意氣不長在，況復微文等光怪。何物雲英護此符，歷劫千秋不曾壞。龍門遺冊嬾未收，圖書堆垛能生愁。我今欲借文園篆，惹桃花紙上油。

雪中陪益都相公請沐善果寺即事奉和

原韻

長安佛寺稱最麗，洛下伽藍鮮殊異。請沐長從丞相游，祇惜香山遠難至。上冬十月大飛雪，禁苑層層凍雲結。捲幔驚看花絮飄，點衣化作綃紋纈。朔風吹攪勢轉濃，特尋古剎烟嵐重。封將塔上千尋荔，寒到門前幾樹松。香厨設饌飯尊客，啼煞慈

鴉日將夕。更上毘盧閣上觀，萬里山河一時白。晚來頽水甘露盤，椒蘭被體能忘寒。何期太子浴堂內，竟作春風沂水看。我今逝欲埽塵幘，到處追隨傍車轍。縱使宵深歸路迷，敢道足寒傷馬骨。

題袁孝子負母看花圖

東園花發好顏色，白髮欲看行不得。負母能傳江革心，娛親自竭曾參力。春花已落不再攀，高堂老去扶來難。只今負手花前子，長把斯圖帶泪看。

葉主事歸黃州有贈

宮槐初落秋雲飛，天街雨來塵漸稀。金門待詔苦寥寂，索米欲炊饑復饑。黃州

進士子高後，十載通籍猶羈遲。郎令丞博
許就薦，高文足勾聖主知。誰審司事去取
異，清河轅固翻令歸。長安苦寒兼苦熱，走
馬流汗食不肥。炎歊退後喘稍定，頓覺晨
氣侵絺衣。綠楊橋畔有故館，雪堂竹樓皆
莫幾。逝將去此作請澣，後會重與春明期。
人生出處貴快意，出貴急決處莫疑。何爲
鬱鬱守冰坎，天寒日暮空嗟咨。時呼翰林爲
條冰，故云。

陪益都夫子游怡園假山奉和原韻^①

佳日雪乍霽，倍侍游名園。到門翠巘
列，人徑蒼雲翻。蒼雲翠巘矗千仞，靈掌丁
牛較難認。拔地神虬挾霧騰，攬人健鶻摩
天迅。何須占業沁水頭，啣杯且作南山謳。
他時春漲沙棠發，巖下重爲汗漫游。

寄祝興化李映碧先生廷尉初度^②

少聞甬東李司李，神鑒礪若海上日。
越州比士借校文，取予兄萬置第一。予時
六歲跨婢肩，斯事已在崇禎年。久傳司李
作名諫，既進廷尉猶犯顏。石頭初下大航
渡，曾使章安出東路。浮海長爲蓬島游，還
家羞著蕪城賦。彤廷策舉郡國賢，忝予捧
檄來長安。先生掉臂塵埃外，與客放情山
水間。即今史館辟遺獻，尚向通門集羔雁。
符使親求司馬書，蘭臺終藉安陵傳。獨慙
兄仕止廣文，予亦老大非青春。先生華髮
尚彊健，有子早爲東觀臣。從來皇覽重初

① 本詩四庫本未收。

② 本詩四庫本未收。

度，欲寄清觴展遐慕。不知柱下一星明，但誦函關五千數。

題方田伯躬耕養母圖

先生把筆如把鉏，擷芻負米行江湖。偶因嚙指得心痛，幡然歸去南山廬。春田過雨綠初漲，隴上炊烟喜相饌。叔豆應披王霸衣，耘瓜尚荷曾參杖。高堂白髮負日暄，江魚水荇堪承歡。抄書過市當晚讀，綢閣近山防早寒。廬江孝行本千古，他日登堂拜賢母。重展斯圖對酒看，莫望南山慙辛苦。

相逢篇爲李公子作

豪不馳玉勒馬，俊不挾金彈丸。所貴

結交重然諾，久要不負平生言。錦袍燦燦振長袖，李子相逢宛如舊。肝膽嘗傾劇孟前，聲名不在劉生後。當年把臂意氣遙，酒酣同射西陵潮。追隨燕客且擊筑，歸來吳市還吹簫。只今奔走困前路，謝爾清光展雲霧。解得吳刀持贈予，價值千金不相顧。世人交友只在錢，舊游散盡心茫然。隴西公子幸無恙，與之共賦相逢篇。

題曹石莊滌硯小影

吳中高士曹石莊，建安詞賦超劉王。翛然植杖坐林麓，尚着秦人舊時服。書成欲換道士鵝，春池灩灩環清波。小童持硯濯波去，清影滿前如影何。

送同年范太史還吳門

秋風颯颯南雁翔，昭文才子還全昌。

橫門一道軟塵發，令我黯然懷故鄉。軒車
數隊駐柳下，野祠設幙留供張。唧盃徐起
贈鞭策，意氣歷落不可當。華廳分草登左
榻，山池賜羹出上方。況握竹管記前事，高
踞柱下稱三長。其如溫飽非所志，曼倩日
餓東郭僵。亦知史局本異量，兼荷制舉羅
非常。璽書曾答太子令，侯相爭道申屠剛。
縱令种邵使覆對，猶拔仙室冠望郎。而乃
掉轡古薊野，從此覓路秦餘杭。我家東浙
鮮剡宅，回憶北山空草堂。他時得返越州
去，爲汝停吳市傍。花飛渡口遇慧曉，草
深墓下尋貞娘。買隣縱未近樂圃，訪友定
能通野航。朝霞幾縷開上谷，流水百道傾

高粱。故人分手自茲別，繫馬欲行看綠楊。

書馮二世兄學正卷子

稽葵結葉蔓河渚，曉露啣衣當秋雨。

爲予欲取茂陵人，同看城南賣薪女。長林
嘶去駟馬嬌，白金裝出珊瑚梢。揮來代作
定情物，相門之子真賢豪。明將入學教國
子，年少能傳四門史。昭遠從來善解經，公
超所至應成市。予方就飲學戴崇，閒游重
覓山桃紅。不疑老作金門客，仍在成都酒
肆中。

翁司馬之任黃州以詩留別有贈

橫江館前江水清，臨臬亭畔春花生。
黃州司馬甫到郡，八縣一州官吏迎。都亭

飲餞策去騎，爭羨當塗好騏驎。人如仲舉入官時，郡是東坡舊游地。天涯邂逅意氣真，相看本是同鄉人。多君惜別留賦詠，愧我出游忘隱淪。昨聞巴水大破賊，萬里江流盪胸臆。倘能汎艇過黃州，便可相期在赤壁。^①

詔觀西洋國所進獅子因獲遍閱虎圈諸獸

敬製長句紀事和高陽相公

古皇慎德開四譯，內被綏侯外蠻貊。

貢物區爲王會文，共球載在賓庭冊。河鏐畎翟獻上方，兜離傑休陳明堂。三靈既應百神洽，般般之獸皆翱翔。康熙戊午十七載，神武聲名播遙海。五時從教白澤來，千門真見黃龍采。鴉翎習習負矢飛，雞斯之乘歸林支。諸方執贄儼相列，東漸溟渤流

沙西。于中有國名占里，曾渡瀾滄作海市。魚眼看波射水紅，鮫絲織浪翻雲紫。地當申未產獸雄，金精傑出毛群中。唧絲飾組獻天子，裁貝作章辭禮恭。從容檻致射熊館，不爲珍禽爲懷遠。虎落時看接上林，鷹房秋到移南苑。廷臣侍從欲賦詩，皇恩有詔徐觀之。圓目昂鼻有筋力，懸星掣電無雄雌。獨憐彫髮未卷曲，曳尾緹緹若散絲。衣被欲成鞠色兒，牙齦不使鉤形施。爾時群檻桺諸獸，木壘槍樊列前圍。熊羆避路不用當，虎豹攀欄有時吼。青鸞赤雀相對栖，豪豬野馬爭游嬉。張昭見此不動色，朱亥在傍何所思。聞之有熊狩暘谷，獲得後貍比牛畜。漢時安息亦獻斯，形似麒麟但無角。從茲郊祀播樂章，射鳥格鹿非尋常。

①「壁」，原作「璧」，據四庫本改。

鏡吹已陳朱鷺曲，徵歌還及白狼王。何如
儲峙未完緝，詔遣求賢共來集。東堂甫布
網羅成，西域剛逢旅獒入。招搖乍啓禁籞
開，白麟有對皆奇才。請看太保卷阿賦，恍
見文王靈囿來。

朱運副七十

南陽朱季絕凡俗，曾破黃巾苑河曲。
車弗題來錦字紅，商船載去滄波綠。居平
忼慨能任天，但行直道歸林泉。洛陽若有
耆英會，誰謂張燕非少年。

玉璫篇爲黃母作

鹿門先生好讀書，百年之範圍中居。
手披文史衣佩琚，穿針不顯雙蜘蛛。當年

太僕扣闔閭，夕陽亭下悲欷歔。黃瓊終爲
黨錮誅，曾贊夫子呼階除。迄今講學河汾
廬，練裳木屐相巨儒。席門猶過王公車，餅
有美酒盎有魚。時當初度獻玉璫，攬之日
月同居諸。庭前又見丹花舒。

醯雞篇贈藍漣

閩江豪士藍公漪，白晝踞牀啣酒卮。
有時裸袒抱銀甕，翻糟蹋滓眠清醺。生人
慷慨貴行樂，^①百歲促刺能幾時。不見東隣
有王者，罔誕擬作劉安辭。西家小侯亦何
用，拔山驅土填海涯。以茲感激俱作達，日
事鋪漱唯恐遲。長恨書簾非釀具，欲使晝
簾當黹衣。良朋總在履道里，妙地絕勝高

①「生人」，四庫本作「人生」。

陽池。醉來倚壁且塗墨，興發對人長賦詩。

花兩葉倍精爽，千言萬字皆離披。高堂名父過八十，口能啖肉手不藜。閉戶尚作壁窠字，小如畚簸大若箕。承罌捧缶作甘旨，花前月下恒娛嬉。子父相對指白薄，八斗一石何足奇。顧視越客忽大笑，甕傍那得來醢雞。

山中再宿

小溪淅淅覆草裏，大溪漣漣長松間。高岩雨聲到松葉，一夜冷徹桐君山。山中寂歷無近遠，再宿始知路深淺。瀟瀟衣露若散絲，松墻日出歸來時。

中秋後風雨連日蒙馮老夫子賦苦雨吟見

懷依韻和答

毛錐處囊不立見，空道南金與東箭。日上師門苦未通，況復相違比牆面。憶昨三五侍帷幄，酒花燭樹紛歷亂。那知月沒霰隼生，豐隆屏翳起鬪戰。衢巷水大車馬沒，檐溜衝階有泥濺。連朝瀝瀝喜慙霽，尚有絲雨似襪線。安得東海天雞鳴，攜我飛騰到日觀。秋高雲隙收斷虹，風急崑前送歸雁。忽讀夫子苦雨吟，令我口齒重漱盥。情親恍續謝客愁，調警似聞楚女散。晴雨燥濕亦恒事，讀書所貴在合變。只慚才劣和轉難，不及劉楨賦公讌。

奉贈李公子鄉舉入試長句

海上五旒鳥，三日生絳毛。雞斯有良駒，蹋地騰雲霄。廬江才子擅宿慧，數歲能通秘書字。人世驚看豹彩生，^①兒時不好鳩車戲。雙瞳皎皎鸞鳳姿，清神宛濯秋河湄。攀楹早著鷗鳥賦，對客自吟梔子詩。行年十五舉進士，獨對《春秋》解微義。擢科不藉賈童名，上殿竟隨楊億試。黃紋袍子短稱身，紫駟騎作紅麒麟。君家奕葉掌詞翰，玉堂仙李嬌青春。從今直上紫霄去，萬里風雲起前路。欲問慈恩誰少年，但看春官乞詩處。

又和益都夫子雪中游園口號原韻

雪飛滿園夜若繡，誰云夜雪不到晝，況

有季彥後來秀。追陪几杖四座春，招携總是平臺人，抽牘授簡真良辰。冰凌結花不即謝，入林恍坐萬花下，祇訝入夕花未夜。斜陽陡射雲隙開，傍檐鳥雀啾啾來，坐花肯向花間回。

奉和益都夫子雪中游祝氏園林原韻

三輪出游忝陪從，燕山一夜雪成凍。遙尋古寺塔樹深，近見平林酒旗動。孰期名苑環木坪，幾曲層軒繞松棟。欄邊花竹娛晚晴，盤內蔬蒲擷午供。寒鳥偏教谷外啼，冰凌故作枝頭弄。酒傾百杓輸阮宣，裘敝多年過平仲。墮地陽烏欲射難，有月如弦那能控。

①「生」，四庫本作「光」。

戴公子生兒適大理君遷京兆信至

秋風瑟瑟玉露滋，庭前桂樹生新枝。
朱欄噪去烏鵲侶，錦堂抱出麒麟兒。執手
命蘭已擇日，探丸拜麻當此時。筵開湯餅
雜三雅，滿座朱衣正瀟灑。有客能傳京兆
書，阿翁已走章臺馬。男兒個儻似長文，儼
然頭角生風雲。當筵況有清都信，不試啼
聲便識君。

過宗藩輔國將軍邸第留飯兼蒙賜詩賦謝

長句

擁彗不入齊相門，挾刺不謁長史宅。
紛紛花柳看滿城，那有停車道相識。掖門
東去蘭坂長，五王舊第環宮牆。平臺遠屬

諸國邸，複道白連興慶坊。瑤林玉樹蔽階
阼，帝室名駒總千里。講易能踰沛獻賢，好
詩不減元王裔。風流大雅真絕群，愛予曾
誦予爲文。每稱予詩文皆成誦。相逢倒屣宛如
舊，入座縱譚驚未聞。金缸壁帶掛珠幔，日
射牕螺恍流電。百軸牙籤夾畫欄，一庭花
影翻書案。繁肴錯核難具陳，紅肌紫翼青
絲鱗。湖筍盈杵如切玉，山梁作飯似傾銀。
逡巡授簡發毫素，示我新篇出雲霧。麗句
曾開瑪瑙屏，清音漸啓金笳路。長吟短詠
皆有情，黃鸝罷舞鸞停聲。西園徒廁賓客
履，梁苑竟慚枚馬名。御溝春水晚鳴咽，暝
色重重暗林樾。惟恐漁舟難再尋，坐對桃
花不能別。

夜飲梁尚書宅有贈

宣平門前吹朔風，大車小車如轉蓬。
纓冠挾刺向何所，爲謁鉅鹿司農公。司農
文賦早名世，高啓龍門似司隸。七序傳爲
梁氏詞，一臺寫出尚書字。藝林雄視四十
年，走趨幕下多豪賢。愛才不減天倉粟，列
屋曾無月獻錢。見予倒屣設餐飯，竹席蓬
屏坐來晚。燈前分牘避逡巡，酒後高談驚
近遠。山茶花發紅滿牆，夜看賜劍皆文章。
司元本是中樞宿，欲返天街望長。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行十九稿

七言古詩十

戲贈徐曼倩畫扇

徐生妙筆似魏華，又似趙昌能畫花。
東家嬌女白團扇，乞畫牆東落花片。紛紛
蛺蝶趁滿林，我亦見之生愁心。故人有子
得如此，何用滿籬純是金。

紫庭篇奉贈張庶子史館總裁初度

自昔至人生有爲，河游龍蔡山出雲。
紫庭五象不恒見，含華苞德離人群。清河
夫子本峻閥，戶排三戟門十輪。況揚世德
誦芬烈，絲綸入掌推金昆。櫝傳鳥策結碑
版，字譯馬馱增典墳。館草詳略總新意，庭
花燦爛皆奇文。伊予薄學恥操瑟，外郡不
知枉薦纁。入都挾刺但局促，登堂納履爭
紛綸。盈簞飯落塵尾屑，列鼎氣函獮膳烹。
微言要旨均有會，窮蒐極檢真難聞。恭逢
天子重文學，議修前史藉討論。首推東觀
作楷槓，如平有準直有紋。又如杞梓任裁
割，一得施大匠斤。憶昔浙省論鄉秀，曾
發策問如所云。明史諸按互得失，對者不
若問者神。爾時予以避人去，恨未考辨似

向歆。今膺編纂得主者，宛然弟子師河汾。
長嬴既至邁皇覽，天門日出烈若焚。張星
儼在翼軫列，公子時見倉琅根。但識四矢
冒綵箴，那知三鳥拖青裙。江左舊族本最
重，淮南有文當自尊。千秋得志苟長在，世
人安用徒紛紛。

贈王舍人赴常州幕

去年同詣公車門，有司藉藉推公孫。
雄文博藻騁偉辯，開牘殿前驚至尊。須臾
授職令著作，不及郎官並丞博。獨憐垂老
軼清河，但入中書詠紅藥。天街對酒冬復
春，高梁柳色侵衣新。師門相倚頓分袂，令
我黯然傷遠神。蘭陵酒熟野花發，此去江
南好時節。那堪羸馬夜歸來，空望金臺一
輪月。買田陽羨心自閒，莫嫌蓮幕春風寒。

他時憶我新詩好，應在荆溪水榭間。

奉和崑山葉掌院夫子題翰林院壁用東坡

清虛堂韻^①

翰林院前堆北沙，翰林院裏通南衙。
填廳衆制但分草，列館一區長種花。崑山
夫子秉文府，授易遠探七十家。日繙縹冊
傍銅鶴，慢挈鈴索驅饞鴉。敕令掌筆定前
史，美刺不雜萎與葩。祇慚諸子濫藉氏，眊
眊收穢煩鉤爬。從來道潤鮮塵渴，菊苗蘆
服不換茶。況傳五教警聾瞶，隻手肯卸懸
出過。秋風院落久積塌，驟兒補葺翻嘆嗟。
時新修院成。學人績學有如是，請看壁上揮
丹霞。

①「壁」，原作「璧」，據四庫本改。

輓歌詞送盛廣文櫬旛還里

君不見，潁川陳仲弓，公卿會弔縗麻同。又不見，南州徐孺子，獨抱生芻走千里。由拳夫子學術明，早年兄弟同成名。漢家應辟推楊震，秦代通經重伏生。偶然曳杖歌延佇，遂賦雄文玉樓去。堂上鱸魚躍未能，墓傍大鳥歸何處？生平感慨不得酬，空吟華屋還西州。天寒執紼錢唐路，滿目江濤涕泗流。

金匱仙人歌贈陳子太士有序

陳子太士與予共文會者將二十年。曾登選樓，甲乙諸試帖、墨義、雜文示天下，天下人爭奉爲金科玉律，疆估藉之起

市門利。既而攜去，得葛洪金匱術遨遊長安。予被薦就試，試之前三日右手病痺而潰于熨，腕脹如長瓠，五指僵蠱，告吏部不聽，告監臨掌院不聽。隔試一日，將夕矣，遇太士于途，驚曰何不早示我，令至此。急市藥一升許，漚之令濯，白溫至涼。再漚之，指漸有文。至漏一下，又漚之，漸斂。次日赴試泰和殿，腕仍發痛如艾焙暗下而指詘可書，因勉書完卷出，出則病亦減。是雖天固厄之，然太士醫療之神，何可沫也。踰月，予從諸君後，蒙聖鑒取中，且用古制科例授館職。因感太士術，作《金匱仙人歌》謝之，詞頗不敘，致其意。

昔者葛洪得神術，著書金匱稱仙人。千載以後鮮繼起，肘後有方空復陳。潁川才子擅文藝，月日時賢等操契。海內皆知

伯玉名，樓頭只許元龍憇。學深二酉通九淵，夢隨鴻術游鈞天。長桑與客意氣合，種橘啖人淮海間。天街二月花正發，忝詣公車向高闕。斲手徒令拙匠嗤，寸心久爲貧交竭。時當召試入玉除，大官將賜蓬池魚。九重前箸欲借挾，一時左手難空書。公乘交臂頓有省，迎鳳坊邊洒初醒。煑藥惟燒王質薪，澣肌不用蘇耽井。深慚手指重五斤，非時能詘還能伸。多君九折作良宰，惠我劑真有神。上醫醫國本恒理，況有高文比秋水。他時金匱獻書成，當復逢君杏花裏。

送吳農祥徐林鴻二徵君南歸戲倣宋人體

詩兼示王二內史徐二布衣^①

由來徵士仿劉漢，雖經制策無去留。

唐宋以還較文賦，大科異等區其尤。國家貢舉三十載，未有博異人計郵。天子下詔舉文學，外責大郡中列侯。忽當選引及亭左，魚龍鵠雀紛啾啾。不才捧檄固辭謝，徵車疆載豈自由。同時得謁丞相府，王吳兩徐世莫侔。念我宿好頗相愛，十日五日登酒樓。秋蒲冬菜及春韭，爛醉倒坐驢馬頭。豈知聚散各有數，孟夏殿試當螭蚪。尚書給札大官簪，雜席簾陛稱博搜。諸子落筆似飈發，吳徐六論尤最優。丞相執卷三嘆息，已置祕閣第一流。予值臂瘍縮秋蚓，斥落不敢仰與儔。黃封既進徵御鑒，倏移後乘加前矛。臨拆帝命索名下，猶執數卷爭獻投。何期屢獻總不得，遂令殿後成懸疣。韓愈三別名豈惡，蘇轍四等文更遒。獨有

^① 此詩四庫本未收。

空疎陳彥占，進退不識汗面羞。春風初斷
夏雲熱，長安塵土如蒸燂。沿街呼賣紅芍
藥，傍檐倒插黃石榴。江南四月下雀雨，道
左一望成鼠憂。沉逢二子欲還里，執手相
對雙淚漉。我有草堂在東郭，垂老亦欲居
優游。久別但使猿鶴怨，還歸不厭花木稠。
豈可據地久淹此，駕言受事濫纂修。潞河
百里掛帆去，慷慨不得同舟。猶幸將歸
王內史，適與徐仲行且休。丈夫偃蹇就遲
暮，得失間出如水漚。此行莫怨得復失，天
下豈有援臂侯。文章千載自難沐，世事百
變何所求。臨岐對酒且復酌，看君腰下雙
吳鉤。

何蘆藏書詠^①

王修畜經數百卷，張華載文三十車。

自從舉士不好學，人間無復藏書家。廬江
萬軸比冊府，時藉鉛黃較魚魯。日映錢頭
五色紋，風颺篋下雙垂組。從來善後慎所
遺，贏金有盡還周饑。我今枵腹願早計，莫
笑借書無一鴟。

送吳明府超遷觀察之閩

溟魚十歲不掉鬣，一掉直上天門間。
從來神物有異量，豈與世數同往還。夫君
百里本寄跡，要使殊才破庸格。司隸何妨
拜茂陵，通侯久已稱褒德。一朝治行天下
聞，果然第一推番君。聲名特達播閭閻，頓
令平地生風雲。丈夫人世貴倜儻，攬轡登
車氣何爽。望去雙旌擁轆轤，行來八察加

^① 此詩四庫本未收

廉訪。東風二月度七閩，溪花海樹郎官春。
嚴生自足開甌越，何必平津解笑人。

慰尤司法喪婦作

梅庵初爲永平司理

秦嘉垂老上計車，閨中無復紅羅襦。
長卿獻賦不歸去，那得有婦留空居。螢
螢白兔走且顧，南北東西隔長路。挽鹿
難追司隸驄，隨鴻先傍要離墓。金刀割
水斷不成，悼亡賦罷顛毛生。從人但道
婉婉節，使我頓增伉儷情。當年司法北
平右，共識使君自有婦。今來被召入帝
京，不道寒房夜炊臼。桃林關前桃樹新，
東風吹作灤河春。相尋倘認盧龍路，應
遇金臺夢裏人。

項學士招沐益都相公萬柳園同諸公即席

朝上金商門，暮宿水寧里。翠帔結烏
頭，黃塵障驢耳。同鄉先達項橐師，鬼鬼副
相居黃扉。見予落托頗矜惜，往往引手相
扶持。連朝待漏趣入侍，看倚金鑾判封事。
御膳盤分錦菜羹，宮衣袖惹硃花字。旋從
請沐呼飲間，便尋杜曲城南端。紅泉舊有
昇平宅，綠野新開裴令園。長樊介隴辟廣
畝，種得垂垂萬株柳。九列頻教汁染衣，三
眠不用枝生肘。青絲碧縷布作帷，今來正
值東風吹。珠軒玉勒請載過，名賢豪客紛
追隨。紅橋初度入礪曲，木末空亭接林隩。
平原漫衍馬埒長，旄澤蒲移覆朱屋。霜摧
雪壓葉漸疎，猶然鬱鬱園中居。官渡城邊
朝繫馬，永豐坊裏夜藏烏。藏烏繫馬兩不

見，短榦長條拂人面。翁夢難分漏上聲，風
流那減靈和殿。閒堂四座傾酒卮，行厨炙
鹿還烹蠹。庾公撤幔欲理詠，潘岳隔筵將
賦詩。寒飈襲袂日馭短，重向枝頭覓睨睨。
澤在何愁玉醴枯，情深頓覺霜裘暖。先生
意氣豪且真，相從彷彿游雲津。他時得返
柴桑去，望爾還尋柳下人。

冬日過上海署故人任明府製衣衣我感賦

丈夫生豈易衣食，終年在道披練裳。
朔風吹林下寒葉，垂老欲住江湖傍。故人
爲宰在滬上，呼我再過聽緝桑。薛城留客
有布被，菜蕪釜無舂糧。顧此短褐不至
骭，惻然爲念范叔僵。自視兩袖頗飄薄，但
看七尺真昂藏。割氈何足贈江革，解襦不
敢衣顧郎。冰絲急付凍女翦，鈿尺使向當

身量。生平旅食就仁祖，前歲婦禪辭豫章。
惟此繭爲伯夷種，況逢衣白膠東牀。貧士
被服允無斃，良友致意安可忘。只憐連袵
坐相對，反于官服加輝煌。少小誦讀并不
出，嘗恐行路分左羊。十年衣褐蔽廣柳，
雙葛履投嚴霜。多君力學早通籍，脫麻更
着宮錦黃。今來爲吏解衣我，宛如當日東
書堂。陽和乍轉稍暄煖，我當刺擢還故鄉。
入林服此快游飲，落花滿袖春風香。

答贈湯右曾長句

嵯峨閭闔平日開，馬蹄撲撲飛黃埃。
湯生年少好容髮，與之相遇長安街。雙瞳
炯炯負意氣，手挾干將甫磨礪。鉅器知爲
王儉才，請纓未遂終軍志。他鄉各恨相見
遲，贈予長句如哀絲。酒徒慷慨和未已，令

我聽之心骨悲。從來知己老彌寡，擊鐘無聲且擊瓦。感君任俠過季心，空道微文似司馬。宜秋門前霜葉黃，解衣但醉當壚傍。吳姬十五正年少，新滴玉槽蘭水香。

孫侍讀初補學士復將還養于其生日歌以

贈之

射州學士孫叔然，早年草詔蓬池邊。乞歸養父三十載，登朝綠髮方鮮妍。山池宴罷出就舍，二月含桃摘盈把。倚案羞裁五色書，當街且控三花馬。綵弧初絰還養鄉，鬱洲山色仍相望。臨行欲致留君意，郢水坊南酒正黃。

寄黃州向君予修史時，錄史監生向在江之父也。

石陽城西江岸春，龍丘高士方山巾。

讀書蘭浦水長碧，把酒雪堂花似銀。金門獻策路中斷，綠髮紅顏有時換。華頂難同禽慶遊，柳邊且共稽生鍛。趨庭皦皦白玉姿，燕臺石鼓來題詩。文章久爲成均重，筆札新從翰苑知。園冬史館每人直，輒向芸牕見顏色。因道家公舊有心，能使群賢遠相憶。楚江東下繞臨臯，赤壁于今戰未消。^①誰解此中閒歲月，有人家住綠楊橋。

送趙郎中權使揚州

曩者始元舉文學，盈廷辯難惟樵商。茂陵魯國各持說，但欲搢拄桑弘羊。今來待詔給筆札，方值征輸事遏伐。大夫文學相見疎，誰敢著書論鹽鐵。司庾覆錦稱望

① 壁一，原作，壁二，據四庫本改。

郎，懷香握草趨明光。延清詞賦韋氏學，
妙有誰能抵當。星輅奉使權邛上，畫舫紅
橋截春漲。豹尾朝懸估客艤，鼉鳴夜度官
艚餉。揚州此去風景殊，繞朝不用攀行車。
關門紫氣時時見，爲我重詮道德書。

題暢心閣冊子

王光祿別業

王生本是烏衣郎，家藏司馬金翦章。
草堂開向衆山裏，高閣下臨湖水傍。春雲
出軫入帷幔，朝雨盈塘接南岍。檻外長町
裂芰衣，門前漲水浮花片。沿湖東上一堤
遙，跨向湖心有畫橋。唼喙波間翻雁鷺，參
差沙面長蘭苕。種來隔浦荷千頃，看去當
風柳萬條。晴光繞樹鳥雀噪，縛得芒針好
垂釣。載酒嘗過阮緒家，到門總是王猷棹。
談經抽牘并論文，山根紫笥方穿雲。斷還

烹就雜茶薈，玉帶有泉天下聞。相傳此地
即蘭渚，上已曾經集王許。千秋尚憶稷賓
年，三月定傾留客雨。今來同作京國臣，高
梁屢見桃花春。敝衣但濯龍池水，解帶難
揮馬棧塵。夢中攀得鄉井樹，欲賜官湖乞
歸去。狂客新祠久未成，務觀舊宅如何
處？十年奔走無宦情，相期空負南山耕。
多君猶有逍遙館，每欲題詩三嘆生。

蒙內府席學士高軒見過隨于報謁時留飲

感賦三十五韻

帝城春暖柳漸舒，烏裘百結懸柴車。
王門何處堪曳裾，徒然懷刺隨屠沽。北宮
才子金馬廬，曾披錦字紅綾書。從龍起自
豐沛墟，虛懷善下愛腐儒。春行漸訪千木
間，自慚十載沉江湖。浪隨嚴助思上書，惟

恐操瑟非所須。欲行還住多趑趄，到門挾
帶但埽除。俯首不敢繫履絢，何期門吏禁
走趨。居然倒屣迎王符，釐扉宛轉闢綺疏。
邀予並坐紅氍毹，清談揮麈閒有餘。腰間
尚掛雙玉魚，御河流水烹滿壺。攢盤苑核
兼山蔬，楚苗之食隴阪蘇。問寫馬酪傾乳
酥，宛如水底蟠珊瑚。酒間誦我文未疎，芻
蕘曾採東園株。鸞鳳五色狎野雛，從來薦
達稱子虛。枉稱予賦同不如，方今築館招
燕都。千里共披駿馬圖，丈夫知己無處無。
醉醒何必懷孤蘆。

送趙棠溪歸西江

棠溪趙子真天才，千里馳騁如龍媒。
曾因借箸宰吾邑，滿城萬戶皆嬰孩。今來
相遇薊州路，早向長門賣詞賦。黃塵撲面

風捲衣，蘸墨揮毫有神助。春光初動柳拂
波，故園花發思如何？掛帆通潞欲歸去，
酒徒市上還悲歌。天涯去住總爲客，請飲
杯中壯行色。此去無愁良會孤，前路何人
不相識。

益都師相請召同館生西堂讌集用陳檢討
即席原韻命和

從來珠履羨黃歇，好客高風久淪沒。
但道公卿善下人，有誰肯結王生襪。況予
落托久不前，那得簸揚似糠粃。何期夫子
吸引手，不使出官誚六蝎。坐令蓬蘽偏僂
人，頓入玉堂造金闕。季秋望日日將卒，諸
生講論燭未跋。突開絳帳通酒漿，恍爲戴
崇設肴核。炙肉分脰入豆新，霜葵軟齒嫌
匙滑。當筵酌斗如挽河，那顧中宵有星孛。

須臾銀箭落如雨，帝閭已閉絕鬼謁。第恣雄談未肯降，轉使深盃不停罰。我今納履將欲發，世事紛紛慢相訐。人生好會能幾時，日月東西嘆倏忽。不見貧兒甫釋褐，便得登壇仗旄鉞。何須把定三寸豪，只賦天心與月窟。朝來爽氣滿西山，吾且支頤拄牙笏。

西堂讌畢仍用前韻擬宮怨詩益都師相詩

先成命予援筆立和其後

長信宮中秋雨歇，昭陽殿裏星初沒。

秦女朝來未卷衣，班姬夜久將弛轡。憶陪阿母學針線，頗厭小郎食糠粃。第向釵頭綴玉蟲，幾曾臂上填朱蠅。誰知一旦選良家，遽綫黃羅赴天闕。才人下比廝養卒，永巷隨行覆足跋。每開溫樹使探花，但食金

桃便藏核。我今欲織龍袞裳，桑壇浴繭如脂滑。祇恐繰成五色絲，朱紫青黃變爲字。占來九嬪掌婦儀，不使三宮盛女謁。同車宜謝壁門行，退養甘蒙掖庭罰。況當邢尹甫見憐，豈有昭儀敢相訐。春花秋月如等閒，暮雨朝雲總翕忽。弗服華袿拜麝茵，何須繡黼提章鉞。莫道飛蛾善築牆，莫言狡兔能營窟。官家如點上陽人，恐有佳名再書笏。

膠東道中寄周生六十初度

拒霜花發紅滿枝，畫屏金鳳雙差池。

汝南高士邁花甲，弧矢在囊酒在卮。迴思夙昔擅聞望，藝苑雞壇屹相向。第五名垂驃騎間，中郎文在司徒上。閉門高卧三十年，東堂有弟留花甌。潯陽自負達人譽，洛

下共稱之子賢。與予意氣頗相得，論議當前快冰釋。菜蕨猶存澹泊心，朦朧不費推移力。周生每談名理，故云。自憐歲暮淮海行，馬前挹水長清清。只因早向膠東路，時見長庚徹夜明。

宛平相公初度奉贈七月八日

往者開國主文教，前有宗伯後七兵。燕許一時得父子，袁楊數世皆門生。伊余被詔待官邸，親謁尚書集賢里。堂供先皇舊賜書，園通後夜新添水。春雲繞屋花繞牀，豈期絲竹還東莊。崔公在籍甫終制，曹相就家趨辦裝。槐廳入坐署堂押，百職班迎敢相躡。鼎耳環看總赤文，詞頭待判加黃帖。白來策拜重報酢，況復新參本名輔。題冊重思母后恩，探符特赴陵園路。三年

橐筆爲史官，私書不敢投任安。感公冰鑑炯相照，使我墨花寒未乾。始知元宰受帝稟，手摘星辰類菽萐。不信試看河漢間，昨夜天孫布雲錦。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名姓稿

七言古詩十一

吳興太守行

吳興太守本仙吏，早題姓字慈恩寺。

興來豪客坐滿牀，數斗烏程不知醉。拂衣歸去無一錢，攜家住在閭門邊。從事作詩好合集，吏部出行那有船。當年相過慧曉宅，對客揮毫似飛翮。天半流霞總失妍，閨中刺繡皆無色。夫君自是園季倫，採芝處處忘冬春。肯將商洛山中客，還作留侯門

下人。時太守力辭薦辟，故云。

昔日篇送任令南還上海兼示王十六舍人

昔者結髮共文硯，王韓及君成一龍。王

舍人先占，韓孝廉日昌，任上海辰旦，與予同學于先教諭門

下。舍人孝廉久通籍，君亦爲令開吳淞。予

以龍尾不得意，索食兩人柳浦中。會當天

子召文學，郡吏已仕皆令從。通經應詔孔

子夏，長史被徵黃次公。炎風暑雨一就道，

逡巡獻賦明光宮。爾時賜宴接袵袂，猶記

拜簪分脆膿。何意詞業入祕閣，既取復落

神物工。遂令李邵生感激，抗書欲上不得

通。春明碧柳盡拋絮，太液露荷將放紅。

微車南返各祖帳，使我汨滴樽盤空。制科

自古雖鎮重，歷代沿廢難盡同。之官魏相

自能達，留京鄭昉當安庸。不觀退之試宏

博，三試三卻無報容。獨憐予友各散處，仕止輾轉如轉蓬。予復遲暮滯京邑，南望獨立心忡忡。吳淞潮上海雲起，君應報最人奏功。明年舍人儻就判，爲君佇望雙飛鴻。

夏杪集宋大司馬宅觀諸名伎偕同館諸子

即席

長安六月手獵蠅，西堂午琢銀牀冰。

花梢捲出雲柵敞，^①桃竹鋪來夏簟清。尚書朝罷理杯罍，彷彿當年飲河朔。護索彈將塞上聲，參差吹遍江南樂。金槽軋札銅碗鳴，五絃三調傳新聲。段師曹保賀懷智，供奉御前皆有名。雕闌雜坐列彝鼎，佳客滿城紛召請。門下通居白玉堂，後來總住紅蘭省。卸衣還脫袖中麻，據席不窺甑上影。

石枰玉局闋樂方，挫糟漉酪呵涼漿。釣魚作鱸供仙史，籠餅加蔥有侍郎。肴蔬錯列擬公讌，對榻抽毫弄文翰。鄴下方看楨絮來，梁園未許賓朋散。葵根度日暑漸收，登臺月上金波流。平沙水落玉河堰，雲起夜封宣武樓。華燈影裏叩鵝管，遙望西山正蜺蜺。倚檻平垂斗帳斜，開軒坐對譙門晚。自憐臣朔長苦飢，短轅輾轉如雞栖。何期暫與蓬池會，頓使涼風生葛衣。

上高陽相公詩有序

予以康熙戊午應召入都，蒙高陽相公日揀予舊文繙閱由繹，獎引過當，感而爲之詩。

①「柵」，四庫本作「棚」。

國家安攘三十載，台階藉藉稱高陽。

兩朝首輔越廿禩，青瞳綠髮齒未央。嵯峨當軸領政事，海內于今號長治。但向詞頭判綵毫，不須敕尾添花字。年來晨夕苦黽勉，日上黃扉駐小輦。食案朝垂藥宿寒，火城夜照沙堤煖。祇緣親近贊密勿，每佐皇城遏回適。當機不使殿外知，祕旨長教閣中出。即今江漢將洗兵，王師撻伐還連營。已平昭義盧從史，須討荆南劉漢宏。以茲克詰煩廟算，況復中原甫安奠。借箸重爲策治安，求衣自合分宵旰。恭逢聖主方好文，將尋干羽銷兵氛。詔書五色自天下，徵車四集如雲屯。東堂發策未親試，預聆諸儒使談議。晁錯難傳誓誥文，賈臣未解《春秋》義。相公明哲本神授，矧向天人早窮究。嘗通墳典作蟲書，豈止山經辨禺獸。顧斯末學類蠛蠓，肯爲申韓較優劣。不道

元臣總萬幾，翻從下士求三哲。嗟予出處兩未全，懷文獻賦悲徒然。樊川空挾《阿房賦》，崔顥徒多輕薄篇。其如河海迭蕩蕩，能問春流細無恙。裴令優容不可名，謝公齒頰真難量。紛紜冊府未引逸，猶自燃藜照緹裘。書因都護剖蘭筋，賦使相如解盧橘。固知名教自有主，致治何須誦《論語》。功德方看過富韓，文章早已歸燕許。煌煌景運啓未遲，要令相業傳康熙。明年收復湖湘路，願上元和聖德詩。

飲次書梁陶侶世兄便面

陶侶爲司農夫子從子，

猪市即夫子鄉里。

幽蘭在谷芝在田，謝家子弟多名賢。朝陽門外騎馬去，爲汝一停猪市間。紅顏綠髮將佩組，腰下羅囊不曾賭。衛瓘書名

擅北堂，野王畫法跨東府。臙脂河上流水新，酒家舊賣中山春。幾時同返恒陽路，重醉金門飢死人。

西臺先生行奉送臨海馮少司寇葬親請假

歸里

西臺先生似威鳳，早上金堂拂雲棟。閱閱高于桐柏山，房櫳蓋在桃花洞。當時司法蒞永昌，博南開後通瀾滄。九龍不擾銀生地，五聽長臨金齒傍。自言家世嬋駿烈，兩見高堂秉奇節。劉毅冬啣祖母芹，楊憑少吮慈親血。陳情久已痛烏烏，獨迎萬里潘生輿。東征賦就白蠻樹，南郡辭將青海魚。中丞入告賜表揭，章安城邊豎雙闕。五花錫命珈帔殊，剛在裴家建坊節。無何移守石鼓城，阿儂盜弄潢地兵。歸朝欲表

鄭虔志，道梗頓違徐庶情。踉蹌回任遵母疾，路賸天遙哭相失。誰能辛苦賊中來，鑒此孤忠晉華秩。都官力贊廟算行，樓船潢浦議昆明。三巴六詔喜盡滅，孤櫬一舟悲未迎。因之解組叫閭闔，天子隆恩降優答。矚然忠孝具能全，況復妻孥此時合。秋花初發繞玉街，離亭欲別還啣杯。故鄉墳墓望何許，令我惻惻徒傷懷。大江東下數歸驛，天姥嵯峨下窰窰。窰戶封來繡閣雲，壇碑啄出寒山石。偉元廬墓歲月閒，謝公舊墅難追攀。何年丹穴歸棲羽，仍向瑤臺縱翮還。

徐母邵夫人壽詩

徐繼恩之配，汾之母也。

往與徐汾父子友，比之阮籍交二王。夫人令妻併壽母，既賢且哲能文章。最憐

老友人林去，遠向寒山憇雙樹。許邁徒傳阿閣書，梁生不在臯橋住。我昔從行恨未力，廿載相違苦相憶。今來堂上拜女師，尚見芳樽照顏色。清秋明月出每遲，玉臺皎鏡光離離。若嫌祝誦無佳句，自有庭前孝穆詩。

徐二將歸暫寄湖南周開府里第過別有贈

徐樂上書不得意，將乘欵段歸南山。黃金用盡敝裘裂，何計得還烟水間。長安四月方苦熱，日飲冰漿類沃雪。鹽車欲駕去住難，忽遇孫陽泪如泄。菖蒲酒暖梔子香，新裁越布單衫長。湘南節度如堪倚，且住城西舊草堂。

題文待詔雪圖奉送高少司寇還般山

何年蒼筆寫顥景，鹽花刻作山谷春。孤懷瀕洞當洗滌，兩目豁達開風塵。伊誰蓄此作寶祕，般山先生得真意。圖畫恒留處士吟，烟嵐不待官家賜。^①當時出入金馬廬，蓬丘瀛海連江湖。夢游已聽鈞天樂，草詔還呈紫府書。集賢學士乞歸去，家近函山傍雲霧。溪上啣將陶汚杯，園中種得於陵樹。最憐良馬卸鞵鞚，偏借都官坐赤棘。柳惠焉能作士師，曾參未許諮刑辟。西臺高卧對白雲，還家久已忘冬春。始知羞行貴有守，誰謂侍郎難得人。聖明下詔策災異，執法承顏舉遺棄。咸道先生風概殊，能

①「待」，原作「侍」，據四庫本改。

使頑廉懦立志。先生應召披敝裘，^①寄居蕭寺翻經樓。馬芻一束苦戀棧，蠹紙半牀兼覆甌。修容靜與巖壑暝，論史決若江河流。思以祗德代請讞，勝彼木鐸警庶郵。長官當白不當白，豈向斯世爭沈浮。清秋遙夜雨初歇，止遇棠村授師說。時司農夫子招飲下直沿街燈火紅，高軒到座星辰豁。倏然相對澹欲忘，後譚莊列前羲皇。宛如鄭紫負驢背，宵行風雪滿滄傍。不然湏上借書去，冒雪詣張君房。纖埃不起林落淨，奚啻澆水滌繒囊。斯時祇恐絆鞅轡，霜深露滑增徬徨。何期聖明轉浩蕩，特許還山遂微尚。白雲出岫本無心，黃鵠摩天總難量。長洲待詔筆法精，雪圖千載光芒生。寒冬把此欲歸去，瑤天粉地千山明。山前有人騎馬行。

大雪陪益都夫子游善果寺歸燈下同夫子
和陳檢討詩一人呼韻一人給寫信口占
叶不許停刻時王二舍人胡徵君在旁知
狀後舍人亦有和詩紀其事

天將大雪早作霰，譬如拆木先拆芽。
須臾拋落若柳絮，細細翦出天工葩。既非
車下撲塵土，復異柁底揚風沙。祇覺雙林
萬枝亞，一望簇簇若枅枒。是日本欲詣初
地，後車將發興有加。寺門石幢掛秋草，俟
我白首雙垂髭。毳羽漫空不遽墮，瓊瑤在
地豈敢挈。驟臻方丈恍突室，燈黯黯圍
舊紗。堂中鐘鼓響還寂，令我冥會成無遮。
伊蒲作供飯未罷，午鴉啼過啼晚鴉。重登

① 應召一，四庫本作「磊落」。

高閣遠眺望，共驚銀海翻龍蛇。雁王塔藏貝葉，獅子雙脊馱僧伽。彼此相峙總難辨，就中密織如亂麻。況當說法散花雨，豈有錫米能膠牙。浴堂煎作功德水，銅盤灑漱傾流霞。淙淙潄盥發細響，不數隔水彈箏琶。即此享受亦已過，世間何用矜豪華。揮灑既畢重就坐，寺僧復進龍乳茶。南泉既遠趙州去，不須齒舌相勾爬。歸來暝色暗前路，出門惘惘同天涯。誰知夜半燭牕發，依然落筆風雨斜。

胡肅明曰：益都落筆原如湧泉，茲有意作擊鉢刻

燭，諸豪舉而西河追之，不先後一字。至鴉蛇二韻後，

大千大聲稱賞，自遜莫及，次日王舍人亦有和韻，餘見

《西河詩話》

寄贈淮安王君七十并示令子文學

少年曾作淮陰游，伍胥廟傍尋酒樓。

此時酣飲鮮雜客，座上往往來王猷。繁花當牕午雲熱，醉餘隔院聽楚謳。因之登堂拜獻老，有若健柏凌嵩丘。迄今廿載憶朋舊，夢回月出清淮流。但聞市少已漸散，縱有亦復非黑頭。昨來徵車稅城下，欲入不得爛兩眸。猶幸同館盡相識，淮市三子居最優。其中李生與王氏，謂李編修鎰也。實爲羊鄧深綢繆。況當獻老年七十，秩閣將復傾庶羞。彥方高志但居里，逸少愛閒長汎舟。那能侍杖效憲乞，一觴捧出丹霞浮。長安雨歇鴻雁發，蓬池水落芙蓉秋。千年碧藕欲攬寄，凍瀋三挫成一甌。人生得歲貴適意，爲我寄語且縮筭。不信但看服綵者，在家亦已扶鳴鳩。時令子亦五十初度。

此日行寄祝益都夫子八十

當年召試入帝京，中書門下曾投名。

益都夫子典詞業，手把繩斗彈墨絃。並言朝右方倚芘，眷此黃髮爲民正。其時正值授杖歲，將進三列作五更。盈庭憲乞予敢後，因之扶服獻鼎鉶。無如東望起歸興，

日三疏乞解綬。天子特詔宴禁籞，中使扶侍周遭行。題籤書絹并篆石，宸賜優渥如雨傾。遣官持節送還里，長安車馬填郊坰。

不期此事已十載，予亦南畝三耨杭。曾因請急過通德，佳山治水風光并。

佳山堂、冶湖皆益都住處。凌晨啜茗聽笙瑟，傍晚種竹量雨晴。

出郭相訪誰氏叟，將車剛及予門生。

曾幾何時忽彈指，賜杖復得中壽稱。三公雄健過伯始，九老繪畫比武城。生人聚散

有定數，矧予遲暮非壯齡。再拜不得親獻杓，心終自同搖旌。東方花木及春發，南狩鑾馭將時乘。醪醑滿甕漫斟酌，烟霞萬里須丁寧。非熊八十儻還載，此日正逢渭水清。

寄祝姚少保六十初度

大鵬搏扶越九萬，林間斤鷄猶決搶。

丈夫致身亦有會，安能刺促粉榆傍。當予少小擅文賦，即聞上國壇坫張。衣冠輻輳徒輦集，鐘鏞在序鼓在房。譬則齊魯大九合，下士受約如江黃。中間較文試帖括，猶然領解在帝鄉。一朝烽火遍南服，夜起躍躍加騰驤。傾裝貿鐵募死士，叩馬一謁沛獻王。左手草檄右殺賊，遂平甌越恢閩疆。習書請兵張仲武，麾扇克敵謝彥章。天子

嘉嘆遽錫命，驟令開府建羽幢。破蜀竇軌授神策，平吳杜預封當陽。論功不下大將列，銘德乃過元舅行。至今溟海凜威惠，環瀛萬里無波揚。予忝梓里就史職，豪筆往往書旗常。況當弧矢畢綵服，道遠亦欲進觴。幸頒金匱誓泰礪，將標銅柱凌扶桑。臨風何以致稱祝，神山巖嶽海水長。

烏棲篇爲晉江范貞姑作

青陵臺畔清霜飛，秦家桂樹烏獨棲。餐茶茹蘗三十載，石闕久啣悲復悲。春花秋月宛然在，辛苦携雛羽毛瘁。撤饌長依庾約兄，寒房只坐張玄妹。姑依兄鄆山公選郎，故云。慈烏反哺尾畢逋，膝前有子傳詩書。他時六翮翻雲去，始信人間有鳳雛。

題董都護記年圖兼送其軍鎮萬州

江都弄環日，能賦梔子詩。庭下五色雀，相視非常兒。移時學字擅八體，鵲反鸞驚并鷹時。偶寫烟巒點拂奇，畫地步天餘技耳。因挽楊葉射枝戟，遂入天階獻高策。穀騎分垂都尉符，驚文白草參軍檄。從容渡海征斛羅，盧循遠徙藏流波。明廷加節授督護，開府正當儋耳河。賜衣不着但綬帶，徐步蒼林石塘外。野人相遇誰得知，試看當年好圖畫。書生意氣本自奇，虎頭豈是尋常姿。留形丘壑無不可，爲龍還復爲蛟螭。青門設祖請袞軾，一展斯圖壯容色。他日功成倘鑄金，碧帶青裙尚能識。

送梅庚赴江南田使君幕和其留別原韻同

陸大即席

昔年曾作蘆中人，蓬萊幾度看揚塵。

但逢東海孫賓石，不遇南昌梅子真。長安
忽邁載文軸，把筆如櫨幘如屋。入座皆嫌
倒屣遲，當筵但道揮毫速。年來好酒惡水
淫，醉歸敲醒街頭砧。蘭成自有閒園賦，李
勉原無戀闕心。^①同時大陸本舊識，謂陸冰修
也。曲巷茹蘆日相即。久知豪客自情親，堪
笑世人皆耳食。才大驚疑總在胸，官貧薦
引全無力。金臺名駿服輓多，宮中誰肯憐
姪娥。誰知幕下得賢主，頓如尺水生微波。
時冰修同落筆，見幕下句，驚曰：「何以合波字？」及得
此句，遂擲筆嘆絕。雙橋相對草堂近，澄江一望
迷林柯。高旌前導畫熊虎，屬車後載環馬

驟。南行有客辨車鐸，相逢莫使然疑作。
發冊應過玉笥山，聽鐘猶在昇元閣。只愁
良友去薊門，每上河橋輒作惡。陸生預道
蕭山毛，臨行一曲唱且高。不虞漏盡雞三
號，珊鞭欲揮心轉勞。金繩墮地玉壺罄，願
君還聽歌聲豪。

陳明府選之遇于長安街飲次索贈

朔風吹凍塵不飛，道傍車馬如雞栖。
天安門外柳條短，回首一逢薜荔衣。清姿
濯濯負意氣，我友陳生好難弟。挾管長從
鳳闕游，揮金不計蠅頭利。行年剛及強仕
辰，將紆墨綬拖黃銀。陳遵自昔能驚座，孺
子由來不厭貧。獨言賦性愛山澤，每向蘭

①「原無」，四庫本作「難忘」。

亭探遺蹟。太守祠邊醺酒紅，柳姑廟後翻魚白。今來偶寄碣石宮，有人獨坐還書空。何時解組賦歸去，與君把臂深林中。長安邂逅值冬節，幸對旗亭酒初冽。腰下雙鉤解照人，且看春明杏花發。

送林使君督學河南

東家拾明月，傳視不能識。青黃蔽前林，誰能辨容色。曾安才子林使君，文章翕霽如蒸雲。與予同館者曹子，偕過泰山爲主文。聖人大悅加獎譽，旋使中原視學去。劍氣長飛龍子灘，鹽車早辨羊腸路。春風二月柳滿街，御河流水當行杯。南行已及清明後，少室山前花正開。

陸生赴蘇州幕

陸雋名在沈謝間，垂老被召來燕關。龐巖李益不敢薦，三年將返支硎山。蘇州使相甫開幕，便展千旌導情慆。臨海還招鮑照歸，渡江且逐陳琳去。吳中故舊多隱淪，草堂仍築東湖濱。浣花不厭主賓晚，種菊愛看鄉井春。只愁曲巷鮮憑軾，石鼓遺文倩誰識。韓愈曾言空馬群，一顧燕臺汨雷臆。

送家太史假歸新安

長安朝暮送行地，西有張掖東沙河。每臨祖席發歸思，日歸不歸思若何？憶昔徵車乍來赴，本欲還山乞歸去。光宅先教

宿李蟠，直言必欲留裴素。吾宗就試得數人，林間阮叨同倫。雲陽舊令舉復罷，謂祥符令會侯也。叔氏妙才人盡聞。揆天徹地藻思闢，嘗見揮毫趁飛翮。國子通傳虎觀文，獻王親受京房易。太史爲伊勒免親王授經。集賢載筆入丹地，便遣方平撰前記。制舉從來待異材，史書豈是尋常事。嗟予落托百不成，長沙舊譜依泉明。霜前銅獸當廳列，日跨疲驢遂隊行。如何叔氏掉頭早，鎮自陳情痛烏鳥。嫠女瞻來橘嶂寒，客星歸傍桐江曉。予于去住願總違，豈難遽著青蘿衣。慙于史局未能了，覺與世數終相歧。秋林柿熟菊初發，此去蘆溝看新月。拙指明年還院時，仍在清商戒寒節。軟塵着雨衣未乾，滄浪自昔推新安。冠纓濯罷如相望，知在天邊風露間。新安有天邊風露樓。

啣魚篇贈廣文盧先生

先生本是麟龍姿，偶來提領宣聖祠。鄉書早展冠國士，臯比坐擁爲人師。翛然高舉蘊飛翮，羞向長安再投策。魏世文章重子欽，漢儒學行推盧植。秋花開發絳帳寒，閒堂撒牖襟懷寬。青氈不用氍毹布，美饌長揮苜蓿盤。生平月旦重閭里，冰鑑當胸似清泚。不教魚目混明珠，誰抱寒桐對流水。蕪文好我如嗜癖，天涯汗漫知音稀。願爲堂上啣魚鳥，長傍秋花邀邀飛。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春遲又春莊稿

七言古詩十一

題松下芝萱圖

謝庭艷艷產紫芝，北堂護樹生華滋。
長洲畫師解幽意，畫師盧逸，長洲人。翩翩寫傍
青松絲。金冠玉鞢間朱芾，翠羽紫翹橫碧
枝。一種能釋壯士怨，九莖堪作商山思。
煌煌在庭集衣履，繽紛滿座饒文辭。要知
石上松鱗長，便識人間歲月遲。

暮春二十六日張弘軒刺史宅牡丹初開預
作催花小集歡讌竟日同馬廣文朱郡丞
周孝廉楊生絃索女較書玉烟陳婉

春風吹日上畫牆，名花倚檻將生香。
張家舊種嬪洛下，丹州越州難比方。蓓蕾
初發一相見，油壁重重捲嬌面。游子將爲
贈芍吟，主人預啓催花宴。瑤牕琢石前後
通，青娥雜坐雙顏紅。綺羅試著甫開襪，臙
粉薄施如未融。須臾雨至灑幃幙，翠幃雲
屏裏來薄。小沐愁看鬢攏分，新粧恐漱唇
脂落。高歌幾疊夜色移，當筵爭瀉黃金卮。
妖絲曼筦次第作，傾城相顧猶顰眉。城頭
吹角忽雨霽，蠟碗膏毬置花裏。赧面羞從

泪洗餘，醉眠嬌倩人扶起。婀娜前後互相映，^①中坐雙鬟典觴政。燈前恍闕晚粧新，閣下莫嫌春漏靜。名花從此當漸開，主人邀客還重來。雨餘不忍辭花去，更向花前醉一回。

答和沈東園贈別作兼示王西園

我來游滬城，便思梅花源。梅花開時不得見，行見蜀葵開滿園。西園王子爲我說，維此園東有人傑。築塢能留黃浦雲，長陂每泛藍田雪。良朋高會如永和，花間載酒常經過。到門私喜無題鳳，落筆還驚好換鵝。相思久欲贈瑤草，況與君家翰林好。錄別愁看夏雨寒，何期晤對申江曉。木杳庵前紅藕陂，圖來爲汝方題詩。長帆初掛海潮上，握手反嫌相見遲。薰風拂拂起前

路，寄語西園道歸去。他日相思倘卜隣，當造梅花最深處。

紅橋酒散別曹明府

東京名士曹叔通，讀書磊落稱文雄。十年相憶始相見，載酒只看花樹紅。平泉莊南啓高閣，倚檻曾經度黃鶴。石磴空垂四面蘿，瑤欄新種千年藥。當時試宰在睦州，青簾高掛滄江流。懷組入官本慷慨，角巾歸第何優游。迄今相對理疇昔，每向巖灘沂潮汐。況我長爲灘上人，解纜將行泪沾臆。榴花初發開錦筵，美人雜坐彈朱絃。欲知他日相思處，只在紅橋綠樹邊。

①「嬌」，四庫本作「姍」。

春夜飲趙舍人宅同諸公作

春城飛蓋度南陌，夜聽歌鐘啓華席。
世族原推宣孟家，滿堂尚坐平原客。烹椒
和芎斫巨鱗，披襟共醉蘭陵春。主人意氣
拔雲漢，是誰雄辯翻河津。重門夜久待擊
櫂，手把深杯莫教卻。醉看當筵月上時，便
見階前放紅藥。

青雲辭奉呈益都相公書事

皇帝踐祚一十七，詔遣求賢重經術。
廷臣内外交薦揚，惟恐蒐羅有遺失。堂堂
公府推益都，泰階早建元臣模。星辰照地
啓遙矚，仁壽格天開令符。闕門撤牖進巖
穴，每遇縫衣肯折節。一時名士歸杜淹，無

數高文過張說。嗟予拙處東海濱，十年奔走
忘冬春。少爲吳市吹簫客，老作安丘賣餅
人。何期間里甫偃仰，北府南司遞相獎。
蒯徹佯推東郭生，鍾君誤薦西亭長。秋風
颭颭九月寒，布衣草牖來長安。挾書欲上
苦局促，懷刺未投空往還。縵胡短後走落
拓，時向天街問寥廓。掃去知爲丞相門，望
中何處公孫閣。先生大度括九有，日布弘
幃被廣畝。迎來田竇不下牀，卻爲王符倒
屣久。鳳咮龍鬣不易攀，置身疑在青雲端。
虛懷祇覺渤海淺，溫語頓令寒谷暄。逡巡
瞻拜嘆遲暮，折簡重邀酌青醕。金熟能傳
鍾傅銘，筵前許借蕭何筭。方園濕燥左右
排，就中鉶鼎加鹽梅。佳魚總向天廚出，美
酒多從賜膳來。殷勤厚意轉相屬，百福千
祥慢教祝。啣澤深於灑澌杯，餘光炤向參
差燭。獨憐布被甫覆踝，日撻黃綿裏寒者。

庭前隙地僅馬旋，翻爲儒生貫高厦。只此
閭惠非偶然，授餐適館昭前賢。杜陵果慙
萬間志，姬旦豈徒三握傳。況當天子念寒
士，先料微車給廩秭。時微車到都者，朝廷喻度支
議給廩米。水部分將主父錢，金門預受東方
米。聖君賢相邁一時，嗟予後至猶逢之。
謂予瑣瑣倘不信，請看今日青雲辭。

淮陰李貞女詩

春城狹巷種烏漆，秦氏樓頭閉朝日。
碧葉垂絲斷未連，紅襟小燕飛難匹。長淮
嬌女年甫笄，當牕便詠共姜詩。行廬拖帳
早相失，單幌複衿誰與施。淮流活活向東
去，三十春風等閒度。若問城南陌上桑，但
指山前女貞樹。

瞿山畫松歌和施學士

生年不識慈仁松，曾觀三鬣圖畫中。
今來習見轉蹙縮，何如尋向雲門峰。宣州
學士顧我說，柏枧山人負高節。能于指下
作怪形，跛虎攣龍互吞嚼。祇須捉鼻誘其
畫，墨瀋膠漿雜鵝炙。但吟小句綠牕間，便
寫高枝碧山下。時瞿山以畫松易詩。營丘作畫
不贈人，空畫五葉長等身。豈如蘸筆換詩
句，詠歌倍覺生精神。大荒桓格有老幹，一
幹發作千年春。第恐地窄絹牀短，手捫脚
蹴非其真。學士索畫強自呻，我亦竊效東
家顰。他年築居儻與隣，連予寫入青溪濱。
溪傍一松千萬鱗。

雪中集梅莊主人何使君邸第有贈

朔風習習海雁鳴，燕關千里同雲生。
會稽太守本廉吏，歸卻一錢舊有名。蕭條
獨上郡國邸，將挾新書獻天子。隘巷雙輪
駐若雲，當軒一榻清如水。相從對酒并論
文，門生故吏還紛紛。題詩不讓杜老句，妙
筆欲寫羊生帚。珠繩宛轉傍東壁，玉琯吹
葭動寒色。何處相看雪最多？禁城西去
梅花白。

題喬侍讀侍直圖

天開閭闔鵠首明，宮鴉初噪朝烟生。
侍臣入直每問夜，路白便催騎馬行。龍旗
未辨槍壘色，雞樹但覺枝柯清。至尊臨御

恍日出，左右羅列當星燄。東華奏啓六曹
蹟，南下立傍雙柱橫。終日橐筆但記事，有
時顧問還呼名。偶頒丹詔識機密，^①誰捧黃
匣如橋衡。我友少擅司馬賦，當時曾遇甘
羅城。比之鸞鷟戴九羽，飛集牖下相顧驚。
嘗寄鸞閣掌書命，儼繫牛紉難升騰。一朝
召試得高等，^②遽膺著作承明庭。對策固知
郤詵善，賜璽獨言李絳能。東堂草制白麻
淨，北向譔冊金版精。內坊封罌瀉綠水，便
殿賞帶加紅鞵。胸襟開來山月豁，面藥傳
去盤露傾。每因進講入簾宿，幾度課藝留
延英。春風吹吹苑花發，宮門輪入隨班迎。
良工繪圖寫容色，觀者有若睹曙星。予忝

① 「偶頒丹詔」，四庫本作「丹詔偶頒」。

② 「召」，四庫本作「入」。

同籍共筆札，^①明將歸去呵尊羹。臨行開卷一展覲，令我感激雙泪零。丈夫生世貴特達，安能縮結同寒蠅。不見黃衣斧帳下，有人戴纒從左升。

題松崑撫琴圖

長松嵯峨幾千尺，斜傍深林倚危石。中有高人抱膝吟，雙顏尚駐桃花色。當年任俠游兩河，紛紛趙李相經過。劍光淬落若流水，筆陣橫掃成陂陀。東歸萬里謝侯幕，散盡千金復垂橐。醉向金華驅石羊，閒從海上看雲鶴。我來把臂滬水濱，畫圖相對清心神。感遇不吟楚妃嘆，知音要與鍾期親。手揮綠綺卸巾幘，何物長康好筆力。寫置松崑片石間，相見何人不相記。

題松鶴圖爲一聞師壽

高松百尺臨溪邊，上有松子垂千年。團團紅日松頂出，照來萬里滄江烟。翩跹林際舞，鶴，遠駕長風度寥廓。篩翅常疑白雪消，低頭乍恐丹砂落。閒來自得杳不飛，不臨金闕隨瑤池。幽崑松下起長嘯，但見綠陰生素衣。

題燕市酒人圖歌

酒人曾向燕市過，玉缸銀海長婆娑。興來殺賊且摩盾，時去看雲還枕戈。荆南十載等閒度，肘後黃金棄不顧。但垂絳帳

①「籍」，四庫本作「事」。

授生徒，羞向長門賣詞賦。生平曳裾苦未能，酒徒散盡仍追陪。草堂並道盱眙好，與汝行歌歸去來。將築歸來草堂于盱眙，故云。

留別張中憲錫懌有感

曲江先生負文望，氣攝江湖有餘量。

好學長疏左氏書，高才不讓河間相。當年厭處金馬門，泰山太守由來尊。拂衣歸向春申浦，種樹營成裴令園。我游海上漫投刺，把臂雄談快人事。戶外千迴過客車，懷中十載相思字。方春初發桃李枝，蹋青挑菜時相攜。筵前張子碧山榼，簾捲夏侯紅妓衣。鄴宮高宴具四美，雜坐中間有史嬭。長調笙笛共箏篴，不問清明兼上巳。聽殘鷓鴣日漸長，葛帟未試蒲葵香。西陵草暗欲歸去，頻把玉盃看夕陽。平船將趁暮潮上，

爲唱離歌轉惆悵。綺席重開惜過情，布帆此去應無恙。謝公東墅望遙，何年相憶還相招。當前欲別思何似，不見垂楊幾萬條。

甲寅九月廿七日同任青崑張百修訪放菴

蛤庵兩和上復過楊雲士齋看菊漫賦

青崑招我訪雲水，偕之同看東籬花。高低錯出似攢錦，紅白間開如翦紗。自憐秋老嘆遲暮，每見秋花便相顧。佛頭樓子開最先，今來不數黃金錢。

何使君壽

天生申甫必有爲，世人咸望嵩高山。況兼賢哲多瑞應，蒼龍紫宿居人間。廬江夫子越州守，治郡能使一郡安。鳥棲獸宿

偃平野，魚符虎竹通嚴關。九日開宴別父老，黃童白叟號且攀。礪石鐫文卧道左，負筥擔囊留轍環。惟予投壁遭按劍，夫子爲我抽泥蟠。晏嬰不責越石傲，逢人薦引齒頻繁。去年長至值初度，飢驅吳會曾修翰。今來攝提又看指，登堂獻酒琥珀殷。生人有心能感激，鏤膺刻胃豈冥頑。若言仁者壽何算，請看春晝方漫漫。

過益都相公三世兄躬暨賦贈

從來雲閣推世德，東京楊鄧西金張。況當賢相饒令嗣，八龍三虎雙鳳皇。就中林立並皦皦，能繼難兄佩刀早。縣浦從教白壁殊，盈箱不羨黃金好。但看簡抑似韋布，只與詩書共晨暮。門生故吏趨滿前，食脆乘堅恥相互。即予落拓寓京邸，長過高

齋被優齒。下上能尋商洛儒，殘編搜及開元禮。^①始知家學自有真，寒風相對怡心神。牕前草木陽和動，坐見花開滿地春。

雲間張公孫伎席作

清河主人好趨府，頃蓋相逢道肺腑。穎氣能傳趙勝名，高門開向春申浦。暮春三月桃樹紅，單衫試着臨春風。罇前鼎食儼魚鳳，巷邊車馬如游龍。東西捲幔覆花葉，日上牕紗撲蝴蝶。名士同披白蛤巾，美人競薦烏絲屨。蘭膏樺燭入夜陳，當筵舞作尋橦新。畫裙繡帶盤旋處，滿地花陰思煞人。

①「殘」，四庫本作「殊」。

馮守同四十索贈

敬亭初發棗花碧，陵陽自煮丹砂紅。
持之欲獻者誰子？宣城高士馮守同。行
年四十負意氣，嘗與十將較鉅利。相逢茂
苑最有情，當塗鬱鬱青雲生。

入春庭梅未開偶爲桐城姚士重孝廉作畫

梅蒙以畫梅長歌見贈中憶西園看梅事

率筆賦答

朔風冽冽冰皚皚，雪花倒地捲作堆。
入春一月雪未霽，庭前未有梅花開。縱陽
才子客湘水，最愛毛氍畫花卉。紙上從教
見早梅，枝頭故復添新蕾。停毫宛轉思美
人，枝恍寄江南春。誰知相顧起感慨，翹

首放歌如有神。江南千里邁春月，閣下梅
花正當發。獨立方傳韋相詩，同游爭結王
生襪。君家世胄不可當，一門群從超諸王。
春風吹度鳴珂里，^①芳草生當朱雀航。東觀
禹穴渡江沚，官閣相羈偶然耳。但藉荒厨
對步兵，時寓其叔氏蕭山署中。何須占驛逢梅
使。春空一望生羽翰，君將獻賦游長安。
薊門亦有梅如雪，願把斯圖雪後看。

祝來叔荀王夫人夫婦六十偕壽

少與叔荀共文酒，市樓大道彈陽春。
今來漸覺毛髮改，看君玉杖扶鄉人。山莊
花發秋正曉，最喜閨中得偕老。開徑方逢
羊仲來，齊眉轉覺鴻妻好。錦筵雙進金屈

①「珂」，原作「呵」，據四庫本改。

厄，後來年少推烏衣。採薇斲木總閒事，但見滿庭開紫芝。

送同年陸義山編修歸當湖

春風吹簾草色青，蓬池日暖猶寒冰。

陸郎斑駁想南去，開軒爲倒雙玉鉗。連年同館少適意，時向西山望朝氣。筆鈔爭題海嶽圖，史成快補河渠志。

時補草河渠志完，始行

當湖新水碧似烟，君歸正值荷花鮮。慚

予日誦張騰賦，羨汝先登賀監船。平帆載

去雙黛綠，并折靈泉產名玉。

義山艱于得子，二

姬各產一男一女。百年行樂能幾時，萬事于今

已差足。潞河春漲下溜遲，高飛黃鵠還啣

雌。玉堂後夜如相憶，但記雙添半臂時。

林官歌喜趙侍衛弟還里

趙郎束髮上計車，圮橋親受張良書。

殿頭對策首稱旨，特令交戟環周廬。林官赫赫近天仗，外府欣飛遠相向。羊祜方班七萃中，劉洪已冠千牛上。宮門入佩大橫刀，簾宿園邊有賜貂。領護早攀丹禁柳，思親還渡浙江潮。鳴珂舊里宴嘉客，堂上朱衣未頭白。騶馬仍來蹋鞠遊，緋袍看作斑斕色。連江烽火動甌蠻，時見戈船瀨上還。莫道書生使東越，便教射虎向南山。

越州太守行爲許使君夫子作

越州太守賢且明，分銅領竹稱專城。門排五馬總神駿，江浸一錢清復清。高懷

皎皎似裂帛，手把殘編對賓客。印篋虛涵
海日紅，書床斜映山花碧。江東八邑留畫
圖，過江誰不知夷吾。上林久已翔丹鳳，大
府方應見白鳥。即今荆楚播撻伐，尚有萑
苻想竊發。但藉顏裴撫凍飢，不須嚴助平
甌越。龍門教授感所私，恩同掩骼兼埋貳。
誰言黃雀啣花日，只在雙熊畫戟時。

過張吳曼草堂兼讀其所著梅花詩集有贈

先生好學恥漁獵，不向枯毫鬪結捷。
作賦真能嗣兩京，記書何啻亡三篋。梅花
開落江水濱，聯詩宛與花相親。我來讀詩
憶花好，疎影暗香如有神。草堂斜啓延海
曙，云是先生著書處。萬軸緗幃幾樹梅，慷
慨留題不能去。

客吳門喜遇金副使巡驛感贈

春風吹花度湖水，畫船撾鼓橫半塘。
江南副史早行部，正當乘傳來吳閶。西河
遊人武丘客，醉後重尋鄭莊驛。都尉新從
龍里還，梁生適在臯橋側。當年大雪辭蔡
州，使君雙旆移文樓。邗江釣艇不能上，隋
苑柳枝空自抽。春鶯朝啼暮還徙，又見開
衙白門裏。此地相逢非偶然，一望烟波汨
如水。^①

輓甬上齊士虎

營丘兄弟皆負奇，兩龍並起無雄雌。

①「水」，四庫本作「雨」。

僧彌既死法護在，與之相對長歎歔。高天
熒熒日晶晶，恍見當年好容貌。氣盛時傾
稷下談，興來每向蘇門嘯。讀書萬卷絕簡
編，決機俄頃如流泉。許之管、樂已不媿，
肯與嵇、阮相因緣。無如遭逢嘆不偶，幾度
高齋種楊柳。市門挾瑟且哀歌，壚下攜錢
快飲酒。修文有召不得違，著書未就將從
誰。但惜周嵩尚有母，那知伯道竟無兒。
先生之季與予善，每話難兄泪披面。若過
山陽歌此詞，落日寒冰倘相見。

讀何使君夫子渡曹娥江哭父卷子書後

南昌亭邊日色黃，伯倫臺畔環枯桑。
哲人乘風歸吳閭，上爲列宿揚星芒。遠溯
家世本汜鄉，廬江之後來山陽。先生早歲
秉令望，名同第五饒文章。當時四友稱荀

羊，于今遺策隸太常。太丘有嗣誇二方，長
者早駕天閑驤。南驅閩嶠東越疆，已經獎
異稱循良。將迎鳩杖啣霞觴，忽然日蝕東
壁傍。越人聞之心感傷，有如秦相五殺亡。
童子出涕春不相，^①方行四制挽轡繯。山公
起復義不妨，使君哭之心轉瘍。試看東渡
曹盱江，長歌一字一斷腸。從來虞殯能導
喪，哀吟不復調宮商。我今欲和徒徬徨，歌
聲欲絕哀未忘。

烏菟歌爲雙壽作

金烏熠熠顧菟驕，東公丹棗西王桃。
當筵進獻祝鮐背，不用鼓琴歌綠腰。蟠根
仙李舊閭閻，曾擅文章跨東浙。爲訪林泉

①「春」，原作「春」，據四庫本改。

憶素游，因思高蹈追前轍。閨中偕老同占
稀，賓朋扶杖相攜持。庭前兒竹當風長，階
下孫枝帶雨肥。雙飛黃鵠舞秋節，正值重
陽酒盈榼。欲識朱顏對面紅，且把黃花滿
頭插。

雙壽詩

君不見，扶桑日出海月明，東西相望相
隨行。中山有烏白啣羽，每偕顧菟幽崑生。
弘農丈人秉高蹈，篚篚魚竿有同釣。龍里
由來重朗陵，鹿車自昔推桓少。東湖花發
水滿堤，湖邊日日生光輝。種將綠竹能棲
鳳，採得青荷好製衣。只今初度共皇覽，錦
帔還同繡弧展。書借簾鬢裊篆雲，花從酒
面生螺盃。清秋良日佳氣新，門前流水如
車輪。笑他瑤島偷桃客，即是金門索米人。

爲沈表兄題夫婦行樂圖

吳興丈人年占稀，齊眉尚有衣巾綦。
東公西母共行樂，一時爭看雙鸞棲。丈人
胸懷坦如矢，上友黃農作知己。初住東江
花港中，移在西湖藕塘裏。沿湖十里種夏
蓮，紅蓮倒影清波間。閨中畫人非無意，好
比湖波作鏡看。

李太夫人大壽

昔者魯國上母壽，宋宗坐賜朝堂中。
武昌太君就饗列，丞相下拜王茂弘。惟我
天子職副相，暫筦稼計留司農。高堂碧髮

久迎養，^①誥進五色祿萬鐘。闌冬大臘獻花
燄，錦帨當筵覆琬琰。蝶勝先春集絳幡，獸
鑪著地圍紅毯。登堂齊捧金屈卮，門生故
吏盈前墀。添籌不用蕭何筭，舞綵還披羊
續衣。獨憐庭下秀玉樹，年少曾經入鼂署。
繞膝時從東觀還，懷鄉正值江南去。江南
萬里風物清，王師況復收昆明。西來紫貝
雙函發，南望彤雲百疊生。春陽將至日曠
曠，綵繭唧唧拂青鳥。但看天邊下玉書，便
起堦前拾瑶草。

①「碧」，四庫本作「白」。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僧開稿

七言占詩十三

飲金十四娘園看草花同姜九廷幹呂四洪

烈羅大坤吳大棠禎張二銀即事

櫻桃初熟梅子酸，草花爛熳開東園。
叢叢日下好顏色，青黃紫白藍綠丹。燂魚
盈盤酒盈尊，履舄紛紛集前榭。龍澗何曾
在洛陽，辟疆不復稱吳下。當筵插得花數
枝，短簫橫笛吹參池。最憐垂老看花客，醉
倒花前花不知。

奉謝分巡許元功使君夫子薦舉抒意

康熙建午之三月，朝廷下詔求俊良。

華門蓬壺有佳士，不惜中外交推揚。大臣
御史中執法，爭捧徵書覆黃牒。江東節度
文教優，壁馬千旌日三接。慇懃但問章句
儒，兼諮著作通群書。上鋪聖德下華國，束
帛誤投窮巷居。蚤童翹翅傍棖櫺，只羨鴻
飛度遙海。磐石難將白璧求，鴛胎不用黃
金買。使君獎士多過情，品題一過增聲名。
滕公按劍知韓信，文舉封章薦禰衡。軺車
旁午詣縣舍，再拜徬徨謝車下。主父無錢
那人關，王良多病難隨駕。結髮受書通一
經，妄思載酒窺書城。手讎三豕久不定，胸
貯五龜全未能。弱歲出門覓衣食，老大還
爲道傍客。吹簾半世罕見聞，解鈇三彈有

誰識。方今聖主真好文，東觀學士如雲屯。
朱鷺作歌奏司馬，白麟有對來終軍。以茲
荒謬廁其後，毋乃強合猶與薰。郡國限年
恐致詰，安平進賞將焉存。生平忼慨感知
已，挺刃願報國士恩。祇求厚地掩薄劣，莫
使庸材負賢哲。不然姓豈石隱人？何必
躬耕待三節。菖蒲花發伏枕餘，病中猶改
金銀車。倘能鑒此陳情疏，豈敢還呈卻
聘書。

別馬廣文作

龍門百尺中天啓，迴視天孫碧雲裏。
藻影翻成北海魚，桃花瀉作申江水。傳經
白昔推馬融，果然絳帳來扶風。當年賦笛
已擅絕，只今秉鐸猶稱雄。春風吹花遶書
屋，長啓清罇倒醺醪。香飯晨炊苜蓿寒，松

羹夜汎芹絲綠。檐榴初發紅滿枝，歸舟欲
渡千回思。龍門多少溯從意，半在鱸堂對
酒時。

桐城姚孝廉文焱見贈感賦

皖江才子系有虞，十年獻賦升公車。
虛懷早授京費易，健筆欲著梁陳書。名高
四海久推重，到處人爭識麟鳳。袁氏通侯
半在門，王家雋士皆群從。秋風吹潦江水
清，畫船遠渡來西陵。但知花縣看常棣，時
訪其弟明府蕭山。那道橫江採杜蘅。新詩璀璨
似珠玉，不惜問題寄蘿屋。車下還招季布
魂，酒酣重擊高離筑。鄉人刺促去住難，暫
將短景投吳關。高軒在望欲御晚，翹首半
天珠斗寒。

介丘吟爲姚明府作

生平不敢入燕薊，金臺空復求乘黃。
潛登太行苦服輓，道傍何處逢孫陽。從來
美好善謠詠，啼駛一聲隳衆芳。誰知負局
有弘量，鎔成冰鑑如秋霜。攜之日月且增
耀，照見瓦垆皆有光。皖口舊家聯譽望，吳
興才子多文章。漢儒初試考功法，唐相自
饒應變方。蠟草春耕勸田叟，隣烽夜靜降
甌王。試淬干將欲鳴匣，爰收竹箭方在房。
世人誰可與儕伍？惟此乃得當門牆。清
秋銀漢甫灑灑，新蒲獵獵生野塘。乳燕學
飛爭去壘，枯螢垂死猶棲囊。泰山巖嶮倚
天半，梁父介丘羅四傍。結根萬仞得所託，
浩然一顧天風長。

湖西將軍歌

秀江橋下春水生，緣橋幾曲春花明。
燕山大將開幕府，千里不聞枹鼓驚。當年
挾策上金殿，幸奪翹關走飛電。仗下看披
鷗錦衣，宮門卻賜花菰箭。十年宛馬塞上
騎，親隨部曲漁陽兒。桑乾風雪控弦去，猶
聽阿鞬當橫吹。龍驤南下定三蜀，遂駕樓
船遣楊僕。湖東既鎮後湖西，每見投壺理
軍曲。從來名將不嫌老，羨汝當年立功早。
躍馬雖稱矍鑠難，擒生終逐嫖姚好。揮戈
橫槊二十年，生纔四十春風前。桃花叱撥
紅照眼，擁麾江畔疑神仙。宜春臺高秀江
綠，時共登臨看黃鵠。記得前年江上亭，共
點醅酥倒醺醖。是時春雨細如注，幸與將
軍倚庭樹。落絮游絲濕馬蹄，正在袁江最

深處。袁江草長花復開，清江水漲空徘徊。
思君重憶亭前飲，那得紅船載酒來。

戊申三月旅亭夜讀東原宗元鼎所著新柳
堂集中有三詩專賦予瀨中事觸境生感
因爲長句寄去隨筆無敘

憶昔行瀨中，曾經射陽渡。欲託東原
宗鼎家，風雨江關暗前路。從茲奔走二十
年，每過隋苑心茫然。名山不厭少文病，破
浪只思元幹賢。前年白下遇難弟，謂鶴問。
因宿街西瓦棺寺。龍躍雙垂海內名，雁行
單作天邊字。思君但讀君著書，因之遙識
東原居。芙蓉一畝共兩畝，楊柳千株復萬
株。深堂楊柳想佳句，初日芙蓉豈虛譽。
如何念及瀨中人，不道瀨中從此去。當時
鼓筦渡水鄉，^① 蘆中無復傾壺漿。孔融兄弟

遠難覓，道傍獨立空徬徨。潛行宛轉過江
右，記得湖東鄧老秀。擊絮偏逢水漲時，裝
衣正值花開候。逡巡流落淮汝間，酒徒死
盡誰能傳。感君記事最忼慨，使我泪流如
涌泉。春深三月返江沚，垂柳紅橋夜低起。
爲讀東原詩一編，乞隣燈酒家裏。

陳掌院夫子生日作

在昔郡國應制舉，集賢學士居殿傍。
已徵詞業進祕閣，尚未程試留東堂。執經
曾向馬帳度，遙見天邊白雲暮。龍沼桐扶
和嶠還，鼇峰上負山濤去。只今三載彈素
琴，紫芝產地烏棲林。立朝久動荅宰戀，移
孝遠邀宸眷深。芸臺重掌人親近，詔遣黃

① 筦，西庫本作「柑」。

門賜存問。玉案親書第一班，金華坐進登三論。當年兩省薦拔人，今來倖步清都塵。分將黃紙當廳展，擷得紅蘭滿座春。老成端作後來式，守正時時見容色。進賢必欲辨驪黃，斥偽何曾雜儒墨。文章能起明宋衰，昌黎之後無雄才。講筵高出陶虞上，草制全從典誥來。園冬暢月設弧矢，正值王師渡滇洱。六詔軍書奏玉除，三雍文教開金齒。大臣嘉績動簡編，泰符高映蓬池邊。第看天紀回星斗，安用崧高誦歲年。

南山篇奉祝平太翁年伯七十初度

載問次山

尊人也。

君不見，南山之高高入雲，上連閭闔開天門。仙人環珮紛錯落，日月光景相網緼。阿翁七十好容貌，欲與南山等嵒峭。名法

能傳韋慶成，高懷不數岑公孝。墻東寄跡追少微，行游嘗著青荷衣。風生南塢椒蘭發，日出東園烏鵲飛。即今初度誦皇覽，矢絙寒蓬射來遠。神授方函啓綠文，賓隨曲巷開朱轡。華鐘綺席次第陳，清秋八月真良辰。邀來閣下彈箏女，舞罷庭前戲彩人。庭前戲彩皆神駿，千里聲名遠尤震。馬氏由來重五常，江東自昔推三俊。南山巖嶮高復高，稱觴進履多賢豪。欲知綵紱垂麟角，但看趨庭有鳳毛。

李方伯生日

黃星熠熠臨江陽，漸東漸西瞻景光。鳴葭疊鼓樹六幘，云誰開幕今藩方。三韓家世遼海長，從龍舊澤傳芬芳。蟠根仙李枝葉揚，惟公筮仕肇龔黃。分司偉伐留西

江，晉階總憲肅紀綱。三河萬里百辟良，群
推觀察非尋常。嘉名特達書御旁，帝將簡
之補袞裳。惟此吳越稱巖疆，東南克詰撻
伐張。非公不足領上襄，只今羽檄猶旁皇。
軍需白給廣武糧，伊昔蕭相當漢昌。關中
饑饉連戎行，中原開府杜與羊。嘗恢宛洛
屯江湘，矧茲甌越空陸梁。不煩朝食揮櫓
槍，白慚垂老依梓桑。猥蒙薦達登帝閭，車
箱盈轡馬曳繯。持觴不前應見諒，高天尚
見青鳥翔。願隨青鳥同相往。

一聞上人畫鶴索題

白笑生來有仙骨，年年相對鷺鷥棲。
談經拂塵擁高座，儼若仙驥橫天梯。竹林
鸚鵡靜無語，寶塔雁王他白飛。不隨丁令
較去返，豈與支遁相因依。閒堂落筆起長

嘯，此間亦有凌霄姿。

金學使曾陷賊中歸命途次感寄

浙河東下海濤圻，曾啓龍門浙河側。
取士能如嘉祐年，論文不數元和日。機衡
在望鮮軼才，諸生並得乘雲雷。醫師雜採
及馬淳，孫陽顧皆龍駉。誰知世事多反
覆，倏見烽烟起南服。楊僕方隨下瀨軍，趙
佗幾纂番禺牧。王威赫濯恢七閩，杜陵陷
賊埋風塵。青天見日撥雲霧，今來重會三
江春。文昌熠燿動銀漢，長夜漫漫有時旦。
百里相過不得前，遙望雙旌泪如霰。

暮潮行別朱公子簪原

春潮初漲曲江邊，游子乘來申浦船。

水上桃花新帶雨，城頭柳色正含烟。主人
邂逅忻相見，邀我南樓啓歡讌。黍酒傾餘
綠玉盤，芹羹汎作黃金線。逡巡入夏歸去
遲，宛如家室相因依。林鳩喚婦循檐下，海
燕攜雛出幕飛。長帆欲掛轉鐵鹿，將向江
頭別朱穆。幾行愁雨爲君傾，一曲離歌倩
誰續。嗟君家世本畫輪，聯翩華閥傳來新。
伊予何幸託杵臼，廡下定交如有神。吳淞
東去極海浹，一望錢塘正瀾瀾。他日相思
欲寄書，但看西陵暮潮起。

奉謝何使君夫子有感

從來治郡稱第一，廬江太宰何敬容。
即今於越踵良牧，軒軒五馬如游龍。山前
文簿啓來碧，花下印牀開去紅。竹符初發
罷征調，誰謂東山有群盜。傍邑先傳諭寇

書，明庭且下求賢詔。龍門高峙渺百尺，頓
集平原舊時客。自慚堦草漸飄零，羞向園
桃比顏色。負芻長自困泥塗，豈料終逢晏
大夫。白璧儘教三獻去，黃衣啣得一環無。
當時乞食渡淮浦，無數淮流溉肺脯。結襪
交爲國士歡，投竿只道王孫苦。十年側促
懷舊心，使君千騎方駸駸。天涯壯士今還
在，仰視滕公泪滿襟。

桂樹生玉芝歌爲姜定菴京兆作

君不見，庭前桂樹發素秋，連蜷偃蹇枝
相糾。蟾蜍原向根底宿，鸞鷟儼從花下游。
忽然華幹產芝實，玉筍漸看膚裏出。三秀
煌煌映列星，六英燦燦承朝日。豐脣麗肉
白雪姿，靈根翠羽生華滋。墜露空濛如雨
散，吐雲繚繞似烟絲。嗟君奕葉挺奇秀，謝

氏當庭耀清晝。夾道朱輪有嗣英，高堂白髮方長壽。當年左掖曾草麻，甘泉前殿揚朱華。芝房一歌未絕響，函德九莖還薦葩。今來子舍奉甘旨，慙借商山斲仙餌。流膏沆瀣成酒漿，瑞彩斑斕作金紫。弧南一宿秋更明，下應瑤草相敷榮。不信但看桂樹上，團團唯有玉芝生。

崑山徐母顧夫人壽

青銅畜修鱗，不復生凡魚。丹山產鷺鷥，迴與群鳥殊。即今東海擅華胄，有母賢名比仁壽。徐藻原傳內子文，顧家本是閨房秀。清洋江畔采綠遲，春能濯繭秋鳴機。教兒嘗秉和熊志，相上仍吟弋雁詩。以此諸君奮皇路，各向長安獻詞賦。上苑爭傳花一枝，當軒種得珠三樹。慈恩寺裏曲江

春，兄弟皆爲領宴人。散饈羹遺東閣早，留輒日愛北門新。今來錦帨懸高闕，畫繭重加綠髮。但看殿帔賜朝霞，儘使宮衣舞秋月。君不見，雍丘宋氏兒，臚名相讓還相追。娛親江夏遺綵服，到今湖橋猶含緋。又不見，閬中陳堯叟，兄弟三人兩殿首。其曾爲知制臣，尚恐慈親杖橫手。倚嗟我母年六旬，居然邁宋兼超陳。且隨吳下稱觴客，還慶庭前戲綵人。

贈襄平李廣寧司馬赴兗州

任城司馬襄平豪，腰懸鹿速金寶刀。英年妙筆擅文史，翛然意氣干雲霄。鳳毛燦燦成五色，遠向丹山趁飛翮。望嶽重登杜甫臺，題詩應在匡衡宅。淮流浩浩到海迴，雙旌南下蒼雲開。他時載酒行春處，無

數桃花傍澗來。

相望篇送陸少參督餉江南

從來執法推鯁直，前有陸杲後目山。

相臣初避道路去，內戚不上街樓看。何者
參政儼宗邸，爲使直指爭往還。將施赤棒
先白簡，此事乃在順治間。先皇駐蹕御南
苑，親召副相連臺班。特令出衆宣口敕，謂
此不負柱後冠。方州節鉞久未振，請借高
峻風人寰。中朝豈是厭汲黯，出刺乃欲重
薛宣。鼎湖鶴去年又年，^①此翁歸卧江楓
寒。今來循次游長安，殿中多薦識面官。
五都列岳未爲薄，六路轉餉將誰嫺。東南
惟恐竭民力，天子乃遣專事權。公整往足
肅吏治，清廉不用支官錢。我今相送思贈
鞭，臨風如汎丹陽船。長干釀酒興自遠，西

浦輸粟心長閒。計臣應受鵲袍賜，賓從但
從牛首觀。莫言是地少風憲，曲巷舊有王
僧虔。太微南下四星濶，相望儼若居臺端。
到官莫厭芻粟塵，待君仍在螭坳邊。

鍾機曰：少參舊著風采，後以惑于左道致敗。聞

西河贈是詩時，少參讀至「曲巷」一語，忽失色，後彈之
者王學士也。山陰張維隱爲予言：維隱以入少參幕過
西河別，西河適作是詩，見維隱，遂着實從一句，後連
翩相接，即西河亦不自解。詩懣之可畏如此。

王二光祿生日夜飲有作

先生矯矯秉大節，弱歲論文在於越。
薄宦朝看海上雲，層樓晚掛山頭月。京門
對酒連歲年，醉來長向樓前眠。愛閒不畜

①「鶴」，四庫本作「龍」。

雙鬟婢，上義能輕五庫錢。只今內府待人直，門下還留孟嘗客。況有當前群從賢，王家子弟烏衣宅。樓頭開宴值早春，燭紅酒煖春盤新。恍然禹廟看花後，夜雨停舟鑑水濱。

甬上段長史枉過關候值其初度奉寄此詩

甬江樓畔花樹明，灌門有路通蓬瀛。慶元使君曳黃綬，行部雨中來永興。單車緩軸去呵雜，肯爲牆東繫朱鬣。解珮慚無呂氏刀，荒亭未設休源榻。君家仕宦多似雲，鳴珂舊里聲相聞。鳳毛已布庭前綵，驥足還留海上軍。清和四月值初度，弧矢應懸郡庭樹。一觴欲獻未能前，但望金峨海傍路。

題畫

君不見，丹山之穴千仞高，上有朱鳳聲嗷嗷。八方攬德久不下，一朝奮翮求其曹。朱光向日耀五采，翠羽順風揚九苞。低昂宛轉起雲表，萬里相過向蓬島。華池阿閣何處棲，但見將雛舞來好。春花滿岫露滿枝，啾啾百鳥爭群棲。不分夏鳩并春鳧，後羅孔雀前山雞。簫韶不作至者鮮，穎上金臺望中遠。種得梧桐蔭未成，採來竹實香猶淺。高堂展絹采色新，就中威鳳當麒麟。誰將東海仙人宅，寫作瑤臺天上春。

①「春」，四庫本作「秋」。

題周斗垣先生採芝圖

商山漠漠環清溪，溪邊輪囷產紫芝。
丹柯翠羽滿林谷，絕勝三秀生銅池。丈人
採之嗅逾馥，飢可餐之比梁肉。獨坐幽岩
白日長，時見松陰下山麓。洛中遺老百歲
餘，春來曾釣礮溪魚。煌煌畢畢山前錦，^①
盡是當年綺里書。

王生之雲中

白羊城邊白雪飛，桑乾河上黃塵稀。丈
夫拔劍不得意，^②西入塞垣何所依。當時相
遇共文酒，朝向蕭江折新柳。爲君送作錦官
遊，同上溪南一回首。淹留劍外春復秋，更
從嶺表尋羅浮。木棉花發棲紅寺，椰子盃寬

汎白漚。今來燕市負意氣，屢上金臺騁騏
驎。拊篋誰憐樂毅來，哀歌能使荆卿避。貂
衣短後纓繆胡，^③重逢擊筑隨屠酤。層冰千
仞方浩浩，雁門千里跨飛狐。自言碣石館難
再，將逐蒙恬望榆塞。射虎從教太守驚，椎
牛尚有將軍在。薊門歲暮雪未乾，嗟予索米
留長安。青門欲餞苦不得，天街柳葉誰堪
攀。從來臘盡會春曉，況復高名播來早。若
過新興肯望鄉，鉛粉樓前有春草。

寄祝江南方伯生日

芙蓉初發清江潄，曉看天星照平楚。

①「畢畢」，四庫本作「韓韓」。

②「夫」，四庫本作「人」。

③「貂」，四庫本作「去」。

關內蕭何本近臣，徐州荀羨將開府。前時
鵬奮湖水濱，西陵相望多烽塵。但瞻武庫
歸南省，並道文昌近北辰。今來甲子喜新
邁，正值長庚轉秋宿。方岳能吟史克詩，在
朝共進申公壽。秣陵九月佳氣新，大功坊
底羅嘉賓。清罇欲獻無由達，思煞秦淮對
酒人。

送孫孝廉還里

去年八月桂子黃，看君雕鸞爭翱翔。
今年秋節又三五，慷慨送君還故鄉。君才
卓犖世所羨，曾在含元膺召見。司馬高文
有賜金，王褒出使嘗乘傳。芙蓉十里江岸
長，將歸且醉當壚傍。滄江暫見蟄龍卧，雲
興霧捲旋飛揚。河橋衰柳不堪折，月滿當
頭白如雪。他日相逢杏苑中，仍向花間看

明月。

汪錞選郎善事母，值典試關中得壽萱二字
碑洞摩勒以歸時太夫人八十遂預製扁
額臨二字于堂以爲慶索爲此歌

潘居色養重鼎飪，沉入東曹倍謹凜。
秩閣頻遺赤綰羹，彩衣時覆仙郎錦。驅車
試上出渭橋，秦碑漢篆關中遙。色絲未得
諳雙纈，綠字宛如啣九苞。北堂日永秋尚
早，滿砌丹萱正姣好。石闕呈來占籀殊，畫
梁標出旌簾曉。蒼龍乍轉花滿欄，銀幡未
賜開春筵。稱觴長跪進壽考，恩綸照映相
鮮妍。養堂不用啓京邸，紫帔金章錫來喜。
瑤島群看詠白雲，宛向中庭奉甘旨。曾參
見肉思養親，從來孝感偏能申。請觀額上
丹砂字，好慰堂前白髮人。

桐城方桄舟又申父子枉贈簡和

北風梢槭銀杏黃，寺門雙樹塗嚴霜。
龍眠高客作寒旅，回首一看江路長。當年
地甲冠雲額，門上朱輪戶三戟。舊業金張
總墜貂，君家兄弟真連璧。十年獻賦厭計
車，曾膺監郡占刑書。天時人事忌太盛，好
女善謠能嫉予。浮雲曖曖水沈木，孔雀刺
金不辭辱。遠戍嘗經紫塞還，穹廬慙就黃
花宿。今來訪舊游永興，將車季子方趨庭。
嚴城蕭寺苦寥廓，有鶴帶雛梳羽翎。翱翔千
仞下視小，況當鳴和臨秋曉。韋賢父子一經
傳，徐氏詩篇六朝好。謂予失職志不平，天
涯一見旋留情。同爲斯世沉淪客，那惜臨觴
感慨生。長歌贈我最斐媿，揮毫書滿元興
紙。愁心百折和來難，把卷踟躕不能已。

范母錢夫人輓歌詞

夫人家本錢王裔，閱閱崔嵬紹蘭沚。
紫燕長迴朱雀航，丹輪時度鳴珂里。閨中
日出臨繡牀，刺來黼黻多文章。因吟柳絮
過庭下，爲採葛覃歸道傍。錦屏初啓射烏
雀，正值當堦覆紅藥。司馬譚公實我私，侍
郎修譽曾爲妣。于歸帝里舒綵函，尊章簽
判來淮南。在堂相繼赴幽室，苦捐珠釧埋
金蠶。夫君文譽播禹甸，十載登壇領群彥。
自脫牛衣上計車，每啣鶴牘升金殿。慨然
攬轡佐惠文，命留司法南康軍。日周外犴
有紅粟，私顧在房無綺裙。但聞平反始置
酒，況復平漕并履畝。綰綬恒兼盱水符，分
章遂佐新安守。鷺湖鹿洞講席開，曾同論
秀掄奇才。經傳韋母朱帷下，文似曹昭東

觀來。最憐大澤釀遺蘖，道蘊抽刀白如雪。
能令降鹵偃前矛，那道歸藩擁高節。戈船
北發經險灘，軍輜下瀨浮來難。長年四顧
督郵怒，先生掉臂歸林間。蕭然一望復何
有，餉餼如賓在隴畝。井畔新栽阿母花，橋
頭再種先生柳。趨庭繼起皆鳳毛，烏衣子
弟真賢豪。陶門有教比鍾郝，伏女授經來
賈晁。誰知一旦馭雲路，桂旆蘭旌遠相赴。
天上爭看製錦來，閣中尚記題詩處。車前
執蕘鈴欲搖，道傍虞殯還吹簫。碧玉樓中
月皎皎，白楊樹裏風蕭蕭。螭蟠石闕類雜
組，竈島玄埏似幽府。我欲私題哀誄詞，又
值城南下寒雨。

依韻答徐生我剛見贈長句兼送其客益州

生年徒擁漢官尺，不度江天萬層碧。

但挾康成車後書，誰窺孺子門邊蓆。君家
奕葉擅雅騷，館亭驛壁長揮毫。明星貫胸
影歷歷，飛泉倒峽聲嘈嘈。回思昔日鍛柳
下，曾誓乘車并乘馬。不謂伊人已殞霜，頓
令斯道如長夜。多君兄弟能自見，各赴隋
宮與梁殿。但得文章慰世思，不須俯仰看人
面。衡門寂寂時緯蕭，雖居市里同漁樵。避
人時過雙流澗，作客還登萬里橋。予也甫賦
歸去來，相逢把臂方徘徊。湖山皦皦宛在
望，此中尚有孤山梅。忽爾所思在遠道，春
江轉棹心悠哉。勒銘白埽峰頂雪，題柱將披
石上苔。此日情親誼不薄，且送平原赴京
洛。他年卜室想比隣，願竚吳山待君築。

天姥詞祝吳夫人生日

朱鷄拂羽吹南薰，荷花滿池開綠雲。

華堂清晝懸錦帨，嬌絲脆管來紛紛。夫人
自昔稟修姱，曾佐盧龍舊司馬。雲閣同傳
玉篋書，繡牀再弄金釘瓦。兩家勲伐奕葉
通，往來車轂如游龍。只今繼起餘三秀，尚
攬青氍毹上宮。從知珠樹生瑤圃，亦文重
啓藏書府。若欲仙盤挹紫霞，但祝秦屏似
天姥。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子稿

五言律詩

五律，舊刻不入一首，未刻藏稿無存者。大抵所

輯皆出游作，然此亦西河本意也

江水

江水滔滔下，浮雲蕩蕩開。烟霏朝日
起，沙動早潮來。舟落無關遠，帆紆瓜步
迴。山前空幕府，無復舊軍臺。

過采石有懷李白

李白揚帆出，曾披宮錦袍。我來尋舊
蹟，空見水滔滔。墜石分風急，清江蹙浪
高。綠蘿寒月下，詠醉酩酊。

塞下曲

結束事長征，前軍早抗旌。關山雲裏
度，隴水笛中鳴。曠衛三城戍，良家六郡
兵。爭先須努力，驃騎舊行營。

沓

壁新都山行作

沓壁迴青嶂，懸峯落翠微。曉雲隨馬
去，春草待人歸。溪漲平流沫，林長間落

暉。十年棲隱志，貧賤苦相違。

入山偶成

種藥神農地，牽牛巢父家。水禽時變響，山草遞開花。雲隙流天影，崑空墜日華。春深人不見，愈覺此中遐。

過梁園

春風吹薄雪，剛度梁園時。駐馬一爲賦，悠悠使我思。繁條抽野館，細草滿長陂。千載鄒枚興，無人與共知。

宿商丘作

弱柳環城細，叢菁被晦繁。春天行宋

苑，暮雪度梁園。曲閣飛花冷，寒袍點絮溫。清泠池上客，誰與共開尊。

行上江將次入湖出馬當山下語船子

只覺雲颿駛，寧愁江路長。乘風開魯港，計日上潯陽。曉嶼翻龍蟄，秋花豔馬當。黃頭天上轉，辛苦櫂船郎。

江行

日日上江行，秋風兩岸生。波翻當利浦，天盡豫章城。磯路烟樓迴，關門水木清。前灘爭賽過，杳杳聽鳴鉦。

渡黃河全王侯服栢肯堂兩明府作

淮海南來盡，黃河北去高。百年吾渡

此，萬里一波濤。落日迴檣櫓，春風滿布袍。相期慚破浪，不敢上君舳。

鈞州署中夜飲題史使君惜陰亭壁四首

春夜開官閣，華燈散酒栢。天高星漢合，地勝鳳凰來。小檻凌橋聳，繁花炤水開。中宵幽思洽，疑上古鈞臺。嘉模曰：鈞州以夏饗鈞臺，故名。署有黃霸集鳳凰址。

二

暇集黃公署，宵分大禹城。人標清穎志，亭以惜陰名。短燭圍紗冷，方塘引溜輕。相逢能痛飲，藉有使君情。

三

暗水平當席，春鳩宿繞枝。河魚烹菜釜，露蕊滴鈞瓷。時以自製鈞州瓷插花侑酒。臺迴迷長葛，星寒掛具茨。子房初隱地，俯仰一追思。

四

襤被聯深廨，盤餐勝故鄉。官貧情較切，漏短話偏長。潁水通池細，襄陵瀉酒香。馮唐吾自老，汝已久爲郎。

飲汴園

我愛魏公子，西游入汴園。楊花天際落，蝴蝶草頭翻。估市停車騎，繁臺對酒

尊。侯生悲老去，不復在夷門。

登太白酒樓

太白何如者，^①夷然醉此樓。千秋狂客去，吾亦此中游。碧柳當軒合，青天人濟流。金魚誰作佩，來往任悠悠。

入嵩陽將登嵩嶽有作

太室群峯峻，轅轅拾磴長。春雲飛馬足，愁絕古嵩陽。玉女搖潭水，山花墮石梁。漢皇金匱杳，何處挹瑤漿。

登嵩嶽感懷

昔誦嵩高峻，今知喬嶽尊。紫微通帝座，黃蓋繞天門。中宅思伊洛，平原眺陸

渾。春心千里度，極目總愁魂。

上子晉峯懷姜十七梧蔡五十一仲光錢六霍

不得毛甡友，同登子晉峯。青天空浩蕩，插滿碧芙蓉。伊闕黃河湧，函關紫氣重。攜君詩句在，驚下九潭龍。

游楊氏園林和韻

共攬名園勝，寒風曉渡河。長堤環墜柳，曲閣掛層柯。疊石劖巖礪，開樽對薜蘿。赤欄迴合處，愁望起高歌。

①「如」，四庫本作「爲」。

二

重坂尋幽境，崇臺設錦茵。相攜金谷酒，同是兔園人。白落寒郊木，丹流石洞銀。巖飈隨倡和，真覺愧陽春。

飲吳晟

永夜開襟緩，茅堂對酒清。環林棲鳥靜，深燭炤人明。冰雪鄉關思，盤餐地主情。儁才推附子，羨汝早知名。

齊州道中遇雨

千乘起黃埃，終風終日霾。雲從滄海上，雨自泰山來。村酒春前釀，障泥渡後

開。東行分霖霖，愧乏濟時材。

疊嶂

疊嶂丘中度，晴川郭外分。草烟鴟尾散，花氣馬頭薰。樹響疑過雨，山遙不斷雲。棲棲瞻闕里，不欲忘茲文。

懷蔣斐濟上

曾遇張公子，傳君下濟川。今來濟口望，不見杜陵船。黍酒東亭晚，楊花春店前。江東賀監在，翹首正蒼然。

徵說曰：西河與大鴻先生最好，聞在故淄川相公宅，往尋之，不遇，涕泣而返。大鴻稱杜陵生。

收綠堂小集即事

胡奏膚別業也

別館分晴早，閒堂收綠深。
樽中饒美醞，座上有鳴琴。
屏散蒲葵彩，城垂薜荔陰。
相逢毋恨晚，所藉在知音。

二

碧幃依修堞，青枝繞曲房。
到來惟有靜，坐久自生涼。
檐鳥隨風轉，庭花散雨香。
樽盤成晤對，幽思總難忘。

漫成

遲日思難盡，方春人未還。
平樓看野集，短草度空山。
少婦騎驢穩，村童牧豕

閒。可憐逃楚客，猶滯武津關。
微說曰：河以北呼市口集，呼瞭臺曰平樓，此是方語。

早行

涼月尚在地，出門趁早行。
燈前騎馬去，草裏聽雞鳴。
漲水傾河岸，連山度土城。
勞歌相繼起，全有旅人情。

從遲村湖到王鄮橋道中

宵發遲湖口，明經王鄮橋。
星稀遙岸火，風起逆舟潮。
霜店藜炊早，烟林棗路遙。
百年豐沛地，環視總蕭條。
微說曰：地屬鳳陽。

雨過

雨過麥苗清，楊花撲地輕。平田千蝶舞，深店一驢鳴。上估牽車度，村姑擔水行。雙帘鯖饌美，猶似汴梁城。

集鳧亭

小檻當湖勝，茅堂曲水西。綠楊賓騎滿，碧篠女牆低。落日傾樽晚，隣園入牖迷。酒酣悲聚散，展轉愧雞栖。

廣陵城下作

白露流江浦，黃花隔水興。鄉心異潮水，夜夜返西陵。人靜垂銀鑰，天高墮玉

繩。城南一回首，千里暮雲蒸。

夜泊與隣舟袁少府

西望紆蠻服，南行去楚天。看隨估帆落，住近酒樓邊。白鷺翔荷岸，青鳧散蓼田。月明高詠去，知是下江船。

寄朱郡丞惠州

半刺行循郡，清戎到博羅。銅符分殿虎，銀綬拂嵩螺。翠羽翻江閣，明珠耀海波。東官吟和處，應憶舊羊何。

王生之嶺表

伏日番州路，秋風瘴海邊。王程隨桂

楫，官閣近花田。高譙傾椰酒，涼衣絮木
棉。紅亭分手去，愈覺右軍賢。

淮安道遇吳百朋推官補選赴都

夫君舊名讞，補闕上燕關。八月寒風
急，相逢淮海間。官程環古道，客思滿秋
山。幾樹王莊柳，流連未忍攀。

奉送吳推官分韻

淮海送郎星，蘇州舊理刑。揭來當白
露，此去簡彤庭。清口裝銀勒，張橋倒玉
餅。可憐羈旅客，還上短長亭。

山行過美施閭

西子湔裙處，行人喚美施。山花鴛子
髻，浦竹女兒祠。教舞宮城豔，吹簫里社
思。苧蘿村祠西子爲土穀。至今山下水，流出似
胭脂。

二

水碧如漂鏡，山青似洗粧。柴門啼鳥
細，村徑覆蘿長。零雨浣紗石，繁花走馬
岡。當年教舞去，祠下換衣裳。

山行

幾欲尋幽徑，重來倚杖藜。山空收霧

早，溪淺湫流低。松飯炊難熟，桃花看易迷。林深無犬吠，一任乳鶯啼。

舟次

江縣孤帆次，飄飄震澤東。人家斜照裏，湖寺暝烟中。柳港炊新火，菱歌動晚風。攏船雙赤脚，祇白喚吳儂。

和顧織簾齋居同令子伊人倡和遺冊原韻

我愛顧夫子，逃名在近關。只今遺嘯詠，猶是戀鄉山。薜草生皆潔，藤花落自閒。鶴鳴留和處，相對一開顏。

次奔牛

裁過毘陵驛，常州與潤州。橫帆如快馬，荒鎮是奔牛。白杏千村暮，黃茅兩岸秋。茫茫何所屆，淠彼一舟流。

自呂城至丹陽縣途中

仄阜高行緯，低沙曲上舟。罾魚交插篠，踏水白翻謳。赭岸通橋店，紅竿隱寺樓。涼風吹濁浪，京峴已清秋。

西子

西子吳中去，盈盈住館娃。白憐桃葉好，插滿鬢邊釵。捕鯉開荷屋，棲鳥下柳

街。莫嫌嬌貴甚，夫婿是大差。

輕薄篇

馳逐來三市，遊遨遍五都。輕裝隨宿衛，好酒瀉當壚。東第呼公子，西京隸監奴。秦家多桂樹，只射樹頭烏。

二

少小學從軍，閒游迴出群。鈿箏彈雁字，花袂刺龍文。夜月留初舞，春風解宿醺。東方千萬騎，上坐是夫君。

經太湖

七月吳關路，涼風起具區。朝光開四

塞，秋氣滿重湖。葭樹看迴合，烟波蕩有無。揚州稱巨浸，一半在姑蘇。

潤州早發

東楚驚秋暝，南徐趁早程。星飛京峴口，水落潤州城。海日連雲起，江烟拂浪生。經行高唱遠，徒有謝公情。

渡揚子

我來渡揚子，天氣正高秋。挂席乘風去，平潮浩浩流。江關開巨壑，海樹隱孤舟。不辨金山寺，鐘聲水上浮。

渡左蠡作

掛席渡左蠡，秋光映太虛。大江猶作
滙，陽鳥正來居。彭澤環山盡，湓城落日
疎。星潭何處是，一問此中漁。

將登廬岳口吟

始得瞻廬阜，巍然入杳冥。巖垂秋水
白，風落暮雲青。瑶草紛丹壑，金書曜紫
庭。登臨慚羽翼，長嘯倚林坰。

章江道中

南日章流外，西風浦櫂邊。年華看又
過，秋色到依然。丹嶂芙蓉老，青林橘柚

圓。征衫愁漸薄，何日定歸年。微說口：章江
上名橫浦，下名南浦。

一

浦浪吹仍削，江烟冷易收。片帆章口
暮，斜日武功秋。荻短銜沙艦，楓高倚石
樓。饒南重回首，司馬在江州。

逢長沙王孝廉索書卷子因贈二首

每愛湘潭客，能披七澤雲。今朝贛水
上，猶喜一逢君。桂樹橫江館，荷花映練
帟。漢庭曾對策，珍重賈生文。

一

邂逅江城晚，盤桓野觀秋。座中驚輔嗣，名下識王脩。氣與青天合，文成碧漢流。昭潭新橘柚，看汝賦離憂。

彈琴妓

嶺嶠花初落，江樓夜未央。美人抽碧軫，神女弄空桑。清角風前怨，冰絲指下涼。郵亭雙鬢影，長念楚明光。

小閣開江月，平軒倚柳條。樽前操急緩，手底瀉歸潮。低露生磐石，清風出藕

苗。楚妃連宋女，相見果非遙。

三

綠綺回長線，紅衫映斷紋。啼烏愁浦樹，流水憶湘君。撥去將垂釧，彈時數斂裙。曲終多苦調，不欲座中聞。

姜琦曰：梁詩「玉釧逐絃搖」，又《箏賦》「斂垂衫于

膝前，此與前低露、清風二語，俱是用古寫當境法

吳使君南還

同作梁園客，新從庾嶺來。春章貢水，萬里鬱孤臺。酒盡朱絃繞，花銜錦纜開。使星終夜動，看向斗邊迴。

長至夜讌集湖西署同賦

南至逢辰聚，西堂授夕餐。霜吹緹幔
合，燭動絳紗寒。瀉酒驚花漏，高譚愧素
冠。今朝添線始，莫惜夜漫漫。

二

深宴酬時令，清池起夜游。天風號過
雁，日影下牽牛。酒煖葭灰發，歌迴燭樹
流。樽前有王粲，不道滯荊州。

薌溪道中

嫋嫋車盤路，薌溪又葛溪。雨來山洞
潤，雲偃石屏低。村店梅花落，江城柳色

迷。王孫歸去晚，前度草萋萋。

聞笛

寒浦秋將盡，青天月欲流。誰人夜吹
笛，獨上最高樓。河內歸常侍，平陽卧督
郵。清宵江上望，愁煞一孤舟。

過西江幕問張七又去粵揀行篋見所寄長
句是幕中見懷感而爲詩

不得張郎信，聞君度嶺遙。日從蠻嶠
轉，歲與瘴烟銷。笳竹天邊郡，藤花海上
橋。武溪書未滅，目斷日南標。

二

甫幸炎天返，仍看絕徼違。徒藏金橐
語，不見漢槎歸。海縣丹砂酒，雲山翡翠
衣。征西空幕府，回望轉依依。

聞朱山陽遷吏部稽勳喜賦

聞道朱明府，今爲吏部郎。玉函將啓
事，金殿早含香。庾亮尋清士，嵇康有報
章。果然彊直令，千古遜南陽。

二

相鳥求榮木，斑駁列選曹。稍遷同謝
朓，偉識重山濤。六計勳初弊，三年治自

勞。故人王貢誼，頻整舊綈袍。

送陶軍府移鎮雷州

陶侃行南服，移軍鎮海康。樓船通象
郡，彊弩下龍岡。幕映珠光白，碑分銅柱
黃。漢庭懸尺組，只爲使蠻方。

游青原十三首

十月寒光滿，深林一徑斜。晴嵐開午
霧，霜樹落秋花。石沫穿雲渺，鐘聲隔嶺
賒。藍輿迤邐入，四顧總烟霞。

二

越磻路方曲，到門山轉深。石亭秋未

暮，溪閣晝生陰。象鼻環花岫，龍堂蔽梵林。
欲留雙樹下，前望起沉吟。微說曰：象鼻，嶺名。

三

青櫪高成幃，丹宮迴在霄。開天迴地
脉，架水過山橋。仙犬迎人近，村雞唱午
遙。虎溪原不遠，此地好招邀。

四

七祖傳衣地，居然占道場。珠光飛寶
塢，金軸麗空王。卓錫抽崑瀑，譚經繞石
梁。香臺雲滿處，一過贊公房。

五

絕磴攀雲莽，高龕接露藤。道傍三昧
水，山半六朝僧。歸鳥迷荒洞，寒花摘斷
塍。峯前貞陡立，何處覓傳燈。

六

溪曲多橫嶂，山寒少落桐。魚吹沙底
沫，虎過草頭風。積水連衣碧，斜陽隔樹
紅。欲行難問渡，恐入武陵中。

七

孤亭當磻曲，空翠襲衣襦。水裏調笙
瑟，山前語鷓鴣。日斜迴地薄，雲影渡溪

無。爲愛少參句，長吟墮玉壺。亭有趙韞退、施愚山兩少參詩。

八

更上龍潭側，還尋舊釣臺。毒龍何處是，我欲負竿來。水鬢爭流斷，林衣拂地開。石頭聊憩息，佳興正悠哉。

九

曾尋貝多樹，扶杖過嵩山。碧草自開落，白雲空往還。西江優聖域，東渡敞禪關。渺渺幽棲境，高風未可攀。

十

藥地留殘英，松壇望落暉。百年曾未遂，千里竟來歸。江竹扶行屐，天花繡衲衣。何時開白社，得與遠公依。此首贈藥地師

十一

不惜回短景，還同眺遠峯。渡溪騎鸞鷖，近岸坐芙蓉。幽興循盤蟻，清譚起蛩龍。暝烟生萬壑，空外數聲鐘。

十二

香閣翻經邃，僧寮欵客閒。月沉燈影

動，山靜唳聲寒。警板棲鳥醒，虛牕墜葉乾。中宵峯頂露，片片落旗檀。

十三

日照上方西，清猿浹曙啼。同行張鏡在，謂張苟仲先生徐下碧雲梯。豐嶂封龍洞，三人笑虎溪。秋山回首處，烟靄望中迷。

施少參席送張纘孫之粵即席和韻

日暮群賢會，蕭蕭江畔洲。暗雲圍北郭，新月上南樓。酒逐歌聲送，花隨燭影浮。明朝庾嶺客，肯爲鎮西留。

飲湖西官署兼贈施彥淳彥慤二公子之蕭

江二首

遂有南樓興，悠然官閣東。天高霜氣白，夜靜燭花紅。縱飲追元亮，清談起謝公。庭前雙玉樹，皎皎又臨風。

二

遠道追騏驥，清霄覩羽翰。庾王先後著，元季弟兄難。漏盡香城夜，星搖碧嶂寒。酒闌愁極日，雙雁起金灘。

登愚樓

薄暮倚丹樓，雲山一望收。尊前浮古

堞，樹裏見行舟。寒浦歸烏鵲，春星逼斗牛。愚公清嘯地，長爲故人留。

飲就亭觀愚山集

西郡清樽晚，臨江官閣深。亭從青磴入，臺敞碧山陰。高樹芙蓉屋，寒烟橘柚林。使君辭絕妙，夜坐費幽尋。亭左名芙蓉屋

袁江示繁條

碧峽來春雨，清川泊晚潮。客心如細草，愁對是繁條。玉女臨崑翠，金蠶出地銷。袁江初漲日，羞過湛郎橋。

謝胡大公子以寧

短衿迎寒日，清江傍客居。劉生誰似爾，鮑子故知予。滅燭他鄉酒，高歌幸舍魚。中宵頻感激，不忍上柴車。

秋山

寂寂秋山裏，行來徑盡迷。橋欹因礙石，崑斷又逢溪。枯樹懸朱萼，飛泉掛紫蜺。寒林延佇久，冉冉暮雲低。

觀瀑

幽壑分流急，滢滢幾道傾。澗衣嘗似雨，坐語不聞聲。激溜因崖折，漚花帶草

生。匡山雲霧裏，一望不勝情。

遇曾副使弘有贈

白首歸田候，清江曳杖年。千秋高北
府，兩使盡南天。桂酒虔陽幕，椒花嶺外
船。至今留石屋，猶誦丈人賢。
曾自號石屋
老人。

一

玉節臨荒服，黃冠返曲沙。賦曾飛綵
鳳，筆下綰秋蛇。彭澤新凋柳，東陵早刈
瓜。相逢剛晚節，莫惜鬢邊華。

過施男廉使寓亭

繫艇隨行客，聽鐘到寺樓。十年遺豸
節，一榻卧羊裘。耆傳成江表，蠻碑著嶺
頭。盧陂千頃雪，宛在碧天流。

許使君歌席

華琯吹蓮幕，清觴度錦茵。使君真愛
客，妙伎總能神。燭繞緋紗短，歌翻白紵
新。瑣兒方九歲，冠絕魏宮人。

贈許使君小歌婢

金雀鵝鬟小，銀箏鴛背分。種花先種
葉，爲雨早爲雲。春草編歌扇，秋江濯舞

裙。瑤臺十二，安置任從君。

于廬陵就讌詩有序

乙巳冬末，群公西游者共集于雙江之濱。惟時玄飈斂凍，烏裘嚮春，儼車騎之將徂，展綢緌以自惜。幸逢廬陵令于公慧男，以河陽之長，作平原之邀。下榻南州，爲歡東道，恍入戴逵之官舍，便羈司馬于都亭。于是令君者本屬人倫之表，今成國士之知，千里幸合，一時難已。屢傲習池之勝游，不假鄴園之公讌。烹魚來幸舍，似乎迭相爲賓；釃酒過柴車，不知何者是客。借芳洲之行樂，同金澗以賦詩。刻燭授言，不拘句韻。

日飲廬陵酒，還看醉孟嘉。宦游同是客，賓至久如家。山管寒吹雨，江螺碧抱

沙。當杯看燭影，舞袖幾行斜。

二

出郭攜行屐，芳洲載旅觴。陶公過栗里，山簡在高陽。花雨迎春發，歡情入夜長。前灘歸路渺，燈火看蒼茫。

春四日飲張經別駕署中

新曆回南郡，清樽對晚衙。人吳逢子布，傍斗見張華。夜火烟如霧，春街雪作花。椒盤同歲序，何處是天涯。

江上逢春早，盤中瀉酒濃。虛亭圍薜

荔，深幕坐芙蓉。雪映筵花細，雲垂郡樹重。新鶯啼欲下，醉裏聽從容。

游象嵒

天幕垂堤曉，仙亭入路寬。春雲漁父宅，山雨貌姑壇。亂水停帆遠，諸峯擁髻寒。此山真可隱，莫復問車盤。

周南郡墓下作

古縣連青嶂，春山帶夕陽。誰人遺舊壠，千載一周郎。雄鎮巴丘險，荆門天塹長。英雄何處見，下馬汨浪浪。

重游青原七首

爲念青原勝，重來過祖堂。林疎驚岫豁，源遠識溪長。曲磴連雲壑，空壇到夕陽。上方鐘磬杳，相視轉蒼茫。

二

入寺愁雲暮，尋山恐路迷。幸隨元亮舁，再宿遠公溪。佛壁開新畫，禪房記舊栖。譚經聽未暝，延佇石梁西。

三

策杖逾前磧，攜餐上晚亭。園葵披露碧，山木擁潭青。怖鴿飛珠璫，歸龍繞鏡

屏。釣臺相望起，渾欲渡滄溟。

四

共發清鐘曉，還尋衆壑深。欹流緣岸
仄，初日隔山陰。銜木天邊鳥，飛雲石上
心。前岡不可度，歇馬在長林。

五

嶂合前車隱，峯迴縱屐遙。循崖嘗避
石，渡水不須橋。午過蓮關飯，冬晴藥地
苗。青原幽絕處，憇舊僧寮。

六

內史推靈運，賢師過惠休。浮廬開碧

澗，愚谷本丹丘。接塵超林樾，層茵坐石
流。清霄竿鶴下，恍在萬峯頭。時施愚山與藥
公坐石久談。浮廬，藥公號。

七

不信曩游淺，居然新徑通。山模臨水
白，霜草接春紅。飲犢迷樵路，飢鳥散梵
宮。盤溪三十度，總在碧雲中。

分得咸韻同諸公餞劉涑之贛州

高觀成清餞，深杯喜共銜。因歌彈短
鋏，就道擁長鑣。朔雪度陽樹，寒風贛水
帆。明年歸雁度，慎勿惜書緘。

送曾三還峽江同用鮫字

曾子真豪士，英年在草茅。窮冬歸玉
峽，樽酒送寒郊。車路停邊馬，刀容飾海
鮫。楊雄今愧汝，不敢解人嘲。

又同用江字

送汝東歸去，章江共峽江。天涯人好
合，國士爾無雙。野鳥啼清觀，梅花點玉
缸。名材知待用，何必問三邦。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牲稿

五言律詩二

趙司馬任長沙

久擅轡龍譽，新逢展驥秋。
驅車遵嶽麓，司馬重潭州。
青橋湖邊酒，黃陵廟下舟。
湘南十萬戶，乍見一星留。

題黎城令去思畫像同韻

像坐石手持一

驅虎曾留治，棲鸞舊有名。
彈琴懷趙

亮，畫像對方平。坐隱壺關石，杯啣潞水清。
披圖遺老在，誰不認黎城。

贈移居

一牖長開甕，雙輪且載書。陶潛方卜宅，晏子又移居。
野隧通流細，隣牆鑿照虛。東西花外路，何處少來車。

二

在昔傳遷教，于今識處仁。到門無雜客，是巷有居人。
藥竈分精饌，花堦當繡茵。清談饒往復，張鏡在東隣。

樓雨作石榴賦答友見訊依韻

顏淵嘗負郭，王粲已登樓。君自歌山木，吾方賦石榴。烟霏林外動，雨氣檻邊浮。不道游梁返，從君又唱酬。

送孟遠之京

梅雨大江平，朱花驛路明。三年溟海客，五月水興城。白紵留歡曲，黃金市駿名。舊京屠狗在，到處有逢迎。

何紫翔女弟子彈琴請賦

纖手落珠盤，躊躇軫未安。停絃分黛巧，拂指墮釵寒。月露低紅幕，春波瀉紫

瀾。龍唇和鳳足，都作錦心看。

月

不道他鄉月，今宵偏倍明。大江通夜落，高閣近天清。暝樹千重遠，人烟一望平。鄉關看漸渺，愁聽暮鴻鳴。

游俠曲三首

結客平陵去，從軍瀚澹游。黃金懸代馬，紫艾飾吳鉤。睥睨傾三輔，縱橫過五侯。揮鞭何處宿，西北有高樓。

二

白羽關弓勁，青芻飫馬肥。名成排難

久，恩在報仇稀。花氣風吹鍊，珠光日照衣。長懸三尺組，願取右賢歸。

三

劇孟原多義，劉生未是狂。徵歌輕百萬，縱博便千場。醉狎平原客，書平大夏王。從游新子弟，半在鬪雞坊。

少年行

久宿金張第，新隨趙李車。銀鞍珠騶裏，寶帶玉蟾蜍。翠羽遮蘇彈，鮮花插妓裾。平明馳委巷，只爲問專諸。

二

六郡齊推轂，三河舊擅場。傳家中衛

尉，拜爵羽林郎。紫燕穿雲疾，青骹掣露長。東隣碧玉好，休嫁汝南王。

才子

車騎梁園貴，風流鄴下推。鴻名驚海立，藻語挾天來。漢賦黃金重，江花綵夢迴。傾城爭慕悅，幽思滿琴臺。

麗人

絕代曾聞唱，專房舊有名。春雲花底豔，朝日鏡中生。金屋憐藏慣，銖衣愧織成。生來懊惱性，不解茂陵情。

二

十五盧家婦，千金秦氏娃。尚衣歸玉

輦，修幔繞銅街。獨繭分眉縷，雙龍入鬢
釵。高唐新霽後，雲散滿天涯。微說曰：街或
作塔，誤。沈約賦：銅街麗人。

和張纘孫慕曾吳百朋馬駿程淞於倪之煌

草堂宴韻得秋字

曲院薪槃合，清樽花榭幽。淮南叢桂
晚，天上白榆秋。對酒逢三益，分鱗過五
侯。射陽新月影，看人玉杯流。

賦得秋字贈倪之煌

知爾能千古，思君歷九秋。相逢公路
浦，猶着子陵裘。涼月浮洪澤，寒風動楚
州。千金亭下過，尚擬飯韓侯。

碧玉

碧玉南園裏，春光事事新。緋花嬌映
面，黃蝶小隨人。露重滋裙繡，風生約領
巾。三朝并五日，何處少良辰。

同客飲歸

金鑰下嚴城，官街一望平。客難騎馬
去，月似逐人行。花犬驕還吠，桐烏棲欲
驚。樓頭有紅燭，爲汝一相迎。

飲程涑進士

久念瀛臺客，忻逢淮水頭。花間開露
席，醉裏解霜鉤。譽重三都賦，風高百尺

樓。寒城刁斗靜，長憶漢通侯。

贈程淞

淮水下甘城，東游遇少程。文章遺世俗，意氣重平生。結綯傾江海，^①開門繚杜衡。承明獻賦客，尚自愧難兄。

二

十載思君久，三秋遇汝來。論文枚叔里，把酒伯倫臺。紫鷁橫沙起，黃花繞砌開。蘆中有窮士，相見莫相猜。

張新標吏部初度

曉日啓瞳矓，金樽琥珀融。嵩生懷甫

相，人望屬山公。顥氣當關紫，秋瓜渡海紅。內庭饒部伎，幽興滿絲桐。

三

繫紱開華屋，縣弧就綺筵。鳳毛飛綵袖，雁足踏冰絃。淮水長流地，張星本在天。漢庭尊弊吏，一倍惜君年。

飲黃園過宿馬西樵聽山草堂

雨夕名園飲，隨君宿草堂。暗星流地濕，夜水到門涼。焰影牀頭短，交情夢後長。曉來湖口望，烟霧正蒼茫。

①「江」，四庫本作「湖」。

二

地僻鳥啼早，林深日上遲。
竹垂猶帶雨，花煖漸飛絲。
曙色當虛牖，朝烟散遠陂。
東湖頻放棹，不敢忘前期。

贈王孫晉四首

汝本佳公子，英年擅妙才。
賦成天漢繞，筆落海濤迴。
蕭寺停花驪，蓮堂共酒
杯。涼秋叢桂裏，藉汝一徘徊。

二

斯世難爲偶，伊人可樂群。
文章傳有日，意氣看如雲。
孤榻憐秋晚，登臺感夕

曛。年來抒史傳，只記信陵君。

三

大雅將誰屬，名材有是家。
揮斤逢郢士，鼓瑟戀瓠巴。
良宴千秋賦，寒城九月
花。登高雲閣後，吾欲上君槎。

登高詩并序，見七律卷。

西河有《雲起閣

四

家世錢王裔，移來隋苑人。
三秋登北固，十度南閩。
譽起推黃絹，文傳對白
麟。天涯漂泊裏，念汝早風塵。

家人隨行者歸待海陵續寄

轍，只是戀東湖。逼牖生雲莽，閒亭狎野
鳬。從來乘興事，多半在菰蘆。

送汝還江潯，浮家泊海涯。榴開憐晝

永，草短恨春遲。淶浦停雙槳，青衫綴五

絲。渡頭休錯聽，喚買豆娘兒。嘉模曰：前詩

云：渡頭喚買豆娘子，正是我來江上時，故有落句，見七

古卷。蔡子構有代答詩。

憇一漚亭

曲渚環幽榭，臨流近野航。樽前雲鶴
舞，城上草花香。水漲分隄帶，歌清繞竹
房。今朝良讌會，能慰客愁長。

漲水浮千頃，寒亭對一漚。近城朝雨

暗，孤榻暝烟流。碧樹橫前檻，朱花蔽遠

洲。湖南饒古寺，鐘磬日悠悠。

集閭修齡若璩父子即席

東第邀群彦，西園集酒徒。清缸開玉

露，畫槳待珠湖。角綺梁王賦，烹鮮陸氏

厨。謳吟相間發，不忍聽驪駒。嘉模曰：珠湖，

即東湖。時查伊璜同赴飲，嘗曰：即事可念者，莫如畫槳

久客思家切，懷人惜會孤。幾番迴北

待珠湖「五字」。

二

白蛤聯深幃，黃花插近筵。賓朋王謝貴，父子庾徐賢。水調翻銀管，冰漿瀉玉船。淮南秋色遠，對酒正蒼然。

施男所著名叩竹杖賜教卻賦

都嶠蒼梧使，叩山博望枝。荒經徼外得，新語橐中遺。碧楮繙銅鼓，紅藤緘石脂。東觀饒祕笈，惟有長卿知。施長卿石渠講易

寄呈伯兄六十初度時余滯淮

困甚猶知歲，游來倍念兄。違時驚甲子，徹夜望長庚。故國雙樽啓，清天一雁

鳴。淮南叢桂樹，長是傍霜榮。

二

好學曾觀國，流年竟杖鄉。俟兒生繞膝，有弟去他方。天日經秋烈，淮流到海長。只憐三載客，不寄一清觴。

書楊方孝廉卷子因贈

長沂臨淮水，非關羨釣魚。願從伯起學，最愛子雲居。擲塵譚名理，揮毫寫道書。交游湖海上，爲汝久停車。

過桃源作

柳色驚春至，桃源傍晚過。茫茫垂白

日，滾滾見黃河。野戍迴鴻雁，飛塵暗馬
駝。當壚多美醞，不醉奈愁何。

將渡湖寄戴金蔡爾趾劉漢中黃世貴倪之

煌舒章王弘昌劉琯

藉爾爲兄弟，渾忘在客塗。對花長共
飲，得草自相呼。晚歲慚鉤黨，春山別釣
徒。荒雞重問渡，涕泗滿前湖。

宿州道中

遠樹低天碧，春烟着地生。乞漿林下
意，折柳路傍情。聯轡追徒語，迴鞭惜馬
行。輕風吹短袂，看過鄴陽城。

春 店

春店荒雞早，寒關曉度遲。一竿看日
上，百里任風吹。野火燒禾秬，村烟掛柳
絲。巾車徒邂逅，南北總無期。

旭 日

旭日鋪平楚，春冰瀉曲河。東來趨早
集，南去近朝歌。鄉窖同炊黍，烽臺久荷
戈。登高逢令節，竟向客中過。

日 日

日日見日出，朝朝行暮春。烏啼懷故
國，馬首戀鄉人。旅唱吹山莞，亭餐供野

芹。魚臺空渺漫，無地可垂綸。

劉勃安評曰：鳥啼懷故國，馬首戀鄉人，善寫人

情，棹花看午落，菱蒂及秋生，「抒物理

和黃二翰過訪寓亭原韻

羈客空亭靜，憐君捨棹過。大都清興合，只覺野雲多。菰草浮紅寺，萱花映綠波。開軒相送晚，暝色上林柯。

自梁歸道淮和黃二之翰辱慰原韻

梁苑清樽在，曾從司馬游。淮南歸棹近，復爲故人留。招隱青山暮，懷君桂樹秋。流離多誕節，誰與賦旌丘。

王生索牲贈字

攬勝時求友，逢君喜得朋。鴻文垂皎日，白蛤耀層冰。慷慨追文度，風流薄茂弘。芳名千載事，誰不錫嘉稱。

毛牲懷歸適陳二給諫賦梅柳度江春詩屬筆寫情兼寄江南舊游諸公

臘盡流澌動，春還淑氣妍。風花籠草樹，愁思滿平川。梁苑收殘雪，隋堤拂曙烟。江南與江北，相望各淒然。

二

羈旅蕭條候，芳華次第開。春光何處

度，梅柳口佳哉。風景他鄉暮，烟花故國催。芒芒江口望，應有賦歸來。

調執隨并序

三原杜蒼舒攜僮執隨游山陰，駱明府叔夜館之，宴溪山別業。酒酣，各起口占調執隨詩，約先成得飲。執隨乃下拜，捧酒爲壽焉。

高館醉春風，相逢明下章。燈前驚越豔，花底見秦宮。濕葛裁衣白，含桃漬齒紅。越人歌未了，愁殺杜陵東。
嘉模曰：李賀黃頭郎詩石雲濕葛，濕葛一本此歌不作吟，越人歌見說苑。

種葛篇

種葛逾前坂，生蒲滿上津。日高懸馬

的，波細蹙魚鱗。啼鴉生名趙，栖鳥家姓秦。青溪逢小妹，不是秣陵人。

逢吳延楨白下

最念延陵裔，相逢白下橋。懷人貽綠綺，久客在烏聊。吳女壚邊酒，秦淮雨後潮。獨憐長乞食，吹笛不須邀。

曠野

曠野猶行役，荒城減送迎。向風人語咽，映日馬蹄橫。同父皆蒙難，依人敢敗名。短亭青草發，相顧若爲情。

發滁州度關山嶺

秋杪方回轍，冬寒又在塗。日斜融凍

草，夜起剗霜芻。紫闕新車幔，烏衣舊酒壚。關山千里道，一望總荒蕪。

一

下蔡趨程緩，南滁就道閒。宵燈停館舍，曉月度關山。林裏回車旆，沙頭聽馬鐙。依人方未達，歲暮敢言還。

清流關謁關將軍祠

夫子汾川秀，風流世所師。關山縈峻嶺，燈火炤神祠。集木鷗飛後，垂堂虎卧時。同爲亡命客，下馬一相思。

陸雲士曰：啞啞飛鳴，翔而後集，見《答操書》。又

當時稱將軍爲虎臣，五六是借境作點注法。關山即清流關，非姓。

江上答許君

未築吳中室，還爲江介遊。紅檣浮永夕，白苧發清秋。貫酒三洲渡，題詩萬歲樓。他年許元度，相憶在同舟。

雲間雜詩

避地過三泖，探奇到五茸。乘潮環白馬，繫艦是青龍。越客追范蠡，吳人識顧雍。涉江秋正好，不爲採芙蓉。

二

婁水雲間縣，華亭谷口磯。文章如積玉，人士愛單衣。海鶴聽來晚，江魚看漸

肥。只憐流蕩子，無地可言歸。

三

自昔雲間俊，嘗推二陸才。只今兄弟

妙，又見董生來。

董含進士，俞孝廉兄弟各以詩文名

世。對策開金殿，成文號玉杯。如何龍躍久，猶自困蒿萊。

四

清士看誰在？

佳兒本自超。

謂徐致遠及

子寧也。書篇留北海，父子著南朝。有客吟

芳樹，延賓過遠條。玉臺餘藻鑑，好句待

君標。

五

慙慙橫雲麓，還浮上海濱。三江開夏

后，別浦念春申。吹笛難歸楚，無衣尚在

秦。西州當日路，慟哭是何人。

華商源曰：西河兄弟俱少爲陳大樽先生所知，故

有落句。

六

處州賢太守，歸卧西郊廬。

周使君茂源郊

居。隔歲方貽劄，經年自著書。趨庭饒孔

鯉，去郡解銅魚。誰念籃輿內，東方千

騎居。

看雪即事和韻

飛雪滿層阿，樓頭鳥雀過。暗雲長接
地，凍水不翻波。落絮拋朱網，凝華積素
柯。江山千萬里，憑眺試如何。

宿吳氏江園感舊之作

碧樹叢叢暗，紅欄處處通。柳遮雲外
月，荷度晚來風。幔捲驚栖燕，江深見下
鴻。迢迢銀漢影，偏向畫樓東。

簡婁縣黃明府

時新析華亭爲婁縣

鼓枻逋兒興，開衙仙吏情。人逢吳地
勝，縣本漢時名。夜雨青龍艦，秋霄白苧

城。到來剛九日，不敢問淵明。

贈周綸

公子何年少，才名世共諳。門間推玉
樹，天上識羣曇。倒屣驚河內，分居在道南。
著書纔滿篋，已自過桓譚。時過小文集甚富。

答張五彥之

吾思曲江叟，垂老隱滄州。狂士歌衰
鳳，隣人諱盜牛。貽詩如越石，賣藥即韓
休。慚愧吹簫客，千金何處酬。

奉答東嘉陳玠客游見寄

仲舉真名士，驅車賦遠遊。文章傳洛

下，家世在東甌。楚頌湘蘭暮，鄉書海鴈秋。它時秦望月，應對謝公樓。

東嘉陳玠未經披覲曾夢予面以示于友宛然有似知己不隔遂有此事辱貽詩記述會其將歸奉答代諗

苦憶青山外，貽詩紫水傍。前期要范岫，掌夢藉巫陽。海國蛟龍滿，甌江道路長。願君還故里，勿復向西堂。

平野

平野白漫漫，中原朔吹寒。高雲鴉背落，積雪馬頭看。埃館冰壅薄，村田燎火乾。千秋淮蔡路，相顧在征鞍。

早度荒莊舖

亭鉦侵曉發，旅酒隔宵沾。路白兼霜潤，莎紅帶日鋪。冰連狐跡淺，木落鵲巢孤。冉冉荒莊度，傷心又歲徂。

津橋遇雨

圩岸初成道，村橋數問津。雨絲颺里旆，泥水浥車輪。碧玉壚頭女，紅氍馬背人。衣緇全改素，不用滌輕塵。

秋早

秋早嫌霜薄，村寒惜酒濃。沙程長換勒，土堠自懸鐘。翠鴉行高塚，僵桃接斷

壩。天涯無匿作，來往欲何從。

馬上

馬上踟躕起，傷哉構此生。潔身逢緯
繡，早歲困戎兵。偃仰時逾邁，縱橫計未
成。可憐骯髒久，仍負佩弦情。

磨盤嶺

早隊驅長礪，前行俯峻鞍。纓槍移樹
小，鈴鐸隔坡寒。雨隙分鴉路，天低上蟻
盤。王陽時在險，汨落不能乾。

憇潁州城東廟

計程來潁上，此地去河中。路僻州城

白，村孤廟壁紅。土蘇擔婦爨，路樹表神
叢。多少栖遲意，行行荒郭東。

贈金燾孝廉遠游

春草生江渚，王孫正遠游。高文驚五
嶽，折簡走諸侯。柳下青絲轡，花間紫綺
裘。相逢韓別駕，莫便醉楊州。

和張廣文游白雲山作

客至山容勝，春回澗道晴。斷崖留雪
跡，虛壑受風聲。天遠看鴻度，林長信馬
行。前岡題字處，冉冉白雲生。

寄張七梧江寧幕府

四載留河內，三春傍海隅。未逢曹子建，長憶阮元瑜。名重雲間鶴，飢隨幕下烏。不知殷羨札，曾得寄來無。

金黃門五十

張湛馳堯闕，王褒使故鄉。蒼龍環北斗，鳴鳳在朝陽。婺水呈丹錄，秋花映皂囊。黑頭看人相，五十省中郎。

客歸蒙王余高招集新宅同徐芳聲蔡仲光
何之杰文燝朱玉貞并令弟宗高分韻

洛下懷歸日，譙東築室年。漣衣從久

客，把酒後諸賢。接檻藏幽壑，當階引細泉。斯遊如可紀，應續永和篇。

二

仲寶微言著，方平相見疎。烏衣逢舊侶，碧碗冒新蔬。啼鳥開簾靜，觀魚出洞虛。洒闌探石室，多有未藏書。

雲間董進士含招集以解維不赴蒙寄見憶
有謝

高館方開宴，前湖已問津。多情羅薦席，無分接車輪。鄴下行王粲，蘭亭待許詢。至今聞嘯詠，愁煞蕩舟人。

懷董含

自別雲間去，三年度汝溪。蔣亭方二月，吾憶董膠西。蕙草春前寄，蘋風醉後題。見寄詩有捲簾黃雀雨，吹帽白蘋風句。雙緘思不盡，長使角巾低。

二

結識空區宇，誰能迴出群。長辭季布約，爲看董生文。暮雨婁江樹，春風上海雲。思君獨不見，歸鴈白紛紛。

萬竹園沈九主考席同周玉忠虞相羅坤馮

肇梅令弟華范

客邸迎秋爽，名園入晝陰。^①樓從天半

出，池傍竹邊深。接軫皆聯璧，傾杯宛瀉金。大都乘興地，翻見子猷心。

同諸公登雨花臺

及茲秋日爽，一上雨花臺。城郭千重起，江山萬里來。青天迴浩蕩，黃葉下崔嵬。六代繁華在，看君作賦才。

游佟園同沈胤范主考令弟華范周玉忠羅

坤姜燦

佟園佳麗地，臨眺及秋晴。山啣虛閣迴，水映畫廊明。草樹長林茂，樓臺隔谷成。祇因仙客到，雞犬笑相迎。

洪昉思評曰：「山啣、水映」寫得明晰，其氣格則已

^①「晝」，四庫本作「畫」。

高出岑孟間。

遇張梧江南幕

久別還行役，重逢倍慘悽。聞拋涇上宅，仍挈鹿門妻。謝墅千秋築，郗家一幕栖。雖隱家室俱在幕，白魚潭自好，勿徑住青谿。

別鵲隱江南有謝

東冶亭邊酒，西州路下吟。人從秣陵別，情比大江深。秋氣迴長蕩，天涯惜寸陰。瀨中重在望，何日好投金。

沈秘書夜邸聽伎二首

暮雨過黃葉，秋星出紫微。臺城方漏

下，官舍有烏飛。酒色侵人面，燈枝匝伎衣。天河都瀉盡，未覺按歌稀。

二

樺葉燒堂燭，桐陰鎖院齋。賓車藏左轄，商市散前街。舞罷調辛膳，歌長換子牌。最憐聽伎處，門外是秦淮。

登牛首禪寺

牛首恢龍藏，空山展妙臺。金花三界落，銀杏六朝栽。磴入雲間渺，江從天際迴。登臨雙闕上，懷抱亦悠哉。

二

紺國三乘竺，丹梯百丈蓮。獻花來衆

鳥，嵌壁掛諸天。山靜經聲遍，峰高塔影懸。懶融如說法，願叩白雲邊。

贈江寧守

吾欽龔渤海，還遇杜荊州。清如建業水，操比秣陵秋。署有遷鶯木，家傳買犢編。誰言策上賤，不用過諸侯。

王丹六評曰：高岸殊似襄陽，此西河變調中續唐一種。

二

領郡需廉吏，分符儼上卿。堂高雲滿坐，車過雨隨行。拔韭從任氏，披裘似晏嬰。內庭頒手詔，惟恐厭承明。

晴雪

朔雪看晴霽，忻然北郭行。路寒冰未折，竹動慘猶傾。曲渚凝潮黑，陰崖背日明。幽懷如洗濯，襟帶有餘清。

冬行

薄日融霜野，嚴飈凍水陂。喜看山頂雪，誤踏路傍枝。沙鳥連陰聚，檐茅帶澤欹。蕭條松柏意，惟有歲寒知。

日涉

日涉荒園趣，時來問舍情。槿花看午落，菱蒂及秋生。野雀空倉聚，隣雞高樹

鳴。採桑春候早，五馬待經行。

旅病同游翻杜詩有露下天高秋氣清一律
散撮輾疊勿仍連偶因觸病字亦成三首
雖乖大雅殊遣抑懷

獨步疎檐菊，應驚宿雁鳴。新秋逢再
病，遙夜倚孤城。月下燈猶接，天空露自
清。雙帆看不至，南北旅人情。

二

旅卧人猶病，山空魂獨驚。孤燈懸宿
炤，雙雁下秋清。鳴杵高天露，新書遙夜
情。倚檐看北斗，應接漢南城。

孤月接高城，秋空天漢清。鳳書懸不
至，牛宿看應驚。旅杖逢人病，山燈炤夜
情。疎檐新露下，猶自杵雙鳴。

附陳康侯詩：病應高杖倚，氣接夜檐清。秋至人
逢菊，山空月照城。南天看北雁，雙宿不孤鳴。獨步懸
燈下，無書自旅情。

臘日發章門戲翻李頎送司勳盧員外詩呈

姜侍御

欲發章門晚，文題薦臘新。漢郎今侍
史，仙女夜歸秦。下雪漸陽月，添鴻度早
春。楊雄長草賦，似憶故宮人。^①

①「故宮」，四庫本作「道周」。

二

柱下今歸發，鴻文似五千。長門題夜
月，女史侍秦仙。春草添宮臘，河流憶漢
年。^①新章雄建立，早晚薦人傳。

附陳康侯詩：雪色宮門晚，楊雄薦賦新。鴻歸已

度臘，草發似傳春。夜漢新流地，河漸早下秦。文題五

千者，杜史故仙人

贈日者顧生

簷井端龜口，君平賣卜年。春風吹斗
角，河水下星田。皂帽欹孤榻，青囊檢祕
篇。數升清酒在，那計杖頭錢。

① 「漢」，四庫本作「昔」。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子稿

五言律詩三

越城觀獵

較獵越城東，旌旗出郭紅。
翻鷹飛朔雪，走馬踏春虹。
壯士爭金埒，將軍控角弓。
離臺行樂地，驅騁夕陽中。

登山曉樓望橫浦作

放曉登山郡，乘秋望越臺。
江流從北

去，海日自東來。鈴閣迎風動，戈船下瀨迴。
天邊橫浦樹，應傍嶺雲開。

旅舍

旅舍盤丘壠，他鄉戀物華。
露流常濕樹，霜煖不彫花。
江減看帆小，城荒覺路賒。
雁歸渾未定，猶似滯天涯。

姜都諫觀歸候轉

負弩作先驅，銜恩假舊閭。
晝歸重戲綵，春殿久牽裾。
上秩需遷詔，空函貯諫書。
鄉遊真可羨，數世有懸車。
其尊人虞部公爲宗伯公家嗣。

揚子橋示友

京峴雲霞曙，蕪城草木凋。秋風渡寥廓，海色上金焦。雁盡瓜洲樹，人逢揚子橋。鄉關吳楚隔，何處問歸潮。

江南春

春到江鄉豔，花連海郭長。清明兼上巳，處處倚新粧。列閣環青嶂，平船映綠楊。美人歸渡口，宛轉墮明璫。

二

冶色三臺麗，晴光一望遙。青山平繞路，綠水細迴橋。柳市迷車騎，蘋風颺綺

綃。春陽一百日，日日可憐宵。

南征詞

大將下三瀧，東風引旆幢。戈船開曉驛，花浪滿春江。越徼方馳檄，甌蠻已受降。畫梁新燕子，早晚看成雙。

蔡五十一同伯兄過尋甡西湖

故國歸難得，春山望欲窮。呼人谷鳥下，尋弟黍苗中。零雨淹湖寺，浮雲蔽海東。三年襟上血，相視暮燈紅。

希軻曰：《新序》以《黍離》爲壽尋伋詩，《韓詩》稱尹伯封求兄伯奇不得，作《黍離》。黍而爲稷者，憂懣不識于物也。鳥鳴幽谷，猶求友生，皆詩句。

泊荻港

盪槳葭鄉遠，維舟荻港稀。
蛟龍蟠水宿，烏鵲近橋飛。
雨歇繁昌驛，烟橫板子磯。
當塗無舊土，歌詠欲誰歸。

冬夜湖西席限韻二首時計百司理將曉行

千載征西宴，同時鄴下賢。
觴流歌管外，燭墜舞衣前。
霜柝嚴城靜，星河曉幕懸。
驪駒誰待駕，只有使君船。

二

華館饒清興，新歌夜未央。
裁詩劉庶子，別席庾西陽。
月上移黃燭，霜霏薄羽

觴。明朝有離客，歡讌轉難忘。

東望

東望三江近，西看七澤長。
到舟憐並纜，私語習他鄉。
日落山城冷，烟生草店涼。
波光千萬里，江路好難量。

宿壚下早發

春坂橫江館，晨裝去市壚。
霞翻城上錦，露散草頭珠。
宿蝶銜衣帶，棲鴉起轡轡。
出門逢小吏，剛向府中趨。

史管生評曰：行役中其如此豔情，故是竟體芳妍，動得閑雅。

題 館 壁

洛下花爭發，河中水正流。春陽生大道，西北有高樓。浦口逢神女，盧家字莫愁。清宵深館燭，猶許重淹留。

從龍津達葛溪舟次

道路遘迴日，江湖惝散年。彤山開古縣，碧雨漲春田。旆轉沿洲市，檣鳴上瀨船。九龍前望杳，彷彿度青天。

登鎮海樓和友

絕檻橫秋聳，危樓俯地雄。烽烟遙海外，樽酒大江東。帆影隨潮白，楓林帶雨

紅。烏鳶千載泪，長在和歌中。

過陶桓公故居

奇績著天壤，當年有老親。求名憂士賤，留客值家貧。建節長沙郡，遺居鄱水濱。我生悲負母，感此涕盈巾。

長 門 怨

莫作長門怨，長門怨自長。鑾輿迴上苑，歌舞在平陽。玉殿鸚鵡白，金鋪日下黃。願爲華燭影，夜夜侍君王。

上 舞 昭 君

翠羽辭春殿，氍毹向朔風。河流通塞

口，野火焰衣紅。粉黛銷吳地，琵琶憶漢宮。可憐上下舞，盡入怨歌中。

送客屯安州

洱海浮天遠，昆陽擴地遙。新田還漢驛，壯士佩吳刀。漕輓占城種，軍移鄖國苗。轉輸無用論，勿上長卿輶。

塞上

曲舊註曰：古西征也。

太白動高秋，征人上戍樓。風號沙曲裏，天盡海西頭。半壁跨關隴，前軍度塞溝。專征年尚少，莫道未封侯。

二

上將調邊畧，中兵出渭橋。黃花秦地

戍，赤幟漢年標。雪後留遮騎，雲間逐射鵰。古來稱善戰，莫過霍嫖姚。

出塞無中策，開疆有上功。沙流秋濯劍，關月曉懸弓。漢陣三河震，邊陰萬里空。捷書連插羽，看人未央宮。

登富春山

放溜下江關，春風輟棹還。晴雲開絕壁，一眺富春山。江鳥寒波靜，山花錦石斑。高棲吾所向，聊此遂幽攀。

赴新安至七里灘作

東歸苦行邁，南涉上新安。水木千雲

亂，沙禽拂浪寒。孤吟隨盪槩，多難負垂竿。何日風波靜，還來住此灘。

泊嚴灘有感

晚泊傍斜暉，臨江汨滴衣。年華新歲改，京國故人稀。雲散崗巒彩，天垂薜荔圍。嚴陵臺下水，但見暮潮歸。

攜田甥登嚴陵釣臺

縹緲臨高臺，凌虛亦壯哉。浮雲分磴出，落日大江迴。客卧千秋在，灘鳴七里來。羊裘如可待，吾亦負竿才。

鄒訐士評曰：嚴灘無佳詩，自劉長卿後寥寥數語，

今則史斷而已，如此雄渾濶大，真是傑作。

邵公南評曰：落日大江迴，高句；灘鳴七里

來一傲句。又曰：大可新安凡四詩，疑二時作。放溜、縹緲二首最雄博，東歸首蕭疎，晚泊一首則悽絕矣。然京國故人稀，暗反子陵事，只悽語下得不泛抑何密也。

早渡揚子

孤嶼浮紅旭，高雲蕩碧虛。揚帆迴北固，破浪出南徐。曉樹迷三楚，春潮渡伍胥。蘆碕何處是，湛湛欲愁予。

觀海

東去觀滄海，南行泛百川。晨光開白地，秋水屬蒼天。鼉徙三山外，鵬飛六月前。空期羨門子，採藥是何年。

二

初日浮孤島，洪波蕩九垓。南傾從混沌，東望見蓬萊。蜃起雲連湧，鯨高水大來。何當掛席去，天畔一遭迴。

三

秋色翻溟渤，晨征企混茫。乘槎隨漢使，鞭石笑秦皇。水氣粘星黑，潮流滾日黃。大瀛環盡處，久已識扶桑。

戴公南歸餽予故宮人所用鏤管玉管二枝有賦

彤管分金縷，丹毛被綠璵。長門曾寫賦，東觀舊修書。湘竹隨巡去，簪花供奉

餘。錦囊才啓視，雙汨落衣裾。^①

二

誰把昭陽珥，攜來海上翁。珣函傳漢代，金管類湘東。露浥仙盤碧，花披女袖紅。如何淪落此，相抱冶城中。

看月

何處聞中月，盈盈起故關。全滿羈客袂，空到美人顏。遙海生將滿，高樓照未還。秋來三度看，兩度見弓彎。

希軻曰：古詩有海上生明月，明月照高樓句。

五、六用此。

①「雙汨落」，四庫本作「光采照」。

宿江寺

春宵宿上方，春雨思茫茫。花氣衝簾細，江聲入郡長。歌樽通梵宇，歸夢滿禪牀。何事偏留滯，吳鄉共楚鄉。

送李琦還家襄州

送汝還襄鄧，春風起大隄。家浮青雀舫，人唱白銅鞮。諸葛隆中客，龐公江外妻。可憐新種柳，都似武昌西。

遇邵二懷棠自潮州歸赴公車

故國三年別，天涯一望長。公車驅冀北，客路返潮陽。湖海逢張儉，才名重季

方。令兄公南齊名。將攜新語奏，莫戀橐中裝。

江閣新晴即事寄伯兄

客裏回初日，樓前趁早晴。近欄江氣落，映壁水紋生。曉榻裁書遍，春帆摺布輕。愁霖罷唱久，長負寄兄情。

二

零雨銷江閣，晴光滿郡湖。奔流方捲練，滴葉尚懸珠。塞雁乾將度，原鴿煖自呼。如何春候遠，日日在修塗。

雜詩

屢被春前酒，重尋郭外村。沿溪浮水

確，深巷閉柴門。啼鳥一聲靜，梅花萬樹繁。
南天苦流滯，誰與賦丘樊？

江園

江路入深深，江園倚碧潯。流雲當檻落，接葉滿庭陰。
馬埒沉春水，魚牀啄暮禽。何年商婦在，時起隔江吟。

過普安寺并看劉孝廉伎童學伎

古寺三車合，荒城一徑斜。秋雲籠寶塔，曉露滴金沙。
紅豆籬邊子，青蓮座上花。善才華鬢好，看綰佛頭髻。
寺有響塔、金沙泉

宛溪

宛溪八九月，秋水繞溪生。吾尋宛溪

路，還愛謝宣城。樓日褰簾皎，溪花近岸明。
行遊垂盡處，猶聽詠歌聲。

送馮之京歸里

蕙帶束輕裝，蕭然返故鄉。甘貧辭薛客，未老念馮唐。
零雨川原迴，千雲意氣長。綠楊新幔影，咫尺是河梁。

雜詩

古驛通丹嶺，山亭障碧茅。佳人酤竹葉，乾鵲噪花梢。
地僻鄉書斷，江深市旆交。春還愁未遣，柳絮莫頻拋。

遇黃大有贈

織貝裝書軸，裁絲繞劍韜。春光開白

墮，野馬羣青袍。東府賓朋遠，南行江漢高。翻飛餘背羽，愧爾鳳凰毛。

：鳳佳曰：野馬、游絲見《莊子》。

秋後荷池泛舟

小艇下荷池，秋風拂水涯。蒲磯收枕簟，花浪蹙胭脂。洗袂牽菱刺，停橈結柳絲。野塘歌詠罷，剛值晚涼時。

寄懷姜侍御圖南分司南昌

節鉞洪都府，屏藩牛斗間。高名震吳楚，偉伐控荆蠻。江樹思來渺，湖雲望去閒。南昌陳仲舉，應向釋亭還。

丁司理偕內君王夫人玉映四十初度一在九月一在七月

四十懸弧日，同逢設帨辰。建安推敬禮，林下重夫人。漉酒黃花近，支機綵馭新。從來歌穎秀，大抵在秋旬。

希軻曰：漢郊祀歌，秋氣肅殺，含秀垂穎，閨中稱夫人，繫其生氏。西河選越詩稱祁忠敏夫人爲商夫人，或非之，西河有覆友書甚辯，如上司徒婦稱鍾夫人，右軍婦稱郗夫人，李矩妻稱衛夫人，鄭文學妻稱孫夫人類，《世說》王夫人與顧家婦對偶然耳，他便稱謝夫人矣，見文集卷。

宮詞

玉輦推青草，金房敞碧渠。龍盤仗下舞，鳳轉殿頭書。執戟分環衛，裁紈獻婕

仔。長門無用賦，愁殺漢相如。

二

萬乘驚鑾馭，千門識冕旒。風高鳩鵲觀，春暖鳳凰樓。酒捧南山翠，花纏清渭流。少君方進幸，東望指瀛州。

三

清宴迴長樂，探春出未央。侍臣青瑣闥，仙母白雲鄉。祕戲迎瑀軫，雄詞起柏梁。昇平新有奏，千載誦君王。

四

御柳搖風細，宮花滴露濃。晨驅翻鐵騎，晝漏下銅龍。弟子催供奉，昭儀敕幸

從。仙盤頒瑞下，擎出玉芙蓉。

五

曉觀移仙仗，春林轉羽旗。徵歌宣曲殿，教戰定昆池。花翦千垣綵，星明五峙祠。飛來雙白鵠，方上萬年枝。

贈李昇就學

尚有詩書意，寧無禮樂情。我慙管處士，君作魯諸生。晚日花間酒，春風江上城。汾亭能就學，從此送君行。

題孤山表忠祠

事君蒙患難，在昔死官僚。樓觀祠遺

烈，冰霜識後凋。山銜天日雨，^①雲湧浙江潮。朝暮看歌舞，忠魂應未遙。

二

豈欲棲幽境，曾經從鼎湖。封章廷闕遠，祠廟海天孤。絕閣環丹巘，滄流漾碧蒲。丘山懷占地，下馬幾踟蹰。

孝女

孝女秉幽姿，靈幃展素絲。春蘭時會鼓，夜火滿叢祠。江畔青螺水，碑陰黃絹詞。商船留賽去，愁煞上潮時。

西施廟

浦口西施廟，蕭蕭竹映門。越王山下

路，寂寂苧蘿村。紅粉溝頭水，青苔石上魂。夜來餘里婦，燈燭伴黃昏。

題聽山堂馬駿別業

叢薄秋風裏，巋然一草堂。到來聽不盡，只在此山陽。管席環笙磬，桐臺翥鳳凰。淮南有賓客，洗耳向滄浪。

聽羅牧彈琴

未辨絃中趣，徒憐爨下材。秋風吹海水，落日炤琴臺。目送歸鴻遠，彈成野鶴來。雍門原有泪，不爲薛公哀。

^① 目，原作，口，據四庫本改。

二

阮氏長留嘯，鍾期復鼓琴。高臺垂晚日，野寺問秋砧。離黍他鄉泪，飛鴻國士心。撫絃縈佇久，祇爲少知音。

爲河上白女冠彈琴作

旅泊依河岸，鳴琴起鬲津。華陽仙子操，盧女漢宮人。海鳥銜紅藥，天雞叫紫辰。青谿凡五弄，并入洞中春。

入虎丘

斜日山塘暮，清秋占寺分。樓臺銜樹雨，磐石坐溪雲。地勝開龍藏，天高見雁群。真娘墳上路，長記醉紅裙。

舟泊登望

朝雨五湖烟，江南正採蓮。丹樓凭浩蕩，碧草望芊眠。近市要離冢，浮家范蠡船。可憐漂泊久，愁過酒城邊。

吹笛

伍相曾亡楚，梁鴻乍入吳。賃舂來有意，吹笛向何途。曉樹迷長蕩，秋風起太湖。壺漿裁欲掩，流涕下菰蒲。

重過淨居和藥地大師萍字

不信枝頭絮，還爲川上萍。山門今又到，磴水舊曾聽。落日穿林白，空雲出岫青。遠公高詠在，留和滿中庭。

岸 坼

岸坼疑天盡，沙平與地浮。萬程惟水宿，
千占此江流。篠曲藏漁罟，蘆花起棹謳。
烟波無限興，相顧各悠悠。

高 郵

一片高郵水，蒼茫曉纜開。葦深知岸潤，
水濁自河來。估市懸帘繞，驢車振鐸催。
沙城迴泊處，檣櫓倚層臺。

早 發

曙鼓開朱鷁，晨鉦出白陂。波橫聯榜動，
風仄掛帆欹。關遠征呼靜，舟涼睡起遲。
檣烏啼最苦，不使近船知。

飲馬駿宅

我醉扶風酒，南湖落炤時。叢蘭披草路，
鮮鯉壓花瓷。解珮聯刀錯，傾觴倒接離。
原來絳帳外，也有坐彈絲。

沽 酒

沽酒驛樓邊，楊花入暮天。車聲驚異地，
門影記當年。江下兼程度，壚頭一醉眠。
春鶯如有恨，啼殺碧簾前。

過四洲寺與朱三馮大

共作臨川客，頻從化國遊。慈雲開象駕，
寒日戀烏裘。人事分雙樹，天輪轉四洲。
上方凭眺迴，應有仲宣樓。

逢朱三卻憶難兄朱大士稚

紺舍逢車笠，黃花對酒卮。天邊鴻雁侶，衣上鵲鴒詩。南海聞琴夜，山陽偶鍛時。祇餘難弟在，相顧汨如絲。

鄧子

鄧子本龍驤，相逢人道傍。談兵迴駿馬，吹笛上胡牀。意氣樽盤合，關城雨雪涼。東都推將相，誰不重南陽。

故人黃開平死十年矣旅夢泫然醒而有述

委抱忽不樂，幡然泪滿巾。十年泉下友，一夕夢中人。別路螢如雨，荒城雞未晨。可憐相憶語，倉卒未曾申。

入石溪寺

碧嶂縈溪遠，青林入寺幽。堦前聽雨過，城上見江流。寶樹迷天界，春花對客樓。到來題字者，誰識舊裴休。寺舊有裴休題

額盧肇讀書臺。

石溪寺遇雨

古寺倚青林，禪關一榻深。江雷奔夜壑，山雨破春陰。樓迴連官閣，燈明見客心。故鄉千里月，夢去幾追尋。

東湖

東湖看落暉，湖上啓雙扉。近水堤常

濕，無風花自飛。林深重載酒，春晚欲添衣。舊日漁洲侶，相過在益稀。

沛城道懷大敬憲臣南士因作

二月淮徐道，春風馬上行。故人千里隔，新柳萬條生。鳳舉慙河內，鶯啼過沛城。粉榆仍作社，無限舊游情。希軻曰：向秀

從嵇康鍛，河內五君詠曰：攀嵇亦鳳舉。

碧樹

碧樹藏紅旆，朱門映綠潭。春風歸海甸，寒食在江南。官市初調馬，人家舊養蠶。丹陽新柳下，何處覓劉惔。

望閣皂山

靈境何年到，蓮花望裏生。烟林浮海日，雲氣滿江城。地迴丹臺遠，春深洞壑清。蒼蒼一以眺，頓起故山情。

除夕前一日崇仁官署分歲作

故友居官地，他鄉分歲筵。臘從明夜盡，客向此宵圓。栢葉金盤酒，千枝蠟炬烟。誰憐江畔旅，來日又經年。

二

古署桃符改，當筵爆竹新。一堂分歲酒，千里去家人。燈火留殘臘，笙歌度早春。年華將盡處，倍覺感沉淪。

雜詩

夜雨增歸思，朝曦動客愁。長林湖路迴，細草寺堂幽。春色還南頓，鄉書斷北郵。兩經暄煖候，猶未換烏裘。

登石鐘山

幾度經湖口，今來眺石鐘。天風吹草木，江浪起蛟龍。崩劣懸千仞，烟波思萬重。手中無寸筴，何以扣鐘鏞。

四月八日游華藏寺并懷徐徵君繼恩逃禪湖上

四月尋幽興，三摩觀會禪。支公籤室外，太子浴堂前。黃鳥銜春萼，丹臺長夏

蓮。流連當此日，倍憶聖湖賢。

宿建平僧舍

寒雲宿嶺頭，隔嶺梵宮幽。門間山菓落，窗外石泉流。燈影雙林白，鐘聲萬壑秋。愁心與勞思，到此共悠悠。

菱湖晚眺

流浪經年遠，前湖一望賒。晚風吹葦葉，秋水散菱花。雪浦停帆路，烏程賣酒家。相逢似相識，延佇日將斜。

人日

綵燕經年見，仙萸七葉新。久爲江外

客，愁翦勝中人。日上平沙午，風來故國春。巴東千萬里，極目轉傷神。

賦得小寶珠山茶叢開同用分字

細蕊穠苞拆，叢花小幹分。瑯玕扶絳蠟，青女坐紅裙。冬日兼春日，丹雲共綠雲。階前頻翫賞，莫負掌中芬。

懷沈憲使大梁道署樓

避楚原非計，迴梁已倦游。君方還渙浦，我又上鈞州。鳥語開廳事，花飛飲署樓。憑欄歌八詠，面面起春愁。

飲大梁道署海棠樹下懷沈憲使荃

古署清缸發，還思沈翰林。十年賢使

蹟，一別故人心。晚鱸菁初瀾，春棠花自陰。庾公乘興地，皎月坐來深。

雨後飲黃兵部園林留詠并與黃二之翰

露席花間啓，江舟雨後來。橫廊堤柳接，捲幔水亭開。日暈穿林薄，烟絲掛酒栢。名園饒遠興，還上幾層臺。

每渡珠湖曲，長思紅板橋。雨餘還盪槳，風起自生潮。碧嶂依晴閣，青田長夏苗。平欄低水面，四望總逍遙。

三

雉堞連烟暝，魚餐旁水多。晚雲濃過

樹，積雨暗流柯。濕蝶沾紅網，翻鷗起碧波。空亭留襪被，鐘磬動嵒阿。

四

碧幕銷紅藥，青衫映綠苔。座中誰最爽，吾愛馬西樵。簾靜山逾霽，天空鶴在霄。繩牀歌嘯永，不敢問歸橈。

五

愛煞名園勝，況茲園裏人。論交誠有道，作賦妙能神。玉樹開朱榭，清觴度錦茵。晚雲留客處，野水白相親。

宿少林寺夢跋陀飲予水

絕壑嵩陽晚，西行宿少林。月寒龍洞遠，露下講堂深。蓮椀分丹液，楊枝滴素心。何年婚嫁畢，重向夢中尋。

送虎丘僧游天台

飛錫朝乘嶠，浮杯夜渡湖。栖溪臨絕磴，花頂拔當塗。清嘯成公賦，希軻曰：成公綏登天台赤欄橋作賦。高披孫令圖。石梁如可過，萬里一相呼。

二

勝域追遊近，名賢餞送多。杖來吳地

月，掛去海門蘿。瓊樹明丹闕，桃花泛碧河。支公習靜後，丘壑竟如何。

天畔開丹壑，霞標建赤城。荷瓢橫海去，曳杖入雲行。曉日千崑立，春風衆鳥鳴。金庭垂碧澗，知汝早留名。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

蕭山毛奇齡字僧聞又名姓稿

五言律詩四

送何生赴沂州邵使君幕

曾子浴沂後，嘉賓入幕年。
黃梅江上雨，行李泗州船。
祖帳傾吳酒，官程接魯田。
使君今管仲，應著牧民篇。

尤司理園林飲次和韻四首

是地真幽絕，臨流亦快哉。
長林迷草

樹，遠水見樓臺。柳色遮成幔，荷花卷似杯。
泉明有三徑，早已賦歸來。

二

吳苑饒名勝，斯游倍爽然。
平橋低着水，高樹暗參天。
露席驚鷗起，繩牀對客眠。
舊時池館在，只許辟疆傳。

三

東城環壠畔，北柴傍湖濱。
金谷園中酒，藍田莊上人。
雲深常帶雨，日隙不流塵。
處處蓮塘滿，何從下釣綸。

四

紅泉疑物外，碧草遠人間。圖史長年
靜，琴罇入夏閒。開扉通下塢，隔郭見遙
山。倘許留旬日，無容覓棹還。

登箕山

爲訪箕山隱，淹留潁水間。千秋高士
地，一片白雲間。暝鳥枝頭囀，春花石上
斑。清泉堪洗耳，不欲竟來還。

箕山有懷

處治能忘賤，居然遂爾超。知時來避
禹，生世幾逢堯。石蔓披香褐，山松掩翠

瓢。嵩高棲息地，一望在青霄。

玉溪村家

碧篠參天密，清流抱屋斜。衣冠忘歲
月，門巷遍桑麻。晚日東亭酒，春風西曲
花。終年愁避地，思煞此村家。

憩叢祠

叢祠臨大壑，高閣俯層波。破壁銷圖
畫，殘碑冒薜蘿。山深通鳥道，地僻有漁
蓑。卻羨投竿者，悠悠意若何。

荷澤

荷澤將迎暑，陶丘轉上征。野花薰日

墜，深樹引涼生。負郭荒村淺，連郊古瀆平。賣漿師尚父，空向路傍行。

土寨

土寨分徒輦，山橋度馬蹄。花邊迴望遠，棗下引頭低。客舍蘿舂繞，人家酒旆迷。紅塵遙合處，日落太丘西。

宿儀封懷王少保

變姓游梁楚，棲遲孰問津。高門懷少保，下館對封人。葛蕊餐當午，榆花墜晚春。驅車千里客，望起浚川塵。

定陶道中并謝魏文學兄弟

奔走未寧息，幡然濟上行。陶朱游子

姓，毛遂野人名。風落楊橋暮，烟籠麥坂晴。望門堪止宿，孔氏弟兄情。

征行曲

車騎出龍沙，屠耆轉戰賒。長雲迷白漫，大雪下黃花。夜火連邊障，天兵識漢家。延州有軍吏，勿使右賢遮。

二

旌旆繞邊風，將軍遠鑿空。五原徵少俊，十乘啓元戎。月落關山白，烽高塞谷紅。磧西皆內地，不必備回中。

三

北斗覆黃河，征行日荷戈。全軍通敕

勒，救餉過滹沱。玉鏃遮鴻雁，金裝繞駱駝。寒風吹角罷，猶聽短簫歌。

四

王者慎佳兵，志士喜從征。赤羽馳河外，黃榆落薊城。飛狐方轉戰，飲馬自橫行。五郡良家子，何時返玉京。

長至夜答徐生體仁見懷

朔雪下層冰，嚴飈轉玉繩。躬耕懷孺子，麗句想徐陵。律動牽緹縠，衣寒覆綈登。陽春初起和，愈使野愁增。

題吳九彥聖所藏黃檢校寒林畫幀

過臘回清境，何年製粉圖。晴鳩翻領

繡，雪糝墜花杼。散彩分毫末，輕寒辨有無。深林求勝事，令我念成都。

夜雨集桐音

百里鑑湖潮，輕風度畫橈。衡門春寂寂，山雨暮瀟瀟。帳煖融桑落，燈流動草苗。明朝攜屐去，應醉綠楊橋。

平津簞醪河飲次作

十載論文契，千秋尚友情。長貧思鮑叔，多難感虞卿。夏雨槐廳靜，朝花莞簞清。簞醪相對飲，偃蹇媿平生。

寄贈朱大禹錫出宰山陽

漢室臨淮郡，銅章分治遙。軒車洪澤

雨，錦纜射陽潮。叢桂依官閣，魚鹽散市橋。
南陽朱季在，應聽府中謠。

董良欖明府候選歸里

振策游蓬苑，看山返鏡湖。秦官需縣令，漢相重江都。
日下開金簡，花間啓玉壺。鳳毛才五色，羨汝早棲梧。
胤作曰：克千

爲伯音先生長君。

若耶溪

春水綠紋斜，行行度若耶。樓頭吹柳絮，溪口種荷花。
翠袖方扶漿，明粧出浣紗。是誰騎馬去，招我過東家。

閨晚

少婦新粧罷，東牆日薄時。暮光流雀噪，晚樹織蛛絲。
油壁歸來早，紅繩拋去遲。城南桑壠下，猶駐五金羈。

川上望月

旅宿清川月，流光冷欲侵。臨軒時倚徙，竟夜起沉吟。
水靜浮寒壁，風來蕩碎金。前洲驚汎景，定有未棲禽。

懷沈司理嶺外

粵徼驅驄馬，循城佐鹿車。蕉花扶使

節，笏子削刑書。^①海日霜旌麗，瀧臺水鏡
虛。紫雲東嶺望，時見起金魚。

送向陽游天台歸還舊京

華頂看朝旭，天門聽海雞。浮槎環碧
草，挂席返青谿。流水樽前逝，桃花去後
迷。中秋明月滿，疑在石梁西。

全友送康臣肩吾二國子赴都和韻

十載聯鄉譽，同時詣帝居。暫爲三舍
客，不讀四門書。漢苑推司馬，膠西聘仲
舒。楊園春煖候，看上總明車。

二

涑浦開行餞，朱花拂去鞍。著成郎省
賦，名在太常官。觀起東西偉，人分甲乙
難。長安游顧陸，仍作洛中看。

送龍川令之官

再捧郎官檄，重尋茂宰船。看花還雁
塞，飛舄下龍川。盧橘垂江館，丹蕉拆露
田。揮絃吟舊曲，莫忘葛公篇。

①「笏」，原作「笏」，據四庫本改。

獨駕小艇行大舶橫關不得前賦用自慰

小艇蓬根婦，垂鬟亂似麻。誰家艫畔女，雙臉豔如花。倚棹歌殘月，新粧炤淺沙。片帆相顧遇，各自惜年華。

顧侍御巡鹽將還京姓以羈游不得奉餞申此

二詩胤佳曰：顧西巘先生以文章名世，舊知西河。

直指達霜威，聞將返禁闌。雕鷹當午擊，驄馬逮春歸。斥地留葭鼓，朝天整繡衣。鄉關期飲餞，竟與寸心違。

二

柱史巡吳海，星輶起宋宮。波連霜簡

白，花映繡衣紅。三坐需鳴鳳，諸侯合避驄。白憐流滯客，腸斷浙潮中。

東許記室

欲賦共王殿，還登杜甫臺。岱雲搖北斗，海日近東萊。齊魯文章勝，鄒枚賓客才。湖陵城下過，俟我徘徊。

蓮河祝贈

爲朱敬身尊人也

丹鳳起南阿，靈椿長舊柯。清觴銜栗里，高閣近蓮河。植杖生風雨，裁衣捲薜蘿。海黿垂釣去，有子勝詹何。

夏首送李三還興化時京口有警

兵甲未寧息，憐君思故鄉。到來江路

永歸去海天長。葛葉裁新服，荷花蔽野航。舊時雙劍匣，仍入一空囊。

二

占驛平潮外，長帆細雨中。愁心浦草綠，遮眼石榴紅。烽火吳王塹，烟花煬帝宮。前途如未達，歸去莫匆匆。

聞天章還家清源

倪生久失意，託跡江淮間。一旦便辭去，飄然歸故山。清泉流古縣，晴日滿郊關。我本無家客，愁看飛鳥還。

勃安書至云天章一草亭分與居且曰薜荔花開綠陰滿庭室邇人遙不覺泪下

今日復前日，故人還故鄉。草亭無恙在，聞道與劉郎。夜月江淮渡，春風薜荔牆。夢中尋路遠，那得到東昌。

題眷西堂

并序

閻氏白山右來淮，名其堂眷西，不能忘舊，乃從堂主人再彭之請云耳。

甲第移家遠，茅堂倚郭新。久爲淮海客，仍是太原人。荷蓋看留楚，瓜生想去幽。天涯多蕩子，誰得買君隣。

二

鹽筴開鴻緒，魚鰲念舊鄉。人倫重東國，彼美在西方。啼鳥聽幽谷，流泉繞夕陽。千秋垂乃眷，聊以志斯堂。

旅次送劉孝廉赴試

把酒江城暮，逢君赴帝京。春華思庶子，歲晚見劉生。好友多聞達，中原罷甲兵。驂騑相顧去，記取贈鞭情。

信宿

信宿幽人境，流連野老家。蜂撩礪底絮，魚沫水中花。踏竹翻田單，看雲拂釣

車。平疇通曲塢，猶見好桑麻。

南村叟

最喜南村叟，長耕西社田。蒲衣遮雨後，稻種浸春前。安分能完課，憑勤減貸錢。終朝力作苦，一話太平年。

將過鵝湖經釣崑作

望望鵝湖勝，青崖去不窮。人行鴉樹底，山在水光中。崑寺浮天碧，溪莎隔歲紅。幾時幽覽遂，重訪葛仙翁。

送外生

多難隨郗氏，他鄉別魏舒。外家憐爾

勝，相宅竟誰居。夜雪廬陵酒，秋風甓社魚。一爲殷浩詠，雙泪落衣裾。

秋夜姜侍御席上贈胡璩二首

東道開丹幕，南臺敞素秋。白榆天上落，青桂月中浮。旅燕棲華屋，蒼鷹下錦韉。孝廉誰第一，伯始在中州。

二

烏府陳瑶席，黃星映少微。萱花和晚鱸，蓮葉翦秋衣。夜靜江聲遠，霜清燭影稀。金鉤一十五，親見巨魚飛。

原韻酬德俊

命世甘時詘，循牆守德隅。人誰憐抱璞，俗尚好吹竽。北海君家論，南州漢季儒。青春方努力，莫忘鯉庭趨。

徐九芳烈採得雙頭紫芝

三秀何年種，雙花獨自攀。堦庭分謝樹，兄弟共商山。胤佳曰：徽之爲涵之次兄。華蓋春雲紫，金莖曉露殷。芝房歌再起，苦憶漢京還。

壽蔡貞女詩

有序

蔡貞女者，予里蔡青蓮君女也。許

配山陰余孟宣，未及婚而孟宣病歿。標梅未將，叢蘭已敗。貞女告其父，素車請往，往則賦兩髦而守志焉。歌傳蔡婦，嘗看茱萸之花；絃斷中郎，不辨鴛鴦之線。予故撫女貞之木而流涕，彈思歸之操以傷心。況孟宣家有忠節：翰林赴水，謁帝蒼梧；明府歸田，攜朋白社。遂因貞女之五旬，謬踵高賢之四韻。雖知無當于雅嘆，聊以紀予之里吟。

矢作余齊室，真成蔡宋賢。三春垂嫁子，五十未亡年。衛女流泉操，貞娘茂木篇。彈琴稱壽酒，泪落一觴邊。

壽錢節母

東海稱閨範，南山啓壽書。瑤臺龍管合，漆室蟹筐虛。上客敲銅狄，諸兒御板

輿。青陵他日路，堪作廣成居。

東黃二之翰

絕愛湖東墅，頻思江夏黃。閒情春樹賦，高閣午橋莊。碧乳傾蒲棧，紅船載豆娘。榴花新雨後，相隔在端陽。

二

謝爾傳瑤束，邀予汎桂舟。萱亭迷浦溆，艾雨暗汀洲。採藥留丹井，分衣入畫樓。東湖逢令節，愁絕此中游。

發茱萸灣并寄徽之大敬南士桐音

曉樹前村白，孤舟獨夜醒。一身叢怨

悔，廿載竟飄零。江濶流宵露，衣寒覆曙星。茱萸何處採，愁思滿前汀。

雨中望廬山

秋雨人鄱陽，浮浮接混茫。丹崖迷北澗，青影散南康。波面雙帆渺，天間九嶂長。望中真汗漫，何處問柴桑。

泊匡廬下

屢涉三潯水，還依五老峯。流飈衝洞壑，寒雨漱芙蓉。城僻迴陽雁，江空度暮鐘。捨舟毋恨晚，自有白雲從。

遊敬亭

秋色滿晴磯，我來遊敬亭。長林消雨綠，空磴出雲青。靈蹟開金剎，高吟倚翠屏。陵陽手可接，何必眺明星。

得家人所寄衣

頓有秋衣至，誰憐王彥寒。寄遙無使到，縫密避人看。約帶鉤全緩，連絲泪未乾。可憐裘敝久，不用到長安。

二

蒙袂誰相問，招魂未有名。故衣鄉井思，新練薨砧情。歲暮羊哀去，天寒范叔

行。無須勞旅婦，長誓水清清。

廢第

廢第誰家舊，緣城是徑通。臺欹公府側，簾斷妓樓東。倚井芭蕉綠，燒池菡萏紅。田文捐館後，誰聽雍門桐。

阻水小澆津館懷微之

積雨迷津館，驚風阻客船。柳塘傾晚漲，草屋閉朝烟。近縣投無地，懸江泛到天。南州徐孺榻，相對是何年。

單昌其評曰：「晴霞升似錦，草屋閉朝烟」，俱積雨

驗語，寫出近情。

來鳳亭夜集分韻得青字

春草暗江汀，春風江上亭。烟寒千樹白，月出萬峯青。換席穿林火，凭欄落浦星。山公留醉曲，長使葛彊聽。

春游即事

江郭看新柳，山亭數落梅。鳴蛙當晚日，驚蟄動春雷。野氣蒸車幔，鄉心入酒杯。津橋臨眺遠，燈火莫相催。

夢李達

萬里三韓客，連宵頻見君。關長人竟度，悲極語無聞。江上雞竿月，天邊馬塞

雲。相看知是夢，把袂愈難分。

晦日

又爾當初晦，湔衣恨若何。春光三十盡，歲序一分過。柳色搖金穗，梅花墜玉坡。明朝逢令節，不道是中和。唐以二月朔爲中和節。

過萬竹禪院

孤游復遠尋，蕭蕭萬竹林。晝靄當門合，春雲出殿深。龍潭諸佛影，禪誦上人心。幾疊青苔裏，誰憐有布金。

客中至日翻轉杜甫小至詩遣興

至日將添線，中冬日放杯。山雲時覆

岸，葭莢又吹灰。柳弱春相刺，天寒臘欲催。六陽生意動，不待異鄉來。

附何道安詩：天意吹陽動，山中鵬欲梅。殊鄉異生事，至日且添杯。柳岸容人放，葭灰教瑄催。寒冬飛不待，相刺又春來。

徐克家詩：天將陽事至，臘日待春催。弱柳添寒動，山雲放日來。刺紋生繡線，吹瑄待舒梅。異國殊鄉意，教人欲覆杯。

西山雪行遘先大人忌辰

寒雪西山裏，蒼茫祇一身。百年皆恨日，七尺是亡人。葛屨時行地，芻車未返窀。王修真不孝，掩面度茲辰。

二

自分違桑梓，無須廢蓼莪。寒風吹袂

裂，凍雪沁心多。禁日天邊度，趨庭夢裏過。可憐生罔極，行役遍山河。

寄懷姜都諫

每憶姜都諫，相看意氣真。分星同碧酒，開閣讓烏巾。晏子真知己，朱雲本直臣。十年違道路，生死託何人。

詢來十三時美消息不得

曾有婚姻約，長悲兒女傷。違離同隔世，夢寐在他鄉。白首歸侯幕，青天斷客航。漂流何處問，掩泪過東昌。

騎病驛馬有感

白馬白龍兒，春星皎皎姿。官槽傷玉臆，驛路斷金絲。病沫垂來澁，卑蹄蹴去遲。田方今在側，泪落不能騎。

墮馬解嘲示同游諸公

峻坂一長鳴，風高馬自驚。非關多軼步，豈是合徒行。王濟盤猶狡，羊公臂尚輕。從來騏驥相，泛駕是星精。

噉栗

噉栗秋山裏，清甘勝脆桃。撲來團露棘，拆去用霜刀。銜實同溪鼠，穿林羨木

獠。解飢方拾橡，切莫厭貪饗。

二

山菓經時覓，溪亭便坐餐。日斜雙澗暮，雨過一林寒。叢刺剗金彈，重衣剝翠紈。女筐攜不盡，還向樹頭看。

奉贈丁進士克揚母太君初度

乍向金門返，忻看錦帔陳。觴傳東第客，花擁北堂人。錫壽丹書占，徵歌絳樹春。抑之家伎部名絳樹，最憐雙舞袖，燦燦賜袍新。

泛碧浪湖

曉日青絲笮，春風碧浪湖。野塘翻宿

燕，淺水漾新蒲。隣舫歌來豔，前溪人姓盧。那堪臨汎去，懷舊起踟蹰。

寄遠公八姪

旅思恒千遍，家書無一函。河魚終疾病，越燕又呢喃。演易思王濟，投林想阿咸。明年春草發，爲我搆東崑。

題八寶王子葯房

幽思裁芳檻，佳名重葯房。欲持荷作柱，私喜杏爲梁。杲日連滄海，薰風動射陽。烏衣新巷改，猶幸見諸王。

題雲門道五松亭

偃亞皆柯濃，空亭倚衆松。山雲飛冉冉，溪雨過重重。紅羽巢孤鵲，青天拔五龍。闌干秦望起，無復大夫封。

寄酬劉中柱原韻

不作平原客，長思鄴下才。擬觀滄海去，還向白田來。酒旆搖紅露，衣車蔽綠苔。秋風歸棹近，就汝一登臺。

曉發呈伯兄

涼月幾時落，渡頭風正生。四時寒役苦，百慮曉眠驚。歲晏吳關路，江高季子

程。青天看不極，一雁向東行。

淨慧園奉陪儲公赴忞公法食

白社留方俗，青蓮樹法垣。維摩香積寺，長者給孤園。乳鹿盤間起，飢烏掌上喧。衡廬相望迥，無處可攀援。

二

精舍何年築，黃金布未成。隨時觀有道，就食得無生。迸水流香椀，飛花散上城。曇摩逢寶誌，同有渡江情。

經張梯舊居

尚有青堂贈，寧知白馬來。盤飧仍地

主，涕泪滿泉臺。叢草留人暗，繁星炤戶開。隣家吹笛苦，中夜起悲哀。

二

十載窮泉路，千秋處土廬。驕兒彭澤訓，難弟晉陽書。時南上滯解州。棘楚悲黃鳥，鄉潭上白魚。誰憐徐氏劍，猶挂子雲居。

三

不作西州哭，依然東道親。文章真墜地，朋舊尚爲人。海鶴何年返，山花幾度春。空堂樽酒夜，獨坐聽雞晨。

任載董評曰：朋舊爲人狂，生言之爲達情，此際詠之爲淒節。又曰：叢草、繁星、戶開、人暗，一何

悲也。

和徐水部南關署中八首

宋德壽宮梅

嶺外何年種，相攜入故宮。風開上林雪，日映壽陽紅。吹笛官亭杳，裁詩水部工。孤山宋處士，苦憶月明中。

二友軒一名梅石雙清處

古署開三益，前除有二難。經營輪匠事，冰雪受冬官。石轉江心動，花飛隴上寒。方春鳴鳥下，倚徙近闌干。

玉蘭臺

陌上春光滿，檐前曙色幽。但知都水監，不見望春樓。香霧迷銀版，晴風敞玉甌。高枝何所寄，爲我問鴈鳩。

桂墀

曲室依蘭橑，空階映桂枝。涼風吹碧葉，秋色滿丹墀。天上披香殿，淮南叢樹詞。王孫能待我，千載一相思。

石芙蓉

不見中書石，長聞在錦林。鞭成跨海路，削取木蓮心。枯蘚粧秋色，寒花老夕

陰。五丁無限意，慘澹到如今。

蕉塢

碧甃深成塢，叢蕉折作阿。雨餘蛛白網，夢裏鹿曾過。翠影搖虛榻，冰心卷素羅。南方多草樹，愁望奈君何。

閣後梧桐

金井風初落，銀牀月欲回。臺含琴瑟響，閣引鳳凰來。南岳千秋幹，龍門百尺材。冬官有司囿，槭棘莫相猜。

雲峰

怪石堆盤砌，荒臺傍日曛。湖星懸不

落。湘燕舞能群。辨岫疑春雨，從風轉夏雲。青州曾作貢，審飭莫紛紛。

送客之天台是時海上方用兵念其垂老入戎馬地繫之以詩

戎馬正紛紜，城南一送君。仙山天外路，竹蓋嶺頭雲。楚雨迷初歇，川程去不分。欲留知未得，倚徙傍斜曛。

二

渺渺章安道，君將何所之。榴花環岸曲，梅雨遍天涯。玉洞貽書遠，丹崖控鶴遲。倘尋華頂去，莫賦惡溪詩。

三

固欲尋仙島，還思渡海潮。兵連白嶠驛，人上赤欄橋。雨拾溪中橡，霞分城上標。金堂堪避地，仙侶定招邀。

四

水白過新鷺，山黃熟早梅。百年逾甲子，五月上天台。采藥旌旗暗，看花溪路迴。赤城逢許邁，但勸早歸來。

周侍郎來湖上辱貽賴古堂集用龔掌憲贈侍郎南還詩韻二首奉寄

九彩朝陽鳳，單棲城上烏。尉羅同處

少，羽翼望來孤。高藻傾三峽，閒情寄五湖。吳中饒賤士，留盼在菰蘆。

二

夫子真蘭質，違時名櫟園。夷魚推介節，賦鵬求生存。古道誰持攬，新詩藉討論。生平感知己，不獨識虞翻。

餞姜七國昌北行

暑帔越羅輕，薰風送遠行。紅船揚子渡，黃馬信安城。帝里秋花早，仙臺曉露清。故宮封碣石，猶識大鄒名。

二

別酒傾胥浦，離歌起射湖。馬周非朔

客，王粲去西都。紫塞燕關遠，黃金易水孤。丈夫原有志，五十況縣弧。

遙同薛案徐崧九日倡和詩

九日題詩易，三秋會面難。登臺思宋武，招隱愧劉安。黃花開節冷，白雁度關寒。欲採茱萸寄，臨風仔細看。

贈楊二洵美

江左王郎寓，城西許掾亭。解來黃絹字，草就《太玄經》。花院逢歌葉，松壇訪負苓。天池千萬頃，時洗鳳凰翎。

二

遯跡憐幽境，名賢重過江。遊遨時有

待，清白世無雙。紫水浮丹鼎，青油啓碧幢。南園花發候，日日醉春缸。

觀查孝廉蹴毬

七寶繡文毬，花前蹴蹋遊。拋虹隨地轉，耀月似星流。戲占遺鈿杖，場空近畫樓。綵門三躍後，時毬師三透毬門。翻向碧枝留。

蹴毬妓

畫袴錦毬帘，團花溜復黏。繡雲縈髻影，撥地用韡尖。趨捷風隨帶，低回月滿簾。近人佯背拂，不用更迴瞻。

白馬

蘭葉出雕題，梨花剪白蹄。攬金無躡步，噴玉但長嘶。並日雙瞳曜，追風萬里迷。權奇看汗血，不獨大宛西。

二

海豹白花烟，龍毛拂錦韉。玉翎翻雪薤，鐵足散冰蓮。掣練銜絲細，環珠束帶圓。燕昭曾不遇，驥首是何年？

答魯生

我愛龍門勝，君從狗監來。風清玄度宅，霜滿越王臺。月旦忻能副，兵戈苦未

迴。只今東海上，深憶仲連才。

陸少府自南海還京枉顧留飲

試吏南天遠，還京北望遙。將看酈亭
月，遂渡浙江潮。馬首稱新語，烏蠻有舊
標。明珠船不繫，爲我上河橋。

二

幸返橫槎浦，重逢鎮海樓。種花歸五
嶺，振轡及三秋。丹闕需黃牒，紅亭泛白
甌。殷勤無別語，但看水東流。

同姜黃門希轍陪太翁虞部看梅西溪即事

車騎出城西，芳流傍碧蹊。雲深穿竹

暗，日暖照花迷。午寺停山屐，春船纜水
畦。徐家莊上路，咫尺是西溪。

二

小檻低還敞，平橋斷復通。村迴千澗
外，人在萬花中。酒旻當筵日，香隨過幔
風。看梅官閣興，留醉任山翁。

三

暮宿龐公宅，朝尋許掾家。山前五里
霧，溪上百層花。撤轡踰連塢，乘查度曲
沙。如何林下友，尚自隔天涯。
時入雲溪訪僧
亭不值。

懷來十四度別駕雲南

萬里滇陽道，孤身洱海邊。
從軍踰絕徼，別駕任南天。
歲課車蠻井，春開路賧田。
中郎方建節，歸國是何年。

呂八師濂劉大孔學游滇府有懷

司馬持驪櫓，張騫出夏城。
高文標鐵柱，大府重銀生。
蒟醬三都賦，蘭王七郡兵。
彩雲何處見，終古望昆明。
希軻曰：漢武時彩雲見南中。

將投滇陽寄呂八

避俗投窮徼，無家逐荷戈。
死生留八甸，居處託諸羅。
黑角蠻中路，青蛉荒外

河。永昌呂凱在，文教近如何。

誥贈中憲夫人執紼詞

未啓滕公室，將歸緱氏城。
花間金誥在，天上玉樓成。
遙海悲濤壯，前關落日平。
行看龍尾上，彷彿婺星橫。

二

鸞馭搖旌碧，龍章映篆紅。
三遷標令節，雙表待秋風。
賜帔流花露，遺文賦草蟲。
古來翻大鳥，閨閣本相同。

雪夕病起翻少陵臘日詩同諸公宿巴陵署

日洩巖脂煖，年還澤草消。
翠萱侵臘色，凍雪散春條。
藥管隨良月，銀光漏紫

霄。今朝謀醉夜，陵下酒家遙。希軻曰：十月爲良月，見《左傳》，言病自冬也。

徐克家曰：是詩最難。翻時，相約翻入脂藥罌管等字，故尤難。猶記何道安有，謀家隨下澤，醉雪縱今朝語，頗佳。予隨成復已，始知觀成不如下手，欲如此高融朗密，未易到也。

周括蒼茂源貽書以未歸失展裁因賦代答

一代風流守，曾經刺括蒼。十年夢寐客，相別在南昌。閱歲驚霜雪，懷人致鯁魴。那知游蕩子，猶自滯江鄉。

予宿桐音宅出所賦慰詩四章妙麗愀愴諷之傷懷因勉酬三詩導情

故國藏車日，他鄉賣餅人。秋衣憐季

布，夜酒對孫賓。閣下紅蕉暗，燈前白髮新。十年悲往事，相顧淚盈巾。

二

依徙當時暮，還歸未晝遊。久辭荀里去，仍向孔門投。霜葉吟東郭，秋星墜北樓。誰憐頻把袂，猶攬舊烏裘。

三

困日知音少，衰年好會難。驚心聽漏促，久語落杯寒。妙句當筵發，嬌兒出幔看。夜闌生感激，對飯不能餐。

擊銅鉢和天衣雜題十首

丹壑啓蒙茸，招提表十峯。殿方環埤
堦，人似坐芙蓉。疊嶂連疑複，添雲襯轉
重。摳衣因避地，長愧舊周顒。

右十峯

翠壁千尋拔，清溪雙帶幽。飛崖看散
下，到寺喜同流。覆草披遙磧，浮花逐細
漚。崑前斟法乳，此下有龍湫。

右雙澗

刺史前朝彥，臨文書亦豪。螭頭標去
麗，鼉背負來高。金壁迷蒼蘚，銀鈎折白
毫。千秋黃絹字，相對轉蕭騷。

右北海碑

眉池何歲鑿，傳道在西陳。掛月如圓
璧，浮波只半輪。丹顏隨鏡破，碧甃帶沙
湮。入水酌功德，無容幻影親。

右半月泉池

法寶翻華藏，經臺展妙香。慈賢真下
座，好女自提筐。露宿隨烏子，雲開見象
王。僧繇曾有畫，飛去在何鄉。

右普賢臺

七寶梁王供，三皈晉季崇。天衣饒鉢
錫，佛像本金銅。守瑞亡前代，神誕出漢
宮。傷心賢惠國，看賜繡經紅。

右帝主頒賜經像衣錫等

巖嶠雲門嶼，蕭條下寺灣。鷲曾遷舊
嶺，龍尚護雄關。翠壁圍禾黍，荒臺盡草

營。刮灰何處認，金布滿空山。

右下寺灣

方丘如對仗，列岫正標門。左右分環衛，中間奉至尊。默經蠻象伏，說法弋獅蹲。何似恒河上，祥禽擁佛園。

右獅象對峙

蜿蜒喬松埂，依稀古塏機。千花龍負湧，七級雁銜飛。翠粒浮沙遠，蒼鱗偃蓋微。夕陽殘照裏，應見寶幢歸。

右古松埂爲三塔舊址

清磬三時靜，疎鍾五夜號。雲邊迴竹閣，天半吼蒲牢。度磣疑秋雨，連山響暮濤。陶潛歸較晚，巨挺問誰操。

右鐘樓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大可稿

五言律詩_九

北征二首

南浦歌難斷，東山望轉親。素絲方薦
壁，斑鬢已如銀。據地憑方朔，東方朔有據地
歌，將車共買臣。誰憐千里驥，垂老人風塵。

二

乞病書誰上，登車路自分。驂騑難作

隊，羔雁枉成群。小草經霜出，枯蘭藉火
焚。周顒歸計在，休作北山文。

題陳節婦卷子

東海波難逝，南山鳥自翔。嫁衣長在
桁，嫠緯不盈筐。玉樹當堦綠，金釵墮井
黃。羅敷年五十，無復採春桑。

清明日彰義門送客

丹禁分題罷，青門送客行。鄉程悲阻
隔，佳節遇清明。帳飲風前緩，車塵雨外
輕。鳳城新柳色，欲折不勝情。

祭廟^①

月吉游原廟，圜冬啓闕宮。句陳羅騎遠，甬道幃燈紅。籥舞調中律，祠官引上公。班聯何所似，偃矢與和弓。

傳臚侍班

景運開科舊，天門放榜新。九重忻得士，三唱換臚人。陞仗排雲曉，宮花照地春。東堂誰第一，不用問班隣。^②

送單贊府之任休寧

姑理松間詠，無卑柳下官。青袍還舊服，白舫上新安。霜後民田熟，雲來鳥道

寬。黟山千萬戶，總作洞天看。

二

玉闕依連歲，金風送及秋。簽書憑贊府，宦跡羨徽州。亭敞堪棲鳳，刀懸俟解牛。鄉心和婺水，同向浙江流。

同諸公集家明府會侯邸舍分韻得花字

禁苑度歸鴉，開罇對燭花。羊羹烹芍藥，龍劍合鏤鐸。書辯三墳博，歌看兩髻華。陶家有宗誼，相顧感長沙。

^① 此詩四庫本未收。

^② 「東堂誰第一，不用問班隣」，此二句四庫本作「慶雲成五色，喜氣徹楓宸」。

集家明府同諸公賦鹿脯分韻

野艇分難得，仙厨劈最宜。盤空方決
齒，裘暖不須皮。得草呼朋急，包茅誘女
遲。平原遺帖在，誰與共臨池。

集韻牌即事

高會開三雅，裁詩抗五都。分題標綠
字，就坐擁丹鑪。狎雀遷林牖，看蟲結井
梧。他鄉相對晚，那惜歲將徂。

喜梅庚至同施侍講韻

客館綠草發，酒市青帘開。春色幾時
到，故人千里來。公儀有儒術，梅福本仙

才。祇恨黃金盡，無人更築臺。^①

再用前韻贈梅庚

上國逢春至，橫門喜日開。花看酈亭
發，人自北湖來。遠興同仙尉，高科卻茂
才。帝鄉能攬勝，一眺華陽臺。

送汪令之任淄川

爲邑當齊地，之官到祝其。山環羊叔
里，花發鄭生祠。玉匣開丹篆，金堂展素
絲。陶潛行縣去，剛及早春時。

① 祇恨黃金盡，無人更築臺，此二句四庫本作「駿骨
當時重，黃金更築臺」。

二

歷下初爲政，陽坡舊有名。綬花隨鷓鴣，書苑近庭生。目送雲山遠，心同海嶽清。興來能種秫，不礙魯田耕。

長安春雪初霽飲閣學李夫子宅分詩牌集

字同顧二舉人魏大員外

禁曙初融凍，城春已放妍。堆山斜作練，着檻細流鉛。獸撤含灰門，鷗翻落糝圓。南隣追勝屐，望盡白毫顛。

奉和高陽相公除夕入閣草制即事原韻

制爲專簾草，車從過闕停。曉含樺燭

彩，春入柳條青。冊府迎三朔，台階轉六星。東風方及物，論燮本無形。

二

餞臘金門外，封函玉案前。椒盤兼饌美，桃板綴花妍。幕北來王日，荆南收盜年。彌綸終歲意，應向此宵傳。

謬和高陽夫子除夕草制原韻辱蒙賜詩仍用前韻詞過獎誘因復依韻奉呈二首時己未臘月三十日

翠柏傳方始，寒蓬轉未停。送年憑酒綠，垂老脫衫青。北闕迴陽景，東方愧歲星。四時看再造，草木自含形。

二

日次行將盡，天階望不前。松盆驚歲晚，花燄待春妍。運際風雲會，恩深戊己年。呂黎安蹇劣，敢藉上書傳。

贈邗上巴君

曉樹能棲鳳，秋河看上魚。人垂高士傳，家有太常書。鄉酒隋宮遠，林花帝里疎。隔江如有贈，吾欲採笑蕖。

金黃門五十

張湛馳堯闕，王褒使故鄉。蒼龍環北斗，鳴鳳在朝陽。婺水呈丹籙，秋花映阜

囊。黑頭看人相，五十省中郎。

晚宿傳是齋贈駱佳采作即徐昭華外人也

開卷烟雲集，當軒花樹明。贅爲齊地客，少擅義烏名。永夜看揮麈，^①掄年及請纓。閨中有徐淑，莫忘述昏情。

贈禾中盧使君

南服諸侯在，東方千騎臨。楷模需子幹，經術重盧欽。德比崑山下，清辭昌邑金。伯牙臺畔過，誰與道知音。

① 塵，原作，塵，據四庫本改。

盆桂和韻

顯氣三秋爽，丹葩四蒂含。幽香聞月下，佳賦詠淮南。屏隘襟逾擴，盆低手可探。不須分作釀，侍飲幾回酣。^①

同枚典簿集梧陰草堂

梁苑論文候，西園對酒時。朱櫻堆似火，碧鯉鱸成絲。雨過收雷遠，雲開度日遲。據梧看病減，枚叔有新辭。

送陶丞之官

試仕趨伊洛，之官入澗瀋。雲山開縣道，河水灌鄉田。朝雨催行轡，秋花點贈鞭。驛亭無酒榼，留醉便門前。

蒙陰道中

城隱斜陽裏，旌連古驛中。林霏開北道，山勢萃東蒙。草閣侵雲綠，氍毹度野紅。因思作藝日，羽畎舊能同。

殿試和李中允作

制策恢鴻典，臨軒展睿裁。天人齊奏對，雲漢自昭回。綵筆爭花發，鑪香引篆開。封題天語近，不藉鳳啣來。

元日同諸公集曹舍人宅限韻

上日尋良宴，高軒集勝亭。歲筵籠暮

① 「侍」，四庫本作「待」。

靄，天闕聚春星。餅汎椒花赤，詩題柿葉青。獨慙元旦會，未設戴憑經。

二

帝里人俱集，春杯客共銜。相逢稱壽履，雜坐間朝衫。麗賦推曹植，新聲度阮咸。五辛盤正美，勿復嗜酸醎。

奉和聖製閱河隄作

天子念河決，親詣龍淵宮。隄與江流接，源從漢使窮。東漸咨伯禹，南徙笑咸通。聖藻方貽誦，誰能掩大功。

二

覆鬴初成道，宣房早築宮。白魚圖自

獻，鼯鼠飲俱窮。竹石分菑健，芻漕輓會通。河平膺爵賞，看比徹侯功。

看菊夜飲

別館丹霄近，閒堂綺席開。星辰天上合，車馬日邊來。絳樹迴歌扇，黃花汎酒杯。東籬遺興在，宮漏莫相催。

答寄梅東渚二首

盡日懷東渚，因風想北樓。書來燕市暮，人坐敬亭秋。九市驚三絕，雙金起四愁。思心逐河水，直溯大江流。

一

春到宣州麗，花開宛水寒。游仙真漢

尉，良友是都官。雁度忻留字，鴻飛感漸
磐。草堂寄傲久，猶肯憶長安。

北行入兗州界同王明府作

城僻人烟少，山行客路幽。晚天低魯
地，秋色遍徐州。峻嶺盤蹊度，清泉夾谷
流。同行王別駕，不爲海沂留。

詠菊四首

陳中丞席上作

紫袖西施

繡頰凌丹閣，蛾眉掩絳紗。粧遲當晚
日，袖薄翳朝霞。翦帔分仙侶，和衣入館
娃。東牕頻倚笑，尚見一枝斜。崧曰：時座客

十三人，五人爲詩。初傳是作至「和衣」句，座客皆失色。

及畢，主人命優人捧觴代花謝，兼折花四枝插車後歸。

鶯語黃

籬落金衣散，玲瓏寶樹齊。窺人同萋
熟，密葉隔枝低。織素還穿影，攜柑當聽
啼。秋霜砧杵後，恰有憶遼西。

金穿宮

本是瓊臺種，還疑上苑分。銅鋪叩殿
月，金碗貯宮雲。共輦雙絲轡，穿針五組
文。平陽歌舞在，閣道正斜曛。

蜜輪

油壁驅來近，羊車望轉迂。傍櫺遮蝶

翅，隔幃落花鬢。漆扇迴轅下，黃支蔽道隅。夕飡同墜露，一樣釀蜂酥。

送劉勃安還淮陰

不見劉真長，于今二十春。酒披燕市月，衣落御街塵。家室真堪戀，音書莫厭頻。眼前相送者，豈是盛年人。

二

未遂東山志，還爲南浦歌。高情薄俗少，良友舊鄉多。懷璧驚投店，堅冰好渡河。淮陰城下柳，長記聽顰婆。崧曰：《搜神記》以琵琶爲顰婆。

寄何毅庵有感時避人之長沙未歸

驃騎聲名在，廬江譽望餘。南臺餘柏葉，東閣有梅花。庭下趨三俊，屏深萃五車。楚人謠詠巧，切勿滯長沙。

任黃門舊宅齋前新產芝草同友賦贈

綠野臨流遠，丹芝繞砌開。風爲三秀發，雲護九莖來。攬珮南山聘，賡歌漢殿才。鶴啣新簡至，五色詎須裁。

二

舊里藏書處，忻看瑞草生。華文如霧合，煜質本星精。籙苑應同產，仙禽可代

耕。高門餘慶在，長見玉田榮。

赴卧龍山堂觀燈宴作

和姜太翁韻

星橋環曲幃，火樹敞高筵。
一任連宵雨，長如不夜天。
酒深看鳳舞，山靜似龍眠。
幸捧仙翁杖，閒堂景倍偏。

貽縣令

江縣桑枝秀，山城柳色新。
賈彪真似父，鄴令宛如神。
俸薄稀隨吏，^①庭閒少訟人。
置身琴鶴侶，早晚得相親。

二

十載忘兵革，今來烽火傳。
戢奸嘗秉

鑑，調戍自揮絃。
操比橫江石，貧無綰綬錢。
間閭凋敝久，端藉宓生賢。

北行即事

客病愁來劇，徵書老去多。
扳鱗瞻紫闕，載馬渡黃河。
魯殿雲中出，郟城雨後過。
公孫方應詔，其奈兩生何。

客福州訪許不棄郡丞園居蒙留飲數日即

事書壁

聞嶠三千里，師恩四十秋。
蘇子瞻憶歐陽

守穎日約客賦詩，^②嘆曰：「師亡後四十春秋無繼此矣。」

①

「薄」，原作「簿」，據四庫本改。

②

「穎」，原作「穎」，據四庫本改。

予少受知郡丞大父平遠夫子，故云。通門傳北海，舊路感西州。好客罇還滿，文孫硯獨留。到來清興發，倚徙聽鳴鳩。

二

名高嘗集履，巷隘不容車。近榻花千朶，當階水一渠。鳴榔呼土附，池上擊板聲則魚集結祗採軒于。海上烽連後，猶餘萬卷書。

三

敞閣山頻入，閒園春易過。樹深時鳥變，草暗晝蚊多。鮮膾調紅粉，香羹煮白螺。座多名下士，相顧上、陳孝廉、蔡進士、藍山人諸公在座。高歌。時鄭宮坊、高徵

四

海畔探金鎖，堦前倒玉缸。卷蕉深當杓，次日摘蕉花片作卮酒卧樹老橫牕。壁幔晴猶濕，鄉音醉更哢。座上多操閩音閩南饒勝事，思煞釣龍江。

客寓南園答曹明府見貽原韻

春風吹滬上，春思復如何。雲牖通蓬海，花堦似馭娑。道書愁後解，佳氣晚來多。千里相依者，桐江舊釣蓑。明府曾宰桐廬，故云

過沂州作兼寄州守邵君

纔入沂州境，清思滿客懷。
《周官》通浸沐，^①《禹貢》並徐淮。
秋雨行彌促，春風志未諧。
封軺無意度，不欲近官齋。

送林戶部使學河南

使帟束封轉，星曹北斗懸。
名高班鷺日，文變景龍年。
雲路瞻司命，天書獎進賢。
中原推轂重，應贈繞朝鞭。

二

授簡搜儒術，驅車出帝鄉。
九徵剛矢效，顧鮮留良。
客盡誇梁苑，文曾貴洛

陽。三花開少室，倍覺挾天長。

夜飲家萇倫宅

畫檻臨秋爽，丹花滴露濃。
泉明懷舊族，杜位感吾宗。
庭樹年前種，家書醉後封。
夜闌方秉燭，月色正溶溶。

福州訪陳紫巘舉人西園亭子即和其初還

故廬原韻二首

東越名賢繼，西亭別它居。
傍欄留綺石，隙地種嘉蔬。
客屐穿林迴，園花着樹疎。
長春宮未廢，游讌近何如。

①「沐」，原作「沐」，據四庫本改。

一

華闥名猶舊，朱門望總非。隔橋通水
罩，人座負垣衣。津繞龍還合，倉空雀苦
飢。雨餘天一碧，爲看藥苗肥。

高固齋徵士陳紫巘招予西園亭子雅集仍
用前韻同鄭幾庭宮坊前輩蔡思齋進士
暨陳越山許不棄藍公漪諸子

邀賓季倫澗，載酒子雲居。煎餅堆銀
線，淘羹攪露蔬。談深意氣浹，醉後禮文
疎。應念東安客，松齋定不如。唐秦系予郡人，
曾寓此地，東安種萬松自居，故云。

二

論世分今昔，繙書驗是非。花光明入
牖，海氣濕侵衣。香爇思俱冥，膏饒腹易
飢。南閩春又盡，何處逐輕肥。

飲陳越山齋有贈同鄭宮坊高徵士諸公限韻

勝友連辰集，高齋委巷通。魚梁雙鰓
碧，鸛粟一枝紅。削脯加春膳，炊彫愛晚
春。道山亭下路，總在醉鄉中。

二

螺水環晴郭，鸞臺接故居。其尊人舊官省
中。進蒸和稻屑，帶釀濾花鬚。特覓佳酒，以蓮

鬚爲釀。歌動牕前鳥，談贏海外書。釋兒能下食，誰謂鳳毛疎。

和韻餞徐生克堅之益州幕

尚有涪江興，毋嗟蜀道難。家因啣蕨苦，溪近浣花寒。途記緣愁作，鄉書帶醉看。慈闈春漸轉，何以慰晨餐。

二

名重游梁賦，裝搖入幕情。戍樓依晚泊，江水向春生。高會偕賓主，他鄉有弟兄。益州橋畔月，萬里一相迎。

送曼殊有序

曼殊病中，每夢阿母促之歸，乃貌以木衣裝送奶奶廟。

且送青娥去，言隨阿母歸。荷花開作面，菊葉翦爲衣。泪盡中途別，魂離何處依？他時香案下，相待莫相違。

二

豈有登車意，原無睡井情。因身長有病，阿母鎮相迎。寶髻山桃插，香骸土木成。傷心未開閣，生放小蠻行。

秋杪陪群公集同年馮太史宅觀菊分賦得

潛字

秋日照高檐，秋花帶露沾。官貧門自掩，客至酒頻添。軟菜經宵凍，疎衣減夏炎。故園三徑在，何處覓陶潛。

二

清興招同館，晴牕對曲幰。篋中三豕渡，花底一蜂潛。下食飢逾美，深談慣不嫌。滿頭思插去，搔首白多。

題何毅庵宅

碧帙晴還展，青山老更親。春迴龍澗

櫂，晚着鹿皮巾。結珮常遺客，分門在證人。劉蕺山作證人社，以毅庵爲都講。詩書饒萬卷，庭下有珣珉。

紺上人赴崑山葉太史繭園請席聯句時宛陵施少參臨安丁禮部邗上吳刺史吳門錢明府尤司理蔡茂才俱有和詩

金谷龍鱗澗，張杉珠林燕子龕。中軍新見請，并高坐舊能參。解筏當杯渡，杉投詩滿藏函。臨岐餘眷戀，并相顧把優曇。杉

二

送汝歸崑阜，并看君繫草鞋。法傳迦葉妙，杉詩比惠休佳。初地從招手，并三江宛入懷。朱門曾遍歷，杉可似住茅齋。并

雪中集詩牌飲李閣學宅

翠嶂雲俱合，平橋路未乾。鶴歸棲院
靜，客至換衣寒。翦毳凌晨散，涵暉向夜
殘。坐看東閣啓，同厭大官餐。

葉公子守備清源

公子飽文史，剖竹出東齊。天際掣鷹
隼，腰間瑩鸛鵒。陶山雲欲滿，濮上柳初
低。長嘯清泉上，風流似鎮西。

二

書生投筆早，驃騎奉恩初。鉅鹿方開
壁，聊城有射書。春風餞行幕，遲日發輕

車。自笑頭將白，無能佩玉魚。

曼殊病

汝本雙成質，秋來一病深。燈前衣戀
影，身後語傷心。惜誓留金合，延醫賣鈿
簪。北南歸未定，魂去那能尋。

二

但厭心長捧，誰知病不甦。無兒年頓
盡，恨母日來呼。初娶時，夢大士取盞中花見與，故
同館陳太史贈名曼殊。及病，則曼殊自夢一嫗携兒至，
曰：汝本吾家物，我擠眼，汝當隨我去。其兒曰：家去
罷，不去阿母么？黛碗誰書刺，予乏書記，每晨必寫
刺數板。銀牀想挈壺。曼陀花一朵，看向日
邊枯。

奉和杜相公元日即事原韻二首

輯瑞朝正後，端圭祝聖餘。陽回鄒氏
谷，春滿段干間。荆楚調兵檄，貞觀奏治
書。虞階方啓莢，誰謂禁花疎。貞觀，唐年號，
出《易·繫》，有平去二音。

二

王春瞻首服，相業繼當陽。柏子懷貞
切，椒花引興長。祈年如召爽，作曆授張
蒼。第與朝元宴，何須引奉常。

益都夫子賜示閨中秋詩屬和依韻二首

三
五今宵月，曾從秋半開。彩鸞驚又

至，顧菟喜重來。桂樹長臨鏡，萸花待舉
杯。齊紈將棄置，皦皦似新裁。

二

西風吹未斷，南呂琯猶開。疊詠哀宏
在，聯槎海客來。雲留天柱月，酒宿幔亭
杯。誰使瀛洲老，還將水調裁。

徐通政贈公生日

綠綺垂弧日，彤庭賜杖年。賓筵張座
右，朋酒醉花前。石匱天邊字，荆溪雪後
船。恩綸方累錫，應有鳳書傳。

二

東國誇遺耆，南州隱少微。內臺銀作
構，上柱玉爲扉。海鶴鳴瑤席，山龍畫舞
衣。一陽吹律後，漸見綵雲飛。

集同年米贊善宅和韻

逼檻拔山雲，幽花入徑分。亭虛崑作
幃，石罅水生紋。秘笈閒中發，清譚靜後
聞。隣園延眺晚，高樹掛斜曛。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

蕭山毛奇齡又名姓字僧彌稿

五言律詩六

送陳參軍之任牂柯

京國三年別，昆明萬里通。官程踰洱
甸，郡舍傍烏充。海瘴連山白，蠻花染貝
紅。題詩相寄遠，應在石屏東。

賁貞婦以未嫁死節

黃絹詞難妙，青陵路易迷。但歌貞女

操，不賦仲卿妻。襁結猶懸帨，鬟垂豈副
笄。羅敷墳上鳥，到死未雙棲。

凌君生日

君善醫，其子善弈

慈竹編成屋，蟠桃斲作卮。天垂襟宇
濶，霜入髭毛遲。鼓櫂歸西塞，提壺出上
池。歲華三百六，庭下看枯棋。

送孫太史充冊立使封安南國王二首

金冊三交使，朱衣萬里身。聖恩優侍
子，賓禮覲王臣。瀧海花如霧，炎洲水似
銀。百蠻開詔後，併作日南春。

二

故典淹儒術，新王拜御書。去登朝漢
闕，歸負指南車。象郡啣碑遠，蒲泥賜印
餘。邊亭爭負弩，爲認馬相如。

閨中秋月下作

不信秋纔半，翻憐月倍圓。光流收潦
後，寒入降霜前。星沒南鴻盡，天高朔吹
連。閨人前度拜，只道又經年。

賦得採菊東籬下

秋菊滿東籬，黃花對酒卮。把來知坐
久，採去恨開遲。玉露摧丹葉，金錢掛碧

枝。故園三徑在，回首相思。

贈張判官之武定州

趙軌分齊郡，王祥治海康。簾簾遮古
道，桑椹接隣牆。山霧翻城白，湖雲映綬
黃。驅車因祿養，不爲斗筭量。

二

半刺名通守，長才補判官。院從施榻
重，壁掛佩刀寒。弗軾安騏驥，桐棲惜羽
翰。堂堂公輔器，敢作庶僚看。

康熙十七年予以不學謬膺薦辟三辭不允
兩浙開府陳中丞竟投檄舍下勒攜赴部
勉強應命感而有作

恭誦王言大，深知儒術尊。九重思帝
弼，三辟及公孫。府檄封投舍，微車駕到
門。微臣久荒學，乞放是君恩。

戴山戒珠寺

古殿倚嵯峨，春風似永和。龍歸華藏
遠，僧把戒珠多。舊巷看巢燕，清池想浴
鵝。前王曾採葢，霸業近如何。

送洪昇歸里覲省

十載留京國，三春返故扉。興隨青草
發，夢逐白雲飛。宿旅尋題壁，前途數換
衣。城烏翻埤垸，相顧轉依依。

二

孝友鄉人信，才名國士聞。竭來依上
舍，此去浣中裙。柳記當門長，星從過野
分。天涯原有泪，不用灑離群。昇有曲名《天涯
泪》，爲思親也。

王黃門招遊祝氏山莊同施侍讀王祭酒徐

大贊善曹編修汪二檢討汪五主事即席

限山莊二字

尋花來杜曲，載酒到柴關。朝士此時
集，春風竟日還。菰蒲依檻外，柳絮落衣
間。相對塵襟豁，渾疑返故山。

二

頗覺春光盡，真成野興狂。城南天白
近，杯底日初長。草閣迴林薄，花塍間水
坊。追陪王給事，認作輞川莊。

左眼樵歸里

君是忠良後，爲忠毅公子。相逢早記名。

題詩江令宅，供帳越王城。午雪當筵下，春
潮接岸平。前途如有憶，試看柳條生。

涇陽聞人明府之官索題卷子

燕市傾行酒，秦關引去旛。蔭人通五
柞，任土得三渠。林僻聞絃誦，花明照簿
書。到時春信早，應見雨隨車。

古道攜琴意，荒亭負弩情。地高知野
沃，水濁驗官清。山雉當車乳，村雞近縣

鳴。咸陽一百二，行處是王程。

奉陪馮夫子游萬柳堂和韻同汪春坊陳檢

討林主事諸公

洛下三秋會，城南尺五天。草茵沾墜露，茶竈引孤烟。礙柳移橋板，澆花決壠泉。謝公餘興在，絲竹正泠然。

二

名園饒暇日，踈柳漏晴天。水洑方收潦，林深長帶烟。尋花度韋曲，記石笑平泉。千載登臨興，吾思孟浩然。

詠西平舊蹟八首 應西平令沈明府之請也

柏亭

封國貽來久，鄉亭望去新。風清山郭曉，雲度野橋春。疆理遙連楚，桑麻宛在秦。行車長駐處，爭識種花人。

積雪莊

四望白皚皚，高風下石臺。官橋冰未合，汝水凍初迴。峭壁參天映，窮欄負日開。縣家能掃雪，應向洛陽來。

周泊漁家

碧水橫梁筍，青絲展釣車。空村聞櫂
唱，前岸有漁家。夜雨流菰葉，秋禽叫蓼
花，江洲吾有興，何必上仙槎。

分金

岡其八景名義岡牧笛

入世懷良友，長貧感素心。非時猶韞
玉，何地好分金。細草全披徑，斜陽半在
林。悠悠牛背上，短笛是知音。

龍

淵又名龍淵夜月

灩澦棠谿水，蒼龍起石磻。菁蔥蓮葉
劍，紫氣繞河干。利器藏歐冶，前朝廢鐵

官。清光千萬里，渺渺向誰看。

董孝子織女臺

贈珮天邊杳，支機石上分。荒臺啣晚
照，滿眼散秋雲。礪蝶銷紅粉，山花掩翠
裙。高堂如獻帨，可用七襄文。

鄧公陂

太尉多遺蹟，中原感廢基。當年曾伐
蜀，此地早開陂。迤北平田濶，征西返道
遲。汪汪千頃在，爲爾一追思。

鄧君章遺塚

荒壠迷春草，高丘帶夕陽。我來時下

馬，一拜郅君章。史誌鴻名舊，碑蟠螭首長。蒼茫烟樹裏，父老尚烝嘗。

同年袁編修予養歸里

才子徵中制，詞臣去北扉。幾年同禁闥，鎮日念庭闈。史祕弢銀管，裝輕疊綵衣。東明山下路，應見白雲飛。

二

朝天三館外，愛日八甌餘。曉禁辭行幄，春園御板輿。牕圍淇上竹，饌入衛河魚。獨恨南游返，居然戀直廬。

奉和高陽相公元旦即事原韻

正始端樞景，朝元散珮聲。日華方啓仗，天氣欲銷兵。祝歲占黃陸，開疆奠紫荆。萬幾勞首祚，千載藉阿衡。

二

甲子開元朔，安危寄一身。敷天皆得歲，大地總生春。玉曆頒承久，銀旛拜賜新。不須房杜在，宰相始稱真。

送蔡生之樵李

生擅星學

放眼星辰外，乘槎天漢中。新書傳趙載，高論本王充。海水分衣綠，江城掛日

紅。由拳如望氣，應過語兒東。

友人移居

喜卜安仁宅，應垂履道名。青雲當牖出，碧水繞堦生。種樹前人蹟，迴車過客情。翻嫌茅舍遠，斗酒問柴荆。

高侍講扈從東巡盛京有贈四首

朔衛嚴清蹕，東巡簡從官。持衣陪萬乘，蠹筆侍三壇。仗扈龍驤遠，江迴鴨綠寒。豐人雞犬在，彌望即長安。

二

御路通澄海，鑾輿狩盛京。挾天流漢

藻，計地出秦城。班借千山影，詩題五國名。長楊勞聖眷，早有射熊情。千山有九百九十峰，近高句驪。

三

豫動迎花壘，春深暗柳旗。敷文頒黼黻，前史著高驪。墓吊張僉事，歌傳來護兒。十三山下住，回首一相思。

四

才子膺供奉，皇恩逮近臣。百神黃道合，二月翠華春。鐵嶺追仙校，凌河少凍人。杏花山畔發，看點屬車塵。關外有杏山城，大凌河，冰凌人夏不解。

與邑尉劉君飲次

君本山陰人

莫厭雌猶伏，須知蠖自伸。青袍映江草，黃綬見鄉人。學並劉希美，仙同梅子真。罇前須記取，皓首是編民。

送顧記室赴濟南幕

送汝游齊郡，秋風起薊城。車前關樹遠，衣上海雲生。幕府藏珠匱，函山訪玉罍。徂徠能遍歷，爲我斲黃精。

二

同作長安客，君爲歷下游。贈鞭盈帝里，操瑟向齊州。雁度平原嶺，秋高望嶽

樓。白雲無定所，何處是滄洲。

益都相公攜門下諸子游王大司馬園林即

席奉和原韻四首時首冬雪後

攬勝覓佳園，入門生隱心。巖從雲外接，人向洞中尋。絕閣摩天豁，空壇負日陰。恍疑臨寒峽，騎馬度彈琴。居庸關有彈琴峽，水聲如琴。

二

複磴風前折，陰崖雪後寒。橋迴雙澗落，石隙一亭安。翠柱遮行幔，銀牀漱急湍。林疎垂縷絡，尚有蔓胡蟠。

三

遨遊勝西苑，松菊想東澗。益都家近澗水。

彭澤饒師弟，平泉舊友朋。相公與司馬爲同年

友。山光涵盞碧，樹色落衣澄。愚谷新移處，初時攀未曾。

四

種花憐孟子，南方草花名。來鶴愛蘇耽。

簾捲千峰雪，牕含衆壑嵐。書臺延遠眺，酒石醒餘酣。千古藍田業，何須在渭南。

山陰王生屢枉缺候有詩并文稿見寄奉答

夜別西園久，春還南汧稀。呂安長命

駕，皇甫未披衣。人世哀時命，高文杜德機。前期千載在，咫尺敢言違。

朱文學載中童二欽震各有贈詩并詩稿寄示答之以詩

妙論朱公叔，佳名童漢宗。車中方合璧，筆下儼追鋒。隔水投雙鯉，同時作一龍。新詩都在眼，開卷恨難從。

伯興歸自新安

寶婺峰頭雨，新安江上雲。臨圻懷謝客，歸路指桐君。石記前溪好，烟攜滿袖芬。不知招隱地，可誦小山文。

客晉安同諸公飲次贈蔡進士作

良讌追河朔，雄文重子尼。當軒閒結
襪，入座靜啣卮。古道歡逾朴，鄉談褻不
羈。座中鎮操閩音。酒酣方待駕，秉燭對彈碁。
蔡好飲善弈。

又贈藍山人漪

異地聞豪客，同時擬謫仙。玉山行處
倒，銀海抱來眠。挾策裘還弊，揮毫紙盡
穿。山人善書。相逢林下士，看解杖頭錢。

徐水部樞使歸朝

使出南關近，天垂北望遙。暮年三奏

績，四海一歸輶。鳳語延花轉，雞含署粉
銷。軍儲催賦急，平準幸相調。

二

司水推何遜，爲郎返杜陵。雲亭需倚
馬，星路逐擔簦。國計關前草，鄉書篋裏
籐。內廷諮近事，只飲聖湖冰。

三

駟馬官人餞，雙旌使者回。頻辭龍阜
去，會見鳳城開。載惜川林賦，搜餘竹箭
材。難忘吟盼處，不獨宋宮梅。南關樞署有宋
德壽宮，梅水部嘗咏詩索和。

四

家乘饒中論，關門又著書。聖王勞補
袞，下士妄牽裾。授策來前席，娛賓屬後
車。淥波江上路，相望轉相紆。

吳明府納姬聯句和韻

古署青鸞繞，并春城紫燕來。筵前雙燭
映，吳沐勝裏一花開。單父琴方御，并藍田玉
自裁。公門有桃葉，沐看取隔江迴。并

二

兩槩西陵渡，沐雙輪北府來。燈垂百子
豔，并扇逐五明開。陶柳當牕種，沐潘花繞

砌栽。嘒星中夜望，并長共斗杓迴。沐

遇徐二咸清同赴徵車有贈

幸附南州辟，同爲捧檄行。名高重儒
子，親死媿毛生。黻珮當年意，車徒此日
情。治安如有疏，切勿效縱橫。

上巳萬柳堂修楔奉和益都夫子原韻二首
即席

佳節三辰屆，名園幾度過。雨來新水
漲，風緩落花多。堦樹侵衣綠，盤酥映面
酡。楔堂相隔久，驚聽羽觴歌。

二

臨水從周俗，因風想魯壇。草深埋野屐，林密礙朝冠。時序杯中興，雲山天際看。明農承相意，只顧問園官。

贈送郡司馬童使君赴任同沈光祿韻二首

展驥爲參守，分符向會稽。人如崔北地，官比謝安西。輦下諮編蒞，車前賜屏泥。褰帷將入郡，江岸草初齊。

二

暫借鈞衡器，長懷荆楚材。亭邊候騎列，山半郡堂開。披牘驚雲豁，清軍渡海

來。琪花能四照，光氣滿蒿萊。

陪游祝氏園即席和益都夫子原韻四首

招尋當雪霽，此地得幽棲。巖曲通流細，林深入路迷。魚從寒潦伏，雞傍午烟啼。扶杖追隨處，悠然物我齊。

二

梁苑抽毫至，楊亭載酒過。層冰封斷澗，密雪抱繁柯。隔巷留賓騎，長樊罵女蘿。從來難和者，唯有郢中歌。

三

看山疑玉岫，入室啓冰壺。白墮傾來

淺，紅塵到此無。烟霞忻自得，牛馬任人呼。況有當牕菊，亭亭不用扶。

四

談深神自靜，地勝境逾幽。傑閣憑來迴，高岡坐去浮。文章增嶮峭，杯斝起綢繆。燈火將歸晚，行吟動暮愁。

題諸暨傅貞婦圖畫

誰畫松和竹，能分珉與珎。烏羊安用匹，黃鵠不曾雙。冰鏡窺蘿石，清流繞浣江。清宵思彼髮，長白對銀缸。

蛤大師之寧州用蛤公贈韻

道人渡江去，拂衣隔人群。將攜剡川雪，卧匡廬雲。妙指天邊落，清談石上聞。內廷供奉久，長憶聖明君。蛤公曾延住椒園，故云。

二

永夏辭天姥，新秋去若耶。題詩存八正，飛錫近三巴。鉢隱龍宮樹，衣裁鷲嶺花。天涯相問處，不記有恒沙。

三

東土栖支遁，南朝重惠休。金臺邀翠輦，銅碗賜紅樓。出伏山前虎，行隨海畔

鷗。宗雷舊同社，相送上寧州。

四

修溪石室好，此地得精廬。編戶知僧律，長廊貯佛書。慙聆幽讚會，常住淨明居。誰道秋江上，瞻雲過太虛。

江上數峰青

同南士作

極浦彈瑤瑟，群山列翠屏。烟林棲浪碧，嵐氣近江青。九面開衡嶽，雙螺洗洞庭。不須悲帝子，相望總冥冥。

吳江顧生初度

每渡吳江水，長思笠澤賢。家傳三俊

譽，門繫五湖船。釀黍逢冬節，栽花度晚年。香山能自咏，好著會昌篇。

送汪檢討林舍人奉使琉球冊封中山王四首

水國稱藩遠，儒臣奉使遙。玉函天外啓，金節日南標。鯨路開雲驛，虹旗結海橋。殊方倘懷闕，萬里趁歸潮。

一

北顧敷文命，東行載德音。片帆沙際急，孤島霧中深。天賚三綵玉，波涵萬頃金。針槃隨所向，總見使臣心。

三

鳳詔從天下，鵬程擊水飛。封留傳世寶，到着賜時衣。蜃氣看成幄，鮫人喜下機。主賓迎饗後，頰首奉恩輝。

四

荒服行人罕，還朝覲禮成。高風占使節，落日驗歸程。晚向龍宮別，春從鰲背生。蠻方書帶礪，敢不藉芳名。

陪同館諸公飲喬編修宅即席和韻時同年

尤檢討予告將歸

秋早吟蟲急，官閒度馬遲。柳風清入

座，燭影暗流卮。筵敞茵嘗密，堂深幔自垂。明朝有歸客，永夜且相隨。

二

同舍愁分首，當杯想乞身。論文輸我輩，索食向誰人。庭竹含烟細，沙蒲入醞新。夜涼衣露滴，浣盡六街塵。

周大公子赴河東參軍贈別

雅有參軍興，新添從事銜。墨藏白墮酒，桁掛綠羅衫。吏治思吳彥，兵書卻渾瑊。籌邊樓下路，猶見石巉巖。

二

庾杲才難敵，嘉賓望自隆。一官歸幕府，三絕去河東。槐簡分衣碧，蓮花汎水紅。題詩相望起，多在晉陽宮。

和秋日閒居詩十首

有序

同年喬編修示閒居詩屬和。嗟乎，

我乃無居。

時借寓王光祿宅。

因于奔走之

暇，陸續和此，悉依原韻，見者毋哂爲不閒乃可耳。

鮑照非無解，張融未有居。登朝真懶

散，涉世太迂踈。僕老艱持刺，官貧厭較書。徒言殘暑退，煩悶幾曾除。

二

訪客還三市，尋真過五家。馬頭飛候雁，寺裏見秋花。近塞風逾上，衰年日易斜。所忻陪宴飲，日日醉流霞。

三

偃息竟何事，驅馳了不知。宦情供嘯咏，蠻語拙言詞。投筆增三嘆，還書又一嗤。東家有供奉，且與譜龜茲。

四

洛下吟初慣，廬江客已殘。驚心陪祖帳，違例入句欄。結組當年邁，遺鞭在夜

闌。有田鋤未得，何處問倪寬。

五

名難垂後世，賦乃嘆同時。蒼髯歸金馬，黃庭鎖玉匙。醉梅空濺齒，變豹豈留皮。特愧終貧窶，長膺鮑叔知。

六

依人在廊廡，與客度朝晡。竹牖穿雲眼，苔衣繡土膚。傍身遮短褐，無力養長鬚。誰道佯狂者，能令禮法拘。

七

緘文愁玉枰，食鱸想金螯。賄在應焚

齒，香消那噬臍。涼深知夏遠，望久覺天低。借問鄒公舍，今還在剡西？

八

綠髮含霜淺，黃塵着袂輕。當車翻柝影，隔巷賣錫聲。肘繫還丹訣，胸無堅白鳴。徒吟玉粲賦，安得俟河清。

九

但署崇文館，從無治事齋。花甌看局促，壘臼費安排。白璧誰留珮，青錢勿繫鞋。北山如可返，吾欲訪洪崖。

十

帶草枯難縛，籬花落未拈。歲時終有
盡，出處那能兼。興至繙書籠，顏衰避鏡
奩。秋來逢短景，尚恐舊愁添。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子稿

七言律詩

西河七律以神、景、開、大爲歸，故用氣攤詞，用詞馭意，俱有獨至。其中偶涉離雋處，要是故爲元和後法，非流及也。蓋氣削于意，練減而絨疏勝，皆是中晚彼認穠麗爲西崑者貿貿耳。

律用實勝。濟南能實，惜全少隙地；若信陽則又微涉歇末矣。唐人三四虛擺，五六實攤者，十之九假令黃鶴樓、鳳凰臺無五六抵排，可稱律乎？

西河于半律後經營未盡，此勝人處也。

西河自言曰：酬應者十九，宴游者十一，登臨感寄無聞焉，工拙可知矣。然唐人原無虛題，自子美作俑，

裁多空指，顧浮響易襲，實拈難工也。西河雖奔走衣食，本無閒情，故非作意爲唐而虛題自少。

律以律意，意完律止，故唐律皆單篇也。近不能律意，意浮于律，遂一題數累，意境雜出，或至起不押題，收無留情，倘摘去首篇，漫不知爲何題矣。西河一準于律，則單篇自多，累章自少，何則？祇就押題論，若首篇一二然，次篇一二又然，不床上床乎？以上見鴻路堂輯本卷首。

附西河長至夜論詩筆記 毛姓客西江，長至夜

與桐城何懷仲、宛溪汪發若、錫山堵子威飲施湖西暮，湖西曰：少陵與人同爲詩，輒不競，何也？往次早朝詩，某最抑少陵作，人多所怪。姓曰：唯然。曾記某時亦次此，客曰少陵儉，姓訶之。客曰：「不然，且如論其粗者，律、律也。既避早朝，則雞鳴絳幘、萬國千官，律然已。王本能岑者，王未能袖舍人原唱，春色則花迎柳拂，王所怯耳。王、岑統未能賈，賈以銀燭朝天，四言原盡，則頷之優豫，王、岑所怯耳。杜即不然。王母仙桃，非朝事也。堂成燕雀賀，非朝時境也。五夜便日暖耶？外也。且煖非早時也。若大旌旗之動、宮殿之高，未原朝者也。日朝罷亂也。和與早朝半四句，乏主

客也。如是非律矣。且賈、岑、王多符語，豈相勦耶？律固如是矣。往誦景龍宴公主山莊詩，彼沈宋燕許諸鉅公也，所傳應制，凡三十餘首，祇如一首，此何故？假如主第有泉池，則詩中各宜賦一句，特此中見超則超耳。如趙彥昭靈泉巧鑿天孫渚，岑義泉聲迴入吹簫曲，沈佺期池成不讓飲龍川，自不如蘇許公當軒半落天河水之妙。曾記王予論詩曰：錢吳興《湘靈鼓瑟》詩，一結固超，特起頗窘。是必先有鼓瑟大意，恍惚徐人。陡曰「善鼓雲和瑟」，非窘耶？」某不答，只誦當時同賦詩：「神女泛瑤瑟」，「帝子鳴金瑟」，「瑤瑟多哀怨」，諸起句，王使不復理。若吳興落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亦非創語也。魏瓘有「曲裏暮山青」，陳季有「數曲暮山青」，既授青韻，則自有此句，特錢超耳。王、岑、賈不岐而杜岐，則杜儉矣。」又曰：「岑落句『陽春一曲』，急着陽春，非無意也。觀其又和『帝中早朝』，急着白雪可見。」又曰：「歷下不選少陵，有意；且複選三詩，亦有意。客之論此者雖粗，然亦有意。」湖西曰：然，當記此一節。因記。

禹廟

夏王四載告成功，別禪苗山起閼宮。
玉帛千秋新裸薦，衣冠萬國舊來同。金書瘞井封泥紫，空石懸花映篆紅。——自百川歸海後，長留風雨在江東。

江徼懷人

江徼懷人江外臺，江流千里重徘徊。
秦人島嶼乘潮上，漢將樓船繞地迴。殘壘低連沙樹暝，孤城遙傍海門開。西陵一望滔滔水，不見長帆天際來。

無題

織素誰來問故妻，春機當戶曲欄低。
箏投秦氏桑林下，家近王陽棗樹西。
錦字迴看江北雁，玉梭鳴傍汝南雞。
絲長日短難成匹，愁煞鴛鴦半路溪。

晤太倉許長水煥左遷吉州司馬賦贈兼慰

江州司馬舊高陽，吳下風流屬太倉。
長水白留循吏傳，嚴關曾使戶曹郎。
清秋好月逢玄度，外府卑官念子將。
指顧漢庭思賈傅，不教楚水厭明光。

懷張七梧游粵

邗關客舍送馮驩，一別三年會面難。
草短愁人還北固，花開憶汝在東官。
明螺舟放珠江白，瑣布衣裁荔子丹。
陸賈未歸書使斷，誰從嶺表問平安。

過東園

偶過東園倒接籬，春風幾度憶前期。
低花趁蝶銷黃粉，積草生魚散綠陂。
架滿書編看愈懶，門無客到啓嘗遲。
借問西川王錄事，可能還贈草堂貲。

沈康臣評曰：意調寬然有餘處，絕似右丞，往與葉蕃鮮最愛此詩，以其不近歷下故也。

除夕逢立春效景龍體

椒盤柏酒傍江開，彩仗青旂出郭來。
玉曆乍看今夕換，蒼龍先遣隔年回。林彫
朔雪驚抽蕙，地近南天早見梅。添歲迸爲
除歲日，他鄉何似故鄉栢。

春盡林亭書事和吳水部韻

春光欲盡曉陰寒，閒向林亭一倚闌。
當牕麥氣隨風度，隔幔山容帶霧看。宿鳥
盈巢遮葉暗，晴蜂繞地戀花殘。共對琴樽
忘物候，朱盤新摘小梅酸。

白鷺洲施湖西席送吳百朋之任滇州即席

同陸圻韻

天涯高會惜離群，錦席芳洲夜送君。
樹裏星河三楚盡，樓前章貢一江分。翻來
白鷺波間羽，望起蒼梧嶺外雲。怪底新歌
皆妙曲，征西官屬總能文。

二

雙江高閣上崔嵬，入夜憑欄一舉杯。
千里重停吳隱棹，群賢追嘯庾公臺。清歌
別部風初轉，換席西軒月欲來。此去滇州
應不遠，南行端賴濟時才。

東蜀山人

東蜀山人着素冠，青蒲繞屋近河干。
自稱晚歲須扶杖，人贈清歌是考槃。啼鳥
春從花裏密，烹魚朝出竹中寒。間來時向
藜牀卧，種樹新書看盡難。

千秋橋訪友

千秋橋畔草芊芊，司隸閒堂一徑偏。
隔巷燕飛尋舊壘，開門水滿纔舂船。家人
偶着秦時服，^①故事猶談宣廟年。落拓相過
休恨晚，夕陽江上有烽烟。

登臺望石門關作

春草群飛雉子斑，登臺一望石門關。
緣江烽火來三楚，橫海樓船斷百蠻。絕徼
軍輸愁遠度，長征都護未生還。我來不見
周南郡，金斗城高何處攀。

旅中送張二自晉陽還歸西江

高林朝日照叢壇，游子還鄉勸早餐。
樂氏諸兒曾許趙，張良垂老未歸韓。路分
南汊黃杭熟，家在西江白露寒。帶鋏揮戈
年歲晚，重來莫忘釣魚竿。

① 家人偶着秦時服，此句四庫本作「家人慣著秦時服」。

登瓊花臺

何年創此瓊花觀，不見瓊花此觀開。
千載名花應有盡，尋花還上舊花臺。飛鴻
曉斷邛關度，疊浪秋翻瓜步來。四顧憑欄
惆悵，蕭蕭黃葉下蒼苔。

舊評曰：氣調涵渾，風格豪上。飛鴻二語，乃高
廓無前。

張使君泛舟作

太守樓船駕露梯，平明載酒鹿城西。
綠水漲時抽綠草，青山斷處界青溪。擬翻
太液歌黃鵠，曾使陳倉祀碧雞。森森胥臺
高未極，相看知與峴峰齊。

許記室新成進士有贈

三年管記在江東，獻賦還來宿射熊。
並道枚臯堪倚馬，誰憐鮑照久從戎。天門
日映寒袍紫，上苑花傳錦字紅。舊府蒼頭
環甲去，也聽鶯語到南宮。

送胡揭陽之官

揭陽勝地古潮州，束綬懸金起壯游。
候吏遠迎三水驛，居人多在百花洲。鯨珠
散處蠻雲繞，馬甲裝來海氣浮。君到若推
吳隱後，玉溪應發舊清流。

張梧去淮

獨上淮陰古釣臺，登臨作賦甚雄哉。
頻年帶劍驅吳楚，忽爾行歌歸去來。細草
暄隨胥浦漲，平濤凍逐射洪開。南昌亭下
春風發，不見王孫哀復哀。

宿東村作

東村別館傍東田，猶許東家倚醉眠。
隔屋鳴箏聽漸遠，疎櫺漏日影初圓。枯荷
殘暑浮新鯉，高樹先秋咽早蟬。欲上南岡
無羽翼，寒幃愁較白雲篇。

徐徵之舊評曰：取調渾，寫境不渾；寫境刻，用意
不刻，才是能手。疎櫺句真神景間調。

游倪司農園亭

尚書休沐草堂成，別有層軒倚水楹。
高閣恍連千堞起，修廊時繞萬山行。曉霧
隔陂牽紫蔓，春風前路折朱櫻。潁川才子
題門巷，只羨兒寬雨後耕。
陳推官子龍題堦門爲

經鋤鄉

送洪明府圖光之任程鄉

程鄉南去載青驪，明府才名天下知。
珠海烟深行處遠，藤花風煖候來遲。農錢
絕徼輸螺子，官酒長亭薦荔枝。送汝鵬飛
剛六月，前圖應記鳳西池。

詒徐水部

南州才子水曹郎，兩度乘輶出帝鄉。
豹尾舊懸吳市曲，麟書重下楚江陽。遙天
芻粟通關遠，獻歲椒花拂綬香。慚愧梁園
倦游客，秋風一別竟難忘。

登會城望江全金二鑒何四十二之杰沈太

史孫吳二徵君

江水滔滔接遠空，登城遙望海門東。
秦皇終仗驅三島，句踐船軍散五戎。斥地
鹽潮資雁白，蠻天蕉雨客帆紅。津亭飲宴
當年事，努力神州藉數公。

飲梁少府

仙官趨府控金羈，邀我同銜瀉瀾卮。
春到滿城開躑躅，晚來雙甕發胭脂。江關
暇日參卿重，山坂晴雲送客遲。小吏不知
廳事散，隔牆猶自聽黃鸝。

桃花津前

桃花津前津路迴，角巾布襪林扉開。
客知古事倘能說，我亦野情當再來。斜日
白桐寒隔塢，迎風紅蔓嬾當杯。山村處處
春桑發，那見彈箏秦氏臺。

暮春三月吳淞招上已修楔牲適過山陰不
果從卻簡張慤徐致遠諸子

麗日晴風柳浦波，青油畫鷁楔堂過。
江南舊俗推元巳，吳下新亭似永和。
蘭葉叢舒紅錦幔，桃花高漲白龍河。
千巖萬壑山陰路，不見流觴奈若何。

少年

少年抱劍出關中，羽衛新招六郡雄。
久許報恩逾聶政，平時飲酒笑秦宮。
雞鳴曉日黃河動，雁陣秋陰紫塞空。
當日粉榆遷欲盡，愁君馳馬過新豐。

黃刻知評曰：「黃河」語驚人。又曰：雞號以

興，百息俱動，三春過雁，秋賓而稀動，與空本是實，字卻下得奇警，真未易到。

與祁六公子赴曲水社集

不分肩吾曲水游，幸陪青翰鄂君舟。
殊方結客三千履，連袂看花十二樓。
列伎長筵歌自緩，畫屏深燭醉難留。
晚來多少江南雨，瀉盡王家金埒溝。

王侍御席與歌兒

御史筵前舞柘枝，當筵重唱鷓鴣辭。
紅牙長繞青螺帶，粉頰低垂綠玉卮。
人是故譙車子後，歌傳秋浦謝楊兒。
蘭臺曾擬貞元宴，葉底花間幾度思。

「花前葉底奉君王」，間與前同。

嘉模曰：劉禹錫詩

匏

瓜 戲做西昆體

匏瓜空載兩車箱，不疊囊荷舊紫裳。
爭取百千邀碧玉，何如十五嫁王昌。
樽前鳳舞黃華子，水面魚吹白石郎。
辛苦盛年猶待聘，當時只記善和坊。

逢劉二江南行

王孫十載罷追游，又上龍江古渡頭。
獨酌馬生仍作客，同行李廣未封侯。
梨花滿院留青漆，柳樹長干躍紫騮。
無限建康城下水，年年空向海東流。

蔡大敬評曰：梨花二語栩栩欲仙，所謂大，所謂

自然，所謂妙，俱以此，唐人惟王維有此。

孟遠訪友吳下

孟子論交真丈夫，清江四月下三吳。
花明錦帶懸刀錯，風送斑鷗轉轆轤。
長夏鶯啼過茂苑，荒臺草色戀姑蘇。
淮徐北望雄千里，莫道韓陵片石無。

入湘湖書事

落星湖畔草茫茫，別有澄波萬頃涼。
溪口一橋連大路，城西幾里到橫塘。
青山入浪烟林動，翠藻緣崖水帶長。
隔浦鷓鴣驚棹起，蒹荷深處又成行。

二

環山淨捲碧琉璃，紫幕紅茵度水涯。
稻葉暗抽朝漑後，荷風不斷午涼時。龍堂
瀨淺楊王宅，湖有楊冀王宅，今爲寺。鳥道雲盤
句踐祠。蕩槳女兒歸獨晚，前湖新約采
蓴絲。

衡陽

衡陽一望數峯高，雁去烟深絕羽毛。
嶺海但能供荔子，滇關誰與種蒲桃。戈連
歲擾魚龍舫，花落春溫組練袍。新息舊標
江界柱，天回南畔水滔滔。

贈姜二承烈赴從叔上元官署

橫江草色柘袍輕，游子鳴榔入舊京。^①
村市春烟迷浦溆，布帆朝雨近清明。河陽
花縣迎潘叔，建業官廚訪步兵。天府嵯峨
渾不改，^②相逢愁上石頭城。^③

馬跡懷南士

越王山下賦離群，英布城前看落雲。
歲暮他鄉還作客，春來何處不思君。天開
婺女搖晴翠，水滿康郎漾夕曛。陽雁欲歸

①「入舊京」，四庫本作「報水程」。

②「渾不改」，四庫本作「形勢壯」。

③「愁上」，四庫本作「還上」。

愁未得，幾回哀響夢中聞。

倪天章評曰：神思綿邈，意調超越，每讀三四，使

人反覆不能已。

海寧祝生過訪攜伊舅氏朱孝廉書至喜贈

嘉模曰：時朱近修新刻集成。

微雨清秋筒簟涼，誰來采芣到橫塘。

天邊落雁江湖晚，篋裏懷人歲月長。越布
衣含山氣白，沙門帆落海雲黃。憐君年少
能乘興，攜得新詩是渭陽。

奉贈屠又良解元母太君壽

錦帨張筵泛玉波，高堂玄髮尚如螺。

長攜公子攀叢桂，曾對靈均剪芰荷。麗日
朱函開寶篆，秋風瑤瑟動雲和。陽山大節

終能配，庭下何難見孟軻。解元尊人殉陽山令，有記。

寄獻嶺東使君

金牙玉節啓龍江，嶺右分藩早殿邦。

一代才猷專百越，九天風雨下三瀧。官亭
葭吹開銅鼓，蠻女花枝映繡幢。陶侃功名
君獨擅，繇來國士本無雙。

過南徐軍贈袁八書記

南徐幕下談兵日，北府軍前對酒時。

愧我文章輸陸賈，憐君慷慨過袁絲。星門
合壁調金鼓，天塹橫江鎖鐵錐。露布草成
真倚馬，可曾持示帳中兒。

驟雨口號三首

驟雨空亭暑氣收，紅雲堆作黑雲頭。
檐前飛練垂垂溜，水面圓花點點漚。遠岸
林明迴晚炤，平田澮滿快通流。絺衣頓覺
浮涼襲，多少輕紈卻畫樓。

隱隱南山動晚雷，山前雨脚自飛迴。
浮雲擁隊爭吹去，遠樹聞聲漸過來。當戶
懸珠蟲網濕，衝池破鏡水萍開。不是蒼龍
歸大海，翻疑神女下陽臺。

三

蒲葵觸熱雨初溥，頃刻斜飛過羽翰。
花甕濺來衣自濕，荷珠傾盡葉仍乾。風飄
錦帶垂虹細，晝映金釭繞電寒。滿地驚湍
愁不定，相看疑下幾重灘。

嘉模曰：是詩作于兩水亭，時同賦四人，惟姜汝旦
詩先成，西河吸賞之，後見西河詩，尚自恨未盡抒發，他
俱置不復出矣。猶記西河云：使唐神堯時共爲此題，
必如許新妙。又云：三詩惟林明一句古人未道過，餘
俱道過者。又云：唐人有「火雲斜襯黑雲生」句，堆字
那得如觀字之清。其諷諭如此。人之云云，今汝旦且
從哲人游矣，并識此以附累息。

入橫山宿傳大溪上草堂有感

十年九度入衡陽，最愛君家舊草堂。

曲路環溪栽野竹，前池拂水卧高楊。春雲
攏首驅黃犢，秋雨山岷射白狼。少小逢君
豪氣銳，今來看作丈人行。

二

橫山西上路欹斜，郭母峯前水一窪。
曾著竹書開墅曲，到來松酒醉村家。南溪
人遠留紅樹，隔塢天寒噪白鴉。我欲乘船
歸渡口，期君三載種桃花。

衡門

衡門寂寂傍江涯，曲徑新成到轉疑。
風吹粉蝶翻花桁，雨後青蟲滿豆籬。漁網
入陂牽綆細，農歌出谷應聲遲。短紵相過
長載酒，不須陶令在東菑。

客中送董匡北征

朔風貂帔向皇州，愧少琅玕贈遠游。
鵬翅乍分雲外路，梅花先發驛邊樓。賓開
燕邸通侯第，詠並臨淮估客舟。上苑春光
鳳城月，幾年迴炤越江流。

中州元夕觀鄉飲有感

石經門下早啼鶯，遺老猶存饗序情。
鳩杖扶來方醉酒，鹿鳴歌罷自吹笙。官街
火樹繁星晝，曲巷香車待月明。伊昔洛陽
圖畫裏，春風幾度會耆英。

康臣宅感賦并憶蕃鮮

二

多年不見沈休文，府市南頭一訊君。
兄弟婚姻驚老大，池臺今昔感離分。
羊羹對酒臨秋節，鼠麥銜花散夕曛。
卻憶美人南浦外，湫風淒雨渡江雲。

斜日將沉少婦高，迴船浦口繫青衫。
同心未許乘油壁，載妓何曾掛繡帆。
舊院雙扉樊素宅，新歌一曲杏黃衫。
醉拚枕藉洲邊露，猶白燈前認次凡。

欲留當壚次凡不得舟發全姜八孝廉占

東城

凡字

浙浙江風吹布帆，長征空賦石巉巖。
寒來沽酒停行客，醉別當壚是次凡。
雁柱橫胸愁轉結，螭環脫臂口難銜。
射陽湖畔江潮落，不辨流波苦共鹹。

東城初躍紫驂騮，萬里親隨博望侯。
赤羽白傳光祿塞，紅粧新下綠珠樓。
春還海雁天南盡，日照黃河水北流。
寂莫朝鮮津吏婦，長聯裙帶學箜篌。

中夏寄贈宛陵施先生初度

江左衣冠尚未零，琴溪曾見老人星。

聯吟時並潘尼詠，賭墅忻留小謝庭。蒲淺流霞傾綵鳳，桃笙捲雪卧飛螢。自憐長買餘杭酒，不及稱觴到敬亭。

先生爲愚山從父，故頌云。

奉贈南關徐水部樞使君

冬官分樞並河渠，載得龍門平準書。

白聽猿啼懷木客，還懸豹尾算商車。庭開鼓蓋翔朱鷺，榻下江湖滾白魚。倚梓榲楠誇美麗，可能裁構玉臺餘。

贈閬中張明府宰會稽

郎官萬里出巴西，獨綰銅章到會稽。

江上早寒頻去虎，山前春暖自驅雞。思玄舊擅南陽譽，博物重開禹井迷。何處傳君游覽興，馬臻橋畔賀公堤。

參上人還歸西陵

道人九月渡西陵，閒看湘雲杖占藤。

六十年來三藏法，萬千山裏一歸僧。桑花翠薄珠林雪，蓮葉香開梵井冰。到處錫飛忘甲子，那知此地有懸燈。

贈沈探花荃歸雲間觀省

雲輶初出少陽宮，觀省還歸柳浦東。
丹詔捧來瑤殿側，綵衣裁在杏園中。波翻
瀛海冰魚白，日滿包山橘樹紅。此去慈親
方五十，羨君年少邁諸公。

柬茂倫

城雪初消想茂倫，吳江草色綠粼粼。
關門練合春調馬，天畔虹低晚渡人。金匱
簡探雲樹渺，銀牀甕抱土花新。阮生亡後
嵇康死，一望輶車最愴神。
茂倫號抱甕丈人，見七古卷。

姜太翁月夜邀泛鑑湖

城南棹泛清漪，永夜來游賀監池。
風起平翻花底練，月流遙漾鏡中絲。開樽
靜久鳴箏細，撤燭涼深下幔遲。萬頃波光
明似雪，誰來不作剡川思。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春莊稿

七言律詩二

題陳廣文長興學舍

天半蒼雲散畫檐，官齋習靜畫垂簾。
無錢不問蘇司業，有酒長携烏子瞻。下箸
花從春後發，前溪水向夜來添。攤書獨擁
臯比坐，門外爭投問字嫌。

陪天童鐸菴兩和尚立雪齋雨集食桃時天
童有食桃之問予不能答用長慶體和韻
即事

設食香林養大慈，何期得遇道安師。
同來白雪巖邊坐，正是黃梅雨過時。山葛
覆肌涼未解，冰桃到口味方知。當前不會
無生法，欲下殷籤遲又遲。

二

空亭高坐爲宣慈，況對人天兩國師。
豈是可中纔過午，曾經大內住多時。天童曾
住大內萬善殿，故云。雨來拂面空相覲，雪後探
心了不知。祇爲伊蒲香供好，綏桃在手食
嘗遲。

集劉謙吉進士園賦得高枕乃吾廬同高宗

楫司理鄒嶧進士劉始恢喬萊兩孝廉韻

名園綠樹映芳塘，冰甕初開水閣涼。

興到客能尋遠嶼，醉來我欲睡匡牀。牆陰
日下葵根煖，檻外風生藕葉香。賓主悠然
成靜對，渾忘此地是他鄉。

同周司理令樹施憲使男胡大以寧方二中

通陳四晉明堵三鳳烝夜集蕭伯升江舟

分韻

清江高楫郡臺前，永夜金樽雜管絃。

座客多才憐異地，主人有酒似平川。天星
散映廬陵樹，燈火遙來章貢船。醉裏未能
騎馬去，風流思煞習池賢。

答和長洲陳太僕書懷二首原韻

並向吳臺憶舊遊，洞庭黃橘醉高秋。

人歸東道除三徑，贈到南金動四愁。日上
海雲回遠岫，霜清江葉下孤舟。伯通橋畔
長洲路，杵臼相將願未酬。

二

衣冠東第舊歡娛，兩市三臺望去孤。

天下事將憑管葛，吳中人半在菰蘆。寒雲
鵬障流連戍，細雨羊裘坐釣徒。滿地江湖
愁間濶，欲于何處問鵬圖。

和方二中通韻并酬

曾來拾橡到山阿，喜爾攜予崑下過。
浦口再逢秋色遠，天涯相見暮雲多。寒駒
只解霜中路，飛鳥驚聞河上歌。欲採芙蓉
隨汝去，大江風雨奈愁何。

龍泉李郡丞蔡宏詞偶集和韻

西來紫氣滿龍泉，高蓋忻逢鄴下賢。
八俊久傳元禮譽，千秋重較少君編。寒花
摘向初冬候，歸雁歌成太始年。羨汝天涯
能有會，雙車齊宿草亭前。

送別高二彥彪

送客江關花正飛，關前弱柳折來稀。
兩年官舍同寒食，一曲離歌共落暉。碧草
馬蹄憐去路，紅亭酒色上征衣。他時訪我
錢王渡，勿傍桐君舊釣磯。

朔方

天授神兵罷朔方，雙韃不復掛漁陽。
三秋白草緣關斷，萬里黃河入塞長。鍊柱
分標滇外戍，金書異姓漢中王。從軍久負
匡時畧，愁見開邊到夜郎。

舊選評曰：自憐不得用，可謂流離世故，自傷情
多。或云大可畧少愁苦語，緣其性達，是未會寄旨耳。

文生卜肆

繩囊紗帽守龜龜，閒卧青谿第一橋。
京易早年開碧檢，市簾春晝下丹綃。
三街雨洗天寥濶，四壁星飛海動搖。
正枻旋棊憑布伏，縱譚玄箸白超超。

薄暮飲龔氏別墅

櫻桃廳院晚棲鴉，促席留歡日欲斜。
醉裏關心三部伎，牆頭炤眼數枝花。
金樽細度低紅袖，畫燭高烧出絳紗。
車轂繞門流水去，滿堂愁煞奏琵琶。

詠芍藥和韻

花純白中紫

層臺不復擬臨春，尚有穠花倚檻新。
低列玉釭浮紫焰，近前嬌女弄朱唇。
輕風吹合堦頭影，曉霧濃沾砌上塵。
斜折一枝爭語笑，幾回妬煞尹夫人。

寄陸嘉淑

平原分手贈青堂，蕭索孤居對綠楊。
百里信隨寒雁杳，三秋思入暮雲長。
草花露冷生磐石，蟋蟀燈深下屋梁。
京洛倦游能再過，城南尚有午橋莊。

奉祝丁太翁比部初度

飛濤尊人也

錦瑟高堂娛丈人，聯翩彩袖雁行新。
桃花水淺江門曉，琪樹雲搖海洞春。鳳詔
重開金簡露，鸞牙分舞玉堦塵。長庚同是
西方宿，瞻在秋官第一辰。

二

東風二月柳條舒，西第新乘廣德車。
玄澗玉華齊暮雪，餘杭酒煖及春魚。八龍
並下盤中食，三婦爭裁機上書。暇日兩湖
尋勝事，仙人多少在樓居。

蓮公還住淨土寺

飛錫還歸湘水東，丹崖翠壁舊龍宮。
早開鐘磬浮雲外，不盡山河寶鏡中。珠樹
臨壇垂雨綠，金泉洗鉢落花紅。高峯萬仞
前朝塔，誰道重來有誌公。

飲宿采鳳堂有贈

芙蓉曲路晚生寒，白帟重逢話未闌。
桂酒昏星留國士，菰羹秋露餉園官。長安
購起千金賦，南郡攜來雙玉盤。羨爾才名
成鳳羽，高飛時作錦雲看。

過大敬

春城高柳未垂絲，迤邐城南問故知。
城頭啼鳥千般怨，城頭抄作風前病起尋
人幾倍思。青山隔郭來新霽，流水當門似
舊時。相看欲採幽蘭去，卻恨花開遲復遲。

江上逢友人

煬帝宮前老樹村，宮花宮草與誰論。
君因伐輻來江滸，我亦觀濤到海門。竹路
寒烟迷遠嶠，茅堂斜日對雙樽。漂流同是
驚翔鳥，瀨上聞歌欲斷魂。

重過祁中丞寓山別業

中丞別業寓山莊，垂柳依然覆野塘。
北寨舊扉崑下遠，寨一作柴南湖高閣雨中
涼。幽欄石竹翻鴉子，敞殿金花供象王。
止水可憐沉劍履，重來疑檢碧霞方。

同姜十七梧過倪司農園訪陳二待詔

名園綠水接朱扉，坐對黃冠解息機。
安道幾曾矜善畫，陳登終自惜初衣。蘿橋
雨過紅櫻熟，麥壠晴薰白鷺飛。轉餉司農
愁不返，逢君空拂舊林霏。

贈徐徵君

徵之講學，又雅善兵法。

久向南州卧碧雲，百年忝作老同群。
關西學術推夫子，天下英雄只使君。
負俗偶然隨漢臘，荒城誰得避秦軍。
春來喜遇東亭會，倚杖行歌日未曛。

杪夏集金孝廉燾同中州許三禮明府

河朔清觴映晝暉，炎堂靜對轉霏微。
盤間雪水傾瓜果，醉裏薰風動葛衣。
羌管倚吟翻碧浪，林花散日上朱扉。
洛陽才子蘭亭宴，不倒春缸不忍歸。

送人之耒陽

湖北湖南水盡浮，杜鵑啼歇過衡州。
幾重高峽穿天下，萬里平江入漢流。
念母徐生終去魏，思鄉王粲故依劉。
恢台孟夏烟花隔，鄂渚辰陽愁不愁。

中秋前一日集曲江樓分賦

高會群登江上樓，魚龍百戲繞三洲。
歌鐘響徹天垂幕，火樹烟生月滿舟。
賦就明河堪永夕，人傳來日是中秋。
滿門車騎傾吳楚，無奈燈前送莫愁。

有

訪戲作西崑體

兩度城南問狹斜，清江細路到來賒。
門前雨歇憐樗樹，牆角春寒有杏花。翠幙
幾重喧鳥鵲，銅鑲半面釘蝦蟆。青驄舊日
行過處，還記西隣第二家。

送劉使君兵備辰州

朱衣雙導沅江頭，外幕分曹護督郵。
持節遂行真刺史，懷錢不受舊劉侯。龍檣
直下黃牛浦，鼙鼓橫開白鷺洲。明到百蠻
應弭服，黔南自古重辰州。

寄李侍御

南臺分察一車輶，巡視軍鹽下浙潮。
漢代餉曾歸使榷，越中兵又敗夫椒。黃冠
難返銅魚渡，烏幕還留朱雀橋。驄馬幾時
閒外廐，可憐髀肉竟全消。

二

江東雖小尚兵連，獨撫鹽車近一年。

繡斧未巡新屬國，霜毫猶記舊蕭然。

蕭然山行，辱寄，辭極惠。

離鴻夜戍遷龍塞，布穀

春耕叫烏田。直指荷戈曾下瀨，相思長訊上潮船。

赴山陽呈朱禹錫明府

小山仙令種花居，卧理三年有治書。
太史已占臨穎鳳，故人方乞射陽魚。琴臺
高詠淮南操，官舍長停泗上車。佳客臨卽
千載事，願君還念漢相如。

九日雲起閣登高分得鹽韻

并序

八月幾望，集淮陰張吏部園，各賦詩
三章。九日復集雲起閣，黃花映酒，清歌
遏雲，雖非復嚮時繁會，而風景悠然。東
山釣史分韻牌賦詩，時請摘去險韻，勿
許。性最後到，日將墮，應手抽牌，得鹽
韻，舉座譁然，曰果然，蓋預擬相難也。
復有五占題一，賦得秋菊有佳色。

高雲千疊繞朱檐，九日銜杯啓畫簾。
雜珮萸囊盛曉露，滿堂菊影待秋蟾。金盤
初下冰魚鱠，豔曲新翻阿鵲鹽。彷彿臺前
重戲馬，琤鞍扶出醉厭厭。

朱明府放生池公讌同張纘孫查繼佐吳百
朋俞之璧即席

淮令張筵啓暮衙，珠璣深處集高車。
緋紗爛映池中月，寶樹香生座上花。醉合
清樽交履舄，風吹散拍繞琵琶。主賓共擅
東南美，只恐嚴城噪曙鴉。

寓吳江塔寺巢雲房贈竺蘭聖宣二上人

江觀雲開第幾重，巢雲精舍幸相從。
庭前寶樹浮千級，座上蓮華有數峯。擲麈

暗飛金鷺鷥，談經清滴翠芙蓉。我來正值
秋風發，真見前湖起洞龍。

淮陰道遇淄川張黻之江西有贈

淮陰道上遇王孫，家在般陽笠樹村。
朝雨旗亭分玉勒，秋花幔渚共金樽。使君
雄劍探江縣，公子倉琅下木門。相送圯橋
渾一醉，高文細與客中論。

一草亭同韻有序

游子歲寒，良朋宵晤。霜月流地，嚴
飈襲衣。共銜匏子之卮，爭擷梅花之句。
一亭合唱，四韻依成。

落落天涯一草亭，寒風濁酒夜譚經。
樽前燭樹光浮檻，靜裏梅花香滿庭。高唱

互爲林下詠，疎櫺時度斗間星。更闌誰弄
桓伊笛，吹徹關山不忍聽。

江上餞周司理赴虔州

星輶計日上虔陽，共集仙舟泛渺茫。
山翠幾重銜晚照，江流萬里瀉清觴。安成
郡裏紅旌發，章貢臺前錦纜長。合座聯吟
愁思起，朔風歌吹滿滄浪。

二

王程漸近反難稽，南上高旌促解攜。
樽酒共留江浦外，官舫仍泊郡亭西。紅魚
撒浪當筵起，白鷺橫沙舞幔低。此去風流
應自惜，虔南司理重濂溪。

寄贈施比部提學山東

名曹外簡重文衡，特指星麾歷下城。
炙轂漸祛齊辯士，束茅先待魯諸生。滄溟
水漲春潮濶，岱嶽雲開曉觀清。漢代五經
誰第一，相看惟有舊施卿。

愚山督學山左遠辱書問并饋買山之貲四

韻代答

獨坐春風草太玄，故人新饋買山錢。
王郎不用吳奴米，江革還披謝朓氊。鴻雁
荒途愁思渺，芙蓉遠道寄來鮮。側身東望
相從晚，手把英瑤倍黯然。

姜掌垣舟集即事三首

畫舸橫牕捲碧綈，黃門邀客泛清溪。
草頭烘日鋪茵煖，水面攢山接黛低。白苧
歌來翻白鷺，青芹煑就漉青泥。隨波十里
南塘路，大禹陵前西又西。

二

村亭崦路撒鳴騶，換席移尊過別洲。
故國祕書懷賀監，東川佳客重羅侯。溧陽羅
丈在座。林迴日影開雲葉，雨過山風滿壁
油。啼罷午雞重作伎，橫溪簫管在中流。

三

青絲暝色繞迴塘，崑畔穿雲日脚黃。
水閣虹燈遮紫幔，山城獸管掛倉琅。迎舟
快靄鳴宵鶴，疊檻分星對夕郎。一聲長笛
重回首，江樹江洲共渺茫。

姜桐音評曰：西河上當境細寫，然終不墮中晚
字，氣調勝也。又曰：三詩三及日一及雨，而郊游遇雨
之景瞭然。草頭烘日，未雨時景；林迴日影，雨過時
景；穿雲日脚，雨收時景。時家定庵同座客賦詩，予見
大可作，便輟翰，以終乏當境耳。

寄施誼

何處關山憶舊京，草青還見闔閭城。
田連海上琴難學，庾信江南賦未成。陽雁

再來逢雨雪，寒花不斷繞柴荆。天涯兄弟
猶相望，欲上層樓百思生。

西里先生贈任屏臣三丈

西里先生白苧衣，園花開落舊柴扉。
不關好酒長收秫，時有高歌戀采薇。暮雨
客彈飛雉操，春江人在釣魚磯。戴逵入剡
將投老，六十年來一少微。

二

巨牯長絲展釣車，伊人秋水傍蒹葭。
夏公鄉下傳高詠，許掾祠前是舊家。座上
琴樽銷永日，圖來丘壑繞丹霞。湘山多少
滄洲意，不及青巖幾樹花。
屏臣號青巖居士，有
《記年圖》。

下商氏牡丹臺經年後爲雨臣內家闌花時
仍得假一觀因倣劉兼光福寺牡丹詩體
應和時其內家詩滿左壁矣

昔年曾住牡丹臺，三尺紅衣對面裁。
今日重尋芳草路，一行粉臉背人開。橫欄
初下鮫絲箔，新曲誰歌鸚鵡濫堆。數載洛橋
尋勝去，不虞還向此中來。

祁二兵憲舉子

春盤細菜籠青絲，又是金錢試浴時。
蘭夢偶徵烏鵲會，桐孫再舉鳳凰枝。夫人
好比參軍婦，遙集生爲阮氏兒。男子懸弧
當有用，勿教空誦鯉庭詩。

游少林寺

少室諸天天際開，翻經一上魏王臺。
幽崑風靜三花落，絕磴泉分五乳來。漢禪
遠留金貝葉，秦官高覆石壇槐。歸雲迷卻
丹龍洞，尚有閒僧坐翠苔。

客舍贈建康胡公子以寧

相從客舍久依依，江左風流天下稀。
理事自應推伯始，知名真不愧胡威。霜高
一榻橫清漢，歲晚雙樽傍落暉。忼慨前期
何處問，臺城南上舊烏衣。

題丁克振樓居

庾公不向武昌居，矯矯元龍百尺餘。
頻理詠歌臨大道，長環泥水謝高車。重簾
花散天邊雨，兩岫風生几上書。日暮空欄
愁倚徙，春鴻歸盡海門虛。

姜兆禎啓昆仲觀從兄侍御維揚官署

法曹清夢豸堂開，遠覲爭看赴洛才。
陽雁曉從京口下，寒濤秋捲日邊來。驄花
並轡趨公府，瓊樹高枝接郡臺。勿訝君家
長共被，繡衣清冷舊相推。

人日書懷寄大敬

蕙葉椒花對酒尊，珠幡寶勝綴春門。
幾年客卧山陰市，七日人歸江上村。風裏
叢條粧燕子，堦前細草待王孫。懷君欲作
登高會，望城南幾斷魂。

送駱叔夜北行

離亭落木正蕭蕭，又見長帆去影遙。
挾策幾年淮海路，傷心再渡浙江潮。寒風
絕塞吹青雁，霜月橫空擊皂雕。叢桂故山
秋正發，一枝還擬贈河橋。

商公子席上作 公子霖臣，冢宰公胤。

曉日瞳矓甲第開，青葱玉樹炤銜盃。

列侯幸識韋賢後，吏部重看山簡來。冠組乍交分簿箸，歌鐘肆起近樓臺。繞堂灑灑長濠水，欲挽東流使倒迴。

祁湘君催粧 有序

夫《易》占乘馬，戒其盤桓；《詩》詠集鷁，遽如飢渴。則唐女惜三星之遲，韓姑驚八鸞之快。是無故捲簾當勤，去扇宜速也。在昔雲安下降，詔作催粧；安樂成婚，賦將移燭。故鳳臺教北府頻迎，鵲路怕東方漸曉。雖復懷中石子，種待踰年；亦且池面冰花，泮諸一旦。矧羸

娘仙早，容易將翔；衛玠官高，較難久立。固宜褰帷拂嬌女之眉，卻障索才人之詠矣。夫祁湘君，祁中丞之細女，亦沈大行之少媳也。祁雲爛然，不需韓樂；沈郎瘦去，願贅齊庭。當夫西施江畔，紫炬星飛；梅尉山頭，綠屏霧捲。牛女耀東書之壁，中丞第左廂名東書堂。鳳凰迓西里之賓。乘龍載見，瓊蕊旋開；捧雁來游，穠桃預啓。則有貴家上戚，寶馬珠纓；故第名姻，玳筵綺席。叔隗擾公子之親，孫子以護軍爲戲。加之中郎阿大，執燭調花；顧婦謝家，弄觴承盃。則亦有東京才子，洛城麗人。隨綵騎以願觀，覲祥雲而遠屈。看施紅粉，還陪畫額之夫；私抱青芻，竟秣琬蹄之馬。既已輸翡翠于橫陳，效烏鵲之切噪。然而天上光遙，人間夜短。金華垂素手，露溢銅卮；紅

藕咽青鱗，水浮銀箭。曩者性選越詩，未延閨秀。曾誇梅市，甲于海內。自忠愍擅太傅之聲，夫人作京陵之範，閨中三婦，博學高才，庭下九嬪，尋章摘句。楚纓、趙璧，突慶、突喜配。援婦誠以著書；弢英、修嫣，湘君姊。樂諸兄之同硯。固已軼大家之漢史，駕伏女而傳經。況湘君者，貌擬桃夭，才逾柳絮。《怨詩》思父，邁等吹笛；《秋月》貽姑，比之顧菟。怨詩、秋月皆湘君詩。及升笄之妙年，臨結褵之勝事。群相樂歡，牲黍嘉與。其忍令青銅鏡裏，久佇芙蓉；碧玉樓頭，尚弛琴瑟。則是占甫乏迎蹶之章，召公無嫁姬之誦也。爾乃介爾突喜，索我催粧；仍示湘君，因之啓帳。維時上官懷巨秤，云有當于考功之褒；陸暢謝伽餅，疇則加以內人之誚。

中承愛女早乘龍，徐着銖衣下碧峯。
紅粉久調金菡萏，青銅時對玉芙蓉。屏高喜見花雙樹，扇底愁遮山萬重。莫厭催粧徒聒耳，漢宮待詔重吳儂。

二

雙成促駕似流泉，索我題詩畫燭前。
戶外分啣九子綬，帳中低撒五銖錢。故遣浮雲粧寶鬢，旋將明月作珠鈿。因爾天孫能織錦，有人先製鵲橋篇。

三

豸府沉沉蓮漏催，吹簫爭引鳳凰臺。
憑隨帝子雲中度，真見王郎天上來。寶袜暗舒連理字，璫鬢笑捧合歡杯。粧成莫待

朝霞起，滿院叢花滴露開。

四

萬條銀燭炤都房，陪列金釵十二行。
屢倩黛烟書錦字，猶臨粧鏡着衣裳。停軒
別遣催花使，隔幃群扶新嫁娘。恰是湘君
太容與，頻勞宋玉賦高唐。

五

紅絲久繫沈郎腰，只待名姝贈握椒。
早歲雲章傳赤縣，臨時春水漲藍橋。青蚪
啓馭調珠轂，丹鳳啣書出絳霄。太傅堂前
饒好事，拚爲烏鵲噪朝朝。

長至寄懷吳江徐崧

數盡秋風白雁群，更逢長至一思君。
高楓冷墮吳江雨，半岫遙分笠澤雲。孺子
恥膺三府辟，偉長時著一家文。漢宮此際
才添線，不用隣家刺繡紋。

同韻贈王玉映閨秀渡江

樟亭西望占錢塘，終歲他鄉復故鄉。
綵筆題來當上巳，畫船載去又重陽。千層
羅綺波紋細，十里芙蓉江岸長。吳苑楚宮
能遍歷，他年青草恨茫茫。

晤雍陳二生東游

羨爾雄才洛下知，玄亭相對暮冬時。
陳平自許能懷璧，雍伯何曾只販脂。幸舍
橫琴圍燭短，西園疊鼓奏觴遲。浮雲一去
空南北，何處同尋黃絹詞。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行十九稿

七言律詩

西園書感

河中之水莫愁家，不數南鄰張麗華。
相逢恰是三春裏，連人看當一園花。斯時
挾瑟彈流水，此日傾罇繞落霞。誰信平臺
詞賦客，十年漂泊在天涯。

姜桐音評曰：摩詰、太白俱妙，有初唐氣調，至杜
開功律，而儉父備矣。許渾、劉滄所由流也，千年後能
重見神龍景雲風度，綿邈靡麗使人可踪跡想像者，此等

詩耳。

江上逢何永紹

縱陽才子郢中行，江上逢君詩倍清。
客裏梅花冰雪候，天涯樽酒弟兄情。高談
自擅司空譽，就辟何慚驃騎名。他日呂亭
相望起，莫教春草負生平。

同衛參軍登萬歲樓

參軍高興發清秋，落日同登萬歲樓。
北顧尚驚雄鴈立，東來不斷大江流。京門
斥堠連平楚，吳會車書領上游。自建康
王氣盡，凭欄千載總生愁。

泗水亭漫興

去年折柳淮河曲，今日看花泗水間。
此花此柳應長在，他日他年何處攀。風起
宮臺來古縣，雲開芒碭見空山。千秋城下
蕭條久，不信春光天際還。

寒食渡江

吳關千里燧烟通，掛去長帆返照中。
三月暮春行海畔，兩年寒食渡江東。風吹
官柳城邊綠，雨後山花壠上紅。惆悵故園
年少在，鬪雞蹴鞠與誰同。

風雨渡鄱陽湖

鄱陽東匯大江隈，渺渺層陰曉未開。
萬頃波濤連地湧，一時檣櫓自天迴。山浮
星子蛟龍起，雲滿湓城風雨來。莫道南溟
苦流滯，此中尚有濟川才。

同諸公陪蔣斐集蘭亭

青龍江畔舊鷗夷，採蕺還來古會稽。
車馬共臨遙渚外，衣冠高會夕陽西。風搖
修竹歌來緩，梧汎春潮坐欲低。猶是永和
王謝客，楔堂千載望中迷。

飲宣城王博士宅喜遇丁禮部彭

時禮部還自

塞外

謝朓高樓不用攀，開樽只對敬亭山。

爲看秋色停征屐，喜見春官佩賜環。遷

客九章詞句苦，思君十載鬢毛斑。獨憐

決起槍榆鳥，也滯江湖久未還。

寄酬海昌陸弘定

不向山頭擷紫芝，空令腐草蔓桃枝。

風霾菁磴吹霜薄，日斷茅堂解凍遲。陸

賈自無干帝語，毛萋空受獻王詩。天寒

衣帶從來緩，深愧加餐慰素思。

送丁四六世弟北游

鴻鵠將飛怯羽翰，登程猶自惜衣單。

受書共憶聯牀苦，占調誰歌行路難。薊

北黃雲驅季子，山中白髮老師丹。前途

剛值東風厲，客舍雞鳴慎蚤餐。

海

東 與北平韓子台懷舊作

曾無候騎至回中，屢有旌旗向海東。

去節王烏難繕塞，懸金魏絳又從戎。營

連白晝龍城暗，鏜發清霄鷺羽紅。燕領

猿肱愁未見，封侯重數漢諸公。

木弟桐音伯調奕慶諸子集東書堂各有

詩見懷悵然賦之

茫茫遠樹一江分，潏潏流泉兩岸聞。

愁思自能依落口，故人不用賦停雲。潯陽地僻追三隱，林下名高愧五君。滿目黃蘆圍水宅，幾時歸雁好同群。

施大公子彥淳生日作

清江綠草炤青袍，二十趨庭一俊髦。

有弟共分荀氏玉，憐君先佩呂虔刀。經傳碧嶂星俱動，候近朱明天漸高。自愧修塗長擬附，春風萬里鳳凰毛。

客中襖飲值朱三驊元生日

名賢久集楚江濱，不道相過又暮春。

三月良辰稱上巳，百年初度在庚寅。殊鄉未負懸弧志，躍水誰爲捧劍人。故國蘭亭重吾侶，莫教歲宴轉傷神。

寄廣州使君

使君五馬去南天，皂蓋彤幃領郡年。

廉勵久推吳處嘿，風流何似謝臨川。行春人在珠江裏，來暮歌成桂樹邊。五月南征吹笛杳，嶺頭誰遣一枝傳。

枉蒙王公過問闕展侍且遺減菴二集捧讀

因寄

王子洲中褰亂流，越人無分賦同舟。
尋來禹穴探前史，載去東陵是故侯。夜雪
幾因興盡返，明珠不惜暗中投。君家自具
名山業，擬報千秋思未休。

寄傅宗孝廉尊公江園

東風吹日上江汀，野老江園酒未醒。
最喜道傍無剝啄，且看膝下有寧馨。三春
柳葉穿鶯語，百尺桐花繞鳳翎。五十年來
蓬島興，幾時同醉草玄亭。

寄何奉新

兩度西江採綠蘋，南昌城下幾逡巡。
共稱子賤真賢宰，最念何充是舊人。牛斗
星寒酤市暮，龍溪花發訟庭春。歸來倘覓
柴桑侶，應有扁舟到奉新。

寄送周司馬赴雲中

平城司馬詔初頒，萬里南天引旆還。
尾使蚤辭牛斗郡，雲州高入雁門關。王程
供帳三春後，客路滄波一棹間。徒寄相思
當飲輶，虔陽花樹望中斑。

二

從來刺史重雲中，此去應垂佐郡功。
異代賢王猶講射，君家太尉本清戎。白羊
山映春田綠，金鳳城連夜燒紅。暇日題輿
增騁望，可能還顧舊江東。

酬麻二處士乾齡

聞君高卧古稽亭，邂逅江皋草正青。
一代曠情同蠟屐，千秋遺恨在過庭。當關
候雁天邊盡，滿眼春雲海畔停。莫怪和歌
忘蔓草，毛詩廢久恐難聽。

施使君臨陽講堂作

臨陽采藻誦于胥，喜共群經載後車。
旆裏蛟龍全拂騎，堂前鸛雀重銜魚。韋賢
自領諸儒學，盧植終傳刺史書。壘畔遺編
方倖託，敢言河上有先廬。

李贊善歸覲

曾參詔許下銅樓，賜傳還鄉擁桂旂。
江橘蚤垂南苑露，陔蘭長樹北門秋。蓬池
鯉鱣遺羹在，粉署磚花愛日留。賁得纈袍
當綵服，何須不作錦衣游。

舟過金山

昔年曾取中冷水，正值梁王北顧時。
揚子驛前雲漠漠，潤州城下草離離。千秋
鐵鎖橫江險，三渡金山破浪遲。當日妙高
臺上路，崑崙不見使人思。

黃晦木評曰：瞻顧慷慨，浩然有餘，如此裁是豪傑
文人本色。

客中元日

金雞唱盡曉鐘大，元日他鄉倍可憐。
隔歲總成虛度月，今朝重數未歸年。梅花
香煖開官閣，藍尾杯深醉客筵。誰道故園
東望遠，春風萬里蚤回旋。

長至

長至長留樊水濱，三陽又見琯灰新。
登臺誰似書雲客，舊館曾攜添線人。道遠
屢違江下信，律窮終度斗邊春。他鄉風物
年年改，欲折梅花淚滿巾。

送王五文璜游成都

臨湘西去一孤舟，高溯瞿塘上益州。
萬里橋懸秦棧樹，七盤關控蜀江流。郫筒
春酒招山館，錦堞秋花繞郡樓。君到若逢
裴節度，草堂雖好莫淹留。

漫感

芳草生時憶故居，洲中帝子尚愁予。
遺人千里雙鸕珮，誤我多年尺素書。
桐苑雪花春乍煖，叢臺雲氣晚難舒。
可憐只住空潭曲，盼殺琴高赤鯉魚。

途中雜感一首與茂倫

幾見濡須春水生，逢人不用悔微名。
一作晦無材濫著吳都賦，好辯難降燕將城。
車輓歲連橫海粟，戈船春發下江兵。
摩天鴻鵠翻飛杳，隴上何人敢輟耕。

吳陵望月呈姜侍御

吳陵望月獨登臺，萬里清光冉冉開。
海樹叢生秋雪落，江門一片夜潮來。
人逢枉渚袁宏放，嘯起高樓庾亮才。
只有南飛烏鵲侶，月明繞樹不曾迴。

即事爲病校書作

銀牀斷綆有誰收，人病還歸江上樓。
皓月近雲行過疾，空欄壓水坐來浮。
開奩夜起燒殘蠟，捲幔涼生墜曲鉤。
滿院穠花開不盡，一枝迸作露華流。

徐大文評曰：病中境寫得曲妙，月近雲，似行疾；

欄近水，則坐浮；夜起燈明，涼生鉤落。非白居易、劉禹錫輩，那能似此曲細。始知元和後詩亦不易作也。

塞 上

五陵年少喜擒生，長在居延道上行。

天馬幾時來絕塞，秋風一夜入重城。黃花
戍裏明戈劍，白雁關前捲旆旌。祇恐城南
留少婦，月明中夜怨長征。

同雲間吳山人沈翰林游紫陽洞

橫江高堞倚天梯，曲磴盤空極望迷。

雪盡兩峰寒雁度，烟臨萬戶夕陽低。層巖
裂石分丹壑，一竇穿雲滴紫泥。坐對瀛臺
仙仗客，何年蓬海共招攜。

海昌沈亮采陸嘉淑過黃大運泰文園登

高峰

刺史園林曉未開，一時雙玉照人來。
共登高嶠風初霽，坐看寒江水自迴。山木
接天懸畫棟，溪花散雨落蒼苔。雲間兄弟
東陽友，誰是文園作賦才。

漫 贈

陽平樂部錦雲標，中有真娘似阿喬。
曾下吳宮教度曲，重逢隋苑聽吹簫。雙瞳
夜剪巴江雨，一笑春生揚子潮。杜牧未來
韓判去，可憐二十四條橋。

垂虹橋投顧有孝居

曉風吹雨到吳江，百丈垂虹似飲驄。
新水菱花橫夜艇，故人榕樹倚秋牕。龐山
初日搖珠塔，震澤迴波灑玉缸。田舍乍逢
皆衣褐，肯教季布徙他邦。

龍江關眺望

建業重關控上游，龍盤虎踞舊神州。
荆門西扼江流下，越徼東連海氣浮。故國
山河天塹合，夕陽宮闕石城秋。登臨轉覺
鄉關遠，日暮蒼茫涕泗流。

李潑孝廉游越歸過別不值賦寄有作

才名十載重江都，二月春風到鑑湖。
柳下荒祠來解珮，花深匹馬去當壚。迴程
暮值寒潮迴，遠道天低海嶠孤。我欲西陵
送歸客，長帆不見浪模糊。

梁溪黃君游越

天涯冰雪老黃香，皂帽相過朔吹涼。
月日久傾豪士駕，風流今識丈人行。鄉亭
酒濫淹游屐，官寺花寒駐客裝。探秘不須
尋禹穴，玉函金檢鎖蒼筤。

黃君到節使君下榻適在徐渭里中寺有渭

題詩壁黃本慕徐睹畢恍然因屬記事

羊裘短劍涉江來，自比山陰狂士才。

客舍車裝留下里，官庖鼎肉餽香臺。南州人去餘青草，東壁詩題掩綠苔。何意宣城懷謝朓，樓頭佳句爲君開。

贈任孝廉雲蛟計偕

我歸江左還投筆，君向長安又上書。

從此雄名高帝闕，況同令弟在公車。時其弟

燦新登賢書。蓬池泛雪看留賦，柳汁盈條好染

裾。他日內廷能召問，莫言臣里有相如。

友人北征

駿馬翩翩赴薊城，吳關折柳送行旌。

良時宣室君才壯，落日河橋客思生。曉店商歌迷玉樹，春盤仙露滿金莖。三街九市千門啓，只待雄文賦帝京。

初春送人還吳江并呈沈進士自南顧隱居

有孝

王孫歸去草萋萋，極望吳江芷葉齊。

曉騎獨驅沙雨外，春帆遙墮海虹西。車書越徼通金馬，戈甲聞門罷水犀。誰似隱侯詞賦客，顧榮琴瑟鎮相攜。

客邸別故人子傳以成遠游

西風對酒曲江頭，數頃芙蓉掩畫樓。
健翮蚤成應萬里，飛蓬不落已三秋。蒼生
久恨王夷甫，佳子當如孫仲謀。渺渺長帆
雲路杳，山中叢桂幾能留。

中州吳文學寺寓

蒼蒼山木曉流丹，訪剡歸舟路渺漫。
時作洛中新賦詠，重逢鄴下舊衣冠。江雲
龍轉空臺靜，塔樹鴉棲古寺寒。念汝諸昆
曾締好，十年回首盡驂鸞。

壽李少宗伯西湖

春官旅第啓朦朧，萬頃湖光照七松。
東國甫侯生岱嶽，西征天子重河宗。麟游
大澤蓬丘近，鳳舞秋山輦路重。繩祖曰：湖上
西山有龍飛鳳舞之曰，爲宋擇都地當日老成看漸
減，唯公雙鬢削芙蓉。

醉後送少年

逢君醉墮黃梅雨，送子晴登白馬橋。
去路雲銜初落日，橫江風急晚來潮。蒲囊
永夜呼袁彥，葛屐前途遇孝標。我欲援琴
歌伐木，天涯四望淚瀟瀟。

送徐十五緘之揚州

與舊刻異

嫋嫋長帆浙水濱，停帆一送柳條新。
鄒陽不愧名園客，阮瑀還爲人幕賓。
赭口雪消迷賈舶，渭城歌罷醉離人。
東風前路催花發，愁到邛關是暮春。

西園讌集

和呂錫馨、張修岸韻

西園飛蓋集名才，知是曹劉鄴下來。
繞座哀絲揚妙曲，滿堂高燭炤銜盃。
青蕪夜合車前草，叢樹風生井上槐。
倒盡明河人未散，城頭烏鵲自飛迴。

六安黃曉隨權使自杭還京有寄

樟亭別萬山凋，隔岸思君對海潮。
伏枕黃梅愁永日，閒房紫槿發清宵。
天垂雲路開吳嶽，人與星車赴洛橋。
綠綺南金無限意，莫教雨雪望中遙。

來太僕生日

圜師早歲謝天關，十載王官首未斑。
垌野駟魚林下度，瑤池駿馬雪中還。
臨江軍散依新壘，洛社賓閒老故山。
當日趨庭隨九牧，曾平互校扣金環。
姜琦曰：來方伯平白蓮賊，長公太僕與焉。

贈別

欲採江花贈別離，芙蓉吹落晚秋時。
自憐此地牽裾早，卻恨從前解珮遲。山岫
暗搖潮欲上，帆檣不動岸初移。相看多少
留人處，不獨垂楊幾樹絲。

送葉襄還歸吳門

東尋禹嶠度清秋，歲晏吳關不可留。
樽酒道傍遮落日，片帆江上惜歸舟。雲橫
虎阜鄉程近，雪滿鳧城海路浮。祇恐愁心
如細草，春來彌望在長洲。

贈關上權使君

東南財賦挹流波，縹緲星查下浙河。
山澤舊看行部遠，關門今見著書多。春風
市賈連甌越，曉日梯航接海番。自愧經生
少文學，漢庭心計久蹉跎。

送王之珽之閩中

蒲帆初下楚江津，又理征車度七閩。
甌越宮臺雲外曉，郎官山樹望中春。千金
自載南天使，萬里還隨下瀨人。少小請纓
終有待，釣龍亭畔慢傷神。

華亭蔣隱居六十

谷口青雲浦口魚，杜陵遺老自幽居。
經時不用公孫學，避地還傳尹氏書。碧海
放舟寒嶠遠，瓊臺吹笛早梅舒。莫言玉洞
金光少，六十年來見有餘。

十年兄事杜陵生，有叔賢名過始平。杜陵生大鴻，爲隱居猶子。

築室近開三泖路，藏書高並五茸城。風迴鸞鳳調金瑟，花下珊瑚
啓玉罌。不道玄瀛洲畔客，今來才有杖
鄉情。

即事

江舟歸度板橋西，灩澦江波逐望迷。
高閣近垂紅杏小，橫塘深覆綠楊低。晴風
午幔聽啼鴂，寒食春城罷鬪雞。前去使君
能盡興，習家池館在清溪。

登山陰朱相公東武山居同吳二卿禎徐二

咸清商十八命說作

台師公府領三旌，賜地還留東武城。

開閣虛延賓從入，築沙高是相君行。環巖
露網凌遙廓，絕磴秋花繞太清。十載謝安
勞偃卧，天階相望本昇平。

二

相君治第並滄洲，齊郡靈峰起壯游。

海內群思師尚父，山中曾卧富平侯。崇臺
萬井摩珠箔，曲檻層霄蔽畫樓。回首華林
行樂地，白雲長繞舊宮溝。

東武山從齊郡飛來，

故稱靈峯

劉駕部宅即事

新河門巷水澄鮮，駕部風流不記年。

幾葉鳴雉開府後，一行雛鳳過庭前。歌屏
綺合珍珠履，酒甕香分翡翠船。舉目龍山
如罨畫，支頤有客意悠然。

葉燮同侄舒崇宋思玉游越寓玉虛道院

江東三俊早知名，歲暮同來勾踐城。

節使開樽官廨冷，井公留榻道壇清。秦屏
雪後山花凍，禹穴烟深古樹平。莫問舊時
朋好在，十年采苦竟無成。

舟過漁林關望沈功宗墓

落日漁林放棹遲，故人宿草望離離。

深憐子敬琴亡後，恐負橋玄車過時。江濶
市亭環廢井，關長賈舶近荒祠。難尋下馬
陵前路，腸斷膠西君不知。

登吳山蘭若同張孝廉

崑崙紺闕快同登，直上吳山第一層。
樹杪寒濤翻北郭，帆來古渡是西陵。中天
化雨迷香象，落日秋風對季鷹。我欲遠尋
蓬島去，何年東望海雲蒸。

春江

湛湛春江覆綠波，夕陽江上奈愁何。
人家菰菜新晴少，浦口楊花薄暮多。野霧
行舟迷遠渡，晚寒歸鳥聚高柯。到來三載
隨漁父，不道還爲澤畔歌。

軍城早秋

關門萬里羽書稀，大將防秋出武威。
高天殺雁角弓厲，平地坐人毛馬肥。雲連
城障頻移旆，風起沙河早授衣。但語蹕林
休再會，漢家新解貳師圍。

送賈明府入關中

安西萬里舊咸關，上客雞鳴早度關。
地入邵陽逢雪盡，春來杜曲看花還。漢京
久踞三秦勝，蜀道難通五丈間。君去若能
尋馬季，莫教東市浪追攀。

送別

大江東下水瀾瀾，送子江亭酒一卮。
塞上黃花隨定遠，山前紅草是將離。
荒雞淮浦殘星斷，匹馬燕關落照遲。
我本無家君又別，海天長望使人思。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初晴稿

七言律詩四

重陽日城山晚眺同姚監郡張廣文徐徵君

作城山一名越王城

清秋高眺萬山中，勾踐曾經此築宮。

拔地驚峰何巖嶺，當年烏喙本英雄。巖垂
橘柚侵衣綠，酒汎茱萸映面紅。讀罷荒碑
歸去晚，前溪新月漸朧朧。

海鹽徐媛未歸時其夫以父被仇殺得癘疾
家人請離異媛不許相隨數十年邑紳士
爭贈以詩

驚鳬汎水暖朱鹽，猶是當牕理鏡奩。
孫翊家鸞慚未報，伯牛寢疾有何嫌。單棲
不信裁雙枕，偕老誰曾織一縑。竊笑幽巖
女貞樹，也當連理傍凋欄。

寄潮州使君

專城萬里授金符，渺渺寒潮瀉玉壺。
嶺表舊傳廉叔度，天南重見管夷吾。丹樓
日出飛鸞鳳，皂蓋春還聽鷓鴣。誰信瀛陽
標勝蹟，風流千載在東吳。

贈甘山人

湖海蕭疎斑鬢生，身藏九畫應龍經。
袁安願乞司徒地，陶侃曾分刺史城。江草
綠隨卽杖發，山花紅映佩刀明。獨憐五嶽
追游晚，不及看君萬里行。

謁贈天衣乾大師

五蓮峰下舊耆闍，高座重來轉法華。
海藏白翻金貝葉，天衣真繡木蘭花。僧伽
東渡曾開地，謝客南還不見家。希軻曰：謝靈運稱在家出家，時西河未歸，故云。願借九龍潭畔
宿，長隨妙會聽無遮。

漫贈

空倉鵲去鳥爭啼，不見盤中蘇氏妻。
市舶暫逢吳下路，移家近在越來溪。朱樓
晚閉楊花裏，金彈春懸桂樹西。白笑梁鴻
長易姓，賃舂三載有誰攜。

沈留侯評曰：姜姜半半如許宛屬，與今之爲艷詞遠矣，每讀之似移我情。

邊詞

薊門衰草獵花鷹，游俠從來重五陵。
塞外蒙戈垂豹尾，石中飲羽見猿肱。邊臣
昨歲通青海，漢將乘秋過白登。但渡隴頭
流水去，不愁馬足折堅冰。

祁公子將游金陵過別因贈

祁子臨行紫綺裘，春風三月舊京游。
維舟一過江郎宅，走馬還登孫楚樓。
玉樹前朝游冶曲，金陵自古帝王州。^①傷心莫向
臺城望，愁見烟花滿石頭。

汝陰蕭行人枉過贈詩並有所餉依韻抒答

駢駢四牡喜幽尋，高蓋移來禁苑陰。
驛路晨寒紅日近，山家秋老白雲深。
燒桐久愧鄉人識，結襪難歌國士心。
誰似賢門多薦達，到今桂樹滿中林。
繩祖曰：時殿頭多出門下，見七古卷。

依韻贈蕭公子荃

趨庭遠道快追尋，少小鄉名播汝陰。
高樹萬尋看欲上，平陂千頃坐來深。
東園濁酒開蓬徑，南國佳人見蕙心。
採取錦囊休問價，山前估舶是雞林。

渡江舟中作

青山疊疊大江隈，渺渺江波竟渡來。
近岸沙城隨櫂轉，知風海鳥共帆迴。
天垂吳楚浮雲下，地闢東南錦浪開。
烽火夕陽亭障外，依然當日妙高臺。

① 玉樹前朝游冶曲，金陵自古帝王州。四庫本集卷一百一十六，樹前朝瓊月滿，烏衣何處夕陽收。

夜坐江上僧舍有作

南樓舊事興難同，獨坐西堂對遠公。
駕鶴霧驚沙路白，芙蓉霜折小池紅。秋半
寒潮生海上，夜深涼月過門東。何事淵明
不歸去，長持濁酒卧花宮。

二

西堂薄霧散蓬蒿，坐聽哀鴻度石壕。
萬里誰同員嶠月，三年只看廣陵濤。荒臺
夜解青蓮法，野寺秋寒白苧袍。何時還向
山陰道，一聽支公拂塵豪。

喜遇陸圻因贈

十年惜別在錢唐，兩度逢君入豫章。
考獄久知原陸續，上書誰不念鄒陽。中春
夜對湖西酒，隔歲風高嶺外裝。羨汝桐鄉
曾過鯉，重來還拜舊祠堂。麗京尊人人兩宰吉
安，皆有祠，時麗京重定祠典碑記。

懷徐大滯南城

徐卿匹馬走江關，一去南城久未還。
坐客競傳鸚鵡賦，懷君只在鳳凰山。天垂
盱水低三楚，春轉瀘溪動百蠻。同在他鄉
占物候，此中新柳共誰攀。

飲劉氏贈送客以婦病歸別

紆鼓沈沈蘆葉哀，春城燈火又將催。
人豪不共公榮飲，婦病翻憐奉倩才。待路
驪駒歌宛轉，銜雌黃鵠羽摧頽。何緣五載
無家客，也望明河相送來。

投吳寺宿懷吳江徐鈞顧有孝

渺渺吳關何處棲，姑蘇城外舊招提。
齋鐘晚度龍堂冷，香閣宵分象緯低。夜鵲
暫投雙樹下，秋風長動五湖西。只憐旅夢
相尋路，漫水長橋咫尺迷。

江令宅 即江寺蕭山市北

寵從貝闕現三車，云是南朝散騎家。
海甸翠翻祇苑樹，山門紅對市橋花。瑤壇
盡日聞仙梵，綵筆何年寫法華。我欲再尋
同泰講，臺城一望在天涯。

二

江郎祠宇久蕭蕭，尚有閒僧繼六朝。
高閣諸天環碧海，斷垣雙塔傍青霄。蓮開
東上銜馴象，草長西園拾賜貂。白笑穀城
懷錦客，重來此地夢俱遙。

虔州曾孝廉自寧夏獲薦歸遇姜弱翁宅

西行不肯奪儒冠，獨上雄州看馬盤。
去國曾參原不賤，游秦范叔豈愁寒。河流
峽下歸靈武，雪滿天都走賀蘭。萬里鳴沙
能躍劍，翻驚此地到來難。

徐伯調詩曰：豪氣直壓北地。

顧茂倫評曰：激蕩中自精嚴雅富，即三四用事，一何俊妙！非庭間幾魏此詩。

吳城贈別陸五之真州

椒丘東望水粼粼，吳子城邊別故人。
駟馬幾時歸海甸，雙龍猶自躍雲津。晴風
關樹飛黃鳥，暮雨汀花散白蘋。此去江南
春正好，憐君三月下儀真。

憩紫陽洞同大敬桐音南士

秋江練影挂中林，共坐松壇聽語禽。
碧署玄書慚抱璞，紫陽丹竈羨燒金。懸崖
天半琤瓏氣，過磧雲移薜荔陰。四顧儻能
尋舊跡，三宮還在最高岑。

紫陽洞歸

高峰遠憩竟忘歸，迤邐荒臺貯落暉。
紫蘚洞中懸竹筏，黃杉徑曲蔓蘿衣。遙天
龍捲田橫塞，倒海潮生巖子磯。萬里玄瀛
方在望，肯教蓬館到來稀。

王使君歌席

楊花初落似江南，太守張筵繞碧潭。
座上狂生來阮籍，此中良吏是龐參。
清歌出幕風教斷，華燭當盃月共涵。
舞罷青衫烏鵲起，醉歸應借使君驂。

送姜八廷舉公車

金門挾策甫歸旋，又值公車上計年。
供帳重開江令宅，鳴鉦先發孝廉船。
燕臺駿馬橫邊雪，帝里穠花接禁烟。
郊祀既成需待詔，看君此去賦甘泉。
時值郊祀後。

客中送王孝廉歸汝南

潯陽舟畔共銜卮，朝日浮波惜上遲。
洛下未能同鳳舉，旅中何易見牛醫。
涉江美子披荷葉，故國王孫望桂枝。
萬里楚天君獨返，五關雲樹是相思。
希軻曰：楚辭云：夫君兮自有美子。

張梯墓下作

翹翹夏木掩泉關，天柱峰邊夜白還。
墓下未留吳季劍，望中何處謝家山。
聽來谷鳥緣溪轉，看去原花滿地斑。
不道故人相失後，十年流落在人間。

徐伯調評曰：不作淒語而惻然自傷。

飲鎮江軍府曹佐戎幕

新參北府建門旗，歲暮留賓傍海涯。
戲下稱觴通臂將，帳中舞劍銳頭兒。金盤
虎爪擎來緩，玉甕駝酥點去遲。羨汝江南
初下日，提戈還念舊毛錐。

參上人枉示詩集并較定古本大學戲作長

慶體酬意

新雲百疊上衣裾，笑解花函拂蠹魚。
瑤瑟已成湯惠句，石經仍作蔡邕書。敢言
釋教通儒教，自演三車得五車。白馬未來
麟册啓，須知此際有真如。

贈督河使君

河隍漢使舊星槎，四十爲郎鬢未華。
馬頰秋渠銜竹箭，龍門春晝下桃花。平漕
軍賦連芻軸，都水官錢縮艾綱。神禹九年
稱底績，當時只屬五丁家。

西陵渡即事

望京門外舊樟亭，驛路臨江蔽遠坰。
風轉一帆沙嶼白，天低兩岸海潮青。通關
賈軸搖旌旆，下瀨軍書綴羽翎。叢筍幾行
相望隔，有人垂釣在滄溟。

二

錢唐西路固陵船，十里平沙官渡遙。

鎮海舊樓飛紫蜺，教兵新堞散紅椒。希軻曰：

越絕書有敦兵城，今又名教兵，有新壘。平原兔暖

看馳獵，曲港鰖高欲上潮。白馬素車長在望，哀魂千載竟誰招。

上江寄藩下楊守軍末舟估艙適新燕飛來

楊命女書記書杜甫燕子來舟中詩索和

因宴前舟仍合書兩詩白巾爲壽

朱門華屋待歸稀，錦纜紅檣且暫依。

穿幔偶然驚柁鼓，銜泥豈敢污牕衣。風開

繡臆憐多語，影下清江惜對飛。海畔春還

無舊主，片時相傍莫相違。

詒舟燕用杜甫韻

紅襟海燕畫梁春，翠尾涎涎掠水新。

豈厭朱樓思去主，慢停金櫂遠窺人。重檣

枉拂釵頭玉，隔幔空翻掌上身。孤客十年

無淚拭，不須銜送白龍巾。

過張贊府別署

江城試吏又經年，江畔招予共飲泉。

寄跡尚能追漢尉，解矇今始見張玄。春風

燕雀飛江館，夜雨桑麻繞郡田。回首十年

同學事，青衫相對兩茫然。

襄陽嚴中丞游越枉示鴻踏草詩筆抒韻

奉酬

襄陽耆舊漢中丞，八月乘槎到水興。
白雪早傳梁苑賦，寒風秋上夏王陵。賜書
豈敢留嚴助，奪席終教坐戴憑。渺渺飛鴻
遺爪去，遙天相望最鶩騰。

送桐音南遊

春江南下水潺潺，君去淩川度庾關。
地界九龍連百越，天開五嶺控諸蠻。珠船
行遇波中市，蜃氣看成海上山。假使黃金
能滿橐，便隨陸賈共來還。

二

南行萬里出番韶，去看紅蕉與綠蕉。
嶺騎似翻天畔羽，鄉書應潤海邊潮。官臺
犀燭開筵敞，猛戍戈門接洞遙。痛汝招魂
心獨苦，十年藩使未歸朝。
桐音先人人殉南越方伯

夜飲惜別

石井欄堂草露浮，夜闌燒燭醉還留。
英雄何地依劉表，嫵婉經年是莫愁。樟葉
滿亭翻月落，桃根無櫓逐江流。清絲妙管
當筵發，休聽寒雞唱戍樓。

同諸公豪飲劉駕部宅醉中示諸妓

鄴中才子重應劉，駕部閒堂相勸酬。
暇日開樽同北海，紫雲到座勝揚州。歌來
黃鵠翻林葉，酒觸紅裙漬石榴。不道漫游
金谷裏，有人醉死綠珠樓。

二

駕部風流綺席開，座中名士鄴中才。
不辭美酒盈盤貯，還遣花娘出幕來。趙璧
五絃彈越調，淳于石醉齊臺。滿前無數
金波落，未識何人手內杯。

南鎮即事

揚州巨鎮禹陵西，祠廟千年古會稽。
周制職方傳玉版，虞廷封冊在金泥。丹崖
翠榜浮雲聳，碧草紅裙細路迷。帝禪不逢
村賽起，洞簫吹去倍淒淒。

秋日吳門姚宗典俞南史歸莊葉世倌嚴祇
敬費誓葛雲芝文果毘陵王廷璧皖城方
將游越過訪仝人畢集各賦

清秋高會集群才，落日同登江上臺。
鴻鴈肯隨颿影至，黃花頻向酒杯開。探書
穴在秦人杳，採蕺歌憐越女來。勿惜舊時
良讌隔，十年雲卧總蒿萊。

游靈隱寺賦得山鐘夜度空江水

二

靈鷲山空鎖寂寥，疎鐘隱隱動清宵。
林間響落聽來緩，水面風生度去遙。入壑
恍連天竺雨，開門長對浙江潮。夜寒恐有
青龍起，莫便聞聲過石橋。

七夕天衣寺

清秋烏鵲化城飛，又值銀河掛翠微。
梵閣不通牛女駕，香臺自曝象王衣。人家
傍晚爭穿線，婦織何年得下機。雲路星橋
纔咫尺，到來故國望俱非。

送出塞

占寺層臺冒薜蘿，今朝帝子又停梭。
蓮花鳳輦天邊近，寶樹蛛絲雨後多。數歲
海槎難載石，一行山鵲欲填河。珠宮未得
通南巷，手把長竿奈阮何。

遼陽遷客海東頭，二月嚴裝上錦州。
絕塞亂雲垂地盡，寒壕瀉日帶冰流。行車
遠度鷹關曉，去馬剛隨鴈塔秋。聽得摩多
新曲子，教人腸斷古伊婁。

二

鐵嶺岩堯初下關，投荒萬里絕人寰。

東青時起天邊壘，長白春深雪滿山。毳帳
偶吹新筦葉，羊皮頻裹舊刀環。相思只待
秋風早，看汝征蓬海上還。

奉輓故范給事夫人來太君

畫衣丹紉擁靈輜，壽母乘雲鑑水濱。

舊省尚多虞殞客，高堂只有報劉人。秋霜
孤燭歌茹苦，春草荒碑卧受辛。十載諫垣
勞夙夜，當時長自聽雞晨。

奉輓河南呂忠節公殉難詩 同朱敬身、張南

士作。

司馬曾留神臂弓，黑頭歸假尚書公。

七兵久已推公著，群盜何期寇呂蒙。碧血
自藏緱氏嶺，黃巾竟擾洛陽宮。朱衣象簡
懷風節，長在山河一望中。

贈諸暨駱君初度時三月四日

九成山館浣江邊，高卧于今五十年。

問世久爲縣竹誦，傳家尚有帝京篇。花開
歲勸長庚酒，水曲春迴上巳船。此際君家
最堪念，丈人挾瑟且調絃。

海昌沈太翁隱居九十

元伯徵君大尊人也

百尺高樓傍海居，仙翁九十佩瓊琚。

青雲繞膝皆垂譜，烏鳥陳情甫上書。好學
時聞淇右詠，傳經不共濟南車。百年再起
懸弧宴，爲汝銅盤學釣魚。

寄王

子時讀螺峰集

洛思山下舊逢君，百里相過日未曛。

一自甲兵原上散，不堪風雨嶺頭分。天涯
碧草看成樹，峰際青螺望似雲。那幸輞川
新句好，隔林還得一相聞。

東江讌集即席贈甬上秦大行洪明府暨陳
范諸孝廉

東江高讌集衣冠，一座才名盡建安。

妓部笙簫揚錦席，姑山風雪下銅官。雞壇
酒合金盤淺，龍劍光爭燭樹寒。猶是明州
越州客，到來俱作鄴宮看。

西陵道憶李侍御

西陵舊驛接蓬萊，解豸東巡幾度迴。

漢使乘槎終遠去，秦人採藥未歸來。春深
雲擁蠶叢路，日暮花飛勾踐臺。自汝著書
辭柱下，人間無復伯陽才。

錢唐逢故人

西陵咫尺是天涯，喜汝從予江上槎。
兩度陶朱思返越，百年張儉竟無家。鄉關
恨屈鑽榆節，里巷羞乘廣柳車。壯士不還
仍遠去，江東兄弟慢咨嗟。

晚泊口號

十里吳關蛟岸長，帆檣千片暮相望。
滿江紅浪浮新霽，隔岸青山帶夕陽。大賈
幾曾來越客，小姑不用嫁彭郎。樓船簫鼓
秋風裏，嫋嫋吹來欲斷腸。
鮑祖曰：蛟磯在蕪關。

賦得孤鶴橫江和曹胤昌

舊選係他人僞作誤刻，今盡刪去。

萬里秋宵一鶴橫，大江西傍武昌城。
高鶩清影波間落，直視浮雲天際生。遷客
祠前虛比翼，仙人山半欲吹笙。長風載得
凌霄去，夏口烟波空復情。

立春日大敬生男賦賀

東郊綵仗百花舒，佳日忻傳景僕書。
斗轉蒼龍堪繫紱，天邊紫氣自充闕。香蘭
晚歲留芳珮，玉燕先春集翠裾。我欲錦欄
初浴後，爲君重餽孔家魚。

二

十年不復賦熊羆，何幸春回正誕彌。

韋氏遺經方有待，商瞿得子未全遲。葭原
細發青麟草，桂樹新生綵鳳枝。洛下從君
遊楔久，有誰還喚蔡充兒。希軻曰：蔡子尼名
充，近作蔡克，誤。

奉贈郡憲使萊陽宋公夫人生日是日初春

微雪

東藩曉啓發光開，繡幃金冠映上台。

四國母儀三壽冊，一堂官誥萬年栢。花繁
禹嶠珠衡轉，雪滿秦屏玉女來。莫道滄洲
東望遠，夫人家本在蓬萊。

得爰彤葆書并末方送諸子出塞詩有感

石頭尚有寄書郵，懷袖將探淚已流。

尺素幾行藏錦字，雙金不斷是銀鈎。春還
遼海投遷客，雪滿江淮刺去舟。誰唱婆羅
商調苦，邊關如送李殷遊。

顧茂倫評曰：三四真元和調然殊巧雋

寄贈吳門程西毓初度

安定先生靜者流，蕭然白放占長洲。

時當五月猶披褐，家在三江未泛舟。膝下
有人推孝則，吳中高士是言游。何時載得
滄浪水，爲汝開軒洗玉甌。

答丹陽賀宿原韻

思君十載未能過，邂逅依然採薜蘿。
傾蓋久虛吳地謔，同舟願聽越人歌。黃公
壚下桑郎熟，秦氏樓頭桂樹多。時飲秦樂天宅
猶是天涯流浪客，相逢不醉奈愁何。

看梨花和韻

春深新葉暗樓臺，猶有梨花照酒盃。
數點漸從風裏下，^①一枝偏向雨中開。迷人
翠幌連霄合，寒女綳裙帶露裁。自愧潘生
言志晚，不教大谷賦名材。

淮西使君九日席上贈郭襄圖作

潢河東下鴈亭秋，乘興還爲淮蔡遊。
當日賢王曾築館，今來司隸好同舟。樽前
紫袖歌聲度，屏外黃花燭影留。莫怪西園
詞賦少，相逢王粲正登樓。

長至飲羅生

萬里中原擁劍鐔，驅車何處問羅含。
從來高士推江表，長至逢君在濟南。玉琯
碧吹原上草，金盤紅滿洞庭柑。東封自古
多雲物，醉裏登臺仔細探。^②

①「裏」，原作「裏」，據四庫本改。

②「裏」，原作「裏」，據四庫本改。

汝南郡署飲次

郡堂修竹散烟低，灑酒留賓醉欲迷。
顧尚慚燕市駿，幾年空聽汝南雞。座中
名士輸羊曼，肘後陳編笑馬蹄。勿怪甕
長擁卧，夜來風雪滿淮西。

飲息縣同王孝廉

陶公留客晚開衙，井上雙桐噪暮鴉。
隔院寒風飄玉琯，滿街晴雪散冰花。銅壺
響逐飛觴盡，燎火光隨舞袖斜。最愛座中
揮麈者，孝廉家本舊琅琊。

陪諸公南湖舟集和韻

初迴錦纜駐雙驂，千頃波光似鏡涵。
天外遠山開罨畫，雲間高閣覆優曇。群公
暇日追河朔，太史占星聚汝南。莫道行游
無紀述，座中相對有桓譚。

二

芳塘灩澦泛輕舄，五月薰風長綠蒲。
望去樓臺橫北郭，晚來歌吹滿南湖。裝成
雪薤浮金盃，坐看冰心映玉壺。但惜醉歸
新月好，不知還有夜珠無。

答夏聲贊府和韻

與君一別郡亭西，長向遙天望綵霓。
自笑鹿門難遽返，莫嫌鳳羽尚卑栖。
晚尋仙洞新詩在，日飲官齋舊路迷。
猶記南還思最苦，關前高柳正蟬嘶。

原韻答何朝宗

夜涼騎馬過街西，醉舞樽前見羽霓。
淮浦人從天外度，汝南雞在雪中栖。
深林蕙草貽來晚，繞屋梅花夢去迷。
誰念朔風當此際，颼颼出谷鎮長嘶。

從雨花臺至牛首道中

天界寺前黃葉下，雨花臺畔白雲還。
同踰峻嶺盤空曲，遙見長江繞大寰。
隔塢芋田秋未穫，疎林草舍晝常關。
幾多雙闕徘徊意，盡在南莊信宿間。^①

宿王言憲使莊

落木蕭蕭何處村，松關繫馬來來昏。
瑤闌暮雨聽山閣，華表秋風拜墓門。
時謁王太君夜臺莊左。徑有名泉流暗草，缸開新釀覆香蓀。
此間已是山陰墅，不用還尋謝傅墩。

①「幾多雙闕徘徊意，盡在南莊信宿間，四庫本作游人盡徘徊意，即寄南莊信宿間」。

奉答倪衆原韻

白辭濠上尋中散，曾在梁園賦子虛。
人世已無操瑟想，聞君尚有帶鋤書。東山
秋到花開後，西浦人逢落鴈初。只道乘風
應萬里，相看猶是舊菰蘆。

偕沈華范同住秦淮有贈

團團槐葉減秋陰，江介同過快滯淫。
賦就烟雲生四壁，畫成蛺蝶值千金。王郎
渡口花舡緩，孫楚樓頭酒樹深。最是吳興
容易病，莫教相對起愁心。

過舊院和陳憲副作

舊院荒涼極望迷，女牆頽處綠楊低。
庭餘鳥雀啣金粟，瓦散鴛鴦覆玉鉤。桃葉
一江環巷北，莫愁兩槩去城西。當年多少
陽臺雨，化作浮雲何處携。

答贈黃虞稷江南踵韻

黃金高築不曾逢，敢道才多氣似龍。
客路經年乘下澤，官齋卧日到高舂。王通
家有三珠樹，和嶠身如千丈松。何幸臺城
重會合，秋宵一聽景陽鐘。

二

虛傳往日賦明河，十載長淮未放舸。

秋盡論詩逢沈約，時寓沈主考館年來講易共

田何。龍江過雨低紅蓼，牛首看雲捫綠蘿。

建業重逢愁思遠，敢言對酒不當歌。

希軻曰：原詩云：龍潭清詞鄉下逢，西河才子氣如

龍。頻年變姓嘗爲客，是處移家欲賃春。又云：明河

冰罷添愁思，故有賦明河及氣似龍句。明河篇

即淮陰所賦者，一時傳誦人口，見七古卷

錢封君壽令子副使嶺南

羨汝耆英洛下同，銜觴長對玉津宮。

庭前令器推王坦，坐上通家是孔融。鳩杖

屢扶江草碧，鸞書新賜海蕉紅。可知八百

人間壽，只在錢鏗指顧中。

陪諸公飲歸酬贈錢大德震

春舡載酒渡江濱，野館濃花帶日曛。

許下早知繁主簿，座中今識孟參軍。當筵

皂帽欹紅藥，對岸青山掛白雲。慚愧十年

違契飲，空從洛水誦君文。

飲趙解元舅之鼎宅時令嗣新領鄉薦

十年獻策在椒除，重會親朋解索居。

戶外不嫌東郭履，箭頭曾作仲連書。雲飛

玉笋看行酒，雪滿金刀試膾魚。最愛趨庭

裁結髮，也隨賢父上公車。

爲屈生悼亡并敘^①

羅浮屈翁山初造牲，絕意婚宦，游于方表。暨登華峰，題詩百韻。關中李太生見而奇之。代州將軍侯君有甥女王，國色，粧錢百萬，邀爲贅壻。山陰張杉游嶺南，遇生博羅，請敘踪蹟，則王已病故，且云：「吾乃失烏獸儷，顧逝者傾國，致足可悼。蕭山毛姓，吾昔好，爲我賦詩。」初，張杉於臨汾遇生，贈生詩云：「攜將華嶽驚人句，博取秦城絕代顏。」夙感其辭，爰取秦字，覽者謂能增伉儷之重焉。

傾城名士本相親，況有蓮花人賦新。

寶篋未開瑶瑟怨，瓦棺先葬鬱金人。湘靈不斷終歸楚，蕭史原來又去秦。逝者果然難再得，總教無泪也傷神。

問日者^②

三十潘郎頗白疑，獵冠相對問何其。迢迢雲漢通天晚，朗朗星辰出地遲。世遠庖犧休畫卦，生逢磨蝎爲張箕。何因同把靈根草，不數卿蓍數十蓍。

曉發懷大聲^③

嘈嘈海雁盡南征，歲暮它鄉接漸行。遠岫冬寒凝雪白，空江日出照冰明。刊章未到東萊郡，吹笛難歸下相城。千載共推

① 此詩四庫本未收。

② 此詩四庫本未收。

③ 此詩四庫本未收。

排難士，至今誰似魯先生。

即

事用姜紫環太翁韻^①

東歸剛及役車休，傍瀨潛行爲避讎。
雪後一投橫坂寺，月明三上望江樓。迎春
草長寒蕪外，近臘人爭野渡頭。不道十年
還故里，依然賣餅在安丘。

①

此詩四庫本未收。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七

蕭山毛奇齡又名姓字初晴稿

七言律詩五

長安雜感奉和高陽益都兩夫子春游原韻

十年裁與計車偕，帝里龍蔥氣自佳。
三省愧膺新薦引，九河無復舊疏排。園花
盡日開成幃，江橘何時返渡淮。祇爲晚依
丞相府，長騎歎段過天街。

二

紫陌丹山未易兼，羈棲徒使歲時添。
游魚欲逝翻吞沫，乳燕初飛只傍檐。故國
望成千里隔，新詩裁作兩頭纖。及崖何限
追隨意，靜裏曾聽解妙嚴。

得姜京兆奉天貽書感賦卻寄

薊門相望一登臺，尺素忻傳遼海來。
九百峰前雲散盡，十三山下雁飛迴。帝鄉
草昧時方闢，官舍沙寒晝未開。爲重陪京
根本地，故留廣漢救時才。

三

磨符遠佩出關東，鄉信長從黍谷通。

行部早迴寧遠塞，題詩多在廣陽宮。喇嘛
水下雲間白，靺鞨花翻雪後紅。獨恨馬周
應詔晚，長安對酒與誰同。

枯梅生花和韻

橫牕老幹久嶙峋，忽見幽花剗地新。

殘鮮暗含紅帶淺，枯苔生繡綠花勻。湖山
未許歸和靖，谷口還應見子真。縱是東風
能遍物，卻憐流滯幾經春。

七月廿一日上御瀛臺賜宴汎舟兼賚文綺

表裏蓮藕恭紀四首

芙蓉便殿接蓬萊，秋氣新從太液迴。
御苑賜來三島宴，瑤池捧出萬年栢。隄長
畫鷁啣波轉，水面金鱗入饌來。醉飽載歌
臨起舞，尚餘湛露滿罇罍。

二

滄池詔許汎仙槎，雲際迴看帳殿餘。
畫艫開時翻桂漿，瑀臺深處見荷花。衣光
翠落波間練，纜色晴分海上霞。游盡蓬瀛
千萬頃，金盤親饌棗如瓜。

三

玉虹高駕啓朱函，早見瓊林有賜緘。
幸拜慌人新鳳錦，渾忘學士舊鵬衫。攜筐
入白煩中使，束帶簽黃署細銜。欲被縷絲
恩莫紀，五綬十緡倍摻摻。

四

上林賚菓減封題，藕節蓮窠乍出泥。
鎬飲已歌蒲與藻，柏梁羞賦栗和梨。槃留
白雪遮羊胖，盃覆青銅散馬蹄。蓮名馬蹄盃，
三載金門沾湛久，今來誰敢厭茹藜。

雲間曹玉少五十五日

燕市忻逢鄴下賢，高軒重見綵弧懸。
游同荀況經年久，荀卿五十游齊。生在田文五
日前。蓮葉裏書還幕府，榴花當燭照歌筵。
何時海上尋仙去，與子相期三泖邊。

送陸使君出守思州

彤幃萬里使羅施，路入湘門春到遲。
金齒冉開蒙氏地，銅符初下長官司。蠻溪
馬度天邊繡，番戶龍迎雨後旗。此際炎荒
行陸賈，牂柯南去使人思。

禱雨

禁苑銅池散綠陰，鑾輿親禱泰壇深。
九重自有回天力，四海寧無望雨心。日下
土龍鞭麥隴，風迴石燕舞桑林。盛朝霑德
如甘露，何用巖阿起夕霖。

爲朱使君節母費太君旌表建坊贈詩

女陽亭畔婺星懸，喜見高門有賜旃。
大節宛垂千載後，遺孤生待十年前。陶家
坊爲延賓建，韋氏書教阿母傳。誰似使君
懷祿養，至今猶誦白華篇。

劉民部尊人入鄉賢祠

曾坐臯比授一經，騎鯨飛作斗邊星。
伏生故享鄒平廟，劉向應祠尼父庭。黍進
雖尙成式穀，香含雞舌見寧馨。須知享祀
從殷典，不在旗常早勒銘。

金生西行

金城萬里惜分攜，仗劍爭看洗鷓鴣。
偶訪傅玄來隴右，頓從柴紹出關西。胭脂
嶺下河流駛，烏鼠山空木葉低。前去臨洮
知有意，新詩應向馬頭題。

贈直隸分巡吳使君

使君司通省刑法驛傳，係崇禎朝興化相公之子。

京門右鑰鎖重環，幕府猶開鉅鹿間。

部吏遠趨清苑路，廂軍近控瓦橋關。提刑位出三司右，擁傳人從百譯還。好繼前朝名相業，外臺節制本清班。

別陳生赴濟南幕

欲上旗亭多所思，燕關惜別暮秋時。

十年書隔陳琳幕，幾度車過董相祠。岱頂尚留大半賦，汝南曾和雪中詞。春明此去如相憶，須記宮牆碧柳絲。

趙中丞開府兩浙

新開幕府壓江濱，彈事中朝重惠文。

禹穴豫呈金檢冊，浙潮初罷水犀軍。殿前露簡看如雪，梱外霓旌盪入雲。何幸東南煩鎖鑰，歲星重傍斗牛分。

二

文臣節鉞古來難，況復雄關似莫磐。

南省坐教中憲肅，東甌開後外藩寬。賜衣真見鸞文曜，避路猶驚驄馬寒。莫道還臺鄉思遠，故園金碧在長安。
開府京邸有金碧園，擬金馬碧雞之勝，思故鄉也。

贈瓊山令

金徽初試韻初諧，萬里南天渡海涯。
茂宰自能瞻只闕，漢家無復棄珠崖。陶公
山獻波羅稅，黎氏腰懸瑇瑁鞅。肯向炎方
重回首，春花早寄日南菱。

丁驃騎赴登州靖海衛有贈

初拜輕車駕上襄，梨花先點綠沈槍。
營連北鎮沙門遠，劍指東牟海路長。充國
定能籌轉運，孫臏故自守都昌。閒來莫向
關城射，恐有鄉書寄雁行。

沈萃址入蜀

徒聞蜀道上青天，誰識臨邛有令賢。
曉店散書綿竹頌，春帆高送錦江船。五丁
道可通金馬，萬里橋難聽杜鵑。應念紅閨
相憶苦，莫教人滯酒壚邊。
沈君內人爲閨秀祁湘君。

靖海侯德配王夫人生日

龍額初傳邑號新，百年長遇悅堂春。
銅屏射雀留神臂，玉軸裝花寫誥身。觴獻
蠻姬啣翡翠，閣前夫婿畫麒麟。麻姑莫問
蓬萊水，環海今來已絕塵。
時臺灣新破。

二

二月花明玳瑁樓，藁砧今日果封侯。
瑤池宴已通三羽，橫海軍還領十洲。
綵翟翻衣奩影動，金泥拭匣鑑光浮。
當筵儻進如川頌，試看滄波萬里流。

送春日偕同館諸公集張毅文太史宅分得

毫字

御苑纔開露井桃，春光又復去東臯。
肯從盃底辭酃醁，且向花前換苧袍。
天半結雲催夏雨，座間騁辯析秋毫。
傷心九十無多賸，指下薰風莫漫操。
時毅文于酒闌鼓琴，故云。

滇南大捷志喜四首

幾曲鐃歌奏太清，樓船無復戰昆明。
三川終破吳曦壘，八甸重開莊蹻城。
神策新軍橫鐵渡，蒲蠻舊版擴銀生。
天南萬里烽烟靖，從此台階一望平。

二

龍川關險控諸蒙，銅柱當年紀戰功。
青海故能通徼外，彩雲仍自見南中。
前軍夜入擒元濟，降將時無似竇融。
江畔金沙堪洗甲，木瓜花映綠波紅。

三

虛象滇陽習水犀，窮猿何處覓林棲。
金城但築盤山下，玉斧長剗大渡西。露布
馳來真倚馬，赦書頒處喜銜雞。南人自此
應無反，安用徵兵過五溪。

四

星垣振旅拂旌旄，南詔碑前解佩刀。
大將兵摧神石裂，長官司據麗江高。俘成
宗廟看陳矢，凱獻端門有賜袍。金馬碧雞
如可祀，王褒拜使敢言勞。

顧侍御生日

執法星高麗碧空，綵弧初結柏牀東。
名標柱下三台近，人在香山九老中。春雪
尚餘霜簡白，朝霞長映繡衣紅。金門倘遇
東方朔，莫道花間好避驄。

二

九霄獨坐重臺端，共看鵬飛簸羽翰。
烏府自頒王儼敕，豸衣重領杜林官。封章
曉入清宮肅，甲子星週法曜寒。幸值聖朝
多雨露，不須仙掌漱金盤。

題陳生博古冊子和王司農韻

春暮楊梢解刺天，碧幃閒使鬪茶錢。
風流只記張思曼，朗鑒何如顧彥先。鐘缶
燒殘還自弄，蟲魚註缺不須箋。燕臺雖少
探花會，也有柴車到集賢。

夜 飲

提壺不上曲江頭，學士官居對殿樓。
長樂鐘當晴後響，短連酒是夜來籌。宮中廊下酒家，名長連、短連。園蔬不厭芟菁薄，筵燭將
低菡萏收。坐近西軒看月上，有人花底笑
藏鉤。

金古良將歸

春還凍澤未全消，又見東風入柳條。
好友最難燕市別，思歸翻恨越江遙。才高
迴若雲中鶴，興到塗成雪後焦。古良善出但
使官湖能乞與，相期應在馬臻橋。

胡廣文之任温州

中原十載共爭雄，此日方傳吾道東。
落筆賦成天闕下，橫經人待射堂中。芹絲
到處依池碧，芝草生時映帳紅。但向吹臺
尋故礪，可知甌越舊來通。

秋日早朝

宮井鷗翻露未晞，輕寒先入侍臣衣。

玉鑪香散朝成靄，金殿花生夜有輝。鳳輦

陳階啣翠羽，馬臚傾碗賜珠璣。句朝畢，各坐

馬輦。白慚陪從無文采，空見蛟龍繪兩旂。

宗藩輔國將軍博公同滿州徐翰林並以詩

見寄依韻和答

小院落商暑未除，終朝乘馬尚斑如。

懷人漸近三秋節，佳句忻傳兩地書。病起

渴逾梁苑客，夢回思逐賀湖漁。誰知興慶

坊邊月，猶向城南照索居。

七夕用前韻

秋花裊露被東除，月殿穿鍼巧不如。

向夕慢陳庭下菓，連年悔曬腹中書。寒歸

金馬愁仙吏，水漲銀河笑澤漁。思煞故園

機織者，晚來長自對門居。

贈椒園和尚

甘泉西上敞琳宮，中有高賢似遠公。

說法不離雙樹下，置身長在五雲中。平臺

花氣秋來迴，御苑鐘聲夜自通。獨惜裴休

難問道，空搖珠轡日華東。

送姚聚中還湖州

楊柳河橋送客還，十年詞賦滿江關。

高門自啓菰城曲，佳句猶留松石間。有松石

間詩集行世。下若人逢花鞞鞞，^①前溪風定鳥

綿蠻。上林春色年年好，不用端居賦采蘭。

上巳易園修禊奉和益都夫子原韻二首時

陪游者皆同館前輩二十八人

曲江修禊已三年，勝飲無如柳下偏。

地曠儘教油幔接，^②溪迴不礙羽觴傳。沿隄

草向春深發，夾路花從雨後妍。陪得蓬山

舊仙侶，到來滿座盡雲烟。

二

良會何須絲竹偕，春風此處遠塵霾。

東流水色清堪戀，北地晴光淺亦佳。高柳

隔簾拋粉絮，新蒲刺水簇金釵。洛中禊飲

年年事，丞相同行豈易儕。

張梧南還

秣陵憶別十年前，帝里相逢倍黯然。

玉案未酬新綠綺，時貽我漢上，未報柴車還裹

舊青氈。花開曉店迷行騎，柳放春門慘別

筵。此去但能隨謝尚，不須頻上估人船。時

^① 鞞鞞，原作鞞鞞，據四庫本改。

^② 「幔」，原作「慢」，據四庫本改。

隨陸少參歸江南。

二

青郊綠草散平蕪，別路愁聽谷鳥呼。
幾見戴逵還剡舍，重看李白出當塗。難兄
三載仍留粵，謂南十也。賢主千秋半在吳。
欲典朝衣餞歸客，杏園東去酒誰酤。

奉和扈從登封應制四首

有序

時維肇甲，候屬升辰。承六幕之清
寧，慶二能之效順。翠華安指，東都望幸
多時；綵仗將臨，夏諺爲歌已久。因整
協時之駕，先酬肆覲之觀。鈞陳簡肅，無
煩五校蘭錡；柴望精禋，不事三壇茅脊。
所過祀名，山笑玉檢探符之陋；隨時省

方，俗斥金泥封事之繁。惟是問族之貞
淫，間修五禮；就民相慰勞，暫遍群神。
聿開千百年未有之恩，頓擇七十君歷傳
之安。^①念茲輸輓，築槌石以塞決河；攬
我提封，登高丘而望遠海。謹誦《卷阿》
之什，虔賡「將亨」之章。才慚應劭，難傳
西漢官儀；職本蘭臺，敢效東封著頌。

嵯峨方嶽望東巡，何幸天門扈近臣。
磴道曉雲迴海日，石壇秋草遍山春。鑾旗
翻作中峰電，鄒黍祠還上時神。千載玉泥
留檢處，今來沾盡屬車塵。

一

帳殿重重倚障開，山呼相應似鳴雷。

^①「擇」，四庫本作「釋」。

九旗總向巖邊出，萬乘疑從天半來。升氣
下窺青檢合，禪河西眺白龍迴。盛朝功德
真難紀，勒石慚無作頌才。

三

東方雄鎮護神京，豫日宸游減禁兵。
霜繞幔城嚴未啓，花開輦路笑相迎。晴看
御馬林間度，夜聽天雞海外鳴。九點齊州
渾一望，可知六宇正澄清。

四

鈎陳羅列動星文，佳氣龍蔥繞聖君。
騎接百靈巖曲穩，龍躔三觀嶺頭分。春還
个左乘青輅，時見封中起白雲。問俗省方
千聖事，百年父老幾曾聞。

潘生南歸限韻

秋雲夾日雨雪雪，游子將歸轡重銜。
別曲慢調新綠綺，征衣還着舊青衫。亭迴
通潞看題壁，家近前溪認落帆。若賦閒居
肯相寄，雁鴻千里不須緘。

二

南湖水盡見孤菱，愁向青門折柳梢。
曉雨送歸梁上燕，秋風吹動海門蛟。河陽
官閤同潘岳，鄴下襟期似石苞。盡日天街
同對酒，能忘出宿在東郊。

長安中秋

朝迴書漏報新晴，坐待金波灑灑生。
闕下芙蓉開旖旎，樓頭鷓鴣見分明。當軒
河影經秋白，傍苑砧聲入夜清。手把醵醺
愁未倒，醉來恐起故園情。

二

西風吹葉下金溝，海畔虹生雨漸收。
庭樹影搖冰鑑冷，筵花香入玉杯流。天街
燭散千門靜，碣石雲開萬里秋。爲侍講堂
歸騎緩，晚來東閣重淹留。

湖南丁中丞生日

三湘重鎮古羅田，萬里星沙啓幕蓮。
才過庾公還夏口，人如玉濬在西川。涪溪
伐竹當蓬矢，蠻郡椎銅作酒船。指顧弧南
將啓宿，崧高長頌五雲邊。

送沈五栗士本進士歸里

同研淡墨註高名，騶馬雙騎出鳳城。
衣柳漸逢宮巷曉，看花剛及御園晴。開來
榜日誇龍虎，歸去川原見鵲鴒。自容臺
陪宴後，蕭疎長負故人情。
是科予分闈同宴禮部。

寄河南驛鹽道

三河節鎮擁朱旗，鳳詔新裁五色絲。
萬竈授鹽齊仲父，千秋置驛鄭當時。
開牙艮嶽飛雲旆，行部梁園奏雪詞。
欲指冰壺遙作頌，由來清德畏人知。

贈送洪使君巡撫江南

中丞初拜璽書行，獨坐南牀舊有名。
此去開藩跨建業，臨岐賜宴在端明。
襄中羊祜方開府，海上盧循早罷兵。
千頃烟波環震澤，看來不及使君清。

二

巖疆瑣鑰重吳中，萬里車書澤國通。
侍御呵來驚赤棒，元臣饗後賦彤弓。
平推庚甲工程緩，上念東南民力窮。
特賜九花天廐馬，瀕行莫認舊青驄。

金鑒南還

把臂京華又一春，柴車欲駕泪盈巾。
戴逵豈是王門客，阮籍終爲林下人。
到處題詩銷旅寂，行無餽贐恨官貧。
河橋相別知何幾，白首垂垂總是銀。

二

相期同返舊巖阿，豈料君先策去騾。
老人侯家猶謾罵，醉辭燕市重悲歌。收禾
歲晚鄉田少，落葉風吹客路多。只有雲間
沈學士，長懸一榻待相過。

寄閩中提督張君

西平勳伐冠雲霄，特簡趨庭領騎曹。
烏澣降旗迎谷永，文臣拜節重韋臯。島中
盡隸新開版，腰下猶懸舊賜刀。不道西清
頻入夢，到來還隔海門濤。
時予客福州。

秋祀社壇候駕

秋行陰祀詣三壇，仙掌高垂玉露寒。
百辟奉璋迎仗外，六龍扶輦下雲端。風迴
天半聞仙樂，夜見星流繞從官。一自太和
初獻後，愧無金奏頌咸安。

書王舍人冊子
舍人爲內廷供奉，賜宅西內。

仙池中禁杳難親，解玉坊邊一舍人。
詞出御牀封過密，衣從宮鏡照來新。花前
白事先東閣，斗下丹星近北辰。虛薦雄文
似司馬，有誰還賦上林春。

奉陪李學士禮玉皇閣醮壇同胡編修袁舍

人顧孝廉即事

玉皇案下舊仙官，親捧琅函禮醮壇。
受事錄呈三殿切，步虛聲徹九霄寒。朱輪
滿院皆雲侶，丹竈烹泉有露團。賭墅圍棋
渾漫興，今來俱作洞中看。

題方編修健松齋詩限爻韻

名園幾度罷誅茅，猶見長松翠影交。
太子有城頻在望，方干故宅那能拋。欄邊
蘚斷驚虫蝕，石上泉流爲馬跑。誰識桐江
風雨夜，尚留龍吼聽櫓梢。

二

相國園林枕石整，^①編修爲崇禎朝相公之孫。
風光佳似孟城坳。七株偶向巖間植，百尺
翻從雲外捎。如此江山龍未化，舊時林木
燕曾巢。地曾經兵燹，故云。平泉多少丁寧意，
肯向金門戀斗筭。

送平將軍守建昌衛

龍驤啣命重南征，闕外蓮花早列營。
豈有黃騶能陷陣，忻逢白馬舊知名。護軍
臺接章山戍，轉饟船隨下瀨兵。莫道元戎
難就拜，麻姑壇上築方成。

①「相國」，四庫本作「相野」。

宋尚書新進太宰

初裁九格掌人倫，三典名曹踞要津。
司列位高紆紫紱，長名榜定勒紅銀。廷推
徐勉真清士，朝有袁昂是正人。欲問開元
新相業，梅花先報鑑堂春。

二

台衡久已冠文昌，啓事嘗登帝座傍。
緒炫端居能節儉，崔生用士總剛方。賜來
金鑑含霜薄，懸得珠繩引宿長。愧托清流
陪後乘，時從畫省借輝光。

送漳州胡別駕還郡

漳南上佐計車旋，攜手京門思黯然。
別榻尚施花嶼側，佩刀重掛柳營邊。行時
馬傍春雲曳，歸見珠飛海月圓。誰道清廉
少人識，胡威譽望正當年。

施二公子歸里

楊柳河橋散曉烟，相携苦憶十年前。
洲邊講學逢官舍，燭下題詩對客筵。驛路
計成新歲月，江南歸向暮春天。還家若問
青房李，朱仲園頭未賣錢。太夫人命以李熟爲
歸期

依韻奉答益都夫子見寄之作時夫子以禪
語開示故及之

空言詞賦擬相如，豈有文章重石渠。
國史未成羞碧檢，越人何意戀朱餘。從知
白馬原非馬，不用騎驢更覓驢。數日朝參
都廢盡，只緣新接冶湖書。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春莊稿

七言律詩六

康熙十七年十月一日大學士索額圖明珠
奉上諭各大臣題薦才學官人除現任員
外著戶部帖給俸廩并薪炭銀兩按月稽
領感賦二首

宣平初啓儲才賢，便向金門拜賜緡。
烏節稻頒高廩俸，紅籬炭準大農錢。花攢
印帖看成錦，日照絺衣恍挾綿。誰道舊時
含糗士，還承介錫在昌年。

二

公車通詣近三臺，月俸旋教計部開。
御牒宛從天上落，皇恩高向日邊來。寶錢
誰是張安貴，索米慚無曼倩才。咫尺光華
將啓旦，敢言遲暮答涓埃。

午門謝恩恭紀

嵯峨閭闔啓雙環，帝闕遙看綵仗班。
伏地敢違階咫尺，瞻天只在殿中間。楓門
劍珮朝方啓，草野衣冠拜未嫺。但愧聖恩
無可報，遙呼萬壽指南山。

答景文上人過贈原韻

三月春江初上潮，浮杯何處渡來遙。
莫嫌陶令眉頻皺，猶喜豐干舌未饒。妙偈
不從禪誦得，薰衣時把佛香燒。願君長在
山陰住，勿使中軍遠見招。

王明府之任零陵

瑯琊才子厭承明，萬里遙分有庫城。
白日吏來花下卧，感時泪向竹中生。賦完
莫笑陽城拙，操潔無如姑鉞清。湘口題詩
能北望，雙鳬飛處是神京。

陳君六十

樟亭十里比柴桑，中有高人引興長。
白蛤曉披花露滑，紅泉春洗藥苗香。門迴
高駕同孺子，庭下監州類季方。邀得麻姑
頻貰酒，相看猶是舊餘杭。

奉餞汪春坊同年請假覲省還里二首

裁向東朝作從臣，每因問寢倍思親。
高堂豈易沾三釜，長假何難請十旬。唐長假
以上旬爲滿，所謂「十旬休假」是也。聞左粉陰虛閱
歲，關前草色暗逢春。如何白首懷歸客，猶
作青門飲餞人。

二

初頒儲冊下銅扉，暫借朝衫作綵衣。

九列尚需三度轉，十年能得幾時歸。江魚
午饌烹嘗美，慈竹隣牆過未稀。第恐曾參
冠不定，禁林重盼早烏飛。

贈邵吳縣

平原邵續舊知名，筮仕能分閭闔城。

甲第早膺三禮貴，郎官上映一星明。車過
樂圃鸞初下，綬拂金昌花正生。遮莫東南
烽火近，吳門尚有水犀兵。

岳州大捷奉和高陽寶坻益都三相公喜賦

原韻六首

荆門露布插雕飛，聞道王師已合圍。
下雋地翻留後旆，洞庭波洗戰時衣。軍分
五壘真無敵，峒阻三苗何處歸。況有樓船
橫浦入，天南誰不望明威。

二

湖湘寇盜本蠡飛，連破平江似帶圍。
夜水暗驚流劍影，春花偏喜插弓衣。人收
赤子安軍鎮，地入黃陵近姊歸。但得東山
堪勞上，揔教零雨誦伊威。

三

七校縱橫盡攸飛，紅鞦新束馬腰圍。
熊羆但計踰銀甸，蟣虱何愁生鐵衣。^①羅子
收來忘北顧，楚軍散盡想東歸。零陽此去
降幡集，何必彊兵出武威。

四

日望巴東鵝鸛飛，江陵種柳漸成圍。
提兵直入移綃幕，叩馬相迎有布衣。^②奏
捷書當甲始，全軍振旅在春歸。從來廟算
需賢相，況復詩傳翟子威。

五

桃虫誰道善拚飛，帝命原教式九圍。
尅日將軍齊捲甲，連年天子白求衣。葭還
舊律知來復，芑滿新田嘆曰歸。從此征驩
與朝竿，敢言咫尺見天威。

六

禁旅中兵總射飛，長驅肯作掩群圍。
行營夜襲藏刁斗，轉戰春生換衿衣。^③王濬
乘風能越險，姜維有志亦當歸。哀荆自古
需采人，誰道王師不在威。

① 「蟣」，原作「鐵」，據四庫本改。

張方岳巡撫閩中

來從奏計待鳴珂，去路黃旗載駱駝。
斗北驟頒新筦鑰，天南重整舊山河。建溪
雲樹開藩遠，閩嶠山花入幕多。身到九仙
須對酒，年來東海不揚波。

夜集俞明府園亭次其小阮石眉原韻

名園竹樹夜蕭蕭，閒對清樽向午橋。
屋角暗星疎帶雨，欄邊流水曲通潮。當筵
酒暖杯頻瀉，促座談深燭易燒。最喜君家
饒二阮，相從林下且招邀。

丁民曹分巡贛州

河橋柳色映雙旌，萬里虔南好計程。
畫館望郎初奉使，建安才子舊知名。樓船
浪逐灘聲轉，幕府花含瘴雨生。他日鬱孤
回首處，待君還賦泰階平。

與汪廣文

講學河汾年又年，長安相遇見華顛。
空囊尚載田何易，沽酒曾無司業錢。絳帳
經傳燕市曲，青袍草映御河邊。金門萬里
雲霄近，莫問滄江有釣船。

答贈萬州學正何君見贈原韻

慢將春酒瀉郛筒，金錯長懷嶺嶠東。

帝闕上書原有意，王門操瑟豈難工。人間

居傍支公鶴，時寓報國寺。馬瘦行如鮑氏驄。

謝汝容臺能薦士，風流還著玉堂中。時分別

廣西，其門人有入詞林者。

九日登善果寺後毘盧閣示同館諸公

清秋黃葉滿林皋，佛閣層層散白毫。

千里有誰還望遠，十年此地再登高。香臺

露下翻萸葉，茗碗霜融沃筍膏。誰道初衣

難再着，晚寒猶覆舊絺袍。

送何岱瞻還江陰覲省

薊門楊柳弄春晴，欲別翻憐邸舍情。

春汎白波分淺盡，夜來紅燭照聰明。西郊

草映寒袍色，東閣梅傳舊句名。此去澄江

若相憶，延陵城下暮潮生。

一

春城花落已垂條，萬里江關去路遙。

別恨直追申浦棹，離人初上御河橋。筵前

白蛤留應少，臺上黃金望欲消。只恐河陽

方覲省，便隨敷奏上丹霄。

平原道中示仲山諸同行作

客路秋光最可憐，平原風物更蕭然。
山橋度馬雙流迴，野店留人一榻懸。酒旆
碧垂丹棗下，廟門紅閉綠楊邊。卻因顧陸
相從晚，每欲聯鑣未敢前。

征南大兵乘勝收復長沙奉和高陽相公原

韻二首

戰艦橫江蔽鬱姑，材官百萬盡彎弧。
新收岳麓時移障，遽襲湘潭夜渡湖。白馬
關前鳴鼓角，黃陵廟下禁樵蘇。天南指日
銘功遠，何必牟彌布陣圖。

二

南征曠騎本騰驤，況復追奔似燎揚。
定遠自能摧虎穴，護軍今已下熊湘。雲車
駕處城頭暗，露布書來盾鼻光。不信衡陽
京觀美，都梁尚有武成岡。

重陽後一日偕同館諸公集黃編修新宅分

韻得秋字

新第重爲九日遊，黃花開徧白檀秋。
集賢有會思韋綬，買宅無錢贈馬周。鴻雁
盡從天際落，茱萸還向酒邊浮。主人初闢
西軒好，且傍斜陽款款留。

贈王君

高飛鴻鵠久迴翔，何幸相逢在帝鄉。
上客盤餐留北道，故園花柳憶東莊。平交
世重朱公叔，直道人推王彥方。我欲續成
游俠傳，爲君重數舊高陽。

謬蒙益都夫子作六子詩見贈予居其一且
落句韻各叶本姓謹依韻奉答并謝二首

嵇康空自友山濤，十載深慚佩孟勞。
觀海始知環海大，近天渾忘戴天高。書窺
東壁驚三秘，醴設西軒笑二豪。誰想芳洲
舊鸚鵡，尚蒙開鎖問奇毛。

二

豈有長鯨掣海濤，重煩傾注過勞勞。
孝廉但舉桓公雅，子弟誰如龍伯高。通德
有門爭北面，朗陵故里在西豪。可憐未埽
齊庭日，挾刺徒生紙上毛。

奉和宗藩博爾都雨中見懷原韻

春街三月雨霏霏，遙憶春星隱少微。
華館近天開處密，宮車盡日度來稀。蘭分
壠坂縈青幔，^①水漲河橋覆碧衣。羞煞梁園
倦游客，凌雲未獻賦俱非。

①「坂」，西庫本作「坡」。

飲高太史宣城會館話舊有感和施侍講韻

但汎浮杯渡芥堂，天涯四望總蒼蒼。
論文自昔同官舍，對酒何期在帝鄉。幔捲
露垂天際濕，燭搖風入夜來狂。相逢不解
相思苦，試看樽前兩鬢霜。

二

宣州舊邸有閒堂，匹馬相過晚色蒼。
愧我十年長避地，羨君四坐盡同鄉。食甘
芡菜知還健，醉舞蓮花未是狂。漏下莫愁
歸路晚，天街涼月白如霜。

贈河間守

新賜轡車駕五騮，銅符東領近皇州。
下車嚴似張平子，按部親于郭細侯。上谷
雲連滄海動，南皮花夾衛河流。吳中人憶
軍司馬，長聽清歌繞郡樓。

寄贛南道丁使君

南行節鎮重分巡，檠戟初開贛水濱。
楊僕不爲徼外使，柴侯本是部中人。褰帷
風動諸蠻肅，落筆花飛五嶺春。能向鬱孤
臺上望，遙遙京闕豈難親。

王給事分守浙東

東南觀察古諸侯，按節明州與越州。
曲蓋賜來函德殿，高牙開近甬江樓。
西垣舊日能廷諍，前路清風起棹謳。
若問衡文嘉祐事，會稽竹箭不勝收。
使君曾典浙試

二

攬轡登車慷慨行，臨歧猶有贈鞭情。
百城久向車前望，十載長留殿上名。
畫閣入雲天漢近，朱旗拂岸海潮生。
伊予家在西陵渡，門外蘆花相笑迎。

上以久旱躬禱郊壇立霈奉和高陽相公恭

紀原韻

皇穹練日宿蒿宮，羽俗無煩召典同。
祇爲三農祈泰時，遂將六事告蒼穹。
龍行畎谷迎猶緩，雲起封壇饗自通。
旱魃歌成甘霽下，須知片占在西豐。

送錢刑部提學貴州

都官視學本含雞，帝里春風惜解携。
五衛兵踰關索嶺，諸生試待乞獠溪。
城連箐竹蠻雲暗，巘畔芭蕉瘴雨迷。
一曲湘靈應聽去，龍荒原在洞庭西。

寄周燾

誰言琴氏好騎魚，欲寄雙緘問轉虛。
坐客已傾江左泪，聞君尚在道南居。吳中
著有張融傳，花下刪成蒯子書。當日章安
兵未起，趨庭長得過甌餘。其尊人曾爲台州
司馬。

吳江陳啓源貽詩賦酬

十年道路愧冥鴻，長向吳江聽落楓。
畫舫未逢三若下，高門只對五湖東。冠時
著作超承祚，滿地兵戈憶子公。何幸新詩
能遠寄，光芒百丈儼垂虹。

寄贈山東開府施君生日

東藩鎖鑰衛神京，開府雄連七十城。
星斗喜從天幕轉，日華看向海潮生。威行
岱麓風彌峻，操比齊河水更清。介書生
能建節，當時曾見庾蘭成。

二

金笳開處動旌旄，解繡裁成鵲練袍。
賜履遠垂滄海闊，期門孤並泰山高。全齊
萬戶爭懸矢，此地三公有佩刀。哲士挺生
真不易，肯教聖主念民勞。

送徐二十二胤定廷試南還

天安門啓控雙環，聖主臨軒策奏還。
老景去留存宦跡，夏雲重疊類家山。城邊
度馬人俱遠，庭有啣魚鳥自閒。他日論文
肯相待，爲君柳市重躋攀。

二

青袍裁罷謁公車，徐樂原來始上書。
萬里敢嫌雲路遠，百年長坐夜牕虛。固知
道在難爲報，翻笑官閒未易除。思煞舊時
同學者，到今誰復共巖居。

題家司百聽月樓詩和益都夫子原韻

金梯不必問嫦娥，夜靜猶聞水調歌。
穿榻碎投千片玉，當牕寒瀉萬重波。榆含
星影拋錢細，桂入秋來落子多。自是凌雲
遺構在，不須烏鵲更填河。

陳掌院先生歸里

樂素蓋謝明光，欲餞青門柳未黃。
祇爲山濤將負上，故教劉覽暫還鄉。啣車
曉日當天井，去路春雲蔽太行。咫尺東山
勞聖眷，莫令同省久相望。

二

車前輯杖暗心驚，數載金廬共侍情。
帝座儼臨瞻斗近，君行此去見星明。韓山
白鵲盈軒集，濩澤丹芝傍墓生。若問趨庭
須學禮，那能徒負后蒼名。

送裘侍御巡鹽淮揚

獨乘驄馬下江都，夾道爭看御史烏。
帝簡不殊李景讓，官山重見管夷吾。臨行
舊邸金章露，曾彈新參鐵面孤。飲餞都亭
誰勿避，可知獬豸在當塗。

施鴻臚以禁方見示賦謝

慢延三景叩崑崙，碣石猶翻北海鯨。
未共馬生滄玉液，恰逢羽客在金門。啣花
鳥下青絲仗，合藥人歸紅杏村。誰訝肩吾
還入籍，丹臺名姓本長存。

彰德別駕之任有贈兼詢吳文學

鄴下新推監郡豪，漳河水色照青袍。
車前周景初題字，匣有王祥舊佩刀。上黨
雲連熊旆遠，太行山盡雀臺高。城東肯問
韓陵石，何處文章少俊髦。

出沐即事有感

西郊出沐踐良辰，回首京華又一春。
鴉陣噪來天欲雨，驟車過盡路生塵。
年前悔作閒情賦，日出歡逢曝背人。
自笑楔堂相別久，夢回還着白綸巾。

送平象九之任宜賓

夜郎南去使車稀，喜見雙鳬翅道飛。
巴郡雪消來白市，蜀江花落覆青衣。
春田種秫抄雲起，午夜橫琴帶露揮。
此去葉榆烽火靖，掖門相望敢言違。

王時大授連江令

銅魚初佩度仙關，拄頰時看海上山。
農畝課成螺蚌外，官亭開近荔枝間。
王喬豈嘆京門遠，嚴助方平甌粵還。
假使承明猶未厭，鳳城柳色儘堪攀。

上幸瀛臺登魚遍賜近臣恭紀和李相公韻

蓬池初獻范公鱗，敕使分鱣賚近臣。^①
銀鬣散飛瑤島雪，金梭堆作御盤珍。
餐同豢豹揮刀俎，夢逐非熊理釣綸。
欲紀聖恩何所似，滄波潏沔竟無垠。

①「鱣」，四庫本作「魚」。

二

九戩翻波躍錦鱗，魚征無復稅王臣。
天厨入夏猶頒鮓，海谷何時不效珍。龜臙
未和徒頷顙，鸞刀欲下轉紛紛。江湖自昔
相忘久，誰道龍淵渺四垠。

周太史尊人明府公年伯六十來京師同館

諸公各賦詩奉贈和韻

三月鶯花滿上蘭，藍輿迤邐到長安。
戴封故作西華宰，韓愈曾爲嶺外官。授冊
遠探金簡麗，趨庭曉過玉堂寒。宮衣裁罷
編爛色，猶作他時製錦看。

王光祿子舉茂才喜贈

丹山鸞鶴紫田芝，江左青箱數世遺。
可但茂仁稱令士，果然王濟是佳兒。下帷
不計探花日，在泮剛逢采藻時。猶記帝京
來觀省，當樓親授鯉庭詩。

二

東園日出露桃開，佳信忻從鑑水來。
藻彩橫天驚鳳翮，渥洼墮地本龍媒。杜林
名閥推光祿，漢室高文重茂才。祇爲德門
饒世濟，庭前早已植三槐。

春夜讌集益都相公邸第即席和韻同王舍

人陳吳二檢討徐林鴻咸清吳農祥三徵

君暨公子慈徹協一

夜啓槐堂近北辰，偶來休沐藉人倫。

筵前杏炙燒脣美，庭下梅花刺眼新。雅量

儼臨千頃壑，清談真隔幾重塵。滿堂歌詠

渾閒興，何必乘槎更問津。

二

台階濶絕若參辰，猶喜相攜邁等倫。

金檢祕書看後古，銅槃高燭照來新。行觴

久接荀龍譽，舉座欣無庾亮塵。咫尺天衢

珠斗近，祇愁無力度雲津。

三

春蘭汎景見光風，坐聽吹陽出六同。

日煖賜衣宮扇下，晚來置酒閣門東。生徒

雜列超桓傳，巴蜀初開想竇融。金管暫吹

羽舞後，可知調燮在三公。

四

黃閣沉沉轉惠風，柴車春夜許相同。

綸書早已頒池上，絲竹何妨載墅東。舞袖

亂隨燈影散，歌聲細入酒花融。當筵親作

來游誦，不是周公即召公。

送周在都任濟南郡丞

肅肅秋風轉隼旟，東行監郡綰銅魚。
時清且佐平原相，年少能傳櫟下書。郡丞爲櫟下先生季子
丹鳳飛時知賜璽，青山到處好題輿。
選人尚有難兄在，時具兄雪客方候選。
欲贈虔刀思有餘。

贈丁刑曹

初看鳳翽九霄搏，^①敬禮由來重建安。
赤館舊曾遮列宿，白雲從此護都官。
荷花結蒂經秋豔，棘木當廳入夏寒。
況值中丞開幕後，子公門第舊來寬。

李沮東世兄由韶州太守移任寧波

重承露冕出燕關，秣馬都亭霽色殷。
金轡乍迴五嶺外，銅符又下四明間。
行車春傍江南柳，披牘時看海上山。
隣部編氓懷世講，相思長趁浙潮還。

寄山右方伯

太原行省領方州，況復開藩在晉丘。
經國不須搜粟尉，安疆重藉富民侯。
編圖戶列中條盡，轉餉船隨砥柱流。
若問汾陰千載勝，白雲猶是漢時秋。

① 搏，原作「搏」，據四庫本改。

馮二宿榮遷補國子監博士

槐市南頭壁水連，馮唐待詔尚英年。
漢廷博士官雖冷，國子先生獨爾賢。
折角定教傾五鹿，畫衣應早兆三鱣。
花前載酒如相過，可有東廳月俸錢。

秦太史歸里

紙黃封下玉除，春風歸興動鱸魚。
才名久已傾同舍，筆札長驚跨石渠。
天上青簾新水棹，樽前紅燭故鄉書。
甘泉此日多詞賦，莫更遊梁賦子虛。

依韻答和彌壑和尚長椿寺說法見贈原韻

騎馬宮門年又年，思君長在率陀天。
因傳佛說來初地，悔拜天書出望仙。
下座有人裁問道，空林何處好逃禪。
當時王許山陰會，不道重來闡太圓。

送沈客子還禾中

京門曉日動行旌，相送河橋百思生。
策未經投北闕，十年長憶在西平。
宮牆柳絮粘天白，旅館山楸入夏清。
他日負薪能薦達，肯教廉吏抱虛名。

贈胡生

少年能讀九丘書，入洛猶乘下澤車。
沐髮碧于江畔草，行文艷過水中蘂。歌殘
白石天將旦，裁就青衫暑未除。前路秋風
應萬里，期君先作北溟魚。

沈殊亭處士自倡村居詩遍和成集其所和
多兩浙耆舊繙閱生感因其索贈亦用原

韻續成一首

水南水北總皆村，何用辭家賦述昏。
鳥有九苞方是鳳，雞非三尺不爲鷄。投詩
半是梁園客，避地深于吳市門。滿日舊時
朋好在，慢將存歿句中論。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春莊稿

七言律詩七

早朝和韻

端門高啓傍青霄，待漏初迴金水橋。
綵仗暗排雙闕麗，玉階徐引一燈遙。風飄
御琯疑鳴鳳，寒動朝衫許覆貂。只愧仙盤
頻賜露，每朝賜酪。侍臣有渴未曾消。

下朝

鳴鞭退後鼓鐘稀，日上松杉鴉漸飛。
庭燭乍收遙仗綵，鑪香猶在近臣衣。蠻隨
九陛陳琛去，象駕雙輿負纜歸。咫尺皇威
雖暫遠，玉欄回望轉依依。

吳二東游

三年流滯薊門關，歸路重游徐泗間。
逸駕豈能留駿骨，望鄉終自蔽龜山。清秋
醉向湖陵度，落日吟從梁父還。他日滄洲
儻相憶，爲予東望大瀛環。

寄昌平道沈僉事二首

軍都遙接塞門寬，北護神京似奠磐。
舊衛尚持宣慰節，外臺方重惠文冠。牙開
雄鎮邊雲靜，幕映前朝寢樹寒。最喜子牟
懷闕近，日華高處即長安。

二

北門鎖鑰壯皇封，大旆朱旛間綺茸。
鐵騎不須屯上谷，金湯長此控居庸。朶顏
故部安三衛，袋帶新裝賜九重。聞道麟符
分輦後，登樓清嘯甚從容。

醉和任明府官署歌席原韻

申江三月暮春天，入夜華燈簇錦筵。
官舍有情啣獸竿，客心無緒似鳴絃。歌成
三疊愁將變，醉看雙娥使近前。多少臨卽
仙令客，問誰真是馬卿賢。

任屏臣曰：此和家待菴韻也。座間各有詩，無得
當者，及得雙娥句，滿座狂躍，歌妓三人各捧觴爲壽，
始知才人伎倆原有爲。一時紅粉所迴首者，殊是快事。

春日偕諸公集梅花樓并食即空上人魚餐
即席和韻

不愛桐君與竹君，每看花發思紛紜。
風來水曲初生漲，雨過山頭尚帶雲。醇酒
早隨公瑾醉，瑤琴願續惠休文。有魚堪作

伊蒲供，誰道行厨少苾芬。

陶君雙壽

荷花並蒂滿江潯，並坐薰風鼓瑟琴。
記得述昏曾見志，最難卻聘有同心。青蛾
一奏瑤華樂，綵鳳雙栖珠樹林。終日題詩
編甲子，徵君吟過細君吟。

送杭州顧使君之任

彥先才地冠中朝，新賜朱幡領六條。
井邑雜通甌海路，郡樓平對浙江潮。花前
試印開硃匣，雨後行車駐畫橋。誰道薊門
乘傳遠，專城峻望已干霄。

壽張學士

早拜參知領從班，每因清達霽天顏。
詞頭日判鸞扉裏，軫上星明帝座間。人到
講筵餘紫氣，史成斷案若青山。時爲史館總裁。
年年寶樹垂弧日，載酒携花共往還。

唐公子授西安郡丞

春桐花發待鸞栖，黃綬金章惜解携。
秦地通侯誇上佐，謝家司馬重安西。亭臨
冀闕看承露，車過嶢關卻屏泥。公府家聲
曾不改，嘉名何必向人題。

餞長沙趙使君

湘州司馬汎星槎，南雪消時好及瓜。
虞愿舊曾官海上，賈生從此相長沙。
琵琶峰轉看迎旆，橘柚洲晴待放衙。
前上紫微如有憶，春來應寄石壇花。

考功郎劉君主試閩中

御命東觀海嶠雄，風流裴楷著清通。
持衡自昔推司列，敏識于今藉考功。
萬選錢留滄海碧，三條燭展洞蕉紅。
閩王宮畔長春閣，時有天風下至公。

翁使君之桂林郡

使君南控五驂騑，萬里褰帷入桂州。
蠻地盡從辰嶺隔，郡堂斜見灌江流。
枇杷花發行苗部，鉅野潭清記柳侯。
此去建陵如戀闕，晚晴時上望湘樓。

益都相公歸田後以治湖汎舟作見簡且自
敘晨夕鄉游之樂謹依原韻和答成詩

南天從此罷樓船，東墅時聞載管絃。
客至汎湖當雨後，使來授簡及春前。
曆長不記移花口，稅薄剛逢刈麥天。
誰信太平元老貴，竟同野稚餉炊烟。

寄贈黔南蔡開府使君

重移幕府鎮炎荒，御繖曾經賜武昌。
入蜀路開韋節度，平吳功著杜當陽。九隆
繫稅收青海，四部蠻歌侑白狼。欲汎一觴
何處見，雲龍洲畔即瀾滄。

贈別邵明府左遷之蘭州幕

西上蘭州路渺漫，參軍垂老遠之官。
故交綠酒傾來晚，從事青衫着去寒。寒柳
凋隨車後落，嶽蓮高入幕中看。上林多少
鸞枝在，誰道卑栖乏羽翰。

過江晤王甫白後旋有詩寄懷因依原韻答寄

錢塘江上對門居，絕勝河汾一舊廬。
入洛已經逢季雅，仕秦何必羨由余。尋還
高士迴通德，記得思君在執徐。咫尺西陵
風雨近，莫愁論學少三餘。

蔣將軍輓歌

先生射獵早歸田，門下重歌《薤露》篇。
曾破黃巾還渤海，何辭青塚象祁連。文螭
自繞新題碣，櫪馬猶披舊賜韉。惆悵過庭
蔣詡在，方開三徑杜陵邊。

過姚使君寓樓答贈依韻

金輪雙峙倚秋空，迤邐尋君蕭寺中。

亭午薄雲方漏日，新晴高樹易生風。携來
圖史披將盡，亂後登臨感自同。欲紀舊時
監郡績，請看杜牧贈姚公。杜牧之有贈姚公詩，

見《樊川集》。

寄李方伯

鶴繡犀輦照錦茵，屏藩高啓浙河濱。

關中轉運推蕭相，洛下軍需藉寇恂。滿道
官花方向日，盤根仙李正乘春。賓門漸覺
微垣近，幾度思君意倍親。

上海廳事前枯槐再花和任明府韻

洛令原推任峻才，春風長拂印牀開。

分田不用兼收秫，夾道能生半死槐。紅雨
潑殘新燧火，黃花飛滿舊階苔。星精自應
三台貴，何必王家再種來。槐木爲虛星之精，
故云。

送張學士給假還里四首

給侍昭文敢乞身，十年華蓋鎮相親。

顰從丹禁辭明主，要使滄洲識近臣。私第
慢教收祕笈，還朝早已訂溫綸。洞門雨後
春風發，仙驥翺飛總絕塵。

蓬閣由來多歲年，此行未許遂歸田。

授餐還撤東堂饌，賜橐長携內府錢。擁傳
春啣金勒淺，登樓時見玉繩懸。還家總道
家山好，卻訝蒼龍當晝眠。學士所居在龍眠山。

三

修文中禁許誰尋，乍見鵷鸞出上林。

疏入獨言親葬遠，慨焉予告聖恩深。城連
百子思埋玉，舟過三江笑鑄金。移孝作忠
疇得似，年來空愧接衣簪。

四

橫門供帳傍春城，況值清明草又生。
中祕早誚圖史願，東山終有薜蘿情。六箠
瘁後猶登壇，五嶽游時慢記名。祇恐聖明
懷望切，海門潮上促王程。

奉寄錢唐梁明府

東垣才子興翩翩，試宰錢唐年又年。
海日近從城闕上，湖山長在縣門邊。陶家
種秫分官釀，吳女栽花傍訟田。只爲愛聽
絃誦好，春來時有過江船。

田公子示詩卻寄

公子才名冠帝鄉，趨庭猶白逐龍驤。
觀書爾獨追弘正，結客人稱過孟嘗。劍入
斗邊雲氣盡，文隨幕下海濤揚。何緣共踞
胡牀坐，唱陽春大道王。

趙生爲武城宰

銅符初綰濟河西，此去陽平一望迷。
吳下高賢仍作宰，晉陽公子實封齊。官清
養廐皆齋馬，學至操刀好割雞。當日弦歌
如未撤，慢嫌爲政笑宣尼。

寄南豐令

軒綏高駕向南城，江介時瞻列宿明。
自得獨孤爲茂宰，儘教李觀作編氓。壺中
巖傍春雲曉，盱下堂隨秋雨成。華轂朱輪
相送後，有誰專對在延英。

送錢編修歸養雲間

暫辭東觀返蘭幃，相送青門望有輝。
國史預裁毛義傳，宮羅先製老萊衣。前臨
通路當南浦，爲望千山啓北扉。顧去慈鴟
歸哺早，春來仍向禁林飛。

屠少府左補始興驛丞

南行且莫厭官閒，梅尉高風好去攀。
傍舍不須攜綠綺，開衙長白對青山。嶺隨
陸賈乘傳去，座有司農置驛還。暇日題詩
尋玉筍，丹砂正好駐朱顏。

奉和高陽相公初春入直喜雪原韻

東風吹雪滿重城，錯認山礬散落英。
內府乘春忻有象，天街入夜靜無聲。珠光
照海驚龍蟄，玉粒盈田任鳥耕。但使三農
兆三白，萬方誰不荷生成。

二

粲粲瓊霄接帝城，羔裘重喜綴三英。
望添苑樹朝來色，聽得宮鷄曉度聲。闕下
久淹東郭履，山前誰念子輿耕。難探相國
憂時意，不是陽春和不成。

奉和高陽雪中下直原韻

雪朝下直快幽期，控馬端門欲度遲。
雲葉擘成堤上絮，天花散作手中絲。高懷
自埽迎賓路，雅會難傳禁體詩。何幸玉堂
揮翰早，一時歌動郢中兒。

二

青女便娟未有期，春空冉冉下來遲。
雲連似把青瑤屑，霰集惟抽碧藕絲。發粟
久從齊相請，撒鹽終是謝家詩。連朝僵卧
柴車客，也和新聲付管兒。

錢宋員外使權輅關

一軺分權使南天，正值都官拜簡年。
驛騎預呈候吏板，亭餐不用算商錢。橫江
路出蒹葭外，望闕心懸霄漢邊。只恐嚴關
烽火近，將軍從此駕樓船。

二

星旌遙指鬱孤臺，春到雙江水白迴。
撾鼓喜君乘傳至，吹笳放客過關來。^①匡門
珠舶花前發，海嶠金裝雪後開。借問開元
丞相裔，何時可賦嶺頭梅。員外爲相國子。

同吳江俞鹿牀赴江觀臣蔡右宣閫門舟集
即席分韻是日送施分司還宣州

畫舫張筵汎水涯，衣冠吳會集來賒。
近船歌散烟中柳，隔岸燈垂雨後花。客至
早吟江總賦，人如夜過蔡經家。松陵高士
相違久，欲送宣州思轉遐。

①「笳」，原作「茄」，據四庫本改。

雪中游張家園作

名園雪霽快追陪，酒醺冰壺凍未開。
豈有瑤臺乘馬至，卻疑銀漢汎槎迴。樓高
俯見雲千疊，裘敝偏驚風四來。不信燕山
方十月，寒枝發盡嶺頭梅。

送東莞令之任

青袍如草鷁如縞，萬里炎方去路賒。
縣旆乍迎嶺微月，海田先種日南花。獻來
紫貝當輸稻，收盡紅棉好及瓜。滿匣印泥
方照眼，何須句漏覓丹砂。

送益陽江明府

爲郎上應軫傍星，八月秋風過洞庭。
戍火夜銷平蜀路，官舟曉泊望湘亭。黃陵
過雨衣常潤，白鹿啣花車未停。莫道携琴
高和少，湘靈一曲暮山青。

雨後小飲任氏草堂即席拈句

草堂積雨未曾開，霽色忻逢酒一杯。
風息草頭知礙竹，日穿葉隙見殘梅。當軒
野鳥橫烟下，滿案江魚堆雪來。白昔題詩
傾四座，何人不讓彥升才。

劉明府赴任南漳

陶令南行心自閑，十三徽上綴珠殷。
名同星列丹青上，操比漳流清漢間。編戶
遠連龐統宅，閒田長在卜家山。期君便作
南游客，極浦看雲共往還。

送周長陽之任

都鄉本是大夫才，欲赴長陽作宰來。
官牒下迎吳會遠，縣門高向蜀江開。亭留
白鶴雲常護，峽過黃牛水自迴。此去荆門
爭戰息，江關何處有烽臺。

秋初從吳中歸值甬東葉天樂以詩下詢依
韻答之

杏子街頭墮寶鞭，野橋歸路興騷然。
傾囊不載黃金賦，買酒還啣綠玉船。別妓
遠從花港外，思君久在竹溪邊。時天樂避地竹
溪炎天衣褐無繇浣，何幸携來白雪篇。

二

吳中意氣贈歸鞭，正值榴花似火然。
風過每懷高士榻，月明初到下江船。時逢
乾鵲填河曲，會有雙魚寄海邊。只恐采蕭
歌未斷，相思還著九秋篇。余將往都中。

任四辰旦招賞芍藥和韻

名花初發日遲遲，共對閒堂把玉卮。
紅白間來深淺色，參差開作短長枝。
嬌嫌日炙從遮幔，香逐風生似解禱。
留贈返，到今相顧眼迷離。

益都夫子生日與同門諸公共祝長椿寺飲

次奉和夫子首倡原韻

公府同師陸象先，良辰高會法堂前。
憑拈麟紱環龍藏，敢謂羔裘藉豹緣。
誦去波羅聲習習，醉隨海鶴舞仙仙。
八千總是長椿酒，好借花宮祝大年。

錢鈕明府赴項城

百里雷封始拜除，衣縣錦帶佩銅魚。
久傳潘岳能爲賦，豈有高柴不讀書。
露濯繭絲堪作縵，秋來烏鵲解迎車。
多循吏，攬轡三河思有餘。

餘姚諸徵君六十并其內人偕壽

千葉荷花卷作卮，客星山下看彈碁。
才名舊已誇甌越，甲子今還記義熙。
與人同繪面，深房有婦且齊眉。
長庚會，五十時曾以文與詞爲壽。
從此綏桃採未遲。

錢薛中丞巡撫上江

璽書新拜大中丞，皖口高懸幕府旌。

水國星分吳楚會，晴帆春上建康城。九賓

方集官僚長，四岳曾逢江漢清。由湖廣方伯轉

太常卿，故云。

此去儀同閒作鎮，東南萬里正

休兵。

恭祝李少司農夫子初度三首

煌煌會計佐天都，薄海新歸一版圖。

唐世間稱中宰相，周官最重小司徒。當陽

武庫曹端肅，李絳文名天下無。暫假春盤

介春酒，百年長此進屠蘇。初度在正月下浣。

二

嘗陪華蓋引崇班，出長人曹鬢未斑。

圖爲重農時再啓，門因卻餽晝嘗關。纈袍

舊領東堂賜，文劍新從內庫頒。才捧百年

觴欲進，陽和頓逐探春還。

三

珠繩轉後物華新，此際生賢似有神。

正度上元談甲子，時歲次甲子。豈同下土守庚

申。庾開近賜春前酒，戶闢方填海外塵。是

年臺灣甫破。三載司徒年未老，耆英未是會

中人。

徐起部以小箱作枕函外裹以綺名曰詩枕

自題索和

高吟長卧鬱金牀，暫借游仙當錦囊。

覆襪結成魚口襪，方函空似女兒箱。開緘
已覺通明遠，得句偏教入夢長。行笈自來
無祕事，不須衡論比中郎。

送趙侍衛弟出鎮永寧

早領鉤陳典禁闈，爲聯戎索出金微。

帳懸牙將新收鐵，篋貯今皇舊賜衣。馬邑
營連環紫巖，雁門關險傍朱旂。辭朝祖帳
盈車轍，誰道軍前揖客稀。

二

將軍出塞備才賢，金殿承恩正少年。

宣府兵迎冬雪後，渾河馬渡夕陽邊。垣間
掣電知搖旆，幕有飛鳥爲控弦。卻憶侍臣
同下直，鵷冠長遇禁門前。

三

開平舊衛久休兵，歎塞無煩吏請纓。

衷甲露看銀鯉躍，耳衣風傍錦貂生。時開
邊障排雲陣，夜擁灰鑪畫地營。兄弟城陽
輕此別，肯教皇甫厭逢迎。

勅賜瀛臺秋藕叩謝恭紀

延景門西太液寬，秋登碧藕餉詞官。
蓮衣紅散丹臺影，密節香分綠水寒。玉妃
橫陳驚雪積，金門偃息媿泥蟠。空教三載
相如渴，長向仙人掌上看。

欽簡日講官宣入乾清門引見志喜

金殿弘開詔集賢，微臣何幸與陶甄。
恭聞銀蚪宣宸禁，恍見丹書出御筵。象繫
未詮瑤冊裏，星文先繞玉階前。桓榮稽古
如堪賞，那數東京侍講年。

送何使君出守牂柯

廉范高風不可攀，西行何惜路途艱。
漢家初闢犍爲郡，太守能通瓦甸關。喻蜀
文章開百燹，瀘風俗變諸蠻。從來叱馭
忠臣事，安用朱旗九折還。

二

刺史行邊析守珪，青孤山險雜羗氏。
魚鳧盡處遮三峽，馬援前時過五溪。郤遠
不辭穿赤甲，官廉常禁採朱提。使星未許
長留蜀，幢蓋還朝望豈迷。

金魚池聞笛餞陸大歸里并示其令子曾禹

水滿池塘酒滿卮，平欄吹笛使人思。

賦成宮柳遮新埒，歸見園花落故枝。

陸大時

喪婦信至。

近岸錦鱗將掉尾，摩天黃鵠未啣

雌。還家賸有超宗在，涕洟應沾華黍詞。

天安門頒詔

雙闕平明捲霧開，九重頒詔出層臺。

旛懸木鳳啣書舞，仗立金雞下赦來。彩櫺

橫時天宇豁，黃封展盡聖心裁。策災本是

賢良事，何處還尋杜谷才。

送平驃騎出守東平

玉節新分驃騎營，須臾舊地重東平。

旌門時啓中都路，弓月秋翻海上城。埃轉

琯戈迴過騎，漕來輓粟聽鳴鉦。黃山尚有

遺書在，東去寧無進履情。

魯太史歸觀

薰風六月漾芙蕖，歸向東園馭板輿。

破闥暫飛蓬海燕，還家方饌賀湖魚。裁來

暑帙當宮錦，束得晨裝是秘書。此處槐堂

堪愛日，待君重數八瓠餘。

翰林院中舊有柯亭劉井井爲劉文安定之
所鑿柯學士潛手植二栢建瀛洲亭以臨
之李西涯詩有云我行樹陰日千匝是也
今遺蹟尚存而其人已往同年尤太史過
此慨然有感遂成二詩予與施侍講彭編
修陳檢討同和其韻

東觀曾開玉甃寒，後園鑿井笑劉安。
銀牀不負丹砂甕，金縷猶垂白石欄。起草
口添麻底潤，覆桐秋老葉中乾。相看一片
冰花鏡，欲寄蓬山難又難。

二

瀛洲學士本重來，尚有軒牕水際開。
地勝不須通黍谷，名高從此近蘭臺。簷前

虛挹波千頃，樹下閒行日幾回。多少登臨
歌詠去，問誰堪繼柏梁才。

陸明府之郊

初拜郎官汝水邊，河魚秋上待烹鮮。
車驅宓氏携琴日，地列周王定鼎年。紅旆
吏迎嵩外驛，黃陂人種魯東田。十年同學
方游仕，手攬青袍思黯然。

送張太守之濟南

銜命東行海嶽秋，使君著績在秦州。曾
爲秦州守，破賊有功。詔書特賜楊承令，竹馬新
迎郭細侯。衣覆黃金腰底綬，花含白雪郡
東樓。此鄉原有前賢蹟，早晚應傳買犢謳。

寄蔡君七十

子尼垂老着青裙，七十年來齒倍芬。
西塞巖邊誰是侶，南州座上每逢君。尋還
宛委餘金字，望盡鄉關見紫雲。羨汝趨庭
方入對，請纓闕下有終軍。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僧開稿

七言律詩八

益都相公招集易園即席奉和原韻二首

侍沐東園載酒過，春衣猶着故山蘿。
客來語燕梁間靜，風定看花水面多。溪淺
坐能垂釣餌，日長歸恐爛樵柯。朗陵多少
門生在，欲共將車奈晚何。

二

碧柳春深始作花，謝公清興正無涯。
瑤盤翠進安胡飯，玉液香分顧渚茶。亭向
斷崖廻處補，山因隔水望來賒。蓬池雅會
知難再，何必丘中誦有麻。

送友之萊蕪

曾共梁園賦子虛，看君仗劍出青徐。
東封此日應成頌，北闕何年更上書。驛騎
曉過羊祜里，亭餐秋食范公魚。暇時若向
秦臺望，莫羨淄川有計車。

何起曹權使蕪關

雞舌香含粉署郎，司農官屬日華傍。
鳴呵初下神霄迴，撾鼓纔聞吳會長。幕下
和衡飛燕雀，關前清興對滄浪。南行不厭
袁宏放，恐有商船詠夕陽。

送劉使君任江南提學

儒臣啣命出文昌，手握靈蛇比夜光。
公讌有詩稱鄴下，高談名理重丹陽。星連
斗野純鉤現，馬到閭門足練長。但使元和
能振俗，起衰何止變齊梁。

題張舍人携琴圖

羞將世事較雄雌，白帟飄飄任所之。
爲訪故人携綠綺，長留清聽是朱絲。橋邊
納履貽書早，海上乘槎探石遲。欲把鬚眉
分影幃，紫薇花下幾回思。

依韻和姚明府行縣作

出舍郊原雨未晴，尚留芻秣餉南征。
兵連久藉均輸計，民在寧無撫字情。花下
載書追范甯，桑間聽事想劉平。浦陽江畔
春行遍，何處題詩不勒名。

重陽後一日奉陪益都夫子游長椿寺兼送
家行九南歸同方象瑛徐嘉炎陳維崧潘
耒汪楫諸同館和夫子首倡原韻即席

重覓黃花到法堂，清談未敢效裴王。
偶隨叩杖來初地，恰送柴車返故鄉。午飯
伊蒲延供遠，秋林落葉聽聲長。詩中談笑
當拈示，夫子原倡詩有「談一笑皆真諦」^①忘我忘人
是醉鄉。句何止琪葩照四方。

二

禪關寂靜澹秋容，同向空壇訪舊踪。
去客欲隨雲外雁，豪吟驚起鉢中龍。重陽
小日猶堪賞，重九次日名小重陽。良會他年豈
易逢。勿道遠行無所贈，涉江正及採芙蓉。

送姜之琦進士還里

南宮試罷聽鳴鳩，選入春闈直到秋。
是科九月殿試。紅格獻書崇政殿，黃花開宴
曲江樓。同門先後題青雁，歸路康莊跨
紫騮。縱使蓬瀛身未到，故鄉還近鳳
麟洲。

和寶坻相公甘霖應禱原韻

南郊禱祀撤宮懸，五時釐官總告虔。
雲起不需瘞壁後，^②雨來剛及易衣前。禪昇
吳闕馨香合，慶溢神倉黍稻堅。始信聖朝

①

「信」，原作「偈」，據四庫本改。

②

「壁」，原作「壁」，據四庫本改。

無缺事，何煩持鼎問蒼天。

魏使君之任建昌

車前八隊引鳴騶，世濟三公是列侯。

爲柏鄉相公長子。

李勉未經懷北闕，陳蕃偏得向

南州。章山對酒官花曙，盱水褰帷錦浪秋。

退食稍閒能嘯咏，麻姑壇畔有丹丘。

車騎將軍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一品夫人

楊母嚴太君壽

當年都護出湟中，曾佐平陽建大功。

玉軸久貽官誥紫，金箱猶貯戰袍紅。前皇

賜爵標忠蓋，有子爲郎以孝通。此日高堂

方設帨，關西佳氣正龍蔥。

喜金通至都復送之赴幕府次其留別諸子

原韻

日控驂驪下直廬，重逢梁苑舊相如。

幾年裘敝驅馳裏，一顧風生咳唾餘。天畔

鴻飛秋後少，宮前柳色晚來疎。研經才子

還爲幕，何處堪移博士書。

沈宮詹六十

長隨玉輦侍銅樓，併秩南宮位望優。

天上星辰方六度，雲間詞賦已千秋。宮詹松

江人蓬書每得君王顧，綺皓曾從太子游。

莫道承華裁咫尺，桂山東望本滄洲。

過上海訪鐸菴遠公不值喜遇曇英和上用

張弘軒壁間韻^①

沿城何處問阿難，行盡橋西舊井桓。
午日到門聽磬遠，春風吹水隔林寒。閒亭
喜見飛花雨，高座剛逢渡海瀾。不信衡陽
龐處士，今來仍作旅人看。

答友

天涯轍跡本難同，吳會車書一望通。
自笑求材虛冀北，誰知好友困牆東。公孫
未啓平津閣，郭隗終開碣石宮。此際相逢
能載酒，肯教虛度月明中。

贈楊僉事歷任貤贈冊子

高文早已著瀧阡，幸有雙螭帶露鐫。
碧檢千秋藏二祚，黃封幾度貴重泉。野田
春黍烏還哺，華表秋風鶴未旋。相對荆門
餘一水，長因下馬淚潸然。

二

紫誥雙貤展孝思，竈門重表色絲詞。
最憐駕鹿之官日，正是椎牛祭墓時。百里
舊呈丹篆匣，五花曾賚白雲司。一從奉使
羊城返，何限恩綸下鳳池。
先從邑令行取入刑部，皆有贈。

① 一壁，原作壁，據四庫本改。

李黃門席看白菊

東臺高宴啓朱茵，喜見秋花入夜新。
幾載風行能震世，一庭霜氣尚侵人。屏環
玉鏡流清影，酒入銀盤簇細鱗。自訴曾爲
彭澤長，燈前相對倍相親。

何生游贛州和見贈韻

重逢平叔聽清談，金水河橋飲正酣。
縱劍幾曾彈薊北，書船將復上虔南。廬峰
當嶽游成六，廉水通江合有三。愁煞嶺頭
花信隔，春來彌望總烟嵐。

送彭生之大梁

才子相逢擁敝裘，論文高會又經秋。
每因擊筑來燕市，長是聽鐘在寺樓。銅馬
門高迴六翮，金堤水溢見雙鉤。子虛未得
君王顧，^①垂老重爲梁苑游。

平生廷試還里

曾啓公車下早朝，看君對策御河橋。
筆含殿陛花千疊，衣染宮牆柳數條。海谷
龍歸暑雨散，燕臺馬逐暮雲遙。羨君前路
秋風起，八月應看江上潮。

①「子虛未得君王顧」，此句四庫本作「相如自有凌雲賦」。

和倪生見寄原韻

西林木葉下叢壇，百尺樓頭雁影寒。
執卷我方慚李薦，帶經誰得似倪寬。吟來
秋浦逢詩史，寓近秦淮問酒官。相隔十年
良會阻，思君空寄綵毫端。

寧國莊太守

千里分符領上游，彤幃皂蓋古諸侯。
共推莊躋安南服，爭似元暉在北樓。行縣
雨隨宛水暮，褰帷花發敬亭秋。朝來綵鳳
亭邊集，認作鸞書下帝州。

和蕪關樞使君作

名曹峻譽重朝班，特簡星車控九關。
計國已成桓氏策，開門長對謝家山。千秋
財賦農錢重，萬里荆吳估舶間。著得五千
文未半，便看紫氣滿人間。

送徐二十二還蘭亭

十年蘭上久相依，曾向空林講息機。
千乘幾能酬白璧，諸州無復薦黃衣。棲遲
京國仍龍卧，歸去滄江有雁飛。誰想平泉
舊韋楚，到來文酒願俱違。

二

秋盡冥鴻惜羽翰，故人相別在長安。
樽前可念唯官鱸，郎官鱸以張翰得名。闕下難
留是伯鸞。前路斷蓬驚歲晚，還家收稻恰
天寒。獨憐垂老金臺客，長過青門淚未乾。

題同年王編修悼亡詩後

寶瑟初彈別鵲吟，斷釵猶在井桐陰。
病教奉倩分來少，詩到黃門感自深。月掛
幔釘還墜粉，風吹箱管易銷金。玉堂修史
渾閒事，半臂何人贈藁砧。

七夕送陸大學博南歸時大有悼亡之信

共羨平原人洛游，藕花開值禁城秋。
公車人去雙龍闕，祖席誰登百子樓。冀北
有時誇買駿，河梁何處會牽牛。送君情似
金溝水，多少東西不斷流。

秋日集曾止山寓亭分韻同無休南士

十載相思賴水涯，閒堂何幸共啣卮。
秋來江氣含烟早，雨後牆陰下日遲。斫桂
燒成香在盞，烹芹挑得碧流匙。多君長在
臯橋住，只效梁鴻唱五噫。

三

秋雨連雲覆碧幢，座中豪客本無雙。

因翻毚汁燒寒鼎，爲看雞冠傍小牕。新曲
早成慚下里，故人移住在平江。慢嫌相對
玄言晚，猶有鐘鏞挺未撞。

奉送覺羅博問亭歸滿洲和其留別原韻^①

帝里春光遍海濱，還鄉剛及雁鴻群。

關連鐵嶺排青嶂，車過蒲河起白雲。險設
早知藩衛重，離懷多在御橋分。衮衣欲致
東歸意，素鞞歌來不忍聞。
時問亭有遷葬之役

一

南陽佳氣本綱緼，龍種諸孫更出群。

天府垣垂遼左路，日華晴見海東雲。兀良
舊塞三屯合，粟末支江五國分。負土餘情
如戀闕，元王詩句早相聞。

四月初八古雲和尚六十生日

大智光明照大千，生同剎利梵宮前。

踏來江草當飛錫，落盡天花似雨錢。六甲
乍看迴玉曆，雙趺猶自捧金蓮。那知迦葉
相傳後，重見昭王廿四年。

^①「洲」，原作「州」，據四庫本改。

待庵明府生日和其自壽原韻

河陽清興自能豪，不藉綏山食一桃。
闕下鳳書春後展，背間烏爪夜來搔。綵弧
掛向吳天遠，素纓操成郢曲高。但使故人
能勸酒，官齋何處不陶陶。

答杼山干石二上人原韻

每望楞迦迴若神，申江捨筏一相親。
空談欲度龐居士，佳句能過休上人。野寺
風來皆作雨，客堂花落不知春。廬山載酒
應難再，偃蹇終慚步後塵。

二

長途擾擾久勞神，幸遇曇摩且自親。
布袋豈遺三世佛，祇園常坐二千人。觀心
石上應多日，行脚年來不記春。遮莫禪門
文字少，嗟君詩句本無塵。

喜吳兆騫入塞和徐健庵春坊韻

少爲遷客出重關，垂老相逢京索間。
三篋自能銷壯骨，五城何處吊完顏。高文
竄後悲零落，聖世恩多許放還。誰道混同
江上水，南流到海尚潺湲。

辛酉臘月奉陪益都夫子長椿寺飯僧說法

即和夫子首倡原韻兼示彌壑和尚

珠林高向帝城開，臘日同登說法臺。

貝葉繙經龍聽去，天花作供鳥啣來。深厨香積維摩饌，小品籤投殷浩才。誰信經冬尋寶樹，杪羅猶是舊時栽。

奉和高陽相公春集易園原韻二首

春陰黃鳥弄交交，別館濃花拆露稍。

丞相白開新石壁，野人空憶舊書巢。草頭點屐含泥印，柳外移亭接水坳。白蓬池修禊早，頓令陽氣滿東郊。

二

雨後春虹向日交，長林繫馬玉垂梢。

臨塘水漲通魚屋，隔葉風翻見鳥巢。謝墅不連朱雀桁，輞川原有白雲坳。只憐抱病追隨晚，燈火愁看接遠郊。

雪鑑和尚四十

如是於今不可聞，人塵長得利人群。

携瓢汲破池中月，賜納披來嶺上雲。八證好參無上偈，三乘總是悟空文。臺前寶鑑光如雪，四十年來一見君。

南還候益都夫子未得過淄川謁唐豹崑前
輩書此志懷

纔悅冠衣下集賢，東行先誦泰山篇。
敢言客路逾千里，不到師門已四年。巖屋
未窺全豹隱，柴車枉費一驢牽。淄河南去
無消息，回首般陽思惘然。

二

八口船從水次携，隻身旅病有誰依。
百年自命推王管，千里相尋愧呂稽。斗傍
中樞瞻未改，堂因志壑望來迷。豹崑所居名志壑堂。
驛亭多少踟躕處，隔浦銅鑣野店雞。

寄郡守

故園東望每屏營，誰似東揚太守情。
連歲只從花下卧，方春曾向雨中行。賓來
白蛤當前滿，官似青溪徹底清。十載金門
猶未返，悔予遲作一塵氓。

朱法曹在鎬張州守錫懌徐文學允哲招赴
曇潤師西林社集和允哲韻

上人聲譽過高閑，十里相從丈室間。
遂有晴雲開滄瀆，可知勝會重香山。到來
人喜逢三益，入坐吾將問八還。載酒莫愁
歸路晚，杏花深處是禪關。

奉答兗州司馬李廣寧原韻

使君車載五都珍，谷口還尋鄭子真。

岸幘自稱方外吏，江梅先報隴頭人。政分

民瘼愁班鬢，書寄官齋羨等身。時寄所著文集

十卷記得南還相憶苦，爲君長挹甌邊塵。

劉琯南歸

曾從淮水託王孫，深羨君家好弟昆。

三樹儘教留玉蘂，萬言仍自上金門。春郊

馬去大邊埒，夏店人歸雨後村。當日東湖

同醉處，可能詩句壁間存。

送陳太士長興廣文

金臺作賦興翩翩，又值西廳典教年。

牀設戴憑新畫席，家餘子敬舊青氍。烏山

迎向蒼雲外，馬帳開當罨畫前。白昔槐堂

通內外，羨君此去近登仙。

北征同徐二咸清途中作

河亭雨後換征裾，淮海相逢在道隅。

洗馬有情堪並轡，買臣無力可將車。才高

自著《幽通賦》，老去難傳《卻聘書》。借問

同行舊徐樂，漢庭對策果何如。

贈扈從作二首

詔蹕巡方輦路開，詞臣何幸預追陪。
江淮日向千旂轉，海國春從萬騎迴。肅仗
久知通禁旅，扈游終屬挾天才。欲覘此際
橫汾樂，自有星文照上台。

二

東巡不止爲登封，橐筆猶能賦射熊。
郊野瞻天齊望幸，車書此日盡來同。鑾回
闕里尊行學，河治宣房喜築宮。幸託屬車
貞勝事，輜軒何必採皇風。

贈田僉事

天南憲府領諸侯，曲蓋朱旗擁上游。
越嶠賢聲推八察，漢朝相業重千秋。臺前
明鏡當犀燭，海外青山見鳳洲。白都官
行部後，閒堂長使白雲留。

趙比部母太君題旌建坊有贈

婺彩高懸曜紫宸，朱門閥閱喜重陳。
太君名過陶貞烈，有子賢如趙德麟。銀榜
乍標東第顯，金書長啓北堂春。當筵無數
鳴珂客，同慶花前戲綵人。

一

紫誥初唧下建章，鳳毛長傍五雲翔。
慈闈親獻新裁幘，京闕還留舊養堂。矢髦
獨憐江草碧，旌題高拂海雲黃。臨安萬戶
連閭闔，從此裴家有賜坊。

酬別李漁村同年

久捧銀罌伴集賢，開元舊事手同編。
官貧曾餉瑯琊稻，師在難尋海上船。束篋
草携三館外，當門柳種十年前。還鄉倘憶
山陽鍛，敢忘音書寄口邊。漁村饗食皆家鄉轉
衆，曾蒙分餉。時予出京門，將特訪益都夫子，故云。

王分司重使越州

重持玉節過江行，比戶歡呼襁負迎。
山半尚留元度宅，潮迴再上越王城。訟亭
人老棠猶在，官道碑殘蘚自生。當日蛟門
題柱處，今來方奏海波平。

二

使君赴任似歸鄉，況復江東引領長。
珠爲再還逢孟氏，花從前度識劉郎。攀車
烏雀棲還起，卧轍兒童長未忘。長上聲。獨
笑他時跋扈者，蓬萊何處問滄桑。

漫興

平明騎馬度金川，右掖門高霄漢連。
曉雨荷香流太液，秋晴花氣接甘泉。搖環
馬度疑天上，捧詔人來自日邊。徙倚承明
休厭處，東甌方值用兵年。

西林社集分韻得青字

西林高會勝蘭亭，花滿禪關畫不扃。
露席坐當天際白，春衫換入竹中青。馬從
支遁迴金埒，人共陶潛倒玉甍。落日申江
相對晚，十年空憶在滄溟。

上巳雨中陪益都夫子修禊萬柳堂奉和夫
子原韻

上巳名園景物幽，同來何必共羊求。
花繁故向烟中見，柳弱偏宜雨後遊。濕鳥
弄衣低復起，晴魚吹沫去還留。臨流不用
浮杯下，碧釀沉沉滿綠洲。

二

年年此地靜傳觴，恍詠春風侍一堂。
談勝彩霞翻絕壁，坐看密雨過方塘。瑯盤
帶絮抄雲子，蠟屐和泥渡石梁。隔岸空亭
人坐處，居然有閣似熊湘。

送朱徵君歸雲間

吳中佳士着單衣，白露零時去帝畿。^①
斗下三能長北轉，華亭一鶴且南飛。關連
曉樹烟常早，湖偃秋荷花漸稀。到得故園
收潦盡，階前無恙釣魚磯。

二

西風擲葉下蘆溝，老去依然展蒨綸。
洛下競傳新月日，篋中猶載舊陽秋。店通
古寺尋前宿，路入平江訪昔游。帝里風光
仍有待，孟亭初築漫淹留。

贈吳禹定瑞安教諭

延陵才子建安名，齋閣還留治事情。
賜席孰能逾戴德，傳經早已重匡衡。水從
雁蕩分池碧，雲起仙巖到座清。聞道安陽
搯藻去，至今尚有魯諸生。

奉答吳寶崖見贈原韻

苦憶才名十載餘，千秋相訂豈成虛。
燈前擬註延陵傳，時寶崖爲其尊人索墓狀。篋底
難忘季重書。秋到兩湖迴客棹，夜來一榻
對吾廬。丹崖收盡人間寶，瓊圃瑤林那
得如。

①「白露零時去帝畿」，四庫本作「正及歸時白露微」。

贈沈廣文

吳興譽望在人間，暫借槐堂啓素旂。
深夜月明題八詠，清池藻影動三鱣。譚經
尚繫桓榮紱，賁酒曾無司業錢。自是文章
冰鑑在，當堦玉筍正芊綿。

贈天童曉公和韻倣長慶體

金粟山頭早化身，杯浮千里渡來新。
傳心自許終歸漢，譯字何須更入秦。海上
逢師俱在客，座中念佛是何人。可憐不識
東山路，花落花開幾度春。

二

紫衣宣賜好披身，長被君王禮數新。^①
聖德早能容道信，辯才原不類蘇秦。經函
入寺還馱馬，海岸橫梁且渡人。莫道相從
揮塵晚，到來何地不生春。

依韻答周副使體觀吳門舟次見贈時將赴武

昌軍前

昔年曾過分巡幕，西上洪州與吉州。
今日再逢吳下路，可憐江月送江舟。從軍
不減周南郡，佳句長吟宋子侯。此去戈船
春正發，武昌楊柳漫淹留。

①「長被君王禮數新」，四庫本作「山澤驚看禮數新」。

酬別錢中諧進士和韻有感

客裏梅花開較遲，臨行猶喜誦君詩。
伯喈自足稱才逸，李廣何須嘆數奇。書有
藜吹傳永夜，衣邊柳汁想當時。寒風歲暮
平江棹，欲別吳興思復思。

池陽官署初成索詠

池陽官舍傍林柯，書卷閒開鳥雀過。
時見彩雲生渭北，春來花樹滿涇河。吏緘
印匣移文減，客踞繩牀高論多。千尺露盤
長在望，漑成魚釜近如何。

宋比部分巡通永

神京左臂迤藩封，喜拜天書出九重。
按日旌門開鉅鹿，當時節度重盧龍。帷褰
潞水波光遠，版入灤田花氣濃。咫尺題詩
肯相寄，望中雙闕對芙蓉。

同姜京兆戲賦空梁落燕泥句七字限韻

紅襟烏帔慢相羊，曾住盧家玳瑁梁。
蟬破不因文杏改，泥殘猶帶落花香。紅閨
有婿愁難返，翠羽啣雛認未忘。不識涎涎
掠尾去，可携書信到遼陽。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大可稿

七言律詩九

集劉選郎始恢新宅同李中允鎧丘檢討象
隨李侍講澄中黃徵士虞稷即席

永夜閒堂對曲卮，蕭疎院落喜初移。
譚深不覺圍鑪暖，炙美翻嫌下筯遲。透壁
暗風搖短燭，開簾積雪滿高枝。醉來靜聽
官街鼓，猶似閭園酒散時。
曾客淮陰，赴選郎閨園之集，見七古卷。

題石城蔣生西郊汎雪卷子和原倡寒字

同雲初度石城端，載酒城西興未闌。
幾點雁鴻塗去白，一船風雪載來寒。平臺
舊友工詞賦，斷岸何人把釣竿。我亦剡川
迴棹者，今來同作畫圖看。

田將軍遷撫軍中軍

高牙飛隼接雙旂，橫海樓船總不如。
草檄未投几上筆，登城還卻箭頭書。分營
舊將調金勒，開府新衙下玉除。^①此際東南
饒羽檄，漢庭方召李輕車。

①「開」，原作「閒」，據四庫本改。

二

水犀戈甲滿錢唐，尚有中丞新拜黃。
嚴助儘教開粵徼，出家原自鎮河陽。
三推幕府中權貴，萬里戈船下瀨長。
在昔請纓同有志，相逢執策敢相忘。

德州渡河和徐仲山韻

曉發平原雞未號，平明渡馬德州壕。
天啣白氣東開早，水接黃河北去高。
霧裏旌竿搖客騎，風前鉦鼓動官艚。
當年戎馬經臨地，欲勒遺聞惜佩刀。

二

客館分燈瀉碧波，遙看屋角墜星河。
關長草短知秋盡，水急風高奈渡何。
酤酒驛邊留訊晚，題詩馬上寄懷多。
嚴城晝閉烽臺熄，愁見平船載駱駝。

宿繆氏園同姜京兆作

因瞻通德過金閭，暫憩雙泉舊草堂。
地勝謝安江上墅，人來裴令午橋莊。
畫廊山半迴花塢，紅岫烟深接野塘。
夜靜市門堪貰酒，不教明月負清觴。

送使之大梁

花幕初開藕葉紅，離亭貴酒近新豐。
征車曉度燕南路，使旆時迴宋故宮。越境
有人迎郭伋，同時入蜀想文翁。時蜀新開有同
被使命者。^①夷門千古堪憑吊，只在繁臺
望中。

白下遇吳山濤明府見贈有答

江城十月早梅開，把臂同登江上臺。
落日烏裘寒未徹，清秋黃葉下堪哀。西州
路下停鞭過，東冶亭前看劍回。十載追陪
題和晚，登臨須借大夫才。

二

長干精舍倚山屏，邂逅重逢舊典刑。
望去石頭餘逝水，坐當木末最高亭。劇嫌
客路迴冬景，須信郎官是歲星。白下相從
應盡醉，暮鴉啼處不堪聽。

答喬侍讀同年贈別原韻有感

齊門操瑟總難工，誰復相要到上宮。
史蹟未經窺五志，官淹從此笑三同。懷人
望逐烟波起，羨爾名垂奏記中。侍讀以河患奏
對著名。幾欲還鄉難遽別，長帆不敢掛相風。

① 開，原作，間，據四庫本改。

二

舊院踈籬待手編，乞身書上賜幡前。

不疑同舍脂車日，竟及東宮出閣年。時三月

皇太子出閣讀書。

江令賦情饒綠水，王維別業

在藍田。致身通顯尋常事，切莫窮愁擬

問天。

贈余生

高秋官舍井桐陰，把袂逢君愜素心。

千里客游真意氣，十年宦蹟已浮沉。湘中

種黍還收玉，門下搜材愧揀金。

生廷試係予閱

卷，舊例貢士試門下省。當日北山同卧者，緣牆

石笋看成林。

寄江南觀察金君

登車攬轡久澄清，觀察江南舊有名。

開幕不離芳樂苑，全家只在石頭城。簾邊

海氣穿雲起，樹裏江潮拂岸生。只爲聖朝

刑措近，故教召伯早持衡。

馮相公師歸後蒙寄詩問訊奉和來韻

每從朝罷聽鳴鞭，長頌康熙相國賢。

一日星回海岱，頓令桃李失芳妍。鴻飛

未敢邀公觀，蜺細何堪受日憐。但訪東山

黃綺去，莫教人誦采芝篇。

二

愛慕人皆願執鞭，況逢致政是韋賢。
北山猿鶴看無恙，東洞薔薇開自妍。太傅
金爲留客計，右丞詩重想夫憐。誰知治水
漁舟發，便寄湘中欸乃篇。公時住冶湖，來詩有
「裁將欸乃答鴻篇」之句。

姚監郡沈考功同過草堂有贈賦答

黃公壚下酒初紅，拾得溪魚在釣筒。
方外謝生真曠達，座間裴楷總清通。因尋
高會乘良日，每度玄言見緒風。異地相逢
殊不易，莫教轉眼嘆秋蓬。

集宗藩博公恭壽堂同徐翰林王博士即席

掖門高啓日華居，迢遞春風到綺疏。
素蓋幸隨公子宴，朱函親授獻王書。簾間
五木燒金鼎，庭下雙槐映玉除。抽牘自憐
陪乘晚，敢言詞賦比應徐。

奉謁陳中丞邸第有作

橫江開幕擁霜鐔，鑒物常如海鏡涵。
千里河山歸帶礪，幾年烽火靖東南。迴看
闕下翔威鳳，暫借平泉解素驂。聖主白能
勤拊髀，不勞風雨發金函。

二

杖節巖邦賜錦貂，河東兵革已全消。
陳蕃何幸推寒士，孔闔深慚薦聖朝。探簡
雲封神禹穴，開轅晴射浙江潮。東山終慰
蒼生望，黍谷盤龍未可招。

御試畢答楊吏部見詢時予方病臂未愈

詔策群才集體仁，御試時賜宴體仁閣下。共
稱聖主得賢臣。殿前已幸瞻天日，腕下其
如有鬼神。對就強顏隨谷永，詩成脫手遜
王筠。試思左臂書空者，可是東堂折桂人。

奉別梁司馬夫子敬和所贈原韻

只合南山詠敝廬，十年空復侍宸居。
難忘柳下重開鍛，但立蕉林爲受書。師所居
名蕉林書屋。鍛羽每慙東觀鶴，歸心如趁北溟
魚。春風一路吹行棹，尚有檣雲轉覆予。

二

綠水初開白鰓舟，主恩師誼總難酬。
登朝誰似韓忠彥，故里難尋馬少游。文以
漫成嘗受悔，宦當拙退最爲優。獨憐衛尉
方還洛，早有青娥泣墮樓。時曼殊已亡，師詩有
「半載哀蟬中夜泪」之句，故及之。

盧中丞太夫人壽

北堂護樹映霞裾，斗轉蒼龍絳綵輿。
瑤海賦成天上曲，金函時啓帳中書。羹遺
賜食看浮鯉，舞進朝衫散佩魚。自是母儀
堪範世，何須氏族問崔盧。

依韻和龐雪崖年兄送別

集賢院後肯重過，欲別燕關且放歌。
執戟不須隨曼倩，垂綸好去問詹何。晴攀
柳色分衣碧，醉看桃花映面酡。此去相思
何處是，鑑湖春盡水微波。

答張公子永岳見贈原韻時新膺監簿之選

幾度乘槎到海邊，羨君神似藐姑仙。
探書不出三江水，對酒剛逢二月天。京邑
有懷同謝監，郎官初起繼韋賢。春來貽我
新詩好，彷彿梅花隴上傳。

二

澄江千頃滬城邊，纔與同舟便是仙。
驚道雄文能蓋世，誰知張姓本連天。四門
書在堪供職，九嘆篇中爲惜賢。取次黃花
開帝里，看君早晚好乘傳。

重過上海縣署寄徐西崖即用其所貽來韻

爲憶高陽舊酒徒，重來清興未全孤。
蛟龍日出橫滄海，橘柚烟深過太湖。官舍
彈琴依子賤，人間著論有潛夫。望中咫尺
衡門近，尚未相尋到荻蘆。

簡青浦錢徵士

清秋烏鵲噪東陵，上國賢書喜四徵。
江國文章推薛浦，湘靈詩句重吳興。殿前
應詔誰堪擅，車下追鋒我未能。當日高軒
相過後，懷君時望海雲蒸。

馮紫燦新遷禮部

賜席成均舊所聞，百年秩敘喜推君。
祠曹賴有劉原父，學行誰如馮仲文。人人
冰廳衣共潔，花開春署坐來芬。聖朝方議
東封禮，勒石應看海上雲。

贈吳二明府

芙蓉初發映秋波，喜見堯山一鶴過。
駿馬空臺行處近，龍門佳士集來多。賜書
原欲徵韋抗，製錦從教勝尹何。遮莫千言
時出宿，帝城風月豈蹉跎。

寄答吳江朱鶴齡原韻時方箋詩謬附予詩

說并謝

寒風客舍暗燈檠，咫尺難通兩地情。
吳下未能隨市卒，洛中空復會耆英。書來
西塞看留字，家近東甌苦用兵。何幸傳經
千載後，說詩還得附匡衡。

桐城方孝廉過集草堂值大靈雨即席和韻

高車衝雨過茅堂，不數方疇在弋陽。
柳葉漸長遮曲巷，榴花初發間清觴。盤中
射覆狂能識，海內論交老漸忘。謝汝遠來
江漲後，相看宛在水中央。

送高生佑鉅南還并游會稽和曹侍郎韻

寶鞭不用飾珊瑚，去路經秋入畫圖。
子偉遨遊真漫衍，相如車服自閑都。銅溪
鑄劍看離合，石匱藏書問有無。五載風塵
京洛上，但將洗滌付樵夫。

二

桑乾歸渡一車遙，客舍重門盡緯蕭。
機息可曾逢抱甕，談深不必傍參寥。南過
建業浮金瀨，東去天台渡石橋。前路逢迎
知不減，羨君意氣本干霄。

集河樓同吳陳琰暨門下傅生即席

佳客相逢解苧袍，閒堂深燭醉葡萄。
樓頭鼓瑟風俱遠，座上聞歌興自豪。人夜
酒啣花氣淺，臨流水映竹牕高。深慙十載
京華客，重見樽前散彩毫。

原韻答方敦四孝廉見贈二首

天涯相隔兩茫茫，幸過城東舊草堂。
高論自揮王子塵，無錢空負阮生囊。交游
到處偕三俊，兄弟于今過一方。其難兄爲婁江
吏部邵村學士。但惜相逢春漸老，風前柳絮正
猖狂。

二

望江關思渺茫，何期相遇賦堂堂。
陸機真足稱才海，晁錯誰知是智囊。坐對
曠懷能遠俗，學成修士本通方。多君道我
狂如舊，卻愧清狂未是狂。

讀方敦四詩集再用前韻題贈

細雨春江接冥茫，閒尋花落到蓮堂。時
寓江寺。漫言得句分銅鉢，真見投詩入錦囊。
散去碧雲迴上下，高飛黃鵠辨圓方。謫仙
號爾知非妄，狂客原來不是狂。賀知章稱李白
爲謫仙，自號狂客。

賦得陶然共醉菊花杯

東堂高會集朱輪，籬下風光入座新。
慢向筵前羅鼎脔，偶從花裏見經綸。歌臺
響合元臣舄，燭樹光分上客茵。欲把黃金
閒汎酒，天街已有醉歸人。

賜魚恭紀和高陽寶坻益都三相公三首

龍池千頃接天淵，暫敕司廚獻罍筵。
自是聖恩能逮物，敢言治國類烹鮮。牽絲
露滴盈車美，下箸香分疊縠妍。願向鱸鯿
歌式燕，多公早著袞衣篇。
右高陽韻。

二

嘉魚自昔詠依蒲，何幸皇恩下九郭。
漑釜定能懷北闕，釣牀無復問東湖。銀絲
鱠就需良燕，玉詔頒來豈細娛。猶是青鬃
與紅鬣，相看俱道錦鱗殊。
右寶坻韻

三

水殿風生藕葉舒，虞官宣敕賜臣餘。
依然在藻歌豐芑，不用橫汾羨泰初。味美
勝傳公子膳，恩深敢卻相公魚。舊時彈鋏
懷歸客，也向金門謝起居。
右益都韻

方編修典試四川

七盤再見五丁開，便識文星益部來。
程品自高麟鳳目，名都豈乏馬楊才。夔門
賦逐巫雲轉，劍外文從巴字迴。不信十年
榛莽後，秋花錦里一時栽。

侍班口號

蒼龍初轉震垣東，紫極晨開引上公。
趨走班隨三殿後，傳呼聲出百花中。黃鐘
遞奏聞天樂，紫氣千重繞聖躬。日侍甘泉
曾未頌，敢將詞賦比雕蟲。

祝友人初度

閒居十載誦《黃庭》，曾向天門舞鳳翎。
海外神山千仞碧，階前兒竹萬條青。觴啣
若下花如組，盤進安期棗似鉗。欲掣海鼈
何處寄，釣臺高築在東溟。

嚴都諫假還有贈

十載風流東省郎，聽鶯暫許沐滄浪。
明湖水漲浮丹檻，深院花飛點皂囊。門下
近多新薦達，函開猶有舊封章。天池萬頃
蓬瀛水，親見丹山翥鳳凰。
時長公新就館選。

飲李觀察署亭賦謝和韻

灑灑春江覆楚蓀，雨餘官舍靜開樽。
方慚老作平原客，何幸狂登司隸門。趙北
歌繁來鼓瑟，淮南賦在好扶輪。亭前但覺
春風發，便有花開江上村。

雪後閭門舟集同周掌科吳太守陳學士姜

京兆呂四洪烈即席

武丘東上雪初晴，載酒還過閭闔城。
棹起日從雲際豁，牕寒風向水邊生。望中
山作瑤林色，座上人傳兔苑名。歲暮他鄉
臨眺晚，幾回繫櫂倍含情。

擬館課四首

予以制科上卷，比之一甲，即授館職，不隨庶吉士教習，兼課館業。偶集閣學李夫子宅，命予與令嗣庶常世兄立賦四題，即席起草，追刻燭遺事，筆不加點。愧世兄詩先成，予勉強卒業，亦付錄事，且謬蒙鑒賞。嗟乎，駑馬隨良驥，敢言利鈍哉！特感深難忘，不敢刪軼，並誌此以紀勝會云。

朝

賀有序

南面而臨，詠萬國朝正之句；東方
將啓，聽三階呼蹕之聲。瑞闕集鵷鸞，班
就六蕃位次；聖人衣藻火，捧來五色雲
中。但瞻日馭之多輝，願識天顏之有喜。
望樺烟而進拜，環珮聲聞；當鑪氣之迴
颺，衣冠身惹。欲製朝元之引，應賡入覲
之章。

初聞閭闔奏靈璫，建禮門通雞未號。

簾外兩行排御仗，雲中九列盡仙曹。龍文乍啓衣冠合，雉尾橫遮星漢高。無數珮環相接武，有誰堪繼鳳池毛。

召 見有序

夫雲開睿幄，禮重朝瞻；日近天顏，恩深陞見。故唐主有含元之對，漢家傳宣室之文。況堯階四子，颺言松棟之間；夏后兩龍，拜手璿臺之下。集群賢于蓬觀，選吉士于蘭臺。光華將啓日，弘開東壁圖書；旃毳已含英，堪作北門趨走。欲承金馬門邊之詔，當題玉皇案下之詩。未經給筆，敢道三長；願效賡歌，敬呈四韻。

九陌含薰曉陛清，忻逢綵仗簇延英。受書不敢同張說，前席何當召賈生。金掌

露垂瑤殿迴，玉鑪烟繞御階平。聖明多少求賢意，欲獻凌雲愧未成。

扈 從有序

神堯游洛，嘗聞四子相從；漢帝之回，不藉六軍維衛。九功成而幸慶善，父老歡迎；四海定而歌《大風》，兒童起舞。況《卷阿》有召公之誦，而蒲津傳宋璟之詩。

巡行迴岱嶽，自有嘉謨；扈從至甘泉，能無獻賦。濯龍西去杏園東，羽衛旌旗映碧空。秦地山河踰徼外，漢家鐃吹度回中。三關雲繞軒營白，五時花連帳殿紅。祇愧甘泉叨侍從，並無詞賦獻楊雄。

宴

饗有序

東觀招賢，雲陛有攀珠之瑞；西園
啓宴，仙厨分饌玉之光。在惟皇以雨膏
下逮爲歡，^①斯群臣懷湛露不晞之德。況
庭陳百樂，龍子御觴；聖壽千年，天星奉
酒。駕楊舟之在鎬，咏蘭秀以橫汾。筐
筐咸錫，忻承綵帶文章；瓜菓同頒，愧乏
赤心投報。總醉飽懷式金之度，庶鹽梅
以負鼎爲功。大官能設食，不可無詩；
占樂有迴波，因之作頌。

芙蓉雙闕傍雲開，淑氣新從籙宿迴。
金殿曉陳三壽咏，瑤池春上萬年杯。酒漿
捧出天星釀，龍鳳魚成鼎鼐才。藜藿久啣
曾未厭，當軒何必誦臺萊。

予請假南還時舟遇胡循齋少參赴都對江
而泊以病不晤蒙惠示詩集相憶有年頃
過明湖會于顧侍御莊復蒙見贈和答
江字

南行兩槩泊春江，正值樓船駕繡幢。
風急不聞舵下鼓，日高猶閉水邊牕。迴思
舊事逾三載，每讀新詩對一缸。西子湖邊
侍御宅，逢君恰在石華缸。

二

頻瞻列宿倚天杠，似此才名未易降。
鳳闕書嘗聯陛進，龍文鼎豈異人扛。鄉游
私喜當同澤，舟泊難忘在隔江。獨耻聖朝
真病廢，時予以病轉假。十年燕市笑尋橦。

①「惟」，四庫本作「聖」。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七言律詩十

奉和乾庵和尚天衣古蹟十詠原韻

西來白馬有誰傳，靈蹟初開東晉年。
萬仞遠看浮疊翠，一峰高竟入重玄。坐環
絕壑疑無地，行到深林別有天。望斷法華
臺畔路，花寶樹盡生烟。

右法華峰

何處天香雲外颺，高峰斜傍碧天遙。

渡溪時逐雲間鶴，伐木長逢山下樵。瑤磻
桂枝垂白露，珠壇明月掛青霄。如來金粟
當年影，只在西崑占寺腰。

右月桂西崑

疎松澗底漫相撐，畫得飛龍未點睛。
但向崑前觀翠積，尋來石上有苔生。春雲
度處蒼鱗濕，朝雨迴時偃蓋明。臺畔有人
長說法，空林鎮作海濤聲。

右松間積翠臺

塔影重重鎖碧烟，道人高坐自談玄。
山高何處彈中指，花落如曾袒右肩。架上
賜衣長作供，嶺頭開鉢不須牽。若非臨濟
當陽在，誰遣孤峰與世傳。

右衣盂嶺

曾看梧鳳愛朝陽，不道空山現佛光。
斷壁雲開狸卧穩，穿林日出燕飛忙。琳宮
曙啓花俱發，鈴塔春通草亦香。時見老僧
來曝背，袈裟影裏坐難忘。

右朝陽

森森雙溪繞寺流，蒼然天矯望中收。
降來鉢底原無着，伏在崑前何所求。說法
有時看露爪，聽經無處不回頭。笑他五百
阿羅漢，渡海于今又幾秋。

右伏龍坳

孤猿一嘯萬山深，今日何由響北岑。

聽去不忘他日泪，呼來應識舊時心。秋清
月下驚禪夢，夜半霜寒伴梵吟。攜得鷲峰
靈蹟在，憑欄唱和有知音。靈隱鷲峰有呼猿洞，
時乾公爲靈隱法嗣，故云。

右猿嘯巖

獨立幽巖幾度春，芳年謫下在清宸。
崇朝細草連衣綠，入暮飛花點髻新。白日
虹生疑結伴，行雲天半不隨人。多因曾禮
如來懺，瓔珞紛紛挂滿身。

右玉女峰

竭嶧嘗思瞰大環，白雲猶駐舊禪關。
也知嶺背多岐路，不信淮南是小山。千佛
幾離春嶂外，一門如啓暮烟間。前身子敬
因看竹，誤向溪邊日往還。

右小雲門嶼

欲上南屏多所思，千秋王氣總成悲。
載歸瑤海三神藥，望去函關百二基。石罽
吼當亭午候，杜鵑啼徹暮春時。何年着得
秦人服，野寺蒼茫倚杖追。

右望秦

喬處士壽

丹砂駐頰似芙蓉，家住東江第幾重。
梁國文章傳彩鳳，湘州服食本飛龍。人如
公紀吳中出，花向春申浦口逢。結就綵弧
當漢臘，寒梅香汎酒杯濃。五代喬順隱湘州，服
飛龍丹仙去，處士好丹汞，故云。

贈新娶梁司馬夫子之孫

都省雙輪控玉羈，荷花卷作合歡卮。
華堂挾瑟彈三調，繡戶張燈掛百枝。人魏
陳群還繞膝，渡江衛玠早能詩。開元舊賜
金錢串，散在屏前撒帳時。

李副使之任

恒陽憲府自崔巍，玉節新頒領外臺。
繡轡近隨河朔啓，赤幢高傍太行開。五
都碑紀封隆烈，三輔歌傳臯甫才。卻笑
朱衣陪後乘，蓬山曾汎碧霞杯。副使舊係
同館。

送王舍人遷廣平司馬

同趨丹陛惜分攜，司馬南行展畫旗。
趙市尚淹騏驥足，洺河應接鳳凰池。刀
帶佩因家授，車障緹油耻世知。舊日退朝
相問處，春風無限度花枝。

高江村詹事暫假還里

暫辭雙闕下蓬萊，白壁黃金莫浪猜。
海國自能瞻岱嶽，帝心不用感風雷。谷中
鸚鵡眠方穩，洞口薔薇花正開。只恐恩深
饒眷戀，浙潮一日兩潞洄。

姜京兆七十

少壯提攜每及肩，何期垂老共歸田。
長因親在娛良日，最憶君曾使奉天。焚草
只愁聞向外，啣盃不覺感從前。黃門五十
爲京兆，詘指于今又廿年。

同朝士錢益都夫子于萬柳堂即席和夫子
留別原韻

元臣功德邁三楊，^①七十歸田鬢未霜。
誼切及門通飲餞，情深馳驛賜還鄉。集賢
莊上歌猶發，履道坊南柳正長。渺渺鴻飛
方信宿，便令人誦袞衣裳。

二

十年政府喜投閒，載酒平泉草白刪。
蘸壁題詩酬去志，滿堂拂舞帶離顏。歸時
欲卧花間轍，醉後難忘檻外山。他日籃輿
尋問處，散金臺在冶湖灣。

①「臣」，四庫本作「老」。

寄還一和尚大能仁寺

遙望嚴城隔翠微，靈山自昔會來稀。
堂開講席龍初下，門傍閒田鳥自飛。蹋足
頓穿三寶地，閑身不掛七條衣。從他法臘
年年換，何日相逢話息機。

耿使君赴任蔚州

百里真城繕塞才，攜琴西上李陵臺。
州城版峻連雲起，亭長車迎白代來。官道
畫烏通射革，民田牧馬當鋤萊。漢庭多少
安邊策，只有雲中魏尚能。

蘇州魯司馬赴京口造下海軍船遇于秦淮
有贈

平江司馬舊才賢，北府今看借箸年。
早歲賦詩驚漢苑，清秋對酒在秦川。題輿
名著留雲閣，將作功垂下瀨船。他日緹油
看賜去，相逢重詠梓桑篇。

沈舉人飲次兼示其令嗣新赴公車

初從闕下請長纓，對策金門久未成。
阮籍近爲馬乳醉，超宗真見鳳毛生。青絲
到處調銀罍，白雪飛來點玉罍。他日慈恩
留飲處，好同令嗣一書名。

奉祝李少司農夫子生日

正月下浣日。

時家

製一屏，乏詩，立命賦。

十二首，署京朝官名。

此祇

八首，餘四首見第七卷。

三

徒言治粟阜人民，猶藉參知作稼臣。

蘭省尚傳左史貴，蓬屏轉見侍郎貧。升賢
內府材無敵，生甫中原嶽有神。勿道李常
無吏事，清安端屬掌邦人。

四

追趨鳳閣喜多年，早領司庾典國泉。

紅廩獨稽天府外，黑頭參坐考堂前。鑒公
能度均輸議，操潔曾無入獻錢。夙昔長庚
雖感夢，秋星啓曜在春先。

二

文昌都省動星躔，誰似中行副相賢。

體國自饒登版計，肥家不用度支錢。代傳
蓬觀文彌著，部有天倉黍自填。祇恐隱之
清太甚，空庭設矢坐無氈。

五

槐堂接武重人宗，況復司徒即大農。
懷遠人官殊簡率，深之計地甚從容。招賢
舉起燕臺駿，有子名如荀氏龍。問齒不疑
纔服政，含元鏡下對芙蓉。

六

三行先後總無端，祇覺相隨畫省寬。
元月帝賞連歲發，百年仙李共根蟠。六符
未敢遮奎曜，五教由來仰地官。況復在庭
饒儲峙，瓊林十庫總琅玕。

七

才名廿載動楓宸，公府嘗聯丞相茵。
十日春生千日酒，一年花判百年身。通明
自料常平粟，節儉方辭月進銀。五十公孫
曾未貴，何須開閣話平津。公年五十。

八

黃柑獻罷上元卮，柏子觴傳初度遲。
此日孟郊纔得第，笑他常侍始爲詩。身稽
版服恢龍馭，世掌絲綸接鳳池。祇惜泉刀
通九府，不令食指染銖鎰。

胡御史巡鹽河東

直指風清嶽色寒，西行捧節重臺端。
登朝喜接鵷鸞序，開府重瞻獬豸冠。筆下
準繩追李勉，論成鹽鐵問桓寬。上林多少
棲鳥地，總藉還臺振羽翰。

雲間徐武靜五十

南國才名嘆爾豪，高門猶記舊西曹。
雲間少弟推龍躍，其難兄闔公孝廉在前朝有名。
洛下諸生探鳳毛。結客洒淹珠履細，藏書
花映玉臺高。相逢詘指狂歌地，五十年來
一紵袍。

爲婦和黃皆令

吳門閔秀

除夕詠雪見貽用

東坡原韻

怕向寒風捲畫簾，多君猶自傍朱檐。
不將粉絮粧眉臙，但見冰花落指尖。夾岸
似張雲母幃，辛盤空貯水晶鹽。無才終讓
劉臻婦，羞把丹椒歲歲添。

王封君初度

華燭當筵奏八瓊，仙人海上獻仙桃。
春還碧嶠雲嘗滿，晚讀黃庭興自豪。雛鳳
舞從庭下轉，少微星傍越來高。遙知名列
丹臺久，日擁花前白蛤袍。

鳳毛麟角世相仍，名德高門事可憑。
發策早時開綠字，傳經當日憶青燈。階前
親種三珠樹，手內常拖萬歲藤。爲望南雲
瞻紫氣，且將歌管祝升恒。

寄贈西安鹿明府

明府諱祐，潁州人

琴臺高踞漢新安，之子才名冠潁川。

官舍栽花逾製錦，仙山收橘當租錢。人間
放棹迎春後，客至開衙返照前。只愧趨庭
真鴛下，驅車仍負九方甄。時予嗣兒鄉舉，以第
二人出公門下，適會試下第，故云。

沈母壽

萱樹高堂錦瑟張，綵雲深處進霞觴。
嘗來鯉鱣遺羹美，翦出荷衣舞袖香。夜月
炤成瑤海白，秋風吹發桂枝黃。曾隨製錦
陽山曲，親見仙人坐五羊。夫人爲陽山令德配，
子新舉鄉試。

宮允鄭幾庭前輩將赴都值其初度有贈

圖書遙映日華東，萬仞龍門啓上宮。
史牘一編傳寶曆，名同三俊重元豐。東堂
詔下宣麻紫，南極星明照字紅。何幸閩江
相隔久，還隨杖履問崆峒。

王兵部南使有贈

鳳書初下紫泥新，喜見西曹簡近臣。
宮路遠迴銀瓮暖，樞臺高賜錦袍春。南交
盡洗蠻方瘴，北望曾驅塞外塵。共廁鵷班
有幾度，今來看欲畫麒麟。

祝 詩

東望蓬山憶故家，清秋長擬汎仙槎。
蒼松偃作千秋蓋，叢桂香生八月花。金匱
探書成綠字，銅盤注酒沃丹砂。山公四十
方爲簿，況有鴻文薄綵霞。

贈 王 令

平陵出宰本賢豪，河上曾推舊法曹。
市集沙頭行部遠，城環山半閉門高。當廳
碧柳春前種，近案朱絃手內操。莫怪上公
虛席久，君家原有呂虔刀。

文都司生日冊子

清秋列宿啓文昌，熠熠南弧在建康。
自昔分藩推鄧禹，于今開府遇文鶯。青雲
並繞營前棨，黃石曾傳肘後方。他日功成
攜手處，漢壇高碣已蒼蒼。

權使君飲次

鵲袍屢賜待旬宣，裕國何須更算緡。
書勝桓寬爲論日，人如劉晏入官年。重逢
螺女洲邊月，曾汎菱湖雨後船。官舍薰風
相對晚，管教沉醉荔枝前。

徐司寇壽

蓬矢初開竺澤濱，時以纂修總裁開館于太湖
之傍。從來東國藉人倫。巖扉高貯盤中酒，
林屋分居門下人。史局鎮教添半臂，聖恩
未許乞閒身。罇前多少經綸事，莫向秋風
理釣緡。

壽福州王使君

秉刺分符捍國憂，專城猶是舊諸侯。
冰壺坐對仙山曉，明鏡長懸螺女秋。種柳
閒如辛仲甫，著書高比杜荊州。不知太守
年多少，試看蓬萊天際流。

高江村宮詹初度寄書幃子以贈

北門學士苑西居，偶住當湖傍釣車。
立簾手編新種竹，閉門閒訂舊朝書。聞輯遼
金元史，故云。庭懸綵簾隨年轉，酒汎黃花帶
露攄。記得內廷當此節，君王長賜御前魚。

棟亭詩和荔軒曹使君作

有序

曹使君典織署，其尊人舊任時手植

棟樹，蔽芾成陰，使君因慨然登亭而歌，

屬予和之。

冬官相繼使江鄉，父子同披錦繡裳。

官閣依然梅樹在，丹陽重見柳條長。牆西

紫朶迎朝雨，苑角紅亭對夕陽。每遇晚春

花信滿，風前涕泪一啣觴。

二

當年開府近長干，親見栽花傍井幹。

但過唐昌思玉蕊，再來舉院見文官。

唐貞士

舉院花名。歌成蔽芾恩長在，認作梧桐泪未

乾。滿樹離離初結子，到今都是鳳凰餐。

《莊子》：鳳凰非練實不食，練即棟也。

贈陳太士

并序

予己未召試，右臂瘍發。會太士以

長桑贖術，遨遊諸王貴人間，^①折刀圭贈

予，立效。既而予入館，太士謁選，得吳

興司教去。兩地相憶，寄書道餐飯者十，

甚熟矣。今年春，太士已拂衣理長桑舊

術，相見于明湖之濱，握手道故。夫以太

士之才，致身通顯，直咄咄間事，且月旦

藝林，甲乙諸文士，致足愉快，乃猶沾沾

以利人爲念。嗟乎，稚川、元化，豈尋常

自好者耶！相對感激，率題四詩，所謂

柬知我者，不必定贈元使君也。

①「遨遊」下，四庫本有「京師藉甚」四字。

曾趨日下會天安，贈我仙人藥一丸。
抱璞不爲勾漏長，鄭虔忽作廣文官。酒分
簪下雞缸遠，書寄蒼山鳥路寒。百尺選樓
長在望，年來月日有誰干。
朝野僉載 柳亨襲白
雞盞，取其迅速 時長安尚成化雞缸，取以爲贈 長興有
烏山蒼雲額

二

相思十載隔菰蘆，老去重逢在聖湖。
愧我歸田纔負耒，憐君過市尚懸壺。戴憑
豐席支雲卧，司業贏錢付酒酺。半世才名
仍蠖伏，可知高論勝潛夫。

三

西廳典教重宮牆，並道前身擬太倉。

邀去座中皆白蛤，繫來肘後是青囊。研經
不讓蘇湖學，奇疾曾醫濟北王。驛舍相看
裁咫尺，當年此地遇長桑。

四

領袖群儒年復年，昇山人誦右師賢。^①
槐廳自繫蘇耽井，藥地長鋪子敬氈。晚歲
校書羞待詔，方春種樹當收錢。南湖築室
尋常事，何日相期鑑水邊。

行過道山弔范制府作

官亭彌望草萋萋，爲弔忠魂路轉迷。
蘇武不曾降塞外，魯公終自死淮西。孤臣

①「誦」，四庫本作「重」。

殉國心如石，天子旌門手自題。試看遺骸
留瘞處，豐碑直與道山齊。

早入虎跑寺用蘇子瞻舊題原韻

滿塢朝烟儼散香，法幢開處石流涼。
巘垂蓮片支雲遠，塔轉松陰入路長。佛閣
畫圖分四壁，山厨筍蕨供諸方。當年野虎
閒跑處，留得清泉與世嘗。

二

深林行過麝臍香，參遍諸天趁早涼。
篴水續流春後淺，幡竿倒影暮來長。時薄暮
方歸。閒僧不作休糧術，過客時傳捨藥方。
行憶舊朝風物改，百年灰劫有何嘗。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大可稿

七言排律

泝大江泊桐君山下作

大江直上泝新安，爲愛桐君繫纜看。
幾樹綠蘿懸露濕，半林黃葉帶霜寒。三時
水嶼迷烟市，萬疊秋山漱錦湍。葵宿影含
書閣曉，浙潮聲傍釣臺寬。帆檣估客歌黃
淡，橘柚人家翦綠團。花種上城懷杜牧，草
環故宅問方干。紫巘洞口雲猶閉，烏柏門
前雨未乾。丘壑儼然羞豹隱，江山如此笑

龍蟠。望中未睹雙峰澗，去後應過七里灘。
繡石障村真足羨，仙槎布地有誰觀。滔滔
水國憑兩槳，潏潏天涯負一竿。那信戴顓
還到此，雙柑斗酒暫盤桓。

過上海訪任待菴明府有贈

遙從滬瀆訪琴臺，二月春風海畔迴。
地僻乍驚新候轉，官貧不厭故人來。陶家
秫向年前釀，潘令花從雨後栽。戍堞但教
懸畫鼓，訟庭真見鎖蒼苔。祥鸞欲下知爲
瑞，斥鴳相過不用媒。客至歡然炊綠黍，兒
時苦憶弄青梅。平津布被仍聯袂，季子羊
裘未振埃。三載有懷方就日，四郊作誦已
如雷。屬車私喜陳琳在，高宴將爲司馬開。
坐見徵書來北闕，賦成祿養是南陔。龐公
豈藉銅章顯，田鳳終推錦帳才。同學暮年

應見少，青衫相對且徘徊。

贈周雪客

大梁公子最翩翩，執手丹陽柳樹邊。
三俊豈能遺顧彥，一經長得嗣韋賢。庭餘
北海樽中酒，家鮮司農肘後錢。久別愧無
蘭芷珮，相逢正廢蓼莪篇。南征濫入青
雲幕，北去還停白下船。遮莫東田留舊咏，
風流終賴彥倫傳。

錢聖楨招集湖舫分韻得齊字

冬晴佳氣滿湖堤，況復賓朋儘可攜。
共道主人饒玉醴，何期公子出金閨。謂佟觀察公子伯仲也。巖邊秋葉飛將盡，山半朝烟收未齊。
曲巖並投蕭寺北，機舫先在斷橋西。

平臯坐去還留簟，老友逢來總杖藜。祠下
幔竿搗綠漆，道傍亭子築紅泥。隔林見石
蹲如鷺，隱舵看山卧似猊。風緊背營遮柳
榻，年高齒不任薑鹽。酒因談勝當脣落，歌
爲筭繁到耳迷。插漢露披青蒨萼，翻波日
射碧琉璃。樊成官藥方法馬，席換仙庖且
曜螭。主客豪都成鳳舉，弟兄愚轉媿雞栖。
家稱黃、會侯俱在坐。晚涼錦帶吹逾薄，夕照雷
峰看漸低。誰謂蒼茫歸路遠，錢唐門外有
招提。

三月三日臨江官署禊飲二首

臨江官閣啓江濱，上巳銜盃對夕曛。
才子風流吟麗日，使君高興入青雲。沿流
疑泛桃花下，滿署爭傳蕙草熏。舞柘偶然
來捧劍，披茅無處不湔裙。諸公洛下隨王

宰，千載蘭亭想右軍。獨惜暮春游子淚，每從佳節倍紛紛。

桃花壓郡傍江開，飲饌還登江上臺。
朝雨甫隨帷甸捲，春潮似逐羽觴來。前亭
聽伎歌初發，別座論文酒莫催。日出花寒
猶集霰，是日午後雨霰。堦前草長爲驚雷。九
龍原屬徵賢宴，三日慚無應詔才。何幸天
涯重依倚，將離未贈且徘徊。

臨平別潘廷章一十六年旅舍揀得所寄西陵
曲哀思妙麗感生客心因爲賦述且志鄙憶

臨平村館夜蕭蕭，春雨連江泊畫橈。
別去遽如雲外雁，思深長逐暮歸潮。十年
遠道辜荷葉，一夕高樓對柳條。羈客懷家
新篴筍，美人報我舊瓊瑤。西陵曲好縈沙
路，東海鞭難渡石橋。苦憶潘郎才藻美，相

尋無那夢中遙。

客中寄姜司諫以京卿候補都下

十載承華侍從臣，還來闕下待絲綸。
早推當代端圭彥，猶是前時諫獵人。起草
尚濡兩省翰，看花時埽六街塵。留賓夜永
開東第，少輔星高近北辰。火藻繡成衣照
眼，山桃剪合綬垂身。懷予屢寄曹王劄，知
已誰操郢匠斤。異地望迴卿署月，同遊記
得客年春。賀循久喜能逢管，張祿原來未
入秦。倘使故宮通碣石，敢忘高閣在平津。

過汝寧奉贈金太守鎮一十四韻

郎官出守本風流，況復雄藩是豫州。
下吏盡如新息長，專城原屬富波侯。九田

作賦推中等，千騎看君居上頭。招得半醫來館舍，夢將女子渡河洲。高車拔地熊隨軾，翠羽當風雉作旂。自愧攀轅河上過，真成躡屩潁中遊。桑花製酒村前醉，蒲葉如鞭澤畔抽。宿喉頓驚茅店曉，入關剛值木陵秋。無才豈敢依羊陟，入耳唯聞誦賈彪。大府此中猶露冕，思鄉何處更登樓。晚來擇木烏無定，春到遷枝鳥有求。三老懷錢終白獻，十年借寇恐難留。他時列棨霜垂戟，此日褰帷月在鉤。但願屢攜青鵠印，終然一御黑貂裘。

以詩代札懷復沈九胤范秘書

一從把袂分淮市，幾次封書出禁闈。結綬肯思黃叔度，行吟空憶謝玄暉。憑誰極浦題青草，愛爾分曹對紫薇。仁壽鏡邊

搖綵筆，上闌花裏賜宮衣。徒聞西掖鵷鸞隔，又見南園蝴蝶飛。太史芸臺行處少，仙人蓬島會來稀。安丘避地歸何得，剡曲移家願屢違。便有黔婁貧到死，莫嫌方叔苦猶饑。院中容易推高第，吳下終難定少微。已分名王無自達，暫逢賢守且相依。時予依汝南金使君署。故交遠道還貽綺，久在他鄉敢佩韋。但詠玉堂懷友句，不知珠淚向誰揮。

黎曰：沈康臣和詩有云：孔融九歲驚人早，韓信千金報母稀。西河每誦之，悵然累日。

題無錫縣麗譙樓十二韻并呈吳明府

吳關千里擁神京，猶有層樓倚太清。裊海近環分楚越，大江東下控蠻荆。雕楹疊起連虹度，畫棟重開映漢明。一曲謳歌闌闌地，萬家烟火闔閭城。按圖複道年來

聳，懸鼓當門夜不鳴。碧水有湖宜罨畫，青山無錫白銷兵。窓中鳥雀穿簾過，棟裏雲霞入座生。喜共仙人閒着鳥，愁聽玉女細吹笙。題來文杏垂秋露，看去官花照晚晴。落日暫登思縹緲，凌雲欲賦氣縱橫。彤廷久已無南顧，彩筆何煩寫北征。但得從君頻騁望，漢宮高掌在金莖。

同諸公飲劉四廷冠柚園八韻

素蓋西園集勝游，玉缸初發雁來秋。當筵喜見環林柚，滿案愁看剝石榴。並坐佳人彈錦瑟，十年羈客擁烏裘。酒中惆悵孫馮翊，天下英雄劉豫州。意氣漸深交履舄，主賓不住錯觥籌。時聞薌澤同烟裊，倒瀉金波漾日流。欲上山亭舒望眼，重翻水調換歌頭。也知龍澗須遷飲，爭奈鴉棲不

可留。

春行自東城迤北郭到北幹山脚悵然有述

春城無處不留連，北郭晴光最可憐。數里川原初過雨，萬條楊柳盡生烟。到來祠廟開山麓，望去人家倚墓田。荒縣麗譙傾未復，空壇華表豎依然。草頭喜見飛蝴蝶，樹裏愁聽叫杜鵑。半嶺行過皆舊徑，隔溪流出是新泉。頻繁道左將頽苑，偶泛村南不繫船。斥堠橫沙連大漠，郵亭高嶺列諸天。登臨悵惘違時俗，詩句蕭條念昔賢。燦曰：古詩「蕭條北幹園」。長願棲遲歸十畝，不虞兵革歷多年。新經無復聽松地，故老猶傳伐木篇。但得閒行餘我在，那知春色向誰邊。

史憲臣評曰：北幹村圖畫，非親歷不解其妙。登

臨慷慨，徘徊指顧，大可真是恨人。

奉贈姜掌垣內轉候闕歸里并觀

幾年起草重明光，十載恩書出尚方。

超級暫應辭虎陛，鳴鞭久已振鵷行。觀庭
舞綵紆蒼綬，里社簪花拂皂囊。歲減數千
餘諫紙，函留七十二封章。霜蹄歸沐追張
湛，白筆敷詞過謝莊。戲藻看魚分太液，棲
梧有鳳在朝陽。兩垣舊第開丹幟，五月新
荷抱綠房。幼度尚思朱雀里，王褒曾返碧
雞坊。璆珂響曳中朝履，縠被風傳侍女香。

一室競將窺武庫，三旌虛起待文昌。纘戎
誥出尚書省，祿養歡承水部郎。內寢自調
瑤作膳，上邳真見錦成鄉。蜀車前負郎官
弩，衛國終登僕射牀。他日早膺華殿詔，爲
君重舉泰階觴。

王憲鄰評曰：高文典周，才人故技也。七排饒中
晚似此，那得非開寶創調。

遇高詠蕭江幕府

高子相逢碧嶂春，可憐白蛤炤花新。
同爲江畔登臨客，猶是天涯骭髀人。官閣
夜燈彈瑟調，山亭曉樹接車茵。文成鮑炤
還依楚，窮似張儀未入秦。兩鬢風霜交欲
墮，十年湖海一相親。難忘幕下題詩日，莫
負城南載酒辰。

二

宣城久念玄暉句，江上裁聯郭泰船。
望去故園芳草外，歌來寒食落花前。青山
築室期何日，白眼看雲入暮天。河內再游

成鳳舉，金陵。曲恨龜年。高有《金陵行》傳世。
定交愧乏公孫紆，贈我哀如蜀國絃。那得
移家還就汝，敬亭山下共流連。

讌崇仁官署同陳石麟進士劉尊汪懋勳諸

孝廉呈駱明府

茂宰官衙倒玉壺，嘉賓雜坐佩銀鉅。
風流不數潘懷縣，才子原推駱義烏。江水
天然開玉液，地衣霜映似金鋪。筵前高論
驚鴻鵠，燭下新妝舞鷓鴣。疊幃盡書三壽
詠，時座張太夫人壽幃。環林如畫十洲圖。殘
弦已墮天邊月，寒葉還吹井上梧。鄴下友
朋懷讌樂，茂陵車服愧閑都。感深厠末猶
蒙顧，醉倒堦頭不用扶。秋去宋生悲結軫，
年來阮籍畏窮途。那知江畔逢良會，仍是
天涯舊酒徒。厠之坐末爲厠末。

元夕觀燈同徐二十二胤定作

每逢三五憶當年，況復春燈在眼前。

曾向上元追唱和，誰能此夕不留連。江城
薄暮開瑤市，地主中宵列錦筵。一道長衢
鋪月色，萬條寶炬動星躔。熾輪焰轉爭疑
電，火籥花生并是烟。掛樹密教朱鷺集，穿
街遙見燭龍眠。千枝繡幃圍羅綺，百變新
聲入管絃。妓宅飛香矜篤耨，軍人合樂奏
于闐。環橋散立長明樹，啓署渾如不夜天。
未有金吾防鎖鑰，從看玉女下車駢。光分
衛玠停珠勒，暗裏羅敷落翠鈿。戴去鼈身
橫碧海，擎來龜足踏紅蓮。沿流訝向波中
見，繞堞驚從天際懸。神象舞餘閒戛齒，村
童逐處笑摩肩。但聽東邸留歡曲，未和南
樓應教篇。潛入平津觀祕戲，記于故國醉

燈船。良辰屢惜吳關杳，好友多逢楚水邊。
斗轉漢回人散後，踟躕獨立倍凄然。

九日臨川獨酌有感并寄徽之大敬南士

誰言霜雁經年返，又見黃花九日開。
天半寒風吹木葉，上中無射動葭灰。愁
登建武飛猿嶺，深憶彭城戲馬臺。前歲
曾觀盱水去，今年重滯幕江隈。已聞羊
叔留碑待，何處王弘送酒來。蟋蟀詩中
三致慨，茱萸亭下一銜杯。游無江夏參
軍興，人負臨川內史才。藥市神仙壺裏
卧，柳家嬌女陌頭回。它鄉獨對寒林酌，
故國疇將錦字裁。不識青山從眺望，可
能皂帽共徘徊？

客於淮陰過漂母祠下悠然感興倣長慶長
律以抒姓仰懷之情

淮水湯湯赴海門，淮陰城下一孤村。

東流不斷長淮水，淮上長祠漂母魂。當日
水濱來擊絮，曾于此地餉王孫。高情豈望
千金報，雅意難忘一飯恩。志士有時丁晦
塞，丈夫何處假涼溫。我行避地全無着，人
事它鄉安足論。落日偶然祠下過，傾臺依
舊水邊存。蘆花淺瀨沉沙岸，蔓草荒碑卧
土墩。白日西馳風勢緊，黃河南下水流渾。
關漕鼓發如鼙吼，估舶帆收似蟻屯。棉子
綻包涼露色，柳根穹接上潮痕。一時感爾
名千古，再拜呈予酒一罇。韓信尚憐無所
藉，劉安那復自言尊。舟車官客從澆酹，燈
火鄉民效駿奔。唯我遠懷烟水外，踟躕獨

立到黃昏。

兀庵節崑崙庵同集淨土放和尚許各賦詩

見懷奉答長律一十二韻

遠師初住虎溪邊，便集廬山十八賢。

雲外共尋溪口寺，雨中偏到渡頭船。解開
經案參堂轉，罩得燈紗對榻眠。擊鉢舊過
祇樹嶺，燒鑪新煮落花泉。年多不記安禪
偈，夜靜重吟懷友篇。宛轉說憑龍女聽，殷
勤書向獵人傳。違時未得紆塵軫，此日還
留出世緣。德士總教頻指月，習生從此媿
彌天。翻來字裏藏金葉，諷去聲中現法蓮。
爲擬和章時隱几，因知得句定忘筌。門同
臨濟原無別，路隔恒沙豈易連。縱有餘霞
能問訊，碧溪負杖在何年。

晉安朱氏新闢山園築臺飲次索題一十九韻

初闢山園笏地開，傍崑高處築層臺。

一城烟火衝檐出，萬疊雲山人座來。書幌
簾床閒拂拭，酒鎗茗碗費安排。欄邊薜荔
因風發，牕外芭蕉帶露栽。石榻就崖留枕
簟，壁幙連檻罽罽。隣牆低見雙抽笋，曲
磴斜懸一樹槐。吟罷呼兒頻洗墨，興來招
客共啣盃。市將梁甫銀泥餅，瀉盡滎陽土
室醅。蒲底翻波烹雉汁，盤間飛雪膾魚胎。
藍超洞訝丹花接，歐冶池尋碧水隈。天際
撲還蕭寺影，雨餘圖作米家堆。面當幔柱
鋪空翠，背觸垣衣落繡苔。絕巘晚來堪倚
徙，隔坡時過得追陪。每因適意多開牖，不
爲逃名更鑿坏。愁見碧霞徒散去，閒看白
鳥自飛回。十年隱豹難藏霧，五月喧蚊好

避雷。境僻冥含衣上月，地高寒洗屐頭埃。
披襟不減臨三島，引領何須遍九垓。但得名賢同嘯咏，且留此地暫徘徊。

過雲門謁佺亭和尚同姜京兆蔣平階張杉

二十二韻

雲門高峙鑑湖濱，乘興同來一問津。

慶緒久爲方外友，陶潛原是社中人。到時
山葉銷寒色，望去蓮花結勝因。千載門庭
渾不改，四圍丘壑宛相親。行隨過客朝華
藏，坐見空王轉法輪。高閣齋鐘敲處遠，長
廊粉壁畫來勻。方開玉篋探三果，願借金
泉洗六塵。驚拜偉長佺亭即徐繼恩也。如隔
世，悔言智永是前身。他方遠遁言歸晚，何
處相違不記春。話向劫前頻似絮，髮從剃
後散如銀。拂衣早得完婚嫁，作賦猶能動

鬼神。蓋世覺場樓道一，當年捨宅想王珉。
前朝遞勒黃絲字，後院曾邀白氎巾。船載
溪風憑往復，石遮山雨最嶙峋。樵風溪石傘在
寺側。門前牛馬馱經慣，林下烏鴉念佛勤。
象寶鑄爲阿育女，龍牙貢自海波民。秋深
上鉢盛紅稻，午過香厨供綠芹。聽講喜追
山魅至，放生徐見水鷗馴。宰官就訊同殷
浩，居士當參得許詢。擲塵談玄殊白暢，卓
錫無地豈全貧。雲關再啓知逾管，桃樹初
栽爲避秦。但使下方能假憇，誰言至德定
無隣。

奉呈益都相公生日二十韻

黃扉曉闢日初暹，瑞靄忻從帝座覘。
五會星辰雙闕現，一天雨露萬家霑。致君
久已如公爽，薦士從教識杜淹。但典冊書

先國史，每因講席領宮詹。班迎龍鳳池邊
揖，名向琉璃盤內占。平見台階揚玉燭，警
傳宮漏下銅籤。入朝每帶蕭何劍，上殿曾
垂鍾傅幘。香草紉針堪補袞，空桑負鼎爲
調鹽。千盤鶴醺將安飾，十載狐裘未足廉。
例簿卻程追寇準，租庸變法笑楊炎。分屏
宛見三旌列，摺笏多爲百辟瞻。上秩禮同
河嶽貴，下賢意比地山謙。文隨泰始開林
圉，樂奏昇平度里閭。徼外問安爭啓臆，車
前白事不隨簾。金鱗在榜應傳鉢，寶軸盈
箱盡賜縑。撤到碧闌連霧捲，判來紅押帶
花笄。圖形豹尾縱橫接，篆蹟螭頭顛倒粘。
肘後錄憑錢氏授，海中籌共子房添。年踰
單豹才方壯，位進非熊志未厭。莫道耆英
纔視杖，格天大業早能兼。

戊午九月予謬以入薦赴都奉謁李學士蒙
賜晉接兼屢有請召陪侍讌集謹賦長律

一十六韻志謝

東堂學士愛才賢，蟠木何曾有物先。
時接豎儒鼃禁外，晚開高閣帝城邊。賈臣
無復將車興，曼倩剛逢待詔年。失學偶膺
三府辟，空群竟遇九方歟。虛疑白璧終投
楚，不道黃金尚在燕。暗解蒯緱歸幸舍，驚
看芑鼎列長筵。和成春芍芬于木，摘得秋
花小似錢。幕後徐呼賓從出，楣間高見御
書懸。近欄竹石皆仙署，滿架縑箱有賜錢。
坐觀趨庭迴玉樹，行逢撒燭散金蓮。春坊
詩本徐摛授，左相經從韋孟傳。時大令新登賢
書中席惠見高語任傾千葉漏，醉歸難控五
花韉。感深嘉意增留戀，賸有微情荷採甄。

幾度謬陪瑤海宴，平時況誦柏梁篇。彤雲
遠覆珠幢下，淑氣遙吹香案前。但使聖恩
能汎被，從君乞放五湖船。

雪中入直史館即事十韻

朔風吹捲御河沙，早見天街散雪花。

苑外撲將千片蝶，墀深噪過幾群鴉。遮成
翠帳疑朝雨，望去紅牆似曉霞。誰賜錦貂
還左掖，獨騎羸馬上東華。人逢玉署忻投
壁，身在銀河未汎槎。隔院冰敲懸幕鐸，傍
檐糝落濕牕紗。驚心鎮自燒青簡，呵指真
難草白麻。渴至未傾杯底酪，寒多先結硯
頭窪。宮臺巖嶮依天近，輦道廻環歸路賒。
望蒼茫愁思遠，東安門外即天涯。

王師收復成都詔集百官于午門外宣捷紀
事十五韻

凱奏初宣曉漏清，王師收復錦官城。
春還玉壘堪傳檄，水下瞿塘會洗兵。已報
王均逃廣漢，先教鄧艾取陰平。統軍不待
徵龍武，要路曾經過馬鳴。劍閣雨寒朝出
棧，草堂花暖夜連營。降旗江漢風俱動，積
甲峨嵋雪漸晴。喻教久當開燹道，樓船從
此破昆明。歸心似附千官影，稽首猶聞萬
歲聲。六詔烽烟將寢息，兩階干羽自縱橫。
星纏太華看歸馬，日出平臺好晾鷹。聽去
銀笳穿玉峽，望來銅柱象金莖。帳前有客
能摩盾，闕下何人更請纓。劉闢不甘爲副
使，韋臯豈便是書生。恢疆大略需威克，告
廟雄文在《武成》。欲識巴渝何處舞，但看

鏡吹滿神京。

寄贈柏鄉相公生日一十四韻

元臣復辟已多年，歸卧東山興渺然。
天子久思黃髮侶，都人猶誦袞衣篇。集賢
中第需裴度，通德鄉門屬鄭玄。賜杖不因
酬赴闕，著書豈是記歸田。兩朝盡瘁餘鐘
鼎，下聖相逢在几筵。靜裏有籌還借箸，閒
來得句已忘筌。鉏苗隴上當牛喘，煮藥階
頭共鶴眠。永夜看星嘗傍斗，隨時掣電笑
如椽。談深總落珠盤裏，詔密曾聞玉案前。
連歲歎虞民力竭，歷年高受主恩偏。中山
蹋盡蕭何履，灤水通將范蠡船。廢劄欲焚
開兩甕，緼袍難值到千錢。金簾遺得韋家
教，玉樹多于謝氏賢。祇爲赤松游太早，一
觴長寄海雲邊。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僧彌稿

五言格詩

格詩即古詩也。西河五古詩，初倣選體，既倣齊梁體，又既而始爲唐詩。自出游以前，約計千首，殫精悉力，統在五字中。暨山陰朱朗詣與茗中錢氏選擬古雜體詩，以西河擬古詩獨多，索其稿，攜至茗中。會錢氏有籍捕之事，倉黃奔竄，遂失此稿。嗣後漫不經意。凡遇題急卒，或厭爲詩，不得已輒以此體應去，然略不點纂一字。故先刻《夏歌》、《瀨中》諸集，俱無五古，以是也。今但錄湖西使君施君所抄，與吳門聶晉人所選西河詩抄本，共若干首。

唐人以五七字古體爲格詩，近體爲律詩。此云格

者，以其類唐古詩也。西河嘗曰：「吾五古詩，非古也，及格焉耳。」說見西河詩抄本。

西河曰：「少與包先生、沈七、蔡子伯相約爲古詩，予倡言詩以五古爲主，若幸成集，古詩必多于近詩，五字詩必多于七字詩。」觀漢魏六朝，七字後起。而唐人中晚詩始多近體，此詩格升降之辨，不可不察也。暨酬應稍煩，便乖前語。始知詩格升降，皆時爲之。宋、元、明集，開卷皆七律，非得已矣。子伯嘗言：「宋元間人每選唐人絕句，唐人一體詩、唐律詩、杜律詩，並無古體。予欲專選唐五古詩行世，而究不可得。」則其意槩可知耳。」

張南士嘗言：「詩之通否，每有觀其五古，而溷溷莫辨，觀七古，則妍蚩佳惡，瞭若觀火。至七律，則照膽鏡矣。然則五古爲藏垢納拙之境，但以之具體則可，非能事也。從來文字相嬗，猶四時代謝，不必追復。漢魏六朝既爲五字詩，則隆古三代相傳之四字，便屬高閣。今已嬗七字，而尚欲于五字間，效嘉隆間人，討論賦餘唾，能乎？」此南士與西河論古詩語。

七夕集兩水亭賦詠成篇

金風扇微颺，玉律回迅商。良朋造嘉節，言讌君子堂。廣廈延樹色，敞牖生雲光。中厨敕佳餚，肆列饌以方。燿螭間芍汁，捫馬通蘭漿。雄談振林莽，能使煩氣涼。茲辰度靈匹，歷歲旋河梁。暗忻蛛網合，明見烏鵲翔。所愧守恒拙，優蹇無文章。何期覲雙儀，惠我同七襄。生人重高會，慷慨啣清觴。但當保修期，終古以爲望。

入史館奉和監修先生赴召柬同館諸公原

韻三首

隆古重籍氏，仰視樞東辰。宣尼起嗣之，寄志在獲麟。前代多政記，宛若眉列陳。國書過激厲，其事反以湮。大君秉遐

照，內穴觀細鱗。美劇嗣元宋，安問秦與新。時競橐筆，群策堪扶輪。如何稽古疎，有覲稱史臣。愚賈閱寶玉，哲匠迷荆榛。所恃綸閣暇，數畧凡再巡。埽翳見白日，披巾對高旻。追隨蓬山顛，灑濯瀛海濱。空言啓石室，將以傳其人。終慚識未優，誰得資討論。前賢誦崧嶽，所重惟生申。況當大門高，下視羅八垠。

二

有明十七君，作聖述亦賢。順始復順終，遂歷三百年。八垓被鴻濛，重譯及龜旃。斯蹟既已陳，所幸留簡編。神聖炯前鑒，^①開館加翦研。勝代雖遠遙，相接猶几

① 神聖，西庫本無，得見。

筵。其中升與降，疇則相糾虔。實賴司衮學，引作庸衆先。靈蚪展雲霧，螻蝻方同緣。記盛時自速，努力咸仔肩。何必《新唐書》，修在慶曆前。

伊昔致治朝，時政早論紀。纂列無關遺，若左右史。降此多從諛，展轉互相委。虛實亦已淆，遑問非與是。況當革命時，館載乃頓已。何期聖代興，三恪備中旨。加以春秋法，凡例共摩擬。司衡既禮絕，模楷責下士。宛如百車轍，相率遵軌。儻云具三長，端在集衆美。惟恐同異生，筆削翻有俟。作文無發明，往與穢濫比。庶句監正之，一寸竹毫子。

月蝕詩

季秋月丁未，望日日將暝。太陰在降婁，不輯于奎觀。維時西初刻，甲燭方進薦。奉常啓瑤壇，糞地以爲蟬。堂槐挺當門，遮出白羽扇。睥睨仄慙問，驟爾丁物變。啄齧罹烏喙，涎蝕類蟲玩。頓令瞻視乖，側目不忍睞。先王有常箴，百執謹天變。宗伯統列卿，伏地作哀戀。雷鼓五十雙，轟擊儼鬪戰。奔走逮嗇夫，禮拜及下賤。須臾雲生，掩過十之半。明質頗銷鑠，魄色雜糾繚。餘光射輪出，迸裂過飛電。相視驚閃動，有似金在鍊。祇疑齧錫餅，中界等絃線。地形與日虛，兩兩不相券。金牌汎銅盎，玉漏瀉銀箭。如何哉明時，入濁竟不見。光復翳漸除，災去神已

遍。君子省僇尤，頽首矚河漢。

秋涼飲酒詩和馮夫子韻

涼風吹西堂，秋日亦灑灑。在墅有謝公，下坐及裴楷。絃誦代絲竹，童冠列慧駮。高懷浩然興，微語渙以解。作技任衆長，觀場笑予矮。譬彼黃金臺，駿骨亦可買。況當炎蒸餘，暑退氣稍愜。水潦收前池，林花覆高嶮。中厨飭修餽，薑韭紛布擺。誰道鱸魚鮮，此鯉出徒駭。暗撫大食刀，雙環總精錯。

洗燕泥詩

和宗元鼎作

紅英發新條，碧柳啣初稜。翩翩雙燕子，宛轉覓宿棲。雨中啄土梗，日出捎墻

衣。一朝秋風來，東西相背飛。閒堂張委幔，層裯設重緹。巢虛易傾危，壘仄難扶持。常恐墮瑤席，落索成汙泥。因此感嘆生，攜盤滌櫪枅。紅襟罕陳跡，翠羽亦虛儀。寄言韶華子，不潔安可遺。

遙題雪舫禪師山閣冊子用澄園馬居士韻

曩予陟三竺，一過西林僧。朝簾掛石闌，晝火圍紗燈。云有般若臺，眇向松間登。白雲一回首，相望空層層。十年羈京洛，蹠馬如凍蠅。史輯今其古，抄付掾與承。今來住明湖，雪舫嘗見稱。日爲青林馳，心與滄海澄。生世苦奔涉，何年斷糾繩。長嘯空巖間，谷遠聲自應。

湖舫陪臧內史喟亭飲次採蓴兼送其還京

即席和內史原韻

晚春風物和，良日恣幽探。湖波淹還平，隄草綏且蓼。蠶老桑甚落，雨過鶯語酣。入寺問劉逸，放鶴尋蘇耽。山行幸追隨，所至供杖函。霧散雨未接，日漏光猶含。共言南湖濱，芹藻勝蘭庵。中有雉尾蓴，夏近採摘堪。鮮滑取下酒，可以資清譚。只憐季鷹老，我歸猶懷慙。拂衣丁暮歲，芸局本不勘。君方返承明，西掖當朝參。草詔入禁筦，人鑒藉指南。豈可蕩兩槩，流連向空潭。蓴羹未下鼓，本性我所諳。秋風尚違時，嘗恐食不甘。去去典書命，文富原非貪。待君事功成，對酒看山嵐。

題青園廬墓圖有序

江閩孝廉圖其父青園公爲祖尚寶公

廬墓，索予以詩。

孺慕不可已，居廬傍泉臺。自昔誰最稱，王哀蔡伯喈。今者青園公，哭父如嬰孩。負上既已就，築室倚樹懷。攀身見枝枯，滴泪成土灰。吾友孝廉嗣，爲圖誌餘哀。傍徨着草笠，手指寒林隈。云祖尚寶公，千載從此埋。丹青有時蝕，丘山有時隕。惟彼廬墓人，天地同昭回。

送史上海之任兼示舊明府暨伊兄婁縣

滬城傍東溟，本屬舊游地。良友將之官，抱此瓌瑋器。舊升吾故人，爲治軼俗吏。

天子嘉其能，召取置殿陛。棲鸞豈無群，馴雉真足嗣。況君乘風雲，天路可坐致。黃浦環城闕，丹花被庭砌。難兄宰婁水，相隔祇埤垸。此邦羨堂堂，繼至有難弟。同時府中趨，千載生嘆異。攜琴向雲間，贈鞭送行騎。他時返承明，吾友見前事。

寄無錫吳明府

憶昔游延陵，常登大椒山。慷慨懷令君，高雲相與還。就視獲良契，茂茂承歡顏。飲泉知其清，置身東峰間。把弄不忍去，宛若冰雪寒。迄今逾歲月，七見山花丹。相思寡言訊，欲奮無羽翰。竭來返梁苑，延憩從近關。夫君惠化洽，比鄰能相安。津亭共車乘，壠畝偕盤餐。初爲典使召，星輶起追扳。繼爲負土行，而且卧轍環。翟相制未復，寇

公留多端。與民一家人，賢哉居是官。今茲四征起，羽檄紛河干。祇恐念方叔，微輦來曄曄。我本羈旅客，中心戀所歡。臨風寄微言，三覆增長嘆。

秋夕詩和益都馮夫子韻

朝登青綺門，暮宿白楊巷。爲從南郡遊，褰帷總成絳。雲開逗秋陰，雨過揭晚虹。夫子鐘鏞姿，含響待廷撞。勿因宋人愚，而棄仲宣慙。碧梧嘶涼蟬，白露時以降。銀河亘長天，入地猶淙淙。

賦得秋菊有佳色

康熙甲辰重九雲起閣登高賦也

分牌得鹽韻，先有律，祇複鹽字。

緒秋敞晴曦，百卉揚素纖。況有籬間

葩，芬藹宜幽瞻。零露日以下，玄霜日以嚴。佳氣發清姿，澹影何澹澹。東園啓遐檻，列種如抽簫。持杯一相顧，遂使歡好兼。鄉必乍蒸鬱，歌嘯猶遷淹。良朋共遊遨，秀色時見添。綠衣障黃粉，碧碗盛紅鹽。我欲掇其英，把手徒摻摻。高天雁初度，日暮酒已醺。徘徊玩芳華，令我思陶潛。

康熙二十五年予請急歸里自京門赴益都特謁馮相公夫子恭呈八章每章六韻共

九十六句

元宰昔秉政，降典手闢門。舉召遍四郊，牧豕來公孫。惟時試殿陛，誰與廸至尊。夫子搜隱逸，構材及髡髠。以茲離詭質，濫被青黃文。晻映匏竹傍，顧盼長

唧恩。

唧恩託鈞陶，砂礫就廣冶。戴崇亦何人，乃許食西房。只憐苦飢馳，出入貫羸馬。但得隨春風，撫袂自灑灑。有時開楔堂，集之萬柳下。纓紱追上辰，詠嘆振大雅。

大雅久不作，姬旦陳農篇。何悟復明辟，頓返南畝間。天子盛嘉賓，宸藻紛披宣。傾朝餞遙郭，作畫標近筵。迄今課桑牧，偃仰留鄉園。鄭公自謝政，避客已四年。

四年懷衮衣，時事喟日易。門士暨舊僚，半作夜臺客。伊予本蓬根，霜落見孤植。逝將請長假，還伴賀監宅。何當感故年，擁髻失通德。從此塵網中，

①「網」，原作「輶」，據四庫本改。

坐使鬢髮白。

白髮閱新序，言至萬柳堂。觸目憬物移，流涕攀條長。茂弘楔猶在，謝傅澤未忘。時禽改啁晰，清池變滄浪。驅車稅北海，徒步詢鄭鄉。所嗟不同攜，豔歌亦何嘗。

何嘗識東家，遙望屈雙跼。雲門萬仞間，是我感恩處。登堂式琴罇，入里敬草樹。誰昔戀宮牆，相訂共樊素。曼殊初訂，同過益都獨身瞻天星，咸嘆泣朝露。千秋展斯須，四顧謹翔步。

翔步肅函丈，詩書啓笈箒。周游遍廊廡，所至皆典型。元臣本樂志，天語昭上楹。上賜詩有元臣樂志年語，又賜適志東山四字印記，因以適志名堂，沈宮詹爲書額懸梁間詩鐫儼韋谷，花曲勝杜陵。時從前村歸，不記漁樵名。夔龍在丘壑，日夕稱太平。

太平無窮期，景運方逮日。東歸有康成，早已受易筭。高天本寥廓，印首目相見。人生非圈豚，安敢久留戀。祇懼負師訓，無以答宸眷。努力崇景光，終焉戒游宴。

寄贈陳山人七十

放舟過長渚，遙望梅花源。皚皚十餘里，有如銀濤翻。良友徐允哲，邀我遊其間。揮手不能從，至今勞心魂。山人穎川後，結屋繚土垣。讀書博墳索，懷寶藏瓊璠。遺世謝人染，觀占究天根。有時負杖立，獨與趨鯉言。梅花正開時，栗鹿駕短轅。京華瑤塵中，愛梅過芄蘭。迴想下沙浦，花開滿丘樊。君子畜祕術，青芝當朝殮。加以抱璞授，七十存真元。我欲窺至

道，卜築申江園。慷慨寄一卮，聊與志勿緩。

梅東渚築樓于草堂之北，施侍讀題曰滿聽。其群從淵公孝廉首倡二詩書卷，命和，遂依韻率成續原卷後。

下直出中禁，懷人在東溪。豈無逢時交，願與靜者期。如何鬱儀轡，日薄還相羈。環山如春白，入路逶以迤。傳聞巖牖上，重屋方臨卑。虛似撓千空，泛若坐百陂。所喜朝日麗，有鶯啼修楣。樓成時有鶯啼以此屬清聽，能使神志怡。君子畜嘉告，同聲寄遙題。何當攜雙柑，倚此雲外梯。

二

披圖鮮周游，蠟屐用幾兩。惟此林間人，于焉萃清賞。逝將與晨夕，浩然學長往。詎無臨淵思，徒抱結網想。一口玄暢成，噫氣激疎爽。峯嶺森似雲，長林坦如掌。遽令萬籟鳴，雜作衆山響。有時秋風生，南還重相訪。比之剡川賓，乘雪鼓兩槳。于斯理高吟，憑欄且俯仰。

書簡末寄徽之大敬二兄

鳳城新雨餘，涼氣襲衣帶。濺濺銅溝鳴，宛若水下瀨。何爲坐煩縟，宮漏口相待。新功令，每日赴午門坐班。故園松檜間，灌莽迷薜藋。我有老同硯，名者徐與蔡。奇文

婦人荒，高矚出天外。投簪願追隨，欲去轉留礙。長跪作素書，飛鴻渺何在。

送李檢討予養還山

招弓下中山，葺屨朝上京。公車何崔嵬，所藉高世名。志氣本超卓，文藻亦縱橫。誰言紫閣翁，少小無宦情。至尊重良會，召見開延英。食以朱貝粢，沃以碧筍羹。給札令呈藝，轅落無弱營。因之授冊府，入署承明庭。夏雲方南馳，夜火將西傾。一旦上省養，孝感動聖明。唧軾謝京邑，衣錦投鄉程。祖帳各摩攬，反若千里行。人生有初服，亦欲莫所貞。何爲坐拘牽，閱志徒怍怍。

二

園鑿不受桷，樛枝豈爲輻。況有終南行，白華蔓空谷。曾參着兒冠，虞氏就養屋。渴借桑門瓜，甘懷洞庭橘。昔有捧檄生，色喜逮親育。今我亦何爲，但指風與木。蓬池畜嘉魚，得爲親釜熟。迎養曷不可，遽爾返邦族。白衣雖改繡，披之當菜服。碧山張學士，當此悔解幘。天涼賣漿稀，官邸日不足。臨朝思貽鞭，無馬堪競逐。但詠《南陔》詩，雙泪下簌簌。

三

太華有佳氣，乃在龍門山。千載啓石室，若通武關。盤岡與繡嶺，隱者藏其

問。況復踵靈異，於此產馬班。當今居史
宓，疇職筆與刪。翳衆多匠手，而予猶汗
顏。維彼粲門子，高踞蘭臺端。慷慨忽棄
置，躑躅誰躋攀。柱下去一宿，撰事留五
難。有論責韓愈，無書報任安。新秋坐林
薄，仰看飛雲還。牕通紫微遠，戶傍太乙
寒。日月過欄隙，晨夕躬庭餐。視此三寸
擾，何如一日間。予有湖上業，豔激通周
官。思以割一曲，未敢徼聖懽。橫門出祖
道，藉藉皆來觀。倘彼前史賢，相顧增
長嘆。

爲聶晉人題學釣圖

呂望不賣漿，公子乃垂釣。當其投竿
時，相顧尚年少。清姿比晴漪，綠髮等秀
萼。違時起長吟，所念在遠道。印首解博

衣，洗足脫行幘。平沙浩茫茫，斥略當晚
照。蒼線牽素漚，楊葉蔽枯潦。豈無臨淵
思，魚美不可罩。因之戀清流，搗手把長
篠。十年行天涯，汗漫靡所造。乃猶乘下
澤，拔輪出泥淖。我從長安還，將以隨荷
篠。每念素心人，把臂接林隩。逢君明湖
來，貰酒勸一釂。披圖見疇昔，展卷助吟
眺。所嘆俯仰間，非復舊時貌。花開應重
紅，綸絕可再綯。逝將溯滄浪，慷慨發
高嘯。

爲家會侯題戴笠垂竿圖

迢迢新安江，上有龍門山。君子居其
中，名滿四海間。披懷似錦繡，落筆成波
瀾。結組騁遐軌，矯矯不可攀。夙昔有男
子，把釣垂琅玕。羊裘澤雲碧，龍卧山花

殷。千載仰高躅，何處堪投竿。崇臺出天際，歷落星辰寒。披圖倘能追，日暮相往還。

黃鵠

篇出郭有訪留贈

黃鵠志千里，遙矚青雲端。相隔纔咫尺，曠若溟海間。君子秉高躅，守身如璣璫。奉簡作良牧，所念在民艱。煌煌敷奏時，久已策治安。康衢以邁，幡然卻塵寰。香山鑿八節，將與劉白還。赫曦照林薄，徂夏增鬱煩。清霜戒前途，倏及朔氣寒。城西有精舍，去作逍遙觀。慷慨不得見，令我凋朱顏。達人貴變化，金門借泥蟠。況當被宣力，藉此憂與懽。溯洄幸相從，俯仰同觀瀾。長風自西來，肅肅生羽翰。

九日陪馮夫子登善果寺毘盧閣和韻示同

游諸公

秋陰敞金罍，朝日離羽嶠。神都融清光，佳節乃游眺。司衮請澣歸，後乘載同調。師門舊簪裾，命駕絕呼召。旨酒敕麴封，肥炙鵝與爆。貽糕作炊彫，賜橘代錮。但惜金臺傾，望古不堪吊。此地有寶坊，高閣宜晚照。憑欄試一觀，縱目攬衆妙。浮屠鬱崔嵬，金碧麗象教。層垣翳松柏，隣圃通竹篠。西山飛蒼烟，空翠相映曜。況復鈴塔間，烏雀暮來噪。故園有黃花，被之幹山隩。採摘無由通，虛憶在遠道。詎意侍芳躅，丹梯迴能到。豈無參軍狂，不用拾烏帽。蓮堂靜坐時，宛若陟高峭。何當據層霄，慷慨發長嘯。

康熙十七年七月廿八日京師地震大厭朝

廷下詔修省群工怵惕予以謹戒之餘竊

讀政府作續紀一首和益都夫子韻

維歲在己未，彝則月將晦。京師忽地震，廬舍多損壞。有聲自西來，轟作萬鼓搥。城壁樓櫓間，擣厭若碓磑。是時塵坌涌，白日飛變隼。搖動及通潞，遠過涿鹿界。如是三十日，岌岌餘硤礙。不啻宋渭州，四震瓦亭塞。天子起修省，下詔布罪悔。群工亦憂虞，敷奏各創忭。伊予本草布，初進即求退。況復職筆札，所愧無補又。既鮮京易學，誰擅子政解。填陰與沴上，相習總昧昧。但道何物神，得撼此大塊。憶昔本始年，漢世當盛會。震厭毀皇廟，河上警至再。詔令內郡國，舉若杜欽

輩。直言能極諫，因與陳利害。方今復制科，茂才鬱繁會。大廷倘策災，何以置明對。適人振木鐸，惟在謹天成。撫此修輔文，永夜不能寐。

題靈鷲逢僧圖

白門烏帽生，丹花駐雙頰。尋真向靈峰，迤邐看秋葉。奚奴負錦囊，左臂挂木篋。海鶴梳頸毛，神駿理壯鬣。老僧坐洞中，白顰能見睫。仰天驗碧甃，俯地露灰劫。山童報客至，徐起支步履。覲面若素心，忻然笑相接。問客從何來，飛飛指黃蝶。

送張邇可還里用韓退之送陸暢南歸韻

夫子擅駿業，卓犖饒人聞。披襟對天

安，氣辟仗下軍。論達得種曷，詞雄比崔群。階前雁羔集，戶外車轂紛。共言天子貴，無書禪云云。誰爲翰林者，當此硯欲焚。乃者西都賓，長懷北山文。長夏厭暑雨，高天矚流雲。京門老同學，把袂不忍分。感深語方輻，義激酒易醺。衰年戀鄉邑，刺促如蠅蚊。何當隨周磐，流涕還汝墳。

方貞靖祠堂雙白松卷子題後

昔有軒轅松，皜質如傅粉。雨實裹霜漚，數榦合一本。其下穴甘液，有若禾在困。以茲資嘉名，謂爲貌姑妣。磅礴與柜格，當此俱自損。何期數千年，貞靖發孤憤。峩峩尚書郎，秉直如郅惲。殺賊志不訕，絕食遂甘殞。首陽與華池，兩兩接車

軫。居人表忠節，祠廟日惟謹。階隙樹佳草，所以護欄楯。何者作蔭樾，蓬蔕蔽前阪。惟時太史園，五粒方兆朕。移將未拱把，纖若織籬謹。俯仰甫數載，枳句漸困蠹。迄今閱二紀，鬱作雲蓋偃。風雨白崔錯，鱗介亦蜿蜒。青鸞并黃鵠，一一互相引。瀏蒨卉歛間，號呶儼叩牝。斯非徂徠山，亦異石門畛。蓮城種俱遙，衡嶽望斯盡。幾見灌河植，誰則荷上畚。得毋有神物，呵之使安穩。前賢布徽烈，所賴繼袞袞。雖鳩得遺式，百度見繩準。圖畫及詠歌，務在令不泯。況當蒼虬枝，白者等芝菌。何易雙雙列，裛葉類茂苑。真心不可回，勁節不可挽。藉此霜庭柯，可以告久遠。

許使君詩

不唱鳳來曲，不歌虎渡詞。鳳來會有因，虎渡將安之。我有許使君，皎皎神明姿。生乘景昌運，出應忠良期。生民賴保障，庶服膺藩維。分節守外闕，巡軍付中司。初控五馬行，既展雙旌馳。心明比冰鑑，道直如朱絲。化物凜三異，介德凜四知。褰帷問疾苦，振袂哀惻嫠。遠近各有望，上下兩不疑。方其守越州，適遭張王師。調上減虎竹，行陣祛魚麗。順者既懷德，頑者亦畏威。一朝秉憲鉞，盜賊不敢窺。隣郡假救剔，此邦藉安危。惟余本鰥生，漑澤叨恩私。僵魂起榮拂，枯骨生華滋。俚歌雜謠諺，未得展素思。但望峴山顛，汨下如綆縻。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五

華山毛奇齡字僧彌又春遲稿

五言格詩二

別伯兄五首

孤鳥辭宿柯，離獸馳舊林。驚心見曲木，走險不擇陰。判茲同生子，惻愴誰爲心。如何彼蒼天，使我遭難深。

遭難未云極，三載慰遐慕。如何復離分，悠悠即長路。遊子多苦心，況復值秋暮。絺衣薄寒飈，葛屨踐涼露。揮手白茲訣，一步三反顧。

反顧不可行，回身復牽衣。慈殯未旋壙，嚴車復停幃。門戶值中落，各鮮庭樹枝。連岡隔秋照，影亡形亦疑。暫佇覲形影，及此將頽曦。

頽曦將右匿，流影眷左疆。孤雁雖西飛，其音在東湘。君子重去土，豈不懷舊鄉。形隔不得旋，魂魄思茫茫。生當從兄游，周我門東場。死願爲飛鵠，鳴此道上桑。

桑梓在道上，猶然起繾綣。析柯解連枝，豈不極哀戀。念兄富文府，弟亦擅華綢。三珠秀稽林，雙龍起江甸。兄既辭司秋，仁人不爲讞。兄已除理刑推官，棄去。弟復遭百罹，中年起更變。天高殫難呼，道遠死誰見。疊浪阻潮汐，重山蔽鄉縣。茹蘖苦自矜，詎敢告親串。兄年已傷哀，無爲久勞眷。努力紹前期，揮手泪如霰。

王貞女詩有序

康熙中，吳江王自瑤許字同里蘇生，未歸，生死。自瑤年十八，截髮守節。既而姑亦死，服除，請歸之蘇。母曰：「豈有以無夫而歸妻者耶？」自瑤曰：「死者吾夫也。夫死而代夫事翁，則夫猶未死也。不然，吾夫在地下，請歸之地下已耳，有何難焉！」父母知志不可奪，遂聽之。丁巳三月二十七日，蘇迎婦如禮。自瑤乃加髻與父母別，蘇遣小姑迎于門，自瑤乞撤綵止樂，始入。是日雨雪，遠近來觀者皆泣下。既升堂後，拜夫影哭畢，其翁感其義，令不即以婦禮見，先垂涕西向拜四，自瑤亦垂涕北向答拜四，然後成禮。時自瑤年二十有二，吳中人多爲文

嘉之。予過海上，顧子茂倫屬以詩，乃衍樂府辭應之云爾。

黃鳥交交鳴，集彼東南枝。私顧無匹雙，誰爲好容儀。有女秉貞素，家在吳江隈。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弄文翰，十六誦詩書。十七備箱簾，紅羅刺繡裳。頭上芙蓉髻，耳後明月璫。足下雙珠履，行步爛生光。將作合歡襦，上畫鴛鴦。明月有時翳，芙蓉有時委。合歡終無期，鴛鴦空復爾。阿女前致辭，兒已得所親。非謂得所親，黃泉願相存。擣盃卻苦蓼，從舊不從新。冶金作革蓋，到底無翩翻。駕我青牛車，綰我綠玉繩。逝將爲彼嬪，入門事尊章。惟時母聞之，相顧起徬徨。本謂相君子，百年永無疆。何悟廩霜下，拆此蘭蕙姿。鴛鴦未成匹，何敢言雄雌。芙蓉生兩岸，那有並蒂時。人生若朝

露、柯換葉復滋。況今隔年歲，四載尚不足。三載頗有餘，舊火既已改。新穀屢見枕，^①其家且無姑。老翁獨間居，阿女含泪答。所以不即歸，吉凶不同行。今既凶服除，自可遠父兄。少小通文史，兼復誦詩書。詩書雖無此，文史聊以爲。爲夫人子舍，謂復理所宜。寧有升筭女，終老于中間。不然將從誰，從夫下泉臺。母知女志決，爲女理容粧。便可擇良日，車駕來相迎。車前百枝燈，車後龍子旛。小姑到門迎，新婦入華軒。着我新嫁衣，事事相週全。頭上何所有，鬢髻雙梁釵。足下何所有，織履躡素絲。腰間何所有，綳複結兩頭。車左駕青鸞，車右從文魚。本謂坐華軒，雙雙共翱翔。何意牽紅絲，獨身充後房。到門撤鼓樂，行步將升堂。是日暮春天，百花園中開。浮雲障白日，寒風爲之

吹。須臾霜雪下，牛馬皆凍嘶。觀者皆有嘆，行者亦以哀。桃花冒霜雪，何得施胭脂。阿翁拜前庭，新婦拜前帷。中堂兩交拜，各自成禮儀。雖則成禮儀，浪浪泪雙垂。白占通婚媾，未有如此詞。此詞有時盡，此事無終衰。將詞記此事，當令後世知。

此樂府題也。西河凡樂府題，如琴瑟馬、關山月、摩多樓子、排調、煮歌行、兩曲曲類，俱雜入五七字古今體中，故即載于此。相傳是詩至吳中，吳中人競傳曰：「松陵有二異：自瑤一異，自瑤得是詩一異。」後不中曹侍郎見其詩，施侍讀寓吳，固知西河古人，然不謂其早至此。咨時累日，此即施侍讀稿中所藏本。

贈 武 孫

姜生擅奇器，少小稱文豪。十憩柳樹

①「枕」，四庫本作「抗」。

下，無汁染子袍。擔簦逐主父，浪跡爲名高。出入長安中，造請滿市朝。有時快落筆，掣電驚兒曹。萬言中時要，遠鑒比灼龜。純鈞具新割，安用矜鉛刀。黃鐘雖未鳴，猶足震鼓鞀。生平主文牘，高會東南交。冠蓋遍五都，謂此非久要。獨予遘京邸，仍眎漆與膠。甫嘆伏蠓久，數歲淹上坳。豈期神鰲升，一旦騰雲霄。君家本世閥，七葉盡珥貂。趨庭與群從，早已先鳴鑣。一第豈足重，斯意原囂囂。但念丈夫志，卓犖貴自超。何爲坐窮困，愁嘆生無聊。不見燕冀馬，千金在名標。不見北溟魚，爲鵬以逍遙。

寄李制府生日作

使相授節鉞，開幕東南疆。征繕行表

貉，杖策入戎行。潢池會兵變，甌越多叛亡。賊旆下姑蔑，獲索近括倉。丈人師貞吉，鞫旅必有方。召虎鎮淮服，杜預恢當陽。嬰城并搏戰，威儉如秋霜。保障此半壁，若金與湯。惟時就壇拜，絕席同親王。翳仁克佐賢，擣虛而憂亢。梟雄既懾伏，虎衛爭騰驤。礮礮漸底平，鬚髮已皓蒼。迄今刷介馬，柙刃三衢旁。軍書尚倥偬，門櫳猶恐惶。君子被儒服，所貴平披猖。畏威并懷德，不在稱有光。伊予本編庶，竄處負痛創。蒼頭久奸旗，白騎尤抗梁。非公翦驕悍，誰與戢斧斨。況當炎崑時，玉石不得妨。撫卹儼慈母，衽席周匡牀。方碑一以涕，奚啻在峴岡。予職忝史氏，將以書旗常。天子方倚賴，仍使鎮上航。當其始受脈，膂力真方剛。今來遘花甲，歲月亦已長。薊門隔千里，所寄惟清

觴。微言當民謠，聊以誌不忘。

聞王生新除行人有寄

春花發青瑣，天閣動遙翠。之子甫拜除，暫陟介人位。古賢重行己，不辱乃其次。少小充朝集，何止學專對。所以頒玉節，貴在伸國契。誰謂乘輅車，僅載爵里刺。況君有世德，立朝建風義。藉此嗣駿烈，且以繼其志。寧效江南使，拔草進烏味。毋若潘孟陽，慷慨但遊寺。

奉餞趙中丞之任杭州

神魚游溟滓，不與鬻鬣群。黃鵠翔九霄，燕雀徒紛紛。伊昔秉人鑑，九格定世勳。奉使掌鑰院，曾詠江東雲。嗣此赴中

召，出入建禮門。聯轡共丹陛，酌醴同清罇。一朝著風采，慷慨承宸懽。令作九州長，六轡開崇藩。內承弓矢命，外秉鈇鉞權。歲星占所麗，金牙駐臨安。吳越介天險，鳳舞龍亦蟠。昔爲臺館交，今作編戶頑。單車出都亭，尚覺霜風寒。

王學士出撫兩浙旋以閩越新定開府其地

予遇于福州行館極蒙贈饗賦此抒意

憶昔直史館，下馬東華東。夫子秉裁鑒，視草牕日紅。一朝膺寵命，出使爲儀同。宵濤驅萬隊，轉見幕府雄。方州領節鉞，草木皆生風。百官避衢路，四譚藏甲弓。伊予有蔀屋，編在封田中。高天無私覆，伯覺雨露濃。被廣絕邇遯，倚甚同穹窿。如何驟移軍，重令甌粵通。金湯藉開

基，銅柱將銘功。浙人獨何辜，奪此履戴崇。今來展私覲，澤國瞻軍容。聆茲鉦鼓肅，饗我酒醴豐。仙山本嵯峨，鼇海何滢浹。感深莫能酌，慷慨長拊躬。

題括倉劉在園使君記年圖

景星曜天衢，有目爭快睹。況當泰華峰，矯矯出雲霧。大君本顥質，少小名四布。對策軼董相，稽古邁桓傅。幽棲弄文翰，好作遐覽賦。因此守擇山，名與李繁伍。今來明湖濱，籌大實借箸。翻以願受廬，藉是展遐慕。青天覲修容，碧崦藉高步。黼黻猶在躬，光彩灼眉宇。蓬池曠莽間，水草恣洄沔。中有鯢子鱗，相視等螾。曩者千頃陂，汪汪羨叔度。展卷一以思，伊人渺難溯。

送劉考功請假歸淮安兼示令兄內史

劉郎擅東曹，吏事稱第一。比士閩海歸，浮譽斥柳七。一朝請沐去，將理淮海繹。舉朝競貽鞭，過市罷彈瑟。此去戀鄉井，兼及好風日。首曹設長名，終以待執秩。夙昔曾浮淮，登堂覩作述。朝譙施酒漿，晚食授饌鐸。于今二十年，同朝頗狎暱。難兄甫待詔，行選蓬島室。春明俟君來，堽簞共均律。祇恐秋風高，予早趁歸鴻。六翻翔上林，中途莫相失。

恭餞馮相國夫子還山

神蚪迴大澤，威鳳翔雲間。君子秉耆德，淑世饒令顏。植躬表黃闥，正色垂朱

輦。道足慰三紀，勇以定百連。中司據台鼎，遐海銷神姦。啓心占帝沃，握髮爲上前。譬彼天地闢，萬物咸陶甄。已舒禹臯烈，始引黃綺年。治定當明農，功成乃歸田。且從養天節，豈爲避世賢。

經德凜端右，致身在虞唐。言可當人監，行久作上坊。瑞氣炳六符，道精涵三光。私語祕溫室，公績留太常。維彼宣聖言，善用不廢藏。召詠別姬口，伊尹辭成湯。都人恐公歸，旦夕瞻繡裳。唧詔汎太液，載酒遊林光。橋虛接瑤版，洞曲流羽觴。須臾灑宸翰，雲漢回天章。使官衛前途，乘傳還故鄉。借問西苑游，何如東門張。

三

夫子本聖相，晚歲懷巖阿。曠度有如雪，碧髮尚未皤。三山集土壤，九戩資網羅。代已繼疏仡，治豈沿共和。有時坐一室，兩膝容不多。顧景念蹶躅，初志憂蹉跎。莫邦儼磐石，涉世同流波。城東種萬柳，長條拂岐蛇。聞來集群賢，予以永嘯歌。逝將邁東山，蠟屐投林柯。高蹤固難攀，當奈蒼生何。

四

在昔裴中立，乘興歸午橋。何如二傅去，餞之在東郊。處宦若家室，投閒亦京朝。所以鴻飛冥，千古羨羽毛。上宰展一

德，弘儀冠諸僚。幡然懷鄉邦，遽爾振沅寥。日者布文命，聖心擢賢豪。既資殿廷舉，兼藉郡國招。夫子較詞業，燭照如龜燒。以此文價起，卒與容鑒昭。今茲且繫維，駕言食場苗。牽裳攬紳帶，卧轍填沙坳。會應棄碧組，同返青山椒。踟躕卻立間，一望空雲霄。

永寧程母康太君死賊其子乞興安兵復仇
興安帥嘉其義且善相術謂他日當代己
領此衆後果然康熙甲子同館翁太史作
詩誦之屬予和歌

澠池有烈母，忼慨罵賊死。其子行報讎，殄賊雪其耻。當時感孝行，奮迅礪穉齒。豈期哭秦庭，頓遇姑布子。形在旄仗間，早已識前此。一旦列頗牧，正值彼故

壘。曩時趙苞孝，以母膏賦矢。何如全令名，揚顯自此始。從來表至行，彪炳賴藏史。爲讀清風吟，三嘆不能已。

題宋母方夫人傳後宋母刲股行孝，其子姓兄弟

觀感發起者凡五人

宜家不私己，大孝乃致身。況當一體分，骨肉同甘辛。賢母秉亮節，事姑如事親。刲股營縷切，和糜進殷勤。中間療君子，委篤良自振。以此感至理，數世咸相因。子身可事父，弟身可事昆。往嘆聖教衰，民散在榛倫。痼瘼不相及，邈若燕與秦。敢言勿傷毀，手足當見珍。悠悠保軀子，誰謂非完真。

錄別詩

綠蘋被叢薄，紅蘭覆江皋。掛席浮海濱，言渡枉渚潮。君子秉遐契，相顧稱神交。
一兒贈縞紵，再逢貽錯刀。芳辰羅廣宴，永夕傳佳餽。旨酒滌中脘，爰以散鬱陶。
春鳩度麥葉，暑鵲鳴桑條。危檣駕五兩，風便速去橈。離歌未終曲，別思如波濤。
嘉德許攬佩，隆情鮮紛囂。良覲安可幾，所恃在久要。

寄贈宋使君瑩通薊行署

平明出東華，秋色亦何有。日照宣曲花，風吹掖門柳。
使君擁朱旗，日飲潞亭酒。寒蟾吟高槐，詩興倍抖擻。伊昔對建

禮，螭陛羨趨走。相隔僅郊閫，宛若間丘阜。天涼懷家山，歲宴憶良友。
何當道元州，因君贈瓊玖。

留別朱在鎬司李作

仲尼適泉源，嘗主蘧伯玉。我今遊海濱，望門向公叔。衣車稅前除，將就廡下宿。
主人出未歸，四顧且踟躕。其家一何賢，開軒啓醺醪。繁花發園桃，鮮筍薦牆竹。
日景方紆徐，風氣漸烜燠。幸逢主人還，握手道惻惻。如何復出門，方駕不脫輻。
予住三月餘，三見征且逐。一如予汗游，虛覓升斗粟。我聞司馬公，往就鹿門曲。
主客恒不分，相向以爲樂。何悟千載後，重得覲斯躅。從來沛國胤，歷禪富賢淑。
況君早蜚聲，文譽振邦族。曾授司刑

官所讞無枉獄。暨乎拂衣還，晚食幾斷肉。春草長及階，夏雲覆如屋。游子思東歸，慷慨夜擊筑。念賢主人，雙泪下撲簌。

奉答張檢討鴻烈南還留別原韻

憶昔游東湖，同賦明河篇。酒酣一揮手，翕忽三十年。碧流徙滄海，白髮凋朱顏。何期會公車，對策隨廣川。抽毫共深禁，作史分長筵。把臂翹疇昔，聯轡課後先。誰令叱獬犬，私愧同寒蟬。多君秉譽謬，慷慨陳殿前。但謀救里巷，豈爲裕國泉。聖明早垂鑒，既已行其言。賈生去長沙，終在痛哭間。^①我本乞葬親，請假還流漣。君行及春晴，先買通潞船。聞君有別業，遠與東胸連。其山名鬱洲，溟海相迴

環。中有良田疇，仙驥曾耕烟。移家暫棲止，任使歲月遷。江東無官湖，何處溯潺湲。他年倘相思，望雲海邊。

丁給事典試兩浙枉訊奉答時予猶子見舉

門下

維昔歲貞始，文昌曜南離。丈人效鵠觀，四海以爲期。高舉翔寓內，乘風到江汜。藩車下蓬華，熊旆臨蒿萊。爾時恨陶室，未足安范逵。設醬苦虬薄，莖薦知馬飢。一朝升掖垣，相隔猶雲泥。引身跨鳳翮，叩額當龍墀。上殿展十論，直聲著邊陲。會承華文開，有詔典浙闈。青簾散日

^① 賈生去長沙，終在痛哭間。——《史記·賈生傳》。——《西河文集》卷八

映紅燭迎風吹。至公誰秉筆，恍見珠斗垂。嘉祐斥蕭穆，元和邁呂黎。不謂猶子愚，亦得環草衣。仰瞻泰岱高，四顧乏羽儀。潢污隔滄流，何以慰中私。豈期度寥廓，握手相追隨。天地有餘量，日月無常規。但言駕逍遙，鸞鳥安足知。

九頌篇奉贈梁大司農夫子并祝初度二十

一韻

結髮學儒術，負篋爲遠征。父事言子游，兄遇延陵生。文章頗濩落，意氣猶縱橫。但恨日垂暮，所志百不成。捧檄入京邑，仰望天階行。牽車類趙壹，懷刺同繡衡。誰信九州大，及見三光清。老成佇朝右，明穆秉國經。峻節凜聞式，微言驗章程。容物善下上，久作來耆型。蒼巖高萬

仞，中有黃金庭。俯視恒華間，宛若丘與陵。名世不數出，斯代誰賢英。敢與東丘違，而令北海輕。矧予依孔墻，晚歲斟堯羹。每當皇覽日，願致歌誦情。祇慚肆風雅，三百有正聲。何爲雜衆竅，百變煩嚶嚶。升吉白清穆，史克終和平。即此九頌末，孰與六義爭。不觀焦林詩，千載垂芳名。

司農所著詩名焦林詩集

奉和益都夫子讀孫司馬韻書原韻

折竹作鳥書，所藉在都講。不虞聲未諧，齊陸導魯港。古有司馬韻，皎如月在蚌。豈必窮毫毛，祇貴挈領項。何爲守一閔，紛紛坐投鉅。

金副憲遷少司馬舉子有贈

煌煌帝庭宿，歷歷轉玉繩。天樞近三
能，鬱爲萬物精。之子冠柱後，獨坐秉憲
衡。殿中中執法，封事多能名。天下望風
采，內外皆肅清。至尊獎遺直，特進掌七
兵。峩峩少常伯，奄作西曹卿。八事既條
奏，九命方出膺。制軍及飲飛，詰禁于以
并。爾時正垂弧，寶樹生中庭。已協夢熊
卜，況聽遷鳥鳴。大德嘉邁種，所志傳三
經。華纓接芳影，永爲斯世馨。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六

晉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春莊稿

五言格詩

有感爲雲錦詩

并序

曩者傅長虞謂「素絲有杼，寒女難工」，郭泰機以寒女衣絲，未經秉杼，兩皆失言。夫機絲經緯，寒女之能事；玄黃黼黻，貴工之授裁。寧有素絲皎皎，當戶無機，秉杼未工，衣裳燦燦？惟夫秦川好女，日對流黃；河畔諸姑，時支彩石。亦既煥文章于黼裳，啓經綸于筐軸，而七

襄不尚于敝綈，六繪不加于敗帛。雖上肅有妻，蠶絲可續；而石崇之婢，澣布難縫。越葛徒勞，不施蓬首；魏尺雖美，未量寒體。是以每睹記夫當機，輒有傷于雲錦。

煌煌雲錦段，本自貧女織。貧女不爲衣，札札空費力。文采煥經緯，裁割被珪璧。豈知機上人，抱杼每唧唧。丹絲與素絲，各自埋容飾。織錦得被素，誰爲理刀尺。蒼天絢雲霞，當牕散餘色。流炤貧女衣，一顧三嘆息。

江橘何纍纍

江橘何纍纍，葉妍實亦嘉。遙林布冬榮，威蕤遍江涯。南金冶成色，東珠綴爲葩。青時已結綠，丹者還流砂。宛如層陰中，參差點輕霞。我食南中橘，數載曾無

家。自慚徒作頌，不能復懷沙。區區飛蓬姿，何由間修麻。逝將抱長耒，種橘藏金華。便與王郎遊，勿羨子母瓜。

重經上江過小孤山望高良作

晨颺解流潮，朝暎坼遐沚。中流辨孤嶼，相越尚百里。流峭去榜逆，颺迫來洲駛。忽泊斗巖下，遂至洪澤裏。三江憺前期，九派殊昔理。矚異物不延，時遷景爲徙。滌水掬流清，寒花摘葉委。羈孤汎無常，流浪詎有已。寧當越前峰，去逐高良子。

寄祝淮陰蔡母徐太孺人初度

淮陰有賢母，教子如子輿。朝探玉筍訓，暮讀金檢書。結交滿人間，曲巷多停

車。況當草元成，家有問字廬。我嘗客淮陰，拜母戀階除。雙鬢映霜雪，兩頰開笑蕖。俯首聆教言，一似訓子愚。今逢設帨辰，遠隔天一隅。殷勤寄霞觴，彷彿同追趨。丹山九苞鳳，噦噦能將雛。坐待羽翮豐，文彩橫五都。

送姜京兆之任奉天

朔風吹長旛，日耀嚴裝。君子奉明詔，叱馭遼水陽。嘉績著圻甸，賢聲比張王。念茲根本地，曾見蛟龍翔。因假兩省貴，爰展三輔光。高江蔽鴨綠，大府開熊黃。隆冬播弘澤，能令草不僵。私惜離子舍，何以慰高堂。忽當廸新恩，子弟皆騰驤。時其弟與孫皆舉于鄉。獨予託末契，願服前車箱。一攬山海勝，再觀邊塞長。第恐冒

霧露，以此留傍徨。郵亭張飲餞，予亦持清觴。臨岐無所贈，聊獻肺與腸。賓雁倚南日，翽鳳鳴東岡。相期策榮名，還視湖海傍。

總憲徐公以掌院兼史館監修奉贈一十四韻

古稱中執法，但畏上殿爭。自公入南司，郡國皆澄清。率屬謹鎖鑰，以實不以名。戔戔總六察，見事真風生。從來陳正志，能感聖主情。何況彈新參，動使群寮驚。朝陽有翺鳳，忼慨時一鳴。君子秉至德，緘嘿豈所營。特念蘭臺官，舊本通承明。以故東觀書，仍得藉鑑衡。太微當嚮曜，所麗惟四星。秋高肅禁令，不止象火焚。主憲得正士，視履歸章程。誰言唐子方，僅在著直聲。

奉贈許使君夫子兵巡閩中

往者吾夫子，秉鉞開秦稽。正值朱買臣，闢地東甌時。戈船出漢浦，下瀨通金埭。萑苻並竊發，守者誰與治。夫子擐甲胄，白晝曾登陴。群盜跪投戟，涕泗垂頰頰。今茲簡節度，方重東南陲。誰敢輕綏要，而撤蕃與維。乃以烏坂北，六羽標幢旂。仍屬會稽郡，同在天一涯。自昔惠愛及，願借相因依。何幸歲星被，照曜無兩岐。小子微鶚薦，比之漢孔禰。況望南鐔州，劍氣長追隨。分班侍九陛，親見賜襲衣。第恨出國門，未得持鞭箠。此行藉保障，端賴張以弛。莫謂海波平，前路猶瘡痍。

錄別詩上海縣作

修景返北陸，日馭揚赫曦。游子思故鄉，嘆息將東歸。伊昔來滬瀆，春花滿前墀。主人出美酒，式飲歌庶幾。出入並車轂，言笑同嚶咩。啣鹿饗苹草，得食還相遺。朱明變新候，丹蕊舒故枝。繁駒有時解，結心何能移。況君久仕宦，閱世經嶮巇。慷慨已投分，從容且隨時。古人輕三過，言救溺與飢。顧予亦何爲，茫茫向天涯。越人盟車笠，旦旦申素詞。今茲念崇情，信誓安可違。薰風吹廣術，中道惜解攜。願言愛景光，千載以爲期。

康熙二十九年越郡大水蒙郡使君李公盡力疏救稍得安堵贈之以詩

於越本澤國，春夏水瀕洞。洪流擬懷山，濩氣且啣棟。先是坎未發，大禹早見夢。謂有降水至，晨起決坊壅。三江廿四閘，一闢二十洞。使君先數日夢神禹告大水至，因預啓江閘以待之。浹日風濤生，蛟龍偃衢衝。公乃披髮救，仰天大號慟。云此實予辜，豈應罹民恫。疏堰斷魚笱，掘地展龍峒。所幸急胼胝，猶得雇播種。苗山有神經，大耋載禹貢。使君肯隨刊，千秋仰鴻綱。

北征

秋風生前塗，白雲興山阿。車徒既況

瘁，我行勞如何。夙昔戒于役，行行遍江河。東觀越甌蠻，西顧接岷嶓。煌煌舊京洛，裹足不敢過。何期奉明詔，良馬紕素紵。縣吏趨里門，微車敢蹉跎。朝發長淮流，暮宿清濟渦。廣畎化黃熊，野寺名青駝。常恐冒霜露，無以答誠和。所期邁明良，尚與賡載歌。

奉召赴都經泰嶽遙望有作

朝日汜暘谷，孤光動天門。鴻濛啓青蒼，仰見喬嶽尊。鬱若顥氣接，下與浮雲騫。群峰爭嵯峨，拱列同星垣。我欲凌絕巘，俯視周大寰。奮迅鮮羽翼，屺岬難攀援。從來聖神出，升陟柴以燔。五玉覲國后，三觀窺河源。今適邁王會，將策明堂文。下詔召博士，因之及公孫。白笑圭輩

士，敢爲封禪言。神功發眇聽，博議開渾元。但當入林丘，揮手長松間。

二

夙昔愛天孫，層霄躡雙足。俯仰志不遂，高卧滄海曲。結念周八荒，扶輿久脫輻。垂老始被徵，一憇梁父麓。崇嶠倚重雲，白日繫匡谷。欲吸沆瀣漿，顙頰慚滿腹。我有雞斯乘，躡嶠如駕陸。入林招洪崖，望海誚徐福。折取東峰枝，間與夸父逐。歷嶮理白明，升遠象以矚。何爲盼修塗，展轉愧寥廓。

贈駱崇仁四首

馮生令丘陲，安仁宰河濱。灘沮非橫

流，聊以涵水鱗。君子挺珪璧，既授文府珍。發跡方西游，改服亦南隣。廣路縱攬轡，遵邁以上春。

上春子行邁，徂暑予出宿。孤羈邁顛尾，竄身渡淮服。嘗恐秋節厲，揚颺及蕭燭。回躬就南離，遐憩臨汝曲。

臨汝渺遐憇，將訪彈琴闡。春草碧如泚，愁心復懷歸。重來訊芳躅，修組揚清暉。譬彼秋晨日，新炤光襲衣。豈無周周羽，中道慰予飢。寧隨鴛鴦翔，不與燕雀飛。

飛飛隨鴛鴦，燕雀難爲群。與子辭同林，載垂離分。子爲守官暇，予爲履險殷。崇庫兩相接，益以慚譽聞。寒商振長薄，迴颺蕩高雲。庶幾惠秋蘭，聊與揚令芬。

太末見山花發春而林無宿葉

秋楸未解葉，春櫻已舒萼。不疑碧樹中，遽見山楸落。南中饒榮陽，百物鮮疎索。何爲逐流颺，吹吹怨寒籜。

別蔡大敬五首

朱陽當未垂，邁患避人侶。慘慘中夜別，惻惻不得語。高柯靜吟颺，星墮亦如雨。行將出蘆洲，與子且延佇。

延佇不得去，行子辭故鄉。明星在天端，晨夕互相望。我今辭子去，不知從何方。飄蓬追驚風，風發蓬益揚。

飄蓬隨風揚，飛飛會有極。江流去湯湯，赴海自止息。伊予獨何辜，坎壈久失

職。號呼仰蒼天，天宇爲傾仄。

傾仄天影動，黯黯夜將日。躊躇別子去，方寸已凌亂。蘆洲積涼露，棲棲有雙雁。哀鳴至天明，一雁獨離散。

離散在何所，渺渺行難尋。生死不可知，遺此經寸心。南遊漲水濶，北渡湘江深。倘遇洪崖子，惠我蘋藻音。

雨雪曲

雨雪凍關城，戰士久從行。邊風開甲滲，沙日耀戈明。銜冰和糗糒，燒火熨旗旌。不須吹木葉，萬里作寒聲。

和春寒曲

陽春汎初景，庭卉謝薄寒。如何越三

變，尚自愁風湍。灑澤易沾洽，逾灌翻殫殘。暫窺已亡緒，改序誰能安。深林閉楚雀，當牖披皋蘭。風過雲不停，雨止空還溥。自矜索居苦，復慨行路難。依人喜遐附，換服憂中單。一聽春寒謠，三復增長嘆。

壽方母七十

樅陽有名閥，奕葉嬪忠孝。所藉母聖善，恒凜冰蘄操。當其邁陽九，夫子秉高蹈。申包泣秦庭，元節走海嶠。惟母三勗之，不啻棄畚篠。況聞覆巢警，闔室薦荼蓼。蒼天共夷齊，並受滂母教。少小友哲嗣，託契序長少。恨未拜堂下，俯仰作視傲。今來纂前史，開館奉明詔。逝將表孤忠，因之傳有道。維母年七十，壽考德彌

劭。漿釀庭除，七誠著樞奧。他時簡汗青，千古仰德曜。一觴寄南雲，海鶴舞嶢峭。

送姜二承烈舉京闈未第南歸

相如薄園令，少且以貲仕。姜生游長安，嘗挾監郡刺。歷世嬗仕宦，惟恐失貲賜。以此往借資，少慰尊顯思。時方就試，預以資例援監郡貲贈。朝薦京國，挂籍註名字。

有子先解褐，同詠鑠廳事。其子同試春官，有名。連年滯東觀，藉爾通講肆。頓思還故園，使我喪倚恃。成都昇仙門，歸馬如赤駟。爲郎莫嫌遲，晚歲得世濟。武騎豈所安，孝子終不匱。里巷非常居，筆札有餘視。春明望還來，酌酒待小次。

此日不再得擬館課作

此日不再得，反景淪空桑。扶輿復東馳，漸辨顙與蒼。晨氣稍解散，奄忽見木光。誰謂歲寒子，稽煖非愆陽。善道固多術，力學亦有方。當其送元冥，惟恐迎勾芒。須臾日月逝，進退兩不臧。生苟好自銜，物以材見戕。況復嗜膚理，覆粒徒舐糠。所以占賢哲，幽谷能深藏。疾視澗水下，靜聽蘭草芳。南金匪爲堅，西鏐豈云剛。銳進倘速退，中途反回徨。明去光必滿，源遠流自長。請觀大道行，坦坦如康莊。尼父造闕黨，孟子收匡章。小草能自挺，莢稗總在場。因之起黽勉，兩目如望羊。譬諸斷乳兒，戀戀何能忘。頑者必以振，懦者亦以強。任彼江漢流，可以一葦

杭。時俗厭菽粟，不復耽尋常。方寸偶出人，難驗得與亡。先儒賦此詩，惻惻多心傷。謂此一念間，所辨在聖狂。

禱祀詞爲李使君作

太祝掌六祈，祠官重七成。饗祭與齋享，所事在罔害。君子謹至治，灾恤當儆恇。匪爲救壇壝，祇以念猷濟。齋宿徒自責，散致鮮遺念。精誠何深，祝告豈能代。邇者當旱澇，徒步凜禱賽。神明果來通，相覲在夢寐。

徂徠

篇爲兩浙中丞作

使相夾樞省，曾坐文昌臺。中年仗旄鉞，遂歷三重階。赤手搯半壁，顥氣橫九

垓。因之八寶幢，頻向東南開。早歲擅駿譽，清論超王裴。席帽脫門下，賜宴排江隈。昂藏騁天衢，迴若龍與駉。集賢借仙職，冊府需英才。海山舊屏下，陡坐鼇背低。聖朝重治術，天牧驅黎黎。暫寄赤棘遙，重使丹蘄迴。虎績著方嶽，詰禁留成隊。有時秉芻輓，持節洱海隈。比之韋若劉，轉輝踰江淮。旋令關隴越，下瀨同風雷。開疆逼扶桑，溟渤生黃埃。論功方刑牲，宛與帶礪偕。何期移高牙，兩浙儼具賅。名都本煩劇，草木皆炎煖。幸藉一天沆，浹此萬戶孩。丈夫砥勳伐，所貴居隄隗。出握九牧組，入植三公懷。譬彼乘鳳鸞，羽翮爭瑤臺。治進虞共夏，德並伊與虺。老成推壽考，其背尚未鮐。不見千尋松，蚴螭生徂徠。青黃并追琢，鬱作樑欂材。方其湛雨露，偃蓋通雉罍。誰知廊廟

問，千載同巍巍。

贈俞文起七十

結髮與君游，乃在桃源村。青陽感初節，意氣如朝暉。說劍事薛燭，吹笛隨劉琨。一朝會百六，幡然歸丘園。君同抱璞隱，日抄金匱言。而我亦何爲，賣餅投齊門。壯年俱已逝，綠髮生華根。老鴉松頂落，乳燕枝頭翻。今年乘離月，值君考齒尊。田豫讓官日，充國征羗年。諺云七十稀，君如日就暄。況當丹竈熱，服食能飛騫。我持一罇酒，汎之以蘭蓀。願君保令儀，千載同歸元。

康熙二十八年皇上東巡會稽躬禱禹穴臣

奇齡迎駕于五雲門外紀之以詩

皇情軫民依，南狩省方俗。豈曰展豫遊，將以達衆欲。無如江淮間，洚水濫渠瀆。馮修恣潭漚，安得奠四隩。聖人曾卜視，七州啓哀告。一時抱殷憂，兩面動微墨。于焉導胡蘇，不止榷園竹。疏鑿三載餘，創痛已漸復。所嗟未成功，重煩駕輶轡。仰惟前王賢，神禹治海谷。鴟尾示遠啣，應龍兆先畫。隨刊遍諸方，輯瑞會群牧。抑鴻下沉菑，灑地澹渴瀑。其事隔混茫，千載嗣芳躅。親禋苗山宮，躬禱石帆麓。神獸方獻珍，金匱將啓牘。不憚鞭虹梁，豈爲駕海屋。何幸茲一方，竟得先五服。聖皇每巡幸，宛轉念民瘼。不須登塗

山，爰載石組錄。

四嫂八十

少小侍兄讀，事嫂如事母。沐髮溉膏
瀋，膠齒釋粗糲。迄今四十年，滄桑變寒暑。
依然屬小郎，坐語相爾汝。予老人禁近，日
暮類主父。幸嫂尚強健，鬢黑齒未腐。兄嘗
勤國事，有志不得吐。所恃子若孫，聯翩並
鵲舉。王者貴壽考，子姓酌酒醺。況當傳一
經，奕世能嗣武。清秋有治牆，道遠難寄與。
但翦青荷衣，暫作堦下舞。

湖西施使君行部臨江予獨留吉安守歲獻春
過行署告别遂取使君原贈韻率和二首

放溜出山峽，乘春下江畿。晴雲盪洄

波，江草日以萋。伊予念行役，三祀未能
歸。所藉覲明牧，蓬稗相與依。歲徂滯枉
渚，悵若信誓違。獻發將東還，言別檐彤
幃。生年寡知音，調苦和益稀。過此一揮
手，涕泗沾裳衣。

二

曰予阻遐薄，冰雪嘗苦寒。豈不惕搖
落，感此知己難。捐糜解食缺，裂帛酬衣
單。相去三百里，恍與同樂歡。陽飈發長
塗，昕日明前灘。逝將謝此去，歸泊遙天
端。君爲山上松，方春積榮觀。予視路傍
草，出地猶殫殘。前期逐流梗，會合隨波
瀾。願因林間棲，寄此雙羽翰。

古意二首贈友作

好鳥翔何方，衣帶胡離離。一鳴經崑崙，再鳴登咸池。舍景繁芳淑，濯濯揚令儀。紛飈起前塗，眇在天一涯。高騫絕廣遠，結志還卑棲。顧瞻挾鸚侶，戢翮兩不遺。東園有高岡，上有青桐枝。與之攬德輝，千載無窮期。

南山有一木，素枝綏摩抄。云是千歲松，倒生施女蘿。輪囷復礧礧，望望風節多。歲寒薄冰雪，偃蹇不改柯。初視播五粒，再視揚九衢。三視鬱層壑，枝枝散三花。借此枝上陰，可以蔽遠遐。

蔡石舟生日

少小屏鉛槧，與君事琴書。避地東蜀間，溷跡樵與漁。中間苦奔走，相隔天一隅。三秋鮮良訊，四海皆友于。聞君訪名山，所至淹柴車。有時就記室，託志偕阮瑜。于今四十年，方歸南山廬。朱軒棄勿顧，華髮看漸虛。行行遍天涯，剩此狂者軀。性僻捐晚食，興至圖春株。故交散已盡，舊巷行復紆。惟有王霸妻，相將守門閭。世事等焦鹿，物化同溟魚。幾見抱白壁，而羨金與珠。況曾友浮丘，問道隨方儲。天地雖局吞，^①不廢居且諸。漫言去日多，歲月誠安舒。喬松在高岡，霜雪總不渝。

① 天地雖局吞，三事本中，天地亦云寬。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初晴稿

五言格詩四

讀史詩二首

張生本文儒，^①夜起受簡編。忽從游俠行，破產思報韓。志意久不達，物鬱何由宣。一朝風雲生，帷幄進儻言。持籌并握箸，所至無拘撓。當其家居時，游戲商洛間。平交結耆舊，偉製裁衣冠。辟穀散暮氣，斷芝當晨餐。貧賤可肆志，富貴難久安。寧負平勃交，勿棄園綺歡。遐哉赤松

遊，豈爲求神仙。

二

蘭成烟霞姿，倜儻超等倫。少小作抄撰，落筆如散銀。並使嚼鸚鵡，同等摩麒麟。池臺紹河曲，鐘鼓宴洛濱。太平三十載，總是梁朝人。豈知蒼鵝飛，頓令玉馬湮。朱桁撤單舫，青袍蔽長津。庶望下亭旅，重邁南郡春。如何走秦關，別館留孤臣。三戶既已盡，七葉誰見親。從此東海鳥，長作西都賓。陽春方遞代，去故當就新。寒暑有時盡，日月無返晨。臨都哭三晝，繞屋步百巡。豈不被顯爵，亦既叨殊恩。無如慕鄉井，惠好難重陳。生逢亂離

①「儒」，原作「孺」，據四庫本改。

世老作異代身。江南草長時，回望情彌殷。
枳橘豈秦產，夷齊本商民。吟思歸辭，泪下霑衣巾。

重葺湯太守祠有感兼贈李使君

先哲有遺澤，所重在廟祀。況能利是人，不止悅從事。
緬想前代賢，大者闡理義。細亦克樹績，樽俎列爲例。夫君親裸薦，每祀致精意。
稽神戀簪簪，假廟葺頽廢。伊昔漢太守，不以一錢繫。近且開湯門，恩共海濤鼻。
感激拜祠宇，前後治無二。以之祝金石，取壽在在世。

張荀仲先生七十壽詩

紫蟬斂朝日，丹花拒秋霜。攝提貞元

英，稿士以滌場。良月邁皇覽，弧矢方重張。前庭羅嘉賓，中饋陳酒漿。
君子聳高躅，避地羈遐方。書通獲玄祕，道蘊流詞章。軼步周五嶽，顥氣蓋四荒。
華首還班麀，娛景時相羊。伊昔介胡耆，設醴遇石陽。官亭致繾綣，歷歲同杖鄉。
于今憇丘園，子姓繁趨跲。白魚跳澄潭，潭水何滄浪。賤子託末契，登堂進霞觴。
微辭播芳徽，景止安可忘。

題趙千里右軍書扇圖爲郡丞王君

右軍本瀟灑，卓筆起烟霧。曾念貧嫗飢，爲寫蜀紈素。
畫子趙伯駒，畫作秦宮人。唧毫灑鸞羽，意亦超等倫。王君妙書法，乃在右軍上。
健臂書榜圍，往往過尋丈。丈筆作丈書，堆紙亦丈餘。頃刻丈紙

盡滿地堆明珠。去秋涼風時，古署看落
筆。兩目不及瞬，宛如飛鳥疾。一童伸紙
來，一童抽紙去。但見紙背翻，不知穎頭
住。我今題右軍，愈思王君神。終朝書扇
去，不解是何人。

淮上送白孝廉歸白門

我愛白夫子，遨遊迴凡俗。信友兼順
親，嘗着老萊服。宿昔飲耶水，春山映紅
旭。今我逢淮山，水蘸夏荷綠。與之拜漂
母，彈絲并擊筑。忽言念高堂，躊躇亂心
曲。解纜趁暮潮，持罇出晴郭。重茵對沙
坳，列坐倒醺醑。人生各有親，戚戚怨行
役。如何送歸舟，護花滿江麓。

題張七雛隱躬耕圖

涉世不得意，因思種南山。惟恐志莫
訓，置之圖畫間。野圩青禾滿，高樹碧蘿
攀。所畏秋風生，蹙蹙凋令顏。我亦厭車
轍，有懷在河干。耦耕倘相期，與子荷
鋤還。

陳法曹妓席觀藝蘭作

種草不擇葉，所重在其花。何況藝蘭
者，會鼓將傳芭。古人貴紉佩，比之雙珩
牙。迤邐幽谷間，停車每咨嗟。今者啓閭
閻，平地填玉砂。白跗拆夏筍，紫莖翳朝
霞。或云淮南說，男寡時不佳。所恃美爪
指，炫服相勾爬。小固富苞甲，大即盤根

芽。春風汎高光，翩若嫋與嫋。君今列長筵，雜坐皆吳娃。前庭貯芳馨，後苑颺綺紗。我本深林人，失足投繁華。行將採幽蘭，于以贈遠遐。

商太傅新宅作

休暇達城邑，言稅太傅堂。太傅有別宅，緣城溯滄浪。小人即遷坐，暫復驚違方。層庭挾幽芬，敞楹延空光。歌臺綴朱網，花洞連曲房。通川截帷帘，園橋接蘭塘。前裙楮浮鯉，濯粉堊去航。夾石委波淺，方陂貯雲涼。鑑飛暮天鳥，幔捲春城桑。童觀雜賓對，酒榼承麴牀。酬勸藉絲管，歌詠成篇章。洛中景前模，恍憇光宅坊。

從商太傅宅左巷問伎裁歎扉間以迎亟折屣同行者詠古詩四句謝之因索予補綴數韻以代紀事遂倩埽粉幃捉筆成篇

東山舊攜妓，總帷留空絃。獨有東家姝，不住松柏前。白矜阿侯小，豈羨羅敷賢。援箏惜爪脆，存卵憂脣纖。左閣佳客邀，後園小婢延。抽衣起恐遲，局步迎當先。花路細鮮滑，畫牒高墻淹。腰彈翠欄落，趾弱朱底牽。新羅繡行縵，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獨知可憐。本四句係古詩

留別四首

昔我挾弧矢，驅馳桓東場。伊雒多少年，聯翩共翱翔。名材極吳楚，竹箭延三

邦。縱橫斥海內，驕蹇莫與當。號呼震原
棧，所向無侯王。高會置廣宴，浩蕩稽山
陽。四顧失渺小，長嘯進樂方。朝餐金羽
卮，暮宿華鐙光。四時相代序，遞釋溫與
涼。劇飲還自娛，歡樂誠久長。

二

少壯遠行役，置身車馬塵。挾瑟投上
都，殷勤向齊門。於時啓長馭，高駕爲紛
綸。朝登岱山陽，暮出河水濱。倉卒辭道
里，軫念惟故人。玄冬涉冰雪，亦復回陽
春。時物展徂謝，夙昔猶見新。流滯無遠
大，纖屑以寵珍。外覽總濶達，內紆難重
申。迴鑣策坡陀，顧盼徒逡巡。轅駒恐踰
躡，何以慰我身。

三

窮冬抑悲懷，方春動遐思。遊子當困
窮，亦以專所之。涼風起前庭，落月垂軒
墀。^①秣馬展車輻，出門造天涯。白日無停
軌，流水無止期。相將辭所好，樸拙遲言
辭。長劍遊八荒，麾斥窮四陲。晞髮崑崙
顛，躡足流沙隈。前途方起駕，風伯爲我
追。努力事攬轡，蹙蹙毋相違。

四

涼風吹高旌，逡巡轉悠遐。我今適他
方，塗路仍已賒。出門雖寡媚，四海還爲

①「墀」，原作「穉」，據四庫本改。

家。結交本新豐，故舊欣有加。百步一回顧，不見門扉枒。我行況廣遠，河水牽浮槎。情盼雖不隔，羽翼終見遮。努力事餐飯，汎景隨時嘉。要汝以古則，石室藏頗奢。行將登龍門，呼吸餐朱霞。還視汙泥間，咄咄生歎嗟。

潁州道中謝野人獻菊有作

晨發潁州路，朝光啓城闔。修塗接林端，遙見菊蕊新。微霜迫寒馥，^①宿露滋清神。駐馬迴吟，駕言踰前津。野人折相贈，頓使幽意親。萁苞含紫貝，琢玉規芳鱗。佳色滿轡繡，流芬藉衣巾。故園有遺侶，高興發上辰。東籬坐相待，西苑歸何因。餐英解頰頰，釀酒酬苦辛。睠言謝修塗，雅意長相伸。

贈徐徵君三首

滔滔黃河流，中有天門高。巍然一孤柱，砥此千里濤。雲物互回合，魚龍亦相朝。豈無波中石，磊磊隨沙坳。

二

曄曄山上芝，熠熠開朝曦。朝曦一何爛，丹芝一何絢。伊昔商山翁，垂老採蔥蒨。豈無春花榮，芝草宜晚見。

三

澤豹亦已隱，吾獨誇熊羆。太公年七

①「迤」，四庫本作「抽」。

十，鼓刀去河湄。豈無盛年子，游仕如散
宜。歸載方未遙，居海以待之。

和汪柯庭哭子詩

團團青荷珠，恨在掌中碎。難膏結蓓
蕾，翦剔轉顛顛。汪家有奇兒，阿閏年五

歲。

名兆熙，小名阿閏

白雪洗弱顏，香羅裹丫

髻。炯目駭濬仲，摩頂驗寶誌。孝能把黃
扇，智足守鄧藝。驟當秋霜飛，庭蘭忽遭
刈。臂環探有在，衣篋封未既。鳳羽尚集
肩，虎魄已墮地。瓦棺帶枿掩，紙轎共藤
瘞。聞其理玉坡，喚作養鴨匯。

桐鄉地名

千

秋亭一名，十日舟再至。延陵每號呼，子夏
但流涕。伊昔喪亂口，東南正鼎沸。載車
亦安往，藏褲並無計。新婚嚮明別，天殞中
道棄。況當避仇出，家室總淪廢。丁年走

安丘，垂老喪越騎。天道真未明，人間此何
世。君家茂神光，奇骨應再繼。比之瓊樹
花，一落一開替。東門無前憂，西竺有來
意。人生若轆轤，聚散等升墜。莫言太上
亡，情鍾在我輩。逋翁既苦吟，烏子亦哀
祭。香囊果無忘，前身豈難記。

龍文篇祝嚴司農壽并貽其大令侍御

鳳翽簸海出，龍文鬱雲翔。君子秉令
儀，特達成珪璋。弱齡弄柔翰，矯矯升詞
場。國士傲管樂，才子傾裴王。中途騁軼
足，千里駕驪駒。一出登承明，再出侍建
章。以次躋榮列，廣宿羅文昌。當其隆獻
替，腰組繇諫囊。暨乎蒞臺端，冽冽懷風
霜。雖復歷華要，數歲週巖廊。從容副司
元，國計歸少常。夙昔侍文賦，曾載西園

觴。爲陪濬冲談，每登御史牀。玄冬會皇覽，甲子廻青蒼。練日賓以集，迎春物能芳。曩者嚴夫子，解犗投滄浪。出處雖異致，千載同馨香。我將贈微言，道大難敷揚。庶幾景風徽，山水高且長。

贈王生閬齋詩

有序

唐王績占詩云，朝棲閬木一，言鳳也。王生所居，若卑瑣而意致深遠，較之鳳，五采備矣。且遙曲通光，時有爽朗意，題曰「閬」，兼贈以詩。

崑丘有閬木，嘗以棲鳳凰。我今羨王生，結廬在市傍。初入思宵窳，坐久神飛揚。譬之珠樹巔，六翮苞采章。攬輝德彌下，處晦道愈光。有時發清談，鳥鳴在高岡。《書》以鳳鳴爲鳴鳥，見《君奭》篇。

擬游仙詩二首爲駱貞母俞夫人作

戔戔山上松，矯矯雲中鸞。鸞羽將鳳雛，松枝何團團。昔我登玉笥，遙望明星寒。明星在西方，寄我玉藥丸。駕言丹丘兒，鍊藥燒琅玕。朝想丹砂，忼慨前之官。蓮花爲緋衣，石頂爲金冠。修成上玉女，拂拭雲臺端。聞之華山曲，二八桃花顏。中塗杖老翁，謂棄黃金丹。高天把沆漈，將以同所餐。華池鬱金光，千載長相歡。

二

朝吸青城霜，夕鱸紫海魚。鴻濛一萬里，白母來徐徐。中宵八公駕，外戶雙成

琚。茅龍當前旌，石虎迴左車。鈞天有瓊
葉，用以標清虛。紫冥聊服食，下上安所
儲。瑤臺本金精，緱氏凌玉除。從容嘯肺
腑，百歲良有餘。碌碌笑周滿，竊讀層城
書。春山驟駟耳，倒載空播瓊。黃眉既昇
行，有母存居諸。女貞樹三山，五采將
何如。

大敬生日和南士作

林深木彌茂，源濬流愈長。君子秉令
器，斐然方成章。嘉言被遐服，飭行居舊
邦。豹變具文質，龍神解行藏。暮類思鳥
鳴，逐惡如隼揚。容衆謬予及，親仁敢君
忘。曲枿綴鳥枝，卑丘倚崇岡。兄以十年
長，師乃一日良。昏昕共涼曝，茶旨分吐
嘗。荏苒歲序移，儻忽冬春翔。鮮蔬映牕

綠，弱羽翻壠黃。嘉名錫揆覽，服政惑救
鄉。遽將寡譽悔，陶始歸畎疆。前徽豈難
追，上齒總未央。道大德彌劬，日暮途方
長。願觀中天曦，藉爾四壁光。

楊母九十壽

峇峇東廂桐，下有青瓊枝。有母秉懿
德，鬱若鸞鳳姿。君子夙砥行，藝苑垂風
規。趨庭善繼志，早歲能紹衣。策仕出麟
府，閒堂坐彈絲。中間分虎節，遠在汾水
涯。板輿逃難將，養邸疏耒耜。菽水代榮
祿，歸來戀庭闈。下壽躋上壽，星會三週
馳。依結兩不釋，子孝母正慈。今當捧瑤
爵，于焉慶期頤。明星在中天，百歲總
不移。

曹伯母壽曹侍讀同年母太君也

人生最堪樂，高堂有賢親。況當享修年，八十方賜珍。所慮版輿隔，西舍留逡巡。而乃拓養堂，右與金闕隣。服獻絲監織，鱸上山池鱗。拜母有王導，對客饒長文。我亦捧五豆，將遂攀千椿。^①俯首誦母德，倍覺汗簡新。當其翦荷蕙，慷慨辭靈均。啣輩養孤雛，忠孝兩得伸。白日漫揮戟，滄海徒揚塵。松柏在巔峩，豈與衆草倫。

題畫石贈友人南游作

丈人嶽嶽姿，意氣本磊落。高峙泰華巔，浮雲翳長薄。所以謝幼輿，宜置丘與

壑。涉世鮮塵坌，孤懷頗岵嶧。比之他山攻，往往藉礪錯。頃將訪昆吾，南游望寥廓。好友贈斯圖，其意亦有託。舉世皆脂韋，何如守堅確。想其下筆時，相視起礧礧。

金少司馬開府八閩索書幃子

曩者張尚書，帝命作安撫。豈不戀朝宇，憲邦在文武。所以名相業，往往重開府。袋帶賜尚方，瓊林宴罇俎。今公本司馬，出鎮東南疆。山澤甫聞訊，海波爲不揚。天子顧安攘，重念此一方。龍圖乃長城，虎池如金湯。^②以茲錫弓矢，兼賚旗與

① 一堪，西庫本作「泰」

② 一池，原作「也」，據西庫本改。

常。方今啓王會，萬國來梯航。況爾閩海間，侯衛非要荒。笳吹發國門，旄鉞分顏行。南溟與東越，從此奏乂康。八州蒞蕃衆，三公肇當陽。何如下東甌，大坐威武堂。

三竺步禱詩

爲陳中丞作

盛世鮮六事，惠政裕三澤。如何沴天行，往往遭暵爍。閭闔播時瀋，歲下三百六。偶然當魯陽，所懼在恒燠。不爭焚如爍，念此黍與稷。燒巫不能感，暴瘠非所欲。惟是湖上山，最峻曰大竺。上養佛母慈，判身自西域。清泉濯楊枝，甘露釀籩竹。中丞抱躬竭，十日起齋宿。出城十餘里，躑躅走山麓。由是躋雲椒，彷彿覲天目。跣足卻羽麾，炙背棄車轡。穿林蔭清

幃，借汁澣暑服。從來禱郊壇，響應藉工祝。山農洗泥牛，巷婦浸上蜴。何如御史雨，所至即沾足。不煩剪爪髮，但爾煇錫鎬。束生謠自來，魏后蓍可卜。仁人惠澤多，斷石不勝錄。即此步禱詩，千秋詠芳躅。

贈別詩

巖城薄短景，十月苦早寒。清宵風露下，游子衣裳單。良遊鮮得意，嘉覲遺渺歡。逝將去江渚，駕言投晨餐。日出館隙光，水駛河流湍。脫木畏緒飈，驚鳥疑空彈。市圯納敝履，廐馬束壞繁。徒懷負暄炙，苦憶培風搏。推聲詎無繇，弭節良獨難。開槭乏錦段，折竹虛琅玕。游心仰天雲，餘問承海瀾。朝看行車馳，夕視飛鳥還。

姜京兆自奉天請養歸里送之潞河有作

結綬出中固，砥治蒲河陰。^①慈母在高堂，嚙指長痛心。于今忽二載，霜雪時相侵。官居穴土藹，戍窖藏山稂。不知八廂冗，但覺三衛深。詔書下褒美，將以施鉅任。如何驟懷歸，車騎徒駸駸。憶昔別故里，出祖胥江潏。中間予被召，書閣隨向歆。每思邊趙人，對闕同開襟。而乃詠白華，先我返舊林。聖明首教孝，予養時所欽。烹魚割紅玉，租橘堆黃金。況當進舞者，花甲方重尋。時京兆六十。春山驅駟耳，萬里忘嶮嶮。我有一罇酒，碧露芳沉沉。既爲修塗醺，且作水歲斟。薰風起通潞，高柳棲鳴禽。思歸不能隨，雙泪如雨淋。他時罷筆札，慷慨還抽簪。待君來承明，更作海客吟。

古詩

噉噉孤鴛鴦，唼唼清漣漪。文藻紫外澤，幽花蔽中池。單情獨噉噉，戢翼還求雌。相視寡偕偶，所至恒乖離。雄鳩善姚佚，嘯啁嘗見疑。祇爲錦繡張，坐使羅網羈。賦性本良姘，與世無乖違。修容蓄文彩，還爲匹者施。懷儔不能侶，至死猶相思。如何罹愆尤，惻惻來嘆咨。

二

欄隙朝星移，幃疎曉風柝。^②怨女歸曲

①「砥」，四庫本作「抵」。

②「柝」，四庫本作「拆」。

房，顧三嘆息。堦藥彫絳衣，山藍壞芳色。曙影涵鏡光，問誰理容飾。東園有狂夫，中路懷匪測。張羅近鳥邊，懷金匿桑側。思以輸樂歡，因之敘儔匹。豈知我有夫，道遠義不隔。井深念絲長，絃斷知矢急。與子堅遠心，高河展疇昔。

賦得前山手可數

層峰列平疇，曲嶼聯高岡。空庭敞嵯峨，長貯雲日光。林扉逼欄啓，石傘當門張。綰螺儼堆髻，眠磻同卧羊。有時射晴旭，霧散無遮藏。宛若書竿子，縹縹紛在牀。巨靈擘蓮華，丁士吹劍鏘。懷抱苟可通，何用長褰裳。晨興撫家珍，指計方未央。

爲姪孫友桐題伏生授經圖卷子

伊昔秦火後，典誥無完編。所賴伏博士，藏壁廿九篇。斯時無孔書，百兩數未全。先以此廿九，教《書》齊魯間。其奈口授多，雜之齊人言。兼失舊章句，詰屈誰與傳。以故太子令，奉詔來牀前。再拜請授業，展卷捧几筵。博士九十餘，齒落聲暗然。有女本姣小，代爲傳與宣。經從數帷接，字以脂相連。^①義訓并屬讀，由此無闕焉。生平景芳躅，長望空淪漣。何期虎頭筆，繪入鵝溪邊。白石有時爛，高松有時刊。惟是傳經圖，皎皎千百年。

①「相」，四庫本作「香」。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初晴稿

五言格詩_五

重汎宮亭湖效劉楨體奉貽周副使三首

汎汎宮亭湖，沿洄出彭蠡。山川互盤紆，雲霞散成綺。念君蓬瀛姿，滄波浩無紀。豈無鴻濛期，流濫白茲始。

二

蒼鷗翔湖濱，不與湖雁群。徘徊下洲

渚，藻荇相續紛。方其睇滄流，豈不念青雲。摩天厲秋節，唼嗜非所聞。

三

熒熒陵上苔，灌灌丘中樹。苔花豈無姿，纍纍且繁佇。陵苔亦有姿，樛木亦有枝。願言保層柯，眷此纖蔓施。

周括州南昌寓亭贈瞿生

括蒼賢太守，有友名瞿硎。相將泛海嶠，掇食瑤華英。春風拂行旂，秋水揚歸舲。竭來度五嶺，遭我南昌城。太守指之言，是將饗豐齡。百歲方半速，一采穀石成。方還平原里，高眺雲間星。與之佇匡廬，延此天半青。

於臨川江上灘作

杪秋廻迅商，戚戚沂江湍。江水激如
笮，挽舟上重灘。深淺清見底，宛然還新
安。粼粼水中石，可以滌鬱歡。修林蔽圻
岸，雰霧相鬱盤。雰解霧亦斂，傾景浮清
瀾。短候苦修涉，佳盼良亦難。況兼凜飈
落，陰蟬徹鳴寒。瘁葉愛華蒨，枯流恣潺
湲。疇謂南中榮，我獨懷殫殘。寓物未更
素，中志隨節闌。誰當假寒葭，日以蕙
與蘭。

詠史

良夜不能寐，起視星辰稀。四顧何蕭
條，孤雁當南飛。寒輝耀層林，團露野草

腴。俯首思古人，兩志胡相違。柳惠事汙
君，三黜爲世譏。周武稱聖明，西山採
其薇。

二

四海既混一，六國咸歸秦。不虞漢代
儒，猶自著《美新》。草澤甫竊發，郡國先埃
塵。三川既淪亡，軹道冤不伸。人生有義
分，各自爲主臣。季布哭項羽，王蠋悲齊
湣。烏鵲自有侶，毛髮亦有倫。不觀山谷
間，尚有秦遺民。

施湖西白鷺洲講席贈蕭孟昉

清霜肅群木，麗景廻芳洲。開軒抽衆
奧，講藝延八丘。揚鑣輯遐上，抗旌逐良

游。先哲久云逝，紹聖良獨憂。湖西早毓德，尚席來躬修。賢智效麤發，激爽同川流。璠璣既奠陳，笙磬將考求。徒然昭俎實，誰與羅饌羞。彼美起仔負，秩秩揚牲肉。執經數千人，驩讌咸孔周。澄波挹源會，叩鐸袪紛糾。晨暮獲芳訊，擬議開爰諏。遂令鷺渚側，絕勝鹿洞幽。西江有謚學，子子無前儔。宣城嗣徽躅，大義恣討蒐。吾鄉連舜水，溯泳靡自繇。遷延奉筵几，泉几若贅病。緬彼素心上，方合兼志作。發憤獨勸受，豈不成千秋。鴻筵罕時覲，嘉會難再酌。投分託謠詠，聊以播令猶。

酬別徐二十二胤定原韻

熙飈迴寒原，零雨載修塗。西游阻長

薄，逝將復改徂。振策厲隰草，抽纓結江蒲。山川浩茫茫，念子情鬱紆。迢遙故鄉陌，各以貧賤驅。殊方幸連軌，登陟延須臾。如何又越服，惻惻臨路隅。程生怒征縣，孫子嘆遷衢。行雖異豕鹿，往與涕泗俱。嗟君千尋姿，譽我徑寸株。垂天茂文羽，謬許同鵠鷗。何當把腹毳，附汝南溟圖。層柯蔭崇岡，覆此下上茶。

平年伯壽詩

泰山何盤盤，海水何湯湯。鳳凰棲梧桐，鸞鷟鳴山岡。伊予汝南叟，起家承韓疆。名閥共韋許，奕葉垂憲章。中朝歷南渡，萃族移東揚。翁本廊廟才，委擇任紀綱。毀名邁孫劭，辟事同范滂。在庭嗣賢哲，入室成琳瑯。陸暉見雙壁，陳氏推二

方。迄今視鳩玉，眺望龍山陽。徘徊共賓朋，羅列紛酒漿。祈年重古稀，鄉老尊三光。況公攬德輝，貽此世澤芳。蓬萊接良會，水淺三爲桑。何如捧流霞，一顧海水長。

將雛篇爲陳庶常母太君壽

秦稽接天姥，遠在東南隅。君子善養親，顏色方令愉。每云母聖善，少小曾茹荼。負上越三世，持戶無一夫。辛壬鮮良日，在襁恒呱呱。難脂課完讀，母口真卒瘡。幸當頂領成，驅騁追皇途。如何對揚切，翻令溫清疎。^①今值設帨日，遠道承歡娛。遙持一觴獻，重以萬感俱。東山有棲禽，其名曰孝烏。嗷嗷反哺乳，將使尾畢逋。朝翔青雲，借宿上苑株。縱或報育遠，敢謂羽

翼孤。不聞丹山鳳，五采備德符。產子游四海，所羨能棲梧。滄波正清淺，山谷仍鬱紆。他時返丹林，百歲猶將雛。

奉贈徐春坊先輩兼祝初度一十五韻

海嶽不易生，鸞龍與杞梓。況秉參鉉姿，出入世所倚。維昔仰蓬觀，格澤曜衆美。陟驚瓊玉暉，^②君家好兄弟。孰悟金馬廬，偃蹇作後起。豈有白髮翁，而辱青雲友。乃蒙鎔造舒，謙順及庶士。軒宇開上靈，泰道方下濟。投贈饒案玉，斟酌逮酒醴。高義薄喬雲，崇情式波靡。餘思發文藻，揆天何綺。白昔抱圭璧，瞻彼誦有

① 原作「清」，據四庫本改。

② 「陟」，原作「陡」，據四庫本改。

斐。矧當皇路清，周道正如砥。君子重所生，願言嗟攸始。載詠《崧高》篇，清風拂蘭芷。

送吳道賢南還

大雅久不作，下里笑《折楊》。秋秋雙鳳同，變作金與甌。夫子懷儻哲，特達如珪璋。氣雄闢雲海，胸豁羅星房。幽情本詰曲，露技鮮蓋藏。有時起吟嘯，觸節成文章。劈流試劍影，徹札洞箭鏑。獨是鐘律減，學者昧羽商。聽聲略沙識，造管用黍量。豈協朱孔絃，徒則黃門倡。君來唱樂府，古調追虞唐。情文接師夔，譜數註令羊。拍散有剏度，契注生豪芒。鄭玄迷七均，荀勗罷四廂。何況元音乖，但截中指僵。念君季英裔，生在周侯鄉。高門久擴

大，駿烈時誦揚。四世嬗清德，五畝餘甘棠。賜書簡增汗，予杖衣裹瘡。諸子列上舍，群從饒中郎。四游及京圻，一顧誇驪驪。公卿爭逢迎，流俗罕頡頏。其如薑桂性，所至愁羶薶。以茲幡然去，有似鶴羽翔。當其乘風行，引吭鳴高岡。倏然返遙海，仍伏芝田傍。長途絕籌筴，漫澤無稻粱。緬此凌霄姿，一望猶倘佯。道賢以鶴自喻，故云。見《北游集序》。

何使君歸第詩

霜鞠被平野，秋蘭蔽江皋。吾師本金閨，攬轡渡浙橋。文章布遙海，意氣凌青霄。五馬蒼梧行，撫此棘與苗。相如久馳檄，馬援增銅標。角巾返東第，卧轍環西郊。何當散珠光，白日還海潮。

題水閣觀蓮圖

爲查又微作

敞閣臨廣陂，倚柱薰風生。襟同碧梧爽，氣與流水清。傍江有荷花，呼童鼓兩漿。採之欲貽誰，獨立結遐想。

紀

恩

詩有序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皇上以觀河南巡，臣奇齡初迎之嘉興城北。既而軫念河患，躬禱禹陵。十二日渡江，夜雪著曙滿江口，趨走不及，徬徨跪道左。侍衛馳詢，銜名去。既則皇上勒御馬，遣侍衛馳至跪所，傳皇上問：「毛奇齡你病已好否？」對「未好」，侍衛回奏，皇上顧之去。暨十五日還渡，奇齡復送之望京門外，皇上望

見，復勒御馬回向，親問：「毛奇齡你病已大好否？」對：「尚未好。」又問：「是何病？」對：「是雙足風痺，不能站立之症。」又問：「如何不調理？」對：「調理不能好。」及又問，則天語過高，艱于卑聽，侍衛呼答應，乃對曰：「小臣毫末，何足當皇上垂問？聖恩浩大，小臣何敢當？臣叩首謝恩。」遂首地，至訖，然後控御馬，復顧之去。竊思臣濫叨主知，侍從七載，曾無杪忽有所補裨，即請急以來，又及三稔，日爲一豎所苦，報稱無地，深用抑損。雖心懸魏闕，而駕戀未遂。何幸聖恩惓惓，垂眷再三，即大臣親切，未易叨此異數，么小病廢，何以得此？犬馬齒雖衰，欲不鞭策僵足、捐糜殘踵，不得矣。因爲《紀恩詩》一章，以誌感激。匪敢誦揚聖德，亦以攄小臣幸遇之私云爾。

生平苦椎寒，輯足東山阿。何期天門

開，垂老應制科。

天子親試者名制科。

丞相上墨

業，擇菜分侯莎。至尊秉皓鑑，指事斥女

媧。

時上親閱予卷，獨指摘鍊石語，有御批票。

遂爾

官親近，日侍丹櫺櫺。橐筆紀鴻要，作史慎

細苛。逡巡七載還，日影輒邊過。中間荷

帝眷，曾賜雕錦綳。瀛臺饗親臣，座末猶張

羅。于時最堪念，三省校士多。即就部宴

時，宣予殿東坡。閣臣相迎言，所進書蚪

蚪。親攜至海淀，歷歷經聖哦。天語道才

士，褒詞勝溫鍋。

時滿中堂傳予至閣門，宣上旨，謂

所著通韻好，有才學。

小臣感腸肉，老淚如逝

波。不幸五父殯，告歸筵陂陀。翕條邁風

厲，三歲成巨疴。迄今踞里門，有鬼在膝

制。徒然仰天闕，何由侍鸞和。聖人省方

俗，南下將觀河。愁聞沂沐濫，厭聽宣房

歌。斂圭向苗山，埋壁祀窆窩。禹陵有窆石，相

傳藏衣冠處。

迎鑾樟亭東，始得攀御駟。皇恩

尚垂恤，駐蹕宣玉瑳。平沙擁寒雪，驟覺光

風和。天顏咫尺間，軫是何病魔。拜手復

稽首，小臣患跛跢。伊昔授筆札，日夕傍玉

珂。東廳抱襪被，蟠戀如蜥蝥。相隔僅三

稔，棄置同敗蓑。巍巍萬乘尊，猶認道上

獐。土芥等手足，溫言重挪抄。分卑尚如

此，情深可奈何。所喜聖人出，甘露垂青

稞。大禹所巡地，夜半來神鯁。況復麒麟

生，正在舜水渦。則是遊豫，四靈紛娑

娑。豈有扶輿升，不即蘇廢癯。東南感皇

澤，擊壤遍稚妯。何爲卧蓬門，啓口時

呿呿。

集南湖即事

揚舲出乍浦，高會南湖濱。春流漲前

溪，朝日吐遠津。結歡共遐邇，慕類忘新陳。臨江接輕航，大道馳廣輪。平居既修述，積歲多風塵。何期懇難邁，兼得敘所親。高筵倚長薄，妙伎聯芳茵。但憎酒車緩，勿愁日馭湮。遲之見沒月，將欲留經旬。離懷未全抒，良遇當再伸。嘗恐歲時邁，對客爲懽忻。況兼道路難，避人多苦辛。清明斷霜雪，裏帽如綸巾。早行尚蒙頭，雙髻已若銀。

秋日集城東何氏山莊

積雨散伏熱，新晴動秋陽。涼風接單衣，亭午到草堂。疏沼澹雲影，層樓翳山光。分黃野禾熟，帶綠江橘香。蓮枯露錦鴨，桑落餐綿羊。魚笮截長陂，蟲繭絡敗墻。佳客授素簡，主人持清觴。談議得快

節，投擲當樂方。良時有代遞，高會非尋常。況丁物變衰，野行多悲傷。人生苦離索，逝者如滄浪。好樂曾幾何，蟋蟀又在牀。

泛舟

泛舟來南湖，日沒夜氣侵。北山有明月，南山尚陰陰。微風盪湖波，躍躍如散金。我欲看明月，月在山樹隙。上山看移時，滿袖畫山葉。虛聞水聲動，獨坐心自恐。下山問前舟，露滿舟上頭。

送姜黃門赴都

紫微曜層清，列宿明天階。興雲鬱文昌，閭闔以開。君子秉亮節，振藻揚九

垓。託身蒞華要，握筆相徘徊。藻合識魚在，梧峯知鳳咮。乍轉青瑣闥，復入銅龍限。暫言隔通軌，遂得聯清裁。敷文播朝列，將以躋上台。璠璣炤日月，亮能積中懷。明堂貯鴻寶，秘此鼎與鼐。祇念幽壑侶，徒抱中林材。出處既已異，去就臨當乖。結轡凌滄洲，安能與之偕。行將攀修衢，與之詠康哉。

答張生見詒

文鳥負翠羽，揚輝集高丘。東飛覓琅玕，暫向洲渚遊。清河有佳士，意氣凌朋儔。英年發鴻譽，典籍披已優。作賦類平子，方略追千秋。聞聲願瞻依，常恐道阻修。一朝整崇駕，縱轡臨荒陬。相從挹言議，宛與江海流。明姿映寒日，高興乘清

秋。禪關誦曇摩，長嘯居上頭。顧予贈佳什，遠勝英玉投。結體近南雅，敷文並商謳。大道久不作，盛誼今難求。殷勤諷來章，聊以當泳游。

雙壽

詩爲徐克家兩尊人也

高天敷崇文，厚載揚丕熙。膚華孰爲材，淑德不可儀。君子啓壽域，達人爲邦基。流徽及中閭，壽母與令妻。我欲溯白始，因之風來茲。南州本名胄，北海垂華綏。前喬鬱根株，歷植蕃溉滋。加以兩無慙，克大卿長軌。毗厥四有德，畢潤鍾郝姿。偶當元會開，周此星辰馳。兩紀競緯絡，二離爭融輝。何用紱麟角，孔庭饒青絲。何用組鳳毛，謝氏多彩翹。東公授文章，西母貽瑤琪。南箕輸洒肴，北斗吹埴

簾。三君羅門廡，八龍侍堦墀。平生稱俊
及，登堂拜賢懿。亦有顧廚彥，醬醕工走
趨。我來扶玉杖，玉杖修難持。更爲捧珠
髮，珠髮煩寶璣。但進難老觴，誦此無
疆詩。

蠡城公讌詩

有序

姜侍御東游蠡城，全人公讌于張存
坊故宅。酒半，侍御出所攜伎童三人，登
場鬻演，皆殊姿妙藝，相遞爲旦色，歌扇
招風，舞裙曳地，坐客皆心醉。如是三
日。徐、朱、各起爲倡韻，屬予
和詩。

清風起長林，高樹環深堂。君子懷素
心，佳晤合兩鄉。前屏列丹青，下坐陪綺
黃。進此芳筵珍，間以華燭光。名優越數

隊，別部皆成行。急管凌煩弦，嘈雜踰衆
常。中酒出三姣，繡帕朱兩襠。千盤舞皆
迴，四目瞪若僵。倚徙玉拋撇，吟睇珠熒
煌。頰鮮勝鄭桃，喉轉過謝楊。雞跖換鱸
炭，鴨睡添衣香。侍御雖見慣，亦復神思
揚。一日館易設，再日筵改張。三日衆心
醉，昏昏都猖狂。古稱殊絕伎，間代始一
章。歌有繇子駒，舞乃公孫娘。今茲盛繁
會，曠隣羅百昌。良辰邁神觀，過此安可
忘。兔園集時彥，驄馬逢秋霜。願言保修
期，歡樂應未央。

恭祝張母王太夫人壽詩

海上鳳九羽，庭前樹三珠。方泉與園
流，所蓄應有殊。我友踵名胄，伯仲同衾
居。微文成圭璋，細行皆楷模。在堂有老

母，本是烏衣姝。其弟正義公，夫人弟元趾手

甲申之變，自沈柳橋，謚正義先生。湛身從靈膏。

顙頤辭秭歸，博謏慰女嬃。季子遠從王，季

子張楞，揭竿從王，蹈海死。

荷戈走荒塗。未聞行

絕袂，但見望倚閭。只今孔巢子，謂木弟南七

也。猶結匡山廬。持畚偕隱淪，負米爲歡

娛。南弧星當明，北陸景未徂。歲寒辨松

高，風勁知草枯。從來祝千春，但得誦九

如。惟有母德宏，俯仰思跼蹐。

初入史館作

昭代重文治，翹車遞相因。聖教開中

天，皎若星日陳。詔令下郡國，薦達如崔

駟。策對賜著作，不止能親民。所念勝國

史，是非方未伸。館錄既漸缺，冊府亦已

湮。因命合繩纂，衆腋同補紉。載事在集

意，辨誤需求真。記疎陋歐宋，識弇誚向

歆。嘗恐大政略，要使陳編新。誰謂石室

藏，便若海谷珍。代易少忘諱，辭一均見

聞。野稗過苛激，翻足傷人倫。靖難詬聖

祖，易嗣憎忠臣。幾有祕閣裁，下與穢史鄰。

生平負末學，往欲追龍門。何幸紹前修，濫

把拙匠斤。內府給筆札，下使供柴薪。當此

委藉重，敢不刪述勤。從來尚記善，所傲惟

獲麟。如何素褒譏，遺論徒千春。

蔡子伯庭前藝蘭忽一莖兩花過之有作

三陽扇融和，百草盡疏布。庭前有幽

蘭，輝輝總啣露。一苞發雙莖，比莖坼兩

跗。^①翹然孤高姿，團欒自相附。初生本空

① 一坼，原作「拆」，據四庫本改。

谷，不與凡草伍。芳蕤托欄檻，雅意重回互。春風發新榮，階草展故素。顧茲埤麗情，相期詠修姱。

二

猗猗庭前蘭，日出汎景光。沙石蒔有時，湯茗沃已長。誰言擁孤標，所見非同方。至德必有隣，草野應共藏。占稱君子佩，不以幽不芳。樹蕙既百晦，寧離亦三湘。相將得儔侶，勿過殊衆常。^①不見蘭澤問，新花滿東牆。^②

答吳生

方泉蘊良玉，圜流產明珠。藏弃既已深，表見良獨殊。跂予薄蘭渚，睠念菰城

隅。五湖際龍盤，八彩看鳳掄。文囿挺珪璧，德器揚璠璣。于焉景遐標，所在饒令譽。違時變涼燠，^③溷俗忘哀愉。懷哉進退艱，徂矣歲月除。碧葉被叢薄，彤雲轉林間。庭昏接新陰，春豔還舊居。高調不可和，佳步難爲趨。何當挹流波，再鱸雙鯉魚。

①

「過」，四庫本作「道」。

②

「牆」，四庫本作「堂」。

③

「燠」，原作「煥」，據四庫本改。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齊于又字子稿

五言三韻律

唐有三韻詩，然概入五七古耳。西河曰：當有律體。如陳子昂《昭王臺》、薛業《洪州客舍》諸詩，此古矣。至若錢起《送李協律還東京》、李咸用《望香爐峰》、李白《贈羽林陶將軍》、杜牧《送王侍御過夏口》、白居易《過高將軍墓》、李端《病後游古龍寺》諸詩，得非律乎？蓋氣韻節調即律也。其論如此。故西河原抄本名「小律」，又名「玉臺律」，取庾玉臺脚短三寸語也。又名「未完律」，又名「殘律」、「俏律」，有百數十首。今存者十之二矣。另列，不入古，從新也。但不稱「小律」諸名，恐驚人也。然此亦西河創體云。

漫作

好古不搜隱，離居敢患貧。憂愁損道德，思慮苦精神。釋餌還垂釣，行歌以負薪。

扶南曲歌詞三首

瓊欄開寶瑟，玉柱動金絲。流臉迴羞際，含嚔送態時。坐遠聞聲細，彈多人弄遲。嬌歌金屋裏，妙舞玉階前。笛煖如含蕊，罇花似踏蓮。春風時度響，夜月更流妍。試馬環俱墮，凭箏袖有紋。花陰齊卻扇，草短故翻裙。後苑饒行樂，千秋奉聖君。環一作鬟。

程杓石評曰：流靡以妍婉形曲寫，簡文、梁元後僅有之作。王維舊曲當此，減色矣。不意王、李郭廓後重

見此等。

答寄邗上劉雨峰遠貽二首

公幹膺時譽，劉生受世知。文傳豪士賦，家近漢王陂。貽我雙瓊玉，臨風解珮絲。

攬勝高三楚，興懷及九秋。披襟揚子渡，振筆大河流。何日尋劉表，荆門駐桂舟。

暫憇北幹村，接得剡知勃安子。構天章昭華

龍質并勃安令子書問，悵然累日。

避地懷終悔，還鄉憇舊廬。三年游子痛，一紙故人書。道遠誰須友，天涯尚念予。

遙劄從誰寄，探懷看復驚。語多思宛轉，感至記分明。聞道朱銓部，于今返上京。

答大敬

綠白不相宜，寒匏苦自知。百年雙鳳羽，三嘆五羊皮。只羨梁鴻案，何須蘇氏辭。

戲贈贅壻歸里二首

春雨絲絲落，清江細細流。鹿車歸故里，鵲羽度中洲。婦已工鞦韆，人如解贅疣。

客壻爲家壻，新姝即舊姝。岐陽驅呂尚，稷下返淳于。帶笑遮紈扇，攜兒見

舅姑。

九日

九日匡廬下，征帆尚未開。但看青嶂立，不見白衣來。兩年彭澤縣，真負菊花杯。

贈送吳明府

千室能爲宰，三年未有家。傾城來祖帳，載石上仙槎。歸早須栽柳，行遲正及瓜。

詢王三雅禮消息不得二首

不見王生久，傳聞又遠行。兩過芳樂

苑，一上岳陽城。懷袖三年字，烟波萬里情。

五嶽游難到，三亭使漸稀。臨淮吾未去，橫海爾安歸。朝露沾天下，秋蓬捲地飛。

董子長評曰：只數語，具排山倒河之勢。知韻亦有氣格。又曰：讀至「朝露」二句，聲情景色一齊俱動。

旅寺

萬里江關客，三秋祇樹林。竿旌心極遠，衣線淚融深。日晝朝陽影，時聽晚磬音。

即事

綠縷槎園柳，紅裙擘井桃。樓前迴馬

勒，池上理鴉毛。隔圍山逾翠，當杯興轉豪。

東墅

東墅聽箏後，南湖盪槳時。荒園啼鳥雀，高閣閉衆思。草長尋春晚，花深下日遲。

寄南士白魚潭

春嶂開紅藥，秋潭跳白魚。人傳平子賦，家受石公書。何日同相訪，山陰道上廬。

立秋夕二首

裁與嘆徂暑，又復詠招商。那得秋衣換，空看露葉光。晚雲停乍薄，夜氣坐

生涼。

新律移天道，清颺度客闌。河間星女煥，林下暮蟬微。自恨同梧樹，先驚一葉飛。

漫興

且飲南鄰酒，頻尋北壠歡。山花猶晚發，壚婦耐勤看。夜月來朝景，秋風起歲寒。

雜詩

古寺依山勝，名園接水遙。野橋穿樹杪，村女弄桑條。風定絲難墮，江空日愈搖。

游峭石山亭

峭石橫江口，臨崖置草亭。大江來泛
泛，叢樹覆青青。鳥雀江邊噪，烟雲亭
下生。

同諸公飲維揚劉孝廉宅

綠柳覆隋堤，金尊泛竹西。屏深歌扇
小，語細燭枝低。人是愁中遇，詩從醉
後題。

聽薛婉絃索

不道雷塘夜，還聽趙壁彈。江高飛雨
急，衣動落星寒。一撥三回住，非因識

曲難。

向伯興評曰：艷而不纖，矯而不薄，俏簡而有涵
蓄，短篇絕調。

七夕盼織女二首

天上佳期少，人間別恨多。一身長作
客，此夕枉臨河。未許穿金線，誰當停玉梭。
隔歲投銀渚，終宵望綵雲。平橋烏鵲
散，故國女牛分。何日乘槎去，天邊一問君。

同徽之西美以重自湖寺晚歸過大聲園

湖近來幽訪，城高上夕陽。鳥聲春到
雜，人影暮歸長。欲過新營墅，先停古
道場。

對酒偶成

寄友題書嬾，看天作問遲。新游多未識，前事每經思。不耐聽歌後，無如對酒時。

將行示家人

莫謂將離遠，相牽淚滿衣。時違遺世晚，貧久住家稀。試看庭前草，年年上掩扉。

小苑

小苑連山起，平欄入水浮。花低時觸帽，藤蔓好維舟。黃鳥墻陰囀，紅筍座

上留。

蔡以敬處士郊園

桃李三年盛，湖山一卧長。種蔬逢好雨，送客在殘陽。何日還鄰汝，西郊舊草堂。

西洲渡

吾愛西洲渡，當壚候客程。橋門映水直，釵柱壓花橫。春情問深淺，波面綠痕生。

重過清江訪施湖西宿石溪寺作三首

去歲去湖西，清江草色齊。今來尋碧

嶂，江雨又淒淒。何事留江郡，逡巡上石溪。

祇爲經年別，難忘千載情。不因歸國緩，豈是愛江清。朝雨隨人至，春雲滿寺生。

雨過春城暗，雲深古寺開。毛甡留榻處，盧肇讀書臺。山色門邊起，江聲城外來。

陳子長計曰：一亭，氣呼應，似續似絕，風流跌宕，宛轉纏綿，另是一格。

西子

西子持紗女，羅敷賣酒家。衣紅因染茜，足濕爲澆花。江上商船繫，門間闔扇斜。

晚春郊行

綠水前溪漲，丹花出郭稀。柳邊門影靜，日下雨絲飛。村店重沽酒，山亭一換衣。

姜承燁曰：來北沙曾以此詩小沈孚先，曰：在唐人宜何等？對曰：非白傅不能也。後知爲西河作，遂誦伏請教。孚先死，西河爲選其遺詩，與傅德孚孝廉合刻，名《江園二子詩集》。

同南士宿西資僧房

古寺清秋暮，羈人共夜闌。杪櫺雙樹靜，梵唄一聲寒。龍定開鐘鼓，烏棲下井幹。

重經弋陽山水二首

不盡江山好，重經歲序更。萬山午雨

歇，一路夏雲生。豈有浮家戀，長隨估舶行。

淶水灘仍漲，青山黛自浮。新禽洲上出，舊寺夢中游。一日重經意，千秋萬載愁。

八月十五夜懷人

涼夜靜無烟，清宵一鏡圓。自推瑤海上，長挂畫樓前。不共佳人望，于今十五年。

中秋夜真州望月懷張五客解州

涼月中秋好，天涯一望愁。關山堆雪滿，河海盪金流。何處同相憶，真州與解州。

觀競渡三首

每恨浮江日，重看競渡時。數舟迎甲士，兩岸走童兒。旆影雲間起，簫聲浪裏吹。棹發驚波遠，龍過激水遙。記觀淮海渡，似弄浙江潮。厭甚流華競，悲哉樹錦標。斜日爭飛鷁，清灘起和歌。樓官張席綺，漿女濕衣羅。誰信三閭在，中流喚奈何。

山家

青山低北寨，碧水到南莊。夜虎仙人杏，春鳩帝女桑。村烟浮谷口，林樹見潯陽。

半卸頭效宮體詩

佳人最可憐，莫若半卸頭。開函雙釧落，束髻一釵留。紅裳嬌不卸，停燈憶遠遊。

半上頭

誰家小女子，半作上頭來。髮短鬟猶束，鈿低額未開。私問釵茸小，何得作重臺。

七言三韻律

西林橋畔

西林橋畔最堪思，石路參差接野祠。畫舫過時波似縠，油車散盡雨如絲。爲送

佳人渡湖去，曾來橋上立多時。

題陳左軍別墅

幾曾射獵藍田外，但見樓船橫海回。偶倚水亭臨水曲，便栽花檻對花開。春深繫馬花間樹，日暮呼鷹水上臺。

社

山村雨後動朝暉，山北山南有報祈。野老攜錢皆盡醉，嗟予割肉未懷歸。勾龍布穀祠前舞，新燕尋巢屋裏飛。

送張杉赴晉州幕三首

張子西游秦晉間，朔風吹雪度江關。

驛亭柳葉誰堪把，幕府蓮花爾自攀。腰下羊頭三尺鞘，近前雙紐是刀環。

使君擁彗解梁州，才子輕車汗漫游。管記肯同阮瑀幕，依人還向仲宣樓。計程傍臘過河水，何日乘春下隴頭。

鍼線密縫慈母意，韋絃兩佩故人心。長淮雪霽冰魚合，臨晉風多塞鳥深。每欲下帷留郗子，可堪倚馬送陳琳。

九日登四望臺

北幹山頭野菊開，登高載酒且徘徊。故鄉猶遇重陽日，新磴能通四望臺。況自舊游人散後，十年不上此山來。

飲壚下作

流落天涯年復年，酒徒招我醉花前。廬江小婦偏能美，洛下名姝實可憐。吳寵人前歌碧玉，蕭叢臉際似紅蓮。

山陰余氏女避兵南鄰就家母論諷陶潛詩

且出手書陶集相示母以命姓

曾與班姬較石渠，可憐避地到荒閭。暫爲老母高堂客，偏愛淵明處士書。翠帶縈幰抽綠草，顰脂畫字艷紅蕖。

雨歇口吟

黃梅雨歇在村西，裁見晨光鳩復啼。

江郭幾重林裏霧，柴門一線屐頭泥。春潮
渡馬浮來濶，曉閣懷人望去迷。

牆桃爲東風所落

旅館緋桃似早霞，春風昨夜度來賒。
起看枝上留殘蒂，最恨池西聚落花。布席
不須開左幌，登牆空自戀東家。

淮寓謝友人各餽淮酒

玉瓮銀缸慰客懷，依然進食在天涯。
深慙屈子醒何用，但作劉伶死使埋。終歲
無家難去楚，一朝有酒竟如淮。

黃媛介入越感贈

漂泊明湖又一年，寒花相對意茫然。
三秋病入兼葭路，八口貧隨書畫船。南國
久無劉妹賦，東征應有惠姬篇。

重過楊橋

湘湖風起縐生潮，十里平山一望遙。
坐趁涼風過湖曲，重隨枯柳卧楊橋。紅亭
東去人猶在，白鷺西飛影未消。

即事

龍岡南下大江隈，一日江頭醉一回。
堤邊浣婦堆紅粉，竹裏村酤泛白醅。貼水

浮萍隨棹合，中流野鴨近船迴。

書亭壁二首 有序^①

縣城西十里，永興道到江，爲縣人送行地，曾于此送二客，不能忘。今茲二十年後，物改人非，送亦匪舊。孱躬經行，觸憶生感。聊占小律，書亭壁云爾。

望京門外長亭路，鎮海樓邊古驛臺。
晚晚朝陽從地起，浮浮春色滿江來。當年送客躊躇處，無數桃花雨後開。

城西舊有三清閣，道上分排幾處祠。
遍地草花紅燉燉，參天楊柳碧絲絲。曾來閣上凭欄久，正是祠前送客時。

與美人著棋代語二首

麝品作子玉爲盤，直直橫橫仔細安。
纖指點來紅甲冷，清瞳溜落碧波寒。袖長翻卻重排易，手快停將欲換難。

明星朗朗布東廂，就裏聰明無過娘。
珠串乍連懸作結，玉欄不斷打成牆。沉吟慢理眉間粉，懊惱將輸臂上璫。

代美人答

粉豆紋楸解寂寥，眼清心格又條條。
守玄便已知吾勝，失彩何妨乞汝饒。阿嫂蛇行猶有待，嗟君虎口不曾超。

① 「二首」，原無，據本卷目錄補。

謝友赴揚州幕

水亭高瀉玉壺冰，六月逢君下廣陵。
作賦參軍推鮑照，辟人太守有陳登。
竹西歌吹應難歇，幕下圖書愧未能。

孔渡驛寄虔州周使君三首^①

虔陽雲樹鬱蒼蒼，萬里秋風雁路長。
重到臨川尋內史，每從南郡憶周郎。
去年曾在章江夜，十八灘前再舉觴。

聞君長向崆峒望，我亦將尋嶺嶠來。
寒歲兩經安吉路，清秋一上鬱孤臺。
雖無蕙草江邊寄，應見梅花郡裏開。

篋中尚載燕都草，川上遙看贛浦雲。
酤酒輒思紅舫醉，裁書猶有碧蒲紋。
願因

孔渡知津吏，寄與虔州賢使君。
計百有燕游箋，故首句云。

遇蕃仙采山堂作

何處秋風度桂枝，王孫遲暮不勝悲。
可憐花院人逢日，正是亭臯葉下時。
嚴助上書須及早，劉伶飲酒莫教遲。

龍安嬌女曲二首^②

左家嬌女鎖金繩，來拜龍安寺裏僧。
踏索誤翻銜食雀，隔牕驚聽撲紗蠅。
欲登鈴閣行還住，羞入珠龕喚不應。

① 「三首」，原無，據本卷目錄補。
② 「二首」，原無，據本卷目錄補。

嬌女初來禮佛牙，額頭剪髮尚垂髻。
從瞻白象能銜菓，只問黃金好鑄花。游人
指顧爭相語，云是牆東刺史家。

壽張母

金鳳爲冠霞作裾，萱花五月北堂居。
自歸桓氏曾提甕，爲念王孫只倚閭。時張宦
游未歸。拜母可通雞黍約，稱觴願獻穀城書。

泛艇

春風泛艇若耶西，細草繁花處處迷。
近岸水牕紅橘小，滿牆村女綠鬟低。林邊
獵火飛春犬，竹下炊烟唱午雞。

小艇

小艇紅油一棹橫，平橋水滿綠紋生。
樹欹不礙斜穿入，花底偏宜仰卧行。山館
再停應有恨，鄰船一笑亦多情。

丹旆詞二首^①

蕭蕭古樹落朝星，駟馬城西悲欲停。
仙姥乘雲還昊闕，使君扶櫬到江亭。引將
丹旆迴樊口，送去哀風滿洞庭。

荒城松柏晝生陰，松下誰爲丹旆吟。
執紼行歌虞殞意，褰帷上道使君心。陳蜀
不盡川原草，卻賻還辭暮夜金。

^①「二首」，原無，據本卷目錄補。

九日登樓示王生

登樓何處送將歸，縹緲長帆帶落暉。

對酒漫愁江樹遠，捲簾時訝塞鴻稀。偶同

陶令探黃菊，最愛王家有白衣。

奉贈華蓋山鄒尊師二首

清都仙觀華峰頭，高峙金銀十二樓。

紫玉欄邊晞綠髮，碧桃花下卧青牛。何年

示我三門訣，共向蓬山頂上遊。

華蓋山人八寶冠，紫霄宮府自盤桓。

虎衣嬌女彈金瑟，龍節仙官降石壇。何年

賜我盈箱藥，使我乘風生羽翰。

暫投湖墅吳氏園喜倪內史璠姚文學際恒

對酒即席賦贈二首

高會正當湖墅曲，良朝剛及暮秋天。

可憐張儉還鄉日，猶是黃公對酒年。流水尚環佛閣後，垂楊仍在市樓前。

豈爲博文思巨濟，每因讀《易》想姚平。

游來不記亡三篋，老去何曾擁百城。此際

喜看行秘在，相逢莫惜酒盃傾。時魯玉註：庾信

集，西河每就立方論易義，故云。西河嘗曰：吾自包

二先生亡後，書庫毀矣。所可語者，立方、魯玉二人耳。

六言詩

西河六言詩，舊無存者，祇《越選》中二首，一吳越

選中二首，盡入樂府。

短歌 行并序

輾轉日復日，日迫人遠，修游之期難矣，誰爲爲之。

離丘蔓草生花，南近溪流若耶。吳宮美人東家，曾過前溪浣紗。朝日陽春麗華，相逢宛轉輕車。可憐中道蹉跎，前溪日凋朱荷。斜日秋風奈何，誰爲爲之若何。

破陣樂 詞商調曲

漢兵西出蕭關，十里旌旗蔽山。列陣如雲既破，分弓卻月能彎。鎧虱自飛銀鎖，介馬長銜鐵環。金闕賢王欸人，玉門大將生還。

僧舍除夕答沈傲見懷原韻二首^①

繞屋數竿修竹，臨流幾樹梅花。客程無限幽思，僧舍依然舊家。柏椀暗浮綠醕，蓮燈深罩紅紗。且留今夕歡宴，安問明朝歲華。

嶺外梅花未寄，江南柳色將舒。故園春信難到，客裏殘年又除。鐘磬幽尋僧臘，辛椒儼傍齋居。憐君念我意氣，浩浩淮流勿如。

行橫山過華嚴寺

溪北溪南佛寺，山前山後人家。望去千村紅樹，行來一片丹霞。

① 二首一，原無，據本卷目錄補。

湖上吟二首^①

西子湖頭盪槳，陸公祠下當壚。不是
盧家少婦，也勝青溪小姑。

雨後山桃舒萼，風前堤柳垂條。正月
看將二月，一橋行過三橋。

送客

梁父城邊走馬，袁公浦口揚舲。送君
十里五里，同上長亭短亭。

① 「二首」，原無，據本卷目錄補。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本冊審稿人 周懷文

本冊責任編委 李暢然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5YSS6JePIOeyvuWNjue8liAg5LqM5LiD5LqM5YaMICDpm4bpg6hfMTQ1NzU3MzYudXZ6",
  "filename_decoded": "\u5112\u85cf\u7cbe\u534e\u7f16\u4e8c\u4e03\u4e8c\u518c\u96c6\u90e8_14575736.uvz",
  "filesize": 355235285,
  "md5": "d515153eb547320db1ac23067662ef53",
  "header_md5": "89b3f228c6cf429943b67219ccc0dfe2",
  "sha1": "921d88bb9b67abd86a3ad73eb1a32c77e33b0f8c",
  "sha256": "10fc09504ea0b47a4153a5afb22814a2f9f092b78828fa3cb260bcecf8b6493",
  "crc32": 2831090436,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418413909,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326,
  "pdg_main_pages_max": 2606,
  "total_pages": 1336,
  "total_pixels": 8123234816,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